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六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史部第二六六册目次

史部·政書類

國朝典彙二百卷（三）

〔明〕徐學聚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天啓四年徐與參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朝典彙二百卷》提要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

文廟

丙申九月　太祖如江淮府先謁文廟幸學至南昌亦如之

壬寅正月壬戌　上如隆興謁文廟

洪武元年令仲春秋上丁遣官祭先師於國學丞相初獻學士祭酒亞終獻

二月　上御奉天殿傳制以太牢祀先師孔子仍遣使詣曲阜致祭

八月遣官釋奠於孔子以後著爲令

二年正月遣前祭酒孔克堅祀孔子於闕里

四年禮部更定釋奠孔子祭器禮物犢一羊一豕一籩豆簠簋登鉶悉用磁器又擇監生及文職大臣子弟在學椊者充樂舞生

五月司業宋濂上孔子廟堂議曰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不以古之禮祀孔子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主人西向几筵在西也

漢章帝幸魯祠孔子帝西向再拜開元禮先聖東向先
師南向三獻官西向猶古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
制遷神南面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木主棲神天子
諸侯廟皆有主大夫束帛士結茅爲菆無像設之事開
元禮設先聖神座於堂上兩楹間先聖東北皆莞席尚
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肖像焉失神
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鬯焫蕭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
薌代之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郊廟祭饗皆設庭燎司
烜共之火師監之示嚴敬也今以秉炬當之非瀆乎又
古之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謂之

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
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謂
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
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祭
其先師非其師弗學非其學弗祭學校既廢天下莫知
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曾思孟實傳其道尊之以
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若七十二子止於國
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
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惟配顏子今以荀況之言性惡
楊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

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厠其中吾不知其何說也
古者立學專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
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
尚祖也今回參伋坐饗堂上而其父列食於廡間顛倒
彝倫莫此爲甚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士見師以菜爲
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時祭皆釋
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無聲釋菜無樂是二釋
之重輕以樂之有無也今襲用魏漢律所制大成樂乃
先儒所謂亂世之音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
而儀注皆不可考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

所謂三獻獻後各飲福即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
今憚其煩唯初獻得行之可乎哉他如廟制之非宜冕
服之無章器用褻乎雅俗升降昧乎左右此類甚多雖
更僕不可盡若乃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
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次而列焉皐陶伊尹太公周公
暨稷契夷益傅說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祀天
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
子下達苟知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
不辱於武夫矣昔周立四代之學學有先聖虞庠以舜
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膠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

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
法也　上不喜謫滁安遠知縣祭酒魏觀亦以考禮稱
緩謫龍安知縣
五年文廟成遣官以大牢祭孔子駕視學行釋奠禮尊孔
子封號曰大成至聖文宣王及配祀從祀諸賢儒如故
六年八月翰林承旨詹同學士樂韶鳳等上所制釋奠先
師孔子樂章禮部尚書牛諒復以所定禮儀進皆從之
按迎神奏咸和之曲奠帛奏寧和之曲初獻奏安和之
曲亞獻奏景和之曲終獻與亞獻同徹饌奏咸和之曲
送神奏咸和之曲

是年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先師孔子時胡惟庸劉基馮
晃等不陪祭而受胙　上曰基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
祀使弗學者何以勸既不預祭不當享胙命停基晃俸
各一月寧坐不舉亦停半月自是不預祭者不頒胙
七年詔可府州縣衛學通祀孔子
二月朔日食下禮部尚書給事中等官議文廟祀禮請改
用仲丁制曰可
命有司修治闕里先師廟廊廡祭器樂器法服其田產荒
蕪者悉蠲其稅仍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其族人
十五年四月　上諭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孔子明帝王之
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
敘其功參於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
止行京師未遍天下豈非闕典耶卿與儒臣共定釋奠
禮儀頒之天下令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
五月　上復謂劉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
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朕以爲聖
如孔子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
右曰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
遂再拜朕深嘉其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有天下敬禮
百神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於是仲質與儒臣定議其

儀將釋菜之前一日有司灑掃設御幄於大成門外至
日旦　上至御幄禮官入奏請具皮弁服次請行禮導
引官導　上出御幄就位百官各就位導引官導　上
詣盥洗位搢圭盥帨出圭詣酒罇所酌酒詣先師再拜
百官皆再拜搢圭執事官跪進爵　上獻爵授執事官
獻於神位前出圭又再拜百官皆再拜四配十哲兩廡
分獻如常儀從之　上行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
顒等以次講畢　上謂之曰孔子生於周末承上古聖
人道統之傳率天下後世之人皆欲行聖人之道惜乎
魯國君臣無能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文伯之母責其

子之不能從則一國君臣可愧矣卿等爲師表正當以
孔子之道爲教使諸生咸知所趣向則朝廷得人矣復
命取尚書大禹臯陶謨洪範親爲講說反覆開諭羣臣
聞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退次日顧率學官上表
謝賜人衣三套
二十年正月　上詔工部右侍郎秦逵曰春秋之世人紀
廢壞孔子以至聖之資刪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復
明爲世永賴功莫大焉夫食粟則思樹藝之先衣帛則
思蠶繅之始皆重其所從出也孔子之功與天地並立
故朕令天下通祀以致崇報之意而闕里又啓聖降神

之地廟宇廢而不修將何以妥神靈詔來世爾工部其
及時爲修理以副朕懷
令郡縣官朔望詣學謁　先聖然後升堂師生敘揖學官
侍坐諸生東西立北次講說經史考課既已學官率諸
生送出學門退
二十五年僉都御史凌漢大理寺丞晉璡應天府尹高守
禮府丞馮克昭祭先師孔子既迎神而後入班爲御史
劾　上曰祭祀不謹固當罪然既與祭但後時
耳姑識之
二十六年十月頒大成樂器於天下令有司如式制造以

祀孔子
三十年十月重建國子監先師廟
建文元年三月　上祀先師於太學盥獻拜跪禮如郊社
永樂初　上出師至汶上飭將士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
太平之道所自出孟子傳孔子之道以開諭後世其功
德在生民蓋與天地日月相爲無窮今曲阜鄒縣孔孟
之鄉將士毋入其境侵及其一草一木皆誅不宥
元年八月遣官釋奠先師
三年禁祀孔子於釋老宮令祭物非所產者以所產代
四年三月　上幸太學謁孔子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

孔子服靴袍再拜　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
行四拜禮
八年九月撫安山東給事中王鐸言長山等縣文廟聖賢
塑像衣服左衽乞改正從之
九年閏十二月台州府言比文廟及學并按察分司廨宇
因海風傾塌欲重建之而頻年水旱民力不逮見有沒
入官屋請撤爲之　皇太子諭工部臣曰廟祀先師何
惜於此而取沒入屋材其文廟令有司別採材作之餘
聽撤舊材爲之
十二年正月命修曲阜孔子廟工完　御製碑文刻石

洪熙元年七月山東德平縣儒學訓導年富言天下儒學
文廟以崇祀先聖先賢近年以來十哲及兩廡從祀先
賢或置木牌或爲塑像或封爵差訛或位次失序甚者
闕而不設皆有司因循所致乞依洪武中定制重加考
校刊布內外永爲定規　宣宗曰朝廷崇儒重道爲累
要事而有司不得人如此命禮部即考正頒示天下
宣德六年八月鎭守洮州衛都指揮使李達奏修孔子廟
材木皆備惟少油漆膠丹乞於陜西官庫支給　上謂
工部尚書吳中曰武將興學使其下人皆知尊禮孔子
而務忠孝誠可喜之事其悉從之

正統三年三氏學教授裴侃言天下文廟惟論傳道以列
位次闕里家廟宜正父子以敍彝倫顏子曾子子思子
也配享殿庭無繇子皙伯魚父也從祀廊廡匪惟名分
不正抑恐神不自安況孔子父叔梁紇元已追封啓聖
王創殿於大成殿西崇祀而顏孟父俱封公爵惟伯魚
子皙仍爲侯爵乞追封爲公偕顏孟之父俱遷配啓聖
王殿庶名位胥安人倫攸敘　上命禮部行之
七年漢中府石泉縣教諭黃士文言本縣民止一里五十
六戶每春秋祭文廟用豬羊五十四隻帛三十六段措
辦實難下禮部覆議凡州縣不及三里者春秋二丁節
行釋菜禮過三里者仍舊制
九年正月新建太學成　上親學謁先師
十二年五月御史李奎奏孔子之聖歷代皆有褒贈國朝
自洪武以來聖德屢崇於辟雍祀典遍行於天下何獨
孔子褒贈未有增加乞勅翰林院參考古制定以萬世
莫加之美謚　上曰孔子萬世帝王所尊功德難名雖
累百言何足爲重不必增益
舊例春秋祭文廟其兩廡合用豕二栗棗各二十二斤黍
稷各三升三合銅鹽五斤十兩均分從祀一百九分景
泰時大常卿許彬言其太薄乃增豕四隻棗栗各五十
斤黍稷各一斤銅鹽五十斤

天順六年三月調鎭江知府林鶚知蘇州時蘇學廟像歲
久剝落或欲加以修飾鶚曰塑像非古我　太祖於太
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者猶當毀之幸遇
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爲疑鶚曰此
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
所爲泥像哉於是併易從祀諸賢皆爲木主
八年時有請以天縱二字加號孔子給事中張寧言孔子
道大德尊所貴明其禮以行其道使之天下傳之後世
不在封號求勝於一名一字可得而輕重也議遂寢

成化元年三月　上視太學釋奠先師孔子祭酒司馬恂率學官諸生表謝賜祭酒等官及孔顏孟三氏子孫襲衣及諸生寶鈔

二年二月重修闕里孔子廟成　上製文立碑紀之衍聖公孔弘緒奉表謝

十三年正月祭酒周洪謨請加孔子封號改大成至聖爲神聖廣運帝疏云若謂孔子陪臣不當稱帝則先儒羅從彥嘗曰唐既封先聖爲王襲其舊號可也加之帝號而褒崇之亦可也所封乃當時天王之王既正南面之位宜服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十二籩豆舞八佾且古者

鳴球琴瑟堂上之樂笙鏞柷敔堂下之樂而干羽舞於兩階今干羽居上而樂器居下宜正如禮下禮官議尚書鄒幹言正統十二年御史李奎請加封孔子　英宗不允今考聖神廣運乃伯夷贊堯之詞不若大成至聖本於孟子中庸無可擬議洪武中建南京太學廟用神聖當時祭酒宋訥碑文曰像不土繪夷習乃革今廟塑像徒仍元舊不忍撤毀故有冕旒原非國典籩豆佾舞之數祖宗器式具在不敢輒議惟佾數居下宜令太常考正　上從之洪謨又請臣比言孔子封號冕服籩豆佾舞等事尚書鄒幹以謚號器數之加否不足爲孔子輕重請仍舊爲宜臣竊以孔子自唐開元封爲文宣王被以袞冕樂用宮懸當時袞冕雖通於上下而宮懸者天子之樂也樂既用天子之宮懸服必用天子之袞冕是唐之奉孔子已用天子禮樂矣宋承五代衰敝之制至徽宗始加冕爲十二旒元時孔子廟貌徧於天下而被以天子袞冕聖朝因之則孔子服冕已用天子之禮佾舞止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爲僭乞勅廷臣計議增籩豆爲十二佾數爲八則佾舞與冕服相稱禮明樂備補前代缺略之典備聖明尊崇之制　上曰尊崇孔子乃朝廷盛典宜從所言其籩

豆佾舞俱如數增用仍通行天下悉尊此制

十五年三月大同巡撫李敏奏今天下學校俱有樂以侑祭孔子大同雖邊方而樂獨缺乞照例頒降　上曰大同雖邊方用武之地諸生誦法孔子與內郡無異文廟侑祭其遂令所司製造樂器

十六年二月以監生虎臣言始詔天下學校孔子廟廷所在凡過其門者皆下馬

十七年二月國子監丞祝瀾請天下府州縣學文廟皆如南京國子監制爲木主　上謂文廟制禮已定何復紊亂舊章禮部看詳以聞侍郎周弘謨劾瀾輕率妄議命

謂外任謂廣南府經歷
二十三年二月初七日上丁當祭先師以初六日命 皇
太子親迎傳制遣官改用次丁
翰林檢討劉瑞乞更定先師封謚下部格之
弘治元年正月 上親太學謁先師從吏部尚書王恕請
釋奠用太牢加幣
十二年六月曲阜孔廟災遣翰林學士李傑祭告發帑金
十五萬守臣重修
給事中楊廉因闕里災請更立木主以華夷敎下部格之
十七年閏四月曲阜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

告及還東陽以所經過天災民瘼上奏部議行之
正德元年三月 上視太學具皮弁服躬詣孔子行四拜
禮幸彝倫堂祭酒司業講書畢駕還宮明日賜衍聖公
孔聞韶并三氏子孫祭酒司業學官襲衣及諸生寶鈔
越三日賜祭酒司業及諸生勅
八月南祭酒章懋奏廟學損壞請修理不報
七年賊犯闕里勅所司分兵防禦衍聖公孔聞韶以廢賀
至京具疏謝 上命巡撫官祭告仍爲修葺以慰其靈
嘉靖元年二月孔氏子孫彥隆承榮承緒乞觀幸學禮許
之次日 上幸太學祭酒趙永講帝曰俞允若茲一章
司業吳惠講時乘六龍一章畢宣諭賞賚有差
九年二月 詔定百官謁文廟禮凡春秋二丁不與陪祀
者皆以常服序列階祀官之後同時行禮正旦次月諸
司必俟其堂屬畢集始得謁拜有先後參差者聽糾儀
御史劾治之
十一月改正孔廟號爲至聖先師孔子及先賢先儒等稱
初 上因纂祀典議成諭大學士張璁凡雲雨風雷之
祀以及 先聖先師祀典俱當以敎纂入璁因奏言雲
雨等祀及社稷配位俱蒙 聖明更正但先聖先師祀
典當更正者叔梁紇乃孔子父顏路曾皙孔鯉乃顏曾

子思父三氏配享於廟庭而叔梁紇及諸父從祀兩廡
原聖賢之心豈安於是所當亟正請以大成殿後另立
一堂祀叔梁紇而以曾皙顏路孔鯉配之 上以爲然
璁又奏孔子祀典自唐宋以來濁亂至今未有能正之
者今宜稱至聖先師而不稱王祀宇宜稱廟而不稱殿
祀宜用木主其塑像宜毀籩豆用十樂用六佾公侯
伯之號宜削只稱先賢先儒申黨公伯寮秦冉顏何荀
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杜預吳澄宜罷祀林
放蘧瑗盧植鄭玄服虔范甯宜各祀於其鄉后蒼王通
歐陽修胡瑗蔡元定宜增入 上命禮部會翰林諸臣

議編修徐階疏以爲孔子之王號有不必去者三不可去者五天子王祀孔子承襲已久一旦不王衆人悉昧將妄加臆度以爲　陛下奪孔子王爵易惑難曉且天下像祀孔子袞冕章服儼然王度苟去王號勢必撤毀臣聞愛其人者杖屨唾洟猶加珍惜況先聖之遺像乎國家廟祀孔子宮牆之制下天子一等樂舞籩豆與天子同今八佾十籩益猶諸侯之禮苟去王號將復司寇之舊爽宮殺樂以應禮文恐妨　太祖之初制矣　上覽階疏不懌出階爲延平府推官　上又親正孔子祀典申說須賜羣臣云朕惟孔子之道王者之道也德王

者之德也功王者之功也事王者之事也特其位非王者之位爲昨輔臣張璁再疏正其稱號與章服等事已命禮官集翰林諸臣議正外惟稱號與章服二事所關者重亦關於朕者不得不爲朕言之孔子當時周家衰時知其不能行王者之道乃切切於王道望於魯衛二國二國之君竟不能行孔子之道孔子旣逝後世至唐玄宗乃薦諡曰文宣加以王號至元又益謚大成夫孔子之於當時諸侯有僭者削而誅之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生旣如是其死乃不體聖人之心漫加其號是何心哉自我　聖祖當首定天下之時命天下

崇祀孔子於學不許祀於釋老宮又除去塑像止令設主樂舞生用六佾籩豆以十可謂尊崇孔子極其至矣無以加矣時存塑像蓋不忍毀之也又至我　皇祖考用禮官之議增樂舞用八佾籩豆用十二牲用犢而上擬乎事天之禮略無忌焉夫孔子設或在今肯安享之乎昔不觀魯僭王之禮寧肯自僭祀天之禮乎果能體聖人之心決當正之也至於稱王賊害聖人之甚夫王者以有是德宜居是位堯舜是也無是德而居是位者亂世之君如桀紂幽厲是也若至於後世之爲君而居王者之位者其德於孔子或二三肖之十百肖之未有

能與之齊也由是觀之王者之名非所以重稱孔子也至於章服之加因其位耳孔子昔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何其不幸身遭之哉夫旣以王者之名而橫加於孔子故使顏回曾參孔伋以子而並配於堂上顏路曾晳孔鯉以父而從列於下安有子坐於堂上而父從食於下乎此所謂名不正焉者今也不可滋來世之非道除待該部集議施行外茲朕不得不辨亦不得不爲輔臣辨璁也爲名分也爲義理也若朕所正者亦如是所以防閑於萬世之下也設或有謂朕以位而凌先師實非原心者是爲說已復爲正孔子祀典申

記俱令禮部送史館聰復爲正孔廟祀典或問奏之
上嘉其論議詳正併下禮部令速集議以聞
十二月十三道御史黎貫等言臣等伏覩御製正孔子祀
典說謂孔子道王者之道也德王者之德也事功王者
之事功也特以其位非王也而疑其僭臣等伏思尊莫
尊於天地亦莫尊於父師陛下舉行敬天尊親之禮可
謂極盛無可加矣至於孔子則疑其王號爲僭而欲去
之昔太王王季未嘗王也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之天
下未嘗以爲僭我 聖祖登極之初即追尊 德祖
懿祖 熙祖 仁祖爲皇帝是亦周公推本之意而不

以位論也至於臣子有大勳勞如徐達等身歿之後進
爵爲王亦或追封及其考是皆生未有王號歿而追封
之也 聖祖初正祀典天下嶽瀆諸神皆去其號惟先
師孔子如故良有深意今必欲去王號以極尊崇之實
減籩豆樂舞以別郊祀之禮竊恐禮儀未便情義未安
臣等又攷唐開元中封孔子爲文宣王被衣袞冕樂用
宮縣是唐已用天子禮樂矣宋真宗嘗欲封孔子爲帝
或言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羅從彥論曰唐既封先
聖爲王襲其舊號可也加之帝號而褒崇之亦可也是
言宜隆不可殺也梁適乞以廟兵代廟戶范仲淹曰此

朝廷崇奉先師美事仁義可息則此人數可減當時朝
論遂已周敦頤謂萬世無窮王祀夫子邵雍謂仲尼以
萬世爲王我朝祭酒周洪謨亦謂夏商周之稱王猶唐
虞之稱帝謂孔子周人當用周制止稱王可也謂夫子
陪臣不當稱帝非崇德報功之意此皆前人成論其辨
孔子不當稱王者止吳沈一人而已伏望博採羣言務
求至當上不失 聖祖之初意下不致天下之驚疑中
不致禮意之軒輊如是而行然後傳之後世無疑書之
史冊有光矣 上曰貫等意謂朕何等君也追尊 皇
考爲皇帝號孔子豈反不可本意如此乃以 太祖追

尊四代爲言奸巧悖逆甚矣君父有兼師之道師決不
可擬君父之名孔子本臣於周與太公望無異所傳之
道本羲農之傳但賴大明之耳否則不必言祖述堯舜
朕此舉與輔臣建議非上下雷同實正紀綱之大貫等
毀議君上法司其會官問擬以聞於是都御史汪鋐言
言官論事毋挾詐以爭衆挾衆以陵人曰此天下公議
也不知其始倡之者一人也貫等連名具疏妄議祀典
彼但知稱王爲尊孔子不知稱王不足以爲尊適足以
爲僭耳今稱曰先聖先師則視王之號固加尊數等夫
曰先聖先師 皇上幸太學拜之可也若曰王則豈有

天子而可以拜王者哉春秋之法罪首惡宜究問倡議
之人明正其罪仍勅南北科道官自今建言毋得惑衆
欺罔　上以鉞言爲然已而刑部尚書許讚等會訊言
貫等輕率倡言引諭失當各願杖還職　上曰祀典改
正實出朕尊師重道之意黎貫乃妄引追崇之典猶存
詆毀大禮之情糾衆署名肆意爲擾廢職爲民餘從部
擬
禮科都給事中王汝梅等言輔臣張璁所論孔子封號蓋
多主吳沈丘濬夏寅之說夫二帝三王之道至孔子大
明百家之辯不能誣萬世之遠不能晦功在天下故歷

代追崇加以王爵冠用冕旒廟用殿祭用籩豆佾舞宜
也若去王而稱聖與師一布衣耳仍其官一司寇耳樂
舞殿服皆非所宜尊崇之典不應如是自孔子而言固
不以爵爲輕重但於垂萬世使千百年崇奉之禮一旦
削去恐不可也　皇祖仍舊蓋有深意若去王號止云
先聖先師臣恐以爲聖與師乃泛言之如伯夷伊尹柳
下惠皆稱聖高堂生稱禮師毛公稱詩師伏生稱書師
恐非所以尊孔子也臣等竊謂吳沈夏寅丘濬之言過
矣至於國學塑像　太宗嘗令正其衣冠不如古制者
我朝　列祖臨祀而拜之百有三十餘年孔子精爽在

天之靈依附歆食厥惟舊矣今普天率土像設龕龕府
有千處一旦毀撤而易以木主寧不駭人之聽聞歟
上斥其逆論令錄前說記示之責對狀
十年提學御史章袞疏言孔子祀典不宜去王號　上以
祀典已有定議袞不遵行導人以正反爲異說惑衆狂
妄下都察院參劾袞職居提學罔知朝廷據大禮斥陋
號以尊孔子至意輒持偏見瀆亂狂妄罪不可宥得旨
袞妄持偏見搧惑衆心難居提學之職令對品調外
十二年三月　上幸太學釋奠先師以大學士李時等分
獻禮部侍郎周用祀啓聖禮成御彝倫堂祭酒林文俊

講虞書稷益篇司業馬汝驥講易頤卦賜坐講畢諭諸
生以治平之道備在六經宜力講求以資治化衍聖公
聞韶率三氏子孫祭酒林文俊率教官諸生上表謝恩
賜聞韶以下衣帶賜文俊以下襲衣寶鈔仍燕之禮部
侍講學士廖道南上　聖主臨雍頌優詔答之
十三年　上視太學釋奠先師　上以孔子改稱先師具
皮弁服謁拜用特牲其帛行釋奠禮樂三奏文舞六佾
從祀及啓聖祠分奠用酒脯已視學進諸生横經肄講
仍諭令教本尚實勿徒事詞章祭酒林文俊司業馬汝
驥以下賜帛有差

祭啓聖祠舊皆國子監堂上官行禮嘉靖十五年秋祭祭酒呂柟司業童承敘俱有期服乃以學士孫陞代之

二十七年增設承天府儒學文廟樂舞學故隸安陸州春秋祀典有禮器而無樂至是御史賈大亨言州巳陞府則廟典亦宜備設報可

四十一年十月江西提學副使韓弼與巡撫都御史胡松爭辨文廟兩廡牌坐不合棄官歸松具疏自劾御史陳志請由在弼請奪弼職而留用松吏部覆議從之

隆慶元年命公侯伯應襲子弟俱赴國子監習禮以禮部言視學在邇欲其迎駕故也

六月命禮部遣官取衍聖公孔尚賢及翰林院五經博士顏肇先孟彥璞仍取孔氏老成族人五人顏孟族二人馳驛來京以　聖駕將幸太學也

八月朔　上幸太學行釋奠禮於先師命大學士徐階李春芳陳以勤張居正衍聖公孔尚賢吏部尚書楊博兵部尚書郭乾吏部侍郎趙貞吉分奠四配十哲兩廡禮部侍郎潘晟致奠啟聖祠畢　上御彝倫堂命武官都督以上文官三品以上及翰林學士坐賜茶授祭酒司業坐講　上宣諭曰聖人之道如日中天講究服膺用資治理爾師生其勉之

終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

從祀

洪武五年罷孟子配享文廟踰年　上曰我聞孟子辨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之道宜配如故

二十三年先是　上覽孟子至草芥寇讎之說大不然之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抗疏入諫輿櫬自隨袒

胸受箭曰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榮　上見其誠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而孟子配享得不廢至是乃命儒臣脩孟子節文凡不以尊君為主如諫不聽則易位及君為輕之類皆删去

二十六年江西崇仁縣訓導羅恢上疏云孔廟從祀當以道學論當將有若侵於宰我論語記有若言行者四皆有裨世教記宰予言行者四皆見責於聖人宜以有若居十哲而宰予居兩廡公伯寮阻壞聖門不宜從祀蘧伯玉孔子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在兩廡六十位次之下未當宜列祀敕禮部不報

二十九年三月行人司副楊砥言孔子廟廷從祀諸賢皆有功世教若漢楊雄事莽忝列從祀以董仲舒之賢反不與焉事干名教甚爲乖錯宜黜雄進仲舒則祀典明矣　上納其言命去雄祀仲舒

宣德三年正月四川萬縣訓導李鐸言各處從祀先賢名位多有差訛且失次序若不考正實乖祀典　上諭禮部尚書胡濙曰昔我　太祖斷自聖心大正神祇名號惟於先聖先賢悉從其舊將以垂憲萬世豈可差謬其速考正頒示天下

正統元年刊定從祀名爵位次遂頒圖於天下學官用忠

州訓導宋廣言也

二年二月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七年四月封元臣宋儒吳澄爲臨川郡公從祀孔子廟庭從楊士奇之議也　按祭酒謝鐸謂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後竟罷

命福建延平府立祠祀宋儒楊時以羅從彥李侗配享

成化元年正月國子助教李伸上言五事一曰明從祀之典孔子廟廷顏淵曾參孔伋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列之廡下先儒熊禾及國初學士宋濂皆嘗言之臣謂顏路曾點孔鯉宜配啟聖公廟其諸從祀如公伯寮荀況馬融杜預王弼理宜黜之元儒若劉因許謙宜入從祀　上命議行

三年七月兵部侍郎兼学士商輅言從祀諸儒有未加封爵者於所被章服殊不相稱於是追封董仲舒爲廣昌伯胡安國建寧伯蔡沈崇安伯真德秀浦城伯

禮部奏浙江僉事辛訪言宋儒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宜從祀孔廟下禮部尚書陳文等議宜如楊時立祠鄉郡行翰林院撰祭文行浙江金華府每歲春秋致祭從之

四年大學士彭時等言廣東博羅縣訓導蔣宜等奏乞先賢熊禾從祀宜令禮部行禾原籍建陽立祠致祭從之

十七年九月總督漕運張瓚言宋儒胡瑗揚州如皋人與孫明復石守道讀書泰山明體用之學教授蘇湖當時取其學規行於太學所著有資聖集景祐樂議口義中庸解春秋口義言行録皆有益後學聖朝崇重儒術前代有功斯道者悉列從祀如瑗者獨遺乞下禮官考瑗功行或陞從祀或專建祠詔下禮部

弘治元年八月禮科給事中張九功言孔子之道大同天地從祀諸賢豈容或苟如荀況馬融王弼在所當黜今之儒臣禮部侍郎薛瑄在所當入必詹程敏政言先師孔子廟庭侑食必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聖門辯疵

公議者庶足以稱還者言官欲出文廟從祀之有罪者
部禮部集議臣考之唐貞觀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
從祀蓋拘於舊注疏謂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
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臣考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爲
秘書歷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也
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
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劉向初以獻
賦進喜誦神僊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
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
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

獻頌爲郎不修小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
之人也王弼何晏倡爲清談所註易傳祖述老莊而范
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
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於孝經論
語荅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
懼何武劾之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
武平心決之得不死而又造謝不慚王肅以女適馬昭
是助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侯官中領軍
乃坐觀成敗及毌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
畫策若奸人依巳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

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餽遺洛
中貴要紿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
斫癭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
此之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
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
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
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
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若融等不過訓詁此九
人之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
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

正之人使享天下祀哉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
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初說禮數萬
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禮非
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
祀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而司馬
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文翁成都廟壁所畫
又多蘧瑗林放申棖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殊未可
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棖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
黨其實一人今廟廷從祀申棖封文登侯申黨封淄川
侯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

門蕪騰而孔子稱瑗爲夫子與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
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
顏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俱不可考
耳臣愚以爲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
何蘧瑗林放五人旣不識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
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於衛祀放於曾或
附祭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洪武
二十九年太祖從行人楊砥議黜揚雄進董仲舒然荀
況揚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
子爲亂天下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

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況之祀宜也然臣竊
以爲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
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
以爲僭經而不得比於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
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
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
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
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
覺覯今古之變措諸事業恐未及通之精到懇惻而有
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

人以爲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
不預疑爲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
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
之論已詳大約少著述而不得比於濂洛云爾臣亦請
斷之以程朱之言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
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
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
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朔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
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
侑於宣聖之廟其爲闕典甚矣況宋端平二年議增十

賢從祀以瑗爲首若以爲瑗無著述功則元之許衡亦
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使與衡同列祀於學
宮最得禮意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
坐堂上而顏父無繇曾父點子思父鯉皆坐廡下禮子
雖齊聖不先父食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元至
順三年封顏無繇爲杞國公謚文裕孟子父孟孫氏亦
封洙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
別立一祠中祀啓聖公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
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
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

孟氏之統始積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況程子之父程
珦首識濂溪周子於屬椽之中薦以代之而又使二子
從遊朱子之父韋齋先生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託其
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
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於閩其歷官行己俱
有稱述臣愚乞將承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啟聖
祠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為虛文
矣俱部廷臣議之學士吳實言從祀苟有益於經傳則
馬融楊雄昔皆不廢侍郎倪岳亦言馬融王弼之徒其
立身不無可貶然秦漢以來六經殘蠹賴諸子抱遺經

專門講授經以復存自是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
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於是從祀咸仍其舊而薛
瑄亦以無著述功已之
四年祭酒謝鐸言楊時息邪放淫承孟氏之傳衍豫翁之
派雖晚年一出不克盡行其志而力闢新經足衛吾道
吳澄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如此其久為
國子司業為翰林學士歷元之官如彼其榮曾不及洛
邑之頑民何敢望首陽之高士況二人皆太學之師乞
升時上祔宋諸賢之位斥澄下從莽大夫之列不報
九年正月大學士徐溥又言楊時入朝首請罷安石配享
廢其新經有衛道功或疑其出處之際而少其著述殆
未之考也　上從之追封時將樂伯從祀
十四年謝鐸又言人倫莫大於君臣父子顏曾思三子配
饗堂上而其父列祀廡下非禮宜於闕里別廟祀叔梁
紇而以顏路曾晳孔鯉配吳澄宋臣不恥事胡名節掃
地宜罷從祀官議不合遂已
巡撫延綏都御史姚謨建議請以故禮部侍郎薛瑄從祀
孔廟爾下禮部議
十七年十一月江西左布政林泮奏陳澔註禮記集說有
功於禮乞從祀孔廟下部格之

嘉靖六年六月　上諭輔臣楊一清曰朕閱書至武城篇
有引用歐陽修語豈修於六經無羽翼聖門功乎嘗諭
費宏及卿等以修從祀云不可今特訪於卿一清言臣
按歐陽修在宋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濟時行道為賢以
犯顏納說為忠蘇軾稱其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
敘事似司馬遷識有不誣至如貢舉一變文體闢異端
則本論一篇是亦有功於聖門至濮議諸篇得先王禮
經遺意發明倫理委曲詳盡但孔廟從祀皆取其著書
立言輔翼六經之功其餘文章勳業皆非所論也洙泗
及門之徒親受聖教故雖事無可考者亦不敢遺漢唐

專門之師傳受聖經雖學行有疵者亦不敢略朱熹語
孟集註所取如尹焞游酢謝良佐范祖禹胡寅各有註
釋皆不得與至如熹之師延平李氏同時豫章羅氏者
皆號名儒亦不得與脩之論議見識武虎荃體有者耳
其從祀一節未敢輕議乃已
九年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爲復聖
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從祀及門弟子
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去塑像設木主盡罷公侯
伯諸封爵申黨申棖二人存棖去黨公伯寮秦冉顏何
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

三人罷祀林放蘧瑗鄭玄鄭衆盧植服虔范甯七人祀
於其鄉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脩陸九淵從祀改稱大
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别立祠祀叔梁紇
稱啓聖公孔氏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稱先賢
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撤無繇點鯉從祀
十九年翰林科道諸臣霍韜等各上言請以禮部侍郎薛
瑄從祀孔子廟庭不報
三月先是御史楊瞻樊得仁奏故禮部侍郎薛瑄國朝大
儒宜從祀文廟詔下儒臣議時尚書霍韜侍郎張邦奇
詹事陸深孫承恩祭酒王教學士張治詹事府丞胡守
中庶子楊惟傑論德龔用卿屠應峻洗馬徐階鄒守益
中允李學詩秦鳴夏閔如霖贊善閔樸司直謝少南呂
懷編修王同祖趙時春唐順之黄佐侍講胡經三十三
人議宜祀庶子童承敘贊善浦應麟議宜緩贊善郭希
顏以瑄無著述功議不必祀給事中丁湛等請從衆議
之多者霍韜又欲與司馬光陸九淵呂懷欲見道正傳
皆進之廟堂系於四配下至是禮部集議以請 上曰
聖賢學道不明士趨流俗朕深有感薛瑄能自振起誠
可嘉尚但公論久而後定宜俟將來童承敘浦應麟議
是司馬光陸九淵從祀與四配等位次俱歷代秩祀又

經我 太祖欽定俱照舊不許妄議時御史呂光洵上
從祀議 上摘疏中有不敬語奪俸二月御史饒天民
言薛瑄從祀衆皆爲宜獨郭希顏不可肆言無忌宜罪
上以有旨下議不嫌異同責天民不達國體姑不究
隆慶元年三月給事中趙軏御史周弘祖請以故禮部侍
郎薛瑄從祀禮部議覆孔廟從祀國家所以崇德報功
垂世立教其典甚重我朝 祖宗 列聖皆入名賢類
皆宋元以上而明興二百年間未有一人誠慎其事也
臣等謹考侍郎薛瑄潛心理道勵志清修言雖不專於
著述而片言隻簡動示楷模心雖不繫於事功而偉節

佚歟皆可師法尚書王守仁質本超凡理由妙悟學以
致良知爲本獨觀性命之原敎以謹講習爲功善發聖
賢之旨此二臣者皆百年之豪傑一代之儒宗雖乎能
翼贊聖學之傳但瑄則相去百年輿論共服先朝科道
諸臣建言上請累十餘疏而儒臣獻議與瑄者十居八
九　世宗皇帝亦嘉瑄能自振起然猶謂公論久而後
明宜俟將來若守仁則世代稍近猶恐衆論不一請勅
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國子監儒臣令其廣諮博討
撰議進覽仍下本部會官集議以俟聖斷　上是之
刑部侍郎游居敬請以羅從彥李侗從祀時方禁章奏繁

詞而居敬累數百言　上以其首犯明禁奪俸三月
詔以故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子廟庭先是科道韓楫
馬三槃等交章請以瑄從祀下禮部會廷臣議　上報
可命序神主於先儒呂祖謙之下祭酒馬自強以從祀
告於先師孔子行釋菜禮仍通行天下學校一體從祀

附王世貞孔廟光復舊典訂定從祀疏云竊覩聖道炳
如日月愈久愈新即自漢唐宋以迨胡元而隆崇之典
亦愈久愈盛我　高皇帝因仍無改且式廓之至　憲
孝二朝來賢臣王恕周洪謨等議佾舞則益而八籩豆
則益而十二盛矣極矣蔑以加矣　世宗下明詔易像
爲主易王稱師此萬古獨信之眞足破迂儒淺陋之見
然其意未嘗不欲致其隆崇而一時輔臣禮官以言禮
驟貴曲加迎傳遂至佾舞籩豆之數皆有所裁損下僅
同諸侯王而大成殿名更爲先師廟上不得與釋道並
紳衿之士入與駿奔色沮而不敢吐者六十年矣今幸

遇禮樂將興之會當議論無諱之朝若不以時改正後
復何冀乞下禮官及館閣大臣會議除木主師號外其
餘一切光復其於聖化不爲無補臣又考得廟祀所謂
四科十哲者益孔子偶追陳蔡之厄思不及門之士而
記者遂列其人耳不然何傳道若曾子者而不與也顏
使宰予冉求濫竽其間竊所未曉夫宰予相齊身中田
常之難[illegible]所紀雖不盡厥然而朽木糞土之誚見鄙
聖門短喪自便之私得罪名敎冉求爲季氏聚斂
以益其富鳴鼓之攻非徒之責凜乎鈇鉞陛下方以孝
治天下故追答懽枏之奇情以隳鵩百寮屢飭有司之

猎魁而子求於臣子之倫何如天下後世之論何如乃
使之儼然於大聖一堂之上與顏閔比肩何其謬盭不
倫至此也臣以為宜降孟兩廡必欲補十哲之缺則有
有若南宮适二子其言行蓋為純懿庶可從顏孫師之
列進補臣又考得嘉靖中於從祀諸儒有所進斥固極
精當然所進歐陽修者文章士也其行誼政術亦在中
上獨嘗議謫易繫非聖無法而驟貴之臣祗以其所著
濮議欲合新禮遂登從祀臣以為歐陽修不如范
仲淹仲淹力振綱常首扶神氣又能於戎馬倥偬之際
以中庸誨引張載俾成大儒仲淹之賢視歐陽修何啻

倍蓰請將臣前後所言進斥四科十哲及兩廡諸儒命
禮官儒臣人臣會議定奪庶聖道益隆聖德益顯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二十一

聖哲裔

洪武元年四月國子祭酒孔克堅來朝　上賜宅一區
馬一匹日給米二石諭之曰爾祖明先王之道立教經
世萬世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實有賴焉故爾孔氏高
出常人常人且知求聖賢之學況孔子子孫乎爾宜
勉爾族人各務進學

十一月命孔子五十六代孫孔希學襲封衍聖公仍置官
屬曰掌書曰典籍曰司樂曰知印曰奏差曰書寫各一
人又立孔顏孟三氏教授司教授學錄各一人及立尼
山洙泗二書院各設山長一人復孔氏及顏孟三家子
孫徭役官屬並從衍聖公選舉呈省擢用
二年四月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
六年四月徵孔克表為修撰克表浙平陽人孔子五十七
代孫也
八月衍聖公孔希學以服闋來朝　勅勞之曰爾家爵名
歷代富貴不絕乃由陰騭之重耳何者以其關聖學之

精微明彝倫之敘敍表其世綱常而不泯也朕嘗思爾
祖之道貫通天人則所以繩祖武者誠爲不易朕爾鄉
來朝已勅中書褒勞至則領之仍賜襲衣冠帶靴鞋
九月衍聖公孔希學請歸賜白金百兩文綺帛各五疋賜
宴於光祿寺命翰林院官待之
八年九月以孔克伸爲曲阜知縣勅曰朕於先聖先師稽
諸歷代載在祀典者惟仲尼有血食後嗣有襲封於是
法前代仍舊章孔希學受封世爲縣令者希大職如前
何期希大不依祖訓自干國憲以失世官今特選本族
以爾克伸授從仕郎知曲阜縣事爾尚夙夜忠勤承流

宣化宜鑒前車之失求無忝於聖裔
十七年正月以孔子五十七代孫訥襲封衍聖公
十一月以孔希文爲曲阜世職知縣世職自此始
十八年十月翰林院侍部孔希善言孔氏子孫有以罪輸
作京師者二人　上曰大聖後雖有罪亦當屈法宥之
命遣還　上諭工部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
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即命釋之假令朕不知
或至死亾則賢者之後寖以微滅是豈禮先賢之意哉
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後在輸作者依例釋之
二十年十月以顏子五十八代孫楷爲溧陽縣丞

永樂四年孔諤會試至京召見郎與進士出身授春坊中
允賜宅一區
八年十二月孔子五十九代孫彥縉來朝賜宴於奉天殿
命襲封衍聖公
二十二年十月先是衍聖公孔彥縉數來朝皆館於民間
仁宗聞之顧近臣曰四夷朝貢之使至京師皆有公館
先聖子孫乃寓宿於民家何以稱崇聖之意遂命工部
賜宅於京師
十二月賜衍聖公孔彥縉一品金織衣禮部尚書呂震言
衍聖公是二品如旨賜之過矣　上曰朝廷用孔子之

道治國平天下今孔子之徒在官有一品服者孔子之
後襲封承先師之祀服之何過且　先帝時五品儒臣
有賜二品服者有何過哉其賜之用稱朕崇儒之意
洪熙元年賜衍聖公第於東安門北
宣德元年正月孔顏孟三氏子孫十人來朝辭歸　上命
禮部給道里費
十月衍聖公孔彥縉來朝賜金織紵絲襲衣鈔羊酒等物
三年正月有舉范仲淹十二世孫范希正端敏誠篤才堪
撫民者　上命吏部召用之
四年正月衍聖公孔彥縉欲遣人以鈔往福建市書慮遠

行不敢自擅咨於尚書胡濙濙以聞 上曰福建書籍無禁先聖子孫欲廣購亦何必言審度而後行亦見其能慎其令有司依時値爲買紙摹印工力亦官給之

正統元年六月詔免先聖賢子孫差役

七月順天府推官徐郁請褒崇道學從之詔於周程張朱諸儒子孫各選聰明俊秀可教養者不拘名數送所在儒學讀書仍給之廩餼時加提調務獲成效以繼先業若有資質端莊才識可用者有司從實奏聞毋得怠延有負崇重先賢之意

景泰二年四月詔顏子後裔希惠孟子後裔希文並授翰

林院世襲五經博士

三年賜衍聖公三臺銀印玉帶麒麟襲衣

五年會試中式舉人孔公恂聞父喪特強入對賜出身除禮科給事中始持服服除超拜少詹

六年六月以宋儒朱熹裔孫梃爲五經博士世襲

以孔弘緒襲封衍聖公時年八歲 上召見賜玉帶以紳小去二銙授之俾藏焉又賜謹禮崇德金圖書勑族人共保護之 英宗復辟入朝召見便殿置諸膝握手與語久之賜宅湫隘改賜大宅

七年五月以宋儒周敦頤孫冕世襲五經博士

成化元年四月孔子五十六代孫克煦以子姓繁衍日用不給乞蠲田租 上曰孔子有功於萬世其子孫在所優恤命有司蠲其租

十一月給孔顏孟三氏學印令三年貢有學行者一人入國學

二年少詹孔公恂下獄公恂以先聖後且衍聖公孔弘緒大學士李賢婿也遂不次用爲少詹事及 上即位改大理少卿尋自奏復少詹事至是上疏詞總兵中止有朱永一人諸總兵譁然不平言官閲風劾之下詔獄出爲漢陽知府

五年二月大學士彭時等奏衍聖公孔弘緒貪淫暴虐宜置之法但弘緒爲先聖嫡孫伏望念先師功德在萬世律有八議弘緒正合應議之例 上曰弘緒雖法豚玷家聲卿等欲俾改行就遷雖非所以處弘緒而於待孔氏之道則得矣其繫之

六年五月國子監丞李伸言前衍聖公孔弘緒自幼失學長狎羣小以致干冒刑憲聖明念先聖裔特加寛宥革職爲民命其弟弘泰襲封然教之不豫將復蹈前轍伏望留之京師俾隨侍班行覩禮制退則從游太學親近師儒俟其學成遣歸奉祀禮部覆奏着弘泰在監讀

書一年然後許歸朔望隨班朝叅從之

十二年七月命宋儒朱熹十世孫墩襲五經博士奉祀事

十八年十一月顔氏裔孫博士鋭以乏人灑掃援孟氏例
奏請給廟戶　上曰國朝祀典二廟並隆其令有司如
孟氏數給與之

弘治中　上親釋奠太學召衍聖公及三氏子孫聽講賜
襲衣冠帶有差衍聖公秩二品特賜麟袍玉帶誥命用
玉軸大朝會班一品上示不臣也孔氏世舉一人爲曲
阜令公親弟承子恩爲五經博士凡曲阜孔氏大小俱
免徭役公許蔭五百戶丁爲從人

六年三月命孔彥繩爲世襲五經博士主衢州孔子廟祀
彥繩宋衍聖公孔友端孫也友端從高宗南渡留衢遂
以衢爲闕里仍世襲衍聖公爵入元始廢遣祭田五頃
至是從衢州知府沈杰言授是職奉祀

八年孟子五十七代孫博士元請封贈其父母吏部言八
品官舊無封贈例詔特予之

正德四年七月三氏學生員顔重禮奏三氏子孫自成化
初年開貢迄今顔氏未貢一人乞定爲貢格以均之禮
部覆議以孔氏子孫在學者十九顔孟子孫在學者十
一若孔氏仍舊三年一貢每及三貢顔孟輪貢一人則
均矣　上是之

九月以孔承夏爲曲阜知縣初曲阜知縣孔承泗卒族人
舉孔公統代之有孔承章承周者赴京奏其惡吏部乃
舉承夏可用而罷公統因劾承章等二人意欲徇私薦
其族承懿也乃執付巡按御史究治既而承章等復與
承懿潛至京師爲偵事者所發俱戍海南

嘉靖二年[illegible]月御史王完言先儒朱熹實徽之婺源人其
宗族墳墓在建安已置博士世祀考其次子四世孫勳
還居婺源宜如衢州孔廟例官其子孫嫡長者一人以
主祀禮部請有司覈實以聞乃命其裔孫墅爲五經博

士於婺源奉祀

先弘治初吏部郎中周木以常熟舊有書院祀言偃者請
重建時以本朝無書院之制不許至是給事中沈漢言
吳在春秋爲荊蠻朴野不文賴吳公言偃北學仲尼而
東南學者始知聖賢之道今其子孫微弱下同編氓祠
宇僅存隘陋弗稱乞照顔孟朱熹例官其子孫一人以
奉其祀改建廟庭爲置祀田部議以子孫世遠難據授
官惟從其廣廟給田之請報可

十八年學士顧鼎臣上言　孝宗時曾錄顔孟子孫各一
人爲五經博士以奉祀事可謂盛舉至於曾子之後獨

不沾一命之榮亦古今闕典也下禮部議訪其世系得曾子六十代孫曰質粹者居江西永豐縣其遠祖據者曾子十四代孫也當新莽時不授僞命自武城徙廬陵吉陽鄉而質粹其裔孫也遂命爲五經博士世襲

二十五年巡按山東御史黃紱言孟子五十八代孫五經博士孟公榮貪淫肆惡宜罷詔下所司驗實黜爲民

二十八年六月初部訪曾子嫡派子孫時山東嘉祥縣曾守仁與江西永豐縣曾質粹各以請至質粹慮守仁爭襲乃與守仁父積慶約襲官後以所賜供祠田產均分旣質粹授博士居積慶所遂背約凡所領房佃賜地不

分給二人遂交惡訐訴不已有司以賜地畫分守仁質粹復誣奏守仁奪賜地事巡按御史劉琦覆勘質粹言多誣并得其僞冒狀命下巡按逮問

三十三年九月曾質粹旣承曾子後因援顏孟二代例請給供祀土田守家人戶部山東撫按官如例予之

三十八年二月山東撫按官丁以忠等言襲封衍聖公孔尚賢冲年寡學宜查照伊祖孔弘泰比擬公侯伯事例送監讀書部從之

十一月先是朱熹裔源孫墅爲五經博士然未有世襲明旨也至是墅老請授其子鎬禮部議官以奉祀祀旣世承則官亦應世授部從其議

四十年三月衍聖公孔尚賢習禮太學至是三年叅乞回籍許之

四十五年閏十月初衍聖公孔尚賢入族人孔弘廓賄保爲曲阜知縣弘廓貪甚諸宗惡之至是以私怨發其從兄弘[illegible]奸利事弘[illegible]亦發其納賄求保狀并訐尚賢脅借不法數事巡按韓君恩坐弘[illegible]譎戍而叅尚賢弘廓素行不爭法當並罰因言曲阜知縣例使公府保舉故有行貨濫舉之病宜於保舉時令會族爲擇可者四人兖州府試以理事治民策論取二人送撫按覆試奏請

銓補 上從其議黜弘廓切責尚賢而貰之

隆慶元年革五經博士孔貞寧職遷之汶上奉乾没祭田不遵小聖公約束故也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浙江金華府推官臣朱又煥　訂正

禮部二十二

謚法

洪武二十五年詔凡親王及功臣賜謚令禮部行翰林院擬奏請　旨凡親王謚用一字東宮郡王及文武大臣皆二字大臣賜謚與否取自　上裁若官品未高而侍從有勞或以死勤事特恩賜謚者不拘常格

洪熙元年命禮部尚書呂震諭翰林定故兵部尚書兼詹

事金忠等十八人謚內通政使賀銀謚不美　上曰此數人皆在先朝盡心事國有德行重厚表裏一致者有涉歷艱難始終一心者必加旌褒庶幾禮賢厚終之道但朕意未肯及銀銀勞可贈官行不應美謚若加銀惡謚又不若無謚人不得議焉古人制謚正爲定論美惡示至公也銀竟不謚

成化四年四月禮部主事陸淵之言刑罰雖嚴可警于一時爵賞雖重不及于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我朝　祖宗尤重謚洪遇者大學士陳文卒謚曰莊靖莊靖美謚也陳文何以當此迹其平生貪黷彰聞汚風大著縱子爲惡滅裂義方謬居調元贊化之任素乏經邦濟世之才生既逃於重罰死又竊夫美名殊失古人勸善懲惡之典乞勅議更惡謚以服天下之心以爲將來之戒御史謝文祥亦言聖人制爲謚法所以善善惡惡以公天下後世益賞罰之尤大者近大學士陳文卒正宜蹤其行實之惡加以應得之謚豈期議者欲預爲己地乃朦朧妄擬謚曰莊靖夫睿通克服曰莊愼以處位曰靖陳文爲人天下共知以此謚之豈惟不稱其情俾繼之者益暴而效之敢於肆行無忌則天下國家尚奚賴哉乞勅有司會議別選惡謚行實相稱者

加之使天下後世曉然知　陛下之大公雖于輔近之臣尚不少貸則士氣振而公道行善者勸而惡者懼矣　上以陳文既有過當時不言沒後始言姑宥之

弘治四年令今後有乞恩贈謚者本部勘酌可否務合公論不許一槪比例濫請

十五年奏准凡親王薨逝行撫按等官覈勘郡王病故行本府親王及承奉長史等官覈勘善惡得實明白結報具奏定謚又奏准文武大臣有請謚者本部照例上請得　旨行吏兵二部備查實蹟本部定爲上中下三等以行業俱優者爲上行實頗可者爲中行實無取者爲

下開送翰林院擬謚請 旨
嘉靖七年閏十月給事中劉世揚奏工部尚書李鐩謚恭
敏士論不與未協公議 上曰鐩謚既不協公議併贈
官俱革去今後務慎重國典不許濫與
十五年吏部侍郎霍韜疏劾尚書夏言爲大學士費宏請
謚增減名實法當坐斬又謂宏謚文憲犯 憲宗廟號
亦嘗改正給事中錢薇亦奏如韜且言大臣不宜相構
言因上疏乞歸且曰成用之臣晉文衛武魯成齊康楚
宣秦穆不爲文武成康宣穆諱惟其行不惟其分此周
道也我朝彭時宋濂黃福劉大夏俱謚忠宣是犯 宣

宗許進謚恭毅是犯 武宗楊守陳章懋儲巏謚文懿
是犯 懿祖必若韜言皆當改正矣 上慰留之
二十二年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掌太醫院許紳卒其妻援
洪熙中本院使蔣用文例請謚禮部難之詔謚恭僖
二十[illegible]年都御史林俊上言刑部尚書謚惠安彭韶文學
經緯廉閑貞風正色立朝先爲國生令之世無愧古
人沒而易名宜亦近之其視吳訥謚文恪魏驥謚文靖
葉盛謚文莊實足嗣休並美不知定議之時何取惠安
之義舍大録細不類其人不足中外之心不報
二十七年十二月給事中趙鋐言故禮部尚書謚文通費

案故總兵謚隱懷鄗承行屢無閒數經論列不宜易謚
上曰謚法原有美惡以示勸懲今後定擬務合公論

親王謚

成 唐王彌鍗 蜀王讓栩

宣 泰王懷埢 瀋王恬烄 益王翊鈏

端 淮王見濙(追封)(初封清江王謚端裕) 晉王知烊 楚王榮滅

益王祐檳 魯王觀烶 荊王厚烇 吉王載均

泰王惟爀(追封)

定 周王橚 唐王桱 晉王濟熺 蜀王友垓

泰王祁鏞 伊王諟鍏 鄭王見濵(追封)(初封東垣王謚端惠)

淮王祐棨 吉王厚焆 泰王惟焯 肅王弼桄

韓王融燧 壽王祐榰 慶王台浤 德王翊鍇

衡王翊鏤 代王鼐鉉

楚王楨 秦王秉欆 蜀王賓瀚 韓王旭櫏

代王充燿(追封) 肅王縉炯 益王載增(追封) 淮王翊鏡

獻 湘王柏(初謚戾) 蜀王椿 蘄王瞻埏(追封)(初追封靜王謚莊獻)

寧王權 興王(即睿宗)

憲 韓王松 晉王美圭 楚王季埱 周王有燉

荊王載墭 唐王瓊烴 襄王瞻墡 瀋王胤栘(追封)

淮王厚燾(追封) 慶王伸域

簡 遼王貴烚

莊 肅王楧 岷王楩 楚王孟烷、梁王瞻垍

唐王芝址 慶王邃塀 晉王鍾鉉 徽王見沛

瀋王幼𡎼 德王見潾 趙王祐棌 益王厚烨

魯王陽鑄(追封) 泰王誠澯(初封臨淄王謚和僖) 遼王致格

周王朝㭎(追封) 荊王載墭(初封永定王謚端穆) 崇王載境

襄王厚熲 衡王厚燆 淮王祐棨 伊王訏淵

恭 晉王棡 衡王瞻埏 韓王冲烒 岷王橡烼

慶王寘鐇 遼王寵瀤 唐王彌鉗(追封)(初封文城王謚恭靖)

瀋王詮鉦 肅王貢鍃 周王睦櫃 衡王祐楎

襄王見滂(追封)(初封陽山王謚恭和) 徽王厚爝 崇王厚燿

泰王誠潤(追封) 鄭王厚烷 益王厚炫 景王載圳

趙王載培(追封)(初封猴嵩王謚昭定) 楚王英燎 代王廷埼

德王載埝 淮王載坮 榮王載墭 魯王頤坦

敬 伊王訏淳 唐王宇溫 晉王慎鐿 荊王常浩

魯王壽鏳 秦王誼漶 周王在鋌

簡 遼王植 瀋王模 代王桂 趙王高燧

伊王顒炔 周王有爝 肅王祿埤 鄭王祁鍈

泰王誠泳 岷王膺鉦 襄王見淑 崇王見澤

吉王見浚 徽王祐檯 涇王祐橓 晉王新㙉

靖 郢王棟 慶王櫛 蜀王友堉 趙王瞻塙

淮王瞻墺 唐王瓊𤂪 韓王範圳 周王子垕

鄭王瞻埈　荊王祁鎬　魯王肇煇　遼王豪墭

追封晉王奇源（初封世子謚靖和）　寧王奠培　趙王見灂

雍王祐橏　崇王祐樒　楚王均鈋　岷王彥汰

追封瀋王勛溨（初封臨山王謚恭和）　追封肅王眞淤（初封世子謚安和）

秦王敬鎔　慶王倪燌　襄王載堯

僖　秦王志堰　蜀王友壎　鄭王見滋

和　蜀王悅𤊨　荊王祐橺　晉王新墻

順　岷王音埑　唐王宙栐　追封秦王秉柎　淮王載堅

惠　安王楹　追封寧王磐烒（初封世子謚莊惠）　趙王瞻塙

韓王徵釨　晉王泰堪　秦王公錫　代王成鍊

蜀王申鑿　遼王恩鑙　周王同鑣　岐王祐棆

瀋王勛湑　追封襄王祐楊（謚莊靖）　慶王鼒枋　晉王愼鋑

安　伊王勉湮　追封淮王見濂（初封世子謚安懿）　汝王祐梈

追封瀋王詮鉌（初封靈川王謚榮懿）　追封晉王表槏（初封新化王謚恭裕）

追封秦王公鉊（初封臨潼王謚惠簡）　追封韓王謨墺（初封世子謚悼恭）

衡王載封　越王翊鏳　追封肅王弼桄

穆　忻王見治

懿　周王子埅　申王祐楷　鄭王祐樏　代王俊杖

德王祐榕　肅王縉熿

思　追封代王聰沬（初封武邑王上謚懷隱）　追封均王載壓　追封永王常

康　秦王志墼　瀋王佶焞　楚王季埱　慶王秩煃

肅王瞻焰　寧王覲鈞　韓王偕灊　淮王祁銓

鄭王祁鍈　追封晉王知櫛（初封新化王謚端和）　襄王祐櫍

追封周王勤熄（初封世子謚悼康）　岷王譽榮　趙王厚煜

蜀王承爚　衡王載圭　[illegible]王常[illegible]

隱　秦王尚炳　代王仕壥

悼　趙王祁鎡　許王見淳　韓王偕洸　伊王諟銚

吉王祐枟　追封蔚王厚熚　追封周王安潢（初封世子謚榮悼）

魯王健杙　追封靖王翊鈐

懷　追封虞王雄英　滕王瞻垍　秦王志均　韓王範圯

蜀王申鈘　秀王見澍　慶王寘鏊　追封晉王表榮

襄王祐材　瀋王胤棅　魯王當漎　榮王厚勳

德王厚墩　追封岳王厚熙　咸王載墜　肅王紳堵

追封沅王常治

哀　追封蓟王載墭　追封邠王常溆

殤　追封頴王載㙺

愍　秦王椣　楚王顯榕

戾　郕王（景皇帝）　追封代王遜熉（初封世子謚悼戾）

荒　魯王檀（按洪武二十二年王薨，上諭禮部尚書李原名曰：父子天性，謚法公義，朕不得以私恩廢公義，可謚曰荒）

厲　伊王㰘

郡王謚

宣靖　安塞王秩炅　郃城王安㴋　南樂王祐檟
宣懿　新野王彌鍋　和川王聰涽　樂陵王陽鏎
　　　襄陰王表楗　惠安王載堥　會稽王睦杉
宣和　宜春王眞坫　寧遠王旭栓　廣靈王聰漢
宣穆　沅陵王恩鉮　遠山王幼墊
宣惠　褒城王徵鉼　潞城王聰蒗　嘉定王厚烌
宣僖　鄖陵王安沅
宣思　汝陽王睦樘　館陶王當瀌
端憲　沁源王幼埼　崇善王睦樫　潞城王俊樾

　　　會寧王彌櫺
端靖　沙陽王膺鈮　內丘王勛滐　湘陰王寵瀹
　　　臨淄王勤綵　追封遂平王駐檗　義寧王知爀
　　　貴溪王厚熊
端肅　東甌王當泚　鉅野王健櫶　蕩陰王彌鍔
端簡　臨淄王安瀧　堵陽王勤殷　稷山王勛沂
　　　榮澤王知爗　追封榮陵王當滌　樂安王拱櫟
　　　保德王環瀌
端懿　沂陽王公錯　東阿王泰壁　臨汝王子埔
　　　崇陽王均鐓　沁水王詮鐯　靖江王約麒

靈丘王聰涌　壽陽王鼐棉　華陽王俔焯
泰安王厚熕　枝江王致樺　蘄水王致櫨
隰川王常濟
端穆　博野王聰滌　河清王安洸　新蔡王富泙
　　　追封慶元王厚烰　通山王顯樵　延川王鼐櫃
　　　河東王新壙　成皐王載垸
端和　遼山王詮鉞　交城王表柵　追封襄陵王偕渊
　　　慶世子鼐橫　信陵王勤熝　原武王勤烚
　　　保寧王在鍛　清源王勛灃　江寧王坰鉻
端僖　富陽王睦桴　太和王祐檖　江夏王榮蕻

　　　承福王旭檡　汝源王厚炯　靖安王表栿一作康橺
　　　新昌王厚焞　銅陵王埛鈺
端裕　廣安王祐枳　山陰王仕颯　鎮平王同塈
　　　益陽王朝墀　通安王謨墡　唐王厚焥
端惠　靈丘王鍾鏌　汾西王睦樺　封丘王安浞
　　　內鄉王勤焨　郃城王勤燖　柘城王勤燦
　　　瑞金王在鉚　弋陽王拱熕　淳化王眞泓
　　　宿遷王勛澤　安丘王健樸　新樂王厚燦
　　　高安王載潹　歸德王載壋　延津王載埴
　　　休寧王朗鏐　承休王宙枝　吉陽王俊樘

端康 海陽王睦杲 應城王勤爆 豐林王台瀚
端恪 汝寧王勤焚 廣元王憲嫌
端順 應山王豪塚 慶符王申鐵 慶成王奇湞
永寧王勤㷇 博平王勤焕 通渭王融烑
衛輝王宇漳 襄邑王厚熾 堂邑王翊鑛
德興王厚甙 陽信王壽鈔
端定 萊陽王睦梳 端襄 昌化王聰瀘
端懿 追封石城王觀鏑 定憲 寧河王新睚
定恭 長洲王融焌 定肅 樂平王沖焚
昭靖 河東王鏸鏓 稷山王胤柯 建安王拱桭

昭定 永和王濟烺 樂安王奠壘 永安王顯榕
沁水王恬炘 柘城王朝埢
昭簡 東安王均鈽 高平王旭榑
昭憲 松滋王寵洌 鄢城王宇清 穀城王翊鉉
永壽王敬鏞 昭毅 承休王彌䋺
昭安 沅陵王豪䰂 蕩陰王芝塊 義寧王安涘
昭裕 褒城王範堣 追封成皋王翊綜
昭和 靖江王規裕 河清王同鍚 保安王誠湶
長陽王豪堪 吳江王詮鋰 襄邑王祐榉
方城王訏淮 萬安王褒烍 崇安王祐榦

高密王觀烘 新蔡王健楖 長泰王壽鍏
昭順 鎮平王安泭 樂平王融發 和川王廷城
昭僖 黎城王佶熵 胙城王同鏊 永興王公鉐
方山王健鍥 西德王僣瀞
昭穆 富陽王安濯 昭榮 宜寧王俊相
憲穆 宜陽王有烯 秀水王厚焴
憲惠 福安王壽鈐 肅簡 吉安王厚彝
肅安 封丘王睦詠 莊康 樂陵王健榎
莊靖 宜川王志堺 沂陽王秉楼 通城王孟㸌
稷山王幼垬 鄒平王泰歷 慶雲王載壂

追封臨泉王知炲 長吉王瑔瀾 華陽王承爝
封丘王勤鑫 奉新王朝埏
莊定 永興王秉榉 鄒平王當淏 河陰王安沚
江夏王顯桔 寧化王新墊 永和王新㙈
莊憲 方山王美垣 寧鄉王祁鑌 鉅野王當涵
河清王安泗 郃陽王勤灰 安吉王勤㶾
永年王恬焱 博野王俊櫝
莊懿 內江王友墦 慶元王載坏 高淳王謨墭
慶陽王謨墍 沈丘王勤炯 臨淄王睦漈一作莊毅
萊陽王勤煐 黎丘王當䃮 內丘王恬熙

延長王眞澂　松滋王憲㷄　益陽王憲熵
通山王英炊
莊簡　臨泉王美𡍲　胙城王有爵　汝陽王朝諲
儀封王肅溢　永川王悅旆　靖江王佐敬
通山王季祥　通渭王範壂　崑山王朔鍏
保安王公鍬　追封安丘王陽鏊　清源王幼圩
懷仁王俊榭
莊穆　襄陵王冲炑　壽昌王均鐵
莊安　信陵王睦樫　河內王充㸂　陵川王胤果
莊裕　廣靈王仕墩　南陵王睦楧　江安王宣圵

莊和　衡陽王貴熒　永寧王同鉺　靈丘王成鍜
樊山王祐橋　沁水王胤橡
莊惠　慶成王濟炫　眞寧王秩㷀　枝江王貴翔
興平王志㙺　永安王季塈　黎城王幼㙉
唐山王恬熇　上饒王同鏍　原武王睦槲
顯慶王朝墡　南康王見㴾　瑞安王載墉
懷安王厚燫　金谿王厚煌　進賢王俊柏
會寧王眞潤　江寧王載墣　懷慶王載壂
莊恪　沅陵王思鉌　海陽王勤炏
莊順　南渭王誉榕　內鄉王睦㰒　建安王宸滿

莊僖　崇陽王季堞　江川王音垵　湯陰王祁銷
景寧王厚燉　永壽王誠淋　交城王鍾鏻
弋陽王宸汭　德興王見瀞　東會王安㳅
義陽王睦㯳　莊隱　追封臨川王成釣
恭靖　興平王尚㸂　鎮平王有熿　上饒王勤謨
石城王奠堵　西鄂王訏深　鎮寧王見灝
棗陽王厚𤆬　玉山王厚㷂　遼山王勛澄
定陶王詮鑨　鄒平王覲爐　寧遠王誤垙
永福王融㷀　河中王知炬
恭定　沁源王信烽　東安王季堔　襄邑王祁鋋

永寧王睦㷿　繁昌王見寰　鉅野王陽鍌　史作謚安
弘寧王台泙　西河王奇溯　湘陰王致枏
永興王惟焯
恭懿　追復盟津王見灑　胙城王睦梔　順昌王見㴬
保安王秉棧　衡輝王彌鉤　唐山王勛㴲
進賢王充炛　棗强王充㷱　溧陽王俊棍
江寧王厚煉　寧遠王融㷉　襄陵王謨增
東安王榮淑　江夏王英㷫　鎮寧王厚焌
永新王載埰　會寧王縉煐　肅寧王致栟
豐林王韙樾　弋陽王多焜　永和王慎鏞

寧河王知炅　靖安王知烯

恭憲　永興王志㙔　沅陵王貴㸅　追封河東王表枋

河內王延垷　益陽王勤熄　金谿王翊鑅

恭肅　河陰王睦橘　松滋王致樔

恭莊　內鄉王有炯　鉛山王綺嵩

恭裕　通渭王偕洹　德陽王申鉒　慶成王表欒

博成王安澸　會稽王勤過　永年王胤棣

靈川王勛潪　清源王胤礽　滋陽王觀焯

樊山王厚㸂　長陽王寵游　景寧王祐椀

唐年王膺錄

恭恪　東甌王健楸　南樂王載㷑　鎮康王恬焯

恭惠　江門王徵㶭　樂陵王泰壥　衡山王貴㺐

寶陵王範址　晉陽王同鋧　安昌王在鉷

和川王[illegible]　遂昌王[illegible]　靖江王邦薴

德慶王載埑　上饒王厚榆　方城王珂墦

恭和　永豐王祁鈹　項城王子墠　曲江王安潆

懷仁王成鈀　追封安化王遼墁　益陽王恩銅

伍城王載埻　永壽王秉橚　慶符王賓沾

寧海王載圩　通城王英烙　追封平鄉王厚爆

高唐王祓墀

恭順　長垣王恩鉀　崇善王安潪　原武王安淇

邵陵王安澗　穎川王睦椓　永安王英㑊

吉陽王聰注　華陽王賓泟　追封臨川王奠埨

嘉定王載塲　崑山王謨垸　弘農王倪俱

恭僖　汝陽王有緰　奉新王勤熋　岳陽王季境

慶成王美埥　雲丘王奇渲　瑞昌王奠㙛

臨川王仕墱　慶符王友㷍　汶川王賓沙

內丘王幼墒　陽成王祐欒　樂陵王觀熘

高安王厚貝　光澤王致㮾　沅陵王致枇

恭穆　應城王睦桯　華亭王朝堹　建德王載㯍

恭簡　襄垣王遜墫　新野王芝城　湘陰王恩鍱

泰安王祐櫃　新會王同鏘　保寧王朝堵

義寧王勤熨　瑞安王祐桓　石泉王申鑄

追封交城王奇泑　德興王祐樋　雒川王載境

陽信王順墉　銅陵王載壕　崇德王載陞

長泰王𤐣　恭康　臨汝王同銜

恭安　臨漳王祁鎣　遂平王同鏁　宜寧王成鈷

翼城王當濅　樂平王徵鎰　建寧王旭樀

玉山王厚烘　恭耶　鄢陵王睦柎

恭端　義陽王安浚　儀封王在鏊　鄆城王彌鍜

寧化王知熾　恭愼　漢陰王徵鍈
簡靖　雲丘王美堣　廣昌王鍾鉀　長洲王謨墷
湯溪王朝墍　簡定　建安王觀鍊
靖懿　雒川王祁鎂　永安王表熇
靖莊　宜寧王遜炓　樂安王宸瀟
靖恭　通山王孟熔　西河王美埻　麗水王安汾 一作恭順
安丘王恭圴　靖肅　會陽王安禾
靖簡　崇陽王孟煒　松滋王豪墭　鄖陵王同鑀
靖惠　永和王表梓　臨海王安涔
靖和　蘄水王貴爍　壽昌王季圬　丹陽王見滏

保安王誠㵐　沈丘王安涾
靖安　棗強王成釬 史作安靖　汾西王安滑　太和王厚炬
靖僖　枝江王豪壁　永寧王有充
僖靖　平遙王佶熠　衡陽王秉㵐　靈丘王仕墉
岷世子幹陛　僖裕　義寧王表楒
僖簡　蘄水王寵澍　僖和　襄城王謨垣
僖安　德陽王友城 追封　樂平王寵場
僖順　鉅野王睿堰　寧化王美壤　潞城王遜㸂
山陰王聰澍　襄陽王見河　弋陽王覲鐮
封丘王同鉻　僖康 追封　愼仁王聰㴹 一作鼎倫

僖穆 追封　通城王均鐊 追封　平鄉王蒔橄
順簡　西河王鍾燦　廣靈王成鈥
順靖　景陵王孟炤　襄陵王融焚
順僖　永和王鍾鈦　和靖　壽陽王台瀚
和僖　宣寧王仕𤎬　應山王恩鍚
穆憲　會陽王朝拱　敬安　韓世子璟浤
惠靖　都昌王祁鑑　惠穆　通渭王謨㷶
惠順　保定王瑆坦　惠榮　鉅野王覲熾 一作榮惠
惠恭　郃陽王公鐙　平遙王幼壝
惠莊　永寧王朝墧　臨漳王載墭

惠懿　安化王秩炵　遂平王朝墦
溫肅　會世子壽鏞　溫憲　昌化王仕壜
溫恭　永年王瑆封　溫裕　靖江王履燾
溫靖　褒城王融烝　樂昌王充爊　瑞金王朝埰
溫定　通山王榮滐　內鄉王安澶　樂平王偕澱
溫簡　寧河王奇沄　德化王瑆璣　宜寧王充爍
永寧王在鍠　博平王睦柯
溫穆　枝江王恩錢　郃陽王誠泓　慶成王鍾鎰
貞寧王寘鐃　內鄉王同鎮　寧眞王聰泠
昆陽王見泠　陵川王恬𤌻

溫懿 樊山王見淠 廣安王厚熇 衛輝王碩㷣
臨清王載㙮 華陽王宣墡 東原王顧埝
溫僖 穎川王子埱 浙陽王彌鍉 豐林王遠垷
方城王褒𤏡 安丘王顧堀
溫惠 通城王榮漇 懷仁王聰㴙 齊東王厚炳
漢陽王厚𤅢 京山王勤炫 應城王朝均
商丘王璟㳬
溫和 封丘王子𡏖 溫隱追封 樂安王覲鐳
安憲 汝陽王子壘 寧河王鍾鏷
安肅 靖江王經扶追封 京山王朝壁

安定追封 魯陽王睦𣏌 通渭王旭㯓
安懿 原武王子𡎘 黎山王膺鈴 南樂王祁鉷
榮澤王表𣟗 陽信王健址 隴西王旭林
衡陽王寵漎 鎮寧王祐橋 南康王厚熒
安僖 壽昌王孟烽 益陽王[illegible] 湘陰王貴㙾
廣昌王美壂 義寧王慎鏮 新昌王磐烓
興平王公鑗 郃陽王秉機 西鄂王謨鈇
鄢陵王子壂 堵陽王同鈦 遂平王勤爔
弘農王達墺追封 懷仁王任燎 襄城王偕淵
濟寧王祐梣 陽信王當潸 永豐王厚烌

承休王宇淵
安和 汝陽王同鋌 南渭王彥濱追封 樂平王旭樞
齊東王載㙵 利津王朝鏁
安穆 襄陽王祁鉦 蘄水王豪荃 慶成王知㸌
襄陵王徵鈐 綏平王璟洛
安惠 松滋王貴術 雒陽王勉湦 永壽王志垣
沁水王幼㙮 永寧王子場追封 穎川王安潸
襄陰王奇瀀 江夏王均鈫 通山王均鐷
襄垣王仕坏 真寧王鼒欅 汶川王承炯
安靖 涇陽王祁銑 南川王申鉊 長陽王恩鉚

休寧王謨𪲀 安莊 永新王厚熿
安裕 沂陽王誠㴊追封 內丘王胤𣘦 固原王璟滑
河東王慎鍵 安恭 建寧王旭楢
安簡 潞城王仕墉 宜春王磐桃 豐林王寘㶿
高密王健栻 浦江王睦栮 永和王知爘
建德王原烇 安恪 石城王宸浮
懿安 平遙王幼𡎜 臨川王邐漻
懿簡 永興王尚烈 永安王孟炯 金陽王豪墢
寧化王濟煥 汝川王友墡 信陵王安澤
追封 襄陵王旭權 盧江王見㴐 陽城王厚燒

阜平王載埠　永慶王鼐鉦

懿莊　漢世子聰墊　懿定　宜城王寵濱

恭安　榮陽王載堦　恭穆　樂陵王順埈

恩恪　宜川王秉榣

康懿　湘陰王豪壕　宜陽王有炥　封丘王有熡（誤作康惠）

汾西王勤烶　彰德王勤焞　鄢陵王朝棪

樂昌王聰涓　萬安王典樻　長樂王勵焞

德慶王翊鋇　建安王多爀　西河王表相

康簡　華陽王友堚　宜城王貴燔　真寧王遂埣

河陰王同鏕　修武王勤熯　河清王勤熛

陵川王詮鏻　河中王表梓　富川王廷埠

善化王睿桔　舒城王載垸

康靖　江夏王孟炬　義陽王子圪　商城王朝堉

宜寧王聰㵮　黎山王彥漠　內江王賓址

光山王厚輝　新野王宙棪

康定　永壽王公鋋　雒川王祐棨　益陽王睦桔

廣靈王俊槻　潞城王充燒　義寧王新垱

富城王厚然　漢川王譽榛

康憲　魯山王勤烯　新樂王載壐

康裕　上雒王睦樾　堵陽王睦橦　廣安王載堂

沁源王恬爗　鈆山王弼鼕

康穆　高密王當涓　三城王芝垝　遂平王安涔

淳化王弼果　靈壽王埕墡

康和　魯山王安淡　東會王睦柊　建德王祐櫝

惠安王厚煦　寧化王表樕　稷山王恬烺

康順　蘄水王恩鉅　褒城王旭櫚　建寧王讓堂

南樂王厚熘　商河王載燔　郃平王頤在

康修　寧河王美搖　原武王同鐵　遂寧王在鉦

宜川王誠灌　宜春王宸滄追封　臨川王磐熚

宜山王詮鏞　沁源王勛滚追封　饒陽王俊樑

追封　華陽王讓核　歸城王當澂　慶雲王厚燦

廣元王致樵　弘農王奠榻　東原王載墩

靖江王任昌　康敬　會稽王安潔

康惠　山陰王遜㸅　棗強王聰滋　新會王安敵

浦江王勤熿　泰安王載堪　東阿王當澆

石泉王賓湑　平度王載鄂　西德王融燧

東安王顯梡　康端　臨漳王厚坰

康肅　陵川王佶烇　陽川王聰浚　汝陽王安濩

歸善王健相　康恪　益陽王寵湽

康悼追封　靈丘王俊格　康隱　海陽王安澾

榮懿 江川王音墊 義寧王睦樛 河東王知烱
榮昭 汝源王見淇 東垣王厚烱 追封衛輝王由桐
宜城王致棖 廣靈王充㸌
榮莊 鎮平王子㸌 潁川王同鍹 弋陽王真鑑
饒陽王聰澂 滋陽王當澬 寧河王表楠
榮靖 遂平王子墟 汾西王朝均 陽曲王美炕
通渭王徵鉌 東阿王陽鏍 光陽王勉坍
沁源王詮鐘 保康王顯棹 山陰王成鍪
永壽王愼墇 金谿王載壂 延安王縉燉
太康王載垙
榮肅 襄陽王祐楒

榮塤 交城王表朳 光澤王寵瀼 宜山王勛渥
榮憲 堵陽王安擇 奉新王睦榴 湯溪王勤烶
榮簡 朝邑王郁鍪 宿遷王詮鉁 沅陵王寵淶
追封樂昌王俊榀 臨朐王厚燧 瑞金王勤燦
汝寧王朝埭 蕩陰王由漈
榮康 唐山王詮鈸 義寧王奇淡 平鄉王見沈
湯陰王厚燀 萊陽王安瀹 慶元王祐梯
汝川王申銷 德陽王賓瀍 和川王充埒
陽信王觀燃 鄖城王由桃 崑山王融坡
榮定 懷仁王遜炘 溧陽王聰濂 沈丘王睦楞

汾陽王勤燅 曲江王睦棆
榮僖 雒川王見濕 安丘王觀爍
榮惠 臨湍王同鈞 襄邑王見沂 交城王奇涓
益陽王致槿 永興王誠瀾 弘農王寘鋼
永安王華珠
榮安 瑞昌王覲錫 潞城王成鍢 永年王幼𪣻
河東王奇淮 義陽王同鍱 魯山王睦欏
華亭王勤爍 建德王譽楩 追封鄒平王健楷
榮穆 遠世子恩鐫 保安王誠潢 石泉王友堉
臨泉王奇潍 旌德王知墩 沁水王勛瀶

永寧王安法 崇安王見洵
榮僖 宜城王象玲 追封文城王奇瀞 清源王詮鑄
真寧王台澣 昌化王成鐵 南樂王見灝
上饒王安讓 河清王睦棱 新野王宇澹
黎山王譽枚 追封南康王祐桐
榮順 靈丘王遜烇 平鄉王郕鎲 交城王美垸
昨城王子塚 通城王季埶 宜川王公鋭
南渭王音墾 安丘王當謎 長泰王旭橫
肅寧王寵灿 吳江王勛濱 德平王則梴
榮和 高平王俊㴱 稷山王詮鋈 安昌王奇㴲

臨漳王見淮　承休王芝垠　松滋王恩鈳
歷城王厚燁　鉛山王眞游　永豐王祐栢
棗強王俊楝　榮懷　永和王奇涓
榮裕　金壇王眞洧 一作恭裕 本作安僖
榮悼　通山王奉垠　榮隱　眞丘王見渚
榮繆　廬江王祐棩　榮虛　廣靈王遜烒
榮戾　洮丘王同鍰　繁昌王祐榜
悼恭　遂平王有頖　應山王貴爗　博野王成鍈
悼簡 追封 巴陵王孟熜　唐世子芝址
悼靖　稷山王佶焆　肅寧王恩鏐

悼和　汝南王子𤇆 追封 東阿王彌鉀 追封 沁源王胤楊
悼僖　靖江王贊儀　趙世子翹拔　麻陽王貴燠
追封 衡陽王恩鋒　大冶王季堧　徐濟王鍾鐸
鄭世子見滋　和川王成鍜　唐山王幼墡
都昌王祐樢　高唐王厚煸
悼昭　臨泉王鍾鏢　饒陽王成䍃 追封 西鄉王旭櫳
悼順　保安王志炳　江夏王季墍 追封 瑞昌王宸觀
追封 永年王勛浚 追封 內丘王詮鈉　寶豐王充炕
悼莊　蜀世子悅燫　岐山王秩燉　吉世子祐楧
追封 長陽王致楹　悼懿 追封 靈丘王充㷿

悼康 追封 寧化王奇灃　隆平王厚焯 追封 華陽王申炸
追封 陵川王勛濩　悼定　富川王充爍
悼惠　岳陽王孟熣　羅山王有爌　信豐王磐燁
都梁王見淳　悼安　邵陽王誠洽
悼懷　黔江王友堉　新野王瓔𤒎　蕩陰王宇澄
沁水王佶爋 追封 永安王均濮　信陽王見泿
閬濟王祐杶　河中王奇溶 追封 慶成王新壆
枝江王寵溷　碭山王充爛
悼隱　樂安王賢烶　華陽王悅燿　定安王成鏻
追封 崇陽王榮羅　悼平　廣昌王濟熇

懷莊　鳳陽王有烜　寧津王聰灑　臨朐王載墩
舒城王翊鍛　崇明王璟滑
懷簡　高平王潾燁　永壽王尚紅　平利王乾埜
襄邑王見淊　河陽王見潙　魯世子當滙
定安王安溯 追封 宜春王覲錭 追封 南渭王庶杈
追封 通城王顯𤣥　玉田王厚煜
懷僖　保安王尚煜　河陰王子鍙　鄱陽王祁鎮
新安王祁銳　大谷王鍾鉉 追封 安溪王表榭
方城王誠鏞　安昌王膺鑰　桐城王祐桿
縉雲王榮淋 追封 永年王詮鏞　福寧王厚㷬

懷順　（追封）靈丘王廷址　淳河王常洶
（追封）靖江王相承　都昌王見潭　永豐王見淨
宜章王見圳　東平王厚墩　（追封）雒川王厚枩
（追封）方城王典榕　（追封）永壽王惟燿
懷康　寧津王成鉥（作槃）　鉅野王健楸　崇善王勤壂
懷靖　廣宗王幼林　（追封）內鄉王子埈
懷懿　汝陰王子埯　（追封）陵川王幼壂　（追封）滋陽王健橋
永豐王載址　懷端　汶陽王璟余
懷和　聊城王安瀹　（追封）汝源王鼒桐
懷恪　遂平王在鉄　懷安　鎮德王表楠

懷穆　榮世子厚■　懷隱　蒲江王安滋
懷悼　（追封）臨章王鼒栻　哀簡　寬寧王允熞（建文季弟）

王妃諡

貞烈　羅山悼惠王妃張氏　衛恭王妃楊氏
信豐悼惠王妃劉氏　周憲王妃鞏氏
韓靖王妃劉氏　貞惠　越靖王妃吳氏
貞順　新平王妃巫氏　趙惠王繼妃邵氏
永川莊簡王妃何氏　貞肅　河陰王妃鞏氏
肅貞　唐悼簡世子妃胡氏　愍烈　秦愍王妃王氏
靜節　蜀獻王繼妃徐氏　恭惠　趙簡王妃沐氏

臣諡

文成　劉基（誠意伯）　王守仁（新建伯）
文正　李東陽　謝遷（俱大學士）
文忠　曹鼐（初諡文襄）　張孚敬　楊廷和　張居正（奪追諡俱大學士）
文貞　楊士奇　徐階（俱大學士）
文端　王直（吏部尚書）　周經（禮部尚書）　吳一鵬（南吏部尚書）　吳山（禮部尚書）
高儀　陳以勤　王家屏（俱大學士）
文清　薛瑄（大學士）
文敬　胡居仁（布衣從祀）
文定　楊溥（大學士）　吳寬（禮部尚書）　王瓚（南禮部侍郎）　張邦奇（南兵部尚書）

陳敬宗（南祭酒）　蔣冕（大學士）　王道（吏部侍郎）　何瑭（右都御史）
陸樹聲（禮部尚書）　李春芳　于慎行　申時行（俱大學士）
文潔　鄧以讚（吏部侍郎）
文節　舒芬（脩撰）
文介　劉儁（侍讀學士）　石瑤（大學士初諡文隱）
文毅　商輅（大學士）　倪岳（吏部尚書）　傅珪（禮部尚書）　羅倫（修撰禮部諡冊誤作文莊）
黃孔昭（南工部侍郎）　張治（大學士初諡文隱）　張四維（大學士）
文簡　儀智（禮部侍郎）　馬京（刑部侍郎）　黃淮　毛紀　張璧（俱大學士）
劉春　李遜學　毛澄　孫承恩（俱禮部尚書）　許瓚（學士）
馬汝驥（禮部侍郎）　穆孔暉（南太常卿）　呂柟（南禮部侍郎）　董玘（吏部侍郎）

何孟春工部侍郎 湛若水南吏部尚書 呂調陽 郭朴俱大學士

文肅 徐善述贊善 錢習禮禮部侍郎 王俱南吏部尚書 何喬新刑部尚書

謝鐸禮部侍郎 吳儼南禮部尚書 劉忠大學士 羅玘南吏部侍郎

岳正修撰直閣 劉瑞南禮部侍郎 趙貞吉 王錫爵俱大學士

文靖 王汝玉贊善 魏驥南吏部尚書 金幼孜 徐溥 劉健

賈詠 嚴訥俱大學士

文恭 劉鉉少詹 羅洪先贊善 程文德吏部侍郎 萬士和禮部尚書

孫應鰲南工部尚書 陳獻章檢討

文恪 吳訥副都御史 耿裕吏部尚書 宋訥祭酒 朱善 王鏊俱大學士

魯鐸祭酒 楊廉 孫陞 林燫俱南禮部尚書 丁士美吏部侍郎

溫仁和 范謙 余繼登俱禮部尚書 周子義吏部侍郎

楊道賓禮部侍郎

文莊 葉盛吏部尚書 丘濬大學士 謝一夔工部尚書蒙作襄敏非一云初諡亦非

王鴻儒南戶部尚書 羅欽順吏部尚書 邵寶 歐陽德

汪俊俱禮部尚書 鄒守益 蔡清 殷士儋俱南祭酒初諡文通

馬自強俱大學士

文安 鄭賜 王英一云吹諡文忠非 周洪謨俱禮部尚書 劉定之侍郎

林瀚 劉龍俱南兵部尚書 李傑禮部尚書 呂本大學士

文穆 胡廣 劉吉 許國俱大學士 傅瀚禮部尚書

文憲 宋濂學士承旨通考諡作文憲 彭時 費宏 陳于陛俱大學士

文襄 周忱工部尚書 唐龍吏部尚書 楊一清 桂萼 方獻夫

席書 高拱俱大學士

文康 苗衷兵部尚書 萬安 梁儲 李時 顧鼎臣俱大學士

文義 高穀大學士大政記改作文毅

文敏 鄒濟少詹 楊榮大學士 姚夔吏部尚書 崔銑禮部侍郎 徐縉吏部尚書

李廷相戶部尚書 霍韜禮部尚書 余有丁大學士

文達 李賢大學士

文裕 白鉞禮部尚書 陸深詹事 黃佐少詹 王希烈吏部侍郎

文和 劉珝大學士 尹直兵部侍郎

文通 王一寧大學士 李奎大理少卿 錢溥南吏部尚書 賈宋禮部尚書

文懿 呂原學士直閣 楊守陳 傅瓘俱吏部侍郎 劉宣南工部尚書

章懋南禮部尚書 翟鑾大學士 瞿景淳禮部侍郎 諸大綬吏部侍郎

羅萬化禮部尚書 趙志皐 朱賡俱大學士

文僖 張益侍講學士直閣 倪謙 黎淳俱南禮部尚書 董越南工部尚書

靳貴大學士 張昇禮部尚書 黃珣南吏部尚書 陳陞南禮部侍郎

顧清 林庭機俱南禮部尚書 陶大臨吏部侍郎

文節 蕭維楨南兵部尚書 江淵南禮部尚書

文思 彭華大學士 文修 林文俊南吏部侍郎

文懋 夏言大學士 文榮 袁煒大學士

武寧 徐達魏國公 武烈 朱能成國公

武順 鄧愈衞國公 徐文煇永康侯

武靖 李文忠曹國公 陳懋寧陽侯 陳王讓平江伯

武毅 金朝興宣德侯 顧成鎮遠侯 高成都督追封營山伯 薛綬永順伯

陶瑾都督追封大同伯 朱永保國公初諡武襄因同父諡致

武義 康茂才都督同知追封蘄國公誤作武襄武毅

武信 楊璟榮陽侯

武莊 胡大海元帥追封越國公一作武壯 華高廣德侯 朱騏撫寧侯

武肅 潘毅指揮追封滎陽伯 高顯都督追封汝陰侯 柳溥安遠侯

武勇 蔣貴定西侯 毛忠伏羌伯

武壯 耿再成行省參政追封泗國公一作武莊 梁震左都督

武襄 蔡遷行省參政追封安遠侯誤作毅 朱崇都督同知追封平陰伯 楊洪昌平侯

沐昂都督追封定邊伯 徐亨興安侯 朱謙撫寧侯 陳圭平江伯

李旻豐城侯 劉文都督同知 王劾右都督 柳珣安遠侯

周尚文左都督

武敏 和勇左都督追封靖安伯 孫鏜懷寧侯 安國都督同知

武桓 趙德勝行省參政追封梁國公誤作武莊

武僖 王貴都督同知追封阜城伯 陳友武平侯 周玉右都督 沐琮黔國公

吳繼爵恭順侯

武惠 陸炳左都督追封忠誠伯

武愍 廖永安樞密追封楚國公國史作武閔通用 朱勇成國公

忠文 王禕待制初諡文節 李時勉祭酒初諡文毅

忠武 常遇春鄂國公 劉榮廣寧伯大政記誤作劉江 張玉榮國公初諡忠顯

薛祿陽武侯 郭登定襄伯

忠烈 俞通海平章追封虢國公 徐忠永康侯 張輔英國公 孫燧副都御史

李如松都督

忠節 吳雲刑部尚書 許達副使 楊最太僕卿 類鈔謝廣志有知州何忠誤

忠介 海瑞右都御史 楊爵御史

忠定 朱復慈府長史 蹇義吏部尚書 韓文戶部尚書

忠毅 張德勝樞密追封蔡國公 王簡都督追封霍山侯 周長都督追封萊陽侯

張武成陽侯 曹隆都督追封安陽伯 鄭亨武安侯 方政右都督

山雲都督追封山陽伯 王驥兵部尚書靖遠伯 陳懷平鄉伯

忠靖 朱榮武進伯 夏原吉戶部尚書

忠宣 黃福南戶部尚書 劉大夏兵部尚書

忠肅 鄺埜 于謙俱兵部尚書初諡肅愍 王翺吏部尚書

忠襄 濮英都督追封樂浪公 陳珪泰寧侯 金忠兵部尚書 郭資戶部尚書

儀銘兵部尚書 方瑛南和伯

忠敏 張廉都督追封[illegible]大伯 楊善左都御史興濟伯

忠壯 曹良臣宣寧侯 王眞都指揮追封金鄉侯 李遠安平侯 郭亮成安侯

薛貴安順侯誤作忠勇 冀傑都督追封清源伯 吳瑾恭順侯國史作武壯

宗禮贈都督 趙傾葵贈都督 郭都都指揮 張紘贈都督

[illegible]
誠永順伯薛斌國史不載
忠勇　孫世（都督追封富春侯）　孟善（保定侯）　陳亨（都督追封成武伯）　林椿
黑春　殷尚質（俱都督）
忠敏　沐晟（黔國公）　忠安　胡濙（禮部尚書）
忠簡　王佐（戶部尚書）　忠恪　吳時來（左都御史追奪）
忠穆　袁容（駙馬）　忠剛　張達（贈左部書）
忠憲　李賢（豐城侯）　忠愍　朱冕（武進伯誤作忠愍）
忠威　程寬（都督僉事）　忠順　宋瑛（西寧侯類考誤作晟瑛父也）
忠僖　張輗（文安伯）　劉安（廣寧侯）　朱希孝（都督）
忠愍　康鐸（蘄春侯）　孫興祖（都督追封燕山侯誤作武愍）　程國勝（帳前萬戶）

徐增壽（都督追封定國公）　劉球（侍講）　張世忠（參將）　李彬（都指揮）
李梅（駙尉兵）　李濚（左都督類鈔誤以濚為溪通考兩見尤非）　王治道（都督）
楊繼盛（兵部員外）　類鈔通考有副使孫奭洪武中謚忠義實錄不載恐因孫興祖誤也
孝勇　陳文（都督追封東寧侯）
端毅　王恕（吏部尚書）　劉玉（刑部侍郎）
端簡　鄭曉（刑部尚書）　朱裳（副都御史）　劉釆（南兵部尚書）　林雲同（南刑部尚書）
毛愷（刑部尚書）
端肅　馬文升（吏部尚書）　梁材（戶部尚書）　顧佐　葛守禮（俱都御史）
趙錦（刑部尚書）
端恪　龔鍊（兵部侍郎）　何維柏（南禮部尚書）

端敏　胡世寧（兵部尚書）　秦金（南兵部尚書）
端愍　商大節（兵部侍郎）　貞肅　林俊（刑部尚書）
貞襄　徐琦（南兵部尚書）　聶豹（兵部尚書）
清簡　樊瑩（南刑部尚書）　孫需（南吏部尚書）　孫鑨（吏部尚書）
清惠　耿九疇（南刑部）　劉麟（工部）　吳廷舉（南工部俱尚書）
清愍　孫繼魯（副都御史）　謚慕有知縣霍恩謚節愍國史不載
節愍　陳洽（兵部尚書）　周憲（江西副使）　丁碧　李光啓（俱贈都督）
介肅　軒輗（左都御史）　吳鉞（南吏部尚書）
毅勇　李桂（贈都督）　毅敏　劉玉（左都督追封固安伯）
毅愍　王文（大學士）　馬炳然（副都御史）

肅敏　余子俊　王廷相（俱兵部尚書）　辛自修（工部尚書）
肅愍　李默（吏部尚書）　恭節　王廷（左都御史）
恭毅　鄧順（永豐知縣）　王槩（刑部尚書）　章綸（南禮部侍郎）
恭定　年富（戶部尚書）　潘恩（左都御史）
恭介　陶琰（南兵部尚書）　鄭世威（刑部侍郎）　陳有年（吏部尚書）
恭肅　趙輔（武靖侯）　周用　熊浹　嚴清（俱吏部尚書）　林鶚（刑部侍郎）
張潤（南吏部尚書誤作恭簡）　曾鈞（南吏部侍郎）　黃光昇（南刑部尚書）
恭簡　尹旻（吏部尚書）　戴珊（左都御史）　朱英（右都御史）　歐陽鐸（吏部侍郎）
屠楷　韓邦奇（俱南兵部尚書）　魏校（太常卿）　王鈁（南工部尚書）
耿定向（戶部尚書）　李偉（武清侯）　王樵（南右都御史）　許孚遠（兵部侍郎）

恭靖　姚廣孝（追封榮國公）　蔣用文（太醫院判）　賈銓（副都御史）　李敏（戶部尚書）
張麟（兵馬指揮贈彭城伯）　張懋（英國公）　朱希周（南吏部尚書）　蔣瑤
洪遠（俱工部尚書）　王璟（左都御史）　朱希忠（成國公）　陳其學（刑部尚書）
恭襄　陳瑄（平江伯）　馬昂（戶部尚書）　劉丙（工部侍郎一作襄敏）　王瓊（吏部尚書）
張瓚　江東　趙炳然　許論　石茂華（俱兵部尚書）
楊炯（彰武伯）
恭惠　楊信民（僉都御史）　范鏞（副都御史）　章拯（工部尚書）
恭敏　李謙（駙馬）　廖莊（刑部侍郎）　白圭（兵部尚書）　李燧（工部尚書尋追奪）
李全禮（襄城伯）　馬森（戶部尚書）
恭僖　張景明（典府長史）　朱輔（成國公誤作榮僖）　許紳（太醫院使）　沐朝輔（黔國）

恭愍　陳瀛（泰寧侯）　鍾同（御史）　陳選（左布政）
恭質　王用汲（南刑部尚書誤忠肅）　恭順　盧淵（兵部侍郎）
恭獻　李貞（駙馬曹國公）　恭和　周壽（慶雲侯）
恭懿　張瀚（吏部尚書）　恭憲　孫忠（會昌伯初諡康靖）
定肅　蕭彥（戶部侍郎）　定襄　陳德（臨江侯）
莊毅　毛勝（南寧伯誤作忠壯）　王竑（兵部尚書）
莊簡　張赫（航海侯）　常四三（贈開平王遇春曾祖）　王復（工部尚書）　朱儀（成國公）
張悅（南兵部尚書）　秦民悅（南戶部尚書）　熊繡（右都御史誤作肅簡）
聞淵　喬宇（俱吏部尚書）　鄒文盛（戶部尚書）　李浩（禮部尚書）
王學夔　楊成（俱南兵部尚書）　陸光祖（吏部尚書）

莊肅　張巒（壽寧侯）　胡松（吏部尚書）　婁志德（副都御史）　俞諫（都御史實錄作俞一鶴）
莊襄　仇成（安慶侯）　沐昆（黔國公）　劉天和（兵部尚書）
莊懿　周瑄（南刑部）　張鎣（南兵部）　胡拱辰（南工部）　閔珪（俱刑部尚書）
莊靖　陳文（大學士）　徐俌（魏國公）　趙璜（工部尚書）　宋景（左都御史）　陳瓚（刑部侍郎）
莊武　曹義（豐潤伯）　李瑾（襄城伯）
莊敏　陳豫（平江伯）　崔恭（南吏部尚書）　楊鼎（戶部尚書）　許誥（南戶部尚書）
林聰（刑部尚書）　陶諧（兵部侍郎）　宋纁（吏部尚書）
莊僖　譚祐（新寧伯）　焦棟（東寧伯）　張永明（左都御史）　韓邦問（刑部尚書）
舒化（刑部尚書）
莊裕　徐問（南戶部尚書）　莊愍　寇深（左都御史）

剛毅　李彬（豐城侯）　剛勇　張欽（都督僉事）
恪愍　馮傑（四川副使）　楊守謙（兵部侍郎）
簡肅　張敷華　周延　屠僑　陳瓚（俱左都御史）　黃珂（工部尚書）
方良永　孫植（俱刑部尚書）　潘潢（南兵部尚書）　方鈍（戶部尚書）
丘橓（南吏部尚書）　衷貞吉（左都御史）
簡襄　陳壽（南刑部尚書）
襄武　湯和（信國公）　於顯（都督僉事追封英山侯）　馮斌（左都督追封邢臺伯）
襄毅　吳禎（靖海侯）　李英（都督僉事追封蒙陰伯）　譚廣（永寧伯）　焦禮（東寧伯）
韓雍（右都御史）　程信　項忠　王邦瑞　潘鑑（誤作襄敏）
彭澤　王崇古（俱兵部尚書）　秦紘（戶部尚書）　許進　楊博（吏部尚書）

襄靖　顧時 濟寧侯　梁瑞 保定侯　郭應聘 南兵部尚書

襄惠　屠滽 吏部尚書　鄒守愚 戶部侍郎　洪鍾 刑部尚書　張岳 右都御史誤作惠襄

吳文華 南兵部尚書

襄簡　王志 六安侯　王軾 南兵部尚書　高友璣 刑部尚書一作恭簡

襄敏　陳亨　郭義 俱都督　楊泰 刑部侍郎　王永和 工部侍郎

鄧棨 副都御史　李秉 吏部尚書　董方 刑部尚書　黃鎬　周經 俱南戶部尚書

李賓　鄧廷瓚 俱左都御史　張珩 兵部侍郎　王越 兵部尚書威寧伯

唐澤 副都御史　王以旂　翁萬達　李遂、譚綸

鄭洛 俱兵部尚書　頻修通考有尚書翁世賢侍郎許彬學士曾棨孫賢王獻林文史蕪

襄烈　吳良 江陰侯

襄恪　顧溥 鎮遠侯

襄僖　張信 隆平侯一作恭僖

襄愍　胡宗憲 兵部尚書

襄愍　柳升 安遠侯　丁鋐 刑部侍郎　才寬 工部尚書　馮禎 都督　曾銑 兵部侍郎

張經 南兵部尚書　謚纂有尚書原傑非

敏肅　陳壽 工部侍郎　李世達 左都御史

敏毅　蔣琬 定西侯

敏靖　沐紹勛 黔國公

惠安　彭韶 刑部尚書

惠襄　沐春 西平侯

懿簡　張鵬 兵部尚書

康介　鄭宗皐 南兵部尚書

康毅　王憲 兵部尚書

康穆　王鎮 都督同知贈阜國公

康和　李充嗣 南兵部尚書

康敏　白昂　趙鑑 俱刑部尚書

康簡　楊守隨 工部尚書　李鉞 兵部尚書一作恭簡　崔文奎 南工部尚書

胡韶 刑部侍郎

康靖　鄒幹 禮部尚書　衛錞 宣城伯

康懿　陳俊 南吏部尚書　徐貫　林廷楊 俱工部尚書

康惠　胡富 南戶部尚書　周季鳳 右都御史　李承勛 兵部　楊志學 刑部

宋禮 俱工部尚書　徐文璧 定國公

康僖　陸瑜　屠勳　周倫 俱刑部尚書　邵銳 太僕卿　蔡震 駙馬

王承裕 南戶部尚書　賈斌 崇信伯　李璟 豐城侯

康順　方壽祥 南和伯　劉泰 廣寧伯

僖敏　王鍾 戶部侍郎　陳鎰 左都御史　吳克勤 都督誤作僖愍　周季麟 副都御史

湯世隆 靈璧侯

僖順　吳守義 都督贈西和伯　紀廣 右都督追封涿陽伯　蔣信 忠勇伯

信武　任禮 寧遠伯

僖靖　廖紀 吏部尚書

僖愍　沈榮 修武伯作僖敏

安節　袁洪愈 南吏部尚書

安簡　王宗彝 南禮部尚書

安穆　常重五 贈開平王遇春之祖

靖懿　常六六 贈開平王遇春之父

靖襄　蕭敬 都督　張偉 惠安伯一作康靖

壯武　馬榮 右都督贈景城伯

壯節　譚淵 都指揮追封崇安侯

壯靖　高文 都督贈錦谷伯

壯敏　趙勝 昌寧伯

壯毅　何總 都督贈盧江伯誤作莊毅　趙輔 臨江侯 通考有盧江侯何海非

壯勇　吳成 清平侯　馬聚 都督贈任丘伯　吳克忠 恭順侯誤作忠勇

梁成 都督贈任丘伯類抄通考有都督梁東國史不載疑即成之誤也　衛穎 宣城伯

壯愍　馮恩贈都督　岳懋左都督
勇襄　周武雄武侯　張軏太平侯
威毅　吳復安陸侯　王聰武城侯諡作武毅　楊信彰武伯
威襄　郭英武定侯諡作武襄　毛銳伏羌伯
威武　孫巖應城伯　　威勇　劉聚寧晉伯諡作威武
威靖　施聚懷柔伯　　桓襄　薛顯永城伯
桓義　王真都指揮贈臨沂侯　　昭靖　沐英西平侯
景成　丘廣燕府左傅　　宣武　郭子興鞏昌侯
崇武　陳清都督追封合淝侯諡榮武　　愍節　劉儁兵部尚書諡作節愍忠愍
榮定　梅殷駙馬　　榮恭　崔元駙馬京山侯

榮毅　墨麟兵部侍郎諡作恭毅　馬亮招遠伯
榮襄　吳中工部尚書　韓僖都督贈泗陽伯　金濂戶部尚書贈沭陽伯
孫繼宗會昌伯　袁宗皋大學士　薛賢刑部尚書諡作恭襄
榮簡　盛端明禮部尚書追奪　鄔景和駙馬
榮壯　冉保都督贈宣良伯　羅秉忠順義伯
榮靖　陳政右都督贈睢寧伯　周能錦衣千戶贈寧國公　翁溥南刑部尚書
方銳安平侯　王源瑞安侯　顧仕隆鎮遠侯　夏儒慶陽伯
陳景行固安伯
榮僖　李玉新建伯　周彧長寧伯　蔣輪玉田伯　孫交戶部尚書
孫杲會昌伯　陳萬言泰和伯　顧可學禮部尚書追奪　顧寰鎮遠侯

錢承宗安昌伯　徐光祚定國公
榮和　汪鋐吏部尚書　張崙英國公作莊和　邵喜昌化伯
榮康　沐斌黔國公　朱鳳成國公
榮懷　陳塤遂安伯　　榮愍　井源駙馬
榮恩　朱游刑部尚書　　隱懷　郤宗都督同知
悼僖　李珍襄城伯

方士諡

文康榮靖　邵元節致一真人　榮康惠肅　陶仲文秉一真人
與典述云書稱真應文子有三字者今乃有四字亦繫前碼兵按元節初以內閣擬二諡以請　御批俱用耳
見顧文淵貝文愍碑誌可據後仲文亦準用元節例等俱追奪

保母夫婦諡

恭靖　王忠錦衣贈都督保聖夫人馮氏夫　　莊靖　蔣廷珪保昌伯衛聖夫人楊氏夫
惠靖　衛聖保母尹氏宣德　　恭靖　保聖保母張氏正統
莊懿　輔聖夫人藺氏天順　　莊靖　佐聖夫人張氏
恭和　輔聖夫人魏氏　　恭慎　夫人韓氏以上成化
敬順　夫人邵氏　　安和　夫人周氏

安順　夫人劉氏　榮善　夫人胡氏
榮和　崇奉夫人巾氏　榮順　夫人孟氏
榮善　夫人項氏　勤敬　夫人姚氏 以上弘治
端勤　恭奉夫人高氏　榮和　保聖夫人孫氏 以上嘉靖

夫人淑人謚

貞順　周憲王夫人施氏歐氏陳氏韓氏張氏李氏
貞節　晉憲王夫人孫氏石氏
貞烈　元太尉平章政事李思齊妻贈淑人鄭氏
安陸侯吳復妻贈淑人楊氏
陝西都指揮使王俶妻贈淑人時氏

夷王謚

恭獻　日本國王源道義　恭愍　高麗國王王顓
恭順　浡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　朝鮮國王李珦
恭定　蘇祿國東王巴都葛叭答剌　朝鮮國王李芳遠
恭靖　朝鮮國權署國事李曔
恭僖　朝鮮國王李懌　恭憲　朝鮮國王李峘
康靖　古麻剌國王幹剌義亦敦　朝鮮國王李娎
康獻　朝鮮國王李旦　莊憲　朝鮮國王李祹
惠莊　朝鮮國王李瑈　襄悼　朝鮮國王李晄
懷簡　朝鮮國世子贈王李暲　榮靖　朝鮮國王李峼

昭敬　朝鮮國王李昖

追賜前朝臣謚

忠烈　漢將軍紀信　宋少保封信國公文天祥
忠毅　唐贊善大夫張拯
忠襄　唐韶州刺史鄧文進
文節　宋樞密使知信州謝枋得
忠壯　宋知邕州事蘇緘
忠愍　宋邕州推官譚必
按熙寧五年已贈蘇緘奉國節度使賜謚忠勇矣今復追謚忠壯事既贊複而字義無大相遠豈未之考耶

按洪武之尚爲異也諸功臣从事及有勞而夭者皆榮公侯之爵而得之謚終　高帝世文臣弗得也武臣即都督弗贈侯伯弗得也至建文而待耕王禕得謚文節矣文臣之謚自禕始也其謚小臣亦自禕始永樂綱嚴矣終　太宗世文臣得謚者僅姚恭靖胡文穆而恭靖之爵則公也文臣之有謚僅文穆一也洪熙厲始大合故臣凡勞於國諡於青宮三品而上易名者十餘人而後文臣之謚廣然　宣　英之代猶斤斤焉持其柄而弗輕予也

胡文穆以內閣得謚文遂爲翰林所擅他曹莫敢與矣其亦有非翰林而謚文者劉文成基王文成守仁馬文簡京何文簡孟春姚文敏夔唐文襄龍周文襄忱葉文莊盛魏文靖驥儲文懿瓘王文莊鴻儒邵文莊寶鄭文安賜儀文簡智楊文恪廉吳文恪訥李文通奎何文肅喬新黃文毅孔昭蕭文耶維禎而王文成以武勳得之尤爲奇偉謚又與劉誠意同劉晉爲弘文館學士丙王文莊曾爲祭酒周文襄曾預庶吉士所謂挨宿者也

翰林不謚文者王毅愍文陳莊靖文哀黎襄宗阜劉忠愍球楊莊敏鼎盛榮簡端明朱恭靖希周內劉重从事袁甫長史遷盛以藥餌召陳王以避名朱以避父諱楊

不知所以謚不避名者金忠襄忠徐忠烈忠於先王尊名之典不盡合也林文修文俊程文恭文德張文忠居正父名文明皆不偏諱故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五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二十三

封贈 附郵典

洪武十六年五月廣東都指揮使狄崇王臻等言妻阮氏等封淑人已歿仍乞封次妻何氏等爲淑人部下廷臣議韓國公李善長及禮部等官議曰妻不可爲嫡夫人故魯莊公妾成風僖公母也稱爲夫人春秋非之襄公庶子制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蓋古者夫人歿貴妾攝其家事不得稱爲夫人若庶子而貴得以推恩其母亦不得稱夫人使並嫡也今崇臻欲任私意廢大禮亂嫡妾之分不可許　上從之遂命禮部及翰林儒臣定嫡妾封贈例頒示中外於是定議凡正妻在日所取側室皆謂之妾正妻歿諸妾不許再立爲妻若以禮聘良家女爲妻許受封贈前妻無子其所生子卽爲嫡長子若正妻在日無子不再娶而諸妾有子者當長男襲父職其子依本品職推恩其母俱從之

十七年五月濟南衛指揮使何誠奏伯父養巳爲嗣所生父母先巳受封乞推封伯父下禮部議許之

二十四年五月詔定文武官員封贈兵部尚書茹瑺等奏曰文武官員封贈舊制一品封贈三代二品三品封贈二代四品至七品封贈一代　上命翰林院考古制學士劉三吾奏宋制與今例同詔從舊制瑺又奏庶子襲武職例止封嫡母所生庶母無封贈復命禮部翰林院考古制三吾奏宋制母以子貴庶母亦依所生子之秩封贈詔從宋制

二十六年定文官封贈之例凡十一其一文官一品至七品止封贈散官職事其應封一代者父與子同妻從夫

貴應封二代者祖降父一級應封三代者曾祖降祖一級父見任者不封巳致仕及亾歿者封之其在任棄職就封者聽其二應封父母者嫡母在生母不得封嫡母亾得並封若所生母未封不得先封其妻其三父母有兩子當封者從其高品婦人因其子受封而夫與子兩有官當封者從其高品父祖原有官既歿而因其子孫封贈者進一階其四應封妻者止封正妻一人如正妻生前未封巳歿繼室當封者正妻亦當追贈其繼室止封一人其五命婦因子孫品級封者並加太字若巳歿及曾祖祖父母在者不加其六凡正從七品陞至正從六

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五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四品
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三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二品封
贈一次陞至正從一品封贈一次其七曾祖父母祖父
母父母曾犯十惡奸盜除名等罪其妻非禮聘正室或
再醮及倡優婢妾並不許申請其八封贈之後但犯贓
私者並追奪其九凡婦因夫貴母因子貴受封不許再
醮違者治之如律其十京官四品以上試職實授須給
誥命敕自　上裁已受誥命者亦須一考滿秩方許封
贈五品以下官試職一年考覈稱職者實授須給誥勅
不稱職者黜降其已授誥勅者亦須一考方許封贈其

十凡在外三年爲一考稱職者頒給誥命再考稱職應
請封贈其有才能卓異出自特恩者不在此例
二十九年令凡義男承襲義父官職又隨義父姓者當封
贈義父母若出姓者不封贈其親父母亦未得封贈若
本官以後自立功陞職者許封贈親父母若代義父總
旗先鋒身歿後自立功得官而尚隨義父姓者封贈義
父母出姓者封贈親父母女壻承襲妻父職事者封贈
妻父母若代妻父總小旗役後自得官者當封贈父母
洪熙元年令方面官到京曾經一考稱職給與本身誥命
九年考滿方與封贈

宣德二年八月御史嚴繼先言近吏部放遣忘病官還鄉
例皆革去冠帶爲民中亦有曾授誥勅封贈父母者既
非得罪革去冠帶無以激勸後進敦厚風化　上謂尚
書蹇義曰以禮去官與見任同以後曾受誥勅以老疾
去者皆令冠帶還鄉
五年令追奪贓官誥勅勅曰朝廷誥勅本用褒勉臣下盡
心職事與奪都要停當凡受誥勅的其未受之先曾犯
贓罪已經赦宥悉皆追奪若受誥勅之後犯贓罪雖經
赦宥亦皆追奪永爲定例
八年翰林院待詔鄒循當授勅命言其父緝先以侍講事

太宗復以中允事　仁宗於春宮歷二十餘年陞左庶
子卒不獲生受誥命臣秩卑於例不應得封贈伏乞矜
賜　上曰　皇祖往征北虜命朕居守北京時緝恆在
左右所言皆正藎良臣也命吏部特與緝及其妻誥命
不爲例
正統七年大學士楊士奇言臣蒙先朝贈臣祖公榮爲少
傅祖母胡氏爲夫人恩至渥也但念父子將實伯祖公
辰伯祖母嚴所出繼公榮後今公辰嗣絕臣恭承其祀
伏見前代人臣多得乞封旁親國朝惟有封贈親生祖
父母之制無及旁親之命今公辰雖於臣稱爲伯祖嚴

氏稱爲伯祖母實臣親祖父母非其餘旁親之比伏望
聖仁不循常例以臣本身及妻今所得誥命移贈伯祖
伯祖母　上命并與之
景泰登極詔始令在京文官及在外方面官一考無贓犯
者照洪熙宣德年例與誥勅
三年冊立　皇太子詔始令署郎中員外主事試中書實
授又與土木死事諸臣誥勅封贈廕子入監不願入監
者聽
特以滿秩陞致仕禮部左侍郎楊翥爲本部尚書賜誥命
封贈其祖父母父母及妻仍舊致仕給俸

天順八年兩宮徽號詔始封兩京文武七品以上官父母
禮部郎中俞欽父廷獻奏臣田野農民先以子貴封主事
今子進秩郎中又例得加封竊念臣父用稹年幾九十
朝不保暮無由沾恩臣獨屢蒙恩典心何敢安乞免加
臣移封臣父　上曰此人子之至情予之冠帶不爲例
成化四年致仕禮部右侍郎倪謙子編修岳考滿例得推
恩吏部持之不行岳上奏自陳尚書李秉等言謙先任
學士曾犯贓罪免罪原授誥勅俱已追奪後雖遇赦致
仕終係犯贓之人例難推封　上曰謙因子推恩其與
之不爲例

七年大理卿王槩爲按察使時以陞異得賜誥命後歷副
都御史大理卿以品秩相同不得請給上疏乞恩詔特
許之舊制大臣無有兩給三品誥命者有之自槩始
二十一年副都御史屠滽歷三品俸二年餘四月陞右都
御史又歷二品俸八月疏乞以今所歷足前所歷共計
三年請給三品誥命以封父母許之
二十三年上　皇太后尊號詔兩京文武官七品至四品
先封父母三品以上與誥命
令凡武職子任在京文職照依文官事例父職高於子者
依原職進一階職卑者從子官封

弘治元年吏部尚書王恕言子於繼母禮有三年之服繼
母或一人二人三人遇大故子皆依例守制遇恩典似
不可止及一人今寺丞文林請給二繼母誥命揆諸天
理民彝似全給與以後或有二三繼母亦照此例一體
請給　上曰諸司職掌原無封繼母之文後許封一人
已是加厚文林勅命只照見行事例與之
恕又言主事唐錦舟父唐仁先任給事中故母繼母俱已
封孺人今本官乞封見在繼母例止封一繼母乃前繼
係伊父所封今封其見在繼母亦是止封一繼母非封
二繼母也若不封繼母而封其妻爲子者寧能自安今

後應封繼母者止封見在一人若前繼母曾因父受封
後繼母見在亦照此例　上從之
撫治鄖陽副都御史鄭時請給誥命吏部言時先撫陝西
今撫鄖陽前後雖三年餘然中間嘗調參政命特與之
十一年清寧宮災詔兩京文官歷任未及一考者與誥勅
其誥勅准給未領因事降調非貪淫酷刑者仍給與
十八年上兩宮尊號詔兩京七品以上文官未及一考與
誥勅父母已封者服色許與子同
嘉靖元年御史劉寓生行人司正趙漏已陞僉事遇恩例
以親老未封上疏陳乞吏部覆請命各給曆任勅命不

為例
令各官死於忠諫已經追贈廕敘者其父母妻室不限存
歿俱授封贈給與誥勅
九年大報禮成詔兩京文官未及一考無過者給與誥勅
十三年副都御史張衍慶父繼為湖廣參政致仕將大慶
覃恩而衍慶父子俱三品不得推封衍慶以請吏部言
父祖有官與子孫同品者皆不得封贈考之會典職掌
皆無此文夫朝廷設官雖同品而名實異若如前例是
以父祖自致之階反限子孫推錫之典臣等議欲改定
凡京官應給誥勅父祖係外官雖與子孫同品得封贈

如子孫官父祖係武職者亦如之父祖任京官與子孫
同品者各以官敘崇卑衙門大小差次定封若父祖原
任京官而子孫以外官當封贈及父祖子孫皆係京官
品同官同者俱照例行請著為令然恐新命一下人多
陳乞仍宜斷自今年八月以後前已本部者不得奏擾
上曰誥封重典已有舊例俯等既謂當改者為令乃欲
以今八月為始前此不得請偏私顯然況恩典出自朝
廷又輒定為例何任意若是堂官姑宥該司以實對郎
中王愼中等引罪　上諭愼中外任餘奪俸議格不行
十六年行人御醫鳴贊等官吳嘉會等並以恩例給本身

勅命奏乞移封其親吏部覆移封之例凡二一京官考
滿應得本身誥命願移封親者奏請定奪既曰誥命則
六品以下不與也一京官封贈其父或父罰革為民不
當受恩者亦許奏請然自八品以下止封本身者不與
也今嘉會等陳乞於例不合不可許得旨報罷
三十九年六月大學士李本言臣祖懋出為伯父公瓊後
臣最考一品三年滿得贈曾祖其祖懋本生父母未得
蒙恩茲臣一品六年考滿乞如先朝楊士奇例以臣及
妻應得誥命移贈臣本生曾祖父母　上命悉與之不
必移贈盖特典云

四十四年六月吏部尚書郭朴言封贈之典朝廷所以示激勸今外官方面以下限以三萬但南北畿輔地近而御史差多各省止有撫按間有遼鹽御史其遐遠者必二三年而後代若拘限例似非均平之道請自今中差御史并總督題薦仍限三次之上係撫按薦舉者勿拘次數查訪治行僉同即與題請朕踈遠共沾恩澤從之

隆慶二年五月錦衣衛經歷牛應龍等以其父前考察為民請比例移封吏部言條例所開除名等罪不係貪酷得奏請移封者所以廣錫類之仁若贓汙等罪即遇赦宥仍行追奪者所以嚴贓吏之禁夫已授封者尚得追

奪況未授封者乎自今內外官員有應封贈而其父以貪酷為民者本部皆附奏請許以原職冠帶閒住其後雖有封典不得槩及[illegible]濫冒[illegible]得旨貪酷為民者無論[illegible]察例革皆不[illegible]為民者非遇大慶覃

[illegible]不許

附郵典

洪武十七年閏十月宋城侯薛顯母卒工部請以棺給之
上曰賜乃朝廷之恩豈可請耶自今公侯夫人賜棺非
奉特旨不許奏請

洪熙元年四月有旨故東宮官鄒濟徐善述王汝玉皆贈官賜謚令建祠於墓四時賜祭楊士奇進曰禮貴得中朝廷惟宗廟以四時享雖社稷孔子亦皆春秋二祀濟等雖有勞祀之乃與宗廟等可乎　上曰吾過矣遽召禮部改春秋祭

八月禮部侍郎鄒師顏卒尚書呂震言其家貧不能歸喪

上曰朕聞其為人清慎其卒可惜遂命給官舟載歸因謂左右臣曰為官而貧可嘉今豈獨師顏但朕未悉知耳自今凡終於位皆傚此例

宣德元年七月兵部尚書張本以故官妻子優給事聞
上曰武臣生勤王事沒無資產所遺妻子寡弱與獨無子者非得優給豈能自存今後若此者審得是實即須奏給更勿遲疑

六年　上聞少詹事王英母卒問尚書胡濙曰英母亦應得賜祭及營葬否濙對曰舊制官三品四品父母喪曾受封贈者官為營葬今英官四品其母曾受五品封

上曰儒臣吾所優禮者況非此母無此子其遣官賜祭
仍命有司治塋勿爲例
正統十二年贈故禮部右侍郎馬愉禮部尚書兼翰林院
學士舊制贈官無贈兩官者自愉始
天順二年十月序班袁應驟以故父尚寶少卿忠徽所纂
相書來進且言忠徽柢事　太宗靖難乞賜贈官塋祭
上曰忠徽無他能第以區區相術受知　太宗得累官
職其爲榮幸亦云至矣所請不允
成化七年九月莅視南京侍郎黃琛言故學士承旨宋濂
爲開國文臣第一既老被累謫死於蜀非其罪也蜀獻

王巳爲塋之華陽縣東臣惟聖朝凡羣臣之有才行勳
業後皆賜以贈謚在前代者亦爲之建葺祠墓復其子
孫此最盛德事臣敢爲濂請　上下其章於禮部
八年八月序班魏完奏先臣吏部尚書驥以正月卒臨終
語臣毋曰我郎死朝廷賜葬必須辭免又手書遣臣死
後愼勿以葬事累鄉里今　皇上念先朝老臣特加優
卹而臣於先臣遺命不忍棄違故敢昧死以請章下禮
部言辭葬固魏驥之誠心賜葬乃朝廷之盛典惟　上
裁處　上曰朝廷卹典爲盡忠者勸今驥臨終遺言猶
恐勞民可謂純臣覽之良用惻然重違其志特從之

九月以少詹事柯潛父死特賜塋故事四品官父母死有
祭無塋此蓋特典也
三品四品官妻舊無祭弘治八年五月兵部侍郎李介妻
孺人林氏卒其子昆陳請大理卿王霽妻恭人曹氏卒
其子表具疏請俱特與之
正德九年九月禮部尚書劉春等奏定祭塋禮議定格從
之時勢要故舊有以厚利力請者故奏定格以便持守
十六年十一月典府故左長史張景明子元懇乞父卹典
命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蔭懇光祿
署丞

嘉靖登極詔正德十四年文武官員人等因諫南巡廷門
責打降級改除爲民充軍者該部具奏起取復職尚量
陞用杖死者追贈諭祭仍蔭子入監讀書充軍故絕者
一體追贈諭祭優養親屬
九年故副都御史張文錦父段以其子守安慶功及死亂
軍冤狀乞祭塋贈蔭下禮部議言文錦前在安慶捍禦
逆濠以成江西之捷其巡撫大同雖稍失策身罹慘禍
情實可憫宜量給卹典以爲任事者勸　上曰文錦行
事乖迕致生禍孽激變之罪雖死莫贖不當復濫予恩
典自今事有類此者爾等宜嚴實參奏不得徇情題覆

二十三年禮科周案等言國家優卹臣工祭葬贈謚蔭請
令甲令陳乞紛紜請下禮部通查會典條格及前後事
例著爲畫一之法疏下禮部議祭葬之賜本以優寵臣
工然計品論資以爲隆殺則辨貴之義存而賤者勸程
功課實以爲予奪則辨勞之義存而怠者奮祭葬有兼
有半則辨賢之義存而不肖者懲雜途不得以于恩父
母不得以追附則辨能辨位之義存而覬覦者息規制
甚備但歲久因循子孫徒以徼惠於君父爲孝而不知
分限之不可越有司徒以推廣德意爲務而不知恩禮
之不可濫臣等參稽會典議擬條格上請惟聖明裁定

一二品官妻曾受封者止祭一壇不得與夫之父母比
一三品四品父母止受五品以下封者不賜祭其稱特
恩非日侍講讀親履行陣及春宮官親奉出閣開陳有
勞者不得槩與一切雜途皆報罷一尚書都御史已加
三少而輩去者止與本等祭二壇加陞日淺政績未著
者臨時奏請定奪被劾閑住者不許一四品以上父母
曾受本等封者各許祭並無封贈者不許一三品文官
妻未封夫人者不賜祭一被劾致仕者聽本部論其平
生功過酌議可否請自　上裁未滿考者不分在任致
仕俱祭一壇葬減半聽調別用及閑住并閑住訪復者
俱不許得旨被劾致仕者仍如弘治中例准給祭葬以
稱朝廷優禮大臣之意餘皆如議
二十五年大學士嚴嵩言祖塋被水衝嚙乞容男世蕃給
假遷葬　上許之仍命禮部議卹典議上得旨以嵩輔政
勤勞伊祖冥令工部差官營葬賜祭二壇不爲例
二十九年給事中任有齡言大臣卹典爲貴不貲今請乞
太多不無濫典宜令所司詳核禮部亦以爲然因請自
今定議凡大臣議典或例雖應得而行業無聞勳勞未
著者以次第降其罪過昭彰者皆不復給庶於卹死之
中寓勸生之道又諸皇親指揮以下或妃嬪父母或其

兄弟祭葬槩給似失等差亦定分別裁定以重恩典
上曰文武官卹典如議皇親自宜從厚且生不與爵祿
所省爲多死後又議殺之不可其仍舊行
三十六年應天府丞朱隆禧以方術幸加禮部侍郎致仕
卒請卹典禮臣執弗與　上曰隆禧於朕有調護之功
其所進藥方及香柟諸物至今在御宜特予之不爲例
四十年故南兵部尚書湛若水曾孫壽魯乞其祖贈官吏
部言若水學行醇正士望所歸宜允其請　上怒曰若
水僞學亂正爲禮部參劾此奏乃爲浮詞誇譽其對狀
尚書歐陽必進等引罪　上責其徇情沽譽詔奪必進

少保供職右侍郎張永明停俸二月餘封司郎中各降俸
有差惟左侍郎嚴訥以在直不問
四十四年順天生員羅汝忠奏父鑾歷任少傅太學士耽
年獲罪二十餘年骸骨暫厝臣先乞恩准復原官奏願
矜賜卹典如楊一清唐龍例禮部言鑾秉職克慎居鄉
不驕且講筵邇邊直贊勳勞年久賜塟祭二壇諡文懿
隆慶元年吏部議卹先朝言事諸臣以光祿少卿馬從謙
及戶部員外申良給事中殷述常泰濟紀周鈇名上
上怒不許部復引例奏亦報罷並從謙以勸中官杜泰
得死而部臣首議卹錄故中官挾之於是給事中王治

御史龐尚鵬各上疏援部議力爭　上以從謙所犯比
子罵父律終不允惟申良以下四人得追贈云
詔追贈故新建伯王守仁爲侯諡文成祭七壇太保右都
督周尚文爲太傅諡武襄少傅大學士蔣冕爲少師諡
文定少保吏部尚書喬宇爲少傅諡莊簡各祭九壇禮
部尚書汪俊爲太子少保諡文莊祭二壇太子少保戶
部尚書王杲爲太子太保祭四壇刑部尚書喻茂堅爲
太子太保祭二壇各命有司治塟少詹事黃佐爲禮部
侍郎僉都御史朱方爲副都御史祭一壇南禮部侍郎
呂柟爲尚書諡文簡太子太保太學士石珤爲少保改

諡文介追奪尚書顧可學徐可成侍郎朱隆禧郭文英
贈諡誥命及仆其諭祭等碑奪侍郎張電誥命先是給
事中辛自修御史王好問等各言冕等勳業聞望雖有
不同然立朝大節皆無可議當酌賜卹典構爲耆儒宿
學而諡號未定疏以名德碩輔而諡文隱當爲改稱可
成黃冠猥流文英匠作鄙夫士論不齒而可學以方術
隆禧以藥物並冒恩寵尤得罪名教電以儒士習書遂
叨卿貳悉當追論禮部議覆從之自修又請追奪原任
工部尚書甘爲霖祭塟部言爲霖品雖庸劣然與異端
雜流不同宜優容勿論報可

賜故少師楊廷和尚書聶豹采材祭四壇侍郎曾銑楊守
謙商大節副都御史孫繼魯祭一壇各命有司治塟祭
酒鄒守益祭一壇俱賜諡尚書劉訒翟鵬各祭二壇侍
郎江曉程文德張漢各祭一壇造塟如例
南京給事中岑用賓言故尚書林俊吳廷舉侍郎唐胄皆
先朝名臣大節素著而卹典未備詞使汪一中失機殞
身原與伏節死義者不侔而恤錄太厚御史陳省言都
御史鄭端明以方藥干寵吏部主事史際以建醮加秩
皆名教所不齒請賜追奪詔賜俊祭九壇廷舉祭二壇
有司治塟賜諡胄祭一壇給半塟罷一中專祀其子廕

錦衣百戶者改註原籍衛所追奉贓明贈諡誥命勅賜
閒住
給事中張鹵請加故都御史何■諡及給事中張漢卿鄭
一鵬官因言先朝建言得罪及應得郵典諸臣事久將
移捷履未遍宜趣撫按及提學官采訪奏聞其諸陳乞
者一切報罷禮部覆言諸臣中固有進退光明始終一
致者亦有因人成事見斥及退居之後肆情妄作眊飾
不愆其人品雖以棄論設不爲區別則朝廷勵世之典
遂爲臣下市恩之私其何以勸天下後世請申飭所司
從公體訪分別等第各指陳實跡毋狥私情郎有濫舉

者參奏如法　上是之
復故郎與知府黃綰原職贈太常少卿綰爲主事嘗諫
武宗南巡廷號五日嘉靖初以建言逮獄瘐死至是以
遺詔郵錄
給故總督侍郎曾銑家沒官田地十頃從都御史龐尚鵬
請也
三年給事中王之垣請定議文武官郵典如宗藩條例體
式頒示中外以省瀆擾禮部請如之垣言參酌前後故
事列爲條例以俟聖裁從之
詔禮部更定郵典條例一文武官係塋有無陞殺之等悉

遵會典其特恩如侍從必日侍講讀軍功必留履行卓
表官必親奉出閣閒陳有勞者悉遵嘉靖中題允事
例其祭塋大約於本等品級內量加一等無祭者給與
祭一壇無塋者給與半塋半塋者給與全塋如講讀官
則五品本身有祭四品本身父母得擬祭塋三品得及
其妻軍功則四品本身得擬祭塋三品未滿得及其父
母加恩成例各有等差不得超越資次妄生希覬其或
有講讀年久軍旅功多恩郵特宜從厚者禮部臨時議
請其餘不許一槩援引陳乞一一品官父母妻加祭有
父母加二壇者有妻加一壇者有妻止於一壇遇有陳

乞禮部酌議以關不得預擬一會典所定二品祭數本
身二壇加有三少或兼大學士贈一品者至四壇父母
與妻俱一壇師年所議則例如致仕加三少者加祭一
壇加太子太保者加祭三壇原加三少而積奉旨革去
者止與本等祭二壇其被劾閒住者祭俱無妻未封夫
人者不准與祭加陞者日淺政績未著者禮部臨時覈
實奏請量減一三品官祭塋不分在任致仕俱祭一壇
兼學士贈尚書者祭一壇未及考滿病故者祭一壇減
半造塋悉如舊例一四品已經考滿者父母雖止受五
品封亦與祭一壇其未經考滿者不得越例陳乞一品

官父母未蒙封贈者於制本不當需祭不許越例冒請
若品官妻非係封贈夫人者原無祭典不准並祭二品
三品共歷三年以上者雖未考三品滿本身與父母俱
准與三品祭葬三品四品共歷三年以上者雖未考四
品滿本身准照三品未考滿例祭一壇半葬父母准祭
一壇其未及三年以上者不得妄行陳請一內外官不
拘品級凡已受外封及後授京職考滿宜封而例不得
重封者悉照品級給與應得祭葬如不因考滿而蒙恩
詔受封者非係講讀軍功仍不准給一二品以上者雖
經論劾中間或有心行無擬優禮致仕者悉照弘治年
間例給與身後恩典如有罪遺踰彰公論共棄者不拘
見任及致仕等項俱不得槩給其被劾閒住遇蒙覃恩
槩復致仕者祭葬仍不准給不許混求一被劾聽調功
過未明舉措未定者使人品原無可議所有應得祭葬
准與全給或功有可錄過有可原者以全給擬作半給
半給擬作有祭無葬至於罪過昭彰公論共棄者照閒
住事例不准給一因事革職而後賜復原職給以應得
恩典如嘉靖二十七年例其單恩槩復者不得援以爲
例今後自三品以上凡遇此項悉照所復品級題給祭
葬若後復職銜及優於原職者仍照原職施行其被劾

聽勘未明身故者照閒住例俱不准給一勳臣祭葬除
皇親外其爲事革職者如正德嘉靖間題給賜祭則例
今後公侯伯在內掌府事坐營在外總兵征討積有勳
勞兩加太子太保以上者照會典公侯祭十六壇伯祭
十五壇掌府事坐營歷有勤勞者與祭七壇積有年勞
者與祭五壇雖掌府事坐營而政績未著者與祭四壇
管事被劾勘明閒住者祭二壇被劾未經勘實者祭一
壇勘實而罪重者并本爵應得祭葬一槩盡削又正統
間公侯伯本祭俱三壇嘉靖間仍祭二壇今後照嘉靖
間事例及復會典之舊一武臣祭葬舊例都督同知僉
事起用未久病故者與祭二壇錦衣衛都指揮使身故
贈都督同知者亦祭三壇署都督同知僉事止祭一壇
今後推類一體遵行一死事官如抗節不屈身夙綱常
者犯顏諫諍身死國事者執鋭先登身殞戰陣者危城
固守身死封疆者仍照例立祠此外或有城池失守而
身殞於奔命戰陣敗衄而軀斃於倒戈者止爲酌量重
輕賜之葬祭或加贈廕不得一槩立祠
四年故大學士夏言孫朝鶴奏先臣之冤幸雪而復官止
於吏部尚書乞推廣恩數以榮泉壤部議復原官賜祭
葬諡

賜原任戶部尚書高耀父顯宗祭葬如例從其請也是特
耀已被論擺職在本身例亦不給祭葬乃其父猶得冒
昧請給公議稱濫云
給事中劉伯燮言故總督曾銑胡宗憲皆立功之臣竟以
罪死臣甚惜之銑規復河套任事過勇而設謀疎宗憲
依附權勢靡費軍餉殺戮過慘不能無罪然卒以計擒
首惡海波遂寧功罪亦相准銑旣賜䘏而宗憲未獲昭
雪何以爲邊臣勸宜稍加䘏錄命復宗憲原職祭二壇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二十四

錄死事

庚子五月陳友諒攻陷太平守將院判花雲知府許瑗皆
死之詳䦨雲妻郜氏生子煒方三歲雲被縛郜遂赴水
死侍兒孫氏收郜屍瘞之抱兒逃爲漢軍虜至九江軍
中惡小兒啼孫氏恐兒被害以簪珥屬漁家鞠之漢敗
孫氏脫身至漁家復竊兒去夜宿陶穴中天曙登舟渡
江遇潰軍奪舟捽孫氏及孤兒投之江偶江中有
斷木附之入蘆渚中有蓮實取以啗兒凡七日不死忽
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偕行達
上所孫氏抱兒泣拜　上亦泣寘兒膝上曰此將種也
命賜雷老衣忽不見衆以爲神云煒旣長命爲水軍衛
指揮僉事
壬寅三月平章祝宗陷洪都府都事萬思誠知府葉琛皆
死於難後贈琛南陽郡侯同思誠祀享洪都功臣廟
吳元年三月命建忠臣祠於鄱陽湖之康郎山時中書省
臣以鄱陽湖死事之臣樞密院同知丁普郎院判張志

雄左副指揮使韓成親軍元帥朱貴陳兆先右副元帥
僉旭昌文貴王勝李信陳弼劉義徐公義同知元帥李
志高元帥副使王晙住千戶姜潤石明王德朱鼎王清
常德勝王居顯丁宇王仁汪澤王理陳冲裴榦王喜仙
袁華史德勝鎮撫常惟德曾信逯德山都尉鄭興羅世
榮等三十五人列序封爵有差命有司歲時祭之
建忠臣祠於南昌府以平章趙德勝樞密院判李繼先右
副指揮使劉齊統軍元帥許圭右副元帥朱潛元帥劉
使牛海龍千戶張子明張德山百戶徐明總管夏茂成
都事萬思誠知府葉琛臨江同知趙天麟等凡十四人
設像以祭之

洪武元年七月南海賊馮鶴等作亂邑人爾敬倡義擊賊
死之　上以敬生未役官而能仗義討賊歿於王事特
贈敦武校尉兵馬司副指揮表其廟曰忠義立祠祀之
九月　上痛念起兵以來諸將死事者多追封胡大海越
國公趙德勝梁國公張德勝蔡國公耿再成高陽郡公
俞廷玉河間郡公桑世傑永義侯花雲東丘郡侯又封
張子明爲忠節侯
十二月命築壇於雞鳴山致祭功臣胡大海等以文臣死
事參軍李夢庚郎中王愷都事孫炎等祔祭

三年五月論陣亡物故元帥都尉指揮等官無子孫承襲
者給祿米養其父母妻子
十一月　上思天下大定戰沒諸將不得膺爵賞乃設壇
親祭之且撫其兄弟子孫俾食其祿又設壇祭陣亡軍
士優養其父母妻子
十二月王保保襲蘭州鞏昌守將于光死之詳關遣官諭
祭配享功臣廟
四年三月詔大小武臣亡歿者准世襲
六月蜀平章丁世眞寇文州指揮僉事朱顯忠死之詳關
五年六月宣寧侯曹良臣指揮周顯常榮張耀追虜至土

剌河俱戰死
七月指揮韋存道遇虜於斷頭山戰死
六年十二月翰林待詔王褘遇害於雲南詳出使
八年湖廣行省參政吳雲使雲南被殺詳出使
九年四月詔增亡歿功臣趙德勝等七人封號
六月召岐寧衛經歷熊鼎還京師行次中途西戎朶兒只
班要劫死之鼎臨川人陳友諒破江西徵之仕不從王
師駐南昌召爲中書博士編集經史事類并起居注凡
郊祀禮樂官制法律及賜外夷　詔鼎皆與議歷陞山
東按察副使陞而爲晉王傅以不能齊元四大王出没

諭嘆寧知西戎狙詐密疏諭其雖降且叛之狀遣中使
趙成召還行次西涼打班驛只把判曾幺哥擁衆還切
責以大義遂及趙成與知事杜實俱被害　上悼惜之
立祠致祭塋之黄羊川
十年十一月都督濮眞征高麗被執不屈死之
十二月諭都督府訪死事者子孫錄用之督府舉五百十
一人以聞授指揮千百戸有差　上恐其年少不更事
令於在京直隸衛所署事以試之
十七年五月諭兵部移文有司凡征南將士有死者悉收
其遺骸具棺塋之

二十年都督濮英殿大軍還道爲虜所執自剖腹而死
二十二年五月僉都御史黄政從征雲南還次普安遇寇
與其子琬皆死之
二十五年五月寧夏衛副千戸何忠以鉄伍削官詣闕自
陳　上問曰爾非萬戸何勝孫乎忠對曰是也　上諭
兵部曰忠之祖勝昔爲萬戸克滁和二州與有功及渡
江父震亦從征有功後父子俱死行陣今忠雖坐律僉
其祖父宜報之於是宥忠罪陞指揮僉事子孫世襲
永樂六年十二月征夷將軍沐晟征交阯遇賊於生厥江
敗績都督呂毅尚書劉儁叅政劉昱死之

七年遣給事中郭驥齎敕諭本雅失里欲殺驥不屈死之
十八年五月交阯叅政侯保馮貴禦賊黎利死之保贊皇
人由國子生知廣城縣有善政初設交阯郡縣擇人撫
治陞交州知府遷叅政時黎利剽掠郡縣保率民兵築
堡於要害禦之賊來攻保與戰不勝而死貴武陵人舉
進士爲給事中陞交阯叅政能撫輯流民歸附者衆有
土兵二萬餘人皆勁勇習戰每出陣有功後中官馬騏
等疾之盡奪其土兵及黎利反貴剿捕獨以羸卒數百
遇賊兵衆强貴力戰死
二十二年九月昌江衛指揮同知伍雲與黎利戰於乂安

府茶龍州死之命禮部加賻賵
交阯都指揮陳忠與黎利戰淸化死之
洪熙元年二月　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往年劉儁從征
交阯陷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於夫尚
有旌典况大臣捐軀爲國可無褒恤其贈儁太子少傅
謚節愍又歎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
惟守義若身爲大臣惟阿順取容爲祿位計國亦何賴
宣德元年三月交阯乂安知府琴彭守茶龍州叛寇攻城
晝夜備禦糧盡援絶不屈而死詔贈左布政使遣官賜
祭仍勅厚恤其家遣人護送其子一人來京官之

十一月交趾平州知州何忠黎賊侵國鎮城藩鎮以忠有
膽略使懐奏潛請王師忠夜步走出城二百餘里被賊
伏兵所執諸賊酋喜曰何知州聞名久矣共聚酒酌忠
曰能從我同享富貴之樂忠大怒唾地罵曰賊狗奴吾
天朝臣豈食汝犬彘之食者杯擲賊面流血盈頰遂遇
害部贈官復其家
二年九月黎利寇陷諒江府知府劉子輔死之子輔廬陵
人以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諒江時寇勢熾甚他郡縣
皆已陷子輔與守將倡兵民效死守數月寇增衆攻城
食且盡而人心益固既又踰月寇攻益力遂破城城中

兵民皆盡力鬭死無一降者子輔知事不支曰吾奉命
守郡郡亡與亡義不可汚賊手遂自經死一子一妾皆
先子輔死 上聞贈叅政賜祭復其家
三年五月錄交趾死事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劉順徐驥
周安千戶蔡顒桂勝內官馮智各贈官世襲
四年八月贈叅贊交趾軍事兵部尚書陳洽榮祿大夫少
保謚節愍洽武進人洪武中爲給事中改吏部郎中永
樂初陞侍郎改大理卿命將征交趾洽叅贊軍事兼總
兵餉還朝陞兵部尚書洪熙間代黃福叅贊軍事黎賊
反洽同總兵王通率兵分道擊賊洽被執不屈死之事

聞 上惻然曰大臣以身殉國可謂忠矣賜贈謚遣官
即其家祭之官其子樞爲刑科給事中
正統二年九月遣官諭祭莊浪陣亡官軍莊浪之捷輩大
姓賊衆而洮州等衛官軍被傷至死者亦多 上聞之
旣優恤其家而猶悼念之不置故有是命
十三年七月處州葉守畱等反都督陳部戰敗死之
十一月副總兵陳榮討葉宗畱戰歿
閩寇鄧茂七寇泉州知府熊尚初逆戰被執不屈死之
十四年正月鄧茂七寇建寧掌府事叅政張瑛戰死初瑛
知建寧多善政進叅政至是賊寇拔瑛率兵拒戰死之

總兵徐恭討葉宗畱敗績三司官沈璘耿定王晟皆歿
七月車駕親征北狩成國公朱勇尚書鄺埜等死之詳後牌
景泰元年二月贈前侍講劉球爲學士謚忠愍球以言事
忤王振下獄振使錦衣指揮馬順即獄中殺之二子長
鉞次釪皆好學通春秋痛父死非命杜門家居養母絕
意仕進及王振馬順死球被褒贈時巡撫楊寧召二子
慰勉之曰先公忠義顯白子可以出而仕矣乃出應舉
釪即舉是秋鄉試第一尋與兄鉞先後登進士鉞仕至
叅政釪選庶吉士改御史陞浙江提學副使雲南按察
使嗣世子孫科第相仍人謂天固所以報忠愍云

布衣成器餘姚人國劉忠愍死獄御邑中龍泉山頂爲
文祭之祭畢以餕頒諸同志其文歷述古今權奸之禍
凡三千餘言人謂之祭忠文今其地爲祭忠壇
天順元年二月贈御史鍾同大理寺丞同在景泰間請復
儲杖死　上謂同忠誠節義可貫金石予贈官復官其
子啓爲知縣啟上疏請同遺骸得出圖土歸塟時同歿
已久矣血漬髣髴洗出倍鮮好後謚恭愍
贈少監阮浪爲御用太監浪侍　上南宮被指揮盧忠構
陷受禍最慘　上命儒臣撰文立碑紀之
五年七月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擊反賊曹欽被殺

贈瑾涼國公謚忠壯深贈少保謚莊愍
成化元年七月贈廣東副使毛吉知縣王麒畢丞泰瑄等
官先是兩廣流賊萬數劫掠郡縣吉與麒瑄隨軍殺賊
奮不顧身皆死之事聞贈官賜誥以褒其忠吉餘姚人
死年四十四初吉出軍時給以官銀千兩克備委官余
文司之巳費十之三矣文偶吉死無以歸以所餘銀寄
授其僕爲喪具是夜僕之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
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走告同官僉
憲胡榮先至瞪目視胡曰非也須之夏至乃起揖而言
曰吉受國恩不幸死於賊固無餘憾但余文所遺官銀
已付我家雖官府無稽考我負汚辱於地下矣願亟以
還官毋汙我言畢忽仆地少頃婦甦
二年二月遣行人祭故少保于謙復其子冕爲府軍前衛
副千戶
三年七月虜寇榆林參將湯孔勛力戰死之
九月虜破開城縣知縣子達敎死之
四年四月固原土達滿四聚衆反指揮申澄死之
七月都指揮費良討滿四敗於陣
十月伏羌伯毛玉攻滿四力戰死
弘治元年加贈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建

祠墓所命有司春秋致祭時給事中孫需等言謙功在
社稷宜賜贈謚廟祀遂有是典
賜順天府丞周璽祭璽以都給事論劾逆瑾及黨惡錦衣
指揮楊玉遂爲誣害杖死　上特旌其忠復其子襄陳
乞恩卹命爲國子生
六年三月故廣西參議馬鉉征古田猺獞爲賊所殺其子
敎才上疏乞贈父官并量加錄用　上曰國家於死事
之臣必加褒恤其遇敵禦寇死於鋒刃者尤可憫悼馬
鉉可特贈右參政賜以誥命遣官諭祭仍令其子爲國
子生以爲後勸

七年三月給事中林霄成化中奉詔使暹羅歿於其國至
是其子菲援例乞讀書國子監以自効　上曰以死勤
事古人所恤林霄奉使歿於萬里外情亦可憫其子菲
奏欲送監讀書非尋常濫乞恩澤者比特允之
十五年七月廣東左參議劉信以討黎賊死於陣事聞命
加贈嘉議大夫賜誥命遣官諭祭仍錄其子景宗爲國
子監生并給驛歸其喪於四川南溪縣
正德六年八月反賊劉六劉七等攻破棗强縣知縣段豸
死之　時上蔡知縣霍恩西平知縣王佐皆城破被執
不屈支解死咸贈官賜廕

十二月逆盜劉惠等攻破遂平舞陽葉縣殺死蔚知縣妻
馮氏及知縣唐天恩并父唐正凡六人
逆盜趙燧等攻破務州殺都司詹濟同知郁采御史任遂
七年閏五月江西副使周憲引兵攻華林賊他兵觀望不
進憲攻自北門二戰射殺巾賊少却憲與其子先登遇
之賊滾石下如雨軍潰憲被執頭中刀血流滿面左髀
中鎗不能行罵賊不絕口賊恚支解之以狥其子幹赴
救身中鎗猶力戰竟墮崖死敗兵舁屍以還事聞贈官
謚忠愍仍廕其子孝熟
流賊攻河南總兵馮禎戰歿

九年九月編修王思上疏佞倖蠱惑上心諸不法事忤旨
杖闕下謫嶺南驛丞尋以重傷死
十年四月兀良哈寇馬蘭谷叅將陳乾戰死
十一年九月土魯番犯肅州遊擊將軍芮寧禦之敗歿
十四年四月兵部員外陸震行人司副余廷瓉主事劉校
何遵評事林公黼照磨劉玨行人孟陽李紹賢劉平甫
李翰臣詹軾黃國用以諫南巡廷杖死　世廟登極詔
各官追贈諭祭廕子 詳冤辛
十六年四月賜司禮太監王岳范亨贈各廕弟姪一人錦
衣百戶世襲正德初劉瑾等八黨亂政岳亨與大學士

劉健等謀誅之語泄瑾等矯命杖岳亨於內門遣發南
京尋命人追殺之至是惡黨敗　上念岳亨以忠死故
有是命
六月贈前巡撫江西副都御史孫燧禮部尚書謚忠烈江
西副使許逵副都御史謚忠節建旌忠祠於南昌命有
司春秋致祭各依例贈官祭葬廕一子錦衣百戶世襲
復故金吾都指揮僉事張英官贈都指揮使賜祭仍優恤
其家英以諫南巡廷杖幾死謫戍烏撒衛歿於戍所兵
部奏部議恤從之
九月賜大理少卿周東祭一壇仍命有司給米二十石優

其家先是東奉命往郊西清查地土值寘鐇叛被害至
是其妻馬氏奏乞比照死節例給䘏典部覆東邂逅遇
害非死節比止宜賜祭從之
十月贈進士陸紳為大理評事紳太倉人正德初番朝有
無名奏稿遺御道語觸逆瑾內傳罰朝官跪下詔獄紳
遂死獄中至是其子之箕乞䘏典故有是命
十一月邛州盜起流劫蒲江縣界主簿脊敏率兵格捕為
賊所敗父子三人死焉巡按蘇恩以聞贈知縣錄其子
十二月贈保安衛千戶周麒為指揮僉事賜其母妻米十
石仍給優養俸先是逆彬侍　武廟禁中奕棋不遜麒

叱彬名責其無禮彬銜之竟陷麒榜掠至死至是御史
楊百之奏乞䘏錄　上憫其忠義故有是命
賜御史馮顯主事劉天麒諭祭二臣正德中俱為逆瑾誣
害顯自經死天麒貶貴州驛丞死
嘉靖元年五月錄開國功臣韓成嫡長孫鳳祥為冠帶舍
人月給米一石
贈工部主事何遵尚寶司卿詹子伊守國子生陸以黃鑾
諫止南巡被罪杖疏救之誅佞江彬彬怒下遵獄榜掠
瀕死復罰跪廷杖逾二日竟死
四年贈冀北道僉事田美光祿少卿初提督侍郎胡瓚令

美往渾源應州等處預備芻糧遇虜被害巡按王官以
聞部贈官賜祭命所司護其喪及妻子以歸
贈主事王冕光祿少卿時妖賊突入山海關執冕母冕挺
身罵賊而死部贈官予祭
六年贈瑞州知府宋以方為光祿卿廕一子國子生以方
黔陽人守瑞州時知宸濠有反狀陰繕城塹集民兵以
備之濠使至不為禮所徵索皆不應濠中以他事逮繫
南昌獄明日濠反械以方罵濠不屈赴水死至是以巡
撫陳洪謨請加贈錄後以其孫一范請祔享旌忠祠
八年贈安仁縣醫學訓科倪瀏為德興縣丞命有司歲時

致祭仍以其子生為醫學訓科初正德間桃源賊寇安
仁瀏挽弓捍敵連發七矢中七賊敗去復擁衆來攻瀏
身被九鎗賊退隨死有司以狀聞故有是命
十二年八月贈崇明知縣唐一岑為光祿丞立祠祀之廕
其子為國子生初崇明新城成一岑決計徙居而本所
守城千戶高才翟欽者阻之未幾倭寇突入舊城一岑
遂為亂軍所害士人至今以各官軍為恨云
十八年贈御史蔣欽為光祿少卿賜祭塋欽常熟人正德
中劾劉瑾專權亂政瑾下獄訊之抗辯不屈栲死
二十一年賜總兵劉世忠贈謚立祠初世忠禦虜力戰諸

將莫援虜集精兵三千圍之世忠裹創步戰虜亦著會
金矢火藥俱盡虜畢力攻中二矢死詳北虜
二十二年賜都督姜漢祠名憫忠漢正德中鎮守寧夏寘
鐇之變罵賊不屈而死從撫臣請建祠春秋祭享
詔建二忠祠於山西祀指揮同知周于丁璋以禦虜死也
詔以磁州學生員王邦直子爲磁州所千戶邦直力舉千
斤詔求才武士擬援薦之虜寇鵝鴿關總兵以師少不
敢出邦直大呼入陣虜皆辟易見其無繼聚而圍之邦
直手殺數人力竭而死部請特官其子
二十四年贈西平縣義民賈得山爲本縣主簿初流賊劉

六等攻西平知縣王佐使得山督城中兵禦之戰三日
夜殺賊數百人會城陷得山與佐等俱沒於賊一門遇
害者三十七人有司上其事得表贈仍從祀王佐祠
詔賜參將張鳳贈謚祠祀初虜犯大同中路鐵裹關鳳力
戰卻之後虜犯鵓鴿谷復率衆殊死戰虜益集挺身陷
陣中流矢死又有韓世忠者虜犯介休世忠與諸將盟
自候城村赴營躡虜衆見虜兵銳不敢前世忠直前赴
鬭虜以三千騎圍之馬被箭裹瘡步戰大呼曰諸將竟
不念血盟耶復易馬戰自巳至酉力竭而死并加卹典
詔廣東守臣爲故浙江副使陶成及其子湖廣左布政魯

立祠於命城歲時致祭從錦衣指揮陶鳳儀請也成原
籍鬱林州正統時爲僉事以討處州叛賊功陞副使旣
而爲賊所獲死之　景帝遣官諭祭贈參政民爲立祠
成化間詔蘭谿湯谿二縣官春秋致祭魯以父廕起家
與征兩廣洞蠻積功至布政使諸蠻深讐之乃發掘其
祖墳戕其宗黨脅卒子孫不敢回鬱林遂占籍南海
孝宗復廕魯子世襲千戶鳳儀成曾孫也
詔加大同總兵張達副總兵林椿贈廕時虜犯鐵裹關達
力戰卻之虜復犯大同達身先士卒虜望見圍之數重
殊死不得出椿戰虜於彌陀山鬭達被圍引兵西援虜

四面圍矢如雨下達死圍中椿亦中流矢死詔各廕一
子爲本衛世襲指揮僉事達謚忠剛椿謚忠勇
二十七年命河南守臣建祠祀故燕山衛指揮使馬義都
督馬俊都指揮馬振義正統中從駕北征死於土木子
俊鎮廣西以征剿古田戰歿俊子振任河南都司擊流
賊劉六等亦死於陣至是振子如援都督張世忠故事
求立祠許之
二十一年贈指揮王恭都督僉事時巡按御史李逢時奏
恭素著苦節臨難致命宜錄祀贈廕以勵其忠　上特
命任一子正千戶祠祀恤典禮部題行

四月贈蒲禦指揮王相都督同知廕子正千戶時虜二萬
騎犯遼東前屯衛我兵敗衂相統所部兵四百人赴敵
與虜遇於寺兒山大戰移時殺傷略相當虜舍去相胸
首被重創移營沙河驛千戶葉廷瑞謂團練卒百餘佐
之相裹瘡欲復戰或曰虜克斥如此爾以寡弱當之戰
必無幸相曰吾宗世為將惟有此一腔血報國恩耳且
虜驕而無律雖衆不足憚明日虜驅掠人畜欲歸相疾
趨出其前邀之戰於蠮螉山虜悉衆來相帥麾下殊死
鬭身被十餘創死指揮張承百戶程克政胡鎮及麾下
士死者無慮三百人廷瑞面受數刃昏仆次日乃甦虜

即日引去事聞　上嘉相忠勇特詔贈廕賜祭塟如例
詔贈台州府知事武偉太僕寺丞廕子立祠賜額愍忠以
倭寇台州死事也
三十二年詔贈柘城舉人陳聞詩為鳳陽府同知歸德府
檢校董綸為本府同知立祠並祭先是強賊師尚詔反
聞聞詩名剌克城必生致之刼以為帥已而城破擁以
前聞詩不屈賊斬其家屬數人聞詩知不可脫紿曰必
欲我行勿殺人勿縱火賊曰諾簇以行在道賦詩不絕
至鹿邑防少懈自經死尚詔入歸德府衛官皆遁綸率
兵巷戰被執猶手刃數人其妻賀氏一姪一僕皆從死

三月詔于宣府死事副總兵郭都恤典如例立祠致祭贈
三十三年六月贈大同總兵岳懋少師左都督諡壯愍廕
一子立祠祀之
十一月追錄秣淘港陣亡指揮劉永千戶孫升胡應麒鎮
撫李繼強義勇官徐恭各陞襲增級命有司立祠如例
并卹其從軍死事者官
三十四年倭寇常熟知縣王鈇與戰死之按臣以聞詔贈
光祿少卿廕一子錦衣百戶立祠死所後犯江陰知縣
錢錞與戰遇伏敗死詔并祀焉
三十五年詔贈慈谿省祭官董槐光祿寺丞父文明府經

歷廕一子國子生立廟祀之時倭寇入犯海道以槐禦
倭有功委守餘姚慈谿定海遇賊於白沙一日戰十三
合殺三十餘人槐亦被刺墜馬而死其父別將兵戰鳴
鶴場斬白肩倭帥一從七人生擒陳福二賊驚遁呼為
杜將軍已而追賊至奉化楓樹嶺以無後繼陷陣敗沒
撫臣趙孔昭以聞詔優卹之
四月贈溫州同知黃釧為浙江參政廕一子太學生仍立
祠春秋祭之時倭寇薄溫州釧馳檄出兵迎擊賊戰敗
並執冠欲還釧索千金為贖釧罵賊不屈賊怒磔殺之
事聞特詔卹之

贈遊擊將軍宗孔都督同知廕一子世指揮僉事時倭自
乍浦入欲犯杭州孔以數百卒守崇德欲扼其衝乃逆
戰於皁角林分左右翼夾擊之獲首功七十餘級力竭
無援大呼鎮撫侯槐何衡義官何貫道等力戰俱陷陣
死事聞孔得贈廕槐衡各晉二級貫道贈光祿寺丞任
一子知印出身
六月詔予指揮徐行健程祿百戶方存仁各贈卹有差時
倭寇瀕海鹽行健等逆戰死之行健贈指揮使任一子
百戶
三十六年賜延綏副總兵陳鳳祭塟立廟榆林廕其長子

三級鳳以與虜戰紫荊關繼戰浮圖俱捷復遇虜常樂
堡與其次子守義逆之衆寡不敵死於陣守義亦被創
還撫石永以聞　上嘉其父子忠勇賜鳳祭塟贈左都
督世襲守義進都督僉事
三十七年六月贈台州府知事武暐為太僕寺丞廕其子
尚賓國子生暐深水人三十一年倭既破黃巖由臨海
釣漁嶺趨府暐率民兵伏拗嶺下待之賊至射殺三人
賊驚引旋暐督所部率追釣魚嶺力戰死至是以尚賓
請有是命
三十八年詔贈永嘉民胥王沛為太僕寺丞立祠祭祀仍
廕其子叔本國子生初沛招集鄉兵數有斬獲倭夷功
及戰梅嶺失利死之總督胡宗憲以聞故有是命
三十九年贈德州國子生蔡汝蘭與子啟元允元姪渭曾
習武事與總督胡宗憲有舊遣其父子赴海道標下練
兵勦賊啟元帥兵追賊至奉化之南渡橋戰死既賊攻
海門衛渭亦死之宗憲以聞詔授汝蘭所鎮撫贈啟元
太僕丞仍廕一子入監
四十年四月旌故鬱夷長官田菑及其子耕建坊於所居
表曰忠義菑永順宣慰司屬也初以征倭進攻新場巢
穴死之子耕復父讐斬獲有功已賜菑官給殮銀百兩

耕號辭給銀而請襲其祖職張思明渓鬱夷長官職事
詔下守臣勘實則張思明渓者係酉陽地界非永順界
也其耕所稱祖職亦無可的據乃覆稱授耕職非便宜
仍給賞功銀兩并建坊以褒錄之報可
四十二年詔贈遼東總兵楊照為少保左都督賜謚立祠
初　上問將於撫臣以楊照對詔起遼東總兵照感知
遇涅盡忠報國字於背至是追虜出塞乘勝要之遇伏
戰死衆補衰馳至追虜以照屍還山東巡按贊襄以事
聞　上曰照奮勇殺賊捐軀可憫特優卹之
三月詔立建儲守備王址祠於其所死令有司歲一致祭

初三十八年廣寇犯新城址力戰死事聞已贈官廕子

新城民復以立祠請許之

四月詔贈興化死事同知奚世亮爲參議知縣周尚文縣丞葉德良徐九經訓導盧學顏爲太僕寺丞各廕一子國子生遊擊倪蘇指揮齊天祥張光祚千戶曾恩亮邵于蕃張珊各陞其子二級

四十三年三月贈福建武生薛天申爲指揮僉事祀鄉賢廕其子爲總旗陞泉州衛舍人周岳鎮子一級先是賊犯泉州天申與岳鎮俱隨指揮歐陽深禦之陷伏中死事聞部先卹錄深下二人巡按勘報至是覆實有是命

九月贈延平府同知奚世亮爲參議予廕賜祭葬初世亮署興化府印會倭大至城陷被殺

廕莒州省祭孫鏜子爲國子生先是三十三年鏜寓居松江會倭亂鏜自具弓劒率壯士百餘人擊賊於南滙敗之奔至葑門射殺十餘人創數十人賊退屯十湖橋鏜乘勝深入陷重圍中戰死事聞贈光祿署丞御史陳瑞復言鏜以羈旅之身本無官守義憤所激捐貲糾賞以赴國難奇功屢奏孤軍效死事偉報微忠蒐未慰乞加敘廕以厲將來兵部覆請從之

隆慶元年錄言事者郭希顏沈鍊楊允繩楊最王思薛宗鎧何光裕裴紹張原浦鋐曾翀等各加贈廕

七月贈兵部員外楊繼盛太常寺少卿賜祭廕子謚忠愍仍祠於保定賜名精忠令有司時祀從御史郝杰請也

二年復曾銑官謚襄愍廕一子 詳河套

廕御史曾翀子綬爲國子生翀以劾汪鋐死於杖者也

廕禮部主事臧文奎子繼盦爲國子生文奎在 世廟時以建議杖死者

贈廣東僉事王德太僕少卿立祠廕一子溫州衛百戶先是倭犯溫州德率鄉兵禦之賊圍府城出戰後兵不繼死於賊詔賜贈廕其妻復以例請改錦衣百戶

國子生郭瑀請收葬其父希顏許之希顏初傳首四方其首寘南昌天寧寺至是乃得收葬云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二十五

旌節孝

己亥五月賜寧越節婦松氏米五石

洪武四年閏三月吳興王昇子爲平涼知縣以書托御史韓官宇文桂達之因刑部搜獄中因得其私書以奏上覽其書內云凡爲官須廉潔自持貧者士之常也古人謂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撫民以仁慈爲心報國

以忠勤爲本處己以謙謹爲先進修以學業爲務有暇日宜玩經史至於先儒性理之書亦當着心其間於此見得透徹則自然思無邪又熟讀律令則守法不惑仕與學並不可偏廢人便則買附子二三枚川椒一二斤必經稅而後來餘物非所覬也　上嘉歎良久下詔賜金絹以旌之仍復其家

十四年以鄭湜爲福建參議湜浦江人綺八世孫鄭氏素以孝義聞時胡惟庸既敗凡有仇怨相告訐者指爲胡黨卒坐重獄因有及鄭氏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爭欲行湜曰弟在其忍使諸兄罹刑辟獨詣吏前仲兄濂先有事京師聞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往辯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爭入獄　上聞之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爲非耶即宥之詔賜酒食擢官賜冠帶襲衣

十五年四月故元臣名祖自遼東來歸言遼東有高希鳳者爲亂兵所掠斷其右腕而死其妻劉氏被虜罵不絕口亦爲所殺希鳳仲弟樂師奴亦死於亂妻李氏攜子與姪避難度不能兩全以子差長棄之獨攜姪行及難一復業訪得其子同歸守服希鳳季弟伯顏不花爲納哈出所殺妻鄧氏自縊死於馬櫪希鳳從子高塔失丁

爲讐誣陷死妻金氏與姑邢氏縊死魚塢居室又定遼南河寨幹羅村有裴鐵瘟死妻李氏晝夜哀臨葬之日陳祭舁柩畢縊於屋西桑樹鄉人義之　上爲動容稱嘆詔有司旌希鳳家爲五節婦之門裴鐵家貞節之門

七月旌表眞定孝婦劉氏氏夫新樂韓太初遷官和州學家行氏事姑甚謹姑在道遇疾氏刺臂血和湯以進疾愈太初至官卒又二年姑患風疾不能起氏號呼神明刲股和粥以進姑復甦越月而卒氏殯之舍側圖中欲還合葬於舅墓凡五年不能歸事聞　上遣中使賜衣鈔官爲送其姑喪歸葬旌其門復其徭役

十六年二月旌表安平烈婦張氏氏夫國子生翟德溢同舍生衣物事覺氏恥之曰夫者非但仰望以終吾身將冀其力學成名以顯榮父母也今若此我何面目見鄉里人乎遂自縊死事聞　上以其素承父母之教命於其父母家旌之

十七年正月旌表山陰民徐允讓及其妻潘氏孝節元末兵亂允讓夫婦奉其父安避兵山谷間遇寇斫安顛旋血允讓抱安大呼曰汝寧殺我勿殺吾父寇卽舍安殺允讓將辱潘潘紿曰我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則無憾也寇以爲然縱潘聚薪焚其夫火方熾潘卽投火

中死寇驚嘆而去安得不死至是有司以聞　上以允讓能捐生以救父死潘氏能全節以蓋婦道旌其門

二月詔旌黟縣民鮑叔用妻徐氏爲貞節之門

四月禮部言鈞州張宗魯四歲失明二十遭亂負母路氏逃難其妻扶掖以行歲饑宗魯賣卜以爲養日給不足則妻採野菜以繼之天下旣定宗魯奉母還故鄉竭力供養母卒仍求其前母曹氏沈氏吳氏三人遺骸合葬父墓　上曰宗魯以瞽子而孝行如此命旌其門

二十一年七月旌表休寧民朱原卿妻李氏黃仲謙妻吳氏爲貞節之門

二十五年八月旌表歙民江來肅妻蔡氏寧國民楊仲肅妻胡氏句容民孔世傑妻許氏朱仲謙妻石氏萬壽春妻王氏張德洧妻周氏廣德民陳益妻蔡氏各貞節

旌表廣德州民姚觀爲孝子之門

二十七年七月旌表淶水孝子李德成爲孝行之門長洲張德妻高氏爲貞節之門

九月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疾割脇肉食之不愈乃禱於岱嶽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旣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　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無故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

捕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行於天下禮部議曰人子之事其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託之良醫投以善藥至於呼天告神斯又懇切之至此人子所當爲也臥冰割股前古所無雖出於後世亦是聞見至若割肝殘害尤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肝割股或至喪生臥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爲不孝之大者原其所自愚昧之徒務爲詭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

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割股臥氷亦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　部從之

三十年五月旌表浮梁民鄭敬成妻王氏金谿縣妻王氏歙民江務本妻許氏俱貞節之門

永樂八年總旗張法保封肝救祖母武寧人張仲賢封肝療祖母旌擢鴻臚司儀署丞

閏月　皇太子令旌表樂安縣民陳伯榮妻鄧氏安東中衛百戸陸阿葛妻倪氏江寧縣民陸雷妻張氏向官童妻汪氏上元縣民王勝一妻沈氏楊官真妻諸氏張五妻俞氏俱貞節之門

十年八月以國子學錄王讓侍　皇太子讀書　上曰朕聞讓孝於其親故擢用之

十四年八月旌表石州學正梁準孝行準鳳翔人母喪廬墓哀毀有羣烏飛鳴其上種樹有鵲來巢有司上其事特旌之擢爲均州知州

洪熙元年九月御史尹崇高奏諸暨孟氏女蘊許嫁生員蔣文昺未嫁文昺充貢入監爲御史病卒蘊年纔二十號哭歸蔣執喪三年甘守苦節年已六十乞旌其門宣宗謂禮臣曰夫死守節世恒有之此女但許嫁能執婦禮守志不二可謂貞女人所難能宜旌之以勵風化

宣德元年五月禮部奏總旗衛整女母病篤割肝煮液飲之而愈宜旌表　上曰爲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割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况　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效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

六月旌表孝子權謹等孝行　上諭禮部尚書胡濙曰孝者人道當然賢智之人不待勸勉中人以下須激勵乃能爲善旌表之意正如此若權謹則朕所知謹質實人也宜旌之使人人見而思奮其於治道豈不有益乃以謹爲文華殿大學士

成化四年十二月巡按福建御史涂棐言鄧茂七之亂上杭民邵綸紳縉繆兄弟避難遺妻陳氏黃氏奉姑時陳年二十黃年十九同匿金山巖穴間爲賊所執欲犯之二婦紿曰幸存殘喘過河入人家可從賊信促之行二婦附姑耳語曰我等寧死不受辱因灑淚各抱兒行至梅谿渡俱投水死越三日三屍浮出兒尚在抱詔旌其貞節

九年四月海康民吳祁與其弟金童挈家避寇新會止劉銘梁狗家祁出傭銘狗見金童妻莊氏色美屢犯不從乃謀殺金童投江中銘歸欲犯莊氏而拒益力居數日

金童浮屍銘門莊氏見之得謀死狀顧力不能報仇乃
先沒幼女於水即自投水附夫屍死焉三屍隨潮上下
旋遶銘門其鄰李逢春爲收葬銘潛發棄之海祁歸訴
於官具伏　上令有司即誅銘狗梟示旌表莊氏刑部
尚書陸瑜奏李逢春收葬三屍誠爲義舉今遭發掘宜
令有司即其處窆之立石大書其夫婦姓名以誌詔可
二十三年二月旌表桐城民陶氏四節婦之門
弘治十六年四月禮部侍郎謝鐸祖母趙氏守節已死未
蒙旌表凡例死者不旌鐸請以本身考誥命易旌表祖
母貞節　上特旨與之鐸應得誥命仍給與

正德十一年十二月御史王應鵬列御史陳茂烈孝行請
賜坊牌表宅里
十二年八月命立祠祀烈女何氏氏泗州人年十六其父
母鬻之倡家有欲犯之者氏不從自刎死提督御史黃
如金請爲立祠詔嘉其貞烈可爲風俗勸特許之
十六年十二月贈故東丘郡侯花雲妻郜氏貞烈夫人侍
婢孫氏安人立祠迎東（詳死事）雲五世孫復州指揮時乞
二氏贈號并立廟秩祀部覆從之
嘉靖五年四月旌表安福民顏鵲妻節婦伍氏初鵲死氏
即誓不再適軍人孚敖幸衆強娶之氏自縊死事聞敕
論死時江右俗生女多不舉而男子或過時無配輒起
訟端撫臣因敖事并請嚴故殺子女律從之
十年十一月盱眙有二女長十七次十二歲饑其父輒雄
欲鬻之衆戶二女不從以死誓雄強之乃夜潛出以帛
相係於手溺水死詔立祠以祀賜名雙貞
十三年神武左衛令人許紳繼妻葉氏以家貧夫婦役通
家探親不遇紳死於道葉守屍痛哭不食者旬日行者
哀而食之拒不受竟死夫傍詔旌之
二十年十二月南城縣民李華隨父遠出其妻胡氏名全
姑與姑易氏獨居姑日與鄰人徐璉通胡貞白自誓姑

遇與同汚胡不從姑與璉謀夜捽胡以土囊掩殺之事
聞命正璉及姑罪爲胡氏立祠名哀烈賜祭一壇
二十二年十二月山西撫按請旌表石州孝子張約烈婦
白氏等十二人詔從之　張約正德間舉於鄉以親老
不仕辛丑虜寇石州父被虜約馳入虜中求父爲流
矢所中裹創前往至則父已死哀痛殞絕盡飲父血而
死　州學生張承相虜至負母以逃爲虜所得承相抱
母叩頭虜俱殺之抱母首而死　于傳少孤母鄉居傳
從城受書虜至城下號泣求母母已被執道過取石擊
賊賊剖其心殺之母得遁去傳死年十八　椽吏張承

安父爲虜所逐永安持挺走殺之擊傷二賊趣父遠去
身後護之被數十創死　安勳妻白氏聞賊入寨從夫
匿土穴賊覺攻甚急度難俱生令夫逸去罵賊不辱被
殺　牛宗近妻李氏家貧隨夫傭作夫爲賊所得伏夫
身求代賊俱殺之　侯景備妻吳氏賊至走山洞其身
女皆已掠去度難獨免乃推兩兒山下自投水賊曳出
縛馬上遂自刺其面賊殺之　喬甫妻郝氏母家甚大
而夫甚貧奉舅姑極孝賊至不屈死　與膳張璟妻李
氏年老寡居張蘭妻馮氏年二十而寡守義三十餘年
俱罵賊不屈而死　賀氏年十七未嫁賊至從父匿山

洞被執罵賊死　溫氏年十六與母俱被虜伏地不肯
從賊死　沁州學生溫繼宗家貧父歿不能葬虜寇臧
勸入城避之不肯與叔父淵等力戰擊傷一虜虜吹角
大至中矢死父柩傍

二十五年旌表烈婦張氏嘉定民汪受妻也姑陸氏縱淫
恚氏諫正乃與所私　殺之舉火焚其室欲滅其屍而
不得獄成巡按御史王言以聞部有司建祠賜名褒貞

二十九年旌表節婦劉氏長沙衛軍劉槐爵女已許聘同
里人徐良政爲妻益陽富民蔡從楷謀奪之女自縊死
詔旌其門曰貞烈發蔡戍邊

四十年十二月贈故江西副使汪一中妻程氏爲淑人命
建坊立祠祀之一中死於賊程氏扶柩回家不食而死
巡按御史黃蕎以聞因有是命

隆慶元年九月虜陷石州城故副使喬應光妻蘇氏義不
受辱一女適車同執共備入井其同居婦十八人亦相繼
赴井死事聞禮部言蘇氏雖業已受封而貞烈異常又
能率居民等同時殉節宜一體旌表詔從之

汝寧王勤炇病癧瀕死妾劉氏焚香祝天願著單衣三冬
分王災王疾果愈後三年王薨劉氏即整衣自縊顏色
不改事聞下巡按御史覈實詔旌貞烈

會稽羅道妻朱氏夫死時年二十一父母爲其年少無子
欲奪其志而道弟謀得兄產亦百端擠之朱以死自誓
立道兄子拱璧爲嗣而終身焉年六十二卒後三年孫
爲化及第用恩陳請禮部行勘得實旌之

順天生員翟恩榮妻張氏錦衣百戶緞女也年十七歸翟
是年六月恩榮遘疾自度不起屬張改適張以死誓恩
榮卒張絕口不食者二十一日亦卒給事中張國彥等
交章請破格表揚　上命豎坊旌之

旌表烈婦李氏李餘姚人夫死誓不再適自縊死巡按御
史謝廷傑薦賜表揚因言天下貞烈之婦如此類者不

亦止因近來有司徒拘守簿書反視風教爲末務以致
閭閻懿行在在淪没宜申明舊例令各處提舉以聞禮
部覆議從之

詔旌表五開衛舍人王言妻袁氏貞節初言父指揮載以
侵用官錢以命言年十四聘袁未娶即坐繫吏二十餘
年竟終不出數奇謝袁令他適時袁年踰四十父母俱
喪然矢死不他其後慮囚者憐其節纔言歸婚未幾有
司復收繫之竟瘐死獄中袁守節如初至是年五十餘
矣湖廣撫按交上其事且言袁㷀居貧苦而復以遺腹
鼎之尤爲可憫乃得旨褒諭且旌其門云

國朝典彙卷之一百二十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編輯
浙江衢州府推官臣伍承宗訂正

禮部二十六

科目

吳元年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
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廉吏亦
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復下令曰上
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
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

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
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盛隆也茲欲上
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
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
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
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効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
有成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
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洪武三年五月詔設科取士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才於

貢士故賢者在職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
尚詞章而不求德藝之實前元依古設科待士而權豪
勢要結納奔競輙竊仕祿賢者恥與並進甘隱山林風
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華夷願得賢人君子用之
自今年八月爲始特設科舉以取懷才抱道之士務在
經明行脩博通古今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
廷第其高下待以顯擢敢有奔競貪緣之徒坐以重罪
五經義限五百字以上四書義限三百字以上論亦如
之策惟務直述不尚文藻限一千字以上其高麗安南
占城等國如有經明行修之士各就本國鄉試許貢赴

京師會試不拘額數選取遣使頒詔知之

遣使頒科舉詔於高麗安南占城

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自初九日始試初場後三日
試第二場又三日試第三場京師直隸府州額百人河
南山東山西陝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廣各四十人
廣東廣西各二十五人若人才衆多之處不拘額數若
不能及數者亦從之考試之法大略損益前代之制初
場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道第二場論一道第三場策
一道中式者後十日復以五事試之曰騎射書算律騎
觀其騎馳便捷射觀其中之多寡書通於六義算通於
九法律觀其決斷

以御史中丞劉基治書侍御史秦裕伯爲京畿主考官翰
林院侍讀學士詹同弘文館學士睢稼起居注樂韶鳳
尚寶司丞吳潛國史編修宋濂爲同考官就試者一百
二十三人中式者七十二人未及會試悉授官有爲監
察御史者

按是年庚戌開鄉試明年辛亥會試是年天下亦舉鄉
試又明年壬子連舉鄉試江西吳伯宗辛亥狀元也解
學士文有曰家君以洪武四年辛亥主考江西蓋會鄉
是歲同舉解江西人逐主江西試事又臨江先哲錄云

洪武五年八月禮部侍郎曾魯奉　旨考京畿鄉試則
辛亥壬子鄉試可據也

按洪武元年乃戊申以辰戌丑未論爲殿試則當在庚
戌是也故蘇州錢氏世譜庚戌安大全爲狀元姑蘇誌
又以爲金璘殊不知當時求才之急一年二三開科也
如乙丑之榜花倫又有丁顯是春秋二次矣且或每年
或間一年亦不可知登科錄以爲自四年始則爲辛亥
而非子午卯酉之期是國初不可以今日論也

四年辛亥二月　上諭省臣曰今天下已定致治之道在
於任賢旣設科取士令各行省連試三年庶賢才衆多

而官足任使也自後則三年一舉著爲定例以禮部尚書陶凱前翰林院侍讀學士潘廷堅爲會試主考官

三月　親策會試中式舉人俞友仁等於奉天殿賜吳伯宗等一百二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高麗金濤中三甲第五授東昌安丘縣丞林實卞伯儒皆不第三人以不通華言請還本國詔給道里費送歸伯宗授禮部員外郎

外國人進士是科入試者三金濤高麗之延安人也歸爲其國相景泰五年甲戌進士黎庸交阯濟威人阮勤多翼人勤仕至工部左侍郎天順四年庚辰阮文英慈

山人何廣扶寧人成化五年己丑王京嘉靖二年癸未陳儒俱交阯人儒仕至右都御史

始令進士釋褐行釋菜禮

五年正月　命禁下第舉人不許摭拾主司　上謂禮部臣曰近代舉人不中程式多不省己自脩以圖後進往往摭拾主司細故謗毀以逞私忿禮讓廉恥之風不立今後有此者罪之

六年二月　命罷科舉諭中書省臣曰朕設科舉以求賢務得經明行修文質相稱之士以資任用令有司所取多後生少年觀其文詞亦若可用及試用之不能措諸行事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朕非朕責實求賢之意也今各處科舉宜暫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爲本文藝次之庶幾天下學者知所嚮方士習歸於務本

按是年罷科舉專用辟薦其目有經明行脩有懷才抱德有賢良方正有人才有孝廉皐舉於朝而各省貢士皆令卒業太學以次除用蓋罷進士之科者十有二年時旣不苦文士又以初立辟薦法行之甚嚴每舉者至京　上親栲閱不稱旨輒坐舉主往往有謫戍者至洪武十七年復開科今題星圖下列諸狀元姓名有洪武

九年狀元張顯宗謬矣

十五年八月　詔禮部設科舉取士令天下學校三年一試著爲定例

十七年甲子三月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舉人不拘額數從實充貢鄉試八月初九日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每道各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各試一道四書義主朱子集註經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十二日第二場試論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語五條

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十五日第三場試經史策五道未
能者許減其二俱三百字以上次年禮部會試以二月
初九日十二日十五日爲三場所考文字與鄉試同鄉
試直隸府州縣則於應天府在外府州縣則於各布政
司其舉人則國子學生及府州縣學生員之學成者儒
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皆由有司申舉性資敦厚
文行可稱者應之其學校訓導專教生徒及罷閑官吏
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並不許入試其中式者官給
廩傳送禮部會試
按洪武開科詔五經皆主古註疏及易兼程朱書蔡詩

朱春秋左公羊穀梁程胡張禮記陳乃後盡棄註疏不
知始何時或曰始於頒五經大全時以爲諸家說優者
采入故耳然古註疏終不可廢也
十八年乙丑二月命翰林待詔朱善典籍聶鉉主考禮闈
撤棘取中式舉人黃子澄等四百七十二人
三月策試舉人以第一甲進士及第丁顯等爲翰林院脩
撰第二甲進士出身馬京爲編脩吳文爲檢討第三甲
賜同進士出身危瓛爲衛府紀善李鴻爲潭府奉祀正
其諸進士　上以其未更事欲優待之俾之觀政於諸
司給以所出身祿米俟其諳練政體然後擢任之其在
翰林院承勅監等近侍衙門者采書經庶常吉士之義
俱稱爲庶吉士其在六部及諸司者仍稱進士
是科練子寧對策極言今日朝廷用人徇其名而不求
其實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因歷陳古人
所以教養任用之道言甚剴切不顧忌諱　上嘉之擢
第二又得黃子澄　後靖難師起以奸黨戮之仆碑削
籍
是年會試黃子澄第一練子寧次之花綸又次之綸浙
江解元也及廷試綸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既啓
封　上自以夢故用丁顯爲狀元子寧如故綸第三釋

子澄三甲爲庶吉士然三人俱授修撰亡何亦擢子澄
爲修撰云見刻丁顯策者僅三百字稱　上爲上位餘
多不成語
是歲沈溍楊靖咸受　上知不兩歲至兵刑部尚書而
皆不克終蹇瑢改名義授中書舍人滿九載溍靖死後
始進官而爲吏部尚書者三十四年愈憲登科考名雖
次序俱以會試錄爲准然不載楊靖蹇瑢其脫畧可知
矣
二十一年戊辰以編修蘇伯衡李叔荆主會試取中式舉
人施顯等九十九名

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試舉人賜任亨泰唐震盧原質等
九十七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特命立石題名於太學
著爲令亨泰襄陽人 上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聖
旨建坊自此始
按洪武初翰林院官皆由薦舉未有進士入者是以辛
亥科狀元止授員外郎榜眼探花竝授主事至乙丑科
始以一甲三名竝授修撰二甲馬京等授編修吳文等
授檢討及是科又以狀元爲修撰榜眼探花爲編修著
爲令獨洪武丁丑覆試探花焦勝授司副建文庚辰胡
廣等三人竝授修撰餘皆如此科之例至今不改云

廷試罷對策不稱旨者二人
介諸儒撰疑信論 上召考試官陳宗順等坐武英殿
賜食諭之曰今日觀列子鄰子竊鈇之事因思人之情
疑皆生於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夫信
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
於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
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己待人則自無獨信
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
於一偏者也惟能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信其所當
信而疑其所當疑則人無浸潤之譖形似之惑矣又論
五性之德 上曰小惠非仁小節非義足恭非禮苛察
非知諒而不貞不可謂之信因給紙筆命諸儒撰疑信
論
二十三年八月賜應天試官傅箕蘇伯衡謝南毛瀚鈔各
十錠中式舉人黃文史等五十人各二錠不中者各二
貫且諭以進學之方俾無怠無怨
二十四年辛未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中式舉人賜許觀
張顯宗吳言信等三十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觀貴
池人鄉會試俱第一後復姓黃
按顒忠錄謂觀庚午鄉試三十一名池州府志亦云洪

武庚午科舉人會試廷試俱第一人而 皇明通紀乃
云庚午解元不知何據考庚午解元爲黃文史則非許
觀可知
擢下第舉人張孟儒等爲主事
二十七年甲戌三月 上親發策會試中式舉人彭德等
一百人賜張信戴德彝景清等進士及第有差 信浙
江定海人官至侍讀以教韓王寫杜詩含譏刺及勅禁
削御製二語得罪復以丁丑考試事誅
三十年丁丑二月會試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吉府紀善
白信蹈爲考試官取宋琮等五十一人廷試賜閩縣陳

鄒爲首吉安尹昌隆會稽劉諤次之時大江以北無登
第者下第諸生上疏言三吾等南人私其鄉 上怒命
儒臣再閱落卷中文理長者第之於是侍讀張信侍講
戴彝右賛善王俊華司直郎張謙司經局校書嚴叔載
正字董貫長史黃章紀善周衡蕭揖及鄒昌隆諤各閱
十卷或言劉白蜀信等以陋卷進呈 上益怒親策問
擢韓克忠王恕焦勝等六十一人及第有差皆山東山
西北平河南陝西四川士也授克忠翰林修撰恕編修
勝行人司副進士陳性善爲行人陳誠爲檢討考官張
信等俱磔殺之三吾以老戍鄒諤安置威虜唯戴彝尹

昌隆得赦尋取鄒諤回爲司賓司儀署丞復殺之宋琮
拜御史後以檢討掌助教致仕
按登科考云世稱春夏榜以此又謂之南北榜鄒等伏
法削籍故今但有克忠榜而鄒榜不可考矣若會試錄
則猶存也
命禮部乙榜舉子署教諭訓導年未三十不願署教者聽
按永樂四年傳臚之明日進所選副榜士臨軒策之擢
周翰等三人進學翰林餘俱付吏部除學官宣德間副
榜舉人得冠帶讀書太學蓋循此制自是至正統後副
榜始不復廷試矣

三十一年二月再試會監下第舉人中式者四百一十五
名次其等第除教授教諭訓導不中者八十七人爲縣
吏目
建文二年庚辰二月詔禮部尚書陳廸右侍郎黃觀知貢
舉翰林學士董倫太常少卿高遜志充考試官右拾遺
朱逢吉史官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彝爲同考
試官御史王度僉吉士爲監試官取吳溥等一百十八
人
三月策試禮部中式舉人賜胡靖王艮李貫等一百一十
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以靖等三人並授翰林修撰廷

試策艮最優以貌不揚且靖策有親藩陛衆人心搖動
之語稱旨遂易靖第一靖初名廣 上特爲易名後復
名廣與同榜楊榮金幼孜楊溥胡濙顧佐陳洽皆爲永
樂時名臣唯艮死建文之難艮貫皆吉水人貫獨不類
君子恥之
永樂元年禮部奏壬午年兵革未舉鄉試請以今年秋八
月補試 詔行之
八月 命翰林院侍讀胡廣編修王達考應天鄉試賜宴
於本府
二年甲申禮部奏請會試選士之數 上問洪武中所選

幾何尚書李至剛對曰各科不同多者四百七十餘人
少者三十八人　上曰朕即位初取士姑率其多者[illegible]不
爲例又曰學者成材亦難當取其大略其細如十分中
有一二分語疵而不害理亦可備數然科舉是國家取
人材第一路不可濫且文體毋尚虛浮惟取朴實

二月會試　命侍讀學士解縉侍讀黃淮爲考試官取禮
樂制度爲問欲以求博洽之士唯曾棨卷記獨詳　上
喜御批貫通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
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尚資啓沃惟良顧哉第二第三人
周述周孟簡從昆季也亦皆有御批褒許之辭至謂兄

弟齊名古今罕比授修撰編修等官仍於二甲擇文學
優長楊相等五十四人及善書湯流等十人俱改翰林
庶吉士進學賜棨與述孟簡羅衣各一襲

六月又命翰林院試下第舉人張鉉等六十一人召見皆
賜冠帶命於國子監進學以俟後科且勉以立志謂爾
等學已有根但更百尺竿頭進步爾後科第一甲人有
不在爾曹者乎至次年正月復命學士縉等試庶吉士
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
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
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天祿吾紳楊勉及棨等二
十八人於文淵閣肄業時人謂之二十八宿進士周忱
自陳年少願進學　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入之司
禮監月給筆墨紙光祿寺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鈔
人三錠工部擇近第宅居止是歲人知選二十八人不
知初爲六十一人也

按是科進士四百七十二人得陳敬宗周忱新進士李
衡自言臣父洪武中得罪死於法臣不當違令干進
上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但爲子能改
父行致顯聞於世足以爲賢若以父死非命終身不仕
亦未必合中道爾能力學進用雖違令而志可嘉朕不

爾罪而其勉之

三年各省復開鄉試

四年二月命侍講學士王達洗馬楊溥主會試取中式舉
人朱縉等二百二十人

三月壬寅　上御奉天殿試禮部中式舉人二百一十九
人賜林環陳全劉素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國子監
立石題名　上慮禮部下第舉人中或有遺才復親試
之得文學優等二十一人各賜冠帶

是年進所選副榜士擢周翰等三人進學翰林餘俱付
吏部除學官

五年禮部選國子生蔣禮等三十八人隸翰林院習譯書
過閒科仍令就試置館於長安右門之外處之
七年二月命侍講鄒緝左春坊司直徐善述主會試取中
式舉人陳璲等八十四人
時御史劾出題孟子節文尚書洪範九疇偏題詔緝等
俱下獄
九年三月賜進士蕭時中苗衷黃賜等八十四人及第出
身有差七年巳丑當廷試會　上巡狩北京詔禮部以
七年巳丑會試天下舉人璲等寄監讀書至是臨軒親
策時中賜冠帶銀幣鈔五錠宴於會同館命工

部建題名碑於國子監
取下第舉人熊槩金庠等十餘人寄國子監給冠帶
皇太子以副榜第一人孔諤為左春坊左中允賜出身
十年二月命禮部尚書呂震諭考官論德楊士奇金幼孜
精選試卷諭曰數科取士頗多不免玉石雜進今取毋
過百人其務精選收散木累百不若得良材一株也是
年取中式舉人林誌等一百人
三月　上親策禮部中式舉人一百六人賜馬鐸林誌王
鈺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仍賜宴於會同館
十三年三月　上御奉天殿閱舉人對策賜進士三百五
十一人是年始詔天下舉人會試於北京命翰林院修
撰梁潛王洪為考試官初拆卷得第一名曰陳循其鄉
人也避嫌改置第二而擢林文秸既又以秸字難識進
呈不便因見第五名洪英曰此洪武英才也取為第一
改循第二第五名王翺者鹽山人也　上喜得畿輔士
以布衣名見賜酒食既廷試復賜陳循及李貞陳景著
及第賜宴於留守行後軍都督府景著時年十八改進
士洪英王翺林文秸等俱為庶吉士
時鴻臚寺無卿丞張斌任事恃城守功最很戾多所中
傷人頗憚之以不與讀卷致爭論　上前不巳御史黃

宗載奏斌不學無識不可以讀卷乃敢煩瀆　聖聰當
伏法士論壯之
按是科五魁有兩書經在第二第三實六魁云而第五
第六並儒士
上以禮部會試下第舉人中或有學問可取者命翰林院
再試之續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
進學以待後科
十六年戊戌二月命侍讀學士曾棨侍講王英主會試取
中式舉人董璘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士賜李騏劉江鄧真等進士及第

有差騏初名馬　上爲改之
勑進士年二十以下者遣歸本學肄業皆預注擬其官待
缺取用
十八年六月　命禮部自今科舉取士在大誥律例內出
題試諸生
十九年　命春坊大學士楊士奇侍講周述主會試取中
式舉人陳中等二百名
三月　上御奉天殿試禮部中式舉人賜曾鶴齡劉矩裴
綸等及第出身有差
二十二年甲辰二月翰林院侍講學士曾棨侍讀余鼎爲

考試官取中葉恩等廷試賜邢寬梁禋孫曰恭及第初
上已取第一孫曰恭嫌其名近暴曰孫暴不如邢寬遂
擢寬第一仍用朱書填黃榜一時稱異事云（是科中式百五十人）
洪熙元年四月鄭府審理俞廷輔言進賢之路莫重於科
舉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爲出身之階其實才十
無二三使之臨政往往束手無爲職事廢曠民受其殃
自今各處鄉試乞令有司先行審訪務通今博古行止
端重者許令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辭典雅議論切實
者進之會試尤加慎選庶幾士務實學而國家有得賢
之益　上諭禮部曰所言當理其即行之又曰科舉之
士須南北兼收南人雖善文詞而北人厚重近累科所
選北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南取
六分北取四分爾等其定議各布政司名數以聞
九月令會試分南北取士　上嘗言科舉多弊須革楊士
奇對曰科舉須兼取南北士　上曰北人學問遠不逮
南人對曰自古國家兼用南北士長才大器多出北方
南人有文多浮　上曰然將何試之對曰試卷例糊其
姓名請今後於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
十北取四十則南北人才皆入用矣　上曰北士得進
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只緣北士無進用者故
怠惰成風其與蹇義夏原吉及禮部計議以聞會宮車

晏駕　宣宗皇帝遂行之
宣德元年定取士額數南京國子監并南直隸共八十名
北京國子監并北直隸共五十名江西五十名浙福各
四十五名湖廣廣東各四十名河南四川各三十五名
陝西山東山西各三十名廣西二十名雲南十名貴州
願試者就試湖廣
是年　上親征漢王順天不及鄉試
二年丁未二月命太常卿兼學士楊溥左春坊大學士曾
棨爲主試官得士趙鼎等一百人

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請以三月初一日臨軒策士
上曰設科求賢國家大事昔之爲君尚有祝云願得忠
孝之人以資國用今朕之心亦如此濙對曰　陛下心
存用賢且養之有素必有可以當　聖心者
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試舉人　上既發策退御左順門
謂翰林儒臣曰國家取士科目爲先所貴得眞才以資
任用古人取士於鄉其行藝素有定論至朝廷復辨其
官才所以得人爲盛後世惟考其文學欲盡得眞才難
矣然文章論議本乎學識有實學者其言多剴切無實
見者其言多浮靡唐虞取士亦嘗敷奏以言況士習視

朝廷所尚朝廷尚典實則士習日趨於厚朝廷尚浮靡
則士習日趨於薄此在朝廷激勵成就之有道也爾等
其精擇之朕將親覽焉　上親閱舉人所對策賜進士
馬愉杜寧謝璉等一百一人
按愉山東臨朐人楊士奇云宣德以前皆南北士合試
而北士居首選者有之自馬愉始
命進士永新江王琳等九十六人歸家進學
四年命貴州附試雲南雲南鄉試增五名已後止稱雲南
而貴州在其中矣
五年庚戌二月春坊大學士王英行在翰林院侍讀錢習
禮主會試取中式舉人陳詔等一百人　是科五魁有
兩書經
三月　上御奉天門策士　上臨軒發策畢退御武英殿
謂翰林儒臣曰朕於取士不尚虛文欲得忠鯁之士爲
用其間有若劉蕡蘇轍輩能直言抗論庶幾所望朕當
顯擢之於是賦策士歎以示諸讀卷官云是科賜林震
龔錡林文等進士及第有差宴於行在中軍都督府
六年　上因應天題請考官謂禮部尚書胡濙等曰考官
取士但據文章不悖經意即可充選然應舉之人皆憑
學校有司保送其人果孝弟忠信而又通古今科目取

之足爲世用若德行不修而徒有文辭亦將焉益
七年三月大通關提舉司吏文中自陳臣廣東瓊州府儋
州昌化縣學生永樂二十一年鄉試中式因疾未及會
試繼丁母憂宣德六年八月至部以違限充吏切思遐
外之人本圖光顯今乃論謫爲吏伏望聖恩矜念　上
命禮部試驗其文可取命復舉人候下科會試
命順天解額取八十名
九月順天府尹李庸檢舉科場詐冒事御史包德懷給事
中虞祥等劾奏庸及監試等官御史梁庸成等罪　上
命姑宥之已而顧侍臣曰科舉求賢國家重事於此而

不用心他事可知已御史給事中所劾本不可宥但念
斯事因膚覺察不然奸弊不克露矣
八年癸丑　命致仕武英殿大學士黃淮少詹事王直主
會試取中舉人劉哲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曹鼐趙恢鍾復等進士九十九人及第出身
有差鼐眞定甯晉人初舉鄉試中乙榜授代州學正辭
不堪爲人師願改別職得泰和典史劇邑政繁處之裕
如公暇益進學不倦久之以督部工匠至京疏乞試中
會試第二廷試策問義禹河洛象數對稱旨　上親擢
爲第一授翰林院修撰爲人明敏疏通楊士奇愛重之

薦入經筵不數年入閣與政
禮部尚書胡濙同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選進士六員舉
人二十四人以聞　上命吏部改進士爲庶吉士送翰
林侍讀學士王直訓督之舉人俱賜冠帶給訓導俸送
國子監肄業
按恩榮宴所洪武時無考永樂九年宴於會同館十三
年宴於留守行後軍都督府立石宣德五年宴於行在
中軍都督府宣德八年始賜宴於禮部遂爲例
正統元年丙辰少詹事王直侍講陳循爲考試官取中劉
定之等廷試賜周旋陳文劉定之及第或云首揆既取
三卷未定問同事者曰有識周旋者否狀何如或曰白
而偉蓋疑謂淳安周瑄也遂首旋既傳臚貌甚寢爲之
憮然是科進士一百人
是歲詔增鄉試會試取士額先是祭酒陳敬宗言比者解
額有定副榜數少以致天下教官額多缺員吏部遂建
議兼考監生補除教職往往僥倖選列不稱師範竊以
爲縱科舉取人之濫猶愈於監生考試之精請量寬解
額專取之於副榜庶幾講道得人賢才無滯於是行在
禮部議增會試爲百五十人順天府近已增至八十人
其應天浙江等處各增舊額有差　上定順應天滿百

人浙江福建皆六十人江西六十五人河南廣東皆五
十人湖廣五十五人山東四川皆四十五人陝西山西
皆四十人廣西三十人雲南二十人其監生學業無愧
者仍除教職
三年令開科不拘額數
秋八月順天貢院災翰林侍讀學士曾鶴齡主考順天鄉
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
更試爲言惟欲請葺場屋以終後兩試鶴齡曰必更試
然後滌百弊以昭至公不然雖無所私此心亦歉朝廷
可惜一日之費不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

悉如鶴齡所言人皆憮服得殷謙爲解元後爲戶部尚
書并宮保李賓都御史王竑芮釗及岳正中會元賜進
士第三直內閣號稱得人
四年己未二月　命行在禮部侍郎王直學士曹鼐從善爲
主考官取中式舉人楊鼎等一百人按從善弁山別集作錢習禮
三月　上親策會試中式舉人賜進士施槃楊鼎倪謙等
及第有差時　上取張和第一使小黃門覘至其邸占
之以右目眚寘二甲一名
七年壬戌二月以禮部侍郎王英侍讀學士苗衷爲主考
官取中式舉人姚夔等一百五十人

按同考官必以京朝官充之制也是科同考則有永新
知縣陳員韜京衛武學教授紀振岐陽教諭彭舉　是
科李森以都察院吏南昱以刑部吏鄭溫以松陵驛丞
皆中式
三月　上親策士賜進士劉儼呂原黃諫等及第有差
九年令在京各衙門吏典承差人等聽本衙門保勘禮部
嚴考通經無犯者送試仍行原籍勘實
十年乙丑命翰林院學士錢習禮侍講學士馬愉爲考試
官取中商輅等一百五十人廷試賜商輅周洪謨劉俶
及第輅浙江解元也本朝中三元者惟輅一人是歲同

考一教授二教諭
按水東日記云是科會試登科錄天字皆稱萬字今考
部本不然以爲葉傳聞之誤葉是科進士豈有誤理或
本部翻刻未可知也廷試讀卷有兵部尚書徐晞戶部
侍郎李光祿寺奈亨俱吏員也
命副榜及下第九百餘人俱入太學
十二年江陵縣歲貢生員張弥以內府考試懷挾文字
上曰此輩若處以常律不足以警後其謫戍邊衛逃則
殺之著爲令
十三年戊辰以工部侍郎高穀侍講杜寧爲主考官取中

岳正等一百五十名同考有二教諭二訓導
三月殿試賜彭時陳鑑岳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時彭
時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旦隱几不寐竟失朝糾儀御
史奏令錦衣衛拿禮部尚書胡濙出班奏狀元彭時不
到合令錦衣衛尋　上是之
是科雜流中式者舒廷謨係禮部辦事官汪甫係燕山
衛小旗李泰係太監李永昌養子拔入翰林官至詹事
景泰元年令各衛官舍軍餘會送入學者許入試
八月翰林侍講學士劉鉉主考順天府鄉試及揭曉第一
人劉宣乃盧龍軍士也同事者欲更之鉉爭曰朝廷立

賢無方不可乃止將論題之

是年令開科不拘額數應天中二百名內軍生七人

二年辛未正月禮部郎中章綸請增會試取士額從之以戶部侍郎江淵修撰林文爲主試官取中式舉人吳滙等二百人是歲知貢舉官胡濙楊寧二尚書同考侍讀劉儼秩尊於林文又有廣東叅政羅崇本教授學正訓導各一員

三月廷試賜進士柯潛劉昇王倎等及第出身有差

時廷策正午忽大風驟起黃塵漲天侍講徐珵等曰今日譬之人家納婦贅婿而變異若此進士中他日其有

小人債事者乎良久一貢士紙卷爲風飄空呼之至乃濬縣王越也云文已成尚有藁底在都給事蕭盛謂御史陳叔紹當入奏廉不誤此生三年叔紹遂執筆至奏尾思而未得盛曰以全盛典既而得旨禮部再給紙卷或云卷墮於朝鮮次歲送還 上喜擢越御史後越附太監汪直襲破蠻川封伯

先是戶科給事中李侃等奏今年會試禮部奏准取士不分南北臣等切惟江北之人文詞質實江南之人文詞豐贍故試官取南人恒多北人恒少洪武三十年 高皇帝怒所取之偏選北人韓克忠等六十一人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洪熙元年 仁宗皇帝又命大臣楊士奇等定議取士之額南人十六北人十四今禮部妄奏變更意欲專以文詞多取南人乞勅多官會議今後取士之額雖不可拘而南北之分則不可改刑部侍郎羅綺亦以爲言事下禮部以爲項者詔書科舉自景泰元年爲始一遵永樂年間例行本部查得永樂二十年間凡八開科所取進士皆不分南北已經奏允今侃稱禮部變更意專以文詞多取南人夫鄉舉里選之法不可行以取士若不以文考官將何所據且北方中土人才所生以古言之大聖如周公孔子大賢如曾顏思孟皆

非南人以今言之如靖遠伯王驥左都御史王翺王文皆永樂間不分南北所取進士今豈可預謂北無其人况本部止遵詔書奏行即不曾奏請多取南人少取北人令各官所言如是乞勅翰林院定議俾遵詔書行侃等所言不允

四年順天中式二百五十名內儒士十人翰林院譯字官一人吏部聽選官一人戶部書算一人工部承差一人刑部都吏一人衛令史一人衛吏一人太醫院醫士四人武生一人軍餘九人衛舍三人軍一人

是年山西試錄內考官徐某北中庸義云文與人同理與

人與都御史李秉云果若所言則為蹈襲雷同之文盍
有戾指背理之失恭此篇文不背理乃霖之不明也
詔治霖罪奪綵帛表裏入官
禮部祠祭司主事周驛言設科取士當遵國法禁例洪武
以來舊例皆由科目出身未入流品官生員發充吏罷
閑官吏監生生員娼優隸卒刑喪過犯之人不許入試
其生員軍生儒士及未入流品官農吏承差軍餘人等
若無錢糧等項粘帶者聽從入試如有不實照例論罪
已中式者黜退不錄未中式者終身不許入試今順天
府景泰四年鄉試取中舉人尹誠汪諧陳益龔滙王顒

李隨李森錢輪俱係冒籍人數於例不該入試似此之
徒欲求事君而先欺君今日苟圖如此他日居官可知
乞明正其罪以警將來命錦衣衛俱執送刑部問未發
露者許出首遠間同學知而不首者同罪今後科場知
貢舉監試提調等官務在防範嚴切不許容情冒名換
卷截卷傳遞文字并說話作弊監門搜檢巡綽監試官
軍敢有如前容隱不舉作弊者俱治以重罪兼外就事
官臨期於吏部聽選文學出身者充之
初會試同考官從禮部推選翰林院官京官教官皆得為
之至是禮部尚書胡濙言翰林院及春坊以文藝為職
業宜專其事京官由科第有學行者宜兼取以充教官
不許充請著爲令從之
五年甲戌以兵部侍郎兼春坊商輅洗馬兼修撰李紹為
主考官取士彭華等三百二十人是科吳禎以雜流中
式黎庸阮勤以交阯人中式
按宣德二年交阯叛十年革交阯布政司未有登進士
者至是科乃有之蓋交阯人願留中國者耳
三月廷試賜進士孫賢徐溥徐轄等及第出身有差
應天舊無試院每開科借京衛武學為之學地狹每將備
門牆垣拆毀苫蓋席舍試畢復修至是多始以府尹馬

諒言以永樂間錦衣指揮紀綱沒官房改造試院
七年二月　詔定各鄉試取士額數累朝取士原無定額
應天如洪武之丙子永樂之乙酉辛卯俱三百名江西
如永樂之甲午等科俱二百名可考也至景泰庚午以
來各處增數過濫如順天景泰庚午癸酉則二百二十
五名應天庚午則二百名癸酉則二百五名至是裁定
兩京各一百三十五名內三十名取監生五名取雜行
江西九十五名浙江福建皆九十名湖廣八十五名河
南八十名山東廣東各七十五名四川七十名陝西山
西六十五名廣西五十五名雲南三十名

是年從科臣張軾言申禁官員子弟人等於官所冒籍科
舉
陜西舊無貢院每試士於三皇廟中是年春始以布政許
資奏創今試院
覆試順天中式舉人是年鄉試春坊大學士劉儼侍講學
士黃諫爲考試官時內閣陳循子瑛王文子倫入試俱
不中選循等遂劾奏儼諫二人閱卷不公請如洪武閒
罪劉三吾等例重開科考試有旨令翰林院覆閱取中
試卷高穀懼儼等禍不測欲爲申救蚤朝奏事畢出班
跪稱少保臣高穀有事聞上因召至榻前具白眞情且

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於命欲權考
官可乎由是儼等得釋特旨欽賜瑛倫舉人許赴會試
時謂之欽賜舉人禮科給事中張寧疏切照陳循王文
職居輔弼任重經綸所當正己爲人爲上爲下而乃以
子之故紛章疊奏煩瀆聰明祗爲私謀不恤國體大臣
之道果安在乎臣聞宋范質爲相從子杲求遷秩質作
詩戒之曰爾曹當閔我勿使增罪累比之陳循賢否何
如也韓億爲相其子雖舉進士不就廷試兼以父任執
政爲避比之王文高下何如也沈文通登進士第一爲
京第二時以貴胄不可先寒畯乃進京而退文通比今
試卷已落而求與中卷比並者得失何如也世之庸人
愚婦亦知父不誇子之德豈有身爲大臣公然爲其子
暴才稱屈於朝廷之上哉即使才而屈猶不可也況無
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且今歲順天就試者一千八百餘
名而中式者僅一百三十五名劉儼等假使考試未精
則其間遺漏者亦未止王倫陳瑛而已若一槩援例求
進拒之則情偏從之則弊起是陳循等一舉而壞科目
之制矣乞正其罪罷歸田里王倫陳瑛仍照不中發回
原籍讀書不報
時陳循王文等言考中謄字官劉淳送試不中爲失舊

制部儼等回話宥之王文陳循又言出題偏駁犯　宣
宗御諱詔禮部同大學士高穀等覆驗取中舉人徐泰
等文卷有傷於倫瑛者有相等者有不及者又第六名
林挺硃卷無批語奏　上有旨劉儼等考試不精罪不
容逃但無私弊俱宥之林挺并該房考官俱下錦衣衛
獄鞫問情實以聞六科論循文罪當誅斥有旨覽爾等
所奏誠爲有理但陳循王文輔導有年國之元老豈可
以一事之失而遽加之罪姑貸之少保高穀乞致仕詔
卿持正之心嫌疑之情朕已俱悉但內閣之職正當用
賢不允所請今後尚加秉忠直以全名節蓋穀亟斥循

文之私而奏全儆等不自安乃有此奏也
按鄉試不第而特許會試者陳瑛王倫也會試不第而
特賜廷試者洪武中韓克忠等一榜進士也會試不第
免廷試特賜進士出身者孔諤也一云諤授中允未賜進士
洗馬柯潛奉命主考應天鄉試初入境時泊舟淮安有應
試生暮夜投潛潛叱之彼以重賂遺前固請潛怒命左
右執付有司以法懲之
天順元年丁丑正月詔景泰特賜舉人陳瑛王倫並除名
命內閣學士薛瑄通政司參議兼侍講呂原為主試官得
士夏積等三百人

是年會試同考官多出於權貴所薦引及揭曉日錄文謬
誤去取徇情謗議洶洶無名詩詞紛然雜出一排律云
聖主開科取俊良主司迷謬更荒唐薛瑄性理難包括
錢溥春秋欠主張吳節只知貪賄賂孫賢全不曉文章
閣仁既是無顏子配祭何如有太王告子冒名當問罪
周公係井亦非常閣老賢郎真慷慨總兵令姪獨軒昂
榜上有名誰不羨至公堂作至私堂蓋內閣許彬之子
許起及石亨之姪石後皆以私取而錄文則論語題節
去顏子起克己復禮為仁孟義本公都子之言而云告
子故詩中備言之其他招擬祭文不可勝紀時同考刪

尚寶少卿錢溥司丞李泰翰林典籍徐秘書官制初變
也是科最號嚴整然外人有以此俚語戲者後石後竟
坐亨敗除名及以怨謗劓於市
三月廷試賜黎淳徐瓊陳秉中等進士及第有差
初策題命李賢代草賢因石亨招權納賄文武大臣多出
其門奔競成風不知廉恥禮義為何物乃以求賢安民
二事問之欲得真才止奔競以正士習云
是年讀卷官除有貞以武功伯掌內閣王驥以靖遠伯掌
兵部楊善以興濟伯掌鴻臚寺居內閣九卿首亦時制
之變也

二年令兩京天文生陰陽人及官生子弟許就在京鄉試
三年浙江溫州府永嘉縣教諭雍懋言朝廷三年開科
取士考官出題多摘裂牽綴舉人作文亦少純實典雅
比者浙江鄉試春秋摘一十六股配作一題頭緒太多
及所鏤程文乃太簡略而不純實且春秋為經屬詞比
事變例無窮考官出題往往棄經任傳甚至參以己意
名雖搭題實則射覆遂使素抱實學者一時認題與考
官相左即被出斥乞勅自後考官出題舉子作文一惟
明文是遵有不遵者罪之　上善其言命禮部議行
九月詔總裁考試官學士倪謙下獄謫戍開平以舉子

奏訴受賄陰事也

浙江試場原連杭州府學時以浙江巡按及三司官言士子赴科累有作弊者請改試場於城東廢倉隙地乃立今試場

四年庚辰二月以學士呂原尚寶司少卿柯潛爲考試官取陳選一百五十人時有下第舉人萬經恨同考官修撰劉宣以同縣人見黜且以李賢弟李讓不中謂賢亦怒考官遂鼓其說奏考官校文顛倒宜正其罪 上疑之召賢問曰此舉人奏考官弊何以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無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 上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舉子荒疎且其人狂妄囊三木部前以徇衆議方息

三月廷試賜進士王一夔李永通鄭環等一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七年癸未命禮部左侍郎陳文尚寶司少卿兼修撰柯潛爲考試官試日大火焚死者九十餘人及主試官俱越牆免 上憐之贈死者俱進士出身改試期以八月命太常少卿兼學士彭時侍讀學士錢溥取中吳鉞等

八年甲申廷試賜彭教吳鉞羅璟及第吳後改姓陸是科劉淳以翰林序班字官馬愈以欽天監天文生中式

禮部尚書姚夔請諭祭焚死舉子高潔胡顧孫珣曾瀾等十餘人於郊從之夔祭畢自責不能致防殃及賢俊拜地慟哭哀震數里觀者以爲歎

成化二年丙戌命太常少卿兼學士劉定之翰林學士萬安爲主試官取中章懋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試賜羅倫及第第一程敏政第二陸簡第三 按羅倫吉安永豐人對策引用程伊川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截去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遂奏名第一倫以上疏論閣臣李賢不奔喪久之章懋莊昶黃仲昭以諫元宵燈火俱得罪外謫時號翰林四諫又是歲會試五經各刻文三篇二場刻詔商良臣輅子也敏政李賢壻 時冢宰王一夔以敏政字楷力薦於李文達曰宜爲第一李曰論文不論書遂取倫第一而敏政次之 是科會元狀元咸稱得人內賀欽莊昶韓文熊繡許進林瀚黃仲昭王繼皆爲名臣從來得人未有如是科者論者比之唐韓愈榜宋寇準榜云

五年己丑以太常少卿兼學士劉珝侍讀學士劉吉爲主試官取中費誾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試中式舉人賜進士張昇丁溥董

越等及第出身有差
七年五月中書舍人呂懲乞就順天府鄉試從之
八年壬辰命禮部侍郎萬安洗馬江朝宗爲主試官取中式舉人吳寬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　上親策士仍賜吳寬進士第一先是寬屢試於鄉不利貢入國學絶意仕進不復應舉提學御史陳選禮聘敦請鄉試遂取第三至是會試殿試皆魁天下不負科名劉震第二李仁傑第三
舊制殿試在三月初一日狀元率進士上表謝恩在初六日是年以悼恭太子發引改殿試於十五日至今因之

九年正月北直隸提學閻禹錫奏順天應天兩府鄉試舊制以御史二人監試宜令預於十日前入院庶詳察事端以袪積弊其同考試官宜令所司擇文學優長素行端介者毋循勢要干請提檢守號宜用在外都司官軍毋遣京營之人庶革其傳遞夾帶之弊至於榜文須主考官詳愼將同考官落卷并二三場通行檢閱務得積學之士不許懶慢推託且兩京主考係侍從格心之臣若引嫌畏避即內不足者隨當罷黜試錄就刻舉人文字不許主考代作以妨枵閱部從之
十年八月左庶子黎淳主考順天府鄉試初場得一優卷及觀後場絶不相類疑有弊勾稽墨卷果得謄錄生裁卷狀移籍外核其事而取優卷爲第一拆封乃馬中錫亦一時名士時學士謝一夔主考應天府鄉試得王鏊爲第一試錄五策皆刻鏊場屋中墨卷不易一字一時稱得人明年鏊果會元及第
雲南增解額五名著爲令
十一年乙未二月命少詹事徐溥侍讀學士彭華爲會試考官華以從子入場疏辭遂改命侍講學士丘濬取中王鏊等三百人
時士子有慕道學者或過爲詭異之行以徼名譽因發策言之俾士習趨於正故廖道南謂明興舉業爾雅自

丘文莊知貢舉始云
三月　上御奉天殿親策士親閱所對策賜謝遷劉戩王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鄉試小錄前舊有吏典掌行科舉及生員謄錄對讀二條十三年以少詹事黎淳言始削去之淳又言士子有文理差錯行文有疵表失平仄字畫差錯者皆宜究治禮部覆議平仄不順字畫差錯與文理差繆者不同宜仍令會試從之
十一月黎淳奏科場出題作文定式謂洪武年間已嘗頒

降近年所刊程文純粹者少駁雜者多乞移文所司將
考試官究治申明科場舊制頒降學校永爲遵守　上
曰科舉重事各處出題刊文等事何爲違式差謬該部
會同翰林院學士等官覆奏考試等官務取學行老成
之士不許徇私濫舉出題校文并刊錄文字必須合式
依經按傳文理純正不許監臨等官干預
十四年戊戌命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劉吉翰林院學士
彭華爲考試官取中衆儲等三百五十人
廷試賜曾彥楊守阯會追及第或云閣老萬安得彥策擊
節歎賞又先一日唱名過視之美而頎長也擢第一及

陛傳彥老而多髭且短萬意惘然退再取策閱之平平
耳大驚嘆以爲神助　是科譚溥以山東驛丞中式
是年以大學士萬安劉珝劉吉吏書尹旻兵書余子俊刑
書林聰工書王復兵書兼左都王越掌通政司事工書
張文質大理寺卿宋旻充殿試讀卷官
按讀卷官國初用祭酒修撰等官洪武初年國子祭酒
魏觀太常博士孫吳與給事中李顏修撰王俱四人充
讀卷正統中猶與其事其後非執政大臣不得與而去
取之柄則在內閣國初於殿試之明日即傳臚揭榜今
制約以三日內閱卷禮部地專而人衆庶得盡心鑒別

云　凡殿試讀卷官內閣於大學士學士等官內具名
送該部奏請至日與各衙門該讀卷官詳定試卷次日
同赴文華殿內閣官將第一甲三卷以次進讀俟　御
筆批定出將二甲三甲姓名塡寫黃榜又次日蚤同詣
華蓋殿內閣官進至御座前以次拆卷將姓名籍貫面
奏司禮監官授制勑房官塡榜畢開寫傳臚帖子內閣
官一員捧榜出至奉天殿授禮部尚書制勑房官將帖
子授鴻臚寺官傳臚其受卷彌封掌卷官從內閣於翰
林院及春坊等官并制勑房官內推選與各衙門官相
兼掄事翰林院坊局始不過五人後增至七人遂爲例

十五年十二月御史許進言國家以科目取士愼選考官
近各布政司多遇開科輒徇私情所聘考官多非其人
以致校閱不精兩京俱命翰林官主考故所取得人乞
各布政司亦如兩京例命翰林官主考爲是　上諭禮
部臣曰科目選賢國家重事若聘主司有徇私作弊者
令巡按御史并布按二司互相糾舉或爾部中詳看體
訪得出奏來必重治之
十七年辛丑正月禮部言會試天下舉人合用同考試官
今詩易卷多乞每經各增一員　上曰科舉取士務在
得人增同考試官庶得詳於校閱從之

二月命太常寺卿兼學士徐溥少詹事王獻爲主試官取
中趙寬等三百人　是年李旦以錦林衛軍中式
三月　上親策士賜王華黃珣張天瑞等進士及第有差
二十年甲辰命詹事彭華庶子劉健爲主試官取中鍇嚾
等三百人　是科張綸以富峪衛總旗王瑨以吠州衛
吏中式
三月廷試賜李旻白鉞王敕等進士及第有差
二十二年禮部尚書周洪謨等奏本年天下鄉試錄文多
乖謬乞將考試官訓導黃奎追奪聘禮行巡按御史提
問從之

十一月更定會試取士南北中卷額數舊例會試舉人以
百名爲率南數取五十五名北數取三十五名中數取
十名是年內閣萬安禮部尚書周洪謨俱四川人四川
左布政潘稹郎希二人意言額數不均於是南北各退
二名中卷多增二名
令舉人授教官六年有功蹟者許會試
二十三年丁未命兵部尚書兼學士尹直諭德吳寬爲主
試官取中程楷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士賜費宏劉春塗瑞等進士及第
有差

弘治三年庚戌命大學士徐溥少詹事汪諧爲考試官取
中錢福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錢福劉存業靳貴等進士及第有差廷試策
三千餘言不屬草辭理精確若宿構然內閣劉健得之
贊不容口詔於　上賜第一尋以不檢敗
舊制殿試畢次日讀卷又次日放榜是年大學士劉吉等
言時日迫促閱卷未精請再展一日至第四日放榜至
今爲例
四年令醫士在冊食糧執役者許在京應試
九月大學士劉吉奏定舉人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以劉

綿花之嘲出自監中一老舉人也吉去舉人會試禁限
亦除
五年四月巡撫雲南都御史張泰請開解額下部議增五
名
六年癸丑二月會試舉人命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李東
陽少詹事陸簡爲考試官取汪俊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毛澄徐穆羅欽順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八年言官請雲南貴州鄉試進呈錄稱雲貴鄉試錄共增
解額五名　上從之
九年丙辰二月命詹事謝遷侍讀學士王鏊主會試取陳

淵等三百人鏊取士專尚經術險麗奇袤者一切屏去
弘治間文體一變士習稍端鏊有力焉
三月廷試賜朱希周王瓚陳淵等進士及第有差
十二年己未二月命大學士李東陽掌詹事府禮部侍郎
程敏政主會試三塲甫畢給事中華昶疏劾程敏政素
因不諧已放歸田嘗求李廣復官禁近叨爲考官甘心
市井將試詩表題策三問四問題賄賣與江陰徐經蘇
州唐寅二生狂童孺子先以題問人且驕於衆已而果
然敗露至此百口難掩臣思景泰年間徐泰買中順天
解元事露覆試學士高穀曲護俾免今徐經與泰同家

敏政又從而招徠之遂與唐寅等相率以賂其門朝廷
取士之科關繫最大豈容再壞疏入下鼎獄仍問禮部
尚書徐瓊等覆議奏敏政廻避其私賣三塲題目傳諸
於外恐或未真況未開榜其所買之人曾否取中難以
定奪合令李東陽會五經同考官將塲中硃卷凡經敏
政看者重加校閱果有情弊出塲之後通行究治
是月二十九日揭曉取倫文敘等三百人凡敏政所取
者李東陽等俱封收備照不錄工科給事中林廷玉復
疏程敏政事謂臣嘗爲同考試官與知簾內事且職在
諫垣不可循默但據簾內所見敏政閱卷可疑六事上

原缺第四十一葉

乙酉復行之至今不變云
十五年壬戌二月命吏部左侍郎吳寬侍讀學士劉機主
會試取魯鐸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康海孫清李廷相等進士及第有差
十八年乙丑命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左春坊大學士
楊廷和爲考試官取中董玘等三百人
廷試賜顧鼎臣董玘謝丕及第初閣臣擬魏杪第一因策
中有陛下一日之間在坤寧宮之時多在乾清宮之時
少等語不可宜讀抑置二甲第九而顧遂得首擢相傳
上於內殿焚香籲天願得真才以佐治理故是科舉士

至貴近臣毋慮數十百人而名臣亦不乏云
是科會試一名與二名湛若水三名崔銑四名謝丕五
名安盤俱入翰林亦一奇也
正德三年戊辰命大學士王鏊吏部尚書梁儲爲考試官
取中邵鋭等三百五十人
廷試賜呂柟景暘戴大賓及第時焦芳子黃中二甲第一
劉宇子仁第四皆逆瑾黨也因刺黃中及三甲第一人
胡纘宗策俱授翰林院檢討改仁及邵鋭黃芳爲庶吉
士踰月超擢黃中仁及邵鋭黃芳爲編修黃中再進侍
講而焦芳爲題名記濫稱所改之制爲當後瑾誅黃中

仁爲民鏡吾續宗俱坐貶或傳會試錄完後劉瑾改用
紙書五十人姓名欲登第主司不敢拒唯唯而已瑾曰
先生輩恐奪賢者路耶即開科額三百五十人皆上第
五年八月禮部左侍郎費宏奏山東河南陝西山西解額
係劉瑾增者今科姑聽俟後科復舊從之
六年辛未二月命大學士劉忠詹事靳貴主會試取鄒守
益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楊慎余本鄒守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慎
輔臣楊廷和子也慎博洽有才名京師人猶稱爲函皮
狀元

按餘冬序錄宋太宗朝呂蒙正李昉爲相蒙正之弟蒙
亨舉禮部高第既廷試與昉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
罷之仁宗朝韓億爲參知政事子維舉禮部不與廷試
受蔭入官宋制嚴於宰相子弟如此惟秦檜柄國而子
熺孫塤南省廷試皆冠多士我朝景泰間大學士陳循
王文子鄉試不第訐訟考官特賜舉人弘治乙丑科謝
遷子丕至是廷和子慎其父引嫌不預讀卷其子並得
及第前此戊辰焦芳以子黃中不得狀元及第降調翰
林諸執事官故是科不得不嫌於此見我朝法制視宋
爲密矣而公卿典刑不逮宋人遠矣

大學士劉忠先是有疾累疏乞歸未允強出爲會試主考
官揭曉後即乞省墓時費宏爲禮部尚書知貢舉將會
錄所刻文字指摘其紕繆以白紙票粘於文字之旁托
中官入奏 上召李東陽等至煖閣命太監張永以所
進會錄授之曰今欲別有施行恐壞衙門體面但與卿
輩知之耳東陽捧錄叩頭出是日忠遂以省墓陛辭闕
之抱怏而去抵家遂具疏乞休 上已有先入之說遂
許之
九年甲戌二月命大學士梁儲翰林學士毛澄主會試取
霍韜等四百人費宏以儲位在已上仍將會試錄旁注

貼說指摘以進 上察知之置不問
是科有二魯鐸二朱袞魯一楚人一承平人朱一貌美
一不揚故時有對云魯鐸分南北朱袞別妍媸
三月廷試賜唐臯黃初蔡昂及第初貴溪人也朱寧惡大
學士費宏譖於 上諭其私鄉人罷官
十二年丁丑二月命大學士靳貴少詹顧清主會試取倫
以訓等三百五十人 倫與二名汪應軫三名葉式四
名江暉五名王廷俱入翰林
三月廷試賜舒芬倫以訓崔桐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大學士靳貴罷先是辛未春貴主考會試言事者

誣其家人受賄鬻題事至是年春貴方以病在告既而
稱愈復出典會試益致羣疑於是言官復醜詆之貴遂
致仕
十四年已卯江西以宸濠之亂遂廢鄉試濠平給事中王
紀請次年舉行不報至嘉靖元年巡按御史唐龍請依
額倍取禮部覆議從之
十五年庚辰　上在南京命吏部左侍郎石珤侍讀學士
李廷相爲會試考官取張治等三百五十人以　上南
巡未廷試
十六年辛巳夏五月　世宗登極始殿試庚辰中式舉人

禮部奏　武宗遺禮事宜從簡　上御西角門策問賜
楊維聰陸釴費懋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狀元率諸
進士於西角門上表謝恩
按洪武辛亥有進士永樂癸未無進士天順癸未亦然
永樂初即位天順南省火皆以明年甲申會試永樂已
丑　成祖北征又明年殿試故有辛卯進士正德庚辰
武宗南巡明年　世宗即位故有辛巳進士我朝至正
德止百六十年癸未惟一舉
嘉靖元年左諭德溫仁和侍講穆孔暉主順天鄉試仁和
頗有譏南道御史王木劾其私通關節大得包苴不報

御史向信言各省鄉試聘取考官監臨提調諸臣私所厚
善濫及匪人謬亂滋弊今　陛下龍飛首科宜飭諸司
力除宿弊考官年過四十及不係近科舉人不得濫舉
違者罪之下禮部議報可
二年癸未命大學士蔣冕吏部尚書石珤主會試取李舜
臣等四百名
三月廷試賜姚淶王教徐階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年丙戌二月命大學士賈詠詹事董玘主會試取趙時
春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龔用卿楊維嶽歐陽衢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是日賜宴禮部會武定侯郭勛侍勛因奏歷年賜宴
主席大臣位次居中今宴圖乃左右列坐臣無足齒奈
辱朝命何得旨如舊規行比入宴禮部設席仍左右分
列勛不得已就左席已復疏爭之　上責禮部不奉詔
令自後務遵故事毋再爭援
禮部尚書席書言舊例廷試貢士掌卷官先行看閱分
送內閣然後以次及於九卿進士甲第前後第決於讀
卷官職之尊卑不復論其文之高下非所以示大公也
自今謂宜糊名混送以防奸弊其一甲三名不分內閣
九卿從公會取既定然後輪次均塡不宜偏私以官爵

爲序疏入　上初未允者復爭論乃許之
光是廷試納卷之日彌封官以首則數名送內閣備省
選內閣密視容貌及平日有名者閱卷出東閣歸宿私
第至是乃詔彌封官不得呈卷於讀卷官而閱卷者不
得宿私第
六年兵部左侍郎兼學士張璁條陳慎科目三事一正文
體請令主司秒文務取平實爾雅有俾實用仍於周禮
儀禮中出策一道使之習於禮學然後責以事君使民
一明實錄言辭會試錄宜取生儒原卷稍增損一二字
不必盡出已筆分考秒之功一愼考官請各省鄉試宜

如兩京事例擇翰林院科部官爲之主考毋令權歸外
簾得以預結生徒暗通關節　上深善其言令所司如
議舉行各省鄉試主考令禮部舉京官或進士毎省二
人馳往供事監臨官不得參預兩京鄉試主考外五經
房仍各加科部官一員
九月右庶子韓邦奇方鵬主順天府鄉試疏中引用經文
有曰元首喜哉股肱起哉又曰帝光天之下萬邦黎獻
共惟帝臣錯亂二語截除數字又聖學先朝龍飛字樣
俱不檯頭錄中訛字復多從學御史周易劾奏之而疏
中亦誤以於爲淤於光輝爲光暉部覆得旨科舉重事
京闈又文教所先乃錯謬至此何以垂示四方邦奇
主典文衡麤率不謹檯頭違式擅更經文字義差訛詞
語重復周易欲舉他人之差謬而已亦差謬俱降一級
改南京用方鵬既同職掌失於查對御史丘道隆等監
試不發科舉各停俸二月示罰同考署員外郎鄭尚義
等不係專責姑宥之試錄仍命順天府秒閱改正邦奇
降南太僕丞易降南右衛經歷
八年己丑命大學士張孚敬學士霍韜爲考試官取中唐
順之等三百三十人　是科初變文格以簡勁爲主其
程式文僅三百字云

廷試　上親策賜羅洪先程文德楊名及第先是大學士
楊一清等以洪先文德名及唐順之陳東任瀚六卷進
覽　上一一品題卷首各御批於洪先曰學正有見言
讜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於文德曰探本之論於名曰
能守聖學以爲此知要之說於順之曰條論精詳殆當
於東曰仁智之用著之吾心此不易之說於瀚曰勉吾
敬一之爲主忠哉六策以有御批刻錄中是歲大學士
楊一清等考庶吉士以唐順之任瀚陳東三名爲　上
御批取首列居數日有　旨通年以來毎爲大臣徇私
選取市恩立黨唐順之等一體除用有才行卓異學術

優正者吏部舉奏收之翰林以備擢用
六月大學士楊一清言舊例進士開科禮部奏請於國子監立石題名儒臣撰記一朝盛典傳之永久正德六年以來國家多事因循不作 皇上敦化崇文始命輔臣追記補之嘉靖五年丙戌科題名記命謂臣職當撰述臣竊謂此記雖禮部題請命翰林院撰文然未嘗奉旨專命何官而各年碑石竝書臣奉 勅撰其文又未嘗呈覽撰之事體似有未安竊聞先朝大學士楊榮李賢等連科撰述皆出 宸衷況我 皇上聖文溢發凡近日冊詔誥勅有所指點皆非臣等所及臣議以撰稿錄

進伏乞少選 宸思改發工部仍行翰林院撰定制勅房官一員書寫勒石以後俱可照此行 上從其言遂著爲令
十年四月給事中謝存儒奏言登進士人宜倣周世辨材論官之法布衣羅崇奎乞命督學憲臣廉察德行以爲黜陟禮部覆議從之
禮部奏禁士子冒隱年歲 上曰是弊不獨士子爲然內外官亦多行之各令首舉改若隱匿不聞臺諫官及廵撫御史廉實奏斥
巡按浙江御史李佶言各省鄉試官宜會同監臨等官精書出題考試官取應試卷先期將號數發出聽監臨官叅之墨卷以定去處禮部覆議考試監臨分掌先大學士張孚敬題各省外簾官預結生徒容通關節不公之弊莫甚於斯今復令外簾官叅之墨卷不惟非 祖宗糊名易書之法亦非今日補偏救弊之意宜照先奏欽依事例未出榜以前監臨官不許干與以撓職守出榜之後內簾果有不公等弊據實糾舉 上曰各處鄉試事宜俱照題 准事例行
十一年壬辰二月命少詹事張潮侍讀學士郭維藩爲會試考官取林春等三百十六人先是禮部尚書夏言嘗

知貢舉條上三事曰變文體以正士習責主師以定程式簡考官以重文衡 上曰文運有關國運所係不細近來士子經義詭異艱深大壞文體誠爲害治宜明禁諭務醇正典雅明白通暢如仍前鉤棘奇僻痛加黜落甚則主考具奏處治
三月 上親策試舉人賜林大欽孔天胤高節等及第有差 先是禮部尚書夏言上疏請正文體諸刻意騁詞浮誕決裂壞文體者擯不得取 詔可既廷試言復令儀制郎中約束諸士咸拱聽而大欽獨後至不聞也起不用對冐而文氣甚奇吏部尚書汪鋐得之詫曰惟哉

以宗大學士張孚敬已定二卷覽之曰畢矽格甚明舖
苛鰣准取爲第三既呈覽　上御批第一大欽時年二
十有二第二名孔天胤以王親例補外爲湖廣提學僉
事先是　上御殿傳臚諸進士皆集闕門一序班謬傳
命備服首名林大欽及諸進士巾袍者百餘人次名孔
天胤以便服披門外　詔問狀鴻臚卿王道中以爲禮
部失於曉諭　上切責部臣奪司官俸一月禮部言已
嘗先期揭示實以序班妄傳遂致錯誤道中對狀切責
而宥之序班孫士豹等下法司逮問大欽天胤等俱免
究

十二年十月　詔罷京官主考省試禮部尚書夏言疏言
各省開科名爲鄉試原係有司職務實古人鄉舉里選
之遺意近以京官主試亦一時補偏救弊之法可偶一
行之若遂爲常規又不無弊况考官與按臣每爭較禮
節競生嫌隙一切事宜多有未便請罷之　上從其請
令仍用教職

十三年命侍講學士廖道南侍讀張袞主順天試諭德倫
以訓贊善張治主應天試取畎勝瑀鄭維誠各百三十
五人道南以初場進題進下禮部參請辭鹿鳴宴不許
時吏部尚書汪鋐子不第上疏指摘道南事引　太祖
誅劉三吾例道南引劉儼事答俱不問時應天進呈試
錄失裁山西進呈試錄誤夾片紙　上皆謂其不敬下
應天府於南京法司山西布政司官逮按御史各逮問

十四年乙未始令雲南貴州各另開科取士先是貴州鄉
試附於雲南道里不便給事中田秋建議欲於該省開
科下巡按御史王杏勘議稱便因請二省解額命雲南
四十名貴州二十五名各自設科

命侍讀張璧侍講蔡昂爲會試考官取許穀等三百三十
人

廷試賜韓應龍孫陞吳山等三百二十五人及第出身有

差次日宴於禮部殿試日　上親賜策問及讀卷畢李
時以十二卷進序論曰卿等所進卷朕各覽一週其上
一卷正合題意夫禹道善而備朕所取法其上三說仁
禮爲用夫仁基之禮成之亦甚得題意其上四論仁敬
夫敬而能仁他不足說可以保治矣其上二略泛而滯
於行其下二抑似備雖與題不合然言及時事故朕取
之可二甲首餘以次列去不知是否卿可先與衆臣看
一過再同讀卷官看行　上復御批首三卷曰是題本
意可一甲一名說仁禮之意好可第二名敬爲心學之
要此論好可一甲三名是歲并李璣趙貞吉郭朴敖銑

仁瀛沈宏駱文盛尹臺康太和九人策皆刻蓋自有輔
科以來朝廷策士未有親承 聖問躬自披閱如是舉
者後禮部因請以 聖諭恭列登科錄篇首其十二人
策對俱以次刊刻從之
十六年八月命侍講學士姚淶中允孫承恩主順天試倫
德江汝璧洗馬歐陽衢主應天試取鄭光溥王諷等各
百三十五人南考官批語失列名下部參看謂不敬當
提問又策題以周禮祀戎爲問語多譏訕試官汝璧衢
錦衣衛建訊提調府尹孫懋丞楊麒監場御史何鏊沈
應揚南京法司究問房考學正許文魁等所在巡按建

問所取上不准會試後復許之降璧提舉衢通判
禮部尚書嚴嵩又指廣東錄聖諭帝懿四郊上帝俱不
擡頭陳白沙倫迂闊非君前臣名義且飛衛紀昌道遇
交射黃郊紫薇碧虛子問答惟異 詔學正王本才等
布政陸杰等按察司蔣淦等俱巡按官逮問本才等仍
奪禮幣御史余光法司逮訊仍通行天下提學官禁士
習惟誕違式者悉黜之
十七年戊戌二月禮臣言邇來文體日壞道術日微宜勅
會試取士務取淳正典雅合於式者其鈎棘苗軋者黜
若背經旨引用莊列不經之語者參奏

命大學士顧鼎臣吏部左侍郎張邦奇爲考官取袁煒等
三百二十人
三月廷試賜茅瓚羅珵袁煒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時內閣初擬陸師道爲狀元 御筆批作二甲第五改
袁煒第一文華殿宣讀已出復 召大學士李時夏言
學士顧鼎臣入改煒第三擢茅瓚第一
十九年詔增湖廣解額先是湖廣鄉試額八十五名巡按
御史姚虞奏請增額以崇表 帝鄉作興士類禮部覆
請 上曰湖廣朕 皇考德化所及之地解額准增九
十名

二十年辛丑二月會試命掌詹事禮部尚書溫仁和侍讀
學士張袞爲考試官取林樹聲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沈坤潘晟林一鳳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二十二年禮部言人才之生其地者多寡不同故解額因
之而異至於會試則分爲南北中卷取之各有定數所
司不得增損奈何法久禁踈遂有遊學矯詐之徒見他
方解額稍多中式頗易往往假爲流移冒籍入試至有
脫逃罪犯變易姓名奔從營求靡所不至會試舉人報
籍印卷亦有假託族屬改附籍貫朦朧關具以南作北
國法罔存士風大壞乞於明年會試嚴加覈究但係先

年冒籍嘗經恩赦者許其歸正其他籍貫不明兵報中
卷北卷者本部指名參退仍行兩京各省凡遇鄉試關
科提學考選生儒不得將流移附籍之徒一槩濫收以
玷科目違者參請治罪報可
中書舍人陸煒乞應順天鄉試許之中書實授者法不得
試煒錦衣衛都事炳之弟也
逮繫巡按山東御史葉經詣京朴死於闕廷初經劾嵩受
表細惟燼賄事嵩銜之及經監山東鄉試進呈試錄中
有諷上語　上覽試錄手批其第五問防邊禦虜策曰
此策內含譏訕禮部其參看以聞於是尚書張璧等言

今歲虜未南侵皆　皇上廟謨詳盡天威所懾乃不歸
功　君上而以醜虜饜飽爲詞誠爲可惡考試官教授
周鑛李弘教諭劉漢陶悅胡希顏程南與紹會葉震亨
胡僑率意爲文叛經訕　上法當重治監臨御史葉經
漫無糾正責亦難辭其提調布政使陳儒參政張臬監
試副使談愷潘恩均有贊襄之職俱爲有罪　上曰各
省鄉試出題刻文悉聽之巡按考試教官莫敢可否此
錄不但策對含譏即首篇論語義發體之君不道葉經
職司監臨事皆專任并同鑛等陳儒等俱令逮繫至京
治之尋逮經儒臬愷恩至　上以經任悖不道命廷杖

八十爲民乃降儒等邊方雜職經遂死於杖下及稍僑
等爲宜君等縣典史
初順天鄉試歲多冒籍中者慈谿人張汝濂易名張和冒
良鄉籍禮科給事中陳棐劾奏之因歷陳京闈之弊謂
國家求賢以科目爲重而近年以來情僞日滋其中奸
宄之徒或居家之時作奸犯科削籍爲民兼之負累亡
命變易姓名不敢還鄉者有之或因本地生儒衆多解
額有限見他方人數頗少逃奔入京投結鄉里交通勢
要鑽求詭遇者有之或以順天鄉試多四方之人人不
相識可以買托代替者有之一遇開科之歲奔走都城

尋覓同姓假稱宗族賄屬鄉官扶同保結不得府學則
謀武學不得京師則走附近不得生員則求儒士百孔
營求幾遂捷徑及其中科回籍則既告路費又告牌坊
四顧罔利與同妣壞而其未得者則從旁挾持互相攻
發蜂起浮議是帖匿名　聖明聲教之下豈宜有此不
美之事請令所司嚴究順天府學冒籍生員俱遣回籍
降等肄業京衛武學非武職應襲不得濫入歲貢援例
監生如舉人教官會試例止得一入京闈後但本省應
試而京闈鄉試如各省法唱名辨驗不得混冒庶乎前
弊可革從　旨　張和下法司逮治冒籍生員提

學御史覆勘餘俱下禮部會議給事中李念疏論工部
侍郎陸杰從子光祚太僕寺卿毛渠子延魁鴻臚寺卿
陳璋子策冒京衛順天二學中式劾杰等欺罔不忠提
學御史謝九儀以被訐冒京衛順天二學中式鄭夢綱
等十人論奏俱下禮部行所司覈其眞僞至是議上謂
孫鎡孫鑨王宸陸宏四人係錦衣衛太醫院見任官親
子侄當存留會試鄭夢綱陶大壯沈譜丁子韍陸可成
翟鍾玉六人俱詐冒籍貫當發回原籍入學肄業仍得
應其鄉試陸光祚陳策毛延魁雖稱隨任終屬冒籍亦
當一體發回得 旨孫鎡等鄭夢綱等俱依擬陸光祚

等姑准存留不許對制陸杰陳璋毛渠俱奪之明年言
官復摘左贊善浦應麒責題事下獄杖之六十并舉人
翟鍾玉等俱爲民又以取中翟汝孝汝儉并夳中允秦
鳴夏俱逮捕奪職
詔褫貴州鄉試監臨御史魏洪冕職爲民提調布政使侯
緘參議翁學淵監試副使王積僉事施昱各降三級考
試官教授楊伯元教諭穆姓謝懋聰歐陽深黃杵各
降雜職是歲貴州所進鄉試小錄體式多違誤其書經
義及論評役弃謬不經禮部參論薄罰 上謂其差謬
既多且惑謬風特重譴之已乃降緘雲南副使學淵
眞定府通判積兩浙運副昱茶陵州同知伯元等俱降
淮浙課鹽司大使等官
南京御史包孝奏辛丑會試禮部尚書溫仁和主試編修
稽世臣爲禮經分考脯中進士徐履祥陳志潘仲驂當
追罷且言庶子童承敘之嗜酒贊善郭希顏之輕險編
修袁煒之放蕩俱不堪典試事宜量行別用時仲驂等
授官仁和承敘已故吏部覆希顏煒等俱令痛加策勵
上責部臣不行分別查究漫無可否希顏煒事無指實
照舊供職世臣等事屬曖昧置不問
二十三年甲辰二月命禮部尚書張潮左庶子江汝璧爲

會試考官時潮入貢院三場畢以病死輿屍出考試難
江一人而後序則屬同考修撰茅瓚爲之取中瞿景淳
等三百二十人
三月 上親策試士賜秦鳴雷瞿景淳吳情及第而少傳
翟鑾二子汝儉汝孝俱與焉少傳以嫌故辭讀卷不許
既試以進呈卷上 上疑汝儉等在首甲因抑第一卷
寘第三復抑第三卷寘二甲第四拆卷果汝孝也 上
又夢聞雷遂拔鳴雷爲狀元
鳴雷以赴實後期爲禮官所劾 詔宥之又傳讀卷官
已定吳情第一因北音無字讀吳 上曰無情豈宜居

第一遂置第三而因殿屬結雷字乃拔鳴雷云
八月刑科給事中王交王堯日論劾少詹事江汝璧修撰沈坤編修彭鳳歐陽曒員外高節朋私通賄大壞制科大學士翟鑾以內閣首臣二子汝儉汝孝既聯中鄉試又連中會試若持券取物然崔奇勳乃汝儉等師焦清與汝儉結婣又同受業四人者會試俱一號汝儉汝孝奇勳皆彭鳳所取詩經考官五人何俱在鳳一房歐陽曒亦汝儉等師本同經又改看書經跡若引嫌而陰助鳳尋卷及沈坤之取中陸煒高節之取中彭謙汪一中皆以納賄故乞明正其辜且欲追順天鄉試主考秦鳴

夏浦應麒阿奉翟鑾之罪　上下其章吏部都察院從公參看鑾隨具疏自理且請特降題目命部院大臣覆試　上怒曰鑾被劾有旨參看乃不候處分肆行擾辯屢屢以直無逸爲辭同夏言禁苑坐轎止罪一人全不感懼敢以撰科文贊玄修爲欺朕內閣任重不晝赴以朕不晝朝並君行事二子縱有軾轍之才豈可分明並用恣肆放僻如此部院其參閱治罪不許回護部院覆請下汝璧於理嚴究分別情罪重輕　上以跡弊明顯大壞　祖宗取士之制遂勒鑾并汝儉汝孝奇勳清及鳳曒俱爲民汝璧等俱下鎮撫司逮問巳法司會鞫請

汝璧鳴夏應麒雖各阿取輔臣之子然實非賄故冊之取煒節之取一中亦然獨彭謙實以杪尉張岳賄節五百金而中御史王珩沈越、失於糾察罪亦難逃疏上詔杖汝璧鳴夏應麒六十革職閑住不敘珩越降一級調外任節岳充軍謙爲民坤一中煒存留供職先是江汝璧奏辯言臣爲考官時在內有給事中盧勳周宋陳棐爲同考試官在外有御史王珩沈越爲監試官此五臣皆　陛下除奸革弊之人臣若有此情當時豈得不言　上曰盧勳等職係言官目見場中情弊如何不行糾奏因令勳等對狀勳宋棐乞恩認罪命降俸三級以

珩越強辯命逮繫錦衣衛鞫珩判滁州越判開州時擬降謫出刑部尚書聞淵都御史熊浹以爲太過淵因連坐謫之蓋淵有所爲希執政意也

二十五年禮部覆南京給事中萬虞愷等條款科場事宜請會試及兩京主考翰林官內盡數開列及部科官亦多擬上候點其各省鄉試請聘教職不足則聘外省推官知縣等官入內簾主事外簾不得有所干與印卷封號須加詳慎入場始唱名給卷納卷即登時彌封使奸人不得措手以杜關節得　旨會試及兩京考官着遵舊制餘如議行

七月增貴州解額初貴州原附雲南額取二十一名嘉靖十四年始於本省開科定額二十五名至是撫按官王學益蕭端蒙等奏本省人才加盛又附湖廣鎮遠等伍衛軍生乞量廣解額　詔增至三十名遂爲例

二十六年丁未禮部尚書費寀知貢舉當入場進題以從子懋文應試請以右侍郎崔桐入場領題先於朝房宿歇至期同捧入朝　詔從之

二月命吏部左侍郎孫承恩張治爲會試主考官取胡正蒙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李春芳張春胡正蒙等及第出身有差

二十八年應天鄉試禮部尚書徐階子璠倩人入場事覺南京給事中萬文寀及監察御史楊順張鑑論階縱子犯法請罷階因疏求去　上以階日直左右其子犯法遠不得知　詔令安心供職

二十九年庚戌二月命禮部尚書張治吏部侍郎歐陽德主會試取傅夏器等三百二十人

三月　上親策試士賜唐汝楫呂調陽姜金和等進士及第有差

三十一年給事中黃元白言京闈鄉試伊邇宜慎選考官如沈馬黃廷用素行不謹恐序當及之有玷文衡　詔以廷用調南京別用遂改南京兵部員外郎

八月江西鄉試貢院火巡按御史蕭端蒙因論執事諸臣罪　詔下僉事知縣劉价等六人於御史訊問李右參政馬森按察使陳洙副使譚大初俸一月

三十二年癸丑二月命大學士徐階侍講學士敖銑主會試取曹大章等四百人

三月　上親策試士賜陳謹曹大章溫應祿等進士及第有差

三十四年十月先是貴州開科附以湖廣五衛無何又以四川永寧撫司學附焉未嘗限其名數由是四方遊食

逋罪生儒皆冒五衛永寧籍求試貴州生儒亦恍愉之其後雲南廣西學校近貴州境者且復求附科至是御史孫愼請行禁止部覆報允令貴州鄉試不得復請附科五衛永寧中式勿得過三人

三十五年丙辰二月命大學士李本少詹事尹臺主會試取金達等三百人

三月　上親策試士賜諸大綬陶大臨金達等進士及第有差

四月戶部郎中金九齡以廷試時私入禁門爲衛士所執下法司訊治黜爲民

三十八年己未二月命吏部右侍郎李䥱太常少卿兼學
士嚴訥主會試取蔡茂春等三百二十人
三月　上親策試士賜丁士美毛惇元林士章等進士及
第出身有差
是科中吳紹吏部尚書鵬之子吳繩之異母弟也戊午
嚴鵬壻董份主順天鄉試得輿計偕因連第繩忌之而
鄉縣嚴世蕃御史耿定向知繩意遂告嵩云欲劾之嵩
曰此美名可市也而又告徐階階曰如嚴不憚何曰嚴
已許我矣乃具疏號於衆鵬懼請於嵩嵩又戒以勿言
遂寢

四十年八月　命諭德吳情侍讀胡杰主應天試取許國
等百三十五人
禮科給事中丘岳等奏應天錄文既已傳布而考試官吳
情屢行更易胡杰不行救正乞分別究治得　旨俱調
外任情遂調廣東市舶提舉杰廣平府通判吳情無錫
人其邑之預薦者凡十三人以是籍籍而胡之家僮有
泄題而遁者未必皆有獨也其後胡旋起亦竟不利而
吳以老不赴官自是南畿之在翰林者不得入南試以
爲例
四十一年壬戌二月命大學士袁煒吏部左侍郎董份爲
考試官取中王錫爵等三百人
廷試賜徐時行王錫爵余有丁及第是歲煒承恩特賜白
金文綺御膳於翰院份亦與焉蓋異數也少保兵部尚
書楊博左都御史潘恩以子中式辭讀卷不許工部尚
書雷禮以督工辭讀卷許之仍敕列名於錄又特用吏
部左侍郎李春芳不爲例
四十三年禮部覆南道御史官所陳兩京鄉試革弊事宜
今後兩京主考不用本省人如資序挨及南人用北北
人用南以別嫌疑又同考用京官進士出身者易詩書
各二員春秋禮記各一員其餘參用教官以便覽察又

謄錄用書手對讀用生員以防洗改但此三事專爲兩
京鄉試而設其各省及會試亦當因其說而廣之因更
上六事一會試及兩京鄉試監試官預於二十日前選
差以便防範一巡視搜撿務加嚴慎以杜奸弊一各省
務精選才望內簾官無令外簾干預應舉生儒二十五
名中一名中式之文務崇簡易凡浮繁冗雜詭僻不經
悉行黜汰仍參取後場以采實學一解原卷到部以憑
稽查得　旨各鄉試俱照舊規令監臨公同考官揭書
出題提調監試等官不得干預餘皆如議行
巡御史陳瑞芳凌儒監順天鄉試　上以科場事宜遇年

弊多論儒等悉心綜理嚴加禁革先是兩京監試御史
皆臨期方遣禮部以爲倉卒之際不便防奸故是歲遣
官蚤云
命諭德汪鏜中允孫世芳主應天試世芳以病卒於貢院
輿屍而出同考官吏部主事蔡國珍代爲役序是歲
詔自今兩京鄉試同考官仍擇文行俱優年力精壯教
職充之罷部臣勿遣時給事中辛自修鄒楚望御史羅
元佑交章摘發科場奸弊冒籍生員章禮等五人關節
監生項元涑等三人元涑乃禮部主事戚元佐所薦同
里人也於是自修等併劾元佐曹楝復言戶部尚書高

燿爲屬官陳洙爲考官托其子高嵩遂得中式而外簾
爲之關節者即宛平縣丞高爍燿之親弟也蹤跡顯然
人所共知俱請論如法以振頹綱疏下禮部查議禍魁
冒籍陳道綋呂祖望冒籍克附禮等各行原籍勘實堂
元涑等以覆試文可俱准中式燿元佐洙俱不坐爍以
始不引嫌調外任於是罷部僚與試而行提學御史孫
續通查在京冒籍生員斥遣有差復 詔增拓舉場前
地臨入試時增遣監場御史二員先於場門外檢閱以
進著爲令
四十四年乙丑會試命御史李邦珍鮑承廕監視周弘祖
顧廷對場外搜檢 詔申嚴懷挾傳遞之禁犯者執送
法司問罪仍於禮部前枷號一月邦珍等條上革弊
四事一試卷禮部印鈐送提調收領臨期舉人入場至
大門內驗票領以防洗改縣色及彼此交換之弊一請
詔飭觀二司及府縣官臨期督集所屬舉人照依省分
次第挨次點驗序進以防冒替之弊一舉人有不服搜
檢及不循序進如新規者輕則扶出重則叅奏以防喧
譁抗違之弊一請增軍三百餘名嚴密搜檢場外仍遣
差叅將官一員帶領官軍晝夜延邏偵揭聽乃止以防
懷挾透漏之弊 詔皆允行已搜獲懷挾舉人十數名

枷號禮部前各杖發原籍爲民
命吏部左侍郎高拱侍讀學士胡正蒙主試初場進題
上以民之秉夷爲忌問少師階欲究治拱等階解釋之
乃已取中陳棟等四百人
廷試賜范應期李自華陳棟及第是歲讀卷工部尚書雷
吏部左侍郎事董份亦用李春芳例也份遂禮部坐事
爲民與大學士袁煒以病故登科錄不載是歲進士嗣
大順子允淳同科亦奇事也大順即大壯前順天所發
迴冒籍者也
隆慶元年直隸提學御史耿定向奏科場事宜一兩京鄉

試主考宜簡學行兼長者毋拘年資一兩京同考官宜
令廣取正備卷呈送主考如所取未稱責令再閱或付
別房覆校主考仍自行披閱落卷果有與材亟收錄之
毋避嫌輕棄一主考官止宜發初場試卷付同考分經
校閱二三場更易品訂毋專委一人致令偏重初場遺
眞才積學之士一邇來經書時義體制大壞有浮蔓至
千餘字者宜嚴立程式一篇止許五百字以上六百字
以下違式者毋與謄錄一命兩京各省於揭曉之日以
中式舉人硃墨卷發提學官查驗鈐封送京府各布政
司解部以防偽濫一革去兩京應試監生字號與生員

一體彌封取中之數仍如舊額滿五十五名則止已而
御史陳聯芳亦言重後場以羅實學及令兩京同考閱
卷不必書各房字樣主考止以文字去取毋以考官爲
額數分房爲次第禮部議覆俱允行之
浙江巡按御史王得春言各省舉人牌坊銀乃國家賓興
盛典至嘉靖三十七年始以邊儲缺乏權議扣減似非
昔人勸駕績食之義宜查先年例全給禮部議覆從之
八月命諭德王希烈中允孫鋌主應天試初 上用議者
言兩京鄉試監生卷各革去皿字號於是南監中式僅
數人虧舊額四分之三既揭曉後考試官王希烈孫鋌
等至國學謁文廟而監生下第者數百人譁譟於門外
伺希烈等出遽詬語甚不遜巡城御史操江都御史各
使人呵止之久之方解事聞 詔南京法司逮治其爲
首沈應元等數人如法發遣祭酒呂調陽涖任未幾且
勿論守備魏國公徐鵬舉以聞覺坐視奪祿米司業金
達以鈐束不嚴奪俸二月監生編號如舊行
時翰林修撰丁士美右中允張四維主順天試取莊允中
等百三十五人初場論語放鄭聲說者以高拱新鄭人
蓋有所阿徇云
二年戊辰命大學士李春芳掌詹事府禮部尚書殷士儋

主會試取中田一儁等四百人
廷試賜羅萬化黃鳳翔趙志皐及第先是內閣所取李長
春王家屏田一儁已定矣 內旨忽於二甲前進呈卷
用萬化等而李長春三人居二甲前是歲大學士陳以
勤以子于陛通政使李一元以弟一中辭讀卷許之登
科錄亦不列姓名
禮科給事中張鹵條陳科場事宜一曰嚴關防二曰數供
應三曰正文體四曰廣解額河南道御史王好問亦言
號舍懷挾代替透露等四弊禮部覆奏 上曰奸弊不
法何以得眞才監試御史其盡心嚴察不得寬縱

四年禮部覆提學御史周弘祖奏正士風五事一廣恩貢以實國學二申臥碑事例以整澆風三久任教職以收成效四責成有司以懲玩愒五試題須善惡並陳以掌剽竊之習得　旨開貢本為求才各提學官其嚴選毋濫如廷試之日發回三名以上者提學官以不職論降一級

禮部覆南京御史王嘉賓奏請今後試錄第錄中式士子之文考試官稍為刪潤兩畿鄉試宜增設御史二人緝治懷挾諸弊得　旨允行

命諭德丁士美修撰申時行主順天試洗馬侍講馬自強

侍讀陶大臨主應天試取李廷機吳汝倫各百五十人以登極選貢增南北各十五名從孫鋌請也時南場有賄進者後皆不得第云

順天府進鄉試錄案有重復者　上以責提調考試官於是府丞宋纁諭德丁士美修撰申時行各奪俸二月

時江西提學副使陳萬言以科舉檄士遺落者悉詣巡按御史劉思問求覆校幾四萬人思問與期會都司署中旦日思問未至士爭門入騈雜喧亂都指揮王國光呵[illegible]之退相蹂踐死者六十餘人是歲鄉試南昌知縣劉[illegible][illegible]上捕討紹恤在縣中有索所獎拔士試而中者二人士論譁然謂紹恤私二人從落卷複出改洗冒中於是南科道官請論思問萬言罷紹恤并黜二生下吏禮二部議思問無罪國光行撫臣逮問二人中式紹恤實不衒然不應招至門下以起事端其與萬言俱以不及調用奏可

五年辛未命大學士張居正掌詹事府禮部侍郎呂調陽主會試取鄧以讚等四百人

廷試賜張元忭劉瑊鄧以讚等進士及第有差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浙江蘭谿縣知縣臣楊兆升 訂正

禮部三十二

學政

巳亥正月 高皇帝命寧越知府王宗顯開郡縣學延儒士葉儀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等爲訓導時喪亂之後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欣悅

洪武元年七月帶刀舍人周宗上疏請府州縣開設學校上嘉納之

二年以方克勤爲寧海訓導克勤樂於育才負笈來從者甚衆據經陳義聞者悅服

十月詔郡縣立學 上諭中書省曰學校之教至元弊極使先王衣冠禮義之教混爲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設名存實亡況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鬬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汚染之習此最急務當速行之詔曰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風俗莫先學校自胡元入中國夷狄腥膻汚染華夏學校廢弛人紀蕩然加以兵亂人習鬬爭鮮知禮義今朕統一天下復我先王之治宜大振華風以興治教雖內設國子監恐不足以盡延天下俊秀其令天下郡縣并建學校以作養士類其府學設教授一員秩從九品訓導四員生員三十人縣學設教諭一員訓導二員生員二十人師生月廩米人六斗有司給與魚肉學官月俸有差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

南昌訓導朱善以學行聞府上其名擢教授八年命天下教職會薦權者赴京師廷試之擢善第一除修撰

八年正月詔天下郡縣閭里皆立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有司以時程督之

十四年三月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謂廷臣曰夫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爲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而非有所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知學則道興小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未必不本於此也

十五年四月又命外府州縣學田租入官者悉歸於學俾

供祭祀及師生俸廩絆費對曰前代學田多寡不同宜
一其制乃諦定三等府學一千石州學八百石縣學六
百石應天府一千六百石各設吏一人以司出納師生
月給廩膳米一石教官俸如舊
十月命禮部頒劉向說苑新序於天下學校
十六年十月東昌府學教授馮叡考最除左贊善
十七年十一月　上謂禮部曰近命遼東立學校或言邊
境不必建學夫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
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
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

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
乎況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聞禮教恐漸移其性今使
之誦詩書行禮儀非但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
十九年勅駙馬都尉梅殷提督山東學校兼理地方事務
二十年十月　上以北方學校無明師生徒廢學命吏部
選南方學官之有學行者教之增廣生員不拘額數復
其家
十一月以河南府學訓導蔣釣為侍講學士
二十三年正月通政使茹瑺引奏潮州學生陳質言父戍
太寧已死有司取其補伍念術國教育願賜卒業　上
謂兵部尚書沈溍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難此生既
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對曰此生學未見成
效若削其兵籍則缺軍伍　上曰人才必養於未用之
先而用於既成之後事有輕重難拘一律軍士缺伍不
過失一力士獎成賢才以資任用其繫豈不重乎
二十四年五月勅禮部侍郎張智等曰古之儒者務學以
明體適用窮則忠信篤敬以淑諸人達則忠君愛國澤
被天下朕自御宇以來擢用儒士布列百司思得人稱
任而卒少見良由師道不立故成材罕闕爾禮部宜以
朕言諭天下俾凡為儒者必恪遵聖賢之道以修己教

人毋徒尚文藝云
七月命禮部頒書籍於北方學校　上諭禮部曰農夫舍
耒耜無以為耕匠氏舍斤斧無以為業士子舍經籍無
以為學朕念北方學校缺少書籍向嘗頒與五經四書
他子史諸書未曾賜予宜於國子監印頒有未備遣人
福建購予之
二十五年七月勅刑部榜諭天下學校將各處教官有給
由到京　上召諭之曰汝等皆老儒來自郡縣民間疾
苦稼穡艱難悉為朕言崗嵐學正吳從權對曰臣為學
止以教道為職業民事無關山陰教諭張恒野曰臣守

職嘗在學未嘗出外於民事無所知　上曰豈有久居鄉里不與人交接縱教學不出每月朔望休暇幷四時節序朋友往來於民情世務豈不談及藥言不知詐也且儒者所學皆聖賢之道古人有身居田野心在朝廷伊尹耕莘常以致君澤民爲念及出相湯發其所蘊以安天下甯戚未遇扣角而歌自薦於齊桓公佐興霸業漢賈誼董仲舒輩皆起於田里上書敷陳時務議論得失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致武臣言事古人不得進用汲汲求見於君欲行其所學今汝等旣集朝堂朕親詢問俱默默不言學聖賢之道者果如是乎又如宋儒

李沆爲宰相佐眞宗日以四方水旱蟲蝗盜賊等事奏之同僚以爲細事沆曰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有所敬懼不然則留意於土木禱祠聲色狗馬之事矣此人君不問尚且日奏於君今朕以汝等皆儒者故詢以民事意必有以對朕遁反支離其辭竟無一語宋儒胡瑗爲蘇湖敎授其敎書生皆兼時務治兵治民水利算數等事當時得人皆由其敎授有法今汝所言平日在學不出則所敎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謂生徒雖有賢才亦爲汝等所壞使天下敎官皆效汝輩所爲朝廷焉能得人二人皆惶汗失措　上顧謂刑部臣曰若二人者立心不誠豈能爲聖賢之敎虛糜廩祿無補於時宜竄之極邊其以榜諭天下學校使爲鑒戒

二十六年十一月擢泰州學訓導門克新爲右贊善紹興府學訓導王俊華爲右贊善詹事府

二十七年正月改中都國子監爲鳳陽儒學

建文元年五月選補儒學官先是學官缺用舉人及中試監生通經儒士至是詔天下凡在任未入流官及坐法謫戍已更者但通經薦試俾又詔衛官舉通經軍士聰布按二司試上吏部銓用

四年十一月靖難後吏部奏順慶府學敎授馮壯甫考滿

經任內舉人止三名命降爲學正著爲令

永樂元年五月以大興縣學爲順天府學革大興宛平二縣學

八月設楚雄縣儒學先是本府言所屬人民頗皆爨夷不知禮義惟僰人一種有讀書識字者而縣學未設近委官勸集俊秀子弟入學而無師範請立學置官從之

二年十一月廣西欣城縣學訓導到官歲餘邑中皆猺獠有司招其子弟入學卒無至者訓導自念虛糜廩祿無益於國詣闕白其事禮部尚書李至剛等言不當擅離職請罪之　上曰委其職事而去之可罪以離職無事

可治而赴闕自陳盖非苟祿偷安者其送吏部調用
五年正月雲南鎮南州奏洪武中有命建學時以民力未
敷暫聚徒訓於城隍廟因循已久今請別建學舍從之
六年十二月吏部奏教官考滿稱職者請仍陞教職　上
曰教官果然稱師範之任者以教職內陞如才堪撫民
及剸繁者亦當隨才任使不可執一自今凡教官考滿
吏部同六科給事中選其有才識者留六科理事一年
後從本科都給事中考其高下用之
洪熙元年六月廣寧中屯衛軍士馮述上言學校風化之
原所以明人倫厚風俗今定遼金復海盖五衛洪武中

已建學設官而三萬瀋陽廣寧義州諸衛尚未建學若
緣邊軍衛並立學校以教官軍子弟使知忠君親上愛
親敬長則禮義興而風俗厚矣
七月章丘縣訓導張佑等考滿　上命爲給事中諭吏部
尚書蹇義曰前代命官內外更踐近廟閣外間言仕者
一爲教官即老於學校有志於世用者多不樂就此職
自今用人不得執一
十一月貴州鎮遠府奏本府新設儒學訓教生員期有成
效請給廩膳以養之　上命貴州各府新設學校未與
廩膳者皆與之

宣德元年二月　上御左順門吏部尚書蹇義等侍　上
謂義曰昨日鄉奏山西臨晉縣學生員年幾十三入學
五閱月御史考發充吏朕再思之人非上智安能五月
有成且未成童質堪吏役朝廷命官考績黜陟亦待九
年何況童蒙初學此不近人情甚矣可發此生還學仍
移文戒飭御史如再任意所行必黜罰之
二年四月行在禮部奏天下歲貢生員考試不中者發回
肄業以待再試教官提調官如例責罰　上曰此輩在
學若府縣官勤於提督教官勤於訓誨未必無成泰山
之溜可以達石何況於人今上下偷惰虛度日月是以

臨文不知所措循例責罰薄示微耳宜令內外風憲官
程督之考其勤惰明示勸懲庶幾教學有成國家得用
八月　上諭禮部尚書蹇義等曰國家建學育才以資任
用　祖宗以來得人爲多比者各處考黜生員例應充
吏有以患病爲詞者告乞再試彼既恥於罷黜必能悔
過自新又或學業垂成不甘中棄者宜從所請然須令
翰林院嚴加考試庶幾人知所警自然向學
三年十一月　上退朝御文華殿召侍臣問曰國家恆欲
人才足用官使得人而才每不足官或曠職何也侍臣
對曰人才出自學校學校興不患無人才人才衆多則

官得人矣　上曰今國家郡邑有學以育秀民京師有
學以升其成才者而復命之歷事諸司考其才器之高
下而用之立法可謂備矣然　祖宗時稱得人比年生
徒多不務學徒記陳言爲出身之資及授以職訖無實
用是蓋師範不得人也唐陽城爲國子師斥諸生之久
不省親者於是人知孝宋胡瑗教授蘇湖置經義治事
齋當時成就者多此政古人所謂師嚴而道尊道尊而
官正侍臣對曰誠如聖諭
四年四月代州儒學署訓導事舉人曹鼐上言臣年少學
問未克不堪爲人師願就太學讀書或授別職亦得自

效　上謂吏部曰凡人不自滿者其志可嘉可授縣幕
俾習知民事如有餘力亦可進學遂改泰和典史後進
士及第
五年八月　上語學士楊溥等曰民之休戚係庶官之賢
否何術可盡得其人溥曰嚴薦舉精考課不患不得
上曰此恐非探本之論若不素教預養則人才已壞徒
嚴薦舉精考課猶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此豈可得
今當崇重學校愼選師儒以責成之
八年九月令天下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
時言者以士子儕學校者多衰老不得及時進用遂有
此令增闕貢例以後闕一行之至天順五年復申此令
十年九月霍州學正曹端卒端澠池人潛心理學以事著
述教人務躬行實踐事父母曲盡孝養年荒勸賑一方
賴以全活在霍學久士子服習教化郡人亦皆薰炙惟
禮義是尚後調蒲州霍諸生上章懇留從之竟卒於霍
郡人如喪考妣學者稱爲月川先生
十年十一月擢儒士盧忠爲太平府學訓導忠以經明行
修薦吏部驗忠軍籍無人補伍具以聞　上命試其
才學可取曰與其戎伍得人何如學校得師故有是命
正統六年七月詔天下教官缺多命南京吏部侍郎趙新

禮部侍郎陳璉會祭酒陳敬宗選監生通三場者除補
十四年刑部奏定各處生員若犯受贓姦盜冒籍科舉挾
妓飲酒居喪娶妻妾等罪者直隸發充兩京國子監膳
夫各布政司發充鄰近儒學齋夫膳夫滿日原籍爲民
景泰五年　月有學官爲生員誣陷贓罪械至京自經逝
旅事聞都察院請通行天下禁約凡生員以奉師束脩
贄見儀物爲贓構詞誣陷者官司鞫實即與分豁毋一
槩論贓其生員誣陷師長與情暴白仍械京治罪從之
成化元年正月國子監助教李伸上言五事一曰嚴學校
之職今天下教官類多匪才以致提學憲臣往往折辱

殊非右文之意宜勅提學官凡教官之不類者起送別
用其賢者禮貌之以示敬學之意　上命議行
三年■月禮部言學校端本澄源之地孟子切切於義利
之辨誠恐學者利嬴其心也近年學校生員聽令納馬
納牛納草納米入監殊非教養本意且前代雖有納粟
補官之法令而不用以補士子爲士子者知財利之可
以進身則無所往而不謀利或買賣或舉放或取之官
府或取之鄉里視經書如土苴而苞苴是求棄仁義如
敝屣而貨財豊殖士心一壞則士氣士節由此而喪他
日致用何望其能興治有補於國家哉自今伊始雖有

邊事緊急艱難之處亦不許以監生生員納粟納馬等
項出身若再以此例開端者許該部六科十三道糾正
之用以端士心而美教化
九年七月提學御史閻禹錫奏近例廩膳生考黜者俱追
廩爲民今奉勅俱發充吏請停追廩之例從之
十三年十二月御史胡瓛奏近年以來天下儒學教官率
多歲貢監生其言語文章不足以爲人師範乞今後會
試多取副榜舉人選用庶官可得人而人材可成禮部
覆奏師儒之職賢才攸係宜如瓛言
十五年十二月兵部侍郎李敏奏臣往爲浙江按察使守

制還襄城曾市地縣南紫雲山麓凡三十畝有奇建屋
若干楹積書數千卷日與學者講讀其中其地之所入
亦足以供教學者之用願籍之於官以爲社學因請勅
額併令有司歲時修葺從之賜額紫雲書院
十七年二月雲南巡撫吳誠奏乞令土官衙門各遣應襲
子於附近府學讀書仍禁師生不許索其修脯部覆令
地遠年幼者開一社學延鄉境有學者爲之師仍聽提
學稽考詔如議
弘治十四年七月掌國子監侍郎謝鐸言四事三曰革冗
員以從京師之制謂順天應天實爲京府大興宛平江

寧上元四縣皆爲附郭學校之設惟二府有之而四縣
皆未嘗有凡今附郭縣分俱各有學其視京府實爲冗
濫請從順天應天之制量加廩增歸併府學庶冗員革
而風教稍重疏下所司知之
嘉靖九年巡撫山東都御史劉節請於曲阜縣治立四塾
十六社各立一塾簡孔氏生員儒士二十八人爲塾師凡
孔顏孟三氏子弟八歲以上俱送塾教誨年至十五以
上提學官試其學業有成者送入三氏學而黜其累試
無成者乃立爲廩膳增廣附學名目其廩膳雖無廩饒
俱以提學官考定高下收補名第爲定如其年至五十

累試考無進者發回衣巾終身禮部覆議允行其廩增
人數許依州學例各三十名
八月給事中高金以詔汰天下生員陳其不可行者七大
略謂儲才貴豫求賢貴廣地方人才多寡不同附學人
數豈可嫌其過於增廩但當責成提學官嚴加考校不
必盡行此法且宿老稚凡庸非盡附學在廩增亦有之
今惟沙汰附學未免有偏　上責金不奉詔仍令禮部
申諭各提學官務遵前詔廩增附生員一體掄選其附
學名額不必視廩增原數許量地方人才衆寡爲差
兵科給事中王璣陳二事一敎養生員言今學校文詞日

盛德行風微請乘頒勅沙汰之後責令各學教官定爲
考語註於三等簿提學據所註參之文字必素有德行
者方許應舉克貢如教官徇私則遵勅諭事例行罰仍
將考優者登記牒付布政司三年大比公同參取歲貢
亦然及貢舉赴部書入公據給送禮部轉行吏部以備
後日選官之據夫生員無行者既不可濫容於學又不
得倖進於朝將士習丕變而真才輩出矣章下所司
十年四月先是　上以御製敬一箴及心箴等頒賜天下
學校令提督官建亭刻石豎碑後山西提學副使陸深
以巡按御史趙鏜笞死生員劾奏鏜亦訐深不行建立

敬一箴碑亭爲慢令詔天下巡按御史嚴提學官建碑
亭狀而以深事下巡按御史張祿勘閱深以任未幾奉
旨建碑乃前提學副使劉儲秀曾下碑式檄所屬郡縣
令刻石發學監立明倫堂側分守冀北道參議陳時明
以狀報祿即據以覆奏　上曰朕令各學建立敬一碑
亭期上下一於恭敬令御史乃曰轉發曰明倫堂邊監
立殊爲不敬都察院參看及禮部通查以聞於是都察
院覆稱儲秀身任作人之責所當敬承　聖明敷敎之
訓令不曰捧而言發不曰安奉敬一亭內而曰監立明
倫堂側褻慢不敬無所逃罪參議陳時明御史張祿罔

知駁正依支奏覆亦當罰治　上命御史逮儲秀問擬
其職閑住奪時明祿俸各半年
十月詔德州學生儒聽山東提學官管轄就試山東遼東
衛學生儒聽遼東巡按御史考選就試順天先是遼東
生儒有詣闕言赴試山東不便者禮部覆請從之
御史楊宜言邇者沙汰生員令下督學使者奉行過刻略
無愛惜之意年少者以文詞不工見黜長者以齒邁不
容甚則浪據毀棄輒加擯棄沮父兄子弟之念驅衣冠
爲田野之備且史冊所載有增廣生員增制學舍者未
有沙汰天下僧尼者矣未聞有沙汰生員之名也迹其

意指似與　祖宗育才之心先王教人之法相背乞下
明詔命所司加意作養毋徒以黜退爲功下禮部覆如
其言仍請申明　祖宗臥碑及降勑諭明倫堂使師生
永爲遵守毋庸更立條約專事繁苛命題不得破析經
義取士則當崇雅黜浮而尤宜致重德行其不率教者
始與衆共斥之庶法令修明而人才輩出詔從之
二十六年巡撫甘肅都御史楊博言甘肅一鎮去陝西千
餘里提學經年不到生徒無所懲勸請如遼東例專勑
巡按御史督理并行守巡兵備官按季考校以聽御史
稽查禮部議覆報可

二十年十月詔修承天府文廟儒學初　獻皇帝在國嘗
臨視郡學釋奠先師特賜帑金命工修葺至是　上乃
有是命親製碑文述　皇考崇儒重道之意勒石學宮
三十四年五月初大同虜警頻數山西提學官憚於出關
各郡邑儒學生累歲不復考試按臣數奏以冀北道分
巡官代理之至是山西提學副使陳棐請自領如故撫
按上狀部覆允之
三十七年十月詔陝西肇臨二府學生儒俱聽河南巡按
督試御史鄭存仁奏本境絕遠提學官不便巡歷也
隆慶　二年十二月詔立雲南武定軍民府儒學時鳳氏
亂甫平黔國公沐朝弼等請即其田址爲學以變夷風
從之
貴州巡撫都御史趙錦言貴州宣慰司儒學諸生受廩於
官者四十人而貴陽府學止二十人多寡不均宜量爲
加損俾各以三十人爲率禮部議覆從之
五年二月處州府生員馮椿等以本府同知汪應昴詈辱
生員朱正色父朱杲乃呼引諸生數十人訴於分守參
議方岳岳不爲理椿等遂羣毆岳鼓譟而出事聞得旨
生徒聚毆上官大壞法紀令撫按官窮究其獄無事姑
息於是論椿等十二人充軍正色等三十二人各黜爲
民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三十三

督學憲臣

正統元年五月始設提學憲臣南北直隸御史各一員各省按察司副使或僉事各一員專勑責成不許越按御史侵越從南戶部尚書黃福請也

起致仕修撰王鈺爲江西提學以檢討陳璉爲廣西提學御史薛瑄爲山東提學各僉事浙江則副使胡玠福建

則錢遂志湖廣劉蚪河南歐陽哲山西王琦陝西莊觀四川康振廣東彭琉各僉事

二年五月大學士楊士奇薦御史彭勗提督南畿學校師道卓立寬嚴得中一時東南士風翕然振起勗江西永豐人永樂乙未進士

五年十二月以孫鼎爲南直隸提學御史鼎初爲松江教授以清慎持己以禮讓化人士民咸信服之有司尊禮踰於上官嘗奉哀詔入臨府中誤編戴喪冠知府見之亦遂編其冠暴前謁曰公冠編非禮知府曰吾效先生其見敬信如此至是秩滿遷陞提學中外皆稱得師範焉

景泰元年十二月革提學憲臣

六年二月復設提學憲臣時以學政廢弛命廷臣舉有學行者督之

冬吏科給事中李讚言南北直隸學校俱無按察司官提督宜分遣有學行御史二員專理庶學政不致廢弛人材有所造就始命御史葉冕張諫提督南北直隸學校

成化三年三月罷兩廣提學時兩廣兵火之餘人物凋弊按察司夏塤請暫裁革提學官而以他官兼之奏可

五月以御史陳選督南畿學校選先巡按江西肅察貞度

至是以身爲教力變浮華編歷郡縣居宿學宮監然端坐介諸生誦小學書暇則習禮一時翕然感化時都御史韓雍居喪吳中銷務崇飾聞選入境亟其下曰陳御史至矣悉屛儀衛去之七年陞河南提學副使

八年六月擢國子監丞閻禹錫爲北直隸督學御史

九年二月以御史戴珊提督南畿學校凡考校必以文藝占器識品藻精明諸生帖服其最稱許者吳中王鏊也

十四年九月以戴珊爲陝西提學副使珊躬敎諸生窮鄉下邑無不至約束嚴明風雨不爽一如在南畿時　又修古聖賢祠墓增秩祀典德教風行在陝久待諸士如

家人父子諸士亦愛慕不忘傳誦至今二十年正月陞
浙江按察使
弘治十一年五月以陝西提學副使楊一清爲太常寺少
卿一清督學八年大作士類每試八府三邊學必歲一
小試雖僻壤不遺其蒞士愈久愈嚴又命郡邑製諸禮
樂之器俾諸生肄習以朱子白鹿洞規及程董學則誨
諸可與語上之士凡所取冠英之士恒中式當時雖宗
室不能奪生員之婚雖撫按縉紳不能橈課試之權爲
國朝提學之最
十四年七月廣東提學僉事宋端儀卒儀莆田人雅志理

學嘗編考亭淵源初稿未就而卒
以戶部郎中邵寶爲江西提學副使寶以身爲敎先行檢
而後詞藝士類勃興修濂溪書院改建白鹿洞書院清
學田定課程遠近向慕
十五年二月加山西提學僉事王鴻儒爲副使鴻儒督學
以陶養爲本以文藝爲末抑浮崇雅先行誼而後詞華
品藻高下毫髮不爽又好面誨人每生徒請益因材開
發終日不倦士子翕然歸之
正德元年起終養南京吏部郎中蔡清爲江西提學副使
清終養守制閱報趨赴山東御史陸偁以弘治甲子鄉

試馳使聘主試事清以朝臣非王命不行辭不赴至是
殿任江西修白鹿洞崇師儒以德行道義敎學者而時
激勸之江西相沿賀寧王壽皆具朝服清至謂不宜全
用覲君之服獨去朝服中蔽膝一件王怒之又三司官
舊以朔望朝王而以次日謁孔子清約三司先謁孔子
而後朝王王益怒王先憾都御史林俊左右因言清與
俊厚於是王怒不可解而力求清之短且遣其親信者
偵訪京師王宴三司故設機械直讓清不工詩文清以
朝廷方面官豈容藩王輕易折挫據理對之大拂其意
遂引疾求致仕王亦素聞清賢遣儀賓諭留且欲以女

妻其子蘋清稱已病力辭竟去
三年八月南畿提學御史陳琳以劉瑾陰排大臣顯挫臺
諫上言老成不可不惜狂直不可不宥言甚切至疏入
忤旨謫廣東揭陽縣丞
十年二月以劉瑞爲浙江提學副使瑞造士先德行而後
文藝有一行者必奬以廩食若行檢虧缺文雖工必黜
於是士知向風人文大振遂定冠婚喪祭鄉飲鄉射之
儀崇名宦鄉賢之祀敎廟庭釋奠歌舞之節風化丕變
四月江西提學僉事田汝耔乞印如分巡官以便關防禮
部題覆徧行天下從之

嘉靖元年先是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有文名罷歸八年
爲宸濠陽春書院成遣人乞詩夢陽與之濠敗御史周
宣劾夢陽交通叛逆逮至京師驗治無狀刑部尚書林
俊奏其枉詔釋之
詔南京國子監及各省提學官修補殘缺經史禁書坊妄
肆改竄從廣西副使劉節議也
五年山西欽提學僉事吏部疏州判呂柟鄒守益名上得
旨別推
六年前山東提學副使趙鶴以寬死訓導爲諸生所奏勘
明聽調至是吏部議補鶴覇州兵備報罷

復原任江西提學副使唐錦官今冠帶閑住初宸濠之叛
錦與同官皆稱萬歲受偽官王守仁兵入城乃出所受
偽職及擒逆黨杜茂等與以功自贖撫按官謂錦司文
事不專任地方之責且議功得末減削職至是其子鑾
上疏訟父冤法司以爲不冤　上特錄其功故有是命
禮部尚書桂萼等言天下提學官多不得人無以風勵人
才請加考覈　上從之萼等疏名以上言直隸御史張
袞與洛書副使則浙江萬潮江西趙淵河南魏校山東
余本四川韓邦奇廣西李中雲南唐胄宜任職如故福
建范永鑾湖廣郭持平廣東祝品貴州劉彭年宜改別
用報可命禮部都察院推有學行者代之
九年給事中王汝梅御史趙兌請申飭各提學官正大命
題嚴慎入學禮部題覆　上曰國家以文取士文體所
係今在提學一官必須崇雅黜浮然後士習可變且諸
生廩增有額其附學者皆宜及過正數民間子弟規避
徭役營求入學提學官多徇情市恩或紀何在其令從
實考文簡汰其老稚庸凡不堪作養者若奉行不實聽
撫按官參究以聞
十一年給事中李鳳來等言江西督學官張時徹承望風
旨考士乖方湮塞化源沮喪士氣乞將被黜士子仍舊

收錄下禮部覆議從之
十月北直隸提學御史胡明善以擅取禁塘石立碑爲內
官督文鑑所訐下獄命法司擬罪明善上書訴辯　上
怒奪刑部尚書王時中等俸半年謫郎中諸傑邊方雜
職責法司速讞其獄黜明善爲民已而補傑高明典史
十二年六月初貴州提學兼管屯田水利巡撫徐問言學
憲造就人才厥職甚重比來貴州多士視昔數倍每歲
巡歷尚有未周屯田水利宜各分巡道經理爲便從之
十九年正月以刑部員外劉汝楠爲湖廣提學僉事初江
以達主試福建汝楠以險怪得解首會試南宮主試張

手敕戒飭之後第進士歷官至是御史舒鵬翼劾汝楠
爲文離經叛道如白書魔語使任督學長浮薄蔑將
何止仍乞勅部院嚴天下提學官有如汝楠與近年張
胐江以迷者併行斥逐庶文體正而士習可端吏部尚
書許讚言汝楠鄉貢文字固多奇險會試南宮已就平
實茹令督學如仍尚奇險郎行糾黜　上從之
二十三年給事中陳裴劾提學副使陸時雍周復俊曠職
宜改調疏中復陳五事一嚴巡督之限董學三年限以
歲考二次仍勅各巡按御史驗其考之疏數以別勤惰
一重陞任之規提學員缺則於翰林資深一省望重者

陞授唉董學有成權用京秩一寬教職之徒凡教官有
學行者宜量陞國子監學正等官一崇本實之尚進退
人才固以文爲主又當以行相參宜廣詢博訪擇其雅
良者即按實出華一酌歲貢之法不專論食粮淺深尤
以科舉次數及卷考優劣參酌去取下吏部禮部看詳
得旨提學官專勵趣士類一方風教視他職爲重遇年
各官不遍行巡歷偷惰廢職又營求進表應朝甚失事
體今後宜令巡按御史劾奏陞時雍等准調餘依擬
二十九年閏六月給事中楊允繩言祖宗取士以經術爲
重匪徒以繪句絺章務長一日也邇來士子但逞浮靡
之辭不軌爲行下者狙猾恣睢干謁假托皆緣督學官
尚文藝而輕行檢也乞勅銓曹愼選督學官用端士習
上曰督學官實士子表率今後愼選行誼端方者以充
其任勿得徒尚虛文術資濫擢
陞湖廣提學副使喬世寧爲河南參政時湖廣撫按林雲
同王忬交章薦世寧校士精勤寒暑不輟且品裁服人
請稍假以歲月候有成効不次拔擢俱下所司
山西督學副使胡松上言禦虜十二策萬有餘言俱深切
利弊章下兵部尚書張瓚覆言松議充實三關兵馬其
策可從　上善之已而吏部以松爲山西參政命三關

備用自行巳策然參政非憲職又不予松兵柄竟以不
效斥罷益當事者忌其籌畫不自巳出故擠之云
四十三年十二月提學御史徐爌因查革京學冒籍生員
檄宛大二縣會學教官集諸生明倫堂淸查當革者五
十餘人諸生多竊議爌考法苛細洶洶不服及是愈怒
梓詵委官於坐褫其衣冠仍撃生員任子玉等傷之給
事中何起鳴罪爌劾其偏學多言久失士心爌倉皇自
辯詆起鳴爲邪黨得旨鳴論輕率爌辯忿戾均非言官
體各奪俸二月自後言官建白務先國大計毋得自私
自是以讀朝廷按爌迁謬矜愎在位不職起鳴之奏衆

以爲允當時乃委曲解之非政體也

隆慶元年禮部覆御史陳文燦奏近來督學諸臣杪士祇尚文藝而不察行檢又或假講學以獵虛聲庇非類以博長厚以故士習益壞請嚴飭督學官務遵卧碑勅諭加意整飭杪士必兼詢德行不得倡爲講學之名以長奔競之習　上是之

六月部起殷邁爲浙江督學副使邁性恬退初以南京之選郎出爲江西叅議乞休不允巳擢貴州督學副使未上有疏請致仕至是用薦者言召起視學兩浙掄士一先德行未幾遷江西叅政

給事中胡檟言督學憲臣聚徒講學本爲儒者之事乃其徒遂緣是而詭辭餙貌以獵進取至一語相合以爲曾雖而優之處額一見如愚以爲顏子而貢之大廷徒以長競進風而中實無得也夫孔孟聚徒時未有賞罰予奪之柄也操賞罰予奪柄而立門戶破藩籬豈特憲臣法之體哉部覆請戒督學憲臣務崇實行毋倡浮說以滋僞從之

四年浙江副使林大春患浙士剽竊乃以巳意割裂經傳爲試題給事中章甫端論其謬妄罷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三十四

文體

洪武二年三月　上諭學士詹同曰古人爲文或以明道德或以通世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亮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使人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不達世務立辭雖深意實淺近卽使過於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

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六年九月　上命翰林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法者儒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韓愈賀雨表進　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爲天下式因諭羣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實不華誠爲千萬世法漢魏猶爲近古晉宋以來文體日衰駢儷綺靡而古法蕩然矣唐宋之時名儒輩出雖欲一變而卒未能盡變近代制誥章表之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爲浮文所蔽自今凡誥諭臣下辭務古簡以革弊習爾中書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

雅

嘉靖十一年正月禮部尚書夏言以當會試條奏科場三事一變文體以正士習言近來文章日趨卑陋往往剽摹國左等書以相矜眩不過以艱深之詞飾淺近之見用奇僻之字蓋庸拙之詞而純正博雅之體優柔昌大之氣蕩然無存自　皇上登極以來屢渙德音黜浮崇雅乃昨歲天下進呈錄文類皆很鄙不經氣格卑弱背戾經旨決裂程式其刻意以爲高者則浮誕詭譎而不協於中聘詞以爲辯者則支離磔裂而不根於理文體大壞比昔尤甚乞勅考官務取醇正典雅溫柔敦厚之

文一切駕虛翼僞鉤棘軋茁之習痛加黜落庶士知所向文體可變一責主司以定程式言應試之士於風簷寸晷之中欲實錄其文可爲式者蓋已絕無間有以試錄文字多出主司之手而兩京會試皆館閣儒臣所爲足爲海內矜式近令錄士子本文不必考官今次會試所命三場題目俱要冠冕正大有關道理不許裁裂牽綴從事帖括及因以隱僻有如覆射若士子可錄之文仍令考官重加裁正以示模範一簡考官以重文衡言兩考試官例用翰林講讀官十一人給事中三人司屬三人今本院自侍講以下通得十一人則當盡數入場方足供事乞勅內閣於科部六人之外再訪三四人以補翰林不足之數報曰文運有關國運所係不細近來士子經義詭異艱深大壞文體誠爲害治其出榜曉諭今年會試文卷必純正典雅明白通暢方得中式若有仍鉤棘奇僻痛加黜落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三十五

學術

洪武元年正月 上與儒臣論學術翰林學士陶安對曰正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悅口美色眩目人鮮不為所惑非有豪傑之見不能決去也戰國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游說諸侯當時諸侯急於利者多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以亡此誠何

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焉得而治安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 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道夫秦襲戰國之弊又安得知此

二年三月 上謂翰林待制秦裕伯曰為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隨故聖人之學以天為準賢人之學以聖為則苟局於小而拘於凡近則亦豈能克廣其學哉裕伯對曰誠如聖言

永樂二年七月鄱陽縣民朱季友進書詞理謬妄謗毀聖賢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學士解縉等請置於法 上曰愚民若不治之將邪說有誤後學即遣行人押還鄉里令布政司按察司府縣官杖之一百就其家搜檢所著文字悉毀之仍不許稱儒教學

十五年三月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於兩京六部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 上謂禮部臣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而聖賢精義悉具矣自書成朕旦夕宮中披閱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於學者苦難得書籍如今之學者得此書而不勉力是自棄也爾禮部其以朕意曉諭天下學者令盡心講明無徒視為虛文也

正統七年正月東昌府通判得寬進太極圖說 上曰太

極圖先儒解釋已詳明此說僻謬背理宜斥之勿使傳布以誤後學

天順二年五月漳州布衣陳真晟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 詳徵召

成化十六年五月禮部侍郎周洪謨言朱熹所註五經四書間有承漢唐諸儒之誤者乞勅儒臣考訂 上曰五經四書漢唐宋諸儒註釋已詳具有源委永樂中儒臣奉勅考訂纂修悉取其不悖本旨者輯錄之天下學者誦習已久洪謨乃以一己之見欲再紛更其已之

嘉靖元年十月給事中章僑御史梁世驃奏三代而下道

學之傳至朱熹大明近世倡爲異論者以陸九淵爲簡
逕朱熹爲支離宜行嚴禁以正士習禮部覆議以二臣
言有補風教　上曰祖宗表章六經勅崇正學欲以成
光明正大之業近年士習詭異文辭艱險有傷治化其
行督學官榜諭禁之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
許妄爲不經之書私自傳刻以誤正學
八年二月尚書桂蕚議王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先欲立
異以爲名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說知衆論之不與則
著朱熹晚年定論之書傳習轉訛悖謬日甚勦捕漳寇
平定宸濠據功固有可錄但賊平縱殺不已報捷誇張

不實罪亦難原宜所封伯爵止其本身不必追奪以彰
國家之大信禁其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乃大聖人建
極作民君師之大政也旨曰功疑惟重姑不深究所封
伯爵係先朝信令許終其身身後卽典俱爲停革其學
術令都察院通行禁約不許踵襲邪說以壞人心
上諭輔臣楊一淸曰王守仁竊負儒名實無方正之學至
於江西之事彼甚不忠覩其勝負以爲背向彼見我
皇兄親征知宸濠必爲所擒故乃同文定畢事實文定
當功之首但守仁官在上耳且如擒濠於南直隸地方
邦去原地段人至今猶不知其縱恣前日兩廣之處見

彼蠻寇固防却屈爲招撫損我威武甚矣乃於入寨而
縱戮之以此看來勢之固而有備者則不問其爲罪之
肯從輕重一於撫之否則乘機而殺戮自云奇功是人
心否哉況崇事講學好尚鬼異尤非聖門之徒是可用
乎卿等何堅於庇護
十五年十月尚書湛若水纂二禮經傳測上獻下禮部尚
書夏言訶其以曲禮爲經與孔言相戾　上曰旣與孔
子相戾不可傳示後學已之
十六年二月御史游居敬論劾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學
術偏詖志行邪僞乞賜罷黜仍禁約故兵部尚書王守

仁及若水所著書并毁門人所刱書院戒在學生徒毋
遠出從游致妨本業疏下吏部覆言若水嘗潛心經學
希迹古人其學未可盡非諸所論著容有意見不同然
於經傳多所發明但從游者日衆間有不類因而爲奸
故居敬以爲言惟書院名額似乖典制相應毁改　上
曰若水已有旨諭留書院不奉明旨私自刱建令有司
改毁自今再有私刱者巡按御史叅奏比年賜倡道學
陰懷邪術之人仍嚴加禁約不許循襲致壞士風
十七年五月申毁天下書院吏部尚書許讃言近撫按司
府等官學校廢壞不修別起書院動費萬金徵取各屬

師僞會講初發則邑里治裝及舍則郡邑供億科擾尤
甚南畿已經游居敬奏毀人心稍佚而諸路未及宜盡
查革仍有建立者許撫按官據實參劾　上以其惑心
民隱卽命內外嚴禁令盡毀之
十一月禁非詆朱熹詔曰邇來士大夫學術不正邪僞亂
眞近代諸儒惟朱熹醇正可師祖宗設科取士以集註
爲主比年奸僞之徒鼓其邪說以惑士心茲後仍有說
道反理非詆朱熹者科道官指名彈糾
四十一年給事中張岳陳時政言今講學家以富貴功名
爲鼓舞人心之術而聞風爭附者則先以富貴功名橫

於胸中銓衡一缺則翹首而垂涎館局一開則熱中而
濡足司錢穀則慕秩署之清華典刑名則思兵曹之雄
赫居臺諫則羨卿貳之崇高以爲不通其說不究其術
則無以滿其欲而濟其私於是剽竊浮詞談虛論寂相
飾以智相軋以勢相尚以藝能相邀以聲譽初學之士
靡然從之一入講圖皆宛然有聖人面貌且洋洋自負
曰吾爲會中人物矣臣不暇論其立心制行何如試卽
與會之時言語色笑變態多端或看喜怒於上官定趨
止之秘訣或騰毀譽於多口發愛憎之神機或閱爲堅
白異同之談各執已私曉曉不相下一有爵位稍尊巧

言雄辯其間衆皆唯唯而莫敢發豈天爵之論顧人爵
而後定乎今羣工百執事各有司存既非其贊師弟又
結契朋儕豈宜羣萃州處以惑衆聽耆乎宋儒之言曰
願士大夫有此工夫不願士大夫有此門戶臣以爲欲
塞其門拒其戶在國家於用舍之間愼之而已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三十六

風俗

洪武元年禁士民易姓氏爲胡名及習胡語服胡衣者

上御謹身殿翰林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方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可以威制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懷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乎三吾愧服稽首而退

三年二月召諸郡富民入見諭以循分守法孝敬和睦周給遜順之道賜酒食而遣之

四月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名

六月令天下郡縣設義塚禁止江西等處火葬水葬　上與學士陶安登京城樓聞焚屍氣患之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恩及枯骨近世染於胡俗或焚而投骨於水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爲甚　上曰此王道之言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骨必掩之而後去

四年六月　上退朝御東閣與羣臣論禮樂之事曰世之治亂本乎人情風俗故忠信行則民俗淳朴佻巧作則習尚詐僞京師天下統會四方所取則事多奢侈相高浮藻相誇情日肆俗日偸非所以致理禮部尚書陶凱對曰仲尼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今欲整齊風俗使佻巧不作必以政刑先之然後教化可行　上曰教化必本諸禮義苟徒急於近效而嚴其禁令是欲澄波而反汨之也凱頓首稱善

十八年八月詔戶部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

二十六年六月命禮部申嚴公侯制度僭侈之禁僉事陳養吾作詩曰城南有嫠婦夜夜哭征夫　上聞之以爲傷化取到湖廣投之於水

三十年九月　上命戶部下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內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於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又令民每村置一鼓凡遇農種時月清晨鳴鼓集衆鼓鳴皆會田所及時力田其怠惰者里老人督責之里老縱其怠惰不勸督者罰又令凡遇婚姻死葬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賙給不限貧富隨其力以資助之庶使人相

親愛風俗厚矣
十一月　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寒耕暑耘蚕作夜息織紡絲縷絲緝麻縷積手成其勞既已甚矣及登場下機公私逋索交至竟不能爲己有食惟粗糲衣惟垢敝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紈綺之下農桑勤苦蔑無聞知一衣制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於一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殄自今切宜戒之
永樂　上初即位命戶部申明木鐸教民之令
五年五月　上問侍臣曰聞近俗之弊嚴於事佛而簡於

事親　果有之乎對曰間有之　上歎曰此教化不明之過朕於奉先殿旦夕祇謁未嘗敢慢或有微恙亦力疾行禮世人於佛老竭力崇奉而奉先之禮簡略者蓋溺禍福之說而昧其本也率而正之當自朕始耳
十月通政司言紹興民告其鄉人居室違禁　上曰未可偏聽南方僻遠之處少經兵革宋元時屋室往往有之豈當一槩罪以違禁其令巡按御史驗視但是本朝禁令之後造者抵罪在禁令前所造雖違法不問
八年七月　皇太子命禮部近聞京師民有厭多男子生輒棄之宜禁止再有犯者并兩鄰加罪

宣德元年三月順天府官引京城坊廂里老人等入見
上諭之曰京師五方之民雜居習尚不同朝廷供億百需以其便近多所責辦視外郡尤煩勞皆朕所悉今爾承大統期與海內相安於無事矧京師乎爾爲民者胥相訓告勤務本業孝親敬長和睦鄰里不事游惰不作淫巧不犯憲章則爲良民有司體朝廷之心視民如子恤其饑寒均其徵役撫綏良善詰治奸慝俾吾民樂生則爲良有司朝廷於良善者賞之爲惡者罰之賞罰之典皆祖宗成憲朕不敢違時紀元之初政令維新京師之民拱聽聖諭莫不稱慶

四年八月　上諭禮部尚書胡濙曰祖宗時文武官之家不得挾妓飲宴近聞大小官私家飲酒輒命妓歌唱沈酣終日怠廢政事甚者留宿敗禮壞俗爾禮部揭榜禁約再犯者必罪之此革官妓之始
八年六月　上因與侍臣論晉事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爲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教化於是蕩然豈久安之道哉
成化六年十二月給事中丘弘等言近來京城內外風俗尚侈服飾僭用無度酒席皆用簇盤民之窮困由射利之徒數家販賣寶石以進獻爲名或邀取官職或倍獲

價利蠹國病民乞嚴加禁華及倍價銀兩追徵入官給
發賑濟刑部尚書陸瑜議以所言深切時弊逮數人治
罪追價充賑濟詔姑置不問備榜申明禁約
十六年十一月兵部尚書余子俊等言近者京城內外強
盜滋多蓋因風俗奢僭及閭巷惡少聚徒賭博以致窮
困爲盜宜加禁治　上曰京師近地奢僭姦僞漸不可
長有此情弊所司官拔何爲玩愒日久不爲緝訪宜亟
晝謀擒捕仍遣官勘實造冊有潛住者即行發遣隱蔽
者並罪之
二十一年四月温州訓導鄭璟言浙江温台處民所産女

子慮婚嫁之費往往溺死殘忍不仁傷生壞俗莫此爲
甚乞曉諭嚴禁都察院議此弊不獨三府寧紹金華并
江西福建南直隸等處亦然宜悉曉諭如璟言　上曰
人命至重父子至親乃以婚嫁之累戕恩敗義俗之移
人一至於此實有司之責自後民間婚嫁裝奩隨家有
無不許奢侈產女仍前溺死者著鄰里舉首發戍邊方
弘治四年正月刑部尚書何喬新疏禁京師胡服胡語
巡按浙江御史[illegible]言温州樂清縣近海有村落曰三
山黃渡其民兄弟共娶一妻無兄弟者女家多不樂與
以其孤立恐不能養也既娶後兄弟各以手巾爲記日
暮兄先懸巾則弟不敢入或弟先懸之則兄不入故人
名其地爲手巾嶴成化間台州府開設太平縣割其地
屬焉蓋島夷之俗自前代以來因襲久矣請禁之弗悛
者徙諸化外法司議擬先令所司出榜禁約有犯者論
如姦兄弟之妻者　上可之
八年十月兵部尚書馬文升奏近年小民罔知禮義風俗
日澆子訐其父弟毆其兄恬不爲異竊其所由社學久
廢人不讀書以致於斯宜修舉社學慎選教讀之人凡
民弟子俱令入社學誦孝經小學并大誥俾知孝弟之
道與當代之法禮部覆奏修舉社學已有著令請仍行

各提學官舉行無致廢弛從之
十二年主事胡世寧言士風邪正係天下之安危國家承
平日久朝士安於泰養狃於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
以通達爲高致以廉退爲矯激以推姦避事爲老成黨
惡和光爲忠厚舉君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
日成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羣猜百
口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至
於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迎送遲速以爲賢否事故
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托行否以爲毀譽以此賢否混
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何莫非由於此此等

風俗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下所司知
十八年八月都察院覆議給事中周璽所奏言中外臣族
之家奢靡相尚僭用不經乞　皇上躬行節儉痛抑奢
華凡日用常例之外悉從省約則薄俗可革淳風自還
武宗曰風俗侈靡日甚一日非治世所宜有也其卽通
行榜諭官民人等宜遵禁例如有仍前奢僭者罪不宥
嘉靖八年尚書李時言每年四月京師諸寺有祭神禮佛
之會男女雜遝大敗風俗宜行禁諭　上謂其言有裨
風化卽命所司巡視遠治都察院榜示中外嚴爲禁革
九年二月都御史汪鋐以風俗奢侈奏請刊大明令禮儀

定式及　皇上親降勅諭有違令者以法繩之　上曰
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官民服飾房舍器用　祖宗
皆有品第著爲定式近者貪官豪民陵節犯分日習奢
侈剋剝兼弃職此之由其令在京巡城御史在外巡按
御史檢察不法者具狀以聞
十六年[illegible]月御史胡鰲言京師天下之本京師縱淫則天
下式之請勅禮部禁約凡僧人娶妻及無度牒者令自
首還俗免其本罪又內外居民倡優雜處請下五城諸
非教坊兩院者盡逐去都御史王廷相等覆可　上曰
僧道倡優犯法自有律例御史所言鄙俚褻瀆爾等職
總風紀不行糾正乃依違覆奏甚乖事體本當查究姑
從輕胡鰲降二級調外王廷相等各奪俸兩月已謫鰲
豐城縣丞給事中謝廷薦疏救鰲　上切責而宥之
都御史王廷相言古之君子難進易退寧自守以俟時無
寧毀道以求進故足以康濟世務風勵時俗也今士風
與此殊異一歷仕宦之途卽存僥倖之念諂諛賄賂無
所不爲遇一官缺必有數人競爭於是京師有講搶攘
之話而廉恥掃地矣夫恬靜君子也奔競小人也奔競
進則恬靜必退由是以小人引小人而朝無君子矣其
爲世道不祥莫大焉

十八年大學士顧鼎臣奏近聞四方無籍之徒潛住京師
偵探各衙門事務慕藏鄉舍財賄家人官吏人等捏寫
帖票囑托公事無所忌憚又臣原籍蘇州府近多假充
臣親族私出路引賄買關文駕舟懸牌裝載客貨所在
驛擾逃匿租稅又有詐充官職恐嚇害人似此違法生
事何止一端乞勅都察院通行禁治部自今有指稱大
臣名色於內外各衙門假託生事者都察院務嚴加捕
治卽通行各衙門知之
二十四年正月給事中查秉彝上疏曰頃歲以來風俗寖
侈都城爲極職官則輿馬無制貴戚則第宅服用無章

士庶則冠婚喪祭宴會之禮踰式家畜技巧之功市列慢藏之賄轉相慕效漸以成俗又據竊行恣取財而不爲忌臣嘗因事而求其故則始於世祿之家好作無益崇尚虛靡以蕩民心四方罷閑無籍之徒聚黨遊食變亂黑白以愚黔首此誠致倫壞教之端蔽姦誨淫之地也臣竊以爲欲安天下在息盜賊欲盜之息在保良善欲民之善在明禮制禮制明則人知節儉節儉則無求無求則廉恥立而禮義之心生姦盜之原塞矣禮部覆如議　上是其言命中外嚴爲之禁

二十七年給事中姜良翰奏天下之患在於吏治之不清

豪强之玩法農民之失業而其原皆自風俗侈糜始請申明禮制以章示下民凡飲食服舍輿馬器用之數悉差爲等第令不得踰越然後塞兼併之源嚴貪墨之戒驅遊惰之民復生養之業使法令一而習俗同禮節崇而民志定庶太平之基可望也禮部議是詔都察院出榜禁約通行遵守

隆慶■年都御史葛守禮言禁奢僭以明禮節厚風俗十事其一言士庶敢於犯上寖成亂階請行內外諸司極力矯正凡言冠服居第輿馬器用之類一切奢僭勞民耗財請行各御史禁約　上以有裨風教命如議行禁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四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浙江蘭谿縣知縣臣王家彥　訂正

禮部三十二

釋教

洪武元年立善世院以僧慧曇掌釋教事

初　上下建業伏劍見金碧峰碧峰不爲起　上曰若知有殺人不眨眼將軍乎碧峰曰若亦知有不怕死和尚乎因問取吳楚策

越國公胡大海守蘭谿獲月庭和尚於囊中有天文地

理書大海置帳下　上征婺州大海與月庭見　上昇上其書　上嘗問月庭師何人曰師龍游朱德明德明精天文及得婺州立觀星臺　上與月庭夜登臺觀乾象令長髮爲娶妻月庭與鐵冠道人議論時不合又出語犯　上安置和州參軍郭景祥奏和尚怨謗遣人至和州杖之死又有復見心者能詩文　上時召見賜食見心本名天淵辭長尺許仕元爲學士元亡削髮爲僧辭如故　上怪而問之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

初復見心見徵其師新笑隱止之曰上苑亦無頻婆果且留殘命啖酸梨復不聽後竟被誅瀕死而悔因道圻

語　上聞遣訢至將殺之曰此故偶臣舉非有他也
上問何出訢曰出在大藏某錄在某函某卷某葉命檢
視果然乃釋之
上嘗使人察聽在京將官家有女僧誘引華明高胡大
海妻敬奉兩僧行金天教法　上怒將二家婦人及僧
投於河　上嘗曰浙西寺院田糧多僧惟務酒肉女色
不思奘修盡起集京城工役死者甚多　皇后諫曰度
僧為佛教僧犯戒自有果報今使工役死亡有所不忍
上從后言盡釋之
五年度僧道五萬七千二百人禮部言往代度牒需錢齊

國用名免丁錢　上曰罷者為令
六年十二月　上以釋老二教近代崇尚太過徒衆日盛
安坐而食蠹財耗民莫甚於此乃令府州縣止存大寺
觀一所併其徒而處之擇有戒行者領其事若請給度
牒必考試精通經典者方許又以民家多以女子為尼
姑女冠自今年四十以上者聽未及者不許著為令
七年八月擢釋氏郭傳為翰林應奉詳翰林
十五年十一月定天下僧道服色袈裟法服
十七年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命僧道衍往燕府住持慶壽
禪寺

僧道衍長洲人姚廣孝也初祝髮為相城妙智庵僧更
法名道衍字斯道時相城靈應觀道士席應真者讀書
學道法兼通兵機道衍師之盡得其術然源自瘠藏人
無知者已而至京口賦覽古詩曰樵櫓年來戰血乾烟
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
月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
固青青眼倦看其黨宗泐見其梢膝高咲笑之曰此豈
釋子語耶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既而宗泐舉道衍住
持慶壽寺或薦道衍文武異才　燕王召見問曰爾能
卜乎廣孝操吳音遽對曰會會即開襟出太平錢五啟

王自祝遠擲之覡　王曰殿下將無作皇帝乎　王叱
曰和尚勿謬說道衍竦然而退他日實告之道衍進言
慨合因薦相術袁珙以進之蓋道衍嘗遊嵩山佛寺遇
珙珙相之曰宗師和尚乃爾耶目三角影白形如病
虎性必嗜殺他日劉秉忠之流也道衍大笑因此自負
王時與道衍語多奇秘甚重之道衍時或謂爾汝　王
前　王弗之責也靖難之圖實起於道衍云
二十年八月詔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許落髮為僧二十以
下請度牒者俱令於在京諸寺試事三年考其廉潔無
過者始度為僧

二十四年八月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勅曰佛本中國異教也自漢明帝夜有金人入夢其法始自西域而至當是時民皆崇敬其後有以鬀髮出家者有以兒童出家者其所修行則去色相絕嗜慾潔身以為善道教始於老子以至漢張道陵能以異術役召鬼神禦災捍患其道益彰故二教歷世久不磨滅者以此今之學佛者曰禪曰講曰瑜珈學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分汙教敗行為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以容衆者一所併而居之毋雜處於外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

聽其佛經番譯已定者不許增減詞語建設齋醮亦不許拜奏青詞為孝子慈孫演誦經典報祖父母者各遵頒降科儀毋妄立條章多索民財及民有做瑜珈教稱為善友道友假張真人名私造符籙者皆治以重罪

二十五年十二月時京師百福寺隱囚徒逋卒往往易姓名為僧游食四方無以驗其真偽於是命僧錄司造周知冊在京及在外府州縣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甲籍貫及為僧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俱載於僧名下既成頒示天下僧寺凡游方行腳至者以冊驗之其不同者即送有司械至京治罪容隱罪亦如之

二十七年正月命禮部榜示天下僧寺道觀凡歸併大寺觀設砧基僧道一人以主差稅

每大寺觀僧道編成班次每一班一年高者率之餘僧道俱不許奔走於外及交構有司以書冊稱為題疏強求人財一二人於崇山深谷修禪及學全真者聽三四人勿許仍毋得私創菴堂若遊方問道自備道里費毋索取於民僧道有妻妾者許諸人捶逐相容隱者罪之願還俗者聽亦不許收兒童為僧違者併兒童父母皆坐以罪年二十以上願為僧者亦須父母具告有司奏聞方許三年後赴京考試通經者始給度牒不通者杖

為民有稱白蓮多實火居者皆治重罪

建文三年七月勅禮部曰朕聞釋道之教其來久矣本以清淨空幻為宗超世離俗為事近代以來俗僧鄙士貪著自養殖貨富豪甚至田連阡陌本欲以財自奉然利害相乘迷不知覺既有饒足之利必受官府之擾況因此不能自守每罹刑憲非惟身遭僇辱而教亦隳焉夫佛道本心陰翊王化其助弘多至於末流所習本乖蠹蝕教門致使訕毀肆行貽累厥初朕甚憫之原其害教之端實自田始今天下寺菴宮觀除原無田產外其有田者每僧道一人各存田五畝免其租稅以供香火之

貲餘田盡入官有佃戶者佃者自承其業無佃戶者均
給平民如舊田不及今定數者不增若有以祖業及歷
代撥賜爲詞告言者勿理如原係本朝撥賜者不在此
例凡僧道一應丁役並免非奉朝命不許私竊簪剃年
未五十者不許爲尼及女冠嗚呼多藏厚亾老氏攸戒
除欲去累大覺所珍利欲滅則善心生善人多則風俗
美欽玆定制永底太平
四年十一月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凡歷代以來若漢晉
唐宋金元及本朝洪武十五年以前寺觀有名額者不
必歸併其新創者悉如舊

永樂元年五月禮部尚書李至剛以 孝慈皇后忌辰請
做宋制於佛殿修齋誦經 上曰人子於父母固當無
所不用其心但人君之孝與庶人不同爲人君者奉天
命爲天下主社稷所寄生靈所依但當謹身修德深體
天心恪循成憲爲經國遠謨使內無奸邪外無盜賊宗
社奠安萬民樂業斯孝矣如不能此而惟務修齋誦經
抑末矣
二年擢僧道衍爲太子少師始復姓賜名廣孝 上自是
稱爲姚少師而不名初 上欲疏茅土道衍固辭止拜
善世一日朝罷 上與語道衍應對不如常 上曰公
今日會中當有事乎對曰無之 上曰朕見鼎祠氣知
之矣勿諱又對如初三四問答始言今蚤駕未出時臣
與吏部尚書言尚書班在前臣進而鷹之凡越一班語
聞屢進屢退殊爲不安以此少介意耳 上曰欲爵公
固以此耳即命爲少師道衍乃受然終不畜髮 上欲
爲建第力辭竟居慶壽寺中又賜二宫人亦不近惟章
服會服之今有畫像面大方肥紅袍玉帶髡頂戴唐帽
六月命姚廣孝往蘇湖等府賑濟廣孝初爲僧其姊嘗戒
之曰汝既爲和尚當發慈悲心蓋知其奸殺也及預靖
難姊歎息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廣孝既貴還吳往見

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爲不納廣孝乃易僧服
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廣孝卽
連下拜姊曰我安用爾拜許多耶曾見做和尚不了底
是甚好人言畢遂還戶內不復再見
永春侯王寧侍 上於右順門從容語及世人竭誠誦經
飯僧奉佛可以福利先親者 上諭之曰天子以四海
爲家能思天位者親之所傳大業者親之所建天下生
民親之所保而敬以承天勤以守業仁以蕃民使萬物
得所四夷咸賓光昭祖宗傳之子孫可以爲孝何必事
佛乃能爲孝乎

遣使往天竺迎真僧來京號大寶法王居靈谷寺頗著靈異謂之神通教人念唵嘛呢叭彌吽於是信者晝夜念之時翰林侍讀李繼鼎笑之曰彼既有神通當通中國語何爲待譯者而後知乎且其所謂唵嘛呢叭彌吽云俺把你哄也人不知悟耳

四年迎西僧尚師哈立麻至京師先是 上在藩邸聞烏斯藏有尚師哈立麻者異僧也及卽位遣中官侯顯賫書幣往迎五歷寒暑乃至車駕躬往視之無拜跪禮合掌而已

五年正月直隸及浙江諸郡軍民子弟私披剃爲僧赴京請度牒者千八百餘人禮部以聞 上怒甚曰 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甘肅又曰朕欽承舊制一不敢忽下人尚縱恣如此何况後來此不可宥且此輩皆民蠹豈可養育

二月命尚師哈立麻於靈谷寺啟建法壇薦祀 皇考 皇妣尚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四日爾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鳥白鶴連日畢集一夕檜柏生金色花徧於都城金仙羅漢化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旛蓋旋繞又聞梵唄空樂自天

而降羣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聖孝瑞應歌頌自後 上潛心釋典作爲佛曲使宮中歌舞之

三月封尚師哈立麻爲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慈善普應佑國衍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金百兩銀千兩彩幣寶鈔織金珠袈裟金銀器皿鞍馬賜儀仗與郡王同其徒孛羅等皆封爲大國師并賜印誥金幣等物宴之於華蓋殿

守衛者有於皇城下誦經不輟 上召諭之曰爾身備宿衛不用心防奸乃一志誦經可乎若存心忠孝不越分違法自然有福如無是心數者而望有福無禍得乎今後仍於宿衛之所誦經者必罪不宥

九月嘉定僧會司言舊有僧六百餘人今僅存其半請以民之願爲僧者給度 上諭禮部曰國家之民服田力穡養父母出租稅以供國用僧坐食於民何補國家度民爲僧舊有禁令違者必罪

六年五月詔中外軍民子弟自削髮冒爲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師發五臺山輸作畢日就北京爲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發北京爲民種田

八年九月命番僧綿思吉等爲淨慈妙濟等國師各給護勅俾自在修行

遣內官賜僧齋書及銀幣往烏思藏徵尚師昆澤思巴

十月命番僧班丹藏卜等爲淨覺弘濟等國師把奔等爲禪師各給誥印

十年三月賜烏斯藏僧舟竹領等禪衣及鈔

命國師班丹藏卜爲大國禪師把濫查包剌麻俱爲國師

五月大國師什迦也失歸賜佛像佛經法器衣服金銀器

命禮部揭榜申明洪武僧道嚴禁諭曰佛道二教本以清淨利益羣生今天下僧多不守戒律民間修齋誦經動輒較厚薄又無誠心甚至飲酒食肉遊蕩荒淫略無顧忌洪武中俱有嚴禁即揭榜申明違者殺不赦

八月重建天禧寺

十二月烏斯藏尚師昆澤思巴來朝先遣人進舍利佛像

十五年　上以洪武間天下寺觀皆已歸併近有不務祖風者仍於僻處私建菴觀僧尼混處屢犯憲章命禮部榜示天下俾守清規違者必誅

十六年太子少師姚廣孝卒孝少與高啟楊孟載爲友宋濂蘇伯衡輩亦稱其詩文事　上藩邸甚禮遇之靖難出師命侍　世子居守與贊謀策授太子少師至是南京來朝得疾卒謚恭靖廣孝嘗著道餘錄詆誚先儒爲君子所鄙若其論文只推韓退之歐陽永叔曾子固眞儒者之文識者亦有取焉

十月　上以天下僧道不通經典而私簪剃者多命禮部定通制榜示天下今後願爲僧道者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父母皆允方許陳告有司行鄰里保勘無礙然後得投

寺觀從師授業俟五年後諸經習熟赴僧錄司道錄司考試果諳經典始立法名給與度牒不通者罷爲民若童子與父母不願及有祖父母父母無他子孫侍養者皆不許出家有亡命逃罪出家者并寺觀住持罪之

十七年御製佛曲成併刊佛經以傳九月十二日欽頒佛經至　天禧寺當日夜本寺塔見舍利光如寶珠十三日見五色毫光卿雲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續頒佛曲至淮安給散又見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中見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鸞白鶴盤旋飛繞續又命尚書呂震都御史王彰齋捧諸佛世尊

如來普應尊者名稱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神明協應
慶現卿雲甘露光寶塔之祥文武群臣上表稱賀　上甚
喜悅中官因是益重佛禮佛建立梵刹以祈福者徧兩
京城內外云
十九年六月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駕親勞之夏原吉
曰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義設使萬乘一屈下必有走
死而不顧者矣　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乃不出勞他日
法王入見　上命原吉拜之原吉曰王人雖微序於諸
侯之上況夷狄耶長揖而已　上笑曰卿過侍郎楊勉
之拜獼猴遠矣

二十二年三月天禧寺將成賜名大報恩寺
五月　仁宗命西天剌麻板的達及僧錄司右善世智光
俱為大國師各賜金印
洪熙元年復溥洽為左善世溥洽字南洲山陰人洪武初
為高僧入京歷陞左善世靖難金川門開為建文君削
髮　太宗即位微聞其事囚洽十餘年榮國公張玉疾
革　太宗遣人問所欲言言願釋溥洽　太宗從之釋
出獄時白髮長數寸殺翦矣走大興隆寺拜玉牀下曰
吾餘生少師賜也至是復其官卒年八十二（按永王以建文二年戮叛此云　太宗即位後十餘年且[illegible]恐溥洽事亦[illegible]）

宣德元年二月　上諭禮部尚書胡濙曰今僧道行童請
給度牒甚多中間豈無有罪之人潛隱其中宜令僧道
官取勘如果無之爾禮部同翰林院禮科及僧道官考
試能通大經則給與度牒
封西天大寶大乘闡教闡化贊善五王
二年十二月禮部奏永樂十六年定制凡願出家為僧道
者府州縣各有額額外不許濫收候五年後考試如果
精通經典給與度牒今天下僧道行童赴京請給度牒
者多係額外濫收且不通經典者多請如例悉遣歸若
係額內之數亦待五年考滿給與從之
四年四月慶壽寺僧志了奏城西故有萬安寺久廢請化
緣於民重作之　上諭禮部尚書胡濙曰化緣者巧取
誆奪以蠹吾民不可聽
五月工部尚書胡中言昨山西圓果寺奏本寺是古蹟道
場為國祝釐之所舊塔損壞乞役民為之　上曰朕欲
藉此求福乎朕以安民為福其止之勿勞吾民
六月順天真元觀女冠戚志賢等九人請給度牒禮部言
太宗時命尼皆還俗今戚志賢等亦宜遣還父母家
上命遵先朝令仍嚴女婦出家之禁
六年五月能仁寺僧張納茲葛辣以遊方謁諸王詐言奉

旨採察裁事遼王奏之法司論斬　上曰出家爲僧本
欲絕去塵累乃造僞惑衆取財既犯國法亦是其教之
罪人大抵此輩愚夫多信觸之不可不治俟秋後斬之
九月戶部言定平縣民以果園地施崇國寺請蠲其稅
上曰民地衣食之資乃以賜僧又求免稅甚無謂令還
以還民
上謂都御史顧佐曰佛本化人爲善今僧人多不守戒律
不務祖風往往創造寺院爲名擧舁佛像徧歷州郡化
緣所得財物皆以非禮耗費其申明洪武中禁令違者
必罪之

上聞各監局小內使多爲僧人所惑有長素食者亦有潛
逃削髮爲僧者召監局之長諭之曰人立身自有常道
爲臣必忠爲子必孝忠孝之人自然蒙福何必素食誦
經乃有福乎佛只教人存心於善所論天堂地獄亦只
在心心存善念即是天堂心起惡念即是地獄所以經
云即心是佛今後汝等戒之但存善心即是修行敢有
潛逃爲僧者皆殺不宥
八年■年官言近年軍民之家通逃規免稅徭冒爲僧
道累以萬計不織不耕坐食溫飽或有擁妻妾於僧寺
育子孫於道今敗倫傷化莫此爲甚乞勅禮部令各處
寺觀僧道未度者悉還復業隱占者違制還俗
廣東僉事曾鼎奏僧道二家各奉其教既已出家自當離
俗今廣東江浙等處寺觀田地項畝動以千計謂之常
莊止納秋糧別無科差而收養軍民子弟以爲行童及
隱逃軍逃民代爲耕種男女混雜無異俗居又有荒廢
寺觀土田報爲常莊收租入已所在貧民無田可耕且
多差徭而僧道豐富安坐而食乞勅禮部會議取勘僧
道常莊之田及廢寺觀田有人耕種者開報佃人戶籍
頃畝多則均分各處無田之民以供徭稅其私置莊所
隱逃軍逃民男女雜居者所在法司嚴捕治之

十二月荊門州判官陳襄言各處近有惰民不顧父母之
養妄從異端私自落髮賄求僧司文憑以遊方化緣爲
名遍歷市井鄉村誘惑愚夫愚婦靡所不爲所至官司
以其爲僧不之盤詰奸人得以恣肆乞勅天下有司關
津但遇削髮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果是僧止居本
處不許出境庶革奸弊從之
九年十二月有僧自陳欲化緣修寺祝延聖壽者　上斥
之既罷朝顧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
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
有神仙之說秦王漢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

效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歎
正統元年十一月命僧錄司照洪武例造周知冊
二年七月僧錄司奏漢僧官左講經帖納室哩等十七人援安臣例請給勅命吏部爲之言　上曰褒奬賢勞之典豈浮屠所得干不聽
十年　上召禮部尚書胡濙等諭之曰洪武以來寺院庵觀已有定額近年往往私自創建勞擾軍民其嚴加禁約除以前蓋造者遇有壞損許令修理今後不許創建敢有故違者所在風憲官執問治以重罪若縱容不問一體究治不宥

十一年正月尼剌太師也先奏所遣朝貢灌頂國師剌麻禪全精通釋教乞大賜封號并銀印金襴袈裟及索佛教中受戒合用五方佛畫像及鈴杵鐃鼓纓絡海螺呪施法食諸品物事下禮部議以爲稽無舊例請裁之
上曰朕撫御外夷一惟　祖宗成憲是式今也先妄求既無舊例豈可勉徇其勿與
有僧四人私建寺於彰義門外爲御史林廷舉所奏　上特命發邊衛充軍
十二年給事中張固奏釋教以慈悲清淨爲本爲其徒者當寡欲持戒豈期無賴貪饕裁佛像於街市鄉村鳴鐃擊鼓無端誕說惑世誣民乞勅巡視御史及五城兵馬緝拿究罪從之
彌陀寺僧奏本寺原種宛平縣土城外地十八頃有奇近蒙戶部委官踏勘令臣輸稅然臣空寂之徒乞賜蠲免
上曰僧既不能輸稅其地令沒官
御史彭勗疏言僧道三害請凡僧尼未度者皆令還俗盡拆不許創立官民之家不許修齋設醮事下禮部都察院尚書胡濙等查洪武間禁約條例入奏　上命都察院遵例禁約違者依律罪之寺觀有賜額者聽其居住今後再不許私自創建

十四年諭禮部曰舊制僧道之數府四十州三十縣二十其行童度牒之請悉由里老并所司勘實方得申送近聞多不通本教及來歷不明之人妄報籍貫一槩冒請爾禮部即行文諸司待三年後凡有應給牒者先令僧道衙門勘試申送該管有司審係額內并貫籍明白仍試其精通本教經典如行童令背法華等經并諸品經呪并童令背五本行集等經并諸品科範番僧審通項場十箇方許申送禮部覆試中式然後具奏請給敢有仍前濫保事發其經由諸司官吏里老俱重罪不宥
景泰元年兵部尚書于謙奏言佛者以清淨爲本慈悲爲

用其教之行與否不係於世道之輕重與其徒之多寡也今四方多流徙之民而三邊缺戰守之士度僧太多恐爭本末一人爲僧則一夫不耕衣食之費雖不仰給官府亦必出自民間其度僧之舉亦乞少緩

三年戶部尚書金濂言節用糧儲十事內言僧道潛住京師動以萬計雖不費官儲而米價踴貴實由其冗食所致宜除在京寺觀及奉旨存留外餘令回原寺觀住居仍令五城兵馬司挨捕避者俱如永樂間例發遣充軍

四年給事中林聰等因災異陳言汰僧道以去遊食先儒有曰國無游民則生者衆以遊食者爲國之蠹也今京

城內外僧行道童皆以請給度牒爲名或居寺觀或寓人家動以萬計或有已給度牒而不回假托游方而來此皆不耕而食不蠶而衣雖朝廷未嘗給以糧餉散以衣布然其所服食者皆軍民之衣糧也蠹食京師莫此爲甚況此輩既無家室又無差役服夷狄之服心禽獸之心是以昔者倡妖言之趙才興固僧也近者造妖書之淨廣亦僧也復有佯狂而直入禁庭有謀財而殺傷人命其他奸盜詐僞不可勝計凡景泰二年已度僧三萬有奇若今歲復度恐天下之民將半爲僧道矣乞令錦衣衛五城兵馬司查究各寺觀及人家但有游方掛搭寄住僧道悉皆驅遣出京各回鄉里有敢隱藏者治以重罪庶民有正業之趨國無冗食之費

五年雲南虛仁驛驛丞號言近年以來釋教甚行滿於京絡於道路橫於郡縣遍於鄉村雖瞽士民誘嫲男女廉恥道喪風俗頹壞嗚呼元氣爲得不傷沴氣爲得不作此蓋前之舉邪禮者屈於王振之勢今年曰度僧明年曰度僧百千萬億日熾月盛今雖云止度裁抑不過示虛文應故事而已臣以爲宜盡令長髮勒使歸俗務農庶邪術不興沴氣自息

御史葉錫言竊見天下僧徒冗濫敗俗傷化其間有因戶

內丁多求避差役者有因爲盜事發更名換姓者有係灶丁灶戶負鹽課而偷身苟免者有係逃軍逃匠價捕而私自削髮者乞勅該部議取若僧度牒審驗若年貌相同名籍俱實者仍與執照爲僧若買借他人度牒及無度牒者究問遞發前項衛分充軍

四月新建興隆寺成車駕擇日臨幸有司鳳駕除道太學生濟寧楊浩上疏言　陛下卽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快覩今又棄儒術而重佛教豈有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而可垂範後世者耶儀制郎中章綸亦疏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臨非聖之

治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聖德　上覽疏卽日罷行
時又有太學生西安姚顯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修大
隆興寺極爲壯麗車駕不時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
之傳稱若梁武帝者足爲前車之鑒請自今凡內臣修
蓋寺院悉行拆毀以備倉廒之用勿復興作萬世之法
也時不能用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二百餘區
大臣諫官不言而二生言之一時名震中外
六年夏命禮部移文天下今後僧道務要本戶丁多本人
持行修潔不係軍匠鹽灶等籍里老保結呈縣覆實具
申府司類呈該部方許披度如有扶捏詐冒不實者罪

按御史按察司將本人并保送僉書官吏一體治罪務
勘各寺院原定額數如有不及給與度牒如有數多不
與出給
天順元年留守左衛小旗陳福奏　高皇帝剏業之初建
剏寺觀設立僧道已有定額其後往往私剏菴院濫將
無籍之徒收充亦有逃軍囚匠改名易姓削髮頂冠人
莫之識偷享安閒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不貨殖而財用
有餘故人皆樂爲之近年旱潦相仍百姓艱食其游惰
之人或托爲僧道游食四方而愈盛矣在京寺觀動至
千百僧道不可數計求財索食沿街塞路張掛天神佛

像擅言禍福以蓋造寺觀爲名務圖肥己飲食酒肉宿
娼妓無所不爲又有燃指焚香刺膚割股驚駭人目
扇惑人心不惟糜費於民抑且有傷風化乞在內令巡
城御史五城兵馬司在外令巡按御史及有司等官拏
問發落仍勅禮部將各府州縣益定寺觀額設僧道名
數除已給度牒者暫令各寺觀附籍其餘查無度牒悉
發寧家當差遇有額內缺數方許簪剃設有仍前私自
簪剃及指稱行者道童名色躲避差徭將本犯并寺觀
住持悉發充軍其餘濫投寺觀盡行拆毀從之
二年正月自景泰間太監興安崇信釋教每三年度僧數

萬至是又如期天下僧徒復集京師　上謂李賢曰僧
徒豈可如此泛濫賢曰　陛下明見最是宜禁止之且
出榜曉諭今後十年一度擅自披剃者宜令還俗違者
發邊衛充軍度者俱令照定額考選於是僧徒散去
七年九月哈密忠順王母弩溫荅失里奏舉必刺牙失里
襲從父綽顏帖木兒國師職　上曰國師乃朝廷優待
西僧職之重者非戒行精專未易勝之必刺牙失里何
人乃遽欲得此職乎第授以都綱之職
成化元年二月湖廣巡撫王儉言時事內有挨査僧道一
款謂我朝裁損二教明示禁約今游手之徒冒名僧道

動討萬千乞如律禁華私自簪剃者勒令還俗解發原
籍當差仍嚴官民人等布施之禁及雲游行腳寺觀潛
匿者一體治罪如此則人少遊惰戶口可增矣
二年三月命禮部給度牒鬻僧以賑濟饑民
三年　上嘗謂禮部曰京城內外居民輳集處所多有內
外官員人等增修寺觀廟宇禮部其嚴加禁約尚書姚
夔等請揭榜禁約繼今不許於原額外增修請額違者
許巡街御史五城兵馬司擒治仍行順天府曉諭鄉村
一體遵行
時西僧以秘密教得幸服食器用僭擬王者出入乘棕

輿衛卒執金吾仗前導達官貴人莫敢不辟路每召入
大內誦經咒賜予駢蕃日給大官牲餼酒饌至再錦衣
玉食幾千人中貴見輒跪拜坐而受之法王封號有至
累數十字者
四年西天佛子劄實巴先因造寺奏討河間靜海地爲寺
田仍乞寵平民爲佃戶　上許之給事中丘弘等劾其
妄請　上命戶部覈實皆民間地詔仍退還民耕種
九月御史左鈺言比者科道因星變陳言欲革番僧名號
陛下謂所言有理及吏部欲行發遣　陛下又謂恐失
遠人之心臣以爲　陛下不忍失遠人心乃忍失國人
心乎乞敕廷臣計議不報
六年三月編修陳音請於退朝之暇擇儒臣有學行者引
至便殿有疑輒問至於異端者正道之反害治之大者
也當今號佛子法王眞人者無片善寸長可採名位尊
隆賞與踰溢伏願降其位號杜其恩賞繼今凡有請修
建寺觀者悉置於法永爲定制則妖妄絕正道明而民
行興矣　上曰此事已有人言俱已處置
五月　上欲於西山建佛閣六科給事中言天災迭見歲
荒民饑虜寇侵掠動調官軍乃起無名之工爲不急之
務徒費國用有傷治體若謂建閣果有福利孰若已之

賑濟饑民賞勞軍士其爲福利豈不大哉　上曰歲荒
民饑西山佛閣其遂已之
八年七月修隆善寺工畢
總督漕運張鵬請給僧道度牒鬻米濟荒　上曰僧道給
度不宜太濫且鬻米之數所得幾何而所損於國者多
矣其在官吏監生尚不可以爲常況此輩乎其勿許
錦衣衛奏京城內外盜賊生發前後捕獲七百餘人其中
强盜多係僧人乞自後僧行道童不給有司文憑私自
來京者緝出俱發邊衛罪其所主之家從之
九年嘗官常琇拜敘南和伯方英爲父修武伯沈煜奏舉

候陳桓豐潤伯曹振錦衣指揮王珩皆與交好珩至名
家飲酒皆設鼓樂珩每招妓與亂後其徒因與爭寺產
發其通英妾諸罪逆並下錦衣衛鞫實珩杖發邊東克
單煜桓振珩各坐罪停俸有差仍命都察院出榜曉示
八月右善世道堅盜賣度牒有發其事者下刑部主事鄒
存德鞫實請於尚書董方治之方芘道堅欲緩其事存
德奏聞方上言存德率意妄爲部存德道堅俱下獄存
德訐奏方黨比道堅　上以存德鄒官違例具奏發吏
部降調道堅釋放給事中雷澤等上言當罪道堅而宥
存德不從存德竟降寧海州同知

十月禮部奏是歲度僧道一萬三千三百四十名
十四年十一月法王國師病且死語人曰吾示寂在某日
某時至期不死弟子恥其不驗潛絞殺之凡法王國師
死中國者例該營造墓塔工部尚書王復奏言此僧平
素受國賜賚蓄積頗多宜籍以營造墓塔不須動支官
錢權人稱爲得宜
十九年十月太監李榮傳陞僧錄司繼曉爲左善世惠昇
右善世南京御史孫需等劾妖僧繼曉以左道蠱惑聖
心請正典刑逮繫獄廷杖尋釋之
刑部員外林俊上言繼曉本一憸邪小人市井無賴者

假指邪術欺誑楚府及至事敗挨拿却乃穴身逃罪不
圖自新益加縱誕潛住京師多方貪緣謀蒙聖眷疊擢
異恩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復無所忌憚惑亂聖聰發
內庫銀數十萬蓋大鎮國永昌寺以有用之財供無益
之費罔計且日削矣以　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
梁武之轍聖學且日損矣下人爭先事佛聖政且日壞
矣軍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臣謂不斬繼曉
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縱之者梁方傾覆陰狠引用邪
佞排斥忠良輔之者聚得美官竊之者動遣冥逐欺妄
如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爲名盜

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私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
擾害汪直莫能過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蓋寺虛耗內財
飛語外聞謂其立意不肯是陛下逼脇屈從是畏[illegible]
下識已以陛下專醜聲耳　上怒不可測俊自分必死
料理家事待罪闕下命下錦衣獄杖三十謫外任
十一月繼曉乞歸養母并乞空名度牒五百道許之詔許
母終仍出供職繼曉自知以邪術進罪將不容於公論
故偽陳被恩以來每有納忠陳善之益希免後禍
預度天下僧道六萬人將山西陝西饑饉江浙等處願爲
僧道者輸粟賑濟給以度牒

二十一年正月以星變革繼曉爲民[illegible]

御史汪奎等言妖僧繼曉結太監梁方建寺又給與度牒

二伯江南富僧一牒可售數金當此歯荒西賑饑民不

猶愈於繼曉一人用乎乞罷建寺而治梁方之罪取回

繼曉追奪度牒斬首都市以謝天下勅繼曉齎去度牒

令遣按御史追取繳來

二十二年十月復建大永昌寺先是寺建於西市已有成

緒及繼曉以星變被譴寺亦隨廢至是梁方請更擇地

建之乃令工部侍郎杜謙等相度地基得故廣平侯袁

瑄宅時瑄家已失侯瑄妻因請以宅獻而梁方請襲侯

方言於 上而許之既又市其旁民居數十家大興工

役視舊寺益加廣矣

二十三年五月工部尚書謝一夔奏勅代杜謙督造大永

昌寺

給事中韓重等御史陳穀等劾稱法王領占竹等俱以西

番醜虜之徒污我中華禮義之教錦衣玉食靡費錢糧

前襟後呵擅作威福獻頂骨數珠進髑髏法碗以穢汚

之法冒陞賞之榮名爲祝聖實爲妄誕罪惡深重法所

難容伏惟 皇上獨斷乾綱大彰天討將法王領占竹

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奉旨遣番僧及漢人習番教得

冒濫陞賞蠹耗錢糧年久歲多本當究治但遇嗣位

詔都依降革職事追奪屢次誥勅印信儀仗并該運官物

件俱發還去

九月僧繼曉發原籍爲民四川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等

發回四川原居光相寺

弘治元年六月給事中林廷玉言僧繼曉罪惡貫盈先年

雖發爲民然盜竊賞賚家資鉅萬日擁姬妾以自娛元

惡漏網非所以昭法典而示鑒戒也 上納其言命錦

衣官校械至京伏誅 按繼曉江夏人姓黃氏成化中

以星命之術因梁方以進大見親幸賞賚甚厚賜太監

蔡忠第以居後移居都督馬俊宅請賜額於門曰輔教

寺屢進邪說有人所不得聞者陞國師因以創寺請遂

許購民居百餘家以成之所居前後多寡婦女舉小秀

附之求進及回甦以黃帕裹其一臂謂曾經御手執也

至是法司擬曉罪死妻子流二千里以經赦請發爲民

有旨令科道看詳給事中陳璚御史魏璋等交奏曉罪

大惡極所擬不當併請正方引進邪人之罪 上命斬

曉於市妻子爲奴財産入官法司令自陳狀罰俸有差

十月延綏巡撫黃紱奏請毀菴寺汰尼解軍門給配鰥七

令下人大悅無不願爲配者去位尼有攜子拜跪路傍

遠送者
三年八月詔毀黃村尼寺禮部尚書耿裕侍郎倪岳周經
力贊之也
六年九月司禮太監韋太傳旨四川光相寺國師領占竹
取來大慈恩寺住坐禮部以前者奉欽依將法王領占
竹等降革職事發遣原寺住坐中外臣民莫不稱快今
欲行取來京本部查無取番僧國師例必須創始而行
事有未便且四川離京寫遠動萬里之程所至之處轉
相傳報必曰欽取國師赴京驚駭耳目騷擾驛遞勢所

必至於 皇上初政之清明制命之嚴正不無少損伏
望暫寢新命將領占竹免令行取 上從之
八年二月祠祭郎中王雲鳳疏禁給度牒不報初尚書倪
岳因灾異疏弊政四事曰黜邪慝禁給度牒停戒壇醮
議處宗室言甚懇切後度僧不止乃獨疏列千餘言二
上皆不報及旨下度僧不多人皆嘉其有回天力
九年九月詔僧道仍十年一度初祠部度僧道集京師以
萬計權貴多爲之請侍郎林瀚力言此輩蠹耗天下宜
痛加禁革縱未能如 祖宗朝之制亦當稍賜裁抑遂
改仍十年給度之例

十一年九月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大學士李東陽以
不可止之
十二年羣臣陳言邊事有云各處僧道少壯者中間豈無
忠勇如願報効許所在有司給以口糧著人伴送赴部
給以什物許其隨伍立功事定之日仍給官錢爲娶妻
室有功一體陞賞
十六年詔建壽塔於朝陽門外大學士劉健等言前代人
主信佛莫如梁武帝卒餓死臺城信老莫如宋徽宗至
囚竄虜地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爲明監矣
祖宗相傳以治天下堯舜周孔之道而已浮屠異端蠹

財惑衆何關於治欲造佛塔非所以垂後世也從之
正德六年 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廷雖聞之無可
據以進諫會番僧奏討腴田百頃爲大慶法王下院乃
書大慶法王與聖旨並禮部尚書傅珪佯不知執奏曰
孰爲大慶法王者敢並至尊書之褻天子壞祖宗法大
不敬當誅詔勿問田亦竟止
七年十一月詔建鎮國寺於大內西城
八年正月詔建延壽寺堂澤殿於西內殿有金鑄像爽鬼
淫褻之狀鉅細不下千百餘金函玉匣藏貯名爲佛骨
佛頭佛身之類枯朽摧裂奇離偶偏亦討不下千百片

七月西僧欲奪甘州民田地遣官督建僧寺禮部尚書劉
春執奏不可疏入幾兩月報下竟止之
十三年三月番國烏思藏傳聞闊西有童子記其生前事
者以為活佛　上遣中官劉允迎之所過誅求百計勢
張甚淮揚巡撫叢蘭疏斥佛老無益乞還允勿遣不報
南畿有司毋徇所欲至淮謁辭之
南兵部尚書喬宇上疏諫迎活佛云國朝祖宗相承所以
不絕番僧朝貢者不過羈縻遠夷而已非崇奉信惑之
也　陛下天縱聖明無微不燭抑豈不知西方之佛教
無益中國之治乎

南御史林有年諫取活佛忤旨逮詔獄都御史洪遠兵部
尚書喬宇各疏救釋之
十六年七月御史李美給事中陳江劾奏取佛太監劉允
等　上召還允命疏番僧姓名以進允既至有詔勿問
於是御史陳克宅等數允十罪請下允獄及諸隨行取
佛者并付理官正其罪給事中許復禮等亦以為言
上曰此輩蠱惑引誘欺君虐民騷擾地方虧損國課罪
誠深重允姑降四級罷還家奸僧已獲下獄者亟論罪
如法未獲者令所在捕得械至京重治之諸行取佛者
悉下法司問

嘉靖元年二月工部侍郎趙璜言大能仁寺妖僧齊瑞竹
正德間謀領璽書金印賞賚不貲遂命籍錄及玄明宮
佛像毀刮金屑一千三百兩悉給商以償宿負
六年八月僧有善按摩法者錦衣千戶聶能遷以聞禮部
請驗其術收用以活病者　上惡其假術惑衆逐之
十二月禮部尚書方獻夫等言尼僧道姑有傷風化欲將
見在者發回改嫁以廣生聚年老者量給養贍依親居
住其菴寺拆毀變賣勅賜尊經護勅等項追奪戒諭勳
戚之家不得私度詔悉如議獻夫復言內有年老無歸
者不可不為之處內外皇姑寺勅建之所宜令安置其

中以為終老之計其所居菴寺俱私剏乞戶工二部變
賣以為公需仍量給尼姑之貧者以養贍費　上曰變
賣菴寺如議行年老而貧者量給銀養贍各聽其貸兒
親黨收之不必處　上復諭獻夫曰昨霍韜言僧道盛
者王政之衰也所言良是今天下僧道度牒者其令有
司盡為查革自今永不許開度及私創寺觀犯者罪無
赦會江西提學副使徐一鳴以拆毀寺觀被逮獻夫與
詹事霍韜貢館都御史熊浹上疏乞宥一鳴并言府州
縣惟令存一寺觀併居僧道　上曰一鳴未奉明旨擅
毀古建寺觀併逐僧道為地方擾故逮問之諸臣何为

諭赦候問完有處且皇姑寺尼僧壞亂風俗已令拆毀此即禮部所建言也獻夫願又欲存留況尼姑與僧道不同京師與在外不同何一時之言前後相背若此耶

十四年四月大興隆寺災御史諸演言佛本夷狄之教非聖人之法惑世誣民耗財蠹政流傳既久卒未盡除皇上御極命京師內外毀寺宇汰尼僧申勅天下臣工勅諭僧人還俗將漸除之以挽回天下於三代之隆此天之心也即今大興隆寺之災可驗陛下之排斥佛教深契天心天固默相陛下願成之耳乞勅禮部申明禁約頒布天下凡各寺院一切佛像悉令毀之投諸水火

永絕根源則僧人不必逐失其所依彼將自散逆數十年天下將不識所謂佛矣又言寺基甚廣宜改爲習儀祝聖之處　上曰寺既毀永不復習儀照舊此故地宜可用併大慈恩寺一應修齋盡行革去部議請改僧錄司於大隆善寺併遷姚廣孝牌位散遣僧徒隨住各寺願歸正從化者聽　上曰歸化者還議恤與

十五年五月　上諭禮部欲除去禁中釋殿奉建兩宮以備一代之制集羣臣議僉以爲可　上即命撤之尋召李時夏言郭勛入觀言退而上言　皇上撤去佛座毀除穢像使詭異之形不得瀆留清禁此眞卓越千古之見但牙骨之類皆屬朽穢不宜使之尚存乞勅下所司瘞之草野　上是之曰朕思此物聽之者智曰邪穢必不欲觀愚曰奇異必欲奉之雖埋之將來必有竊出以復惑民者其別議之言復言佛法荒幻本無足信即以其教言凡佛死曰涅槃必焚其骸名曰闍毘由是觀之佛死必焚安有遺骨況佛固人耳其牙骨必與人同豈得巨細不類意必山海異物夷僧持以誑惑中國信奉之人無疑也乞勅所司一切付於火以滅其跡其金銀銅匠并命銷毀實千古稱快萬代瞻仰　上從之於是禁中邪穢掃蕩殆盡

十七年昌平州古佛寺僧田園造妖言惑衆入京師止千戶陳贊家爲役贊安國公殺其孫祖母劉善秀及殺舉首人曾廣以滅口東廠緝事官校捕獲并贊俱伏誅給事中朱隆禧言邇時妖僧倡爲白蓮教以惑衆謀不軌者非止一國也緣禁止不嚴人心輕犯宜榜諭中外申明保甲之法使民不敢保奸爲邪　上是其言命都察院出榜禁諭嗣後有妖賊潛匿釀成大患緝事官校不預偵捕者連坐之

二十二年禁苑北牆下故有大慈寺址一區爲西域番僧所居　上以爲邪穢不宜邇近地詔所司毀之驅置番

僧道所
七月禮部請申明昔年所奏禁革尼僧聖諭凡中外一切
遊聚尼僧俱勒令還俗婚配毀所居浮屠菴院違者
重懲如令詔可
二十五年給事中李文進言邇年宣武門外天寧寺中廣
聚僧徒輒建壇場受戒說法擁以蓋輿動以鼓吹四方
緇衣集至萬人瞻拜伏聽晝聚夜散男女混淆甚有逋
罪亡徒光髮隱匿因緣為奸故四月以來京師內外盜
賊竊發輦轂之下豈應有此又富民豪族朋連黨結倡
為外護愚民無知破財竭產爭先布施因而乾沒重耗

民貲大者甚亂小者堪傷皆非細故乞捕為首者數人
及通法師者按治其罪諸邑名山古剎如有佛子法師
假以誦經聚眾至百人者一體禁止如此則邪說不興
異端自息得旨奏內通法師及寺主俱令錦衣衛捕緊
勒問餘下禮部禁治
四十五年九月時白蓮教盛行御史鮑承蔭以妖道本為
一途恐挾邪鼓眾釀成大患於是部順天撫按官嚴禁
僧尼至戒壇說法仍令廠衛巡城御史通查京城內外
僧寺有仍以受戒寄寓者收捕下獄四方遊僧悉驅所
在有司遞回原籍當差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五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 三十三

道教

洪武元年置玄教院以道士經善悅為真人領道教事
七月張天師四十二代孫正常以正一教主天師來朝
上謂羣臣曰至尊惟天豈有師也以此為號褻瀆甚矣
遂命去其正一教主天師之稱改天師印為真人印秩
二品其僚佐曰贊教曰掌書

二年　上嘗謂侍臣曰古之帝王多好神仙何也對曰漢
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
好賢則賢者至天下其有不治乎　上深然之
上聞公侯中有好神仙者諭之曰神仙之術以長生為說
又謬為不死之藥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
然卒無驗且有服藥以喪其身者蓋由富貴之極惟恐
一旦身歿不能久享其樂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術可
以長生何故四海之內千百年間曾無一人得其術而
長往於世者若謂神仙混物非凡人所能識此乃欺世
之言初不可信人能懲忿窒欲養以中和自可延年有

善足稱名垂不朽雖死猶生何必拮坐服藥以求不死况萬萬無此嘗痛絕之

十七年七月建朝天宮其地即吳城晉西州故址南宋時始置總明觀唐建紫極宮宋眞宗大中祥符宮尋改天慶觀元元貞時改玄妙觀文宗時又改永壽宮至是重建賜名朝天宮設道錄司於內

二十四年八月詔授嗣眞人張宇初龍虎山正一玄壇之印制六品

二十六年遣禮部員外郎潘應善司務譚壬高往祭廬山爲周顛仙立碑

二十八年七月有道士以書獻却之詳獻書

永樂五年七月修神樂觀勅命道士於朝天宮設醮上資
皇考妣冥福竣事醴泉出觀井中羣臣以爲　上孝感所致請立碑以昭靈貺侍講胡廣製碑文

八年十一月命張宇清爲正一眞人

上與侍臣論及養身之道曰人但能清心寡慾使氣和體平疾病自少如神仙家服藥導引只可少病豈有長生不死之理有一種疲精勞神依佛求壽又愚之甚也

十年■月　上謂禮部臣曰近有一種無智愚民妄稱道人、煽惑男女雜處無別敗壞風俗洪武中行瑜珈法稱火居道士者俱有嚴禁即揭榜申明違者殺不赦

十三年三月修龍虎山上清宮及懿眞觀

十六年十二月武當山宮觀成賜名曰太嶽太和山山有七十二峯三十六巖二十四澗峯之最高者曰天柱境之最勝者曰紫霄南巖上軼游氣下臨絕壑皆有宮南巖之北有五龍宮俱爲祀神祝釐之所元季兵燹至是悉新建之五龍宮之東十餘里名玄天玉虛宮紫霄宮南巖曰大聖南巖宮五龍曰興聖五龍宮又即天柱峯頂冶銅爲殿飾以黃金範眞武像於中選道士二百人供灑掃給田二百七十七頃幷耕戶以贍之仍選道

士任自垣等九人爲提點分主宮觀凡爲殿觀門廡享堂廚庫千五百餘楹　上親製碑文以記之至成化十九年正月定給湖廣太嶽太和山香蠟自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止蠟二萬三千四百三十餘斤香一萬三千八百四十餘斤令於襄陽府吏稅折收給之

十七年九月　上嘗覽神仙傳因命侍臣博采重加纂集書成親製序冠之

宣德元年眞人張宇清求龍虎山道士八十一人度牒禮部侍郎胡濙代爲之請　上曰僧道給度牒　祖宗有定制無請求之理朕不惜宇清惜其教也竟不與

正統七年正月正一嗣教眞人張懋承奏先者蒙將朝天
宮東方丈賜臣爲往來居止之所臣每還山令道錄司
左至靈黃嘉祐收管今嘉祐以疾去本宮道士呂希誑
蕭處柔素善經理乞各授一職令守此居庶幾永無傾
圮　上謂禮臣曰守房擇一勤愼道流任之足矣奚以
官爲懋承蓋假此以售其私爾其勿聽
天順八年十二月陞左正一孫道玉爲眞人給誥命道士
乞恩肩封自此始
成化五年四月械正一眞人張元吉至京元吉凶暴貪淫
專恣不法前後殺人數多莫敢控訴有縣學生蔡讓因

巡按御史趙敔發其姦及民擭遂以元吉過惡條陳敔
亦未敢問元吉益無忌憚爲惡滋甚其族人殘雷頻赴
京具奏　上特命官勘實械送元吉至京更命法司會
官廷鞫具服刑部尚書陸瑜等奏張氏遠祖道陵主張
玄教其言無稽天豈有師繆崇其號子孫傳爲故事至
援漢張良以爲所自出逆宋以來加以眞靜先生等號
猶未有品級胡元入主中國始有封爵三品我朝革去
天師之號止稱眞人延至於今子孫爭襲致成釁隙今
元吉所犯律當凌遲處死其妻子當流其黨有當斬絞
者且其先世無功於國無補於世宜絕其歷封以扶植
正教仍籍其族而徭役之無令印行符籙以誑惑斯世
幷覈其府第并其所設管勾都目諸人　上如所擬監
候處決自後敢有妄稱天師印行符籙者重罪不宥
六年十月刑部奏罪人張元吉法當凌遲處死刑部三覆
奏詔免死杖一百發肅州衛充軍家屬隨住都給事中
毛弘等上言元吉梟雄左道謬號天師罪重惡極今殺
人而獲生何以服天下伏望殺之於市以昭國法　上
以事旣施行姑已之
十七年十一月先是有道士以黃白術干湖廣總兵李震
不遂怨之誣首震不軌事於汪直請震回南京泊船洞

庭湖數日招集軍爲亂直奏逮震百戶至飄錦衣衛鞫
鍊成獄　上疑有冤命都察院勘問皆畏勢不敢二詞
御史許進審知無實即具冤狀以聞　上是其議請如
此類冤抑甚多禁校尉不許再妄訪緝即日誅道士於
市震家獲全直恨之
二十一年正月江西人李孜省嘗爲吏以贓敗避按御史
楊守隨逮問充軍孜省逃至京貪緣入禁中以符水得
幸授太常寺丞守隨還朝劾孜省罪惡不宜典郊廟百
神之祀命改上林苑監正尋加禮部侍郎兼通政使
命訪得百官賢否賜圖書封進工部主事張吉上疏斥

僧繼曉李孜省等罪惡勸　上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
謝天變中書舍人丁璣上言十事進士敖航上言四事
皆爲李孜省繼曉輩發也疏入俱留中
二十二年三月進李孜省工部尚書仍掌通政司事
九月李孜省伏誅太常寺卿趙玉芝鄧常恩俱戍邊
弘治九年八月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徐
溥等上疏曰我　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兩召儒臣
諮議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
德稗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不有
繫於此則必繫於彼正士既疏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

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主之所必禁
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燒
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爲禍百端
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
龍虎宮神樂觀祖師殿及番經廠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
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昔李絳有言憂先於事
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頃熒惑失度太陽無光
天鳴地震草木妖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畜朝
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體遠邪佞之
人斥誕妄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上嘉納之

十六年命撰眞人杜永祺誥命及封號大學士劉健等復
言異端不可信誥命不當與夫誥命朝廷所以獎賢勵
能雖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給况　祖宗廟
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謚號止一
二字此輩何賢何能謚號至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
世皆曰此朝廷所給與儒臣所撰擬也天下後世其謂
何罷之
正德三年十一月劉瑾創玄眞觀於朝陽門外大學士李
東陽爲製碑文
嘉靖四年貴溪縣民徐太等與眞人張彥頨爭產因奏頨

私結逆濠密賄賊彬諸不法事彥頨上疏自辯下法司
言彥頨亾罪太奏事不實以在輦前應從赦免　上特
令錦衣衛官按逮太等至京鞫之
五年正月張彥頨以府第被焚請賜更造　上從其請命
有司作治遣內臣一人往督之工科都給事中黃臣等
言頃者趙秦梁三王府災第詔行勘估計未嘗輒動土
木誠愛民節用至意也今彥頨所請未經勘估輒以煩
有司且遣中官往督是　陛下優容假借於彥頨者頗
出親王之上也昔漢欒巴噀酒嚴廷而成都火滅今
陛下謂彥頨有道術而曾不能救其家之燬將焉用之

請勿遽遣內臣下工部行勘估計便詔如前旨
以龍虎山上清宮道士邵元節爲眞人賜銀印與尚禮爲
左至靈俱於顯靈宮供事
九年八月給事中高金奏 陛下龍御之初凡法祖法師
國王佛子有害正道者盡從屏斥近又諭禮官革姚廣
孝之配享以大聖人之崇正黜邪有如此者豈意有邵
元節者謬蒙除恩以爲聖治累邪元節一道家流耳因
眞人李得晟之請而猥及之繼使二人有恪修宗典齡
翊皇度之功償以金帛足矣豈可旣顯其師而賜之贈
祭復榮其身而使之衣紫腰玉乎 上曰金所言雖若

納忠正君而實則不然眞人之封贈賜祭已久何至今
日乃言此必有使之者其令錦衣衞逮問且因姚廣孝
配享之事謂朕不自克治之意禮部再議以聞尚書李
時等議奏 陛下撤廣孝之配位者正祀典也否元節
等之供事者存祈禳也高金因廣孝之事遂論及元節
固因事獻忠之心而未知其事之不同也予奪之宜惟
上裁之得旨廣孝配享當如前議改正會元節亦疏辭
恩命 上不允金獄亦稍解
十年四月眞人張彥頨遣其屬十餘人稱采取遺經供器
進 上乘傳詣四川雲南諸省復以玉帶蟒衣遣鎭守
官巡撫都御史歐陽重言其擾害眞方嚴泉岡利繭浩
之 上命江西巡按查訪具奏而以重疏差爲尋數字
條詰令對狀
十一年十一月編修楊名陳言弊進邵元節 上怒逮繫
鎭撫司鞫訊元節上言名謂有晝夜乞哀臣門者是何
主名旣無指據誣妄爲甚乞罷臣封以謝人言 上曰
卿弊具見恬退且卿尊領道教用布玄風原與玖事無
與楊名狂悖之言勿膺介意竟戍邊
十二年二月命邵元節孫邵啟南以右正一映太常寺丞
曾孫魏時雍以左至靈陞太常博士元節各賦辭命帶

銜准免支俸復加眞人歲支米一百石撥校尉四十名
按季更用仍加掌道錄事賜之誥命元節復疏辭 上
褒答之不允
原任御醫李夢鶴奏進方書言服之延年宜子詔郄之夢
鶴前以罪黜假方書希進 上察其情故不受然亦不
罪也
十三年十月邵元節得旨馳驛還山中途奏言山東魯橋
驛驛丞王廷鎬抗又率居民毀辱之比至穀亭過李員
外舟懸內閣牌役爲其舟人毆毀乞賜懲究 上命錦
衣衞官拔逮李員外赴京其舟人及地方首事者命按

臣馳送京師并問李員外者大學士時弟敗也元節爲
不知者而奏之及逮至　命下鎮撫司考訊具獄以聞
時上尋引罪言元節所遇舟實臣婿如皐知縣劉永祥
遣送臣女舟也臣女隨婿任以病疾思歸因臣從弟敗
之便隨以附之家人無知輒懸內閣牌臣雖不知臣之
罪也　上覽奏嘉其謹畏令安心供職已而元節復疏
言臣欲尊命而北乃長途艱限萬狀俱不得前乞賜臣
退伏山林得旨卿毋以小人欺辱之故遂違朕命錦衣
衛丞遣風力官賫勅促令就道吏部仍行撫按官趣之
十七年勅正一嗣教大眞人張彥頨朕惟我　皇祖制天

下官員三歲一朝卿亦與焉今歲當朝朕念卿晚乍得
子嗣在襁褓或難遠離特遣行人黃如桂往諭令歲暫
免卿一來俾專守視見朕重嗣之意
十八年賜邵元節祭塟元節始以方術見　上賜號清微
闡教輔國致一眞人授禮部尚書賜紱印玉帶及朝祭
等服尋賜子啟南爲太常少卿至是卒於京訃聞行在
上惜之諭禮部元節雖玄教然於國有功其建醮祈天
稱朕之意而諸所祈禱利民者甚厚其加贈元節官少
師諡文康榮靖與祭七壇遣內監錦衣衛官各一員護
柩還命有司視塋事已而啟南復請命於墓及神道碑
文　上允之命大學士夏言吏部尚書許讃[illegible]之誤
三月以方士陶典眞爲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典眞即仲文
師事邵元節元節病不能從南巡乃薦典眞　上命給
誥印仍許攜其家於官
上諭吏禮二部我　皇祖定制歲舉醮謝　天地神祇大
賜爲民之心如此切至邇者邵眞人沒此似不可久曠
其以高士陶典眞進封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眞
忠孝秉一眞人領道教事總各宮觀住持知道錄事給
誥印贈其父母封其妻各給與誥勅陳善道爲眞人法
孫亦加封清微闡教崇眞衛道高士兼三宮住持换給

誥命各該所司趣行之
按陶仲文黃岡人初爲縣吏以文無害爲遼東潞州庫
大使嘉靖戊戌滿九載來京守吏部選會　上求方術
士有薦仲文者得召入未幾賜號眞人食二品俸仲文
進所積賜賚俸銀一萬兩段二百疋助邊　上嘉其忠
詔兵部收貯濟邊
上諭禮部朕患疾甚仰賴　皇天后土宗祧社稷幸而得
生今欲再加靜理爾百官宜各勤乃職庶朕得專事保
愛以期平復秉一眞人陶典眞竭忠盡誠爲朕禱叩其
加少保禮部尚書與本等服色俸給妻封一品夫人

七月時有方士段朝用者合肥人以燒煉術干翊國公郭
勛覲以進用勛試其術良驗朝用又言所化銀皆仙物
以為飲食器當不死勛信之乃製為銀器百餘㑹 上
諭勛朕躬修秘祀以謝蒼穹即以仙銀為器盛食飲設
二親几又上不得及 八廟欲遍奉又迫期難辦勛即
以所製器進之言此亦高士所化仙銀也 上大悅命
加勛歲祿百石時大工頻興財用告詘朝用復獻銀一
萬兩助雷壇工費 上以為忠愛深加奬賞授紫府宣
忠高士命支文官正五品俸朝用術後不驗人謂先所
化銀蓋以幻術盜勛之帑云

陶仲文奏建黃岡縣雷壇奉神祀壽免行差官惟令賫教
諭宗仁前去管理請賜道錄司一職給驛以行仍行撫
按委官督造并請壇額 上命宗仁為道錄司左演法
壇名保降遣官已有成命不允辭後以仲文再疏罷遣
命翊國公郭勛成國公朱希忠京山侯崔元大學士夏言
翟鑾尚書嚴嵩代獻仙器貯食薦 九廟
初方士段朝用之進銀萬兩也陶仲文實薦之朝用因緣
歲進數萬金資國用 上大悅已試其術不驗朝用有
徒王子嚴者害朝用寵乃攻發其諸誣穢隱惡且鬭仲
文仲文懼為所累遂上章自理請禁繫子嚴責朝用歲
辦銀四萬兩供司虛費 上曰黃白之術古昔有之非
真有道術者不能即稍為用以資進銀萬兩朕亦信
之以其足代民膏血耳邵屢試不效始知作偽卿本納
忠彼敢為欺何與卿事子嚴朝用俱令錦衣衛就逮鎮
撫司考訊以聞
督理黃岡雷壇工部郎中何城報壇工完 上嘉其能體
朝廷崇玄至意詔陞城俸一級陶仲文尋奏欲遣子增
送安神像并令其妻屢塞詔給傳以去仍命內使一人
衛行

二十二年段朝用死於獄初朝用以燒煉術事郭勛建丹
室四得見 上授為高士已而改羽林衛千戶又改紫
府宜忠仙人時勛得罪繫獄未測 上旨朝用謀行騙
局挑勛奴捞掠之且告曰歸語而主償我金十萬當免
而主追賦勛奴不應朝用挑之其日一人死朝用知不
可掩乃上書言勛奴欲行刺為已所覺辭逅致斃仍署
官羽林衛千戶銜 上怒朝用改官不受命又於禁封
日奏私事擅威福殺人下鎮撫司鞫治備得其實法司
議請加顯戮没入其妻子財產報可後朝用竟瘐死
九月禮部進明年大報等祀冊真人張彥頨奏撫州府民
為大造文錄惑衆取財臣隱府禁止而知府骨汝楫略

不施行且加毀辱　上命汝檀俸仍詔巡按御史禁偽
造文籙者
二十三年八月詔加秉一眞人少保禮部尚書陶仲文少
傅兼少保支正一品俸廕其嫡孫陶良輔令陞太常寺
丞仲文疏辭不允
十一月加陶仲文少師其少傅少保如故時有大同順聖
川水地莊軍卒劉伏玘者會板不孩部下小酋王三三
本華人附虜者戮之傳首諸邊於是司禮少監傅忠傳
聖諭曰朕祗玄威保民伐逆仰上天下鑒叛惡生擒固
義勇之效力實鬼神默殺其鬼也逆虜屢犯中國流血

千里自今少差其加秉一眞人禮部尚書陶仲文爲少
師餘如故
二十四年封陶仲文伯爵仲文辭封乞恩廕乃贈其三代
如其官妣妻俱一品夫人廕其孫陶徵入國學讀書
六月吏部尚書熊浹諫止仙箕　上批浹疏以示大學士
嚴嵩嵩言浹非敢有所沮詘其意以仙箕之降民間多
有恐其說久或不驗有負　皇上崇奉之意　上切責
曰朝爲浹强解非大臣之道嵩引罪因言　皇上欽御
苑中山地之隙建以仙庭但仙庭之建適與仙箕值於
一時臣未能仰知聖意之詳而浹疏專以仙箕爲言臣

其說解之實不敢有沮直之意也　上意乃解及子陶
仲文恩廕浹又上疏力闢異端留中不報　上屢以事
督過奪俸者再浹不自安稱病乞休　上大怒曰熊浹
前比張孚敬議禮藉以干進姑不追治令錦衣官校監
送原籍爲民庸調勿復
十一月陶仲文於原籍造御書樓成疏乞坊額　上賜名
隆敎坊令工部製扁給之
二十五年八月加封陶仲文爲神霄紫府闡範保國弘烈
宣敎振法通眞忠孝秉一眞人掌道敎事更給誥印陞
工部帶俸尚書盛端明顧可學俱禮部尚書以萬壽聖

節加恩也
二十六年六月陶仲文以正從一品滿六年吏部尚書聞
淵題請考劾　上曰尚書陶仲文歷俸年深忠勤懋著
加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支大學士俸給與誥命仍
廕一子尚寶司丞以示酬眷
從陶仲文請度天下道士二萬四千人
二十七年閒住應天府丞朱隆禧以考察黜會陶仲文之
太和山卽遂至其家以所藏方書托之代進　上悅命
卽其家以白金綵衣賜之隆禧既受賜因自赴闕陳謝
意圖留用　上以考察罷閒官例不得復起命加太常

卿致仕

許正一嗣教大真人張彥頨子永緒襲父職吏部言正一嗣教大真人乃誥封時所加其初襲止當授真人不宜濫封號　上謂此係見職無華奪理乃令誥封時別賜之

陶仲文自河南王屋天壇山建醮還因言本山殿宇一新請賜勅設官以供祀事得旨准賜給護勅增設提點一員專職本山焚修

二十九年二月封陶仲文爲恭誠伯以禱雨濟旱力贊平獄功也給事中張秉壺言　皇上處先民撰郊薦德馨休徵之應良不偶然仲文安得貪天功爲己力仲文號辟　上曰所祝釐保國祈禱雨賜勿若鞫獄非卿事也果尊恭盡誠玄修雖數爵亦未克酬今以平獄謝似非宜且准辭待敎奉另行八月復申前命

三十二年陶仲文奏山東齊河縣有道士張演昇建大清橋臣以募銀一萬五千餘兩助工近聞濬河得龍骨一副重千斤又突出石砂一脈長數丈若有神助迄今尚未報完乞捐內帑以終大工　上令給銀萬四千兩

賜陶仲文所建廟橋額黃州府城隍廟曰威靈徽州府壽獅山三官廟曰顯應黃岡縣三台河橋曰通濟

九月　上諭禮部曰百姓饑殍者少今竭力採芝已入冬令其示朕意自立春日止行庶免受風霜上欽天眷時玄岳諸山採芝之使方出部臣疑　上意中悔尋具疏以請　上曰原論爲此近京之地耳若玄岳諸所不在此限乃移文督之不許視常怠緩

禮部類進五岳及方內名山所獲鮮芝凡千本有奇

十月御醫李果以玄岳鮮芝四十九本進詔匜御前賜果綵幣一表裡

三十七年正月陝西鄠縣民王金獻芝山一座聚芝百八十一本內有徑一尺八寸者數本名曰仙應萬年芝山以祝聖壽　上悅賚以金幣

三十八年六月以陶世恩爲太常寺丞初世恩以廕歷尚寶少卿爲言官所列奪其官仲文乞復子原職　上命改爲太常寺丞兼道錄司右演法已而仲文請假還里中　上諭禮部曰仲文職掌玄教屢盡忠誠雖請假還鄉年逾八旬即書勅遣錦衣千戶一人前去存問仍賜白金百兩綵縎八束新鈔八千貫羊四羫酒四十瓶以示眷懷仍令有司歲時存問

三十九年十一月陶仲文病且革悉錄其平生所得賜賚金幣衣帶獻還於朝及卒　上聞而憫之諭禮部曰秉

一眞人總領玄教爲國祝修恭勤久著茲以疾故朕心
憫悼其加贈特進光祿大夫謚榮康惠肅賜祭十壇如
致一眞人邵元節故事塋以伯禮仍給齋糧麻布與其
子世恩爲送終費仲文無興術徒以符呪小方稱　上
意驟承恩寵自戊戌以後　上不復視朝輔弼大臣皆
希得進見獨仲文時被宣召至卽賜坐與語稱之爲師
賞賚以數萬計又兼領三孤列爵五等前後幾二十年
以宮貴終其身其死也復贈謚賜賻恩眷有加自古方
士所未有也

四十一年五月陶仲文子寺丞世恩遣其家僮陶秀等賚

表詣闕進香未至仲文甥吳民表要之於途奪表獻之
有詔賜世恩銀四十兩幣二襲民表亦給路費遣還旣
而民表復匿世恩所賜銀幣潛留京師爲陶氏所發并
訐其私屬孟知縣致死平民等事　上大怒命收下錦
衣獄比故殺人律論死仍籍其所侵陶氏田產歸之世
恩孟知縣并令查名械至京

收方士藍道行下獄論死時嚴嵩父子旣得罪　上追思
嵩贊玄功意匆匆不樂乃諭大學士徐階等欲遂傳位
退居西內以祈長生階等極言不可　上曰卿等旣不
欲爲大議人情必天下皆仰奉君命同輔君上闡玄修
仙乃可嚴嵩已退伊子已伏罪敢有再言者同鄒應龍
俱斬嵩知　上意已動乃賄賂　上左右各千萬金欲
道行怙寵招權及矯稱玉詔諸奸利不法事道行遂得
罪詳輔臣考

九月豐城縣方士熊顯進法書六十六冊詔留覽賜顯冠
帶銀幣遣還

十月大常寺卿崔仲儒係道流以讀祝進年老乞罷許之

十一月命御史姜儆王大任分行天下訪求異人法士及
秘方符篆諸書儆南直隸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廣西大
任北直隸河南湖廣四川山西陝西雲南貴州

四十二年正月姜儆進所訪法秘書二十帙王大任奏進
法秘書五種二十冊詔俱留覽

六月方士趙添壽進獻符法三十六本　上曰茲所進法
秘皆出眞傳特授添壽爲道錄司右演法仍給冠帶勑
遣還鄉已添壽復以法秘進乞留寓靜虛觀爲　上祈
祝　上納其所獻令遵前旨趣歸

八月詔加御史姜儆王大任俸各一級以訪求玄秘勞也

九月道士龔中佩供事陶眞人府官至太常少卿是月
上偶遣官至壇事檢視帙而中佩適出　上怒命錦衣
衞捕中佩問狀會有言中佩同刑部員外郎唆夜飲者

因併逮嘜各杖六十黜爲民

四十三年八月太醫院御醫王金進靜萬壽香三座聚芝之三百六十本賜白金十兩是歲天下臣民進法秘仙桃瑞芝及爲　上建醮祝釐者甚衆各賞賚有差

上諭禮部曰頃二日朕所常御務及案上有藥丸各一盖天賜也其舉謝典遣告諸神禮官請併告　太廟從之仍請百官致賀報罷

十月王大任姜儆還京師　上嘉其勞詔俱歷侍講學士賞銀二十兩紵絲衣一襲二臣所得法秘數千册及法士唐秩劉文彬等數人皆贊書虛術無驗　上特以名

收之蓋遇其眞故大任等得驟遷秩等俱賜第居於京師然亦不深注意云

四十四年正月授法士唐秩劉文彬爲太常博士兼左演法劉中孚陶希濂趙太忻朝守桂爲協律郎兼左至靈俱帶俸辦事

詔逮方士胡大順藍田玉下獄論死初方士藍道行以方術見事下獄而陶仲文旣死諸方士術不驗胡大順仲文徒也亦以姦欺事發斥去希復進用乃僞造萬壽金書一帙詭稱呂祖以其授者又用黑鉛取白名曰先天水鍛成淸霞玉粉丸命子玉玄與何廷玉齎至京因道士藍田玉羅萬象以通內監趙楹獻之　上覽之問曰旣云其書扶箕者何在然未明言召之也田玉遂與萬象詐傳密旨徵大順至京更名胡以寧薦揚於　上且奏求圖書及建宮地　上命以寧入見至則大順也上惡之特宮中屢有祭享田玉等遂以爲藍道行下獄故有此祟欲以動上　上遂欲用田玉等其淸宮讚乃問大學士徐階藍胡輩可仍用否階上言胡大順無賴小人不畏法紀而田玉尤甚本無足取宮學已久恐非道行下獄所致且不能必其用此二人宮禁果息不若治之爲法之上　上悟乃謂此不治無以戒來者階言

田玉乃世蕃之黨妄進白鉛異說罔測至爲詐傳密旨罪惡尤重伏望速斷以消隱禍　上乃命收大順等下鎭撫司拷訊獄具　上謂不實意欲寬之復問之階曰聖旨至重若聽憑詐傳他日夜半出片紙有所指揮將若之何必須重治乃保邦深計　上乃下大順等法司命從重擬罪因併楹俱論斬楹斃獄中

五月時有嫡部往雲南雞足山建醮者自稱爲大眞人府賚敕梁廷材巡撫雲南都御史李光洵信之因令有司致齋供具事竣以聞　上大怒命錦衣衛緝捕重治之

九月正一嗣教大眞人張永緒卒其妻徐氏以子自命方

六歲奏言孤寡恐爲族黨所欺請賜封降勅如元君董
氏例董氏者前眞人弘綱母也弘綱死其子元吉始生
勅封董氏爲温順柔靜元君同孫元吉管理教事仍選
本山道士四人充賛教掌書等官協助行事徐氏援以
爲請詔特許之仍賜永緒郎典如其父彦頫之半
四十五年正月陞眞人府焚修製藥官王中敬爲太常寺
少卿歐陽中衡加俸一級李中陽爲道錄司左正一陶
倣爲太醫院使加道錄司掌司事左正一屈存輝爲清
微奉教演法高士內局高士包存鼎爲清微修誠高士
隆慶元年方士王金等下獄論死金初以修煉賓緣陶仲

文子世恩希求恩澤乃僞造五色靈龜靈芝以爲天降
瑞徵又與世恩及陶倣劉文彬申世文高守中僞造諸
品仙方養老新書七元天禽護國兵及以金石藥進御
倣得還太醫院使世恩太常寺卿金御醫文彬太常博
士至是以遺詔逮金等鞫問遂皆伏法
給事中徐光遽劾奏王大任姜儆前以御史訪求法秘籍
致濟華且引用方士劉文彬等今文彬等俱正刑章大
任儆不宜逭罪吏部覆大任等原奉旨訪進法士似無
所希覬但其巡按時甚有物議當黜得旨俱革職閒住
革道士金中剛等太常高士職號并收中剛及陶世恩玉
印五牙印一銀印銅印十
詔削奪故眞人邵元節陶仲文官爵誥命及毀墓碑坊籍
其田宅
二年正月詔革正一眞人名號奪其印張氏自東漢建武
中張道陵以修煉符水術起傳數世有張魯者即史稱
五斗米賊也號能禱役鬼物愚民神而事之魯之子元
忠即道陵煉丹處設壇授法唐會昌間始賜名眞仙觀
宋大中祥符間王欽若改奏爲上清觀元至正中賜號
正一教主眞人主領符籙事國朝因令承襲傳至嗣孫
張永緒以淫縱闒術益衰永緒死無嗣江西守臣因言

張氏職名賜印不載與制且隱稅逃役公行不法無功
於世有害於民宜永爲裁革禮部覆言請革其封號止
以裔孫張國祥爲上清觀提點鑄給提點印從之
二月湖廣撫按劉慤等言承天府元祐宮故玄妙觀也自
陶仲文請易今名以爲祝延聖壽之所而高士劉承緒
因奏乞供養田歲八千七百餘金又比顯陵與邸例使
有司季爲估修撫按歲爲奏報僭擬不經請追奪入官
徵其租以供漢江築隄之費戶部覆奏報可
四年徽州齊雲山道士金元清進經疏齋醮 上惡之下
巡按御史問罪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三十七

異術

太祖克金華召一星者劉日新推命答曰將軍當極富極貴又推諸將校則言或爲公或爲侯　上怒其不言官職劉請屏去左右曰極富者富有四海極貴者貴爲天子　上大喜洪武四年召至問欲貴乎對曰不願又問欲富乎對曰不願問以所欲曰臣所欲者求一符可以

遨遊天下耳　上因以手所揮白扇題曰江南一老叟腹內羅星斗許朕作君王果出神仙口賜官官不要賜金金不受持此一提扇橫行天下走識以御璽劉持此遍遊十二年回家忽對妻子言我當死於非命故歸欲作別去遊京師妻留之曰既當死死於家耳答曰當死於京都遂至南京都市中推算但講命而已蓋先被旨不許與人算故也都督藍玉平雲南回因請劉言將軍將星見梁地當封梁國然七日後必有一險我當與將軍同死後果封梁國公數日後玉誅臨刑時嘆曰神乎劉先生之言問爲何人曰劉日新　上聞因逮劉至問汝與藍玉算命對曰曾算又問汝命盡幾時曰盡今日因殺之今其家子孫猶在賜扇尚存

于梓人者武岡州人其父嘗夜夢梓橦神遂能雕塑神像極其工緻梓人生七八歲眉目如畫資性聰警其州將愛之因其父藝以梓人名之及長有雋才且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知登州府有蘇其家人傷於虎者梓人命卒持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梓人笞之更命他兩卒曰第焚此牒山中虎自來兩卒不得已入山焚其牒火方息而虎隨至弭耳帖尾隨行入城觀者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動梓人厲聲叱杖之百而舍之虎復循故

道去尋爲部民告訐以爲妖術惑衆有詔逮下刑部治之數月瘦死獄中棄其屍家人發瘞成服一夜忽聞扣門聲問爲誰答曰是梓人家人驚以爲鬼曰吾實以間逃去云死者詐也勿疑家人不信謂鬼衣無縫驗之乃不然遂內之梓人不自晦匿日與故舊遊宴或泛舟不用篙楫逆水而上以爲樂里人劉氏其怨家也執而縶之白知州伍芳請奏聞芳不許劉遂詣闕告之朝命法官來州推案未至一日忽失梓人所在但存鐵索而已劉無以自明竟坐欺罔得重譴而梓人自是不復見云

梓人自號七十一峰道人詞翰遒逸可觀吳用藏其自

制遊太山歌一紙

張三丰一名玄始不知何許人洪武初入武當山修煉丰姿魁偉美髯如戟寒暑惟衣一衲或處窮寂或遊市井浩浩自如傍若無人時呼爲張邋遢有問之者終日不答一語或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辭滾滾皆本道德忠孝每事來輙先知所啖斗升輙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登山行如飛或隆冬臥雪中鼾䶊如常時既入武當往來天柱五龍南巖紫霄諸名勝洪武辛酉道士當平丘玄清過之爲弟子三丰使居五龍自居草庵於展旗峰北庚午拂袖長往不知所在二十三年 上遣三山道士

譏三丰造朝了不可覺有丘玄清至與語大悅拜御史賜之室辭不受超擢太常卿一云三丰遼東懿州人名君實字全一又云玄玄別號保和容忍三丰子

周顛仙不知其名自言建昌人長壯奇㒆舉止不類常人年十餘病癲嘗操一瓢入南昌乞食久之至臨川未幾復還南昌日施力於人夜臥閭廡間祁寒暑雨自若嘗趨省府曰告太平人皆異其言遂呼爲顛仙不數年天下果亂陳友諒入南昌顛仙隱跡不見及 上自將定南昌將還顛仙從道左拜謁潸隨至金陵每遇 上出輙趨進曰告太平聞見或捫蝨而談擊節而歌詞多隱語 上厭之命飲以燒酒酣暢不轂衣帶常繫自若三寸許日細嚼飲水又自言入火不熱 上命巨甕覆之積蘆薪五尺許燔甕四旁火盡滅發而視之端坐如故如是者三將山寺月餘僧言顛仙與沙彌爭飯怒不食半月矣 上幸翠微寺召之步趨如常因賜食乃食 上問曰能不食一月乎曰能乃坐之密室中不食者二十三日 上將幸寺賜食京師將士聞之爭持酒肴往食之既食而盡吐之須臾 上至與之食乃復食如常既醉 上將還顛仙於道側以手畫地作圈曰破一桶成一桶是時中原尚未定友諒復圍南昌 上欲

勒兵往援問顛仙曰陳氏已僭號吾此行何如顛仙仰視良久曰可行上面無此人分曰與汝偕行可乎曰可踴躍持杖揺舞如壯士揮戈狀舟次皖城無風不能進顛仙曰行則有不行則無既而行不數里風果大作至馬當見江豚戲水曰水怪見前損人必多 上曰顛者言何妄復爾投之江中周曰吾入水不濡遂命投之江久而復來謁見求食命賜食食已正衣襟前引項曰令可殺矣 上笑曰殺爾何爲乃縱其還廬山及友諒敗死遣人往廬山求之至太平宮側有一老人止民舍曰我告太平來不食且半月今去不見洪武十六年秋有

僧名覺顯者自言廬山殿中老人使來見　上以其遂
証郡之會　上不豫飲藥未瘳前僧復徙跣至云周顛
仙遣進藥　上不納僧具言前事乃餌其藥覺有菖蒲
丹砂氣是夕疾愈僧亦去不知所之遂親爲文勒石紀
事命善應等往祠焉
鐵冠道人張中字景和臨川人　上登匡山詞臣扈從推
翠亭給筆劄賦詩鮑向綱朱升張以寧秦裕伯單友中
李某暨道人並應制道人初舉進士不得遇異人授以
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狷介寡言嘗戴鐵冠子人皆呼
鐵冠道人　上嘗微行至一寺中羣僧伏門道傍迎

上曰何以知朕對曰聞鐵冠道人云即召道人至　上
手餅食未半即賜道人問道人能先知我至茲言我國
事願直述無我諱道人信口誦數千句中有曰戊寅閏
五龍歸海壬午青蛇火裏逃至洪武建文間始驗餘不
敢傳先是兵亂歸隱幕府山閒至城市與人言避兵處
從之者多獲全壬寅叅政郁愈薦召至　上問曰予定
南昌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對曰天下
自此大定但此地旦夕當流血廬舍焚毀必盡鐵柱觀
亦僅存一殿耳後指揮康太反果如其言他日龍馬雨
重之對省署震擾之占剪燈花平友諒類多奇中

洪武二年　上親覽張中十事命宋濂作傳中字景和
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情山水遇異人授以太極
數學陳友諒圍豫章三月不解　上舉兵伐之召問中
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
南康　上因命中從行舟次孫山無風不知進中曰當
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常遇春與敵戰於康郎
山被圍其勢甚危衆謂不可救中曰亥時當自出如期
果出連戰輒大勝陳友諒中飛矢死降其衆五萬初豫
章受圍　上問何日圍解中曰當在七月丙戌暨報至
乃乙酉蓋日官算曆是月常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

他奇中往往類此
冷謙字啓敬杭州人精音律善鼓瑟工繪畫元末以黃冠
隱居吳山頂上觀察有塵外之趣國初召爲太常協律
郎考正樂器樂舞凡宗廟中和韶樂及朝廷大樂以至
迎膳等樂琵琶箜篌等器悉正之其韶樂大抵以王虞
休蔡氏新書能究其辭意而加以四清聲音律尖高非
昔比矣官至禮部尚書　上問其八音之理對曰聞磬
聲關係本朝士臣廉節云冷謙常遇異人傳仙術有友
人貧不能自存求濟於謙謙曰吾指汝一所往焉愼勿
多取過分許之乃於壁畫一門一鶴守之命其人敲門

門忽自開入其室金寶充牣蓋朝廷內帑也其人恣取以出而不覺遺其引他日庫失金守庫吏得引以蹤執其人訊之詞及謙因併謙將至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逮者以瓶汲水與之謙飲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逮者驚曰汝無然吾輩皆坐汝死矣謙曰無害汝但以瓶至御前譬至御前 上問之輒於瓶中應如響 上曰汝出見朕不殺汝謙對臣有罪不敢出上怒命擊其瓶碎之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自是不復見移檄四方物色之竟不能得

鄞人袁珙精相術姚廣孝薦之燕邸 太宗使人召之至

使者與飲於酒肆 上服衛士服偕衛士九人同入肆沽酒珙趨拜 上前曰殿下何如此輕行 上曰我等十人皆護衛長官也珙不答 上還宮命召入詳叩之珙稽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龍形鳳姿天廣地濶額如圓璧伏犀貫頂日麗中天五岳附地重瞳龍髯五事分明二肘若玉印狀龍行虎步聲如扣鍾足底龜紋有雙痣俟年四十髯過於臍當是時撥亂反正萬邦一統 上在藩府中久之已而乞歸靖難後召為太常丞官子忠徹序班出金錢幣厚賞珙遜得北京召珙父子至行在出入禁庭未幾珙請老歸卒贈太常少卿忠徹能傳父術建文初 上召問忠徹對曰天命有之無憂也獄人衆大成背靖難後除忠徹戎籍會有言楚王子巫蠱者遣往覘還奏無他異宣德中嘗侍 上言天顏悴慮恐宗人有急變謀 上者未七日樂安反書至官尚寶少卿致仕卒年八十三

(按忠徹風鑑神驗荷眷五朝寵渥殊至未嘗藉恩以張於世每因事納忠讜議屢出始終大孝之情而愼密機事論養賢之實而瞻其取給乞賜孔子玉軸之語歷言遣使取寶之非議武職宜准終喪諫服藥勿信方士皆喋喋弗沮利害

忠徹得幸 成祖既 仁廟以其言常不避首欲誅之尚書夏原吉曰忠徹固當罪然禮父母所愛待之終身莫衰今山陵未畢刑近侍之臣不可乃罷之

王府尹賢夢人授之書曰讀吾書可衣緋不讀吾書止衣綠覺而異之數日路得一書覩之青烏之說也漢王有異志遣人賺之不往曰欲得予非詔旨不可漢以名聞時 太宗有事於壽陵乃遂取以往今長陵乃其所定也對而有小阜勅 上去之曰恐有妨於皇嗣 上問無後乎曰非也但自偏室出耳 上曰偏室亦可也遂不去後累世皆驗其人官至順天府尹

統十四年有旨親征大學士曹鼐急歸召皇甫仲和與
議曰胡王兩尚書率百官諫可止乎仲和曰不能止也
紫微垣諸星皆動矣曰事將若何仲和曰將老夫計之
當先治內而後行曰已有旨𢘫監國其仲和曰不如立
儲君而後行曰東儲幼且未易立也仲和曰恐終不免
方還土木之難虜騎逼城城中皆哭仲和登南城謂家
人曰雲頭不向南平曰然大將氣至虜將退矣明日楊
洪至自宣府石亨至自大同入援虜遂遁仲和一日出
朝有衛士見之曰願為我相之仲和不肯固請之仲和
曰若不能正內何相為衛士怒曰何以知吾不能正內

也曰汝不有妻妾乎曰然曰二人在家正相鬬不解衛
士不信至家果然後又問仲和何以知之終不言所以
嘗上官固問之乃曰彼問時見室上兩鵲正相鬬是以
知之其術神妙如此

山西安邑仝寅少瞽學易卜筮以京房術占輒奇中正統
中隨父清至大同　裕陵北狩令大同守璫裴當問仝
筮得乾之復寅密附奏曰大吉夫四初應也初潛四躍
明年歲在午其干庚午躍候也庚更新也歲龍一躍秋
潛秋躍決歲也明年秋駕當復矣繇勿用應或之者疑
之也還而復也幽然象龍也數九也四近五躍近飛龍
在丑丑曰赤奮若復在午午色赤也午奮於丑若順數
天順之也其干丁象大明也位於南方火也寅其生也
午其王也壬其合也其復辟也其當九年之後歲丁丑
月寅日午合於壬乎　裕陵心識之寅至京也先犯京
城將官召寅筮曰虜無能為彼驕我驍戰必勝虜果敗
庚午也先行成朝議未堅央寅勸石亨協謀于少保迎
鑾駕至以　太上皇居南城已而錦衣使盧忠上變告
寄筮寅所寅佯不知者驚曰是何占也而凶若是不臧
族且殺身禍已種矣奈何忠大懼佯狂事得不竟忠卒
坐誅復辟後召欲官寅辭乃錫金陰陽神靈四字爲額

錢十有八貯之牙盒賜之會湧以指揮出莅徐州　上
留寅京師授錦衣百戶寅又辭不允時石亨貴幸貴舞
盈戒以持滿亨不悟及禍公卿大夫專候寅寅謝不見
私大抵抑邪與正拯人顛阨年九十卒

天順間禮部郎中萬祺為太常寺卿祺南昌人少遇異
人相之曰有仙骨否亦極貴因留一書與之乃祿命法
也於是研精以卜公卿貴人多奇中景泰間以吏習辦
事吏部衆奇其術授鴻臚序班既而　景帝不豫有議
召襄藩者石亨以問祺祺曰皇帝在宮奚事他求剋期
復辟與仝寅筮占及徐有貞迎駕觀象合　上既復位

召見文華殿即日擢驗封主事累進員外郎中曹欽反
執王翔李賢時祺在旁欽問對之曰公勿負國宜以死
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耶公
當勿忘欽俛首其兄鏵曰蕩君言是也王李二人獲免
事平　上聞而壯之召祺賜宴勞陞太常卿
王士寧生元至正甲辰至成化癸卯年百有二十士寧少
慕養生不受室飲酒食肉走蜀入雪山投見一老人披
氈衣臥深洞中石床上長三尺餘耳目口鼻手足皆類
小兒士寧頓首拜不答因執役左右老人不飲食坐側
懸一囊中類乾麪餞輒取啖渴手掬飲澗水一二升士

寧饑跪乞食老人與囊中物苦澁不能下咽士寧拾澳
山果野菜居三年老人憐之忽曰吾語子術子識之宜
出山非其人莫授士寧出雪山後事不可知其在濟寧
居城東深巷賤屋中已六十年濟寧人竊旁伺士寧久
絕火食唯日啖棗數枚或菜數莖飲水少許人饋遺輒
不肯受指揮王宜者海州人往見士寧駭曰吾上世有
叔祖士寧好道棄家去竟不知所終翁得無是抑家事
皆合宜因日與來往成化七年朝廷下山東徵士寧俾
乘安車來楊守隨造士寧問但曰靜坐寡慾坐久瞑目
閉息曰我老無能朝廷過聽召我我未能聞道但習靜

乞久近乃日與人接大敗吾事守隨因問元末國初事
曰一身之外百無所知
蜀有邵道人年七十餘始至慶陽館周家築土被衲晝夜
露坐郡中諸少年爭事道人爲弟子道人不開口言率
顧指色授人人見道人顧指色授亦輒心解爲奔走輸
當道人意道人喜視人病令病人張目又令張口噓即
知病人可活否諸弟子諸弟子置飯病人前道人出袖
中鐵尺橫飯上誦大悲呪已起尺摩病者曰瘥矣不可
活道人趨出病家問死期出指示日數輒驗道人不取
謝錢每歲正月始活一人取尺布裹衲衲完弗復取病

家有見飯飯道人列椀案上不問多少盡啖輒加飯更
列椀不食飯草懸道人饑喜更謝造美食不食飯輒奪
物弟擇去鹽物終不欲更造道人又喜飲水郡野人廣
願覩道人飲椀水案上無問多少飲輒盡冬月水氷斷
道人齒間覺澆澆項之肩腸面紅汗下如雨慶陽華患
歷瘍久不愈問道人曰此祟也汝往聘某氏謂其女願
將更聘女慚死此其祟汝李大驚頓首請奈何道人曰
令週我三日解矣瘍立瘥卒之日設几三層坐其上謂
弟子夜登几旁守道人夜半霹靂隱隱起屋脊俄有戈
甲士馬戰鬬聲諸弟子懾伏地天明起視道人死矣舁

國朝典彙卷之一百三十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編輯
禮部主客清吏司事臣曾棟訂正

兵部一

洪武元年九月以司農卿陳亮爲兵部尚書明年出知松江府亮茶陵人賜名寧

二年四月以單安仁爲兵部尚書

九月以王居仁爲兵部尚書

十月以安統爲兵部尚書尋出參山西以劉誠代

三年正月以滕德懋爲兵部尚書尋改戶部復改兵部

四年三月滕德懋免以劉貞爲兵部尚書尋改治書侍御史

五年以樂韶鳳爲兵部尚書全椒人從起義

六年七月以劉仁武昌人夏丞相孫克義元平章並兵部尚書明年仁參政廣東尋復任克義參政湖廣

九年正月復以單安仁爲兵部尚書尋致仕安仁鳳陽人元至正以府史起兵見　上卽率部曲歸之　上大悅命戍鎭江會始立按察司以安仁爲副使歷將作卿上卽位陞工部尚書尋改兵部未幾請老許之賜田三千畝牛七十角仍給尚書半祿終其身蓋異數云

七月以李允爲兵部尚書蠡州人

十年正月以陳銘爲兵部尚書尋陞郞中麗水人

十一年四月以李煥文爲兵部尚書尋改吏部

十二年三月以萊州知府董俊爲兵部尚書俊太原人以人才舉明年　上革中書省陞六部正二品戒之曰識山川之險易嚴烽堠之分明未幾予致仕

十三年十一月以趙本爲兵部尚書

十四年九月以李徵爲兵部尚書山陽人監生

十一月以唐鐸爲兵部尚書鳳陽人從起義明年改諫議大夫

十五年十一月以趙仁爲兵部尚書寧海人

十七年三月以俞綸爲兵部尚書薦舉

十八年正月以溫祥卿爲兵部尚書山西人流寓長興儒士舉擇主簿

二十一年六月復以唐鐸爲兵部尚書尋改詹事

二十二年二月以沈溍爲兵部尚書錢塘人

二十三年五月沈溍改工部以工部尚書秦逵代六月溍仍兵部逵仍工部

二十四年十一月以茹瑺試兵部尚書

上一夕遣人偵諸司皆有病術者獨兵部無之乃取其榜去俄有一吏來追奪不能得　上召部官問誰當直對職方司某官某吏卒又問奪榜吏爲誰乃職方吏某其也

逆誅官與卒俱以此吏補其官不復補樆以迄於今後
太宗還都命諸司各以官一員扈從兵曹素恥此吏並
列因遣行後部亦恒虛此席
三十年十二月以兵部主事齊泰為左侍郎明年進尚書
三十一年八月以劉儁盧淵為兵部左右侍郎
建文元年十二月茹瑺復為兵部尚書
二年十月盧淵有罪除名
十二月以鐵鉉為兵部尚書仍參贊軍務
三年十二月以武選郎中古撲為右侍郎
四年九月以劉儁為兵部尚書與茹瑺並任

永樂四年四月以金忠為兵部尚書
六年十一月劉儁戰歿于安南贈太子少傅諡節愍儁江
陵人詳死事
七年三月以方賓為兵部尚書權吏部 錢塘人監生
十三年正月兵部尚書金忠卒忠鄞縣人少倜儻負義氣
兄戍通州忠省兄會靖難兵起布衣田寃上謁與儀云
浙東奇士金忠願見殿下說兵事及中朝動靜得召見
忠言殿下太平皇帝小人耕江海間及往來齊魯道上
聞殿下賢譽茲舉大事人材為急 上悅立授署紀事
日侍帷幄籌戎務尋陞長史靖難後陞工部侍郎晉

兵部尚書尋以尚書兼詹事輔佐 太子忠博覽史籍
議論河懸每進人寬愛無為苛刻公事輒推同官使展其
才能有缺誤引為已過不遺片善不念舊惡儉勝有餘
周贍鄉族 太子即位贈少師諡忠襄以其子達為翰
林檢討
四月以陳洽為兵部尚書明年督軍交阯後歿於陣詳死事
十五年以趙羾為兵部尚書祥符人鄉貢舉督屯戍
十九年十月兵部尚書方賓自縊死詳親征
十二月以工部尚書李慶兼署兵部
二十二年八月以李慶為兵部尚書

十一月以張本為南京兵部尚書
洪熙元年四月李慶督軍交阯以張本代慶
宣德二年九月李慶戰歿於交阯詳安南
五年以柴車為兵部左侍郎車初舉於鄉授武選主事遷
員外郎以清慎得名權江西參議入闕取大木調度有
方民不勞而事集初經廣信守與有舊餽車金一錠疑
其重發視之皆白金笑曰君不知故人竟不受歲餘復
入為職方郎中曹事最煩無不辦治會傳言湘藩嘗有
變命為沿江諸郡擇良守以車知岳州居三歲郡大治
復召為職方郎中丁內艱奪情治事至是超陞侍郎

六年正月兵部尚書張本卒本東阿人洪武中自國子生
擢江都知縣靖難兵及境本率耆老詣軍門朝陛楊州
知府事歷尚書爲人直諒通敏持身廉介議論侃侃有
古大臣風同輩皆推服之
以許廓爲兵部尚書 襄城人舉人
七年六月以兵部侍郎王驥署部事九年四月進尚書
十年以知府張順署侍郎事理南京兵部
六月命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參贊軍務時楊士奇等言
上初嗣位當肅軍政飭邊防南京根本重地雖有襄城
伯李隆守備宜令黃福參贊留都有文臣參贊軍務自

此始遂爲定制福爲襄城伯所敬信每事先籌定付之
處分已不出一語或以爲言福曰體當如是且欲見守
備何嘗一事錯耶
〔按〕裕陵即位初始有參贊機務蓋長陵崩後仍稱北京
爲行在則南都爲京師故稱機務正統六年定都北京
去行在則當改爲參贊留務矣參贊不專兵部王恕以
南臺參贊機務後陞南京兵部尚書又參贊靖遠伯王
驥兼南京兵部尚書稱總督機務正德末王守仁亦兼
南兵部尚書乃止稱參贊
正統元年三月以應天府鄺埜爲兵部左侍郎

十二月命王驥巡視陝西諸邊許以便宜行事二年驥巡
甘肅稽閱邊備見莊浪永昌山丹路俱廢烽堠軍無紀
律大會諸將於轅門問先年大軍遇虜畏敵不畏軍令
者誰最甚咸曰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之徇於衆曰自
今遇敵畏縮者視此三軍股栗因大閱謹斥堠蒐部伍
謹訓練利器械軍容肅然三年四月回部兼大理卿
四年三月以柴車爲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五年四月以王驥督軍雲南
六年六月兵部尚書柴車卒車錢塘人父聖爲義士車洪
武中領鄉薦永樂初授兵部主事累官侍郎正色率下

人敬畏之將兵征西戎有功陞尚書累受制勑褒獎
七年五月以徐晞爲兵部尚書
八年兵部左侍郎鄭辰卒辰浙之西安人永樂初以進士
授御史屢命按事以忠實受知超拜按察使至侍郎素
性寬平舉止行藏多根於涵養即升沉毀譽而堅凝之
識不爲所撼
十年九月以鄺埜爲兵部尚書
十一年三月致仕兵部尚書徐晞卒晞江陰人謙慎有容
初爲縣吏三考皆兵房有戍絕勾丁而誤及者其人新
脫貧無可餽具酒食令妻勸觴而出避之妻有艷色晞

絕裾而走徹夜具文移戍明日向其人曰汝何至此卒
爲脫免他事多類此在郎署時同官一主事每向胥曹
輒罵意在睊睊不爲意後其人殁睊爲舉殮送之歸以
兵部郎中擢侍郎巡撫甘肅至尚書
起工部侍郎李蕡於兵部蕡長洲人勤敏有吏材習知兵
事所在著聲九邊郡地圖險阸遠近無不周知爲鄺埜
所倚重焉
十二年二月起復于謙爲兵部右侍郎理部事
十四年八月兵部尚書鄺埜殁於土木贈少保謚忠肅埜
宜章人鄉貢士學博行莊仕宦四十年風裁凜然威行

恩施近悅遠懷服仁蹈義至老不衰生平大節亦卓乎
不羣矣
以于謙爲兵部尚書十月進少保
十月以徐琦爲南京兵部尚書
景泰元年九月以靖遠伯王驥爲南京兵部尚書
二年正月調兵部右侍郎項文曜於吏部文曜媚附于謙
每朝侍漏時必附謙耳密言及朝退亦然行坐不離時
以文曜爲謙婿姦內議息竄比乃調之吏部
十月以文選郎中李賢爲兵部右侍郎
三年四月王驥致仕

五月以儀銘爲兵部尚書
四年三月南京兵部尚書徐琦卒琦錢塘人徙寧夏永樂
乙未進士第正統間以南京根本重地特受委托[illegible]
二十年深沉果斷每臨大議衆論盈庭徐以一言斷之
衆皆悅服謚貞襄
以張鳳爲南京兵部尚書
五年三月以張純爲南京兵部尚書 江陵人永樂辛丑進士
七月兵部尚書兼詹事儀銘卒銘文簡智子也學於吳訥
天性易直孝友舉經明行修洪熙時爲行在禮科給事
中內府教書歷編修侍講正統中爲郕王長史景泰初

出爲南禮部侍郎以立儲獻太子故加太子太保未幾
召爲兵部尚書尋兼詹事府事卒贈太師謚忠襄
六年正月調工部尚書石璞於兵部以江淵爲工部時于
謙以病在告朝廷欲得一人協掌兵部淵在內閣與同
官不相能欲求出稱兵部王文與商輅密擬內批調璞
於兵部而以淵代璞淵不之知明日旨出淵大恚失望
七年正月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以于謙爲陞是
職未幾伺謙過誤密奏之　上任謙方專召入以偉奏
授之謙叩頭認罪　上曰吾自知卿卿勿慚也謙出偉
迎問曰今日聖諭何事謙笑曰吾有不是處子當面言

未必不從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惶愧後謙爲石亨
所搆以黨逆鋃板榜示天下成化初偉復入兵部以爲
言乃致之
天順元年正月殺兵部尚書于謙籍其家家屬戍邊謙字
廷益錢塘人永樂十九年進士骨相異常甫七歲僧蘭
古春曰此他日救時宰相宣德初授御史從討漢庶人
遷按江西平反冤獄稱爲神明河南山西災 上親書
謙名陞兵部侍郎巡撫二省時年三十三歷兵部尚書
時也先犯京師脫脫不花寇遼東不剌出寇陝西湘江
葉宗留福建鄧茂七廣東黃蕭養各擁衆數萬僭號攻

城南蠻西番苗獠蠢動訛言萬端變在呼吸謙內固京
師外籌邊鎮防衛陵寢散遣降胡扼控漕渠關鎮臨清
收復獨石八城堡仍留貴州藩臬條畫立奏動中機宜
僚屬受成相顧驚服胡虜款服羣盜削平口不言功益
自斂飭 上推誠倚任獨秉朝綱文武大臣咸聽進退
宮庭密務接膝調停廉靖方正一錢不私力還賜第止
宿直房旁無姬妾鄉廬數椽僅蔽風雨薄田幾畝纔供
饘粥食無兼味衣無累帛大璫舒良及石亨等皆敬憚
不敢撓法相忤既得罪自知功高隙深廷訊不復自辯
籍其家無長物惟 上賜盔甲袍帶子冕戍龍門 茂
陵即位赦冕還其沒產弘治三年贈太傅諡肅愍建旌
功祠萬曆間改諡忠肅
三月以王驥爲兵部尚書尋致仕以陳汝言代
二年正月科道交章劾陳汝言怙勢亂治贓賄狼籍下詔
獄欵籍其家汝言附石亨曹吉祥等謀奪門故石亨薦
用之及理部事益附權宦表裡爲奸凡石亨輩有所報陞
官輒爲題請不下四千餘人又招權納賄天下都司及
守邊將官多出門下有不出於門下者便中傷之
以左都御史馬昂爲兵部尚書
四年五月靖遠伯兵部尚書王驥卒詳驥臣

五年八月以誅曹欽功進馬昂太子少保賜玉帶金麒麟
服昂初附吉祥嘗薦曹欽管大禁兵至是以誅欽功得
掩其薦欽之罪自是寵待特厚賜賚無虛日時謂昂有
福相云
七年二月以蕭維禎爲南京兵部尚書
八年五月改馬昂于戶部時言者交章論昂不職乃改戶
部以王竑爲兵部尚書
成化元年六月王竑以病乞免 上不允命醫日往視之
至是復請 上慰留之九月三上章乞放准其還家調
攝先是竑會諸大臣薦岳正張寧忤李賢意內批出二

人知外郡遂堅意求去士論偉之竑河州人性剛毅少
慕倜儻尚氣概義所當爲奮往直前初爲給事中事有不
平者輒爲扼腕當郕王監國捽王振黨錦衣指揮馬順
壓之自是所至令行禁止人望而畏之曰此撻殺馬順
者歷都御史名滿天下家居至二十二年卒謚莊毅
八月改左都御史李賓爲南京兵部尚書
十月以王復爲兵部尚書
二年以李震爲兵部侍郎震臨汾人以禮部侍郎
入太學登正統元年進士選庶吉士改給事中歷南兵
部侍郎改北食二品俸震賦性醇厚才識高邁居家孝

友涖官勤慎仕兩京所至除奬興利政聲藉藉
三年四月以白圭爲兵部尚書
五年五月以陳宜爲兵部右侍郎
七年九月以程信爲南京兵部尚書
八年三月致仕南京兵部尚書蕭維禎卒維禎廬陵人宣
德庚戌進士精敏強毅有才幹讀書通大略其掌憲度
尤持重僚屬敬憚之叅贊留務鎮靜知大體爲時所稱
諡文聊
九年七月程信致仕信在南京嘗因彗出軒轅乃與六卿
議復上言興利除害三十餘事多見諸行他若汰貪
穢修舊典可書者尚多在南京叅贊已三載屢疏乞休
上重違其志賜勅還鄉有疾若去體勿久于家之語
十年十二月兵部尚書白圭卒贈少傅謚恭惠圭南宫人
歷官中外數從軍旅累有勞勣而荊襄之功爲最然乏
清譽既殁而諸子以分財不均鬬訟聞者嗤之
十一年正月改刑部尚書項忠于兵部
十三年三月以右都御史原傑改南京兵部尚書吏部以
南道御史任英等建言會推南京兵部正官乃擬侍郎
滕昭翁世資名上皆不從特命傑時傑方撫治荊襄命
事竣回任都御史王越忌其來密通內閣學士劉珝沮

之珝違衆議力主其事遂有是命傑陽城人正統己丑
進士授御史延按江西有聲歷左副都御史處置荊襄
流民已因勞成疾仍扶赴今命六月竟卒於南陽驛舍
年六十一傑樂聞讜言誠心待物故所至成功而區畫
流民一事尤爲卓偉使國家意外無窮之變一旦潛消
默定其功益不可掩云
六月項忠罷 詳中官
七月以余子俊爲兵部尚書張鵬爲兵部侍郎
調武選司郎中姚璧爲思明府同知璧故尚書夔之子璧
素與尹旻不協及璧又忤旻意欲注邊郡恐致物議乃

以擬發州近地知內批必不從果得旨璧浙人何得處
近地遂有是命璧居廣西數年以病歸卒于家
十四年三月以王恕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十五年正月起致仕戶部尚書薛遠於南京兵部參贊機
務給事中趙侃等御史王濬等交章糾劾遠滑任京師
貪緣復用且南京根本重地參贊軍國重務遠昔總京
儲尚孤委任今贊機務豈能濟事況又以奔競而起切
恐天下效尤而來者必接踵矣乞仍罷遠致仕弗從
五月　　執兵部侍郎馬文升下錦衣獄謫戍邊
九月南京兵部尚書程信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信休寧

人正統七年進士才雄氣果洗恩典算覈不輕擢少時
力耕養父母及貴寡慾自恰花鳥書畫不接耳目創田
五百畝爲義田贍婣族人子斂政宿厝事
十六年正月以陳俊爲南京兵部尚書
十七年二月改戶部尚書陳鉞于兵部南京御史徐完等
劾奏陳鉞巡撫遼東時爲御史彊劾所劾止停俸一年
而鉞罪重罰輕不誅何以示戒給事中章應元等亦言
鉞存心陰險制行險邪玩寇殃民冒功希賞乞正典刑
以爲人臣不忠欺罔之戒不報
十八年三月右軍都督馬儀奏陳鉞巡撫遼東時姦貪欺
罔倚洪弄權剋取官銀營求陞職御史强珍劾其失機
隱匿侍郎馬文升發其激變夷情鉞輒報與汪直誣陷
二人謫戍御史王崇之不從其濫報功次亦被誣陷降
官其子澍冒授錦衣千戶恃勢爲非　上免其勘問鉞
致仕儀閑住謫永平衞帶俸差操
以張鵬爲兵部尚書
十九年八月陳鉞革爲民鉞之與汪直征建州也侵盜庫
銀數十萬私匿俘虜子女多人父子各占一妹既罷職
居家寡嫂姑姪苦其凌辱潛赴京訴其事東廠刺事太
監即日以聞遣錦衣官校馳往逮之執其幼子拷掠具

服所侵庫中玉蝴蝶諸異品占所俘之妹俱追解赴京
下錦衣鎭撫司鞫問人皆爲之危鉞乃洋洋然對于官
曰金銀貨有之俱當時分送某幾千某若干子女亦有
之但送某幾人某幾人同時同事某收幾人某收幾人
而我所收皆衆所遺棄者以故大臣曾有所受者聞之
皆悚息相與極力營解遂得無事仍放爲民
二十年五月仍以王恕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六月南京兵部侍郎萬翼以父安爲大學士乞改北許之
兵部左侍郎俞欽卒欽新昌人景泰辛未進士通敏有才
幹處事善思慮而不失所居皆號稱職蓋能臣也

二十一年閏四月張鵬致仕
五月改總督宣大余子俊爲兵部尚書令防秋畢還京
十一月以馬文升爲兵部尚書
二十二年二月給事中劉昂等劾奏余子俊取民無度用
財無節國家賦有定制今則創爲薊發邊有常供今則
索於額外借漕運而京儲因以不充急扰運而京民爲
之擾動報虜警而勢多虛張修邊防而財多妄費徒勞
人力未見完功惟務更張無益於事雖優欺之情未露
而妄費之責難逃乞逮至京明正其罪以爲大臣妄費
邊儲之戒御史朱欽等奏子俊往在陝西繕修城堡疏

開河湟虛張聲績邀獲時譽遂蒙拔自疎遠置諸六卿
增其職任委以邊寄昧於審時急於功利乃於凋弊之
餘輒興城堡之築事不酌其可否功惟幸其必成遂致
邊備空虛群情咨怨此而不懲何以警後　上命該部
議聞既而命工部侍郎杜謙等勘報還奏以爲子俊在
邊未及二年費用官銀一百五十萬餘兩糧料二百三
十萬石雖因供給軍馬修築墩臺置造軍器皆出公用
然亦勞民傷財不爲無罪復下戶兵工三部會議覆奏
　上曰余子俊受朝廷重托不審事勢偏執已見處置
乖方費用錢穀數多姑置不問革太子太保令致仕去

以呂雯爲兵部侍郎雯安府人以鄉舉選授御史數直諫
有聲累官延綏巡撫至前官爲人樂易可親交朋友待
鄉黨俱從厚遇事善裁決論象緯有驗祿命亦多奇中
九月改馬文升于南京
南京兵部左侍郎馬顯乞致仕許之仍就顯奏疏批曰今
南京米貴民饑尚書王恕參贊機務胡爲坐視無一策
拯濟可見年老無爲革太子少保亦令致仕蓋恕屢有
諫疏忤旨留中不下故及之工部主事王純奏曰王恕
屢上封章直陳時事陛下每容其言及以年老屢乞致
仕輒蒙慰留不許今革任致仕羣情驚駭莫知其由昔

莊助論汲黯于漢武帝帝以爲社稷之臣如黯近之臣
竊見一時大臣遇事敢言者無踰于恕妄意以恕爲社
稷臣則恕之去就豈容不言伏乞召還以竟其用　上
以純出位妄言要求名譽命杖之降思南府推官
二十三年正月召余子俊爲兵部尚書既至加太子太保
十月以耿裕爲南京兵部尚書
弘治元年[illegible]月以兵部郎中陸容爲浙江右參政容崑山
人弱冠有志經濟大肆力于經史百家凡典禮兵刑漕
運水利之類莫不通究曉晰舉進士累官職方郎中時
邊報旁午章奏日三四上凡虜情虛實地里險易兵力

分合皆具中官榮事下九邊邊人欲限西丞征步卒
太監李良乞歷數事尤偉改武選郎中值　上登極上
疏論八事曰儲養台輔教導藩戚愛惜人才久任巡撫
經理武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愼重會議言多懇切在
職方有名例選京堂時劉吉柄國謂春侵官將除中之
出爲浙江尤有聲既而竟以朝覲考察去位論者大駭
十一月以張鎣爲南京兵部尚書
二年二月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太保謚肅敏子俊青神
人景泰二年進士幼孤有大志迥異常人以戶部主事
歷延綏巡撫入爲兵部尚書未幾致仕召加太子太保

改戶部又出總督宣大三關以左都御史致仕復召入
兵部子俊凝重簡默外和內嚴正不詭俗廉不近名每
奏對符檄揮筆立就會文切理不事文飾平生仕宦多
在西北邊榆林修邊之功最大已而入兵部出邊鎮欲
推榆林法盡修大同宣府兩鎮邊牆沮于讒忌功有緒
竟不能就
以都御史馬文升爲兵部尚書
四年五月前兵部尚書張鵬卒諡懿簡鵬涞水人景泰辛
未進士授御史立朝謇諤有才名時石亨恃寵作威福
鵬率同列極詆其罪亨憾之竟被誣謫戍　憲廟即位

召遷擢福建按察使累歷前官平生剛直貞介始終一
致敭歷內外所至竭盡心力百務擧實效云
六年七月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張鎣卒鎣華亭人正
統戊辰進士拜御史累官尚書更事三朝凡所設施皆
有成績卒贈太子太保諡莊懿
八月以侯瓚爲南京兵部尚書
八年十二月南京兵部尚書薛遠卒遠無爲州人祖籍爲
工部尚書下獄從家徙瓊州遠以進士授戶部主事天
順初使交南還陞侍郎歷兵部尚書卒年八十三遠於
禮樂兵刑天官律曆無不涉尤熟國朝典故居官四十

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少吾事親恒不足
令安忍有餘
九年三月以張悅爲南京兵部尚書悅華亭人天順庚辰
進士篤學力行居官恪愼守法以不欺爲本未嘗以恩
怨利害動其心素性清約自庶僚歷官宮保四十餘年
始終一節十五年十月卒謚莊簡
十一年二月改刑部尚書項忠于兵部
十二年八月以倪岳爲南京兵部尚書
十三年六月以秦民悅爲南京兵部尚書
十四年十月馬文升改吏部以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劉大

夏爲兵部尚書

以王繼爲南京兵部尚書

十五年八月致仕兵部尚書項忠卒忠嘉興人正統七年
進士爲刑部員外郎己巳扈駕北征羈虜中飼馬間奔還
遷郎中陞陝西按察使遂巡撫其地屢以討賊功晉都
御史尚書以忤汪直落職直敗　上察其枉復官致仕
忠明果倜儻練達吏事悉體民隱曉暢軍務直言正色
不爲詭隨贈太子太保謚襄毅

十六年四月南京兵部尚書王繼卒繼祥符人少治賈年
二十八父瓊爲有司所笞始發憤向學登成化丙戌進

士授御史歷南京兵部侍郎尋改戶部晉尚書改兵部繼
器識宏遠操守廉潔正色立朝恥依阿取容歷官四十
年俸資無所積思慮不及于子孫然惡不施諸鄉黨務
中流砥柱云

以韓文爲南京兵部尚書

十七年十一月以王軾爲南京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正德元年四月改南京吏部尚書林瀚於南京兵部參贊
機務是年瀚請老疏云臣在南京親見諸尚書翟瓊黃
越謝綬王繼陳道乞休不允三年間相繼物故亦不允
給事中丘俊御史石玠薦瀚學優才贍剛方貞介乃之

南京兵部

五月劉大夏致仕以許進爲兵部尚書未幾改吏部以閻
仲宇代

十一月致仕南京兵部尚書王軾卒軾公安人以進士授
大理評事審錄四川用刑平允陞四川副使歷副都御
史撫理京儲巡撫貴州振揚風紀召入爲大理卿歷南
兵部尚書討貴州酋婦米魯事平加太子太保謚襄簡

十二月林瀚遊疏論救戴銑等逆瑾怒謫浙江左參政致
仕　詳中官

二年閏正月以何鑑爲南京兵部尚書

四月閻仲宇以太子太保致仕仲宇隴西人成化乙未進
士資稟端重體貌魁梧爲御史時　憲廟眷注之居官
倜儻以寬和爲政然所在稱治

以劉宇爲兵部尚書本年加太子少保又加太子太傅尋
改吏部

三年正月以曹元爲兵部尚書

五年二月以胡汝礪爲兵部尚書未任卒以王敞代

六年五月前兵部尚書劉大夏卒初大夏謫戍甘肅逆瑾
誅放還詔復職致仕還家遘疾卒年八十一贈太保謚
忠宣大夏華容人天順八年進士平生不以勢位自居

所至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遇事有當行未嘗先
減有疑未明者不以公移縣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
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力不相
欺負功名富貴子孫福澤亦如也嘗預作壽藏東山陽
記述平生履歷勒石付兒祖生等藏之戒求名筆以誌
其墓君子謂忠宜之為人明識治理如賈誼通達國體
如陸贄質直不阿如汲黯廉潔不私如包文拯忠誠懇
切如司馬光是固先民之遺軌云

調刑部尚書何鑑于兵部時流賊日熾王敞束手無策言
官論其不職遂改敞通政司事而以鑑代之

以柴昇為南京兵部尚書

七年四月以劉機為南京兵部尚書

八年十一月以陸完為兵部尚書

九年四月以張潔為南京兵部尚書潔條陳八事又奏革
守備廳冗官凡百罷用不容請托人服其公明年致仕
加太子少傅卒潔全州人成化戊戌進士以庶吉士授
編修歷祭酒禮部侍郎尚書性剛褊與人多不合其在
戶部清查遠年逋賦論者謂劉瑾方務督責而潔多附
之及瑾誅日以金壽星為獻潔後極詳辯未可知也

十年以喬宇為南京兵部尚書

十四年九月致仕南京兵部尚書林瀚卒瀚閩縣人成化
二年進士為翰林編修歷諭德祭酒進禮部侍郎改吏
部尋進南吏部尚書正德初改南兵部時逆瑾側目方
正士會南科道官言事被逮瀚獨往送臘俸金月議上
章直諸言官瑾聞之恨勒科道招詞遂誣瀚為黨矯詔降
浙江參政致仕瑾誅復原官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
謚文安子廷榻工部尚書廷機南禮部尚書庭機子爍
南禮部尚書歷工部尚書父子兄弟皆以文行知名一
時海內冠冕推林氏云

十六年正月以王憲為兵部尚書尋致仕

時王憲去位以左侍郎楊廷儀署部事廷儀為御史方鳳
所劾雖稱疾在告顧托右侍郎王鉞上言兵務浩繁宜
令廷儀亟出視事　上報可廷儀遂出視事公議鄙之

六月復召彭澤為兵部尚書

召王守仁尋中止陞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守仁號
乞省墓

嘉靖元年四月以廖紀為南京兵部尚書十一月致仕以
陶琰代

二年四月兵部尚書劉機卒機大興人大父中敷戶部尚
書機成化戊戌進士由翰林歷官禮部尚書丁憂起吏

部加太子少保復起前官致仕長身玉立音吐洪暢見
者生敬爲詩文惟取達意不事雕琢在翰林時從事律
學育議名理亹亹不倦善辯者不能奪性孝友雅尚儉
素無世祿之習
八月以秦金爲南兵部尚書尋改戶部以李充嗣代
十月給事中曹懷劾尚書彭澤門如市道之交家有受賕
之弟且以病廢事乞容休致右侍郎李昆貽見利忘義
之恥弼北木堂蒙官息官成之譏脂韋司屬乞賜罷黜
章下所司澤遂以少保致仕　澤蘭州人弘治庚戌進
士純誠直諒持憲嚴明一洗脂韋軟媚之習君子謂其

得於理學者爲多謚襄毅
十一月以金獻民爲兵部尚書獻民綿州人成化甲辰進
士歷官左都御史刑部尚書掌院事知大體不事苛煩
糾劾彈駁臺中肅然改兵部嚴明精察序文武籍犂然
不紊贈太子少保
四年正月前兵部尚書何鑑卒鑑新昌人成化五年進士
擢御史出爲知府歷官副都御史巡撫直隸賑濟災傷
多所全活刑部侍郎奉勑招撫河南等處流民南京兵
部尚書參贊機務流賊劉六劉七等起提督軍務有平
賊功加太子太保進光祿大夫柱國給一品誥命致仕

鑑有執持不附權要在兵部時宸濠奏復護衛堅執不
與端方之操可概見云
六月以李鉞爲兵部尚書
五年八月以詹事張璁爲兵部右侍郎時璁請告省墓月
朔已陛辭　上復命鴻臚寺往境諭旨留之而吏部會
推堪任兵部二人以聞　上命別簡以璁名上遂用之
即日二中官宣璁至左順門令治部事無歸璁疏辭仍
乞賜告不許給事中杜桐楊言趙廷瑞皆言璁貪佞險
躁且新進未更國家事不宜遽處兵柄麼紀銓部大臣
負時望乃迎伺　上意引用邪人保祿不忠　上怒責

桐等慢君命排忠良陷大臣已而六科解一貫等十三
道張祿等及南京給事中方紀達等御史戴欽先等進
章以爲言俱不聽
十月以王時中爲兵部尚書
十一月兵部尚書李鉞卒鉞祥符人弘治丙辰進士長于
軍旅料敵奇中在三邊嘗以數千騎覆虜衆五萬時稱
奇捷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
七年二月以王憲爲兵部尚書
九月南京兵部尚書李充嗣卒充嗣內江人成化丁未進
士以庶吉士授戶部主事歷官都御史侍郎巡撫河南

南畿宸濠犯順以保障功加太子少保工部尚書仍兼
巡撫尋改兵部充嗣居官清苦躬歷四十餘年所至以
風裁自持然外和柔而內剛正以故始終不及於禍贈
太子少保
十月王瓊中罷以胡世寧爲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世寧
由刑部進兵部力辭至三疏言外虜方強內憂日甚天
下之人闇然皆無忠義之氣我朝尚書兵部者臣鄉里
所聞方宿于謙耳目所逮劉大夏彭澤忠勤爲國不得
保全其倖免者依阿軟媚坐視養亂者也復援姚崇李
綱故事上定武畧崇憲職重將權增武備更賞罰御土

夷足邊儲正謀謨惜人才十事要說 上嘉其忠鯁促
令上任議行十事
八年二月胡世寧見所議不合求罷從之以李承勛代
六月罷兵部右侍郎黄衷初衷以工部侍郎督木湖廣事
竣回籍三疏乞致仕會緝事官校妄言衷已至京月餘
有旨衷既至京不行朝見乃奏詞浩名事涉欺詐命吏
部查參吏部言衷實在籍候命且疏詞懇切宜聽之
上意終不可解責吏部黨護遂革職令冠帶閒住仍命
緝事衙門及湖廣廣東布政司核其在京在籍的實以
聞給事中魏良弼因言衷係大臣例當馳驛假令入京

豈能潛隱乞究言者欺罔之罪以杜偏聽之漸不報
九年正月以王廷相爲南京兵部尚書
十年二月兵部尚書胡世寧卒贈少保謚端敏世寧仁和
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德安府推官歷陞江西副使時宸
濠有逆謀要結權倖中外側目莫敢言者世寧慷慨上
書悉發其奸狀逮詔獄幾死謫戍瀋陽濠誅起巡撫四
川右僉都御史未幾召入爲吏部右侍郎歷陞南京工
部尚書復召入一歲中歷左都御史刑兵二部尚書再
加太子太保尋病引去復召參贊南京機務不起九年
九月端坐而逝世寧風格峻整有經濟遠猷負諒自持

有烝羊之節海內士想見其丰采既典大政侃侃持論
多所建白其議禮是張桂而立朝殊與紙迕至若建白
留城新河閉關棄哈密二議足稱謀國之石畫云
三月兵部尚書李承勛卒承勛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父
田歷官都御史承勛以太湖知縣歷南刑部侍郎進尚
書又召入吏部道改刑部加太子少保改兵部提督團
營尋掌兵部 上欲用爲冢宰不果是年元正使冊九
嬪晨起趨朝暴疾卒 上自爲文祭之贈少保謚康惠
承勛學有源委才無枝柱提兵南北曉暢軍事通達國
體議論英發廉潔自守家無餘資

時兵部尚書缺以本兵重任要在得人亟推老成諳邊務
者及會推戶部尚書梁材右都御史江鋐兵部左侍郎
陳洪謨名上　上以戶部都察院均之重任材鋐二臣
不宜輕改令吏推至是吏部言京堂會歷邊任者少夯
搜廢棄中頗有其人彼皆累朝培養屢試勤勞或因指
摘過誤以致廢棄今懲創既久智慮日周頗廣圖報之
意開遷善之門許非干大辟大獄者聽臣等列名以請
簡其中習邊務者備本兵之選其他行業著聞才識可
任亦量行起用乃部吏部都察院會舉年力未衰識見
老成者疏名以聞毋得濫及已會推尚書秦金王時中

高友璣趙璜都御史孫修侍郎李廷相王廷相陳璋通
政馬理詔聽起金時中廷相璋四人
四月以王時中為兵部尚書尋改刑部以王憲代
以王倬為南京兵部右侍郎倬太倉州人蘊然儒者而胸
中富有經綸晉因事為功故所至有聞
十一年以楊謐為兵部右侍郎謐儀封人成化五年進士
為人端慎平易臨事未嘗近名而名亦隨之嘗署院事
憲度肅然及為侍郎悉心贊佐不激不隨士論推重
七月兵部右侍郎潘希曾卒希曾金華人弘治十五年進
士以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忤逆瑾廷杖削籍瑾誅復
職歷官副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屢殄巨寇工部右侍
郎總理河道築長堤濬支河而漕遂通詔加尚書服俸
已改兵部轉左希曾清謹質亮居職務自盡不取聲譽
臨事有矩度恬于進取居南太常凡六年鄉試且三考
不以滯留介念有大臣之風贈兵部尚書
十二月前南京兵部尚書陶琰卒贈少保謚恭介琰絳州
人成化辛丑進士質亮醇謹直道而行言不避嫌事不
避難一時稱為名德
十二年五月以劉龍為南京兵部尚書龍襄垣人弘治已
未及第歷南京禮吏二部尚書改兵部修兵政崇武學

罷龍江五關守把之中官稽横海五衛欺隱之蓄謀有
裨機務致仕歸年七十八卒贈太子少保謚文安
十四年三月以張瓚為兵部尚書
七月以秦金為南京兵部尚書
十五年以王軏為南京兵部尚書
十六年十月前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憲卒贈少保謚康
毅憲東平州人弘治庚戌進士德度汪洋才識敏練居
官四十餘年凡所為必思盡其力不偏不黨人謂其得
大臣之體焉
十七年以劉棟為南兵部右侍郎棟山陰人正德辛未進

士以編修議大禮被廷杖詔獄幾死已罷中允參知[illegible]
廣歷太常卿提督四夷館陞前職

十八年五月以湛若水為南京兵部尚書

以陶諧為兵部左侍郎諧會稽人弘治丙辰進士殫心武事日夕考求職方險要凡會議朝事侃侃必盡所見勿恤異同逾年以病災致仕

十九年六月以能浹為南京兵部尚書

御史包節上言頃因風變上廑聖憂首以邊防下兵部集議亦既條列矣第職掌所在忌避居多泛濫枝疎要非根極不足以稱塞德意也即今災異疊見邊事可虞而

以貪鄙之張瓚坐壽之若之何弭患于未形邪乞速罷瓚別簡忠良不報瓚疑節為王廷相所嗾乃上疏力辯且訐廷相與羽流唐珠瑚為莫逆交講求丹鉛及房中秘術非正人君子所宜為廷相亦上疏劾瓚貪婪罔法行道共嗤包節自能論列何庸臣言且唐珠瑚老年[illegible]粤縉紳俱為廷納瓚亦往還其家嘗稱其預知遷除事而乃以罪臣是同浴而笑裸也　上曰張瓚王廷相俱朕所簡用各盡心乃職勿得深辯已而給事中張堯年復奏大臣宜協心輔治以養和平之福瓚與廷相交相詆訴非所以令庶官見也且瓚世居京師其親屬故舊環布市井而居本兵又踰七載人情習熟請托日多屢經論列宜改瓚別用復簡才德居之　上曰張瓚王廷相攻訐有傷國體朕念大臣姑貰之今後廷臣務和衷同德以光國家不可效尤張瓚諳練戎務令盡心供職以副委任

十一月南京科道王燁等言張瓚與郭勛世居京都締結親識凡推舉將領關節交通衙衙有參將千金都司八百之請今勛逮下詔獄天下手額以為大姦之去宗社生民之福而瓚猶在位其何以作忠臣義士之氣弭戎狄玩侮之心乞稍勛正法瓚罷斥則人心鼓舞而醜虜

不足平矣章下吏部

十二月以樊繼祖為兵部尚書添註

二十年南京給事中王燁等言新任兵部左侍郎費寀才望庸劣不堪重任且今黠虜叠動邊圉多警本兵張瓚既久著貪婪樊繼祖等又怯懦畏避宜妙選才傑以備策用寀誠不協衆望詔下其章于所司寀疏謝不允

二十一年十月給事中任瀛劾奏尚書張瓚郎中楊博職專本兵為謀不忠方虜來時日虜無遠謀不過搶掠迫至虜已深入方且議調客兵曰虜雖入腹裏必無所掠[illegible]十餘萬人數千里皆自備糗糧而來耶其欺罔

甚矣如三門揚兵歸併村落收穫秋禾此皆兒童狂瞽之說而瓚與溥以爲奇祕其於國政所損豈細故哉夫徃不可追諛豈容再如舉用將帥則雖僨師失律亦在所取遂使三軍之士埀首喪氣朝廷紀綱坐是不振而瓚乃敢首倡邪議陰爲罔利之地誠何心也詔張瓚已有成命及楊溥俱晋辦事

御史俞則全劾奏張瓚貪婪無恥各邊將領惟賄是用又與江彬黨惡逃罪張洪者比納其重賄邊方多事亟宜罷黜　上以其疏示瓚令自陳已復詔供職如故

十一月少保張瓚卒瓚累被言官論劾皆有穢跡　上終

不去之至是卹典加隆贈太保謚恭襄

召總督宜大兵部尚書毛伯溫還部諭之曰卿總司憲綱久著才望兼以南北征伐諳練戎務故特以本兵任卿

伯溫以瓚有貪聲諸邊類多債帥乃首上言請禁沿邊將領掊剋營求之弊　上納之命都察院刊榜禁諭

毛伯溫奏薦楊博才識通敏曉暢軍情向隨翟鑾巡歷九邊備知夷狀今年資已深例宜遷轉乞勅吏部仍留供職積有勞勛不次殊擢　上從之

十二月以王堯封爲南京兵部尚書南京科道張汝棟等合疏言堯封才守竝劣不足當留都參贊機務之任詔罷堯封不用令吏部會推堪任者以聞

二十二年三月以張邦奇爲南京兵部尚書

四月兵部尚書劉天和卒贈少保謚莊襄天和麻城人正德戊辰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改御史巡按陝西以法裁太監廖堂逮詔獄謫金壇稍遷至湖州知府歷官兵部侍郎總督三邊軍務累以軍功進尚書加太子太保尋召入提督團營以疾乞致仕賜馳驛歸天和宇度弘亮有泛應才凡所敭歷去後必有遺跡餘澤爲人所稱述者至于治水防邊功能尤著在河道嘗手製乘沙量水等器在陝西嘗造單輪車及訪火器三眼鎗等後人多遵用之

二十三年正月兵部尚書秦金卒贈少保謚端敏金無錫人弘治癸丑進士歷事三朝老成練達有大臣風節士論許之

十月毛伯溫罷爲民尋卒伯溫吉水人正德戊辰進士以推官拜御史按福建湖廣歷都御史巡撫寧夏順天入理院事已以兵部尚書征安南事平加太子太保班師還部奉勅督京營溫有典識善任人有所咨詢虛已相下即厮卒皆得盡言以是將領勇怯賢愚無不周知應謝允轉不少銚客

以戴金爲兵部尚書尋罷 原姓羅潯陽人 正德甲戌進士

十一月南京兵部尚書張邦奇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邦奇鄞縣人弘治乙丑進士以庶吉士授檢討以親老求便地迎養出補湖廣提學副使尋疏乞終養嘉靖初起四川提學遷左庶子進禮部尚書改南京吏部兵部邦奇好學篤行志操端潔初以母老淡于宦情故屢進屢輟後官八座其母尚存至嘉靖甲寅始卒蓋百歲云

二十四年閏正月以唐龍爲兵部尚書

十二月以路迎爲兵部尚書

二十五年三月路迎以給事中何光裕論其怠廢戎務疏下未覆輒投劾乞休詔責迎假借人言輒求解任畏難避事令革職閒住時侍郎爲鏜新陞南京右都御史光裕又言本部卿貳不宜同時解去今胡虜歲侵邊事夠午迎爲重臣義當許國乃以微罪求去鏜歷任未幾遽爾遷轉恐代者益無固志懷苟且覬望之私乞留迎以其後効併寢鏜新命庶人知策勵事無躭誤上以迎已有旨罷歸鏜仍留原任供職

六月以陳經爲兵部尚書

十一月以胡訓爲南京兵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訓在部勤閱試愼選任嚴關防黜影射右尋祗好留都之人安

爲南昌人弘治壬戌進士

兵部左侍郎陶諧卒贈尚書謚莊敏諧會稽人弘治丙辰進士以庶吉士授給事中正德間抗疏劾奏逆瑾丘聚等擅權亂政擧小嫌之以他事矯詔廷杖免職復擣其與大臣植黨及趣視十庫不預奏呼之械繫詔獄復廷杖謫戍肅州瑾誅釋還嘉靖初召爲右都御史巡撫南贛遷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剿平岡賊前後斬俘以數萬計招降亦數十萬丁母憂服闋起貲本兵會九廟災自陳致仕諸歷事 三朝剛介不撓當官奉公守正終始如一致稱完節云

二十六年九月以王以旂爲兵部尚書韓邦奇爲南京兵部尚書

二十七年正月王以旂以河套議出爲陝西總督以劉儲秀代之儲秀備咧疏辭內言 上自入繼大統威懷四夷復套一議尤見聖明非臣愚陋能佐萬一 上責其浮詞虛罔無任事忠削籍去以趙廷瑞代之不半年兵部更四尚書時王杲罷謫廉平孫繼魯清修苦節劉儲秀消貞恪愼相繼去位皆出內閣之意言官之口其貪墨奸佞依阿卑諂者卒安享榮祿即有論劾行賄得解而職任如故旋復陞轉云

兵部左侍郎潘珍卒珍婺源人弘治壬戌進士授諸暨知縣入爲大理評事歷陞副都御史廵撫遼東進南京兵部右侍郎尋改兵部諫征安南忤旨落職歸珍廉直有行誼始終一節歸後大臣科道薦章十餘上皆不報論者以爲未究其用云

二十八年四月趙廷瑞罷兵科給事中楊允繩劾廷瑞近權危疾舉動支離一時推用俱不得人如西官廳總兵李鳳鳴萬全都司都指揮楊鉞立威營坐營安邠柏張坤神機營叅將徐濟等皆近經論罷輒以遠年叅候疏爲疏請宜自今進御推陞本揭各疏其舉劾先後以杜欺隱 上曰廷瑞前經論列特賜優容又因邊事加恩何以忌咸今既有疾冠帶閑住吏部即擇舉才堪本兵者以聞其私用將官及奏進揭帖二事令本兵查議于是侍郎詹榮備列所推諸臣履歷疏上因言屬者邊方之人本部不得已棄短取長以充任使檢閱疎漏蒙鑑不精有如科臣所論者及查武職御覽揭帖于弘治四年略具諸臣履歷按季進呈迄今遵爲定式更請 上裁得旨朦朧推用將臣私弊已久廷瑞既罷去榮所任且不問奪所司郎中俸三月李鳳鳴等俱革任閑住自今揭帖俱且備列舉劾年月違者科臣糾奏

四月以范鏓爲兵部尚書尋爲民以翁萬達代未幾又去以丁汝夔代

二十九年正月以王學夔爲南京兵部尚書尋免以韓世英代

八月詔逮繫丁汝夔及左侍郎楊守謙下獄初虜過通州汝夔聞警束手無措募偵者無賴卒出郊不數十里道遇扶傷者輒奔還妄言見虜城中輒震既而言不信汝夔不加罰復募他卒偵之偽妄如故城中數大震而成國公朱希忠理京營兵以兵多役占不足行伍恐見兵少且獲罪乃東西掣調爲掩飾計兵疲不得息家人莫知所餉亦不知掣調者爲誰爭嘗丁某丁某欲魚肉之語頗徹禁中及勤王師至廩餼不時兵饑疲出怨語而大同軍尤無律往往椎髮劫掠村落中時被捕獲詭稱遼陽軍遼陽軍者朶顏諸部也先是有傳虜中語遼陽軍實導我來者故京師訛言遼陽軍叛而仇鸞方被寵雖獲大同軍行掠者不敢治必以聞 上謂大同軍首入援行掠亦出饑疲令免窮治送鸞收撫而鸞殊不呵禁汝夔不得已令勿捕大同軍大同軍益無忌民間苦之有甚于虜乃佰詭稱遼陽民間不知遂謂汝夔山東人以鄉曲故庇遼陽叛軍及虜薄城下汝夔受計于嚴

嵩謂地近喪師難掩宜令諸將勿輕戰虜飽自去耳諸
將固不敢戰乃諉曰汝夔有禁勿戰民間益歸罪汝夔
而鶩樹諸將率兵往虜乃虜在城下驚故遠也郊坰
外不敢近城中莫知竊擊虜與否而守謙被命也城下
不敢遠去又以兵少故不敢一擊虜　上聞之謂驚遠
出禦虜而守謙畏懦不出師併汝夔切責之時虜駐城
下多殘[illegible]諸中貴園墅諸中貴遂詬汝夔守謙貳于虜
上益心動乃命執汝夔下詔獄遣官自軍前逮守謙入
俱下法司鞫訊時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僑大理
少卿沈良才等論汝夔守謙罪當斬獄具爰書甚長胥

史錄不即竟　上將坐齋宮遲具獄稍延數刻　上大
怒謂黯等比黷將有所規兒今逮繫廷杖之奪祿有差
是日　上即命斬汝夔守謙刑科都給事中張侃等連
疏請按例三覆奏　上愈怒又逮侃等廷杖之仍削侃
官斥歸遂棄汝夔守謙于西市初虜犯城下嚴嵩令汝
夔下令勿戰及汝夔被逮嵩恐露前畫紿曰毋慮吾爲
之地汝夔亦信嵩有回天力安之弗自辯及臨刑乃大
呼曰賊嵩誤我遂與守謙俱棄市仍梟汝夔首以徇令
勿收塟放其妻三千里外子戍鐵嶺衛
汝夔霑化人正德辛巳進士

守謙長沙人己丑進士亢厲廉潔一介不妄取尤能於
經濟籌邊有大寧諸考兵部集隆慶改元科道辛自修
王好問交章雪其冤詔贈尚書諡恪愍
九月詔趣起復兵部尚書翁萬達時本兵缺月餘吏部尚
書夏邦謨等前後會推四人皆不稱旨乃奪邦謨俸特
召起萬達用
十一月擢兵部左侍郎王邦瑞爲尚書先是召起翁萬達
于制中萬達家海南兩月餘尚未至　上遲之屢以爲
問嚴嵩言虜患在肘腋諸臣覬望恐非君命召不俟駕
之義　上深然之曰古語忠則盡命又豈俟駕耶即萬

達不來不必待也以邦瑞代之未幾萬達至具疏自明
上姑貰其罪奪職別用
三十年兵部左侍郎詹榮卒榮山海衛籍嘉靖五年進士
歷官巡撫甘肅大同虜屢寇邊與總兵周尚文戮力戰
守邊備大修虜入輒剿去晉秩兵部侍郎尋召還部攝
曹事卒贈工部尚書
二月王邦瑞罷先是邦瑞疏上備虜五事　上曰兵部正
官爲用建白是以空言塞責耳因詰責之詔革職住俸
冠帶辦事至是考察自陳乞罷　上謂邦瑞巧詞懷怨
無人臣禮勒令爲民不許再用

以協理戎政兵部侍郎趙錦爲尚書時本兵員缺吏部會
推行取到京提督兩廣尚書張經總督宣大侍郎蘇佑
及兵部侍郎聶豹奉旨再推經略易州兵部右侍郎翁
萬達及錦　上乃用錦又部劾廷推不許稱總制昨會
推時夏邦謨都不遵奉旨謂總制大臣自肆可乎令對
狀邦謨引罪切責而宥之
翁萬達罷時萬達經略紫荆關以考察自陳不職　上謂
其無奮勉効力之忠許令能去既而疏謝失擡頭字以
不敬黜爲民
六月以史道爲協理戎政兵部尚書

九月給事中何光裕等御史龔愷等劾奏史道以邊鄙多
事特起之廢棄之中任之市馬之責宜宣布恩威陰伐
虜謀稱　上任使乃傳送虜言委靡遷就馬市開矣卽
欲易米穀米穀寒矣卽欲請封號今觀虜表竟在請乞
而道以爲謝恩況表文又不类虜撰其設心爲何道不去
則馬市封冊之議不已爽虜無厭之請難從人懷兩可
之疑士無必戰之志國是紛紛無日而定亟宜罷斥以
爲謀國不忠之戒　上怒曰史道已有旨同京道未回
時爾等何在旣有所知當不稽刻陳奏何專一探試朝
廷雖劾道本欲論鸞光裕愷各廷杖八十餘奪俸一年

十月史道至京以科道會劾乃上疏乞退疏下吏部言道
前後處畫市易有無裨益邊計聖鑒自晰其以目疾乞
休似非得已　上覽奏不悅曰道盡心邊事其功罪有
無爾職司擬評未有定論乃一一煩主則兩等所辦何
事道令竭忠協理尚書李默等各降俸一級史道以再
疏乞休許之道涿州人父俊父子解元進士道以庶吉
士改給事中疏楊廷和不法三十餘事陞僉事復下詔
獄謫金縣丞已以臺省交薦復原職歷陞僉都御史大
理卿以忤汪鋐降參議復坐陞辭到遲閒住未幾起巡
撫甘肅勳平叛賊有功創立五堡聲勢相援虜不敢犯

晉兵部侍郎尋召還部正色直言每有題覆多見嘉納
又劾仇鸞置宣大邊務晉尚書召協戎政及歸未幾卒
三十一年四月以屠楷爲南京兵部尚書
十月諭趙錦戌極邊初錦自大同巡撫召入本兵仇鸞有
力焉時光祿卿董懋中爲職方司郎中與鸞表裏爲奸
錦曲意奉之及鸞敗給事中郭鋐追論錦前諂事鸞意
如開馬市議分團營皆阿指贊成既而見邊事日非鸞
敗形已露乃稍示抵牾持兩端以解釋之冶容之婦既
失身于匪人而欲掩匿其迹人誰信之懋中雖陛作然
爲職方時朋奸黨附狀播耳目不可一一悉數　上曰

鎗所言是本不滑何以逕流竄久附逆賊賊亦素知會
充邳邊衛軍妻子隨住愁中發口外為民兵部員缺吏
部會推三四人以上時南京御史王民等薦舉原任總
督尚書翁萬達王邦瑞楊守禮趙鏜楊博等皆諳練戎
務宜起用部覆其章以請乃起萬達為兵部尚書

十一月兵部尚書翁萬達卒萬達揭陽人幼穎異五歲能
誦書性剛介坦直南北征討多建奇功己酉召入為本
兵以父喪去庚戌之變詔奪情起復時虜患方棘　上
以至遲貶右侍郎覺坐廢至是復召用命未至而卒贈
太子少保追謚襄毅世稱為名臣云

三十二年正月以聶豹為兵部尚書豹初知華亭縣歷官
按察副使以事削籍家居數載虜犯都城時以大臣薦
與何棟俱起家治兵禦虜日見信向遂躋本兵

閏三月以潘潢為南京兵部尚書潢婺源人正德辛巳進
士歷官至戶部尚書正色立朝為時相所嫉徙南工部
轉吏部轉兵部致仕潢貌不踰中人而守道守官甚夫
莫抗居常恂恂言不出口至失誤慷慨必盡所懷贈太
子少保謚簡肅

三十三年十月以周延為南兵部尚書尋致仕

三十四年正月以張時徹為南京兵部尚書尋致仕
以張鏊為南京兵部尚書鏊南昌人丙戌進士相度留都
險要分水陸兵首尾聯絡俾江南北免倭寇荼毒鏊有
力焉

二月聶豹罷時南北多事　上深以為慮責成本兵甚切
豹事多推諉不當　上意惟秋末輒類舉各臣報捷疏
請謝玄祐而已　上初意悅之為溥大賚再舉頗厭傳
諭輔臣切責令陳勦平南北之策凡再上不稱旨削俸
二級至是　上諭在直八臣曰　祖宗時于吏兵二部
正官每慎其選況今多事時那兵正年衰不勝重任卿
等可評論之嚴嵩等對豹果衰耗臣等當傳聖意令彼

自為進退以全我　皇上優待大臣之體于是豹乃引
疾乞休　上特令閑住豹廣信永豐人正德丁丑進士
長身玉立操履峻潔而丰采凝拔望之令人斂服雖位
列大卿而神思靜逸有飄然巖壑高舉物外之氣卒贈
少保謚貞襄

三月以楊博為兵部尚書

三十五年楊博憂去以許論為兵部尚書

三十六年正月南兵部尚書韓邦奇卒贈太子少保謚恭
簡邦奇朝邑人正德戊辰進士授吏部主事歷員外郎
以地震上疏極論時政忤旨謫平陽通判已遷浙江僉

事爲鎮守中官所誣奏逮繫奪官爲民　上即位起山東參議四川提學副使召爲庶子典戊子順天鄉試以錄序引用經語差誤左遷南太僕丞歷山東河南副使徵入爲大理丞進少卿累遷南右都御史進今官參贊機務居二年致仕以地震卒邦奇博學多聞自聲律天文地理太乙兵陳之書靡不精究所著有易說書毛詩未驗禮記斷章正蒙拾遺新書直解洪範圖解志樂諸書篤于行誼學務實踐不爲空言一時學者咸宗之

三十七年正月復以楊博爲兵部尚書三月觀師宜大時有南總督求入本兵厚賂嚴氏給事中楊溥阿意疏請

久任楊博爲宜大總督以爲之地刑部尚書鄭曉時署兵部奏引節奉明旨總督不必推且着楊博去少宰回部今大同少寧宜令博回部任事從之

五月先是有旨召楊博還給事中張學顏言　皇上近者起博于家以右衛之圍非博不能解也今大虜新退邊民殘者未收瘡痍者未起術綏安輯正在此時而陛下遽欲復還則博之經略事宜必不暇致詳而陛下所以用博者亦遂失其初意矣宜假以事權令其專意綜理不必更擬還部　上以爲然乃命博回鎮視事

上欲召楊博還兵部復慮北防以問嚴嵩嵩言北防誠宜加慎博承特命在彼盡力料理方有次第榛報修築敵堡已完五十餘座接日繼工博才足以爲人歸之又官繫兵正令行而事易集茲且令江東署部事俟秋防既畢徐議其宜爾　上以爲然乃不召博

御史萬民英劾兵部侍郎吳嘉會趨撫薊鎮時侵牟築塞帑金時嘉會攝部事　上怒命收繫詔獄以刑部尚書鄭曉代攝已而獄具削籍爲民

三十八年十月楊博回部加少保

三月原任兵部左侍郎張衍卒贈工部尚書謚襄敏衍石州人行履高潔器識弘遠尤博綜群籍爲御史時輔臣

推充侍從講臣疏辭不就士論高之

四月張鏊以鎮武營兵變罷以江東爲南京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東疏辭宮保　上手詔褒嘉其入衛右衛之功令盡心安撫士卒訓之忠義以奠邦本不允所辭

五月吏科都給事中梁夢龍劾奏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右侍郎殷學託病數月營戶部侍郎不爲而求漕運總督展轉行詐無大臣進退義學上疏自辨　上曰文臣當先敬畏邇來自肆安居每每稱病臣子盡瘁其義何在學又協理戎政被劾不俟明旨游詞欺辯姑從寬黜爲民員缺亟推忠謹兼濟者代之于是改南京兵部侍郎

李遂代學協理
六月起原任尚書王邦瑞協理戎政
兵部右侍郎魏謙吉赴任道卒禮部以謙吉三品未考滿
郵典當半給得旨特全給之仍贈布都御史廕一子謙
吉狂率無藉不類衣冠其居官終始所至無一善狀涯
暴猜亂甚然與乳虎至于銖刀乞索即市井之人羞言
之屬時政汙濁遂至位卿尹恩卹隆備若此
四十年五月以李遂為南京兵部尚書
前南京兵部尚書屠楷卒贈太子少保諡恭簡楷廊桂人
嘉靖癸未進士除兵部主事改吏部歷官至南工部侍

郎尚書已改吏部覆改秦贊機務疏乞致仕楷入仕三
十年孤立寡交然亦無忤性寡嗜好居第僅避風雨日
閉門靜息讀書其中卒年七十二
十二月協理戎政兵部尚書王邦瑞卒贈太子少保諡襄
毅邦瑞宜陽人正德丁丑進士選庶吉士以王親出為
廣德知州累遷陝西提學僉事坐歲貢事謫知濱州歷
陞兵部吏部侍郎庚戌虜薄京城奉命巡視九門兼掌
兵部印提督團營條陳守禦五策虜退上疏請更營制
遂定為三大營即以邦瑞為兵部尚書協理戎政時仇
鸞為大將欲節制九邊諸將邦瑞力執不可因上疏劾
鸞駁飭不道鸞險中之詔奪其官家居十年會戎政缺
官特命起于家協理邦瑞嚴毅有執器識甚偉歷官四
十年所至有建立尤以廉節著云
起江東協理戎政仍加太子少保
四十三年二月以趙炳然為兵部尚書協理戎政
以胡松為南京兵部尚書
十二月給事中張岳疏陳時宜六事曰議祿糧以安宗室
辨誠偽以端士習公輿論以畜異材遏奸究以作士氣
嚴部差以肅官守止開納以議兵餉因言方今世際清
明各部諸臣皆恩瞻滄滌雪以清吏治惟兵部畏縮遷

延各司條例雜亂無章胥吏朋奸轉墜武弁此其責必
有所歸此言皆識切楊博博聞之不平乃執奏乞罷歸
思過 上優詔留之既而給事中曹楨因論科場事宜
末言大臣體國與言官論事當如和羹相濟言官之無
忌益見大臣之有容大臣之休休乃有言官之謇謇故
堯舜雖聖不能無吁咈四嶽雖賢亦不能識鯀于未試
近有小臣盡忠言事而大臣為之悻悻不平不知天下
國家之事果一人一家所能辨否予其語蓋亦侵博也
四十五年四月以郭乾為南兵部尚書
十月原任南兵部尚書李遂卒贈太子少保遂豊城人嘉

靖丙戌進士授行人累官禮部郎中以事忤尚書夏言
左遷湖州府同知尋入爲南禮部郎中累陞都御史提
督操江會庚戌虜變召赴闕至則失嚴嵩意罷歸家居
久之用薦起提督淮陽軍務平廟灣倭寇進南兵部右
侍郎召提督京營已復陞尚書會病乞歸卒于家遂姿
貌魁偉博學有才尤長于用兵沉機秘計往往出人意
表故能隨試輒效初南京振武兵變賴遂指揮鎮定之
嗣事者控制失宜諸叛卒乃益驁悍無狀幾于決裂比
遂往典嚴振仰寂然就羈馭蓋其戡定之略如此
閏十月原任兵部尚書許論卒論靈寶人前吏部尚書進

之子大學士兼戶部尚書讚之弟也爲人博學强記早
年以才自負欲有所建立不屑于藉世閥積階級也嘗
著九邊圖論具商榷虜情綜畫戎計鑿鑿多石畫于時
聲稱藉甚比虜庚戌犯畿內起家受兵寄出入中外十
餘年未嘗任他職然值嚴氏當國邊將多債帥且憑藉
奥援無可與戮力者　上以邊事責文臣督撫官往往
以失事貽抨擊論老自顧念重又不能解夫乃委身嚴
氏賄遺狼藉其典本兵一聽世蕃指揮畫諾而已故其
晚節殊爲清議所不滿云　穆廟初謚恭襄
以總督宣大尚書趙炳然協理戎政尋回部加太子少保

隆慶元年三月趙炳然免以郭乾爲兵部尚書
四月以趙大佑爲南兵部尚書尋致仕以劉采代
兵部尚書趙炳然卒贈太子太保謚恭襄炳然劍州人由
進士授御史歷陞都御史巡撫湖廣浙江以兵部尚書
協理京營戎政出總宣大山西軍務尋轉本部朝廷方
欲大用之會以病免歸卒于家炳然歷官中外三十餘
年清勁練達所至有聲其巡撫浙江時會有姓新檄兵
焚炳然悉更胥令不便者仍奏減軍需之半以業貧民
浙人至今思之
郭乾罷時給事中劉伯燮劾乾謬冗中樞有負任使前京

營缺大將久不推舉致虜　宸慮特用鎭遠侯顧寰北虜
封貢事妥早決復猶豫築舍之議陰持兩端及綸音再下
猶漫爲題覆竟無可否庸闇欺謾無大臣體乞罷黜乾
上疏引咎以衰疾求退　上謂乾素行清謹不允踰數
日復具疏力辭　上乃許賜馳驛以歸
二年正月以霍冀爲兵部尚書
兵部左侍郎鮑象賢卒贈工部尚書象賢歙縣人嘉靖
已丑進士授御史出爲湖廣僉事部署江防以獲盜功
陞雲南副使兵備臨安時安南用師嶺表滇南皆爲之
騷動象賢力沮其議累遷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雲南

平夷會邢鐙之亂陞兵部右侍郎提督兩廣時山海寇
盜縱橫出沒素賢設方略勦捕斬獲幾二千級改南京
家居久之起撫山東陞左侍郎以老乞休卒于家爲人
廓達練事多大略歷任三十餘年所至有聲時論稱之
三年南京兵部尚書劉采卒贈太子少保謚端肅采麻城
人嘉靖己丑進士典留樞時士紳貧適逢世多事輿事
就功而采故任眞自如恪守彝章鎭以寧靜任時脫巾
士懷懼恩威寧戢歛縮毋敢譁者
四年三月復以郭乾爲兵部尚書掌吏部事
八月以吳嶽爲南京兵部尚書尋卒贈太子少保謚介肅嶽

汝上人嘉靖壬辰進士
十月以劉自强爲南京兵部尚書逾月改刑部以王之誥代
五年三月起楊博爲兵部尚書尋改吏部仍兼攝兵部事
七月以譚綸爲兵部尚書協理戎政尋免明年起本部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二

都督府

辛丑三月　太祖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
甲辰三月定大都督府官制大都督從一品左右都督正
二品同知都督從二品副都督正三品僉都督從三品
洪武三年十一月命曹國公李文忠領大都督府事潁川
侯傅友德吉安侯陸仲亨濟寧侯顧時臨江侯陳德六
安侯王志榮陽侯鄭遇春江陰侯吳良南雄侯趙庸同

知都督府事
七年六月命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署中立府行大
都督事
十年以右御史大夫湯和爲大都督府左都督
十二年十二月平羌將軍丁玉自四川還拜大都督府左
都督
十三年正月分大都督府爲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
二十六年正月中都督僉事徐司馬卒司馬揚州人元季
兵亂司馬生九歲無所依　上得之養以爲子既長出
入侍左右屢從征伐有功除總制守金華歷官都督司

馬好文學所至撫綏士卒極恤孤貧窮苦甚得人心尤
敬士大夫公暇退居一室講論終日蕭然如韋布之士
家無餘資人多賢之
二十九年三月以徐增壽爲右軍李增枝爲前軍沐晟爲
後軍各都督府左都督湯醴爲右軍都督同知
建文元年十一月掌中府事駙馬都尉謝達署左府事孝
陵衛指揮使黃鉞右府都督僉事陳春掌前府事駙馬
都尉耿璿掌後府事駙馬都尉尹清以袁義爲右府都
督僉事
永樂元年二月設北京留守後軍都督府置左右都督并

同知僉事無定員以平安爲行軍都督僉事
四年五月都督程達有罪　上特宥之命隨西平侯沐晟
立功自贖
七年三月北京行後軍都督僉事平安卒安滁州人父定
從　太祖起濠克元都戰歿安襲職以功擢右軍都督
僉事先是淝河之戰安操長鎗馳馬追　上幾及之會
馬蹶弗克及安被擒　上曰向非馬蹶汝將何爲安大
言曰剌殿下如拉朽耳　上壯其言歎曰　高皇帝養
下好漢因慰勞之既正大位仍命爲都督委任無間至
是　上在道中因群臣奏事問平保兒尚在耶安聞以
爲恨之也遂自經死
召鎮守雲南右都督吳亮還視右府事十一年歸卒于武
岡亮初以青州護衛千戶永樂間從軍征討歷都督體
貌魁梧饒智畧屢統軍征討常以不殺爲意豁爽愷悌
性寬簡喜文學至老手不釋卷人以是重之
九年三月六科給事中曹闓等劾五軍都督府掌府事成
國公朱勇魏國公徐欽定國公徐昌吉永康侯徐忠右
都督郭義監試襲職武官縱家僮奪其弓弩法司奉旨
追捕勇等蔽不與請正其罪　上命錦衣衛悉捕其僕
付法司勇等姑宥其罪

洪熙元年三月命定國公徐景昌掌北京後軍都督僉事
召南京督府都督同知陳翼視中府事尋以疾歸三年卒
翼從靖難師累官至都督儀觀高偉讀書善騎射以才
氣自負爲將矜而不肆嚴而有恩又能先幾倡勇制變
顧危亦未嘗殺一人故士卒樂附所向成功不遜古名
將云
宣德元年以冀傑爲左府右都督尋卒傑東安人由行伍
從　太宗靖難累官都督守開平資性平直無所矯飾
屢從征恭勤不懈明于知人　上討高煦列侯中有陰
持兩端者傑決其就擒竟如其言追封漷源伯謚忠壯

三年革北京行後軍都督府
四年二月勅中府英國公張輔左府左都督張昇各掇府
事宜職俸祿悉如舊
正統八年中府都督同知靳志乞致仕許之志金吾世旗
指揮性剛毅寡言笑屢以從征及擒虜功歷陞都督掌
五軍營之大營忠慎勤勞　上大嘉之命帶刀侍衛寵
遇日加賞賜蟒衣玉帶鳳翅盔明甲寶刀皆異數也
成化元年以都督同知張欽理中府事欽以世襲守指揮
累功居都督佩靖虜將軍印總兵延綏出入兵間首尾
三十五年自諸衛至兩府功與能可謂無媿

五年都督同知馬良館陶人嘗以幼童侍　上於青宮甚
見親暱後良喪妻不數月娶繼室鼓樂鬧禁中　上聞
知謂左右曰良喪婦未久何以即娶夫婦之情何其薄
也自是寵遂衰不復召見
二十一年二月都督同知陳達卒達六合人初膺授忠義
左衛指揮同知景泰初賂結中貴屢進都督同知天順
初于謙遭極刑是時群兇氣焰可畏乃獨收謙屍歛瘞
君子取其一事云
弘治七年中府僉事都督郝勝乞休致以南京中府帶俸
致仕勝居官廉潔臨事恪愼歷官五十七年所在懋著

聲績爲時名臣
嘉靖五年十二月給事中管律言我　太祖革樞密院置
五府設都督同僉諸官總領衛所分掌京軍其公侯伯
止令隸籍帶祿不預府事有事則詔總兵官佩大將軍
印帥師征討旋師則單身歸第官卒各歸其所又禁止
官卒勿受公侯餽遺及非征討不得輒趨公侯之門
聖謨洋洋具在典策今紹印僉書俱屬侯伯坐營坐司
亦皆其人但驕侈湎以圖溫飽聽人指顧罔識一丁以
禁森嚴衛之兵爲彼前驅後擁之具恐非社稷磐石之計
勳戚帶礪之福也乞勅兵部甄別材望以爲去留別選

都指揮材勇者量與署職以備緩急之用從之
三十九年二月先是南兵部尚書張鏊奏革五府屬衛軍
餘督役收糧等事部議覆允既而掌右府事誠意伯劉
世延欲復之草疏示魏國公徐鵬舉鵬舉見其多牽引
鏊私事未肯從世延乃陰署鵬舉等名于疏獨遣人入
奏鏊上章辯誣歸過鵬舉鵬舉亦上章自理謂世延以
私怨欲革指揮朱元任與鏊不協乃假復職掌爲辭自
洩忿耳與臣等何與而故爲署其名也　上俱下其章
南科議兵部覆得旨令世延閑任鵬舉等各協心供職
無妄生嫌疑致壞國體　終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山西道監察御史臣陳朝輔　訂正

兵部三

錦衣衛 附鎮撫司

洪武十五年三月改儀鑾司爲錦衣衛及置鎮撫司所隷
大漢將軍力士校尉人等專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
二十年正月焚錦衣衛刑具先是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
屬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命收繫錦衣衛審實情
辭用事者因以非法凌虐　上聞之怒命取其刑具悉

焚之以所繫囚送刑部審理
建文元年十二月選募謀勇以中牟人楊本爲錦衣衛鎮
撫沅州人周拱元爲所鎮撫
永樂十年六月給事中引奏法司所逮至犯人內一二人
欲有所陳訴錦衣衛官促之起遂不得陳　上見而知
之曰此蒙蔽之過也在朕前下情尚不得達況千里之
外哉須錦衣衛官日禁今後復爾者必誅
十四年七月掌錦衣衛事都指揮紀綱有罪伏誅綱山東
臨邑人由郡庠生從　上平內難累官錦衣衛指揮使
陞都指揮僉事日見信任而恃恩驕橫朋比罔上與指
揮僉事莊敬等興販私鹽居處服飾器皿僭擬　上用
畜歌童舞女於家出入迎巢詐傳旨詔役臨邑之民營
創私第擅作威福以危法中人受四方賂遺及侵盜官
物不可勝紀氣勢傾中外事覺將敬在海上遠至　上
命磔綱敬於市籍其家無少長咸謫戍邊
都察院上紀綱罪狀畧曰故都指揮綱假薄與倉陰斂
陽邪懷祕蠆尾包藏禍心積愆惡極未易指數按綱前
後使腹心幹僞爲詔下諸司鹽場勒鹽四百餘萬還復
稱詔奪官船二十艘牛車四百輛載入私第弗予儎人
牛立稿又即獄喝持大賈數十百家索賂不等會賚

金三百五十兩白金二千兩鈔四十五萬貫帛千五百
疋又挾詐取交阯使黃金八十兩金盆一具貫二十枚
奪民人倪貴等第舍莊宅十七所計直金三十餘萬匿
縣官子民地八所直二十餘萬從籍故晉王沒黃金五
百兩金盆一寶釧二白金鞍轡二又從籍故吳王沒琴
瑟御龍服王冠還襲衣故王冠服高坐置酒命優童奏
保道與吉祥等效伎樂奉觴上壽呼萬歲餘勞郎等無
恙敬舉卿之觴綱諸所用金裝八寶環八寶帽飾玉盞
玉水池硯珊瑚犀毗玉束帶紅綃床玉石馬几咸飾交
龍日月星斗度如乘輿副又　上所怒內侍右班當下

綱諭棄市者輙將至家具洗沐好食食之陽爲言見
上赦若誘取金帛且盡更數日將至市殺之而先日以
行刑報嘗善道姑陳氏姿色欲買置滕爲都督薛祿所
先忽之遇於大內持鐵鏤祿首腦裂幾死祿懾懼不敢
言又道恚都指揮啞失帖木不避誣持其冒賞事搒之
死綱家蓄養亾命耗山劉等多造鐵甲弓弩爲計膺取
良家子十八以下數百人充左右役詔選婕好才人旣
試可令暫出待歲綱輙辭錄其尤者內之別以次塞莫
敢問吳人故大豪沈萬三子文度萬三伏法　高皇籍
沒其家所漏貲尚富而文度頗爲人把持其短恐之因

綱舍人潛伏見進黃金百兩白金千兩龍文被一床龍
角一株奇寶十具異錦綺四十匹願得從暫御列爲外
府外旄歲致槃六百石歛二十萬貫醞百石布帛以時
進食餌羞果以月進綱許之仍語文度吾後庭未充若
爲我吳中徵好者不爲數文度因是挾綱什伍而分民
間室亾誰何者綱自惟威日重重且逼　上冀得所欲
當端午　上射柳綱私司射鎮撫龐英曰我故射不中
而子折柳鼓噪以觀兵部尚書御史旣射綱詐爲不中
英折柳鼓噪竟射無糺者綱乃喜咤曰是無能難我矣
按綱爲天子腹心臣負委任妄意不軌擢綱髮不足數

罪其傑指揮莊敬袁江千戸王謙李春比周爲詰罔當
死并諸應坐人以輕重受條詔曰可頒示天下
二十二年十一月錦衣衛指揮同知甘斌初守西山占百
姓園田又擅禁薦佛寺傍十里地人不得樵採爲御史
所劾閱覗得實　仁宗以斌先朝宮闈之親不付法司
降漳州衛千戸
洪熙元年二月改兵部侍郎張信爲錦衣衛都指揮同知
子孫世襲信英國公輔從弟也　上嘗問輔所親輔以
信對遂有是命信爲人潔廉於詔獄頗任云未幾出爲
四川都指揮使

宣德四年七月金吾左衛將軍李春奏管隊指揮張三未
經奏請擅將軍令帶刀入直　上命都察院同錦衣衛
鞫之論之曰將軍侍朕左右最係切要之人非經兵部
奏請誰敢擅收昔太宗時長孫無忌入閤忽解佩刀以
勲親得免今此輩何人擅令帶刀在朕左右必審問誰
所指使縱是公侯大臣亦不貸
八月諭錦衣衛指揮鎮撫千戸百戸毋洩漏機務走透獄
情以紀綱等殺身亾家爲戒如不悛國有常憲
正統六年五月給事中王永和劾掌錦衣衛指揮馬順怙
寵驕恣欺罔不法等事不報及土木之難順竟爲朝臣

梃死許中官

景泰元年有言錦衣衛官校緝事之弊者云多爲人役私怨指無爲有誣致人罪且例不許辯理　上曰官校本以廉除謀不軌大姦大惡乃今其弊如此後有送法司不引伏者其爲辯理之如肆誣罔俱重罪不宥

二年六月錦衣衛指揮盧忠有罪伏誅　詳親征

天順元年正月以千戶盧旺彥敬爲錦衣衛指揮使先一日石亨引二人侍文華殿前　上問二人何人亨對曰臣有機密事必與二人謀他人不知如迎　陛下復位時其功實多乃特擢二人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報功陞

職者至四千餘人錦衣之濫自此始

二年六月　上一日屏去左右召大學士李賢言政治得失賢因言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極言錦衣官校差出抄提罪人所至貪求無厭有司不勝其擾　上曰此害誠然今後非大故重事不差既而左右貴近有譖賢妄言者　上因疎賢復密察得實尤有甚於賢所言者遂召其指揮門達戒之曰今後差人敢有似前者必重罪不宥復召賢待之如初

三年十一月錦衣衛指揮劉敬坐石亨黨時有詔敬曾邀亨至直房同飯欲坐朋黨僉都御史韓雍曰律之本意謂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況亨得志誰不攀萃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曾赴宴會者何以罪之衆以爲然敬得輕坐

四年五月　上召李賢論校尉行事亦多枉人如邢臨川與四尼姑通及鎮撫司指揮門達問之實無此情又附行事者法司依其所行不敢辯雖知其枉付之嘆息惟門達能辨之賢因言往時行事者挾仇害人涉虛者治以重刑　上曰若如此又慮其不肯用心訪察今後但令鎮撫辯其枉者可也

時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作威弘農衛卒誣指揮李斌與

其弟健謀反下達鞫之達鍛鍊以爲反狀已具奏請會三法司審問衆相顧莫敢異論刑部尚書陸瑜獨言其冤達怒侵瑜瑜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耳吾敢捨所執法枉人滅族之罪邪達不從誣欲出反者　上知無他曰彼欲慎重耳及奏上止誅斌兄弟而免其妻子

五年二月錦衣衛指揮緝弋陽王敗倫事涉虛　上召李賢曰宗室中豈願有此醜事彼初咸以爲實今都謂無以此觀之其餘所緝枉人多矣賢曰誠如聖諭　上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此輩不敢辯理賢曰乞自今慎諭法司但有枉者悉與之辯不許畏勢避嫌　上曰然

遂召法司戒飭之贊曰清平之世若刑獄枉人實傷和
氣 陛下明見如此斯民幸甚
七年時錦衣衛都指揮門達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刑
權傾中外橫恣羅織人莫敢言惡指揮僉事袁彬質直
不阿自計得以進言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
排去之乃使邏卒摭拾彬陰私數十事上之 上欲法
行不以彬沮撓之曰從汝拿問只要一箇活袁彬還我
彬既下獄達拷掠欲置彬死罪有彬漆匠楊暄者憤
然不平上疏言昔者駕留虜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護聖
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憾并條

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 上命逮達闕
過暄令與賢主使暄懼拷死於獄乃朦諾曰此實李閣
老教我為之但我言於此無人証見不若請會多官廷
鞫我對衆言之彼無得辭達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
司官訊於午門暄大言曰死則我死耳何敢妄指李閣
老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攀指也達失色計沮彬
遂得從輕調南京錦衣衛暄亦得免
八年二月門達下獄謫戍南丹衛召袁彬復舊職先是達
掌詔獄任情張威大興羅織遣官校緝行郡縣緝紡事
情有犯者即遣官尉拘繫所至狼藉天下騷然至是言

官劾達欺罔故殺諸大罪數十謫戍煙瘴卒死戍所
先是兩月前錦衣衛大門忽為狂風所摧折衆讙譁曰
錦衣衛門倒矣達竟卒死人以為先兆云
成化十三年太監懷恩傳旨錦衣衛副千戶吳綬令於鎮
撫司同林鑾問刑綬貌陋心險頗通文移詞翰時西廠
罷革 上有時密召汪直察外間動靜且令訪能文事
者為之輔有一軍卒報直云吳綬能寫本通文移直遂
召至批答封進稱旨遂有是命
十四年始給南北鎮撫司印各為一司得直達
調錦衣衛掌鎮撫司事指揮吳綬於南京以指揮趙璟兼

掌司事綬初附汪直得用事後知不容於公議凡文臣
下獄非其罪者不加棰辱遂忤直意為所斥云
二十年十一月萬全右衛百戶韋瑛伏誅瑛本一市井無
賴因投內官韋姓者為家人從征延綏冒功陞百戶依
附汪直遂至權寵赫奕及罷西廠調外任居萬全欲邀
功以希起用乃自擬妖言以誣巫人劉總與等十餘人
謀不軌走告監督軍務太監張善善令人助瑛捕獲總
與等加以毒刑取其家貲無不誣服善等以聞命官會
鞫皆誣 上曰韋瑛暴罪當死朕以從輕謫調而稔惡
不悛宜亟斬之仍梟首於被害處其惡黨論罪有差被

誣者皆釋放瑛初附直爲惡直敗其黨多竄死瑛獨不
及人皆疑之至是自致死地天下快之
時京城內外奸惡之徒行兇害人荒淫賭博甚至占人妻
女爲人報讐　上因錦衣衛官奏謂之曰昔漢郭解一
豪俠之雄耳武帝因公孫弘之言殺之以懲不逞論者
謂其有關治體今羣惡少相倚爲奸恐將來効尤者無
所不至宜榜禁之仍令保伍互相覺察知而不告者各
治以罪
弘治九年舊制提人勘事所遣人必賫精微批文赴所在
官司比號相符然後行事有司仍具出囬奏有不同者

執送京師此　祖宗防微杜漸之意後乃止用駕帖既
不合符眞僞莫辨至是以刑部尚書何喬新言始命如
舊例行
四年十二月錦衣衛都指揮使朱驥卒驥性度寬厚涉獵
書史初襲正千戶以婦翁于謙坐謫戍邊成化初得還
任歷遷都指揮掌錦衣衛事尋奉勅兼理機密糾察之
務驥爲政不苛時重妖言禁有妖人眞惠者僞書惑衆
爲避者所發株連數百人皆當坐死驥曰首事者獨惠
餘皆愚民得減戍有衛卒偵其鄰人傳示妖書發其事
觀賞驥曰此妄耳焚書滅跡凡詔獄下錦衣者　所司徼

加以巨挺驥獨否　憲宗嘗命杖忤旨者或諳其用小
杖　上怒遣中使詰責驥具以實對卒不易弘治初遣
選軍政兵部列疏稱驥老成得體敦厚不刻云
九年彭城衛千戶吳能以家貧出其女滿倉兒媒媼背鬻
爲娼轉鬻於樂工袁璘能久沒其母聶氏聞之覓女歘
歸女怨母鬻己不復認聶竟擄以歸璘賂以十金不從
訟之刑部郎中丁哲訊得實璘不服哲重加笞越數日
死女斷歸聶璘妻訟於東廠太監楊鵬鵬奏之命三法
司錦衣衛會問不決復命府部大臣及科道廷鞫之始
吐實都察院謂哲罪當徒女當杖刑部吏徐珪疏言哲

斷女甚當而楊鵬之姪淫於是女且以他事恨哲乃因
此事欲陷哲三法司畏懼東廠莫敢辯明及朝堂問明
乃此女止擬杖而哲反擬徒東廠之勢爲羣臣所畏如
此臣在刑部三年見鞫問盜賊多東廠鎭撫司所獲其
間有校尉挾讐誣陷者有校尉爲人報讐者有校尉受
首惡之贓反以爲從却令旁人抵罪者惟用刑尉逼之
誣服刑官郎洞見眞情不敢擅更一字以今哲事觀之
益復可信諸人寃枉豈不有傷天地之和願革去東厰
戮楊鵬叔姪謫鎭撫司於邊遠哲一官以酬被誣受辱
之苦其鎭撫司理刑不必專用錦衣衛官乞推選刑部

主事一人共蔽其事得旨珪贖罪畢爲民哲亦給牌埋
瘞之費華爲民
十三年八月臨清兵備副使李善一日有報錦衣衛千戶
劉瀚與一校尉同乘舟至聲勢甚大善見而疑之執瀚
下拷問對曰我京師人曾貴也奏謫罪之
正德元年十二月錦衣衛指揮牟斌以劉瑾矯詔廷杖閣
仕時瑾專政言官劉蒞戴銑等凡數十人一時下詔獄
斌輕刑緩械曲爲申救有御史自怨諸僚上奏時署其
名彼實他出斌曰古人恥不與黨人備爲忠乃擲邪瑾
介役獄詞去銑首櫳閣宇斌不肯謂其僚曰存此則諸

君子臣節白他日昔宋鄒道鄉以失原奏被害吾儕毋
自爲計奏入瑾大怒又偵知斌庇言官矯旨廷杖垂死
瑾誅斌復任鎮撫
四年劉瑾以石文義爲錦衣都指揮使與吏部尚書張綵
表裏作威福時稱瑾左右翼云
九年以都督錢寧掌錦衣衛事寧本內臣家人有寵於
上賜姓朱每投刺自稱皇庶子朱寧
十年時朱寧黷貨無厭以鈔二萬發浙江易銀三萬餘兩
左布政方承良言今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瘳邊塞多
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爲災待哺之民嗷嗷千
里此何時也臣苟隱忍不言則見斂之時必入朱寧之
手而民心傷邪本搖 陛下寧不爲之寒心乎臣惟朱
寧荷寵以來賜予無算饋遺不貲饋苟之中必不少此
又不病狂喪心何乃爲此負恩之賊伏乞 陛下割偏
私之愛下之部獄明正典刑更乞急行浙江巡按御史
將已斂鈔銀盡給還民民怨猶可解臣死且甘心儻以
臣言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必蠶食軍民肆無
厭之求有出於尋常所不料者疏入朱寧頗懼仍委過
下人遣衛卒僞所發鈔而以僞銀還之民時寧怙寵恣
橫舉朝無敢言者獨承良亟攻之憾之不置承良因三

疏乞致仕許之
十四年七月朱寧以交通宸濠下獄籍其家
十六年四月錦衣衛都指揮郭鰲指揮王欽殷鏜周瓚姚
瓚千戶王錦王銓周保監華章璉等皆以黨附朱寧江
彬擅作威福給事中汪玄錫等御史李鎭等交章劾之
命逮詔獄已三法司上罪狀 世宗以其朋姦亂正情
罪深重王欽監華姚瓚命如議處決周瓚等各發極邊
永遠充軍郭鰲殷鏜仍提家屬問
嘉靖元年舊例廠衛齎駕帖提人必有刑科僉批錦衣衛
千戶白壽等齎駕帖提東廠訪獲人犯詣科給事中劉

濟詞當以原本送科方知其事乃敢批行壽等執不肯
與語並列上　上命會查成弘年間事例以聞既而該
科覆奏不但　二廟時爲然自天順以至正德廠衛節
奉明旨俱同原本送科以憑叅對壽等爭之不已謂駕
帖送科舊皆開寫事畧會同署名實不係御批原本
上竟從之囚賣濟等紛更舊章令自以狀對而宥之
二年王邦奇者京中之無籍子也初貪緣劉瑾張鋭錢寧
等署爲錦衣旗校假以刺姦椎剝齊民閭巷苦之　上
登極奉詔褫職邦奇屢奏刺姦有功不宜同衆罷斥乞
恩復職下兵部看詳給事許復禮安磐等交章言其不

可不報給事中章僑等復疏力爭之亦不報已而兵部
尚書彭澤覆奏當復職從之仍以爲錦衣百戶
七年正月給事中蔡經等疏言國家內設刑部都察院大
理寺外設撫按按察司等官皆爲　陛下奉三尺法者
故內外有犯責之推鞫在諸臣亦足辦矣今　陛下時
差官校遠繫罪人此屬假勢作威淫刑黷貨譬則虎狼
蛇虺遇者無不被其毒噬至於地方之騷擾驛遞之需
求又不可勝言願自今罷勿遣刑部尚書胡世寧請從
其議　上納之先是署都察院侍郎張璁等議覆署刑
部侍郎桂萼所奏詰發奸細懲治贓官事宜謂　祖宗

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所以糾正官邪清
平獄訟也設立東廠錦衣衛謂之詔獄所以緝捕盜賊
詰訪奸宄也今後凡貪官冤獄仍責之法司提問辯明
然有隱情曲法聽廠衛覺察上聞凡盜賊奸宄仍責之
廠衛緝訪捕獲然必密問明白送法司擬罪上聞庶於
事理爲當　上深以爲然詔如議行時廠衛權重於法
司故經等言之
十五年掌錦衣衛都指揮王佐卒佐試武舉第一授錦衣
千戶累遷督漕叅將佐爲人謹愿有志介閑射便騎以
刀筆吏能稱也然時特援古義當張鶴齡等下詔獄市

人劉東山等因得以株引素所不快人諸公侯多坐累
繫三法司大臣色奪不敢訊佐謬爲厚東山者次第探
得其情論誣罔法反坐是衆也中外以佐安　慈慶曲
成　上孝稱社稷臣云竟以發忌過度得疾卒詔贈左
都督
十九年三月掌錦衣衛都督同知陳寅言今年當軍政考
選之期而兵部以錦衣衛類題錦衣係近侍直差之臣
須歷練閑熟卒難更易乞照嘉靖三年例免考許之
二十六年御史陳其學劾掌錦衣衛都督同知陸炳假竊
威福下逐客之令凡寓京邑者槩責屏出旗校乘風肆

驕又自立鎮䜣禁民行徙中饑至罷市肆道路以目及
長蘆解到年例鹽復受賍戶徐二等訴狀任其徒黨京
山侯崔元加袖白鹽沮撓上納乞明正炳罪大學士夏
言欲從中下捕治炳炳懼行二千金求居間不得因長
跪言泣涕輸罪乃已于是粉戶部會議鈔法務便民下
旨止收補徐二等送鎮撫司鞫論令炳元各自言狀俱
輸罪乞恩釋之不問

二十九年十二月掌錦衣衛太保兼少傅左都督陸炳卒
炳平湖人祖墀以尺籍隸錦衣　獻帝之安陸遂充儀
衛司總旗父松得事　上於潛邸遂以從龍功累陞都

督僉事炳中武舉會試授千戶積功陞指揮　上幸承
天行殿災炳負　上出於火即拜都指揮累陞前職及
是暴卒　上深悼之手詔稱其爲國發逆盡忠直概之
功追贈忠誠伯諡武惠官其子繹爲衛指揮命左都督
朱希孝經紀喪事護北家炳雄黠多智數善迎合由列
校驟躋公孤親近尊寵即勳貴大臣莫能望也任豪惡
爲爪牙多布耳目銖兩之奸悉知之富民有小過即㨗
椋文致成獄沒其貲產所夷滅不可勝道累貲至鉅萬
豪侈自奉別宅庄田徧於四方聲勢震天下是時　上
數起大獄炳頗事保護所全活亦衆又折節質文以施
取聲譽故終嘉靖之世無發其奸者

錦衣都指揮王佐者陸松執友也掌錦衣篆而松佐之
時炳年未二十佐器其材親敎以爰書公移之類訂錦
衣帥不可以不精刀筆炳甚德之佐卒炳後代理衞篆
勢燄張甚佐有孽子至不肖蕩掉縱欲有三別墅炳已
計得其二其一最雄麗復欲得之不可乃陷以押邪捕
其黨與家奴一二不才者使證成其罪死杖下三四人
佐子窘甚其母故妾也名亦在捕中既入對炳與其僚
列坐張刑具而脅之其子始亦佪抵而母膝行前道其
子罪甚詳其子恚誶母曰兒須刻死耳而母忍助爲虐

乎母叱曰死即死何說指炳坐而顧曰而父坐此非一
日作此等事亦非一而生汝不肖子天道也復奚爲炳
頗發赤左右騂汗穀觫下趣遣之出事遂寢

三十年給事中何光裕論南京錦衣衛僉書呂元以庸才
賄進要職錦衣衛納級總旗王松冒首功而濫襲千戶
乞行嚴究　上命兵部從實以聞部言都指揮僉書錦
衣衛事於例有之呂元歷運六年五被薦書似非猥等
松先總旗以父子俱有斬虜功故併襲今職光裕言非
是得旨錦衣係近侍人員豈容冒濫陞襲姑奪堂官俸
一月司官四月元華回原衛松都察院逮治

隆慶三年十二月　上以災異頻仍多緣部院政事不調
信刁濫訟假公營私致傷和氣廠衛暗訪以開給事中
舒化御史劉思齊疏言廠衛踏訪係關安危昔創西廠
逆令汪直潛奪威福流毒海內　先帝首燭此弊一洗
而更豈有不任股肱耳目之臣而任廠衛廝役之賤者
乎且因暗訪則踪多實秘事可虛誣疑似難明動罹刑
辟重足棙手之禍將作今日後亦尋發
宰吏部大學士高拱言輦轂之下各行事衙門在焉而四
方奸民輻輳妄言亂政指稱誆騙莫可推詰臣近日曾
自訪獲王三聘等數輩已送刑部問遣然思此輩實繁

令雖訪獲一二猶不足爲懲望勅下廠衛及五城御史
嚴加緝訪務期盡絕如窩藏及不舉首者事發連坐庶
奸徒無所容而各衙門亦可以行事矣　上深然之令
廠衛五城嚴行訪捕都察院仍揭榜禁約
九月御史張守約追論陸炳結納嚴世蕃竊弄威權播惡
流毒其罪有十世蕃既已就戮炳乃得保首領宜追戮
其屍逮治其子繹緒家人佐籍其家詔錦衣衛捕繹
等送法司問併逮疏中諸有名者於是炳故怨家多詣
闕陳訴獄具刑部言炳心懷悖逆追結權貴睚眦殺人
顲越取貨擅役戍卒撥守財莊房田地歲入萬計珠
寶金玉動至數千信王法所不容人心所共憤繹緒匪
彝餘虐益肆猖狂隱世蕃之贓匿嚴紹庭於家狡猾不
道繹緒宜發職炳宜戮屍削爵籍産追贓弟太常少卿
煒宜革職惡黨支琮等五人宜永戍陸騶等八人宜杖
徒得旨炳負國擅權播弄威福戕害無辜本當發屍盡
法第身故既久姑削其官職追奪誥命繹緒煒俱革職
爲民餘如擬貲産贓物如數籍入紹庭發口外爲民佐
邊遠永戍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四

總兵參遊

永樂二年十月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宋晟擅竊威權事
多專制　上謂侍臣曰任事不專則不能成功况大將
受邊寄豈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乃勅
晟曰前者御史言卿專擅此言官欲舉其職夫爲將不
專則功不立朕既付卿以閫外之寄事有便宜即行而
後聞自古明君任將率用此道忠臣事君亦在推誠朕

知卿有素委以重任彼雖有言卿勿置意但盡心邊務
以副朕懷
十六年六月勅交阯總兵官豐城侯李彬曰爲將之道在
於勇智仁信忠五者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惑仁則愛
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兼此五者乃爲良將朕命爾
鎭綏遠夷政當以古之良將爲法
二十二年九月　仁宗命後府都督同知梁銘等鎭守寧
夏諭之曰寧夏西北重鎭其軍民艱窘已甚爾爲首將
務撫綏之且爾既有常祿宜敦廉潔之行果若服食所
需不能繼當以告朕愼毋貪暴生事以困軍民蓋銘屢

以貪黷致敗故申飭之
洪熙元年二月頒制諭及將軍印於邊將雲南總兵官佩
征南將軍印大同總兵官佩征西前將軍印廣西總兵
官佩征蠻將軍印遼東總兵官佩征虜前將軍印宣府
總兵官佩鎭朔將軍印甘肅總兵官佩平羌將軍印交
阯佩征夷副將軍印寧夏佩征西將軍印有舊授制諭
者封識繳還
四月勅戒各處總兵官及鎭守官曰近邊將多有忽畧恬
然家居優游逸樂未嘗一出閱視軍士整點守備壯士
健卒留左右饑寒老疾貧難之人則令把關瞭守烟墩

蓋有寇奄至而不覺人被虜而不知者膺受邊寄怠忽
如斯脫有不虞誰任其咎宜各警省鰓勤率下以副國
委托之重
宣德二年以都督僉事山雲爲鎭守廣西總兵官時溪洞
猺獞叛服不常歲殺吏民萬計雲至鎭嚴號令公賞罰
每與賊戰臨機應變身先士卒初降南安廣源蠻縱討
柳潯賊斬首七千四百自是蠻夷畏服嶺南無警進都
督同知雲沉毅不洩用兵如神廉正自持㒕然儒素馭
諸土官尊嚴威嚴期刻征調無敢後先帥府有鄭牢者
老隸也性鯁直敢言雲呼牢試問曰世謂爲將者不忌

貪廣西饒珍貨我亦可貪否牢曰白袍點墨終不可滿
雲嘆曰人言土夷餽送苟不納彼疑且忿奈何牢曰居
官黷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而畏蠻子耶雲舉手禮
牢曰教我教我至正統初貴州按察使應履平劾雲作
威福雲自陳　上不問尋卒正統間追封懷遠伯謚襄
毅
六年四月御史劾奏四川總兵官都督陳懷奪官軍屯田
及僭分等罪懷自首實謝過　上諭都察院曰懷武人
不學之過姑宥之已而顧侍臣曰朕嘗聞　皇祖言中
山王國家元勳且暮稍暇輒親儒生講說禮義而謙巳

下賢老而彌篤是以榮名令終今懷輩坐不親儒者不
聞善言安得無過
八年正月御史給事中劾奏宣府總兵官都督譚廣杖殺
萬全都司經歷蕭翙又造虛詞飾過請正其罪　上曰
漢大將軍衛青統兵在外將士有罪未嘗輕戮皆請天
子自裁時以為知禮蓋擅作威福良臣不為廣武夫不
學不達此道但念其守邊久效勤勞故宥之都察院即
封示此章俾之知警
正統三年正月大同總兵都督方政為鎮守太監郭敬所
誣大學士楊士奇奏政自永樂宣德間率兵在外廉勤
公正豈有纔到大同未及三月便有許多過失且聞郭
敬與曹儉通同爲非專務貪利以致累次失機且敬初
聞用政心已不喜曾親對臣等極毀政之短及誇曹儉
之能臣等已料其不合今果然請勅諭敬改過自新與
政協和辦事仍勅政如舊安心供職免悞邊務
鎮守遼東總兵官都督巫凱卒凱句容人性剛毅饒智畧
馭衆嚴而有恩在邊三十餘年威惠兼行邊務悉舉
十一年七月宣府部卒李友全等奏總兵楊洪不法事
上命付洪自治
十二年以都督僉事石亨為左參將守萬全亨伯父巖寬

河衛指揮無子亨嗣之善騎射有膽畧提大刀輪舞如
飛每從征挺刃當先輒立奇功累陞都指揮姪彪亦驍
勇能挽強弓善揮斧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衛鎮撫
是年擢大同參將彪亦陞指揮從亨參謀
景泰元年五月左都督楊俊先守備獨石馬營等處土木
之變棄城逃歸馬營龍門等八城皆不守既而命為參
將帥兵巡哨懷來等處復輙調永寧守備官軍於懷來
守備將永寧城西門砌塞于謙劾其方命專權擅作威
福　詔宥不問俊又以私怒都指揮陶忠杖撻凌辱死
其父洪懼倘奏取俊還京隨操營練既至謙併劾其獨

石棄城喪師辱國及豫來私佐擅死邊將之罪請并誅俊無以懲戒將來給事中葉盛等亦劾之於是逮繫法司議罪斬於市

四年八月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登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下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又以己意設爲攪地龍飛天網鑿深塹殺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撞擊頃刻十餘里皆陷內鎮守內臣陳忌之會姚都指揮發陳奸贓二十事陳益疑登怒撫沈固又言鎮守不和乞更調　上乃召陳還論登獨鎮登憤邊事未戢奬政

猶存思得公廉有爲者相與共事上疏言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既無廉恥之心蒞政惟肆貪婪之志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預度僞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手無所措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虜既退欲大興屯田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踪乞官爲措置至是以病召還

天順元年以迎復功擢楊能爲左都督總兵宣府四年卒於軍能六合人沉毅善謀臨戰決勝北虜憚之至於軍法嚴明律身廉潔體恤士卒得其死力雖古名將不能過也初伯父昌平伯洪鎮宣府能稱其職弟信鎮大同東西犄角保障邊陲武勇功名爲本朝邊將之冠云

五年十一月大學士李賢言湖廣總兵兼統貴州凡百軍務貴州將官不得擅行必遣人往湖廣計議山路險遠往來遲滯以致事多耽悞未便　上曰此等事情誠非穩便召兵部令湖廣貴州總兵各鎮地方不得兼統

八年七月撫寧伯朱永薦甘肅總兵定襄伯郭登博通經史素多籌畧征麓川鎮大同皆著勳績宜膺大將之寄乞取回代臣總管神機營　上曰登宿將有重望用之於外誠不若用之於內卿能舉以自代足嘉尚也遂召

登還京

成化元年左府都督過興鎮守廣西召還道湖廣郴陽縣怒知縣李翰接應夫船不時令子得隆率部卒拽翰及其子釗榜掠俱死興亦以疾死於道翰妻入愬於朝事下法司得隆伏死罪其母擊登聞鼓稱寃　上以其妄愬命即誅之

御史呂洪建言鎮守總兵等官一蒙差遣輙奏添在京軍官及自帶家人支給行糧在營安坐遇有征戰反奪軍士功級冒報陞賞乞行禁革其後編修丘濬亦言總兵帶去旗牌及報效等項在營哨則凌轢將卒過州縣則

切制官吏當矢石則在後報功次則爭先致將領不協
軍士離心可一切革去不用必不得已亦須編成隊伍
與隨征官軍一例差遣

鎮守甘肅總兵官右都督周玉卒玉器宇凝峻自偏裨爲
大將愛養士卒撫循有恩苟不用命必罰不貸每遇賊
討定而後戰往往克敵制勝功績爲多

四年鎮守甘涼總兵伏羌伯毛忠討滿四力戰死忠少膂
力絕人善騎射代父授永昌衛百戶屢從征多戰功累
陞都督尋以平永昌虜寇封伏羌伯至是與滿四戰賊
已大敗忽昏霧起賊遂乘風死鬭忠顧謂孫鎧曰勢急

矣我受高爵厚祿職在滅賊勢不與賊俱生遂破陣以
進孤軍相持自巳至酉忠中流矢鎧前翼救仍奮馬殺
十餘賊賊執鎧斷其指裂其額曰爾復能射否忠亦赴
敵死之贈侯謚武勇

十七年鎮守湖廣都督僉事王信上撫定諸蠻事宜信本
寬河衛千戶以功累遷至都督持廉秉公蠻夷亦信之
永順保靖二夷世相仇殺信諭以大義尋自解靖州及
武岡蠻乆不靖守臣議剿信巡邊面諭之竟不煩兵而
下召諸苗犒以牛酒且詰其逆順故皆稽顙曰累歲若
輩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我方願爲屬役尚
敢反耶信沉毅簡重蔽袍糲食閒居輒展玩經史歷鎮
大郡不營私產金玉奇玩一無所好嘗曰儉足以乆死
之後不以修累子孫者我所遺也總兵權者皆爲子弟
奏官信絕不爲只令讀書自力雖公卿士人亦鮮儔云

二十年五月進大同總兵周璽爲都督僉事鎮守代州三
關將虜酋大師亦思馬因大舉入寇璽分兵三千守懷
仁寇遏夏米莊中軍失利璽還兵內援夜忽值賊嘗時
賊乘勝勢銳甚璽大呼勵將士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
退則無遺類矣於是衆爭奮死戰銃弩齊發呼聲震天
地璽臂中流矢令左右拔其鏃督戰益急斬獲十餘級

會遊擊將軍兵至合爲一營中軍潰卒多來歸兵勢乃
振賊既退失律者皆得罪獨璽得稱職

弘治四年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在鎮貪暴不法總督
都御史秦紘具列其狀劾之逮景下刑部獄抵法追贓
鉅萬覬其爵景求援於戚畹壽寧侯內降減其贓且摭
他事誣紘以圖報復由是紘亦被逮下獄坐免既而景
贓銀追及八百兩詔免其餘彭部上言陛下優待貴近
之臣如此臣固知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忝列守法
之官不宜阿順以圖自便景所追贓數十未及一乃蒙
特恩盡行蠲宥如物論何且景贓既可免他日爵位亦

可營求而復矣爵位既復又可營求出鎮矣姦回藉口
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也不聽
十五年甘肅副總兵魯麟白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其大
同部落甚衆麟結納婁近求爲掛印總兵不得遂棄官
歸大同不臣之風漸聞於京師　上召劉大夏問曰何
以處之對曰亦聽其歸耳　上曰恐彼恃其部落爲亂
奈何對曰聞麟貪酷失下心去其兵權無能爲矣麟家
積黃金數十萬使使至大夏所賄貨取掛印大夏語其
使曰麟苟篤忠貞且國家名將何掛印之足言今歸未
旬月遣求起用不可麟竟怏怏病死

十七年五月鎮守大同總兵官左都督劉寧卒贈廣昌伯
寧以世襲永寧衛指揮使累功至都督掛平羌將軍印
軀幹碩偉勇畧過人居邊三十年大小四十餘戰皆多
取勝亦一時名將云
正德三年九月添設征西將軍印一顆
七年召大同叅將江彬入衛京師彬蔚州衛指揮使驍勇
狡險狠忍不可測時從宣府總兵官張俊征流賊於山
東善戰頗有功班師入京賂錢寧引入豹房得見　上
彬機警善迎人意　上喜留侍左右時出奸謀蠱惑陛
左都督賜國姓爲義兒時時在　上前講說兵事因請
盡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精兵入京雜引大內操
練號外四家又圖　上振耀國威創西官廳爲都督
十六年七月分守莊浪叅將魯經以疾乞罷巡按陝西御
史許鳳翔言經以力戰被創致疾疾行愈且經世將敢
戰知名虜中今邊患孔棘非人臣安枕之時經移疾未
可許也兵部謂御史言是　上乃褒諭經命亟出供職
仍以銀幣勞之
四川松潘副總兵張傑倚江彬爲內援大肆殘暴贓累巨
萬所箠殺千戶以下凡五百餘人誘殺屬夷上功遂啟
邊釁又常率家衆邀擊兵備副使胡澧澧爲閉關者兩

月至是給事中熊浹奉使四川疏傑不法狀遂褫其職
邊人快之
嘉靖四年寧夏總兵种勛遣人行賄京師爲東廠所緝錦
衣百戶李鏜御史王官受寄財物引領過送并以逮問
給事中解一貫御史張緯等請窮治所餽遺之人從之
以右都督杭雄佩征西將軍印鎮守寧夏雄海門人性强
猛接人謙和機謀內含質樸外著扼衝突戰奮臂先倡
料敵授策衆合陰符爲胡羌所敬憚云
五年薊州總兵官馬永上言先任吏部尚書陸完勦除流
賊安定中州乞照例賜以贈謚量投子孫世襲學士費

熙等議禮被譴謫乞宥其罪　上以陸完交通逆濠罪
狀顯著豐熙等罪過朝廷已有處分責永出位妄言令
具疏引罪革任回南京後府帶俸閑住
七年以劉璽為提督漕運總兵官璽奏增餘丁月糧定考
課以裨軍政明漕規以一衆心疏濬江南河道以濟糧
運析兌山縣糧米以免稽遲凡三十餘疏至今為漕政
良規改僉南後府事再命督漕於勢要愈不假借尋告
休歸璽以南京龍驤衛世職歷前官平生志意恬退學
問該洽議論識見出人意表外嚴毅而內沉靜人不敢
干以私

九年以都督楊銳為漕運總兵官銳以羽林指揮征宸濠
有功賜璽書褒之有忠勤報國戰守奇功二榜累官都
督自立官足不及權門身殁槖無一錢諸子鬻衣為葬
以都督僉事劉淮鎮守遼東淮在遼六年招徠夷落振作
軍威地方為之一清建州被虜者流移高麗王給衣食
驛歸淮奏之以聞　上勅厚賚國王王感之曰非劉大
師　上何以至此其化被遠人如是明年引疾致仕
十八年十月鎮守大同總兵梁震卒贈太保謚武莊震榆
林人深沉有機畧騎射絕人初為指揮郎以敢戰知名
不十年為西邊大將每出塞攻虜虜人畏之大同復築
五堡至今賴焉
遼東總兵左都督馬永卒永遷安人世金吾指揮好讀左
氏春秋及兵法機警善射為將善詗虜情先知所從來
及衆寡因勢設伏以故虜往往失利去善養士卒同甘
苦又善知人所奬拔列校皆拔起為方鎮云
二十四年四川巡撫丘養浩劾松潘副總兵李爵在鎮不
法狀舉副總兵何卿代之給事中許天倫言卿以二千
金賂養浩謀爵以為己地　上怒革卿任命巡撫再崇
禮詳覆以聞於是崇禮具言爵貪婪無厭卿在松潘十
有七年全蜀賴以保障軍民至今思之且官久而家貧

安所得二千金行賄　上意乃解卿及養浩仍録用
二十五年宣府副總兵崔天爵稱病乞致仕總督翁萬達
言天爵方大虜寇邊時不能出一戰坐削秩戴罪立功
近以防秋徵勞乃許贖罪還級今未二月而遽稱病避
事遠害宜治且天爵科尅恭年猶甚罪可斬　上命錦
衣官校捕繫詔獄科尅事下巡按御史驗問
給事中邑永通劾松潘副總兵高崗鳳昏庸不可用給事
中諸葛峴因言何卿沈希儀皆川廣良將可代　上用
兵部議罷崗鳳而命卿以都督僉事代既而給事中張
元冲劾兵部尚書路迎用卿不以會推而於題覆參亂

典章　上曰卿已有成命自後本兵用人毋廢會推

二十六年總督三邊侍郎曾銑言延寧大虜壓境修邊之役尚未畢工故臣徵調莊浪魯經兵三千暫住蘭州適中之地以備應援乃甘肅總兵仇鸞顧據本鎮兵寡故違節制不聽調遣而巡撫楊博附和上請請乞責戒　上曰鸞會朋撫臣抗違督撫沮撓軍機妨誤邊事本宜重究念防秋之際姑從輕住祿半年博亦停俸四月已給事中齊譽等言前宜大總督翁萬達與山西撫臣孫繼魯謀議不合已形奏訐今秋深虜警稍漱旁午而鸞等復與銑爭持不下請降旨嚴飭　上是之命兵部查

參以聞尚書陳經等言鸞博已罰治乞通勅諸鎮自後總督官務虛心酌採勿執己見鎮撫官毋循默面從臨事奏瀆　上曰朝廷設立總督節制諸鎮撫總等官正為假以事權齊一軍令孫繼魯首肆沮撓仇鸞效尤已各加譴未竟厥罪部議依違不合事體不允行

仇鸞有罪詔錦衣衛遣官校逮捕之鸞在甘肅日久貪縱酷虐恣為不法曾銑參其沮撓軍機且歷詆其科尅乖戾狀　上奪俸示罰以所論劾事情令按臣查勘鸞知不可掩益狂悖無忌銑復上言甘肅孤懸西北三面沮虜今以鸞故士衆離心綱紀解弛平居實有厝火積薪之形一旦恐致土崩瓦解之患鸞罪盖擢髮不可數臣請舉其大者將官有地方軍馬之任而鸞自副總兵薦潰以下無不一一求索兼金馬以百千計以致各官相率效尤肆為朘削鸞又侵尅衞所月糧科取班軍銀兩克軍官犯悉索其厚賂而選委湖場草束各給以印票而分派私役軍匠日且百人虐殺無辜多以百計至其狂誕不恭肆為欺罔去年果園保之捷輒報虜首狼台吉為我軍所殲今狼台吉固自在也且奪獲駝馬半入私閑隨從輿臺盡帶功次以致一鎮人心詾詾不服不亟黜之恐成大變　上覽疏大怒令逮繫來京訊治既

而巡按御史張雨復言鸞黷貨殺舉大失番夷心六事巡撫復詳疏其欺罔貪暴三十事俱下兵部覆稱所奏多係夷情且人命十餘贓私鉅萬事體重大必須勘究分明乃可正法詔巡按御史秉公覈實速具狀以聞

二十九年閏六月召起仇鸞為宣大總兵官初鸞以曾銑等論劾繫京鸞復訐銑得釋罪坐廢至是宣大缺總兵官鸞賂大學士嚴嵩子世蕃求起兵部承指推用乃加鸞太子太保總宣大兵

三十五年南京中府都督僉事萬表卒表寧波人以武舉歷都指揮督全浙糧運凡為漕運參將者二漕鎮督兵

者二歷漕既久國計河渠祖制時敝靡不明習少嗜玄
學已閱內典有獨契所著述甚富
三十七年四月詔進大同副總兵尚表爲都督僉事初表
以閒住官運餉入邊　上以表雖用而老不能出師遣
薊州副總兵馬芳統所部家丁赴之其日表捷音至言
官軍突圍與虜戰斬一人獲十八人內有俺荅一孫及
一坍虜退舍十里　上嘉表功故令進秩
六月進大同北路參將周現至京論戍現故總兵周尚文
家丁也以從征有功累陞指揮尚文死居總兵徐仁幕
下會開馬市現以素習虜情得承遣往來至是分守拘

門助馬等堡逼近虜營總督楊博疑之謂此輩視虜本
同一家今乃令之守險拒虜戰必不力急則反爲虜用
上然之命錦衣衛捕送法司從重治罪既而法司勘其
通虜原係公差但拔自行伍中冒濫官賞當革奪耳乃
得發遣革其世襲
三十八年詔逮浙直總兵俞大猷下錦衣獄以盧鏜代之
大猷老成持重性沉默不善滑剌嚴世蕃怒其不阿已
也授意胡順之指大猷爲奸臣復逮赴京時文武大臣
以大猷忠勇爲國惜才講解弗獲乃助金千五百兩大
猷復自假貸合三千兩以餽世蕃遂得不死惟罷職革
冠帶發大同立功
三十九年五月福建巡撫劉燾言自閩省倭亂以來調兵
轉餉殆無寧歲因議兵糧戰守四事臣當任之惟南北
中三路參將信地未分備倭指揮冗員宜革乞下所司
議處兵部覆燾言皆是請改參將謝恩爲北路駐福寧
侯熙爲中路駐興化趙文奎爲南路駐漳州備倭指揮
改爲標下遊擊得　旨允行
四十一年五月命都督僉事劉顯充總兵官鎮守廣東南
贛參軍俞大猷剿之時兵部尚書楊博建議故有是命
凡一應戰守事宜令會同督撫協謀剿賊仍令江西紀

功御史段顧言兼覈廣東功罪以聞
四十二年正月革鎮守浙直總兵盧鏜職仍同原任遊擊
王應岐俱下御史逮問鏜初在胡宗憲軍門用事及宗
憲敗鏜不自安求去時應岐已革職充軍給事中丘橓
等因劾鏜奸貪八要言應岐原擬未盡其辜部覆從之
四十四年九月巡按浙江御史黃廷聘劾總兵劉顯貪污
暴橫奪功匿罪等事詔革任聽勘已巡撫劉畿復薦顯
知兵可用兵部以地方多事請奪顯都督銜充爲事官
鎮守從之
四十五年給事中歐陽一敬請革勳臣鎮守兩廣以流官

都督代鎮覆允爲例

隆慶 年巡按廣西御史李良臣劾總兵俞大猷奸貪不法宜從重治兵部言大猷東粵從戎多樹勞績今罪狀未明暴挫折之恐將士聞而解體 詔大猷回籍聽用

淮揚巡撫方廉言如皐東接通州已有狼山副總兵西接泰州又有海防兵備道且其地僻小若於屯兵宜革揚州參將之在如皐者而以鳳陽亚門中軍都司駐守揚州兵部議便從之

河南撫按李邦珍等奏嵩縣故設守備一員後以盜故增設參將而移守備於南陽今地方寧謐宜仍舊便從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五

留守都司

洪武二年九月 詔以臨濠爲中都設中都留守司

八年改都衛及行都督府爲都指揮使司今都指揮使司十六自十三省外有大寧萬全遼東

十五年正月置貴州都指揮使司命平凉侯費聚汝南侯梅思祖署都司事

命置雲南都指揮使司

十六年五月令都司上衛所城池水陸地理圖

二十年九月建北平行都指揮使司於大寧

永樂元年三月改北平行都司爲大寧都司隸後軍都督府徙於保定

遼東都指揮同知沈永有罪伏誅先是虜寇侵遼東三萬衛永不能追襲又匿不以聞 上以其欺蔽誅之令兵部榜諭天下都司軍衛凡有賊寇不卽奏聞者鎮守官以下罪與永同

宣德五年六月置萬全都指揮司

成化十二年正月設湖廣行都司 按行都指揮使司五

四川陝西湖廣福建山西

嘉靖十八年五月改荆州左衛為　顯陵衛始設與都留守司統顯陵承天二衛比中都焉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六

衛所

甲辰三月　太祖置武德龍驤豹韜飛熊威武廣武興武英武鷹揚驍騎神武雄武鳳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十七衛親軍指揮使司先是所得江左州郡置各翼統軍元帥府至是悉罷諸翼而設衛焉

改各衛門總管府為千戶所設正副千戶各一員

洪武元年八月詔大將軍徐達改飛熊衛為大興左衛淮安為大興右衛樂安衛為燕山左衛濟寧衛為燕山右衛青州衛為永清左衛徐州五所為永清右衛

二年置刻期百戶所初選卒伍中能疾行者二百人謂之刻期以通捷報至是立百戶所以張德成為百戶領屬之

置松州衛　上勅諭平羌將軍御史大夫丁玉曰大軍入松州克戎虜于萬山之中設官置衛以威蠻夷爾之功亦懋矣朕聞松州山多田少耕種恐不能贍軍若以人民供億則是困有用之民守無用之地非良策也可相度其宜或於保寧及擇要害之處立衛爾與部下諸將

討議來奏既而玉言松州與西羌諸蠻要地軍衛不可
罷從之
置洮州衛沐英等兵至洮州故城番寇三副使阿卜商等
率衆遁去我軍追擊之獲績石州叛逃土官阿昌七站
土官失納等斬之遂於東籠山南川度地勢築城戍守
遣使來報捷且請城守事宜 上曰洮州西番門戶今
築城戍守是扼其咽喉也遂命置洮州衛以指揮聶緯
陳暉楊林孫禎李聚丁能等領兵守之
置大同後衛及東勝左右陽和天城懷安萬全左右宣府
左右中衛于大同之東高山鎮朔定邊玉林雲川鎮虜

宣德七衛于大同之西皆築城置兵屯守
三年三月置南寧柳州二衛廣西行省言便宜三事一曰
廣西地接交趾雲南所治皆溪洞苗蠻性狠戾而叛服
不常府衛之兵遠在靜江數百里外卒有警急難相為
援乞於南寧柳州立衛置兵以鎮之二曰慶遠故府也
今為軍民安撫司雖統地十有七州其地皆深山廣野
其民多安撫同知莫天護之族天護素庸弱不能禦衆
而宗族強者動肆跋扈至殺河池縣丞蓋讓與諸蠻相
煽為亂此豈可姑息以貽禍將來乞罷安撫司而復設
慶遠府置軍衛以守其地三曰廣海之係素獷戾動相
讐殺因而為亂則一方皆警蓋緣郡縣無兵以制馭之
故也近群盜轉攻鬱林州同知王彬集民力拒之經歷
徐承祖亦以民兵千餘敗賊由此言之土兵未必不可
用也乞令廣西邊境郡縣長官簡民丁之壯者置衣甲
器械籍之于有司有警用以捕賊無事則使之務農詔
俱從之遂設南寧柳州二衛益兵守禦
九月置成都右中前後四衛初成都既克穎川侯傅友德
等留官軍守之及曹國公李文忠經理四川以舊城低
隘增築新城高壘深池規模粗備而友德猶駐兵保寧
中山侯湯和駐兵重慶各遣人招輯番漢人民及明氏

潰亡士卒來歸者因籍其壯丁置各衛以分隸之
置保寧守禦千戶所初王師克保寧傅友德留邵陽衛指
揮黃榮駐守至是文忠調濠梁等衛官軍置所守之
十一月戒責指揮郭英私役軍士為私室宥令改過
六年正月置西寧衛以故元納款朵兒只失結為指揮僉
事
七年正月 上以河南山東北平建置兵衛偃武連年士
卒懈怠兵餉日取諸民謂都督僉事王簡等曰兵鎮北
邊最重今皆坐食民租將不知教兵不知習猝欲用之
豈能濟事況農夫百簽淺土一若徒疲民力以供閒卒

非長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
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人
庶不廢事今命王簡往彰德王誠往濟寧李伯昇往眞
定統理軍政凡鎮守屯田訓練之務爾各專之
二月遼東義州備禦都指揮李信挾私杖殺指揮馬迅都
察院逮問當斬　上日草木雖微尚當愛惜人命至重
豈可枉害況指揮朝廷命官而都指揮以私忿殺之則
虐士卒可知命如律斬之
九年正月定衛所官軍將帥將兵之法自京師達于郡縣
之險要者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

一百二十人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人爲一百戶所
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通以指揮千百戶等
官領之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
所佩印于朝官軍各回本衛總兵官不敢擅調
十五年三月征南將軍傅友德奏設雲南等衛（詳雲南諸蠻）
六月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征南將軍傅友德調從征千
戶與中領兵千人守之復造舟以渡往來之人
十八年五月以沔陽指揮僉事潘進爲雲南右衛指揮同
知雲南叛服不常軍儲不給進能謹屯田繕甲兵由是
軍不乏食事無廢弛

二十年一月置兩浙防倭衛所
國朝之制每衛設指揮使一人指揮同知二人指揮僉事
二人又設前後中左右千戶所以分領士卒後指揮不
肯入署理事遇有責成互相推避是年始命指揮使掌
印同知僉事各領一所士卒有武藝不訓練器械不堅
利者皆責所領之官
二十二年二月先是命軍衛武臣嘗領所屬軍馬除軍民
詞訟事重者許約問外其餘不許干預至是廣西都指
揮耿良造譙樓令有司起發民丁科歛財物靑州衛造
軍器亦擅科民財違越禁例於是詔申明其禁凡在外

都司衛所遇有造作千戶所移關達衛衛達都指揮司
司達五軍都督府奏准方許興造其合用物料並自官
給毋擅取于民違者治罪
詔置九溪永定二衛改大庸衛千戶所初九溪洞蠻因千
戶夏德忠誘亂　詔東川侯胡海普定侯陳桓等討平
之故置二衛
六月置興隆衛指揮使司其地初[illegible][illegible]洞黃平安撫司傅
友德因蠻民作亂討平之遂置衛以府軍左衛指揮僉
事胡質領兵守之
二十三年四月命鳳翔侯張龍改龍里衛爲軍民指揮司

涼國公藍玉奏散毛地方大水田與諸蠻洞相連命千戶
石山頭領酉陽兵一千五百人置大水田軍民千戶所
隸施州指揮使司

十一月置景東蒙化二衛西平侯沐英奏景東乃百夷要
衝蒙化亦梗化俱置衛以錦衣指揮僉事胡常守景東
府軍務前衛指揮僉事李聚守蒙化

二十四年十月寶慶衛百戶舍人倪基上言四事一任用
武臣二制民之產三興衆社學四選賢授職 上喜命
參贊清平衛軍事

二十五年十一月涼國公藍玉奏四川之境地曠山險控

扼西番連歲蠻夷梗化蓋由軍衛少而禦備寡也宜增
置屯衛順慶府鎮禦巴梁大行諸縣其保寧千戶所比
通連雲棧宜改為衛漢州灌縣邛縣西連松茂碉黎當
土番出入之地眉州控制馬湖建昌嘉定接山都長九
寨俱為要道皆宜增置軍衛下群臣議之

建文元年七月徵謫戍指揮僉事伏顒等入京復其官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兵部奏建文中改瀋陽左右二衛所
并天下軍衛悉復洪武舊制從之

永樂元年四月巡按福建御史周新言朝廷設立軍民諸
司彼此頡頏兩非統屬今福建都司所轄各衛官每與
府官爭較相見禮節及各衛千戶所遇有公私不申本
衛徑令有司理辦有乖治體請自今府官以公事至衛
者行正道平禮相見道路相見分別而行遇聖節正旦
令各衛官悉於府治行禮其千戶所遇有文移不許徑
移文府縣亦不許凌辱有司官吏又開讀詔書乃各布
政司職掌既已差人於府開讀衛所官同行禮而都司
又差人下衛所開讀科斂軍士筵宴餽送請自今開讀
詔書除附近府衛所一同行禮外邊海衛所一從布政
司抄謄差人開讀為便詔悉從之命禮部行諸司遵守

十月兵科言今天下衛所官吏所進軍馬文冊或類數虧

盈或姓名互異或不用印信或書名不稱臣或不著年
月日若此者衆無誠敬之心皆當治 上曰人之才力
不濟而軍馬之數煩或短于計數或戚于迫速容有謬
誤姑釋勿問其條舉所失詰之俾更詳具進來

四年六月登州衛指揮戚珪以操備科歛軍士綿布萬七
千餘疋事覺山東按察司請治其罪 上從之諭都御
史顧佐嘆曰近聞軍衛科斂皆是減除月糧國家徒費
糧而軍士不得食此軍上干國法下失人心不可不聽

二十二年九月 仁宗命錦衣衛將軍趙信等百二十八
人俱為百戶補外先是 上諭兵部尚書李慶曰此

事　皇祖　皇考久者三四十年近者不下二十年少
壯久待白首不沾一命人情謂何可閱其歷年久者明
旦引來至是悉授百戶與善地衆皆感恩頓首
洪熙元年大理寺卿虞謙奏通州衛千戶趙璉侵用軍糧
二十石應斬　上曰五品軍官子孫世襲而以二十石
糧喪身何異剖腹而藏珠者免死發邊衛充軍立功無
功乃乍原界
宣德元年三月陽武侯薛祿奏宣府臨邊重鎮洪武中置
六衛戍守後皆改調惟存宣府前一衛而左右二衛今
鎮定州請令復還宣府　上謂兵部尚書張本曰定州

畿內地以宣府兩衛也彼者永樂初權宜耳宜令復舊
但兩衛軍士家屬不下二三萬人也處已久今遽徙之
人情稍難俟秋分兩番往來守備且俾預營廬舍一年
後併以家屬行
五年正月徙開平衛于獨石初洪武三年李文忠克元上
都設開平衛守之置驛八東曰凉亭沈阿賽峰黃崖四
驛接大寧古北口西桓州威虜明安隰寧四驛接獨石
永樂初大寧既棄而開平難守至是遂城獨石而徙開
平衛于此棄地蓋三百里云
七年九月隆慶衛指揮同知袁泰等奏本衛指揮同知李
景鎮守居庸關調度有方行事得宜今缺指揮使請以
任景通政司以聞　上不從因召諸武臣語之曰爵賞
當自朝廷景若有功朕豈吝此唐自中世以來威權不
振河北將帥皆由軍中所立此輩猶欲效之耶爲人臣
者但當竭忠盡力爲國立功不患不富貴勿得越制以
干憲典諸臣皆頓首
正統三年三月　上諭兵部曰今後該調衛官員南京及
江南直隸俱調北京附近衛所北京直隸并江北直隸
山東俱調山海宣府等衛所山西河南俱調大同及延
安綏德等衛所陝西調甘肅寧夏衛所浙江江西調福

建廣東衛所湖廣調貴州四川衛所福建調廣東廣東
調廣西四川調雲南雲南廣西調貴州俱注沿邊衛所
著爲令
八年府軍前衛指揮僉事鹿麟受枉法贓賣放操軍三十
九名事覺　上命以百斤枷枷于教場號令仍發遼東
鐵嶺衛充軍後有犯者悉准此例
成化五年二月陝西總督項忠等奏固原地方千里水草
豐茂畜牧蕃多內爲土達巢穴外爲北虜出沒守城惟
一千戶所軍少勢孤是以滿四陸梁桿禦無策州北有
西安廢城相距三百餘里虜每由此長驅宜于此添設

一衛一所以拕其要衛事下兵部議如其言

十八年閏八月南京留守前衛百戶高洪等已用管事復謀管屯　上曰國家倣古屯田之法用戍卒耕守葢寓兵于農之意也地有定業官有定員行之既久其法漸廢戍卒多役于私家子粒不歸於公廩管屯者有積蓄之利而無差操之苦所以啟後來者之謀也洪等宜加究治自後兵部凡軍官有濫役者悉退出差操

嘉靖二十五年南京龍江右衛指揮蔚勇以祖籍永平乞改調　上問兵部改調事例自何時始可復行否兵部言曾典京衛武職聽調外洪武三十五年著爲令然變

者在內官衆則可耳今官益少如許之則規避者紛然起矣　上是其言令自今求外者勿聽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貴州按察司按察使臣王世德　訂正

兵部七

軍政

甲辰三月初　太祖招徠降附凡將校至者皆仍其舊官而名稱不同至是下令曰爲國當先正名今諸將有稱樞密平章元帥總管萬戶者名不稱實甚無謂其覈諸將所部有兵五千者爲指揮滿千者爲千戶百人者爲百戶五十人爲總旗十人爲小旗令既下部伍嚴明名實相副衆皆悅服以爲良法

洪武二十一年十一月頒賜武臣保守勑時廣西指揮耿良以科斂激變良民江西指揮戴宗以收捕山賊貪斷賂致賊人縱橫皆坐罪　上曰武臣不知受命守禦之方與夫崇名爵享富貴福子孫之道特爲保守勑頒諸武臣使朝夕覽觀知所鑒戒

永樂元年十月　上謂忠誠伯茹瑺兵部尚書劉儁曰昔高皇帝常戒勑諸將校曰軍士家屬既衆月糧有限衣食不足不免饑寒加以汝等無憫恤之心役漁私役往往逃亡缺伍故嘗府私役者每一月追工錢一貫仍論

其罪朕今切慮內外將校不能撫恤軍士比昔有加所以逃亾者衆自今計其逃亾之數以論罰如百戶有逃一人減其俸之半逃十人者全不給降充總旗四十降充小旗五十人發充軍其千戶逃軍十倍於百戶指揮逃軍五倍於千戶者並減俸及遞降一等皆如百戶例

二年四月勅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及大寧都司自洪武三十五年至今年三月武臣謫發者皆量情貸免情輕者俾復職重者仍令立功候有功復之

更定天下衛所屯田守城軍士謂臨邊而險要者則守多於屯在內而夷僻者則屯多於守屯雖險要而運輸難

至者屯亦多於守

三年正月諭天下武臣曰國家武衛以禦侮衛民不以世治而忘備爾等或鎮藩方或禦邊徼當竭忠效力守法奉公用修厥職士卒者捍禦攻戰所資也必得其死力乃可成功其用心撫綏屯田者儲蓄之本也必耕種以時然後公私克足其加意督勸若完城壁修器械勤訓練謹斥堠愼哨備皆軍政所急不可廢弛況爾等爵祿富貴或出父祖之功或出於己身之勞當夙夜體念保全永遠苟忘其所自不循禮分掊刻貪虐朝廷之法至公不私後雖追悔不可得矣敬之念之無忽朕訓

四年二月　上命兵部凡軍官有罪謫戍邊立功者悉復其職因曰玉有玷磨之可使瑩衣有垢濯之可使潔人性皆善艱難頓挫之後豈無悔過之意哉

十六年五月勅成山侯王通曰備邊國之重務其軍政不可不肅昔　太祖高皇帝數命公侯重臣清理所以當時軍政修舉今西北邊備尤爲急務而各衛所軍政弛慢官多具員卒多缺伍緩急何以制之今命爾往陝西及潼關等處閱視軍實務俾隊伍整肅甲兵堅利備禦嚴固庶幾國家足兵之美爾其勉盡厥心用副委任時寧陽侯陳懋鎮寧夏都督費瓛鎮甘肅皆遣勅諭之

十七年十二月勅五軍都督府北京留守後軍都督府兵部邇來軍伍空缺器械損敝互相蒙蔽欺誑百端豈欲負朝廷危社稷乎其急整飭違者必殺無赦

洪熙元年正月兵部尚書李慶劾奏天下都司衛所守禦指揮千百戶職在治兵而其間多貪暴怠惰紀律不嚴器械不利城池不修軍士缺伍攻戰屯守之法漸至廢弛今因其來朝付法司按治　上召至前諭之曰兵部所言良是國家之政莫重於兵備雖四方無事然不可一日忘備爾等職典斯事而倍慢如此罪誠難恕但嗣位之初未欲遽寘爾罰其歸洗圖自新實部伍練士卒

利器械完城堡明屯守之法而廉潔守己毋縱貪刻以
害軍士朕將遣人閱視有一不悛者罪不宥
四月命郎中李子淳等分往總兵官陽武侯薛祿等處專
理軍機文書
宣德二年六月　上諭尚書蹇義等曰今之武職皆勳舊
子孫少諳政事一切皆由首領首領官若能公心亦克
有濟近有告科斂害軍減尅月糧者巻首領多吏胥除
授卿等初除之際必謂此小官不及精詳及其受罪而
去軍士已被其害以此言之不可不慎
四年二月命吏部左侍郎黄宗載清理浙江軍政

八月　上謂侍臣曰古之用兵者卿等試言一二侍臣對
曰昔趙括自少學兵自以天下莫能當及爲將以四十
萬衆敗於秦此不知合變曹操得孫武之術及其破荆
州反驅北方人遠涉江湖以八十萬衆敗於吳此皆驕之
過諸葛孔明知古陳法以爲足以取天下然相持數年
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不能成功用古法之誠難矣
上曰霍去病不學孫吳而伐匈奴功常居多由是觀之
用兵制勝方略在人又不必拘古法也　上又曰兵法
世稱孫武武止於此遞霸曹操亦終不能取吳蜀所謂
桓文之節制不能敵湯武之仁義是也

七年二月命兵部清理貼黄　上諭之曰軍職貼黄祖宗
時最爲重務蓋武臣百死一生致軍功得蔭及子孫不
清理或有冒濫則有功者屏棄無功者反受利矣爾等
宜致詳愼不可怠忽
正統元年九月分遣御史軒輗等十七人清理天下軍政
成化六年二月兵部尚書白圭奏疏放幼軍緝捉軍官并
收充將軍俱不引奏從之府軍前軍幼軍及年六十驗
有老疾者兵部引至　御前奏過疏放京營軍職避事
逃者管隊官具奏通政司引奏緝捉軍民身驅長大自
願投充將軍者通政亦引奏圭以幼軍疏放多疲癃殘

疾之人職官不當在逃恐四夷來朝者在廷觀望不美
故奏止之收將軍細事不當煩瀆　聖聰故禁之
七年二月兵部尚書陳信上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禁可
伸理者五下兵部議之大約謂當今在外延綏兩廣無
歲無虜劫之患四方流民悉聚荆襄此大可憂也而不
求規畫之良以爲經久之策在內惟京營乃天子六師
所以居重馭輕恒病其不練而困於不足凡此皆宜更
張之大者兵弊五事亦皆連內外引喩　部下兵部一
時任事者難之未幾復有事於四方悉如信言
十三年刑部議覆侍郎馬文升言武職多不恤軍士侵尅

月糧益以事發止於帶俸差操立功贖罪故視以爲常
不知警戒乞勅法司查照舊例若都指揮指揮侵欺軍
士糧料布疋者依律議罪立功滿日俱降一級帶俸差
操不許管軍管事宜行遼東禁約指揮千百戶等官及
通行天下從之
十四年初中外軍政官五年一次考選脩無著令是年春
因兵部尚書余子俊英國公張懋奏請始定
二十二年五月兵部尚書馬文升等言故事各邊軍馬數
目三年一造冊奏報恐其間消長參差卒然有警難以
調度宜自今改議地方稍遠者歲一報邊方多事之地

歲再報奏報之法不須造冊具各節以章奏具書兵幾
何內騎幾何步幾何任戰者幾何常操者幾何冬操夏
屯者幾何有故者幾何歲再報者以夏冬之季至部一
報者以冬季至部有後期及數目不明者奏請處治其
三年造冊畫圖仍舊　上曰可
弘治十年　國朝法古制兵最爲周悉十六衛親軍指揮
使司不隷五府此卽古之南軍禁衛之兵也其他衛俱
屬五府此卽古之北軍征討之兵也永樂中曾設親軍
指揮使司十二衛選天下衛所官軍年力精壯者常數
千人爲御馬監更番上直委心腹內外官統領盔甲器
械俱異他軍成化以來勇士精壯者少其數乃至九千
之上每郊祀駕出勇士盔甲與各營無異禁兵漸至廢
弛此外雖有將軍圍子手不過叅朝侍衛退朝卽散回
家皇城之內防奸者無幾其守衛皇城各門官軍疲弊
尤甚是年十月兵部尚書馬文升以爲言請勅御馬監
掌印官同提督勇士并四衛營太監將勇士并四衛操
軍揀選精壯者編次成伍選老成頭目領之常分番上
直仍勅皇城守門內官鈐束官軍搜檢出入眞得嚴禁
衛之意
十六年五月兵部尚書劉大夏陳兵政弊端十事一曰京

軍苦於出錢供應二曰營軍困於私役做工三曰江南
軍以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因京操失業五曰漕運艱
難而濫食者妄費不稽六曰養馬困苦而私用者法禁
不嚴七曰鎭守太濫貪婪特甚八曰守備內臣占軍數
多九曰陞賞多涉勢要十曰禁衛苞苴公行　上覽奏
嘉納命所司一一行之
十八年四月命兵部將兩京五府各營及親軍衛分堂上
管事并在外鎭守分守守備方面武職官員姓名履歷
按季開寫進呈以備觀覽
正德十六年五月命增京城內外巡捕馬軍四千員名以

右都督桂勇克叅將督領之舊制設官軍三千六百餘
員名巡邏京城內外南至海子北至居庸關西過盧溝
橋東抵通州地界廣遠乏官專領事無統紀又沐韋册
戶及詭冒軍匠人等相聚為盜民間苦之於是兵部請
添設官軍以戒不虞會給事中儲昱亦以為言故有是
命勇號令嚴明稽察有方由是盜賊屏跡京師肅清
九月御史曹珪奏凡在外都司衛所等官掌印僉書俱由
鎮巡三司同選按考選良以各官朝夕相近賢愚臧否
知之必真百六十年莫敢更變至前尚書王瓊欲廣攬
威權請自都司而上皆本部推舉以致權要貨緣納賄

千進而天下軍政壞極矣請勅所司如舊制行報可
兵部尚書彭澤言祖宗所設侍衛守衛如叉刀圍子手紅
盔將軍係隸五軍三千營有侯伯以總轄之而旗手等
二十衛官軍有指揮千百戶兼制以番休上直環拱禁
掖年來羸弱老稚得厠其間其兜鍪甲槍敝壞已過十
一非所以重宸嚴而示威嚴也宜令坐營官會原管侯
伯閱視科道按籍簡汰其戎器敝壞者飭治至於五軍
三千二營雖係次緩之數而兵闕亦有占役或代戍者
亦當均為審覈從之
十二月兵部尚書彭澤奏舊例京外衛所軍職貼黃文冊
每年一造送部查考又軍職賢否在外聽撫按在京親
軍等衛聽科道并本部主事等官所屬衛所從本府堂
上官各訪實填註考語揭帖送部以憑斟酌推用若錦
衣近侍之職尤須得人近楊玉錢寧輩招權納賄盡致
害人蓋緣冊籍莫稽優劣而去留不由廷議也今不嚴
稽覈必復滋乞命該衛將所屬審取各父祖從軍歷襲
來歷開具貼黃文冊如例造送仍行掌印官將各官賢
否從公查註送部以備襲替推用有所查據從之
嘉靖元年給事中儲昱言先年看守神木廠役衛卒十有
五人歲計月糧七十五名自逆瑾用事受姦卒陳志賄

奏置神木千戶所設卒四千餘歲食月糧一萬三千四
百餘坐耗國儲莫此為甚請革去神木所名色仍為神
木廠應役軍人照永樂正統額數留用其冗食革回原
衛所增月糧折色并行糧關支悉依舊例改正從之
令在京七十二衛軍冊如武職等四衛例五年一次備造
及查議武選清黃事宜從兵部主事霍韜奏也韜三上
劄陳七事極言清軍武選之弊因謂錦衣衛不宜典刑
獄撫按兵部官不宜以軍功受賞蔭東廠不宜預朝議
典府護衛軍士不宜盡取北來陞授官職江西功次宜
昭雪謝源伍希儒之謗以勸忠良自江西安慶正功外

悉聽諸臣辭免天下夫役困弊已久宜更爲禁制節其人數兵部奏請　上可其武選清黄議餘如舊規

四年十二月御馬監乞自掄選騰驤四衛官移部銓注不從既而太監閻洪矯旨選之請移文兵部遵行給事中鄭自璧言陛下免選之旨丁寧至再而閻洪輒復自用狎雷霆之威蔽日月之明輦轂下輒敢爲此乞治洪欺蔽之罪不報

六年大學士楊一清上六事一簡樞臣兵部不應兼戎務別舉才望知兵者專設一員提督二選將領蓋所任多紈袴不閑軍旅宜推曾經戰陣者委之蒐選教練三擇

選鋒禦敵必使鋒鋭者先衝突堅立不動俟其少卻乘之宜於各營選勇健分等第二千人爲一等又於中選膽力壯武藝精者以爲戰鋒使聽調四時訓練使目熟旌旗耳習鉦鼓足習進退手習擊刺遇號令則節奏不差又簡一二人爲師聽其教督以責成功五禁科尅糧餉不克則士氣不振苟管軍者多方朘削則所得幾多宜痛懲濫獵士飽而嬉斯勇氣百倍六查戰馬近馬多尩瘠皆由軍貧食不飽力不足訪得各軍草料原係全支今僅給三月餘俱折色所得不足以供則馬將立斃宜量其增數如仍前失養則重懲之

七年兵部覆御史王重賢等奏諸邊將宜慎擇久任無以細過輕易科道官差閱京營宜以一年爲期勿兼他事仍假璽書以重其權各處清軍御史以地方災傷恐兵籍坐此日虛宜復其官而以一切戎事付之報可

八年十二月先是初年詔革騰驤等衛士必兵部查覈乃得收廩太監閻洪奏取中旨免覈至是兵部尚書胡世寧以四衛詭冒依附奸欺不可詰因上言宮府一體請官軍考選清覈並如旗手等衛內臣言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部再議世寧言往歲之事正以兵

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也　上從世寧議

十年　上以火災降諭責兵部官縱吏爲奸武選尤甚聞者考察在京武職司官與吏通賄變是非令堂上官核實奏處已兵部查武選司考察武職時一切考語冊籍俱前署郎中今陞海州知府廖雲龍同令史江琦等掌行　上曰此奸貪官吏宜置之法以警將來即差官校械送廖雲龍來京訊問江琦等先下鎮撫司拷訊各司吏典查參未及者通令自首都御史汪鋐因言武選諸吏積弊有年堂官務大體而莫知司官雖明知而莫禁

宜將本司官吏盡法究治侍郎陳洪謨雖失覺察非故
縱之其情可原 上然其言曰吏緣爲奸由堂屬官不
能奉法所致仰行各衙門自今務正身率下嚴加鈐束
佗贓有狀内聽各官參奏外聽撫按巡問都察院風紀
之地有奸吏沮抑俳訴沈滯寃情者即具名以聞一體
究治洪謨待獄 上曰朕自有處分
二十九年詔五府府軍前衛錦衣衛堂上官每遇考選軍
政之年各疏自陳仍許科道官拾遺錦衣衛指揮以下
除皇親帶俸達官營操之外同南北鎮撫司騰驤四衛
等官俱聽兵部及該衙門定去留從給事中楊允繩議

隆慶三年六月山西巡撫靳學顏言今虜視邊兵易與耳
然邊兵則猶有戰將而以殺人爲樂盜馬斬級之事接
踵見焉不獨邊兵雖邊民亦有奮死而一躍者何者彼
固習見而數嘗之是以邊兵則易腹兵腹兵則易京兵
京兵則易南兵謂其終世皆不嘗寇不足恃也臣每見
海内有寇其將非陰醫雜職則丞貳判簿其兵非鄉夫
里保則義勇快壯而類設之兵固不可用往時流賊起
覇州無幾豎子耳幾寨中原之衛所而不能當至不免
於邊軍之調嘉靖中年倭寇發海上五十餘人耳轉掠
十餘府至應天門外而四十八衛者無一人出攖其鋒
卒見爽於淮楊民兵之手此其明驗也然臣非謂盡去
腹内之兵謂旣名以兵當責以實欲責以實當試以戰
欲試以戰當限以輪番戍守之法彼其或遠而不可使
或弱而不願戍則優其身以自便而移其食以解邊有
事則按籍而徵之而饋餉一出於官無事則任其自便
而耕商無異於民要之無事時多有事時少也而名籍
屯致住居部署固在也
兵部議覆大學士張居正所陳飭武備事宜其一議兵言
今足兵之策不過勾補團練而已 祖宗朝九邊兵以
百萬計尚存六十萬有奇其逃亡者若能設法清補原

額亦可盡復至於團練之法當令各鎮編見在軍士隊
伍立長擇師教以武藝兵備季一閱視報督撫督撫歲
一閱視報本部凡將領所陟視此爲差隊伍中有羿爵
及其長賞亦如之其一議食言兵與食相爲表裡宂兵
汰則冒替之糧減主兵練則客兵之餉省我兵能戰而
虜一遭挫必數年不擾則行糧可免虜旣遠遁則我之
威力能制屬夷之死命而撫賞亦可罷是足食之方已
寓於練兵之中矣至於興屯鹽以復本色覈豐歉以爲
折支又在戶部酌計施行其一議將言將才難得亦難
任今邊臣莫肯效死者弊在操切太過爵賞太輕請令

督撫兵部官一切閫外之務悉聽總兵而下自擇進止不得拘以文法各官果建奇功即超格封拜亦不得指摘小疵率爾論列本部查稽三年無過者酌量險易奏請加恩至於承委府佐以下官員非禮凌辱許將官具揭送部定行降罰其一議選擇邊吏言各邊守令地方兵食之計悉賴處分近雖議調議補紛紛奏請若從中題覆則在吏部持衡秉公務得真才其一議團練鄉兵言九邊控弦之士雖稱六十萬有奇然延袤萬里力分勢弱難以禦敵請凡沿邊郡縣不分城市村堡軍餘民舍皆列爲鄉兵如邊軍隊伍之制十隊爲司司有長副

十司爲哨哨有總正其村堡寡不及數者止五十人爲一隊每堡設一長一副領之各不妨農務隨時訓習歲以冬春按視有勞量加獎賞遇有虜報則督撫移檄各率鄉兵乘城防守斬獲者仍照官軍例陞賞雖無斬獲而守防無失亦量犒之哨總司總堡長等役各給冠帶至鄉兵練成督撫兵備府州縣官皆計功陞轉不得徒具彌文其一議併守城堡言虜賊踰牆不能拒之邊外則當悉收入堡而邊內城堡又不能盡守則當擇適中處將附近小堡併入大堡修城浚濠務俾堅固其軍民有自願包磚者聽官量助之得旨悉如議實行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四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八

武臣襲替

洪武四年正月詔定武臣襲職之令凡大小武官亡歿悉令嫡長子孫襲職有故則次嫡承襲無次嫡則庶長子孫無庶長子孫則弟姪應繼者襲其職如無應襲弟姪而有妻女家屬者則以本官之俸月給之其應襲職者必試以騎射之藝如年幼則優以半俸歿於王事者給

全俸俟長襲職著爲令

九年六月命中書兵部錄用故武官子孫有遺棄者

十四年十一月上召吏部兵部臣諭之曰三代學者無所不習故文武兼備後世九流判士習分服逢掖者不閑武畧被甲胄者不通經術兼之者其惟達材乎三代而下若諸葛孔明羊祜杜預李靖輩文武兼資難與以一律夫木直者可以中繩曲者可以中矩人有學術則亦何事不可爲也今武臣子弟朕當命之講學其間豈無聰明賢達有志於學者若槩視爲武人不用則失之矣卿等其審擇用之

十八年八月命都督府選武臣子弟入國學讀書
二十年七月詔凡內外武臣之家如子孫已襲替而亾再
無應襲者給全俸以贍之及有子孫坐事謫充軍者亦
宥之令自立勳仍給贍其家
二十一年　上謂兵部臣曰邇因武臣有違法厲軍者朕
嘗著大誥昭示訓戒格其非心開其善道今思其子孫
世襲其職若不知教他日承襲撫馭軍士或蹈殺戮必
至害軍不治則法不行治之又非保全功臣之意盖導
人以善行如示之以大路訓人以善言如濟之以舟楫
爾兵部其申諭之俾咸誦習遵守

二十六年五月兵部奏河南都指揮使齊羽無嫡嗣有二
庶子皆幼請所宜立詔庶子論賢不論長第給以羽祿
俟其長擇賢者襲之
二十七年正月　上諭五軍都督府曰朕嘗令武臣子弟
演習武藝今天下久安彼年少者惟安享父兄俸祿縱
酒嗜音樂歌舞遊戲一旦襲職使之挾弓矢上馬且不
能安能為國家効力哉近楊州衛指揮單壽襲其父職
率兵泰州捕寇猝與寇遇衆軍併力迎敵壽懼而走且
麾衆使退遂致敗事此由其素不練習故爾自今武臣
子弟宜於閑暇時令習弓馬當承襲者年及二十五單
都督府閱試其騎射閑習者方許否則雖授職止給半
俸候三年復試之中者給全俸不能者謫為軍著為令
二十八年六月詔出征亾過武臣子弟襲職如有試弓馬
不中仍令還署與半俸二年後復比試不中者降為軍
三十一年三月令兵部凡武官子弟當優給者令其讀書
候十五歲方許承襲若在外衛所者十歲以上即令襲
職選原衛讀書習弓馬以候比試
建文元年十二月初令武官襲替兵部會五府取旨
靖難初甘州左所軍張真請邊方襲職幼官悉改調內地
詔嘉賚之

太宗即位念諸將勤勞既老而無子孫弟姪者特許養子
及婿襲職一次以終養之用報前功其後有受緣易姓
冒襲者勅兵部特禁之
永樂元年十一月定武職新舊官襲替法洪武三十二年
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討獲功陞職者為新官子孫年十
六出幼襲替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為舊官子孫年
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永樂元年以後獲功者出幼比
試與舊官同
五年十月兵部奏軍官子弟比試多不中請罪之詔姑移
文戒諭令後比試不中者悉謫戍交阯

六年二月　上諭兵部尚書金忠掌中府定國公徐景昌
日自昔勳舊之臣皆奮起行伍身親戰陣積累勞致
有爵位既有爵位又小心敬守法律謹事朝廷故能長
保富貴及其子孫不率祖於安逸驕奢淫酗忘祖父之
艱難玩愒歲月不習騎射比及閱試縮手無措每用私
賄僥倖承襲一遇征調百計營免不能免者至臨陣對
敵畏怯疲懦墮馬棄鎗瘦羸狼狽皆由驕肆不教之過
自今初試不中罰本衛所充軍三年復試不中謫戍遠
方別選有材子弟襲職其移文天下使悉知之
八年五月羽林前衛故指揮同知賈浩子福等三十一人

乞以文功免比試照例優給襲職　皇太子監國以武
官子弟不閑弓馬殺敵何用命都督府循例比試不中
者罰
十年命兵部及五都督府自今武官子弟襲職者循洪武
故事初比試不中許襲職支半俸逾二年復試中支全
俸不中仍減半又二年亦如之三試不中發充軍
六月命禮部賜奉天靖難子孫襲職者鈔指揮襲久者一
百五十錠初襲者一百錠與賞者金吾右衛指揮陳興
等四百七十六人　上顧謂侍臣曰諸將與朕同起艱
難亦當同享安樂而今有以奴不逮者矣雖有子孫襲
職豈能盡得其所昨在宮中對諸子諸孫甚樂因念及
諸將子孫必不能已故加之恩蓋朕於一飲一食之際
未嘗不思艱難之時學士胡廣等對曰陛下所以得衆
心保洪業蓋在於此
十五年兵部言幼官襲職者兎缺例不當襲　上曰武臣
當察其勇智怯懦及武事如何豈當論相貌孫臏既刖
智尚可用況立軍功者皆望祿及子孫一不得襲即祿
絕矣此人將來生子當不復兎缺豈可絕其祿命襲之
十六年六月兵部尚書方賓等引奏奉天靖難故官子弟
比試襲職　上可之已而復召賓等諭曰朕適見所引

故官子弟比試者不覺惻然蓋初舉義之時其父兄忍
饑冒寒艱苦百戰不幸有死於戰陣或歿於疾病今觀
其子弟皆孱弱若令如例比試而後襲職必未閑武事
因是絕其俸祿無以自存矣今可令襲職給全俸俟長
成比試不中罷之未晚
十七年七月　上謂五軍都督府曰武臣子弟初襲職者
非徒使食祿而已期爲國家他日之用苟不先時練習
一旦有急臨敵豈不誤事自今在京襲職軍官悉令成
國公朱勇總率操練其應分班上直者別差人代之
洪熙元年九月兵部尚書張本奏引故官子弟除指揮千

百戶鎮撫　宣宗悉召前諭之曰爾祖爾父昔從我
皇祖征伐立功致有祿位廕及爾輩爾輩年少氣銳當
思前人艱難得官慎守法度操習弓馬勉樹勳績則於
前人有光亦不負朝廷任使爾不可得官後輒放肆違
犯禮法朝廷公法不爾貸也
十月兵部引奏故軍官子孫之當優給者　上從之諭尚
書張本曰古之從軍死事者其孤養於羽林蓋念前人
之勞而憐其孤幼惟恐其失所今優養已有定制爾比
來亦有不能自給者爾兵部當如期給俸厚加撫恤且
時督武學訓誨使知道理長成襲爵庶幾得用

宣德二年十月兵部奏隆慶右衛故百戶霍玉無應襲子
孫止一女十歲當如例月給米五斗候其適人則罷給
上從之因諭之曰　祖宗立法最爲仁厚既不負前人
之功亦不使其爲無告之人恩意曲盡矣凡若此等卿
等當務推行
三年兵部奏請選授武官　上曰是皆因其父祖有功故
錄用之比年以來軍官子弟安於豢養浮蕩成風試其
武藝百無一能用之管軍束手無措惟知掊尅　祖宗
時置武學教以武經七書且俾習騎射當襲職之時嚴
加比試試可乃授賞爵之典載在典章爾其申明之務

求實效其中果有奇才異能者宜甄別之毋俾淹屈
四月英國公張輔等奏各衛優給出幼幷應襲子孫及襲
替多餘幼官宜遣官統領練習弓馬　上從之謂輔等
曰射乃軍中長技古人多以此爲務大抵操習勤則自
精卿等教練當使熟於此是日　上視朝諭兵部尚書
張本等侍語及操練事　上曰凡人學業須及蚤年若
或過時終難成就況軍官子孫尤宜諳練乃能保守祿
位不廢前人之功朕已命優給出幼及襲替多餘幼官
練操重念官下應襲子弟亦須豫爲訓教宜皆令赴教
場操練須要精熟勿致其惰逸也

七年三月命故都督朱崇子震襲指揮使操練　上謂兵
部尚書許廓等曰指揮使一衛之長才智過人方能稱
任不可以後生少年處之姑令操練俟年二十以上觀
其可任然後任之
正統十二年閏四月兵部尚書鄺埜奏天下軍衛總小旗
當代者於例必就試京師有道遠無資不能來者終身
不得代乃請於各都司就便試從之
成化元年正月助教李伸言五事內一言擇承襲之僞今
之武臣子孫憑藉世祿鮮克由禮宜勅兵部武臣子孫
應襲者儻非其人奏聞革退別選其良者襲職命議行

正德三年十二月給事中趙鐸等言近年官軍比試多姑息之弊請加嚴飭得旨會制比試甚嚴歲久人玩視爲故事兵部其移文各都司應襲子孫須弓馬嫻熟乃聽起送監比官必嚴比中式方許襲替不中者如例處分若監比似前怠玩必罪之仍令偵事諸司察其弊以聞

嘉靖元年命公侯伯初襲未經事任三十以下者送國子監讀書仍十日一赴團營操演

七月詔在京各衛軍伍遵成化八年例三年一次淸查令軍職有異姓冒襲者無問所襲世數並與保勘之人一體照例職籍著爲例

七年閏十月甘州指揮使孫鐘陣亡無子兵部奏以其弟襲陞都指揮僉事給事中夏言以爲　祖宗陣亡陞級此爲子繼父者言鐘弟不得剏陞部臣以爲然因請更定死事官軍襲職之制凡弟姪承襲親伯叔兄弟自立軍功累至指揮陣亡者加祭一壇從之

十一月故甘肅總兵李隆子徽辭奏乞襲職兵部執不可與閣臣票擬隆犯罪深重伊男不准調襲　上諭以隆昔年事深冤巨枉令另票旨勿使父子俱冤重傷和氣

九年錦衣衛舍人樊名欲襲其伯通百戶職兵部言通係戚畹陞者例不當襲　上曰武職不由軍功不得承襲此憲令也邇緣乞陞者有世襲等語遂致名器冒濫殊非國家勸功之典兵部查遵法舊例議奏部言戚畹後裔親有遠近宜降殺亦當分別樊名雖係　英廟順妃姪孫其伯通爲百戶通故再襲其兄聰亦越二世恩澤宜殺不可許　上從之命革樊氏職

十年兵部尚書王憲申明武職襲替之例　按永樂元年參定軍功襲替例自後洪武永樂宣德年軍職絕不論堂兄弟姪並襲成化十七年以都御史何喬新言凡軍職絕非立功人子孫不得襲弘治十八年又稍許立功人親姪孫已襲者得沿襲正德十四年兵部尚書王瓊

又請堂兄弟姪並得襲十六年兵部尚書彭澤言瓊議非是復不許襲會兵部大辟失職者流言得復襲至是憲爲本兵曰不可稍酌議立功人絕同時親弟姪得襲其姪孫以下及堂兄弟姪除親祖例前相沿人自立有軍功者扣襲其無功姪孫以下至堂兄弟姪等及沿襲後別無立功者不許襲旁子孫革職者俱收總旗

十八年南京和陽衛舍餘李鰲謀襲祖職殺其兄子百戶玉鰲子堂實與鰲爲之南京刑部論堂謀殺宗親罪死奏請揭黃從之因命武職爭襲官爵謀殺宗支者雖有族姓不許承襲著爲令

二十四年三月先是欽天監革職博士韓鏖與武選司該
吏畢文舉汪椿孫李相貼寫胡椿等謀爲姦利受諸武
職應革襲者金錢陰通內府較役魏聰韓昇及查黃該
吏等盜出黃冊竄易燒改妄增功次鈐以僞造御寶潜
復納之內府冊中前後冒襲千百戶帙太等三十八員
如是幾二十年事未發覺至是椿孫不體其妻妻兄陳
仁執所僞造黃蠟御寶及冒選武職私籍首之東厰有
旨命法司窮治并兵部前年所司官吏印殺監當事人
員通行按劾以聞於是刑部參奏印殺監王璁等職司
監守素缺關防武選司前後查黃主事項喬等十四人

郎中鄭琨等八人較對疎虞失於覺察通宜究治以懲
不恪時文舉先死椿孫鏖相及校尉聰昇等俱論斬椿
及諸同謀姦騙吏役陸承安等悉發邊衛充軍冒襲官
帙太等下各巡按捕治革職不許襲項喬等俱降一級
調外任王璁等亦降一級其中尚有詐冒隱漏人數仍
令兵部查奏以清選法

二十六年御史吳相言武官子弟他日均有兵戎之寄而
狃於世廕率多驕縱乞將邊方內地應襲舍人十歲以
上者悉送學宮讀武經習技藝業成者許巡按兵備官
保襲不能者照原職遞降事下兵部覆武官襲替已有
舊制不可輒更而作養之方則宜申飭詔從部議

三十三年給事中徐綱等查勘金吾衛指揮千百戶尹鑑
等四十餘人父祖罪犯不孝俱當革襲鑑等各以世遠
文卷湮滅奏辯不已給事中王國禎言五刑之屬莫大
於不孝今賊廕賜襲則新例甚嚴若一槩絕之則舊籍
無考請訪宣德十年之例鑑等姑令次房降一級承襲
內無次房即革爲民其原係次房承襲者各於原職上
降一級其係新犯有招卷可查者乃以正德四年例處
之本房次房俱停襲替兵部覆國禎議是勅諸各官原
無次房承襲遂革爲民亦有可憫乞量革爲總旗於原

衛食糧當差　上是之

時兵部議定犯罪軍官子孫革襲之例已奉旨行矣有騰
驤左衛舍人喬應龍以高祖千戶喬順在洪武中論死
例當革襲乃上言臣祖當國家開創之初以從征被刑
與洪熙後承平犯法抵罪者不同故子孫數輩皆得承
襲今一旦革絕恐非朝廷錄軍功之意部臣深直其
言因請以應龍爲例凡軍職犯罪典刑或監故充軍者
係洪永間已經承襲者俱仍舊自洪熙以後犯者始查
革部可

三十四年六月吏部以勳爵宗支舊無冊籍一遇故絕爭

襲紛然無所考證請乞如軍職貼黃例行兩京五軍都
督府將各公侯伯父祖始封承襲來歷并立功者的派
子孫與應襲者所自出備造宗圖文冊一存本府一送
本部一送吏部每五年一造請著爲令詔可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五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九

推舉將才

洪武九年正月命都督府擇公侯都督及各衛指揮嫡長
次子才可試用者爲散騎參侍舍人俸秩視八品隸於
都督府佩弓矢宿衛或署各衛所事聽省府臺部差遣
有才器超卓者不次用之

十七年正月　上與侍講學士李种等論武事种曰用兵
重在任將　上曰任將之道固重然必任之專信之篤
而後可以成功昔齊用司馬穰苴魏用樂羊可謂任之
專信之篤故能有功若唐肅宗用魚朝恩憲宗用吐突
承璀爲監軍使諸將掣肘以致敗事者是任將不專信
之不篤故也种曰惟　陛下聖明深知此失　上曰將
必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幾於未形有謀
能制勝於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推堅破銳兼是
四者庶可成功然亦在人君任之何如耳

宣德五年五月兵部覆奏工部尚書黃福言宜令天下都
司於所屬官員旗軍內每歲簡選智勇廉能一人禮送

來京都府會官從公試驗用之宜如所言悉令選舉
上曰此言誠是天下未嘗無才但患訪求未至耳然亦
不可濫舉以塞責其令盡心訪舉勿有遺才蔽匿不舉
者有罰濫舉亦不恕
上諭兵部尚書張本等曰古人云惟賢知賢又曰舉能其
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昨所舉拔指揮爲都
指揮者皆將領衆任事其令各舉二人以觀其才識如
何舉不稱者罰之
六年　上因侍臣覩宋史謂侍臣言宋家武備不飭率流
於弱當時未必無將才若上之人留意斯事必有其人

出爲曰宋之君誠失之弱將帥雖有才亦不得展必爲
小人所湊大抵宋之以柄用小人之過也
正統十年大同叅將石亨奏國家設法推舉武職誠當矣
然通於兵法者止是記誦之學熟於弓馬者不過匹夫
之勇臨敵致勝未必皆得其用况人之智謀在心未曾
試用莫得而知所以漢唐皆設軍謀宏遠知識絶倫等
科令其各陳所能應詔如趙充國以良家子應募郭子
儀以武舉自進設使當時拘於保舉豈能得二人之用
哉今後乞許其自陳起取試驗果有可取令於各邊總
兵官處謀議果能措置得宜實有功効然後不次陞擢

之則得實才爲國之爪牙矣　上善其言且命兵部凡
有薦舉及自陳者具名奏聞定奪非奉明文起取者不
許擅離職役
平鄉伯陳懷奏山西都指揮吳浩膽略超異武藝精熟乞
取到京擢用　上曰吳浩有膽略材武正可保障邊陲
有功之日朝廷自任用之不必取來因謂兵部尚書徐
晞等曰自今在邊有材略者毋得輙動著爲例
天順三年南京守備魏國公徐承宗等以南京安插夷人
數多都督僉事高通獨員管束不及同保南京右府都
督同知吳良老成練達諳曉夷語乞令良與通同管夷

人事下兵部尚書馬昂等劾其附下市恩之罪　上曰
朝廷倚任承宗等守備乃敢徇私扶同妄薦匪人論法
本當治罪姑從寛宥令各具實以聞仍令承宗等推保
諳曉夷語老成謹厚者二三人奏來處分
成化七年十二月兵部尚書白圭等奉旨舉武臣智勇可
任將帥者以都督僉事劉能等五十人奏上　上是之
命記其職名臨事舉用
八年令文武官員軍民人等有諳曉兵法謀勇過人弓馬
熟閑者並許保舉試中者無官授以冠帶有官仍舊職
撥團營操練聽調邊方舉者就各邊操備其有才兼文

武堪爲大將恥於自進者府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
科道并在外衙門各舉所知
十八年六月兵部尚書張鵬奏勅廷臣各舉實將官具名
以聞否則有罰從之故事主將偏裨缺人必集廷臣各
舉所知以待兵部請而用之年久寢廢或舉亦未盡公
故鵬有此奏
弘治元年三月兵部會議上御史陳璧所奏選將實兵事
謂兩京坐營把總等官及羣臣原保舉將材官共五百
六十餘員分爲三等今遇缺隨才具奏任用宜黜退者
八十四員請令帶俸復原職　上曰各官雖已經評議

至舉用時仍會官推選毋得濫授
嘉靖十一年給事中張潤身上言頃者選用將軍限以三
月故近者與選而出京山西陜西以稍遠不及應部令
所選五百名人材或不稱請自後選期限以六月得旨
將軍係充侍衛必得儀貌豐偉膂力強壯者方可令所
選不待各省齊集違例徇私可知且不究其令科道官
會同駙馬都尉及錦衣從公覆選不及格者罷之此後
有缺該部選待諸路齊到類選仍蹈令弊者科道參治
十三年給事中潘大賓言歷年武舉中式指揮及退閑官
員果有謀勇可爲將帥者聽撫按官薦舉候用兵部議
覆報可
十六年南京尚書霍韜王軏等奉詔薦舉將才兵部覆言
韜等所薦都督鄭卿等指揮韓平沈希儀劉玉都指揮
李湧張光宇崔天爵孫宗程鸞陸楨周于德喬基指揮
路正俱宜起用都指揮時陳祁鎮段錦芮棐倪英張鸞
指揮王杰孫璽胡悅宜行查　上曰將材難得既有奏
薦俱以次推用不必行查已而御史胡守中言時陳先
任涼州副總兵酷暴無二捶死無辜二十四人侵盜邊
儲六千餘兩至今訪捕未獲而韜敢犯公議論薦迹涉
黨惡宜正欺罔之罪得旨時陳令各處巡按御史跡捕

送勘韜等論薦出自風聞不必深究
兵部請令兩京科道并在外總督撫按各舉將材自指揮
以上無論在告閑住悉訪其可用者以聞得旨揀將用
人本兵職務宜照舊規舉用在外總督撫按照常保舉
邇年將官黜落太易以致乏人自後被劾各官兵部須
加意查訪不得一槩議罷
二十一年詔南北直隸山東河南地方有自負忠貞願赴
軍門立功者各撫臣具籍奏聞從給事中李徵議也
八月給事中錢亮等以虜患重大舉見任江淮總兵湯慶
等堪任閫原備禦韓承慶等　上曰虜患未靖用人當

取所長亦宜使過慶等遇缺推用承慶等酌量奏請再
示內外諸臣各邊前旨速舉所知但不許徇私妄陳

二十四年四月兵部尚書唐龍言將材乏人請令兩京九
卿科道及總督撫按官各舉材官無論在任即被劾去
職者亦得薦舉起用　上曰推用將材本兵職掌聽自
咨訪果才勇出衆雖革任緣事被逮者皆許從公疏請
不必令諸司薦用

六月詔令兵部推舉將才部具言失事繫獄將官張達白
爵李朝陽等謀勇素著宜勅科道詳議詔刑部疏達等
情罪以聞　上以邊方多故用人方急特宥其死發赴

軍門殺賊立功

二十七年兵部覆御史党承賜條議收將才以備任用欲
命兩京九卿科道及各邊總督撫按官各舉所知　上
曰擇將安邊本兵專職推用不當則言官得糾論之無
庸各官舉奏紛擾以滋弊端

二十八年奏准行六科十三道及巡視京營科道總督巡
撫巡關等官博訪不拘軍民職官山林草野武舉合舉
見任革任及有過廢棄人員但有曉諳韜略熟閑弓馬
膂力過人謀猷出衆者不拘名數各舉所知開列上陳
以次酌用

二十九年八月禮部尚書徐階以虜犯京師奏言京師之
兵多不習戰統領勛貴又不知兵今繫獄將官戴綸徐
仁李珍麻隆胡鎮歐陽安素號邊頭咸有謀勇乞如張
達等例釋而用之授以兵馬必能出力以報不死之恩
在外總事有名將官遼東有劉大章周益昌陝西有蔣
陳雖去京稍遠亦當赦宥召用此則兵部拘泥常格而
不敢用者詔宥綸等罪各復原職給與兵馬行權聽總
兵官依籌調遣

給事中王德御史李逵時奏舉將材翰林如尹臺趙貞吉
王維楨科道張秉壺葉鏜唐禹楊允繩呂光洵黃汝桂

部屬如江暠李棟劉自強黃元恭張材司丞張遜業起
復知縣馬如驥皆素閑方略宜亟選用詔下所司議行

三十年　上用諸臣議令舉將材兵部疏名上請紹興衛
指揮白濬臨山衛指揮馬奎等八人與焉巳巡按御史
王應鍾言濬奎等方以失事下獄安得稱才勇　上命
兵部陳狀尚書趙錦言濬等係都指揮王國賢所薦侍
郎史道因而類題臣蒞任之始虜人言不足信方行各
巡按查覈而移文未至宜應鍾有是言也　上宥錦不
問令巡按逮濬等及國賢從重問擬以聞

隆慶元年給事中吳時來言兩廣總督譚綸總兵俞大猷

戚繼光皆知兵宜召尋督練邊兵以省諸鎮徵調之擾
兵部言大猷才宜於南往者嘗一試於北不效且老矣
綸與繼光惟　上所用　上然之命召綸入京
二年二月先是遼東巡撫魏學曾請飭廣寧坐營任政以
開原備禦劉承武代之西平備禦李尚元與金州守備
楊燮相更調兵部謂御史李叔和嘗薦政而戒飭承武
郎尚元亦學曾所嘗薦今衆刺與同前後矛盾宜命政
與燮更調光元與承武更調以全器使　上從之於是
學曾又言政往時守堡寺無事以故得衆承武爲擠者
所中故得戒飭臣固不爲當也至如尚元者臣誠爲之

然其才力不能當西原一面之寄燮信才然不若承武
練達故臣復有茲議何傷於同異哉夫將官用舍邊鎮
安危所係臣不敢依違遷就貽憂地方惟　陛下裁察
疏下兵部不得已爲請罷政其他如初議　上曰人才
於事任或不相宜何妨更易其以承武充中軍尚元燮
更調政革任悉從學曾所請
三年尚書馬森等給事中王治御史王友賢等奏薦邊才
見任大理卿鄒應龍張守直都御史楊巍劉光濟陳大
賓方廉趙孔昭劉懋林潤溫如璋唐繼祿光祿卿徐介
遷少卿李鍵太常少卿張翀丘樑府丞吳時來布政嚴
淸張柱按察使梁夢龍熊檟劉斿閻承學參政謝鵬舉
羅瑤沈應時副使曹科楊綵馮舜漁楊錦頻鯨張學顏
孟重僉事張守中董文宷知府史桂芳趙賢何東序何
子壽徐學古馮叔吉蔡可賢郎中吳兌御史陳烈凡四
十五人原任侍郎劉燾王國光陸穩都御史谷中虛翁
大立王綸李秋王遴張景賢徐紳布政朱大器參政梅
守德胡易阮文忠劉應箕馮皐謨知府徐可久運同羅
拱辰凡六十三人吏部上其議因言用人宜勿論南北
資格如往者楊一淸以南人用之陝西王驥以北人用
之雲南俱有聲績宜斟酌推用務當其才　上深然之

命以所舉諸臣酌量任用有不稱職僨事者并坐舉主
四年二月大學士高拱言二三十年來邊關多事調度爲
難所宜多需其才然後可以濟事竊見兵部侍郎止二
員協理部事不得隨時出入或欲巡閱邊務未免假借
於他官或遇邊方總督員缺未免那移於他處且彼此
侯代動經歲時猝遇有急無人爲禦宜於兵部添設侍
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習練本兵政務
或欲巡閱邊務卽以一人往既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
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卽以一人往既可朝發夕至又不
廢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既深次第推陞尚書員

缺然兵乃專門之學非人人皆可能宜豫養以待用
法當自兵部司屬始蓋兵部司屬皆與聞軍旅之事而
乃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非惟無以備
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當者矣今宜特高其選
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練習事務不
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
補邊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
時出特入以候尚書之缺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
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然臣又思人力有限窮
則不支臣見邊關總督之臣用之不効者既蒙顯罰而

用之効者乃不蒙顧惜使其頻年累歲常受苦辛非惟
不得息肩抑且不遑喘息直至肝腦塗地而後已斯其
情亦甚苦矣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休
假之法如其在邊日久著有成績則特取回部以休假
之休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知慧長
裕而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
然　上答曰兵事至重人才難得必搏求預蓄乃可濟
用覽卿奏處畫周悉具見其爲國忠猷並如議行
四月御史鄧壁議選將才疏言令各公侯伯應襲之子與
已襲而年三十以下者俱付京營提督文臣教以騎射

原缺第十一葉

按國家令典於婦人女子能殉夫死者俱有旌異然考
之實錄洪武七年九月中書平章政事李思齊卒妾鄭
氏自經死十七年正月安陸侯吳復卒妾楊氏自經死
俱贈淑人謚貞烈又燕山中護衛指揮使費愚卒妾朱
氏自經死贈德人謚貞烈德人即恭人也永樂二十一
年正月成安侯郭亮卒妾韓氏自經死贈淑人宣德四
年二月中軍左都督馬聚卒妾陳氏自經死左軍右都
督冀傑卒妾王氏自經死俱贈淑人三月陝西都指揮
使王俶戰歿妾時氏自經死贈淑人謚貞烈八年三月
中義右衛鎮撫李壽卒妾趙氏自經死贈宜人八年四

月大同左衛指揮使范安卒妾楊氏自經死贈恭人九
年二月武安侯鄭亨卒妾張氏自經死贈淑人正統六
年五月中軍都督僉事胡榮卒妾陳氏自經死贈淑人
景泰二年九月昌平侯楊洪卒妾葛氏自經死贈淑人
三年正月豐城侯李賢卒妾余氏自經死贈淑人以上
凡十有三而勛戚大臣之妾殉死者無一二也豈妾獨
厚而妻獨薄耶意者有呂后袁紹夫人之妒而出於不
得已也又自　憲宗而後旌典歲有之而未聞有勛戚
之家及爲妾者又不可勝紀故特紀於此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六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十

封賞功勳

吳元年九月平吳師還論功行賞　上諭諸將曰自兵興以來天下豪傑紛起予將兵渡江賴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開疆削平敵國如陳友諒兵衆地大已先摧滅張士誠兵强積富今亦就擒非爾將士用命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以報勞勤如王國寶等歿於王事而不得

與吾共惜之自古帝王多以征戰而得天下皆有名世之將以佐輔之爾等今日之功亦何忝古名將但從軍在外與經營布置在內者任雖不同其勞則一馮宗異留守京城輔府之事獨任其勞亦宜受賞然江南既平當北定中原以一天下毋徂於暫安而妄求逸毋足於近功而昧遠圖大業垂成更須努力徐達等頓首曰臣叨承主上成算幸獲成功敢不益盡心力以圖尺寸明日達等入謝　上語之曰公等還第置酒爲樂否曰荷主上恩德皆置酒相慶　上曰吾寧不欲置酒與諸將爲一日之歡但中原未平非宴樂之時公等不見張氏所爲乎終日相與酣歌逸樂今竟何如宜深戒之

洪武二年十月賞平章廖永忠所部征南將校　上諭之曰論功行賞國之常典但府庫之積皆民所供是爲天財君特主之以待有功者耳不敢分毫妄用也今爾等爲國効力摧暴靖亂以安天民故出此以酬爾勞非私恩也爾等攻城略地戰鬬於矢石之下勤苦固多然今日成功而受賞亦可謂榮矣

十二月　上御奉天殿大賞平定中原征南將士及守禦各城池有功官員以大將軍徐達居首副將軍常遇春驗其存日功勞與大將軍等一體優賞其餘准其功過

各量賞有差

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詳勳臣考

五年命賞征甘肅京衛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時公侯都督指揮千百戶以匿所獲馬騾牛羊者不賞　上因諭之曰爲將者不私其身況於物乎昔漢祭遵爲將憂國奉公宋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自省之諸將叩頭謝罪而退

二十九年九月大賚天下致仕武臣　上諭之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人不自保爾諸將臣奮起從朕效謀宜力

共平禍亂勁勞備至天下既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
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
今當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召爾等來所賜薄物
以資養老衛等還家撫教子弟以終天年諸將叩頭謝
上因歎曰同歷艱難致有今日願朕子孫保有無窮之
天下則爾等子孫亦享有無窮之爵祿諸將臣無不感
激有隕涕者
三十五年七月　太宗聞從征將士以賞典未行有怨言
者勅諭之曰朕舉兵靖難爾輩多立功勞朕未嘗忘其
賞典未行蓋由所司功狀未上昔中山武寧王從　高

皇帝開疆拓土混一之功十居其九二年之後賞典方
行不聞當時有一語之怨今纔踰月而爾輩有後時之
悔不亦過乎已勅所司速上功狀爾等所具事蹟務盡
詳實或有謬誤不實許自陳改正毋爲詭妄以速愆尤
九月大封靖難功臣　詳勳臣考
十一月以都指揮景福薛貴爲督府僉事徐甫爲浙江都
指揮同知並加賜賚初　上陞功臣福等以有罪不預
至是　上謂兵部曰諸將士從朕征討出萬死一生一
資半級得之良難而武人不諳禮義易於犯法朕既棄
過錄功即可如例陞賞於是福等皆預恩命

永樂元年正月諭兵部曰從朕平內難軍士已論功陞賞
平九門者可再陞一級功小不在陞例者亦量陞之於
是劉江萬得王福胡通海等五十餘人陞職有差
二年七月有奉天征討將士告功賞未當者　上命成國
公朱能隆平侯張信等審議以聞因諭能曰刑賞者人
君御天下之大權不可以濫濫刑則善者被害而惡者
不知戒濫賞則無功者蒙利而有功者不言恩必推至
公毋有所徇
十一月刑部鄭賜等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
功定議　上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

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
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何
以治天下其論如律
四年六月以靖難功賜都督都指揮誥命并封贈其祖父
毋父母妻　上諭之曰爾等今日厚祿顯官雖出已之
勤勞亦必由祖父母善德所致故朝廷推恩必及爾祖
父母而爾等得蒙此恩當思謹守禮法以保祿位不辱
於祖父母然後可爲良臣可爲孝子願孫凡人富貴得
之難保之尤難不可怠縱也
六年六月新城侯張輔等平安南　上諭之曰安南已平

皆將士用命所致已命禮部定功次然賞罰不可不公
賞罰公而後可以用人大抵全有過全有罪者明白易
見若功在前罪在後者賞其功罰其罪過在前功在後
者宥其過賞其功庶當人心其悉次第功過以聞
上問夏原吉陞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賚於一時有限陞賞
於後日無窮多陞不如重賞　上從之於是北陞元功
餘皆班賚有差
八年九月以擒獲交阯賊首簡定功陞交阯軍士滌永受
為千戶賜冠帶并銀五十兩鈔三百錠綵幣三表裏餘
陞賞有差

九年十二月雨雪寒甚　上御武英殿召禮部尚書呂震
諭曰昔奸臣搆亂朕率師征討當風雪苦寒之際將士
有墮指裂膚者而勇氣不衰今宗社已安朕居天位適
對此景思昔艱難惻然動心凡諸靖難將士各賜之鈔
都指揮人三百貫指揮二百五十貫千戶衛鎮撫二百
貫百戶所鎮撫百五十貫旗軍百貫故官并總小旗父
兄嘗在軍中凍傷者皆如例
十八年十一月陞安丘知縣張旟縣丞馬拯為山東左右
參議并賜鈔幣襲衣先是反賊賓鴻等攻圍安丘甚急
城中素無兵備旟拯紒卒率民男女嬰城死守賊不能
攻而官軍繼至賊敗走事聞　上曰將帥虐民縱賊縣
官能禦賊保民但堅志奮力何事不濟旟等宜寵異之
故有是命
洪熙元年二月總兵官陽武侯薛祿追襲賊至赤城殺死
百餘人生擒十餘人賊奔潰鴻臚卿楊善賚勑勞之并
羊酒勞官軍
四月薊州鎮守都指揮陳景先奏率領官軍追襲虜寇斃
於神銳遂潰走獲其器甲及馬百餘匹并追回所虜人
口　上命就以所獲馬給將士仍命戶部復景先前所
停俸而遣使賚勑諭之

宣德元年七月兵部尚書張本奏昨陞都督僉事費瓛為
左都督及諸指揮千百戶陞擢者五十八人請如例附
選　上謂本曰賞當功則人勸昔項羽於有功當封刻
印刓忍弗能予所以失人心今朕於報功酬勞不吝爵
賞若有未當卿等亦須執奏　計議可否而行
五年三月三法司奏蘇州衛千戶張開源擒獲強盜例應
陞賞緣開源先任百戶已因擒盜得陞雖今有勞難再
陞　上曰為強盜者皆輕生擒之亦犯危險況國家大
信不可失宜例陞遂陞開源為正千戶
吏部奏主簿周顯差浙江至海寧獲強盜二十餘人例當

陞賞然而無民官獲盜之例　上曰給榜定賞格正欲
捕盜榜以諭衆令以示信豈問軍民官卯其陞賞如例
七年正月安定衛指揮果脫卜花從征曲先叛寇時爲嚮
導有所擒獲且招撫番人復業事平論功以斬馘爲上
而果脫卜花例不應陞自陳其指示之能招撫之功居
多兵部尚書許廓執奏以爲例不應陞　上曰不聞蕭
何發縱指示之功居諸將上乎彼爲嚮導且有功何得
不陞陞爲指揮使仍勅嘉勞之
正統三年十月破虜酋阿台朶兒論功命王驥以尚書兼
大理卿柴車陞兵部尚書仍贊理陝西軍務羅亨信陞

依一級蔣貴封定西伯任禮寧遠伯趙安會川伯
六年十月總督雲南兵部尚書王驥奏僉事徐覩大理知
府賈銓楚雄知府馮郁槐運有方乞量陞擢事下吏部
尚書郭璡等言宜如所請　上曰覩等誠有勞効候麓
川平日超擢未晚且征南將士久未蒙賞不宜先陞覩
璡之官惟功事集而後敘功班賞則人孰不悅服朕於
覩等非有吝也蓋思此耳璡等頓首謝不及
七年三月論麓川功封蔣貴爲定西侯王驥靖遠伯陞侯
璡爲禮部侍郎楊寧刑部侍郎贈方政威遠伯諡忠毅
十四年十一月景泰論禦虜功以石亨爲第一封武清侯

楊洪進昌平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陞石彪都督僉
事爲大同左參將時侍講劉定之條陳十事其八曰賞
罰言石亨于謙等將兵禦虜未聞摧鋒陷陣邀迎回鑾輅
但迭爲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未足賞今亨
自伯爵陞爲侯爵謙由二品陞爲一品天下之人未聞
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今宜使亨
等但居舊職勿授新陞以崇廉恥之節以作敢愾之氣
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
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
可計日而望矣

封宣府總兵都督朱謙爲撫寧伯謙以都督充鎮朔將軍
總兵宣府時虜入石峰口又入龍門關謙不能禦禦輒
敗都督江福援謙又敗詔詰責謙已而與虜戰斬首中
律封撫寧伯
天順元年正月論迎復功進封武清侯石亨爲忠國公[illegible]
封石亨爲英國公子彪爲定遠伯亨以奪門功諸從弟子
姪及諸義子孫得官錦衣都指揮指揮者三十三人
千戶鎮撫二十一人其諸冒名奪門討功者四千餘人
論隨駕功擢鎮撫哈銘百戶袁彬並爲錦衣衛指揮僉事
五年七月冰曹賊進會昌侯孫繼宗太保孫鏜封懷寧侯

馬昂王鉞李賢並加太子少保完者禿亮爲都督僉將

士陞賞有差

成化五年五月以平兩廣蠻賊功賞都御史韓雍右都督

和勇都督同知歐信都督僉事藤忠都指揮夏鑑葛宗

諒僉事陶魯俱從厚給官軍土兵民快人等四千二百

六人陞賞有差時兩廣地方連年用兵人民凋敝罹殘

千百成羣如入無人之境而守土官軍動以捷奏虛張

名數陞賞日加而盜賊縱橫如故云

十三年十二月加左都御史王越太子太保食正一品俸

越自陳紅鹽池獲勝之功爲故尚書白圭抑沮錄功反在

諸將之後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言越統領孤軍深入

虜境此捷從前所無　上准擬陞授故有是命

十五年十二月錄平建夷功陞遼東巡撫都御史陳鉞爲

右都御史太監汪直加食米歲三十六石舉朝十二石

官旗陞者千八十九人賞者千五百四人皆阿附汪直

所爲陞賞此其最濫云

十六年三月汪直王越王威寧海子襲破虜營奏捷勑吏

戶二部臣曰汪直王越出境勦殺虜寇有功直歲加米

四十八石越封威寧伯食祿一千二百石本身免一死

子孫世襲仍追封三代子姪家人冒功陞賞者甚衆

論平蠻功封趙輔爲武靖伯世襲陞韓雍副都御史廕一

子錦衣衛鎮撫

十七年三月論寧夏擒斬功加威寧伯王越太子太傅增

歲祿四百石總五軍營署前軍都督府事提督團營

弘治八年二月論貴州平蠻功顧溥加歲祿鄧廷瓚陞右

都御史入掌南院事由總督兩廣軍務

論哈密功兵部尚書馬文升言許進等兵雖抵哈密然未

獲牙蘭首功亦少進劉寧及太監陸誾不遵節制徒取

空城無益邊事獨軍士遠征勞苦宜陞賞　上念邊臣

出塞有功加誾歲祿二十石寧陞左都督加俸百石許

進陞副都御史彭清都督僉事

十二年正月論興復哈密功甘肅總兵彭清巡撫周季麟

而下陞賞有差

正德五年八月論平寘鐇功封仇鉞爲咸寧伯寘鐇劉瑾

既伏誅大學士李東陽等奏言旬月之間二難交作悉

底平定皆太監張永等之功於是封張永兄富泰安伯

弟容安定伯魏彬弟英鎮安伯馬永成弟山平涼伯谷

大用弟大亮永清伯義子朱德永壽伯給誥券世襲

七年九月論平流賊功封太監谷大用弟大寬高平伯陸

誾弟永鎮平伯咸寧伯仇鉞進封侯並賜誥券世襲都

御史陸完加太子少保召掌院事廕一子錦衣衛百戶其餘權勢所托奏帶之人以首級論功陞授都督錦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者千餘人又以盜賊平定由內閣官運籌定議之功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東陽等固辭之

按成化初寧夏之功獨仇鉞耳張永加歲米四十八石賞白金五百兩綵段五十表裏然誅劉瑾功亦可當也而遂封兄弟爲伯至李東陽加特進左柱國廕子兆蕃尚寶丞楊廷和加少傅謹身殿大學士廕子恒中書舍人劉忠加少傅武英殿大學士仍各賜白金百兩綵幣

四表裏梁儲以後至改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王敞太子少保廕子爲錦衣衛百戶尚書白鉞劉機田景賢劉璟俱加太子少保與敞及兵部侍郎陸完李浩各白金三十兩彩幣四表裏它侍郎副都通政大理俱二十兩三表裏司禮太監溫祥賴義谷清恭文范宣張欽祿歲米各十二石賞同內閣弟姪爲錦衣衛指揮僉事千戶有差已復准永例封谷大用等兄弟姪爲伯後永弟震復爲右都督與永謀者楊一清入爲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賞白金五十兩綵幣二表裏及廕一子錦衣千戶後改吏部加少保太子太保則猶以前功云

九年正月以四川盜平加總督彭澤太子太保左都御史時源左都督

十三年五月提督南贛僉都御史王守仁上三省夾勦捷音加副都御史廕子錦衣世百戶

十四年九月以擒宸濠功改王守仁巡撫江西擢吉安知府伍文定爲按察使贛州知府邢珣爲右參政

十五年五月　上召巡撫應天都御史李充嗣親賜慰勞以保障安慶功加太子少保工部尚書

十六年四月貴州普定州叛賊阿則阿工得等就擒餘黨悉平特旨嘉獎巡按御史周廷用總兵官昌佐處勵之

功都指揮楊仁及有功人員各陞賞有差

論平宸濠功封王守仁新建伯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兵部尚書歲支祿米千石先是守仁擒宸濠江彬等諂之而守仁敘功疏乃獨推王瓊與詵政左故久未行賞上念其功乃命集議封之餘各陞賞贈廕有差仍遣使迎守仁至京宴勞守仁連章辭免執政復以賜宴勞費爲詞守仁固不得至京雖封爵賜號而不與鐵券歲祿守仁不自安累疏辭封乞錄諸勤王者功終格不行

南京給事中王紀等言宸濠之變王守仁勦除之功中外共知之矣至於先事能慮而功隱於不知者都御史胡

世寧是也夫宸濠久蓄逆謀苐積歲所刼人莫敢發世
寧爲副使獨先指實具陳冀以逆折奸萌潛消禍本而
欽寧居中助逆傾害世寧遠謫之以快宸濠之怒何使
世寧之說得行則先事有曲突徙薪之戒而禍亂不作
亦可無焦頭爛額之賞矣願　陛下察其忠直録其先
見待以超格之擢則世寧獲餘生之賞　陛下有渙宜
之明臣下莫不勸爲忠直矣章下所司知之
六月　世宗諭禮部朕即位之初重念守邊軍官勞苦宜
加賞賚遣官各給銀二兩於是禮部會同兵部戶部查
覆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山西陝西寧夏延綏甘肅諸鎮

官軍三十七萬一千九百員名給賞銀七十四萬三千
三百二十二兩
嘉靖元年二月萬安縣灘頭巡檢尹萬嵩義男旺昇自言
江西之役隨父轉戰王家渡手擒濠未經授職行賞下
兵部議旺昇擒獲元兇會其已敗與臨陣俘斬者不同
籍量授百戶注就近衛所帶俸　上曰旺昇擒賊自其
義父萬嵩仍義得功其另議以聞部臣覆奏萬嵩得陞
百戶旺昇所鎮撫賞銀二十兩
御史劉源清言臣先任進賢知縣値逆濠之變孤城危急
人無固志所以得全完民社皆原任四川提學副使鄭
官楊二和戮力保助之功宜加敘錄吏部覆議二和陞
從二品散官服色致仕從之
三月論定策功勑下吏兵二部議封大學士楊廷和蔣冕
毛紀爲伯給誥劵子孫世襲歲祿千石仍各任一子世
錦衣指揮駙馬崔元進爵爲侯　壽安皇太后弟指揮
邵喜　興國太后弟指揮蔣輪各封伯大學士費宏亦
任一子與廷和子等毛澄加太子太傅任一子世錦衣
指揮同知壽寧侯張鶴齡加太師歲增祿三百石太監
張銳扶安温祥賴義蔡文張欽張淮扁敬黃偉鮑忠各
增歲祿任弟姪一人爲錦衣指揮使同僉等官其與邸

承奉等官張佐黃英戴永張忠閻洪趙山等二十七人
俱已授太監仍各增祿任其弟姪惠安伯張偉侍郎鄭
宗仁趙璜建昌侯張延齡慶陽伯夏臣各加祿階其餘
府部院寺諸掌印官及各臺諫官各賜金綺有差給事
中張九敘御史江潤等各上疏諫止不報於是廷和冕
紀乃上疏懇辭俱下兵部尚書彭澤覆奏正德間權姦
用事職官冒濫　陛下起而釐之削除殆盡及論定策
之功乃封爵恩廕至五十三人非初意矣廷和等既有
疏辭當體念俯從量加別恩　上從之命別擬職銜及
更廕一子四品文職官

四月封駙馬都尉崔元爲京山侯賜誥券世襲祿千五百
石皇親邵喜封昌化伯蔣輪封玉田伯俱與誥券世襲
祿各千石初內閣諸臣既辭伯爵元等亦具疏辭不允
南京言官交章請慎重名器保全戚里聽元等辭封別
加優寵　上命吏部擬上爵名尚書喬宇等言國家典
禮賞爵必揆大義叅之廷論其有國是未定人言未協
者必審義從何以求至當元等恩命宜如科道所言聽
其辭免　上曰崔元親捧信符遠涉濤瀨迎迓勤勞朕
將入都城又奔走贊襄動中機會特加進爵以酬其功
賞不爲過邵喜蔣輪以戚畹至親推恩封爵自是累朝

舊典已有成命何復言爲
詔賜扈駕太監谷大用等銀幣有差給事中閻閎言伏覩
陛下賜大用等人銀千兩幣二十疋隨行人員銀百兩
少者亦不下數十兩臣竊以爲過矣臣觀歷代以來藩
王入繼大統者序援立之功則主威弱私扈從之人則
侍衛驕弛戚倖之禁則請謁行此治亂安危之機辨之
不可不蚤也願　陛下裁擇　上嘉納之
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疏辭伯爵言臣之以不敢受爵其
說有四一不敢叨天之功謂寧藩之敗非人力所及乃
天心厭亂啟　陛下中興之業二不敢掩人之善蓋前大
學士楊廷和尚書王瓊有先事禦備之謀發縱指示之
功三不敢襲下之能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而下多捐
軀戮力之人乃今將士之賞尚多未稱四不敢忘己之
恥謂世受國恩謬當重任不可冒昧貪進據非其分
上諭云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
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不允所辭
敘奉迎防守功加太傅定國公徐光祚太保武定侯郭勛
皆兼太子太傅鎮遠侯顧仕隆豐城侯李旻惠安伯張
偉皆太子太傅遂安伯陳鏸太子太保光祚等各疏辭
不允給事中胡洒言令甲武臣非有軍功不得加授散

官今光祚等並加官祿謂其有奉迎防守之勞夫奉迎
臣子之分防守臣子之職循分守職何功之有況中又
有併迎守而不與者乎伏望　陛下愛惜名器以爲鼓
舞豪傑之具　上報聞
九年三月原任南昌知府鄭瓛奏臣前守南昌宸濠謀逆
臣首發其爲主何順之奸次擒其黨與凌進保之屬濠
深恨臣遂中臣以危法法吏乘風鍛煉成獄身陷囹圄
及濠舉兵命四臣別舟聲言用臣祭禡幸臣以微言風
城守者得脫械先登斬其七賊歸詣都御史王守仁具
陳賊中虛實守仁以爲忠相與決策攻入南昌因委臣

圍守王宮頗効勞績而御史楊林乃誣臣校到於賊亾
之後心跡未明死有餘恨吏部以聞　上曰獄抗逆遇
禍不陷非義又頗有斬獲功准復舊秩不必再勘
六年田州之役實總督姚鏌之功也是年六月三日進兵
兩廣漢達馬步官軍土兵打手殺手共十二萬二千七
百七十七員名分爲五哨凡攻破巢砦九十五處賊徵
殞首歸順子邢彥宗死齊村馮爵死富州岑約死逕村
韋好陸綬諸惡目俱被擒斬惟盧蘇王受未梟首比鏌
歸王守仁代之以撫處爲兼蘇受來降矣守仁又以入
寨之討被　旨詰責賻謚卹典停罷并平宸濠之功皆

不錄新建之封終其身耳鎮錦衣之廕亦罷是時前勳
後撫皆謂無功難乎任事矣
八月虜入寧夏塞提督尚書王瓊總兵官杭雄與虜邦之斬
首三百二十級　上欲推功加恩大學士楊一清一清
再上疏辭言陝西之捷　陛下神威聖德諸將協力成
功雖王瓊不得專美豈臣身在朝署可攘爲巳功且嚴
學非實功之官武廕非無功可賞　上察其誠從之
光祿少卿黃綰訟王守仁等平宸濠功言守仁中途聞變
倡義統衆議向迎謀遂擒宸濠於樵舍雖獲拜爵而鐵
券未給祿米未領其領兵知府惟伍文定得陞都御史
廕子千戶而邢珣徐璉俱陞布政郎報罷戴德儒陞布
政遠死副使陳槐因劾宰臣進覽黜爲民御史伍希儒
謝源以考察落職賞罰不當何以勸忠臣請召守仁與
大學士楊一清等共圖至治仍給以應得鐵券祿米將
珣璉等起用希儒源等議錄德儒量與廕襲以爲宣忠
効力之勸疏下兵部議從其請　上命給守仁券祿俟
廣西事寧別有委任江西有功諸臣下御史覈實其致
仕罷黜有才識可用清議無干者吏部議請擧用以德
儒未任死廕一子爲國子生
八年二月錄安慶守禦有功士民李時獻等三千四百餘

人陞賞有差初逆濠順流東下爲安慶守臣所挫晝夜
環攻旬餘不克開南昌破衆遂潰諸有功官若守備楊
銳知府張文錦等旋巳陞錄其士民有功及陣亾者累
經覆狀未與賞典至是御史李儼言逆濠衆十萬艨舟
千艘方其燒湖口破九江乘勝而東目中蓋巳無南都
矣何有於安慶而二三守臣効死固守闔郡士民同心
戮力卒挫賊鋒馴至潰敗故當時論者謂江西非安慶
賊當旅師以歸方張之勢豈遽東手就縛南京非安慶
賊將鼓行而下破竹之勢恐至迎刃以解則此安慶士
民之功又惡可略也久稽恩典於人心不無觖望乞准

服冊行賞以勸有功兵部覆議以聞故有是命
命集議王守仁功罪初守仁之在廣西適安南內亂桂萼
欲建議圖之遣書守仁使偵要領守仁寢不與偵萼啣
之及思田平萼忌其功而峽寨又平守仁奏捷盛言諸
盜盤據流劫之禍陷陣俘馘之多請加賞勞　上曰此
捷音近於誇詐守仁姑賜獎諭餘令巡按覈實以聞及
守仁以病乞歸命未下去廣西萼言守仁擅制四濟關
係甚鉅而擅自離鎭罪不可逃今聞卒於南安猶可原
諒　上曰守仁擅離重鎭非大臣事君之道況學術邪
正事功眞僞封拜當否猶有可言其會官集議以聞給

事中周延言守仁事功學術人所共服不必更議　上
曰朝廷以此爲功罪所係故命集議周延黨附任事謫
補外職既而萼等議上詳學術　遂命所封伯爵許終其身
身後恤典俱爲停革
十九年十一月以陝西大捷加[illegible]劉天和太子太保任
一子錦衣正千戶以閣臣夏言翟鑾謀謨帷幄復言光
祿大夫上柱國少師太子太師仍進吏部尚書華蓋殿
大學士鑾加少保本兵張瓚以曲盡方略坐收全功加
少保廕一子錦衣副千戶巡按劉光祖呂光洵亦加陞
賞巡按以邊功敘錄自此始

巡按浙江御史傅鳳翔劾上參議周期雍都指揮韓璽平誅
勦處州盜功兵部議掩陞賞　上曰事在六年勘報何
遲下兵部察勘更議賞格部言處州之亂諸有罪者比
已降罰而功未見賞承勘諸臣率行遲緩罪實難辭期
雍先任參議今爲尚書位在大僚難擬陞擢惟量加恩
廕以酬其功於是詔廕期雍子爲國子生陞平一級
二十四年閏正月以甘肅平虜功加總兵仇鸞太子太保
任一子所鎭撫總督張珩進右都御史
十月巡按山東御史鄭芸上言正德間剿賊劉六等糾衆
抄掠所至縣官望風奔潰獨樂陵知縣許逵堅守危城

身督戰數十餘合先後斬首二百三十八級邑人賴之
項見浙江參議周期雍以擒礦賊功得廕一子入監逵
功不在期雍下乃僅錄其江西死事之功而樂陵功猶
未錄似爲缺典下詔以原廕錦衣千戶瑒爲指揮僉事
廿五年錄捕獲僞印功廕太監馬廣姪天恩爲錦衣百戶
陞正千戶魏順爲指揮僉事復以廠衛緝獲輒開冒署
職役姓名爲積弊令兵部查定賞格兵部因查會典緝
獲妖言陞賞事例及歷年沿革事宜以聞復言廠衛以
緝捕爲職自正德間倖門大啟　陛下正始肅清中外
廉清剔漸因循有不列入數者臣等祇承明命條中前

格乞勑廠衛自今每歲終籍其獲功姓名事迹首從之數送本部登記三年類奏行法司覆實遴格議上其提督酌量陞賞取自　上裁間有奇功累數毋輙引以爲例得　旨賞格以今定者永爲例違者該科糾舉

二十八年二月以宣府大捷加總兵周尚文少保總督翁萬達等兵部尚書仍將軍務各賜銀幣璽書獎勵既而尚文疏言諸將士奮不顧身三戰三捷今臣獨膺陞賞而陣亡及有功將士未沾恩賚恐人心懈弛願辭陞賞推恩將士以圖後效　上以成命不允辭命兵部亟議賞格以聞遂推賞諸將士有差大學士嚴嵩謀謨帷幄

蔭一子中書舍人仍賜白金五十兩

南贛巡撫龔輝奏勦劇賊蕭鐵古等巢悉平因敘列諸臣功次以福建僉事項喬爲首次則參政王大受王積汀州知府汪沐漳州知府盧璧廣東僉事徐綎參政朱寵章江西副使高世彥等詔加輝俸一級各賜銀幣有差

二十九年保定河間定州等衛官軍以防守居庸事竣求賞戶部言故事邊軍士非有大征遠戍不得干賞今宜酌定賞格以五千里外一年以上爲一等三千里外八月以上次之一千里外半年以上又次之五百里外三月以上若違官違舍無糧操餘又次之多者每人給銀五兩以下遞減有差其本鎮四百里之內冒支行糧者及不候掣兵離次邀索者宜重懲以法報可

三十年十一月給事中申价御史徐祚閱視邊關言故總督尚書王瓊在延綏定邊營等處修築邊塹千百餘里今花馬池一道田野闢闢人民安堵數十年不經虜患瓊之力也宜旌其功瓊子朝翰正德中以父軍功授錦衣千戶嘉靖初裁革至是亦上疏陳請兵部議覆命復原廕

輔臣嚴嵩等以咎舟已等伏誅具疏稱賀　上手書諭之曰卿等入賀具見歸德於上至意彼羣邪無上之徒心

術未滿也自壬三入寇丁汝夔故縱至國門以壽主萬刃莫贖其罪若鸞矢心爲主一意殺賊又累密請乘春大加搗巢朕累不許蓋爲鸞討賊恐人害之以避後來爲國之臣耳今之爲臣者一律謂之姦固不可皆謂之忠亦不可爲心各二爲類亦多至於卿等直贊事玄尚目之爲奸佞或有中忠興對人自解者今已死二三矣今日奏告曰謝赫矣　天地神祇也實前小霧乃邪之悉占曰臣蔽主明天地不亨甚昭昭矣若論謝原是禱於　祖宗先聖皇帝祈助玄威果賊不敢犯今謝是矣或曰人臣歸功於上若何不歸功於　天然是則是矣

夫日行巨細何者非　天恩佑寧獨此事況邦大戰擒
王耶今郊廟典成文武大小臣役皆當加進史道與致
仕及進正卿彼意猶謂報輕遂加陞賞卿等其以此論
傳示趙錦等令與吏部擬恩奏行勿又致怨至於有祈
必謝　帝師雷師來法事不可掠玄背恩也於是兵部
尙書趙錦等具疏諸臣功次以聞
三十一年總督侍郞史道以擒獻叛犯蕭芹等功上疏言
內閣元輔贊翊密謨我政大將功收互市冢宰時義結
信虜酋縛歸兇逆功當首論事下兵部尙書趙錦覆奏
蕭芹等世居中土乃叛入外夷謀爲不軌馬市甫成侵

犯繼至幸荷　皇上至德潛孚玄威遠播誘俺答之衷
殺妖氛之氣遂收不戰之功實非人力所致仇鸞赤心
報國銳志安邊史道威宣沙漠信孚犬羊蘇祐何思等
整一兵餉協助謀猷冢宰時義蹈不測之虎穴諭無信
之犬羊均有可嘉乞勅禮部卜日告報玄既鸞道等特
加恩擢賞以爲人臣竭忠任事之勸　上曰各臣忠
誠蓋職允可嘉尙其加鸞太子太傅祿米二百石蔭一
子錦衣千戶進道兵部尙書仍督邊務各賜白金五十
兩紵幣八束蘇祐何思各白金四十兩紵幣六束時義
陞指揮僉事仍賜白金百兩其餘陞賞有差

兵部尙書趙錦上言哈舟兒陳通事屢犯疆場深入內地
以致龍轎震驚流毒內外賴我　皇上精誠格於上玄
神眖那於不顯蠢茲二逆一日就擒大小臣工莫不仰
荷玄恩孰敢貪天功以爲已力也第據迹而論則咸寧
侯仇鸞總督何棟總兵成勳都御史吳嘉會大學士嚴
嵩李本尙書徐階史道成國公朱希忠左都督陸炳并
臣錦等均蒙天佑以効微勞但恩典出自朝廷臣等不
敢擬擬　上降旨曰仇鸞忠勤懋著加太子太師歲增
祿米百石蔭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何棟陞左侍郞仍
總督邊務蔭一子錦衣千戶成勳陞都督同知吳嘉會

陞副都御史嚴嵩官階已極蔭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
李本徐階加少保各蔭子入國學讀書朱希忠加太子
太師陸炳加太子太保史道趙錦加太子少保各蔭一
子錦衣百戶其餘陞賞有差
三十二年兵部尙書聶豹上言都督陸炳潛奪逆鸞之氣
討安社稷功在國家與尋常勞勩不同宜待以殊典以
酬偉功　上從之乃加少傅支伯爵俸眷遇益隆
三十五年十一月以大同擒斬妖叛張邦奇呂仲佑功陞
總督侍郞江東二品俸服賞銀幣陞巡撫僉都御史楊
順爲副都御史總兵趙卿副總兵田世威官各一級恭

將孫寳守備周廷輔各銀分給賞勞中途歸生員許安
國銀三十兩授所鎮撫邦奇山西威遠衛千戶應韺
三十九年二月論擒王直功兵部尚書楊博等會廷臣議
皆言自直等煽亂朝廷不惜萬金封侯之賞以購天下討
賊而宗憲以計擒之功實非常賞宜從重其一時共事
諸臣若副總兵盧鏜都指揮戚繼光與通判吳成器
或控扼要害或冒險用間功宜優錄原任參政今巡撫
王詢副使元珂原任總兵兪大猷參將戚繼光張四維
督兵有紀中書羅龍文指揮陳光祖楊永祖朱尚禮童
華郭岳謝天與生員蔣洲陳可願方大中義士胡節中

武生朱見先後間賊及原任參政胡堯臣副使李景奉
僉事李三畏都指揮王欽守備何守元畫地設防協謀
督餉均宜并敘大猷今負罪立功沖霄繼光四維光祖
洲節中本源俱奉旨逮問宜准贖罪夏正死事尤宜厚
卹得　旨賊首擒獲實荷玄祐爾等議功並不奏請舉
謝豈人心歟宗憲實心為國殫竭忠謀勞績殊常宜加
顯擢以示激勸其加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兼兵部右侍
郎總督如故仍廕一子錦衣衛副千戶鏜珣成器各陞
二級尚禮華岳各陞原籍衛所千戶大猷沖霄繼光等
八員俱准贖罪錄用夏正捐身為質死事可憫贈都指

揮僉事廕一子正千戶世襲元珂等各以差賜賚
四十年九月總督浙直尚書胡宗憲奏浙江倭寇自四月
以來屢犯寧台溫等境我師禦之戰於海者六戰於陸
者十有二計前後擒斬一千四百二十六人焚溺死者
無算今已蕩平其効勞文武諸臣則參將戚繼光督戰
功最而僉事唐堯臣義烏知縣趙大河等亦宜并錄
上嘉諸臣功詔加宗憲少保總兵盧鏜陞俸二級繼光
陞指揮使各賞銀幣大河陞僉事溫處參將[illegible]天爵陞
秩二級副使凌雲翼王春澤僉事唐堯臣參將呂圻等
十九人各陞俸一級布政胡堯臣胡松參議唐愛副使

李僑各賞銀幣有差通判吳成器行軍門分別犒賞下
失事把總王彥忠劉震亨劉用光三人於御史問
四十一年三月以平播州客山長官司土舍韓甸功復廣
調總督董威任欽用陞總兵石邦憲右僉督賞貴州撫
廣前巡撫鮑道明趙鉞張爾新任總督王崇奎等銀幣
守巡李遷李心學等十七人張廷柏等十二人各給賞
陞俸有差
陞程鄉知縣徐甫宰僉事以御史段顧言其督捕巨
盜林朝曦有功也
四十二年二月總督宣大尚書江東上三鎮邪棟房中八

山數千八百有奇請錄諸臣功部賞東銀幣總兵姜應
熊參將張威守備尚義各進一級餘賞有差
四十三年九月初薊遼總督移駐密雲兵將屯結歲用漕
糧十萬餘石悉由通州陸運至牛欄山轉輸密雲頗稱
勞費總督劉燾發卒疏通潮河川水達於通州更駕小
舟轉粟直抵該鎮大為便利且省漕費什七　上嘉燾
功故特賞之其餘効勞將吏給賞有差
宣府總兵馬芳選家丁三十人出塞四百里斬虜四級獲
二人馬七匹以還事聞詔賞芳等銀幣
陞定甫知縣梁士楚為福建僉事以擒斬倭賊及吳平等
功也

隆慶■年　上以三鎮貢市事竣邊境輯寧嘉輔臣贊襄
籌畫功降旨欲加陞廕大學士高拱張居正殷士儋上
疏辭免　上覽奏嘉其忠懇准辭仍各賜白金五十兩
斗牛衣一襲
三年正月論閩廣勦寇功賞福建巡撫塗澤民總兵楊錫
兩廣總督張瀚廣東巡撫熊桴總兵郭成參將張元勳
蔣伯清銀幣有差先年海寇曾一本突犯福建界官軍
出海迎擊於柘林盤埕及馬耳澳等大破之前後擒斬
七百人死水火者萬人至是事聞兵部請不破常格先
給賞而後行勘以勵邊臣効力者故有是命
上御皇極門鴻臚寺官面宣遼東捷音　上歸功輔臣高
拱張居正勅各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拱等疏辭
上曰卿等運籌制勝功當首論拱等再辭益力不允
勅吏部加大學士高拱柱國進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少
師兼太子太師餘官如故仍各廕一子為錦衣衛正千
戶世襲拱等復上疏曰人臣各有所職盡其職而有所
建立則為功如調度兵餉發縱指示以保固疆圉督撫
之職也躬擐甲胄率士卒戰則為戰守則為守將帥之
職也故經略得宜虜酋款順戰陣克捷邊境肅寧則撫

其功以其所職在此也國朝設置閣臣止備問代言而
已後乃隆以穹階委以平章重務是輔弼之臣也輔弼
之臣上佐萬幾無專職而其職無所不兼必使陰陽調
和紀綱振飭百官奉職萬姓樂生禮教流行風俗淳美
兵强財足四夷咸賓然後其職乃盡乃可言功今水旱
時聞漕渠未利紀綱之廢弛者未盡修復官僚之縱肆
者未盡汰清黎庶尚爾流離風俗尚爾薄惡帑藏告匱
行伍不充諸如此者皆臣等贊襄罔效曠職之罪實多
即西虜納款東虜剿衂不無籌畫微勞然揆之職分幾
萬分之一尚不足以補罪而敢言功乎惟陛下俯鑒悃

誠收回成命俾臣等仍舊待罪供職勉圖裁稱則不惟事理得安而冒功之咎亦庶幾可免 上報曰卿等功在社稷宜承恩眷不允

按內閣以軍功加恩正德五年寧夏平少師李東陽加特進左柱國仍廕子尚寶司丞少保楊廷和少傅仍廕子中書舍人劉忠加少傅武英殿大學士還各賞銀百兩紵絲四表裏文淵閣大學士梁儲改武英殿邊功未有及內閣者有之自茲歲始八年以山東河南賊平內閣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廕子錦衣世襲正千戶辭乃詔東陽兼支尚書俸廷和加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儲加少傅謹身殿大學士宏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已上二條蓋內臣欲大有封殖而以是餌閣臣也自是閣臣不與軍功者幾三十年至嘉靖十九年陝西大捷詔復夏言上柱國少師此則言以忤旨銷秩急欲光復故也二十年獲叛虜哈舟兒等輔臣嚴嵩陞子世蕃工部右侍郎仍廕一子錦衣衛千戶李本進禮部尚書而損文尚書俸階加少保公朱希忠加太子太師都督陸炳加太子太保尚書孫承恩加太子少保此則贊玄例也三十三年以拒虜功輔臣嚴嵩廕子尚寶卿階李本廕子中書而伯陳仲文增祿百石公朱希忠都督陸

炳增祿五十石伯承裕加太子太保亦贊玄例也自是復不與邊功者將二十年而為隆慶以遼左功輔臣高拱張居正殷士儋各晉秩廕子舊輔臣趙貞吉亦廕子中書萬曆中數以遼東戰功輔臣張居正呂調陽張四維加廕賞從厚最後居正進自太傅進太師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修陞同知世襲仍歲加祿米百石張四維加兼太子太師廕子錦衣所鎮撫世襲申時行加太子太保而極矣十二年雲南大捷申時行加少師中極殿余有丁加少傅建極殿許國加少保武英殿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提督學政湖廣按察司副使臣葉　官　訂正

兵部十一

邊臣功罪

永樂元年三月虜寇三萬衛遼東都指揮沈永不能追襲又匿不以聞　上以其欺蔽誅之仍榜諭天下都司并各邊衛所凡有草賊及虜寇聲息不即以聞者鎮守官以下職無大小罪與永同

九年三月都督劉江守遼東不謹斥堠致賊入寨殺官軍

上怒遣人斬江首既而宥之使圖後効

閏十二月初寧夏都指揮韓誠譔言韃靼別部同居寧夏者有懷貳之心　上未忍發既而果叛爲鎮兵所擒斬獲相半至是誠來朝　上曰朕於遠人來歸者皆撫誠待之不疑早從爾言發兵擒叛何致多損物命然初之不發兵者猶欲懷之以恩不謂豺狼終不可馴今彼恐就擒戮皆其自取也然爾忠誠明於幾先朕嘉念不置自今更加勉之命禮部賜誠鈔及羊酒仍宴之會同館

十年二月勅諭兵部及各處總兵官張輔等武職自永樂十年二月初七日以前有犯笞杖徒流遷徙罪名皆宥復職如恃恩與功再犯必誅不赦

洪熙元年十二月金山衛指揮魏保奏千戶蕭旻日事酣飲倭寇臨境調遣不至請治其罪　上諭刑部曰軍官職在禦倭寇至不應援不可宥即追至罪之又曰一人之言或好惡不出於公使至必究其情實而後加罪

宣德四年十二月臨洮衛指揮李敬千戶王瑀嘗與推官蔣嚳同捕強盜敬瑀畏賊退縮解鎧甲暇刀付民丁赴鬭因有擒獲嚳奏敬等聞之懼得罪遂誣嚳受賕事　上命按察司逮問且諭都察院曰其令按察司必明虛實不可枉人已而語侍臣曰此必指揮誣府官忿府官

前所奏也武臣國之爪牙一有調發嘗奮不顧身今遇小寇輒畏縮設遇大敵豈能奮勇成功乎

八年大同總兵官武安侯鄭亨奏虜寇入雅兒崖殺千戶朱銘等掠官馬而去哨備都指揮張雄等皆怠慢失機請罪之　上勅亨曰虜乘間爲寇殺官軍掠官馬豈獨下人之過亦是主將平昔姑息紀律不嚴所致自今宜加嚴謹張淮等悉降充戴罪官令專職哨備如再失機處斬因語侍臣曰禦邊之道惟在得人漢匈奴率十萬騎入寇時趙充國將四萬騎屯邊郡單于聞之遁去以四萬騎而使單于知畏非充國總制有道乎亨性謹厚

但過於寬故邊備屢有小失
正統元年群臣劾總兵官寧陽侯陳懋都督劉廣等縱寇
罪廣坐掩敗上功械下獄餘罰治有差
十四年四川衛學訓導詹英言靖遠伯王驥都督官聚等
奉命征思機發不體　上心惟縱己欲行李三三百扛
動役五六百人挾帶彩幣等物密撒都司官以邀厚利
故違　祖訓擅用閹割之刑以進御爲名實留自用及
至行師全無紀律大軍十五萬俱一日起程蹂踐傷殘
略不憫惜其運糧又不設法爭軍運米六斗纔負艱辛
何以養銳致有自縊而死者又指馱糧爲名派馬千餘

不知何施又臨賊境金沙江邊攻圍不克被殺狀都指
揮等官郤將漁戶解作生擒迷爾班師將地方分與木
邦孟甸以敗爲功欺天覬賞者唐南詔有警侍御史李
密將兵七萬擊之兵敗楊國忠更以捷聞范祖禹引管
子之言曰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害深也　皇上深
居九重豈知此弊乞將驥聚執付法司正罪先遣廉幹
官沿途盤較各官行李以謝天人之怒以快士卒之心
疏下兵部會同法司議遣御史一員沿途直抵彼處同
巡按從公實勘明確具聞　上以專任驥等征勦苗寇
特原之先是驥等疏捷賜勅獎諭令還京尋留勦貴蠻

雖以土木之變得免刑書而加蘇進封之典頻以黷兵
景泰元年四月勅宣府總兵官朱謙遊擊將軍楊能等得
奏達賊三百餘騎入石峰口燒毀關門尋縱故道出境
爾罪當究但今用人姑從寬釋其同心戮力勉圖後効
如畏縮坐視縱賊殃民必殺不宥
天順元年二月鎮守延綏都督王楨等奏榆木莊神木等
達賊入境都指揮李懋等輕敵陣亡臣等率領官軍策
應達賊聞知遁去　上曰王楨不用心設策備賊以致
失機懼事殺傷官軍既不輸情認罪却又掩敗稱功歸
罪陣亡今且不問兵部即移文令殺賊贖罪其陣亡并

被傷官軍從實查勘職役姓名以聞不許仍前隱蔽
五年六月兵部言頃者宣府新河口失機其總兵等官陳
友等宜治罪聖恩寬宥令其自陳今乃浮詞掩飾仍乞
治之以戒將來　上曰友等既自輸情姑貸之爾兵部
移文友等俾自警惕繼今宜嚴慎隄防遇警即設奇斬
獲倘若再失非分之恩不可數得
成化元年兵部郎中楊琚言邊事內一款云各邊殺賊官
軍遇有生擒斬首多爲營隊官旗攙爲己功亦有供於
中途見有虜首以財挾買不從則恃衆强奪亦有係將
領之勢挾取他人功次以爲己有亦有將領見部下獲

有二功取其一以惠所親者如此之弊不可縷數
給事中秦崇言師克在和今鎮守有善謀而巡撫或言其
否巡撫有奇策而總戎或指為非進止殊途戰守異見
何以成功　上報曰人各有長朝廷所以參用文武內
外之臣以任邊計正欲其彼此相資可否相濟以共成
王事耳苟或各懷私姤護己之短沮人之長幾何不遺
邊患大抵天下之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戒其異
而勉於同豈特邊臣為然哉
二年六月安遠侯教讀戴仲衡上言陝西用兵事宜大略
謂兩軍交戰生死定於呼吸摧堅執銳之士奮不顧身

何暇首級之顧此其功最為上也今論功者反以首級
生擒驗功陞賞而當先破敵不為上功所以士無鬬志
惟圖幸取首級往往坐視而敗乞稽洪武永樂間舊例
以當先者為奇功生擒次之斬首又次之如此則人以
進死為榮而虜不難滅矣　上令仲衡隨楊信勦賊仍
命兵部看詳以聞王復等奏以為論功行賞以當先破
敵為奇生擒斬首為次恐事勢難行蓋生擒斬首其實
可驗而當先者無跡可憑以是為功賞之差不免有濫
報之弊近如涼州奏報功次生擒斬首者僅及三十而
奮勇當先者乃至千餘豈足憑信　上是之既而仲衡

考滿停俸妻子在京無養命以訓粲俸給之
三年鎮守開原監丞韋朗坐失機召還以監丞張鏞代之
於是遼東都指揮王綸等詣鎮守太監李良保留良
為代奏且言勝敗兵家常事武侯失利街亭韓琦喪師
西夏自古用人未嘗以一事之失而遽棄韋朗之事跡
相似而情實輕兵部言武侯漢之名臣韓琦宋之賢相
街亭好水川之敗以馬謖任福違節制非武侯韓琦
之過也朗私役軍人閑縱誤事豈得援以為比且良劾
朗有罪茲復為朗乞留前後反覆朝廷常法具在宜勿
許內批韋朗既為良等保留仍留開原守備張鏞仰李

良處監鎗俾各用心禦寇
八年四月兵部尚書白圭奏項忠所上荆襄功次文冊與
總兵李震所報不同又都御史楊璿奏湖廣南陽等處
官兵前後擒斬賊首王彪楊俊王洪等首級凡九十餘
人今冊內所開擒斬王洪等賊級不開何人功次以致
百戶孫廣等有言又生擒數內張全等三十三人原作
謀逆比法司審鞫情有可矜又所報被創軍士十五人
而陣亡者十八人使賊果聚以抗官兵則損傷之數豈
止於此又豈有陣亡反多於被傷之理耶以此推之甚
有可疑請移文巡按河南陝西湖廣御史審覈前後擒

斬之數可作論功陞賞與否無恩典不濫　詔不須再
勘第如忠震奏冊定擬陞賞
五月陝西都指揮董縉失機巡撫馬文升械之至京　上
曰縉既臨陣先遁本當處死姑從寛典降三級令當先
殺賊今後失機將領監候奏治不必解京著爲令
九年十一月勅邊軍遇賊如曾率衆對敵及衆寡不敵者
雖失利不罪其閉門坐視見賊先退者以失機罪之
十年陝西紀功郎中張謹劾總兵劉聚巡撫馬文升等所
報功次多虛少實且乘機妄殺幼男婦女　詔命給事
中韓文劾驗如謹言文因劾聚文升敢相朋比互遮其

子劉詡馬瑺奏捷左都御史王越職居總制幸勝邀功
副都御史余子俊事出遥聞附衆罔上後知事覺掩奏
飾非　上曰此曹濫殺妄報功次本宜重罪今虜賊既
遁不爲無功總兵巡撫等官姑宥其罪報功得實者如
例陞賞殺幼男婦女者姑免問俱調發邊遠立功哨瞭
十五年三月給事中張良劾遼東總兵歐信韓斌都御史
陳鉞激變夷人逮繫至京
七月遼東巡按御史強珍劾總兵侯謙前巡撫陳鉞等失
機隱匿等罪科道亦交章糾劾謂各官意在急受陞賞
故將虜情隱匿欺君罔上罪不容誅事下兵部尚書余
子俊覆議請旨　詔從輕罰俸諸中官等
給事中吳原等言遼東鎮守太監韋朗總兵侯謙前巡撫
陳鉞等欺罔冒功失機匿罪以祖宗法度爲不足畏生
靈血肉爲不足恤不忠不仁雖爲御史強珍所劾不過
停俸戴罪情重法輕請加懲治爲人臣欺罔之戒御史
許進亦以爲言且謂陳鉞宋黃潛希賞似道其罪尤甚
上曰鬮等所言皆是朗等本當重罪但事已處分其已
之巳南京科道章玄應徐完等交論陳鉞皆不報
十七年廣東總兵馬義歐磐進討八寨以捷聞既而巡按
御史戴中言既征之後賊猶縱橫且其間有殺同行軍

士以爲首級而銀牌銀椀之賜已不貲矣其所奏功宜
勿錄　上曰朝廷念軍功之難未嘗吝惜官賞顧吾邊
將士不體朕心往往冒功希賞者今八寨報捷之後
賊勢未衰情弊已著雖從功疑重之典益不復咎已往
亦勿錄其功惟死事之臣深可悼念其子孫廕職代役
者可各陞一級
十八年閏八月陝西巡撫阮勤等奏洮州番賊出沒殺掠
人畜惟分巡指揮焦潔陳文韋兵敗之其委守指揮張
翰等皆怠忽事機宜究其功罪以行賞罰　上曰御將
之道惟明其功罪以行賞罰軍旅之間人心自無不服

使皆如漖文輩勇敢禦敵賊何足滅而紛等怠忽悞事
如此兵部宜稽其籍務使賞罰明信以爲勸懲
十九年二月延綏叅將郭鏞與虜戰三里塔擒斬有功是
日州有虜犯其境栢油川鎮守廵撫請治鏞罪鏞疏自
辯　上曰三里塔栢油川皆鏞守地顧此失彼其勢不
能兩全况既出戰與他閉門畏縮者不同姑更罪之不
已甚乎姑從寛宥俾知感激庶可勵其異日立功之志
七月大同總兵許寧等奏叅將劉寧監丞石巖自宣府移
守陽和又二日虜犯其境亦係失機當罪兵部言二人
移守甫及信宿罪難槩論　上曰兵部議是士卒非素

所拊循則不識將意難以爲用寧等自移守甫二日闗
號令未行威愛未立部下之勇怯地利之險易俱未究
知而因一挫卽以軍法定罪可謂不酌人情不較事勢
而欲以服人心難矣俱貸之令勉圖後功以贖前罪
十月廣西叅將歐盤初守郴慶寇至失利應坐戍律至是
鎮守等官盛稱其威令大行及其他調度皆可稱道乞
從輕處以勵邊將　上曰古人謂使功不如使過賞罰
操縱自有權度所以鼓舞衆志而使人樂於效命也歐
盤既功可贖罪宜從守臣言姑宥之令復舊任悉心殺
賊以圖後功

二十一年五月　上以去年大同失機命三法司錦衣衛
執總兵許寧鎮守太監蔡新於午門前問狀錦衣衛郎
遣人執廵撫郭鏜至三法司會鞫具奏詔寧等輕率進
兵折損官軍致虜賊剽掠邊民情犯深重本當處死姑
從輕降寧羽林衛帶俸指揮同知鏜射洪知縣
正德六年四月給事中張瓚等言近山東廵撫邊憲廵按
陸芸紀功御史吳堂補盜叅將李瑾各奏青城之捷巳
蒙陞賞按其奏辭日時不對自相矛盾疑有欺蔽乞勅
總制　馬中錫嚴覈奏處令芸劾瑾賊至擁兵觀望致
賊殘破州縣屢失機會兵部請令中錫并覈以聞御史

賀鉞等亦以爲言得旨諸所奏事情巳令中錫嚴覈俟
其至日朝廷自有正法張偉令嚴督各該鎮廵叅將等
官亟討賊以圖成功官軍所過州縣不許生事擾民仍
諭四川等處用兵地方總制鎮廵官但有貪功妄殺縱
容官軍害人者咸重罪不宥
嘉靖元年御史張鵬言不才將官報納糧草則占窩射買
而令貧卒包販開支芻藁則任意侵漁而以空文出納
召商中鹽則通同尅免而斗庫官攢得以上下其手甚
至逃卒之口糧死馬之草料皆寄名見在之籍而乾没
入巳軍儲虛乏邊政大壞議下所司部撫按嚴加禁治

三年給事中鄭自璧等言宣府守備王經以失事奉旨謫
戍旋復聽其飾詞奏辯既釋其罪又復其官且推用之
失事倖免何以示懲請如前旨罪之乞勅該部後有失
事被論罪狀未明無遽推用兵部覆如議因言提問職
官隸法司專掌罪狀輕重本部不預知故有罪案未成
而推用者自今請勅都察院凡參逮守備以上武臣必
關白本部得旨王經已釋令立功贖罪餘如所擬
六年總督三邊兵部尚書王憲言邊將不畏國法專事奔
競聞多假貸金錢賂遺權貴因朘削軍士償其所負爲
害滋甚請勅廠衞及五城巡緝究治兵部侍郎張瓚亦

言項邊將爭勸以賕敗幸赦不誅是以甚且及門稱爲
常例誠如憲言禁之便臣請令憲明疏其人寘之重典
仍榜示京城邊方痛革前弊有才名出衆屈抑下僚者
令撫按公舉以需拔擢　上深然之詔如擬行
八年三月御史戴金言往者茲部改流之議川貴藩臬諸
臣堅執不可而都御史王軏不聽蓋惑於程洸小夫之
言也洸今就逮矣軏得晏然已乎沙保稱亂　皇上命
尚書伍文定往勦曳人懼罪勢尚可撫而文定决意進
兵一無顧惜師旅窮於川貴潰聲動乎滇楚飛輓饋餉
縻數十萬及有詔罷師尚不肯已而又極論阿濟等罪

軍民訛言幾復生變臣愚以爲軏與文定皆當罷黜下
所司已而　上諭輔臣曰朕詳戴金疏甚協公論批答
株累無以盡勸懲之道後有此事誰爲我言之其諭吏
兵二部會議勿得徇私姑息於是二部尚書方獻夫李
承勛覆議軏素稱廉正而輕若部致貽邊患文定好大
喜功傷財動衆罪浮於軏　上曰軏雖可用而致患之
本則有所在其與文定俱令致仕
十二年時自冬及春虜寇薊鎮渤海所大峪關諸處無慮
數十次密雲參將袁耀勦與懦特甚擁衆閉壘任虜縱
橫軍儀請職輒割其耳　上聞之逮下詔獄罪以首論

十三年七月總制三邊兵部尚書唐龍奏虜寇寧夏先事
設備諸將禦之皆有功計固原總兵劉文部斬首二十
七級延綏總兵王效部斬首三十級副總兵梁震部斬
首八十五級把總劉玫中等亦斬二十級兵部尚書王
憲以捷報殊常以王越封伯例請并請遣科臣勘實以
行大賚　上從之命給事中戚賢往與巡按御史勘閱
陞賞有差御史劾劉文冒功掩罪不問
十七年六月內達賊數千騎突入宜府張家口總兵郤鏜
倉皇出師反墮賊計先鋒都指揮周冕把總韓錦等死
之鏜以主將不能救反詐以功上聞巡按御史閻鄰糾事

中朱隆禧等論其不法兵部參奏　上惡其欺罔命錦
衣衛捕鎧詔獄副總兵劉江等任俸戴罪殺賊已勅朗
論鎧戍邊而命巡按御史捕治劉江等
十八年宣府巡撫楚書奏虜再寇南路深井等處兵部請
逮治總兵江桓參將賈英失事罪　上曰臨敵易將兵
家所忌姑令戴罪勦賊俟事寧併聞仍諭兵部務簡材
授任不得偏徇以誤邊計比虜退給事中馮亮劾桓等
累次失事不勝重任得旨俱革任聽勘
十九年延綏巡撫賈啓與總兵周尚文因事構隙久不相
能總制尚書劉天和言即今大虜十餘萬駐牧河套窺

伺榆林而巡撫總兵兩不相協何以應敵乞降勅切責
或改秩別用　上勅令協恭守禦違者劾治已啓乞與
尚文兩罷兵部言尚文素以廉幹聞雖臨陣賈勇非其
所長而控制僅聞未容輕議乞改鎮甘肅　上曰尚文
執拗好競啓忿戾乖方並宜顯黜姑各奪俸尚文三月
啓一月如再不悛必逮治不貸巡按御史張光祖又奏
尚文與啓彼此構嫌號令互異三邊重地不可令一日
共處　上乃令尚文革任聽勘啓降一級別用
二十年九月總督尚書樊繼祖疏報虜入大同三次斬虜
首級　上嘉其功給事中簡逵御史傅鎮因言山西巡
按王逵謂虜從容出關調至延綏大同兵並未見與直
隸巡按譚學謂虜回未戰同將矛盾宜行查覈　上命
紀功科道勘實回奏既而命科道張翔與張光祖往覈
奏山西三關先於八月間被俺答阿不孩深入數百里
殺掠極慘繼祖與諸將不爲邀擊俾虜得志去會未三
日而吉囊自平虜衛入時繼祖駐師大同若令力拒戰
虜必引去乃爭相斂避令虜長驅入寧武關而與盛汾
石之間再遣將壽當俺答之入寇繼祖尚初承簡命及
吉囊之再犯繼祖已久握重兵顧乃漫無籌畧縱虜入
關受命云何節制安在宜加訓飭責以後功　上命戴

罪督兵毋負簡任已而言官交章劾繼祖竟不罪歸田
十二月大同鎮巡官奏九月內禦虜斬獲功敍及兵部兵
科及紀功巡按御史　上曰近各邊捷奏往往歸功內
閣本兵詞多諂肆殊非事體茲疏又劄及兵科且撫鎮
官聽總督節制紀功御史查驗乃各先加奏薦其阿
諛求免朋比爲欺明矣兵部即參劾以聞
二十二年虜自正月至四月屢犯延綏江崖溝大沙梁草
灘墩長海子等處我師迎敵追勦前後斬虜首七十級
事聞　上嘉諸臣功賜總督尚書楊守禮巡撫張珩總
兵吳瑛等銀幣有差既而守禮乞致仕　上以疆圉數

警守禦不念人臣效死之義乃負恩求避命降俸二級
該部不行參奏切責而宥之
二十三年正月虜寇甘州土官百戶馬能言於總兵楊信
以魯迷等國賜留進貢回夷九十餘人驅之禦虜寡亦
阿力等九人死馬巡撫唐澤以聞兵部言回夷絕强胡
而附中國誠以恩寵相洽威靈足恃也楊信乃聽馬能
之言無故驅以禦虜挑怨召釁實爲罪魁都指揮黄騎
柳楨等或不能阻執於前或不能應援於後均當責之
於理　上命褫楊信職逮馬能等按其罪以寡亦阿力
等死事可憫令撫臣量給棺斂祭葬之費送歸本國仍

移檄國王宣諭朝廷處置罪人優恤無辜至意
綏德衞總旗田俊十八年斬獲虜級六年不及陞賞問赴
訴兵科科臣戴夢桂爲言俊之功已行奏牘而歲久不
賞非古人賞不踰時之意若此類者不止俊一人亦不
特延綏一鎮已也九邊川廣雲貴莫不有之皆由勘報
不時故耳臣請量其地之遠近嚴立期限凡有首功者
即如期勘上疏下兵部請如其言行各邊巡按御史詳
覈各邊功罪自二十三年以前至十八年奏勘未竟者
期兩月勘上嗣後悉遵　孝宗令凡山西宣大薊遼期
一兩月陝西湖廣則三四月甘肅四川兩廣雲貴則六

七月逾期者必治以罪得旨如議令以實舉行
十月戴夢桂又言薊州巡撫朱方輕躁建議撤兵太早致
虜得乘間入寇王儀郤永一聞其議遂即散兵總督翟
鵬漫無可否亦難辭罪　上曰鵬若不下令儀永安敢
撤兵朱方建議撤兵使旣去之兵非時　入以必捨京
師爲辭二臣實爲罪首俱命械繫來京訊治儀永並奪
俸戴罪殺賊御史舒汀因言撤兵致寇雖自朱方而本
兵毛伯溫職方郎中韓最漫無參酌朦朧題覆罪不容
辭況朱方止議撤薊鎮兵而併將宣大兵並撤則本兵
之罪也　上是其言令奪伯溫官爲民而杖韓最於闕

遂卒旣而逮繫鵬方至俱論戍邊方竟杖下鵬以假宿
河西務爲居民所訴復逮至京卒於獄
二十四年四月三法司聞淵等議覆侍郎張漢所陳將官
贖罪條格言邊臣之分惟是求有功不祈賞有罪不恤
死至於立功贖罪乃係朝廷一時權宜而漢欲定擬首
級顆數爲罪等差此蓋以法令爲市徒啟倖門及誅斬
大將亦非人臣所宜言惟　上裁決將漢已被逮法司
以　上意不測故二月餘始上議　上大怒曰大將生
殺當自上出漢敢無君作威與黨報殊不道鎮撫司其
加刑拷訊以聞淵等故延久不覆意欲朦奏淵革散官

仍奪俸一年及鎮撫司訊覆漢竟論戍鎮西衛
兵部覆給事中何雲鴈劾上二十三年宣府失事功罪擬
總兵郤永當逮京治罪　上以巡撫王儀與郤永俱膺
一面之寄而兵部止擬逮永令再議於是尚書唐龍復
上疏言儀與永同事果宜逮治誠如聖諭因自陳奉職
無狀　上曰鎮巡責任原同一體奈何擬功輒同論罪
輒與此異匪止今日欺公作威亦匪止一人法旣不平
孰肯效死龍等姑不究永從寛降俸二級令盡心防禦
如再失事重治不宥儀已調外任仍降一級邊方用
二十五年三邊總督曾銑奏僉事毛一言管理糧餉貪鄙

恣肆部從不謹例罷之　上令巡按逮訊仍令自今以
後凡邊臣被論有干軍機錢糧者吏部勿得槩擬罷職
二十六年四月宣大總督翁萬達議大同爲山西藩蔽大
同有備則山西無虞將來可以漸撤客兵山西巡撫孫
繼魯言論長邊大同差急山西差緩論緊邊山西大同
並急今欲止守大同豈得無憂萬達復奏繼魯沮撓成
議乞賜別處兵部尚書陳經言繼魯不能虛心揆事責
其共濟誠難　上曰萬達與周尚文悉心協謀勿以繼
魯言疑沮繼魯敢背明旨挾制總督阻壞成事遣官逮
至京處分繼魯竟械死詔獄隆慶改元言官疏其非辜

制贈兵部侍郎諡靖愍
先是宣府總兵白爵以失機論死復發軍門立功贖復奏
辯下總督勘報都御史翁萬達言馬邑失事爵係隣鎮
罪有可原且近日虜犯洗馬林青泉堡俱有斬獲功似
應准贖仍量授一官令立功圖報　上以爵旣有軍功
准贖前罪應與職銜兵部酌擬以聞已部擬爵都指揮
十月延綏巡撫楊守謙言令甲斬虜一級者陞一級不願
陞者予三十金爲賞已輕而又查勘文移動涉年月以
故人心不勸近以宣大事棘增賞格至四十猶未爲厚
請增爲六十令總巡官覈驗明賞盡陞級冀厲利於官

旗有力之人窮邊之卒所覬存賞守保經年坐甘窘迫
彼見獲功者即時得數十金出轅門有不相顧勸色者
忽其死者乎誠若是虜不足破也兵部覆如守謙言從
獲功不願陞者先即時給賞俟勘量加爲五十通行九
邊　上允其議且諭部臣曰激勸人心尤貴速賞乃經
歲俟勘其令督撫官議處具法務使獲功者早沾實惠
二十七年大同總兵周尚文奏臣往歲爲疑嫌罰啟以私
怨劾臣子君佐君佑君仁各具功陞賞季　皇上赦不
誅迄今九年啟恨未已嗾陝西按察司逮臣三子於獄
俱戍邊臣惟父子血戰邊陲三十餘年前後効首功以

數千百計乃爲邪臣所枉致父子睽離惟聖明鑒察疏
下兵部覆言尚文功誠可録然啟奏也不行今其子以
他故謫戍不當復引前事自解宜行勘得旨朝廷賞罰
功罪自有定法君佐等所犯既明與各處功次無異仍
照原罪發遣
二十九年八月以虜犯京城軍興不給奪戶部尚書李士
翺工部尚書胡松兵部侍郎謝蘭等職戴罪候處已吏
部都察院請旨處分　上以士翺遲悞兵餉蘭功輕於
罪松悞事稍輕及郎中周魯等各分别輕重黜罰有差
令士翺閒住松降二級蘭一級調南用

三十年正月咸寧侯仇鸞請申明賞罰事例以激勵將士
一獲功舊例首從止二人然戰陣危急之際二人不能
斬首必須以五人爲伍内爲首者陞一級賞銀十兩爲
從者四人賞二十兩使五人均沾陣亡一人四人連坐
如虜衆我寡事出倉卒宜照往年司業趙貞吉以血戰
爲功不以損軍爲罪一主將部下斬首至五十級副將
叅遊三十級守備千總二十級把總五級管隊三級照
例俱陞一級一出征之期請命科道隨軍紀驗給以勘
合牌即時驗功給賞其應陞陞官員就以獲功失事日
爲始開收條陳以免遲延行勘之弊兵部議入詔允行
三月雲南廵按御史蕭世延以安南叛臣花子儀就擒録
上諸臣功次兵部議覆行賞　上曰子儀安南稿寇投
害我境各官不能即時勦平致調動官軍勞費不貲雖
既就擒僅可准贖况係都統使莫宏瀷函獻如何一槩
論功加賞各統兵官及陣亡官弟令軍門差别給賞自
愛論功吏宜酌議停妥不得市恩濫與
三十三年六月大同廵按御史毛鵬以總兵岳懋禦虜覆
師事聞因論前廵撫侯鉞等　上大怒逮鉞下詔獄
既而兵部言總督尚書蘇祐先任廵撫貽患今日乃復
逮祐下獄俱黜爲民

三十四年十一月兵部尚書楊博以防秋事竣請録總督
許論王忬等功因請擇吉告廟　上諭輔臣曰防秋亦
是邊臣本職歲歲加獎殆與雇夫無異大學士嚴嵩等
言禦虜邊臣之職地方無事間一陞賞乃朝廷特恩若
歲必加獎原無是例今次部疏極言兩鎮戰守之功請
姑與之明年當無詞矣　上乃許之於是給事中丘預
達等言賞以酬功固激勸之權至於歲以爲常實非舊
典請勅部臣自後毋槩覆邊臣報功疏俱下御史按覈
列狀奏請得旨將士親冒矢石宜加優録督撫等官職
在調度當行爲國任事之忠何每一報功互相推[illegible]

部樂請陞賞敘及多人誤爲歲例非正體也自今各鎮戰守功次令巡按御史勘閱詳實乃許題請

三十五年四月時邊臣言沿邊軍士招致降人宜立爲賞格以昭激勸兵部尚書路迎等議擬上格例大邊外招男子一人賞銀三兩遞加至十五兩止幼男婦女二兩至十兩止敵邊引入一男子賞二兩遞加至十兩止幼男婦女一兩至五兩止又議嚴禁徼卒毋擅縱人出境毋取邊人詐爲降人冒賞詔俱如議行

三十七年三月給事中吳時來言宣大總督楊順自蒞鎮以來所請帑銀無慮三十餘萬而該鎮兵食日見匱虛

虜患披猖城堡盡破顧未能出一奇發一矢以效寸尺乃往往殺愚幼小民以報首功即如桃松寨者虜中一逋逃淫婦耳順既失策納之又輒自誇威德比賭首鳴鏑來索又不知格而罵言易我妖叛取而予之失體損威甘受虜侮速按御史路楷受其賂金秘不以聞去冬虜入應州屠堡人男婦死者以三千計即楷之疏報亦然及楷奉　旨勘覆乃偽爲順功兵部尚書許論亦附和奏之順遂叨世蔭無章甚矣且前夷婦出入論設無主執非遇介推撫臣酔臥不出他可知矣夫使封疆受捍禦之任者如順司糾劾之任者如楷綜惟幄之籌者如論則　陛下雖苦心勞思亦奚益哉　上密問大學士嚴嵩時來之疏是與非與嵩對順在宣大亦幹事近日右衛戮力支持但夷婦一節初爲周章無措將本婦解京既而又取回邊要賞台吉辯送丘富抵換丘富未得而本婦輒逃此果順罪其意只爲賞台吉敎來索取本婦猝言不與定入搶順恐生事殊不知與之亦搶所虞果失當其路楷受賄之事有無未可知今虜事方急順宜姑任俾令戴罪防禦楷華任所勘事情避首勘實奏聞定奪　上曰時來之言不可盡謂風聞今鎮巡既去督臣獨留亦是不平即以處虜婦一事可例之矣聞

順亦常才不甚與鎮巡高下夫臨敵易將兵家所忌若衛之危與臨敵因矣將既更督臣當同之命江東急去替會順楷俱拏來問至於論亦偷溫同欺上事玄不覷朝乃爾推官溫府方鈍亦似應改　嵩可與在直諸臣一議之於是嵩懼恐對聖斷行之遂降旨順楷俱逮繫來京問論歟君息肆合爲民方鈍久司邦計不能杼　策改南京用遣給事中鄭茂往按茂還奏得實併勘總兵韓棠延撫朱笈雖已革任仍當追論法司擬順當原死充戍楷如初議爲民棠笈下御史提問得旨順棠笈如擬楷降雜職初法司論順楷罪已定遣茂往勘楷受金

一事耳是時嚴嵩父子深以順楷之殺沈鍊爲德蒸釀
其賦賂當順楷初逮時右衛勢正危急　上怒方盛嵩
故緩其獄遣茂出勘似若以所坐爲輕而欲重之者及
茂勘請事悉爲辯辭惟參語重劾之法司更予輕比順
免死楷止論降由是士論大譁咸出嵩父子意當事者
爲刑部尚書鄭曉云
兵部侍郎江東自右衛還未至京於道上守城將士功乞
恩陞賞給事中徐濬言　陛下詔東等有功耶臣聞之
虜自退耳東藉　陛下之威靈與天之功未嘗橫一草
焉受恩已逾涯分乃罔自矜之虜覬至再之恩恐非人

臣徇國忘身之義請下御史覈實　上曰右衛之賞朝
廷之意也兵部照前旨看覈及是東至以本兵尚虛署
部嫌不敢自言乃請除已賞將士之外量錄其未賞者
上爲陞總兵張承勛而下四百二十八人有差
三十八年虜把都兒辛愛等謀大舉入犯總督王忬奏請
增倫徵兵備禦調度虜聞有備詭言欲東犯義院冷口
以紿我師忬遽引兵而東虜乃以其間由潘口入李聞
上曰該鎮探報不實防禦無策致賊乘虛入掠不爲無
罪且令督率兵將亟行逐勦償事不貸及虜退忬具疏
引罪　上曰前奏調各邊兵馬入援數多如何賊又折
墻進入令巡按巡關御史從實查奏已御史王漸方略
等奏點虜屯聚會州垂涎薊鎮爲日已久且屢詔嚴飭
督撫增兵應援而猶倉皇失策令虜騎長驅內地又不
能戮力血戰以致殘破荼毒竟使虜衆飽利全歸諸臣
玩敵誤事宜以輕重治罪　上以失事重大革總兵歐
陽安參將高延齡徐枝等職下按臣逮問降調巡撫王
輪外任姑停俸戴罪其兵備副使伊介夫副總兵馬芳
各降二級管事
三月以薊州失律逮總兵歐陽安等下詔獄奪總督王忬
俸使祗斷爲秋防言官論安等當服重典乃論死長繫
獄中未幾忬亦遇禍

三十九年正月宣大巡按御史王汝正以虜犯宣府請治
副總兵馬芳參將郭震等縱賊入境之罪詔芳以功准
贖震等俱下御史問
四十三年十月給事中李瑜言虜住牧順義三河已八日
諸臣擁兵觀望畏縮不前請勅嚴諭刻期勦賊五日不
出則降級奪俸十日不出議罪行罰庶人心奮厲而窮
寇可追因劾總督宣大侍郎楊選及巡撫徐紳　上以
虜由薊鎮出入怒選等失職命逮繫選及紳詣京考訊
錦衣衛具上楊選等失事狀詔下法司議罪坐選紳守邊

將帥守備不設因而失陷城寨者律戍邊不報　上諭
掌衛事都督朱希孝曰訪出奸逆勾賊是楊遜差人探
賊被殺都將通罕之男監內被引賊入欺天無君卿執
付該司刑究以聞乃再下遜詔獄拷訊遜不承勾虜止
服杖執通罕事希孝錄其詞以上詔法司議罪刑部尚
書黃光昇遜言通罕結親辛愛原爲境外奸細遜乃令
其父子輪置監內改通虜謀是遜實引之也宜依境外
奸細入境探聽事情接引起謀律斬妻子流二千里
上遂命會官處決梟示妻子加擬安置徐紳削籍爲民
詔部卒已經別調所領不多豈堪拒賊其宥死同贍等

發邊衛充軍初痾老虎之撲殺哨卒也遜誘挑通罕杖
而囚之令其父子三人更迭爲質至是虜入邊人遂稱
爲通罕勾致歸罪於遜左右家薊西者遂以其言聞
上初以虜入偪甚有意即誅遜故用以爲罪無意及其
妻子也時法臣遂坐孥戮之科至隆慶初始原之
大學士徐階請錄逐虜功併優邮營卒被傷及陣亡者
上從之乃命總督江東次第勘王功次及東疏下兵部
議尚書楊博等議上不及輔臣　上曰此故事不可少
階言臣等不能仰贊廟謨宥罪以戴洪慈恩予豈所敢
望　上曰卿等今不畏天又不自責而貪血欺世無君

肆已今不與恩賚或稍後稍姑徇其意耳朕在官中尚
占風知變戒令備禦乃漫不經心及虜寇充斥發旬烽
火燭天又無籌畫縱彼蹂躪饜飽徐歸本兵當知是耶
階力言其無他且曰廷臣中才識通敏熟知邊事無如
博者惟　皇上優容責其後效可也從之
隆慶元年三月總督宣大侍郎王之誥以兩鎮招回被擄
人口叙總兵馬芳孫吳等功　上命兵部查例以聞部
言故事總兵以七百人爲率參將四百人守備把總三
百各陞一級不及數者給賞今孫吳於數加二倍宜陞
二級參將麻錦守備馬添祿加一倍宜陞一級其餘賞

犒　上曰參將守備等官人自効力數多爲難總兵合
集衆力數多爲易今參將四百人守備而下三百人各
陞一級多者遞加總兵官陞一級多者加賞孫吳等各
如今例陞賞有差其來歸者督撫官厚加撫恤務令得
所率領者視所率人數賞賚
上以虜寇深入諭兵部募有能力戰破敵者如嘉靖四十
二年故事重加陞賞兵部乃議不拘軍民壯夫凡遇零
寇斬首一顆者陞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五十兩其臨戰
大敵擒賊一名顆者陞二級不願陞者賞百兩所得虜
中財物盡賜之其斬獲大小頭目如土蠻等不在是例

上命懸格勦鎮他鎮不得比焉

石州被虜事聞　上命奪鎮廵總督等官俸令回籍聽勘而逮廵撫王繼洛總兵申維岳田世威叅將劉寶兵備副使王學謨至京鞫之下御史勘實御史王漸勘上固劾總督王之誥等罪推叅將尤月遊擊方振功下法司合議法司以地方遠近兵力衆寡分別議罰請首治維岳世威寶及繼洛學謨僨事殃民之罪守備楊時隆以下不守信地罪次之太原同知李春芳岢嵐知州王下賢繕修不完叅將黒雲龍等備禦無策隰州知州魏宗方等收斂不早罪又次之之誥專守南山難以遥制總

兵孫吳失於應援而衆寡不敵宜薄其罪議上得旨維岳世威寶各斬繼洛學謨謫戍邊春芳下賢降三級之誥降二級聽用雲龍宗方時隆等及各分守晉操等官下廵按問振月各陞二級賞銀二十兩先後捕獲奸細明海等及叛人董哈兒等俱斬以殉

二年三月御史凌儒奏近者虜犯永平諸處深入百八十里個戶數萬總督鎮廵等官劉燾李世忠耿隨卿白知失事之罪盡割被殺民首以報功至八百餘級請嚴正其罪以紓民憤給事中歐陽一敬等亦言山西失事諸臣乞早議罰　上命逮申維岳李世忠王繼祿耿隨卿至京問劉燾已然有旨所獲首級下御史覈報已御史按驗云實七百二十餘級具以狀聞法司會覆燾與隨卿職司既有分總信地又有東西罪難槩論世忠既不能固守又詐冒首功罪難輕貸其餘將吏各分別功罪上請　上初怒欲盡誅領兵諸將吏既以頗有斬獲功乃降燾二級黜隨卿為民世忠發戍諸有功總兵王治道廵撫魏學曾叅遊羅端等各陞賞有差

宣府總兵馬芳有功廕一子千戶上疏言石州之役田世威劉寶以千餘弱卒抗數萬方張之虜而狼狽至敗遂殞重典臣竊見二將才尚可用願寬臣廕予之命為二

臣贖罪御史王圻劾芳將功黨私無人臣禮兵部言石州之敗總兵申維岳已伏誅而世威寶尚繫獄未決今芳以一念憐才之私冒昧上請誠如御史言宜戒諭芳而繫二臣毋赦　上然之

三年九月　上傳諭釋田世威劉寶俱充邊衛軍令立功自贖給事中張鹵等言去歳申維岳畢高之戮誠足震慴邊臣今出二犯立功一事而生殺異獄一律而先後殊則何以服死者之心國家之法惟　上仍付二犯於法司或明示以得釋之故何何矜何功能可議用何臣之薦何言之入遂克有此以釋羣疑　上以鹵

瀆擾命奪俸二月南京給事中張應治等亦以爲言已
而刑部言始實等釋將臣等不能據法執奏欲成 皇
上使過之義㒺科臣屢以爲言不勝大愧惟 上申嚴
前旨如三年之後無尺寸可錄仍襲故套者即逮治之
以正顯戮庶恩威並濟 上是其言
先是虜入大同塞七日引去總督陝其學巡撫李秋各言
本鎮探得虜情預爲之備以故虜無所利總兵趙岢等
先後邀擊皆有俘斬功宜加錄巡按御史燕儒宦言虜
自入境來我兵無敢發一矢與敵攻陷堡寨殺擄人畜
宜正諸臣玩愒之罪給事中張鹵等御史王圻等復以

爲言令其學及秋俱戴罪任事候勘至處分至是儒宦
勘上言總兵胡鎮及遊擊文良臣稍能驅逐不致敗事
而功不勝過其能自保而有勞勣者惟總兵麻錦參將
麻貴葛奈三人而已岢不自引咎乃違故智以欺督撫
督撫不察而過聽以欺 陛下三臣罪可勝言然臣惟
虜入不數日即引去雖縱橫兩路而不敢犯三關是
則三臣防禦之力且秋視事未三月罪猶可原得旨趙
岢避事殃民本有常刑姑降三級陝其學降俸二級李
秋奪俸半年胡鎮文良臣各降一級麻貴賞銀二十兩
麻錦葛奈各十兩餘議遣有差

四年大同巡撫劉應箕以各邊失事巡撫與將官同罪嫌
於太苛乃上疏請申明職掌兵食弗及責在巡撫戰守
無功責在將官毋得一槩求備使邊臣束於文法都察
院覆言朝廷設官分職責任雖各不同而事亦有相關
者故各邊鎮既設總兵參遊等官而又設撫臣以贊理
之義取相制近者邊方失事將官撫臣一體論罰甚有
撫臣顯戮而將官貪祿倖免以故無事則將帥晏然習
輕裘緩帶之風有事則督撫相率爲掩飾彌縫之計況
查勘失事必委地方爲官卑辱憲體莫此爲甚請如應
箕言以繕理城堡修整器械備峙糗糧收斂人畜開墾

屯田稽查奸弊專責撫臣其臨敵勝敗撫臣亦不得與
將官同賞罰 上覽疏疑之命尚書楊博等再議言總
兵以鎮守爲名是古專閫之任巡撫以贊理爲義亦昔
監軍之職勅書中彼此各有會同計議之說甚明今應
箕止以近年賞罰不當爲巡按州縣勘功官所持故說
此論不知巡撫亦請有旗牌設有標兵儼然以將官自
處及至有事乃欲自異得乎今酌議自後沿邊沿海鎮
巡官宜令各遵勅書行事遇有功罪通查職掌一體酌
量賞罰其總兵臨陣有功則敘在巡撫之上若退縮僨
事虛冒錢糧罪止坐總兵不及巡撫巡撫調度失策瘝

警坐視不共贊襄亦當從總兵之罰仍行各巡按今後
參劾視失事大小爲差不得槩及鎮巡有傷大體其劾
事官止許隔別差委不得在本管地方致有牽碍從之
先是福建叅將王如龍遊擊金科都指揮朱珏先後爲御
史所劾事下兵部覆以如龍屬巡按科珏屬巡撫逮問
巡撫何寬乃令按察使莫如善遲使李廷觀推官李一
中按科珏事得末減已而總兵戚繼光請選募浙兵兵
部移文令如龍科珏率赴薊鎮於是巡按杜化中劾科
珏嘗花總光私行金錢兵部侍郎谷中虛所故委之巡
撫寬亦納其重賄屬廷觀等曲法縱之請仍以如龍科

珏屬臣嚴究黜中虛寬等以爲枉法營私之戒給事中
涂夢桂復劾中虛貪險不職狀乃罷中虛寬回籍聽勘
如善致仕廷觀聽任一中兵部以如龍科珏方部兵
在行俟至日械送法司鞫治　上亦從之
五年大學士高拱以欸貢事竣請賜勅一道飛諭邊臣此
後每差才望大臣或風力科道二三員分投閱視要見
錢糧比上年積下若干撥歷比上年增餘若干兵馬比
上年孳補若干器械比上年備造若干其他屯田鹽法
以及諸事俱比上年拓廣若干明白開報若果著有勞
績當與擒斬同功若果仍襲故常當與失機同罪　詔

國朝典彙卷二百四十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十二

冒濫軍功　附冒濫軍職

宣德六年十月　上因甘州衛千戶姚寧等奏曲先之役
多冒功陞職未愜人心因謂兵部尚書許廓等曰陞賞
之法所以酬前勞勉後效若有功不得則才勇之人怠
無功而得則僥倖之心啟將來何以使人令寧等所言
宜令總兵官覈勘務合至公無俾改過
正統七年太原左衛卒張敬言頃者山西獲賊官校之陞

多非實功有所司受賂陞與擒獲者有私賂獄賊誣平
民後乃擒獲者有市他人所獲爲已擒獲者夫賞當功
則臣下勸罰當罪則姦邪息此繇賄賂朝廷得官熱臬
耳目不可塗也臣恐天下皆然宜令公廉御史究之俾
其冒陞之職重寘於法則奔競之路塞公正之門開人
人務立功矣都察院議宜行敕言於天下從之
天順元年二月靖遠伯兵部尚書王驥等奏自正統十四
年以後各處奏報軍功多妄冒欺隱之弊對敵陣亡無
後者棄而不錄退縮先逃有鈒者却冒陞賞乞行總兵
等官究治　上曰卿等爲國忠計言實有理但事已往

朕今加恩於下皆不必查究只令其爲國盡力以購前
愆收後効卿等仍識之後有報功者更不許似此冒濫
違者重罪不宥
八年時有內官將軍總天順初因入直迎駕而陞非冒功
者今一切褫職非法　上念其久於役特復之自是以
迎駕奪門陞者紛紛入訴命兵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
者自太平侯張瑾與濟伯楊宗等而下俱奪爵於是冒
功者盡革而入訴者始息矣
令正統十四年守城者被虜走回遇駕拿馬者及出使死
剌者天順初迎駕者擒獲妖言者凡有陞職俱革不襲

成化十四年二月遼陽三衛糾海西人入寇掠廣集葦壁
報至廣寧巡撫陳鉞懼始赴遼陽而寇出已久矣徧近
邊土著虜人也僧格等十八人家皆有使入貢未還恐
罹兵禍及拘留其使乃走撫順所報訴云犯邊者皆海
西人鉞與副總兵韓斌意在撲剿夷人以掩罪遂皆收
繫瀋陽衛乃乘夜率諸軍襲各寨屠之而壯者悶亦脫
去監回遂榜死也僧格於獄以構巢之捷聞
十五年五月貴州總兵官吳經等以平西堡蠻賊報捷
上命馳勅獎勵之陞報捷人各一級是役也蠻夷零賊
切赴任雲南參政兆泉家属吳經奏欲大舉與兵滅之

上命都御史陳儼相度事勢爲進止而儼畏經弟內官
綬之勢竟遷延於家以致經大肆殺戮地方疲敝冒濫
功賞人莫敢非議云
正德元年四月內旨下兵部大同隨征所開銜鋒破敵三
次當先二項陞級數百人初兵部侍郎等官勘得原開
係按狀不係對陣且功無顯跡名字不對多寡不一至
是中官營旨乃一切陞之
七年正月內閣票旨從楊一清之議有能擒斬盜賊三名
顆者陞一級時劉六劉七齊彥名等雖擁衆數萬然多
擄掠脅從之徒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及千人官軍

每追及賊首驅脅從良民與官軍對敵并棄所掠財帛
奔逸而去官軍爭取財帛及斬獲脅從首級屢報捷音
降勅獎諭論功陞賞太監谷大用都御史陸完得獎勅
十餘次前後報功萬計而正賊無一獲者甚至賊過而
官軍殺平民以報功大同遊擊江彬過冀州入人家殺
二十三人有司申狀谷大用陸完皆不問大用等復奏
帶權勢子弟僕從數多坐冒功級日費廩餼自出芻糧
犒賞至費太倉銀二百餘萬府庫爲之虛耗
十六年四月安邊伯朱泰奏乞復姓并辭伯爵得旨復姓
已有詔令尚[illegible]是日都督朱暉朱洪朱安朱福各

疏乞復姓俱准遵詔改復泰本姓許暉劉姓洪張姓安錢姓福狄姓泰等皆諂附中人矯竊內降侍功要寵以至冒國姓濫封拜握兵權而安福並出中官廝養尤極猥賤云

六月命給事夏言御史鄭本公查革濫受武職言等疏言正德年間各處軍功之濫其弊有三奏帶之數太多紀驗之次失實武選之法盡壞如鎮守官奏帶例該五名今則領兵奏帶至三四百名者有之往往安居京師寄名邊方故有一人而數處奏帶一時而數處獲功其不在斬馘之列又復巧立別名或曰運送神鎗或曰賚執

旗牌或曰衝鋒破敵或曰三次當先或曰軍前効勞紀驗之地既無審覈之公銓選之司又無駁勘之實其改正重陞併功加授之類私謀巧術弊出百端難以枚舉

夏言等疏言祖宗開國立爲武爵專以待有功之臣品秩之尊莫有過於公侯伯者　高皇帝開天啟運一時翊運元臣懋建厥功然在當時封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八人至　文皇克靖大難其封拜亦不滿十餘人列聖相承益加慎重未有封拜之濫爵賞之極如先朝者寘鐇背逆賓逆釁結憤所致仇鉞一舉平定張永擬爲已功既而谷大用馬永成陸誾魏彬等並受褒崇於是張富張榮谷大寬谷大亮馬山陸永魏英俱各封伯其他俱加陞都督都指揮者又不下數十人今仰遵詔旨俱已查革令行該部追奪誥券削爲編氓又凡正德年間巧立別名陞授職級者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名兵部尚書彭澤覆奏盡行革退積年宿蠹一旦頓清

先是正德丁丑大同應州役止生擒虜一斬首十五而將士貪緣內降濫冒陞廕至是兵部奉詔議裁除許泰已奪伯爵江彬江勳神周張洪俱已繫詔獄李秉等八人有斬獲功丁見等三十三人曹忠等三人皆死於陣宜陞級如故鄭山等十六人在陣被傷宜改陞署級其谷

鐩王勛馮政等九百三十四人及張永魏彬張忠等九人廕授弟姪等錦衣衛官悉宜裁革

嘉靖元年遼東巡撫李承勛奏遼東連年用兵斬獲首功者被奪而倚勢冒級者躐陞人心不平幸遇明詔釐革該司衛所或心懷畏忌而不敢革或不識文移而不能革以至明詔廢格公論未申宜通行撫按守巡嚴覈正德元年以後軍功應存應革應奏請三項條狀以聞兵部覆如議行令各省一體會官查革從之

四年侍郎胡瓚總兵官魯綱還自大同列上功狀言文武大臣科道協謀定議戶兵司屬規畫徵發巡按御史王

官督勅有勞各邊巡撫張縉畢昭劉麟及鎮守王玔等
遠爲聲援郎中馬朝卿等督餉叅謀宜賞齎下兵部議
報給事中鄭一鵬劾奏瓚等專提大旅未嘗身收寸効
桂勇蘇郭鏜等在瓚綱未到之先徐稷兒等之誅華出
朱振皆非瓚綱功且克學尚多觀逃而瓚等之師逡旋
欲叙功冒賞又懼爲大臣臺諫所非議乃詭恩以竊之
夫自大同構亂大臣臺諫誰爲　陛下畫一籌者至官
未聞督師鱗昭等彧相去數千里安在其能协也瓚等
欺罔至此請逮治御史蕭一中亦劾瓚奉命無効欺罔
不忠兵部議褫瓚等討賊未有成功遽爾班師事屬輕

率且叙功邀賞尤非臣下所宜是宜罪　上責瓚綱班
師不俟命而賜桂勇銀三十兩以旌其功部下有功人
員俟紀檄至日陞賞

七年致仕兵部尚書金獻民以報功命四川巡按御史逮
赴京下刑部獄三法司上罪狀言獻民奉命專征未至
地方乃掠取邊臣功次妄行報捷失大臣忠國之體宜
以奏事詐不以實律論罪詔可之仍革職開住隨行人
員冒陞職級悉革除之

九年咸寧侯仇鸞令其舅曹江詣京賄通職方郎中華鑰
爲其父仇恐乞進事　詔勅陝西巡按御史械致仇恐曹
江及其黨傅訓汪朝宗等來京下三法司及錦衣衛會
訊華鑰罷官聽理

十年四月給事中張澗身言各處將領奏帶人員冒濫軍
功甚衆非國家愼重爵賞之意宜裁革以清戎行從之

十一年令巡按官不得奏捷

二十四年閏正月總督三邊侍郎張珩及鎮巡官咸寧侯
仇鸞都御史趙錦各奏去年虜犯永昌我兵五戰皆捷
斬虜酋狼台吉及其黨百二十餘級俘獲甚衆疏下兵
部科臣以五捷語涉誇張狼台吉首級未有明驗而疏
內叙功鸞兄與弟其椽史家丁皆與焉冒濫尤甚因叅

鸞妄奏希恩兵部請先錄諸臣功而以科臣所叅下巡
按詳覈部珩鸞錦等陞賞有差餘令巡按勘實具奏

二十五年宜府總兵張達疏請以舍人尹秉衡等三人自
隨給事中劉學易言奏帶之例本爲邊將初遣故許以
親信隨若久歷邊陲不宜復請啟奪功冒賞之途乞正
達罪以警其餘　上曰奏帶冒功先年弊事既屢有明
例若何故違兵部其叅閱以聞兵部請戒飭達而勘秉
衡等罪　上念達以邊事勞置勿問而革秉衡等因諭
諸將有到邊歲久與素在邊而違例奏帶者悉查革之
于是又革陝西總兵王爵奏帶四人寧夏總兵李義五

入松潘總兵何卿二人
八月兵部以太平府盜張旺等平擬上各將吏功次敘及
徐州兵備副使王㦂　上曰彼守臣會題不言㦂功部
擬議賞謂何其以實對尚書陳經等因自劾言賊初獲
自徐州者臣竊不審誤擬㦂賞當伏罪　上曰地方捕
盜與奉詔用兵者異若何輙擬有功擅請賞賚既引罪
堂上官姑勿問職方郎中奪俸三月
十一月總督宣大侍郎翁萬達請自今各邊妄殺歸降人
冒功者按實後不必解京許巡按御史得于秋後斬首
示衆以杜奸人犯法之心刑部覆上報可

三十一年兵部侍郎蔣應奎協理戎政寘其子繼詔名于
兵籍中冒首功官千戸通政使唐國相以子熙徵爲优
籍家衆冒功授百戸　上諭大學士嚴嵩悉改黜所置
戎政給事中凌汝志因言任虜跳梁士氣不振朝廷日
懸金爵之賞計功授人猶不肯用命況繼詔等乳臭小
兒從帷闥紈袴中奪之首功奈何令披堅之士蒙霜露
犯白刃畢命疆埸之外乎乞按應奎國相罪　上怒各
廷杖之編籍爲民其子令巡按收訊應奎死杖下
三十二年二月兵部郎中周冕上言嚴嵩心事兩京臺諫
諸臣言之已盡臣不敢再瀆聖聽臣職司武職功次相
見頗眞謹即冒濫軍功一事爲　陛下陳之按二十七
年十月據通政司狀送嚴效忠年十有六考會武舉不
第志欲報效本部咨送兩廣聽用次年兩廣總兵平江
伯陳圭都御史歐陽必進題稱瓊州黎寇平遣效忠奏
捷即授錦衣衛鎮撫亡何奏嚴鵠告效忠病廢
鵠以親弟應襲又言效忠前斬賊首七級例宜加陞二
級遂授千戸臣于昔日問效忠爲誰曰嵩之廝役也鵠
爲誰曰世蕃之子也憤懣不平又之不意嵩之表率百
僚顧爲家謀敢同市井之行壞朝廷之法一至于此今
蒙明旨下本部查覈世蕃猶私創覆草遺臣欲臣依草

題覆天地鬼神照臨在上其草見存可爲左驗臣竊思
祖宗之法萬世不易未見宰輔子孫送軍門效勞者有
之自嵩始蔣應奎唐國相以卿貳微尤俱蒙追論而嵩
乃不究復誰禁乎伏望聖明察臣犬馬之心特賜究正
使內外臣工知有不可犯之法臣雖隕首無恨　上以
冕爲挾私命逮治之罷爲民兵部尚書聶豹遂以世蕃
所囑冕稿具覆嵩自上疏乞免鵠官允之
三十四年十一月右都督朱希孝奏千戸嚴鵠執獲虜諜
哈台白馬廝二人左都督陸炳奏官校戴經李恩執獲
虜諜波羅花兎羊羔二三人皆我華人易名爲虜用者

兵部尚書楊博議覆 上命希孝炳各任一子錦衣百戶鵠等照例陞級鵠恩皆炳家丁也

四十四年初江西紀功御史段顧言以寇平爲其吏書陳仕遇帶功得免試辦省祭超資選用至是廵撫貴州都御史趙鈛廵按福建御史李邦珍復援仕遇例爲其典史王嘉成邵志乞恩吏部言書寫效勞乃吏役職分不宜濫冐軍功請量免官辦仍照常考試省祭以後各衙門毋得援例濫請部如議令後書吏俱不許奏帶軍功陳仕遇仍令追究改正

附冐濫軍職

洪武二十七年七月兵部奏錦衣衛帶俸百戶黃勝因匠藝得官今告老乞以子代 上曰武官皆由艱難積累所以傳之子孫然自開國之初從軍効勞今尚有爲旗軍者此以工藝一時蒙特恩果何勞而欲世官不允

景泰四年給事中蕭凱言比者戶部諸聽軍民官吏輸豆四千石以上者授指揮歷俸十六七年償彼所輸豆倍半矣又令管事世襲是以生民膏脂養無功之子孫於無窮也諸有功者必曰吾累世忘軀獲此官彼輸豆亦獲此官朝廷以吾軀命同於菽粟其誰不解體端雖甚微流弊甚大戶部無能足國創此敗壞名器之例任本兵者果識不到此乎抑阿意權貴莫之敢阻乎乞勅輸粟豆授武職者帶俸不任事不世襲犯贓罪如文職止許原籍衛門帶俸終身 上曰凱言有理已授職者仍舊管事承襲今後乃如凱言

天順五年四月 上謂閣臣李賢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且軍官俸一季關銀十四萬餘兩奈何賢對曰自古國家惟畏冗食今二衛官有二千餘員者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宜令兵部漸調出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費 上曰此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

無事然使其不覺可也　上領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
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自古有軍功者雖金書
鐵券皆以永存而子孫犯法即除其國豈有累犯罪惡
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供俸應役民
必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誠可
慮當徐為之
弘治元年二月兵部奏凡擒獲妖言者自成化十四年奏
准以後止給賞不陞然例前得陞者至今世襲則過於
冗濫例後有功者全不得陞又無以示勸宜量為斟酌
其已陞者承襲時人文到部并優給曾經減革者須勘

當時所獲如情罪深重已正典刑者准承襲一輩以後
照例減革其罪不至死者止還原舊職役不得承襲繼
今報功者亦宜論其所獲情犯重輕以為陞賞應襲者
俱照前例　上曰擒捕妖言本以止亂但人利陞官多
肆媒孽未免濫及無辜不可不禁承襲者照今議行以
後擒獲妖言者止照十四年給賞
六月先是提督勇士都督王欽梁宏因太監李良乞陞前
職科道交章劾奏已得旨欽等職領禁兵難同其餘成
命已定不可復易至是科道復言禁兵重任都督重職
必文武兼備德器老成者方可委付今欽宏皆鄙俗武

夫豈堪是任且奔競無恥百計營謀以驟得擢用於維
新之政未免有傷　上曰朝廷用人多是推舉王欽等
既不應陞革去都督仍以都指揮僉事管事
正德元年九月太監王岳奏官校王縉等十餘人緝事拿
賊有功得旨官校陞一級王縉象房管事兵部尚書許
進執奏賞罰人主之大柄當功則勸浮功則僭各邊官
軍萬死得一首級止陞一級比之此輩勞逸懸殊此命
一行各邊聞之誠不解體不報
十六年七月兵部言先朝太監總兵官奏帶隨征者僥皆
冒邊功得陞除官職宜依詔書裁革乃疏郝金趙然等

十四人差別情罪以請　上曰此曹冒濫名器大壞治
體降黜發遣俱如所擬行
命革錦衣衛等八十衛所及監局等廠司庫諸衙門旗校
勇士軍匠人役凡投充新設者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
一人敢有違明詔影射存留冒支倉糧者罪如之
十一月兵部尚書彭澤等言　陛下首頒明詔裁革冗濫
繼因舊邸諸人曾効勤勞乃各陞職級槩致禁近中閒
多許世襲臣願聖明念明詔裁革之條不可以反汗惟
國家名器之重不可以假人勿以藩府之私勢致妨天
下之大計通將前後隨駕來京官旗所陞職級照祖宗

非軍功不世襲例止許各終其身著爲令甲　上曰業
已許之第不爲例
嘉靖元年六月　上登極詔書已査革冒濫軍職至是錦
衣千戸劉瓚等復行奏辯兵部覆瓚等皆正德間違例
奏帶之人既經查革奪緣覬復宜治以罪　上是部議
命弘治十八年以前陞授職級如故正德元年以後陞
授盡行査革再有奏擾者罪之
四年錦衣衛革職百戸旗校李全崔玉王邦奇閻安等屢
疏辯復原職下兵部劾覈尚書金獻民等查據被革緣
由上請　上曰閻安等五人原因營建定磔磨歷世復

原職內崔玉任理事李全等各授署百戸帶俸不許貪
緣冒事重復奏擾此外亦不得比例陳乞獻民等言全
等枯蠹奏辯一日而復九十餘人是以左右一二人之
私壞祖宗百餘年之法也乞復革斥以息人言消天變
給事中鄭自璧等亦言乞將全等革職下吏問遣不報
五年兵部侍郎張璁請沙汰錦衣衛旗校冗官冗兵先革
旗校三萬一千八百餘人歲省糧儲數十萬革冗官冗
兵四萬餘人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二月御馬監太監張忠爲營建宮殿官匠工役乞恩授秩
其中以百戸乞錦衣千戸者二旗卒乞百戸者一冠帶
人匠乞錦衣鎭撫者四十有四書篆官乞京班者七匠
役乞冠帶者十有四計六十有八人俱從之給事中鄭
自璧上言力諫乞收成命兵部侍郎胡世寧亦以爲言
俱不報會太監周緒等乞錄故太監羅穧秦文宗詔復
從之於是尚書李鉞言我朝舊制武階專待軍功昔事
必由推選自正德間爲權奸所亂幾危社稷今豁革未
幾而內臣乞陞隨請隨得如祖宗成憲何如天下公議
何　上以陞復官職先朝故事戒鉞等勿復言
二十年二月司禮監傳旨莊奉夫人弟校尉邢福海薦奉
夫人弟小旗顧錦授錦衣世襲正千戸福海錦復奏乞

見任管事給事中夏言言本朝令典曰武職非軍功不
陞曰文官不許封公侯所以重汗馬之勞勵忠勇之節
邢福海顧錦平日不列行伍未經戰陳有何勞効一旦
官以五品侍從之職更令子孫世襲乎竊意邢顧二大
人之在藩邸雖曰供奉年多積有勞勤然於今日遭際
龍飛克陳大內游蒙封爵之榮薦加名號之美後宮寵
渥分已逾涯所貴持身謙降用能長保君恩不當緣寵
驕矜廣希恩澤伏乞聖明追寢勿以私昵害天下至公
不報
二十二年六月先是兵部請革冗食　上命撥差風力科

近官乃遣給事中楊上林御史沈越清查京衛二京營臣言
象房額設見任管事俱有定員見今多溢原數兵部奏
將傳乞註撥管事者革去管事臣等請照舊制革回原
衛所司帶俸候缺推補請旨點用庶人人各以功能自
奮越因言祖宗朝非軍功不授以武職非異才不加以
流官蓋酧功奬能振勵之微權查行該部推用各都司
及參遊總兵等官悉憑保薦考語但亦有偶叨一薦即
授重銜及不勝任旋議罷黜則名器已褻臣願重惜此
典不輕授人比照武舉會議事例非有軍功大勞難遇
明恩不得實授庶懷奇抱忠之士將脫穎而出又言武

舉之設載在會典但直以拔之科目補塞一時彌文用
舍或遲其長進速視乎所進則新者未用舊者已壓大
非朝廷選將掄材之至意乞勅該部將新舊武舉人員
通行查出其年資才望尚堪策勵者酌量地方加以署
職在內地者限以五年在邊境者限以三年若無功能
即住支加俸不許指倚武舉名色朦朧奏用至于各邊
贊畫參隨多係脂粃不諳韜鈐倚仗權門咨送贊畫無
事則庇占軍丁靡費牢廩要挾主帥漁獵有司遇警則
奉頭鼠竄聯氣索然傳人首級冒功乞賞此弊因襲已
久乞勅兵部轉行撫鎮查覈有無指陳方畧建立軍功
年終分別等第時議去留奏請廢諸邊鎮多自樹勞伐
之士 上俱嘉納章下所司

二十三年正月總督東廠太監李寅請申明舊制俯察緝
捕微勞乞恩免查以勵後效 上曰奏內緝獲妖言強
盜陞授人員俱免行查既而管鎮撫司事指揮崔玉等
亦疏請給事中戴夢桂劾其效尤妄奏部議仍行科道
官照前旨清查給事中楊上林御史沈越各會同查
覈越因言廠衛類奏之弊率多含糊乞請朦朧擬陞連
累姓名虛張勞勩奏一人則陞一人奏百人則陞百人
遂使市井之流立登朝籍厮養之賤亦濫官班若盜

據擒獲之詞不覈其實恐無功者多冒有功之賞今後
請將廠衛人員令兵部東廠會選才力堪充任使者二
三百名分註五城如果東城擒獲西城不得牽以為詞
南城擒獲北城不得勦為己有所獲人犯果係機密重
情有關寄與者令送法司鞫明成獄給與緝捕人印信
票帖抄招畧節候類奏陞賞之日執以查照若不係重
大事情過爲羅織許法司從公執奏照常發落庶事無
遁情民無冤獄而牽附冒陞者不得以肆其奸詔從之

五月楊上林沈越奏繳清查冗食文冊查過例應裁革皇
親指揮使等官七十一員錦衣并旗守等七十七衛所

例應裁革改正管職等項官旗指揮使等三千六百五十員名查革過錦衣左等所鑾輿等司帮工軍餘五千名時冗濫一清而裁革票擬實出大學士翟鑾於是中貴咸睨怨之者甚衆

三十六年十二月巡按直隸御史尚維持言頃因倭患許總督軍門權宜納級奈何土豪市儈逃軍罷吏向慴罪自活者皆得驕人於白晝大都而軍前未見協濟之實大宄軍下死罪一等而亦令納銀自贖罷閒官亦令效用軍門恣其倒翻謂之何哉　上罪各官任意行私令悉收回原發容頭劄付亟加禁止罷閒官生事害民者悉革回閒住

三十七年二月錦衣衛匠餘陳岳援大工開納事例輸銀二千三百兩乞陞兵部覆奏授都指揮僉事註本衛南司管事日支俸一石子孫承襲一輩給事中湯日新等言錦衣古虎賁金吾之職也入司扈從出掌緝捕國家非特恩不授非異功不襲而以一匠餘絲粟之資得之且支俸承襲無乃濫乎臣等竊以爲本兵前擬非是　上善其言詔改岳註所分帶俸而奪兵部司官俸二月

汰錦衣衛冒濫官旗黄浦等千一百十五人降革減替有差從科道議也

許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九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十三

武學武舉

洪武二十年七月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建武成王廟　上曰立武學用武舉是岐文武爲二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以上之士文武兼備用無不宜即以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於後世武學專講韜畧不

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於一藝之偏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立武學建武成王廟是乃後世之陋習也太公宜從祀帝王廟其武成王廟罷之

建文四年設京衛武學

永樂九年閏十二月　上諭兵部曰武臣子孫襲職者未嘗知前人建功之難而驟享厚祿鮮不覆墜　太祖置武學教之欲其諳禮義知古今以圖繼續爲國家之用歲久人心玩愒武學亦不振衆軍官子弟安於豢養武藝不習禮義不諳古今不通將來豈足爲用其申明武學舊規設法教誨毋徒文具虛應故事

正統六年四月成國公朱勇奏准選驍勇都指揮等官紀
廣等五十一員熟閑騎射幼官趙廣等一百員　上命
置學設官以訓誨之除教授一員訓導六員
九年命各都司衛所凡武職兒男應襲優給并弟姪年十
歲以上者俱聽提調學校風憲官選送武學讀書無武
學處送衛學并附近儒學與生員一體提督
天順八年十月立武舉法凡天下諳曉武藝之人兵部會
同京營總兵官於帥府內考其策略於教場內試其弓
馬能答策二道騎中四箭以上步中二箭以上者官自
本職量加署職二級旗軍舍餘授以試所鎮撫民人授

以衛經歷月支米三石能答策二道騎中二箭以上步
中一箭以上者官自本職量加署職一級旗軍舍餘授
以冠帶總旗民人授以試衛知事月支米二石俱送京
營總兵官處量方略量用把總管隊以聽調遣果能
建功請命陞擢
成化五年閏二月掌京衛武學國子監丞閻禹錫言三事
一古者學必有廟受成獻馘示先禮義而後勇力也今
本學係堂数楹乞勅所司改為文廟庶學者有觀瞻知禮
先勇後之義一兵部事例內外武職舍餘應舉至部試
有弓馬策畧者皆陞官職今本學應襲子弟乞如應舉
事例亦試藝量陞庶幾人知所勸一天下各府州縣儒學
生學無成效者例爲民充吏追糧今本學武生皆舊衆
統轄之裔廩米者多潛心精畧者少乞勅所司每
歲終考試入學二年以上學無可取者計追廩還官送
營操練庶幾人知所警奏下所司知之
十四年五月御太監汪直用事欲以建白爲名奥役爲援
草奏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悉如進士恩例下兵部集
議尚書余子俊會文武大臣暨科道官議上武舉科條
大畧鄉試以九月會試以三月初場試射二場試論判
語三場試策殿試以四月一日賜武舉及第出身有差

恩榮次第錄名勅碑亦如進士科制奏上內閣票上武
舉重事未易即行令兵部移文天下教養數年俟有成
效翹楚從學等官具奏處置
弘治六年定武舉試策二道文理優精畧熟及射中式者
陞二級文不甚優射雖偶中止陞一級雖善行文射不
中式及射雖合式策不佳者俱暫黜以候再試毋六年
九月一次考試後又令先策後弓馬如策不佳即不許
騎射或答策雖佳不能騎射者亦黜
三月兵部尚書馬文升乞刊武經七書分散兩京武學并
各處應襲舍人從之

十五年八月給事中李彙奏今之將帥多出閥閱兵學武
藝無所師資一旦付以重柄恐不勝任乞擇文職大臣
通兵書者專任教養之責下兵部以武臣子弟內有武
學外有府衛州縣學各有師儒訓誨又以部官憲臣提
督閱試但恐奉行未至不必更設官專理　上是之止
令提調等官嚴以教之務得真才不可視為故事
十七年定武舉三年一次舉行
正德三年四月肇開武舉初兵部郎中楊廷儀能文又大
學士楊廷和弟兵部尚書劉宇利其文學又闒結廷和
凡章奏皆令廷儀草之廷儀建議武舉照文場考試策

論用翰林官為主考宇欲因議以自顯遂令廷儀具草
欲依倣唐之增置宋之詳定事參酌會殿二試事少加
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南北二
京并十三省令其轉行軍民大小衙門出給告示曉諭
各色人等如有究極韜畧精通武藝身家無碍堪應武
舉者或隱於山林或育於學校或羈於戍卒或系於仕
籍各付所在官司投報籍貫鄉色查審明白屬軍衛者
禮送該管都司屬有司者禮送本布政司俱送巡撫巡
按其南北二京并令軍衛有司送南北直隸巡按帶管
考試所考人才如果謀畧弓馬可取就令各該衙門禮
送兵部會舉數目請於次年四月開科兵部堂上官并
提督京營總兵官總領大綱兵部司屬官分理衆務初
九日初場較其騎射人發九矢中三矢以上者為合式
十二日二場較其步射亦發九矢中三矢者為合式俱
於京營將臺前較閱十五日三場試策二道論一道於
文場席舍內試之照依文舉粹其姓名錄其弓馬策論
之優者裝演成帙題曰武舉錄進呈睿覽　上准行之令
以為例
十六年十二月命兩京武學如舊例六年會舉送各邊鎮
贊畫方略有功一體陞賞五年無功各還原營衛所供

職襲替先是正德中嘗停革會舉之例至是兵部以故
事嘗復為請從之
嘉靖十五年兵部言國朝武學設在京城東偏規模狹小
較閱弗稱加以教官職小化導實難徒取備文無濟實
用近武定侯郭勛請別加振作而御史郭圻復請於武
英殿講武西苑閱射臣等議得禁廷講武事體非宜而
武學規制誠當振作請以皇城西隅大興隆寺因其
廨宇稍加拓飭改創齋舍移武學於此擧大小武官子
弟及勳爵新襲者肄業其中用文武重臣教習設屬分
督歲仲冬大加較閱以示懲勸得旨俱如議其未盡事

宜仍令會禮部工部詳議條上一、嘗建殿堂一專教將領宜命才望素著諳兵文臣一員撫督講武選各府掌印僉書侯伯及各營坐營將官一三十員每月過三日赴堂講武經等書遇八月演習武藝至歲仲冬請車駕幸講武殿行大閱禮考校將帥而賞罰黜陟之一尊崇廟享古今言兵者以太公呂望為宗請倣唐制立武成王廟以漢唐以來名將如孫武吳起司馬穰苴尉繚子黃石公張良韓信李廣趙充國諸葛亮鄧禹馮異關羽張飛李靖李勣郭子儀曹彬韓世忠岳飛我朝之徐達常遇春張玉湯和配享每歲春秋致祭庶典制不缺武

教有所興起一時加勸懲每歲仲冬大閱炸者春夏教仲月望日會官教閱果弓馬熟閒通曉兵略者即遴俟推補否則不得陞敘　上從之即命兵工二部擬圖說以聞

十九年二月兵部上請歲例當開武科鄉試　上曰武舉未見得人姑已之給事中王夢弼上言國朝武科本無定制間嘗舉行後以六年為率蓋取之不廣故習者少自　陛下定制三年一試取至五六十人士皆踴躍思奮一旦報罷恐士氣解詔如前旨不許妄議

二十年給事中仵瀚具奏復設武舉兵部覆議奉旨近年武舉委無實用合依擬開設務求真才實有將畧的分別邊方腹裡取人乃照會試南北卷例如每科五十名邊方取三十名腹裡取二十名

二十六年兵部言中式武舉原議指揮以上酌量推用千百戶以下分送各邊贊畫戍守蓋欲隨材任使各盡所長近給事中楊宗氣奏贊畫無益罷之但設科取之復不見用匪惟武材無所展布而掄選初意亦或失之乞將今次中式武舉尹鳳等照例陞授職級隨宜委用俟有成績一體陞錄得旨武舉中式官生既出自科目當令各得効用所議允行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福建布政司右參政臣朱大典　訂正

兵部 十四

京營

國初設京營隸大元帥府後改五軍都督府以訓練在京
官軍
永樂元年置三大營曰五軍營有步隊馬隊專發陣法曰
神機營皆步隊肆習火器曰三千營皆馬隊專扈從出
入營車輦寶纛等事管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管官曰坐

營曰坐司俱兵部奏請於公侯伯都督都指揮內推選
後兼用內臣神機火器特命監之曰監鎗又有掌號把
總把司把牌等官俱於都指揮指揮內推選
八年北征分步騎爲五軍命靖遠侯王友督中軍安遠侯
柳升副之寧遠侯何福督左哨武安侯鄭亨督右哨寧
陽侯陳懋督左掖都督曹得都指揮胡原副之廣恩伯
劉才督右掖都督馬榮朱榮副之尋別選輕騎爲前哨
命都督劉江等充遊擊將軍督之又以都督薛祿冀中
等充驃騎將軍都指揮侯鏞陳賢等充神機將軍都督
金玉等充鷹揚將軍都指揮李文等充輕車將軍分[illegible]
精卒不隸五軍
二十二年北征歸京師爲五軍大營五軍營中軍左掖右
掖左哨右哨管操練京衛及中都山東河南大寧三都
司輪班騎步兵十二營管隨駕騎兵圍子手管上直叉
刀手及京衛步兵幼官舍人營管京衛幼官應襲舍人
殫忠効義營管京衛報効舍人餘丁俱以公侯伯都指
揮領之三千營一司管執大駕龍旗寶纛御寶及兵
仗局什物上直軍一司管左右十二隊勇字旗大駕旗
纛金鼓上直軍一司管傳令營旗牌御用監盔甲尚冠
尚衣尚履什物上直軍一司管大駕勇字旗五軍經宿

點直上直軍一司管殺虎手馬轎及前哨馬營上直明
甲官軍隨侍東宮官舍遼東備禦軍神機營中軍左掖
右掖左哨右哨管操演神銃大火器五千下管操演火
器及護衛騎兵
洪熙以後以英國公張輔寧陽侯陳懋陽武侯薛祿等爲
總兵官後輔懋謝兵事祿歿始以成國公朱勇爲大將
宣德四年五月陽武侯薛祿奏神機營官軍初額一萬五
百六十人於右北口守備議於內地衛所選補其缺今
久而未補乞如前議　上命兵部補之
正統五年正月以襄城伯李隆提督京營

十四年九月命武清伯石亨總京營兵馬亨先協守薊全坐不救乘輿械繫詔獄至是使戴罪督京營

景泰元年兵部尚書于謙以京師兵馬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每遇調遣選摘挑撥號令不同兵將不相識或至誤事乃議擇三大營精銳騎兵十萬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名曰團營而以謙總督武清侯石亨昌平侯楊洪安遠侯柳溥爲總兵太監曹吉祥劉永誠等監之餘步騎仍歸三大營曰老營常令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就令原管都督等官統領前去號令歸一伍行不亂云

四年八月命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陳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尤之陣夫古蚩尤即今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尊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容陣隊間容隊者也若夫造遁甲有九星開八門川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爲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夫將居於玄武之位而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時林各兵科見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沓致死嘗劾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此教閱隊伍始整

天順初罷團營

五年十二月會昌侯孫繼宗奏同兵部尚書馬昂簡閱各營官軍昂等奏選定五軍三千神機等營一等頭撥官軍十一萬九百有奇二等次撥官軍十二萬六千有奇上曰軍既選定其令總兵等官盡心提督訓練務在武藝精熟仍須常加撫恤所司不得虐害

八年復立團營以定襄伯郭登提督

成化初復罷團營

二年正月御史錢瀹等言自古備邊之策不過練卒擇將廣備蓄修城池利甲兵而已邇者虜寇長驅動以萬數西沿邊殺掠殊爲可畏兵部以乏兵召募示務於虜今

京師軍士不下三十餘萬或占役於私家或借工於公
府或買閑而輸月錢或隨從而備使令其糧餉者大半
老弱不勝甲胄且馬多羸瘠器非犀利使之折衝禦侮
安能要倖捍禦況今之為將帥者雖曰用勤戚取人望
而身任安危忘身殉國為　陛下効力輸忠者則未之
見也伏望切責總兵等官將各營軍士查點操練命給
事中御史各一員不時嚴查設有營效占役等項通行
參究仍乞節財省用一應浮費悉從裁損遇有征進軍
士加倍賞賚作其勇敢更乞於雁門一帶關隘并山西
地方添設才望重臣智勇參將提督巡撫經略地方然

大要尤繫於兵部之得人今尚書王復質實有餘應變
不足以此之才處此多事未見其克濟更宜圖之　上
曰王復歷任未久難責近效頃於三營內選揀精銳官
軍十二萬分為十二營團操情弊多端輔加廢弛今還
歸三營照舊分一等次等訓練差給事中御史不時點
閘若仍前作弊即參奏究治所云費用賞賜朝廷更當
斟酌
三年二月六科給事中言邊城既屢有警京營軍士強壯
可用者多為權勢役占乞勅剛正大臣檢冊清理訓練
聽用奏下兵部聚戶部尚書馬昂副都御史林聰　上

既可之尋又命給事中潘禮陳鉞參預清理而閣臣陳
文等復言必得內臣剛方練達如懷恩者與昂等共事
然後可以剗除宿弊　上從之乃勅昂等日賑以京營
軍士大率有名無實欲收集部曲往赴邊郡累旬月不
能得數萬益總兵等官縱之歸休役之私用其弊多端
難以枚舉今特命太監懷恩會同清理除已満之數不
與以見在軍士點閘且以十五萬實數來上其有仍蹈
前非隱蔽抗拒不報聽會議處治清理之後仍别立良
法以備調用夫朝廷勞天下之民以養兵而耗天下之
兵以蠹弊兵民日困姦弊日滋及至有事付之長嘆則

咎若今日不避怨怒盡揀其源而窒塞之以復我　祖
宗時兵政之盛乎簡任惟篤期於見效爾等其欽承朕
命後恩等以選過一等三營官軍得一十四萬三千九
百有九人具數奏上　上曰一等官軍數多仍分十二
營操練兵部其會舉坐營官以統領之仍推舉文武大
臣各一員總督務在得人
十二月復立十二團營凡十二萬人曰奮武耀武練武顯
武敢勇果勇効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十二營內
各分五軍三千統騎兵神機統火器而以撫寧伯朱永
懷寧伯孫鏜定襄伯郭登總之三大營所存老弱無幾

名曰老家兒尋備營造差撥等用其十二團營益以北
直隷各衛及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衛所精兵共二十
五萬實之分爲春秋二班團操聽征
五年兵部以都督劉玉當聽調征西所統馬軍缺少乞於
別營選補　上曰團營軍選補未久如何又要選補不
允有管令全營以往然此中必有情弊其令內外提督
并坐營官具實回奏於是撫寧侯朱永及玉等引咎自
劾　上曰初簡閱士馬委爾等提督訓練正欲兵精以
備調遣何乃因循廢弛輒至於此玉等平昔坐營怠惰
及臨調又稱軍馬不足論法本難容恕姑宥之仍各慎

乃事以副委託數有不足即與選補勿致有悞
十一年五月兵部奏自景泰初年立團營之後迄今僉點
二紀稽其軍籍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支糧物如
故良由總兵等官因襲作弊若不嚴加追究非徒糧餉
虛費抑恐兵政日弛　上命究理之
十九年八月兵部以定西侯蔣琬言團營兵數減耗請命
內外官閱視　上因命太監懷恩與戶部尚書余子俊
任其事仍賜之勅曰國家兵備寄之三大營十二團營
邇者虜酋侵掠大同宣府朕命大將征勦揀選精銳旬
日僅得萬餘蓋由總兵等官縱之歸休役之私門或賄
賂買閑應役權要令待命爾等督同給事中御史拔籍
點閱除出征外敢有隱蔽占恡不發聽爾等會議處治
後恩等以所閱兵數奏上　上復曰京營官軍點選以
定自後內外提督等官務盡心操備振揚威武痛革宿
弊撫恤下人毋仍怠玩
二十年十二月　上諭兵部曰京營之設本居重馭輕之
計屢遣官閱視恐有遺缺而鎮守守備等官衘於請託
往往奏請隨行脫有緩急誤事非小自今不得復奏違
者罪之
弘治元年六月鴻臚少卿李燧奏京營操練舊以文武大

臣協同提督頃年以來止用武職總兵而文臣不與乞
於文職大臣內簡命一員往任其事或遇有警即同征
剿則文武相資而戎務有備矣事下廷議列銜以請
上命左都御史馬文升提督之
十年三月大同宣府諜報虜犯邊命中官武臣練京營兵
以待
十三年四月北虜入寇京師戒嚴兵部言京營提督各官
任事年久間有衰疾及未副衆望者分別去留庶緩急
得用　上即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出各
官疏親賜顧問以次裁決留英國公張懋等而罷遂安

伯陳部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兵柄至五月復召三
臣於平臺出兵部推官疏逐名訪問面加裁決視營手
勅命保國公朱暉鎮遠侯顧溥提督三千營惠安伯張
偉提督團營新寧伯譚祐罷團營專督神機營
十六年六月鎮遠侯顧溥卒以保國公朱暉提督團營
十八年七月以許進為兵部尚書提督團營
正德元年正月以太監劉瑾等管五千等營 許中官
十月以太監劉瑾提督團營張永等並司務
六年八月以惠安伯張偉統京營兵征流賊
十年科道官奉命選營衛官軍是時食糧官軍三十八萬

四千七百四十五人各監局門厰等處役占奏准免選
者十八萬一千人從征者二萬九千十五人逃故者萬
五千四百五十二人團營所存者十三萬四千九百八
十三人而中選者僅二萬三千三百二十三人
十六年五月命武定侯郭勛惠安伯張偉充提督團營總
兵官勛兼督五軍營
嘉靖元年郭勛奏軍務六事內言將權不重乞於制勅明
開臨陣退縮者及訛言惑衆令審得實者斬兵科駁勛
要求制勅欲竊威權[illegible]亦謂不可許 上是之
三年給事中夏言請[illegible]選三大營精銳分十二營
每營操軍萬人今惟冊籍存耳請命本兵簡閱三營將
士驍征為一等轉選為一等老弱工役為一等上下其
月糧軍有選鋒每營各拔其勇者三千人選邊將善戰
有謀者署遊擊令自選數十人為領哨把總管隊選夜
不收工匠營者數十人以教營士遇警即出操練毋兵
虛文毋拘成法各以己意教戰此伐謀之上兵也
六年吏部尚書楊一清奏 太祖設五府四十八衛 太宗
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大
營都城之外設大教場操演又以河南山東中都大寧
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師歲教月練眞得居重馭輕之宜

厥後天下承平兵務漸弛己巳之變幾危社稷 于謙乃
於三大營中挑選精銳分立十營團操不堪者遂之老
家天順初罷之成化間置十二團營分布益嚴我武益
張於時一有警報大軍一出四方懾服嗣後因襲就簡
垂四十年而戎馬日耗士卒之脫實者出錢包班而其
名徒存貧難者饑寒困苦而其形徒在衣裳襤褸氣息
奄奄平居且難自存安能為國以捍百戰之虜每遇有
警欲撥一二萬之兵未免於各營通行挑選欲再選撥
一二萬恒以不足數為慮是團營與老家無異夫軍以
衛民民以養軍今各官軍月支米八萬一千五百有餘

以一歲計之該食九十七萬八十餘石是皆百姓膏血及選用戰兵求二三萬而不足當事者豈不爲之寒心哉至於統兵將官亦臨期選用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遂緩月日旋置罷裝將官已至關口士卒尚在京城都人相傳爲笑正德間山東北直諸處羣盜縱橫乃調宣大陝西遼東邊軍征之踰年始得平定是豈强幹弱枝之意哉幸其時三邊無警假使夷狄外侵遊兵不可掣調則內盜竊之不問乎啟邊人輕我中原之心誠不可閑於四夷詐於後世者矣今失此不爲後益難圖乞勅提督官申教練之法溥𡘋郎之恩禁剝削之害嚴役占之

係帶宿弊復舊規使耳目一新精采一變內治既舉外攘何難國家之元氣壯而生民之命脈庶延於此也

八月命武定侯郭勛揀選奮武等十二營官軍一萬二千員名以坐營官署都督杭雄張軏都指揮劉淮焦倫充參將演操聽征仍命太僕寺挑選寄養馬匹備給

五年奮武缺坐營官閣臣費宏欲用新寧伯譚綸而兵部竟以鼓勇營徐源調補宏又欲以綸補源缺侍郎張璁論宏切制府部　上曰簡用文武大臣由吏兵二部推舉宏雖居輔弼點用皆自朕但爾所言良是以後推用大臣各部務從公舉以副任用

九月巡視京營科道王科陳察各參奏武定侯郭勛顓權罔利侵收團營草場租銀數萬占用軍匠科索多端保舉屬官以賄爲第班軍派工以賄放免任用奸惡郭彪鄭鑾等剝軍害衆怨聲載途宜褫職論罪不報勛疏自辯　上諭之曰卿宜益秉公守法以副委任無忝世勳給事中鄭自璧趙廷瑞張達南京御史潘壯等俱言勛以奸成橫以賄濟貪矜名徼物怙寵售私籠絡貲資漁獵營伍爲妖賊張寅囑託爲逆黨陸完雪冤剛愎有餘矯誣無狀屬者言官交章論劾更蒙温旨慰勉延雖之而使縱也乞即褫其權柄下諸臣所奏嚴究以懲奸惡

疏下所司刑部覆言所奏俱有指實請下法司勘擬兵部亦言勛貪酷奸橫不足以膺重任請罷兵政別推老成練達重臣代之俱報有旨

六年十二月召起閒住太監張永提督團營　薛中官

大學士張璁言京師根本之地營伍空虛武備不修此第一可慮也景泰初于謙嘗立十二營之法最爲盡善日久漸壞至正德間江彬用事乃引宣府大同榆林遼東邊兵日入內府操練名曰外四家而團營之法益壞今春虜寇宣府欲選京軍征勦團營額設十二萬人及選不滿二三萬蓋由强壯者占役權門疲羸者掛名影射

夫戶部糧册十二萬不闕一人而點選兵册僅此數有
警變何以備之臣與楊一清議欲如此法修舉恐未得
人茲蒙 皇上起用太監張永責之提督更乞勅下將
權要私占軍丁清出補伍以充十二萬原數而於十二
萬數內拔爲精選以備先鋒至於每營總兵參將等官
必擇知兵宿將爲之不宜專以侯伯尙衆子弟濫充仍
戒不得剝削軍士以離其心擅令工作以傷其力無事
之日如法操練有事之日即奉命啓行務使將必知兵
兵必克敵如此則營伍充實京師有備夷狄之患不足
慮矣 上嘉納之命提督團營官從實舉行

上諭大學士楊一清等曰團營重務國家第一事幸四方
無大警然安不忘危聖賢至訓卿其圖之一清等對曰
國初京城五軍神機三千三大營于謙因己巳之變選
其精銳分立十營團操成化間又增營爲十二分布簽
嚴令久不蒐選戎政大壞 陛下念及此社稷之福也
謹陳六事一曰愼簡提督文臣以兵部不宜兼管營務
乞舉素負才望諳曉兵政大臣專設一員以提督之二
曰嚴擇將領官員以所任多膏粱紈袴不閑軍旅宜推
舉將官曾經戰陣者付以蒐選教練之任三曰愼選戰
鋒官軍以出與敵必使鋒銳者當先宜大簡各營分爲
等第選其勇健者二千人爲一等就中又選膽力過人
武藝精熟者千人爲戰鋒專備征調四曰時訓練以求
實用以把總官雖知號令而軍士徒應故事必使營中
講解通曉號令又簡一二人爲師聽其敎習責以成功
五曰禁科斂以作士氣以管糧等官科斂多端所存無
幾乞自後假借科斂者以軍法治之六曰查處京營馬
匹以營馬多病倒係失養亦由軍士貧難故耳請將各
營一年全支草料者凡三月餘月折解所折不足以供
立以待斃宜諭戶部量增其數以恤貧軍而重懲其失
養者則被罰者無辭 上令兵部如議行

七年正月大學士楊一清言京營將領多係勳臣世冑膏
粱紈袴之輩宜依弘治間劉大夏議凡邊將曾經戰陣
偶坐事居閒者悉取至京付以蒐選教練之任庶克有
濟且古之用將者智勇廉貪皆可兼使不以一眚廢
上納其言令兵部推舉乃舉原任總兵潘浩鄭卿靳英
副總兵周尙文參將高時楊天祐王道見任參將魏鋭
蔣存禮都司申錫陳希夔俱曾歷戰陣謀勇可取宜召
赴京師備坐營領軍之任 上曰將才難得各官雖有
因事論罷者用人之際當舍短取長浩等及鋭存禮遽
諫官其給傳令詣闕聽用錫希夔照舊掌諸司事勿召

提督團營官查上十二營官軍原額十萬七千有奇今止五萬四千四百有奇馬十五萬二千餘匹今止一萬九千三百餘匹其中病憊瘠者過半營務廢弛若此

八年正月　上諭大學士楊一清曰茲提督官張永故朕求堪代者不得思永乃卿與璁所薦今可勿負前忠即來二三次一清因薦太監黃錦王竹且言近日營政被郭勛沮撓乞加戒飭　上曰勛心亦素存忠奈恣暴不肯悛改今操兵已久當以更用但乏人耳錦竹二人非朕自擇乃司禮監循次之用二人素嫉張永難保不廢前人修舉事功且與勛熟就如璁乃剛毅之資所共皆

未甚得故朕問卿聞先朝有張忠者素好今謫在南京卿可再議以聞一清言張忠先年過失頗多宜取回聽用其團營重任未必進堪　上報聞

郭勛久典兵事不法姦贓巨萬有郊州金幹者錦衣人也坐贓戍隆慶衛勛受其賄遣人取還指揮王臣不從遂縛臣及幹以歸臣被掠甚急用重賄得免御史趙鏜以聞　上詔問勛勛曰無有　上惡其強辯下法司議罪刑部侍郎許贊等言軍官犯罪不請旨及奏事不以實律有明條勛欺妄驕橫宜論如法　上曰勛受命提督營務不修職業專事貪求威福自恣怨聲盈路取回欽發罪犯擅罪邊地衛官卻又飾詞強辯無人臣禮本當重究姑念勳戚從臣罷其典兵及保傅官階令於中府帶俸閑住　一云楊一清惡勛驕橫諷御史王堂言之御史陳察亦以為言　上不得已奪其官云

三月　上諭楊一清曰團營內官缺朕欲以武忠爲提督其張忠趙隆職事先着來京閑住待數月後着於十二營內管其一營庶不誤事又郭勛之缺亦須簡選勳臣堪任者卿可併議來聞一清言武忠張忠當如聖諭取用侯伯中則仇鸞都督中則楊宏可用　上納之

命兵部尚書李承勛兼提督團營軍務初伍文定既罷承

勛等會舉侍郎王廷相黃衷俱可代因言今方裁革冗員團營似不必專官正德初許進爲兵部侍郎提督營務仍管部事今惟上裁　上曰卿既言專官似冗然必諳練戎務者方可兼此其卽以煩卿不妨部事兼提督

上大祀南郊團營扈蹕將士多不至提督尚書李承勛參科道覆治於是把總楊清等以缺隊太多下法司治罪革任餘將佐抵罪有差營制凡把總缺提調坐營隨行選補郭勛陰庇清等留其缺久不補至是踰歲遂疏請復清等任而詆承勳參革爲非於是巡視京營科道王準等數劾專恣且請重治清等以杜貪緣兵部覆如議

上命錦衣逮清等送刑部鞫治勛姑貰之
九年復以武定侯郭勛提督京營復保傅閣臣張璁爲也
十一年十月御史鮑象賢以興工多役班軍請分爲三二
以營操一以赴役兵部用通政使陳經議請分爲二半
歸於營半放回原衛休息收其穫雇夫應用從之已而
京營復言放回班軍非制詔准行明年一年
十三年二月給事中曾抃言團營重務尚書王憲職任本
兵勢難兼攝今邊報旁午營務視昔加重請改左都御
史王廷相提督團營命悉專心部事從之
十月命兵部選閱團營京衛官軍郭勛言選閱有妨操練

請俟往操別爲議處兵部言事方有緒而一旦停止轉
滋奸弊且平旦營操操畢而閱亦何妨之有若冬月嚴
寒軍士聽選則尤不便請閱選如舊詔從初議
二十年給事中高時論原任遊擊參將 九聚及坐營西
寧侯宋良臣都指揮陳讓等十九人各貪饕不職 上
曰國家故制居中馭外京營爲近畿方閫取法九聚等
臨戎營務非一日昔任闕任永不敘用自今選視者
俱宜遵諭如期奏亦不許狥私過當
二十一年命兵部尚書毛伯溫不妨部事提督團營戎務
伯溫因言振舉戎政必先精擇將領撫綏士卒兵將相

恤故法令得行邇聞將官往往剋取軍需以通賄賂士
窮且 驕以馭敵宜其敗矣請勅各邊撫按諸臣嚴行
總副參遊守備等官洗心滌慮無蹈前弊一切軍需悉
以給軍將官絕營求之路則政本清軍士稱衣食之資
則士氣倍戎政急務莫先於此 上納其言詔都察院
刻榜諭衆及緝事衙門悉心訪察但遇各邊將官入京
賄賂貪緣歷推及棍徒指稱騙賺者即逮問重治之
二月提督團營成國公朱希忠言官軍脫班數多乞行巡
按御史究治 上曰官軍脫班數多豈獨該衛買閑作
弊坐營大小官員納賄縱放皆襲以爲常即御史查究

亦虛文耳其下部詳議
十二月給事中蘇曼言京營軍士尚缺二萬乞募充補下兵
部尚書毛伯溫言今日之事不在足兵在選兵不在生
財而在節財若所募匪人不特無益營伍且虛費糧餉
臣謂募兵之議暫宜停罷第令見在時加訓練汰其老
弱冒替使在營皆可用之兵無坐食之患爲可耳從之
二十三年六月巡視京營御史沈越言臣被命以來逐一
查閱營衛情弊聞見頗悉夫國衛於兵兵資於食京營
之兵所賴以振揚威武控內馭外故轉天下之粟以供
之嚴輸力挽重費而不辭者所倚甚重故也使其替補

法嚴訓練精密則兵威自壯糧餉不虛若老弱冒濫之
徒雜處行伍虛糜無益豈國家養兵備用之初意哉但
今邊方有事團營居重馭輕不可無道隨作新之道乞
勅兵部再加詳議將臣所擬應革軍人斟酌以請從之
十一月給事中徐養正言今之團營即古天子之六軍也
當戎務廢弛之久而欲裁糧支給宜禁止役漁以革夙
弊馬匹領養則揀選壯軍以便飼係給發弓矢器械以
熟操練分別軍士強弱以作勇敢詔議行之
十八年春勅營撫寧侯朱岳英國公張溶西寧侯將領
惠安伯張鏓錦衣指揮同知鄭璽僉事孫堪偕給事中

楊允繩於閱武場比試驍襄官舍璽忽報訛言云虜入
寇至沙河岳等皆懼而走允繩以聞詔責璽訛言驚眾
褫職岳溶怯懦損威並坐營督事傳等不能規正各奪
俸二月
二十九年九月兵部侍郎王邦瑞言國初京營勁兵不減
七八十萬而元戎宿將常不乏人嗣是三大營變爲十
二團營又變爲兩官廳雖浸不初若然原額軍尚足三
十萬八千有奇迄今承平既久武備廢弛在營操練不
過五六萬人而戶部支糧則有兵部調遣則無比者醜
虜深入守城出戰動稱無軍其見在者率老弱疲憊市
井遊販衣甲器械取給一旦臣以爲卒伍不足其弊不
在逃亡而在占役訓練不精其罪不在軍士而在將領
今之提督武臣多世冑紈綺不閑軍旅平時則役占營
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四集市人呼舞博笑先年尚書
王瓊毛伯溫劉天和輩嘗有意整飭之將領惡其害己
率從中沮撓軍士久習驕惰輒倡流言清理未半旋復
中止彫敝至極我　皇上親見其害宜差風力科道通
查十二營人馬數目取戶部糧冊參考見在者汰去老
弱逃亡者設法勾補占役者悉徵著伍然後人給衣甲
器械加意練習勿爲浮議所搖庶幾營務可飭　上以

其疏陳積弊皆是乃勅提督太監高成歸內罷成國公
朱希忠遂安伯陳鏓改十二團營爲三大營曰五軍曰
神樞曰神機總三營曰戎政府改京營總兵官曰總督
戎政官以咸寧侯仇鸞領之專設侍郎協理即以邦瑞
爲之仍令兵部會官議議上言京營之制主訓練在京
官軍其始止令大小教場以訓練五軍將士永樂初立
五軍營操練官軍專備征伐戍守之用三千營司寶纛
令旗神機營司神槍火器謂之三大營五軍神機二營
俱有中軍左右掖哨五軍營三千營俱有五司至於千
二團子手幼官彈忠等又俱有營附於五軍營中而各

有司爲將營無不知兵之將將無不練之卒然且有御
前試驗及按月關報之條以爲賞罰懲勸所以兵休而
不驕兵用而不困正統末尚書于謙見五軍營軍士精
壯老弱參處就中挑選十二萬團操爲十二營立爲奮
武等名以別其號總以提督以重其權十二營內莫不
各有三大營至於老弱存留大營遂爲次撥亦應變濟
時之權也至正德而有東西官廳之制其法就十二營
中挑選精銳另設總兵參將統領各邊奏請待撥啟行
是十二團營又爲老家兩官廳又爲團營也至今日則
兩官廳之兵又未必精營日分而愈弱軍日選而愈弊

官多則占役者重而軍士散於奔走營分則稽查爲難
而軍士易於隱蔽因條爲興革大事 上命如議進章
提督內臣五軍營設副將一員參將遊擊將軍各四員
神樞神機營各副將一員佐擊將軍練勇參將各六員
既而仇鸞請以四武營歸五軍營中軍四勇營歸左右
哨四威營歸左右掖中軍左右哨掖各設坐營官一員
爲正兵參將二員爲奇兵正兵備守城有警則以奇兵
出征從之鸞又請張鶴齡故地改建府牙居之小廝因
通居大同兵五百自衛曰用以訓練京軍邦瑞請罷兵
部主事二人給事中御史各一人議論多與鸞忤主事

申樾復持法不爲屈疏京營弊政語稍侵鸞鸞怒密疏
逮樾杖之補外鸞又言京營置給事御史主事等官不
便皆罷之鸞言無不聽遂益驕
十月 上諭仇鸞王邦瑞及禮兵二部曰朕復祖制三營
修武其舊哨司被名頂無用今須下京營新制卿等詳
議具奏又特諭鸞曰朕定將兵偏數五軍勿易二營之
副將止用一人不必二人將大將所練三營仍外添能
戰之將六人分領操練衆將之選不必備員須經陣者
亦勿由部用卿須力主復 二祖初建之武威可也
仇鸞言頃者營制一新臣等仰奉嚴旨三令五申欲大振

往時玩愒之習但恐行法過嚴人情不便或興謗言稱
感乞責成臣等毋有所避并令所司禁戢流言者 上
曰卿等受朕簡任其督率官軍嚴加訓練若有造言與
謗意圖阻撓者捕鞫重治
三十年仇鸞言頃聞嫉臣者謂臣家丁劫趙時春所統民
營夫兵雖有軍民之分悉臣節制臣何怨於民兵而令
家丁劫之此由去冬臣欲調邊兵而尚書王邦瑞郎中
尹耕欲募民兵以沮撓不遂故值臣出兵於外遂爲此
浮辭構陷罔是欲挫敗臣重權俾得全首廟下以終大
造 上手書慰之曰卿竭忠戎務今秋果賊未犯豈可

以孽鋮求退宜益盡心運思以慰朕望不允辭
初虜犯京師　上命都御史商大節領兵部巡卒督五城
御史巡城內外以防不虞後又以大節言召募技勇異
等士倍其廩令大節兼領之至是仇鸞以秋防布選諸
將乃徵大節所部兵使隸已麾下役檄大節防禦京城
大節以已利節制不當受鸞節制因奏兵部巡卒舊不
隸京營祖宗有深意不宜令鸞併領且劾鸞包藏禍心
宜裁抑其權勿使胎亂鸞上疏力排之遂繫大節於獄
論死大學士嚴嵩以大節雖涉規避非臨陣失機比宜
改戍邊不聽竟死獄中及鸞誅大節故所部卒石鎧等

伏闕訟寃兵部侍郎張時徹因以覆請　上愍其擅擬
降俸二級
三十一年仇鸞言往者東路每年調發京營轉弱為強軍
六枝戍大同宣府薊鎮以六月往十月還今已屆期臣
謹劄若副將孫勇參將黃恩各三千人守宣府參將施
寬遊擊趙應各三千人守大同遊擊蕭振許榮各三千
人守薊州　上報曰此事卿等但就營中教練勿令之
外時　上意頗疑鸞擁兵太重稍稍裁制之以節收其
權鸞憤不知懼也
八月時宣府薊鎮有警檄仇鸞方病疽甚疏請與疾赴軍

上諭止之會邊報日急兵部尚書趙錦言今強虜壓境
人心洶洶大將安危所係而鸞病不能軍有如虜長
驅臨憂君父不小臣錦不勝犬馬拳拳願親往代鸞督
戰一　上詔本部不當輒出乃詔鸞納還敕印其京營戎
政令侍郎蔣應奎暫署仍命暫設臨陣文武大臣各一
員代鸞督戰以遊擊時陳為都督僉事改戶部侍郎孫
禴為兵部俱提督軍務鸞聞命大恚病益劇尋卒
先是鸞數在　上前言兼調兵禦虜卒無成效　上頗厭
之及鸞死亦心知鸞奸逆未發會鸞所養時義及侯榮
姚江皆冒功授錦衣指揮等官知鸞死事必敗而大學

士嚴嵩與錦衣都督陸炳亦素忌鸞乃紿時義等曰汝
禍在旦夕為若計惟遁虜可免義等信之遂出奔居庸
關叠垂城諸處欲叛降虜為關吏及邏者所獲陸炳疏
聞下詔獄鞫之炳乃追發鸞前後通虜納賄諸亂政狀
上大怒令諸司會鞫之於是法司奏鸞謀反律當追戮
乃詔暴鸞罪惡剖棺戮屍梟首九邊妻子及時義侯榮
姚江皆斬籍其家沒貲入官諸黨惡皆謫戍邊下詔布
告天下虜聞鸞死旋亦引去
兵部以總督京營戎政員缺請會推且言京營舊制文武
大臣俱用提督名銜相制行事以防臣下擅權亂政者

請復舊便　上曰總督京營戎政朕所定名忠否存乎
人耳何用輙行奏改其郎推武臣可者二三人以聞偶
等日久始請又違欽制姑不究
九月　上諭內閣曰朕思所更戎政有未當者　祖宗舊
制曰提督團營義與今稱總督同否非外出可用欽差
二字乎又上下六營其名尚在今制以正備二兵為名
是否又轉弱為强一事此鸞之逆情宜宣示軍中令勿
以此抱怨必盡力於國其他一切當正者卿等一一議
上大學士嚴嵩等言臣等仰惟　皇上更新戎政一一
盡善提督與總督義本非二其欽差二字乃鸞自稱誠

不宜用上下六營之名除去已久宜如聖制以正備二
兵為名又臣等聞欽定營制自正兵之外五軍營備兵
六萬六千餘人神樞神機各四萬人今正兵尚未足況
備兵乎此宜令戎政官查處者也轉弱為强兵已奉明
詔裁革臣等謹條列未盡事宜以上一議軍鼦一議首
領官吏一議各營將官一議班軍行糧一議歲調邊兵
一議京師民兵　上曰朕所諭及卿等所議與他未盡
者令兵部熟計以聞
以豊城侯李熙總督京營戎政熙因上釐正戎政三事一
言趙鸞賄進把總官宜定去留二言鸞調任叅將不由
上命宜速治三言鸞增置各將家丁宜革奪　上從之
三十二年正月兵部覆李熙等條陳四事一精揀選今營
兵十二三萬三人拔一可得選兵四萬五軍營定以二
萬二千一萬屬總督萬三千分屬四遊擊神樞神機二
營各九千分屬三佐擊而諸將領千把總俱遴選吏調
以總領選兵二明賞罰每選兵歲給器械銀一兩開操
時月加操糧五斗約歲費銀十二萬餘宜裕休各省班
軍徵其行糧之半給用三養鋭氣營兵日操挙晨出暮
歸生計既妨困餓日甚欲求精鋭殆不可得乞將選兵
於三六九日入營以均節勞逸蓄養鋭氣其將佐一祝

教練成否以為殿最四禁訛言京兵偷惰成風一遇清
覈選練輙起訛言使任事者疑畏中止乞命所司廵察
捕治大學士嚴嵩等言　祖宗設三大營內護京師復
令河南山東鳳陽大寧四都司軍分春秋班入衛蓋以
居重馭輕有防微之深意是以百五十年未敢輕變今
營兵止十三萬數已不多宜勅求弊源大加振舉豈可
只選四萬練之是京師所恃止此四萬軍而已其餘悉
為棄物費糧餉以養疲羸豈計之深也各入衛兵近年
雖有秋放折乾之弊每嚴清查之令人心尚各知警今
若奏旨折乾　祖宗良法深意一旦蕩然恐與日貽害

匪細但李熙等既加此建議不爲之處他日得以藉口諉咎合無增給糧餉加意練習務使可以臨陣對敵將來免復調邊兵其餘營仍責令照舊訓練以資護守不可因而廢弛 上降旨曰朕更新戎政設置將領欲使士馬悉變精強緩急皆得其用李熙等受玆重寄當殫心整理以副任使今既有建白准令會同巡視科道愼選嚴練務堪戰守其餘營兵仍一體淸查訓練不得該以操由遂留廢弛班軍赴京操備係 祖宗成法豈宜輙更折銀不允行所議增給銀米戶部如數給與一年以後奏請裁奪已而兵部遵請將會經戰陣劉大章十

二人統領操練請命大章等各選所部兵卸斷議四萬之外再選備兵萬人令主事方爵李儒王遵王之誥同巡視科道官覆選訓練俱允行

三十三年六月初庚戌之變召募民兵數千爲一營防禦京城設參將領之至是巡臣千餘原統領革職參將左灝請勾補兵部言此皆烏合無從淸勾宜汰老弱所餘精壯不足一營當附籍京營巡捕以資實用因請復灝職聽用從之

三十四年正月巡視給事中丘岳等奉詔閱巡捕官軍凡缺軍三百餘人馬四十餘匹參巡捕指揮樊經等及參將茂鎭等罪因言巡軍多係召募民兵烏合無籍難於勾補且請申嚴捕盜條格及私借私占官軍之禁詔革經等任付法司問奪鎭俸半年其民兵應否存留下兵部議報自後敢以官馬私役騎乘者令參奏治罪

三十五年以鎭遠侯顧寰總督京營戎政先是督京營平江伯陳圭與時相有連視伉儷貪愈甚久之卒以寰代寰名將家子持廉有聲令下人人舉額

三十九年五月巡視科道蘇景和張九功疏請增選戰兵以重訓練 上從之卽命景和等會同總督官選兵三大營中得壯士六萬餘人因復奏請分爲二十枝免其

工役俱赴各軍操練以聽征調增設中軍千戶把總領之報可

四十年十二月兵部尚書楊博以京營之兵頻年坐食漸成驕惰乃議摘選番戍條上四說一言使京軍習見烽燧涉歷勞苦可以轉弱爲強二言居庸鎭邊警報絕少即使有警去京甚近朝發夕至視調宣大保定之兵勞費頓殊三言春防之日本鎭止留邊兵二枝一遇虜警頗此失彼誠得京兵守戍使邊臣專守古北口在此爲虛聲在彼爲實用四言部署已定可視春來緩急爲進止不至虛發以耗芻糧 上是其議

四十一年正月協理戎政兵部尚書江東以甚薛寂启與
工自請率甲士守門　上以關操在邇部與顧寰輪日
視操仍同防守
四十二年七月顧寰疏京營事宜條六事精挑選之法較
操練之實明補替之飭禁奸詭之習專兵車之用預器
械之設　上曰京營係戎政之本選練事宜務從實舉
行毋負委任
四十三年正月薊東報虜警　上諭兵部整理京兵因問
大學士徐階鎮遠侯顧寰可用否階奏寰雖非將才然
一時亦難其代　上曰寰之代今必無勝者若於戰陣

抑又難之如不必侯伯能有堪用否階對曉諭兵部會
官於侯伯之外推舉以聞　上曰寰所任京戎只可令
恤練兵卒耳衝鋒破敵須別選一二員備緩急如國倘
且三營六總似多今於將副擇而用之何如階曰聖裁
允當請傳示兵部擬行　上復報曰京營一總督今亦
不必添郎以副將名目選用亦可
八月諭兵部集議京營實政尚書楊博等上言祖宗設營
兵於京師壯邊兵之根本居重馭輕意甚深遠去歲變
生倉卒請調紛紛以故戎政二臣莫知所措從之則虞
剝膚不從則橫生口語宜及今防秋之期先定規模使
營臣之計營邊臣之坐鎮因條十事之實一核操練二
核戰守三核將領四核軍士五核械餉六核火器七核
兵車八核城守九核彈壓十核哨探　上令務實舉行
隆慶元年七月駙馬都尉鄔景和言故事戎政開操在春
三月秋八月中旬後以逆鸞建議改於七月宜如故便
上曰秋防事重七月開操不為蚤其遵成命行
九月命太監呂用高相陶金坐團營兵部尚書郭乾執奏
以為營制經　先帝裁定革去團營官有定員不用內
侍遺訓昭然令一旦易之不可　上曰朕親命與有內
臣監營之制仍命草勅賜之

給事中歐陽一敬御史韓君恩等各疏言內臣不宜坐營
且團營裁革已久無可坐乞追寢前命　上以示輔臣
徐階等階等言　太祖原無團營團營之設起於景泰
間至嘉靖二十九年已經　先帝裁革特以會典修於
正德中未及明載今內臣委無團營可坐事體有碍乞
從言官所請　上不悅因詰階等何故不奏部令具以
意對階等言　先帝因京師虜警懲戎務之廢弛考
太祖之初制將團營裁革內臣取回數年以來事權稍
得歸一操練漸覺有效今命內臣坐營若擬見在之將
則已無營可坐若必用內臣則須將　先帝定制盡行

更變不惟臣等不敢竊恐聖心亦所未安臣等願 皇
上以 先帝爲法慨有陳奏無他意也 上遂寢前命
故事京營兵每三年遣司禮太監一人閱視至是及期兵
部以請 上曰今年朕將大閱其罷遣以後如例行
兵部覆總督戎政顧寰等奏三大營官軍不滿九萬視祖
宗設兵之數才三之一議以各衛所原額營操官軍悉
爲清勾務滿十萬不足則以先年召募逃故名額補之
詔如議
三年正月鎮遠侯顧寰以老疾乞休兵部尚書霍冀等議
大閱在卽功罪方明寰享大將之榮十有五年而一旦

求去且副將叅佐諸人俱待 皇上別白以彰勸懲豈
得自便其私 上命寰策勵自效不允所辭
四年二月大學士趙貞吉言我朝內外衛兵分隸五府乃
高皇帝定太平之計俾免强臣握兵之害意至深遠今
祖制大壞特設戎政府鑄印而授之驁時事危矣請將
見操官軍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分統責令
開營訓練而以文臣巡歷之收戎政印歸之內府有事
則領勅掛印而命將閫外事完則繳勅納印而歸將營
中庶泰阿之柄上得而持下兵部議尚書霍冀言貞吉
深鑒覆轍建議更制以收兵權不爲無見但今京營之
制總爲三大營以統其綱分爲三十小營以理其目兵
柄不偏於一將軍法不專於一人有合操有分操有春
秋閱視有歲終考覈此正所當欽承無替者諸臣多謂
京兵訓練不在營制更張而在將佐得人操練如法是
皆探本之論至論大將不宜專設戎政不當有印則防
微杜漸議亦可行冀議營制既與貞吉不合會給事中
楊鎔論冀鎔爲貞吉鄉人冀疑貞吉嗾之乃各上疏辯
上不悅責冀令閒住而慰諭貞吉
命總督戎政恭順侯吳繼爵中軍都督僉事表正焦澤分
爲三大營總兵官繼爵恥與正等伍移疾辭務爲言官

所論 上諭留繼爵復以二將名位輕命三營俱用勳
臣領之行兵部會催巡視科道魏體明王友賢劾繼爵
抗違仍請申明將官相見禮儀使皆安分協心以修戎
務報可已而給事中溫純復言古人拜將或拔自行伍
奴僕以官擇人不以人充官惟取適用爾今勳臣用一
繼爵已非得已若盡皆流官欲於數十人中求三大將
豈不難哉矧京營集議數月以來始而曰專用勳臣旣
而曰兼用勳臣今 皇上又欲盡用勳臣臣恐議論日
多績效鮮若不如姑務擇人毋拘世類之爲得也旣而
以定西侯蔣佑領神樞營平江伯陳王謨領神機營而

纔爵領五軍如故俱爲總兵官每月輪祭神旗而三營
各設文臣提督於是以都御史曹邦輔督五軍劉燾提
督神樞陳其學督神機
以曹邦輔爲左都御史閱視京營戎政科道魏體明尚
德恒以戎政更新請亟推協理大臣　上謂京營務
重更協理爲巡視令該部即將文臣堪任者於三營大
將職名以聞於是邦輔以廷推得召用而三營總兵尚
難其人御史陳于陛言營兵數年以來將非其人積弱
已甚及今不加愼選則營務必難改觀訓練終無實效
乞照近來邊材事例令科道各舉其人事下兵部議覆

詔閣部既在邇而閱視文臣方自南方推用未能即來
請先設五軍等三營總兵推補仍行科道推舉從之
吳繼爵等奏祖制京營以文武大臣並爲提督載會典嘉
靖間都御史汪鋐兵部尚書劉天和張瓚俱與勳臣共
事庚戌後始改勳臣爲總督文臣爲協理其名雖不同
而文武並用之義實未異也比者　皇上採輔臣之議
分營練兵復改總督爲提督協理爲閱視臣惟部院大
臣用以閱視其任似輕而泛未若提督有督率總理之
責尤重且切況營務廢弛已久臣等才識淺薄非精文
臣共事卒難整飭乞仍舊制改閱視爲提督　上許之

已而曹邦輔言繼爵等乞改閱視均爲提督其詞若據
舊制而其實爲奸避之計以爲無事則彼勳爵居臣上
不得相制有事則臣當分任其責耳但繼爵等以三人
各提督一營而臣以一人共提督三營其職掌及應接
禮儀宜下吏兵各部詳議　上曰已有旨矣凡營務悉
遵典禮行無妄議紛更
九月詔復京營舊制自京營改六提督法令不一人持意
見擇便利旬月不決給事中溫純言京營之弊其失在
不擇將而添將不增軍而增官不講訓練而講營制
陛下奈何以一輔臣故而用三大將以一勳臣故而用

三侯伯又以三侯伯故而用三文臣假令此六人盡才
且賢猶懼有十羊九牧之患況輒起異同不惟文武不
相能即文臣中亦自相矛盾千把總受恭遊令候焉而
副將之令至又候焉而文提督之令至又候焉而武提
督之令至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居常猶患之以之臨敵
蔑不敗矣各衛所官軍雜置三營中所有公移以一官
往來六提督之門費可知也且三營各二副將各領兵
五枝不可謂分乎分矣得其人則合之爲三大營分之
爲六副將又合之爲一總督一協理蓋祖用　先帝之
制而諸輔將之分爲統領者又適輔臣分制之議夫誰

曰不可改臣等以爲文武大統帥莫如復　先帝制使
其諸副將遊擊等官仍從近議分統巡視御史王友賢
亦極言新制不便疏並下兵部部覆如純等言請仍用
武臣一員總督文臣一員協理其副將叅遊分統皆如
近議　上報允乃罷六提督更推總督協理大臣如故
復以鎮遠侯顧寰總督戎政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十五

調兵操練

洪武二年二月　上諭指揮袁義曰爾所統軍士多山東
彼兒勇而好戰若加訓練悉是精兵然當推恩義以懷
之嚴號令以一之庶幾臨敵之際得其死力今新陞武
職者多不知訓練之法不思今日富貴皆自戰功得之
且智超千人爲千人之長智超萬人爲萬人之長昔平
章俞通海與陳氏戰鄱陽湖陳氏以巨艦壓通海舟勢
甚危急其所統軍士皆奮勇力以首抵艦鐵帽盡壞而
後得脫非通海訓練有素恩威兼濟安能得其死力若
此爾等宜效之愼勿怠惰廢事

上諭諸將校曰自古帝王居安慮危處治思亂今天下初
定豈可遽以爲安而忘警戒朕觀爾等智慮多不及此
惟知享富貴取娛樂於所統軍士情然不知簡練儻一
旦有警將安用之朕昔下金華時館於廉訪司有給掃
除老兵數人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爾兵
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將舉所佩錦囊出片紙指其

名曰盡在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集農夫驅市井民爲兵至不能彎弓發一矢斬首就戮妻子爲俘國之亡者實此輩亡之也汝等可不戒哉

四年五月　上命魏國公徐達往山西操練士馬諭之曰凡爲國者貴有備有備則無患古人當平康之時克詰戎兵內以安國家外以制四夷况山西地近胡虜尤不可無備故命卿率諸將校繕修城池訓練士卒如調遣征進進西等處從便行之其太原蔚朔大同東勝軍馬及新附韃靼官軍悉聽節度

八月改製用寶金牌付中書省與大都督府各收掌之凡

有詔急命調軍省府各出所藏金牌入內請寶如大都督府先奉旨亦如之其有不行約會者以姦臣論

六年命中書省臣同大都督府御史臺六部議教練軍士律

十五年三月命南雄侯趙庸籍廣州蛋戶萬人爲水軍

十一月延安侯唐勝宗等奏訓練陝西二十二衛軍馬數目凡一十六萬六千八百七十四人得驍勇騎士一萬九千七百九十人習馬二萬三千五百匹

十九年十月長興侯耿炳文奏訓練陝西都司所屬官軍數目凡三十四衛馬步官軍十二萬七千二百三十八人

二十年十月　上與諸將論兵政　上曰國家用兵猶醫用藥蓄藥治疾不可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寧用兵以戡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蓋兵能弭亂亦能召亂若恃富強喜功生事結怨起釁適以召亂正猶富家安以瞑眩之藥強進無病之人縱不殘軀殞命亦傷元氣故爲國者但當常講武事不可窮兵黷武爾等皆有軍旅之寄宜深體朕意

二十三年七月命安陸侯吳傑往長沙訓練將士籍軍士凡十一萬八千二十三人分隸平嘯威清等衛

永樂元年鎮守貴州鎮遠侯顧成言金筑安撫司等處每有征討輒率官軍土軍兼進有功均賞宜令一槩操練　上曰土官皆夷人樂散逸而憚拘束若與官軍同役或情有不堪致變之道宜斟酌行之

七年五月　上以邊戍訓遣止憑勅書慮或有詐乃以勇敢鋒銳神奇精壯強毅克勝英雄勇猛十六字編爲勘合

九年三月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屬衛軍士屯田者多操練者少請更半操練以備不虞　上諭兵部曰守備固不可單弱若兵食不足亦難與守宜覈

其地之險夷以定守備多寡陽和衞十之四朔州衞十之三蔚州衞十之二餘悉令屯種耕守以爲定制

十二年二月命成安侯王道往宣府大同遼東等都司調至軍馬上諭之曰兵貴精多而不精徒費倉而不濟用又曰指揮千百戶尤須精擇士卒强而將領弱亦不濟用

八月　上諭兵部尚書方賓曰比來騎士死者卽以下男補之然出自田里不諳騎射用以征戰何能濟事今後宜令補步隊選步卒精壯者入馬隊訓練庶幾可用

十三年十一月勅陝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河

南山東山西陝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徐宿淮邳淮安彬州武平歸德睢陽潼關諸衞選所屬步騎兵遣能幹指揮千百戶統領操練俱赴北京閱視

二十二年十一月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李慶等奏請令直隸及近京官軍更番於京師操備　上諭之曰古者務農講武皆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無廢屯種令畢農事而後來先農事而遣歸庶不妨悞

洪熙元年六月　上諭兵部曰比聞陝西官軍調來京師操備河南山西官軍調往陝西甘肅備禦交互往來甚是勞費凡事當順人情若令陝西官軍就彼備禦河南山西官軍來京操備豈不兩便非徒省費人必樂從爾兵部宜速行之毋令疲於道路

上初監國時謂左都御史陳瑛曰官軍赴北京聽調者已多與道里費今聞在外侵民强市貨物横奪資財道路苦之所領頭目亦不禁戢宜仰出榜於所過之處戒諭將士有復犯者令民報送領兵官以軍法治之

宣德四年十二月　上命兵部於京衞選士卒逾十萬隸五軍訓練因諭成國公朱勇曰古人用兵雖有成法然以應變不窮爲奇蓋可教者坐作進退擊刺之方至於隨機制敵開闔往來使人不可測度此在兵法之外卿

等閒暇更當讀書觀古良將方略融會於心自然有得

五年三月成國公朱勇兵部尚書張本等奏京司操備官軍其間有屬陝西緣邊鞏昌等衞及階州文縣千戶所者去京師甚遠每歲更代必俱遣人促之方至請以陝西內地衞所官軍與之兌換又山東內地衞所官軍有調緣海備倭者緣海衞所却調京師操備通州諸衞官軍發淮安運糧而直隸安慶諸衞乃赴京師操備彼此不便請行兌換　上悉從之

六年五月巡撫江西侍郎趙新奏永新縣梅花洞賊蕭彥負等出沒刼掠調軍三千勦除今踰年未獲而官兵所

至居民受害乞召回止以百人駐要地捕之詔可
上與學士楊溥語及治兵之道溥曰兵貴乎訓練有方撫
養得宜不患其不爲用　上曰養之厚則得其心練之
精則得其用必其氣鋭志果而後可用若素不訓養一
旦驅之矢石之間進退失錯何望有濟
正統十一年十一月寧夏總兵都督黄眞奏寧夏地臨極
邊通賊路多官軍聚之則有餘分之則不足况今傳報
賊情殆無虛日請借慶府韓府軍馬三千益臣協守會
參將丁信亦以益兵爲請章下兵部議聞　上曰寧夏
官軍不爲不多又增選軍餘若能訓練自足調用而其

等乃每請益兵兵部其諭眞等如法訓練官軍預爲攻
守方略但怠弛誤事者不宥王府官軍不必借
十四年令各處招募民壯就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
用　［按］民壯原非　祖制始於是時邊關有警建議山
西編僉無警放回至正德年間提督憲臣議令分備番
操遂成長年戍守無復休息今山西通省民力困於此
役或鬻田產子女或貨家具耕牛以給路費又無月糧
花布之給其若數倍有甚於軍况到邊關亦不能折衝
禦侮徒滋包辦役占之弊其貧無力者則勒修墩挖草
備極苦楚班滿之日空有皮骨而已其他省亦照例編

僉處費工食徒供執事以送往迎來竟孰知其爲民膏
民脂之所係而使之必以其道也哉
景泰元年五月少保于謙言五軍操旗軍頭撥月支戶糧
五斗二撥四斗五升三撥四斗近於河南等都司北直
直隸大河等衛所調來操備者頭撥止給四斗二撥三
撥又減其五升乞一體支給爲便從之
天順初命自遼東至甘肅一帶邊民有强勁精壯願報効
者募爲土兵收附近衛所給與銀布鞍馬器械秋冬操
練支與口糧春夏務農住支免其本戶五石稅糧二丁
雜差以供給之

成化元年三月延綏巡撫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
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與戰鬭若選作土
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兵部覆
奏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於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
陽之寧州環縣皆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
每名量免戶租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由
是土兵盛强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退却矣
諭德孔公恂言京師天下根本今內政不修將老兵弱何
以應變北虜近爲邊患兵部博諭各處召募壯勇夫朝
廷養兵百年纔有小警輒欲募兵似有示弱之意萬一

黠虜窺我虛實恍衆南下不知誰可禦之者臣見京師
以南德州臨清東昌徐州等處皆標喉要路除運糧操
備之外守城不過疲卒二三百人間亦有空城者亦有
阻滯糧道不通請於德州抵徐揚及真保定等處起集
民壯分屬軍政官訓練以備不虞詔下其奏於所司
八年正月兵科給事中梁璟等分點五軍諸營操練官軍
不至者一百八十有八人因劾坐營官新寧伯譚祐等
約束不嚴提督撫寧侯朱永等號數無法永等各條列
差占逃故之數以聞　上曰朝廷以兵政付爾等依時
訓練方稱委任今點閘不到者衆乃復多方飾詞法當

究治姑宥之自後宜盡心整飭再犯不宥
十一年十月南京御史任英言南京軍士常操不息往往
逃竄宜照京營例更番為便　上曰練習士馬國家重
事朕於嚴寒盛暑已憫其勞而休息之使復更番恐益
怠惰其仍令常操惟遇風雨則免之
十二年薊州總兵馮宗奏比者兵部以朵顏三衛與北虜
交通行令整飭兵備以戒不虞蓋朵顏北虜往往由喜
峰口入貢熟知我邊虛實尤為可慮薊州沿邊關隘官
軍舊額二萬九千八百餘人今逃者已踰三千無可調
補乞行法司問擬謫戍囚徒量充三五百人及雲南兩
廣逃避軍役者潛住境內容招集收用且喜峰口羅文
谷黃崖口劉家口石門子一片石桃林口等關俱係通
寇要路官軍防守不周欲選所屬軍衛有司舍餘民壯
編伍教練遇冬協守春深放免事下兵部言謫戍囚徒
宜行令法司區處就近收附遠方逃伍軍丁例已禁止
聚者巡撫閻本嘗奏允四方軍民人等願役軍自効者
聽令收役宜移文宗等會議如例舉行其舍餘民壯俟
邊情有急斟酌選用從之
十八年八月兵部請自後京軍遇警調發惟神銃砲銃等
物徵車輛丁夫傳送若官軍行李兵仗宜二人共給一

馬負之庶軍行不至稽緩民力不至煩費　上是之
十九年五月鎮守大同太監汪直馳奏有自虜中歸報小
王子欲大舉恐衆不敵乞將直舊所統韃靼官頭目都
督盧源等一千一百人兼程赴援下兵部議尚書張鵬
等謂將方盛暑師難久住計大同各邊士馬數及四萬
使內外守臣戮力齊心兵亦足用直所請姑勿許宜勅
大同宣府等處守將各兵禦虜仍令永平山海遼東各
邊嚴防且言京師武備所以控制四夷必須養威蓄銳
於閒暇方能折衝禦侮於有事邇因于差役銳氣消沮恐
一旦警急難以調用宜停其役　詔可

弘治二年先是天順初令招募民壯鞍馬器械悉從官給
本戶有糧與免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
故不許勾丁至是令州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
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者每
里僉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五
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三次三遇警調集官給
行糧其餘照天順元年例行
三年六月虜營大同境外將入寇又言入貢守臣以聞
上命新寧伯譚祐選軍馬萬二千練習以待馬步軍各
賜賚有差既而虜知有備遁去守臣因言本鎮有急舊

常調延綏遊兵策應然待奏而後行恐緩不及事請預
勑延綏守臣自今如遇虜勢緊急先發後聞 上曰延
綏大同接境宜互相應援今後果值虜勢緊急准先調
發然後奏聞所司其預勑延綏守臣知之
十五年五月大同守臣奏虜擁衆在邊諸將所調宣府延
綏遊擊兵存留策應宣府守臣亦奏本鎮有警欲將調
去大同官兵擊回戰守而延綏守臣又奏本鎮人馬不
敷要將前調去大同寧夏遊奇等兵各准一半放回兵
部覆奏謂各邊賊情緩急難以遙度請各行大同宣府
延綏寧夏鎮巡等官審時度勢設策周防前項官軍可
擊則擊可調則調勿懷嫉妬致悞邊計 上是之命各
邊鎮巡官遇有別鎮徵調即督發應援不許託故占恡
致誤事機
十七年 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
對曰貧與民同安能養其銳氣 上曰諸軍居有月糧
出有行糧何以故貧對曰江南困於糧運江北困於京
操此外浪費猶有不能盡言者時 上欲於附近地方
團操人馬以爲京師左右掖以問大夏對曰京西北保
定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惟 祖宗恐亦是此意會
御史陳言亦以爲言遂將保定兩班一萬人發回衛團

操命都指揮戴儀往任其事乃有造飛語帖於宮門以
誣大夏者 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內臣忿不得私
役此軍者所爲耳
正德七年時近幸有欲獻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
大同宣府邊軍各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衛軍充數戍
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 上即欲行之遣司禮監
與谷大用同至內閣議李東陽等力辯以爲不可府部
科道皆交章以爲不可不聽復遣司禮監文書房官至
閣促令擬票旨 上坐乾清宮必欲是夜批出東陽等
復陳其十不便狀翌日乃以內降傳旨行之大同遊擊

江彬因此得入京尋致寵幸
嘉靖十三年八月巡按直隸御史李藹言江北之軍有京
操而無漕運江南之軍有漕運而無京操獨鳳陽且運
且操勞苦爲甚且陵寢高牆皆在其地又無城池之險
見在巡守僅止二千卒然有警誰與禦之請遣鳳陽八
衛京操三分之一以備緩急報可
十六年先是大同因虜寇調集遼東遊兵至是以虜出邊
部令掣回仍令此後非有重大邊情不得輕調
十七年七月山西巡撫韓邦奇請寬調兵之禁部議謂
祖宗令甲官軍不得擅調此爲小醜而言至於大盜竊

發在呼吸者安得以此爲辭當勅所司講明律意即
調兵勦捕亟應援之令如所擬
禮部尚書夏言言各邊召募武勇此事似涉張皇前代募
兵之衆多出國勢微弱兵制衰廢之餘今西北諸鎮未
患無兵今日大同不即破滅得兵已多若前日經冬暴
師凍餒遍野雖歲復遣使召募所獲不補所亾況使臣
四出追呼　邊境繹騷各鎮所募之軍數不下萬計
而月給糧餉人給資裝耗財不貲卒無實用乞特降明
旨追還勅使從之
十九年勅國公郭勛奏河南等處歲災秋班操軍不至者
泉請特寬免兵部題覆　上曰京操官軍歲以春秋往
來我　宣宗皇帝立法以戒不虞慮至深遠千人不至
者都指揮逮問參俸若遇災傷具奏放還累朝以來守
爲定例比來乃以萬計卿等不聞舉奏輒欲寬縱法令
何在今姑依擬此後不許廢法
二十二年初兵部議覆裹各衛所京班官軍有失期不赴
操者分別多寡治各掌印官以法大約以十分爲率二
分以上奪俸行撫按提究五分以上則逮京究之八分
以上降級調邊衛令雖具久未有行者是歲京操軍益
愆期不至總督京營官以爲言　上乃命兵部查照原

議下各該撫按行之
大理寺卿戴金因訊治山東等都司領班指揮吳璧等罪
言領班諸臣與各衛所長帥朋比爲奸骫法縱役欲將
璧等罷黜請如嘉靖初年例差憲臣四員分詣南北直
隸山東河南清稽諸役兼按各所部官軍罪狀兵部以
璧等所少分數例止停俸其遣官清覈軍役宜行　上
以各領操及衛所掌印官違旨玩法久不赴操俱宜重
斥今且如舊例施行即遣御史四員分按應操各都司
衛所將京班額軍嚴行稽覈務充舊伍其官軍逃曠及
將領貪祿等弊併爲體察區別以請餘如議行

山東巡撫曾銑言近議增州縣民壯山東地瘠民貧不堪重役然新以防虜所召集義勇在官可即編入均徭免其雜役以充民壯報可

二十五年二月宣大總督翁萬達言吉囊子佳狄河西俺荅阿不孩引兵渡河乞如例調發客兵其河南山東民兵無益於用獨可調山東長鎗手三千事下兵部尚書路迎等上言前年戰潰土溝虜既南下而北走去年戰陽川虜亦深入而宵遁多客兵之力若山東長鎗手河南毛葫蘆本非民間常徭為其長於用鎗善於走山所司催募以資保障第毋脅至六千名不無充以老弱今

宜減半務選精壯以六都司統之取便往御候警赴援仍調延綏遊兵二枝寧夏固原遼東遊兵一枝務足三千人以五月初旬各赴宣大軍門聽候調用從之

兵部言薊州巡撫郭宗皋報虜警甚急請調山東鎗手河南民兵及原選京營兵六枝與保定濮達官兵策應

上曰薊州旣告急京營士馬即日啓行山東鎗手亦令調往其保定漢官軍及河南民兵原以守紫荊關亦係要地且賊近宜府應否調發更熟議之於是兵部請留保定達兵其山東鎗手調赴薊州則河南民兵當移涿州操練若急在河東聽薊州巡撫調用急在西可聽保定巡撫調用庶策應兩便　上從之乃止調保定達官

二十九年勅遣四御史分道募兵於畿輔山東山西河南諸府歲集京師秋備秋防秋後各散去如踐更卒例云從咸寧侯仇鸞議也

仇鸞上言選抽各邊銳卒入衛京師宣大二鎮共選若干人為四部令歐陽安統領與各選卒依期入衛兵部覆言二鎮京師門戶禦寇不於門戶乃縱之入而與之格鬪堂奧之間鮮不危矣　上不聽命二鎮卒姑不預徵寇若東犯即星馳入援聽大將調布置違者重治於是各邊共選六萬八千餘人班上京師與京營兵雜練之

鸞復上議大舉北伐先遣京營諸將分詣各邊訓練士卒以待師期於是邊兵盡隸京師塞上有警邊將不得徵集而京師在邊者又恣意凌轢朘削自營且不任邊責人人自危矣

遣御史魏謙吉劉廷儀蕭端蒙姜廷頤往各邊選軍入衛謙吉甘肅廷儀寧夏端蒙延綏廷頤宣大初仇鸞與兵部爭議選兵事部臣以　上意嚮鸞不得已從之乃再覆楊允繩議請分遣抽丁大臣與選軍御史同出每選軍一人即以抽丁一人補之務足邊兵原額　上命即委各鎮撫官自行抽補大臣不必遣

十月命僉都御史商大節經略京城內外募諸道民兵及
各邊鎮銳卒入衛京師
三十年正月兵部議調班軍三萬赴薊州修邊仇鸞言軍
士疲憊不宜備役請已之　上曰班軍及各府人夫俱
不許濫用第令本鎮量爲修築亦不許妄致勞費朕見
各鎮修邊往年皆成乃卒無一處可濟其各練兵者俟
胡回賞效
十二月仇鸞言薊鎮空虛擬以大寧都司移置其地復慮
人情重遷或以大寧所屬外衛班軍免其京操改戍薊
鎮防禦　上命兵部集議尚書趙錦等言移鎮未敢輕

議其所稱改撥官軍甚當因條爲六事以聞從之
三十二年十月命山東河南中都入衛班軍仍遵舊制春
班以三月初至八月終還秋班以九月初至來歲二月
終還付戎政大臣恪之凡工作毋許擅役初兵部因庚
戌虜患議併各入衛班爲一班俱四月初入京十月終
放回及仇鸞誅兵部奉詔議營制乃請仍分兩班春班
以四月初至九月終還秋班以六月初至十一月終還
另爲營專設參將統領操練至是總督戎政平江伯陳
圭請復舊制兵部議覆從之給事中李敏參圭偏見撓
事權因言兵部尚書聶豹依阿題奏失大臣徇國之義
上以問大學士嚴嵩言　祖宗時令各都司分定春秋
二班入衛欲其往來無缺蓋有深意存焉自二十九年
虜患兵部以營軍未練議將班軍兩班俱併於四月初
入衛十月初放回此耑爲秋防一時權宜之計耳圭以
近日虜警少息而併班赴京來則俱來去則俱去其餘
日月京師通無班軍在營奏欲照舊分班赴京奉旨允
行訖今李敏却以併班爲是夫　祖宗定制行之既久
圭所言非出私見伏乞聖斷　上從嵩議
三十四年二月詔簡山東河南兩班民兵止留精健三千
人爲一班入衛汰去老弱三千令每名歲徵銀三十六

兩輸部以備修邊從給事中甄成德御史黃國用議也
四月兵部尚書楊博奉詔議京城民兵之設始自庚戌虜
患之後倉卒召募類多烏合今欲盡汰之則細民遽失
月糧於情不堪且邏徼京城分布不足與其取之於營
兵不若議處民兵之爲便也請勅所司汰其老弱存其
精銳其原出眞保者發兵備道籍爲民兵在京者仍隸
巡捕參將管轄與尖哨軍人相兼巡邏逃者不補從之
三十七年七月初　上從總督尚書楊博議以薊鎮入衛
兵聽宣大調遣總督薊遼侍郎王忬執奏薊鎮兵少獨
恃入衛卒以捍護陵京奈何聽他鎮調發　上曰前有

旨令薊鎮練兵分區以守今八年矣一卒不練每遇防
秋不過多調遊兵此豈遠謀而且彼此分爭那兵部其
詳議以聞部覆本鎮原分區數皆有額兵今缺伍數多
請詔兩關御史于湔蕭元峰親詣查補　上曰然薊鎮
不遵旨練兵而恃調兵倖虜不至輒相玩愒今諸兵額
年遠戍人情不堪權倒多糜歲復一歲何時而已該鎮
原分各區人馬兵部可遣郎中一人與巡關御史備閱
兵數多少操練與否期一月還奏今秋防已近其嚴責
王忬歐陽安等尅期操練防禦毋再遲延其各邊兵馬
明歲量爲減調卿等可酌擬額以聞忬又援去秋例請

復調遼東步兵二千駐馬蘭石匣以備灤東又議以宣
府遊擊張欽大同遊擊嗣邦分守古北潮河以當衝險
上曰往年調邊兵多以致失事地方官得以藉口今又
欲甚可復調耶兵部共與科臣再議之既而科部議上
請量調邊兵以守幾輔分駐欽等所將入衛兵於關外
懷隆之間以防獨石而命大同遊擊趙伯勳引兵駐昌
平專護陵寢得旨遼東兵准量調四千人餘俱如議
薊鎮宣府告急尚書鄭曉請暫發聽征官軍回營操練
上諭內閣曰聽征之名不應雜役況自去歲日整理期
至今猶未見精猛自今內逆外賊相繼作亂如不一長

擧恐終無寧歲朝工仰奉天時門建必速成以廉述職
殿工少緩無妨焉乃允曉請令聽征官軍回營
九月兵部郎中唐順之奉命閱視薊鎮軍馬還奏薊鎮額
卒減少三萬餘人且一卒未練仍以徵發救各邊因上
言昔漢光武以漁陽突騎定天下唐藩鎮專兵而盧龍
一道常虎視河北所謂其人驍慨勇悍而流爲卽今薊
鎮之兵也今皆羸兵敗馬朽甲鈍戈徒糜廩餉不濟緩
急故往年庚戌之變及近日上墻之寇至於近畿宣遼
遠征延固以禦之乃鎮兵則置而不理誰之咎也所據
總督王忬總兵歐陽安巡撫馬珮等俱宜坐曠職悞事

之辟　上降旨曰該鎮缺兵至三萬不補一卒不練皆
撫所理何事兵部從實參看以聞於是覆兵部尚書鄭
曉等議三臣俱當降罰時珮已罷乃命忬安降級留用
自庚戌後虜患日迫諸鎮兵不支每歲徵客兵爲援而客
兵皆徵發爲費復不貲日就耗敝當事者建議各鎮本
鎮戍卒省徵發費十之六七　上從之勅各鎮遵行然
戍卒多蒭懦不任戰歲練一費萬金而臨事徵發如故
三十八年三月鳳陽巡撫李遂等言淮陽鳳泗東南重地
武備久弛近者倭夷突入乃暫留京操春班官軍以爲
防禦但兵非恒役必無固志將非專設終難責成乞定

議存留班軍專勅副留守等分領操練拱護陵寢兵部
言入衛官軍輪班歇操原係舊制若留春班則秋班每
歲京操有礙事體宜將皇陵衛官軍編立甲伍令加操
演專一護陵不許別調其春秋二班軍番休者遇警候
軍門調遣報可
四十年閏五月命都督僉事劉顯提督南京振武營顯承
新命上言南京營軍習成驕悍宜以法裁制之臣故所
統川兵三千有勇知方乞請便宜帶領隨營操練內以
彈壓兇惡外以控制倭夷卒有怙終者許臣以軍法從
事從其內驅外禦海防稍靜漸爲散遣兵部尚書楊博

覆言南京原無前項糧餉請許選精銳五百自隨餘付
弋者有警聽顯調用部從之
九月郎中許汝驥自薊鎮閱兵還上言薊鎮練兵不振之
弊有六因陳補練便宜以閱兵部列其所奏酌議覆行
之　上曰先年以薊鎮調用邊兵非遠謀下令補練土
兵以免常調總督鎮巡官漫不用心每歲惟恃調發坐
困供餉何有紀極今又三年差官閱視都稱照舊不堪
戰守各官不畏明旨敢爾欺肆許論既革任待查明併
治總兵張承勳革任下御史逮繫并所劾贓罪問擬巡
撫張玭姑降一級調外任副總兵袁正等姑降實級三

級留供職副使張邦彥等罰俸半年楊選其嚴加督率
訓練若再無效重治不宥餘如擬
兵部尚書楊博等覆薊遼總兵楊選條上地方極弊十五
事　上曰薊鎮督撫諸臣遇警輙張皇告急惟調客兵
防守圖保目前無事且延一日何有爲國忠計者邊兵
之調何謂權宜今已十一年未見減撤卻又重加挑選
何時而已不獨供餉繁費人皆致體皆非所宜茲所議
亦只循常題覆目今如何練主兵方可免調邊兵卿博
歷任茲鎮宜竭盡忠謀大破常格整理仍別議以聞
十二月楊博奏五軍營奉將尹秉衡所選官軍一萬二千

人擬於春初赴居庸鎮邊二處戍守　上曰營兵戍邊
與原議減邊兵數多三枝應否還去其更熟計以聞博
等又言京營之兵頻年坐視漸成驕惰近議摘選番戍
其便有四宜遣戍如議　上曰營兵宜依薊鎮營報得
實乃量發一二枝邊臣毋張虛聲徒增僞費無濟實用
四十二年三月浙江巡撫趙炳然言各省募兵多浙之義
烏人夫閩之亂由民變爲兵兵變爲盜其來漸矣夫閩
民皆盜治標之道不得不假於別省募兵而反求其本
必須多方撫處使盜化爲兵兵化爲民可也今驟減兵
以救閩臣竊懼大浙之爲閩也自今請令各省一意閩

練土著使人皆可用家自為守急則為兵緩則為農聚
散之間兩有歸着即不得已而召募亦必先本省次鄰
省不得專泥一方以釀禍本兵部議覆　上曰各處節
年團練土兵徒以虛文塞責迨至有事則行召募以滋
煩擾其令巡按御史每歲終嚴加校閱仍敘別所司功
罪以聞
十一月部自今各鎮入衛及應援薊鎮者不論參遊守備
但聽薊鎮總兵節制有急徑自調遣不必關白軍門復
論傳曰擇將練兵須集計來聞三衛之夷亦須一處蒐
虜狂肆皆此輩也傳見云何傳乃集廷臣議上十五事

詔俱允行
隆慶二年五月總督薊遼侍郎譚綸言遊兵破虜誠為制
禦長策而行之有四難制虜長技非車不可召募强壯
歲費甚多司農告匱一難也燕趙之士自備虜以來銳
氣銷盡募卒吳越又疑用之不可北散之不可南二難
也燕趙之人素驕驟見軍法不無大駭且去京甚近流
言易生三難也我兵素未當虜戰而勝之虜不心服能
再破之終身創矣弟懼忌嫉易生奇禍或至四難也不
若姑就薊鎮見兵講求戰守之策各路選兵十枝每枝
務足三千別為二營營分三軍各加訓練仍付戚繼光
以督理練兵之職每春秋兩防三營之兵各移近邊臣
與繼光往來督勵務各負墻以戰退之邊外此為上策
為一乘墉潰入亦願少逭罪誅臣等決一死戰收桑榆
之功亦不失為中策若先事不能禦後事不能戰掩取
微功苟圖塞責是謂無策又言中國長技無如火器欲
練兵三萬人必得鳥銃手三千人為衛鋒而時加肄習
非選之一年不可令防秋期近請選取浙兵三千人以
濟一時之急請　上裁擇從之
六月譚綸復條上分立三營事宜請於薊昌十路練兵三
萬人列為三大營以遵化永平遊兵二枝合巡撫標兵

一枝為遵化一營巡撫劉應節提督之以建昌遊兵一
枝合鎮守標兵二枝為三屯一營鎮守總兵郭琥提督
之以振武石匣二營合總督標兵二枝為密雲一營練
兵總兵戚繼光提督之各以兵備監督其遵化三屯二
營仍聽繼光往來總理而悉受制於總督不得矛盾同
異當春秋兩防之時合屯要地如永平一區有警則遵
化一營禦之三屯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薊州
一區有警則三屯一營禦之遵化出二哨應之密雲出
一哨應之密雲一區有警則密雲一營禦之三屯出二
哨應之遵化出一哨應之兵皆據墻為戰以拒虜不入

爲上功其或一面失守致虜潰入則合三營之兵併力
夾擊務收全捷又言薊鎮專用主兵將以能調客兵令
行之而未效者任未專也宜責臣綸與戚繼光使專董
其事勿使巡按巡關撓與其間俟三年補練有成然後
遣官閱視補得主兵幾何即罷調客兵幾何報可已而
總督劉應節言薊州十路惟永平一區最爲單弱宜厚
集兵力以閫固守不當以其去京稍遠而秦越視之臣
請於振武營改設副將一員駐密雲統領總督標下各
營兵馬建昌營改設　將一員就彼住劄統領鎮巡標
下各營兵馬以備　者往來督率訓練庶聲勢相聯

而於體統亦無所忝　上曰練兵乃禦虜要務督撫官
宜協力幹理以副朝廷委任節所言分營訓練與譚綸
原議不同未見有同心爲國之義秋防期近其令會議
詳確并議處傳類兵馬以聞
七月巡按直隸御史劉翾巡視山海關御史孫代言譚綸
議以練兵專責總督不令臣等與聞夫臣等既受命閱
視則兵之練否所宜糾察而綸果於自用逆析人口惟
上裁定部院覆言備練責之總督所以重事權閱視聽
之憲臣所以稽實效彼此各不相妨宜令協恭和衷共
濟國事而綸與戚繼光必稍寬以文法乃得自展　上
然之命悉以兵事付綸御史每歲一巡視三歲一報功
其餘將官並聽舉劾如故
巡按浙江御史謝廷傑言浙中民困水澇正賦多逋儲蓄
空虛壯丁遠戍萬一寇至可爲隱憂且今薊鎮徵兵八
千費安家銀四萬截舟八百僱閩廣復有此請徵費愈
多以下殺討之萬人從軍五萬人無食從軍既久不習
爲民他日戍歸必羣起嘯聚故金衢溫處間强禦之夫
根連黨結非獨浙中之憂亦天下之憂也臣請罷浙兵
以恤疲省昔浙民嘗苦倭患談戰則股慄拘之即戎妻
子相泣而別無何遂以應兵爲奇貨而天下多稱浙兵

夫浙故無兵其有兵名自勝倭始他省故有兵其兵不
可用由鼓舞之無具也況北人剛勁有膂力假能以將
浙兵者待土兵必爭先獻技希賞圖功不尤勝浙兵之
可恃哉臣請練土兵以濟實用兵部覆言浙兵專爲防
守薊鎮他省自不得比以後雖薊鎮亦不得再調請勅
守臣以實訓練務藉客兵之能成土兵之藝　上是之
三年正月總理練兵都督戚繼光言薊鎮兵雖多亦少之
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何謂雖多
亦少薊兵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於將門老弱僅
以充伍一也發門遞送既無驛遞使者絡繹將士迎

是希避而縣使營堡皆傳舍二也賊至則調遣無法遠
道赴期卒疲馬僵不救於事三也徒單邊軍之戍邊者
散漫無統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
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卒不擇衝
緩備多而力分七也何謂不練之失虜之所至無常諸
將不能分身隨禦惰乘障卒耳然恩威號令素不足以
服屬其心分數刑名素不足以稽齊其力故緩急難使
一也有火器而不能用二也棄土著而不練三也入衛
之卒嫌於非屬無有紀律四也順天等八府之官軍民
兵四萬人各一心五也將驍勇為上然驍勇者一人敵

耳將既不練何以練兵方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似矣
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無益夫射打
者軍中之事今徒有虛聲而實未中的且一營之卒為
銃手者常十七不知兵法五兵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
之數一也三軍之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不習今
皆置而不問二也弓矢之力不強於賊而與賊共之三
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
而今無其實四也臣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
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衛內地百里以南之
形也二三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不隘林薄蓊翳

邊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於車戰虜在近邊利於騎戰
虜在邊外利於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迺邊兵惟習
馬耳未嘗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臣發跡浙
江思用浙人者以也今各區守哨入衛之兵及巡撫總
兵標下兵各守一方勢不能總練惟有總督標兵三枝
付臣敎練浙兵三千分數十隊在臣標下者數百耳願
陛下更予臣浙江殺手三千鳥銃手三千或於西北召
募或就薊鎮所取須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臣統
領車騎合練軍中所需皆宜處給方今朝議紛嘵臣擁
重兵易生嫌或請設監軍科道一員以督臣得展布而

無掣肘之虞章下兵部謂薊鎮既有總兵乃繼光又為
練兵都督事權分而諸將懷觀望之心請取回總兵郭
琥而獨任繼光盡薊鎮十二路事皆責之使無他委其
督撫總兵宜令共相應援不得各分信地監軍亦可無
設第以其事屬之巡關御史便　上是之召琥還京改
繼光總兵官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奏內事宜除南
兵勿調餘悉下督撫詳議可否以聞

五月寧夏總兵雷龍請減撤入衛兵馬以實本鎮兵部覆
言邊兵入衛之苦言者非一然竟不敢輕撤者薊鎮土
兵未練虜效時閒不得不藉手足以護腹心耳宜候來

歲將寧夏量減一枝而令薊鎭亟練土兵或練未即成
於京營中暫摘二枝俾春秋輪戍薊鎭　上曰入衛士
馬近聞疲困殊甚其令薊鎭督撫亟行議處以聞
四年二月御史劉翾奏詔修省陳言邊事言臣頃見延綏
下班軍十二車所載生者其二而僵屍其一生者顚連
憔悴而泣訴曰行糧月糧朝廷所以養吾輩者非不厚
也年例新增兵部所以請給發者非不時也本色折色
督撫所以懇冊報者非不足也然而下情不通皆至饑
困者一邊於余糧之常例而支放愆期再漁於將領之
使用而扣尅無度三朘於家丁之抑勒而額外取盈四

害於主兵之奸逸而分擺於極衝無暇之地五迫於修
邊之大急而督責以繁鬬難竣之工六苦於撤放之太
遲而跋履於暑雨愆期之日枵腹以稱戈裂指以荷擔
故困踣至此推之他鎭無不皆然宜乘此撤防之日立
爲議發亦修省以回天變之一端也　上曰入衛兵馬
既疲困至此爾部即行與譚綸從實悉心議處具奏
六月都御史葛守禮言國初制虜內峙雄關外聯重鎭肇
然天府之固也自大寧內徙京師遂露左肩所恃者朶
顏三衛爲我藩籬而夷情漸異嚮導交通於是虜日窺
邊登陴戍守遂無寧日始以倉卒至調陝西客兵謂旋

練土兵即當遣退今二十年矣土兵之練何在秦兵未
遣而越兵未來山東義勇又以防秋至豈土兵皆不可
用乎宜倣唐土兵之制隨地訓習以備戰守毋徒調聚
爲也章下所司
五年五月從御史蕭廩議令各邊兵入衛薊鎭者即以撃
兵之日放歸不必留備冬春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十六

戰具

洪武五年詔造獨轅車魏國公徐達督山西河南造八百輛曹國公李文忠督北平山東造一千輛

永樂九年正月巡按陝西御史劉璧言潼關等衛衛造軍器料買鋼鐵丹漆牛觔魚鰾生漆黃麻皆非土產請令所司係本土產者先辦其餘官給價於出產處收買從之

五月工部侍郎劉仲廉言遼東三萬衛成造軍器乏鐵宜依定遼左衛例設鐵場撥旗軍一百十二名以其半炒鐵備用半屯田以給從之

二十二年九月工部奏修軍器請徵漆布於民　仁宗曰兵器不可不修但方下詔恤民民瘼未蘇何忍復有徵斂命給鈔市之

洪熙元年三月鎮守萬全右衛都指揮黃直私造應禁軍器事覺降指揮使發口外立功

八月遼東都司奏齊寧等十八衛修理衣甲請支綿布二萬四千餘疋工部尚書吳中請給其半　上曰邊軍守禦須使甲兵彼衛身無甲則膽氣衰何以責其禦敵若甲仗堅利紀律嚴明士氣自振足以懾服寇戎修甲何可惜費其仰與之

九月陝西都司奏擬造鐵盔青甲萬副所用物料乞令布政司支官鈔買辦　上從之謂工部尚書吳中曰邊防國家重事其切用者兵器兵器有備然後可以制敵古者郡國有庫兵京師有武庫今西陲極邊兵器安可無備其令速造官給其費毋科擾於民又謂中曰內外衛所軍器皆須遣人閱視凡損壞者官給物料修理

正統初勅工部曰今軍器缺用爾工部會同五府六部錦衣衛司禮監內府各監局往年退出諸色軍匠擇其精壯者令在營操備老弱者仍送原衙門與見在匠役成造軍器爾工部司禮監各遣官提督務在堅利使可經久宜用物料在京各庫支用勿復科派有司擾民每季仍以造完數目具奏以憑稽考不得通同作弊假公濟私以取罪戾

八年十二月甘肅總兵官寧遠伯任禮奏今成造軍器物料多非地產欲遣人齎湖廣地方採取緣往返路遠且桑竹沈重乞令經過有司應付車輛接遞庶不誤事

上曰邊軍艱辛且操備是急豈可違敝其力柔竹果無
出產本地豈無雜木條之成造但在堅固而已
景泰二年九月詔令廷臣共議備邊長策李賢上言虜所
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强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
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
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衞青之武剛車可以御之又
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此若
用得其法虜弗能當也臣親戰車四圍箱板內藏其人
下留銃眼上開小窻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
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

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
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
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砲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遁我
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於此
成化元年二月寧夏總兵張泰言臣嘗奏准創造兵車以
爲戰守之具此實禦虜良法兵部覆奏謂泰久在寧夏
虜屢犯邊未聞泰以此破敵宜令巡守等官會議
三年國子監學錄黃明善疏陳都掌禦寇事宜內請用毒
毬行烟謂毒毬所熏口眼出血行烟所向咫尺莫辨
十二年八月左都御史李賓言古者用戰車取勝乞與備
箭車五百輛鹿角榨五百具參用每小車一輛榨一具
共用十人通用五千人行則爲方陣止則爲方營乞命
所司會臣計造并選閱精兵五千命內臣并文武大臣
各一人統領教練候警調用更諭令各邊俱如式製造
以備戰守事下兵部尚書項忠言陝西諸邊所畜兵車
數千輛及京營亦嘗因定襄伯郭登之言製小車二千
五百輛日久無用俱已毀廢今賓復及此但今宿將邊
臣彼此異見如以車爲不可用稽之於古如柔然侵魏
而太武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輛遂逐大漠突厥寇唐
而太宗遣諸將出戰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

屢見大捷以此觀之是車决可用也如以車爲可用唐
房琯效春秋戰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行至陳濤斜
被盜縱火焚車人馬大亂官軍死亡四萬宋神宗時契
丹入寇取兩河軍民爲備洸括以爲車行日不過三十
里若被雨雪雖步難進以此論之是車未必可用也今
將士終歲操習自永樂到今止於馬步相參教閱騎射
不習車戰恐一旦驅其所素習强其所不能臨陣應用
違悞非便乞如賓言遣御史及工部官督工如式先置
車十輛榨十具送赴教場仍令賓會同內外官驗其規
制何以施行如虜輕騎剽掠何以分布追之阨險邀遮

何以乘危禦之開闔奇正之妙推挽進退之法宏綱大畧俱要講明俟車製成日以聞至是車成兵部以請命寳及忠等詣教場會三大營內外掌兵官如擬分兵列陣以驗之既試忠等覆奏謂所造車梓若兩軍對壘之際用以守城安營可以禦矢石防衝突若追逐奔北登高致遠履險涉危恐非所宜宜行工部以漸成造付教塲操習若制有宜損益者仍聽臣等會總兵等官酌量上曰既登高涉險不便其已之

二十年二月總督宜大尚書余子俊言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卻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臣奉

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宜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今爲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千人駕挽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横以爲營車空缺去處用鹿角梓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馭乾糧不煩自齎若是虜敵合衆對壘彼用弓矢只有百步技能我用銃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過其腰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遇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復具圖本五其一下兵車營圖其二樓兵車營圖其三樓鹿角梓營圖其四下梓梓營圖其五樓梓城營圖其說甚詳　上可之

弘治十三年初天下都司衛所造完軍器解至京師皆貯之九門城樓以便關領至是內官監太監陳良始請內庫交收由是留難需索費用不貲大爲解人之苦

正德七年三月遣中官造軍器於南京

嘉靖八年都御史汪鋐奏先在廣東親見佛郎機銃致遠克敵屢奏奇功請如式製造兵部覆議詔鑄造三百分發各邊

十二年初廣東巡檢何儒常招降佛郎機國番人因得其蜈蚣船銃等法以功陞上元主簿令於操江衙門監造

以備江防至是三年秩滿吏部錄其前功請陞宛平縣丞中國之有佛郎機諸火器自儒始

二十四年正月大同鎮奏請軍器工部言盔甲弓箭等器係備團營及出征官軍用非以給邊給邊起於武臣郭勛妄請非舊例不宜與惟神鎗神砲給邊不敢輕造應發之詔可

二十五年七月總督宜大侍郎翁萬達言臣嘗做古火器之制造定三出連珠百出先鋒鐵棒雷飛母子火獸布地雷等砲屢經試驗比之佛郎機槍等器輕便利用因奏討帑銀二萬兩督造分發宜大三關并外邊墩堡應

冊兵部試驗言三出連珠百出先鋒鐵棒雷飛俱便利
用則宜多造其火獸布地雷砲用之昏夜劫營則可用
之行陣似非所宜似應量造報可
八月巡按山東御史張鐸進十眼銅炮大彈可及七百步
小彈可八百步四眼鐵鎗可四百步皆足以陷陣摧鋒
詔工部如式製
二十七年錦衣衛匠馮經獻所製雙矢弩三矢弩詔下
所司驗試中用 上賜名克敵弩命工部如式製發薊
營及各邊并命經赴軍門教演有功陞賞
三十七年七月咸寧侯仇鸞奏借民田車以備戰守 上

曰去歲造完戰車專備禦敵之用如何又查取民間益
增驗擾不必行
四十三年先是兵部覆巡視京營科道辛自修等議請將
軍器兵仗二局所造盔甲火器俱付巡視衙門及本部
官督理有詔允行已而兵仗局內臣執造本局掌造上
供御器偶不關白外廷詔該部再加酌議部復奏臣等
初議欲委官至該局清查乃軍器非御器也軍器亦止
欲造完之後付外廷驗其中否與該局事體原不相侵
惟 上裁定得旨軍器係戰守所資該局每遇造完如
擬開數送部委官查驗爾部中仍預報各邊合用器械
以便成造
四十四年初盔甲廠用工部郎中一員管理遞代頻數至
是巡視給事中楊樞言其不便詔吏部註選主事一人
專督候考滿乃遷
隆慶[illegible]年先是巡視京營御史趙可懷議工部所收弓箭
堪用者火宜令各處以物料工食解部添官督造聽京
營協理大臣調度至是工部遂以料價送京營協理侍
郎王遴謂營中無貯器之所如御史議亦第令臣等調
度耳非廠之工作也且國制造完軍器收貯內庫所以
防微杜漸意甚遠宜仍遵成憲令工部專委司官督造

有不如式者許臣等及巡視科道參治 上是之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十七

軍伍

戊戌 太祖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輯為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閒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令還為民庶幾寓兵於農之意

洪武二十四年八月諭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等率公侯伯都督常昇王弼陳俊等二十三人往山西太原平陽等府閱一戶四丁者籍其一為軍蠲其徭役分隸各衛赴大同等處開耕屯田各慎乃事毋擾於民

二十五年十二月宋國公馮勝等率列侯籍太原平陽民為兵伍罷衛屯田還京以所籍之數奏之

二十六年五月陝西民有坐事謫戍邊及病將中途其弟大婦請代往監送者聽之御史責弟不當代兄并罪監送者其人訴於朝 上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聽其代是亦有人心矣命賜其弟道里費併宥監送之人

二十七年五月邵陽郡安童父玄戍定遼以卒安童補役以母老無他兄弟供養且有姑守節老而無依亦仰給於己詣闕自陳 上憐復其身

三十年四月諭征西將軍長興侯耿炳文等於川陝西界之地招諭番漢良善者付所司編管為軍

永樂二年十二月巡按山西御史張翥言山西行都司所屬地方切近沙漠軍衛實則虜不敢犯比軍人犯徒流罪者悉徙興州屯戍恐邊衛軍士圖易難遜必多故犯以求遷徙則隊伍日減邊備不足乞令臨邊衛所軍人犯徒流罪者止從法科斷仍留原衛戍守從之

二十二年十一月 仁宗諭兵部尚書李慶預遣御史巡歷邊衛嚴軍伍

宣德元年十一月始遣御史分行天下郡縣清理軍伍時天下軍政既久弊而軍之奸黠者往往匿其籍或徑援良民充伍所司利奸人之賄輒隨之民枉受此苦遠邇一轍 上知其弊遂命御史四出清理令無枉民縱奸

二年正月 上御奉天門諭兵部尚書張本曰近來民有訴妄解充軍者此乃有司之過彼意蓋謂朝廷所重在軍不知民乃國家之根本今後卿等須令有司審實軍則為軍民則為民毋致妄冒

上又諭兵部曰凡清理軍伍有一戶充二三處軍而丁力
消耗者皆許歸併若不歸併民間勾擾不已官府亦自
煩勞今各處清理軍伍皆是廷臣朕所信任者正當明
白爲之開豈可畏避不理致其紛紛勞朕聽覽君臣
之間誠心相與但須務實勿用自嫌何況已有定制卿
宜以朕意移文諭之
十二月差科道官清軍
按楊士奇曰朝廷命御史四出清理軍伍有清南直隸
蘇常諸郡者銳意刷軍爲功不復顧民枉常州府同知
張宗璉執不從御史怒其與己數詬詈之宗璉忿鬱不

平數日疽發背卒常之民頼宗璉以免於枉者十七八
三年三月福建按察使奏平海衛指揮卜祥朱銘受軍士
賄賂縱令開逃脫漏行伍　上諭都察院曰朝廷養軍
豈爲彼利朕聞　皇祖言殘元將管軍頭目貪財好貨
放廢軍伍遂至大壞此不可不戒令罪之
四年四月上虞縣人李志道充楚雄衛軍死而無繼止有
孫宗保已鄉試中式而衛尤追補軍役有司達於兵部
尚書張本請依洪武中石堅事例開其軍伍俾讀書會
試以自效　上從之曰祖宗立法如此正以作士氣成
賢才朕承舊制又何急於一卒之用乎

六月兵部等衙門議凡軍人犯罪應調者不拘地里遠近
仍調本都司極邊衛所餘丁發充軍　上曰法不可偏
重若嚴於下而不嚴於上則下將有受其害者管軍者
亦須禁約庶幾公平於是法司議軍官若害軍及抗拒
上司不服差遣或因公事犯徒流者腹裡衛分調邊衛
邊衛調極邊雜犯[illegible]依律降一等調用從之
賜勅獎諭兵部尚書張本清理軍伍致誠竭慮措置有方
積弊頓革奸頑莫容
八月兵部奏勾軍條例先是遣官清理軍伍定例十九條
至是復增例二十二條通前奏請頒行從之

九月兵部奏請自今內外衛分所旗軍有犯偷盜等罪及
強盜家屬二次逃軍與軍民官吏人等該充軍者各照
南北地方發遣　上命在外止於附近衛所收操逃軍
則令還原衛
六年五月初各衛餘丁赴工而逃者例發口外充軍　上
諭兵部尚書許廓曰朕素知軍士艱難嘗有命凡軍士
皆免餘丁一人差使俾得生理供給正軍所司不遵朕
言已是重役若又發遣充軍人何以堪止罰工一年其
有發充軍者皆取回
七年二月兵部請再遣官清理軍伍　上曰軍伍當清若

果戶絕勿累平民大抵深刻之徒妄意朝廷在於得軍
展轉牽連累及良善遂至訴訟紛紛不知軍與民皆國
之根本朕撫視如一未嘗有偏今宜諭以朕意是是非
非務盡至公不可枉濫
三月兵部尚書許廓奏比者武昌推官姜敬訴其祖充五
開衛軍已死其父老病戶無餘丁今五開數取其補役
援洪武中例乞除免　上曰　太祖於生員有成尚不
忍棄況其爲官豈止一卒之用其除之俾修職自效
正統元年四月特西鄙有警兵部尚書王驥出征侍郎鄺
埜獨任其事效勞居多　詔除其軍籍

二年七月王驥以甘涼官軍冗濫徒費糧餉乃選留五萬
五千餘還本衛更番代上兵得休息民減轉輸之勞
三年六月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上言今遣御史清軍
有以陝西山西山東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
伍者有以江浙蜀廣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土
不相習北人苦於瘴癘南人苦於嚴寒多致死亡深爲
可憫又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其地勇壯之人乃發戍
南方自今邊卒清解發戍宜從南北所宜庶幾人宜水
土兵政有備詔廷臣議行之時兵部侍郎鄺埜掌部事
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恐啓弊端咎將誰歸竟寢

景泰三年尚書俞士悅言兵政有國之大事朝廷養軍於
無事之時正欲用之於有用之日也比者臣點視各營
軍伍自總兵而下私縱役占動以萬計輦轂之下尚爾
其他在外可知臣曩任御史之時凡問私役軍人者俱
照榜例重罪以故人不敢犯乞勅兵部申明舊榜嚴加
禁革又言昔蕭何入關首收圖籍曹彬下江南回載圖
書後世皆稱其賢爲治之要固不可無圖籍以資稽考
也臣見各營官軍略無籍冊文卷可查止憑自具數目
若有欺弊何由得知乞令兵部自今將軍馬數目造冊
二本一進內府藏收一存本部備照是之

四年[illegible]林聰疏中一款禁私役以振軍旅　祖宗定制
一軍不許私役一卒不許放閑律有常憲　皇上中興
以來慮各官私役數多故自總兵以下給從兵幾人各
有定數然亦未嘗使之放閑而不行操練也今各營總
兵等官將給與從兵放使辦納月錢都令在營操練者
朝夕隨從又有占用費放至七八十人甚者二三百人
者比聞差官點閘率皆僱倩不惟軍士被其剝削抑且
朝廷虛費糧餉夫朝廷養育軍士所以防外患將帥訓
練軍士所以精武藝今既私役不赴操練則軍士怠惰
武藝不精卒有警急率之使戰豈能得其用哉乞勅總

兵以下等官如有私役軍士悉皆退出原給隨從者亦
以時操練則軍士無剝削之害而有勇敢之氣矣
成化二年山西巡撫李侃奏臣嘗讀唐陸贄論守邊事有
曰道北窮邊寒風裂膚驚沙慘目乃非生於其域者習
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南際遐荒山鬱蒸氣亦惟生於
其地者多方服習水土今南方之人補西北軍伍西北
之人補南方軍伍各不相宜多致疾病逃逆俱不得用
故山西人當補南軍者就令補山西邊衛南方人當補
北軍者就令補南方各衛庶乎各得其所而習於戰鬭
矣事下兵部覆奏詳議檢閱今年南方各衛發冊所取

山西軍丁幾何山西各衛發冊所取南方軍丁幾何若
數目相當堪以兩易者依發冊取補詔可
十三年五月兩廣清軍御史丘山奏廣東如高雷廉瓊肇
五府地僻民稀而廣西荒落殘破尤甚有司如例清軍
解遠衛補伍率多逃入賊中況今兩廣寇賊出沒缺軍
調用乞將兩廣清出軍丁發附近衛所差操仍行原衛
停勾爲便兵部覆奏從之
十八年十二月御史姜昂言天下官民犯罪充軍宣德十
年詔令止終本身今有司遇凡逃亡事故率多勾補殊
失罰弗及嗣之義并違舊制章下兵部言比因陝西巡
撫阮勤之言已如例禁止今宜再加申明從之
弘治八年南京禮部尚書童軒言清軍一事雖曰急務但
所清之軍自洪武永樂以來遠者百餘年近者數十年
而正身之存者少矣其子孫年深亦多更名避地不可
令識間有清出亦十百之一二耳所得之軍甚少所擾
之民實多乞勅兵部轉行天下所司凡逃軍有經三十
年以上者悉免清勾凡有願投軍籍者覆視無礙許於
本處衛門註籍則民擾可除而軍亦易補矣
十八年十一月兵部奉勅清查騰驤四衛軍士詭冒食糧
者一萬三千九百有奇皆發原衛及京營操練自後內

臣所進勇士必兵部驗送而後廪之五年復稽其人而
覈其數著爲例
正德十六年兵部議上清理軍伍四事一定冊式以防欺
隱欲照先年奏准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清勾五項冊式
通行天下都司衛所攢造花名文冊一本仍前有司衛
門將該勾逃故軍士姓名貫址及充調接補日期攢造
底冊二本并在總冊送部轉發清解一復有司回答冊
以便稽考舊例有司清軍畢日將清出解過及事故未
解造冊申部近例停止乞仍行造一復清軍冊以便照
勘乞將有司回答冊逐一揭查實有及戶絕等項緣由

造册行衛責令從實填註繳部以憑施行一處絕軍以
枚勾擾凡丁盡戶絕軍士經三次以上有司衛所同勘
的實者申部類奏開豁各衛不許再行清勾　上是之
先是兵部尚書王瓊以地方災傷奏准停差清軍御史令
各巡按御史帶管至是以御史王完言復差御史十四
員清理天下軍伍
嘉靖二年四月司禮太監蕭敬奏各監局軍匠查革數多
供應缺乏請以洪武等年舊例千五百餘名僉補兵科
參奏如是則錢糧何所支給詔書何以取信兵部亦言
詔書所革乃正德間新添非洪武以來舊額如復僉補
則革者皆得冒入以致耗損京儲與正德中何異乞令
以未革人數應役有逃亡者乃下清軍御史勾補從之
三年初壽寧縣民張廣犯斬罪以矜疑免發充邊衛永遠
軍未遣死獄中例當遣其子金鳳御史簡霄言廣以情
輕減死今緊死已足抵罪又勾丁補解是罪及子孫也
請免金鳳發遣刑部覆議請　上是其言詔免解補令
役除及逆線坐外凡減死充軍未遣而死者俱免勾
四年六月初南京各衛軍絕例許義男贅婿外甥暫役以
待勾補至是南京戶部以食冗移文查革南京兵部又
以軍少議量留之魏國公徐鵬舉等言查革非便詔暫

役如舊諸責戶兵二部議查革者
五年兵部言有司清軍官員不務清解冊內應勾軍丁而
散以絕戶及見伍里甲鄰佑等赴部查理補伍者少帶
廻者多往返勞苦無裨軍政自今惟冊內逃故及外自
首者如例清解其餘聽本部發冊然後施行從之
十一年三月清軍御史鄭濂疏陳二事言便勾解以實軍
伍兼刷卷以蘇民困謂充軍人犯例該極邊者如舊定
發餘無論終身永遠量本省遠近編補若有賣放逼
逃者指揮十名以上鎮撫六名以上百戶四名以上依
例參奏問罪降級舊例卷御史多者不過年餘清軍御
史必限三年自後刷卷御史不必專差但遇清軍之年
選委御史清理事竣就將應刷文卷照刷一周先行奏
繳其清軍數目俟還京日奏繳未完卷簿如無清軍御
史交代即所在巡按帶管都察院覆議從之
十月禮部尚書夏言疏乞除其家府軍左衛軍籍許之以
見應役軍丁篤疾京衛及江西俱無次丁故也
十八年湖廣清軍御史姚虞奏顯陵衛軍士亡去過半宜
亟追補以嚴扈衛至於承天乃　上湯沐邑連歲災傷
多所逃竄其軍單未解者暫停清理且工作方興庶務
蝟集請暫停今年照刷文卷　上皆從之

十九年六月姚廣又言先該御史包節題將各衛所應勾軍丁簿錄印發各衛門收貯遇清勾將勾單及簿錄送清軍御史查覈無弊方用印掛號送部清勾爲慮至遠但清軍御史例不常設該管官旗仍蹈原弊往往將見存軍卒作缺清勾及到衛恣肆索求乞勅巡按御史一體查理如無清軍御史即將單簿送巡按查覈永爲定規庶兵勾可息民生不擾下兵部覆議從之

二十九年廣西巡按御史蕭世延奏本省軍伍日耗歲額多虧二者皆將來緩急之慮顧救弊不自其源雖歲遣清軍之使日求均賦之法徒足擾民無益於用臣竊謂

軍多失伍由謫軍遠戍非死即逃宜止於兩廣地方隨便謫發不惟水土相安且令有司易爲勾理至於田糧失額當行撫按官清查強種占種不輸租者勢豪逋欠者里胥詭寄飛酒者有司催徵不完者悉治以法仍募人開墾荒田務足原額疏下所司議可俱行之

五月給事中俞鸞言邊事孔棘軍伍空虛與其投生人於不死之地不若少寬其法夫今之充軍不過曰邊衛曰邊遠曰極邊南北地里不過曰本省隔省再隔省以罪之輕重定地之遠近邊衛可以本省擬配邊遠可以隔省擬配極邊可以再隔省擬配如內省無邊方者可以隔省附近邊方擬配其極邊遠亦可依數遞配庶解者易至逃者易勾而有司亦便遵守下兵部議覆從之

三十一年兵部上言往歲宣大非無虜患而本鎮軍卒自足戰守自簡銳卒入衛京師衆分勢散致調各鎮士卒赴援奔命罷勞餽餉繁費數年以來靡金七百餘萬後將何繼不若以本鎮軍舍餘丁壯者壯夫補足原額與供億可省而戰守足恃矣從之

三十二年清軍御史王紹元疏陳議處軍政以便稽勾一正條例查照先今事理備將節年條例加奇揀改調之類逐一詳議分類開款纂集成書使人有定守一明職

守行布按二司清軍官員務將該年勘合勾單塡註有丁解者當年即繳逃移追取者一年一繳無名籍及丁盡戶絕者五年一繳一愼收調斷自三十二年以後清理軍丁俱不得比例改編以致紛擾一覈冊籍父祖從軍子孫長繼軍役即於別州縣過繼作贅或繼他人異姓戶籍暨造黃冊等官俱要加意清理查明改正一禁輪戍軍丁不便更番私替違者查照律例從重問斷一抑包占軍職占役餘丁律例甚嚴但有將戶內餘丁過房與人及誘買包占者一體治罪兵部議覆允行

隆慶元年十二月刑科給事中嚴用和疏陝西巡撫楊巍清

補屯軍不實請下御史覆驗至是巍復奏平凉固原二
衛共清出屯地三千七十八頃六十畝召補軍士共一
千六十五人乞如科臣言以前後清補之數下御史并
勘而靖虜慶陽河州等衛尚未清補者宜申飭有司一
體行之兵部覆奏　上是之仍令新任廵撫張祉率守
廵兵備亟將靖虜諸衛如法清補毋長浮議致廢成績
兵部覆薊鎮督撫劉應節等所議清軍十事一議軍田凡
清出軍人人給由帖備書戶丁貫址并軍繼軍裝解邊
之日仍粘入新定衛所十年一更給不惟便取軍裝亦
可據為他日清勾之地一議軍册應清軍丁及摘發永

遠軍逐一造册開載亦如由帖之制以防逃伍及為軍
士損失告愬之地每大造黃册年頻造送部一議軍裝
清解之軍例有供貼有司覈其田產酌中定數嚴令戶
丁以時賫送毋許缺乏其在鎮軍士貧者一體經理一
議軍伍薊鎮軍伍每因調度紛更故頂補淆亂即有逃
亾無從稽考宜將解至軍士依營定衛使相保相倚以
免流亾一議軍解清出軍丁不必編立伍長肅除而行
仍照舊例僉委解定期限一議軍繼軍既清出仍審戶
內殷實一丁聽繼如有逃亾即行勾補一議安插軍士
解至必須營房安置請發帑銀二萬一千兩修造一議
收補各省解至軍人轉解衛所不免留難需索之弊宜
定衛分徑發營伍止令該衛所紀籍至於收補之序先
遵化三屯建昌石匣諸營次各路又次三屯遵化密雲
各轄重營及車營有餘則委將官一人會同守備各領
新軍一枝操練俟營伍既成另議發邊一議糧餉新軍
至邊糧若備至乞破格優恤月糧之外加口糧三斗期
以二年為止至邊三月以上者仝支布花免其工役一
議督責所在有司但開去逃軍務一一清理御史差完
分別為獎勸戒飭衛官不善撫恤致軍逃亾者各定擬
分數以行議罰　上從其議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四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　十八

恤軍

洪武四年正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於冬京師尚爾況北邊荒漠之地氷厚雪深吾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運赴蔚朔寧夏等處以給將士省臣對曰守邊將士衣襖歲有常供無庸再運　上曰將士雖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

異於常時故命加給耳古人匹夫不獲引咎在躬況守邊將士尤朕所深念者其給之勿緩

五年五月命中書省以綿裘賜遼東將校以衣鞋三萬給戍卒

六月命中書省預送戰襖三萬鞋六萬八千綑給往甘肅軍士

七月命工部運文綺及綿戰襖詣大同以俟給賞大將軍徐達征北軍士

十一月　上以西安河蘭諸處極邊苦寒戍卒艱苦命中書省以白金及綿布給之軍士十萬餘人凡給白金三十三萬四百餘兩綿布十四萬七千七百餘疋

六年三月命德慶侯廖永忠督定遼糧儲仍以戰衣皮鞵各二萬五千給其軍

七年八月詔天下有司體訪軍士戰死及避難之民死在他鄉其父母妻子無依者[illegible]至京官爲存養

一十年　上諭兵部曰軍士月米僅可充食身亡之後即罷給或父母老無所依或兒女幼無所賴將何以自存朝而不恤者不仁勞而不報者不義軍士皆嘗効力於國者可急之爾兵部悉閱軍衛凡軍士死亡有父母年老兒女幼小無依者並優之毋令失所

上又謂中書省曰軍士多有因戰鬪而傷殘者既不可備行伍今新宮成當設備禦可於宮牆外周圍隙地多造廬舍令廢疾者居之晝則治生夜則巡警因給糧以贍之庶得有所養也

二十一年　上念軍士凡有爲將領者不知愛恤乃述始終之際艱難之故與夫撫綏愛養之道通上下之志達彼此之情直說其辭爲護身勅頒示將士

二十三年六月命駙馬都尉歐陽倫往湖廣雲南給賞南雄侯趙庸所集新兵七十萬九千五百餘人鈔各三錠

二十七年七月勅諭宋國公馮勝寬恤從役者俾無窘迫

永樂元年　上慮內外將校不能撫恤軍士以致逃亡者衆勅兵部自今計逃亡之數論罰如百戶逃一人者減其俸之半逃十人者全不給至三十人者降充總旗四十人者降充小旗五十人者發充軍其千戶逃軍十倍於百戶指揮逃軍五倍於千戶者並減俸及遞降一等如百戶之例

二年　上諭兵部曰將士隨朕征討其中有陣亡病死者已錄其後亦有妻子孤寡不能自陳觀管官隱匿不報致失所者非朝廷報功之意宜速下各衛令征討官應襲子孫年十五以上者送兵部襲職十四以下并寡婦幼女送京師優養旗軍死亡有幼男者紀錄食糧當歷以官者如例陞之其無子止有寡婦幼女者一體優給若有親可依不願赴京者聽其俸糧如例於所在給之

四年三月有言戍邊軍士勞苦者　上敕曰宣府萬全與和諸衛皆臨邊上瘠產薄未冬先寒朕嘗親歷其地將士備禦有晝夜不解甲者勞苦特甚今國家雖安然邊衛未嘗弛宜視腹裏官軍特加之恩遂命禮部即遣人運鈔賜之大小官軍人各五錠以罪謫戍者不與仍令諭所司歲給冬夏布必先將支給後將者罪之

五年六月　上諭禮部曰朕居深宮猶苦炎暑每念軍士南征者荷戈深入而又冒觸毒鬱之氣道遠未能勞之悉與鈔五錠給其家

守衛卒有自陳母病篤乞假省視者　上曰何不蚤言曰亦告守衛官不聽　上大怒曰父母病而不聽歸彼非父母所生耶在朕前尚爾況遠外哉謫其官戍邊

九年　上嘗諭工部曰雨雪連日朕與卿等猶不免憚寒何況下人京城之中軍士最艱難有出征者有守衛者獨妻子在營此際寒凍不能出門戶而薪炭踴貴數倍蓋有飲食不能以時者今抽分處積薪不少每戶給百斤出征者三倍給之

十年六月命幼軍無妻室者官為婚配仍給鈔資其家

八月樂亭縣丞楊直言北京人民在各衛為兵死徙者戶無餘丁遺孤老無依乞給口餉遣還就親存活從之

十二年四月　上北征駐蹕清風堅命大營五軍諸將但官軍有疾令太醫給藥未痊者遣人護送還萬全休養因諭安遠侯柳升等曰士卒是將帥手足將帥非士卒不能獨成功若為將素不得士卒心猝有緩急能出力相援耶爾等宜盡心撫恤無令失所

二十二年四月　上北征駐蹕宣府命太醫院擇醫士於各營諭之曰將士國家爪牙今從征在外厭風夜念其

艱難食則慮其饑衣則慮其寒惟恐有失蓋風雨寒暑
饑飽憂勞不調皆足致疾況一身遠役哉其令醫者朝
夕巡視各營將士有疾者與善藥勿苟爲文具
五月車駕次閤平適雨士卒有後至而沾濕者時其地尚
寒　上遥見之指示諸將曰士卒者將帥所資以成其
功名撫之至則推之厚古人有言視卒如嬰兒可以赴
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今方用之爲國家除殘
去暴奈何不恤
十月　仁宗御西角門視朝罷顧謂翰林臣曰今日始寒
朕與卿等居重城中猶覺凜凜如此守邊將士晝夜擐

晉漸不可勝遂命書勅遣使以鈔幣賜緣邊將士戶部
尚書夏原吉等曰朝廷待守邊者厚矣既預給襖寒之
具復蒙恩如此昔楚子以寒巡撫三軍皆如挾纊彼徒
施溫言人猶感勵況今受賞恩敢昧報效但願　陛下
常推此心不怠耳　上曰人君視天下萬物爲一體況
將士爲國家躬勤勞瘁豈敢須臾忘之
洪熙元年舊制守衛皇城皆親軍諸衛軍士不得更番
上憫其久勞或經月不得歸見父母妻子命選散衛軍
之精壯者助其守衛兵部尚書李慶言守衛亦重散衛
軍何可盡信　上笑曰人未可盡信亦未可盡疑爲人

上在布德施仁以得衆心耳誠得其心仇敵可化爲父
子苟失其心素所親信有反目相讎者古人云舟中敵
國益既往多有之矣
上爲燕世子時　太祖嘗命與諸世子分閱皇城四門衛
士還奏獨後問之對曰且寒甚衛士方食俟其既食乃
閱之故後　太祖喜曰能體卹下人是吾心也
宣德元年二月免邊衛軍士歲辦柴炭 詳柴炭
五月調晉府護衛官軍四千餘人赴大同備禦　上遣人
諭武安侯鄭亨曰大同蚤寒比他處爲甚凡備禦將士
離父母妻子而來所恃者主將耳非撫綏得所人何以

堪郭子儀撫士卒如子弟所以成功名保富貴卿老成
宿將當以此爲念
五年正月諭兵部尚書張本等曰馬軍比之步軍尤爲勞
苦蓋自備軍裝爲難今後馬軍戶內再免一丁差役以
助給之
八月總兵方政奏獨石赤城鵰鶚備禦官軍有患病者無
醫治療　上諭禮部曰朕恆念邊軍勞苦況有疾乎其
令太醫院給藥遣醫士二人往巡半年一更
八年　上嘗諭右都御史熊槩曰朝廷優恤軍士給以衣
食欲其得所比聞官旗吏胥人等恣意誅求多立名目

衰取月糧魁減冬衣綿花亦有都指揮指揮假托公事
編僉歷取財乃以軍糧布花變易金銀饋送所以軍士衣
食不充多致逃竄朝廷任彼權綠乃更肆爲刻削俾恩
不下究情不上通欲便按法行誅則是不教而殺爾都
察院即揭榜禁戒仍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巡察有再
犯者處死家屬戍邊

九年　上勅諭天下按察司及巡按御史曰惟兵政國家
重務祖宗以來於撫恤軍士整飭兵備皆有成法朕屢
戒中外武臣令守法愛軍近者內外都司衞所管軍官
員全不用心整治惟務貪饕以肥身家凡有征差則差

貧賣富有徵辦則倍加需索又有多佔伴當或包納月
錢縱放買賣或以答應上司爲由勒除月糧或指操備
名色尅減布花生事科擾千端萬狀以致軍士窮於衣
食妻子不能管顧不得安身累累逃竄其該管都司及
親臨風憲官明知軍士被害縱容不舉甚者與不才軍
官交結受其賄賂又有違年勾軍違限官旗在外恣肆
非爲已勅各處風憲督屬拘拏至今不見獲解是致奸
頑得志軍伍空缺兵政不修莫此爲甚玆特勅諭爾等
其前所縱容之罪姑記不問自今凡分巡所歷去處務
要嚴加詢察過有貪虐害軍及勾軍違限官員人等就
便擒拏問解仍將解過犯人罪名類本具奏如或仍前
坐視縱惡長奸事發一體處以重罪不饒

正統五年四月口外永寧開平龍門等衞所軍餘老幼各
訴饑寒總兵官譚廣以聞　上欲以邊糧賑之戶部言
邊糧儲僅足備用且軍餘賑濟無例　上曰軍餘亦人耳
可覩其困弗救乎其發懷來衞長安嶺赤城倉豆賑
之

八月戶部尚書劉中敷等奏大同宣府今歲豐稔請以綿
布折旗軍月糧兩月　上曰邊士執戟豈暇耕乎雖豐
稔亦給以米

六年八月　上諭都察院曰朝廷優養士卒常給之衣食
及時練習以備用奈何爲將者略不存恤或役以佃牧
或役以興販或役以治私第建祠廟歲月不得少息其
綠邊士卒艱苦尤甚每操備屯種甫暇輒令捕野味治
薪炭虐害多端又有勾至補伍者所隸軍旗需索其所
攜以致貧窘復逃此豈朝廷優養之意將領爲國之忠
都察院其榜諭中外如有仍前爲害者法司執治無赦

七年十一月參贊甘肅都御史程富奏舊制守城軍歲給
冬衣布花下屯者不給今陝西諸衞屯軍調甘肅備禦
者有司仍以常例不給布花乞照守城例給與　上曰

甘肅極邊地備禦又役之重者有司共所給之每各
十年八月靖遠伯王驥奏延綏安德旱災無收乞增備禦
軍士月糧本色二斗戶部以供給艱難請循舊減支
上曰兵所以衛民正宜蓄其銳氣邊地雖旱軍士月糧
不可乏仍俱增給之
天順元年七月　上諭戶部曰遼東甘陝西中邊官軍勞
苦特其遣給事中并戶部官各六人分齎白金往勞
之每人賜二兩務令畫一計用白金七十萬兩有奇
二年四月命發遼東廣寧官庫銀布給開元鐵嶺汎河海
州廣寧等處士兵九百九人每人銀一兩布一匹先是

上命自遼東至甘肅邊民有精壯願出力報効者募為
士兵收附近衛所給與銀布鞍馬器械秋冬操練支與
口糧春夏務農作及免其本戶五石稅糧二丁雜差以
供給之至是遼東都司以所募者來報故有是命
五月前府都督僉事顧彪奏臣奉命帥軍士赴山西雁門
關勦賊軍士艱難乞如賞賜戶部議去年赴陝西軍士
皆賞銀一兩今赴山西者道近宜減半給之　上曰臨
邊之役欲其出死力以禦寇衛民若計道里遠近而損
益之非所以齊一其心志矣其給之如例
成化十三年九月時中官怙寵市恩以結人心騰驤四衛
勇士小廝及養馬軍奏乞悉給以胖襖袴鞋事下該部
即可之兵部尚書余子俊謂工部王復曰府庫衣袴之
富如此先生何議不及此使恩出斯人乎復曰祖宗之
制邊方有警慮調京軍由征則以此給之使不勞縫製
得以趁日起行京營軍[illegible]則每歲給散冬衣布花即此
物耳蓋以京軍守衛守城者無調遣之給故總與布疋
棉花使軍妻各自縫製以省有司勞此良法美意之所
在也今四衛軍士既給以布花而又以此加厚非惟失
國家備非常之初意且使恩出內豎其於國體胥失之
矣子俊服其言

弘治十年六月　上召尚書劉大夏至內殿問天下衛所
軍士何如對曰與民一般窮安能養其銳氣　上曰在
衛有月糧從征有行糧何以至窮對曰江南衛所困於
運糧江北衛所困於京操此外浪費猶有臣等不能知
者所以俱窮　上嘉日即下詔各衛門凡有損於軍民
弊政悉疏以聞
正德元年三月賞揚威等營秋班操軍邵斌等若干人各
銀一兩故事登極之賞惟降勅時見在者與焉斌等九
月番上在降勅後以方營造泰陵撥春班例欲均賞戶
部覆謂均賞無例　上以供山陵有勞特命減半賞之

嘉靖七年十月　上諭輔臣曰朕思內官監屢討團營官軍做工非是　祖宗朝所行況今營中禁約私役也須除之方可免軍士多楚前日張永奏云內官監討軍做工不曾開排某營隊撥來朕與奏知撥去朕答諭團營官軍不可輕撥着該監再具本來奏處治方待本來與卿等討處而次日司禮監官却不奏聞徑自批出今日朕問本來不曾方行了今與卿等議可傳旨與李承勛等今後但討團營官軍着他每親奏另一旨傳諭提督官着不許撥與假如工程十分重大三大營量撥用工完即回此或免軍士分外之苦養息銳氣以待不虞方

可與卿等從長計議來行

三十九年　上一日問閣臣曰今取戶兵工三部銀四萬犒薊鎮春防官軍一次可乎閣臣對曰春防既賞秋防將引爲例賞則不以爲恩不賞適以生怨不若足其糧餉而賞銀則以待有功　上深然之曰賞罰非細事正因無知生怨難耳今惟足實糧草依時給與乃可久行

隆慶元年詔內官監黑窑等廠舊役鎮朔諸衛軍三百十四人俱放歸原伍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五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illegible]學士臣周炳謨　訂正

兵部十九

兵餉

洪武■年湖廣都司請運施州崇山大庸五開黃平平越等衛軍食　上謂戶部曰崇山大庸屯種歲久何得乏食數年來軍中無尺寸之功但知需食有司而不恤民供給之困惟施州從其請五開等衛令軍士屯田自食

三年九月河州衛指揮韋正言西邊軍糧民間轉輸甚勞

而綿布及茶以易粟今綿布及茶轉運將至乞給各衛軍士令其自相貿易庶省轉輸之勞從之

十五年先是　上諭傅友德等以雲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廣河南四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考元時所常留兵數并計歲支稅糧徭役之法與凡事之便宜以聞至是友德奏自元至今屢經兵燹圖籍不存兵數無考但當以今之要害量宜設衛以守其稅則元末土田多爲僧道豪官隱占今準元舊則於歲用有所不足已督布政嚴實雲南臨安楚雄曲靖普安普定烏撒等衛及霑益盤江等所見儲糧數十八萬二千有奇以給軍食恐有

不足宜以今年府州縣所徵并故官寺院入官田及土
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之入以給之　上可其奏

十八年二月行人許穆言松州土地磽瘠不宜屯種戍卒
三千糧餉不給雖嘗以鹽糧益之而棧道險遠運之甚
艱請移戍茂州俾屯種於附近之地則不勞饋運而自
可以制羌人　上曰松州衛吾嘗欲罷之以其控制西
番要地不可動也軍士糧餉其令旁近州縣運給之

二十一年七月　上謂戶部兵部曰朕思天下將校軍士
月給俸糧皆於倉庾出納恐不便今欲將民間歲租較
定其數撥與每歲秋成即令編戶送至其家庶官無出

納之勞民免耗費之患卿等即議之且令應天府令歲
民租試對一衛果便軍民即著為令

永樂五年勑討安南總兵張輔等曰聞爾已破賊東都得
糧甚多足充軍食宜愛惜勿妄費廣西所運餉即停罷
如已在途就所至城堡貯之令如法守備轍運軍民悉
罷歸

七年十月議親征虜酋本雅失里命戶部尚書夏原吉餽
運　上曰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為
難朕欲以所運糧緣途築城貯之量留官軍守護以俟
大軍之至此法便於是原吉等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
運二十萬石踵軍而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再十日又築
一城每城斟酌貯糧以俟回軍仍留軍守之如虜覺而
遁即躡其後亦如前法築城　上然之名所築之城曰
殺胡平胡

八年　上與諸將議餽運用車有言沙磧車運行遲不若
人負之便　上曰任重致遠水莫如舟陸莫如車舟過
淺車過沙雖遲如舟出淺車出沙人力所不能及矣十
人運一車或缺一二人尚堪挽之以行用人負者一人
有故必分於衆以一累十百不尤難哉遂用車

九年十一月　上命尚書夏原吉方賓呂震吳中等議將

親征原吉等共議宜且休養兵民而嚴勑邊將備禦未
奏會　上召賓賓言今糧儲不足遂召原吉問邊儲多
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即令原吉
往視開平糧儲而吳中入對與方賓仝　上以邊廩空
虛不懌召原吉籍其家與中皆繫獄大理寺丞鄒師顏
嘗署戶部并繫之於是賓懼遂自縊死時呂震數乘間
言方賓與吳中夏原吉皆險邪誣罔　上命戮賓屍將
殺原吉等召楊榮問原吉等平昔所為榮力言其無他
二三人者惟以數征沙漠饋運為憂論才力或不及
若險邪未之見也　上怒由是稍釋置不問

十年正月山西布政使周璟言大同地臨邊塞都司歲用
馬草皆太原平陽澤潞運給往復二三千里民用困乏
而大同所屬天城陽和等衛地皆平川秋多青草乞令
以時採貯并給大同以平陽澤潞諸郡縣草儲於旁近
驛舍從之
二十年二月命英國公張輔等議北征饋運輔等議分前
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繼之前運總督官三人隆平
侯張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昶車運驛運各分官領之領
車者二十六人泰寧侯陳愉都督張遠吳顒都御史王
彰侍郎張本伏伯安指揮十人郎中員外主事五人驛

運二十五人鎮遠侯顧興祖都督張安尚書趙羾侍郎
[illegible]衛都指揮李德指揮十人郎中員外郎主事五人御
史五人後運總督官二人保定侯孟瑛遂安伯陳瑛為
之副者侍郎郭敦都指揮陳璟先指揮十人郎中員外
郎主事十人御史五人總督官各率騎兵千人步兵五
千人護行凡前後運用驢三十四萬車十七萬七千五
百七十三輛挽車民夫二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六人
運糧凡三十七萬石並出塞分貯
宣德二年三月先是夏原吉奏遣副都御史李素往湖廣
督運糧餉赴廣西給征南軍士至是　上謂原吉曰朕

昨思之湖廣去年旱百姓貧窘征南軍餉止令廣東廣
西附近有司於見有倉儲給之
七月戸部奏陝西鞏州河洮臨洮各衛糧餉皆西安等府
稅糧供給邇歲歉民貧多致逋負倉無儲峙欲將陝西
三司及諸軍衛有司罪囚除真犯無罪依律收贖從之
五年六月初兵部尚書張本奏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糧餉
皆出民力運輸所費浩大近數年來多處邊關無警頗
禾豐稔邊衛軍士一切用度多以穀粟易換請遣人與
總兵鎮守官會議彼處應用布帛等物戸部差人運去
依價收糴每歲數粟或十萬石二三十萬石歲以為常

儲為糧餉則民力可省邊儲可充　上令遣官馳驛與
各處守將計議以聞至是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都
督譚廣劉廣言甘肅寧夏缺絲綿布絹綿花大同宣府
缺布絹綿花茶鹽及農器犁鏵等物如運至彼時易換
為便戸部遂請以折糧絲綿布絹綿花及收買農器支
在官茶鹽遣人運送陝西委參政陳瑛山西委參政樊
鎮口外委戸部郎中王良等專理其事從之
七年四月募商輸粟塞下
九年二月戸部員外郎羅通奏今運糧赴開平每軍運米
一石又當以騎士護送計人馬資費率以二石七斗致

一石令軍民人等有自願運米至開平中納鹽糧者乞
將舊例二斗五升減免一斗五升若商一人納米五百
石可當五百軍所運具省行糧二百石從之
正統四年　上問永樂宣德間宣府大同二邊軍糧供給
若何及有無運送銀絹布疋之數戶部言國初大同糧
料俱係山西布政司供給永樂十九年方起倩軍夫於
京倉運送糧料二十萬[illegible]千一百餘石於宣府宣德六
年至十年亦於京倉通州撥運糧料三十八萬石赴宣
府其山西稅糧歲止撥四十萬石或三十萬石赴宣府
備用並無運送銀兩布絹其後宣府陸續漸發保安等

衛所通舊八衛共十九衛所官軍數多於是每年奏令
糧戶齎價於松江等處收買布疋或差人解銀前去糴
糴或出京庫絹運彼準作官軍月糧此皆權時制宜以
足邊防之用也
景泰元年五月戶部奏大同缺糧草寇虜出入路梗不通
宜令守臣遣官一員將解到折銀二萬兩撥馬隊官軍
二百人每人馬上稍帶銀百兩逐程取撥官軍護遞至
山西都御史朱鑑於官庫收貯依時糴買糧草暫於山
西布政司及代州寄頓候邊境稍寧設法運赴大同缺
糧草處供給從之

成化六年五月陝西巡撫馬文升奏陝西三邊榆林最為
要害甘肅可以堅壁清野而坐困虜寇寧夏可以恃山
阻河而守禦叛羌惟榆林河套山澤之利足以資虜又
兼入境抄掠常獲厚利是以侵犯我邊曾無虛歲及我
出兵虜輒遁去徒費糧芻為今之計誠莫有過於選將
練兵豐財足食請勅該部每歲秋初遣主事一員督軍
計辦糧草事竣還京務使常有十數年之積則軍民免
轉輸之勞地方無驚疑之患事下戶部議以為陝西歲
征稅糧及部運銀布三百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二石
彼處歲支糧料并銀布折支俸糧及冬衣布花折收止

用二百十六萬六百八十三石尚餘一百三萬一千六
百四十九萬此外又有開中鹽糧之類以三年計之可
足年半之用以十年計之可足四年有餘其所不足者
有司不能依期完納耳乞移文巡撫并布按二司總督
糧儲官預計各邊所用之數酌其地里遠近量為派撥
秋徵完則足以供用不須借撥他省別行措置從之
十二年甘肅巡撫宋有文奏邊儲虧折非獨甘肅為然如
遼東大同諸處往往事覺盤究未報大抵糧儲乃生民
膏血而邊方險遠類難急致其間侵盜之徒率多延緩
以覬脫免今宜定為通例凡盜糧五十石草千束錢帛

直銀二十五兩者仍用常典多者一切近例監追完軍四倍其數則無問文武職官吏典斗庫部運諸人雖赦不宥正犯或有逃故逮其親屬如此則糧不重費人知謹守得旨如議且令正犯逃故於同爨至親家屬追之

二十一年七月總督余子俊奏大同宣府并偏頭關等處欲大發兵夫脩築墩臺計用糧十五萬四千八百石防護官軍馬用豆八萬五千五十石銀七萬七千四百兩鹽二十五萬八千引請詳議措置戶部會議軍民轉運疲敝未可再勞宜准已運宣府者除放支外見在者不必轉運即補作來年脩造之數其大同亦儘見在者放

支以候來年會計工度原擬於山東等處派孤俾足前數其銀以糴糧料內摘發鹽於順聖川蔚縣給用從之

正德二年三月戶部請發年例銀於各邊得旨各邊既設屯田又有各司府歲輸糧草天順以前初無送銀之例始於成化二年蓋因警報或以旱潦事變相仍行權宜接濟之術耳其後遂爲歲額且屢告缺乏得無盜取浪費之弊那戶部其會官查究事端議處經久長策

十月劉瑾因戶部奏送各邊年例銀兩以爲祖宗朝無此例命戶部尚書顧佐查天順年以前年例銀數佐以天順前無前限例回報瑾大怒曰此戶部官通遼撫邊方都御史共盜內帑銀兩之明驗也悉追問致罪華麗共銀之例邊儲至是缺甚

按自成化八年開設榆林衛余子俊增置城砦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折糧銀以備不足然初亦依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乏亦皆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送者弘治間戶部尚書葉淇奏准商人引鹽悉輸銀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自此各邊始有年例銀兩以補商人各邊上納之數也自洪武永樂以來天下鹽課俱聞中各備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預於近邊

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防粟豆無甚貴之時今廢商人赴邊報中之法近年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踊正德五年侍郎叢蘭整理陝西邊儲遂令百姓每名徵銀二兩五錢准米一石蓋六部政本少有差錯貽弊如此

五年十一月戶部尚書楊一清奏行各處邊境巡撫將見在官銀招糴以備軍儲

九年十一月整理陝西糧儲戶部侍郎馮清奏改西安延綏慶陽等府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邊自是邊用益窘

十六年四月先是籍沒錢寧家貲以數千萬計及江彬下獄其家資雖付記卡入而數亦不貲左都御史陳金言

項諸邊告之宣府尤甚畿輔數郡民窮盜起餉兵賑民
公私無措請以二逆家所籍財貨毋邊給發五十萬兩
宣府倍之畿內郡邑酌宜量與餘則通行各省代廢民
惟正之供　上採行
時北虜窺伺邊方戒嚴宣府官軍月糧久缺戶部言往者
大行皇帝北征多方區畫銀帛錢鈔收貯宣府正為邊
餉匱乏之需宜移文彼中鎮巡等官及管糧郎中支銀
二十萬兩以其半給散折色紓目前之急其半收糴本
色備調兵之用會虜犯大同規畫兵糧兵部侍郎馮清
以為請戶部覆如前議詔曰可

初各邊錢糧費用無紀部議差科道官各一員往覈其數
業已允行忽內降宜大罷遣給事中邵錫言九邊一體
宣大二鎮不宜獨免查覈且二鎮錢糧視他處倍多而
巡撫劉達寧杲侵漁尤甚仍宜遣官為是詔從之命給
事中及官御史俞集往
嘉靖元年正月給事中楊秉義言臣等奉勑巡邊散賞目
睹宣大二鎮村堡丘墟公私匱乏山西河南等處運餉
不至帑金鹽引不救目前之急倉猝有變西顧之憂也
今北直山西幸有年宜亟發庫銀輸之紫荊雁門等關
量地遠近糴穀無事則以給官軍月糧有急則以應客

兵支用章上命二鎮告警部議請發太倉庫銀二十萬
兩移文巡撫及管糧郎中以便宜糴穀實邊從之
定各邊軍馬器械每三年遣御史巡視繪圖貼說以聞御
史張聰奏不才將官報納糧草則占窩轉賣而令貧卒
包賠關支帑銀則任意侵漁而以空文出納召商開中
則公與通同斗庫官攢則輕重其手至逃亡口糧死馬
草料皆稱見在以便侵欺乞査禁
甘肅巡撫陳九疇請內帑銀募軍戶部言據所稱本鎮官
軍原額七萬餘近年逃亡幾半夫逃軍既衆則餘糧亦
多宜即逃軍所餘之糧為募軍月糧諸費　上深然之

宣大兩鎮連歲凶荒軍糧久缺米價騰貴宣府鎮守太監
於敎場操練一軍鼓譟求糧幾至為變巡撫李鐸上其
狀大同巡撫楊志學亦言本鎮軍民缺食公私匱竭强
悍聚為盜賊肆行劫掠北虜近邊任牧警報日聞乞亟
為議處下戶部議於二鎮每增月糧折色每石一兩按
月具給候麥熟停止又請如前議動支沒官銀二十萬
作速運赴該鎮趁時糴買米豆與折銀相兼放支仍發
太倉銀六萬兩分委司官於該鎮召商糴買巡撫等官
設法乞遲以備主客兵馬支用其鎮守總兵占種地土
盡行退出編入屯田召軍佃納子粒通行陝西遼東各

邊一體遵行從之

十二月給事中夏言言今宣大二鎮積弊已極有如虜騎內侵京軍駐劄錢餉不繼無克敵之資備禦不充非屯兵之計昨提督侍郎臧鳳奏乞乞運漕糧數十萬石以濟軍餉可謂老成長慮或者以為漕糧不可輸邊京儲或虞告乏臣以近日所革冗濫食糧不下十餘萬若措數月減省之資足濟一時急切之用斯為不費宜在可行議下所司

二年李鉞奏陳九邊所請糧料若仰給於部不可應卒將各鎮見存鹽與十萬輸兵秣馬以便征發又以宣大之

糴糧米兩鎮發太倉太僕銀十五萬以往

十二月上諭戶部曰近因大同奏報糧草缺乏已命發銀二十萬兩給之朕思遼東諸邊虜情叵測糧草不足人馬疲敝緩急何恃兒此邊民皆我祖宗赤子可不加恤乎其亟查議補之

八年正月兵部以陝西三邊軍餉不充奏開武職援納之例 上以鬻爵非善法邊事方急姑暫一行歲終即止

十二年六月戶部尚書許讚言陝西八府稅糧俱供延綏寧夏甘肅三邊之用先年官廩賦裕未嘗輕發帑金運來水旱頻仍已發內帑鹽課三百九十六萬如遇豐年自有贏餘今陝西都御史王堯封復請內帑金於腹裏收糴計去甘肅三千里寧夏二千里延綏一千五百里轉輸甚難今發太倉銀十八萬兩令三邊秋成收買芻粟似為長策從之既而復言郡縣衛所贓罰引稅多乾沒無稽宜令糴穀備賑亦報可

十七年三月給事中呂應祥言大同兩因兵變競效頹風官吏百計夤緣以倉場為奇貨商人一通關節視盤驗為虛文宣府一鎮總理分理罔克同心經收盤收即如同氣併廢而慢藏盜積弊已深包攬以敗群奸良法俱廢乞敕戶部詳議盡祛宿蠹將指揮王庠耿鎮等收繫

鞫問斬犯曹伯釣等早正典刑下戶部覆議從之

二十年給事中郭鋆等言大同用兵芻餉為急今雖發太倉銀務足七十萬之數總督尚書樊繼祖亦請運太倉米十數萬石於本鎮俱下部議覆先借支太倉庫折糧草銀三十萬送該鎮備用俟鹽銀解至抵還其乞運糧米遠道艱難請停止如議鋆等又言總督職專軍政調遣遠籌復使兼理糧餉未免顧此失彼請更簡命大臣一人督餉且宜大軍士久缺月糧亟以徵調四集非大發鹽銀兩弗克有濟得旨督餉官不必遣如舊令總督兼理仍命發鹽銀三十萬兩佐之

二十二年二月宣大總督翟鵬言前發帑銀夏秋防禦今
虜警存春初乞增銀援濟戶部議請發太倉銀四十萬
應用又宣大米價踴貴宜於京通二倉撥十萬石赴宣
府十五萬石赴大同以濟軍士實用既而鵬言大同道
路險遠轉輸實難乞將大同糧米盡留宣府以給客兵
將宣府糧草價銀移支大同彼此通融兩鎮均便從之
二月保定巡撫丁汝夔言國初邊糧悉徵本色以故倉廩
充餘邇來改折軍士多不得實惠枵腹待敵所以往往
不支今後宜於豐歲徵本色七分解倉積貯以後貴收
本色賤則收折色庶士卒可以終歲無饑戶部言各邊

事體不同宜行邊臣酌處
二十三年正月宣大總督翟鵬請專命大臣督餉兵部議
兵食相須若分理之則督兵者務多調人馬不惜靡費
督餉者務撙節錢糧閫中機宜事權不一掣肘難行宜
將一切兵餉仍聽總督官督令撫臣召買毋得推諉誤
事 上從部議
二十五年十二月宣府糧儲郎中丘玳奏原任參議劉柯
郎中劉棟出納不明請下巡按御史驗問章下戶部尚
書王杲奏柯嘗因鹽商上納違限告改易銀共增給銀
四千三百餘兩棟支放謹而無印領狀捏改告詞盡皆

給發將主兵錢糧補償舊欠商價虛出銀七兩俱亂
祖宗舊規之法中姦商罔利之計時巡按御史黃如桂
亦追論棟等罪狀併按管郎中褚寶參議蘇志皐不能
改正宿弊皆當究治詔下巡按御史逮問已而如桂劾
報劉棟所犯係挪移出納柯填鹽改銀由巡撫批允俱
無侵欺受賄狀各納贖還職寶志皐不能防姦釐弊亦
宜量罰 上曰邊儲積弊皆管糧官肯破役漁侵不畏
法丘玳參呈如桂論列甚悉今勘報却不據法部議僉
加寬縱明是徇情回護柯棟寶志皐降三級調邊方用
戶部尚書王杲言國計匱乏宜預為措置以濟邊餉四疏

條收復山場湖蕩河道等稅 上曰漕輸歲四百萬石
故事俱輸本色邇乃任情折減累朝積貯支費無經不
聞時有稽覈以致府藏空乏之歲出不敷爾戶部職司國
計責將誰諉所條山場等稅姑行查處以濟邊用
二十六年正月戶部尚書潘潢因鎮巡官以召募新軍疏
請加餉言國初各邊錢糧取辦民屯二種馬料取之採
青牧放歲有常供未嘗告乏邇者民糧逋負屯種廢弛
而動請內帑虛腹心以奉四肢非完策也乞行巡按御
史先查各省起運錢糧各衛所屯田子粒別其積欠嚴
限催徵是後會計歲用先儘民屯二糧開中鹽引及各

稅課等項通融計算衰多益寡或有非常蠲減方許奏
發帑銀庶邊臣奏討之煩非所慮矣
七月宣府巡撫孫錦晉糧郎中岳琟言松居馬營等堡官
軍告乞冬衣布花及積欠月糧乞借明年年例銀八萬
兩戶部覆如議　上以預發隔年銀兩不可爲常命戶
部計處改正未幾大同督撫諸臣復以預借爲請報如
前旨以兩請准以六萬兩給之已而戶部言年例銀兩
每年於正月題請差官給發不得隔年預支詔如議
十九年十二月都御史商大節以新募民兵請分三等
給糧隊長及投降人人二石次者人一石五斗又次者

人一石議下兵部尚書王邦瑞等恐京軍援例乞罷議
大節執奏言部所惜者財臣所惜者信始以厚招之終
以薄待之是臣失信於衆兵而朝廷任臣之意亦不足
以信於天下况應食糧二石者止八十一人食一石五
斗者止一千四百餘人其餘二千四百餘人又俱食一
石且軍士世食月糧如欲比例則平居所以養之者謂
何至於民兵有事則用無事則止彼素非有尺籍於官
饑寒切身則有棄背而去者臣不能禁也奈何惜小費
而妨大信乎部覆從大節言
三十一年召近　一侍定督餉主事二員同部時科道李幼
滋李一瀚各言部臣承遣威令不行於有司不如專責
巡撫兵備等官令其自行督理而以收掌委之易州主
事科察委之巡關御史事尤易集部議亦以爲便從之
三月戶部以邊餉日增內帑諭乏乞行兩京及各省撫按
等官嚴督所司追徵逋課　上曰　祖宗舊制各鎮兵
馬自足防禦邇者兵不訓練不堪戰守任事之臣計欲
幸免已責一遇有警輙請客兵應援以致糧餉日繁備
將調發不已則歲歲加賦何以給之爾等其會同兵部
將三十二年諸鎮調兵并新增數目議其當減與否及
應用錢糧必如何可以節省但當從長計處以聞毋遂

延含默致悞軍國大計各省所逋國課俱如議查追
三十三年七月　上諭戶部曰宣大兩鎮錢糧缺乏必思
何以計處豈可但爲虛文其令陳儒會同督撫官詳覈
見在軍馬若干合用本色芻餉若干屯糧及各項銀兩
堪以支給者實有若干不足者即爲處補
三十七年三月是時　上深以邊報苦急財用缺乏爲憂
以問大學士嚴嵩嵩言今帑藏雖曰匱竭然天下之財
大有可通變足國者若革冗財費追逋折解明覈閘節
可得數百萬領司計者束手無策不能措畫耳請下令
羣臣俾各言生財之路會議來行臣聞大同鎮守怯懦

而巡撫與總督不相能外閩咸謂鎮巡當亟易伏請聖
斷　上乃諭戶部曰近日布衞內逆勾虜擾犯必須多
調士馬逐勦其餉缺有可設法計處者會九卿及科道
官各出所知明白條奏爾部中仍詳議具奏復諭兵部
會陝該鎮戰守事宜及文武官不稱職者疏名易置之
九邊舊無客兵止有主兵歲派民運屯鹽足以自給後因
民運多逋屯鹽漸弛又客兵調遣不常遂致奏討數多
中間靡耗特甚　上一日諭戶部曰朕見諸邊疏請內
帑想初因急需後遂援爲口實豈無侵冒自私之弊今
後必愼度以給

大同久圍發銀十四萬濟之戶部奏太倉歲入三百萬以
七分濟邊每年多不過二百萬少則六七十萬庚戌招
募賑濟至發五百五十九萬三千次年亦三百二萬且
各處奏留額銀虧三之一今大同發二十六萬而天下
民運至太倉者僅七萬取之官而搜括已盡取之民而
科派已極況益以齋醮內賞乎
七月戶部尚書方鈍等言大同鎮主客兵餉邊臣屢旣請
乞未嘗不與計與屯鹽民運通融支費宜有贏然猶時
時告乏則以該鎮歲荒穀價湧貴故也請命侍郎陳儒
以該鎮支給額例與經收文卷參考詳確庶不負臣等

爲國籌邊之心　上責曰爾等既言大同連歲災傷穀
貴鮮收屯糧亦係被災無徵之數乃却作實在本色給
與何也其令儒與巡按御史覈實以聞
十月　上問戶部薊鎮區兵食糧之數尚書賈應春等以
不知對請行科道核實具報　上責曰是兵數已經查
明五萬九千三十二名爾部中自有各年奏報文冊歷
歷可據何謂不知於是應春等移檄薊密昌平督糧官
將三十年以後見在食糧軍數一一清查盡得詭名冒
支諸奸弊狀詔俱下巡按御史問
時廷臣議上理財事內一款言國初歲派邊儲足供歲用

原無請發帑銀之例後緣邊疆多警或廣召募或增營
堡額派錢糧支費不敷不得不仰給於京儲然考嘉靖
十八年各邊歲發僅五十九萬今增至二百三十餘萬
蓋近來各邊或無故調遣或假名按伏因而乾沒其費
不貲司計者將何以應之宜行各督撫親詣各城堡實
揀選汰其老弱虛冒以還先年原額諸所新設營壘查
非要害盡當隨宜省併　上曰近年邊餉侵冒多端各
督撫官正已率屬釐革積弊違者聽部臣并該科參治
三十八年正月巡理邊儲給事中魏元吉等劾奏諸臣侵
冒不職狀得旨近年邊糧給發數多督糧官任意侵費

以致錢糧虧折原任督糧郎中高光主事劉崇文革職
行巡按御史逮問原任薊州巡撫馬九德保定
巡撫艾希淳革職閑住密雲原任督糧主事馬濂降級
調外原任督糧郎中等官黃策等十四員各降俸二級
薊州兵備副使伊介夫等各奪俸三月總督王忬原任
守巡王輪楊選免究
二月查盤邊儲給事中劉一鵬等以山西宜大軍餉虧折
數多請治宜府督糧郎中冀鍊山西督糧員外夏維純
冀北分巡僉事王秉徵失職之罪因言各邊主客兵餉
悉領之督糧郎中故出入有稽而奸弊易察近年宜大

以遏近虜巢四時防禦徵調紛紜奏討旁午以其經費
張浩乃以客兵錢糧屬之守巡各道其出入斂散惟巡
撫主之致有解銀未至該鎮而巡撫中途留用者有禁
各戶部勘合而隱出入於巡撫小票者各道以勢在相
軋莫敢誰何故近日司餉部臣不得其職而兩鎮撫臣
亦往往贓敗今請申明定規將一切客兵俱如主兵事
例歸之督糧郎中以一政體塞弊源於是戶部覆可詔
如議維純鍊秉徵各奪俸二月
四月浙直總督胡宗憲奏凡起解軍門及軍門支用錢糧
一一關白巡按恐誤軍機宜加勅諭聽臣督同守巡督

理衙門支用籍其出入送巡按稽覈便下戶部議理宜
兵馬經費糧餉總督之任而查盤倉庫稽覈奸弊則責
任巡按但將有緩急事有經權今後如遇巡按在近處
地方無事仍照欽依事理掛號呈詳如巡按出巡隔遠
軍情緊急應起解者先行起解應動支者先行動支仍
具數開呈巡按俟季終聽其委官清查報可
總理宣大糧餉侍郎霍冀等言奉旨勘上薊鎮客兵糧餉
不敷之數言薊鎮主客錢糧自二十九年而京運始發
至三十九年而額數愈增如薊州主兵年例不過六七
萬今則十四五萬矣客兵不過十數萬今則三十萬矣

密雲主兵年例不過一二萬今則七八萬矣客兵不過
八九萬今則二十二三萬矣蓋緣往時薊鎮主客止四
五路今則增為十區而副參遊守增添數倍矣往時未
有客兵俱主兵調遣今則山陝遼保分番徵調矣往者
在邊止於防秋今則戍守無虛月無虛歲矣此年例之
所以愈增而愈不足也
三十九年延綏巡撫王輪言陝西四鎮邊餉自嘉靖十年
查覈今經二十餘年士馬日耗糧餉日增如延綏鎮舊
設軍六萬六千餘名今止五萬餘名馬二萬九千餘匹
今止一萬三千餘匹歲用五十六萬有奇計浮費不下

十四萬寧夏鎮舊設軍四萬四千餘名今止二萬入千
餘名馬二萬四千餘匹今止一萬二千餘匹歲用四十
一萬有奇計浮費不下十萬甘肅鎮舊設軍四萬五千
餘名今止三萬五千餘名馬二萬七千餘匹今止一萬
入千餘匹歲用四十一萬有奇固原鎮舊設軍七萬九
千餘名今止一萬一千餘名馬三萬五千餘匹今止入
千餘匹歲用三十四萬有奇計浮費各不下十六萬求
其增費之源與耗散之弊有逃亡倒失朦朧濫支此破
冐積習之弊逋負侵沒因緣爲奸此徵解積習之弊報
警則以小爲大出師則以少爲多地里遠近日期後先

或可緩先發或應擊故留此征調積習之弊使車肩旅
實繁有徒供給餽遺肖支儲胥此支放積習之弊夫額
外之費既已日增法外之奸從而日蠹即竭內地之財
以供邊愈加而愈不足矣

四十年正月戶部尚書高耀會計各邊應發年例軍餉銀
數大同四十四萬七千兩宣府二十四萬兩山西十四
萬兩延綏二十七萬五千兩易州五萬三千兩昌平十六
萬五千兩并空運京倉米二萬石赴密雲一萬石赴昌
平通倉米四萬石赴薊州抵年例之數報可

六月給事中鄭茂言各邊錢糧虛糜之甚奏計之多莫過
薊鎮臣查嘉靖三十六年邊餉密雲止八九萬今三十
四萬有奇昌平止四五萬今十四萬有奇何前後懸絕
若此總督許論在鎮三年一卒未練而糧餉獨倍往昔
侵冐之弊誠不能無宜專敕風憲大臣赴邊計議　上
是其言遂令論罷歸聽覈

薊遼總督楊選告軍需匱急　上以其事問大學士徐階
階言金城湯池無粟不守今諸邊言缺食甚苦而戶部
稱給發已多中間弊源必有所在乞諭戶兵二部根究
清理乃久安之策也　上然之欲治諸奸貪階復言奸
貪侵冐其弊最大其次亦有二端曰民運拖欠不行催

徵給發日多給發後時糴買價貴故得最少須本末兼
理庶幾有益　上然之因論遣戶部侍郎一人前往薊
鎮宣大清理邊餉務先治奸貪次權時弊於是命總督
倉場侍郎林應亮往已以給事中張益言改命練達數
敏者乃以僉都御史霍冀總理宣大薊鎮糧餉

四十一年兵部尚書楊博言薊鎮宣大十室九空及今處
置計種一石可收數石比召買所省實多詔發銀三萬
給之

先是　上命宣大糧儲霍冀薊遼總督楊選查勘糧餉至
是冀等上言薊州主兵年例不過七萬今已十五萬客

兵不過十數萬今則三十萬密雲主兵年例不過二萬
今則八萬客兵不過九萬今則二十三萬其他冗費雖
不盡無而增兵之耗十居八九　皇上令本鎮專練主
兵漸減客兵誠務本善後之良圖要在督撫着意行之
耳若主兵月糧全資民運河南山東巡按事煩宜責成
巡撫順天保定巡撫事煩宜責成巡按屯田了糧責成
屯田御史各賜新勑重其事權部議從之
給事中鄧鍊奉詔查理薊鎮軍營盡得官吏侵牟兵馬虛
耗之數以巨萬計及還乃言邊餉日虧皆原任總督許
論調度失宜督糧郎中閻光潛劉勃出納不明之罪而

所以致弊之由有十大略虛填籍伍濫收家丁借報不
實調遣不時主兵或代客兵出戰客兵或代主兵入守
門皂官承盡食軍門之餉商民將領習成影射之風
其他無名冗役無益濫費不可勝數皆當革報聞
九月應天巡撫周如斗言江南自有倭患以來加派兵餉
銀四十三萬有奇今地方以寧乞減三分之一少甦民
困兵部尚書楊博言加派兵餉原以濟急事已宜罷不
但當減分數　上詔從之
四十三年正月　上謂邊卒不肯用命何能得力令戶部
取銀二萬兩兵工各一萬兩發薊遼總督劉燾給犒官

軍大學士徐階言春防既賞秋防將引以為例賞則不
以為恩不賞則適以生怨不若足其糧餉而賞則以待
有功　上深然之
隆慶二年廣東撫按李佑王同道以該省用兵奏留應解
戶部鹽引紙價事例鐵稅路引柴馬俸廪寺田酒稅贓
罰富戶等銀七萬三千餘兩以佐軍需戶部言廣東素
有商舶之利而鹽課又通行廣西及湖廣之衡永江西
之南贛袁吉且各府橋稅不下萬金而漏報者多官取
其一私得其九即鹽課引目三四年間不赴南京戶部
割給其它可知所司不為清理而欲取常供以充兵餉

非討也請辭留事例鹽引鐵稅路引缺官柴馬俸廪等
銀一萬六千九百餘兩與浙江等處舊逋餘悉解京如
故　上是部議并以鹽課橋稅二事屬佑查核有勢豪
阻撓奸商作弊者具以聞
三年九月　上問九邊年例軍餉太倉歲發及各省解納
之數幾何戶部尚書劉體乾言防守士馬各鎮原自有
主兵一鎮之兵足守一鎮之地後主兵不可守增以募
兵募兵不已增以客兵調集多於往時而坐食者遂衆
合用芻糧各鎮原自有屯田一軍之田足贍一軍之用
後屯糧不足加以民運民糧不足加以鹽糧鹽糧不足

加以京運價餉溢於常額而橫廢者日甚因以元年至三年太倉各省歲發兵餉及本鎮屯糧之數備造進覽
四年薊遼總督譚綸言國家衆建衛所棊列中外除錦衣等衛其在外衛所通計額軍三百十三萬八千三百名而武官之數不與焉其始軍無缺伍糧有定額而食常足今中外馬步官軍大約止可八十四萬五千有奇而糧餉積欠兵益少而糧益乏乞勅戶部清查原設衛所官軍糧餉登耗之數及倉糧原額起運存留錢糧造冊與撫按官查理則天下之額餉可清矣
陝西總督王崇古言邇者戶部議邊費謂嘉靖初年止五

十九萬後二十八年加至二百二十一萬又十年至三百四十餘萬又五年至二百五十一萬而歲入不給臣惟各邊之增費大都在薊鎮十七在宣大遼東山西十二而陝西四鎮獨延綏因邊兵入衛稍增十一其甘寧固歲額京運視嘉靖初非惟未增抑尚多減今甘肅五萬一千有奇寧夏四萬五千固原九萬延綏十九萬七千有奇通計四鎮歲額止當薊鎮之半陝西三邊東自延綏黃甫川西抵甘肅嘉峪關西南抵洮岷遠接四川松茂延長數千里各鎮兵馬總計兵二十餘萬馬十餘萬匹以分守紆遠之邊無所不寡南番北虜四時戒講一歲芻糧數百萬計除京運外皆取足民屯鹽糧祇他鎮半請將銀者不同今當於其費之多者查議節省不宜復於少者而仍計減削以重苦之也
先是 上用戶部議歲遣御史往各邊查核軍餉限以三年之後郎止勿遣都御史葛守禮言各邊地遠事多恐一旦代更棼亂莫究宜定以三年一遣便從之
五年御史劉翾言臣頃見延綏下班軍士顚連憔悴泣而訴曰行糧月糧朝廷所以養吾輩者非不厚也年例新曾兵部所以請給發者非不時也本色折色督撫所以憑冊報者非不足也然而下情不通脊至困斃者一過

於倉攢之常例而支放愆期再漁於將領之使用而扣尅無度三餽於家丁之抑勒而額外取贏四害於主兵之好逸而分撥於極衝無暇之地五迫於脩邊之太急而督責以緊關難竣之工六苦於撤放之太遲而跋履於暑雨怨咨之日枵腹以稱戈裂指以荷鍤故困路至此推之他鎮無不皆然宜乘此撤防之日亟爲議處
戶部尚書張守直言自嘉靖十八年被虜以來邊臣日請增兵本兵日請給餉蓋自五十九萬而增至二百八十餘萬士馬豈盡皆實數芻餉豈盡皆實用耶臣姑舉近年一二邊言之若宣府之主兵一也在嘉靖四十二年

發銀二萬後三年止一萬乃今至十二萬矣大同之主
兵一也在嘉靖三十六年發銀二十二萬次年二十三
萬乃今至二十七萬又以加兵復費十一萬矣舉主兵
而客兵可知舉二鎮而九邊可知天下焉得不困乎今
即不能如國初故額亦宜考嘉靖十八年以前近規而
次其浮甚者且九邊去虜有遠近兵事有緩急豈必盡
煩內帑然後足用宜酌議裁省不得過族入常數之外
臣亦移文督府俾以歲用實數報部臣具籍以進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六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二十

屯田

太祖初命諸將於龍江等處屯田惟康茂才所屯充牣乃
下令申諭諸將曰興國之本在于强兵足食昔漢武以
屯田定西戎魏武以務農足軍食定伯興王莫不由此
兵興以來民無寧居連年饑饉田地荒蕪若兵食盡資
於民則力重困故令爾將士且耕且戰數年以來未見
功緒惟茂才所屯得穀一萬五千餘以給軍餉尚餘七

千以此較比地力均而入有多寡蓋人力有勤惰故耳
自今宜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庶兵食充足有所賴

洪武三年九月中書省臣奏太原朔州等衛所屯田士卒
官給牛種者請十稅其五自具牛種者稅其四 上曰
邊軍勞苦能自給足矣稍欲取其稅乎勿徵

四年二月命工部遣官往廣西買耕牛以給中原屯種之
民

五年正月詔今後犯罪當戍兩廣者俱發臨濠屯田

六年四月太僕寺丞梁埜僊帖木兒言黄河迤北寧夏所
轄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塔灘相去八百里

土田膏沃芻糈通行宜命重將鎮之俾招集流亾務農屯田什一取稅兼行中鹽之法可使軍民足食從之

七年正月　上以河南山東北平建置兵衛催武連年士卒勦急兵餉月取諸民謂都督僉事王簡等曰自古賢君皆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今重兵之鎮惟在北邊然皆坐食民之租稅將不知教兵不知習徐欲用之豈能濟事且兵食一出于民所謂農夫百養戰士一疲民力以供閑卒非長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廢事今命爾等往彰德濟寧真定等處統

理軍政凡鎮守屯田訓練之務皆專之

（按）漢之屯田止於數郡宋之屯田止於數路唐雖有九百九十二所亦無穴效惟我　太祖加意於此視古最詳考其迹則往所有閑地即分軍以立屯非若歷代于軍伍之外分兵置司者也考其制則三分守城七分屯種以言其數則外而遼東一萬一千三百八十六頃內而極安如浙江者亦有二千二百七十四頃一十九畝六分六絲六忽推之於南北二京衛所陝西山西諸省尤極備焉

二月勅太將軍徐達左右副將軍李文忠馮勝等以所統將士分布北平山西屯種定六安侯王志南雄侯趙庸留山西營陽侯楊璟汝南侯梅思忠往北平

八年正月遣衛國公鄧愈等往陝西中山侯湯和等往彰德真定指揮馮俊等往汝寧指揮李謚等往北平董兵屯田

八月勅韓國公李善長永嘉侯朱亮祖南安侯俞通源諭諸屯勸農事

十五年三月士卒饋運渡海有溺死者　上聞之諭群臣曰昔遼左之地在元為富庶至朕即位之二年元臣來歸有勸復立遼陽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

欲建置勞民但立衛以兵戍之其糧餉歲輸海上每聞一夫航海家人懷訣別之意然事不獲已憂在朕心必至斯復命乞卒無虞心方釋然近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寐爾等其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之利

十八年祭酒宋訥請令各邊屯田詳邊備

十九年交趾總兵官李彬請分軍屯田從之

九月西平侯沐英奏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宜置屯田令軍士開耕以備儲蓄　上諭兵部曰屯田之政可以紓民力足兵食邊方之計莫善于此趙充國始屯金城而諸葛亮鄧艾享其利後之有天下者亦莫能廢其

之是謀可謂盡心有志古人矣如所奏然邊地久荒榛莽蔽翳用力實難宜緩其歲輸之粟使彼樂於耕作數年之後徵之可也

二十年十一月命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升往雲南總制諸軍就于定邊姚安等處立營屯種以俟農隙征進又命桓等領兵屯田于畢節等衛

二十一年九月勅五軍都督府曰養兵而不病于農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若使兵坐食于農農必受敝非長治久安之術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幾兵農兼務國用以舒古良將若趙充國輩皆以此策勳當時垂名後世其藩鎮諸將務在程督使之盡力於耕作以足軍儲則可繼美古人矣爾都督府其申諭之

二十二年山西沁州民張從整等一百一十六戶告願應募屯田戶部以聞命賞從整等鈔錠送後軍都督僉事徐禮分田給之仍令回沁州召募居民時 上以山西地狹民稠下令許其民分丁於北平山東河南曠土耕種故從整等應募

二十三年正月令陝西布政司預備西涼甘肅農具種子以給軍士屯種

六月詔給雲南平溪清浪鎮遠偏橋與龍清平等十二衛屯牛

二十四年四月 上諭後軍都督府曰曩者胡虜近塞兵衛未立所以設兵守關今虜人遠遁塞外清寧已置大寧都司及廣寧諸衛足以守邊其守關士卒已命撤之而山海關循舊故事其七站軍士雖名守關實廢屯田養馬自今一片石等關每處止存軍士十餘人譏察逋逃餘悉令屯田

二十五年 上諭五軍都督府曰天下衛所分兵屯種者咸獲稼穡之利其令在屯軍士人樹桑棗百根柿栗胡桃之類隨地所宜植之亦足以備歲歉之不給爾五府其徧行程督之

十一月北平行都司奏大寧左等七衛及寬河千戶所今年屯種所收穀麥凡八十四萬五百七十餘石

二十七年勅天下衛所屯田將士以時耕作毋息其事每歲秋後遣人上數京師

二十八年正月遣使勅周王橚發河南晉王棡發山西各屬衛馬步軍往塞北築城屯田

上以侯緒屯卒詠東勝衛百戶吳信因遣使諭邊將曰昔漢趙充國征討西羌所用芻糧未免仰給朝廷由其勤一隷撫綏有道遂成大功朕因中原之民艱于供給故緣

邊列衛立屯田之法以代民力奈何將校不能撫綏又
困擾之如東勝百戶吳信不恤士卒侵其賞賜貪淫無
厭使守邊者皆如信田土何得而治糧食何得而充今
遣人往諭爾等其恪遵朕言毋如吳信也
上嘗諭晉王　燕王以備邊十事內一欵令年屯種自東
勝至開平開平至大寧廣寧須于五月一報禾苗長發
何如七月再報結實何如十月又報所收子粒若干一
歲三報不惟使朕知邊儲虛實而屯軍亦不至懈力矣
靖難初命戶部致仕尚書王純往北平與新寧伯唐雲經
度屯種

永樂元年十月命靖安侯王忠往北京安插屯田軍民整
理屯種
十二月工部尚書黃福奏陝西行都司所屬屯田多缺耕
牛耕具今惟北京例官市牛給之耕具于陝西布政司
所屬鑄造悉從之
二年正月戶部尚書郁新言河南等處管屯都指揮劉英
等上屯田歲之數臣等計之一人所耕不足自供半歲
之食宜罪之以警衆　上以法令初行姑宥之遂召英
等諭曰屯田軍餉之大務爾等不留心於此徒坐享祿
食若復欲疲民以贍惰卒則民愈困兵日惰蓋畜兵以
衛民豈以兵而困民汝等其深思之若今歲仍復怠惰
耕穫不前論罪如法悔無及矣
郁新又奏湖廣諸衛屯田收物不一今宜以粟穀糜黍大
麥蕎稌各二石稻穀薥秫各二石五斗穇稗三石各准
米一石小麥芝蔴豆並與米等從之著爲令
定屯田賞罰例凡管屯都指揮指揮及千百戶所管軍旗
各以歲取入之數通計一歲軍士人食米十二石之外
查其餘石數多寡以爲賞罰直隸在巡按御史在外從
按察司覈實然後行之
十一月　上以各處屯田肥瘠不同所獲亦異考校之法

宜有等差皆命各都司摘差官軍給與牛具種子耕種
開居視其歲收之數爲例考較謂之樣田既而山西太
原左衛千戶陳淮奏軍士來奏所種樣田除足各軍歲
用之外每軍仍有餘糧二十三石於是命戶部詳定賞
例除官收正糧及種子外餘糧悉與自用
十二月　上因管屯官不務勸率軍士顧侍臣曰朕在藩
邸時數因巡獵過田家見所食甚粗糲知其所苦每親
勞問之無不感悅今屯種軍士若管轄者能知其情時
時勞問所苦誰不感奮勤力又曰用人之道須先得其
心然後可與圖功若養之于無事之時用之于感恩之

後未有不得其力者

令各處衛所屯田若官員軍餘家人自願耕種者不拘頃畝任其開墾子粒自收官府不許比較

（按）是年令各處衛所凡屯軍一百名以上委百戶一員提督之其有餘人自願耕種者不拘頃畝任其開墾三四五年之間又有紅牌一面等例牛具農器則總于屯潸細粒子粒則司于戶部至于宣德正統每有添設屯田副使僉事之詔景泰天順亦有監督兼理之命莫非致謹于是也成化十一年十三年二十一年又有之弘治十三年又令管屯等官用心清查莫非拳拳于此也

然歲久弊生利偏害出嘗閱禮部尚書劉定之曰有屯田之名無屯田之實耕種之際鹵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移用又有曰以管屯為職者率優游於城市何嘗有阡陌之跡以典屯而來者亦憑信于簿書何能校倉廩之實則斯弊也至今猶未息也

三年更定屯田則例令各屯置紅牌于上寫刊於上

上以天下屯田積穀寧夏最多皆總兵何福勤于用心所致又以福請更定屯田賞罰為經久之計降勅獎諭之

二月工部尚書宋禮言山東衛所屯田缺牛耕種請於太僕寺給之從之

三月命戶部會議屯田歲收不能如數者照紅牌考較例減輕尚書郁新議減十之四五從之

四年四月戶部引奏種樣田官奏言今種樣田者每歲終赴京較其所收多寡而賞罰之是數人者更兩歲始至京雖較其所收當賞而違令過期官軍皆當罪　上曰收多者當賞其勤違令者當責其慢可通計兩歲所收之數官軍並賞之若慢令不至非軍所得專惟坐其官

六年八月戶部言舊定屯田賞罰例已刊著紅牌蒙聖旨以邊土新開墾所收不能及數期三年後依紅牌例考較今已及期當舉行之　上曰屯田固重務若徵收過

重人不能堪仍從輕例

九年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屬衛軍士今屯田者多操練者少請留其半操練以備不虞　上諭兵部曰守備固不可單弱若兵食不足亦難與守宜視其地之險易以定守備之多寡陽和留什之四朔州留之三蔚州什之二餘悉令屯種且耕且守以為定制

九月有屯種軍擊登聞鼓訴云嘗年在京操練至秋始還而本衛責徵子粒實以公事妨耕告訴不聽　上召衛官責問遂命戶部凡屯田軍以公事妨農務者悉免徵子粒著為令

二十二年張輔李慶等奏請令直隸及近京官軍更番于
京師操備　上諭之曰古者務農講武皆有定期故兩
不偏廢今宜無廢屯種令畢農事而後來先農事而遣
歸庶不妨悞
十一月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古者寓兵于農兵食
自足無待轉輸漢之屯田猶有古意　先帝立屯種法
用心甚至迨後所司以征徭擾之既違農時遂廢收穫
以致儲蓄不充未免轉運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
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以重罪
洪熙元年六月鎮守大同總兵鄭亨上去年屯田子粒數

上諭夏原吉曰邊軍屯田可省轉輸之勞鄭亨等宜遣人
勞賚所積果多當例賞之
宣德二年正月　上命戶部申明屯田之法因謂侍臣曰
令海內無事軍士量留守備餘悉屯種所收足以給衣
食則國家可省養兵之費且軍士平日不習勞苦遇有
征調畏懼艱難即思逃避使之屯種服勞農隙習武亦
無驕惰之患我　皇祖臨御深用意于此勸懲考較皆
有成法所以食足兵強朕以爲立法固善尤在任用得
人其令兵部移文所司選老成軍官提督屯田仍命風
憲官以時巡察

四年二月戶部尚書郭敦奏請申明洪武永樂年間屯田
之例撥在京在外衛所下屯之數不問正軍老幼餘丁
必依舊額補數令其屯種在外屬衛令三司委堂上官
在京并直隸衛所從都察院委御史提督巡視至秋成
依例比較賞罰庶倉有積儲軍無缺食從之
五月給事中戴弁奏自山海至薊州守關軍萬人列營二
十二所操練之外無他差遣若稍屯種亦可實邊請取
勘營所附近荒田斟酌分給且屯且守實爲兩便　上
嘉納之命戶部同兵部各遣官與都督陳景先經理
五年八月遣郎中趙新劉澤榮華張瑛員外郎與政等經

理屯田先是尚書黃福言請于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
南近河之地徙軍民十萬人屯種積糧以充國用　上
命戶兵二部議至是尚書郭資張本等言於臨清屯田
實爲便宜自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河
二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田驗丁册令官給以牛仍支
官錢收買農器如此則軍民樂於用力但山東近年旱
饑流民初復故業官軍亦多有差役宜先遣官往閱有
試驗田地以待開墾　上從之遂遣新等經理仍命
福總其事既而本等議於人言令軍民各有常業若復
分撥點差未免勞擾本以聞於　上事竟不行

六年五月巡按御史張勗言大同地平曠所種粟麥有收多為軍官據占小民日困乞遣官按視占耕者分與軍民為便　上命兵部侍郎柴車及御史一人往理之

八年正月勅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同巡撫侍郎周忱總督南京各衛所屯田較其所入之數以充軍餉必使耕種以時毋令下人侵擾

正統初大學士楊士奇等言國家歲用糧儲浩大皆仰給江南軍民轉運不勝勞苦况河道難通少有阻隔則糧餉不足實非長久之計今在京官軍數多除操練造作應用外餘者悉令于北京八府空閑田地屯種倘遇豐

年必有蓄積可省南方轉運之費此實國家經久之策於是撥京軍三萬就近地下屯

四年六月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閑田地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

年七月命戶部侍郎焦宏按視河南各衛所屯儲　上以陝西沿邊皆宿重兵俱倚食內郡河南濱陝多積粟而諸衛多屯田慮有名無實復命巡視其稟庾考核其耕稼奸弊盡革儲峙以充其他建立皆倍之

景泰三年學士商輅上言邊務方今口外田地極廣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將口外附近各城堡有腴田地占作莊田其諸空閑田地又被鎮守總兵參將守備都指揮等官占為己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夫且耕且守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有已行之明效今日守邊之要莫善于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奈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事下該司議行

商輅又言各邊操守官軍寡弱艱難夫寡弱則不能戰艱難則不能守衣食不給則壯氣沮喪安望其能守也乞命戶部選能幹官分往大同宣府懷來永寧等會同都御史等官將田地盡數撥與軍士令其分為兩番六日

操守六日耕種收成之後併力備禦如此則轉輸之費可省又豈有寡弱艱難之慮哉部覆請勅督撫諸臣嚴實舉行敢有阻壞者奏聞區處

成化元年十月戶部奏景泰末宣府總督李秉嘗上言邊城多空地而守城諸役外復有閒騎軍餘請量支宣府官銀買牛給與耕種收餘糧易銀給貧軍買馬騎操迨于億萬庫支銀一萬兩買牛給軍耕種至天順初有言勞軍不便者行都督楊能等會議俱稱且耕且守經國遠圖而大同宣府自罹兵變人畜蕩盡幸而朝廷大發帑銀買牛給軍耕種人稍得聊生今宣府巡撫葉盛復

申復先年原買官牛多死又以餘糧續買給軍耕種官府不煩督責軍士不致賠償此皆官田官牛之效驗然立法非難守法爲難乞申勑守臣恪守俾久而不廢庶邊事克濟　上曰法既善宜永遵行

十八年閏八月南京留守前衛百戶高洪等已用骨事復請督屯　上曰國家做古屯田之法用戍卒耕守兼寓兵于農之意也地有定業官有定員行之既久其法漸廢戍卒多役於私家子粒不歸于公廩督屯者有積蓄之利而無差操之苦所以啟後來者之謀也洪等宜加究治自後兵部凡軍官有濫設者悉退出差操

二十三年眞定知府余瓚言陝西山西大同宣府遼東等處邊墻內地土肥饒近皆爲鎮守內外等官私役軍士盡行開耕所獲糧草甚富凡遇官民買納加倍取息以此觀之則各邊所出者皆足各邊之用矣請勅遣科道部屬官剛正有爲深達大體者數員往會巡撫巡按鎮守內外等官勘視凡堪種熟地係軍民并千百戶以下者聽如舊管業其在指揮以上者請定則例量撥多寡以資其用餘皆計常操官軍若干隊分撥每人宅地二畝田地二十畝每隊分爲兩班耕守以備征操亦但徵取十一則民可免轉輸之勞軍可無饑寒之苦矣

弘治三年山西沁潞等處屯田被水災不及三分例不免糧　上以其民饑困方發倉賑濟不可復徵特免之

正德三年御史周熊查覈遼東屯糧言遼左二十五衛原額屯田二萬一千一百七十一頃五十畝該糧六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五石今田止一萬二千七十三頃該糧二十四萬一千四百六十石外給操練舍餘田二千三百一十四頃該糧三萬七千二十四石又地畝田園之類一萬一千四百一十三頃該糧五萬九千五百四十石皆先年刱法徵之以補屯糧者今查新增田共一萬三千七百二十頃該糧一十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六

石通共四十五萬一千三百九十一石較之永樂間田多一萬八千三百五十頃而糧反少二十八萬三千七百五十三石其永樂年徵之屯軍者比今多三之一又今粗細相折該去糧一十三萬六千七百七十石實少糧四萬六千九百八十三石皆常操軍承種逃故屯田從輕徵收之故耳又永樂年間常操軍士一十九萬以屯軍四萬二千有餘給之而受供者又得自耕邊外軍無月糧以是邊餉足用今軍止八萬有奇皆仰給于倉邊外之田無復敢耕軍餉告匱實由於此

四年劉瑾議修舉屯田分遣御史等官胡汝礪楊武周東

顏順壽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數多及追完
積逋者爲能否則罪之又命散銀于近邊州縣百姓買
米陪腳耗運送邊倉交納奉行者刻人不聊生各邊儘
增屯田每至數百餘項悉令出租罔東在寧夏與都御
史安惟學比較屯糧尤嚴刑及軍官妻人心憤怨
嘉靖元年部請鎮守總兵占種地方盡退編入屯田地各
邊一體遵行科臣底蘊請覈皇莊夏言奏正德中投獻
者還民其係皇庄及勳戚者解部令屯田官主之
三年五月保定巡撫劉麟言天津三衛所增地畝多潟鹵
磽确不足以辦子粒請皆罷免戶部言屯田舊額僅千

餘頃弘治中雖增五倍而所減子粒視舊亦三之二勢
不得盡蠲請下撫按及兵備副使驗實奏處從之
七年二月戶部條上大學士楊一淸所題屯政事宜一廣
屯種言國初本鎮屯糧供本處軍馬後屯政稍弛屯種
不廣召買無法故邊方日困宜行各邊守臣及甘肅屯
政都御史使將荒蕪田土多方開墾一補屯丁令軍伍
消乏屯丁甚寡宜下淸軍官將逃故軍士淸解其有戶
丁願隨伍者聽仍召募附近人民及斷伍貧難餘丁分
發屯田令其耕種納糧不當別差空閑田地聽儘力開
墾俟三年後方徵屯糧一給牛種動支官銀一萬兩委

官收買牛隻種糧置造鏵犁勸貧丁無力者人給牛牲
各一頭犁鏵各一張種五石所得子粒先扣屯糧次扣
種糧餘聽自贍一淸理沒行管屯官按籍稽查有占種
者責限投首免其罔罪將罪田盡數給主派種如仍欺
隱事發依律問遣仍追積侵欺花利一防寇掠凡遇耕
守時摘撥官軍架梁防守平行之處高深壕壑山徑隘
口設置排柵嚴明烽堠小警則拒大警則避如將官閉
門坐視被賊擄虜以失機論一愼委任擇管屯軍官廉
勤者推誠任之庸劣貪婪者亟行黜革仍將給牛隻印
烙督令屯戶愛養毋致損傷一明賞罰檢覈管屯官三

年以上屯糧無欠戶樂業者量賞五年前如以勤能旌
舉屯戶有能盡力開墾完納屯糧及鄰伍相保者亦皆
犒勞其怠者有罰議上詔令屯政都御史劉天和及甘
肅巡撫官督實舉行仍通行各邊一體修舉
八年　國初南北直隸及各省屯田子粒皆御史查覈正
統間改在京各衙門及北直隸屯田毋設僉事管理列
衙山東至是戶部尚書梁材言京師畿輔屯政日弛蓋
由僉事權力不重皇親勳戚豪猾城社沮撓百出勢難
管理自今請裁僉事仍專差御史如南直隸例詔從之
两命御史差三年一易

十年五月陝西巡按御史陳世輔言足食強兵莫善屯田
洮塹堡塞烽燧又屯田要務本鎮沿邊一帶宜行鎮巡
官同守巡官遍歷邊地逐一閱視城塹墩堡宜修設者
置圖冊立功程刻日月以時興舉堡寨修始議耕種量
其土宜設立大小屯堡大者百人立屯長屯副小者五
十人立屯長令督責耕種缺種者官給秋還替納糧者
收稅不納糧者三年後起科近墩設小教場暇則屯丁
習射其間仍築墩瞭望遇儆舉火收斂人畜將今日京
運壓甲酌量分給奏討將銀數萬解軍門委官買馬分
各堡輪養專備追賊將前項工程約三年為率不及一
分者罰不及二分者住俸全無修舉者別議留心報完
者一體褫賞詔准行

十一年戶部言屯政疆界具有冊籍邇來淆混田歸豪室
賦累貧軍宜及今比照黃冊事體凡屯田歲入登籍人
給一券十年一查

十二年七月兵部尚書王憲奏甘肅一鎮孤懸河外歲發
內帑難以支持興復屯政誠為急務　上從之命舉幹
濟都御史一人副使二人專理屯政

十三年巡按王朝用言屯田舊例私相買賣軍民皆發極
邊充軍價業入官近清軍御史龐象賢止令首正還原主價
不入官人不治罪法輕易犯請如舊

二十一年十二月南京給事中王燁言虜患釋騷邊儲宜
乏欲為遠久之計先寬屯田之徵凡言邊地有能佃種
者悉與為業永不起科貧者並給牛種仍令遊騎巡察
以防侵掠　上從之令督撫巡按榜諭地方凡堪種地
土許開墾成業永不起科

戶部覆寧夏巡撫范總言國家設立邊鎮將領各有常祿
初無給田養廉之制邊鎮軍餘屯田各有課額亦無羨
餘可以給將領者自武定侯郭勛奏以田園地土令各
將領給種委任奸軍以為莊頭索取種子牛具派撥耘

耡人工為害不可勝言今本鎮莊田五頃有奇撥與副
參遊官者宜復與軍民耕種　上以地土既屬軍餘副
墾佃擬給遐如邊將能遏虜不敢近邊任收于邊外自
邊關地者任其開種不在此例其通行各鎮知之

二十四年御史胡世輔請管屯官不得更調管事收糧之
日貯樣驗放一勳戚庄田子粒每畝三分令各州縣官
代為徵收一申明收糧違限住俸降級之例從實舉行
一屯田地廣事煩宜行各道分理不宜獨委御史一核
委官勤惰賞罰一三營庄田係沙水衝沒者勘實除豁
其開荒者量減本年稅糧一興州衛屯糧原坐豐盈倉

近因虜徵改派三屯營太平寨空復舊一屯丁流移空
招復一屯丁空免糧差
二十六年正月山西巡撫楊守謙言偏頭老營二所餘地
一千九百餘頃堪爲營田以內省京運外嚴防守舉副
使張鎬爲提調通判張應顯爲總委官欲久任責成其
牛種皆取自本省又擬照盜沿邊錢糧禁例以防侵盜
事下戶部尚書王杲覆言守謙所疏綜理周密若各鎮
營田似此舉行則兵食可足而帑積多省　上命行之
二十七年戶部覆宣大總督翁萬達奏議以兩鎮養廉田
仍舊給還將官仍視諸將中有廉慎得士心者即奪衆

并之田予之使人知自愛而重犯法　上謂田既給軍
令奪還不便已之
二月大同巡撫詹榮言屯田實塞古人守邊之良法然地
力不盡則粟不積牛種不具則田不墾今近邊弘賜等
堡三十一所延亘五百餘里膏腴之地數十萬頃召軍
佃作復其租徭每至秋冬鱗附雲集誠禦虜一助第貧
軍往往以家無農具坐視汙萊使地有遺利可爲太息
臣聞該鎮故有牛具銀收給都司市馬今馬充牣請支
一歲者市牛給軍庶兵農不分而墾田有效從之
四月巡按直隸御史吳相言邊兵戍守之勞鋒鏑之憂百

倍于民民有恆產而兵自月糧外無擄掠之餘不才將
領又將朘削彼朝夕自救不暇何暇禦虜臣以爲各邊
民田自原額糧畝之外餘者尚多宜下所司擇官勘實
給軍佃種免其歲徵其餘無田者許軍民以附邊屯參
伍爲業詔可
三十五年戶部言經略河西先典復屯田屯政不舉催徵
擾之也種未入土名已在冊人已在逃矣請令諸邊召
民墾辟永不起科其舊有稅而今荒者並許蠲免
四十四年三月遼東巡撫王之誥條陳開墾荒田八事一
議工力二議牛具三議種子四議車輛五議供費六議

革稽七議倉厫八議責成戶部覆詔從之
十月薊遼總督劉燾等言古北墻灣石塘三路今歲開荒
地六十三頃收子粒六百七十餘石宜通行各邊將領
嚴督軍士一體舉行因叙總兵郭琥等功詔賞琥等銀
兩有差
四十五年四月更定各處衛所逋欠屯糧降罰則例凡未
完三分以上管屯官降俸三級掌印官一級五分以上
管屯官降一級掌印官降俸二級七分以上管屯官降
一級發邊方立功三年回衛差操掌印官亦降著爲例
隆慶元年總理鹽屯都御史龐尚鵬條上甘肅屯田事宜

其一清攙衛言屯丁有力者多趨美田自便而棄磽埆
者以苦貧弱宜照近題號紙事例分別荒熟酌量丁力
因人授地因地徵糧庶無偏累一給牛種言河西一鎮
惟肅州衛有牛種之資故所墾田獨多宜倣其法動支
民運折銀以業貧民責以三年還官而徵收其息以後
願得牛種者即以所收悉給之一廣屯種言邊徼閒田
宜責令將官督軍開種因租爲餉其餘人戶願受田者
召爲土軍免其賦役止令防守一興水利言屯田可通
水泉者宜委官修治溝渠以時蓄洩因循沮廢者重罪
之一豁虛糧言往清理屯糧多增虛數而莊浪西寧之

閒尤甚宜悉查豁以固人心一權本折言西寧穀賤軍
士利于得銀莊浪穀貴軍士利於得穀宜將莊浪年例
銀解西寧而以西寧糧運莊浪此有無相資兩利之便
計也其輸輓之費令彼此會通毋互生嫌異一綫徵科
言極邊荒田力能遠耕者聽爲世業毋得科糧部覆權
本折一事宜下撫按議狀餘如尚鵬言詔允行之
尚鵬又條上屯田四事一開墾拋荒言屯田之廢由土地
磽薄人力不齊招集無方科求太急也宜將力不足者
官給牛種未成業者寬其租賦而又信招徠之令緩役
使之勞立省經之規定上田之等則流移日復而荒蕪
漸開矣一清理侵占言屯地膏腴者盡爲官豪所據在
殿清查重告奸之賞免自首之罪而占恡不吐者處以
重刑一查復原額言令屯田冊籍名存實亡蓋由年深
戶絕地土屢更承佃既久遂爲世業宜查照原冊沿丘
履畝窮究坐落審問地鄰參考契券務足原額一追徵
子粒言屯田積欠雖管屯田官有侵欺不納之弊亦由
以本衛之官徵本衛之糧法難行而人心易玩也宜令
各衛所屯糧俱赴州縣完納折色嚴限解府折色收貯
官倉聽府委官給散庶管屯官不得科求而官軍不得
私兌即遇查盤逋負侵欺者舉無所逃罪矣詔如議

給事中張齊言宣府牧馬草場屯田開種等地往以勳臣
內官爲鎮守總兵佃種卜頃收租以充公用後雖奉旨
革回而占耕如故吏莫敢問遂以開愚民投獻之端爲
奸人逋逃之藪請一切清理還官　上令巡按御史查
追具奏如有豪勢私占者即以名聞不得故縱

国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二十一

馬政

洪武八年二月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申明馬政諭曰馬政國之所重近命設太僕寺俾畿甸之民養馬恐所司牧養失宜或擾害養馬之民皆當告戒之昔漢初一馬値百金天子不能具鈞駟及武帝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羣遂能北伐强胡威服戎狄唐初纔得隋馬三千及

張萬歲爲太僕至七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馬政修舉故耶爾其爲朕申明馬政嚴督有司盡心芻牧務底蕃息有不如令者罪之

上因試將士諭之曰汝等知弓力乎其力但能至百步百步之外又加五步焉不能入矣故善射者求中於百步之內則弓無敗折之患馭馬亦然其力能至百里百里之外加十里焉則馬力疲矣故善馭馬者常使其力有餘而不盡則馬無蹶傷之失况攻戰之際馬功居多乎原隰野馳勢上下無不從志克敵追奔所向無前皆在馬力若不善於調養使其力乏則臨陣必至敗事無以

成功因下令將士不得私乘戰馬及載他物違者罪之

十八年十一月勅諭岷州河州邠國西寧臨洮諸衛武將但留已所乘馬餘悉送官領價每馬一匹白銀三錠若非有餘及有餘而駑弱者皆勿送

二十年十二月河間阜城驛馬戶以孳生馬來進　上曰馬戶竭豆之給其費不輕如常命戶部榜諭凡驛馬孳生聽民出賣今復來進者豈朕言不信於民耶無乃有司奉行之不至也其卻還之

二十二年歸江北增養馬人戶初江南以十一戶養一馬江南鳳陽廬州等府滁和二州止一戶養一馬至是

上念其勞佚不均命江北增至五戶養一馬仍命太僕寺江南江北各存牝馬萬匹爲孳生種馬其餘悉發草地牧放江北人每戶再給鈔三百貫別市種馬孳生以補見缺之數其正從馬二百匹官止歲收一駒餘聽民自鬻其飛雄鷹武英武三衛牧馬亦如江北五戶例

二十五年三月罷民間歲輸馬草凡軍官之馬令自芻牧各衛軍士馬匹則令管馬指揮千百戶各擇水草豐茂之所率所部卒及其妻子屯營牧養

永樂元年諭兵部循洪武馬政故事嚴督所司用心孳牧

七月諭兵部曰比聞民間馬價騰貴蓋民不得私畜也漢

文景時閭里有馬千百爲羣民市亦閑之有其榜諭天
下聽軍民皆畜馬官府勿禁又曰三五年後庶幾馬漸
蕃息
四年八月　上以甘肅寧夏山西皆近邊可畜馬勅守將
宋晟何福吳高等相擇牧地計議以聞
六年十月禮部尚書劉觀言各衛馬多恐有疾宜豫市藥
備醫療　上曰唐時馬多至四十萬七十萬未聞有豫
備之藥善畜馬者但水草得時牧養如法自然無疾今
天下衛所及太僕之馬益多若皆需藥豈不大敝民力
爾徒知恤馬不知恤人也

九年正月中軍都督同知蔡福坐私賣官馬謫戍邊自效
十月　上謂兵部尚書方賓曰凡物遂其性則生息蕃往
時北京軍士養馬散牧於野順適其性人不勞而馬蕃
近聞置櫪造坊縶絆之如此牧養拂其性矣安能使之
生遂朕常以此訓司牧者皆不能遵用爾部申飭戒之
十年二月山東左布政周璟言大同歲用馬草皆令太原
平陽澤潞運給往復三千里民用困乏而大同所屬天
城陽和等衛地皆平川秋多青草乞令以時採儲柱給
大同以太原平陽澤潞諸郡縣草儲于旁近驛令從之
七月諭兵部選號官閑居老成謹厚者教民畜馬居永平
薊州通州者就習本處放民居眞定定州者赴順天等
府教民但令教飲飼之宜若孳息不及數者無預
八月勅北京提督養馬官從公考驗軍士有用心養馬孳
生及數者人賞鈔五錠不可冒濫其提督官若仍循習
弊不悛改者罪不赦
十三年十二月諭尚書方賓行太僕卿楊砥曰北京論戶
養馬其間丁有多寡宜與戶部計議均之賓等議以丁
計爲均諸十五丁以下養一馬十六丁以上養二馬邊
塞爲民種田者不論丁七戶養一馬從之
十四年九月楊砥言近日馬蕃息而少牧養之人請令民

五丁養種馬一每十馬立羣頭一人五十馬立羣長一
人養馬之家歲蠲租銀之半而薊州以東至山海諸衛
土地寬廣水草豐美其屯種軍士亦宜人養種馬一匹
歲子粒亦免其半　上曰既責軍士孳牧則不可復徵
子粒其悉蠲之餘從所言
十五年九月再定應天鳳陽滁和等府州養馬例
二十二年九月　仁宗諭兵部尚書李慶曰今太僕馬增
倍而畿民一夫或畜三匹四匹者畢力於此故有耕桑
盡廢衣食不給甚可憐憫其以分給諸衛所及臨邊民
卒俾牧養兼習以待用亦軍民兩便也

洪熙元年正月諭李慶等曰馬資於國用甚大然嘗思之
當與民同其利民有卽國家之有也漢文景時閭巷有
馬千百爲羣蓋民生樂業庶物成殖馬自蕃息　先帝
嘗聽民間牧養官馬然有司急於官馬孳息故民不暇於
其私今宜寬恤之使永　公之外有餘力可以及私從容
寬假之久漸後可望民安物阜今後民間畜官馬者令
三歲納駒一匹著爲令
李慶言民間畜馬頗蕃已散之軍伍尙餘數千請令朝覲
官每員給一馬俾畜之正官給牡佐貳以下給牝太僕
苑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　上令與蹇義夏原

吉商略可否以聞二人奏如慶議命下士奇獨不可慶
忿甚士奇遂密奏謂朝廷以禮徵賢上者授方面郡守
次者授百執事今皆役之畜馬以蘇民是貴民而賤官
矣時蹇夏皆在侍　上曰士奇論當慶固無識兩人亦
言其便何也兩人對曰初慶與臣等言此出　陛下意
必欲行之非謂出於慶也　上曰幾誤朕矣顧士奇曰
少頃卽批出罷此令明日而請內批不報明日又入對
請罷　上曰吾偶因事稽緩爾今日必批出又明日復
奏　上曰吾卽批出不爽也午刻　上御思善門召士
奇諭曰內批豈眞忘之初聞汝言卽遣人覘李慶呂震

等意渠輩交口忿卿朕念爾孤立慮爲衆所傷因不從
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章乃陝西按察司
陳智言按察使受太僕寺提督是風憲受制於人　上
曰卿就擬此章勅止散馬士奇叩首對曰古人有言
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馬已有領去者望如何處之
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養馬例給之不責生息將
欠亦不責償未領者悉止未散之馬給邊軍操用　上
復顧士奇曰繼今令有未便惟密與朕言此輩多不識
大體但皆先朝舊臣未可遽退之耳
宣德元年十二月兵部尙書張本言國家馬益蕃息北京

軍民牧養艱難宜分養於大名及山東河南諸郡請遣
同太僕寺審覈軍民丁力及土地之宜分給從之
十二月太僕寺請遣官閱孳生馬　上諭之曰馬畜於民
間必寬民力而後可責其成效國家立法固有定規其
孳生不及數者亦屢下令免償未嘗以馬傷民益農民
終歲勤動以營衣食又有償馬之費甚可憫也爾等但
率舊典以示勸懲民有貧難者宜寬恤之
正統十年戶部侍郎焦宏等奏臣同司禮監丞宋文毅等
奉命踏勘壩上大馬房諸處草場多被內官內使人等
侵占私役軍士耕種以致草場窄狹馬多瘦損請正其

罪　上曰朝廷設馬場令內官監之而乃作弊如此論
法當罪令姑寬貸令速改過其內官各賜地一頃內使
淨軍各賜五十畝已蓋寺廟者勿除餘悉還官都察院
仍給榜禁約每歲遣給事中御史各一員廵視敢蹈前
非者必殺不宥
十四年十二月令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各處起解備用
馬匹照北直隸事例論地分俵
按國初官馬養於各苑馬寺各監院而已永樂中始以
官茶易和林等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末京師
有警乃選取以備征者養於順天府通京州縣謂之寄

養騎操馬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撤去至今遂爲
故事每歲孳生賠補之法悉與各處茶馬無異養馬之
家雖云量免差糧而賠補受累尤多北方民力疲憊此
其大端也
天順二年正月三營三大將石亨曹欽等言太僕寺怨徼
諸衛馬非便請隸兵部太僕卿程信言太僕職專馬政
高廟有旨馬數不許人知今隸兵部使馬之登耗太僕
不與聞脫有警而馬不給孰任其責兵部俱以爲言詔
復其事歸太僕
五年寧夏巡撫陳翌奏官軍缺馬征操請倣天下僧道

未度者許人入一馬助邊給與度牒下兵部議以僧道
一年一度已有成命習不違事體妄啟弊端難允所請
上從之準勅責罰
成化三年九月給事中侯祥等奏各府縣管馬官既多非
其人其太僕寺官有經年不至所隸者馬日益廢弛
上曰馬政務在得人今太僕寺丞員缺吏部宜愼選有
司廉能者授之
五年十二月暫停比較民間牧馬舊制民間牧馬歲一比
較責有司征解兵部言馬政固不可緩而民隱尤所當
恤今河南山東兩直隸多水旱宜輕之以待來年從之

六年三月兵部言近給事中建言欲暫停止河南山東北
直隸虧欠馬匹以待豐年　上曰京營各邊缺馬數多
若必待豐年追補寧不誤事爾兵部其行南北直隸并
河南山東巡撫等官及南北二太僕寺分管寺丞將該
俵馬匹仍起俵備用其孳牧寄養該追補者俱暫停止
俟秋成追買還官
十五年六月給事中劉昂等言京營牧放馬多倒失者宜
治監牧官罪　上曰牧馬官罪多弊爲端法當究治姑
宥之自後給事中等官不必遣只令各營總兵等官點
視不許徇私作弊有誤馬政

一十二年正月兵部覆議淮揚巡撫劉璋所奏淮揚滁和四處產馬小弱許令納價鳳陽并徐州水草便利之地宜仍令納馬從之

將宜府龍門所火焚官草五十七萬餘有司獲縱火者以聞命即斬以徇籍其家貲以抵草數不足則令經收看守官補之

弘治二年八月太僕卿王霽言馬政十事一國初設行太僕寺及苑馬寺於邊方當時每寺馬不下二三萬未嘗仰給京師自正統後馬政日弛邊方用馬不仰給於京師必買補於民間今太僕所備馬數有限邊方仰給無

窮宜行陝西遼東山西各巡撫嚴督苑馬寺行太僕寺加意牧養以復舊制仍設法收買種馬以圖蕃息一金吾等七十四衛所舊制牧馬皆有草場地土當時各衛馬以萬計凡有征操多取給焉近年所存十無二三宜行分管寺丞等官隨衛所大小給與數羣兼同舊馬如法牧養若衛所不聽約束參奏住俸年終照例決罰庶官軍知警而舊政可復一順天所屬二十七州縣寄養備用馬匹其人戶丁多者或得空閑力乏之者強令牧養所以膘壯馬匹漸致瘦損物故宜令分管寺丞等官審定上中下戶上戶或養馬三四匹中戶次之下戶或二戶共養一匹貧難者優免給俵之際仍視縣之大小爲差庶人心悅服而每年一審法令可久一各處草牧新收者少物故者多上下相蒙彼此姑息亦坐分管寺丞怠惰故耳謂宜稍加優借各州縣掌印并管馬官貪墨廢事者許年終奏請住俸仍具賢否揭帖報吏部他日據以黜陟其寺丞中間才行超卓者但過二考一體旌擢庶委任重而人知所警勸一順天所屬皆有備用孳牧之馬請選留其良者以備征操汰其老病瘦劣者別調仍三年一選庶馬得實用民免賠償之苦一國初令馬甲養馬餘戶助以芻豆後各家輪養致用心不專馬

多物故宜命所司擇殷實之家爲馬甲餘戶以芻豆助之如馬瘦損專責之馬甲其倒死者馬甲償其七餘戶償其三庶責任專而人知懼一各府州縣凡使客經過輒令民以官馬迎送馬斃則責民賠償深爲可憫宜行所司嚴加禁約有借用者提問參奏庶上下知所愛惜而馬無虧耗一法司贓罰官馬其良馬多爲權豪賤價買去老病者乃寄養于民至倒死亦與追陪請今後止許賣其老弱瘦損者價送內府供用庶不累及貧民一南北直隸陝西遼東等處俱有牧馬草場歲月滋遠多爲豪右侵占請兩京各委科道官陝西等處各行巡按

御史閲實原額四至樹封堆植榆柳立界以尋牧放如
侵占之家已成水陸田地卒難更改者令照例起租過
有倒死量支淳賍一挙牧馬匹貴乎適均各府所屬州
縣有馬多而人戶少者勞逸不均宜行分管寺丞候來
年同各屬正官并管馬官酌量以馬多地方派與馬少
地方領養下兵部覆奏從之
八年九月兵部奏定馬政從之差官勘處河南開封彰德
衛輝三府陳州等十七州縣山東兗州濟南東昌等三
府濟寧等七十州縣各論人丁每丁養兒馬一匹每十
丁養騍馬一匹共該人丁四十三萬八千五百二十三

丁領養兒馬六千七百五匹騍馬二萬六千八百二十
匹共直隸真定保定永平順德廣平河間大名等七府
所屬定州等九十二州縣各論免糧地畝每地五十畝
養兒馬一匹百畝養騍馬一匹共免糧地七萬七千四
十九頃五十一畝有零領養兒馬一萬七百九十五匹
騍馬四萬三千一百八十匹各照例兩年算駒一匹其
餘人戶收候領養孳生馬駒其順天所屬覇州等二十
七州縣亦各論免糧地畝領養各處解俵備用馬匹至
今行之
弘治十五年十月以楊一清為右副都御史督理陝西茶
馬一清承命徧訪朝野之人得其利病然後之任行甚
所知復請擇材任使薦剔淑慝劾官勸政舉宿弊以革
又處置收養茶馬鹽馬貲濟邊用
十月給事中徐蕃疏蕃畜收以威遠寺一日併茶馬以期
實用言將巡茶御史督取回責成都御史楊一清整理
待成効之日差御史巡察三年一換一清草場以便畜
牧言追復曠野侵地撫按無得干撓一清軍士以足牧
丁言勅本官將原額逋逃者清勾戶絕者僉補一崇分
別以勸賢能言將見任老懦者上聞黜退政績著稱者
量加旌揚一分委任以共事功言勅本官選兩司守一

二才幹以佐經理下兵部議之
十六年十一月楊一清清出荒佔牧地一十二萬八千四
百七十三頃一十一畝有餘本年奏准每年於陝西按
察司揀用憲臣一員於臨洮府駐劄巡禁茶馬又選取
都布按三司官三員專候委任及填備鞏昌平凉府同
知官不時聽委
十七年二月一清奏陝西苑監多缺城堡官無寓所卒無
營聚馬亦露牧原野遂至耗損今相度各監苑地勢其
長樂廣寧等十四營舊無城堡宜創築開城黑水十八
營城堡湮廢宜增修仍各於其內置廐以養馬連屋以

聚卒建衛以寓官兵部覆奏 上從之即令一淸及將
提督整理務期完固
五月一淸請支太僕寺馬價銀收買種馬發各苑孳牧下
部議之一淸言開城安定廣寧萬安堪爲中苑黑水淸
平止可爲下苑除每歲給軍騎操外可常牧馬三萬二
千五百匹足勾陜西三邊之用但欠種馬七千匹計支
銀四萬二千兩
十八年二月太僕卿儲巏疏馬政便民四事一官軍分爲
三等上等養馬不足以中等補之一孳生馬冊各衛門
止須二本一歲省寺丞專委少卿一差少卿査考草場

租銀下部議行之
正德元年三月儲巏奏本寺馬匹今備京營之用不爲各
邊之費緣各邊有行太僕寺苑馬寺所蓄馬匹足備
徂調其後馬政廢弛一遇警急奏請紛然若宣府大同
給銀買補不計其數邊方官軍因見京師銀馬易求不
甚愛惜馬匹及至倒死不行賠償甚或侵欺買馬銀兩
如都督汪鑑追贓能官其弊難以盡言今後邊方缺馬
止給本色仍請差兵部郎中同本寺少卿前去各邊査
勘原發銀買馬實數以杜侵欺下部知之
十月吉兵部尚書林瀚給事中牧相交論南京御用監牧

養馬藐九千匹役軍四千名費芻粟鉅萬下兵部議之
二年二月御史王齊疏請釐正種馬下兵部議准行之齊
具論各處將種馬補足羣數每歲取備用一羣之內各
照人丁地畝議和朋約本色或折色大馬一匹共取二
萬五千匹太僕寺所屬取七分南太僕寺所屬取三分
若解內府好駒堪以備用聽從本羣人戶帮貼起俵折
色徵銀三十兩其本色折色分數本部仍臨時酌奏
請設遇緊急量爲增添不拘此例至今守之不失
嘉靖元年五月戶部言京營官軍倒損騎操馬數多請査
扣草料申嚴牧養不如法之罪 上曰營操馬匹追賠

買補上科草料皆出小民脂膏餧馬官軍不行愛惜牧
養違法半年之間死者三千三百餘匹玩法甚矣該管
官員送問降級住俸各如議行該部并各營提督官今
後務申嚴號令關防嚴約考較懲戒巡視科道太僕寺
五城兵馬司官俱宜加意督察錦衣衛將軍校尉又騰
驤等衛勇士馬匹亦係民爲買補官爲給養宜一體禁
諭勿或因循怠視
六年四月兵部言祖宗制養馬在順天所屬論地派養此
外更無別科徵馬在應天所屬論丁派種此外別無他
役如有制夫誰敢下綁頃有司怠玩漫不修[illegible]以致歸

家右而養馬累於細民或丁多逃移而種馬至於漸耗
馬政之廢實由於此宜令順天府屬廢
種有地亡馬存者仰以其馬責佃主其種馬皆存今亡
者俟秋成以漸買補則數年之後馬可蕃息詔如議行
二十一年御馬監太監麥福請免科道官巡視該監給事
中李綸以違例自便劾之　詔下戶兵二部議覆以芻
豆之出納在有司馬匹之飼養在圉僕是以瘦死有罰
歲用有考巡視官員不爲徒設請仍令科道稽查該監
馬政如例從之
二十五年八月順天巡撫郭宗皐以各處水災請將寄民

所養馬盡數變賣幷以給軍兵部覆請給軍六百匹
上曰畿州縣寄養馬尚多今取六百匹給軍寡且不均
無補民困已之
三十三年三月發太僕寺馬價幷缺官柴薪銀三萬五十
兩於河南一萬五千兩於山東買馬備各鎮用
七月御史徐坤疏陳馬政言寄養馬匹本以專備京操故
歲收二萬而用有餘乃今各邊奏討頻仍外圉空虛專
憑內廄然則苑馬太僕寺設於外者豈皆虛設乎請自
京師之外至宣大薊遼遇有奏討宜量給之餘則勿許
各邊苑寺廢弛者亟行撫臣整理先補種額以裕孳生

之原次查草場以清芻牧之地又專任守巡一人時加
稽察則廄牧克於塞上而內圉不至空虛詔如議行於
是陝西苑馬少卿盧璧條上馬政事宜言宜督諭負明
印烙訓醫藥均地差以救目前而闢場圃廣孳畜以爲
久計　上皆嘉納之
四十二年二月先是昌平自罹庚戌虜變停派諸寄養馬
匹已十三年至是太僕卿劉朝佐請復之順天巡撫徐
紳以昌平密邇京師陵寢地衝民困宜永停不派部議
再停七年許之
隆慶二年五月太常少卿武金言種馬之設專爲孳生備

用今備用馬旣以別買則種可遂省且種馬有編審之
害有雜役之害有點視之害有歲倒之害有交兌之害
有輪養之害有賠償之害重之以官吏之需索里甲之
影射民日益勞冷襲至今滋弊尤甚乞命兵部驗記每
年應解之馬若干某省若干某州縣若干俱照原數買
馬按季查解如備用馬已足二萬則令每馬折銀三十
兩輸太僕寺遇各邊缺馬分發估買一馬折價可買戰
馬二匹不必加賦而馬數自倍且令各府州縣取前所
養無用之種馬盡賣以輸兵部如一馬定價十兩則直
隸河南山東十三府可得銀百二十萬其草料令各府

州縣毎馬折銀二兩計又得銀二十四萬夫戰馬之數部依之丁不變舊制而遊餉獲急用之資百姓免無窮之害足國裕民無踰於此號下兵部議於是御史謝廷傑言孳生種馬乃祖宗舊制軍機所係但當修法以除弊不當因弊而廢法萬一有警無可調發咎將誰歸金議非是兵部主廷傑議亦言金議不可行　上獨可金奏前備用馬久已買依種馬徒存虛名百姓乃受實害姑革其半以甦民困令行事宜兵部覆議以聞已而兵部言明旨賣種馬之半其半尚存猶令民牧而養馬者廢多折徵者費少恐有不均之歎宜下南北直隸山東

河南兩京太僕寺令變賣其半毎馬價銀十兩徵收草料銀二兩如金言其存留之馬戶爲正頭變賣之馬戶爲幇頭養馬則輪流折徵則攤派庶患澤均而法可經久　上從之

巡按直隸御史張價言大名眞定二府計畝出糧以養馬而今復有馬地餘銀之徵蓋起於正德間爲流賊之亂額外權立此名徵銀市馬其後遂因而不革非經制也請悉蠲之　上命自嘉靖四十五年以前悉從蠲免而下撫按官會勘餘地有無以聞

三年九月給事中宋良佐言禁轂之下耗財甚衆一謂牧軍勇士太盛二謂商人估價過富三謂草料侵冒太甚四謂牧馬地租多逋御馬太監高相以良佐言非舊制請仍舊爲便戶部以良佐言可行　上命悉如舊

兵部覆御史顧廷對條上馬政便宜一保定等府各被災傷其起俵馬宜以差減徵折色如完唐曲陽靈壽行唐沂費鄒滕嶧十州縣減十之四滄鹽山安慶都邢臺內丘河沙邯鄲肅蒲臺霑化海豐新城濟寧汶上十五州縣減十之三清苑安肅蠡博野定平山開滑內黃濬武安定十一州縣減十之二毎馬折價八兩解部以蘇民困一有司貪縱馬政廢弛宜嚴其瘦損分數以輕重議

罪朝覲之日開報吏部以待斥陟一兵備道所轄所有種馬州縣宜於勅中增入帶管馬政一事毎歲令查點二次務舉實政毋滋煩擾一孳牧種馬以公差借用多至瘦死宜嚴行禁約一種馬人戶宜如寄養事例五年一編務擇丁田相應之家編充馬頭責令專養其餘止充貼戶不得輪養以致推諉倒損　上皆允之

陝西巡按蕭廩言苑馬牧地欺隱滋多寺監各官實專職守宜飭其同心奉公不得遠怨引嫌仍許按臣一體奏劾至於加賦之議雖有成命亦宜大寬文法求所以便軍民可爲經久者行之勿泥恒格兵部請從其議報可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二十二

互市

洪武八年五月　上以西番產馬其所用皆貨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少乃命內使趙成以羅綺綾帛并巴茶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將善撫循以通互市馬稍集率厚償之成又宣諭德意自是番酋感悅山後歸德等州西方諸部落皆以馬來售

十年命刑部侍郎李浩通事梁子名使琉球國市馬逾年浩市還馬四十匹

十九年遣指揮僉事高家奴等市馬高麗還言高麗王表請不受馬直　上諭禮部曰朕待諸番國以誠信彼前聽約束許其互市故遣人市馬今彼言不敢受直豈其本心蓋提勢也以勢過人朕所不為爾其以朕意咨其國王知之仍令諭延安侯唐勝宗俟高麗馬至擇其可用者以直償之駑弱不堪者量栽其直仍折東與其王知之勑至遼東適高麗送馬三千四十匹至勝宗如勑償其值既而暹羅亦以馬來貢詔如高麗償之

二十三年正月詔市馬漠北

二十五年遣尚膳太監而聶司禮太監慶童齎勑往諭陝西河州等衛所屬番族令其輸馬以茶給之聶等至河州召必里諸番族以勑諭之諸族皆感恩意爭出馬以獻於是得馬萬三百四十餘匹以茶三十餘萬斤給之諸族大悅而聶遣使入奏命以馬分給河南山西陝西衛所騎士

高麗權國事王瑤遣使送互市馬至遼東命發廣寧中護等衛牧養

三十一年正月曹國公李景隆賚金符往西番以茶易馬還京凡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八十匹

分給京衛騎士操養

建文三年六月遣太僕寺少卿祝孟獻往朝鮮市馬

永樂二年三月河南衛指揮康壽奏必理罕東等衛納馬皆運茶與之今安定衛遣達請給布絹為便　上以安定衛初來朝從之後仍以茶為直上馬給絹二疋布二疋中馬絹一疋布二疋下馬絹一疋布一疋

三年三月　上謂兵部曰福餘衛指揮奏其部屬欲來貨馬計兩月始達京師可遣人往遼東諭保定侯孟善令就廣寧開原擇水草便處互市俟馬至官給值俾遣歸

十二月　上諭兵部勑諭邊北官民示以朝廷懷遠之意

今後西番馬至必與好茶若復以診欺之令巡按御史
采察以聞
四川布政司言諸番以馬易茶者例禁夾帶私茶布帛青
紙等物出關今番商往往以馬易茶及以他物易布帛
有司遵禁例又慮杜絕遠人　上曰邊關互市所以資
國用來遠人也其聽之
十年置開原馬市
洪熙元年二月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兀良哈三衛
韃靼欲來賣馬諭之曰虜譎詐百出未可深信然亦不
可固拒如實賣馬宜依永樂中例於馬市內交易勿容

入城價值須兩平勿虧交易畢即遣去勿令遲留宜嚴
督各衛所十分用心關防隄備不可怠忽
宣德四年九月鎮守甘肅太監王安奏請買彩色三梭布
十三疋市馬戶部請市蘇松二府　上命止於京庫減
半支去
成化七年五月兵部奏陝西巡撫馬文升所陳收茶易馬
事深切邊務宜令陝西布政司將庫貯茶課及綿花等
物易銀遣官領送河南湖廣市茶運付西寧等茶馬司
收貯移文巡茶官同守備分巡市易番馬俵給甘涼固
原靖虜慶陽等衛缺馬官軍騎操仍行甘肅寧夏延綏
總兵巡撫等官覈實缺馬官軍數目亦如前例行詔可
十七年先是陳鉞巡撫遼東奏開馬市於開原廣寧二處
朵顏諸夷每月兩市後通事劉海姚安稍侵牟之諸夷
懷怨寇廣寧不復來市至是王越為兵部尚書懼罪及
已乃奏言初立馬市非資外夷馬以為中國之用蓋以
結朵顏之心撤海西之黨今宜申嚴禁例毋為市令參
將一員布政司官一員監之有侵尅者重罪之庶無激
變之患詔可仍令巡按御史治劉海姚安之罪以聞
弘治十五年十二月戶兵二部覆議御史王紹所奏禁商
茶以通番馬事謂洪武永樂間茶馬之法三年一次官

運保寧府等處茶於西寧等茶馬司易馬後此例不行
仍取漢中等處民納茶及巡獲私茶充用歲遣行人等
官巡視成化始專差御史當時易馬歲以萬計加之寺
監所牧足給邊用近年以來十不及一蓋緣私茶之禁
不行而召商報中之弊復有以啟之請自今停開中之
例嚴私販之禁仍以民間所納并巡獲私茶與番馬及
時互市陝西苑馬寺比年馬政廢弛尤宜擇人整理庶
幾馬衛蕃盛而邊方足用　上曰茶馬備邊重事所差
御史務用心巡理足先年之數此後勿再召商中茶其
苑馬寺牧馬事宜兵部仍議處來奏

正德八年八月兵部覆給事中傅鑰疏言虜寇開原舊設
馬市所以羈縻諸夷互市之日宜嚴爲之禁其各城索
賞夷人俱出百里之外使之駐牧或近塞垣者卽驅逐
之則在我無取釁之端在彼知潛入之戒矣　詔是之
且令馬市驗放夷人入市務依期出境禁其夾帶弓箭
之類非互市日不許輒近塞垣督馬市官并備禦軍士
有誘取夷貨縱令入境及私交通漏泄者罪不赦
嘉靖三十年三月詔開馬市時虜酋俺荅以去冬求貢朝
議未許入春請求益數咸寧侯仇鸞雖聲言北伐實內
畏虜上言請許入貢欲於宜大開設馬市虜貢馬一匹

償幣若干乃密遣廝養時義結俺荅義子脫脫使俺荅
以貢馬互市爲請俺荅利我貨幣投驛書於宣大總督
蘇祐言求通市祐以驛書上聞　上命羣臣集議鸞力
主之永樂成化中嘗設馬市於遼東待海西女直及朶
顏三衞今虜求開馬市留使爲質縛叛示信似宜暫行
兵部尚書趙錦議與鸞同　上意未決問大學士嚴嵩
嵩以一年四次每次用馬價十萬兩似期密而費廣且
犬羊溪壑無厭將來難以阻限惟一年二次爲宜　上
然之議遣使主市事乃起前兵部侍郎史道兼都御史
前往大同處置邊務總理互市

兵部員外郎楊繼盛請罷馬市因陳其不可有十其謬有
五言互市和議之美名也虜肆慿陵辱我如是而反與
之和上何以解　列聖恥下何以雪百姓怨恣天下之
大讐一不可屢下北伐之命人思自奮而一旦講和失
天下之大信二不可堂堂天朝下與犬羊爲市而冠履
倒置損國家之威三不可豪傑憤慨思與逆賊決一
死戰而和市則灰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虜變之後天
下頗講習武事而和市則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宜
大吏民勾引牽連凡有私通皆以互市爲解開邊方通
虜之門六不可歲荒民困人心思亂今知兵威不足制

虜將羣爲盜賊而無忌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張武
經年竟成空言長胡虜輕我之心八不可我藏金帛彼
或違約我不能羈縻乎彼而彼反得愚弄乎我墮胡虜
狡猾之計九不可歲費數十萬得馬數萬匹互市不已
我財日匱忘國家根本之慮十不可或謂外開馬市陰
修武備不知武備果修何藉於和虜欲無厭稍不如意
勢必敗盟則彼之入寇爲有名我之不應其求爲失信
市馬小利曾足羈縻之乎其謬一或謂方今缺馬正欲
市馬不知互市可無事又安用馬況虜又未必以良馬
與我乎其謬二或謂暫許馬市以結其心漸將通貢以

爲永利不知市馬我鷄得以少償其價責則徒手取重
利矣其謬三或謂虜既利我當不失信不知市馬之利
不可供其衆得利者喜失者必怒吾恐搆釁不過二三
年耳何以善後其謬四或謂征討禍慘互市費微不知
損威養寇壞天下之大計者禍甚於戰其謬五　上曰
互市邊臣奏請廷議已久繼盛不早言今遣使已行而
阻撓邊機搖惑人心何以集事令錦衣杖而謫之黜爲
狄道典史
大學士嚴嵩言伏蒙聖諭以楊繼盛言不可開馬市者臣
等即會朱希忠徐階并兵部趙錦聶豹張時徹等至直

共議皆言馬市不可中止合候史道到彼同蘇祐等酌
量待報另議　上意猶豫久之復諭嵩臣止許歲市一
次嵩等因言兵部原議馬市歲開四次奉旨止許二次
已經咨行總督等官傳示虜營約束部落待命今復裁
止恐無以示信外夷且虜遣人留質情詞誠懇伏望仍
前旨容開二次報可
五月史道奏大同馬市畢并進虜謝恩馬九匹番表一通
且言俺荅赴市甚恭番奏皆悔罪歸其請再市及宣府
開市日期望亟賜裁定疏下兵部仇鸞言夷俗以九數
爲至敬今俺荅進馬宜破格厚賚且以邊功不可因開
馬市遂忘戒心爲言乞勅各邊鎮加意隄防疏下禮部
兵部會覆如鸞議事關市獻馬賞賜原無事例查女直
都督先年曾因求討賜以大紅獅衣金帶金頂大帽今
宜依前例俺荅賜紅膝襴衣一襲金頂大帽一金帶一
脫脫紅紵絲一表裏夷使四人各青紵絲一表裏靴襪
勅一道命史道遣官頒賜其宣府延寧原題與大同一
體開市第恐各鎮未諳虜情宜令史道次第徧詣三鎮
會同各鎮撫官逐一經理事畢回京其戰守事宜宜如
鸞議申飭　上命仍加賜俺荅彩幣四表裏餘如擬
七月延綏鎮巡官張過等言本鎮自國初來未經開市法

宜慎始且東西相距千五百里鎮無邊墻北近虜巢於
此立市恐召虜侮朔延寧兩鎮所與市者惟套虜一部
花馬池界在二鎮中有邊墻三百餘里可以爲據宜令
延寧二鎮同立市此地限以一期先後互易總督大臣
用防秋例駐此以便調度庶事體歸一氣象可觀仍比
照大同事例於發帑銀充用勅遣大臣一人前來經理
詔發銀四萬兩大臣不必遣惟令總督尚書王以旂會
同鎮巡官酌議如大同行
初馬市原議以段布米麥易虜之牛羊馬匹於時諸酋急
欲易馬中國亦但具段布應之及七月初脫脫執送妖

逆蕭芹等因言富虜能以馬易段貧者惟有牛羊請易菽粟朝議難之史道疏言虜性貪而勢强抑又甚貧凡所資於我者彔非抄掠則無從得故歲被侵擾茲虜求互市與中國以有無相易使虜大小貧富皆需我之有而我邊鎮之人亦無不受其利焉今之敗成事者其說有二一曰虜不粒食其易粟將以食我逋逃一曰虜馬且壯將乘市深入夫虜以牛羊來市得粟幾何安能供逋逃之衆且又何愛此奸肇而舍牛羊爲之需食也其歲時侵犯未肯欲入而不能又何借市以乘便耶貧以馬段之易虜之富者利之貧虜者惟牛羊已爾虜富者

十二而貧者十八今不爲通融恐爲饑寒所迫衝決約束有妨大計是時俺荅約束西諸部毋犯亭障數使使闕市期而廷臣多謂虜欲無厭旣易段布復請菽粟恐將來益有難從之請議久不決時宣大督撫蘇祐何思等見朝議洶洶怵於利害慮異日蒙首事禍亦疏言不可謂虜牛羊衆非塞下粟所能博易恐因而啟釁不如勿許仇鸞皇惑無所執亦變始說請下廷臣集議便宜爲行止臣行諸將嚴爲之備以待戰守疏俱下兵部議以祐思等言爲是　上以問大學士嚴嵩言道請以米與虜易牛羊塡邊以爲不可臣惟今春開市之舉彼時兵糧未集權假以緩其入然市事甫畢旋已入搶且虜邀請無厭將來莫知紀極即今徵兵四集正宜决戰以挫虜鋒不宜任其要挾祗以示弱耳鸞欲分布戰守甚當於是　上下部疏謂虜變詐要求不可信令大將及總督鎭巡官一意以戰守爲事已俺荅遣使謝賜帽帶表裏以昨歲犯京師引罪謂爲孕賴所誘且乞賜職役詔命道以其表聞得旨虜乞請無厭史道不思處置邊備乃爲虜囊橐其令即日回京自是虜謂中國不足信復時時剽掠境上然猶以馬市利未肯公言大舉邊臣亦與之互易不絕以中其心大段畏而啗之無復前時制馭

鸞黜之後歲既遣年虜好復絕

十二月虜三寇大同巡按御史李逢時言數日之內虜三入寇似與通市情實相左乞勅鎭巡等官多方備禦仍遣使虜中宣示恩威令其約束部落毋敢犯邊每歲六九月通市外不許頻復來請及零騎侵犯彼若服從與通市如故若尙從心違擄掠奏報一意戰守可也下兵部議尙書趙錦覆奏自古禦戎之道戰守爲上覊縻終非長策今開市甫畢而虜寇三入防微杜漸誠宜嚴處上命總督官偵探備虜仍嚴私自通虜之禁違者巡按御史臨覆究

大同自史道回京虜欲以牛羊易穀豆者候命不得遂
分散爲盜搶掠人畜甚衆督撫遣通事責問俺荅則設
應曰諸貧虜無從得食禁不能止如中國法雖嚴豈盡
無盜竊耶我能自不入犯不能禁部下之不盜也是時
俺荅有妹夫卜吉歒者往遼北察罕地赴市後期俺荅
分市稍令自出山西求市山西守臣不應則復抑大同
守臣與市大沙溝凡易馬四百匹道馬十八匹海牀虜
計入襲之復奪其馬匹以去事聞詔以非時開市又以
無備納侮停巡撫何思總兵王德邦俸下巡按御史覈
狀以俺荅復使道馬九匹牽馬三百餘匹求互市詔制

牧弘賜堡御史李逢時爲詔禁非時市比去遣諸通事
於獄於是俺荅遂從入擄掠復攻堡殺人云
延寧馬市完易馬三千餘匹虜酋狠台吉等約束部落終
市無譁涉秋及冬三邊絕警總督尚書王以旂疏聞
詔賜以旂及各鎮巡官銀幣有差
三十一年正月宣府巡撫劉璽因邊外虜敖即關求市上
言大同互市寇盜不止而宣府儼然今乘其效順之機
撫之易耳請無拘臣以一年兩次之期令絡繹開市羈
縻虜情於國計甚便兵部尚書趙錦吉璽議可行第銀
無過五萬馬無過五千則雖一年數市亦當聽之報可

大同自弘賜堡拒虜市後日苦侵暴累求開市無敢應者
至是復遣前開市時夷使丫頭智來求市通事抹裝酹
故與智善乃誘入境縛之總督蘇祐以擒獲功聞斬智
於大同市
時大同馬市罷宣府互市不絕至市虜益驕方家口開市
畢矢且即入帑谷口肆掠巡按御史蔡朴謂無益羈縻
徒損威重請罷互市專事防禦　上曰各邊開市悉令
禁止敢有效尤建言者斬兵部亟嚴示諸鎮巡一意戰
守無忽
隆慶五年三月封俺荅爲順義王許貢市 許北虜

兵部下市令貢馬不過五百匹節上駟三十進御夷使不
過百五十人設蒙街於邊城無令入都市期自二月至
四月爲率大同於左衛威虜堡宣府於萬全右衛山西
於水泉營俺荅以威虜無水改市得勝堡黄台吉與父
不相能欲自別與市新平堡市物虜以馬雜畜皮毛我
以金銀緞紬諸貨官市畢聽民市
九月報市成凡得馬七千餘匹官給直六萬緡賞賜酒肉
布帛費四千緡
晉王崇古疏陳北虜互市事竣馬市無擾加太子太保
及總副參遊金幣有差

俺荅機變粃飾身赴市場凜凜遵約陰令其子弟蹤跡
趣索因而調停示德黄台吉市每後坍部下卒時掠我
民復劫車夷革固等東徙
六年山西巡撫楊繼宗言開市時虜馬之來其數難定若官
民互市有限而馬益壅滯恐因夷心乞許令交易不盡
者官為收買解太僕寺以代直隸山東今年應供本色
之數每馬一匹即給銀十二兩以為來歲收馬之資兵
部請皆用銀准以後市馬無算即止報可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九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太常寺卿臣陳伯友 訂正

兵部二十三

邊備

洪武三年十二月中書省言西北諸虜歸附者不宜處邊
蓋夷狄之情無常方其勢窮力屈則不得已而來歸及
其安養閒暇不無覬覦於其間恐一旦反側邊鎮不能
制宜遷之內地庶無後患 上曰凡治胡虜當順其性
胡人所居習於苦寒今遷之內地必驅而南去寒涼而
即炎熱失其本性反易為亂不若順而撫之使其歸就
邊地擇水草孳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
四年十月 上諭省府臺臣曰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於
中國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
勞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
人焚其宮室俘虜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
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敝中土載諸史冊為後
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
國患者朕決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為中國患不可不
謹備之耳卿等當記所言知朕此意

六年正月命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等往山西北平
練兵防邊諭曰處太平之世不可忘戰略荒裔之地不
如守邊朕同卿等起布衣削群雄定禍亂統一中夏勤
勞累歲至此無事可以少休然念向者創業之勤及思
古人居安慮危之戒終不敢自寧山西北平與胡虜相
接犬羊之草變詐百出倉卒有警邊地即不寧矣卿等
宜乘獨安今無事之時正宜往彼練習軍士修葺城池
嚴爲守備使邊境永安百姓樂業朝廷無西北之憂卿
等亦可高枕矣達等頓首曰陛下宵旰憂勤不忘武備
所謂國家有道守在四夷臣等敢不恭命　上復戒曰

禦邊之道固當示以威武尤必守以持重來則禦之去
則勿追斯爲上策若專務窮兵朕所不取卿等慎之
五年淮安侯華雲龍鎮守北平遣使言塞上諸關東自永
平薊州密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
去五百餘里俱係衝要之地並宜設兵守之若紫荊關
及蘆花山嶺尤爲要路宜設千戶守禦從之
九年正月命中山侯湯和穎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
防邊諭之曰自古重邊防邊境安則中國無事四夷可
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與胡虜接境虜人聚散無常
若邊防不嚴即入爲寇待其入寇而後逐之則塞上之

民必然受害朕勅邊將嚴爲之備復恐久而懈惰爲彼
所乘今特命卿等率衆以往衆至邊上常存戒心雖不
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
十五年九月北平都司言邊衛之設所以限隔內外宜謹
烽火遠斥堠控守要害然後可以警服胡虜撫輯邊氓
按所轄關隘曰一片石曰黃土嶺曰董家口曰箭簳嶺
如此類凡二百處宜以各衛校卒戍守其地詔從之
十八年祭酒宋訥獻守邊策曰今海內既安蠻夷奉貢惟
沙漠胡虜未遵聲教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爲患若欲
窮追又恐勞師萬里饋運艱難　陛下欲爲萬世之計

莫不過謹備邊之策耳備邊在乎足兵足兵在乎屯田
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本始中匈奴帥十餘萬騎南寇趙
充國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
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則當時之籌畫區分
槩可想見我朝諸將中勇智謀略豈無如充國者哉
陛下宜選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高下立
法分屯布列緣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遇敵則戰
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
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哉　上嘉納之
二月命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往北平等處備邊聽

燕王節制

三月遣使諭靖寧侯葉昇等曰邇者上天垂象沿邊城池宜加慎守凡外寇入境但當保障清野靜以待之俟其怠歸急擊勿失不宜輕出外境蹈其不測也

二十四年十一月宋國公馮勝永昌侯藍玉等遣使入奏請勒兵逐邊就討西番之未附者　上遣使報之曰朕覘天象未利征討愼無輕舉爾勝及傅友德宜還京師玉率諸將駐陝西訓練士馬且多市馬爲武備待其有釁而後取之朕當有後命也

二十八年四月勅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

言其艱苦況邊境營繕不必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故往往逃伏草野山澤之間乘間劫掠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究之聞彼自中國至鴨綠江凡衝要處所儲軍糧每驛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十數萬石東寧女直皆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觀高麗自古常與中國爭戰昔漢唐時遼東地方皆爲所有直抵永平之境特遠不臣時時弄兵自古無狀今遼東之糧軍士饑困儻不即發沙嶺倉糧賑之必致高麗招誘道逆之心非至計也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警詣軍何以應之今營繕造作暫停止且令立營壘以居十年之後再爲之古人有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永樂元年十一月四川行都司奏越巂衛番賊不時出沒潘劄軍剿捕　上諭兵部尚書劉儁曰鼠竊狗偷蠻夷常性若能嚴加備禦彼亦何施今不務此而輒欲興兵殊不知官軍一動善惡均受其害況所費亦重但令嚴兵守備而遣人撫諭之

二年鎭遠侯顧成言今日惟當安養中國慎固邊防　上謂侍臣曰漢武窮兵黷武以事夷狄漢家全盛之力遂至凋耗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時和歲豐百姓安寧至於

外夷但思有以備之必不肯自我擾之以疲敵生民咸言甚合朕意斯人老成非喜功好勝之流命獎以綵幣

三年十二月遣書諭趙王高燧曰朕居北京二十餘年每有邊報但令謹守地方未嘗遣人輕出昔中山武寧王開國元勳亦惟嚴守邊境防愼出入故無敗失凡遇警急但令嚴固守備勿輕出兵

八年正月塞古北路口小關口及大關外門僅通一人

築北京至居庸關舖舍關內關外每三十里築烟墩一所

十年四月勅開平備禦成安侯郭亮自開平至懷來宣府萬全興和各山頂置五砲架有警即發庶易爲隄備

八月勅邊將瓦剌外如長安野狐等嶺及興和迤西險隘之地皆崇石垣深濠塹以防虜患

十二年九月命成安侯郭亮興安伯徐亨往開平備禦諭曰開平以孤城應極邊又無險可恃但晝夜嚴守備寇來勿輕出戰去亦勿追蓋虜多詐無爲所誘也

十三年十二月勅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曰瓦剌使者言瓦剌馬哈木等慮阿魯台與中國和好將爲已害擬七月率衆至斡難河北俟冬襲阿魯台斯言雖未可信然且邊境須有備蓋虜多譎詐惟有備無患大抵禦寇之道勿與輕戰但堅壁清野最上計也復勅陝西開平大同遼東亦如之

十四年九月保安衛指揮使司議境內隘口可通車騎者三曰深井口李家庄大箭口皆宜設烽堠分兵守之樵牧小徑八曰董家庄桃花口賈兒嶺靈山寺紙方溝天井關泗水口小箭口悉已塞之其紙方溝等處又有可攀援而度者亦宜分兵巡守今議可通車騎者用百戶一員領甲士二十人守備樵牧小徑宜用甲士十人

十六年八月遼東總兵劉江言近因巡視各島至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堝上其地特高旁可住劄千餘兵守備詢諸上人云洪武初都督耿忠亦嘗於此築堡備禦離金州城七十餘里凡有寇必先過此實爲濱海襟喉乞用石壘堡築置烟墩瞭望從之

宣德二年勅邊將嚴固備禦曰毋謂已安雖安不可忘危防邊之道常如寇至則寇不至晝夜須刻不可怠忽凡寇之能爲患者幸窺伺間隙乘人之不虞慎之慎之

四年十月諭兵部尚書張本戒飭將士嚴謹緣邊關口仍命給事巡視有懈怠者罪之

景泰元年五月山西巡撫朱鑑奏逆賊分道入寇請以隣近關隘守將分委地方策應責有所歸河曲保德岢嵐宜令偏頭關策應寧化靜樂忻州定襄太原淸源交城

文水宜令山西策應五臺繁峙崞縣宜令雁門關策應其石州寧鄉宜令汾州及守備千戶所調軍協守從之

三年四月參贊宣府都御史李秉陳備邊十三事曰設武學以蓄將才恤孤老以廣仁政增衣糧以恤貧寒城縣治以衛居民汰冗員以節邊儲專防禦以固城池委將帥以謹邊備行營田以防邊患責典守以革奸弊防虜使以杜奸謀修墩堡以防剽掠均田土以息爭端貨官鹽以益邊餉下所司議行之

成化元年戶部奏景泰末宣府總督李秉嘗上言邊城多空地而守戍諸役外復有閑曠軍餘請查支宣府官銀

買牛給與耕種收餘糧易銀給貧軍買馬騎操遂與億
萬庫支銀一萬兩買牛給軍耕種至天順初有言勞軍
不便者行都督楊能等會議俱稱且耕且守經國遠圖
而大同宣府自罹兵變人畜蕩盡幸而朝廷大發帑銀
買牛給軍耕種邊人稍得聊生今宣府巡撫葉盛復申
奏先年原買官牛多死又以餘積銀買給軍耕種官府
不煩督責軍士不致陪償此皆官用官牛之効驗然立
法非難守法爲難乞申勅守臣恪守俾久而不廢庶邊
事克濟　上曰法既善宜永遵行
二月兵部言延綏總兵官張深上安邊方畧七事其一謂

延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甚宜耕牧但須增立營堡以
時啟閉且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堡兵不過一二百
人難以應敵府谷縣境極於東偏西距諸營八百餘里
倖難應援可選諸營精兵九千分爲六哨屯府谷神木
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無事則巡歷邊境
遇警則彼此應合又延安地臨極邊鄜州定邊慶陽俱
在腹裏遇警倖難馳報況虜入寇必經邊堡過延安府
施甘泉等縣方到鄜州慶陽其鄜慶所屯防秋軍士二
千乞分布沿邊要害以備調用是今邊軍追捕虜賊官
馬無力其管領多逃竄或戍守缺人乞令所司停免買

賠庶不使軍馬兩失餘六事亦多行陣攻守之策宜擇
其可者移文總兵巡撫等官舉行從之
二年閏三月兵部奏延安知府王鑑言神木府谷等縣堡
以至安邊定邊等營寨相去千有餘里撫按分巡等官
罕有至者其邊寨士卒爲官旗役使虐使以至衣食不
給戰馬不暇飼牧器械不得修整莫能禦虜乞行撫按
分巡等官時常行邊禁革姦弊詔可
十一月整飭邊備兵部尚書王復奏臣奉命整飭延綏寧
夏甘涼邊備東自黃河岸府谷堡西止定邊營接寧夏
花馬池東西縈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

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爲守備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
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操反
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倉卒調兵
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援及西南直抵慶陽等處
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稀踈空
濶難以瞭望臣與鎮守總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
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那移庶幾可守趂今聲息稍寧
先行摘撥軍餘採辦木植候春暖土開併力興工府谷
堡移出芭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水堡移出黑
河山土門堡移出十項坪大兎鶻堡移出響鈴塔白洛

城堡移出既營兒塞門堡移出務柳莊不惟東西對直
捷徑而水草亦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
塞營安邊營定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該交界地名崖
寺子三眼泉柳樹澗瓦劄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腴近
營堡摧稍官軍哨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
一座共二十四座連接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
臺一座共十座連接環縣俱於附近官軍量撥守瞭北
面沿邊一帶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
形勢以爲溝墻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
其規制必須寬大足以積芻栗容客兵庶幾墩臺稠密
營壘聯絡而緩急易於策應可以遙振軍威矣從之

四年九月給事中程萬里言陝西重鎮國初安置土達於
寧夏甘凉等處種類蕃息往年虜賊侵擾今歲亢旱饑
饉有司失於撫恤是以滿四等據險嘯聚況今黃河氷
凍虜酋毛里孩去邊不遠寧無奸計且兵荒之後民窮
盜起乞勅有司存省賑貸仍選大臣二員奉勅往彼與
守臣會議招土達中年高有識者宣上恩威諭以禍福
使之各率其屬無自疑貳且罷一切苛政庶足歆動其
心潛消其患臣又見毛里孩等久不朝貢往來宣大其
情叵測萬一有變驚擾發內臣愚意其有可敗者三距
我邊方幾二三日程彼客我主以客就主以勞待逸一
也自恃强衆併吞諸部志滿氣盈兵驕者敗馳驟不息
人馬疲勞二也比來邊報見賊烟火有一二百里者有
三五十里者散逐水草兵力四分三也爲今之計宜選
京師騎兵一萬宣大各一萬每三千爲一軍驍將十人
統之嚴其賞罰密使人探毛里孩所在出其不意晝伏
夜行徑擣其壘破之必矣昔李靖以騎兵三千破突厥
大衆我今宜及其未發早爲之所欲戰則圖方畧欲守
則飭兵力毋廢憑文移致誤大計詔下兵部會廷臣議
謂毛里孩自前歲朝貢後不復犯邊今無故興師遠涉
沙漠非計請勅沿邊守城但戒嚴以備 上是其議

五年二月陝西總督項忠等奏固原地方延袤千里水草
豐茂畜牧蕃多內爲土達巢穴外爲北虜出沒守城惟
一千戶所軍少勢孤是以滿四陸梁捍禦無策州北有
西安廢城相距三百餘里虜每由此長驅宜於此添設
一衞一所以振其要衝事下兵部議如其言
七年七月延綏巡撫余子俊奏慶延邊疆山厓高峻乞發
山西陝西丁夫五萬量給口糧依山剷鑿令壁立如城
山坳川口連築高垣相度地形建立墩堠添兵防守庶
幾一勞永逸事下兵部言往因巡撫王銳建議欲於川

空虛修築高垣當令議行今子俊欲復鑿山設險爲策
固良若邊民頻年困虜遭荒散亂逃亡凋敝已甚今須
極力撫安難加勞役况延綏境土夾雜浮沙築垣恐非
久計鑿山之事宜令總督稍寧督令邊城軍卒以漸圖
之　上曰設險守邊興工動衆當審度民力姑緩之
八年三月葉盛及王越余子俊等會奏陝西三邊曰延慶
曰寧夏曰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地往年虜寇或在
遼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不常爲患不
久景泰初始寇延慶猶不敢深入天順間阿羅出進入
河套不時出沒尚不敢逼近居民成化初毛里孩孛來

入寇威劫中國人爲嚮導久居河套故今日孛羅合能
加思蘭相繼爲患臣等惟延綏地方自正統初創築榆
林城堡外築瞭望墩臺內植軍民種田界石後以守土
軍官私役官軍招引逃民於界石外墾田因而召寇七
年內總兵巡撫官議乃依界石山勢隨其曲折劃削如
城川內左右俱築大墩調軍防守以爲一勞永逸之計
乞勅所司申戒總兵巡撫等嚴加禁約不許軍民於界
石外種田召寇仍乞量起山西民一萬陝西民二萬聽
延綏會官移文兩布政司各遞委堂上官每年三月八
月各一興工修築邊墻此誠不戰而屈人兵之計也部

修築邊墻其令本地官軍以漸整理不須借役於民於
是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袤二
千里每二三里則爲墩臺嚴砦連比不絕又於中空築
墻垣横一斜二如箕月狀以爲僞敵避箭之所凡爲堡
十二嚴砦八百有奇爲墩九十五兩月而工畢
九年十二月刑部主事張鼎上言臣生長陝西比見邊務
日殷水旱繼作謹陳事宜以備採擇一曰陝西八府三
邊腹裏俱有鎮守總兵巡撫等官不相統一遇事各爲
可否有警不相緩救宜推文武兼濟者一人總制三邊
副將以下悉聽調遣則事體歸一二曰頃年軍法不行

爲將者縱賊殺掠出入自由後有失機宜從律科斷三
曰今官軍對敵罔有克捷蓋由腹裏官軍素係怯弱惟
土兵驍勇而邊將多侵奪其功故多畏避宜立法召募
特加優䘏有功不得隱蔽則土兵效勇而鄉兵可得矣
四曰今邊將上下相蒙互爲欺罔遇虜入寇閉門不出
或有失機多歸罪於下邊備懈弛日甚一日古之爲將
者與士卒同甘苦而今之爲將者每以供饋勞人於千
里之外宜禁絕之又余子俊議徙綏德鎮城於榆林又
築邊墻千二百里値邊境災荒軍民役死者萬計墻亦
旋頹虜竟入套宜止勿復修

十二年十二月整飭邊備侍郎馬文升奏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廣寧為中路開原遼陽為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為西路遇有警急彼此應援切見遼陽迤西一百六十里廣寧迤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冰結則人馬可行易於應援或遇冰開賊先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猝濟彼此勢孤誤事非小正統十四年虜犯廣寧遣兵據此已有明驗今請造大船十數橫列河中下聯鐵索上加木以為浮橋兩岸豎大木為樁總繫其纜遣兵護守以便往來設或有警則東西聲勢相連不致誤事從之

十三年大同巡撫李敏等奏報大同三路計修邊牆壕塹墩臺共九萬三千七百七十九丈

十五年十月初余子俊巡撫陝西建議安邊營平曠難守宜退守中山坡其後都御史丁川復以安邊營為便而巡按御史李敏亦言開疆展土乃祖國之圖退地棄城豈守邊之策且封疆百里城池三座豈可輕棄若曰空曠難守則定邊花馬池何以防守若曰糧運艱阻則寧夏高橋兒何以運餉議與川合至是子俊為兵部尚書固守前議言臣嘗訪求古今守邊事宜安邊及新興永濟等處水少昔范仲淹守鄜延必據水與險永樂間棄東勝不守亦其明驗況今實未嘗棄乎詔可

十七年五月山西巡撫何喬新奏緣邊軍民往往潛出境外伐木捕獸猝遇虜寇拘執其人冀得免死遂用為嚮導侵犯邊境設有桀黠不逞者如匈奴之於衛律趙元昊之於張元吳昊其為邊患可勝言哉自宜嚴立禁防凡守把關隘之人知情故縱俱論發烟瘴地方充軍有能捕獲者給賞犯人財產庶奸頑知警邊防戒嚴從之

十九年八月兵部言虜寇大同等邊恐內地軍民聞而驚疑宜遣官巡視　上命大理少卿侶鍾賜勅以往

二十年三月宣大總督余子俊奏比奉勅整飭邊備至大

同宣府與內外守臣會議邊鄙所急保障為先頃臣巡撫延綏嘗議剷山築牆建墩挑塹今十餘年民被其利請以其法行於宣大或可捐小費而成大功將一勞而享永逸條其事以聞詔從之

二十一年七月余子俊奏去歲受命行邊即以曩在延綏曾修邊牆事宜建議聞奏蒙賜允行適歲歉而止今會大同山西宣府一帶邊關內外文武守臣隨方經界躬率士馬遍歷邊關登高履險凡四十餘日度地定基東自四海冶起西至黃河止長竟一千三百二十里二千十二步計有墩一百七十座內該增築四百四十座

大約今年八月始事明年四月可以告成工視昔延綏
修邊之費雖日有加實一勞永逸之功也　上然之即
勅所司預備器物
二十二年五月兵部尚書馬文升等言故事各邊軍馬數
目三年一造冊奏報恐其間消長參差卒然有警難以
調度宜自今改議地方稍遠者歲一報邊方多事之地
歲再報奏報之法不須造冊具名第以章奏具書兵幾
何內騎幾何步幾何任戰者幾何常操者幾何冬操夏
屯者幾何有故者幾何歲再報者以夏冬之季至部一
報者以冬季至部有後期及數目不明者奏請處治其

三年造冊書圖仍舊　上曰可
弘治元年五月左都御史馬文升疏言陝西路通甘凉止
有蘭州浮橋一道若賊以數千人拒守橋糧運不能通
援兵不能進不數年而甘凉之地難保無虞萬一甘凉
失守則關中亦難保其不危乞勅兵部計議方畧預齊
人馬并勅戶部查算甘肅各城糧有無缺欠以備虜患
七月大同巡撫許進陳邊備四事一定策應二備戰具三
修墩墻四築屯堡反復千餘言皆極切邊方戰守利害
十二年八月南京兵部尚書倪岳上安邊五事一曰重將
權一統制二曰嚴城堡廣斥堠三曰募民壯去客兵四
曰明賞罰嚴間諜五曰實屯兵復漕運
十三年七月順天巡撫洪鍾以朵顏勢日猖獗武備積弛
建議增築邊墻自山海關界嶺口西北至密雲古北口
黃花鎮直抵居庸延亘千餘里復繕城堡二百七十悉
城沿邊諸縣緩急有賴
十二月兵部奏准凡大同山西宣府延綏寧夏遼東薊州
紫荊密雲等邊應禁林木不許軍民人等砍伐違者問
發烟瘴地面充軍若軍職降二級發回衛所終身帶俸
差操文職降邊遠叙用
十五年五月固原州開設總制府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

凉固原猶爲內地得以休息自火篩入寇之後遂爲虜
衝於是始改立州治而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
參將遊擊等官遂成巨鎮
八月總制三邊尚書秦紘奏修豫望石峽口雙峯臺三城
金佛峽海子口等處七堡從之甃石爲趾累甎爲門及
築下馬房邊城三百餘里
十二月先是寧夏巡撫王珣請發陝西軍民五萬於花馬
池增修營堡調腹裏一衛官軍防守別命御史一人巡
視都御史史琳亦請於韋州增設一衛發慶陽等衛官
軍及新募之兵萬人使常居其地戶部員外徐儦將督

糧寧夏亦請於花馬池與武營之中設一營移兵任守仍增設兵備副使一員或移環慶兵備往鎮之事皆下總制尚書秦紘勘報至是紘奏前地止可修堡以便駐劄增墩以備瞭望調兵設官皆不可且令於花馬池之西墾田萬頃募人屯種以漸徵之每頃可得粟五石使之且耕且守依堅城以爲家將使食足而兵強矣兵部請如紘議 上從之仍命紘如近日勅旨用心計處及時修築免貽後患不許虛應故事

十七年 上命工部侍郎李燧等經畧邊關召至暖閣面諭之曰邊關事重爾等須用心整理官軍少處卽爲增補官員不職者奏來處治務圖經久不可虛應故事

正德元年正月總制三邊楊一清疏言陝西各邊延綏據堡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歲失守虜衆拆墻入犯緣非細故成化時寧夏巡撫徐廷璋修邊墻二百餘里開濬溝塹一道延綏地方邊墻壕塹又得巡撫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踈墻既日薄溝又日淺始茂我邊墻爲不足畏迺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輒失利一二年來虜復大舉攻陷清水營殘破花馬池上屢宸慮勅臣經理臣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直抵靈州一帶邊墻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今之河套卽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一勞而後永佚類如此正統以來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虜巢脫深

山大沙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里用省內運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今首以築墻挑塹爲言妄必增茲多口但受恩深重自當爲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正可有爲之日伏望聖明省覽下兵部議勅一清經理

三月一清又疏邊務四事曰緩土人曰處額地曰廣招募

日潤賞賚下部議之
八年八月兵部覆給事中傅鑰所奏備邊事宜一遼東錦義等城堡圍牆壞是以寇至莫禦宜令修補并河東等處皆添設之一各邊軍士貧難銳氣銷慘無以禦敵宜令官爲婚娶及置辦軍裝仍免軍餘丁二人專令耕種以資助之一選擇總兵不必侯伯凡都督以下素有威名未曾委任或在下僚及詿誤閑住者宜疏名簡用一各邊被擄人民在虜日久每遇征剿之時跽而請命官軍貪功一槩妄殺宜令定格例凡獲被擄男婦老少具准壓級仍令本家出銀充賞如仍前妄殺斬首示衆

十二年三月大同巡撫胡瓚上邊務六事原情罪以責戰守嚴事例以防推避體人情以省支費養閒諜以資探報興賞格以激人心增兵備以專經畧下部議行之
十六年九月兵部以邊報日至請勅各巡撫會鎮守總兵部署副叅遊擊等官悉討防禦毋畫境自保不相應援鎮巡居中調度須動協機宜不得漫無節制有僨厥亦不得遙爲牽制以妨進止報可
初都御史楊一清議修寧夏花馬池至靈州邊墻議甫行而罷邊民失望至是尚書彭澤以邊墻當修者不止一清所奏爲然諸邊鎮若薊遼宣大固靖甘肅等地宜悉下守臣經畧度遠邇睬高下迨農隙時責才能吏程工飭材務濬築之使墻垣高厚濠塹深廣墩臺輩固足爲經久之計已而延綏巡撫姚鎮請修三山堡定邊營等處墻乞發帑銀三四萬兩爲雇役之需　上皆可之
十一月發太倉銀二十六萬七千三百餘兩山東官庫銀十萬兩於遼東又命召商中納淮鹽四萬一千四百餘引從巡撫李承勛請也時遼東邊備久弛而開原尤甚兵籍存者十之一二墻堡墩臺頹圮殆盡自守將孫棨不遠烽堠僅依城掘濠塹自守而延邊延袤數百里皆爲夷虜剽掠之區至是承勛銳意修復而患經費不足故以是請　上命戶部與之

兵部議遼東修築墻堡恐諸夷乘虛掩犯請命給事中一人部諭諸夷酋布示恩信且譏其寇邊之罪仍與鎮巡等官議修邊防禦事宜小者自決大者擧聞從之
嘉靖元年二月兵部覆郎中馬應乾奏邊方積弊及撫將恤軍士實營伍等事　上日軍馬錢糧邊方重務近來各處邊備十分廢弛上下扶同情弊多端其令各撫按清軍官嚴督所屬月糧布花以時徵運給散城堡撫軍嚴加點選清查掌印領軍官賢否開報黜陟各務着實舉行勿事虛文

總制陝西侍郎李鉞以延平等處地勢平漫無險可恃請
多掘塹坑俟虜至誘而擊之仍乞以參將周尚文任其
事從之
兵部言比年北虜為患俱因虜去邊民及負罪投入者敎
以用兵節制以故所向無前今各邊走回人口在虜營
任久其於虜情動止關隘險夷及我邊人為彼嚮導者
無不孰知乞勅各邊鎮巡官凡有走回人口如幼男婦
女并擄去年淺者量給衣糧護回原籍其在虜日久諳
曉虜情者務加研審若果忠實有才畧即留邊効用厚
加慰勞以備咨訪資為間諜誘我漢人使漸逃歸以消

虜勢若有留難需索者加治不宥庶來歸日衆而虜情
可得從之
四年十月初遼東議修邊墻未及四年以積雨頹壞至是
巡撫張璉復請修築 上從之令酌緩急以漸修理務
堅厚不許鹵莽徒耗財力仍勅戶部以長蘆額鹽六萬
引山東四萬引兩淮三萬引行該鎮開中以給工費
七年二月給事中陸粲請築邊墻有五利憑高視下以逸
待勞以制虜敵一也畜牧在野不畏驅掠歲益蕃孳邊
人富實二也邊境方乏馬墻成則步卒可守省騎兵芻
粟秣之費三也鹽州大小鹽池近以虜警輒仍坐失歲
課墻成則撈採以時商販無阻課額充足軍用益饒四
也廣開屯田安息耕穫漸省轉輸寬內郡之力五也乞
勅陝西提督會同巡撫親詣相度整理仍發太倉銀一
二十萬濟其經費不足則量開鹽引或陝西布政司無
礙官銀佐之選委賢能專董其事春夏興工秋冬輟役
期以一二年間奏績則邊防未固兵部覆稱前項工程
節因守臣之請覆行總制會官勘議今四年未報宜趣
尚書王憲速議以聞 上曰茲事既與邊防有益可即
查先年諸臣論奏及議處事宜詳具奏聞不必仍襲虛
文勘議於是兵部備查楊一淸初議與節年都御史邊

憲王時中王珝張潤周金等議或請逐歲修舉或請先
固要害或請徵夫役或請發帑銀大畧意指相近擬仍
勅王憲會同各守臣相度時勢修舉 上從部議命推
文武大臣誠心愛國者各一員如一淸初議亟往經畧
興工戶部速發儲佐之勿靳費
三月大學士楊一淸言言官議修築寧夏花馬池至靈州
一帶邊墻此本發自愚臣終遭沮止今荷聖明允行邊
防幸甚但會推督理大臣必年力精壯乃能任勞器度
宏裕乃能計遠資淺而優其官秩使無躁進之志才充
而重其事權使精可為之勢令其督同鎮巡等官親歷

邊城相度事勢合用錢穀器具先期措備造諜奏內無
賊二月興工五月停止八月興工十月停止順時量勢
以爲緩急期以五年大工必就墻塹高深廣濶丈尺如
臣所議会中有伏虜其勢不過千人不可以此藉口興
武諸營各有守將架梁防護乃其責任寧夏中路參將
鎮城遊擊可至期調取使之就近防守仍稍取寧夏兵
車數百輛於興工之所布列成營使丁夫有所依待大
邊既成則以其餘力於延綏定邊營以東至寧塞營寧
夏橫城以北至黑山營卅塌邊墻一切修補　上深納
其言會廷推兵部侍郎王廷相可任　上命兼僉都御

史提督延寧邊防修理墻塹仍諭廷相以一清所奏會
三鎮鎮巡等官同心議畫務有實效不得取具虛文
八年九月總督王瓊以虜屢寇榆林寧夏塞請修邊墻據
毀害起蘭洮盡榆林凡三千餘里
御史徐汝圭言延綏寧夏石州保德之粟自黃河而上楚
粟山鄖雲汴粟由漢中以達於陝宜大宜二麥將登多
方糴買及轉糴山西山東河南三邊則西運易州南運
鄖城北運居庸以爲紫荊倒馬白羊等口之備皆當招
商賃車給食於官兵則西路爲全慄安與天城陽和相
近宜選備於此以爲臨期之援東路永寧等處引蔓薊
宣府以爲調遣之援北直隸八府召募勇敢設法練習
以爲邊關遠近之援榆林山陜遊兵各於本處分頭遙
制如此則糧有餘備兵有餘力一旦有警從容調發不
至如曩時煩擾報可
十二年四月總兵張鯢奉勑統兵赴薊鎮勘處言薊州一
鎮分爲四派雖皆根本藩籬而密雲一路切近黃花鎮
渤海所天壽山諸陵外薄虜巢實爲要害本鎮地廣兵
少不足備守因言宜補缺伍選丁壯增墩臺嚴哨探併
村落乞穿坑六事　上從之
十三年給事中徐問陳八事一籍京兵謂文安霸州人多

勇悍宜籍爲精兵二練外兵謂山東山西陜西等衛皆
爲直隸設令止虛名乞清查勾補汰老弱籍壯丁三優
達官謂達官　夷情宜優恤團操量加犒賞小警不得
徵調四處屯丁謂屯田宜勸城堡宜脩五嚴邊關爲紫
荊居庸倒馬低薄宜隨時修理六勵武臣謂軍職有犯
即於軍前調遣不必更發他所有功則末減不效則重
治七專委任謂兵備江防海道各有專司近或管理他
務令於原守任罰八修內治爲夷情易變小過宜原姑
有不靖然後征勦毋輕病民
十五年陜西總督劉天和言中國長技輕車强弩是已而

據險設備之要修邊墻據水頭是已蓋古兵家流率謂
步不勝騎騎不勝車國家所造戰火兵車其制度多寡
不一惟前任總制秦紘改造隻輪小車　孝宗嘉奬取
名全勝車令守存破損入輛畧備規制宜倣製造可驅
列邊墻以遏虜入據使險要以邀虜歸諸邊佛郎機流
星砲一窩蜂砲品字銃銅鐵神鎗見貯甚少不足用近
見陝西省城造有神臂弩可及三百步宜倣漢耿
恭之法箭鏃開四尖又傳以河南嵩縣射虎箭藥人馬
中之無不立斃更修築邊墻挑挖壕塹以制虜入興武
營南有鐵柱泉方可百步虜入及歸必至此飲馬數日

臨泉舊有小堡請增築高大包泉其中令兵據守使虜
數百里無飲馬之地則其勢自不能深入部覆請如所
奏　上從之
十六年八月劉天和又言宜自徐斌水至鳴沙洲百二十
餘里改築新邊移紅寺等堡於邊內下兵部議尚書張瓚
覆言張界不可輕棄軍堡未易徹移先月河套失守遠
爲虜巢今復欲捐邊地則退一寸失一寸非計　上曰
移築邊垣先年屢行重勞邊人迄無一效天和蹈襲故
轍推與妄議本宜重繩姑奪俸半年
十八年十月築大同五堡成時總兵官梁震奉行邊使翟
鑾檄築成五堡募新卒三千戍之
行邊使翟鑾言嘉峪關最臨邊境爲河西第一隘而兵力
寡弱墻濠淤損乞益兵五百防守并修濬其淤損者仍
於濠內添築邊墻一道毎五里設墩臺一座以爲保障
上從其議
總督尚書毛伯溫言大同以北川原平衍非城堡不守而
興復城堡必先召募軍士頃得應召軍三千餘創立五
堡漸可底績宜添設叅將守備統轄新軍即以守備等
官孫麒等六人充之仍給諸軍糧銀馬匹并棄地之可
耕者爲經久計　上是之令近邊內外可耕之地悉給

軍開墾永不起科但毋爲有力者所奪違者罪之
十九年順天巡按御史爲彬言薊州一邊起自居庸延及
山海關橫亘五百餘里環拱京畿密邇陵寢爲國家要
地國初置大寧都司於喜峯口外古惠州地復置營州
等衛所十餘以控制之又封遼親王其間西聯宜府東
接遼陽儼然藩屏之重也迨我　成祖以朵顏泰寧福
餘三衛靖難有功乃徙大寧都司衛所於保定徙寧府
於江西而以其地與之仍官其酋長爲都督等官歲令
百人入貢厚加賚賞使爲藩籬已而己巳之變三衛乃
包藏禍心北向構難成弘間常遣大臣經畧後復不請

是以近來益馬窺伺入貢後期甚時爲侵掠意外之虞不可不慮也雖有撫官申飭警備而兼治民事彼此牽合宜專遣大臣一人付以便宜使駐薊州保定諸處一意經畧以固邊防不報

四月宣府巡撫楚書言宣府一鎮圻塌關險邊垣計二萬五千一百七十餘丈挑鑿窟坎一千三十餘丈所移補墩臺一百二處乞發錢穀營修部發馬價三萬予之

兵部以風霾奉諭會議邊事一邊人言虜擁衆入套度今年邊患當在延寧甘固然虜情叵測他鎮亦難弛備宜令諸將勅兵嚴陣愼無玩愒一諸邊芻粟告匱宜從大

臣齋太倉銀分投糴買芻粟給發緊要城堡以備主客兵支用器械利敝宜令工部出軍器局兵器授諸鎮一宿將凋落而新進未試者恐難責效宜令總鎮籍所部勇怯以聞一勾補之法不足以實士伍請開召募以實邊堡役之終身勿逮其子孫一邊人習虜使人自趨利亦足制勝宜申明賞格以作其氣一戰馬匹失宜大爲甚宜給二鎮太僕寺馬以備騎操一瞭望乃軍之耳目宜審其要害並加其人厚其廩餼一用兵之法間諜爲先存厚撫之卑盡其力一將領嚴飭部卒若宜加嚴禁一賞不踰時欲速人勸御史勘報功次毋得稽緩一將權重則人用命有臨陣退縮者宜聽主帥以軍法從事一將吏喪師辱國罪已論死假復躬救人皆玩法自今勿務姑息使知所長一寧夏舊有平虜城東當河套西拒賀蘭北棠沙漠三面受敵一守備統五百人不足以當之莫都御史張文憲請改添設參將增其士馬極爲有見其賀蘭山三十七堡近雖損壞而故址猶存宜漸修復使漢虜不得通則防守爲易一宣府屢遭敗衂士氣不揚永寧一方實肇陵寢大同五堡尤當虜衝俱係創建事宜未盡其兵馬單弱糧芻故絕宜聽守臣具奏區處 上曰國家安危重寄在西北邊邇者虜犯我彊場

人荼毒朕甚憫之召災致異厥有所自且兵馬芻糧歲煩調度將官撫臣咸出遴選竟不聞有紓朕憂者而徒以兵食不足爲辭此無他不輸忠畏法耳諸邊事既有成議悉准施行自今武臣有失律挫威文臣有貪暴顯著者聽科道糾劾諸邊所不便總督撫按以聞毋隱

二十一年時議修大同邊垣總督樊繼祖以爲恐虜蹤職巡撫龍大有以爲外邊遠不可築內邊又難爲力俱乞停止兵部覆言大同地方 祖宗朝既設外邊復設次邊所以界限華夷雖尺寸皆金湯之地也今圮壞年久恐啟虜竊掠永無恢復之日矣昔河套棄而陝右多事

西海棄而甘州多事大寧棄而薊州多事三岔河棄而
遼東多事懲前慮後乃知兩邊修築亦一時權宜之計
但地方廣闊公私匱竭果難為力　上曰修築邊垣乃
禦虜要務但去歲醜虜深入得利茲秋計必復來宜以
整兵防禦為急修築姑暫停止
二月戶部以大同修邊計用米六十六萬石有奇銀一百
九萬兩有奇請開中兩淮等處鹽引派取各省紙米香
稅贓罰餘銀并於六七月漕米將至時每衛查照所運
糧米多寡即令運官督領運軍運至宣府鎮城以足原
議銀米之數　上曰修築邊墻須虜騎遠遁儲峙充足

乃可舉事淮浙引鹽係擬開中京儲不得數議輸邊漕
運官軍亦不宜重煩轉運浙江各省錢糧多移別用不
必派徵其暫止修築俟邊事既寧守臣奏聞
兵部言聞山西有備虜不得掠食幾盡所恃者馬力耳請
刈去諸路秋禾使虜騎絕食則勢自困矣　上命酌勢
緩急行之刈禾地方蠲免今歲糧草仍令侍郎張漢從
重賑濟倘賊已先遁則止無為民害
禮部尚書嚴嵩條上邊事言當今急務唯擇大將募壯勇
足糧餉三者臣愚以為積弊久矣其先在嚴法令信賞
罰而其要惟在得人邇來將官以退縮自全為得計而
收軍失律者每置不問往歲岢嵐之役各將彼此觀望
未按其罪以故連年效尤周宇張世忠之死皆坐視無
一應者失今不治後將何及臣又聞昨者虜寇欽趨平
陽知府聶豹練兵據險虜不敢入境使列郡皆豹虜豈
能長驅而南哉且豹何嘗請兵乞糧而人皆可兵兵皆
可得食者經畫有方耳臣故曰得人要也　上覽奏嘉
嘆曰得人一論尤探本窮源之論廷臣其亟察文武群
材才名素著以聞
二十三年正月先是延綏巡撫張䃂言備虜急務惟補足
行伍充實芻糧訓練士卒鋒利器械修理城堡若虜入

寇據險守隘使進不得攻散無所掠其勢自困遂而擊
之此為上策若集兵防守不可為常請仍諭各鎮使互
相傳告一聞有警本處兵馬作何戰守附近兵馬作何
應援絕各鎮觀望之心杜彼此推托之念　上納之至
是宣大總督翟鵬以虜報紛至請徵諸鎮援兵聽用事
下兵部尚書毛伯溫言審如鵬請盡掣全陝薊遼之兵
獨守宣大山西各鎮有警何以待之且望援之心重則
自勵之心輕惟延綏遊兵二枝可聽徵發　上從部議
閏月兵部議覆給事中戴夢桂奏一並徵調以備折衝乞
於陝西附近更調二枝兵馬通前所調榆林二枝早赴

總督翟鵬使主客併力以坐制死命一寬法制以便間諜凡遇降虜可用及所獲賊間勿以文法任使豢養因縱入虜中或刺其名智或歸其黨與或潛報虜中消息或引之使來歸附有功與戰勝者同賞一擬胡服以備掩襲請選降胡通事及將官驍勁家丁夜不收三千人易作胡人乘夜混殺仍以大軍犄其左右一戀規避以堅戰守頻年虜寇深入諸將既畏虜而不敢進復畏律而不敢退不得已自污以求去或佯病以欺君若原任總兵雲昌又其尤者宜申責各鎮凡將領蹈此者罪無赦一廣推擇以備將選秦趙燕薊其人多勇敢長於騎

射若滋州王邦直臨洛李大濩宜亟召用誠訪有絕力者每省限三十人每衛五人分列所長送詣總督以備器使在廷臣工亦得各舉所知以備驅用　上曰是所議爲禦戎奇策即如擬務以實舉行毋飾虛文已翟鵬言胡服以備掩襲恐夜不收人等語言不同不若通事家丁之足恃欲得家丁須得家主乞通行查審嚴棄緣事將官如特陳張逵徐珏輩但有家丁百人以上許統領操練出奇掩殺　上曰此議雖爲禦虜長策但今失事將官情罪深重假此脫免適以壞法依擬會同三法司從公詳議所犯情輕者奏請定奪不許牽引縱濫

宣大總督郭宗皐疏陳邊務條上三事曰除戎器盲請增造宣大山西諸處戎器移文工部給發如不適用即折解軍門自製曰選戰士言選順河眞保四部射士六百人及山東青沂二州鎗手四百人剋期赴鎮分曹教習曰覘敵情言伺探敵情全在用間今出境禁嚴莫能覘敵所向宜稍破常格許邊臣多方募遣議下兵部從之

十二月兵部尚書戴金上備邊十二事別武才以責成效稽分領以別勤惰實缺伍以備攻守選民兵以裨行陣修戰車以禦勍敵撥富厚以養馬匹修關隘以固藩屏重墩臺以明烽火謹盤詰以杜奸細處降人以收亡叛

養死士以探虜情選土兵以備調度　上令斟酌舉行

二十四年戴金又言紫荊密雲係國門之藩屏而宣大偏關又紫荊密雲之捍衛蓋添設重關以限制夷虜若假以人力修補必成不可犯之險乞勑一重臣親往紫荊等處相度關隘亟爲修築其宣大偏關亦勑總兵趙卿總督翁萬達議處以聞　上從之命兵部侍郎路迎往

四月兵部尚書唐龍言往年虜犯紫荊關失利而去然驕涎欲噬之心不一日忘也宜勑各鎮修築關隘各州縣練習民兵以待之又宣府大同藩籬也居庸紫荊門戶也順天眞保定等府州縣堂室也藩籬密則門戶固門

戶固則堂室安故二鎮軍馬糧儲獨雄於他鎮可戰可守顧用之何如耳宜令總督翁萬達將調到遼東官軍分布懷來地方挨伏進則赴援三關退則協應宣府及畿督二鎮總兵分兵設伏使聲勢聯絡以遏賊衝有因循退縮者悉寘之法報可

二十六年順天巡撫郭宗皐上邊計三事　上曰郭宗皐昨歲虛張虜警亟請京兵今歲豈能預料無虞輒擬止調且京兵原不專為薊州而設胡乃概扣賞銀為从兵費若夷人獲功國有常典遽例濫擬陞賞殊輕肆不堪邊寄令革職回籍聽處

巡關御史王士翹言居庸關半里外岔道堡居民輳集而土城卑圮乞介增築并擊隆慶衛備禦永寧官軍二百五十人守之詔許增修城垣其官軍備禦如舊

兵部尚書路迎上秋防八事一預練京軍言吉囊方渡河在青山後若趨天城陽和而南則紫荊危又聞獨石山後有虜住牧若越龍門長安嶺而東則黃花鎮驚宜預訓團營兵部署諸將遇警調發隨賊所向用收犄角之功二團結堡夫言邊民多有驍健者可編立保甲遇賊截殺以助官軍之勢三閱理兩關言國家定鼎燕京自黃花鎮以東歷密雲馬蘭太平燕河至山海為夷關以西歷居庸白羊紫荊倒馬屬龍泉為西關復設以重門屯以重兵築堡修墻翼然天險往時加以斬削慮難防禦宜令御史巡視補葺四預防孤鎮言薊州在天壽山兵力單弱萬一窺伺薊州震驚陵寢驟發邪謀如虜大舉宜令三鎮之兵并京營人馬合擊之五招徠武勇言草莽中有精通武略膂力過人者檄下所司多方延訪不限名數厚給衣糧送各營出力報效候有功之日通計陞賞六蒐訪廢材言邊將健戰不宜以一眚終廢請可原者請以名聞七厚賚降人言邊人陷虜來歸者將士或詐殺以冒功絕其還心宜行禁約八量移邊兵言

日者本部徵山東河南民兵擬五月赴磁德二州聽調而奉旨止令本省練卒倘有不虞恐犯千里趨利之戒乞允前議　上皆從之

二十八年總督王以旂言延綏一鎮計用二十二萬三千六百餘兩以三年次第築之兵部覆先發銀十六萬餘兩尚支一年餘俟明年取次給發從之

二十九年都御史王忬奏於張家灣築大小二堡及臨河建置敵臺請給工費詔以通州貯庫修邊銀七千給之

大同總兵仇鸞奏本鎮設擺邊軍及大小城堡太以防虜入輒不支宜以小堡歸併大堡擺邊軍士止留老幼者

哨望其精壯者盡掣回守堡摘取選鋒隨行截殺庶可以逸待勞兼能得志於虜又天城鎮口堡亟鎖門堡邊墻皆築於北山之南麓虜擁衆據山下瞰我軍則險爲彼有雖墻何益願並下兵部計議爲萬全之策　上嘉其忠謀命所司亟議行已而兵部請行該鎮總督官酌議上曰邊臣所見甚審爾等職當本兵自宜從中擬斷奈何他諉其詳定以聞於是尚書丁汝夔等覆稱所言皆是但老弱者當掣回守堡精壯者仍令守墻乃爲處置得宜其鎮口堡一帶邊墻行該鎮諸臣酌議增兵築臺務令可以固守報可

時邊報日棘西海夷窺甘涼套虜窺延固俺答小王子部落擾威寧海子及開平邊外歲犯宣大請鎮朵顏三衛數引北虜犯廣寧遼陽睥睨白馬關及黃花鎮總督翁萬達等議條上十事曰飭營制以嚴內治飭邊鎮以固藩籬務實政以嚴邊防廣儲蓄以實邊塞時犒賞以安募卒重犒賞以激將士開使過以策奇功嚴受降以殺虜勢激撫按以安人心正軍法以肅紀綱部如議行

三十年宣大總督楊博言大同防秋猶假宿大築邊墻以爲經久之計約用銀二十九萬半取於本鎮半給以內帑乞下所司詳議兵部言大同自併墩之說興而三邊之斥堠斷踈築塞外之防發而右衛之藩籬不固遂至胡馬長驅憑陵近郊前事之不遠後事之鑒也博所請工鉅費少誠救邊遠圖宜發太倉銀十萬五千兩太僕銀三萬五千兩聽其隨宜經畧工完具籍以聞報可

兵部議調班軍三萬赴薊州修邊咸寧侯仇鸞言軍士疲憊不宜借役請已之　上曰班軍及各府人夫俱不許調用第令本鎮並爲修築亦不許妄致勞費朕見各鎮修邊往往告成乃卒無一處可濟其各練兵蓄銳用圖後効已而侍郎史道言往歲虜薄郊圻秖緣薊州邊關失守今不乘時修築使虜復得馳騁震驚內地誰任其

咎夫邊關限制夷虜亦不爲無功第忽於修者之苟完而怠於守者之失職故往往不得其濟若以爲無益而遂舍之此何異因噎而廢食也臣竊惟班軍誠不可調而借役各府原派人夫似以亦一時濟邊之計　上乃令總督何棟等　度關隘亟爲修築

上諭兵部風作竟日防虜之計不可少怠不知連日何如尚書趙錦對言虜往近邊無所嚮往但今秋高馬肥正彼馳驟之候邊臣戒備不容少弛　上以爲然令各邊加謹備之毋怠

三十一年初總督翁萬達建議修築宣大山西邊垣一千

一百餘里烽堠三百六十三所頗稱完固後以通市故
爲虜撤毀所在夷缺兵部奏檄鎮巡官極力修補給事
中李幼滋言敵壘卑小宜於垣上增築高臺建房廬以
貯火械兵部覆行鎮巡官斟酌行之
兵部尚書趙錦等言往歲宣大非無虜患而本鎮戍卒自
足戰守自簡銳卒入衞京師衆分勢散致調各鎮士卒
赴援奔命罷勞餽餉繁費數年以來費金七百餘萬後
將何繼不若以本鎮軍舍餘丁土著壯夫補足原額庶
供億可省而戰守足恃從之
兵部侍郎徐階疏陳武備八事曰簡儀兵以重聲勢練外

兵以爲羽翼防制逹官以需調用屈處屯丁以防虜患
經畧邊關以備黠虜糺東武臣以冀自效專責委以杜
聚寇專內治以杜釁端報聞
河南巡撫李宗樞言山西黎城境上有吾兒峪隘口初設
築堡以居民阻撓而北因退築羅家郊臣等以爲是峪
逼近故關連亘三省因舊增築據險防守誠不可緩築
堡完日即令吾峪關巡撫居內轄兵防守蓋自黎城抵
故關有瀨七十二可爲戰地羅家郊雖已修築然退入
峪內二十餘里旁緣小徑尚或可通終非久計尤必築
垣於峪外則內而羅家郊外而固峪諸隘口皆保障於
中一遇有警發兵外守前以故關大瀨爲戰地中以吾
兒峪爲門戶後以羅家郊爲堂室重關疊峙不獨中土
鞏固而北直隸山東亦有賴矣兵部覆請　上命宗樞
悉照原議併工修理爲久遠之計
三十二年兵部尚書譚綸言唐陸贄謂中國與夷狄各有
所長不可忽於所短而敵其長宜用所長以乘其短是
以修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
以足力練卒以蓄威寇小至則遏其衝大至則邀其歸
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施衆無所用掠
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

之患此萬全之術也
三十三年薊遼總督楊博言易州井陘大名三道皆重備
邊而所屬地方頗稱夷險各異卒遇有警恐顧此失彼
請自今專以紫荊關屬易州道倒馬龍故三關屬井陘
道順德府所轄關隘屬大名道并將畿內府州縣衞所
屬分隸之每歲當秋防之時仍令井陘道暫任曲陽大
名道暫駐順德以備不虞詔可
三十四年薊遼總督楊選疏陳秋防四事一言順天巡撫
每年移駐昌平防秋今科口最爲要害宜勿拘以地使
得視警策應一言石門切近薊州宜分遊兵三千駐

寧遠者專聽臨時調校 一言龍井兒將軍石墻子嶺提
調官唐將維等皆不職宜更置 一言本鎮之兵功在保
障宜申飭軍士皆禦虜者悉照三十三年古北口例論
功不論斬獲致賊深入者仍以失事議罪部覆從之
楊選又言各路將帥必威令素行於士卒而後可責其禦
虜近日奸夫猾戍各陰求緩將之短浮言籍籍肱惑視
聽無用客兵就悅抗衡自今宜嚴造謗之誅重閫外之
權仍令主客兵一體訓練梗令者並以軍法治之又順
天撫臣職理兵馬糧餉而薊遼糧餉撫臣咸不與聞自
今主客糧餉宜責管糧郎中收放兵部召買年終彼此

覈報仍於巡撫敕中添載催徵屯糧事宜著爲令從之
楊博言薊遼二鎮唇齒相依每秋彼此警報緩急互與宜
令遼東總兵楊照於七月以後統領勁兵移駐前屯一
帶一遇石門燕河二區有警徑自入關應援至於灤西
黃花一帶極當虜衝昌平居庸所係尤重仍當嚴行宣
府總兵李賢亦於秋期移駐懷隆如遇灤西有警馳入
居庸會合薊兵併入勦截報可
三十六年 上諭大學士嚴嵩頃虜犯薊鎮其與部臣許
論吳嘉會計防所當預者嵩對言流河口墻缺乘虛進
入狃於得利復爾騷擾宜將各口原修未完邊墻作速

修補 上因問邊墻果起何時祖宗時不知亦有因改
之者先代何朝爲上令修選當遍閱嵩言臣考自五代
石晉時割幽薊等十六州之地與契丹遼金相繼宋未
能復至我 太祖始逐元君此地復爲中國有乃命徐
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爲內邊 成祖於
此建都益加繕治累朝以來缺壞即修後又專設東西
巡關御史每歲閱視昨庚戌後凡京畿邊墻通議修築
費銀百萬兩古北口一帶頗稱完固今口墻亦修完昨
賊從流河口桃河口劉家口入此三處衆謂山險賊不
能到墻未修完不意賊即從此入今宜嚴勅督撫遍閱

修補專責巡關御史閱視以後賊從某口入卽治本口
原修官之罪如此人方知警事克有濟旣而論等復條
上七事言修補邊墻以固險隘充實主兵以備戰守補
練營兵以重根本預處錢糧以防春夏補給兵馬以護
陵寢議處宣大以固門戶嚴審擺邊以遏虜衝得旨薊
邊已修六年所費不如凡幾今卻稱未完以致賊入姑
記督撫官之罪王忬等其亟覈修築之數以聞
三十七年御史欒尚約言右衛殘破以來耕種廢於攻守
田畝蹂於虜騎廬舍閭具盡於焚燹農夫戰士夾於鋒
鏑今將暫解將來未可知也宜大加賑䘏嚴設守備爲

善後之計　上深善其言報云江東既調兵入防陽博
其悉心用計大逐虜賊勿致再欺凡墩堡之要害務在
修築堅久期以八月前畢事餘墻支第舉工仍以賑卹
備邊事宜下兵部令九卿科道議皆言尚約議是請除
前後發銀之外加發賑濟銀二萬屯種銀二萬給之其
邊備最急者各險要處宜多設將官客兵應調往來無
益宜多練土兵代之屯田鹽法宜修復官吏貪殘驅民
於虜宜寬征歛加意招徠奸民入虜中爲之鄉導者宜
加懸購命總督務實行之有未盡者仍便宜具奏姑緩
三十八年三邊總督魏謙吉疏言甘肅三面臨戎中間一

線之路地既孤懸而尺籍半虛兵馬單弱即合番夷侵
軼大虜盤據增兵實伍已無餘策請將各鎮城堡逐一
審驗凡年力壯健無他役占者悉編之伍籍一體防禦
能立奇功酌量陞賞部議允行
四十年先是　上諭大學士嚴嵩等曰自博入朕每慮邊
務今秋恐有投者其詢博早定策以遏之楊博因言九
邊以薊鎮爲重虜酋俺荅等潛形不露竊恐謀窺薊鎮
伏承宸慮謹條六事以獻　上以所奏事宜悉令施行
上諭輔臣曰朕聞虜入已久恃各邊有備賊稍知畏可於
諸城堡遍給火器以禦之仍堅守勿戰以仰奉上天保

祐之意於是兵部尚書楊博言今歲虜謀與常在西者
分入密雲以誘我薊西之兵在東者分屯遼右以窺我
薊東之患大意垂涎薊甸欲爲深入之計今塞外各寨
勢無能爲臣謹如聖諭傳示邊臣　上曰然薊鎮火器
工部亦以時多給之
四十一年三邊總督喻時言三邊四鎮地里浩渺兵稀糧
少戎律懈弛因條上豫防五事曰調腹兵以補空邊視
功次以激勇力量緩急以撥軍儲處供億以預冬防備
戰馬以充衛額詔下所司
兵部尚書楊博言今年俺端之始雪澤屢降薊鎮宜大

遏降虜境十室九窮農事方興牛種不給恐遲延過時
則秋成無望臣前在左右衛目擊其苦若及今稍爲處
給許種一石可得子粒數石比之荒歲召買省價實多
請發馬價銀三萬兩分給三鎮以爲方春播穀之費
上嘉其留心邊計許之仍令各鎮從實舉行
四十三年先是朶顏夷人言北虜復將內犯　上命內外
嚴備禦順天府尹劉畿上言潞河張家灣宜築城郭以
便乘守計用工銀五萬六千餘兩已有三分之二乞借
光祿銀二萬大工可濟階言於　上從之已而劉畿等
徵集鎮兵發爲戍守虜不果來

四十四年給事中邢守庭疏言今之邊務猶有積獘未除者二事一運籌未盡周言如近歲遼東虜常露形入犯河東及我兵馳赴河東彼以輕騎竟犯廣寧此聲擊難定可鑒也山西虜初以十月終入寇再以十二月中入寇不忌寒冱不避草枯此術矣無時可鑿也在我當多方戒嚴勿以張疑而墮彼之計勿以非時而弛我之備併北則勿從餌兵則勿食我之哨探欲明而虜夷之傳言難據庶懲前慮後猾虜可破二報功未盡實言假爲贊畫報効者以虜入爲奇貨以謀級爲要津憑藉虎威大張鴟吻見軍民獲首虜者即攫爲巳物且揚揚然受

賞敘不惟錄及其身且帶有家丁一蒙重賞使忠義解體職此之故宜試驗武藝韜畧而去留之本兵亦不得徇情咨送庶登報皆真人思用命　上嘉納之

四十五年兵部尚書楊博言狂胡匪茹分道憑陵東犯薊鎮則九道震驚西犯偏關則三晉騷動今按各邊地勢既殊戰守互異薊昌保定三鎮有墻可恃但乘高據險匹馬不入即爲上策宣大遼東山西四鎮無墻可守難保不入但堅壁清野使虜無所獲即爲中策薊昌令聽督臣修補邊垣分兵戰守宣府山南東路咫尺昌平四海冶岔道入達嶺皆賊徑所由宜統重兵以衛陵寢爲門寧武偏頭均山西門戶爲寧外倚大同而偏頭西連延綏獨當虜衝邊長八百餘里兵不滿萬故科臣議撤薊邊止令居中相機戰守保鎮紫荊倒馬龍泉順稱天險敕以宣大必偵虜南窺洪蔚然後乘墻拒守大同外與虜鄰先年總兵梁震每伺虜入寇輒令勁兵搗巢虜畏之今用此可以禦虜遼東濱海鄰夷中通一線之路兵食咸仰本鎮地腴收稔惟墾荒豊積足以稱雄矣

隆慶元年六月吏部尚書楊博以凡靈雨地震氷雹悉爲兵象請申飭邊備　上曰各邊兵食戰守機宜令劉燾王之誥霍冀各鎮兵備守巡等官竭忠爲國協力整理

秋防事竣仍覈功罪以聞

七月　上諭吏兵二部薊鎮邊墻因久雨傾圮雖已降旨修築未知工績如何又未知修築之外別有禦虜長策否其亟推才望大臣一人行邊會同督撫官閱視工程及講求便益凡邊臣所不能爲之事所不敢言之情具實以聞於是尚書楊博等言兵部侍郎遲鳳翔可　上即命鳳翔賜勅以聞

九月　上日講畢問大學士徐階等以石州陷故諭今邊將調兵加意防守給事中魏時亮因上言　陛下憂及虜寇而日講後又問輔臣以石州事仰見加意勤政厲

益推此心遠法帝王無怠無荒近法　孝皇召問大臣
則虜患不足平與時來亦言聖情留意邊防更望召吏
兵戶部以督撫得人若何錢糧接濟若何防守定計若
何麒命當事臣工人人惕厲　上皆嘉納之
十一月　上諭大學士徐階等曰朕聞東西二鎭虜寇荼
毒至甚防虜之計圖之宜豫卿等其會文武群臣務實
詳議以聞階等議言事在閫外難遙度者仍俟邊臣計
奏而邊臣得便宜從事者亦無容瑣瀆謹以邊臣所不
得自言之情與所不能自專之事提綱挈要檃括諸臣
所條議而參以一得之愚具列十三事以上一責實效

二定責任三明戰守四申軍令五重將帥六練軍兵七
繕城堡八團民兵九處久任十廣招納十一儲人才十
二理鹽法十三擇邊吏　上是之命二鎭總督鎭巡等
官即以所議務實舉行其有仍前玩怠者兵部科道及
巡按御史參奏重治
二年春　上至天壽山諭輔臣曰朕躬詣　祖考陵寢始
知邊鎭去京切近如此茲薊州總督來朝言近日虜情
如何今邊事久壞無爲朕實心整理者但逞詞苟弄虛
文將來豈不悞事卿等其即以朕意傳諭宜薊二鎭諸
臣令彼知儆

都督戚繼光言薊鎭地形有三平易廣衍境內之形半險
半易定邊之形山谷險阻境外之形平原利車近邊利
騎邊外利步今兵惟習馬車步則浙人能之乞選浙兵
三千聽調
六月兵部覆巡按御史劉翔奏薊鎭秋防事宜一議信地
謂督撫總兵分路修守彼此不同何以成功宜申明兼
轄之義使功罪無所推諉一議屬夷謂撫賞屬夷本資
其捍蔽週來陽順陰逆莫可窮詰宜稍加覆覈毋事姑
息其或執殺哨夜樵採必暴其罪責令自贖以示恩威
一議修守謂薊東燕石二路邊垣低薄宜令春秋兩防

主客兵一體分工修築一議添練請調馬戶本役徵價
使報壯丁一人爲軍其餘或免大戶或免商人或免重
差或令報一丁爲子弟兵可得兵一二萬一議妨戰調
南兵初至未可決戰宜養威蓄銳以待可用一議衛員
謂衛所掌印官宜選用才俊如本衛乏才即於附近衛
所調用亦如文官委署之例　上曰汝等謂信地既分
督撫注意各異乃巡撫所分燕石二路至今廢弛去秋
虜犯界嶺口巡撫不赴防守何也今若不行專責將來
愈相推諉坐視其仍分信地遇有功罪以分守者首論
之議不准行餘皆依議

十二月諭兵部邊鎭毎十月一報虜情比來漸成虛文勞
費無益其罷之遇有警急及事情重大者仍不時奏聞
三年八月薊遼總督譚綸言始臣建議於薊鎭沿邊增設
敵臺三千座毎臺給工銀五十兩雜主客官兵築之後
以工費太鉅議犒賞銀十餘萬役以時過匱乏部議必
不能從則又議止於通衝要道築臺一千六百座而以
原議三千臺之費給之要以省費集事而已不意流言
京師轉相傳播謂建臺無益阻虜又斬伐沿邊樹木是
將來之臺功未睹而已成之藩籬先徹則臣之罪大矣
今邊報孔棘請亟罷臣歸仍遣大臣科道閱視臺誠無

益即治臣之罪如臣謀未左猶望責當事諸臣量而成
之 上曰修築墩臺已有明旨綸宜堅持初議盡心督
理毋惑人言如有造言阻撓者奏聞重治
四年正月 上諭兵部曰畿輔近邊地方武備廢弛已久
近來言者皆詳於內而畧於外豈萬全乎爾等宜悉心
詳議所以捍外衛內具奏施行於是尚書霍冀等條爲
十事上之一更置守令謂近邊府州縣掌印官宜行總
督撫按公同甄別吏部仍愼選甲科老練之才充之一
修繕城堡謂沿邊地方州縣城垣屯堡宜速行各該守
臣增築多開濠塹一申明保甲謂如畿近地軍民雜處

宜申明保甲之法有急共救有罪同罰一團練民兵謂
各州縣設有民壯有司獨用以供迎送之役全不教練
宜行所在撫按加意教閱多方募集編成什伍乎時則
量減徭役防秋則量給行糧有功一體陞賞一修築墩
臺近邊州縣多圮廢不修猝遇虜警不便傳報宜酌量
衝緩以時修築一製造火器謂中國之長技全在火器
宜選軍民有膂力者充爲火器手不時教習一栽植樹
株謂畿輔內地平衍空闊虜騎得以長驅宜於各城堡
外多栽樹木不惟利民且可捍虜一預計防守謂城堡
既修宜令各府州縣官查照保甲數目編定號夫挨戶

出丁守之不得徇情優免遇虜報戒嚴即挑選壯丁如
期策應一嚴議收斂謂虜若大舉則當下淸野之令使
各處保甲馬上執旗召集鄉民悉退入城堡怠玩者罪
之一責成兵備謂地方戰守之功無不歸之兵備而失
事罪止坐總督鎭巡甚非法紀今宜爲戒使人知責任
不容他諉庶於邊務有裨 上以爲然令各該撫按督
率兵備等官着實舉行更置有司務依期作速具奏
三邊總督王崇古言今羣臣言用人理財者奚啻百數邊
事非經涉無以知山川之險易非服習無以耐風霜之
艱苦非督戰無以知兵力之勇怯非見敵無以知虜勢

之强弱故有不可戰而責以必戰可攻而顧謂不必攻當事邊臣眞莫知所適矣議論日多成功日少臣歷任南北征倭禦虜百艱俱歷誠不敢以己所不能自保與勢所不可預度者責人自代重誤時賢也迺者戶部之議邊費率謂嘉靖初年止五十九萬後二十八年加至二百五十一萬而歲入不給矣各邊之增費大都在薊鎮十七在宣大遼東山西十二而陝西四鎮獨延綏因選兵入衞稍增十一其甘寧固歲額京運視嘉靖初非惟未增抑尚多減今甘肅五萬一千有奇寧夏四萬五千固原九萬延綏二十九萬七千有奇通計四鎮歲餉

止當薊鎮之半陝西三邊東至延綏黃甫川西抵甘肅嘉峪關西南抵洮岷邊接四川松茂延長數千里各鎮兵馬總計兵三十餘萬匹以分守迂遠之邊無所不寡南番北虜四時戒備一歲芻糧費百萬計除京運外皆取足民屯鹽糧視他鎮半請帑銀者不同今當於其費之多者查議節省不宜復於少者而仍計減削以重苦之也　上下其章於所司

三邊總督王之誥條陳防秋事宜一申嚴將令謂將領不能約束士卒者以畏避譏毀莫能用法也今宜振飭頹風凡士卒不用命者許諸將斬以徇一加愼墻守謂將領驕惰未嘗發呼而守單士以遞送撤調往往缺乏故虜得穿塞而入宜禁革前弊使聯絡拒守不如令者治以軍法一摺官協防謂陝西邊城遼遠提調綜理勢不能周宜調三鎮廢閒將官率家丁協守功罪一體賞罰一扼塞要害謂延綏鎮自淸平至常樂雙山地最孤懸獨以米脂一線之路轉運芻餉而中隔魚河歸德二堡爲虜極衝魚河之南米脂之北背乾川碎金驛爲運道咽喉宜增設重兵防守無使虜得據險以梗我師一互明哨探謂延寧二鎮沙漠平衍哨卒無所趨避故虜中動靜不得預知宜與山西偏老互相傳報一嚴愼撥兵

謂防秋將畢將士勞苦日久輒先逃歸故虜得乘隙內犯臣竊計九月以後正當燒荒之時宜邊哨三四百里外果無虜踪然後燒荒撤兵事下吏兵二部議覆允行

御史劉良弼言宣大燒荒前以諸酋款塞闕一停止今遂不復行野有茂草不敢輒焚虜得近邊因以久駐非保固疆圉之道也又家丁素以搗巢趕馬爲賞近因禁止故厚其月糧誠得優養死士之意第恐虜已敗盟而此輩猶藉口增加漸不可長宜預爲申明無因循睥睨以誤邊計兵部是其議請戒諭邊臣如良弼言報可

六年大學士高拱言虜性如禽獸然順其欲則搖尾乞憐

逞其願則狂顧反噬非可以禮樂馴法度約者也嘗
先帝時虜遣使求貢不過貪貲賜關市之利耳而邊臣
倉卒不知爲謀當事之臣憚於主計斬使絕之使挑虜
釁自是大舉內犯直抵京畿三十餘年迄無寧日使邊
民肝腦塗地脅腹棄而不耕屯鹽廢壞邑惟邊事不支
而帑儲竭於供億士馬罷於調遣中原亦且敝矣此往
事失計之明驗也天祐國家胡雛委命朝廷處置得宜
虜遂感恩請貢九夷八蠻聞風慕義孰不向化斯亦千
古一時已然臣等所爲深謀遠圖則不在是昔　先帝
特下詔修塞者屢矣然財力俱傷迄無成效者非徒奉

行不力之過也實以虜擾應接不暇尺寸未成而尋丈
已壞矣今虜效順受封九塞晏然出國家什一之慮以
收胡爲之利招中國携貳之人以散勾引之黨況幾密
畫次第舉行卽虜或背成而我歲有歲功月有月效十
年無事常勝在我則和可戰可寓戰於守寓守於戰亦
可此則邊臣所當加意者也如羈縻制馭之權宜苟一時
寧謐遂爾偷安卒然有變何以禦之則其患又自今日
始矣臣請三歲遣近臣視塞以八事殿最邊吏積貯修
險練卒假甲督屯理鹽養馬招降皆以數課計治其功
罪績最者同斬虜發壞者做失機　上嘉納焉　終

九邊說

遼東實有遼東西地東北西皆夷地南阻海惟山海關內
通圻甸爲渤碣之外一都會也西南起山海歷醫無閭
長白諸山包絡北東南走海上旃瀚蓋金以西接盧龍
可渡登萊泛吳浙地饒魚鹽穀馬國初馬雲葉旺經畧
置衛所不復如古設郡縣及遼陽開原有安樂自在二
州處降夷其保塞奚夷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諸衛西
北則兀良哈朶顏福餘大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
恩威羈縻爲我藩蔽而奸闌出入亦不能盡禁東北諸
夷屋居耕食不專射獵警備差緩西北俗仍北虜時時

抄掠故遼東備先與諸鎮異要在隨勢安攘先事防守
俾信義相懷足制其心斯爲上計俘斬論功第二義也
寧遠東西兩邊頗安給錦義地瘠寡生理廣寧無屯營
之利事仰給轉粟與遼陽隔河河亙數百里遼陽舊城
在焉草木豐茂更饒魚鮮國家委與諸夷彼進據腹心
限隔東西守望勢費道里迂遠成化以來屢議收復而
屢作屢輟竟不可行遼陽以此益衆兵兵食益窘開原
三城三面受敵六堡雖復二虜輒巢淸陽鎮夷開聚而
謀我我失漁樵之利又掠我男女易畜產二江外舀郞
禁之耕織日夜無休時西馬市廢蒲河鎮路殘破不可

言撫順通夷貢市內外皆山多伏虜我雖於斥望瀋陽
雖有關虜馳牧外險內夷不能援鳳凰鎮東垂爲鷂
鎖鑰西境並海四州恃得勝之捷無海寇弘治中嘗一
至未及岸而去然遼水南注海溢不能滅患苦沮洳矣
薊州　國初即古會州大寧地設北平行都司與營諸屯
衛封建寧藩與遼東宣府聯絡東西爲外邊已而魏國
公經畧自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爲內邊以故薊
州西接居庸北折而東南抵海七盡漁陽盧龍皆其管
內船泛登萊陸走趙魏肩肘奚達襟帶原澤馮翊京師
號稱雄鎮又地壤深厚樹畜漁鹽黍稷之利甲於圻內

文皇靖難尤艮哈內附遂徙北平行都司於保定爲大
寧都司而散布興營諸衛京府之境大寧地盡畀尤艮
哈通貢互市爲我藩籬朶顔大寧福餘三衛是也自是
紅螺白雲之北乘與戎寇遼東宣府聲援隔絕諸夷覘
我險阻闖我門庭要我官賞殘我吏民喜峯三屯密雲
白羊僅僅收縮譬之左臂癰瘓則上谷孤孑後背傴僂
則盧龍單薄咽其喉吭則遼海坐隔扼其背腹則陵寢
警逼失計甚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方隅寧謐土木之
變三衛爲也先鄉道始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已而總
兵參將內臣增設日多三衛亦譎詐反覆然尚未敢顯

言爲寇也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瓚燒荒掩殺無辜邊釁
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既蕃朶顔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
噬花當勝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逸北侗
擾中國而參將陳乾魏祥先後陷沒以故三衛日驕嘉
靖中華蘭台糴異官賞請益貢禍機所伏不待智者而
知也兵滿山七陵在焉余嘗從祠官至長陵北望烽堠
深虞至己巳之變祠官不能至昌平昌平陵衛吏卒如
衛寓增兵繕障於斯爲急古北口潮河川俱要害而潮
河川本殘元避暑故道尤爲虜衝作橋則淤沙難立爲
塹則漲水易淤都御史洪鍾雖嘗設有關城勢孤難守

議者欲塞川流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鬼轉下通流水
上傳烽火亦一策也喜峯口三衛貢道稍深峻燕河營
太平寨馬蘭峪密雲四營勢相援虜即至中兩營當其
衝燕河密雲相犄角遵化三屯建昌固其內防虜當大
挫永平梁城間無虜患亦無海寇若乃山麓林莽樊樹
沮洳以供薪炭伐條枚日就蹂薄嘉靖中胡守中又出
塞盡斬遼金以來松林百萬自撤藩蔽矣
宣府漢上谷地　國初開平王克元上都設衛開平置八
驛東西驛曰涼亭泥河賽峯黃崖接大寧古北口西四
驛曰桓州威虜明安隰寧接獨石　成祖四出塞皆道

開平興和萬全間晉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大寧
遼東甘肅寧夏邊鄙永無虞矣已乃棄大寧與虜與和
亦廢而開平失援宣德中遂徙衛獨石蹙國蓋三百里
正統末獨石八城殘破宣府遂爲重鎮宣府山川糾紛
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勢完易守然去京師近
北門鎖鑰慎哉慎哉鎮分五路獨石八城爲北路地雖
懸遠然阻長安嶺虜難逕下中路葛峪大白青陽邊諸
堡西路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東西順聖川皆稱
虜衝東路永寧四海冶龍門朶顏所伺而四海冶上通
開平大路下連横嶺兒亦要地也宣府素稱戰兵自衆

將都勳出境燒荒遇虜二十騎而潰鵰山至經前后稍
沒及曹闊大同之變此其漸已久撫臣守將交任其責
可也況芻粟日窘每有警報輒議乞還弘治中宣府草
粟積至六七年少亦不下三四年今數月且不給幸虜
無他計僅爲草竊即役不過也先火篩輩萬一屢入內
地知我虛實不徒寇掠更迭困我宣府至京僅三百里
奈何不早爲之所也國初至宣德乞還皆董以武帥役
以營卒景泰以後取諸民力

大同川原平衍故多虜患虜南犯應朔不西入平虜威遠
則中經右衛水口諸城壁即掠順聖左右天城陽和當
其衝矣平虜西連老營堡近偏頭關焦家坪娘娘灘羊
圈子蒋麥川狗關灰泉皆套虜渡口虜涉河瞬息可至
故大同稱難守況大邊既失三邊之內棄爲虜庭墩軍
驕惰警報不明至與虜通反爲鄉導夫復五堡增高山
聚落之戍爲急五堡復則屏外固內而沃土茂田盡爲
我利二邊宜寧諸縣棄地漸闢恢闢高山聚落實鎮城
兩腋東西虜衝募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而犄角之勢
成矣張文錦既死李瓚又死此非細刹征之不克撫之
不輔用夏從夷爲禍尤棘正綱紀布恩信化頑嚚潛消
數奪不獲不竦非英毅忠誠之士不可歷朝賜勅通昔

納貢市馬弘治中許進巡撫疏三貢皆不可謂非策昔
魏尚李廣皆守雲中尚給士卒饗軍吏無所不至廣遠
斥候就水草頓止人人自便是以能用其衆以制匈奴
撫臣守將不能不勞術辯之思矣

榆林舊治綏德棄米脂魚河地幾三百里成化九年都御
史余子俊議徙鎮榆林堡內地稍安又築邊墻自黃甫
州西至定邊營亘千二百餘里塹敷勾堡横截套口內
復塹山湮谷是曰夾道得地利焉虜遂不敢輒渡河我
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稱雄鎮焉當是時寧
夏巡撫徐廷璋亦修邊虜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久之

玩弛墻薄溝淺虜遂以套爲巢穴成化弘治正德屢有搜虜之議或謂當尋漢唐受降舊城又謂當復守東勝東路可無虜患然用人理財宜在所先審時度勢未易言也我兵日欲虜巢日深諸利皆失鎮城四望白草黃沙地無產殺商無通貨一切芻糧仰給腹裏弘治正德中布政使文貴侍郎馮清改本色爲折色重以災沴民逋動計百萬以故軍用大窘有米珠芻桂之謠即虜墜境據魚河扼我餉道此時予金如山亦不可食倪岳許論皆欲通舟河謂轉漕邊鎮此經史所載非鑿空之說也榆林地險將士懷忠畏怯死無怨言又果悍敢勇戰

不貫胄虜呼爲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才有節氣視他鎮爲最

寧夏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繞其東南險固易守沃土長流生理饒洽成化前虜患多在河西虜既入套河東三百里花馬池清水營左右反爲敵衝自巡撫徐廷璋總墻總制楊一清王瓊屢增築更益敵臺足禦小寇額兵寡勢分虜大舉輒不能遏皆因弘治前虜不戀套或進歲不至即至在冰堅時凍解不能復出入以故每歲冰時伺虜入則戒嚴出即否乃今渾脫飛渡數萬立濟擄爲巢穴誘我逋逃盡知內地虛實咸寧固靖不得休息許論欲得花馬池便利之地建城堡設參遊移總制居之而分屯重兵清水興武諸營令三百里內旗幟相望刁斗相聞鐵柱自水諸堡水草大路盡築墩堡可謂扼吭之計東援榆林西根寧夏亦常山蛇勢也論又曰往時虜出入河套犯甘涼皆由賀蘭山後自總兵杭雄敗後遂出山前越環周尚文禦之皆敗由此不已不知寧夏所終也王瓊督鎮遠關而城平虜棄地蓋八十里以故虜患愈近而民利益窘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數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內皆漢朔方地今棄與虜城而守之莊

涼靖固皆安枕矣

甘肅即漢河西四郡斷匈奴右臂者也蘭州爲金城渡河西六百餘里至涼州爲武威又西四百餘里至甘州爲張掖又西四百餘里至肅州爲酒泉又西出嘉峪關爲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密諸城皆燉煌地也洪武五年宋國公下河西遂棄燉煌關嘉峪自莊浪而南三百餘里爲西寧古湟中也自涼州而北二百餘里爲鎮番古姑臧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爲難且哈密甘肅藩籬諸番領袖成化以來陷於土番恢復之策屢勤朝議胡

世寧論之悉矣亦不剌阿爾秃斯二寇盤據西海吞并
屬番爲西南患頃許亦不剌內附尋以敗弱故棄不納
似爲失計正德中土魯番兩犯甘肅彭澤陳九疇皆以
忠勇獲罪貽笑奸夷漸不可長若收海上之虜置哈密
近境結以恩信西制土番北制瓦剌此千載一時也倘
有成蹟卽令職西域之貢何所不可議者祗云戎心叵
測而不知馭虜易用乃今自據西海散處河岷阻扼
成祖以夷治夷建寺立僧有深恩爲西域稱王數十貢
文數百紙繹騷無厭苟不徵勑給符限年勒名坐困中
土矣嗟乎河西危則洮岷臨鞏漸被其禍關西隴右受

方棘也
固原本開城縣套虜未熾專備靖虜一面平固安會間稍
得休息弘治間火篩入寇內郡遂爲虜衝始改立州治
設固靖甘蘭四衛犍以總制參遊與寧夏爲唇齒塞上
人謂花馬池諸城爲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固原可
無虞而響石溝至靖虜諸堡修築亦在所緩蓋力分則
勢弱寇已入門王入束手故總制不駐花馬池固原未
可息肩也每黃河水合靖虜南北一望千里坦如平地
若賀蘭山後之虜履冰南下蘭靖安會卽爲禍階調兵
防守候在冰凍而西風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
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固原亦未可息肩也
陝西三邊列鎭曰延綏寧夏甘肅固原延綏東黃甫川至
定邊營千二百里西接寧夏花馬池出花馬池至橫城
三百二十里東至黃甫川千五百二十里皆在河內邊
墻外悉爲河套套長幾二千里橫自墻距河遠八九百
里近二三百里惟黃甫川八九里兩川南焦家坪兩岸
夾山冰先合後洋娘娘灘羊圈子渡口冬水涸虜每二
三年或四五年大衆自坪或灘或渡口入套每遣零騎
伏林逐草往來不絕是以套中無歲無虜出橫城渡河
而西爲寧夏鎭城鎭城至鎭遠關二百四十里中衛四

百里在河外賀蘭山後虜時住牧警報屢至由鎭城渡
河東入靈州至韋州三百四十里韋州南接固原預望
城至固原鎭城三百里由固原出靖虜之蘭州七百三
十里河州九百三十里皆在河內套虜秋由花馬池潰
牆入山後虜東由靖虜衛踏冰入則臨鞏涼慶諸郡縣
皆繹騷矣由蘭州渡河西出莊浪至甘州鎭城一千二
百里至嘉峪關六百里皆在河外西海有虜寇土魯番
天方西域有西夷西寧莊浪苦咂卓咂等族有番落酒
泉浩亹之間環而居者皆犬羊也延綏鎭一千二百里
寧夏鎭一千二百二十里固原鎭一千三百里甘肅鎭

一千八百里通計五千六百餘里
六關（直隸三關居庸紫荊倒馬山西三關鴈門寧武偏頭）
居庸隸薊州紫荊倒馬隸保定鴈門偏頭寧武隸山西巡
撫居庸諸關本太行山與鴈門諸山相斷數百里鴈門
亘南北太行絕東西表裏縱橫左右縈帶閡狄藩華險
由天造山西自井陘西北數百里崇岡複嶺扼爲居庸
逶邐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拱若抱八陵在焉外扼四
海治潮河川河北口去虜不遠故居庸爲京師北門居
庸左轄蓋漁陽盧龍當山海之際古渝關也控約遼東
西右循太行西南以往包絡數十城皆平原沃野北倚

上谷雲中皆宿重兵居庸東去舊有松林數百里中有
間道騎行可一人即札八兒道元兵趨南口者紫荊倒
馬二關隘口既內守備不能專內連眞定保定大名古
燕趙之郊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爲之限隔騎兵便馳
逐南並井陘出山西路險隘士馬不能成列東更順德
廣平遂入齊魯下江淮鴈門三關山東起代郡外斷雲
中內冒太原北境西盡雍河之濱鴈門稱絕險虜入大
同川二邊不能守則鴈門當其衝寧武諸營堡不甚險
隘虜往往由蕎麥川野猪口入婦女畜產驅逐已由塞
而遊兵百里赴援難矣偏頭地平可馳馬故多虜患西

北冬備河曲東北時時備大同川往時諸險塞設關羅
夾環戈戍卒荷戟守吏辨符行者脅肩曳踵左右森立
正德以後商者入賂遊者奸闌殷鑿鉄金左右環立不
問誰何况竅符券嘉靖以來虜細出入至居京師習兵
器市禁物群來旅住如履康衢防哉防哉
論曰虜莫強於遼金元莫弱於我　朝國初胡裔半留中
國逃還沙漠者無幾永樂四出塞虜益遠徙死者降者
又半以故我塞上戍兵不及四十萬虜今東得開平與
和西據朔方東勝皆水草善地自永樂迄今未嘗一遭
敗衂生聚既蕃侵蝕漸近也先火篩之後益輕中國恃

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
依險結營以防衝突僅不亂行即爲全勝虜志日驕我
氣日奪其零賊出沒雖稍有俘斬亦已甚難蓋衆寡之
勢殊強弱之形異也幸其狠婪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
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羸肉瘦馬頗有勞費若得失不
甞則懊悔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吉囊俺荅屢
入內郡飽掠而歸聚兵十萬莫敢發一矢而輒張捷冒
功上下相蔽甚至殺歸正人爲首功冤酷已極今虜中
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逋逃竊知內地虛實一
旦改慮外變內侵禍不細也
終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二十四

海防

洪武五年初令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

六年正月德慶侯廖永忠上言 陛下定四海君萬國兼
于太平而北虜遺孽亦遠遁萬里之外獨東南倭夷負
伏海島時因風便以肆侵掠來如奔狼去如驚鳥似不
易捕臣請令沿海軍衛添造多櫓快船命將領之沿海
巡徼若倭夷一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爲寇不

可得也 上善其言從之

以於顯爲總兵官出海巡倭

八年九月靖海侯吳楨率備倭舟師自海道還京

十七年信國公湯和致仕居鳳陽 上召至京諭曰日本
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强爲朕行視要地築城防此
賊和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爲戍兵

二十年置浙東西防倭衛所

遣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以福興泉漳四府民戶三丁取
一爲緣海衛所戍兵以防倭寇其原置軍衛非要害之
所卽移置之德興至福建按籍抽兵相視要害可爲城
守之處具圖以進凡選精壯萬五千餘人築城一十六
增置巡司四十有五分隸諸衛以爲防禦

二十七年二月遣都督劉德商暠巡視兩浙防倭

三月勑都督劉文又勑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浙
江海上兵防倭

八月命永定侯張金訓廣東沿海衛所官軍以備倭寇

永樂二年正月福建浙江瀕海居民私置海船交通外國
公而爲寇郡縣以聞遂下令禁民間海船所在有司防
其出入

十四年五月勑遼東總兵官都督劉江及各都司緣海衛

所謹備倭寇相機剿捕

七月遣將練兵海上防倭

十六年五月命都指揮衛青等調山東都司馬步官軍緣
海捕倭有功者奏聞陞賞退避者卽斬以徇

八月遼東總兵劉江言近因巡視各島至金州衛金線島
西北望海堝上其地特高旁可容千餘兵守衛詢諸
土人云洪武初都督耿忠亦嘗于此築堡備倭離金州
城七十餘里凡有寇至必先過此實爲濱海襟喉之地
乞用石壘堡築壘煙墩瞭望從之

嘉靖二十九年二月巡按浙江御史董威請寬海禁初 太

祖置市舶于■倉黄渡以通華夷貿有無誥海貨抑奸
商使利權在上且以省戍守費後以黄渡逼京圻改置
于福浙廣東既而絕日本入貢而三市舶司不廢海上
利之嘉靖元年宋素卿宗設仇殺給事中夏言謂禍起
于市舶禮部遂請罷之自是番貨至輒爲奸商所籠賒
取轉鬻動輒數千萬金不之償已而番貿主貴官家意
以鬻奸商而貴家取貲更多貴官家乃責讓官府謂不
爲禦倭及官爲出師復恫喝番人間以好言啗之冀他
日復至我而復没其貨番人積怒日久乃盤據海洋劫
掠我海濵不之去而饑寒黠徒及失職衣冠士失志生

儒蕭不逞者皆爲之誘間嚮道弱者討飽煖强者奮臂
欲泄其憤於是汪五峯徐碧溪毛海峯等皆以華人據
近島纂王者衣冠劫掠瀕海諸郡邑而浙東無寧歲矣
巡撫朱紈明斷其情特嚴海禁鋤暴貴官家二三渠魁
于是讒者四起竟陷紈落職威乃希貴官指請寬海禁
以便漁樵裕國課下兵部覆議行浙中藩臬諸司集議
可否從之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二十五

江防

景泰元年十月南京守備奏沿江盜起乞行御史錦衣衛
巡捕刑部尚書俞士悅以爲當准因給事中葉盛言
命止行御史不差錦衣衛

成化十八年二月南京左僉都御史白昂奏勅沿江要害
守備等官互相應援并請關防以便行事遂爲定式

嘉靖五年二月應天巡撫吳廷舉請以南京馬快船十分
之四改爲操江巡哨船可省瓜南直隸數十萬銀兩南
京兵部尚書李充嗣議以爲南京江淮濟川二衛及錦
衣衛見船不過九百餘隻每歲差用常六伯餘往來守
候動經歲時而又有年例錢及陪償修理之費每僉船
甲民甚苦之然必船隻有餘乃可稍寬人力若去十之
四則存留應役之人何以堪命且舊制潞河聽守船隻
無事以通使客有事以備征進若減舊額則停泊難久
失　祖宗防微至意非臣等所敢知也得　旨如部議

八年八月給事中夏言等言鎮江等處盜賊縱横沿江兵

力單弱全無備禦乞專設鎮守江淮總兵官於瀕江要
會處所駐劄付以捕討之責　上是之命推素有才望
謀勇者二三人簡用兵部覆言南京故有武職大臣專
管操江兼理巡捕事權原重防禦江洋正其職守止條
勑內開載不專徒擁虛名事難責成今郎欲添改總兵
官所理者皆操江巡江之事原設操江武職大臣若復
仍存恐互牽制難以行事宜將見任操江安遠侯柳文
專管都督府事別推一員令其領勑專管操江巡捕
上曰操江武臣仍舊防禦江洋盜賊總兵府如前　旨
會推二三人以聞因會推都督馬永楊銳都指揮崔文

特以文都督僉事充總兵官提督上下江防巡捕盜賊
十年三月巡按直隸御史余勉學條陳江防二事一飭武
備以靖江洋言留都所重莫過江防儀真而下巡江軍
快衛不滿四十人所不滿二十人加以月糧不給衛卹
爲累乞勑兵部議處將鎮江衛原坐京操軍士畱酉以
備江防及行沿江衛分凡巡江軍快務足百名之上應
得月糧務以時給使其平居則常川操練有警則互相
應援一設營伍以據要害言瓜洲遠在下流與京口對
峙東控海洋北接淮楊最爲要害雖有儀真守備巡歷
不及乞勑兵部議處駐於楊州衛調撥官軍築堡瓜洲
常川守備與儀真等處聲勢相接以防不虞仍行彼處
量造衙宇以便往來防守兵備覆議撥軍築堡難以輕
議餘俱可行詔從之
二十九年二月南京給事中甄成德疏陳江防四事一修
教場以時簡練言新江口營舊有水陸二操水操於馬
頭陸操於教場後爲江水衝沒當勅所司建置一處操
船以備遠圖言新江口操船未及修期輙先損漏宜量
給補葺費令工部官不時閱視一嚴按伏以防不虞言
沿江伏兵之地東曰觀音港西曰上新河曰和尚港皆
當嚴備而部兵者亦往往賣閑移役卽兵亦惰弛未嘗

往來偵伺請一切裁之以法一查原額以實營伍言江
防官軍衆者不輙往往詭籍逃伍十減二三宜悉計處
補或改正或淸勾務令各伍充實事下兵部議俱從之
初江陰盜秦璠王良出沒江沙爲患地方兵部議置總兵
官駐師鎮江儀真二處勦之巳而盜平相沿不昔至是
御史趙錦上言鎭江總兵官不必設不可設不宜設反
覆千餘言下兵部覆議從之
三十一年給事中林懋舉御史王民皆言南京浙子口宜
設戰船習水戰以備不虞南京兵部尚書屠楷等言留
都長江天塹南有新江口營統水卒以扼江洋之險北

有浦子口營統陸卒以遏淮鳳之衝至嚴也今浦子口軍不滿三千不能當江口之十而水戰又非所長不若量增選卒置之江口而於浦口沿江增墩臺十座選軍二百人守之長江寇來陸軍協力拒戰絕其登岸之謀北岸有警水軍沿江應援斷其入江之路庶爲長便兵部覆當如楷等言報可

三十二年十二月南京給事中賀涇條奏拱衛留都七事一議事權言凡南京有警地方兵部會推知兵大臣一員在江南則居新江口等處在江北則居滁和浦口等處居中調度相機勦捕二簡官軍言各營軍士宜汰其

老弱補以精壯所司以時閱視許動支營房地租銀犒賞三濬城濠言通濟十三門兵馬通衢有爲民居妨礙者折毀神策三門濠河有填淤者濬治四肅門禁言守城門軍士原給器械宜專官查驗整理五詰奸細言京城內外及徐滁和地方宜編立保甲嚴行譏察六處標船言水軍戰船宜做沙船改造其艨艟樓船當量存之七重應援言池河新營所屬飛熊三衛勅視巡官聽兵部節制江上有警亦聽鳳陽撫按調遣　上從其議

三十八年正月巡按直隸御史尚維持言吳淞柘林川沙陽舍等五處俱爲蘇松常鎮要害吳淞舊有守禦所而四城未設專官乞各鑄給千戶所印及註選倉大使一員以司糧餉蘇松參將宜駐金山督守柘林青村南滙川沙諸處常鎮參將宜駐陽舍督守圌山孟河二地而浙直總兵專駐吳淞調遣事下各部議覆言各將改駐當如所奏其四城設守禦所必須改調官軍抽補軍士坐派月糧計畫允當方可議行　上從部議

三十九年五月先是翁大立欲添設參將于蕪湖而史褒善亦同其議至是操江喻時言狼山金山各有副總兵沿海一帶各有參將把總則蕪籬已爲有守淮陽以至京湖各有兵備而復有兵備駐劄廣德則門戶已爲有

守此足以禦外至之賊矣安慶儀真各有守備又有操江巡江分投巡視則堂奧防守又已嚴密此足以禦內發之盜矣使諸將工殫心竭力則天塹屹然料難飛渡不必添設參將明甚且置將必須增兵增兵必須議食今應天連年倭寇之變生理未復去歲災傷之後流徙更多正辦錢糧尚爾逋負役加兵餉其何能堪伏乞專責儀真安慶二守備分定地方時常會哨稍有違誤參今應治庶官不增而事亦集賦不加而民自安報可

四十二年八月南京給事中范宗吳言故事操江職在江防應天鳳陽二巡撫軍民職在海防各有信地後因倭

患遂以鎮江而下通常狼福等處原爲二巡撫者亦款之操江以故二巡撫得以諉其責於他人而操江又以原非本屬兵難遥制亦泛然以緩圖視之非委重責成之初意矣自今宜定信地以圌山三江會口爲界其上屬之操江其下屬之南北二巡撫與操江仍併力應援不得自分彼此庶責任有歸而事體亦易於聯絡章上

上命南京兵部會官雜議以聞至是議定兵部覆請行之詔可今後不係操江所轄地方一切事務都御史不得復有所與

[illegible]年工部覆操江都御史吳時來奏南京水操舟楫

[illegible]脆薄無用乞將二百料與一百五十料以下者[illegible]易銀貯庫候有缺乏聽其隨便改造不拘舊式從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二十六

郵驛

洪武元年設水馬站及遞運所尋改站爲驛

五年十月　上念驛傳重繁諭省臣曰善治者視民猶己愛而勿傷不善者徵斂誅求惟日不足殊不知君臣一體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豈能獨安厥位乎譬之馭馬者急銜勒厲鞭策求騁不已鮮不顚蹶馬既顚蹶人獨能無傷乎元之末政寬者失之縱猛者失之暴觀其驛傳一事盡百姓之力而勞苦之此與馭馬者何異自今馬夫必以糧富丁多者充之有司務加存恤有非理害者罪之非軍國重差不許給驛

十七年十月景川侯曹震疏奏四川至建昌驛道所經大渡河往來之人多死於瘴癘臣問諸父老自眉州峨眉至建昌有古驛道平易可行無瘴毒之患而年久蔽塞已令四川軍士乘此閑暇之時開通其道以溫江至建昌各驛馬移置峨眉新驛爲便從之

二十年九月北平布政使請自河間景州至永平撫寧爲驛吳橋至通州水驛各增置馬及船從之

永昌侯藍玉奏自遵化至喜峯口及寬河栢山會州新城大寧等處宜置馬驛以備邊報從之

十月詔公侯駙馬出使其僕從及諸番府使人無符驗者不許擅乘驛傳船馬違者罪之

命兵部籍杭湖金衢嚴寧紹及直隸滁州府等市民富實者市馬充鳳陽宿州抵河南鄭州驛馬戶

十二月河間阜城驛馬戶以孳生馬來進　上曰馬戶應役惟仰於馬芻豆之給其費不輕故嘗命兵部榜諭凡驛馬孳生聽民出賣今復來進者豈朕言不信於民邪無乃有司奉行之不至也其即還之

二十三年正月詔兵部追還在外軍衛木馬驛符驗初國朝制符驗皆用錦織文具翰詞及船馬之狀付都布按三司及諸衛有急則給之乘傳而行還則納之時多假以營私者乃令三司仍舊其各衛悉追取之若有急俾乘快船以行

遣鳳翔侯張龍等往雲南置驛傳

二十四年正月北平參議周倬言大寧會州山海三衛所屬驛馬皆屯田軍士牧養有丁產者衣食僅足芻菽可供其貧窶者家且不給何有於馬以故歲多損瘠宜令官核之凡貧者仍發為軍而於大寧各衛選軍士之稍富者充之庶兩便焉通州白河北接太山諸河東南至直沽海口每霖雨時降水滂泛漲橋梁頹圮倚築勞民其通州舊有糧船六十餘艘罷運已久宜改為浮梁於白河之上以便經行北平之遵化石門灤陽三驛北接大寧要路使客絡繹驛置馬千匹而永平府榆關遷安盧峯口三驛惟往遼東一路驛置馬十七匹多寡不均臣以為宜令榆關等三驛止存馬十匹餘馬撥置遵化等為便北平府鄭村壩度漷溝三壩比因通州與河漕運故設官管領人夫遞送今河道淤塞舟楫不通三壩所置官夫亦當裁減命廷臣議行之

二十五年七月命普定侯陳桓往陝西脩建雲棧以入四川都督王成往貴州平險阻治溝澗架橋梁以通道路

三十一年二月諭左軍都督徐增壽檄所司自彌門出枯木任長徑抵長河西口通雜道長官司道路督軍鬥拓以便往來

永樂元年三月定給驛傳例凡五府六部都察院遣人馳驛辦幹公事者必同都布按三司委官者有水路許乘驛船若都布按三司自委官并承差人等於各府州縣催辦公事者水路都司所委官乘軍衛快船布按二司所委官及承差人等乘遞運所船陸路都司委官乘自已

官馬驢騾布按二司委官給馬驢騾承差人等悉自備
諸番朝貢使至市舶提舉司馳報者給驛
三年　上以海外諸番朝貢之使益多命於福建浙江廣
東市舶提舉司各設驛以館之福建曰來遠浙江曰安
遠廣東曰懷遠各置驛丞一員
十四年五月英國公張輔言自廣東欽州天津驛經猫兒
港至涌淪佛淘從萬寧縣抵交趾多由水道陸行止二
百九十一里比丘溫故路近七驛傳以便往來從之
宣德二年　上諭兵部侍郎王驥曰近聞南京運送諸物
每船所裝皆未及半而經過之處一體添撥軍夫接送

虛勞人力令襄城伯李隆及南京工部都察院錦衣衛各
委官監視凡有運送務令滿載若仍蹈前弊具奏罪之
德州民奏本州路當衝要每過軍物官船經過例給丁夫
而督運者多不守法威逼有司以一索十以十索百前
者未行後者踵至本處丁夫不敷有司無計或執商販
行道貧人補足其數督運者中路逼取其貨無貨者至
解其衣而縱者有爲所逼迫不勝而赴水死者在船軍
士木用操舟乃得袖手而坐所載私貨多於官物沿路
發賣幸以爲常乞勑所司禁約奏下兵部部請自今運
物船馬快船俱令掌船者每船預置木牌一大書本船

軍夫數目姓名有急運應增者上水不過七人所司給
與印信帖子大書所增貼於牌上以牌豎於船頭所過
有司如牌所增給之下水不給違者許被害之人及有
司指實以聞仍遣內外官不時沿路搜檢私載物貨究
治其罪庶使小人知所警懼從之
四年二月兵部尚書張本奏驛馬之設本以飛報軍機今
在外凡有符驗官司及鎮守官每以常事泛濫給驛皆
宜禁止請令年終各具一歲給驛起數及所幹事務所
差人員造冊奏聞以憑稽考又凡遣齎送勑書例與雙
馬及回仍前關給此皆虛費請給一驢若齎勑人有坐

回奏者可與一馬從之
五月諭兵部出榜禁約陝西河南諸處驛路凡差遣往來
恃勢擒掠多索供應夫馬車輛并福建等處違例徵乘
轎者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具實奏來
六年舊例南京各衙門以公事詣北京者悉自出貲賃舟
至是　上聞之曰南北皆京官且南京官俸薄治公事
豈可自賃舟於是令南京五府六部都察院等堂上官
凡以公事詣北京者俱給驛
七年陝西參政楊善言西安諸府州歲運糧餉赴甘州涼
州山丹永昌諸衛皆經平涼府隆德縣六盤山暨蜇嶺

山澗崚絶人力艱難開坝懸崖有路經送烈孫黃河平
坦徑直抵甘州諸衛近五百餘里洪武中官置渡船平
涼撥軍請操人以爲便旣而罷之今請如舊開通以利
民　上命陝西三司覆實皆以爲宜仍命布政司給官
錢造八舟平涼等八府擇善水者操之每舟十一人
供隸送烈孫巡檢司

天順三年正月南城知縣陳陞疏言臣以考滿來京見馬
快等船所載官物少而私貨多甚至夾帶商旅以規厚
利沿河索軍衛有司挽夫以千百計稍有稽緩輒加笞
辱丁夫到舟受諸箠楚質其衣鞋而役使者有之要其

錢米而縱放者有之忍視其饑寒至於僵殍而不恤者
亦有之乞勅今後每舟令載官物若干著爲定式不許
挾帶私貨及客商人等仍將其舟會數分定班次如差
前次舟即撥後次舟所編軍夫一半助駕沿河亦酌定
每舟一隻貼助挽夫若干餘外不許多索今差後舟亦
然命會官議行

六年閣臣言南京馬快船裝載官物一船可載者分作十
船招搭客商人等私貨俱要人夫搬送動經一二百號
又沮滯糧船深爲不便乞令南京守備官今後凡有造
求品物一船只載十五扛其餘一應供用官物俱令裝
載不許仍前多撥船隻勞人搬送　上從其言勅南京
內外守備如所言行之

成化元年秋南京吏部郎中夏寅奏馬快船隻供應艱苦
所載官物一箱一櫃而已輒用一船夾帶客商裝載私
貨所至騷擾法宜禁約詔覆從其言凡送官物務盡船
裝載每船添夫上水二十名下水五名軍衛三分有司
七分違者并應付之人皆治以罪

四年二月戶部會議漕運事宜內言隣近河道南北往來
馬快流船晝夜不絶起集軍夫接遞常以一二千計凌
冒風雨送往迎來艱苦萬狀而經過官船往往附載私

鹽客貨應付稍緩輒將官吏高懸痛箠不從索夫兼且
求賄原其所由皆其隨從僕隸指使之也宜禁約內外
公差官員船運載官物不許附帶私鹽客貨其隨從僕
隸姓名及上水下水夫數悉於關文明白開寫敢有多
索一夫一軍及分關前驅逼取錢物者許巡河御史按
察司官將各人隨從僕隸并附船客商拏問民編口外
軍發戍邊鹽貨入官

弘治六年御史馮允中奏爽河一帶驛遞煩難豪强囬勒
過關米糧等弊下兵部尚書馬文升議定站船二三紅
船五斗各於輪該走遞水夫出辦不許一槩科擾宿弊

頓除

正德十二年南京太監康淮少監王釗以進貢至天津衛索夫價二百三十兩淮又捽縛指揮劉良恣辱之巡按嵩鋐以聞　詔南京守備衙門逮問太監黃偉等奏淮釗爲下所蔽且謂天津衛指揮賀勇及良分外折送夫價亦宜并逮都察院議覆夫價出於威逼非勇等罪仍命俱究究弟戒今後進貢不許擾害地方違者重治

十六年七月鳳陽巡撫臧鳳言頃者遣官迎　聖母有司傳報用船四千餘人夫四十萬瀕河丁男數不能給請勅内外官所至供應悉從簡約仍閱實其數明示有司

無生事擾民　上詔奉迎内外官前已降諭飭戒其船夫供應之數悉如湖廣例行

嘉靖元年正月南京錦衣江淮等衛原設水軍馬快戰船承樂間遷都北京遂專以運送郊廟獻新及上供品物軍需器杖其後管運内臣假托虛增肆爲奸利　上登極詔革其弊進鮮船隻如舊例毋起不過三隻南京兵部尚書喬宇因奏裁船數視弘治間減十之四正德間減十之七　上皆從之至是諸監局内官競請乞如正德中例守備太監戴義以聞兵部執奏詔書既出不宜紛更得　旨如弘治年例以後不許再議增減

四月提督太岳太和山太監韋霦奏請符驗兵部言管造例奏擾得旨報罷

二年九月兵部覆議南京進鮮等項船隻務照尚書喬宇所奏事例毋於内揀選綱頭給付花欄小票明開船隻裝扛水夫之數於經過管河等衙門投遞驗放有司驛遞照票應付如遇生事害人者即申巡按兵備等官指實參奏再乞勅南京内外守備戒諭各監局進鮮官員不許多帶奸徒生事仍張榜於沿河地方禁約從之

七年題准公差馳驛文武大臣進貢進鮮等項人夫水路上水二十名陸路扛擡遞撥其餘公差人員上水止許

十名下水五名陸路八名敢有自恃勢要增添一名者坐贓奉承者以罷斥各治罪

九年兵部覆御史周祥所奏清理驛傳事請申明公差應付舊例凡文武大臣及内臣監丞以上人夫不過五十名其次四十名有違越者聽撫按巡河官參治其官進貢如嘉靖七年例南京進鮮及他省進貢如嘉靖六年例從之

十八年掌詹事府禮部尚書霍韜赴官至揚州遇南京太監張希貢鮮舟選入艘用挽卒數百俱取之郵傳且口分與食每傳需金三五十兩郵傳苦之韜命候吏覈其

原關止用一般十餘卒其登計簿亦止三四兩而横索
不啻十倍矣乃自揚州至天津通簿錄之總計二千餘
金至京上之下其章於兵部
工部員外王佩管臨清關以　聖母梓宮南祔龍舟將至
預閉閘蓄水以候會山東僉事于廷寅舟至憤不啟閘
杖其守者決閘而行佩怒責閘官及諸役擅啟閘而廷
寅益憤復捕繫閘官役十九人淫刑榜掠又凌逼所屬
褫奪冠帶以洩其慾撫按交劾廷寅暴横不敬并論佩
忿激召釁請置廷寅罪而戒飭佩　上謂廷寅慢上虐
下怙不畏法令錦衣衛械繫來京訊鞫佩懼誤公事責
治該管人員不為忿激貰之已而逮廷寅至詔廷杖一
百黜為民

二十一年巡按直隸御史焦璉以兩淮驛傳罷敝奏乞清
理下巡撫都御史王杲及巡按巡鹽御史高懋胡植會
議將廬揚二府徐滁二州願官當者仍舊徵銀和州及
淮安府願民當者亦聽其便仍宜查驗關文以禁冒濫
申明舊例以禁横索嚴徵錢糧以濟支應清査夫船以
便遞送兵部覆奏悉從之
二十六年四月南京給事中雷賀等言邇年借關冒濫疲
困驛遞請著為令自今京官行八部屬以上外官知府
以上武官守備以上公務出入者許給關應付餘悉革
之事下部議兵部言借關習弊尚難盡祛復關此端弊
恐滋甚祇宜申飭内外通行嚴禁非勅旨奏本真正公
差不許起關應付例外誅求一切禁革仍令撫按諸司
嚴察之便詔從部議
三十七年四月兵部奉旨議上裁省驛遞事宜言國初驛
遞以宣傳王命飛報軍情比者成法盡更糜費十倍既
有站紅船又增設官民座船既有額定馬驢又增設稍
馬既有正差應付又借冒關牌分外過索者請查復會
典事例盡罷官民座船以其費入官其旱驛馬驢除兩

京會同館之外每驛減十之三非衝者減十之五所過
官承必須正差勘合填定職名地方夫馬之數方許應
付其他一切分關到關改關借關及額外鋪陳餽送折
乾等弊在内聽科部在外聽撫按參革仍以各信地方
所省錢糧之半解部輸邊詔允行
四十年閏五月南京給事中郭斗言應天上江二縣原無
應付事例而公私使者輙以片牘坐索厨傳夫役鼓吹
坊民受累請禁抑之其應給者於各附近州縣均徭内
編派聽本府差撥毋使偏累二縣部覆從之令南京部
院及各撫按官嚴行禁洛違者罪之

四十二年順天巡撫徐紳疏陳驛遞事宜一議編審一寬
積逋三免扣解四專官兵部尚書楊博等議覆言順
天驛遞之役故事十年一編今民間苦其偏累請三年
一編著爲令各州縣協濟驛遞銀兩逋欠數多宜令係
小民者蠲免係所司侵匿者究治往因邊儲告急令天
下扣解驛遞銀兩銀已輸官而小民供應如故是重困
也宜罷其令順天府屬諸驛舊屬治中專理今宜申明
職守責令以時巡歷 上允其前後諸議而以扣解銀
兩令部再議博復議言軍餉不足則士氣餒而國家之
藩籬不固驛傳不通則行旅滯而國家之氣脉倏關二

者均非細務即如昔年扣解利於軍餉者十之一二害
於驛傳者十之八九大率各處徵解到部多者八九萬
少亦四五萬以之供邊九牛一毛耳至於驛遞則十夫
九逃十馬九缺近者倭破興化齋銀人以驛馬不時應
付遷延四十餘日始得達京則弊可驗矣臣與戶部尚
書高燿往復諮議皆斷以爲驛傳錢糧宜復舊規留與
地方供應而後可以責其時報聲息從之
四十五年三月貴州巡撫陳洪濛言貴州叢山複嶺其站
驛夫馬皆倚辦軍丁日疲奔命請自佐貳以下與雲南
一省就近互相選除裁革勘合兵部覆議遠方勘合乃
朝廷優恤小臣至意革之非是得旨驛遞非甲官所能
騷擾其通行撫按官糾治參奏及禁止所屬希謅以蘇
民困不如命者重罪之
巡按直隸御史尹校以徐沛蕭碭之間運道淤塞免進鮮
以蘇民困部覆校言良是但歲時奉先進御之需不當
槩議裁削臣等竊以爲舟船固多煩濫非盡貢物今宜
移咨南京兵部及該撫按官每直進貢查驗貢方多寡
參酌船隻大小定撥隻數取裝運毋容虛濫仍示南京
司禮等監諸內臣痛革夾帶需索一切擾民宿弊有仍
踵故習者撫按官參奏之報可

隆慶三年兵部言邇來新選官多營齎軍單騷擾驛遞宜
禁止軍單付各省奏事吏賫還 上從其議仍戒非公
差人不得濫給勘合
御史李叔和言國家設驛遞所以傳王命而駐使節令進
表來朝諸臣獨使路宿野次而所議路費復窘甚勢不
可支請更議之兵部亦爲請乃命仍給勘合勿予路費
稱縣知縣楊羅川訐奏原任刑部主事今降榮縣知縣雷
大壯擅自馳驛騷擾州縣詔下山西巡按提問仍令自
後不係公差人員有詐冒勘合擅遣牌面者所在撫按
嚴加訪捕奏治

終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撰

兵部二十七

兵變

洪武二十一年正月靖江官軍姚曲里歹等反於廣西命潁國公傅友德率辰沅貴州普定等衛兵討平之

七月從征韃兵至常德四川等處皆叛鳳翔侯張龍平之

八月韃軍安置陝西者皆叛河南都指揮王德剿平之

二十七年八月階文二州軍叛平羌將軍甯正討平之

正德十四年福州軍亂時左右中三衛軍進貴葉元保等二十餘人因月糧久缺闖入左布政伍符署將殺符時符已陞都御史脫走遂將符子伍三及經歷顏玉縣丞梁繼道縛驅軍前貴等僭稱大總兵等名號餘各分隊伍閉城以絕來往盡劫諸豪富家過索鎮守尚太監銀二萬三司等官請致仕尚書林瀚都御史林廷玉等去賊營撫諭不聽復糾集林銘等盟誓刻期攻延平等處貴等以鎮守府前窄隘移兵開元寺屯駐有軍人姚壽鍾通等率衆赴義擒賊各賊卒不相照惶懼貴縊死元保匿九仙觀被軍人張齡等擒獲之餘黨星散

十六年十二月甘州總兵官李隆陰嗾戍卒殺巡撫都御史許銘初銘至甘州斤斤自好敕鎮巡諸官勿得役士卒隆以同里故滋不悅旣而議減諸戍卒月例三之一士心亦多怨之隆遂陰嗾諸卒王禮二等倡言都府減損銀例不由士伍當執而報之乃嘯聚數千人擁入臺署假言告復原例讙譟不已銘倉卒避匿禮二等羣捽逐毆而死復撤屍縛諸木梟屍而焚之劫去軍械獄囚燔燒寺廨城中大震鎮守太監董文忠聞變急會禮二鞫之禮二對簿發隆嗾使陰謀隆聞之恐急索禮二梟斬以徇且圖滅口復嗾軍胥蘇秀等誣銘貪殘苛刻

激變邊卒疏聞於朝太監董文忠亦隨聲和之於是巡按甘肅陝西御史許鳳翔喩茂堅各上其事

嘉靖元年正月甘州事聞廷臣代許銘者衆以前副使陳九疇名上　上從之乃以九疇爲僉都御史以往給事中許復禮御史王應鵬等各上言許銘殺而隆等無恙必有陰謀嗾使者乞遣法司臺諫官案問及實覈所失錢穀軍械下兵部議彭澤以爲宜檄巡按御史案驗仍趣九疇亟往體察之已而陝西巡按喩茂堅移牒都察院言許銘欲振紀綱而撫馭少恩禁戢總鎮詰責貴恭未協隆等雖無故縱陰謀難免嫁禍之罪首惡王禮二

等已經梟斬同亂六十餘人俱已囚禁第志在得銷原無他謀合免根究以安人心彭澤覆奏以爲隆等宜加切責戴罪視事　上從之乃降敕切責隆及副總兵李義守備支勇太監董文忠等仍趣九疇公行嚴報

三月時甘州亂卒未有處諸邊效尤騷擾頓甚宣府鎮卒逐囚操閱點視譁譟奔潰事聞給事中許復禮上言近者廣西蠻寇河南礦賊洮河賊虜並肆陸梁勅各總督總兵等官遏賊禽勦而乃玩愒失事者實由邇來政多寬假事尚姑息權姦有罪而輕宥豪卒干紀而不誅近日甘州之變廟堂曲原而宣府輙敢效尤矣乞勅議晝

一之法以爲把握制馭之權可也下其章於兵部

兩京科道官交章劾李隆實主謀戕害撫臣宜坐重典部議併行勘報至是陝西巡按喻茂堅發隆罪狀及都指揮支永黨惡助逆實跡奏上乃褫隆職逮來下吏仍命巡按御史逮勘以問其官軍隨從原無助逆者遍按官榜諭勿問以右都督徐謙充總兵官代隆

陳九疇至甘肅微知李隆嗾使鎮卒殺毀許銘狀楊淮辭對有據因上言宜寸斬隆傳首九邊以彰國典事下兵部復趣巡按御史劉翀勘奏如九疇言兵部覆請收隆乃械隆詣京下兵部鞫訊

八月福州衛叛卒曹宗德唐清黃英及管操指揮陳傑皆伏誅先是傑步卒進貴葉元保與宗德等謀爲亂傑知而不禁及貴元保死宗德清英潰走守臣以聞傑止坐守備不設律論戍邊至是巡按御史汪珊捕得宗德清英請速正其罪因發傑縱賊構亂狀論死　上命併傑誅之宗德等仍梟示

大同軍士告糧率衆譟欲爲亂提督侍郎臧鳳巡按御史張欽捕首惡張的祥等請寘之法兵部言宣大二鎮糧餉久缺以致軍士爭呼原情論罪務當撫處　上特命法司會議謂頃年主將因循政多姑息驕兵爲梗在

福建則犯守臣在陝西則犯巡撫大同兵素驕悍首逆彬擢調後轉加任悖若非重懲恐益長亂宜如鳳欽言議上詔戮其首禍者五人以徇次調極邊哨守餘悉諭令安堵鎮巡等官飭制欠嚴姑宥之

二年五月李隆逮至　上命集多官於闕前鞫之先是隆誣奏許銘激變鎮兵而太監董文忠者亦傍隆議奏聞　上疑之已而會鞫情律相應復奏上　上猶未信命遣三法司錦衣衛堂官各一人往甘州體勘給事中劉濟言李隆情罪具於楊淮等之爰書法司多官覆覈相同是宜速正典刑而遣官覆勘徒滋遷延耳　上曰朝廷

遣官勘問正欲慎重刑獄公聽斷以正國法也豈有還
延偷狗之意爾等何故如此奏擾給事中陳時明因條
言其五不可上之亦不報已而大理卿鄭岳錦衣指揮
王佐往勘之
都察院奏李隆罪狀已明今遣官往訊以重罔數人往來
極邊難保他虞乞寢前命　上命李隆免解鄭岳速往
會撫按等官詳鞫以聞給事中劉濟言若不遣發李隆
則無與質對復得詭辭奏擾　上命解隆詣彼案驗之
十一月鄭岳王佐會勘李隆謀殺許銘事得實狀聞得旨
李隆造謀鼓衆賊害撫官構成大亂幾危邊鎮依律處

斬餘各如擬董文忠照舊用心鎮守李義降二級用
三年七月大同五堡軍叛大同北距虜地平漫不甚阨塞
時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鎮城北九十里築五堡徙鎮
卒二千五百家戍之堡五百家為大同藩籬諸鎮卒竊
相謂去城下二十里猶苦虜抄掠無寧日今五堡孤懸
幾百里虜至誰復相應援者即死不願徙也訴之文錦
文錦不許嚴趣之又所遣參將賈鑑望風峻法白文錦
杖其隊長且罪之諸鎮卒遂變有郭鑑柳忠暨諸驍桀
者倡亂殺賈鑑梨其屍時二十二日也遂嘯聚出塞屯
於焦山坡文錦慮其勾虜使副總兵時陳遊擊裴宗招

撫還鎮文錦夜捕管隊官爾山等嚴得其首惡欲誅之
二十七日諸卒恐乃復相聚為亂比明焚府門劫獄囚
又焚都察院門文錦倉卒踰垣避匿博野王所叛卒擁
衆圍王索文錦且脅王王懼出文錦殺之亦裂其屍發
武庫兵仗甲冑閉諸城門焚鎮守總兵公署太監總兵
官俱走免已乃出前任總兵官朱振於獄逼令為主振
與約三事勿犯宗室勿掠倉庫勿縱放火殺人卒曰諾
衆稍定乃使時陳出城令為奏乞宥趣按御史王官以
事聞　上答文錦撫馭失宜賈鑑督工嚴刻激衆致變
命兵部侍郎李昆宣勅赦之命太監武忠代鎮守陞都

指揮桂勇署都督代總兵各趣命速往乃命宣府鎮巡
官飭備觀變山西保定鎮巡官固守關隘國督內外堂
選鋒聽征計部預備糧草俱以密勅行事
以按察使蔡天祐為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天祐至會武忠
桂勇及朱振集諸叛卒諭以威德諸卒陽聽而奸盜劫
掠如故勇督捕叛殺數十人將亂首柳忠郭鑑笞而釋
之以安其心衆稍定會有別鎮參將李賢師兵赴陝道
出大同兵有掠民禾菽者與民鬪諸兵妄言曰朝廷命
我勦汝叛卒旦夕至矣衆采畫為於是轉相訛傳有洗
城之說適戶部進士李枝輓餉至鎮訛聞有密旨勦叛

遂夜聚千百人排枝闘門狀枝從門竇中出文移示之
漸有信者但衆既聚不可散乃咎大同知縣王文昌皆
勒鎮巡嚴馭諸卒遂往圍之文昌走匿得不死乃縱火
焚民居千餘家是時大同城門皆叛卒守之晝夜持兵
呼噪逼脇代王索金帛王如索應之始散王懇陷害以
三十日微服出遁居宣府天祐等撫諭不定復以狀聞
大同總兵桂勇請罷張文錦所建聚落高山二堡撤回戍
守官軍以安衆心從之
九月天祐奏至廷議遣戶部侍郎胡瓚督兵都督魯綱總
兵往討之勅誅首惡脅從不問

十月巡按御史王官追論鎮守太監王覲總兵江桓時陳
遊擊鄭恭鄭宗僉事仙美知府杜晏等不能預弭亂之
罪而請郵磨張文錦買鑑以旌死事下兵部議尚書金
獻民言首惡已赦不治不宜獨治覲桓等以疑反側
上罪文錦激變而悉原總鎮等官
十一月蔡天祐言郭鑑等已擒梟軍甫定乞收回士馬敕
乞寬宥以安人心兵部言逆卒叛服不常法當誅滅今
天祐不能盡法反爲蘄免前既阻設總制茲又懇請班
師宜加譴責　上曰大同軍士累叛朝廷興師問罪蔡
天祐畏懦偷安輒有此奏今姑弗問令戴罪與武忠朱

振宣布朝廷威德務盡首惡以振國法安靖邊方
兵部奏旨集廷臣會議大同事言往者張文錦之事失於
姑息未正國法以故悍卒愈驕屢行稱亂今若又專爲
撫處則聲威損於九邊紀綱難以復振宜選才望知兵
大臣爲總制率都督魯綱領營兵薊鎮精兵各三千併
發宣府銳卒進發大同近地仍先降勅大同鎮巡官令
曉諭鎮人擒獻首惡卽奏班師不者整兵進勦無赦戶
部遣官賫銀八萬兩銀牌五百面段絹四萬匹以示賞
胡瓚督兵巳出居庸巡按王官言瓚等督兵聲討人心動
搖恐諸叛卒爲謀益堅不若出其不意擒之乞諭瓚等

寢兵密勅守臣選宣府精銳潛約大同巡兵內外合擊
必能擒滅不効則置臣於理然後命瓚發兵爲計未晚
章下兵部侍郎李昆覆言官策良是第師巳出關勢難
中止宜令瓚駐兵宣府督大同鎮巡官計擒首謀若罪
人斯得卽奏班師仍有他變督師進討更命王官協同
賛決兼核功罪從之
十二月胡瓚師次陽和堡密檄總兵桂勇擒亂首羽檄
日十餘下諸卒懼向蔡天祐乞生天祐漫曰惟誅首惡
餘不問爾輩無得助亂卽可免誅衆稍解勇密令千戶
苗登計擒郭鑑等十一人斬首梟示隨撫保五堡軍士

人心稱快越二月鎭兵郭巴子忿怒復糾叛卒胡雄書
臣徐瓚兒等糾威請率甲而馳分閉諸城門迨夜圍
勇第掠其貲殺其家口數十人盡磔其屍生啖之遂執
勇幽於葉總兵第欲殺之賴朱振救得脫又攻苗登等
殺其家於是瓚言亂軍作叛反覆不常必添兵臨境督
本城將領設法擒勦乃底定兵部覆議上 上曰大同
軍士叛逆已屢勅旨擒斬首惡赦其脅從乃復肆兇悖
自取誅滅實由鎭巡等官曉諭不明所致武忠蔡天祐
及副將靳英葉宗李鑑等庸事苟安縱惡釀亂令各戴
罪擒賊自贖胡瓚會同督府伏首惡盡絶人心已

安郎日班隱撫按王官言桂勇安身立功被賊係禍宜
加超擢優恤陞勇都督同知取劉別用遇害者厚恤之
時諸卒謗道嘩訴天祐乘哀天祐曰能擒首惡兵猶可止
諸卒乃擒徐氈兒等四人以獻斬之郭巴子暨諸首惡
竟逃匿瓚欲提兵西行天祐面遣盤等首級於瓚城中
士人亦詣瓚請緩師不從天祐乃上疏乞班師復遣書
瓚謂惡首既誅脅黨遊釜魚耳固易制也瓚乃止天祐
疏至 上命瓚班師瓚言叛卒就擒人心安定請加恩
大臣臺諫以旌勞勣給事中鄭一鵬御史蕭一中言大
同構亂廟堂之上一籌莫展大臣臺諫何勞可錄宜府

巡撫張錦延綏王官山西延綏劉麟未嘗有毫髮之勤
瓚討逆黨未蒞師不臨城何以加恩乞治瓚罪別遣大
臣督兵進討不報仍勅天祐再擒餘黨勿問脅從
四年三月郭巴子既逃匿自度無脫罪理乃潛入城糾誘
餘黨夜焚王總兵第謀殺天祐乃集衆諭之曰朝廷宥
罪班師開爾生路何怙惡乃爾事既定復亂者何爲曰
倡亂有人閉城大索即可得乃籍其名而索之得首逆
郭巴子胡雄等四人助逆焦亞雲馬江等三十四人先
後捕獲盡斬以徇以天祐爲兵部侍郎既而言官追劾
其靡財之罪罷之

初桂勇爲叛卒所攻以將軍印 上命更鑄給禮部尚書
席書言此必叛卒匿之宜根究其人顯戮之以正國法
上謂大同已稍定今忽追印令反側子自危必啟兵端
大臣謀國當審事機豈宜輕躁下詔詰責
八年七月時溫州逃卒四百餘人糾永嘉不逞迫脅爲亂
勅領衛余二十餘附府衛不能制又有海寇數十艘入
掠寧紹諸縣殺戮士民浙東大震而江陰寇侯仲金等
嘯聚江沙拒殺官兵執其主帥支解之
十月起撫雲南都御史[illegible]以[illegible]衛軍卒多有[illegible]
往以[illegible]者下令覆之凡[illegible]者勒其[illegible]不予[illegible]

怨重隨衆千餘人環馳軍府誼譁不已擲瓦礫門垣內

重懇復倒符省諭之解散巡按御史劉臬以聞因劾查

點查革奸弊而處置失宜鎮守太監杜唐黜國公沐紹

勛職專總領約束不嚴及布政陳式都指揮方仲各罪

狀　上曰軍士擊石呼譟法不可貸鎮巡官查其爲首

倡亂者治之餘俱戒諭勿濫及無辜歐陽重處置疎忽

致其搆亂令致仕劉臬鄭倒參劾任意回護調外任用

紹勛等勿問

十二年十月大同戍卒殺總兵官李瑾初七月內黃渡河

將入寇李瑾議於天城左濬濠四十里用遏虜騎給詞

侍郎劉源清從之期三日訖工瑾素嚴苛及承源清指

益爲極楚殘恐特甚役卒李宣王寶等倡亂從者六

七十人遂殺瑾還闖巡撫潘倣倣踰垣避匿勅宥俱凶

諸卒覓得倣脅令草疏奏請赦原

大同巡撫潘倣上言鎮將用法苛刻激兵悉變請置勿問

總制劉源清曰師兵悉變法不可廢請討之下兵部議

尚書王憲曰兵豈有悉變者脅從當勿問渠魁可宥乎

請下璽書責源清倣相機撫勦務殄惡逆勿得更事姑

息重貽後患倣得命督僉事孫允中等計擒首惡十餘

人縛送源清時源清駐陽和堡移檄大同亦曰五堡之

變　朝廷處之太寬乃今復恣戕殺主帥天討必誅五

堡遺孽見之皆偶語謂追理甲申事也洶洶不自安允

中檻諸囚詣源清請罷師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師不

臨城言者嘖嘖吾不可再襲前轍乃以因屬御史蘇祐

而遣參將趙剛等率甲士三百入捕亂黨倣驗所捕名

多捕賊有功爲諸囚所評者乃止捕他名八十餘人比

晚諸囚悉拒巷不納捕者源清聞之遂督兵進討先遣

允中入城諭諸卒曰大師且至能禪迎師不問諸卒益

譁言兵來屠城煽惑居民至夜舉起爲亂倣令允中

及諸將禽賊二十餘人衆稍解散比明源清督師斬關

入城城下大肆殺掠積屍蔽城外諸卒遂大亂及五堡

遺孽俱變擁指揮馬昇楊麟爲渠帥昇麟從之匹何部

承御亦至麾隊麾城諸卒閉門迎敵殺死參將一人倣

允中亟馳往諭之諸卒曰城外屍已案道尚詐我耶反

覆開諭不聽

潛倣見亂大作與孫允中計曰亂不可遏矣乃列將士倉

功發樣激變鎮兵狀聞道上之劉源清亦疏奏巡撫諸

臣黨逆卒致戕王師官首遂勒倣罷去源清次駐落驛

允中往見之曾將士發稜族源清曰毋爲賊說允中遂

回居庸仁時輔臣張孚敬以主勦議而戶部侍郎顧鼎

臣黃綰皆言用兵之非綰言尤力忤輔臣意吏部尚書汪鋐以他事出綰爲參政綰憤懣上疏自列且指言用兵失計　上悟命復綰官

十一月兵部尚書王憲言大同之變非大發兵勦絕不可張孚敬是其議乃以江桓爲總兵官擢參政樊繼祖爲大同巡撫往督兵繼祖至陽和與源清議不合遂上言請假金牌單騎入城諭之可立下且曰恐賊計無聊北與虜連爲患不小不報源清復上言宗室諸文武悉已從賊是天欲棄此城也兵部是其議促命源清速攻之

十三年時大同叛卒嬰城固守總兵郤永督諸路兵分據

四關崩圍之城中樵採四絕叛卒又撤代府及宗室軍民房屋及諸公廨爇之夜縋卒下城撤附城屋爲官兵覺卒多死兵部復下招安令并諸首惡自首原罪於是諸叛卒稍稍詣投首懸王鎮等亦分日來見且丐薪炭路永許諾翌日城中出樵採三百餘人永悉執之城中人滋懼已源清永令豎招降旗城四隅叛卒悉取旗裂之殺其倅盆無忌時時開門突我兵互有斬獲已復勾虜至永出戰營陣遇虜伏棄馬易服走我兵大敗叛卒遂引虜千餘騎入城指大府曰以此爲那顏居滿城街巷哭虜衆不敢進明日攻東南二關叛卒張樂宴虜酋東城關內相與犄角我兵殊死戰虜亦頗有損失明日乃驅叛卒爲先鋒悉攻東關門者大半死虜知叛卒不足賴且所許金帛多不售遂反乃擊之大詬而去是時虜騎遊南掠至朔應諸郡源清告急請遣使募九邊兵且請增總制官禦虜已得一意攻城　上不許源清乃百道攻城募窯夫穴地入城卒以毒煙薰之穴中死者相藉源清復請築堤壅水灌之　上遣工部員外李文芝主事趙書往視其事　上諭閣臣曰朕在病中未嘗不以大同事爲懷叛軍先因殺李瑾此謀殺主將之罪法不可赦原非舉城所爲亦未敢逆朝廷本是郤永張

謀信從劉源清貪功嘗殺之計激便有洗城之訛傳嚇城中致使逆軍劫因勾虜抗拒朝廷既勅尊勦逆徒脅從不問却又專攻城之計又引水灌城看來玉石亦不可得而分也朕謂宜大爲京師北門要地皆不可殺人而無肯可以衛頭目乎況此地此民皆我祖宗所遺今源清必欲破城誅人果忠乎否乎前日將二人調留別命特以專討渠魁豈有今日之患今又不可輕聽伊說卿等亦不可不慮將來事縱源清幸成功不知此地何以興復今祗可罪二人掣還諸路人馬另遣文武大臣果能識事者使專意備虜密令多方計擒逆賊之首帥

庶免老師傷財源清既能了事如何又請添官豈非官多事擾乎無何源清亦以事不可爲自劾求去　上責其避難負托奪職閒住兵部請并罷郤永　上詔提督與總制不同且永素著謀勇爲之遂命督儲侍郎張瓚代源清總督軍務

上勅張瓚督勵將士蚤除兇逆以靖地方脅從黨與悉勿問傳諭城中良善自分禍避勿得貪功濫殺瓚至大同卽下令曰毋攻城吾將有請也因遣騎招允中於懷仁與議時允中已被劾落職矣又密遣使諭城中主事楚書覩兵城下城中俱登陴請曰吾輩非殺主帥者亦無

他志畏死自保耳請書入書遂入諭慰之且言用兵非朝廷意衆皆望闕呼萬歲書仍遣馬昇等陳朝廷威德曉以禍福令獻首惡至夜昇與楊麟計擒倡亂黃鎮等二十六人斬之獻首瓚營於是延禧與繼祖馳入城以鎮撫人心郤永猶阻撓倡言繼祖伏兵爲內應梟衆夜驚繼祖堅臥不起乃安瓚復遣允中入城宣諭之繼祖乃榜諭城中發倉賑恤以賴餘恐者稍殺一二以徇衆稍寧瓚遂進至城下退諸路兵二舍外諸將領以次上謁伏日張鼓吹與巡按御史蘇祐自南門入置酒高會賞賚將士城中大定虜聞之亦遁去瓚還居上谷遙制之事聞　上悅降璽書褒之

閏三月初大同變起代府各王及將軍中尉多避患出城潛匿民間及虜衆入寇宣大薊處被掠尤多代王奏請宜勅遣大臣撫安賑濟部議如代王請特遣才望大臣前去該鎮慰安宗室撫定軍民賑濟困窮查勘功罪襄恭中外歎隱辨明上下冤枉果有貪功償事釀禍煽亂懷奸誤國之人指實糾奏寘之於法以正紀綱於是遣禮部侍郎黃綰往綰至大同左右隨從悉用大同人宗室軍民迎道訴官軍暴掠投牒且數百綰絕不問叛軍事衆心稍安於是宣御製璽書慰宗室撫傷殘掩骸骼

賑窮乏令守臣補誅遺惡雪誣罔乃核激變之由正敘罔之罪刻諸將士功賞疏上之

先是　上諭會推大臣查勘大同霍韜言今日此舉關係國體重輕地方安危宜有深遠之慮不可苟且爲目前之計因陳制勝之畧及處之之策當預定廟謨者凡三一不可訛言不赦使叛卒危疑二不可徒事姑息使邊軍效尤三宜諭以聖朝兵力不難戮爾但皇上好生不忍殺爾使之畏威懷德乃爲上策　上納之

十月初黃綰至大同覈功罪郤永欲沮撓之揚言朝有法司來核又恫愒城中云聖駕將親征綰乃先疏求奸以

聞時給事中王庚亦劾永殘民誤國貪殺邀功詭爲居城之傳裴驤大變部議先奪其官勘明再擬至是因縮列功罪乃徵劉源清郜永下獄源清削籍永降級立功贖罪濬儆孫允中復原職致仕張瓚樊繼祖詹榮楚書等各賞賚有差

十一月樊繼祖言指揮馬昇楊麟始爲叛卒擁戴拒城自固罪在不原既而勢窘改圖內應擒賊功亦難掩誠所謂罪之魁功之首也下兵部議尚書王憲言二人功罪既明宜宥罪賞功量移內地庶遺孽不生邊釁可息乃以昇爲都指揮調武昌衛麟爲指揮調蘄州衛

十四年四月遼東巡撫呂經以苛虐失衆心遼東諸衛所故事每軍一以餘丁三供之每馬一給牧田五十畝經檄行搭帶每軍給一餘丁追牧馬田還官衆益怨之是月經巡視遼陽檄築牆臺將吏督併嚴急諸軍逅大譟擁衆入撫院可罷工及免馬田租中軍劉尚德爲經信用傍叱衆退衆益悍鬭不可制爭起毆尚德及指揮李鉞經倉皇踰垣走匿苑馬寺幽室中衆遂擊毀院門鳴鐘鼓糾衆途人有不戎服持械者輒羣毆之盡閉諸城門出故遊擊高大恩於獄擁以爲主尋圍苑馬寺搜得經盡裂其冠裳執付都司公署於是鎮守總兵劉淮及狀聞兵部議以事付巡按查勘先令副總兵李鑑入城宣布恩威令衆軍各歸營伍劉尚德革職監候勘呂經宜取回別用宜行文省諭各軍詔俱如擬

遼東巡按曾銑按部全復聞遼陽軍變亟行副總兵李鑑揭榜安撫於是亂軍稍就約束城門始開高大恩自投於獄銑遂按遼陽分部將士晝城守九門及鐘鼓樓并時巡警懲其飲酒諠譁者遂劾奏劉尚德而爲軍士乞原部請如銑言　上從之以韓廷奇代經巡撫其地

呂經既得報還入廣寧治裝其中軍袁璘擬扣諸軍月草價爲飾裝其悍卒于蠻兒等因鼓衆倡亂持梃詣院門

而入執經數其罪殘毀幾膚裸而置之衛獄取一娼婦同桎梏之攜守五門復入院聚諸公牒并經私篋火之延燒公署及偏學一時俱燼遂破庫劫旗纛分其黨爲四部明日取經及璘囚首揭標還遊五門聞窘辱備至隨復執之獄遂脅管糧郎中李鉞與要給賑濟費庫銀幾及萬兩復脅鎮守太監王純都督劉淮等各具奏言璘阿附經激變數經十一罪請逮京問理而乞遣故總兵郜永侍郎周述赴遼撫鎮於是禮部侍郎黃宗明請假韓邦奇便宜督兵討罪取其首惡兵部覆得旨竟從純等請遣官校逮經而璘及各官有罪者下巡按御史

建問止韓邦奇毋行令吏部更推可以撫靖地方者乃
以山西巡撫任洛往而以邦奇代洛是時撫順城備禦
指揮劉雄亦爲其部卒王經等所困雄以搭建斂怨經
等兒遼陽倡亂乃乘機夜糾衆擁入其室盡掠其貲囚
執雄與其子勳連頭反縛之寘諸空館閉城門鳴鍾鼓
以驚衆脅指揮董震等以激變聞御史曾銑檄定遼指
揮胡承恩代雄諭衆軍稍守如故
兵部以遼陽廣寧旬日再變請遣大臣往勘　詔命工部
侍郎林庭㭿往逕行給事中曾忭等言須山海關守臣
帖報廣寧之亂乃知王經等疏末可盡信且自大同以

來平心反本論之撫鎭削剋之過軍士驕悍之習國家
姑息之政三者實相因而成是故酷吏亂卒厥罪惟均
夫駿辱撫臣殘　天子命逆罪一焚燬公廨擅閉城門
罪二欲易撫鎭則親名以請要君擅置罪三既執巡撫
乃以狀訴先發後聞罪四詭云轉奏而不具姓名徵者
無上罪五今不盡捕元惡明正其罪竊恐奸雄竊笑而
亂賊接踵也詔并王純等行庭㭿勘
五月錦衣獄官校逮呂經至廣寧諸軍謂爲帖非驗貲是
詐爲天使誘賺經也復譟亂擁經併官校寘廣寧獄總
鎭等官諭以禍福乃出官校越二日御史曾銑遣入監
示諸軍始出經付官校行於是銑乃劾諸軍及總鎭等
官疏下兵部議行林庭㭿親詣廣寧訪捕前項逆卒首
惡覈狀奏聞報可
大理寺丞林希元言遼東悍卒執縛重臣差去官校亦被
囚繫本兵宜爲國討賊乃專事姑息致叛卒益驕威令
益削不忠　上責希元妄言官校被繫守臣何以隱匿
令錦衣衛驗狀已指揮王佑等諱言之　上遂怒希元
狂率欺罔謫欽州判官
七月亂卒趙劓兒于蠻兒等聞庭㭿將至自懼不免乃合
謀候鎭城衆官拜表集軍列隊卽其夜脅衆爲亂總兵

劉淮微聞之是夜僞兩遂撤遣衆軍蠻兒等謀不行復
流言欺衆密締死囚王杲劉向上於獄詭言廷㭿至將
盡誅首從脅城中人共叛謀俟庭㭿至閉城門要赦恩
及給賞如大同劉璽候曾銑完剌二城及撫順首惡者
潛授方略令副總兵李鑑等分布各處尅期擒捕於是
蠻兒劓兒及撫順亂卒王經等二十八人同日被獲銑
具奏因請差大臣覈實其事得旨首惡既擒不必查勘
法司既從重擬罪庭㭿取回銑陞策弭亂俟京缺推用
十七年五月南京龍江衛指揮陳欽等領旗軍船隻荷江
西兌運濟㭿與通判邵德夫等爭坐交惡遂倡[illegible]

僉無籌畫會各項銀米之說以起釁鼓衆聚譁辱傷夫
等以滋忿衆既鬨勢不可止於是旗甲虞元善等遂毆
德夫裂毀其衣冠德夫走監兌主事鄭賢夫所諸軍隨
之并毆傷賢夫撕裂衣卷凡監兌戶廨悉毀之復擁入
糧儲道參議王崗匿不見諸軍益顯奮逢物仰毀咆哮
而出執縛糧長有死者強劫其銀米日中為之罷市巡
撫都御史胡岳榜諭之越六日諸軍始解散領兌去於
是岳及賢夫以事聞詔下總督漕運都御史周金撫戢
至是上其獄得旨陳欽等不畏國法毆傷[ ]劫奪官
民財物罪犯深重不得拘常律俱發極邊永戍首惡虞

元善等三人論死餘各以輕重擬罪

十八年廣寧衛達軍佟伏等作亂是年歲饉伏與軍丁于
秃子張鑑俱有勇力為市井所憚乃糾惡少四十餘人
鼓噪倡衆為亂城中人無應者欲出城集衆索門鑰不
得乃登發譙樓鳴鐘鼓以駭衆永寧宋丁夜不收三百
餘人捕之呼譟仰攻千戶張斌先登被殺我兵益憤怒
急擊斬首四十級生擒二賊衆無一人脫者事聞 上
以遼軍忤亂變起倉卒而鎮巡官能應時底定深嘉悅
之乃詔陞承左都督巡撫劉彭晉一級各賚以銀帛賜
勑獎諭諸有功將吏陞賞有差斌先恤其家

二十二年延綏督糧僉事王納言稽覈避兵冒糧籍疑有
虛冒逮鞫諸司籍者納言用法嚴刻諸軍在籍者俱不
免乃聚衆譟呼求免勢洶洶且不測總兵吳瑛遊擊張
鵬等省諭之始散是夜城中惡少乘釁糾衆劫奪商貨
遲明巡撫都御史張懋乃按遊民之無籍者驅出城人
心稍定總瑛各上狀參納言并自劾 上以總瑛失禁
緝奪其俸三月令即捕罪人置法納言行事過苛幾致
激變削職為民

二十四年池河卒亂時守禦所練卒一卒兄弟更換應役
本管千戶吳欽不加懲治輒申南京兵部尚書江東准

令見丁應役衆遂倡亂逐縛欽於營臺東聞亟遣官招
撫之欽得釋衆始定尋捕首惡九人遣繫訊治事聞罷
東回籍聽用

三十四年十二月四川酉陽兵應調赴浙江軍門道出九
江行劫殺人江西護送川兵鎮撫幽醴阻之被殺事聞
給事中徐師曾請下軍門廉治其首惡因參四川監軍
僉事焦希成統兵遊擊冉克新詔奪希成克新俸三月
餘如師曾議

三十七年十一月應天巡撫都御史趙忻行部至松江會
金山軍亂鼓譟露刃直抵松江城下久之方解時崇明

戍軍亦以索餉不獲鼓譟防同知周魯署印判官薛仕
因之敲扑數日給事中蘇景和疏劾忻淫酗貪墨恣肆
激變狀因言松江同知劉敏政吳江知縣曾一鱗皆忻
所厚吏三人相與濟惡殃民不可一日尸位　上怒命
逮忻等問之已逮至法司問言忻等事皆以催徵過刻
行事乖方致釀物議未有貪縱實跡乃命降忻敏政各
三級一鱗罷為民
三十八年四月初普安衛安南所屯軍李昂等聚衆行劫
拒捕殺人流毒川貴者且七年至是昂等渠魁九人就
擒巡撫都御史高翀以聞及稱貴州軍民鮮少多係川

湖流民生事宜申明保甲以稽土著　上嘉翀功賜銀
幣昂等依律處決餘允行之
山西參政高鵬有廝養卒八伯入控馭無術八百人者遂
謀叛殺鵬併及其遊擊畢文英府縣廬廨刦囚掠帑一
郡大亂都指揮鄭印督兵討之羣寇遁散
十一月定海縣戍守客兵久缺糧餉知縣陳正道把總吳
江以半月糧餉給散之兵遂亂毆正道江冠服仍拉入
舟繫縮乃歸之總督都御史胡宗憲檄海道副使譚綸
總兵盧鏜給銀二萬兩以安衆心而擒治其首事者因
寧波知府周希哲貪肆　勑取常例致激變及言正道
議昧機宜參將張四維等鈐制無法乞行究治事下吏
兵二部言希哲宜令回籍候勘正道宜調用江宜逮問
部革希職並江等令宗憲逮問具奏餘如擬
三十九年二月南京衛卒亂故事諸衛卒月糧折銀豐
諸有室者仍有口分米至是戶部議損折值五分之一
督儲侍郎黃懋官又革口分米其補伍後役諸卒每每
馭嚴經歲時不得受廩而諸受廩者小月又輒除三升
不之予更嚴核死亡卒不實則榜其部長諸卒積怨之
又故事每月發廩不逾上五日先期下關符待之是月
既發關符未下且議三月內止發半廩折值予之諸卒

僉怨有孝陵衛卒周山等首倡亂以十九日薄暮入城
分布朝陽通濟門內及柏川橋諸要路至子夜諸衛卒
欲赴營待操山等各邀嚇諸卒勿赴營俱隨我至總督
府取月廩衆從之遂走會同館傍圍懋官居第鼓譟不
已山等首破關擁入懋官倉皇出白金四鎰遺之令其
解散諸亂卒聞之併衆擁入懋官窘迫踰牆欲自避匿
隍傳希絕其妻先亡諸卒出其屍掠其含斂及許宗裝
而去復索得懋官羣扑俱下斃之仍舁至大中橋辞繫
坊上時新江口操卒閧城中亂亦鼓譟擁入四掠商民
復突入內城欲刺守備不得府部諸大臣聞之急出示

諭不聽誠意伯劉世延諭之稍戢仍不解散翌日九卿
科道大會於守備廳兵部侍郎李遂撫安之且議發賑
每卒予一金以稍減折糧例令赴演武場受訖乃去已
而聞軍中籍籍有言朝廷將盡誅各營兵陰相約欲叛
入海遂患之與尚書張鏊議曰諸叛卒雖從宜撫處而
首惡未誅非法也不聞元魏禁軍攻統軍張彝之事乎
且衆尚洶洶必俟奏報處爲一泄機奈何乃托病閉閤
臥給各軍安家小票各一紙以安衆心密召坐營官華
恩等入臥內受計令刺訪首惡得周山等二十五人各
捡捕下獄因馳奏請處分兵部以獄上　上復命三法

司會科道官詳讞擬謀殺制使律俱斬　上曰廉遠本
因堂高必無自遠之理士卒辱及大臣法斬死將若立
新命者必法外凌遲責懲官心存欺謗計使人爲全屍
而死失刑甚矣今所獲亦未可盡知果皆爲首者可再
議周乃止坐首惡周山等三人餘各以矜疑戍邊衛未
獲者悉賞之
三月南京守備太監何綬魏國公徐鵬舉臨淮侯李庭竹
兵部尚書張鏊侍郎李遂以振武營兵變聞　上曰營卒
聚衆圍逼部臣必有不得已之情南京戶科具詳毆總
督官魁臧狀以聞綬鵬舉庭竹鏊具責在守備不能克
戢士卒姑令戴罪協同李遂撫安軍民仍許便宜行事
各營士卒素受朝廷豢養厚恩乃敢不畏法度搵殺大
臣本當重處姑念激變所致令所司捕治其爲首者餘
黨勿問南京科道劉行素趙時齊等各上疏言諸軍激
變始於馬坤之議減折銀成於黃懋官之沓革妻糧而
尚書鏊克廉病不任事員外方攸躋主事安謙給放失
期及守備何綬等總理程規徐班等俱屬有罪部先罷
克廉餘更下吏兵二部議許已而議上悉如行素等言
得旨令坤致仕罷攸躋謙職爲民班罰用規停俸戴罪
視事綬等令自陳把總指揮張鵬等兩下二十九人降

級建治有差已而何綬等各自陳乞罷詔鵬舉策勵庭
竹閑住綬降三級鏊還
四月御史趙時齊疏論綬等馭兵無狀恩威不行因言振
武營軍近以倭亂汰減土著舊兵而以新募之兵充之
嘗之蓄狸養虎易與爲亂今即不能盡遣當以振武一
營軍分隸大小神機教場新江等營命坐營等官各自
訓練不相統一斯亦潛消奸宄之一策也章下行內外
守備酌議以聞
楊州守備盧相部卒二百餘人因分糧不均作亂斬關出
格傷邏捕百戶馮承恩至儀眞集守備汪恩所領驅舡

將入海巡撫都御史唐順之聞變乃揭榜撫諭其衆而
自督兵駐瓜州遣相恩分道追及之於黃天港斬首惡
林三一人餘黨置不治順之具疏以聞因請爲相恩議
贖巡按御史陳志奏相前以三河失事被逮今二罪並
發不宜輕處失守戰船功不補過亦當并論得旨奪恩
俸三月下相于御史問
八月福建叛兵三百餘人自沙縣將樂攻泰寧破之守備
王灶率千戶劉兆元百戶戴權等禦之軍亂兆元率衆
先奔灶權戰死賊遂趨泰安廣昌尋奔永豐旋城遁去
巡按御史鄭本立以聞詔贈灶都指揮權正千戶各陞

襲子孫一級兆元等逮問先是福建兵亂調募廣兵參
錯標無紀比濫陵驕蹇日需犒賞有司不厭所欲即鼓
行爲亂云
四十一年五月先是延綏巡撫孫慎檄遊擊高廷相督兵
築三岔川堡是時歲饑工興多流民應役食者則相與
掠因間蔬菜食之廷相以嚴急失衆心而副總兵張琮
復刑治掠蔬者諸軍乘之大譟廷相懼單騎走琮與遊
擊府達等悉奔避諸亂卒乃入城肆掠商店城中大擾
都司胡朝恩等各率衆捕擒獲數十人餘衆始奔潰檢
卒素驕紛初因前總兵李輔與巡撫董威有郤縱諸軍
胥辱威隱忍不能制遂漸獷悍凡給糧督兵稍違其意
即肆爲流言於時巡撫孫慎總兵孫勇皆庸懦不能馭
衆卒致煽亂事聞詔下巡按官嚴勘至是御史董組劾
上勇時達國輔廷相等罪狀且言致禍自李輔始詔下
勇等即付緹逮問
六月井陘民兵耿梅等擁衆入兵備道露刃鼓譟挾副使
李一瀚索去歲及秋月所欠月糧一瀚不得已各給所
月糧其餘爲移牒各郡邑即付各兵自持之乃散巡按
御史王漸以聞詔擒治首惡誅之一瀚以不及撫調用
四十四年十月河東卒叛以趙炳然總督宣大軍務

四十五年六月承天衛軍人以求索月餉擁衆入府門毆
擊書吏知府鄭文茂久之始解事聞撫按劾管屯指揮
胡良佐科失期管操曹茗掌印朱良約束不嚴并文茂
用刑過當俱當議 上曰軍士玩法至辱守臣其令撫
按守備官嚴捕首惡者治之良等俱下御史問
中允陳謹守制家居會家人與衛軍相毆謹出解爲亂挺
所傷臥病月餘卒南京給事中岑用賓劾巡撫汪道昆
先任監軍副使以酷刑激變素行貪污不檢衆心不附
故雖以撫臣之威不能行於走卒益養成桀悍之氣白
晝大都之中賊虐近臣恬不爲怪請亟罷道昆然後跛

治諸驕軍以法　上命道臣覈籍聽調而令巡按御史
除萬言捕首惡把總曹一麟等萬言以屬監軍副使金
瀾瀾恐生亂乃白萬言待一麟護客兵歸用而之　麟
等乘間脫身亡久之不獲萬言以聞瀾坐奪俸一月
隆慶六年閏二月先是以安慶府為江防要地設守備武
臣督兵卒以備江盜後武弁多令僕夫冒偽吏自為盜
往往白晝殺人掠其財於是以城卒與江卒更番巡警
江卒不得遑營衆忿恨不[illegible]城撲其怠者則江
卒也遂奮臂起以挺擊尉指揮馬負圖困林之曰擊尉
法當死盍大逞或免乎乃誘張承祖調屯軍張志學發

器械帥江卒百餘人歃血盟於旗纛祠與守備楊遇春
共縛尉及郡倅攻郡未得入巡撫張佳胤至遂誘諸武
備而誅其渠魁亂乃平佳胤乃請設兵備於池州言應
天徽寧池太安慶廣德地理遼曠崇山大江盜賊淵藪
舊以徽隸金衢道安隸九江道近礦賊流劫徽池而浙
兵不救安慶江卒作亂而該道罔聞太平軍民呼譟入
府而僅以和解為有地方四千里而無一憲司以鈐束
之者乞於池州設兵備而罷二道之遙制者為便報可
以安慶軍亂詔械指揮張志學等至京鞫治已南京守備
太監張宏言知府查志隆精誤月糧激變軍士又擅離

職守潛入南京　上命併逮志隆即訊
給事中梁問孟疏請嚴治安慶官軍以明憲典仍誡天下
有違法倡亂者所司即以實聞勿泥激變良民之律相
率欺蔽以虧國法　上是之詔自後官員軍民有徇私
挾仇違法倡亂者所司即擒獲奏聞朝廷憲典具存必
不輕貸其容隱掩飾者聽部科參究
檢討沈位以冊封舟過睢寧與杭州千戶陳鎮等爭道鎮
等率諸漕卒毆之位死催運御史張憲翔以聞給事中
馮時雨等言往者大同振武之變徒以詰治未盡故豪
官悍卒橫暴相尋近日安慶之事可鑒位以奉使命臣

鎮等乃敢鼓衆毆之至死宜盡法治之以振紀綱銷亂
萌章下刑部請行巡按及催運御史逮問如律從之
革大同平虜將軍劉文煒任仍命總督官逮問以大同叅
將麻錦代文煒宣府西路叅將[illegible]國代錦先是平虜衛
家丁竇世勳等作亂旋即擒戮至是督撫官言軍變皆
文煒貪忍剝下所致且言錦函廉勇可用故有是命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　二十八

妖術

永樂八年八月長沙妖賊李法良反命豐城侯李彬討平之

十八年二月蒲臺縣妖婦唐賽兒作亂賽兒縣民林三妻少好佛誦經自稱佛母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爲人馬相戰鬬往來益都諸城安丘莒州卽墨壽

光諸州縣扇誘愚民於是妖人董彥杲等各率衆從之擁衆五百餘人據益都卸石棚寨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間衝擊官兵潰散鳳等皆陷都布按三司以聞遣人馳驛招撫之

二月沂州衛奏莒州賊董彥杲等聚衆二千餘人以紅白旗爲號大行刼殺莒州千戶孫恭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勢甚猖獗　上勅安遠侯柳升分兵勦之

柳升兵至益都圍賊於卸石棚寨賊遣人乞降云寨中食盡且無水東門舊有汲道升卽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與戰多被殺傷都指揮劉忠力戰死賽兒與其黨劉信等潛遁黎明升等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等百餘人而賽兒等竟不獲

賊首賓鴻等攻安丘知縣張㻋縣丞馬摠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賊不能攻復帥莒州卽墨之衆合萬餘人併力攻之賊聲言屠城將陷都指揮衛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將至城下奮擊敗之賊收餘衆再戰城中亦鼓譟出擊大敗賓鴻遁去殺賊二千餘人生擒四千餘人皆斬之旣而柳升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捽出之青不爲屈是日鰲山衛指揮王眞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衆於諸城盡殺之各械首惡

送京師山東賊悉平

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奏柳升奉命征勦妖賊唐賽兒等壘疎薄指授方略升受命不恭不卽就道勅諭以賊徒憑高無水且乏資糧坐困之勿圖近功升全不爲心及臨賊境又不設備致賊夜斫營殺傷軍士將都指揮劉忠與升夾攻忠身先軍士幾破賊壘升忌其成功不救致忠力盡而斃賊乘間遁去升遣指揮馬貴等追之所過騷擾不可勝言升亦不問及都指揮衛青聞賊圍安丘急躬率所部兵晝夜兼行遂敗賊衆三日升始至反忌青功而摧辱之人臣不忠莫此爲甚請治其罪　上

曰朕每命將遣帥必反覆籌度丁寧告戒俾圖萬全今
升方命失機媢功忌能者不可宥遂下升於獄
初唐賽兒夫死唐祭墓回經山麓見石罅露出石匣角
唐發視之中藏寶劍妖書唐取書究習遂通曉諸術劍
亦神物唐能用之因削髮為尼以其教施於里悉驗細
民翕然從之欲衣食財物百物隨須以術遣致初亦無
大志尋咒浩淵妖徒轉盛至數萬官捕之唐遂稱反官
軍不能支朝命集數路兵擊之屢戰殺傷甚衆逾久不
獲三司皆以不覺察繫獄既而捕得之將伏法怡然不
懼裸而縛之詣市臨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三木

被體鐵紐繫足俄皆斷解脫竟遁去不知所終三司郡
縣將校等官皆以失寇誅
上以唐賽兒久不獲大索甚急慮潛處尼中遂命法司凡
北京山東境內尼及道姑盡逮至京訊之既又盡逮天
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山東布政段民撫定輯曲
為解釋人情始安
宣德二年九月大理寺奏汾州民祖知醫怨其鄉人求它
醫用呪咀術殺之法當斬　上曰醫術本在活人不能
其術乃為邪術殺人然呪咀亦豈能殺但其心當誅誅
之如律

五年正月文登縣僧明本等以妖言惑衆欲為亂縣官執
送京師　上謂侍臣曰道佛二教本欲離世絕俗養生
治性其後乃說禍福亦欲誘人為善而凶頑之徒往往
以妄言造禍其付錦衣衛窮治之
六年四月深陽人錢成詐言子死復生云見李老君謂其
有福可圖大事遂聚衆謀叛有司捕之不獲襄城伯李
隆以聞　上曰道家貴清淨絕嗜欲後來小人苟求利
己詐長禍福以誑惑愚民謂不忠不孝誦經皆得免罪
愚民無知傾心衛之是以奸人多託以舉事前代禍亂
不可悉舉今此輩又欲為張角邪勅隆發兵捕之至是

悉就獲械至斬諸市
景泰四年八月海賊季福挾妖術惑衆作亂遼東巡撫寇
深捕首惡二十人械送京餘十八人皆釋之
天順元年七月錦衣衛官校邏獲惑衆妖僧妖僧自言當大
貴衆惑之至妻以女以覬非分獄具坐反太監牛玉援
近例請官邏者賞善岳正謂事縱得實不過今妖言律
邏者准應捕律活數十人
八年八月四川妖賊趙鐸作亂命僉都御史汪浩率兵討
之鐸德陽人兵敗為千戶田儀所斬傳首京師好事者
稱其首重可十八斤

成化十年七月都御史李賓等奏錦衣衛鎮撫司累獲妖
人違其妖書圖本舉皆妄誕小民無知往往被其幻惑
乞備錄其妖書名目榜示天下使愚民咸知此等書決
無証驗傳習者必有刑誅不至再犯奏可其書有番天
揭地搜神記經金龍八寶混天機神經安天定世繡瑩
關九龍戰江神圖天空知賢變愚神圖經鎮天降妖鐵
板踫通天混海圖定天定國水晶珠經金鎖洪陽大策
金鋒都天玉鏡六甲明天了地金神飛通集玩書通天
徹地照仙爐經三天九關夜海金船經九關亾返纂天
經八寶擎天白玉柱夫子金地曆劉大保泄漏天機伍

公經奪天冊收門纂經佛手記三煞截鬼經金鎖攔天
記紫闢周天烈火圖玉盆經換天圖飛天曆神工九轉
玉瓮金經記天形圖天髓靈經定世混海神珠通玄濟
世錫為經錦珊瑚通天立世滾雲裏鎖城論顯明曆金
章紫綬經王賢鏡四門記收燕破國經通天無價錦包
袱三聖爭功聚寶經奪天策海底金經九曜飛光曆土
傘金華蓋水鑑書照賢金臺鏡經硃書符式坐壇記普
濟定天經周天烈火圖六甲天書三災救苦金輪經智
鎖天關書感天迷化經變化經鎮國定世三陽曆玄元
寶鏡玉傘錦華蓋換海圖轉天圖推背書九曜飛天曆

彌勒頌通天玩海珠照天鏡玄天寶鏡經上天梯等經
龍女引道經穿珠偈天形圖應劫經天圖形首妙經玉
賢鏡透天關普天曆玄娘聖親書太上玄元寶鏡降妖
斷怪五家經金光妙品奪日金經紅塵三略照天鏡九
關番天揭地神圖金鋒都天玉鏡玉樹金蟬經玄娘聖
母經七返無價紫金船銀城圖樣龍鳳勘合

十二年九月妖人李子龍伏誅子龍本姓侯名得權保定
易州民幼名立柱兒為狼山廣壽寺僧更名明果稍長
游方至河南少林寺遇術士江朝推其命當極貴又遇
道人周道與傳與妖書有云陝西長安縣曲江村金盆

李家有母孕十四月生男子龍有紅光滿室白蛇盤繞
之異得權聞其說遂更名子龍蓄髮往來真定開交結
不逞之徒又有術士黑山者批其命有若遇猴雞鳳凰
交之祚得權謂與江朝所言符信之又遇道士方守真
引至京寓軍匠楊道仙家先是道仙有為朝章勘合并
勾籌符印散與內使鮑石崔宏長隨鄭忠王鑑常浩左
少監宋亮副使穆敬得權乃得賓緣出入內府鮑石等
皆為所惑敬信之將引至萬歲山觀望羽林衛百戶朱
廣素與鮑石鄭忠相識密言其事廣遂同小旗王原訪
得權稱得權有貴相乃傳於宋亮等往還日久情稔各

遣以鞍馬服用等物餽石曾敝織染局內官韋舍設僎
具以待舜入內府石忠等稱爲上師北面拜得權不爲
醞勞日張大既而爲錦衣衛官校孫賢所發就得權下
獄將送都察院出衛門忽報曰韋舍死矣都察院鞫實
得權及楊道仙黑山朱廣餽石皆伏誅餘黨充軍已而
刑科都給事中雷澤等言得權餽石等內外交通陰謀
不軌醞釀禍亂死有餘辜乃止命得權等五名處死餘
黨王原等九名俱獲宥免刑罰大猶恐無以謝神人之
怒彰朝廷之法乞追究悉誅之　上以事既行不聽又
以兵部言陞賞錦衣官校袁彬孫賢等有差

十三年十一月山西石州民桑冲伏誅初大同府山陰縣
有男子習女工爲婦人裝以誘淫良家女婦有不從者
用魘魅淫之冲盡得其術從而效之者七人冲歷四十
餘州縣淫女婦莫有疑其僞者至晉州有男子欲强淫
始知其僞告官械至京都察院具獄以聞　上以其情
犯醜惡有傷風化命凌遲於市且令捜捕七人者誅之
妖人王臣自幼服役公侯家數易主亦數易名惟以妖幻
誑取人財所得輙盡累爲主人惡刑所加兩足不能行
成化初衒術於江陰諸大家皆不納獨周惟瞻稍待之
見其一匣有二木人長尺餘能自相抵觸坐作進退聽

其指揮凡人之物經其目者必能暗取後往北京遠舉
授得見　上廣辛丑　上命中官王敬往湖湘江浙京
東諸郡王臣同行從以無賴二十餘輩尋一獲取財物
所歷三司郡縣官受其辱民受其擾江陰諸大家以舊
憾受毒最甚巡撫王恕疏列其罪詳中官　詔遣官校逮敬
充淨軍臣下錦衣獄三日斬諸市
二十一年京城外有居民葉玘等發人墓取髑髏及頂骨
以爲葛巴刺碗并數珠假以爲西番所產乘時市利愚
民競趨之所發墓甚衆至是緝事者聞於朝番僧嘗買
以進者皆遁去獲玘等送刑部鞫治　上曰律載發墓

其罪皆死況此輩取人髑髏市於左道以邀厚利其亂
支解之罪相去幾何其即誅之錦衣衛仍嚴加緝捕
弘治元年正月左都御史馬文升等言嶽鎮濟瀆等祠廟
皆有前太監陳喜及奸人鄧常恩所造石函周遭有符
撰中貯泥金書道經及金銀錢寶石五穀似爲厭鎮之
術者又有　先帝遣陳喜致祭祝文其文不知何人所
纂皆刻之石本朝故事凡改元之初及水旱災傷則致
祭嶽鎮海瀆之神例命翰林撰文分遣朝臣以往不聞
用內官撰文內臣往祭之況石函厭鎮世無此理今常
恩等已正憲典其石函石碑尚存於寧以妖術惑人自

言得聚寶盆於桃花洞知州程觀信之事聞俱坐斬既
遇赦寧發戍邊遠
禮部覆都御史馬文升奏令巡城御史及兵馬司錦衣衛
逐一捜訪但有扶鸞禱聖驅雷喚雨捉鬼耳報一切邪
術人等及無名之人俱限一月內盡逐出京仍有潛住
者有司執之治以重罪主家及四鄰知而不舉者連坐
十年七月巡視東城御史程文以鄭村壩軍餘劉普善妄
稱天仙玉女託夢於已令益造殿宇各處男女聽其誘
惑爭趨禮拜布施錢物請賜禁治命都察院揭榜嚴禁
之既捕獲都察院請治以左道惑衆之罪　上曰普善

輩左道惑衆有壞風俗即宜禁止但愚民無知姑從輕
處治悉杖而遣之
正德七年十二月初成化間劉千斤石和尚相繼作亂皆
山西李姓者以幻妄之術佐佑之及劉石敗李挾重資
逃走至是其孫李五世習幻術復聚延安府地方坐臥
一漆室內令其徒黨鼓惑恐愶謂溷勅出世當王天下
某人當爲文武將佐某女當爲后妃嬪御置水一盆令
其自照果見各様官服於是人皆尊信不疑凡來照者
置立簿籍記其姓名約各出財共舉大事愚民被其誑
惑遠近爭附所獻金帛隨其貧富以爲多寡至有千金
金者雖傾家破產亦所甘心或子女或器物接踵而至
所積輜重陸續潛移他所惟留隨身鼓衆劫縣殺人及
官兵敵敗五先逃走
嘉靖元年初郟縣馬隆其母李氏手有卦文自號觀音老
母隆詐稱首有盤龍左股有日月二氣蟠結其黨柴世
隆等聚衆劫掠自河南盧氏淅川流入陝西商南山陽
等縣所過焚掠勢甚猖獗陝西參議陳鼎討平之
三年十一月妖人李伯川沈雄等詭稱商販入山海關殺
守關主事王冕事聞兵部奏行薊遼巡撫劉澤張璉緝
捕盜賊嚴禁白蓮左道已而御史劉冲請贈冕官以勵

臣節從之
十三年四月山海衛軍餘沈淮素習妖術初從妖人李真
等謀反戕殺主事王冕真等伏誅淮潛遁灤州玉田三
河等處者八年至是爲巡關御史所獲事聞下順天府
臣張嵩覈勘得實遂正其罪
八月大同妖犯蕭芹等與喬源丘阜劉景陽等皆以白蓮
教術幻惑遠近出入虜境爲奸會馬市成恐於其黨不
利乃撰逆表進俺答謀以左衛獻之虜之嶽羌市完犯
左衛也實芹等誘之幸其謀蚤泄張攀隆呂明鎮等被
擒虜至城門不開乃引去芹誑虜謂能呪城使塌故虜

入右衛試芹術不驗未幾虜遂執送芹詣侍郎史道取芹摯隆等諸妖犯悉械送京師下法司鞫其罪凡首惡十二人悉凌遲梟首邊境没其產妻子其從惡企謹而下死徒者有差是舉也大同妖黨幾盡其脫漏者不及十一而首惡喬源丘阜劉景陽竟匿虜所不出後數歲阜等乃大爲邊患云

十月大原妖賊呂鶴丘富初以左道惑泉宮叛降虜酋俺答用事鶴因竊伏應州城使其黨賀彥英等出入虜中與富通至是彥英自虜中還爲都指揮張翔部卒所緝盡得其間狀總督許論遣官捕鶴及其黨楊嶽大臣俱

獲之事聞下兵部議鶴等勾虜入犯不在王三蕭芹下宜即付巡按御史訊決論討伐虜謀功宜首敘翔宜陞級兵備守巡副使楊順等與有勞者宜并錄從之

三十六年十二月先是有妖人馬祖師流寓湖州之烏鎮民沈松家以幻術惑衆有物如蝴蝶入人家變幻飛走異狀祭之則刀杖傷人夜魘魅惑人至死其黨有毛鎣計中江升高仙許逢李瀛松蔣朋等更相誑飾鼓煽遠邇愚民爲所誘脅甚衆約以九月甲子起兵攻嘉興會有洩其謀者官司亟捕之毛鎣等皆先被擒至期馬妖樹白青二旗放火殺掠兵備熊政劉燾恐督兵擊之賊潰走南潯官兵追擊及於雙林盡殲其衆獨馬祖師者遁去總督胡宗憲等以聞兵部覆議兩浙倭患頻仍民生日蹙是以人心搖惑群孽易生故妖道一鼓流言嚮風嘯聚今惡黨雖擒元兇未獲舟山通逃反側覬覦宜急赦脅從而嚴捕馬祖師者以除亂本部可

四十三年京師有呂某者以白社法惑衆歛結黨類千餘人僞授職官給以告身約於八月謀逆北連丘富虜衆以圖大舉而河南山東宣大眞順等處妖人尤衆互相援結煽惑愚民不下數萬有李應乾者居河南之濟源一目微眇兩手握以日月字懷衛之嗣不逞者推以爲

主陰鑄印章數百顆以待用置太白旗數十給付各小帥以爲會兵符驗約於四月八日起事人莫知之是月呂某者謀泄有人以僞告身二帙牌敕鬻與一衆首白輔臣徐階階發兵部尚書楊博遣官校緝獲呂某鞫實奏聞因命內外捷捕應乾逃匿山西久之乃獲各伏誅

四十四年六月滄州張鎮商河張朝用皆宗白蓮教爲幻術妖言以惑衆私剏廟宇行宮四十所四方無賴禮拜歸附無慮萬餘人晝夜傳法誦經男女裸裎天津兵備副使黃中發卒捕擒收鎮朝用訊之并捕其脇從數十人餘黨皆散

九月保定白蓮妖賊馬相等爲亂巡撫張師載討平之敘功賞銀幣有差安平縣典史陳萬春陞保定府通判

十二月陝西甘泉縣民李應乾自稱唐之後裔與河內民李元共爲妖言符讖惑衆陰約叛人丘富及各處羣盜通虜欲謀不軌匿永寧王府鎭國中尉睦𣶒府中私製號旗刻僞印封拜其黨與期起兵之日先據河南約睦𣶒爲內應事泄各撫按官捕之急復走匿肝城王府宗室睦樓所樓厚遣之窮無所歸併其黨三十餘人俱就執事聞下法司擬罪詔磔應乾等傳首以徇黨與各以輕重發遣逃者各司緝捕睦𣶒賜死睦樓發高牆罰住

四川白蓮教妖人田統以邪說鼓衆推蔡伯貫爲主嘯聚數千人僞號大唐大寶元年旬月之間攻陷合川大足銅梁榮昌安居定遠璧山七城三川俱震劍州學正黃尚質監司廉其賢令署巴州夠自捍禦郡賴以安巡按御史李廷龍請治撫臣劉自強等玩寇失職之罪乃詔奪自強及各守臣俸討之賊以妖誕相誑惑雖羣黨蠭應所在蠭起然實烏合無紀律遇官兵輒敗𠠟不支一時瓦解諸首惡多被擒戮伯貫懼逃走大定舊巢官軍破巢擒之餘黨悉降訊鞫伯貫虎夾伯貫巢事凡三十六日而滅

終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五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太常寺少卿臣張孔教 訂正

兵部

寇盜

乙巳七月沅陵民向珍入作亂參軍詹允亨遣千戶何德出討擒其寨斬之

麻城里長袁寶捕羅田妖盜藍丑兒以獻賜綺帛旌賞之

十月信州盜蕭明率兵寇饒州千戶陳明擊敗之

十二月蕭明寇婺源州知州白謙死之

丙午十一月永寧郡縣賊饒一等作亂指揮副使畢榮討平之

洪武元年五月昌國州蘭秀山盜入象山縣作亂縣民蔣公直等集鄉民擊破之 上遣大理卿周禎至縣賞其功賜公直與王剛中各銀一百二十兩

七月焦山寨賊首劉士原寇汝州三屯尚唐等處指揮任亮等率兵討平之

八月溫州淅溪人葉孟怡等聚衆作亂指揮吳廣討平之

三年正月沂邳二州山民作亂參政陸聚討平之

四年八月穎州上猶縣山冦作亂命宜春侯黃彬討捕之

高州府海寇羅子仁等作亂殺通判王名善雷州衞千戸
黃青領兵擒子仁等戮之
十二年七月四川賊彭普貴等爲亂焚掠十四州縣都指
揮司以兵討之不克平羌將軍丁玉率兵盡戮其衆遣
人奏捷 上賜勅勞之
十四年十月衞處溫三府山寇吳達三葉丁香等連結作
亂命延安侯唐勝宗都督張德督兵討之
潮州揭陽民作亂南雄侯趙庸討平之擒賊千餘人并其
家屬二千七十人至京
十一月程鄉縣羣盜竊發趙庸帥兵擒賊首僞萬戸鍾陸

海等一百五十人平之
十二月唐勝宗率兵討衞處溫山寇擒首賊吳達三葉丁
香及其黨三千三百餘人家屬一千五百餘人斬首二
百八十級餘黨遂平
十五年二月龍川河源民自稱李元帥合龍南民作亂趙
庸發兵擒賊五百七十餘人平之
閏二月陽山歸善等縣蠻夷及璧龍洞城家塘潭源洞等
處宿盜爲民害趙庸悉分兵討平之
十六年九月時廣東猺賊作亂江西永新龍泉山民互相
煽動結聚徒黨自稱順天王勢甚猖獗都指揮戴宗率
兵勦捕不克命申國公鄧鎭爲征□將軍臨江侯陳鏞
濟寧侯顧敬爲左右副將軍率兵□之
二十三年十月東川侯胡海等討贛州賊夏三等平之斬
首三千七百級生擒賊人一萬三千四百人追擒夏三
等并俘其黨三千五百人還師
二十六年十一月東莞伯何眞之第迪其次子宏以罪誅
迪自疑禍及遂聚衆作亂南海衞以兵捕之迪伏衆阻
殺官軍三百餘人入海島指揮使發兵擊敗之械迪送
京師誅之
三十年正月漢中府沔縣吏高福興及民人田九成僧李

普治謀作亂殺知縣呂昌說數論李說敗官軍命征西
將軍長興侯耿炳文等發陝西兵討之
九月耿炳文遣陝西四川都指揮同知分兵捕福興及其
黨汪伯工陳妙貫楊文輝等悉誅之宥其脅從爲軍者
凡四千餘人
三十五年八月江西廬陵民嘯衆劫掠三司奏請發兵捕
討 太宗不許遣行人許子謨齎勅諭令各復其業仍
勅韓觀招撫之
柳州等處蠻民嘯衆劫掠遣禮部主事李宗輔等賫勅往
赦其罪諭令復業如執迷不悛調兵勦除

永樂二年二月勑江西總兵官襄城伯李濬等率兵勦捕
永新流冦毋令擾害良民
六月大鵬梲港赤坎寨胡家港諸處海冦殺掠軍民勑責
捕倭總兵官王友等勦除此冦以贖前罪
三年二月遣兵部尚書徐子良等諭柳州府武宣洛容二
縣民黃田等及荔浦縣民廖均用等各復原業永爲良
民若怙終不悛調軍蕩除
四年正月河南布政司奏南陽皂君山草冦竊發　上謂
兵部曰此雖小醜不治將大元末汝潁初亂才數千人
順帝恬不加意遂至大亂此今日殷鑒也夫治患於初
萌則爲力易及其盛而治之則費力多而所傷不少矣

遂命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率兵捕之已而布政司
獲首賊并其家屬送京且言初其黨遇其姪繫之於家
而馳報官遂獲之　上曰毋與姪知大義俱免連坐
九年正月　上諭兵部尚書方賓等曰近聞時賦役繁重
兩廣江西福建多有嘯聚作亂爲害鄉里朕初即位不
忍捕戮遣官招諭悉能聽從各還生業今天下平寧朝
廷紀綱法度已定尚慮愚昧者不知爲善之樂或因有
司暴虐或爲豪富凌逼乘其小忿輒入山林嘯聚劫掠
於法必應勦捕然兵戈所加傷其善人此徒負無良心

當預先開導爾兵部即榜諭自今務須遵守法度賦役
一體應當以盡爲民之分如有分外科徵自下而上陳
告若不准理許齎大誥赴京陳訴如鄉里有頑惡無賴
之人煽誘作耗其良善者能擒之解官朝廷量加賞賜
豈不勝於脅從受病果能遵守朕訓永遠安吉違則有
罰悔將無及
給事中倪峻言有內官奏千戶不待朝命輒發兵捕盜者
請罪其專擅　上曰國家養兵正以除奸衛民境內盜
發千戶能率衆捕之使民免於暴橫正是能盡其職若
必待奏報而後發兵小則亡逸大則勢張受害多矣閹
豎不達事體爾亦從其言乎千戶無罪峻惶恐而退

十四年正月山西廣靈山冦劉子進居鄉無賴嘗自言往
石梯嶺遇道人授以雙刃劍鐵朔神箭能驅役鬼神遂
爲妖言糾集鄉民劉興余貴郝景瞻樊敏等作亂妄署
職名以皂白旗爲號奪太白王家莊驛馬殺大同等衛
採木旗軍所過劫掠人畜官軍莫能制事聞遣中軍都
督金玉等帥兵征之獲子進等百三十五人械送至京
上諭刑部曰此徒本皆良民或因饑寒或爲官府虐害
不得已相率爲盜可止罪其首惡以示懲戒餘皆免死
發交阯各衛充軍勑玉等還京

二十二年五月巡按浙江御史王復奏麗水政和山寇周
叔先等聚二千餘人往來行劫漸致滋蔓請發兵捕之
上命兵部尚書李慶等議調防倭都司張翥所領勁兵
三千并閩浙兩都司各調五千總於翥而捕之大學士
楊榮從容進言以爲彼皆愚民或爲有司所苦或爲衣
食所窘不得已逃入山林苟活朝夕耳何敢爲亂若寬
而撫之當遂散矣急則堅其爲盜之心況兵戈所加不
免枉及良善願更思處置之宜　上曰卿言是也可勅
閩浙三司招撫若復頑梗弗服用兵勦滅未晚也已果
悉服

洪熙元年二月鎮江常熟一路強賊劫掠爲民害勅守備
京襄城伯李隆駙馬都尉沐昕兵部尚書張本即撥官
軍船隻遣官率領前去緝捕務要盡獲押送來京都察
院亦選御史一員往督視之
三月藍山縣賊潘康山等誘衆作亂拉寧溪猺獞流劫勅
廣西總兵官鎮遠侯顧興祖調官軍相機勦捕之
長興縣賊首殷先朝伏誅
四月命錦衣衛指揮使王節選官於濟寧儀真鎮江等處
巡捕寇盜　上曰往年所遣捕官多不得人爲人更甚
於盜今須慎選若復蹈前弊爾等與之同罪

宣德三年五月都督蔡福都指揮朱廣薛聚千戶指揮磨
責千戶李忠等在交阯守乂安被賊圍困不下率廣等
降賊且教賊造攻具攻東關我兵九千餘人憤欲殺賊
管福等又命百戶朱英告賊賊殺盡九千餘人遂攻昌
江等城福又歷說告賊人降皆至清化驅馬城下大呼
曰守城者可見我全首領不然肝腦塗地爲和州羅通
等大駡而去至是獲送京師悉伏誅籍其家
正統十一年三月浙江參議與昇言福建盜礦諸賊出沒
於江浙廣東諸境東捕則西逝南搜則北竄若合而爲
一其患不小況三司官僚意見各殊苟謀非己出輒多

方沮格遂成姑息致賊勢滋蔓乞斷自宸衷命有識重
臣付以閫外之寄嚴立法制必除兇惡章下都察院覆
如昇言　上命御史柳華往督福建浙江江西三司調
兵勦之但養姦縱賊必罪無赦
十二年十月浙東葉宗留反命僉都御史張楷討之
十三年四月福建寧化賊鄧茂七反茂七建昌人初名鄧
雲豪俠爲衆所推因殺人官捕之逃入寧化陳正景家
改名茂七聚衆集會願指殺人縣官捕之遂拒捕率黨
劫上杭攻汀州衛杉關攻光澤大掠順流而下攻邵武
掠其庫藏數日至順昌時參政宋彰交阯人與中官多

故舊侵漁以萬計餽送王振遂陞布政祇任計營所費
驗戶歛之貧乏不堪者若爲所廹於是尤溪爐主蔣福
成黨集居民劫取聚落旬日至數萬人遂襲尤溪沙縣
治與茂七聲援相聞進劫沙縣將攻延平巡按御史汪
澄至延平聞賊勢已熾即回省會劉巷御史張海在延
平被圍海躬撫諭之賊遐海以狀聞朝命御史丁宣按
賊事先發牌招茂七茂七笑曰吾從尤溪取延平據建
寧塞二關之人傳檄以下八閩誰敢窺焉遂殺齎牌從
者據王臺立總甲里長殺張都司其勢益熾遣總兵劉
聚副總兵陳榮帥師都御史張楷監軍事討之

先是巡閩御史柳華檄各郡縣令鄉村置隘門望樓編
鄉民爲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以防寇盜不從令者罪
總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民無敢違
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爲總甲嘗佃人田例於輸租外
餽田主以新米雞鴨茂七始倡其民革之又以輸租於
遠者令田主自運歸不許輸送其家田主訴於縣縣逮
茂七不至乃下巡檢追攝之因而殺弓兵數人縣聞於
上官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鬥殺傷殆盡遂刑白馬歃
血誓衆舉兵反剽縣游民皆舉金鼓器械應之烏合至
十餘萬人僭稱王號署官職八閩騷動

上諭兵部曰朕自即位以來惓惓以奉天安民爲心累頒
詔勑省刑赦罪輕徭薄賦凡可以寬恤民者無所不用
其心又戒飭官吏非奉朝廷明文一夫不許擅役一毫
不容擅科期在休息天下共享太平之福比者鄧茂七
等聚衆爲盜所司請發大軍勦捕朕雖遣將調兵然猶
慮其出於不得已必有激變之者屢遣御史齎勑撫
丁寧撫諭庶保全之今茂七等果有悔禍之心將參延
平城下輸情訴冤自求生路且乞蠲免徭役三年御史
張海等以聞朕悉從之仍赦海等明正官吏激變之罪
仍兵部備榜朕言以曉諭之俾其知國家以仁育萬民

以大宥赦天下掎支至日不分罪犯輕重但能洗心改
過即日退散者俱貸其死仍免其徭役三年凡逃年通
負悉免追徵官吏人等敢有違詔侵害之者治以重罪
如梢支已到尚且首鼠兩端或仍前結聚或逃匿山林
必撲滅之不赦

鄧茂七遣別將陳敬德與都督等由德化永春安溪寇泉
郡知縣熊尚初逆戰於五陵坡

七月都督陳詔討葉宗留與戰不利敗死遣工部尚書石
璞都督徐恭督諸軍討之

十一月張楷分兵討葉宗留副總兵陳榮戰殁楷進兵討

閩賊　朝廷慮宗留與閩寇合命御史朱英與中官分
守閩浙要地英檄諭脅從示以禍福降者甚衆以討生
致賊首周明松等數人械於慶元謀報賊衆三萬來劫
明松等中官大懼欲走英不可即誅明松等尸於市賊
聞之遁去

十四年正月鄧茂七勢益熾遂圍延平汀州張楷奏請益
兵乃命寧陽侯陳懋充總兵官保定伯梁珤平江伯陳
豫爲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爲左右參將刑部尚
書金濂參贊軍務太監曹吉祥陳𤄽監軍御史張海丁
瑄紀功大發兵討之

鄧茂七犯建寧掌府事參政張瑛率兵拒戰陷陣死

二月張楷兵至廣信鄧茂七圍延平甚亟楷調都督劉聚
日賊聞大軍至寧無懼心即具榜遣人馳諭以威信果
率兵至鉛山賊聞將衆調都督劉德新乘夜襲之賊皆
潰散茂七僅以身免退保陳山楷駐兵建寧四招其黨
賊復攻延平楷以浙江軍伏後坪南京軍伏後洋江西
軍伏沙溪之南而以福建軍素爲賊所易者出城挑之
已而礮作伏起合擊大破之遂斬茂七俘其衆時陳懋
等大兵尚未至茂七已誅張楷還兵仍討浙寇金濂陳
懋留鎮福建謙巡按御史柴文顯汪澄下獄誅之

閩寇餘黨推鄧茂七兄子伯孫爲主據尤龍山金濂張楷
等選精兵二千撒山後戒曰明日賊必空寨來攻若疾
入其寨而反之比旦賊覘我營兵少果至溪上無伏而
還一千兵已據其寨川其滾木礌石下擊之賊衆遁散

授福建降賊羅汝先黃琴爲縣丞主簿

三月浙江僉事陶成招賊首葉宗留陳諫胡降之擢成副
使萌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乘
隙出官軍調集又循逡逓師老財費莫能爲計成請
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懇
惻宗留等環聽竦動悔悟率其黨出降惟剛得二殺使

者引餘黨遁入山中

徐恭等進討浙寇敗績三司官沈璘耿定王晟皆沒

五月勅僉都御史張楷還兵同徐恭等討浙賊恭次金公
山其危楷往援之至即伏兵斷鶴兒巷爲壘賊至尾兵
擊之少卻佯走賊追過壘伏兵四起一鼓殲之

六月將鄧伯孫勢益熾陳懋等乃揭榜招諭立賞格能自
擒相殺來降者與斬馘同賞於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
千戶龔遂榮者入尤溪山中降其衆數千而還賊將張
留孫勇而健善鬭自茂七起事恒倚仗之遂榮乃爲書
遺之許其自新謀者得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

由是賊黨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貢川
柑戶陳山諸寨伯孫就執乃分兵解汀漳之圍閩盜平
命刑部侍郎薛希璉巡撫福建時燮冠罷不復起乃請調
兵討之親總軍務晝夜籌度其間知賊黨追脅者衆遣
人抵其壘撫諭之降者數萬計先是有逃入海者聞之
亦棄兵自縛詣麾下待罪悉釋之使歸田里其負固不
服者縱兵擊之擒斬殆盡閩寇乃平以功陞尚書
八月廣州盜黃蕭養反蕭養者南海冲鶴堡人以強盜事
繫禁郡獄踰年所卧竹床漸生竹葉同禁者謂曰此祥
瑞也因歛以不軌設謀越獄出凡十九人先已潜通其

黨艤舟以待遂逃入海嘯聚羣盜赴之者旬月至萬餘
人遂攻圍廣州城官軍禦之輒爲所敗城中因饑死者
相藉與雲梯呂公車衝城幾爲所破招誘恩民至十餘
萬副總兵指揮使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
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迸若避賊狀官軍鬪
蕭養所在伏兵出柴中擒清並殲其軍賊擁清至城下
使諭衆開門降清罵賊而死蕭養既屢勝遂僭號改元
自稱東陽王據五羊驛爲行宮授爲官百餘人
十月時舊降虜安置畿內者以也先之變並乘時爲盜命
都指揮董寬率兵督河間瀋陽等衛軍緝捕之

十二月命都督同知董興總諸道兵討黃蕭養以兵部侍
郎孟鑑贊理軍務
景泰元年四月都督董興等大破廣州賊黃蕭養誅之餘
黨悉平封興海寧伯
鎮守浙江都御史軒輗奏福建政和賊首吳金八等流劫
青田縣攻圍平陽千戶所議遣布政司孫原貞僉事鄭
彥魯覘期會剿從之
五月處州賊陶得二寇武義縣浙江副使陶成禦之賊死
得二先已招降既而復叛率衆來攻武義無城惟設木
柵賊大至或勸成稍卻以避其鋒成不可麾兵與戰自

辰至申俄而城中火起蓋賊有潜入城爲內應者兵遂
大潰成策馬突陣死之事聞贈左參政諭祭配享越國
公胡大海廟廕其子爲新會縣丞
二年十月浙福盜平進孫原貞爲兵部尚書鎮守兩浙
四年六月浙江福建民鄧懷曾王孝心等作亂命都御史
劉廣衡督兵捕之至則賊已就擒乃察其嘯聚之故以
山有銀場連亘深僻賊得以潜伏其中即命伐山通道
俱奏設縣治以便經視其患遂悉
九年福建官臺山民聚爲盜巡按御史練綱趣兵捕其渠
魁而釋其脅從於是與諸司忤按察使楊珏奏其縱盜

當道亦多忌綱遂謫郴州判官再徙甘州衛經歷
四月宣化盜起刼南寧府初南寧指揮僉事左君弼縱民
之無籍者爲軍又縱所部軍士入山伐木民多驚從逆
相構爲盜詔發廣西官軍討平之斬首百餘級生擒二
千八百餘人獲馬五十疋仍命大都督府械罪君弼而
禁錮其卒
天順二年五月廣東海賊嚴啓盛等寇香山山洋尾啓盛
坐死囚繫漳州越獄聚衆下海爲患敵殺官軍拘留都
指揮王雄至廣東復殺總督備倭都指揮杜信勾引番
船入寇巡撫葉盛命官軍擊敗之生擒啓盛餘黨悉盡

四年八月藤縣民胡趙成因事充軍過華造妖言構集大
藤峽等山賊攻陷諸縣治燒刼衙門殺擄官民掠去實
家寨巡司印信茶壺一方都御史葉盛督參政范信副
使雷復都指揮儲瓊督領指揮張錦王銘等官兵擒斬
成等三十二名奪回印信脅從者不治
七年九月廣西潯梧懷賀山賊流刼廣東雷廉高肇新會
地方勅總兵官泰寧侯陳涇副總兵都督歐信巡撫都
御史葉盛討之
初兩廣盜起參將范信以兵會剿大藤峽信利擄掠馳至
廉橫間誣宋泰永平等鄉居民皆賊黨屠戮殆盡至是
又欲併進城等鄉屠之以爲功參議朱英爭其非寧且
遣使請都御史葉盛亟班師民免屠滅之慘盛從之
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爲害兩廣守將頡頏自異故討賊
不成功葉盛請華兩廣正將立總鎮於梧州居中調度
梟雄其黨而不果行盛不得已請益兵　上乃命都督
顏彪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議破賊砦八百餘斬數萬而
還或又以殺降誚之不知實積年反復之賊也
成化元年二月上杭縣賊關永華攻破縣治知縣黃希禮不
能禦而遁及永華被執乃言嘗賄希禮故縱之法司坐
希禮罪死希禮遣人上京愬下巡撫及三司以永華已

誅言不可質恐誣良善　上謂罪疑惟輕其宥希禮死
但不能以死守城謫戍邊衛
四月荊襄流民劉千斤反命撫寧侯朱永爲總兵官工部
尚書白圭提督軍務率兵討之起都御史王恕會三師
旋進搗賊巢
七月御史李志剛言近日川廣盜賊縱橫所經兵民之家
需酒食亂婦女驅人負擔或少弱所掠貨與之其辭弗
受者多被殺戮迨賊去有司捕得所弱與物輒爲通盜
分贓拷訊誣伏撫按但據成案被誣者懲拷訊之酷甘
心適死受誣含冤終莫能辯彼眞爲盜者聞之曰其人

且爾吾屬可知是以不肯革心聽撫乞勅各處撫按分
巡等官躬詣盜所廉察情實此等冤獄咸與伸理庶幾
良善獲安盜賊向化章下都察院覆奏從之

十月給事中袁愷奏荊襄等處流賊攻陷地方甚爲民患
總兵李震巡撫王恕王儉巡按王瀛都布按三司王澤
等既無撫馭之方又無勦捕之策宜各究治以爲誤事
之戒 上以恕儉大臣姑記過瀛澤等俱奪俸仍令同
心協力平賊以弭民患

廣東山賊流刼贛州龍南地方勅巡按江南御史陳選都
指揮王貴布政使翁世資按察司林鶚討平之

大學士李賢言賊寇雖已往征其間山林深阻流民積聚
衆多賊聞大軍南下必遯刼以爲黨其流民亦恐官軍
勦殺因黨賊偷生如此則賊勢益衆愈難撲滅宜榜文
開諭俾各安業有能擒賊或斬首來獻者比軍功加倍
陞賞其被脅從走脫來首者免其罪與有功一例從之

編修丘濬言兩廣之賊所以多於前者起於前日總戎者
之濫殺無辜也蓋此輩俱是平民方無事時輸賦稅養
兵吏賴以爲己之保障一旦外寇入境焚蕩室廬戕殺
親屬欲入城則閉門不納將入山則又與賊遇四顧無
依不幸爲賊所虜姑從之以延頃刻賊刼持而虛使之
行則負擔息則樵爨攻城則驅之以當矢石反奔則棄
之以遺官軍萬一倖不死彼固欲賊去之後仍趍官
府輸役如常得爲太平良民也然而大軍既至眞賊遠
遁顧將不得已之從賊者殺之以爲功由是平民皆甘
心爲賊矣宜由加寬貸許其殺賊贖罪 按賊黨與
以孤其勢其計無便於此者

二年三月揚州鹽寇起守兵失利勅僉都御史高明勦捕
明造巨艦楊爵亭往來江南北督戰又授方略御史戴
琥顧以山擒賊九百餘人並江置邏堡高山望賊出沒
露蹤跡不得是江海間稍靖

兵部言提督尚書白圭等奏賊首劉千斤等住襄陽房縣
豆沙河等處萬山中分作七屯臣等會總兵等官議分
兵四路一從南漳一從安遠一從房縣一從穀城犄角
並進尅期會勦 上曰兵不可遙制宜如所擬行

五月平虜將軍撫寧侯朱永提督尚書白圭及總兵都督
李震帥師討荊襄賊圭至南陽分兵爲五路圭與永由
南漳入遇賊誘之臨城擊破之乘勝進兵賊退入梁
山險復雨濘阻先士卒而登至格兒賊憑險爲拒時諸
路兵會巳二日攻之不能下士卒鬬圭來各奮勇乃命
裨將率兵千餘由間道出賊後焚其營而自以大軍臨

之賊萬餘迎敵顧已營火起遂驚駭竄亂走死者無數
斬首數萬級生擒劉千斤等獻俘京師惟劉長子石和
尚脫走深入巖險
反賊劉通等伏誅通即劉千斤河南西華人有膂力縣門有石
獅重千斤通手舉之人因以爲號正統中惑於妖言潛
住襄陽房縣與妖僧允天錫謀亂至天順八年有石龍
者即石和尚糾合馮子龍等四散刼掠通令男聰約子龍等
舉事乃於地名大木廠豎黃旗聚衆據梅溪寺稱王僞號
爲漢建元德勝聚衆至四萬餘人攻陷城池爲官軍殺
敗通等就擒與賊黨四十八人磔於市男子十一歲以

上者俱斬之
六月廵按湖廣御史王瀛等奏賊首石和尚集衆千數燒
刼大昌縣治瞿塘衛指揮曹能夔州府通判王禎率官
軍民快往禦之被殺者六百餘人禎與奉節縣典史并
百戶二人俱遇害因劾能易敵傷威請治之事下兵部
王復等請勅白圭等議留京營及山東官軍分往勦殺
仍勅四川守臣馳赴夔州調兵協勦及移文王恕停能
等俸藏罪殺賊兼守禦城池從之
十月白圭等奏石和尚劉長子等聚衆千餘燒刼巫山大
昌縣治調參將喜信鮑政都指揮白玉等躡賊向往勦

殺賊計窮力屈兼以食盡乞降官兵乘機誘之劉長子
縛石和尚送至都督喜信營受之長子詐信營告缺食
信給之食俾近營居住既而併劉千斤妻連氏僞國師
常通僞給事中王靖僞都指揮苗虎張石英等三十人
僞千百戶張剛等六百餘人盡擒之奏聞區處下兵部
議賊餘黨恐有竄伏山林者宜移文總兵等官督兵搜
捕俾噍類不遺庶無後患因詔總兵等官候地方寧靖
區處得宜然後班師
磔反賊石和尚劉長子等七十三人於市并斬其家屬五
十二人和尚名龍詭言石亨家屬劉長子即馮喜

四年四月固原土達滿四反國初殘元平涼萬戶把丹率
衆歸附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以畜牧射獵爲生天順
末虜酋孛來毛里孩內侵把丹孫滿四與其黨李俊等
有北徙意衆時刼掠藏匿逋逃事覺有司捕之急會參
將都指揮劉清守備指揮馮傑役逼索各土達賄物各
土達怨之滿四遂糾衆反石城者四面俱山峭壁高數
十仞西山嶺平可容數十人滿四據之劉清領兵與戰
不利陝西鎮守巡撫遣都指揮邢瑞申澄率各衛軍往
捕戰於城下申澄死之邢瑞逃逸官軍大潰遠近震駭
五月勅陝西都御史陳价總兵寧遠伯任壽并寧夏總兵

廣義伯吳琮延綏都御史王銳參將胡愷各率所部兵
討滿四
總兵任壽率官軍討滿四寧夏兵先至陳价與吳琮不候
延綏兵至自固原急趨蔡祥堡夜二鼓營壘始定軍士
疲苦比曉即出駕架梁順嶺而行去石城十里許賊數
千出迎請降將軍徐馮信最知賊情謂价曰賊雖詐
僞叵測然我軍夜間未息臨戰即行且乏水飲無鬭戈
力不可與戰姑從彼意退兵徐議攻討吳琮叱曰兵已
至此豈可聽彼誘退遂麾兵進賊先遁去至城遂驅牛
羊數千在前而精兵後繼將尚無兵甲器械各徒梃鬭

官軍遂敗任壽吳琮俱退保東隴陳价欲自殺左右護
下山遺失軍資器械不下千數兵猶有被圍在山者皆
棄而歸盡死於賊賊遂乘勢猖獗凡係土達俱逼入城
而於靜寧州大路擄掠運送甘州冬衣布花萬餘疋糧
米不可勝計時兵部主事劉讓催兵至固原具奏以聞
逮陳价任壽吳琮劉清馮傑下詔獄後清傑伏誅价等
謫戍
七月命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都督同知劉玉爲總兵率
京營及延綏寧夏甘涼等處軍馬一萬三千征滿四
十月伏羌伯毛玉攻滿四違命先登敗死我軍遂退總督

項忠即陣斬一千戶以殉衆乃定會有星索於台斗中
外洶洶占者以木在秦州不祥忠曰賊屠害生靈惡貫
滿天今仰仗　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
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類此乃不待援
至即以師據賊水草坐困其勢　朝廷尚慮師淹歲月
詔問忠可否益兵忠即上疏謂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
補將兵部及兩侯伯上章者恐忠異己各煽浮言
兵部尚書程信以賊乘屢勝惡劉玉等不足任奏請遣撫
寧侯朱永以京軍四萬往永復張大其事請　朝廷定
賞格乃行內閣彭時知賊可平嫌其張皇欲止之擬旨

命姑整軍嚴待再有急報啓行會項忠報軍中事　上
持忠奏付太監懷恩等至閣下召兵部計議信曰兵行
不可緩彭時曰賊不能出入山自保我兵困之甚固觀
忠疏賊不足憂也商輅亦云然信怨其言不行出危言
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爾時廷臣羣
然附和以爲京軍不行必失關中咸尤彭時同說輕敵
時輒謂忠足辦滅賊觀其疏疏終賊平矣衆猶未信
十一月總督項忠與巡撫馬文升等督兵進攻石城忠堅
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持百日彼漸有欲降者忠乃以二
卒自隨單騎抵寨曉以禍福於是賊中脅從之衆相率

來降獨滿四與左右復來劫營前後大小三百餘戰皆
郤之值滿四夜使愛將楊虎貍者出營邀汲被擒忠先
楊言斬之虎貍乞命仍諭之順逆許以不死解所束金
鉤賜遣之約爲內應以故滿四卒爲虎貍所賣成擒斬
六千六百有奇俘獲二千六百
石城反賊復立平涼達官鎮撫火敵爲主拒官軍總督項
忠令各營遣夜不收數人值城下賊北行卽報南行勿
追蓋欲散彼之黨使易成擒劉總戎議欲在城中伺賊
皆散去勿追項忠與馬文升議曰賊自叛逆以來殺我
一伯三都指揮官軍死者數千人今若縱之後稍不遂

意卽又叛矣終爲陝患論法不可恕乃日探之至十一
月二十五日賊度不能支一夜潰出四散而去因悉發
諸營兵捕之斬首數千級惟滿四太平舍人能最驍黠
逃去諭其黨滿洪洪云能熟知青山洞用火薰之方就
擒併獲其家口百餘諸營官軍日搜山又得賊五百餘
幼男婦女數千人盡分給官軍止選取十三歲以下者
數百以候取用文升與忠議曰石城之險非近爽前後
所築城垣恐有叛者必據此爲巢穴遂令萬人悉平之
五年正月官軍捕附滿四賊首毛哈剌赤傳首至陝未殄
土達悉令水分耕牧

五月鹽賊錢厚糾衆反江上僭稱江海上公備倭都督僉
事董寬擒之
七月流賊李鬍子聚衆起漢中劫掠陝西巡撫馬文升率
兵殲之
六年十月荆襄賊首李鬍子聚衆反鬍子本劉千斤餘黨
倡流民爲亂命都御史項忠總督河南湖廣軍務討之
七年正月兵部尚書白圭等言先荆襄等處流賊猖獗特
勅項忠督勦今賊王彪就擒餘黨多困於饑寒出於迫
脅宜令項忠相度賊勢會敍巡撫總兵官計議撫捕長
策不必調永順保靖等處土兵騷擾地方　上是之

三月湖廣總督項忠奏近詔臣撫諭流賊不必調土兵以
擾民臣等議賊在萬山中據險爲亂復有流民從之患
將不測而分哨官軍不親履行陣已行保靖土兵分河
南諸路兵剋期俱會南陽且以詔旨諭其生路流民攜
扶老幼出山晝夜不絕計四十餘萬今若中止土兵恐
流民聞之仍懷二心且王彪雖授首而元兇李鬍子等
鳥伏鼠竄設復再聚垂涎爲難事下兵部白圭言征勦
流賊必須宥其脅從毋使玉石俱焚今賊首已得又招
撫四十餘萬則李鬍子雖未卽誅計亦無能爲矣宜行
項忠等如土兵已到嚴約不得擾民其流民在山眷戀

生業不至爲非從宜區處詔曰可仍勅忠等用心設法
撫捕以靖地方時楊璿巡撫荊襄恐流民爲變累及於
巳因爲危言以動朝廷自巡按御史薛承學及湖泉守
巡官皆附璿議遂遷發流民各還故土
十一月總督項忠等巳生擒首惡李鬍子等而餘孽未除
忠等復率漢達官軍移營竹山諸處分路撫捕凡遣發
還鄉者一百四十萬編戍者萬餘斬首二千餘級獻俘
於朝者百餘仍獻便宜十事進忠右都御史仍留撫治
十二年三月强盜宋全伏誅全武驤左衞軍士以山後女
直人又稱宋達子與都指揮滕雲相結爲盜往來京城

外劫掠人財强姦婦女多所殺傷官校莫能捕後雲被
獲服罪全剃髮如僧將北走虜地爲千戶李端等所獲
命梟首示衆
十四年福建上杭盜起詔起終養僉都御史高明討之明
奉勅許便宜行事方疾而行至則先揭榜諭之賊恃險
不服乃選兵擣其巢穴俘四百餘人誅首惡四十餘悉
輕宥之海濱民婦令長亡命爲不軌明處與大獄止坐
妖言罪誅之事平衆多其功令疾乞骸納勅符以去
十五年八月浙江景寧有礦盗聚至數千人鎮巡官議進
兵容議張敷華時監溫處二府銀課獨曰此可撫而定

也乃剌日使自歸身往治之賊露刃以待及詰祝曰果
我張公也皆斷首聽命敷華執其首惡十二人餘悉宥
十七年九月强賊劉通等伏誅通直隸鎮海衞人成化十
五年犯罪亡命因聚衆奪民船往來江湖中販鹽爲盜
剽劫殺人都御史白昂奉命巡江遣人誘致之通等亦
饑困遂與其黨束身歸昂收其兵器一千六十件械通
等二十一人送京師法司議通當凌遲餘悉斬詔通等
力窮投首俱減等斬首惡五人餘擬罪有差
弘治三年十一月羣盜野王剛嘯聚不逞初起夔州新寧
往來東鄉大寧大昌諸邑肆行劫掠守土莫能禁遂

入竹山竹谿又擄漢中金州平利西鄉諸郡縣凡五年
守臣畏罪莫敢發鄖陽巡撫戴珊請令川湖陝三省調
兵誅之下兵部議移檄三省撫臣調兵進討珊檄鄖陽
朱漢等分道並進賊聞風奔潰乃納川湖兵深入賊巢
麻栁壩所向克捷誅其首惡縱其餘黨千餘人遂定
五年八月漳寇煽亂命大理少卿屠勳撫處勳至諭以禍
福誅其首惡餘黨悉不治回奏稱旨
十六年八月總督兩廣都御史閔珪討古田宿寇初都督馬
俊及參政　鉞以討寇敗死時以致敗自俊珪乃引咎
自劾時議又欲濟師珪謂罪止首惡乃設重購縛之賊

果自縛以歸
八年六月上杭盜復起
八月命都御史金澤總制江西湖廣福建軍務撫安羣盜
十年九月金澤調兵勦賊首滿天明等首級八百餘平之
十一年七月總制兩廣右都御史鄧廷瓚調兵征西會等
處宿盜李昇先覃傑等殲之生擒惡黨二百餘悉伏誅
十二年八月襄陽妖賊何淮僭號稱王與徒五百人攻陷
城池刼掠鄉邨聚分巡僉事李善委襄陽衛指揮呂高捕
賊身自微服出入賊營中以計擒獲事平詔陞一級
十五年正月江西盜起巡視都御史林俊討平之詳俊傳

十月江西盜起給事中吳世忠劾巡撫都御史韓邦問備
緩不施一策及知府李復貞王搪貪刻等情下部議之
勅巡撫江西都御史林俊設法撫捕并勘吳世忠所劾事
情時言盜賊之起由賦役不均官司坐派稅糧等項往
往徇情畏勢陰析巨室助累小民以致窮困無賴相率
為盜兩衆官大姓假以佃戶名色窩隱及至事發又由
為打點脫免故勅嚴禁除之
十六年二月江西新昌賊首王五率衆投都御史林俊并
擒惡黨四十人自劾賊悉散
十八年三月南畿巡撫艾璞平崇明巨寇施鈕二賜銀幣

降勅獎諭
十一月廣東右布政柴昇設法撫諭十三村積賊捷聞賜
銀幣獎之
正德三年十月四川巨盜藍廷瑞僭號稱順天王鄢本恕
稱刮地王廖直稱掃地王衆至十萬攻陷郡縣起副都
御史林俊巡撫四川督兵討之時官兵脆弱調永順保
靖兵征之所至剽掠甚於流賊嘗謂居民曰我來梳汝
兵來箆汝矣
四年九月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地方京衛屯軍
雜居其地人性驍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刦財號爲響馬

盜至是聚黨益熾劉瑾遣御史甯杲於真定殿殺於天
津薛鳳鳴於徐淮專一捕盜督御史出差不得以家
口隨至是許杲等令攜家以滅賊爲期鳳鳴在歸德與
守備指揮石璽會飲戰罷爲樂瑾邏卒縛知之傳旨
降鳳鳴爲徐州右手殺在天津稍收斂惟杲奏立什伍
連坐之法盜賊捕獲無虛日夥械繫盜賊入真定城用
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月不絕由是姦人無所容盜賊
多內官張忠往張茂爲窩主杲親往捕斬之唆其心霸
州盜劉六劉七齊彥名因是聚衆爲亂瑾以杲殺捕盜
有功升陞爲僉都御史仍專督捕盜

十月四川保寧賊劉烈聚衆作亂僭號稱王殺掠陝西漢中等處命刑部尚書洪鍾總制軍務督陝川湖兵征之

廣東盜起陞松江同知吳廷舉爲廣東兵備僉事征十三村滄水盜平之 詳中官

五年三月沔陽洞庭水寇丘仁楊清等攻掠賊邑官軍屢失利總督洪鍾以計擒滅之

七月四川賊藍廷瑞廖惠破通江縣巡撫林俊調發官兵及儸儸不䢴等處土兵討敗之殺溺死者六千餘人廖惠被擒藍廷瑞奔紅口會合鄢本恕越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

九月總兵馬安敗流賊林景州

六年正月四川江津賊曹甫僭稱順天王攻圍縣治僉事吳景被殺巡撫林俊聞報馳赴乘元旦賊方醉酒不設備乃夜半蓐食啣枚而往圍砍燒之賊奔竄又於山坪伏子溪等連戰連敗之擒賊營殺死曹甫等先後共斬獲賊級八百餘顆殺死四百七十燒死七百餘人擒獲賊屬男婦七百餘名口收回男婦七百有餘奪獲馬騾器仗等項數實地方悉平

二月劉七等聚攻安肅縣劫去在獄盜黨齊彥名以歸時痛民積憾旬日增至數千

三月以賞罰條格榜諭有賊地方曰凡府州縣官衛所爲賊所破殺掠焚燬數多者掌印及職專官捕盜官皆斬雖無城池罪亦如之府衛掌印分管及兵備官無一起降一級分守分巡官及三司掌印官遞降其甚者名論戍士卒臨陣不用命者斬鎮巡參將等官許以軍法從事所轄地方盜發匿不以報者罷職失事重者亦斬兵備守備守巡等官聞賊逃縮貽患地方及鎮守巡撫官不能弭盜巡按御史不能督捕糾舉者俱黜之凡有爲賊鄉導以覆私讐及爲賊耳目令得希逃者斬仍罪及其孥凡臨陣擒斬有名劇賊一人者如邊方例陞一

級世襲斬從賊三人以下者祇如舊例陞賞其有捕斬功應陞級而不欲者每劇賊一人賞銀三十兩從賊一人半之糾捕一人減三之二若盜賊能自相擒斬者得貰其罪仍如例一體給賞脅從能自首者亦貰其罪毋令捕盜者追譎之守巡以下文武職官有督捕保障顯績者鎮巡等官舉奏擢用

四月江西盜起召右都御史陳金總制軍務以副都御史俞諫提督軍務發兵征之先是江西諸郡盜賊蠭起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寨華林賊破瑞州府旣而撫州東鄉饒州桃源洞等處賊亦

作亂金等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處狼兵共征之

五月勅延視都御史高崇熙鎮守太監韋興同洪鍾林俊會勦藍廷瑞鄢本恕

洪鍾以總制至四川與林俊議多不合軍機牽制每不得速進藍廷瑞等招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山縣治殺僉事王源洪鍾乃會林俊督四川兵巡撫陝西藍章督陝西兵及檄湖廣河南兵分路進勦鍾與俊親監督之湖廣兵先追及於石泉縣賊斗壩賊見官兵追急求招撫令至東鄉縣金寶寺聽撫鍾給榜示并檄召廷瑞等約日出降賊意在緩師延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僞

山駐營廷瑞本恕恐不出但使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衆方出見且要取旗牌官爲質鍾等俱許之本恕來見四營廷瑞復來且降且肆殺掠仍於松樹埡刼擄民家計欲脫走官兵分七哨周匝防守巡邏甚密不得闖賊勢窘漸潰散十五日廷瑞以所掠女子詐爲已女嫁與領兵土舍彭世麟爲妾以結驩世麟白軍門受之遂邀賊首至營宴會鍾令廷瑞所親解于金說廷瑞及本恕於十六日帥諸賊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赴宴伏兵盡擒之衆聞變遂大潰四出奔軼山谷鍾等遣諸路兵分道追勦擒斬溺死并俘獲婦女老弱纍

馬兵狀甚衆未盡者許自投首惟從賊首廖麻子未獲提問加鍾太子少保俊右都御史章副都御史

江津賊曹甫餘黨方四任鬍子擁衆走綦江入思南石阡等府數月之間復猖獗方四僞稱總兵任鬍子僞稱御史餘賊首三十餘人僞稱評事等名六月貴州兵敗之於思南播州兵敗之於三跳諸處先後擒斬三千餘人賊由貴州復入四川欲至江津俊督營八月賊攻南川馬頸崖子崗等關官兵禦之又攻東鄉永澄濟諸處灘銅兵禦之賊遂越關入綦江境聲言欲取江津重慶瀘州敘州以攻成都遠近震駭林俊駐江津檄副使何珊都

指揮鄒慶帥兵由合江進副使李鉞知府曹恕帥兵由江津進夾攻之九月十四日賊攻江津會石砫兵至并力禦之賊敗走追至合小坪破其四營十八日賊以八千人舁攻具復攻江津俊遣李鉞曹恕督酉陽播州石砫等兵分三道迎擊之賊敗追至高觀山斬首五百餘級俘獲二百餘人官軍乘勝追擊賊乃拒高下石兵不敢近二十一日李鉞督諸將校分兵爲六哨由大埡小埡月題關前進直衝高梁賊不能禦六哨皆合破其中堅斬賊首任鬍子等賊大敗追殺三十餘里斬首一千八百餘級生擒方四妻妾俘獲男婦三千四百餘徐泉

墜跌崖塹壊寨筍溪等河三四里許奪獲騾馬四千
五百有奇賊遁走士兵乘勢追勦又殺二百餘方四井
餘賊二千餘人俱遁入思南棲閙林俊等賞有差
兵部尚書何鑑奏遣都督張俊王琮統兵分布霸州等處
劉六等復回山東
劉六劉七齊彦名等賊勢日熾有趙瘋子名燧者文安生
員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六劉七劉三齊彦名邢老虎
楊虎等攻掠文安燧偕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劫其妻將
汙之燧怒奮往殺傷二賊爲劉六劉七所擒因降爲盗
於是燧與劉三楊虎邢老虎爲一䑸分掠河南劉六劉

七齊彦名爲一䑸分掠山東遂破泰安燒東關攻萊蕪
七月己酉朔千餘騎破齊河城燒官廨倉庫殺虜莫計
庚午千騎破高唐放囚殺虜又三百騎破禹城燒官舍
及安仁新寨二店刼囚掠民辛亥七百餘騎破東光燒
殺虜掠壬子破吳橋燒官民居殺虜又千餘騎圍夏津
燒民舍千餘間分刼鄉村六月復攻 沿途殺掠莫計
甲寅三千騎攻南宮城燒官宇庫獄刼囚乙亥千騎破
新河知縣蔡昂戰傷丙辰攻冀州刼倉庫放囚燒官民
房擄掠吏部尚書楊一淸建議推用大將征討及文臣
有才畧者提督軍務乃舉大同副都御史馬中錫提督
軍務惠安伯張偉爲總兵官同征流賊偉素不知兵所
領京營人馬皆不簡閱中錫專主招撫遍檄諸路榜示
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與供飲食若聽撫待
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在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
德州桑園兒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
降劉七曰今内臣主事馬都堂豈能自踐其言乎潜使
一人至京師探諸中貴撫招降意又以山東所掠金銀輦
載至京饋權倖求赦不得遂大肆刼掠衆至數萬
中錫故城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刼馬都堂家由是謗騰
謂中錫恐賊害己玩寇殃民遣錦衣官校捕中錫張偉

下獄論斬後中錫死獄中偉革爵閒住
中錫等既無功中官因以爲此事非書生所能辦遂命太
監谷大用總督軍務伏羌伯毛鋭充總兵官兵部侍郎
陸完提督軍務令在臨淸駐劄調宣府遊擊許泰郤永
大同副總兵張俊遊擊江彬各領邊兵入征内地俱聽
大用完節制調遣
八月劉六劉七齊彦名領兵攻破棗强縣知縣段豸死之
趙璲等推楊虎爲主帥攻破與濟縣攻滄州不破燒燬糧
船殺擄人民
兵部奏 山東巡撫邊憲眞定巡撫蕭翀撫馭無方遇賊失

械部逮下獄又著令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守邊將
帥例抵死
侍郎陸完師已由涿州忽報賊在固安甚急　上召大學
士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至左順門問曰賊在東師乃西
恐緩不及事令兵部追還陸完令東由東陽等對曰甚
當但恐官軍在北賊若南奔逸不可制　上曰張俊等
皆在南料亦無害東陽復奏曰願朝廷賞罰嚴明諸將
效力必有成功　上慰諭令退
初兵部請宣府副總兵許泰遊擊郤永率部下入居庸關
駐涿州延綏副總兵馮禎入紫荆關駐保定偵賊問游

州不克進抵霸州信安京師大震　上御文華門召何
鑑諭曰賊在近郊卿等將何處之鑑奏曰邊兵已到涿
州賊來送死但恐望風遁去耳　上喜諭曰若等就寫
火牌調陸完都往信安復諭曰朕直言直語卿等勿訝
租率鑑頓首謝承旨畢退至部中已秉燭矣遣人諭暨
正陽門鑰鑰賫牌到涿州戒以失誤者斬陸完欲引兵
甫等面賫牌適至遂直趨固安抵平日賊欲遁去諸將
合兵殄之賊大敗軍威遂振
總兵許泰敗流賊於牛蹄店遊擊郤永敗之於鐵橋
總兵馮禎遇賊於東明裴子巖大敗之斬賊僞千戶

益都賊張興張庄等聚衆千餘在東平一路刼掠主事張
嘉謨督領調官軍與遊擊郤永兵敗賊於高麗店殲之
九月總兵馮安帥官軍敗逆盜楊虎趙燧於景州朱門村
殺賊千餘人燧等奔遁小灘河北
保定都司田彬率指揮趙文等禦趙燧等敗績殺死官軍
七千餘人趙文被擒次日得釋
副總兵李瑾帥官兵禦趙燧等於蒙山地方敗績殺官軍
四十餘人棄鎗區百餘副
太監谷大用侍郎陸完督遊擊許泰等帥官軍敗齊彥名
等於裴子巖殺賊九百餘去大名地方又殺千餘

江津遇賊方四任緝子麻大兒等復起殘破蜀土命巡撫
都御史高崇熙調兵討之
十月劉七等破冀州
劉七等犯樂陵知縣許逵敗之既而劉七楊寡婦以千騎
犯利津逵率衆追至高莊斬首四十餘級復破之於德
平自是賊逡遁不敢犯縣撫按交薦逵擢山東僉事
趙燧等攻破靈山等衛日照等縣南至宿遷殺死高郵等
衛官軍三百餘人執指揮陳朋隨行
十一月靈璧知縣陳伯安禦趙璲敗績被執殺官兵二百
餘人尋釋伯安已攻破虹縣永城夏邑虞城歸德等州

縣黄虞城知縣尋釋之
潁州夏鎬揮等率官軍捉小黄河渡楊虎領黄寧等七人
奪舟欲濟官軍殺其舟虎等溺死趙遂復推劉惠為帥
總兵白玉領官軍與劉惠於太和縣小南門敗績殺官軍
千五百餘奪衣甲器械二千餘件神器七十餘件
劉惠攻破洸丘鹿邑執都司潘翀殺布司王保射傷布政
司經歷任傑軍民死者千餘人
新蔡致仕知府張釋同生員老人等備馬匹金帛赴鹿邑
哀免一邑生靈劉惠等不攻去之
劉六等攻徐州掠淮西

劉七等既知谷大用毛銳等官軍在臨清復奔滄州
賊以十二月犇車駕出郊宮省牲闕犯御蹕時兵部尚
書何鑑未發左右無一吏卒乃自具帖子令家奴遁入
長安門就託守門中官姓名遞門遁入司禮監轉聞
上復傳各衙門嚴加防守又絶城賞報通州及涿州
各守備官整備人馬又以常制駕由南郊分調軍馬於
南海子蘆溝橋等房角三處下營以防衝突處分已定
漏下五更矣頃之　上命司禮太監召鑑至左順門問
今日駕可出否對曰當早出以安人心車駕遂出抵暮
方面賊知有備遂西奔掠新城雄縣定興安肅易州涞
水而南破高陽蠡縣博野容城深澤東鹿與知祁州備
禦有方乃迂道徑攻臨城高邑成安獲陽由真定掠趙
州安平直抵晉州藁城新河內丘南和衡水等處鑑討
賊非東向臨清必南奔彰德移文促陸完督軍分道追
襲至彰德賊方圍湯陰聞官軍至望風遁去許泰等追
殘敗之渡河陷溺死者無算
劉七等復糾衆萬餘圍李瓚馬禎營許泰與馮瓊內外夾
攻敗之賊遁去
上諭兵部臣曰南北直隸河南山東强賊劉六劉七齊彥
名楊虎等肆行叛亂侍郎陸完等討捕累捷殄滅有期

朕念天下軍民比因水旱災傷各司府州縣衛所官不
能撫卹脅從為盜情實可憫已命侍郎叢蘭王瓊往布
德意惟有名首惡不宥能擒斬者已立陞賞格例脅從
之衆能拋棄盔甲器械投首帶軍官即與辯理其自解
散者沿途官軍不許邀殺俱量給衣糧資送還籍官司
給與牛種所侵占田地各還本主亦不禁指為事以激
紛擾兵部即出榜曉布各撫按行各府州縣務使軍民
知悉安分無疑若冥頑不改再不悔宥飭官司奉行仍
前怠翫總督等官指實參奏四川江西等處令總制尚
書洪鍾都御史陳金及各撫按官如旨奉行

十二月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分爲一股寇山東劉惠趙𨔵
邢老虎分爲一股寇河南以牽制官軍其勢益熾
鹿邑人陳翰自稱兵部主事劉惠兒時河淮南北官吏望
風逃諸將利虜掠戰不力賊勢日盛劉惠趙𨔵等妄欲
舉大事與陳翰寧龍謀兵無主必亂共推惠爲奉天征
討大元帥𨔵更名懷忠稱副元帥小張永前軍管四後
軍劉資左軍馬武右軍邢老虎中軍趙稱都督陳翰爲
侍謀軍國元帥長史其餘皆有名號分作東西二廠管
事分二十八營應三十八宿各樹大旗爲號又造釣牌
令所至官吏修道路橋梁備芻糧酒肉供軍逆降者秋

毫無犯拒敵者寸草不遺
劉惠等攻上蔡知縣霍瑄率典史併信陽指揮督兵拒守
城破被執罵瑄支解梟示燒刼官民房舍無遺賊至商
水知縣李師生迎入公署供饋數日
西平知縣王佐率兵拒敵不支賊支解之乘勢攻破遂平
舞陽棗陽殺舞知縣妻馮氏及知縣唐天恩并父唐正
舞陽監犯僞德靜妄稱唐府遂出有孕宮人所生賊賈兎
兒酉於營唐府聞之遣人告德靜非我血徵可與殺之
趙𨔵等攻破寶豐縣僉事孫　遣陰陽生賫招撫榜至賊
營賊寫辯明本一副與陰陽生賫回內云先年羣奸在

朝濁亂海內誅斬諫臣屏斥元老乞　皇上滌雪精神
梟羣奸之首以謝天下斬臣之首以謝羣奸
趙𨔵攻破裕州殺都司詹濟同知郁采御史任遂居其城
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以咸寧伯仇鉞充總兵官
帥延綏榆林諸路軍馬討賊時河南親藩及守臣告急
兵部尚書何鑑建議復於宣府許泰郤永大同李鋐遼
東劉暉延綏時源馮禎諸將部下續調未發官軍各若
干分道赴之以諸賊分責諸將討日殄滅
七年正月忽傳報劉六等仍抵霸州攻圍甚急京師復大
震兵部尚書何鑑默計續調宣府邊兵已到涿州調邊

兵在涿州者亟趨霸州賊聞遁去先是陸完聞賊北奔
恐犯京師即調許郤二將追至德州馬不能進方懼獲
罪忽報賊被許遊擊部下擊走東道矣二將驚喜不知
所爲久之乃知續調者嘗語人曰何公此舉既解霸州
之圍復紓吾輩之罪既而遁東續調官軍亦至
郤永率續調邊軍追賊至山東大敗賊首李隆於彩陵閘
隆奔劉七營劉七怒其反覆斬之遂并其衆復歸河南
侍郎陸完分調諸將許泰等大敗賊衆於汴北時撫治鄖
陽李士實亦發兵夾攻賊奔商水倉皇渡河不能度是
時官軍若併力壓之賊可殄滅因紀功御史雷宗力勸

諸將劉崇府盤礴久之賊因得渡商水兵部尚書何鑑
劾宗胤誤兵機逮下獄
趙璲等三攻唐縣先後二十八日不破邢老虎病死
伏羌伯毛銳衰老怯懦所領京營軍爲除竹木經戰陣太
監谷大用擁衆觀望鋭帥師至真定遇劉七等與戰大
敗適宣府遊擊許泰兵至救援僅以身免失所佩將軍
印敕回京以與大用同事不問敗師之罪但罷歸
二月江西副使周憲率兵討廬山左湖盆賊賊擒數百人
南昌知府李承勳率兵會副使周憲攻靖安瑪瑙庄擒賊
首胡雪二等盡平其寨

總兵劉暉領官軍敗劉六劉七等於滕縣殺賊千餘賊奔
萊州海登官軍圍之賊潰圍奔至古縣鎮又追殺無數
僅餘四百人北奔
趙璲等擁衆十三萬騎五千轉掠襄陽樊城棗陽隨州新
野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盡發其先世冢墓
焚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劊士斬之曰使
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賊黨疑言府城
趙璲以尚書馬文升家在闕中引去之至西平與官軍
戰大敗賊使二千餘人奔鄢陵焚掠而過新鄭鄭州攻
城不能入遂至滎陽汜水破其城至偃師遇姚總兵夾

河南陣璲率衆過河我軍潰散殺毛指揮百餘人
江津殘賊方四等復嘯聚攻劫南川等縣巡撫高崇熙等
連敗之奏勳獎勵
三月總兵馮禎率官軍奇勇擊劉惠等於河南府死之賊
殺死數多連夜奔汝州往寶豐迂由舞陽遂平
都御史彭澤同總兵仇鉞調諸將擊趙璲於西平破之
趙璲犯汝寧入潁州朱皐鎮漢土官軍敗之潜遁前後斬
賊及渡河淹死人馬五千餘溺途逃散者不計其數璲
等經由光山六安州攻破舒城
湖廣巡撫劉丙督漢土官軍敗賊賀兜兒等於羅田油河

地方擒獲三百餘殺死二百餘沒河漂溺者千騎
兩廣巡撫周南破大帽等山寨賊張番壇等盡平之江閩
廣三省交界山谷大帽山等寨賊首張番壇李四仔師
聰劉隆黃鏞等聚徒數千流劫郡村攻陷建寧寧化石
城萬安諸縣提擒官吏僭號稱王福建鎮巡等官題乞
征剿勅南贛都御史撫四省給旗牌下三省聚兵齊權
剋期於正月甲子江西兵從安遠入攻破巢穴七日丹
竹樓日淡地日雙橋日黃竹湖日頂山日寒地日觀背
擒斬賊首何積欽羅得清黃秀等廣東兵從程鄉入攻
破巢穴九日大帽日大峰嶂日苑湖日伍子石日十三

峰曰香爐嶂曰鷓鴣角曰軍山峯曰跳子巖擒賊首李
四仔張番蠻黃鏞張玉賛黃鏗保等福建兵從武平入
攻破巢穴八曰巖前曰上赤曰中赤曰下赤曰懸繩峯
曰掛坑隙曰黃沙曰大劉僉擒斬賊首謝得珠劉隆鍾
章等總計是役擒斬首從七千有奇俘獲一千八百有
奇奪回良善百四十有奇賊伏千一百有奇

劉六劉七齊彥名及毛老人等一萬七千徒掠鄧州之瀨
口集遂由穀檢過郟城辛丑復掠衆寇邳州大城二里
許駐營賊皆白衣彌滿郊野以八百餘騎三面薄城官
軍選其驍勇等殺賊退屯城及外土城水口通賊路處

知州屬尚化等提兵拒守賊披營踰嶧山去彥名黨劉
宗禮來降至城下解甲自陳云本覇州人充騰驤右衛
勇士與兄宗義被掠皆不肯為賊用常被捶又言近有
河南劉虎徐黨遣書欲來合夥共犯南京云

齊彥名等二萬餘徒屯於狀溝之南關以二百餘騎掠本
縣之五巳劉六劉七等過呂梁燒工部分司磁檢司所
過皆作煨燼殺稅課局大使崔綸餘殺死者無算次日
官軍破賊於滕之呂孟社斬首九百賊敗趨徐官軍追
躡師集於邳之郭家莊探賊屯馬古城營夜半師行明
旦遇賊衆五千官軍奮擊賊相郤且戰且守至魚頭集

破之斬首百五十有奇奪回虜衆數百賊自劉馬莊遁
奔滁州靠臺驛擄掠隨在脅聚寨而復衆

四月初河南賊來寇定遠六安明騎來臨巢滁等所陵縱
官軍與六七彥名等大戰遇於滿波坡古縣巢等處諸
軍奮擊鏖戰大破之斬首二千三百及傷死者三千有
奇俘百有奇而逆黨又千餘諸酋渠殆盡劉六劉七齊
彥名劉榜三百餘騎皆驍猛潰圍而遁間道馳至河
西務其勢無前京師發兵皆莫能禦賊復越臨清而南
至鄆之新安遂趨馬家渡值潦漲欲渡不得復由登萊
西南而去

湖廣參議白金李瓚等會漢土官軍敗逆盜王本等於出
杏山殺賊百餘人

江西副使周憲督軍攻華林賊於仙女寨拔之斬獲數百

五月趙鐩欲還六安遂首事張通率二千來歸至潁州楊
虎下趙帥二千餘人又來歸至鳳陽投青叢蘭都御史
約降不果遂與官軍戰敗陳翰遂降於仇總兵劉惠被
射死鐩知事不成至應山奪度牒削髮詐為僧且於江
西賊覓渡舟遇武昌軍趙成擒之解京伏誅

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稍津會都指許遂引兵追至高苑敗
之斬首四十有八

逆盜錢鶴以百騎刼德平僉事許逵引兵戰至楊二庄盡
殲之

江西副使周憲引兵攻華林賊寨於鷄公嶺拔之斬獲數
百進壁華林絶其出道而殄盜窟

閏五月劉六劉七等陷邳州督漕都御史張縉知東海千
戶張瀛以謀勇稱遂令率軍士關南湖迎敵有三騎先
來皆賊魁也悉中矢斃其黨遁去城乃完

劉六劉七齊彥名等遁去至黃河陷風颿奪船入楊子江
下南京操江官軍不敢逼鎮江官軍禦之敗績劉六等
欲自通泰登岸越淮安復還山東爲揚州官軍所拒

七月劉七等復自通州泝流上至九江又下過南京凡三
往來如入無人之境時侍郎陸完自臨清馳至江上都
御史張縉王鎮叢蘭俞諫及副總兵時源各分兵守要
害賊復沿江東下越瓜洲蹂周家橋歷孟瀆下港掠常
州殺常州守李嵩遂犯江陰殺縣丞余凌雲仍泊狼山
忽颶風大作賊船皆解散飄墮其衆顛躓不支我兵復
用火攻乃登山團聚或下崖散逃輒爲通州諸處守兵
所殄邊路劉暉等帥諸路兵追進與賊戰我軍鏖戰會
天風火交熾賊披靡踣山顛古垣憑高控險矢石雨下
我軍殊死戰遂奪其垣賊墜崖死者無數其餘已先具
舟艤山下以備寇迸到暉刎崖下百矢齊發劉七勢急
遂赴水死齊彥名爲遊兵所誅餘賊悉殲之遂旋師

〔按〕劉六劉七齊彥名原係劉瑾門下瑾敗遂糾賊衆流
刼地方後又增入楊虎趙鐩號趙風子劉惠等共二十
五名分爲二十八營共有人馬十七萬五千各授僞官
張奉天征討元帥旗幟攻破州縣幾二百殺死總兵馮
禎參將王杲都指揮王保詹濟潘翀同知都采指揮知
縣雜職數十員所過獄囚即放爲賊庫藏兵甲即取爲
用姦淫婦女磔剁兇殘不可勝言大略劉六劉七齊彥
名等多在河南湖廣劉惠趙鐩楊虎多在河北山東後

此闖奔走直至山西南直隸方絶時七年冬矣擾亂六
省延蔓二年終不立官僚土此其爲賊也乎

總督陳金檄江西副使周憲等討華林賊憲父子死之詳死
事

乃命給事中黎奭往勘功罪

十一月四川漢中剿賊廖麻子喻思俸等內江剿賊駱松
祥等崇慶剿賊范藻等分刼州縣命右都御史彭澤總
制軍務同總兵時源等討平之

八年正月江西姚源賊王浩八等復作亂率五洞蠻兵與
東鄉賊分刼州縣命操江都御史俞諫同總兵劉暉辛
狼兵征剿

四月江西副使胡世寧約王寀一內應引兵征東鄉剿賊巢擒二陳邦四等平之因奏寀一功贖免死

自桃源賊作亂歷年征討費以萬計參政吳廷舉欲設奇收勝不用甲胄單騎入賊巢諭令解散爲賊所留擢武功成廷舉累不爲動久之四得以識其左右之有謀勇者厚結之使說其酋因奉廷舉歸

總制俞諫因吳廷舉破賊銳發兵桃源進剿知府李承勛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領兵及南昌兵自府源分兩翼伏裴源如命驅賊賊入裴源大敗遁去

時華林爲福東鄉賊皆平移師桃源賊聞狼兵至議降按

察使王秩欲受其降已有欵納者議者以賊反覆不可信欲乘兵威撲滅取來降者殺之賊復大亂焚巢寨奔突西出餘饒越信衢掠徽衢諸縣皆被其害

六月浙江總督陶琰應天巡撫王縝會江西總制俞諫夾攻王浩八等於徽衢平之

十二月江西總督俞諫調兵征建昌賊徐九齡等平之九齡等爲患數年勢逼益府宦邸不能討諫命師盡擒之

九年三月俞諫檄兵備胡世寧會兵剿臨川四寨盡平之

十二年江西賊橫水謝志山等桶岡藍天鳳等作亂巡撫都御史王守仁檄知府邢珣伍文定等率兵分討平之

湖廣郴桂賊龔福全劉福興等作亂巡撫都御史秦金檄副使陳璧參議黃質等率兵分討平之

五月提督南贛王守仁調兵攻何嫩洞山寨賊首張師富等及長富村等處二十餘巢平之擒斬俘獲無算其脅從徐黨悉與攜挈家口出官投首巡撫安插守仁命委官招撫脅從諸賊安插復業四千餘人

六月王守仁檄知府李斆等調兵生擒賊首陳日能等搗其巢穴盡平之

八月湖廣巡撫秦金調兵討擒江賊賀欽廖與等悉平之

十月提督南贛王守仁率官兵討汀州左溪賊首藍天鳳

等初天鳳與贛南上新穩下等洞賊酋雷鳴聰高文輝等糾結盤據千里茶寮三省守仁乃與諸從事議曰諸巢爲患雖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我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而移兵臨桶岡勢如破竹矣議既決乃親帥兵自南康進則直擣橫水與諸軍會十二日黎明兵進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illegible]鬥遠近

山嶺砲聲如雷烟焰四起兵復呼哨分道銳鋒齊發賊
驚潰失措以爲官兵盡破其巢穴遂棄險走我兵乘勝
躡進指揮謝杲馬廷瑞兵出間道先入悉焚賊巢賊退
無所據乃大敗奔潰横水既破乘勝進攻左溪桶岡賊
無筭俘獲男婦牛馬什物不可勝計
十一月王守仁督兵攻桶岡賊大戰內山界賊大潰盡殪
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百六十有奇釋其
脅從千餘流亡復業
十三年正月王守仁討擒浰頭賊首池大鬢等初盧珂鄭
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時以大鬢等縱

設官及僞授盧珂等金龍霸王官爵印信來脅守仁已
諜知其事乃陽怒不信械繫盧珂而使人密諭以陽怒
之意可遂遣人歸集其衆待時而發又使人諭大鬢且
密購其所親信頭目二十人陰說之同部下百十人自
來投詐守仁還贛乃張燈大宴將士下令散兵使各歸
農示不復用賊衆皆喜遂弛其備大鬢遂率麾下四十
自詣贛會正旦拜節守仁於明日設鶴於庭伏甲士引
大鬢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遂
寘於獄皆斬之乘夜進兵攻上中下三浰及九連山等
巢仍四路設伏以待賊果分隊潛遁皆邀擊而悉俘之

前後擒斬無算俘獲男婦牛羊器械不計
八月宸濠有異圖陰養盜賊閔念四凌十一吳十三等肆
行劫掠以佐妄我强奪民田產抗者使盜居其家逐遂
孫燧捕繫南昌府獄濠恐泄謀陰令賊黨劫獄奪去
十六年六月京東盜起流劫霸州永清等處命都督桂勇
率兵捕之仍勅涿州河間霸州天津各守備兵備官嚴
兵慎守以防奔突
九月武清縣地有崔黃口者東帶海西臨漕河道里綿曠
當數縣孔道民變拔其中後地入官爲草場民無所畜
殖遂嘯聚爲盜亡命者因憑藉而起所在劫掠霸州兵

備副使張恩奏請發天津衛存留京操軍於太僕寺兌
給馬百匹往戍守之部臣覆請　朝廷禁卒不可輕發
武清故有備所守城操備官舍本縣周有民壯倘清其
版籍精簡練之自足爲用仍給與縣所養馬命其往來
偵邏及相機勦捕爲便從之
陝西賊田廸陳克己李金魚等聚衆爲亂流劫邠州等處
巡撫鄭陽討平之
十一月京城內外多盜白晝肆劫御史張欽上備盜疏凡
六事設柵門聯什伍分官軍巡邏立望樓防護督武藝
爲預備立賞格爲勸懲兵部以爲便從之

嘉靖元年荔浦縣賊潘公銀等流刼桂林陽朔等處殺林
桂主簿曹特古田典史陳祚巡撫官以聞兵部言都指
揮同知吳啓宗左布政王啓按察司張祐等失於提調
宜逮問　上特命宥之
盜發河南盧氏淅川縣流入陝西商南縣嘯聚日衆兵部
請令各該鎮巡官嚴督官軍併力勦除從之
十二月山東流賊王友賢等剽刼祥符封丘等處轉掠至
南直隸界歸德守備廖涇坐逗遛下吏河南捕盜都司
監佐坐防守不嚴戴罪立功其餘失事官軍命侍郎李
瓚詳核具奏及勞賞斬捕有功者時有上言山東河南

撫按官各顧其土不相保援故盜久不滅　上又令總
督漕運都御史俞諫不妨原務與總兵官魯綱一同提
督山東河南北直隸等處軍務便宜節制鎮巡等官設
法撫勦選團營慣戰官軍云百人各給銀二兩隨綱聽
征及先調保定州等處達官達舍二千俱從綱分布截
殺發太僕寺馬價銀二千送諫所隨宜支用
初青州盜王堂等起顏神鎮流刼東兗轉入萊蕪新泰所
邑間都指揮楊紀等追及於泰安州之龜山賊掠山為
固紀崦兵進攻頗殺傷賊而濟南指揮辛楷等按兵不
救賊見兵寡無救乃馳下山急擊紀督戰其力會臨清
指揮楊浩所部千戶楊鸞率衆先遁紀兵望見驚潰浩
死之紀中槍僅以身免賊乃大掠朵橋杜谷高諸鎮殺
傷燔燒軍民千百餘家兵部知紀等敗狀乃劾東兗守
巡等官玩寇殃民及巡撫巡捕失官之罪且言魯橋諸
閘近連濟漢通河南封丘延津界賊若蹤河則河南州縣
被兵宜急遏賊而河道侍郎李瓚知兵宜以河防委之
令督率管河閘等官發瀕河丁夫晝夜拒守　上乃切
責山東巡撫董鳳梧奪守巡俸命戴罪殺賊而勅侍郎
瓚如部議會梧奏至勅楊鸞及辛楷等乃詔御史逮鸞
而濟楷等罪令捕盜自贖然官軍終畏莫敢擊兵備李

珏王浚兵亦逡巡觀望山東兵獨臨清強然一敗不復
振議者頗以為憂御史先洗請委李瓚兼制諸道給事
中陳時明請以山東京操軍官暫留其地別遣大臣將
保定等府漢達官兵趨山東亟勦　上頗采其議仍以
前詔勅李瓚各巡撫而令保定巡撫周季鳳副總兵楊
鋭選集漢達兵以備調遣於是山東兵備等官分守逐
賊而賊乃往來行刼魚臺金鄉間官軍追至寨里集敗
之賊且鬭且行至荀村諸道兵大集圍之併斬數百賊
大敗散東上稍寧而餘賊突至曹州欲渡河弃不得乃
復掠考城循河西岸投東明長垣於是河南及保定巡

撫臧告賊獗而御史盧瓊言河水且合濟舟臨絡以千
數闖闌討甚大宜於要處嚴兵防守毋使害及濟河兵
部以爲然乃申明前議因請發太僕寺馬價銀二千給
李璜聽以便宜犒賞勅諸巡撫及守巡官協力勦留
指揮楊浩等兵於德州地方以防不虞從之
二年正月流賊二千餘人至考城縣兵備副使李珏都指
揮凌鏞等合兵擊之斬首數十餘級諸部騎息逆擊兵
賊役聚堰廟城中城都督守顏愷率兵六千二百餘人
命僉事郭震禦之河南守備廖涇都指揮趙佐知州顏
木等師俱次郭村而廖涇徧退縮不進河南兵降賊張

進父子引兵三百騎馳至櫃逆前與賊對壘張進詗賊
衆我寡且俟河南兵畢合乃戰愷不聽麾兵擊賊賊見
我師無援奮鬬張進隊中忽擡旗者三遂先却賊乘之
我師大潰監佐等斂兵不救指揮趙泰等三十餘員官
軍八百人死之巡按御史任洛以聞且言各巡撫各僉
相拘事權不一乞督設總制庶有功下兵部議言顏愷
輕率寡謀廖涇引兵退縮宜逮至法司究治趙佐等十
五人宜革去冠帶郭震等五人俱住俸李珏凌鏞有獲
級功姑免俱令戴罪殺賊張進父子擡旗先遁請下河
南撫按處治各巡撫周季鳳陳鳳梧何天衢並降勅切
責令平賊自贖仍勅提督軍務都御史俞諫申明軍法
重懸賞格　上從之
廣西融縣盜周克亮等嘯聚萬餘僭君名號流劫鄉落總
督都御史張嵿以聞部覆勅嵿約兵勦平久之乃平
給事中汪應軫言弭盜大要罷發之勝之安之策擇守
令勝之策有六曰關賊黨用豪傑開斜告杜險要明賞
罰以勸士分首從以招降且言弭盜與馭夷不同馭夷
之法逐之境外弭盜而縱之出境是以鄰國爲壑也請
爲定例凡一方盜起不能撲滅以致出境則兩處領起
官以下俱坐罪兵部覆應軫言是請如議降勅報可

一月崇安縣應經劉寵等盜起請先知縣蔡峻以聽境前
選勇士備之無何諜知賊師犯將先期密召選士爲正
兵又集市民爲疑兵夜襲閩賊巢峻號令嚴明身督死
戰遂擒斬經等二十九人追獲二十餘人悉平巡撫陳
鳳梧上其功命賚銀幣擢職方主事
瀏陽縣洞賊王周春等流劫袁州府焚殺甚慘守臣以聞
兵部請住袁州瀏陽印捕官俸令戴罪捕賊報可
三年大同縣庫胥殺知縣王文昌庫胥許槃伏乘庫缺數
千慮覺抵罪乃乘亂縱火焚燬縣署文昌倉皇自殺
九月潞盜陳卿據青羊山叛

四年河陰縣盗殺致仕都御史許廷光事聞以部院議詔
鎮巡姑免究守巡官而下皆提問廷光給應得卹典
總漕胡鍊奏淮安所屬山陽鹽城相去三百里有大湖盗
多藏匿乞於中增縣治或守禦官仍築城撥軍防守
南兵部王廷相請留太倉兵備一員備盗於港口要害置
巡船操江以時巡歷其新江口設官軍總調遣
六年　潞城盗陳卿初爲藩府長史司史桑
之嘯聚千餘人據青山流刼潞州諸縣及河南懷慶地
方官兵不能制巡撫常道言賊據險難攻請先撫之不
服然後加兵　上然之

七年七月山西巡按御史蔣楊言青羊山賊陳卿等招撫
之後不即解散且欲坐邀守巡入山講和臣切計陳卿
之衆僅八百餘口能戰者不過四五百人鹽醢布帛器
用工匠一切仰給於外備我征討不暇耕種積蓄又且
不充誠先遣兵斷其蹊徑然後會河南攻其東山西攻
其西瘦指受斃矣命不退更請調山東兵備副使牛鸞
所部精騎令與兩省協濟而以山西兵備僉事陳大綱
河南兵備副使翟瓚巡撫常道潘塤移近地節制則我
兵既集賊且奪膽而其黨可散卿父子家屬可成擒也
大學士張璁請平潞州言昨承聖諭欲掣回潞州討賊之
兵更易巡撫官者用心設法撫勦或待其自定夫更易
巡撫設法撫勦仰見聖謨如掣回兵馬待其自定非愚
慮能及往大同之變朝廷姑息竟莫之懲今潞城之亂
又不問罪惟務招撫臣實憂之况今之潞城一隅之地
而當三省之全其破敗亦有可立而待者而又或以爲
西可撫而潞城獨不可撫也甚廣西夷寇未嘗抗拒官
兵且元惡已殲潞城中國之寇勢至殺軍官三四十員
皆殘生靈且其魁首尚在不可不誅惟聖明裁察　上
以上擬主勦廷議不一命閣臣會議可詔悉從之
十月都御史潘塤督師討潞盗平之初巡撫常道當兵勦

盗廷議發京邊軍從征師至山下卿與其黨設奇敗之
道懼遂議招降卿益大肆猖獗集衆萬餘分據角班聚
穿腦尖嶺口諸處各設巢砦攻不入撫不來相拒五載
廷議猶欲招安獨張璁力主勦議乃請奪常道官而以
僉都御史王應鵬代之又命都督劉綱率兵協勦是年
八月綱駐潞州虛張軍聲賊衆惶懼夜遁四出大掠壺
關黎城潞城諸縣焚殺甚慘綱頓師不出賊以爲無能
爲復聚山中而河南巡撫潘塤乃檄兵備副使翟瓚牛
鸞僉事陳大綱楊朝鳳等督兵進勦遂破角班聚穿腦
尖嶺口洪椿陡崖諸巢又進破符堆底門樓安陽諸巢

焚燬殆盡魯綱聞賊破赤飾師曾於普度寺賊走青年
不延頸翌日陳卿為僉事陳大綱所擒陣琦為副使牛
鸞所獲前後斬馘數百降脅從者二千餘人青年之徒
給事中夏言因劾奏常道與兵備綱遷延之罪復言諸
臣功次當加查覈　上從之即遣言奉勅往覈還奏功
次建平順縣於青年山陞潞州為潞安府

候官縣獄囚盧堅等十有九人越獄殺死布政使查約參
議楊瑀都指揮王翔知縣黎文會經歷周濱等却不禦
因奪門亡去事聞命天下重囚俱禁錮按察司獄勿寄
郡縣既而撫按請褒卹查約等部議不可

十一年八月初兩廣地方盜賊蠭起辛卯一歲中奏至九
十有七起計萬有二千餘人趙林花聚衆千餘據陽春
西山攻陷高州府及茂名縣掠其帑藏總督林富不能
制奪俸勅賊黎文賁劫欝林州許折桂出沒海洋皆嶺
外大盜御史徐錦吳麟先後奏聞久未擒滅至是總兵
官咸寧侯仇鸞奏言盜息民安給事中張潤身劾鸞欺
罔及備倭總兵官江寶副總兵張經參將俱縉均曠厥
職乞賜罷斥下兵部覆議奪俸不罷

十一月廣東海寇陳邦瑞許折桂等突入波羅廟欲犯會
城為指揮李啓等兵船所壓邦瑞投水死俘斬甚衆於
時顧募閩兵船隻及新造大船既集折桂等懼乞就招
撫三司官議從其請以俘虜男婦千餘人散遣寧家折
桂等安插東莞縣編充總甲約束其黨為新民聽海道
調督都御史陶諧以聞並上文武諸臣功罪兵部覆言
折桂既稱傾心向化惟應待以不死令編充總甲統率
原衆若彼乘隙作孽未免移患宜行鎮巡官再加審處
候議處既定保無後釁然後分別功級頒行賞典後竟
罷賞

十二年是歲北直隸山東地方旱蝗民饑人心洶洶訛言
盜至流聞京師兵部議行所在撫臣選兵督餉尅期靖

勦有旨切責撫按兵巡等官并府衛州縣官吏俱令停
俸剋期捕盜將臨清兵備副使齊之鸞已陞順天府丞
仍任前職勦賊其巡撫不先舉奏者候回道考察於時
巡按山東御史方遠宜將代欲掩其失乃根究其事由
德平知縣袁禎報驚聞部乃抵禎妄報罪以原無盜聞
罷選兵督餉而巡撫袁宗儒則移文兵部言盜發冀州
衡水等縣恐流及宜早備處宜代還都察院以罷選兵
督餉事宜咨兵部議覆謂宜如遠宜言　上曰盜所竊
發往往由小至大巡按官通行蔽匿反罪申報者將來
盜起誰復敢言宦官且勿問其答司官俸三月遠宜令

都察院考察以聞院兩都察院考選宜罷三載非宜詔降
一級調外任
十三年六月南京浦子口盜出沒劫殺商旅南京守備
官上言抽選廣武飛熊三衛精銳屯軍編立隊伍設總
練一人團操巡視江洋聽浦子口守禦都指揮節制下
兵部覆議從之
瓊山縣沙洞賊黎物式等聚衆千餘攻劫營堡典史李士
奇死之虜千戶杜盛百戶楊棨所殺傷官軍甚衆提督
侍郎陶諧以賊因列守巡副使游琏參議陳瑞南知府
蕭晄等失事罪狀兵部請各停俸捕賊從之

十九年四月沙寇黃艮等掠江陰縣之馬䭾沙聚衆數百
人由浚江洋劫掠商旅時丹陽丹徒間運道堙阻漕船
不通乃自奔牛鎮北入孟瀆達大江是年三月黃艮秦
璠率盜舟數十艘溯江上遊扼孟瀆口掠商船殺漕舟
出清艮璠鼓衆奔去七艘殺死運卒數十百人四月初
又劫商船五十餘舟殺溺商旅四十餘人府衛捕盜官
督兵追捕艮璠拒殺官兵甚衆執捕盜官一人縛檣上
射死之焚其舟遠邇震動南京給事中楊雷劾鎮江知
府張璁丹陽知縣周寧不濬漕渠致運舟月險遇寇暴
殄軍儲傷殘人命乞將璁寧及守備水利諸官俱置於
理　上詔江寇猖獗守土巡江等官俱難辭責下都察
院議奪操江都御史胡宥祿俸俟與守備指揮解明道
金山備倭指揮董楊及張珽周寧俱巡按御史收問已
而以湯慶爲總兵官駐鎮江勦之
先是崇明盜秦璠黃艮等出沒海沙劫掠爲害副使王儀
大舉舟師與戰敗績都御史王學夔逮稱疾還南京盜
夜榜文於南京城中自稱靖江王語多不遜南京科道
官連章劾奏儀等　上曰海寇歷年稱亂官軍不能擒
輙行招撫以滋其禍王儀輕率寡謀自取敗僇夏邦謨
王學夔周論皆巡撫重臣使寇殃民儀學夔皆住俸與

邦謨俱戴罪會同總兵湯慶協心調度刻期勦平失事
官俱令錦衣衛逮繫付獄逆言無忌揭榜都門留守不
問聽奏太監潘真肯通魏國公徐鵬舉永康侯徐源兵
部尚書熊浃責令對狀
浮梁景德鎮民以陶爲業聚傭至萬餘人會大水食絕遂
肆出掠村鎮爲墟守臣以聞部侍兵備副使屠倬等條
傷延撫王暐加意撫戢既而暐自劾陳言本鎮宜遣府
佐一人駐理及招失業傭民別開窯於菲岡以還定之
上可其奏釋暐勿問
初樂平縣人嘗傭工於浮梁歲饑艱食浮梁民負其傭值

盡遣逐之遂行劫奪二縣兇民遂各聚黨千餘互相響
殺事聞部停守巡兵備及該府州衛所等官俸尋與捕
獲巡按御史謝九儀劾報失事罰治有差
二十一年四月山東劇賊劉儀等肅狼鼎臺獨山巡撫曾
銑檄曹濮兵備副使金清僉事江東浮勒不捷聞詔賞
銑及知府程鈞寧銀幣銑陞俸一級清東洋准功贖罪
叛賊王三者大同指揮王鐸之子也鐸素與虜通吉囊
通用頻年入犯皆三導之至是隨虜至永莊向合餘劉
伏現索食翌日伏現商同後伏大同官軍四百餘人及
峪口餘丁馮龍賈昇張寶等計縛之并其黨三人巡按

御史李天寵以聞　上大悅命賞伏現銀一千兩加陞
五級馮龍賈昇張寶各一百兩授試百戶王三械繫至
京獻俘正法馳報人賞銀十兩紵絲一表裡其餘失事
獲功諸人俱命天寵勘實以聞已北路參將張鳳詐稱
統兵擒王三欲攙為己功巡撫詹榮總兵周尚文上其
事　上以鳳設詞欺罔責榮尚文輒與妄奏部令對狀
鳳復奪王三縣於大城天寵劾鳳掩襲冒功部逮鳳至
京訊問已王三械至命磔之於市梟示各邊傳黨三人
皆斬鳳謫戍邊衛
以擒獲王三等命成國公朱希忠告謝　南郊英國公張
溶　北郊京山侯崔元　景神殿遂安伯陳鏸　太社
稷各行禮百官上表稱賀先是禮部請擇日獻俘百官
稱賀　上曰此逆卒原非夷種乃我叛人　皇祖於各
邊設文武守臣高官厚祿未嘗有薄何乃始不能多方
備之中不能多方驅之終復縱視以至於今茲朕躬叩
玄威神將効力假手義勇故成擒耳爾等所言雖是禮
儀終為欺世飾詞命以是日告謝郊廟社稷罷百官賀
禮部固請許之復與禮部申諭再三
二十三年陽城縣流賊孫保兒等六十餘人肆劫鄉井本
縣典史王標率兵射殺一賊賊循死戰標遇害事聞

上嘉其忠命復其家贈其妻孥
二十五年山東巡按黃綬言青州顏神鎮礦賊爲亂魏通
判和清厚之今黨與雖就誠而首惡未伏誅且和清乘
方啓釁被責苟全宜治其罪前巡撫端廷赦咸命不行
辯辭其責祈神一鎮宜增城置守以備他賊　上以其
事責之新巡撫何鰲命撫備盡絕毋致蔓延端廷赦免
究增城置守另議以聞
湖廣守備太監廖斌遣長隨夏忠進皇莊子粒銀至河南
新鄭爲盜所劫忠以聞　上怒命河南巡撫何相戴罪
捕賊巡按御史侯度守巡劉佐常時平及府縣衛等官

供命錦衣衛遞至京拷問侯度竟斃杖下六
二十六年三月沒上盜田斌及其妻爲白蓮社僧惠金及
妖人楊惠所愚嘯聚數千人流刦曹單㵎陽諸處掠得
丁壯輒以慾毒酔之列置前陣不避死傷以故所向無
前事聞 上命速擒首惡解散脅從既而南掠至徐鳳
間治河都御史詹瀚集役卒格鬬敗之追兵繼至斌乃
就擒山東巡撫何鰲以捷聞 上曰妖寇扇惑愚民地
方官不能巡捕以致淮北震動河南驛騷所奏推賞例
不准行其良善被禍者巡按御史查覈奏聞於是山東
巡按張鐸以賊所由平奏上 上乃命械繫何鰲至京

下錦衣獄久之削職爲民
青州礦賊姚守清等平初守清與趙邦榮等爭場讐殺通
判和清捕之守清聚衆拒敵復攻入府署射傷和清尋
破獄放囚肆行刧掠至是就擒撫按官上其狀兵部議
覆詔賞參政韓威知州沈震知縣陳甘雨任中立各銀
幣僉事孟淮椎贖罪和清降用
三十年樂安縣賊首孟尚守等嘯衆行刧所司捕之急賊
奔莒州同知賀朝宜縱之去既而以二十餘騎薄日照
縣城典史蘇邦彥百戶李濟追之賊斃二人去已又刧
邳州樓北門外玄武祠官兵圍之縱火焚祠賊盡死邦
彥二人亦死事聞 上命巡按御史治莒州知州胡川
日照知縣馮舜田及指揮張雲漢等九人罪朝宜追
贓發戍邦彥等恤其家巡撫及兵備等官事平姑不問
大同千戶魏昂以姦其部卒女事覺亡入虜中尋挾虜至
城下索其妻子副總兵尚表千總應襲麻錦塹地伏甲
擒之事聞詔斬昂賞表錦幣
三十一年五月福建巢賊李文彪等寇南安都御史張烜
遣兵禦於龍南都嶺敗績濟軍御史沈寵劾奏烜平方取
敗宜論如律部議劇寇未平姑責烜悉心撫剿從之
三十二年山東江北連歲水旱饑民蠭起爲盜劇賊時淵

時楷馬愛等各聚衆數百人屯劉黃不山豹頭䃁等處
流刦沂邳間燒煅洳口鎮巡按直隸御史李逢時以聞
詔停山東巡按臣沈應龍迪鑛及兵備等官俸令尅
期平定至是山東奏收甚穢饑民多歸就業應龍等復
檄許群盜自首於是賊勢衰耗諸首惡就擒應龍等以
事平具聞詔斬所擒獲諸盜而貸其自首者命應龍等
支給如故然應龍苟冀無事諸賊來首雖兇蹟章灼皆
貸不問而民間受害稍行捕報即痛治以刑由是賊黨
矜驕良民喪氣而所在剽掠公行矣
四月山東盜李之猱聚衆千餘建樹旗鼓流刦沂州諸郡

巡撫沭應龍督漕沈鏞匿不以聞巡按北畿御史李逢
時以聞　上怒切責應龍鏞命戴罪勦賊久之乃平
八月河南賊師尚詔作亂尚詔初以販私鹽作奸結山東
響馬賊攻剽遠近官府不能制先任巡撫謝存儒苟幸
無事假以保長歸德知府尹一仁復令督捕益遂恣縱
氏訟肆爲威雲與王千斤等橫謀不軌結衆越日衆兵
郡以他事遣卒至鎮尚詔疑偵已發殺之以叛率衆夜
薄城劫庫獄稱截去殺檢校董倫尚詔有令勿犯學宮
勿戮生儒故守令皆匿學宮以免尚詔家多金寶婦妾
尚詔既出柘城亡賴子乘虛掠所蓄淫其婦妾姬女識

其人以語尚詔遂圍柘城索之不得乃破城執獲磔之
因掠公私幣庫復圍太康索所怨者縣官執其人詣城
與之巡撫都御史楊宜檄都司尚允紹等以宜武睢陳
兵援之戰於鄢陵官兵死者相枕勢益猖獗至數十萬
人延及宿州聲言冠鳳陽南京兵部尚書潘潢與其屬
計所以禦之職方郎中阮壓乃廉得指揮謀勇者白擢
重兵於池河防禦分委將領沿江兼應賊遂不敢南官
兵追及於五河縣賊分兵爲水陸督允紹環擊須史皆
破賊遂奔潰
九月河南諸軍分道追賊指揮袁燦擊之於蒙城都指揮
張國彥擊之於商丘十字河斬獲甚多師尚詔乃棄軍
械變服散其徒遯
十月河南巡撫楊宜獲賊首師尚詔等尚詔流劫凡四十
餘日破府城一州縣城八屠擄鄉鎮殺數十餘萬人三
省震動及官軍追敗變姓名走至是獲於山東東昌莘
縣其賊黨潰散山東河南及江北鳳陽諸州縣各有所
獲宜乃悉錄其名以聞　上以宜平賊有功命進俸一
級仍賚以金幣凡所在捕賊即於所在誅之
三十四年山西巨盗郭尚儒渾源人初聚衆四百餘處廣
靈西山鐵嶺崖爲巢劫掠遠近守備指揮方府率兵出

捕爲尚儒所執總督許論檄參將李欽副使楊順等以
計擒之其黨遂解去詔賞論等銀幣進順一級
三十五年十二月山東劇賊楊恩仁益都縣民善騎射輕
財好施鄉里呼爲賽宋江坐事爲怨家所告縣官捕急
恩仁遂聚衆謀夜襲府城事泄不果因流劫月餘安丘
諸城莒州等處諸亡命惡少歸之衆三百餘人至是撫
按官檄海道副使陶大年等督兵勦之恩仁遂變姓名
潛走會其黨趙詞等爲官軍所獲言恩仁所在因并執
之餘黨皆散巡撫劉采以聞因陳各官功罪詔斬恩仁
等陞大年俸一級仍賞銀幣併賞通判陶宗儒等五人

參兵備副使翁廷試俸二月
三十八年五月福建山賊突劫永安泰寧龍巖歸化等縣
永定知縣許文獻汀州府通判鄒子進督兵勦平之撫
按官王詢奬獻科上其功且言守巡官宗臣僉事顏如
會王時槐提備不預都武巡捕通判龍濱都指揮謝恩
守備張　綬兵縱寇　上嘉文獻等功命撫臣陞賞命
停臣等俸二月濱等付按臣逮問
十月廣東寇張璉林朝曦吳平龍何福溫旦等烏合千餘
流劫朝陽海豐諸處
十一月蘇州諸惡少作亂蘇自海寇興招集武勇諸市井

惡少羣聚數十人誑詐剽劫武斷坊廂鬪是年吳會歲
祲各郡邑時有懷竊應天巡撫翁大立既蒞任則嚴禁
戢之詗諸惡少檄府縣捕治甚急及十月大立攜孥來
蘇州駐劄諸惡則相與歃血以白巾抹額各持長刀巨
斧夜攻吳縣長洲及蘇州衞獄劫囚自隨鼓譟攻都察
院焚門入之大立挈其妻踰墻避走諸惡乃縱火焚衙
廨大立所奉勅諭符驗及命字旗牌一時俱燬諸惡復
引衆欲劫府知府王道行督兵勇郤之將縛諸惡乃衝
葑門斬關而出逃入太湖中官司遣官四散搜捕獲首
從凡二等十餘人事聞　上命大立戴罪嚴督剋期殄
滅命府王道行知縣郝東伯住俸勒限捕賊指揮朱文
正等付按臣逮問
三十九年正月盜百餘人夜入泰興縣劫庫殺人守臣以
聞得旨停知縣梁棟等俸及把總呂圻各戴罪捕賊初
江南遇倭守兵多浙手少年烏合之徒及事寧散還窮
無所歸流落江湖遂相聚為盜云
三月　上諭兵部各路盜賊蠭起有司坐視不為經理爾
其亟示各撫臣嚴督所司剷除怠緩者以聞於是尚書
楊博條上緝盜六事俱允行
四十年閏五月流賊犯泰和縣副使汪一中僉事王應時

督官軍禦賊於鵝顛鎮都界未定賊五路掩至我軍驚
走一中及指揮王應鵬千戶陳策唐燦等俱殺應時爲
賊所執累之營中數日贖還
七月巡按江西福建段顧言李廷龍各以鵝顛敗書聞因
吉贛州為江西全省門戶自龍南安遠相繼激變而撫
臣設不皆闇以致今日寇不城明日寇瑞金又明日寇
南安寇建昌而吉撫諸郡紛紛多事江西兵備無備固
廣饒嶺失侵乞將南贛參將恭陽守備李寧江西巡撫
張元沖福建巡撫劉燾分別議處副使汪一中指揮王
應鵬等血戰死事宜卹錄僉事王應時重傷被執亦當

優叙併請加撫臣職銜給以旗牌使得戮力平賊 上
命元沖住俸同袁滌罪平賊賜寧令撫按解京訊治汪
一中贈光祿寺卿廕一子錦衣衛百戶賜祭葬立祠土
應鵬及千戶唐鼎陳策各廕官陞襲如例王應時陞參
政仍分守九江道命總督浙直胡宗憲兼節制江西督
兵應援

四十一年六月廣東逆賊張璉伏誅賊首張璉本饒平縣
之烏石村人以毆死族長亡命入賊鄭八蕭雪峯黨
合兵縱掠汀漳延建及江西之寧都瑞金等處攻
陷雲霄鎮海衛南靖等城三省騷動守臣以璉巢介三

饒之間四面皆山未敢輕言勦之璉難攻稍揚言聽撫
以緩義師及提督兩廣張臬始議大征奏請調集狼兵十
萬與福建江西會兵進勦分定信地臣臬駐惠潮福建
巡撫游震得駐漳州南贛巡撫陸穩駐承定得旨令協
力進兵剋期殄滅時方議勦賊覘知平和縣單虛率衆
攻城府知事胡期亨[illegible]事與典史談蘊率鄉兵出禦
迎戰賊見鼓行甚銳[illegible]奔潰蘊麾衆疾擊仰擒賊五
人斬首三十二級穩疏聞兩臬亦報擒程鄉賊首王
子云陳福保等二十五人時 上以南寇爲慮聞報大
喜詔賞臬穩等銀幣各有差兵部尚書楊博因言大賊
稽在蕩滅未期乞下嚴旨申飭之至是臬等以捕擒賊
首張璉蕭雪峯斬首一千二百餘級提問部請檻送京
師獻俘餘黨亟行所司撫勦并命巡按官詳覈功罪以
聞 上日獻俘一節祖宗久不行賊首可即彼地刑之
梟示三省以雪民怨乃以賊平告郊廟羣臣表賀既而
論平賊功加臬右都御史廕一子稍遷兵部侍郎餘各
銀幣有差

張璉等平獨林朝曦據巢不下率其黨從銀場坑間道出
攻程鄉城知縣徐甫宰嚴兵以待復命主簿梁維棟往
招安之因說散其黨朝曦窮急遁官軍追擒於陰那山

并其弟朝徽等潮寇悉平

龍山賊蘇阿普伏誅普龍巖縣人故賊首藍松山范繼祖
之黨初松山既爲程鄉縣所擒阿普懼求降同知鄧士
元受之安置其黨於龍巖漳平二縣間劫掠如故七月
中阿普爲龍巖所擒漳平人欲要以爲功相競於途史
爲其黨乘間奪去阿普因結巢西溪以拒官軍久之命
繼祖亦敗阿普勢窮龍巖知縣劉源湧乃懸重賞購執
之斬首以徇山寇悉平

四十二年初上杭[illegible]賊首萬鼎堯等爲官軍所擒其黨遁
入程鄉賊溫鑑知[illegible]道揮巢中鑑等益強乃出寇江西平

遶知縣王化擊敗之趙瑞金遇嶺北道副使李佑兵戰
敗奔歸故巢廣東僉事徐甫宰乘其營壘未定急攻之
擒道輝於大坑口擒鑑於沙羅塘餘黨悉平
四十三年閏二月汀漳二府盜據赤水大剎諸寨與江西
連城寇合拒傷官軍漳平知縣魏文瑞出捍禦遂死事
聞贈光祿少卿奪僉事黎元同知尹尚賢等俸
十月雲南嶍峨縣叛酋王行道始殺土巡檢華職父王權
稍生事論死行道乃復私稱巡捕土舍為草盜主行劫
臨安數郡間有司屢捕不獲參議盧岐嶷檄寧州土官
同知祿紹先等追至陸納山擒行道誅之事聞賞岐
嶷等有差
十二月廣西古田鳳凰山賊自永福突桂林乘夜縋城而
入進劫布政司庫殺署印參政黎民衷劫庫銀四萬餘
兩及金珠各若干仍縋城遁去提督侍郎吳桂芳奏總
兵王寵等失事狀詔降有差
因杭賊首梁國相本南詔故盜梁寧子已先請降至是復
叛約三圖賊韋非榮等分寇江圖二省平遠知縣王化
先其未發寄妻子於會昌而身自帥鄉兵擊之賊遁敗
乃縱反間於會昌城中言化已沒化妻許氏聞之遂自
刎化追賊益急卒破擒之撫臣以事聞並上許氏守節

狀 上從部議加化府同知仍署縣事詔旌其門曰貞
烈立祠祀之
南韶山賊馬五等流劫乳源江灣諸處守備賀鐸指揮蔡
允元督兵迎戰被殺馬賊而死提督侍郎吳桂芳以聞
詔贈鐸都指揮使襲陞其子二級贈允元指揮使廕子
鎮撫司仍各建祠死所祀之
四十四年四月盜劫金壇縣庫及鄉宦曹大章家殺傷二
十餘人巡按御史溫如璋以聞因參同知盧江知縣陳
顧正及兵備副使耿隨卿等失事罪詔停隨卿俸一月
盧江等下巡按御史治

八月廣東賊李文彪等與江南賊謝允樟賴清規自三十
五六年間結黨構亂號三巢請勦者無慮十數疏至是
文彪死謝賴益橫衆且數萬攻掠城邑巡撫吳百朋請
討之上疏曰三巢依險作亂根盤深固僭擬稱王迫非
張璉林朝曦輩崛起新賊可比及今不亟行驅除將來
之禍不可勝言惟 陛下專付臣以討賊之任併請南
贛府縣庫銀或令江西布政司協濟十萬餘兩以充軍
糧令參政蔡文督理其錢糧出納擒斬功次乞勅江西
巡按御史成守節稽查以免侵冒疏下兵部覆議三巢
蔓流兩省百朋志銳討賊即令蔡文李佑等相機圖之

錢糧行戶部討處從之

四十五年二月湖廣山寇黃中降中四川黃餘人從父徙入湖廣支羅山為盜既而藉撫繫從獄中死中脫歸由巢祭牛欄平寨守之廣袤六十里自號天城流劫奉節雲陽等處川湖夾剿中懼乃詣湖兵降湖廣巡撫谷中虛馳疏告捷稱首惡面縛餘黨悉平四川撫按官劉自強李廷龍假其背約受降乃上言黃中實挾楚中重貲非以窮降且餘黨方焚劫奉節縣令南浦軍糧湖兵實陰助之因劾參將洪垣守備湯世儀等罪詔下所司問狀仍令二守臣協心撫勦以靖地方會中虛自陳俱陛

任給事中邢守庭乃追論其同事異詞非人臣協恭體國之義給事中鄭欽亦言中虛奏捷不實中雖詐降而官軍陷沒於牛欄坪者幾千人自強但知與湖兵爭一黃中而縱蔡伯貫等連破七州縣咎各有歸請切責二臣　上從部議詔四川湖廣二省巡按御史從公會勘以聞中梟示

七月時浙江常山開化西安德興礦賊作亂官兵追逐激切嚴寧等處其勢日熾二月中突入婺源掠其庫藏焚燒縣治知縣李志學避匿得免給事中嚴從簡請加浙江巡撫劉幾總督職銜責之剿蕩南京科道魏沛劉岸等則請設兵備於嚴寧管江浙附近州縣應天巡撫周應斗則請增設兵備於嚴衢兼管饒徽疏俱下兵部議總督宜暫設事平即罷兵備宜設於浙江以杜盜源其雲霧山礦洞宜嚴加封閉防守婺源縣官宜以失陷城池論　上乃命叢為兵部侍郎總督浙直江西軍務令亟徵三省官兵勦賊設兵備一員總轄撤饒嚴衢駐衢州李志學以婺源無城姑從末減降邊方雜職

九月四川壽縣盜二百餘人夜入城劫庫殺人華趙永播遁去巡撫譚綸巡按李廷龍以聞因劾僉事呂應知縣隣大績等各失事罪且言永播實為盜主請切責永寧

參將安大朝討賊自效而令播州參將調表改駐川貴適中之地毋使倚累播州一司得旨奪應俸一月下大績等於御史問守土事宜令綸悉心討處以聞

隆慶元年十二月瑯州賊李茂等萬餘人船千餘艘為屍累年衆議欲勦知府王可大以為宜加招撫極言不撫而用兵須數十萬金殺傷民以千萬計累年月不解又未必決勝誠不如撫便乃出招撫茂等果聽諭待命後復屢為地方出勦他寇鄖之東偏恃以無恐

賊劫保康殺知縣張士勳擄沿鄖陽劉秉仁以聞　上命秉仁督所司剿捕之巡按陝西言秉仁制禦無策并

劾都指揮孫紹先鄖陽知府介一消襄陽知府王可信守備等官湯召等失事罪兵部覆請　上令秉仁議罪紹先等住俸督兵緝捕召等下御史逮治

廣東賊曾一本突至雷州參將魏宗瀚王如澄移印率師與戰敗績執印及把總俞尚志以去巳而歸尚志乞招撫尋犯我師敗斂日守備李茂材中礮死我兵又敗事聞兵部覆言新任總兵郭成未至而廣西總兵俞大猷素負威名請令暫往視師前總兵湯克寬等罪不止於革任宜令戴罪立功副使姚世熙等并宜議罰宗瀚宜充爲事官以圖後効　上然之命暫調大猷用事寧即

鎮克寬立功贖罪世熙等奪俸從總督張瀚等速處兵糧嚴督將領剋期滅賊以靖地方

二年曾一本以六月十一日寇廣東省城拒傷官軍於赤灣等處殺知縣劉師顔撫按以聞得旨切責總督張瀚令亟率鎮巡等官竭力勦賊以安地方總兵俞大猷郭成姑令住俸立功贖罪參將魏宗瀚王汝澄把總俞尚志失事下巡按御史逮至京問

陝西盜魏太清等率衆五百餘人行劫絳州及鄉寧太平縣等處拒傷官軍尋渡河遁去山西巡按宋纁以聞得旨奪分巡河東僉事吳一本平陽巡捕同知趙世祖俸絳州知州宋應昌下御史問仍令陝西撫按官嚴責所司亟行勦捕并窮治窩主以靖地方

江西萬年山跨連湖廣福建廣東之地舊稱盜藪而各省商民亦雜流聚其間以種藍爲業是年六月山賊由劫鄉民羅萬家會南贛巡撫張翀初涖任遂令萬安營守備董龍督兵往捕之龍等兵至因啓言撫山寇盧戶大恐遂於鄰縣青石嶺等處聚千餘人拒敵江西巡撫劉光濟檄分巡撫諭而各兵以辦令追捕益急巡按顧廷對奏言盧戶未必皆盜不宜激之生變兵部覆請令光濟辦議撫勦之策務合機宜毋偏執已見以致僨

事從之

[illegible]盜劫犍爲崇昌二縣庫藏巡撫都御史嚴清言盜賊之患隨處皆有而四川獨多如眉州富順長壽仁壽墊江威遠及犍爲營昌不三年間被盜者屢矣失重罰輕人不之警宜特重其罰庶弭後患部議得旨下如縣許暑等巡按御史問自今有失事者撫按官查各官駐扎處所及失事大數分別奏處

三年五月海賊曾一本勾引倭寇犯廣東碣石甲子諸衛所官軍禦之無功雷瓊參將耿宗元御下素嚴及是聲言欲斬敗將周雲翔廖鳳曾德久廖廷相雲翔等大

權乃謀作亂會宗元閱兵於教場雲翔等忽鼓譟蜂起
手刃宗元執通判潘槐以叛遂與賊合已而潘槐自成
中蔣倫廖鳳獄之巡撫熊桴所桴具劾給事中張鹵因
劾桴解紛無畧抵降虛詞而原任總督張瀚條代未行
坐視不省及總兵郭成逗遛潮陽按察使張子弘監督
無狀乞并議罰得旨瀚降一級聽用桴等俱住俸戴罪
殺賊
兩廣總督劉燾言廣賊有五種其首惡曾一本及叛殘
倭流劫最甚急宜殄滅其次賊通滘海嶺民不宜一槩
誅剿請招撫曉諭許其自新其次山賊黎汝誠等撫之

固無所顧忌剿之亦不可勝誅宜撫剿並行其次撫賊
林道乾雖叛服不常然業已聽撫又立功海上宜察其
果無異志仰當推心置腹勿使自疑其目前不寇之計
有二一厚賞格以勵士氣一積糧餉以裕兵食兵部覆
奏得旨如議
周雲翔等叛入賊巢賊屯兵平山大安峒等處入掠海豐
縣從良境渡河會總兵郭成等方率兵進剿而南贛巡
撫張翀亦遣參將蔡汝蘭等兵至於是賊趨大浦白雲
屯以入平山夾攻之凡月餘各部兵擒斬一千三百七
十五人內生擒倭首一人從倭一百餘人奪歸被擄通
判潘槐而下六百餘人周雲翔潰圍出走成部卒擒之
六月總兵俞大猷及李錫先與賊遇於柘林澳三戰皆捷
俘斬甚衆賊遁入馬耳澳整衆復戰會廣東兵至大萊
蕪澳分三哨進攻曾一本勢窮自駕大艦力戰郭成等
復敗之遂焚其舟賊多赴水死生擒一本及其妻鄭氏
并族黨尾叔等斬首五百餘級賊平督撫官以捷聞一
本尋死仍磔其屍并尾叔等梟首以徇
廣東巡按楊標言曾一本雖已會師夾勦而他寇尚多如
林道乾最號黠狡及林容程老王老等皆出没鹵掠宜
乘勝蕩平勿貽後患　上然之命總督劉燾率鎮巡等

官亟乘勝追剿
先是洛陽縣礦賊何術等聚衆三千餘人竊白花嶺諸礦
洞逐捕久之不獲至是就擒撫治鄖陽武金按賊首何
術等論斬其黨施郭鳳等發遣有差餘悉解散以聞且
請飭所司塞諸礦洞嚴闢鑿之禁詔如所議
惠州海賊六百餘人破甲子門所殺千戶董忠儒及軍民
二百餘人以去撫寇朱良資等遂反把總韓岡李時魁
領兵禦之賊夜襲破國等於程洋崗寨殺二十人虜六
百餘人巡按御史趙焞勘上具請且言甲子門所城土
三年二陷殺爲丘墟而程洋崗等寨切近寇巢民不安

枕乞責督撫官亟圖善後之策　上是其言
廣東海賊李茂破乘合縣乞招降守臣欲許之科臣梁尚
論等以爲不可兵部言李茂本以林宏餘黨攻毀城縣
罪在不赦豈可聽其甘言苟安目前宜令提督侍郎毅
正茂詳議或假招安以爲擒剿之圖則可　上是之
八月大同人丘福入虜中爲城堡宮室遁逃淵藪虜入使
先驅邊人苦之詔懸賞格降者以數千兩自恭魏良相
田汝光已各有部落至是來降
四年十二月處州礦盜從昌化突入寧國池州沿江摽掠
五年春命巡視五城御史緝治四方游民潛住京師者

移武鼎解京銀三千至良鄉爲盜所劫霸州兵備孟重以
聞得旨良鄉旣輔近地肆行劫掠守土官當重治姑奪
兵備及巡捕官俸令速行緝捕不獲兵部具劾以聞
六年三月盜劫安義縣庫亡失甚多撫按官言狀爾請降
調知縣吏部言今盜賊蠭起皆因有司及巡捕官不時
不能弭盜及盜起不行緝捕至於劫官劫庫勢不容匿
乃始申報而上官亦規脫己責亦視爲尋常今安義四
十餘盜入城劫庫縣官曾知經失事重大參政方良曙
該管地方卽撫按官亦安所逃罪請黜知縣罰良曙及
祇傍撫按官仍立條格自後各州縣掌印巡捕官有盜

至十八人降一級二十八人降二級三十人以上罷官各兵
備及該道所屬盜起至五十人者降一級七十人者降
二級百人以上者罷官撫按隱匿不行參奏者聽部院
科道官參奏重治若地方有盜卽申報上司上官卽擬
兵馬捕滅者免究仍錄叙其功量多寡爲陞賞訓著爲
令　上悉從部議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六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臣 徐學聚 編輯

江西道監察御史 臣 張 鯉 訂正

兵部 三十

朝鮮

洪武二年高麗國王王顓表賀即位遣符璽郎偰斯齎金印誥文封顓爲高麗國王賜大統曆金綺并賜王母妃相國諸陪臣文幣使者入謝 上從容問王居國何爲城郭修乎甲兵利乎宮室壯乎頓首言東海之波臣朝夕禮覺王甚恭他未遑也璽書諭王佛法非所以治國

梁武後世之前車也王其毋惑以王君臨一方而出令之無所其何震之有王國北接胡虜而南鄰倭虜剏於此恐將邁於彼倭狡而貪出沒海上且窺王虛實朕私憂之設險蒐乘以固吾圉惟王念哉今以經史諸書賜王其悉朕意中書省臣言高麗使者往來私爲市非法請征其入而禁其出不聽

十二月高麗使者言其國王顓有從女遇亂陷沒於軍 上令中使訪得之賜以衣貲飭廪令使者護歸本國

五年三月高麗遣密直同知洪師範等來表賀平夏貢方物且請遣子弟入太學 上顧謂中書省臣曰高麗欲遣子弟入學此亦美事但其涉海遠來離其父母未免彼此懷思爾中書宜令其國王與羣下熟議之爲父兄者果願遣子弟入學爲子弟者果聽父兄之命無所勉強仰遣使護送至京或居一年或半年聽其歸省也

七月高麗遣尚書吳季南子溫來表貢馬及方物言耽羅國恃其險遠不來朝貢及多有蒙古人留居其國宜從之簡秀山逋逃所聚恐爲寇患乞發兵討之 上賜王書曰耽羅居海之東密邇高麗朕即位之初遣使止通王國未達耽羅且耽羅已爲高麗其中生殺王已專之雖有胡人部落已聽命於高麗又別無相誘之間何疑

忌之深也因小隙而搆成大禍智士之所愼也王宜熟慮烹鮮之道不但靖安王之境土而耽羅亦蒙其德矣

七年五月先是高麗遣使金甲雨等貢馬五十匹甲雨匿馬二匹欲自進於東宮詐言道亡二匹而以己馬足之 上以其不誠郤之賜王璽書懲治使者至是復遣使周誼鄭庇等來表貢方物中書省奏高麗表稱禮送太府監按元時有太府監主收進貢方物本朝未嘗設此高麗入貢已久豈不知此而妄言之意涉不誠 上命還其貢賜璽書責以太府監之失

八年顓弑死子禑嗣

十年十月遣故元樞密使延安㐲里諭高麗王顓王遣其門下贊成事姜仁裕上表謝恩貢方物 許朝貢

十二月高麗遣使來賀明年正旦　上以王顓既被弒而其國數遣使入貢皆云國王所遣莫明其實勅中書省臣遣人往聽其所爲且詢王安否

十二年四月遼東守將潘敬葉旺以高麗遣人致書貢物來　上勅敬旺璽書曰古之能將出禦封疆入衛京畿無不謹密雖內臣懷姦外臣挾詐無自而入爲奏至言高麗行禮一節斯非彼殷勤致敬之意蓋間諜之謀也且高麗古稱東夷聖人有言夷狄禽獸也輕交必離

重交必絕未有能始終者觀其書及都評議司之文雖不明言其漸已見矣可不知所備乎吁爲人臣無外交爾等其慎之

六月潘敬葉旺復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婦歸降來奏上賜勅曰　奏至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婦來降朕未審將軍識其詐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其性多頑況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斯必示弱於我如墮其計則不過一二年間至者接踵其害豈小小哉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姦今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毋與東夷接境慎勿妄生小隙使彼得以藉口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戢則師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將邊患自此生矣

十六年十月高麗遣其臣張伯崔涓貢方物詔却之且命禮部咨諭其國曰高麗遠在東鄙曩者來奏願聽約束其中多懷欺詐視生隙如尋常朕所以不納令其自爲聲教其後數來請命朕將以爲誠意至極所以淡三歲貢不如約五年矣今復以慶賀來進又非其時而至豈非侮之甚歟雖然以發使之事論之非其酋長與其臣之過乃使者故爲侮慢過期而至今高麗既稱臣妾承

守事大之誠使者慢命無禮當詰其罪所貢方物宜却不受仍與高麗言誠欲聽約束則當以前五歲違約不貢之馬及金銀并至則可見其誠意也

十七年五月高麗遣使崔清貢馬二千匹且言金非所產願以馬代許之是月諭遼東守將唐勝宗等絕高麗勅曰舊歲今春高麗之使水陸兩至皆非臣禮暗行侮慢則彰褻瀆於是稽於古典知此夷自古至今未嘗不侮慢中國而構兵禍者也驗古事蹟可以絕交不可暫交況深交者乎粵古漢伐四次絕滅其國族魏伐二次屠其所都晉伐一次焚其宮室俘其男女五萬口隋伐二

次城困將士率降而免唐伐四次斬首五萬級牛馬百
萬餘爽王㵆等戮於市遼伐五次焚其宮室斬亂臣康
肇拔十餘城金伐一次元伐五次爽王寘眈羅捕殺之
元以眈羅爲牧馬之野今爾勝宗等出鎭遼左高麗必
數有使至其至者送來勿令其還以絕彼奸計若納其
使而禮待之歲貢如約則可人亦不可久留遼東或朝
或歸邀遣其行
高麗遣使請其故王顓諡號　上以顓爲臣下所弑已幾
年矣今始來請諡將假朝命鎭服其民且以掩其弑逆
之跡所請不誠其勿許

十八年正月高麗進馬五千匹金五百斤銀五萬兩布五
萬疋賜其使金庚等八十七人鈔三百八十二錠　上
諭禮部曰高麗王顓被弑其臣欺掩已惡來請約束不
已是以索其歲貢以試誠僞今既聽命宜與之約削其
歲貢令三年一朝貢馬五十匹汝宜諭之
秋封禑爲高麗國王賜其故王顓諡恭愍
十九年二月高麗遣使貢白黑布一萬疋馬千匹謝禑請
易冠服不許
指揮高家奴自其國市馬歸言禑辭馬直　上令給之贅政
初巳亥之歲遼陽瀋陽兵起民因避亂轉徙高麗久未
得還及高家奴徐質等往市馬而故元降將咬住等以
爲言　上乃令高家奴等就索之至是高麗因遣以所
市馬及以遼瀋流民奈朶里不歹等戶四十五口三百
五十人來歸
二十一年國相李仁人初因其主禑而立其子昌爲王遣
使姜仲淮朝貢不許是年李成桂復廢昌立定昌國院
君瑤主國事遣人來言國王昌非王氏後實辛旽子禑
之子國中人民多不信服故別求王氏宗親定昌院君
瑤迎立嗣位以續王氏之後乞允所請　上諭禮部尚
書李原名曰高麗限山隔海其人多詐今云廢黜異姓

擇立王氏宗親削前者來言童子入朝吾不聽者意必
執國政者所爲今其情見矣且其眞僞莫知若果爲本
國人民所推亦聽其自爲倘陰謀詐立一旦變更盡爲
虛妄必將禍起不測皆自取也爾且備咨其國人知之
二十四年瑤遣使朝貢又令其子奭來朝詔朝位尚書下
二十五年正月令市高麗馬萬匹索閹人二百
李成桂因其主瑤及奭於其私第自主國事王氏自五代
至今傳數百年絕
九月高麗知密直司事趙胖等持其國都評議司奏言本
國自恭愍王薨逝無嗣權臣李仁人以辛旽子禑主國

事昏暴自恣多殺無辜至欲興師侵犯遼東其時大將
李成桂以為不可而回軍禑自知負罪懼禪位於其
子昌國人知順啟請恭愍王妃安氏擇立宗親定昌國
院君瑤權國事及今四年亦復昏迷不法聽信讒說離
間勳舊其子奭復痴騃無知縱於酒色與禍黨玄與寶
等潛謀復禑位守門下侍中鄭夢周嘗以前者欲攻遼
東為成桂所阻致令朝廷索取馬匹以此譖於瑤謀害
成桂及趙浚鄭道傳南誾等國中臣民多被殺戮羣臣
國人以社稷生靈為慮謂不足以治民今年七月十一
日以恭愍王妃安氏之命退瑤於私第擇於宗親舉可

以當輿望者惟門下侍中李成桂中外人心夙皆歸附
於是臣等與國人耆老共推成桂主國事伏望聖裁俯
從輿意以安小國之民禮部侍郎張智奏其事 上曰
我中國綱常所在列聖相傳守而不失高麗限山隔海
僻處東夷非我中國所治且其間事有隱曲豈可遽信
爾禮部移文從其自為聲教若能順天道合人心以安
東夷之民不啟邊釁則使命往來實彼國之福也
閏十二月李成桂更名旦徙居漢城欲更其國號遣使來
請命 上曰東夷之號惟朝鮮之稱最美且其來遠矣
宜更其國號朝鮮

二十八年勅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
數苦況邊境營務不宜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皆強
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故往往逃伏草
野山澤間乘間劫掠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已命
有司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綠江凡衝要處所儲軍糧
每驛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十數萬石在東寧女直皆
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觀高麗自古常與
中國爭戰昔漢唐時遼東地方皆為所有直抵永平之
境特遼不臣時時美兵自古無狀今遼東乏被軍上饑
困儻不即發汝領倉糧賑之必啟高麗相誘逃避之心

非至計也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響諸衆何以應之
今營籍造作暫宜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十年之後再
為之古人有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十二月朝鮮遣使柳珣等奉表貢方物 上見其辭不遜
謂禮部臣曰以小事大禮重修辭前者朝鮮王李旦數
生釁端已嘗詰問彼謝罪之使方歸而侮慢之辭又至
朕非不能伐之古人有言不勤兵於遠所以不即興師
者以此今爾其使者可移咨李旦令遣撰文者至方歸
之俾知生釁之由珣言表文是其國門下評理鄭道傳
所撰遂命遣道傳未幾釋珣還

朝鮮以柳珣等家恩放還遣其判三司事偰長壽齎表謝
使辛有賢等貢鞍馬及金銀器布人參等物至京師謝
恩　上諭禮部曰朝鮮密邇東陲之地國家爲切近前
者王氏既改而以李氏繼與數生邊釁與語再三終不
能正易云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朝鮮本新造之國而所
用之人皆非賢智之士此恐非三韓之福也昔子産於
鄭凡爲辭命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必更數人之手而後
行所以鄭國稱治如鄭道傳者乃小人之尤者在王左
右豈能助其爲善苟使鄭總盧仁度金若恒仍在朝鮮
又鄭道傳之羽翼今總等既不免王不精審又將假手
於人矣宜諭其國王深思熟慮以保三韓

二十九年九月朝鮮送撰表人鄭總等三人至且言鄭道
傳病不能行表辭實總等所撰　上謂禮部曰今朝鮮
送來數儒生勿遣其還蓋此輩畧通古今未知大道故
任其小智調弄戲侮若朝鮮廢置無乃皆數生之爲欸
數生者率啟衆禍曾不如昔楚國一伶人耳昔楚伐鄭
軍於北郎公鍾儀陷爲鄭得之獻於晉公見之問南冠
者爲誰有司曰鄭人所獻楚囚也晉公召問之鍾儀所
言皆中理以語范文子文子知鍾儀雖伶人君子也盡
歸之晉楚搆兵連歲不已此人歸晉楚罷兵必成公從
之厚待而歸之楚遣人報鍾儀之歸晉之德也由是兵
解數十年無征戰之勞此一人懷君子之道能排難解
紛以安黎庶朝鮮數生曾不如一伶人古人云以道助
人主不以兵强天下此數生不爲主量力致爲小敵之
釁故作戲慢生隙殃民爾移文朝鮮無用是數生留之
京師别授徵職以杜王左右之禍
三十一年四月府部請發兵討朝鮮　上恐殃民不許令
禮部移文責之
旦老請子芳遠嗣旦卒謚康獻
永樂元年閏十一月封芳遠爲朝鮮國王芳遠遣使言洪

武中賜金印龜紐建文時更之請復舊制命如舊賜之
併賜誥命冕服九章圭玉佩玉列女傳春秋會通大學
衍義通鑑綱目諸書
二年六月　上欲廣屯田於遼東命禮部遣人徵牛於朝
鮮芳遠遣使送耕牛萬頭至遼東命戶部每一頭酬絹
一疋布四疋仍賜王文綺表裏各百匹勅遼東都司以
牛分給屯田
六年世子禔來貢
八年獻馬萬疋助征虜遣中官田嘉禾海壽賷賚幷白金
千兩紗羅千疋絲絹五百疋賜之

十三年芳遠表更立子裪爲世子是年芳遠老請以裪嗣
芳遠卒謚恭定
宣德元年遣使賜朝鮮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綱目通鑑
因詔禮臣是書有國家所當知朕嘉惠遠人故賜之
五年朝鮮遣使獻海青鷹使還賜王磁器諭王國多珍禽
異獸然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
朝鮮請遣子弟入學不許仍賜諸書俾學於國中
正統三年二月聞建州酋童山潛結朝鮮命巡撫遼東都
御史程信議察之信使自在州知州佟成詐以他事脉
其境上得朝鮮授童山爲正憲大夫中樞密使剳書還

報信具以上聞請乘其未發遣使往問之可伐其謀
上乃命給事中往朝鮮錦衣譯者往建州兩初不肯承
出制書示之皆驚服各上表貢馬謝罪
四年建州夷酋凡察童倉逃居朝鮮界上別酋李滿住以
爲言詔問裪以何凡察歸建州裪表言凡察以病歸臣
臣之善卿與而遂乘必索之凡察復言裪羈留其私屬
請撤還不則隨以兵詔兩解之且慰藉裪國家以王爲
東藩如凡察直夷畜之何敢望王彼其懷鳥獸心去留
無恒王善自備毋與較
賜裪遠遊冠絳紗袍翼善冠龍袞玉帶

景泰元年賜世子珦冕服王裪卒謚莊憲珦嗣
三年珦卒賜謚恭順命子弘暐嗣弘暐稚而孱遜其叔瑈
七年封瑈爲朝鮮國王
天順三年邊臣發朝鮮國王瑈私與建州夷酋董山通巴
又殺毛憐酋郎卜兒哈累詔戒諭之
成化三年勑方征建州瑈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率兵助
王師誅斬李滿住及其部落遣使來獻俘璽書褒嘉之
四年瑈卒謚惠莊子晄嗣
六年晄卒謚襄悼從子娎嗣
朝鮮復出兵助擊建州捷聞遣中使賚王金幣并及將

十九年四月娎請封長子㦕爲世子　上既許之且諭禮
臣曰娎敬事朝廷與他國不同宜厚賜與且降勑諭之
弘治八年娎卒謚康靖子㦕立踰年而世子頫卒㦕病風
遜其弟懌
正德十五年封懌子峼爲世子初懌請冊封世子太監金
義陳浩貪緣內降充正副使以往而多賜懌等金帛珠
玉勅令括取異物及童男女以進及　世宗即位禮官
言天子初嗣歷服宜正中國之體貌絕外夷侮狎之端
請明諭懌非朝廷意召義浩等還而罷勅中所索
取

九月朝鮮夷人高哲山等十六名以航海失風漂及山東
鰲山衛界山東巡按御史王應鵬驛送之京　上詔付
其國貢士李惟清攜之以歸仍人給與衣糧
嘉靖元年朝鮮進貢陪臣戶曹參判申繼宗病卒賜諭祭
備棺殮送歸本國應領賞賚關付同來使臣給授其家
二年朝鮮俘獲倭夷二名審係進貢至浙自稱備殺拒敵
官兵者國王懌遣陪臣刑曹參判成洗昌械以來獻并
倭人首級三十三顆及送回被擄中國人八名　上嘉
其忠順命寫勅褒諭賜銀百兩錦四端紵絲十二表裏
使臣及領兵官俱賚銀幣有差

十六年脩撰龔用卿給事中吳希孟使朝鮮還言朝鮮素
稱恭順較之諸夷不同而國家禮遇其國亦未嘗以夷
禮待之邇者賫詔至彼其王懌又能脩遵典禮敬事不
違良可嘉尚請自今凡詔告勅諭事關禮制者宜使之
一體知悉不必遣官但因其朝貢陪臣即令賫回庶見
朝廷殖有禮懷遠人之意禮部覆如其議詔可
二十二年六月朝鮮民洪贊等四十二人航海遇風飄入
通州海門界守臣傳諸京師詔給衣糧遣官護送歸國
二十三年懌卒謚恭靖子峼嗣未踰年卒謚恭僖弟峘嗣
時日本入寇舟漂至朝鮮及姦民往來海上私與倭市王
峘輙擒以獻　上亦厚賜予答其意
三十五年三月議宜諭朝鮮禮部奉旨覆查祖宗時宣諭
日本故事宣德七年嘗遣內臣柴山賫勅至琉球令傳
諭日本來朝嘉靖二年為宗設等犯順而琉球貢使適
至復令諭之此皆以夷馭夷事之已效者也今朝鮮慕
義在琉球之上又嘗有遮殺宗設功為諸夷所憚請俟
其使至給勅宣諭如兵部言詔可既而令斬直奏凱事
寢不行
三十六年峘乞改大明會典中所載成桂篡逆從之
四十二年九月峘復上書辨其先世不出李仁人之後今

續修會典尚未頒布其本國宗系雖蒙恩賴正請令錄
附會典本條之末勅諭峘知之
據始成桂立　高皇雖置不問然心惡其篡而傳者復
以成桂為仁人子故祖訓謂其父子先後弒四王其後
嗣當永樂正統嘉靖間累表自白言恭愍之弒由嬖人
倫仁人誅倫立禑禑既立則遣兵侵遼東先臣成桂懼
干上國返其兵禑遂遜位於子昌而恭愍妃安氏以禑
昌皆非王氏不當立乃黜昌立瑤瑤復不道國人請命
高皇立先臣瞻瑤別邸終其身先臣實未嘗為弒而虛
蒙此辭又家世出新羅司空故以為仁人子皆冤甚乞

下史館耶雩之至是始得請
隆慶元年十一月峘卒諡恭憲子昖嗣遣陪臣沈詮入賀
謝表貢馬萬匹方物因歸我被倭掠去人民陳滿等二
十餘人　上曰昖署國之初即效忠順其賜勅諭以旌
之仍賜白金百兩錦綺四疋紵幣十二表裡其從功人
等賞金帛有差

按朝鮮爲封箕子國也秦屬遼東外徼漢初爲燕衛滿所
據武帝取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爲公孫氏
所據魏滅公孫晉并於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王高璉
居平壤即樂浪已而東徙鴨綠江東南千餘里後唐時
王建代高地并有新羅百濟又徙東松岳以平壤爲西
京子孫遣使朝貢宋遼金歷四百餘年元至元中西京
內屬置東寧總管府其國東西南濱海北鄰女直西北
至鴨綠江東西相距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
州郡縣俗柔謹知文字喜讀書崇釋尚鬼惡殺裁折風
巾服大袖衫男女相悅爲婚死三年始葬飲食用俎豆

官吏閑威儀居茅茨衣多麻苧以田制俸以秔醞酒法
無苛條刑不慘毒山川九都神嵩北岳海鴨綠江爲大
產金銀鐵水晶鹽細紵布白硾紙狼尾筆果下馬長尾
雞貂豽海豹八梢魚昆布秔黍麻榛松人參茯苓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臣 徐學聚 編輯

兵部三十一

琉球

洪武初琉球國分中山山南山北稱三王遣使朝貢

五年正月使楊載詔諭琉球

九年四月刑部侍郎李浩還自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弟泰期上表謝恩貢方物浩因言其國俗市易不貴紈綺但磁器鐵釜自是賜予及市馬多用是物

十年三月中山王察度遣使貢馬及琉黄胡椒等物先是其國遣女生姑魯妹在京讀書至是謝恩來貢

十五年賜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宗嘏金銀印金幣使還言三山王爭雄相攻遣使勅諭毋互爭廢農殘民并諭山北王怕死芝

十六年賜北山王印文綺王妃侄相寨官各有差

二十五年中山王遣子侄及其陪臣子弟入國學 上喜總遇得假賜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人往來朝貢

三十一年三月中山王察度及其世子武寧遣其臣亞蘭匏抑等貢馬及琉黄胡椒等物

永樂二年中山王察度卒詔封其世子武寧嗣王是年山南王承宗卒無子命其從子汪應祖攝國事應祖使來請命如山北王故事命遣使賜冠服爵山南王

五月禮部尚書李至剛等奏山南王遣使貢方物就命賫白金詣處州市磁器法當罰 上曰遠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禁令朝廷於遠人當懷之此不足罪

九月福建布政司奏有番船漂泊海岸詢之暹羅國遣使與琉球通好已籍記船物請命 上謂李至剛等曰暹羅與琉球修好是番邦美事船漂至此正宜嘉恤豈可利其物而籍之鄉有善人猶能援人於危况朝廷統御

天下哉其令布政司舟壞者修理乏食者給粟俟有便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導之去

三年三月琉球進閹者四人 上曰彼亦人子無罪而刑之何忍命禮部還之禮部臣曰還之慮阻遠人歸化之心請但賜勅止其再進 上曰諭之以空言不若示之以實事今不遣還彼欲獻媚必有繼踵而來者天地以生物為心帝王乃可絶人類乎竟還之

八年三月中山王思紹遣伍三吾等來朝貢馬百十匹賜鈔幣

六月琉球國官生模都古等三人入國子監受學 皇太

子監國命賜巾衣靴絲綢帳具
九年二月中山王思紹遣王相之子懷機寨官子祖魯右
入國子監受學
四月中山王思紹遣使坤宜堪彌等貢馬及方物并以長
史程復來見表言其國長史王茂輔翼有年請陞茂爲
國相兼長史事又言復本中國饒州人輔臣祖察度四
十餘年不懈於職今年八十有一請命致仕還其鄉從
之陞復爲琉球國相兼左長史致仕還饒州茂爲琉球
國相兼右長史仍賜坤宜堪彌等鈔幣遣還
十一年五月國子監琉球生模都古等三人乞歸省　上

謂禮臣曰遠人來學誠美事恩覲而歸亦人情宜厚賜
以榮之遂賜綵幣襲衣及鈔爲道里費仍命兵部給驛
十四年正月中山王思紹遣使三吾王良登貢馬及方物
諭遣使不謹之罪賜鈔幣遣還
正統時巡按福建御史鄭顒奏琉球通事沈志良使者阿
普斯古駕船載瓷器等物往爪哇國買胡椒蘇木等物
至東影山遭風桅折進港修理妄稱進貢今已拘收人
船將前項物貨并護船器械發福州府大儲庫收候
上曰遠人宜加撫綏況遇險失所尤可矜憐其悉以原
收器物給之聽其備物料修船完日催促起程回本國

景泰元年中山王尚思達遣人朝貢三王嗣封皆請於朝
巳而山南山北爲中山所并中山遣使貢
成化七年遣使册封琉球世子尚圓爲中山王
十八年四月中山王尚眞奏乞以陪臣子蔡賓等五人於
南京國子監讀書禮部按舊例以聞　上曰遠夷向慕
文敎朕甚嘉之先朝巳有舊制其令蔡賓等向監肄業
有司歲給服候俾知中國禮儀永遵王化
二十二年尚眞咨禮部言生蔡賓等五人在監肄業巳經
五年乞放回本國省親部覆請　上曰昔賜城在太學
諸生三年不歸省者斥之其郎放歸以遂其定省之私

嘉靖四年先是琉球使臣鄭繩齎表文方物來貢并稱謝
業巳奏進表文而方物以舟敗未及上至是復遣繩來
福建守臣以聞得旨繩等就彼中宴賚如例諭遣還國
方物令所司轉運
五年琉球官生蔡廷美等請就國學讀書　上嘉其志令
禮部照例給廩米薪炭及冬夏衣服
十一年中山王尚眞卒子尚清請封遣給事中陳侃行人
高澄以太牢祀眞封清嗣王賜王妃冠服錦幣使臣疏
言正德時修撰羅倫等嘗使安南安南乞留詔勅爲鎭
國之寶倫爲請得留耶琉球請留如安南海外遠不得

即請乞下禮官議議謝如安南使至國被封王拜日天
朝部勅藏金匱者八葉於茲矣請兩使許之北還遣其
王親寔吉長史蔡瀚上表謝使上使琉球錄言大明一
統志中載琉球有落際王居壁下聚髑髏并實事桂氏
過與集事淵海嬴蟲錄星槎勝覽所述亦皆傳者妄也
乞下史館從之
初漳州人陳貴等私駕大船下海通番至琉球爲其國長
史通事蔡廷美等招引入港適遇潮陽海船爭利互相
殺傷廷美乃安置貴等舊王城盡沒其資貨等夜斧爲
首者所掩捕多見殺國王尚清知之下令國中乃止至

是械繫貴等七人誣其爲賊遣廷美等賫表文送至福
建欲赴京陳奏恐按御史徐宗魯會同三司官重加譯
審列狀以聞廷美等待命 上下部議部臣覆奏貴等
違法通番自有律例但琉球國王尚清縱容夷人屢次
交易又奪取貨物羈留人衆橫肆屠戮復誣以爲賊其
欺慢恣肆宜加切責仍令本部移文戒諭不得輕與中
國商民交易部如部議
二十六年十二月琉球夷使陳賦蔡廷會偕來廷會者其
先閩人蔡璟擢往琉球充稍木而尾籍在閩與給事中
黃宗槩上世有親至是廷會來宗槩與交通饋餉事覺
逮下部獄嚴鞫請并罪賦等革其賞 上曰陳賦無罪
給賞如例蔡廷會交結朝臣法當重治念屬貢使姑革
賞示罰蔡璟既永樂中從夷何得於中國置產立籍行
撫按官勘明處分具奏
三十年中山王尚清遣官生蔡朝用等五名就學南京國
子監在監五年請歸國省親聽用許之遣使送歸
四十二年十二月中山王尚元遣陪臣鄭憲等入貢因送
還中國漂流人口 上嘉其忠順降勅褒諭賜以錦幣
隆慶二年十二月中山王尚元遣其臣守備山必都等歸
我被虜人口守臣以聞 上嘉尚元屢効忠誠賞白金

綵幣仍賜勅褒勵山必都等各給綵幣有差

按琉球在海東南自福建梅花所開洋順風利船七日
可至漢魏至唐宋不通中國隋時遣兵虜其男女五千
人元遣使招諭竟不從其俗以盈盧爲聯翩以草木爲
冬夏人皆去鬚髭手羽冠毛衣綵爲飾好剽掠既遣人
學於國學其俗稍變來正朔設官職被服冠裳陳奏章
表著作篇什有華風焉今其國中王下有王親不與政
次法司官次察度官司刑名次那霸港官司錢穀次耳
目官司訪問皆三官爲武職以上世所轄地爲姓名其
大夫長史通事官司朝貢有定員爲文職皆三十六姓
人及學於國學者爲之王并日視朝且中及凡三朝羣

臣搓手模拜尊且親者入殿坐飲酒畢跪者移時長跪
階下歲元旦聖節長至君臣冠服拜龍亭祝慶子爲親
喪數月不肉食人死以中元前後浴屍溪水去腐肉取
骨雜以布帛裹葦草埋土中王及諸臣家匣骨藏山穴
旋木爲小牖歲時祭掃啟視之地無貨殖不通商賈朝
貢乘大船海上瀛盪泛小艇無竹筏信鬼畏神以婦
人爲尸祝號女巫女巫之魁稱女君自日呼號聚衆數
百人攜枝戴草騎步縱橫時入王宮發遊御戲一倡百
和音聲悽慘條忽往來莫可蹤跡凶酋諸嬌語禍福
王及世子陪臣皆頓首拜跪王居山巔周門名歡會府

門牖刻殿門來神朴素無金碧之飾賦法各如井田王
臣民各分土爲祿食上下無征斂有事一取於民事已
即已用刑甚嚴盜竊即刖剔富貴家者死產不過二三
樹餘皆茅土風雨飄搖以爨爨無釜鐺耕無鐵婦人
餉米爲酒男子煮海爲鹽市用日本錢十當一如宋季
甚眼纏貫人無貴賤皆驍騎耐勞苦饑寒不知醫藥而
無疾病兵甲堅利射可至二百步進止有金鼓鄰國視
爲勁敵然好爭狠鬬輒刃殺人度不能脫即剖腹自斃
其山川龍蹙峙彭湖島爲大或曰國西古米山有礁甚
險舟至輒敗即落際也產馬海巴牛皮磨刀石硫黃銅

錫扇山無猛獸以故多野馬牛豕闕鏤木蘇木胡椒諸
香非其產也又有小琉球近泉州閩人言霽日登鼓山
可望而見入國朝未嘗朝貢或曰并入琉球琉球旁有
毗舍那者島中小夷鳥語鬼形裸裸肝睢殆非人類不
通中國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臣 徐學聚 編輯

兵部 三十二

安南

洪武元年以璽書詔諭瀕海內外安南國王陳日煃大懼又聞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師踰嶺降何真定廣東西日煃欲以梁王尚在雲南持兩端不決

二年六月陳日煃遣其少中大夫同時敏政大夫段悌黎安世等來朝貢方物因請封爵詔遣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往使其國封日煃爲安南國王塗金銀印駝紐賜大統曆一織金文綺紗羅四十使者人文綺一羅一紗二以寧等以十月抵國界而日煃以五月先卒弟日熞嗣遣大夫阮汝亮來迎請詔印以寧不可曰吾受命封先王何以得襲子日熞乃復請於朝以寧駐境上候命

安南遣使臣杜舜欽來告其國王陳日煃之卒 上素服御西苑之幄殿召舜欽入見遂遣吏部主事林唐臣齎詔封日熞爲安南國王又親製祭文命編修王廉往祭日煃又詔以漢伏波將軍馬援昔討交阯立銅柱爲表以鎮服蠻夷其功甚大命廉就祀之

十二月先是占城舊隸役安南歲有貢額若督追而勢漸以益弱遂與安南抗日熞數遣兵擊侵敗之於是占城王遣平章蒲旦麻都等告急乞援兵遣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持詔兩解俱罷兵復仁還奏安南王賄遣使者黃金吉貝布不受 上嘉之而加賜其國使人還復仁等官

三年正月遣使往安南祀其國山川仍命圖其山川及碁錄其碑碣闕錯付使者還

(按)安南山二十一曰佛跡曰繖圓曰武寧曰先游曰普賴曰萬劫曰傑特曰安子曰地觀曰天養曰神頭曰龍休曰文場曰安復曰卞曰玄石曰香象曰崇曰都隆曰瀾曰分江六曰用嵐曰富良曰天潢曰大歷曰蘇歷曰三帶水六曰安石淵曰石龍門曰兹廉曰浪泊曰越裳宛曰九德宛俱載祀典

四年二月學士張以寧編修王廉主事林唐臣還自安南王日熞遣阮汝亮表謝恩貢方物以寧卒於道

冬日熞兄叔明殺日熞自立

五年二月陳叔明遣其臣阮汝霖來朝奉表貢馴象禮部已受其表將入見主事曾魯取其副視之曰前王乃陳日熞今表曰叔明必有故也亟白尚書詰之蓋叔明逼

死日煃而奉其位僞朝廷致伐故托修貢以覘意茨霖
不敢隱具言之　上曰島夷何狡猾如是郤其貢不受
陳叔明遣使奉表謝罪及貢方物請封爵使臣謂應昂懇
陳前王日煃因病而殁叔明遜避於外爲國人所立
上曰日煃既病卒國人當爲之服叔明且以前王印視
事俟能保安疆境撫輯人民然後定議
七年三月陳叔明遣大夫阮時中陳謝貢方物且自稱年
老授政弟端許之叔明既已授端政然實自專制
陳端遣使來朝貢方物　上謂中書省臣曰去歲安南來
請朝貢之期已諭以古禮或三年或世見今復遣使甚

無謂也其更諭之當守常制存其誠敬可也
十年賜陳端上尊文綺既至端已死叔明署弟煒代國事
十一年陳叔明遣使謝恩且告端喪詔賜文綺紗羅中使
陳能吊祭端
十二年十月禮部尚書朱夢炎奏定遣使安南相見禮凡
使者抵境先報王遣人郊迎設香案王府正堂龍門置
公館王率僚屬至館具鼓吹身前導使者從至王府使
者立龍亭左王與僚屬就位行五拜三叩頭禮使者與
抗禮居左王居右
十二年時安南占城讎以詔故陽罷兵而安南邊吏爲寇

掠占城不已　上命責叔明略曰書不云乎毋爲亂首
爾國與占城搆兵十餘年朕未睹是非所在然以戎殺
爲博剝推焚遺男女不得耕織朕恭受海內外元元甚
愍之往者以詔諭爾等使寢戈紓忿禍實不奉詔陽解
陰構毋乃首亂速寄戒乎春秋列侯無慮百數相繼迸
滅無他皆君好戰二者已備爾其鑒之
十四年六月陳煒遣使奉表貢方物時思明府來言安南
攻其永平等寨安南亦言思明府攻其脫峒諸處　上
以其詐命還其貢以詰責煒言其作奸肆侮生隙構
患欺誑中國復勅廣西布政司自今安南入貢並勿納

上謂戶部曰蠻爲雲南數生邊釁命將討之今其地已平
悉入編籍然兵多民少粮餉不給朕思安南壤地去臨
安甚邇彼能堅事大之心當助粮餉以佐兵食戶部如
上旨咨諭安南復命國子助教楊盤等往使盤至陳煒
郎以粮五千石運至臨安界之水尾且遣盤以金帛盤
郤不受
二十一年國相黎一元廢其主煒幽大陽坊尋弑煒立叔
明子日焜主國事一元一名季犛叔明婿也時叔明已
卒
二十二年八月遣禮部尚書任亨泰御史嚴震直使安南

諭以討龍州趙宗壽之故　上謂亨泰等曰龍州地連
安南大軍壓境彼必致疑宜告之以趙宗壽之罪不可
赦安南當愼守邊境毋啟納叛之謀彼如朕命彼此邊
徼之民皆幸矣亨泰等至安南陳日焜聞命甚恐即奉
詔貽書亨泰等謝罪
十一月黎一元以其主煒陪臣阮同叔來貢方物及金銀
器皿賜同叔及其從人鈔有差時煒已爲一元所弒恐
朝廷討之乃匿其事仍假煒名遣同叔來貢
二十三年閏四月廣西布政司奏安南遣使入貢　上謂
禮部尚書李原名曰朕嘗諭海外諸國三年一朝今安

南又復入貢爾部其遠令廣西遣還必三年乃來
二十六年四月以安南弒主廢立詔絕其朝貢仍命廣西
都司布政司自今勿納其來使
安南遣使奉表由廣東貢方物　上諭禮臣曰安南篡弒
不許朝貢已諭廣西毋納其使今又從廣東來有司不
先請而擅納其使亟遣人詰責之仍却其貢獻不受
二十九年正月日焜始以叔明喪來告　上以叔明逼逐
其主日㷆使不得其死因篡其位未嘗來告叔明懷奸
挾詐殘滅其主自圖富貴不義如此庸可與乎今叔明
之死若遣使吊慰是撫亂臣而與賊子也異日四夷聞
之豈不效尤狂謀頓發亦非中國懷撫外夷之道也命
禮部咨其國知之
日焜又遣兵取思明府地
三十年正月遣行人陳誠呂讓諭還地久不決誠讓貽書
日焜使者不佞辱　主上明命久未決無以復　主上
也使者今援古証今析利視害以告執事在後漢時徼
側故馬援討夷之立銅柱經內外界唐虞五管之一宋
始自爲然乾德定邊郡遣討擒僞太子洪眞乾德懼而
納廣源門州思浪蘇茂桄榔之地降元初有天下爾先
王光炳首稱臣修貢迨日烜弱叛服於是世祖來討爾

日烜蒙荊棘竄海島浮泊城郭宗社人民殆盡日燇孱
前失祈命於元且曰向者天使辱臨小國送迎止祿州
懼冒侵越之罪不敢過丘溫也則是丘溫以北地不在
爾國明矣今爾國乃越淵脫險如騖慶遠而據有之將
乘元末亂解體倖而得之耶行人下車之日王之君
臣皆稱此地故屬安南不言所以始也無乃爲大言
我耶抑王懼以侵地得罪還自飾耶　主上神聖不討
王前罪乃討王飾罪其熟悶之日焜復書辯不已且遺
誠等黃金二錠白金四錠沈檀香百斤誠等却之日焜
曰饋也陸賈昔受之何辭誠曰尉陀以彈丸黑子地與

强漢抗是買禍也買受重斯分諸了是買利也王以尉
陀自處固耳乃欲陸賈我乎日煨無以難誠等減　上召
羣臣議或以其抗命當討　上曰蠻夷相爭古有之然
待頑不服當取禍耳毋動
黎季犛又弑其主日焜大誅殺陳氏更姓胡更其子蒼名
曰胡奃僭稱皇帝季犛稱太上皇紀元天聖國曰大虞
永樂元年胡奃遣使賀即位別貢方物表言日煃死支庶
無可嗣者奃以陳氏甥爲衆推理國事且四年用乞封
下禮部議安南絶遠多詐難信宜遣使廉察之詔可
命行人楊渤等持節諭安南陪臣耆老曰得胡奃奏欲就

封果陳氏甥陳氏得無絶否爾國人誠欲戴之否得無
別有簒殺之故否其悉心以答毋誑安南尋遣使隨渤
等入朝進其陪臣父老奏章請封奃爲王遂許之
八月分賜諸番王文綺諸物安南以行人呂讓丘智往
十二月遣禮部郎中夏止善往封胡奃爲安南國王
二年六月胡奃遣使者奉表謝恩還思明府侵地
八月更勅安南王胡奃曰邇者占城奏爾攻掠彼地殺人
商爲虜今又邀奪貢道遮與冠服印章使臣爲其非道
奉一統之義思明府臣來言爾奪其西平祿州永平寨
此中國疆土也爾何得擅取之不悛必討毋赦

老撾宣慰使刁綫歹遣使護前安南王孫陳天平來朝奏
曰臣天平前安南王烜之孫天明之子日煃弟也日煃
恭遇天朝率先歸順　高皇帝封爲安南王賜之章印
在位二年而卒其弟曔立亦止二年子晛繼之賊臣黎
季犛當國擅作威福晛稍欲抑損季犛弑之而立晛之
子顒國之大權盡山季犛與其子蒼顒惟拱手而已未
幾復弑顒而立顒子案案然幼稚尚在襁褓季犛更弑
之而自立其子曰奃爲大虞皇帝臣以先被棄斥越在
外方季犛父子志圖簒奪臣幸以遠外見遺臣之僚左
激於忠義推臣爲主以討賊復讐方議招兵而賊兵見

逼倉皇山走左右散亾逆黨窮追遣兵四索臣竄伏於
荒棌拾自給饑餓困阨萬死一生久之度其勢且少息
稍稍閒行艱難跋踄以達老撾忽讀詔書知　皇上入
正大統臣心忻忭有所依歸伏念先臣受命　高皇帝
世守安南恭修職貢豈謂此賊造逆滔天累行弑逆陳
氏宗屬横被殲夷所存者惟臣而已臣與此賊不共戴
天伏望聖恩俯垂矜憫因叩頭流涕又言賊臣季犛已
老諸謀逆計多出于蒼攻刼占城欲使臣屬又侵思明
明奪其土地究其本心實欲抗衡上國暴征横斂酷法
嚴刑百姓愁怨如蹈水火臣之祖宗世尚寬厚今國人

戢戢願見恩寵　陛下德配天地仁育四海伐罪弔民
興滅繼絕此遠夷之望臣之大願也　上憐而納之命
有司賜居第月給其廩
安南故陪臣裴伯耆亦詣闕奏曰臣世事安南陳氏祖父
皆爲執政大夫死於國事臣少事國王受爵五品後錄
武節侯陳渴眞爲禆將洪武三十二年代渴眞領兵出
東海禦寇而奸臣黎季犛父子弑主纂位屠害忠良滅
族以百數臣兄弟妻子亦被收戮遣人捕臣欲加葅醢
臣間變遁逃轉入山林耿耿忠誠欝抑無告近聞　皇
上入纘大寶統正萬方敢瀝肝披膽請滅此賊履險采

危得至境上與商人負任而至今年四月到思明府從
逆幸覲天日臣切惟奸臣季犛乃故經略使國差之子
世事陳氏叨竊寵榮及其子蒼亦叨貴任一旦得志逆
成弑奪僭號改元肆虐下民百姓含冤忠臣疾首臣義
激於中上干天聰願廣一視之仁哀無辜之衆興弔伐
之師隆繼絕之義臣得負弩矢前進導揚天威忠義之
徒必當雲合響應掃滅此賊復立陳氏子孫使主此土
則區區遠夷仰戴聖德恭修職貢永作外藩臣不才竊
效申包胥所爲敢以死請伏望　陛下哀矜　上憫之
命有司給衣食

安南賀正旦使者至　上命禮部出陳天平見之使者識
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裴伯耆亦責使者
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　上聞之詔侍臣曰安南胡奃
初云陳氏已絕彼爲其甥權理國事請與王封朕固疑
之及下詢其陪臣父老皆對朕詐陳氏以甥得國今奃
以甥襲之於理亦可乃下詔封之孰知其殺主纂位恭
虐國人攻奪鄰境此天地鬼神所不容也其臣民共爲
蒙蔽是一國皆罪人也如何可容因遣御史李琦行人
王樞齎勅問奃俾具纂陳氏之故以聞
三年安南兵寇寧遠縣掠吏士數百千去

五月胡奃遣使臣阮景眞等隨李琦等入朝謝罪曰臣父
子實陳氏甥以彼宗族喪亡無可繼者故國人衆而爲
臣耳臣飾賦率妻子努力作奉上國之不暇曷敢抗天
平其裔孫臣請歸而事之臣得完首領足矣祿州諸寨
地已退還臣衛伏候命誅之宥之惟　陛下大度於是
上大悅遣行人聶聰往爲約與景眞俱行
十一月奃復遣景眞等隨聶聰來貢迎還陳天平　上許
之勅廣西總兵韓觀左右將軍黃中呂毅率兵五千送
天平歸國命奃遣使來迎
四年正月陳天平陛辭　上諭之曰自古亡國出奔之君

如齊桓晉文皆因有主之故反國而安今爾無主於何朕爲主於外事之委曲尤切朕心爾其明以燭微智以防患仁以撫下寬以容衆庶無後憂賜羅綺紗衣各二襲鈔萬貫命陝西參政王際送之勅封奎爲順化郡公盡食所屬州縣

三月黃中等護送陳天平至丘温胡奎遣陪臣黃晦卿等用廪餼迎候及牛酒犒師晦卿及諸從者見天平皆拜舞踴躍中問胡奎不至何也晦卿曰偶有微疾中道晦卿還促奎且遣騎覘之往來皆無所見而迎者益衆拱續於道中以爲實遂徑進度隘留雞陵二關將至芹站

山路險峻林木蒙密軍行不得成列且遇雨滲忽伏發大呼鼓譟動山谷遂殺天平中等亟整兵擊之寇已斬絕橋道不得前賊遙拜且曰遠夷何敢勞王師天平實疎遠小人眩聖聰欲滅我胡氏幸而得殺之以謝天子中等引兵還時大理卿薛喦謫在廣西中軍以輔行天平被劫時在其中亦自經死

四月黃中等奏胡奎劫殺陳天平事 上大怒勅成國公朱能等曰最爾小醜罪惡滔天猶敢游伏姦謀肆毒如此朕推誠容納乃爲所欺此而不誅兵則何用能等皆曰逆賊罪大天地不容 上遂決意興師勅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曰比遣都督黃中等送安南王孫陳天平還國中等輕視黎賊率意而進以至辱國今興師南伐勅四川等都司選卒七萬并勅蜀王於成都三護衛選卒五千聽爾調遣大軍合用糧儲須預爲會計規畫輸運不可後期賜白金五百兩遂徵黃中呂毅至京

七月以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大將軍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爲左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爲左右參將大將軍右參將及清遠伯陳友統神機將軍程寬朱貴等遊擊將軍毛八丹朱廣王恕等橫海將軍魯麟王玉商鵬等鷹揚將軍呂毅朱與江浩方政等驃騎將

軍朱榮金銘吳旺劉塔出等二十五將軍以兩京畿荊湖閩浙廣東西兵由廣西憑祥左副將軍左參將統都指揮陳濬盧旺等以巴蜀建昌雲貴兵出雲南蒙自兵部尚書劉儁參贊戎務行部尚書黃福大理卿陳洽轉餉征交阯 上幸龍江禡祭誓衆曰黎賊父子必獲無赦脅從必釋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稼穡毋恣取貨財毋掠人妻女毋殺降有一於此雖功不宥毋冒險肆行毋貪利輕進罪人既得即擇立陳氏子孫賢者撫治一方班師告廟揚功名於無窮其往勉之時晟與雲南先遣彬以征夷副將軍印制授晟荊勅占城王巴

約勒以國兵擾其境
十月成國公能卒於龍川輔爲征夷將軍發憑祥渡坡壘
關命都督韓觀以廣西兵運餉修道伐木繕橋梁出逆
兵偵賊呂毅等前哨攻隘留關敗之敗賊三萬衆留兵
守輔移檄數季犛父子二十罪度關軍容整肅秋毫無
犯民悅降者相繼朱榮等取雞陵關復敗賊三萬衆得
軍資器械無算次日輔渡雞陵謀芹站兩傍皆有伏遣
呂毅黃中以兵搜捕之賊遁遂哨昌江市造浮橋築堡
遣方政王恕哨探直抵富良江北而大將自芹站西折
至新福遣朱榮往約沐晟同進三帶州偽僉都督原南

策人莫遽莫遠等來見輔言賊恃偽東西都及宣洮沱
富良海潮希麻罕諸江自固緣江樹柵築土城綿亘九
百餘里盡發諸府州縣民二萬守之又於富良江南崖
置樁水中盡取戰艦列樁內都守備嚴時列象馬隊凡
水陸號七百萬我師自新福移營三帶州造舟圖進取
十二月沐晟等宣江而軍次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張
輔遣參將陳旭會晟濟師朱榮等大破賊於嘉林江輔
西都督高士文舟師與朱榮應而自率大兵與晟合洮
江柵皆逼水不可上惟多邦城下沙坦可駐師而賊設
備密下設重壕壕內外布簽刺輔處分部定夜四鼓遣
黃中等銜枚舁攻具過重壕至西南城下以雲梯附城
都指揮蔡福先登衆蟻趨上賊不支遂下所隨入賊又
城內巷戰驅象前輔以畫獅蒙馬神機砲翼而前象皆
靡走賊大潰殺其帥梁民獻蔡伯樂鹵獲人象無算賊
棄西都走
五年正月朔張輔沐晟等襲賊籌江柵大破之又攻困炊
普賴二山萬劫江斬首三萬七千餘級獲偽副工部
曲又敗賊胡杜於盤灘江險兩日輔等次魯江賊五百
艘犯我軍逆戰大破之蒙艨艟百艘殺其　阮子仁等
百級擒黃世岡百餘人皆誅之遂窮追季犛父子至悶

海口地下濕不可駐乃佯爲退至鹹子關命都督柳升
守之賊果來躡輔回軍遇於富良江賊舟亘十餘里又
以精卒數萬趨陸來戰輔與諸將奮擊大敗之斬偽司
衛將軍十餘萬級江水爲赤乘勝追至悶海口季犛父
子僅以數小舟遁偽吏部尚書范覓等降季犛等走
義安輔遣柳升前追之得舟三百永定衛卒王柴胡等
七人獨洞得季犛所前格之縛送升軍季保保等十八
又擒季犛諸子於海口山次日土人武如卿等執黎蒼
於永盎海口高望山安南平輔等露布獻俘闕下偽大
虞國上皇黎季犛大虞國主黎蒼衛國大王黎澄黎回

王黎澈新興郡王黎汪賊孫太子黎蕎郡嗣王黎渦瀾
亞王黎蒞幼孫五郎賊弟唐林郡王黎季貔賊侄公黎
原皆侯黎子粹賊侄孫侯黎叔繝黎伯驥黎廷㙻黎㢣
纘賊將護軍國子祭酒黎景琦侯伯將軍陳湯夢范六
材等二十五人　上御正殿面詰季犛父子頓首請死
下之獄後季犛釋自獄充戍廣西子蒼澄以善兵器用
累官俱至工部尚書爲別賜姓名
先是　上勅輔訪求陳氏後封之輔言陳氏已絕無可繼
者乞郡縣其地詔可
六月置交阯都布按三司以都督呂毅掌都司事

以陳洽爲吏部左侍郎遣郎中張宗周等以吏部勘合二
千道付給凡各當授官必與張輔沐晟劉儁計議擢才
授職給與勘合
十一月勅張輔等曰今交阯已平如有反側必當勦滅然
宜戒諭將士不可濫及無辜雖兇逆之家其幼稚男子
皆不可殺但驅入內地或爲民或爲奴惟執兵拒敵者
殺不釋
勅張輔沐晟劉儁訪求交阯人才
賜故安南國王陳氏子孫七人官以前來歸附裴伯耆爲
交阯按察副使

六年三月掌交阯布政司事尚書黃福言交阯初平其地
征斂不一請酌量重輕爲定制　上曰比除交阯郡縣
官朕數諭之爲政務寬簡以綏新附之民無重征斂福
所言良合朕意遂命戶部會官定議務從輕省
六月張輔沐晟等旋師至京輔等上交阯地圖其地東西
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　上嘉
勞之賜輔晟等及諸將宴於中軍都督府旗軍人賜鈔
五錠進封輔爲英國公晟黔國公封升安遠伯黃中呂
毅得贖罪徐手擒季犛及蒼者授三品官有差
吏部尚書蹇義等同六部尚書奏張輔等平定交阯建設

軍民衙門立交阯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司分十
七府曰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
宣化太原鎮蠻諒山新平義安順化升華四十七州一
百五十七縣衛十一所三市舶提舉司一巡檢司百稅
課司局等衙門九十三改雞陵關爲鎮夷關安撫人民
三百二十萬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糧儲一千三
百六十萬石象牛馬十三萬五千九百船八千七百軍
器二千五十三萬九千
八月交阯簡定反簡定者陳氏故臣也不肯事黎氏而輕
騎跳歸我既從下安南爲別將頗有功知　上不欲復

陳氏後還待命賊與故所親陳希葛約寬行至與化州
說尋盜鄧悉等下之聚衆至萬餘益南合慈城發行劉
下大堂應平石宣諸州邑勢轉盛遂自稱日南王既復
僭號大越上皇改元興慶陳希葛爲太保郡公八月鎮
守尚書黃福來告急 上命發郡邑兵國萬征南將軍
黔國公沐晟討之兵部尚書劉儁贊軍務降者待以不
死
十二月沐晟與簡定戰於生厥江敗績都督呂毅尚書劉
儁左參政劉昱皆死之
七年二月新英國公張輔總兵帥師討賊言晟出師失律

致賊猖獗今鄧悉死而八百媳婦老撾猶供餽者何
人賊云有象五萬又謂我將帥皆易與宜謹慎同心協
力翦滅此賊
八月大破賊於鹹子關獲舟四百艘尋又敗賊盧渡江又
敗之於太平海口賊帥鄧景異獨身奔陳季擴季擴者
蠻人奸黠自云陳王後也安南民不忍棄陳王則相率
歸季擴別據地稍遠我兵而我兵悉窮追簡定至演州
分晟兵從磊江南都督朱榮舟師從江中行抵牛[illegible]關
輔自率騎卒趨地册令美良簡定望見震恐潛行之民
家棄馬走吉利柵深山內大索擒定并其將相陳希葛

阮汝勵等送京師磔於市
八年正月張輔遂擒其黨阮帥檜於東潮州斬首五千級
獲僞將軍范支陳原卿等二千人悉坑之築尸爲京觀
上勞苦張輔久暴師召還朝輔言簡定雖伏誅而陳季
擴及其部陳原卿阮帥胡具鄧景異鄧鎔潛季祐各率
兵犄角相殺未即下演州清化諸鎮還被殘而又逐神
投鵝成江口道請多留兵付沐晟期盡賊乃已詔曰善
其以屬與將軍麾下益晟
十一月季擴使使上表請降詔以爲交趾布政使陳原卿
阮帥胡具鄧景異爲都指揮潘季祐爲按察副使趣之

任然季擴實欲緩師兵耳不復肯之任而掠如故
九年正月命張輔爲副將軍會沐晟討季擴勅四川廣西
江西湖廣雲南貴州六都司安慶十四衛發兵二萬四
千隨征
二月詔赦交阯軍民罪犯諸所課稅停徵三年
七月輔晟敗賊黨阮帥於月常江溺死者幾二萬
十一月輔率舟師追捕季擴等梟賊海[illegible]以徇餘
賊散走林莽泥澤中追殺殆盡慈[illegible]縣皆平
十年八月復大破賊於神投海擒僞剡衛大將軍鄧汝戲
等數千人悉誅之

十月僞少保潘季祐遣可雷山乞降輔承制季祐以按察
副使理乂安而其將帥陳敏阮士勤等相繼降
命鎮守交阯都督韓觀運廣東糧萬石赴交阯給軍食
十一年五月交州府所隸十七州縣土官判官陳麻壁比
江府所隸五州土官同知阮必恭等及耆民百有八人
來朝自言交阯之人久被黎賊苛毒荷王師滅之民獲
蘇息故詣闕謝恩悉賜勞遣還
十二日張輔等復大破賊於愛子江昆傳山踩殲其衆陣
斬僞少尉阮山等
十二年五月獲季擴及其太傅阮師等送京師戮於市行

賞宴征將士賜張輔沐晟等金五百鈔二萬錠絹帛各
五十餘有差
十三年四月以張輔爲征夷將軍總兵鎮守交阯
十四年十一月召張輔以豐城侯李彬代鎮守交阯定處
貢扇萬把翠羽萬簡
十六年正月安南清化土官巡檢黎利反黎利初從季擴
爲金吾將軍來降授巡檢張輔還京遂反自稱平定王
以弟黎石爲相國段莽爲都督聚賊衆范柳范晏等肆
出刼掠李彬使都將朱廣等討捕斬首六百擒晏彬請
就交阯戮晏等以殉黎利遁去

十八年五月勅李彬飭寇黎利潘僚車三農文歷等迄今
未獲未審兵何時得息民何時得安宜盡心盡方略蚤
滅此賊
交阯參政侯保率民兵禦賊死之參政馮貴亦以討賊戰
死
十九年五月李彬言交阯新附其地荒遠不通饋運乞依
各都司衛所例分軍屯田以供糧餉約十分爲率度地
險易量事緩急以爲屯守征調之多寡其各衛土軍雖
隸兵籍然攻戰之際心持兩端往往不得其死力今議
屯田分數土軍居多官軍居少從之

九月彬言黎利奔老撾我進兵討捕老撾稱遣頭目覽者
郎阻我兵勿入境云郎發兵象大索利送軍門久之竟
不發　上曰老撾匿賊持兩端令彬遣頭目至京詰之
冬赦黎利以爲清化知府遣内官山壽諭之利竟不赴
二十二年召黄福還京以兵部尚書陳洽兼掌交阯布按
二司事福以尚書兼掌交阯布按二司事視民如子勞
來安輯躬勤不怠又戒郡邑吏專一撫字曰新造之邦
新附之民政令條畫並宜寬簡中朝士遷謫至者咸見
温恤問疾周貧禮賢雪罪兵民感悅夷獠欣附中官馬
騏恃恩肆虐福數裁抑騏騏誣福有異志　上察其妄

日此君子不容於小人不問　仁宗即位召福還曰卿
老成人久勞於外朕亟欲見卿福在交阯凡十九年及
還交人扶攜走送號泣不忍別
改大理寺卿楊時習爲交阯按察使以戈謙爲布政使
冬交阯參將保定侯孟瑛榮昌伯陳智言山壽林至黎利
復反先後破茶籠州諒山府茶籠守琴彭諒山守易先
皆堅守力盡俱死之
洪熙元年二月以榮昌伯陳智爲征夷副將軍討黎利
七月命兵部侍郎戴綸副尚書陳洽贊理陳智軍務
八月賊阮可郎等伏誅

十一月尚書陳洽奏賊首黎利名雖求降實則攜貳招聚
逆黨日以滋蔓望勅總兵者剿滅此賊以靖邊方　上
覽奏勅榮昌伯陳智安平伯李安都督方政及交阯三
司曰反賊黎利包藏禍心已非一日信庸人之言惟事
招撫延今八年終不聽命養成倡獗之勢使忠臣無辜
而罹害良民被毒而未厭其誰之過勅至陳智方政專
督進兵務在協和成功不許緩機誤事若來春捷報不
至責有所歸
時宜化嘉興等賊周文莊等合雲南寧遠州紅衣賊出刼
掠勢甚皆受利節度

宣宗視朝罷御文華殿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　上
曰　高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隔山
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又云
若有自不忖量來撓我邊彼爲不祥彼不爲中國患而
我興兵伐之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
一時戰功無故興兵切記不可後因黎氏弒其國主毒
害國人　太宗皇帝不得已有弔伐之師初意討平黎
賊之後即求前王子孫立之而前王子孫爲黎賊殺戮
已盡乃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非出　太宗本心
自是以來交阯無歲不用兵一方生靈遭殺已多中國

亦疲於奔走　皇考常念及之深爲憫然故即位之詔
於彼特原昨日遣將出師朕通夕不寐誠不忍生靈之
無辜也反覆思之欲如洪武中及永樂初使自爲一國
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義
等皆未有對　上曰此固不背祖宗之心義原吉對曰
高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今小醜作孽何患不克若
以二十年勤勞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望願更思之
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　陛下此心同天與
祖宗之心交阯於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
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爲聖君漢唐以來交阯雖

爲郡縣叛服不常喪師費財不可殫紀漢元帝時珠厓
反發兵擊之連年不定有司議罷珠厓郡前史稱之夫
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如此況　陛下父母天地何
與此豺豕輩較得失耶原吉曰容臣等更審思以對
上曰朕素心如此本不係用兵而如明日士奇榮奏事
畢　上曰昨所論交阯事朕意有在矣卿兩人意與朕
同第未可遽言耳
宣德元年三月總兵陳智方政討黎利進至茶龍州敗績
尚書陳洽以聞　上遣勅切責
四月命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馬瑛

充恭將討黎利仍命尚書陳洽恭贊軍務安平伯李安
掌交阯都司事削陳智方政官爵隸軍中自效
十月黎利弟善據廣威州都指揮袁亮指揮王晁司廣陶
森輔等禦賊僞爲敗走亮追之渡河伏起亮被執森
輔敗吏士陷者五百餘晁擴從以餘兵歸坐失陷大將
敕
十一月黎善衆數十萬來攻交阯城分三道俱拒郤之王
通悉兵出擊善馬頭剃率兵大破賊於清威至在寧合
通俱抵應天駐寧橋諸將言地險惡多伏宜結營以覘
賊勢未可輕進通不從麾衆渡天雨且泥濘人馬蹈伏
不能進而伏發起衝盪遂大敗散死者二三萬人尚書
陳洽亦死之黎利時在乂安聞之自以精兵來會圍東
關通敗後氣阻陰遣人許爲利乞封而撤清化逃南地
歸黎氏其吏民悉出城赴關獨清化羅通謂指揮何忠
曰吾守此數賊恨深矣出賊是而俺之必殺元帥非君
命而欲棄城賊手不可遽與賊戰敗之
十二月交阯布按二司奏交阯人民爲黎賊迫脅從逆者
多尚書黃福舊在交阯多歷年歲庶務民隱無不周知
比召回朝民心思慕甚於父母乞令本官復至以慰民
望遂召福於南京即馳赴闕議之

以安遠侯柳升爲征虜副將軍總兵官保定伯梁銘爲左
副總兵都督崔聚爲右恭將由廣西黔國公沐晟爲征
南將軍總兵官與安伯徐亨新寧伯譚忠爲左右副總
兵由雲南率兵二道討交阯兵部尚書李慶恭贊軍務
工部尚書黃福仍掌交阯布按二司事勅王通等守城
練兵候升等至進兵
二年正月　上御文華殿召楊士奇楊榮諭之曰前者相
與論交阯事蹇義夏原吉拘牽常見皆欲舒弑陳氏公
楚于討之殺旣縣陳申叔時以爲不可楚子卽復封陳
古人之服義如此　太宗初得黎賊定交阯卽欲爲陳

氏立後當時下人不能承順朕今欲成先志使守國之
人皆安於無事今卿等爲朕再思果以爲何如士奇榮
對曰此盛德事惟陛下斷自聖心古之荒服朝貢各以
其時商高宗伐荊楚既克之亦使復其朝貢之常而已
陛下興滅繼絶使訪求陳氏子孫復立俾修職貢華夷
之人皆安生樂業唐虞三代之聖不過如此　上曰朕
志已定無復疑者但干戈之際便令訪求恐未暇及俟
稍寧靜當令黃福專意求之未晚也

二月黎利來攻城思王通日夜訓精兵五千出不意猝擊
利大破之斬其司空丁禮司徒黎豸太監黎秘諸太尉
少尉正督同督而下萬餘級利惶懼不能軍欲走諸將
請乘勝急追之而通猶豫不決賊得以暇樹柵立寨掘
壕塹修器械四出攻掠未幾勢復張

三月命刑部侍郎樊敬往廣西副都御史胡㮚往廣東李
素往湖廣總督運糧往交阯給軍勑諭武昌成都設衛
南京原下西洋精鋭官軍中都留守司湖廣浙江河南
山東廣東福建江西雲南四川都司并福建四川行都
司官軍三萬三千人從柳升沐晟等征交阯

黎利圍丘温都指揮孫聚拒破之

四月黎利以八萬攻昌江中官馮智指揮劉順知府劉子
輔死之

王通等以賊攻圍益急斂兵不出賊致書請和通自寧橋
之敗氣大沮喪雖獲城下一勝而志不固遂許清化等
州之地與賊意以柳升之師雖出未能猝至且道路多
梗黎利既求和不如御其所請諸將紛或以爲善或默
無語或雖不然通言而未有面沮之者獨按察使楊時
習曰奉命討賊乃與賊和棄地旋師何以逃罪通厲聲
叱之曰非常之事惟非常之人能之汝何所知自是人
無復敢言遂遣人同利所遣人進表及方物

七月黎利攻隘留關圍丘温鎮遠侯顧興祖擁兵南寧不
肯援城陷逮興祖下獄

九月柳升等至交阯隘留關黎利僞爲其國人書詣軍門
乞立陳氏後不敢封奏聞　上而趣兵進破關隘大小
數戰如無敵者升意殊易之抵鎭夷關梁銘李慶曰主
帥氣甚驕兵累日不得休困罷矣而少斥堠不據險提
重而欲急發卒如敵伏何慶力疾以語升升唯唯抵倒
馬坡獨以百騎前渡橋橋壞陷泥淖伏兵起升中矛死
是夕梁銘以驚死李慶又死崔聚問宿將然倉卒不復
能約束吏士而史又新喪元帥沮且當過昌江賊率衆
障來衝師遂潰聚與史安陳鏞俱被執不屈死之七萬

人無遺者王通聞知升敗益懼决意與和

十月王通與黎利立壇爲盟退師鴻臚寺奏進黎利與柳升等書言詔求陳氏子孫以繼陳祀今陳氏遺嗣有曰暠者竄身老撾二十年本國之人欲得爲嗣宗祀王通遣指揮闞忠同黎利所遣人以陳暠乞立表及方物至

上覽表奏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召尚書蹇義夏原吉示之二人對曰眾以與之無名徒示屛於天下二人退遂召楊榮楊士奇出表示之且諭以三人所對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

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而與之可旋禍爲福　上問士奇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兵戈困於交阯之役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行祖宗之初心以保全祖宗之赤子此正陛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珠崖前史爲榮何爲示弱　上曰汝兩人言與吾意合明早朝罷出淋裂示文武羣臣且諭之曰

太祖初平天下安南最先入貢及黎季犛弑毒虐國人

太宗發兵誅之本求陳氏之後求之不得始郡縣其地至我　皇考每追念往事形諸嘆慨比數年來一方不靖不得已屢勤王師豈朕所樂今陳氏既有後爾等試觀表中所言其從之便抑不從之便對曰陛下之心即祖宗之心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從之便　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何恤人言其從之時通與利盟且宴利遺利金織文綺利亦以重寶謝通忠及利所遣人至京表以暠爲名實出利

命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爲正使通政王驥鴻臚卿徐永達爲副使賫詔諭安南冊封朝貢仍遵洪武舊制總兵官王通等即率兵各回原衞所交阯都布按三司衞所府州縣文武官吏旗軍人等各帶家屬回還

鎮守公差內官內使皆悉回京

尚書黃福還初柳升既死福奔回至支稜關爲黎利守關者所獲福即欲自殺守關者力止之皆羅拜曰公交民父母也交民今延頸望父母公可自投耶利聞之曰朝廷遣官治交阯使人人如黃福民皆得安兵不復興矣遣人馳往守護待以厚禮曰奉送公還朝遂遣頭目阮孚護送出境

黎利奉表代身金人及向所掠都督等萬三千八百九十一人馬騾千二百匹

三年正月王通馳奉陳暠遣黎少穎表貢代身金人謝罪

并送我叛人都指揮蔡福等還京乞班師通言臣兵疲
援絶人情警懼賊控據水陸陷奪城池臣與衆議不如
因其納貢請降全師出境再圖後舉臣已率將士還至
南寧俟命　上覽奏曰通辱臣節遺笑蠻方如國體何
李琦羅汝敬還自交阯黎利表言陳暠病卒利自守俟
命復遣羅汝敬徐永達諭利訪求陳氏後以聞
同四月王通梁瑛陳智李安方政戈謙山壽馬騏下部獄
籍其家蔡福朱廣薛聚于瓚魯貴李忠皆伏誅通至京
群臣交劾通及梁瑛等下廷鞫王通失律喪師棄地山
壽曲護叛賊馬騏激變藩方皆論死繫詔獄籍其家梁

瑛等坐罪有差
都督蔡福在交阯守乂安被賊圍福不戰率都指揮朱
廣薛聚于瓚指揮魯貴千戸李忠降賊教賊造攻具攻
東關我兵九千餘人憤欲焚賊營福等又令百戸牟英
報賊賊盡殺九千餘人遂攻昌江等城福又力勸各城
人降嘗至清化馳馬大呼曰守城者可見儀全首領不
然肝腦塗地爲和州羅通等大罵而去至是黎少穎送
福等歸京師悉棄市籍其家
群臣又劾沐晟徐亨譚忠奉命與柳升犄角進兵頓逗遛
逾時方臨賊境與升等聲聞隔絶賊得專力拒我及聞

升陷没又不進援王通等輙狼狽引退爲賊所乘殺傷
吏士委棄錙仗賊勢益横城池失守乞亟正邦刑　上
曲赦晟令臺中緘劾章示晟其徐亨譚忠俟還京論罪
五月黎利陷廣原州判將閻邑新固守不下
四年三月遣李琦徐永達行人張聰勅諭黎利琦等還利
遣人貢金銀鈿器方物并上國人奏言陳氏無後利撫
綏有方得民心乞令管攝永爲藩臣奉職貢然已改元
順天帝其國中矣
羅汝敬還自交阯黎利附使貢方物奏言陳氏子孫實已
盡觸所喪吏士兵器家屬悉因成山侯師還之矣臣利

有女九歲於亂兵中失之後乃知爲中官馬騏進充宮
掖陛下幸既已赦臣罪歸臣女臣仰戴恩德有死無二
六年六月遣禮部侍郎章敞通政徐琦齎詔命黎利權署
安南國事
十一月黎利遣使何栗等陳情謝罪貢方物栗等又同耆
老人等奏求封黎利以總國事　上納之
黎利遣阮文狗等附敞琦謝并貢金銀器皿方物
九年三月廣西總兵山雲奏交阯黎利已死長子蚤夭
子幼弱奸臣黎問黎察排黨譖殺良民驚懼諒山府土
官阮世寧七源州土官阮公庭各率家屬及部下三百

餘人避難來歸願於廣西龍州及太平府居住　上勑
雲曰黎利本起微賤因求陳暠以從人望既請立之朕
志在息民遂詔罷兵將察實建立而彼遽奏暠死暠之
死利所爲也此時朝廷即欲加兵但不忍荼毒生靈姑
令權署國事其行不義如此宜爲天所厭也爾宜戒飭
邊兵嚴謹守備阮世寧避難來歸聽從便居住凡所食
用皆官爲處置使之得所無失遠人來歸之心
四月李琦還自交阯言黎利死利子麟立一名龍借號紹
平僞謚利爲大祖高皇帝遣人告喪獻金人方物命行
人郭濟朱弼祭利

十月黎麟上表請命遣侍郎章敞行人侯璡諭麟權署安
南國事
十二月欽州賊浪如告人叛降黎麟
正統初黎麟遣僞國公阮叔惠來求封許之遣兵部左侍
郎李郁左通政蔡亨持節冊爲安南國王賜駝紐金印
以方物入謝諭令還所侵欽州地及逋民二百餘戶麟
復改號大寶久之死子濬嗣一名基隆僭號太和謚麟
爲太宗文皇帝遣兵攻占城執其王摩訶賁該以歸詔
歸其王不聽
天順中黎濬爲庶兄悰所弒因自立僭號天興輒侵我土

司地攻殺老撾宣慰使刁板雅蘭掌父子爲八百敗歸
屢詔戒諭之
四年遣通政參議尹旻給事中王豫持節封悰弁頭目黎
壽域等起兵殺悰而立濬弟灝一名思誠僭號光順事
聞詔停旻豫行
五年命翰林學士錢溥改授冊封灝初有國恥居下欲殺
所以見使臣禮溥先爲書貽之往復甚苦乃定
成化十四年三月安南國王黎灝奏占城頭目波籠阿麻
先與臣國通好成化十一年得琉球國海船飄風之衆
遂率以侵掠爲臣國邊兵所敗令陪臣黎弘毓回自天

朝奉勑諭責臣占奪占城地方改爲州邑此臣不能不
瀝血陳詞而訴其無此也夫占城縱封全非沃壤家稀
蓄積野絕桑麻山無金寶海乏魚鹽止有象牙犀角烏
木沈香而臣國所產實多不足爲貴得其貨不足以富
得其勢不足以強而守之甚艱臣何所利而占奪占城
改爲州邑也今朝廷又諭臣復其土宇不得殄其宗祀
誠恐天使急還之際稽訪難詳而占城避亂之人與臣
國爲仇言不足信伏望特遣使中貴郎近興滅繼絕使
占城上下偕寧臣國邊陲休息以恭中國以康遠人此
臣之大願也　上下其章於所司

十六年時安南累歲侵掠占城占城遣使入奏請討之汪直遂獻取安南之策職方郎中陸容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旦以兵加之恐遺禍不細直意不止乃傳　上旨索永樂中調兵食數甚悉時劉大夏亦在職方故匿其舊檔以利害告余尚書力言沮之事乃寢

十七年九月兵部奏安南僻在西南萬里之外與雲南兩廣接壤永樂間王師克伐郡縣其地其後守臣失馭乃復陷沒今又騁肆憑陵吞占城西并老撾殘破八伯偽勅車里宣慰司殺滿剌加使臣先年有邊人還自安

南稱其國欲犯雲南以其母諫而止都御史王恕亦稱安南遣人偽爲商人來覘虛實又聞有江西人王姓者亾命偽爲御史爲之畫策督兵累次侵擾未必非此人之謀占城使臣亦言安南治戰船三千欲襲海南不可不爲之備　上曰朕觀安南雖絕外國每侵容之而彼外示恭謹中懷桀黠跡其所爲蓋有不可掩者兵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宜申命雲南兩廣守臣嚴越境亡命之禁彼若有犯當整兵問之

弘治八年三月安南侵占城占城國王遣使入奏請命官往問其罪　上欲從之徐溥等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多今若遣官往至其國小則掩過飾非大則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乃止

十年安南國王灝卒子暉嗣一名鏳僭號景統謚灝爲聖宗淳皇帝使者入貢乞改所賜常服從王制不許

十七年安南國王暉卒子敬嗣僭號泰貞未踰年卒遺命立其弟誼僭號端慶謚敬爲肅宗欽皇帝

時　朝廷登極改元遣使詔諭交南亦數遣使朝貢然時時侵占城諭禁不悛已而中國人多潜入交南太監錢能貪殘令京衛指揮郭景齎本勅旨往來交南猾夷奸

闌出入莫敢誰何遂誘我逋逃覘我虛實鎮南關外類多華人而臨安諸郡所在有夷賊矣於是撫臣累請增置文武吏士控制彈壓然交人侵奪欽州里地我亦不能禁是時誼猜忌無爲境內盜起羣下專權虐政暴征人不堪命

正德四年安南國王誼爲阮种所弒立灝孫賙一名瀅僭號洪順追謚誼爲厲愍王其頭目黎廣度黎冏郎江等表誼寵信母黨阮种阮伯勝等恣行虐暴民不堪命阮种阮伯勝等圖竊國柄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阮种等遂詣別宅逼令自盡欲立阮伯勝本月二十八日

臣等與國人共辯其黨與盡伏誅臣等竊見故國王黎
灝弟子故臣黎瑤之弟三子黎晭堪任國事乞賜襲封
王　詔許之
初灝生二子長即暉次子瑤一名鎬封錦江王暉生敬誼
瑤生灝晭誼被害時瑤與灝俱先死故國人立晭而灝
之子沱陽王譓及弟慮以兄子不得立灝妻鄭綏女譓
妻鄭惟僚女是時鄭宗強且握兵柄於其國立晭非其
意也晭既立尊父爲德宗建皇帝然多行不義疑忌國
姓大臣國人多惡之
十一年春鄭惟僚鄭綏與其黨陳眞弑晭諒山都將陳暠

自稱陳氏後與其子昇以諒山之甲逼交州攻殺惟僚
自立僞號天應爲陳眞所攻退走諒山鄭綏等共立譓
一名椅僭號光紹尊灝爲昭宗明皇帝諡晭爲靈隱王
追諡誼爲威帝遣陳眞攻暠於諒山暠死其大臣阮弘
裕等討弑晭之罪攻鄭氏綏及其子惟代惟俊奔清華
惟僚子惟條等歸高平
莫登庸者蛋人也世業漁勇而善戰由武舉爲陳暠參督
自投歸譓大喜用爲宣陽參將與陳暠戰累功封武川
伯進仁國公時國將鄭綏阮洪裕者世臣也互爭權不
相睦罷歸登庸多齎金瑞賂譓所親信文臣曰王知
國所以弱乎在世臣植黨而市權王不若拔寒賤有大
將略者任之遂任登庸既得志濟除譓左右易所親信
防守之而退居其國之海陽府譓潛起兵攻登庸反爲
所敗出奔清華依鄭綏
嘉靖元年夏登庸立黎氏疏屬應僭號統元追諡晭爲襄
翼帝
六年登庸酖殺應并其母殺之而自立諡應曰恭皇帝是
時譓尚據清華又安順化廣南四道其舊臣不服登庸
者分據險阻爲之聲援登庸立其子方瀛居守僞都自
稱太上皇率兵以擊譓奔清華據之譓敗走又安又追

至又安譓敗走葵州又追至葵州走入哀牢國哀牢即老撾
九年九月黎譓憤悒死世孫寧甫七歲故臣黎輔鄭江黎
會鄭惟㦿等共立之居於清化府之木州漆馬江與老
撾鄰界有兵馬三千及木州兵五千登庸屢遣兵攻之
而老撾時爲援不能克
黎寧遣阮忝發兵二十餘萬起鄭綏將而攻剿海陽一月
登庸固守不下而剿選兵萬餘舟行出大江竟搶都門
寧錯愕走清華登庸掠府藏及張世子旗盖而還呼曰
得王矣鄭綏兵大潰壞散奔久之寧復悉清華兵討登
庸相拒不決陰結上帥郭逆鶴使復大敗

莫登庸僭國號曰大越改元明德三年令其子方瀛襲位
僭號大正拜其腹心臣裴堵爲丞相武護阮如桂阮如
驪杜世卿等爲都督共掟朝政
十六年皇子生欲詔諭安南諸國部查安南自正德十年
國王黎𪀔遣陪臣阮仲逵等赴京進貢之後迄今貢使
不至　皇上欲稽遣編修孫承恩等齎詔諭竟以彼國作
亂道路阻梗未達而反後令鎮巡訪勘迄今未報今復
命使恐亦如前有損國體因言安南曠貢不修歷二十
餘年皆叛之罪難逃在法當興問罪之師大學士夏言
亦以爲言　上諭令會同兵部計議勿視爲非要尚書

張瓚議言　皇上繼天立極君主華夷安南黎氏失守
宗祧阮不上告天子其逆臣交亂又皆各據土疆俱屬
悖逆天道干犯王法請勅錦衣官有膽氣謀略者前往
廣西令鎮巡仍選深曉夷情熟知道路者伴送勅使徑
入安南境內勘問久不入貢緣由朝廷仍下令選將整
兵待報而發　上從之既而戶部侍郎唐胄獨謂帝王
之於夷狄當以不治治之自安南有內難兩廣遂以邊
警自古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也不必罷敝中國爲黎氏
復讐時　上意主討令待所遣錦衣官勘奏更議而廉
州知府張岳復條言用兵安南有六不可狀不報

兵部侍郎潘珍言宜移檄交南辭莫賊篡逆之罪必殺不
赦其餘脅從許其歸順仍檄寧假以殺賊之權令督所
部兵俟大兵入境併力進討　上以其亂人心令褫職
巡按廣東御史余光言臣曩在都下聞安南之事三支互
爭形如鷸蚌可收漁人之利意竊信之今入境與三司
會議其實不然蓋莫登庸全有其地諸酋率服黎寧播
越不知其所且黎氏魚肉兩土在陳氏爲賊子屢取屢
叛在我朝爲亂魁今其失國播遷或者天假手於登庸
以報之也夫夷狄篡奪實其常事自宋以來丁移於李
李奪於陳陳篡於黎今黎又轉於莫是陳爲李賊黎爲

陳賊今莫又爲黎賊此好還之道也夷狄之運一敗弗
復遼人金人之盛尚不復興我朝立忠順王終不能制
吐番雖中國分割如五季六朝竟不能復其中興者必
吊伐以恭天討失一統以承正運者乃克享之耳若黎
寧者今雖置之終爲他有故今日於安南止宜問其不
庭責以稱臣約之修貢彼若聽服因而授之此因勢以
定不在勞兵也若必征勦則勢難遽進兵難久駐老師
生變未見其便臣竊觀　皇上明聖稽古人臣出疆安
社稷可專之義遂一面遣官至彼境上宣揚天威問其
不庭責以稱臣入貢一面馳奏以聞夫不請則專其罪

莫逃符報則緩其機難失且廣東去京師八千餘里去
安南又四千餘里若往復呈請而後行之將失時遲偾
矣夫事在邊疆苟利朝廷厥罪與嫌咸不可恤懼罪匪
忠遠嫌匪直臣實不敢伏乞聖明遠照臣愚便宜從事
上曰奏內事情及引用五季六朝等語兵部奏閣以聞
部覆詡數陳失當比擬不倫舉動輕率宜加罰治命奪
俸一年
七月黎寧遣國人鄭惟僚等十人赴京奏稱正德十一年
逆臣陳暠為亂莫登庸等復謀不軌道路阻截貢使不
通譓竟憂憤成疾死本國復立寧為世孫權管國事寧

即譓之子也屢馳書總鎮告難俱被登庸邀殺不得達
邇來廣東商舶潛行取道京來乞與問罪之師亟救國
難奏下禮部覆言安南信使不通者二十餘年今朝廷
方擬興師問罪彼國告變之奏遂至事屬可疑且惟僚
等附舟漂海延住占城二年行至廣東又不呈身赴告
所在官司給文起送亦難盡信今宜將惟僚等暫留在館
令原遣勘官作速具奏以待區處　上從部議部錦衣
衛拘留惟僚等聽候不許交接外人光祿寺以朝鮮國
貢使例供給之既而提督兩廣侍郎潘旦言登庸求貢
部議逆庸求貢遽難准從宜行提督巡撫總兵等官詳

審順逆相機撫勦　上從部議遣惟僚等歸國
八月總督雲南都御史汪文盛與黔國公沐朝輔招致安
南夷人刁鮮等為緬紮道偵莫登庸遣阮璟等八人潛
入雲南偵我兵進止刁鮮等執之併獲偽印一方大誥
一通致文盛處疏聞於朝兵部請梟璟等於邊以威登
庸　上曰登庸纂黎氏偽作大誥罪在不赦仰勅雲
南兩廣鎮巡等官協力征勦賜刁鮮等冠服仍賞白金
三十兩文盛朝輔降勅褒嘉之
九月初安南國賊黨武嚴威武文淵武子陵等背叛彼國
避罪出逃犯我邊疆羈縶我土官瓏徵黔國公沐紹勛

及巡撫胡訓巡按董珊會奏部議行雲南撫按會總兵
官協力相機追勦既而欲遣官齎諭以朝廷欲討安南
不貢之罪令歸附我軍往征彼國以贖前罪且令開陳
彼國作亂事情奏報至是文淵率衆來降　上嘉文淵
傾心慕義賜四品冠服及金幣
十七年四月詔咸寧侯仇鸞佩征夷副將軍印充總兵官
總督征南諸軍事改工部尚書毛伯溫為兵部兼都御
史參贊征南諸軍事　上以黎寧之奏暫停征討之師
部雲南兩廣督撫等官體勘的確夷情從宜撫勦於是
雲南巡撫汪文盛傳檄安南諭各土官目能領自歸順

者許仍其世業令武文淵等號召黎氏舊臣多與兵自
効併諭登庸能束身自歸籍上輿圖者待以不死於是
安南官目及鄰境土官咸願內附武文淵因攻登庸守
嶺營破之莫方瀛率兵攻文淵不克文盛以蒙自縣蓮
花灘者其地當交廣水陸衝遂刻寨樹營署兵戍埧中
以爲諸歸正人等枝方瀛懼乃遣頭目范正毅等奉表
來降投鬻撫鎮官沐朝輔等以其表聞請緩方瀛俾守
舊臣遵奉得與黎寧武文淵構兵還退歸侵地俟請徵
蓮花灘兵議効勞諸臣陞賞命黎寧亦永前擬備以本
國篡弑之評及所有兵馬數目水陸進兵道里陳[illegible]

輔所以聞部俱下兵部集府部科道官會議言莫登庸
父子篡主虐民罪在不赦今雖稱降尚據國土詭稱遜
請意圖緩兵朝輔等所請未可輕許請正登庸父子篡
弑之罪恭行天討夢速三省督鎮諸臣方俾勢分一或
意見不同未免彼此牽制必得文武大臣統一節制庶
幾調度整肅成功可速故召鸞等既而提督兩廣侍郎
蔡經奏兩廣進兵安南水陸之路有六因計兵食之費
不貲欽州知州林希元又復以安南人心離散登庸父
子亂政敢行之狀上聞請速進兵疏俱下兵部尚書張
瓚等復請令府部科道議及議上用兵事宜率常淡且

多前所陳議者　上不悅曰安南事必詳[illegible]逆道者乃
見得分曉朕聞卿士大夫私相論議謂不必征討爾等
職司邦政全不主持一一委之會議既俱不協心因事
其已之仇鸞毛伯溫令在京聽用
遣禮部尚書黃綰翰林學士張治宣諭安南時　上欲莫
登庸歸國黎氏故遣綰治往諭尋以將廷永大召二人
還京乃未入境而止
九月命兵部尚書毛伯溫督師咸寧侯仇鸞爲總兵官進
討安南先是朝廷屢勅邊臣勘報命兩廣守臣安遠侯
柳珣提督軍務侍郎蔡經雲南守臣黔國公沐朝輔巡

撫都御史汪文盛等移文至其國莫登庸先令彼國諒
山衛長慶府各關報國人推立登庸事由併爲登庸乞
降然無登庸表疏不可聽驗諸守臣更移文促之且示
征討意登庸父子乃遣其黨范正毅等賚撫公移詣雲
南守臣朝輔所自列言前國王黎暭被逆臣陳暠殺害
無子登庸同諸臣國人推立暭弟憲被奸人杜溫潤鄭
綏輩誘還清華登庸仍推立憲弟應旋自清華迎復憲
與應俱以病先後卒黎氏無他子嗣應垂死時與群臣
議登庸父子有功於國召登庸子方瀛入付以印章令
嗣主國事遂爲國人所推其不上表通貢者先緣陳暠

據諒山爲梗後乃直陽關守臣不納耳寧乃亂臣阮淦
之子冒稱黎姓非黎子也其所自列如此然皆誣罔多
自備冰胡輔乃以范正毅等齊表疏公移遣人伴送至
京朝廷知登庸父子奸僞凡遣使求降而辭不款服又
不來身歸罪覬意討之以鸞總兵伯溫參贊未幾報罷
至是復命伯溫往討之時伯溫總督宣大軍務乃移鎮
廣西徵集兵餉爲出師計
十八年　上諭兵部曰安南事本皆一人倡之衆皆隨之
訕上爲亂旣言之言其起建侵之傳此因應集應討宜
如何處之兵部其卽會議來聞兵部集廷臣議爲黎氏

本我臣妾義不可棄而其臣莫登庸父子篡國逼主罪
所必討近雖畏威懼禍上表乞降籍其土地人民恭聽
處分據其哀請似亦可矜但夷情反覆詭秘難信請勅
欽命咸寧侯仇鸞尚書毛伯溫往兩廣雲南調集各處
土漢官兵招諭安南歸順土官刁雷及黎氏舊臣武文
淵等各練習兵糧以備征討若登庸父子各有隱謀則
進兵以正朝廷之法如束身待命果無他心則星夜微
聞朝廷待以不死如此則春生秋殺仁義並行不悖矣
上從之
九月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上所著治權論謂進討安南
無事煩費輒可成功不動聲色自爾平定反覆千餘言
部覆言事在彼中難遙度姑行總督官知之
十九年四月欽州知州林希元上言曰臣聞安南莫方瀛
乞降待命大臣査勘夫降者將籍其土地人民以獻也
今殺我士卒奪我戰船降者固如是乎今遣大臣勘問
將誰勘也勘之彼邪彼方以降詐我請不得聞也勘之
我遜我遜重臣方爲之請誰敢易辭臣以爲欲得其請
宜約之曰必歸我四洞必命黎寧不失位必命黎氏舊
臣若鄭惟僚武文淵者皆有爵土必來我正朔能從者
降也不然許也而後興問罪之師因勦順之勢討從息

之屬何戰不克又曰方瀛之所恃者都齋耳其地濱海
淤塗十餘里舟不得泊計以爲王城不支卽守都齋都
齋不支卽奔海上耳若以東莞瓊海之師助占城擊其
南賊不得奔矣以福建之師航海由拔封剿廣之師出
欽州與之合都齋無巢穴矣以廣西之師由憑祥雲貴
之師由蒙自與之合以攻龍編則根本拔矣如此莫氏
可舉而定也又條上方略書凡四上而爲御史錢應揚
所劾言希元所稱秘策者固道路傳聞之語不足聽
上曰安南事宜簡命文武重臣往議諸臣不復妄言
六月仇鸞毛伯溫奏莫方瀛背逆法所必誅傳聞已死或

言為震雷所殛而蹤跡詭秘不即輸服征撫二事園宜
並舉因請廣東可用漢達官軍及習水士卒三萬六千
人廣西土兵七萬五千人糧三十八萬石銀八十八萬
兩馬六千餘匹仍乞調湖廣永順保靖宣慰司土兵
福建漳泉等處海兵及請廣東布政司未解京庫糧銀
二萬三千七百兩鹽鐵課十萬七千兩備用兩廣雲南
所轄應朝官員布政使胡宗明及司府州縣正官免其
朝覲原任廉州知府今陞浙江參政張岳諳曉夷情宜
改註廣東分守北海以備進勦之用兵部以聞　上悉
從之曰安南事朕已付之二臣方瀛父子神明共殛

即生亦死但爲遐方生靈久被荼毒天討未加耳卿即
傳示二臣令悉心經畫務圖全功用安夷夏諸所奏官
員錢糧等事俱如議行今後安南軍情奏至所司參覆
不得過三日已乃詔留廣東布政司嘉靖十七年十八
年解京錢糧及鹽課等銀以備軍餉
仇鸞至廣核所奉勅書陵轢鎮守總兵安遠侯柳珣欲其
以戎服滿伏入見珣不聽鸞遂劾珣珣亦自請於朝兵
部不能決奏請上裁　上責鸞輕傲令回京仍以珣掛
征南副將軍印令會同毛伯溫議處安南事
十一月毛伯溫仇鸞既至兩廣駐師境上檄諭安人懸重

賞購登庸父子登庸懼遂乞降言先國主黎氏相繼淪
沒至譓播國未幾亦遘危疾臨終之時暫以國事付登
庸登庸又付其子方瀛未及奏請委涉擅專罪實滔天
嘉靖十七年登庸父子遣阮文泰等齎表乞降并所處
分十九年登庸子方瀛不幸疾亡國人欲以方瀛子福
海代領其衆登庸應命俯伏所請負罪益重以此與福海
執共以俟朝命項者大將專征重兵壓境切念登庸有
罪黥首何辜聖慈不忍以登庸之故而斬戮群黎登庸
何幸以群黎之故而棐存殘喘謹率同小目阮如桂等
恭候南關組繫出境登庸本欲躬自赴京請死緣衰老

不堪僻制長孫福海方在喪次不可遠離謹遣親姪莫
文明并先國主許三省阮簡清阮廷祚等詣闕待罪惟
乞矜宥使登庸得以內屬永世稱藩及比照列藩事例
歲奉正朔則莫大之幸也雖登庸先國丁氏陳氏黎氏
通相沿襲僭號紀元登庸一切革除聽候新命比者聞
欽州知州林希元奏稱如昔貽浪二都澌凜金勒古森
丫葛四峒係欽州故地果如所稱惟命是聽其本國先
年缺貢應今類補及以後年分續貢方物登庸不敢違
以爲言者以方在罪中求免一死尚恐不得耳惟以投
降聽處實情具奏若天朝原賜本國王印信登庸止宜

謹守不敢擅用伏望垂察伯溫承制受之

二十年四月詔降安南國為都統使司先是登庸本表乞

降諭令歸國候命伯溫乃與守臣醇議言自古南夷劉

龍類皆爲梵詛詐恃險阻勢強則跳梁以捍化力弱

則服順以全身中國亦有能識利害通款求附比於遺

使本表貢其方物如莆陀黎桓者以漢文帝宋太宗之

盛未有發兵示討惟求良切如登庸今日者所據登庸

舒遜內屬請籍歲領大統曆日納死節年貢物似有可

宥如以登庸有罪投降未宜輕授許土或可別與部渡

總管名色如漢唐故事使撫安南夷衆并遣官伴送莫

文明等至京事俱下廷議俱請如伯溫言　上曰莫登

庸既面縛軍門納土請罪祭其款表與國人代陳情有

可原茲為交人永國萃夫王號勿得稱國庶免亂臣接

迹云乃降安南國為都統司以登庸為都統使官從二

品子孫世襲別給銀印舊所僭擬制度俱去改正海陽

山南等十三路各設宣撫司正佐官職悉聽由陽俱聽

登庸經理通報廣西藩司每歲給與大統曆以奉正朔

仍令三歲一貢其漸率古森了仍金勘四峒侵地還屬

欽州國中復興兵之數不必奏報其累官仍令守臣

勘辦來條覆又之後授與所事可行亦上以永宗祀莊

并子孫則已莫文明諸夷使及所遣伴送之人各加賞

賚制下登庸已死伯溫等復請以制命授其孫福海從

之

六月毛伯溫奉詔班師㬎疏陳諸臣功績　上詔加伯溫

太子太保俸賜有差及諸將各擢賞有差

已而福海不能輯衆爲殺宗所逐居海上朝廷亦置不

問

二十五年初安南聞將見討遣頭目阮文郁領杜文莊等七

十人來誤機事至烏雷海登岸巡檢汆荣等督兵捕之

獲文莊等械廣東按察司獄已莫登庸降廣東諸臣以則

廷既釋登庸得以不死宜併宥文莊以彰柔遠之道都

察院以聞報可

二十六年十二月詔送交阯七官陳復宗孫陳瑞於順天府

學初復宗宣德中來歸以殺賊功官錦衣千戶復宗生

賢賢生儒儒生一鯨一鯨無廩於學官其後有詔拔革一鯨

子瑞數引例陳乞從之

二十八年三月命故安南都統使莫福海子宏瀷襲父職

初福海死宏瀷嫡子當襲族人莫正中等某其幼欲

謀奪而官弼范子儀等實助之輔官阮黎伯驪等擁兵

防護宏瀷得不死正中計窮力蹙乃入中土本官

行安撫子儀亦潛住永安等處久之復侵擾內地詭詞
求貢宏瀷蹤跡漸見可曉阮而宏瀷上表修貢乞嗣又
擒獲子儀等而首獻功并請歸正中以金親將朝廷始
知宏瀷無恙因命兩廣鎮撫官再勘以聞至是提督侍
郎周延等具言查覈已明應准承襲故有是命
四十三年十一月莫宏瀷遣宣撫副使黎光賁來表文方
物至京此嘉靖二十七年歲例貢也光賁等至中國十
五年餘矣使臣從士物故過半至是始得達 上嘉其奉
廟特賜宴如朝鮮琉球使臣例其後貢遂絕

安南唐虞時南交也秦爲象郡漢爲南越所據武帝平
南越置交阯九眞日南三郡宋梁時始于豪酋承美者
據之已而并於劉隱未幾國內大亂衆推豪酋丁部爲
州帥部子璉繼立宋既平嶺表璉遂內附黎桓篡丁氏
李公蘊又篡黎氏陳日煚又篡李氏宋以遠夷故置不
問相繼皆封爲交阯郡王元憲宗遣將破其國而日煚
竄居海島弱不能支始歸附元封其子光昺爲安南國
王光昺死子日烜自立元發兵破之日烜卒子日燇遣
使朝貢元末天下大亂安南不至明興始朝貢焉其地
東至海西至老撾南接占城北連思明衛二千八百里

縱一千七百里夷獠雜居俗尚囂鬪其君長猶稱有
二名以僞名通中國自黎氏以來雖奉貢稱藩然自帝
其中國如趙佗故事死則加僞諡暴興之徵或云鄭惟
鎰而僭焉者也總者惟鎰所立也鄭宗深以黎者鄭也
登庸乘亂而竊其柄者也寧者非真總子也傳聞雁不
得而詰矣其俗惟交愛人側髮驩演人淳秀有華風文
學則驩演爲盛其山川佛跡勾漏傘圓富良江宣光江
爲大產金珠珊瑚玳瑁丹砂諸香蘇合油胡椒羚羊角
犀角兕白旋猩猩狒白雉翡翠蚺蛇蠓子鸚鵡波羅蜜
菴羅果烏木蘇木

附東南諸夷

眞臘國

洪武四年眞臘國巴山王忽兒那遣使奈亦吿郎表獻方
物賀正旦賜大統曆文綺

二十年正黎列保毘耶甘菩者遣使貢象五十九隻香六
萬斤

永樂二年眞臘國王參烈婆毘牙遣陪臣來朝貢方物賜
鈔幣表裏初中官往使眞臘將歸有從軍三人遁索之
不得國王以其國中三人從中官歸補伍至是禮部來
見 上曰中國人自逋何預彼事而責償且得此三人
語言不通風俗不諳吾焉用之况其人皆自有家寧樂
處此汝禮部給之衣服予道里費遣還眞臘尚書李至
剛等言臣恐中國人必非遁於彼者或爲彼所匿則此
三人亦不當遣 上曰不用逆詐爲君但推天地之心
待人可也

景泰二年眞臘貢賜王及妃文綺朝貢不絶

按眞臘本扶南屬國一名占臘在東海中隋始通中國
唐神龍中併扶南而國分爲二其南近海多陂澤爲水
眞臘北多山阜爲陸眞臘後復合爲一宋宣和初封眞
臘國王慶元中破占城立其國人爲占城王遂爲屬國
又有參半眞里登流眉蒲甘等國皆屬眞臘聚落頗衆
地亦廣其俗尚華侈東向爲上右手爲潔郡縣鎮風習大
類占城王三日一視朝婚嫁繁歷不息視力耕種產銅
金漆香象犀羽蘇樹異魚

暹羅國

洪武四年暹羅斛國王參烈昭毘牙遣奈思俚儕剌識悉
　替來金葉表朝貢賜大統曆
六年暹羅國王參烈寶毘牙遣使貢方物併獻其國地圖
十年暹羅國王遣子昭祿羣膺來金葉表貢象及胡椒蘇
　木等物命禮部員外郎王恒齎詔往賜及暹羅國王之印
十六年給勘合文冊令如期朝貢
二十年三月暹羅以馬來貢詔如高麗貢之七月遣使貢
　胡椒萬斤蘇木十萬斤
永樂元年暹羅遣使乞量衡爲國中式賜古今列女傳金

　綺自後定三年一朝貢
八年暹里人昭錄羣英哆羅諦剌爲王遣使曾受賢等貢
　馬及方物并送中國流移人還宴賚其使遣中官張原
　等賚勅并織金文綺紗羅勞之
十五年昭祿羣英哆囉諦剌卒遣中官郭文往祭別遣使
　封其子三賴波磨剌札的賴爲王并賜素綺羅白與絲
　布等物
十七年十月遣使諭暹羅國王三賴波磨剌札的賴曰比
　者滿剌加國王亦思罕答兒沙嗣立能繼父志躬率妻
　子詣闕朝貢其事大之誠與王無異聞王無故欲加之
　兵滿剌加國王既已內附則爲朝廷之臣如彼有過當
　申理於朝廷不務出此而輒加兵是不有朝廷矣輯睦
　鄰國無相侵越並受其福
宣德中稍減賜物著爲令
萬曆七年暹羅遣使具金葉表文入貢
[按]暹羅本暹與羅斛二國在南海中暹土瘠不宜耕稼
　羅斛土平衍種多穫暹仰給焉元至正間暹降羅斛其
　國方千里羣山環繞峭拔崎嶇地下濕土疎惡氣候嵐

　熱不齊自占城西南舟行七晝夜至其國王宮壯麗民
　樓居兵樓密聯檳榔片藤繫之其固藉以藤席竹草寢
　處於其中王白布纏首腰束嵌絲帨加錦綺跨象或乘
　肩輿尚釋教國人效之好爲僧尼婦人多智夫聽於妻
　妻與中國人私不爲怪男陽嵌珠玉富貴純金嵌珠行
　有聲婚則群僧迎壻至女家僧取女紅貼男額稱利市
　喪禮貴者灌水銀塟民間鳥葬言語大類廣東俗澆浮
　習水戰好鬬喜寇掠市用海𧴩煮海爲鹽釀秫爲酒產
　寶石奇香異木翠羽獅白象白鼠蘇木賤如薪色絕勝
　六足龜珊瑚

占城國

洪武二年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虎都蠻來朝貢虎象遣
中書省管勾甘桓會同館副使路景賢封阿答阿者爲
占城國王賜鍍金銀印大統曆金綺
十二月占城遣使平章蒲旦麻都例貢言安南侵境上遣
翰林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賫詔往諭至兩國聽
命罷兵
四年七月占城遣其臣答班氏卜農來朝奉表言曰　大
明皇帝撫有四海如天地覆載日月照臨阿答阿者獄
蒙以金印封爲國王感戴倍萬惟是安南侵擾界域殺

掠吏民伏願垂慈賜以兵器樂人俾安南知我占城乃
聲教所被之地庶不敢欺陵　上感其意及答班氏卜
農陛辭命中書省移咨其國王云占城安南既皆臣事
朝廷同奉正朔而乃自相構兵既失事上之禮又失交
鄰之道已咨安南即日罷兵爾國所請兵器朝廷若以
與爾則是助爾相攻甚非撫安之義又所請樂人語音
有華夷之異難以發遣若爾國有能習中國華言可教
以音律者擇數人赴京習之并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船
貨物皆免征以示懷柔之意
八年以占城以下蘇門答剌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齊浡泥諸國來朝時內
帶行商多行譎詐沮之自十二年乃得止載福州
十六年占城遣其子來賀聖節賜勅合文冊
二十四年占城來朝貢以其臣獄立命絶之
永樂四年占城王占巴鎖里人物王的賴得安南黎賊父
子及其黨惡帥械送京
十三年尚書陳洽在南交軍中聽來占城國王占巴的
賴來命出兵討安南陰懷二心愆期不進及進至化州
輙肆攜掠又以金帛戰象資季擴季擴亦以黎蒼女遣
之教約季擴甥陳翁挺等三萬餘人假役升華府所隸四
川十一縣地擧掠人民罪下季擴一等耳請發兵討之

上以交阯初平不欲窮兵遠夷遣使諭王歸我侵地殺
遣人朝貢令三年一貢
八年占城遣使貢象并金銀器等物遣中官馬彬送還賞
勅賜其王錦紗羅
正統三年占城國人請封其嗣王遣使冊封
占城國王摩訶貴該爲安南所執
成化中遣使冊封正使卒海上副使諭罪成邊
安南攻占城併其國
弘治元年十二月初占城國王古來爲安南所侵擄家至
廣東朝廷命處置優恤之送還國且諭安南戒勿侵擾

古來郎返國復移咨兩廣守臣詰安南仍肆侵古乞如
永樂時差官督兵守護事下兵部覆奏言永樂時遣將
發兵乃正黎季犛弒逆之罪非爲鄰境交惡之故今古
來國土已亡而復存部落已散而復聚皆天威所致古
來亦宜自强修政撫郵部落保固疆圉仍與安南捐棄
小嫌敦睦如故若不能自强專仰朝廷發兵遠戍待之
守國古無是理　上從其議乃以此意宣諭古來

（按）古城古越裳秦林邑漢象林漢末區連殺縣令自稱
林邑王遂不入版圖唐元和初改號占城宋淳熙中襲
破真臘慶元中真臘復擊俘殺幾盡更立真臘人爲主
其國在大海南南距真臘西距交趾東北際海自閩長
樂五虎門西南行順風可十日至東北百里海口立石
塔爲標舟至是繫焉俗獷悍果於戰鬪尙釋教王冠三
山金花玲瓏冠衣白跣足乘象或黃犢車臣茭葉冠男
蓬頭女後椎結所居茅茨不得踰三尺衣紫衣　玄黃
罪死出入乘象馬粒食亦餅食殺牛祭鬼驅象逐邪市
用金銀焚衣祭天釀酒甕中俟熟賓主繞甕坐筒而啞
且啞且注水味盡而止文書用羊皮及黑木皮無閏月
晝夜各分五十刻王嘗賀日沐人膽汁將領獻人膽爲
賀王在位三十年即入山薙髮受戒命子姪攝國名一
歲禮天矢日我不道當死虎狼食或病死舉年得無恙
復入爲王於是國人呼爲芳燦馬份剌扎云有屍頭蠻
者婦人也目無瞳夜飛頭入人家食小兒穢氣使兒
腹見即死頭返合體如故失其體不得合即死夫不聞
者罪之產金銀錫鐵犀象犀牛玳瑁諸香朝霞大火珠
菩薩石薔薇水猛火油檳榔諸文與木胡椒白氎吉貝
絲紋白氎布孔雀山雞伽南香惟此地有之價亦高貴

音竹如椰長丈八尺許色黑如鐵寸二三節犀角象牙
最多犀如木牛大者八百斤體黑無毛蹄有三跲獨角
在鼻端長者可尺五寸馬小於驢波羅蜜形如東瓜

百花國

洪武十一年百花國王剌丁剌者望沙遣人齎亞斑表金
葉表朝賀

（按）百花在海中依山爲國國中有奇花異樹民俗饒富
尚釋教産紅猴龜筒玳瑁孔雀倒掛鳥胡椒

爪哇國

洪武五年爪哇王昔里八達剌遣使奉金葉表貢方物納
元所授宣勅已而我使至三佛齊爪哇要而殺之

十四年爪哇王八達那巴那務遣阿烈彝烈時奉金葉表
朝貢有黑奴三百人　上以其殺三佛齊使者遣其使
還詔諭責王遂絕其使

三十年勅禮部移文暹羅國王轉達爪哇國以大義責所
屬三佛齊毋生間諜阻絕往來使臣

永樂二年爪哇國東王孛令達哈遣使朝貢請印賜鍍金
銀印

五年九月爪哇西王都馬板與東王戰滅東王時我舟過
東王城西王殺我百七十人西王懼遣亞烈加恩謝罪
遣使賫勅責戒之曰爾居南海能修職貢使者往來以
禮迎送朕嘗嘉之爾比與東王構兵而累及朝廷所遣
使百七十餘人皆殺此何辜也且爾與東王均受朝廷
封爵乃逞忿擅滅之而據其地違天逆上罪有大於
此乎方將興師致討而遣使詣闕請罪朕以爾能悔過
姑止兵不進但念百七十人者死於無辜豈可已也即
輸黃金六萬兩償死者之命且贖爾罪庶幾可保爾土
地人民不然問罪之師終不可已安南之事可鑒

六年都馬板遣使獻黃金萬兩謝罪禮部言所償尚負五
萬兩宜下法司究治　上曰朕於遠人欲其畏罪而已
豈利其金耶今既能知過所負金悉免之仍遣使賫勅
諭意并賜之鈔幣

十年遣中官吳賓等賫勅賜都馬板錦綺紗羅綵絹千匹
并文綺襲衣

十六年爪哇西王楊惟西沙遣人獻白鸚鵡

正統八年令爪哇三年一貢後朝貢無常

按爪哇古闍婆國又名莆家龍元稱爪哇國分東西二
王所屬有蘇吉丹打板打綱底勿諸國其國四鄉初至

杜板僅千家二酋主人流寓多廣東漳泉人又東行半
日至斯村中國人客此成聚落遂名新村約千餘家村
主廣人番舶至此互市金寶充溢人富饒又南水行可
半日至淡水港乘小艇行二十餘里至蘇魯馬益亦有
千餘家中國人港傍大洲林木蔚茂有長尾猴數萬
又水行八十里至漳沽登岸西南陸行半日至王所居
滿者伯夷僅二三百家總領七八人王宮砌墻磚高餘
三丈方二十餘里屋高四丈地覆板業藤花席跏趺而
坐民居茅茨砌庫坐臥於內王蓬頭頂金葉冠佩絲嵌
絲帨腰束錦綺佩短刀跣足跨象或乘牛民男蓬頭女

椎結上衣下帨男必腰刀刀極精巧刑無鞭朴罪不問
輕重藤繫刀殺之市用中國古錢衡量倍於中國碾磨
綺帛國人大抵三種西番賈胡居久者服食皆雅潔中
國流寓者尚回回教持齋受戒曰唐人土人有名無姓
尚氣好鬬顏色黝黑猴頭赤腳信鬼嗜臥無椅榻飲食
無匙箸喫蛇蟻虫蚓與犬同寢食不為穢也婚男造女
家後五日迎婦金鼓刀盾前後甚都婦裸被髮跣足繫
款絲帨戴薇金珠絲飾寶粧座有水基火基之類能死
者所欲產金珠銀犀象玳瑁青鹽檳榔香蘇木佗儸占
貝倒掛鳥綠鵝綠鳩紅白鹿白猿猴

彭亨國

洪武十一年彭亨國王麻哈刺惹荅饒遣使奉金葉表貢
番奴及方物

永樂十二年蘇麻固門的里來朝貢

按彭亨在東南島中疏山山傍多平原會獸稀少草樹
繁茂沃土宜穀饒蔬果其俗上下親狎無寇盜男女椎
髻好誦佛經煮海為鹽釀椰為酒產片腦諸香花錫

三佛齊

洪武初三佛齊王怛麻沙那阿者稱臣入貢

四年三佛齊遣其臣玉的力馬罕亦里麻思奉金字表朝
貢黑熊火雞孔雀五色鸚鵡及諸香兜羅綿被苾布物
賜大統曆文綺答之

六年三佛齊遣賀正旦貢方物八年遣使從我招諭拂菻

十年怛麻沙那阿者卒其子麻那者巫里嗣立奉表請封
遣人齎駝鈕金銀印賜之

時廣東有陳祖義者脫罪避居三佛齊久之得為將領恣
橫掠過客永樂中太監鄭和統海船下西洋至三佛齊

有施進者祖義鄉人也訴於和和擒殺祖義承制官進
仍舊港為將領進沒女嗣官

按三佛齊即舊港又名浡淋在東南海中本南蠻別種
初隸爪哇有地十五州東距爪哇西距滿剌加南距大
山西北濱海番舶輻輳多廣東漳泉人土沃宜稼穡人
好賭博習水戰服藥刀不能傷遇敵敢死鄰國畏之水
多土少將領得居陸民率架筏水中架梁柱語言如爪
哇市用錢布字用梵書其屬有單馬令凌牙斯蘿哩蒸
牙儂綳蘭諸國產鶴頂火雞神鹿金銀水晶珠瑠璃珊
瑚犀角象牙龍腦諸香樹睛石薔薇水阿魏沒藥血結

浡泥國

洪武四年浡泥國王馬合謨沙遣其臣亦思麻逸進金表銀箋貢鶴頂朱玳瑁孔雀梅花龍腦米西洋白布及降香黃蠟等物詔賜金綺答之

永樂三年遣使封麻那惹加那乃爲王給印誥勅符勘合

六年八月浡泥國王率其妃及家屬陪臣來朝至福建遣中官往妥勞之命所過諸郡設宴至京王奉金字表獻珍物妃箋獻 中宮 東宮 上御奉天門賜王宴十一月王卒於會同館輟朝三日祭賻甚厚詔諡恭順賜葬南京城外石子岡以西南夷人隸籍中國者守之樹碑立祠命有司春秋致祭封其子遐旺嗣遣中官張謙及行人周航護送歸國復從其請封其國後山爲長寧鎮國之山御製碑文賜之

十年遐旺入朝貢方物命宴於奉天門宴王母於三公府光祿日給酒饌賜王及母冠帶金織文綺綵賜有差

十二年及洪熙元年俱來朝貢

〔按〕浡泥本闍婆屬國在西南大海中統十四州其俗以板爲城以銅鑄甲煮海爲鹽釀秫爲酒喪葬有棺盛食無器皿室宇弘敞原田豐利習尚奢侈愛敬華人王服頗效中國產片腦諸香象牙玳瑁貝鶴頂

蘇門答剌國

洪武中蘇門答剌國王遣人奉金葉表貢馬及方物

永樂三年蘇門答剌國酋長宰奴里阿必丁遣使朝貢詔封爲王賜印誥金幣

五年蘇答剌使來貢已而王與花面王戰敗中矢死子弱不能復讎其妻發憤令於國曰能復此讎者我以爲夫與共國事有漁翁聞之率衆敗殺花面王王妻遂從漁翁

〔按〕花面王者即那孤兒王也國小僅比大村祗千餘家人皆黥面以故號花面係語云須蘇門答剌

七年漁翁王來貢 上嘉厚賜之

十年遣使至蘇答剌國故王假子率部衆殺漁翁王 王子蘇幹剌率衆奔於山時時相侵欲復讎

十一年太監鄭和擒蘇幹剌送京伏法漁翁王子感戴貢方物甚夥

宣德中蘇答剌貢使數至用金葉表

九年二月蘇門答剌國王弟哈利之漢朝貢至京以疾卒

上謂禮部曰彼萬里來朝傾誠歸嚮今死無降於終之恩遂贈鴻臚寺少卿賜誥命官治喪給守冢戶

十年封漁翁王子嗣蘇答剌國王朝貢不絕

〔按〕蘇門答剌即古須文達那國西洋之要會也東南大山西北距海山連阿魯那孤兒黎伐三國自滿剌加西南行順風五晝夜至答魯蠻村舍舟陸行十里至其國無城郭有大溪入海海口大濤船至此往往沒溺其風俗淳厚言語和婣室廬婚喪衣服物產頗類滿剌加田磽國少熟番舶往來財貨充物人饒富市用金錫錢惟酋長好殺殺人輒取血淬刀

〔按〕會典載蘇門答剌改曰即須文達那國又載洪武十六年須文達那國王殊旦麻勒兀達盼遣使奉金葉表來貢冊錄於此

覽邦國　淡巴國

洪武九年覽邦遣人來朝貢永樂宣德中嘗附鄰國來貢

〔按〕覽邦國去西域遠甚無市賈販地多沙磧麻麥之外無他穀山坡圮無峰谿水亦淺陋俗亦好佛勤喜虎有駝馬牛羊市亦用錢

十年淡巴國王佛喝思嚁遣使奉表來朝貢賜金幣

〔按〕淡巴在西南海中其國屋宇秀麗土地廣衍泉甘而水清草木暢茂畜產甚夥城以石築屋以瓦甃王與官跨馬頗有威儀國人勤王種藝紡織抱布男女成務常業市有交易野無寇盜稱樂土矣

西洋鎖里國　鎖里國

洪武三年西洋鎖里國王別里提遣使奉金葉表文貢方物　上喜王敬中國涉海道甚遠賜甚厚

五年正月鎖里國王卜納的遣撒馬牙茶嘉兒的的亦剌丹八兒奉金字表朝貢圖上其土地山川　上曰瑣里世稱遠番涉海而來難計年月其朝貢無論疏數厚往而薄來可也賜大統曆及金織文綺紗羅并使臣有差

永樂元年西洋瑣里瑣里各遣人朝貢免征稅番貨許朝

二十一年西洋十六國遣使千二百人貢方物至京師西洋瑣里貢獨豐美

〔按〕瑣里西海中小國物產甚微有撒哈剌諸布

西洋瑣里近瑣里差大物產大類瑣里

蘇祿國

永樂十五年蘇祿國東王巴都葛叭答剌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妻叭都葛巴剌卜各率其屬三百餘人來金縷表來朝貢珍珠玳瑁諸物賜王冠服玉金帶蟒龍金銀錢鈔綵帛器皿王妃王子女姻戚頭目賜物各有差三王者東王爲尊西峒二王副之東王歸次德州卒賜祭命有司營墓爲文樹碑墓道諡恭定留其妃妾及傔從十人守墓令畢三年還國遣使封其長子都麻含爲東王

十九年遣使來貢

按蘇祿在東南海中人鮮粒食食魚蝦螺蛤短髮纏帛縵煮海爲鹽釀蔗爲酒織竹布爲業氣候常熱

古麻剌國

永樂十八年古麻剌國王幹剌義亦敎奔率妻子及陪臣來朝貢方物請封給印誥仍其舊號行至福州卒謚康靖勅塋閩縣令有司歲致祭

國在東南海中

古里國

永樂三年古里國酋長沙米的遣使朝貢勅封爲古里國王給印誥

五年遣太監鄭和賜王誥幣陞賞其將領有差

是年及七年古里皆遣使朝貢

按古里大國西洋諸番之會去國十萬里西瀕海南距柯枝自柯枝海行可三日至王好浮屠敬象牛老不得子傳外孫否則傳弟無弟外孫傳善行人族類分五種如柯枝王南昆人不食牛將領回回人不食豬大家晨起用牛糞塗地焚牛糞爲灰佩之每旦水調抹額及股

國事皆決於二將領土宜麥多馬俗尚信義行者讓路道不拾遺海濱爲市通諸番用金銀錢以葫蘆爲樂器紅銅絲爲弦歌聲相協婚姻可聽刑無鞭笞輕斷手足重罰金銀毀沒產夷其族有西洋布曰擀黎本出鄰國坎夷巴疋濶四尺五寸色絲間花帨濶五尺產孔雀白鵝馬無蛛鳥諸香常貢金絲寶帶金絲細如髮結花綴八寶珍珠鴉鶻石

滿剌加

永樂三年滿剌加酋長拜里迷蘇剌遣使奉金葉表朝貢
詔封爲滿剌加國王使者言王慕義願同中國屬郡歲
效職貢又請封其國西山詔封爲鎭國之山
九年王率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餘人來朝命官往勞
上御奉天殿宴王賜王帶羽緞鞍馬金銀錢鈔錦綺王
妃冠服子姪僕從賞各有差明年送王還國復使來貢
十二年國王子母幹撒於的兒沙來朝告父卒命嗣封
二十二年宣德九年國王復來朝賜皆厚
正統十年國王數遣使來貢貢道由廣東

天順三年國王無荅弗沙卒子蘇連沙請封遣使行冊
成化十九年遣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乾亨冊封滿剌加國
王溺海死
（按）滿剌加舊名五嶼東南距海西北皆山地瘠鹵故未
稱國隸暹羅歲輸金五千兩既奉我正朔始不隸暹羅
王白布纏首衣青花袍躡皮屨乘轎俗淳朴尚回回教
民舍如暹羅婚喪大類爪哇聯榻趺坐刳木爲舟泛海
而漁旁海人畏龜龍龜龍高四尺四足身負鱗甲露長
牙遇人即嚙嚙即死山有黑虎視虎差小或變人形白
晝入市覺者擒殺之

榜葛剌國

永樂六年榜葛剌國王靄牙思丁來朝貢九年至太倉命
行人往宴勞之
十年詔塞弗丁嗣榜葛剌王賜錦綺襲衣帳幔磁器等物
十二年塞弗丁遣人奉金葉表獻麒麟正統初復來貢
（按）西天有五印度國榜葛剌者東印度也其國地廣人
稠財物豐衍甲諸鄰國國有城郭王及諸官皆回回人
男剃髮白布纏頭圓領長衣束絲帨躡皮履市用銀錢
海臥五嶺山最高大氣候常熱如夏賦十二刑笞杖徙
流官有印章行移軍有糧陰陽醫卜百工技藝類中國

有衣黑白花衫繫帨佩珊瑚琥珀瓔珞繫臂硝子鐲釧
歌舞侑酒者曰根肖速魯奈奈恭儇人也能作百戲以
鐵索繫虎行市中入人家解索坐虎於庭裸而搏虎虎
怒交撲仆虎數回乃已或手投入虎喉虎亦不傷戲已
仍繫之家人爭以肉啖虎勞戲者錢曆無閏風俗朴厚
人好耕植歲二熟產鑌鐵翠羽珊瑚駝馬桼漆紵絲錦
尤多鎗剪最巧利布數種有闊四五尺者薔黑綉勒闊
四尺背面皆毳絨厚可五分即兜羅錦也有樹皮布賦
滑光潤如鹿皮柳葉爲酒檳榔當茶

錫蘭山國

永樂九年遣内官鄭和等諭西洋諸國歸經錫蘭山其國王亞烈苦柰兒發兵絕我歸路和率所領兵二千餘萬間道急攻王城生擒苦奈兒及家屬獻於朝命釋之擇立其屬之賢者時羣臣請誅苦奈兒　上閔蠻夷貪[illegible]不足誅赦之亦遣歸

十年封耶巴乃那為王故王族人也一名不剌葛麻巴忌剌查國人以為賢故封之

正統十年王遣使耶巴剌謨的里啞來朝貢珠寶石

天順三年王葛力生夏剌昔利把交剌惹復遣使朝貢

按錫蘭山在大海中海中有翠藍山最高大自山東南乘風可三日至赤那瑪瑪人穴居男女皆裸若野獸不粒食食芭蕉子波羅蜜魚蝦又西海行可十日至佛堂山泊舟虎濱海山麓有臥佛寺佛幃寶飾極華麗又西北陸行五十里至王居王尚釋重象牛猳牛糞灰塗體飲牛乳不食其肉殺牛者死罪王宮民居日必調牛糞塗地而禮佛國富饒地廣人稠亞於爪哇民上裸下纏帨加壓腰去鬚髮留髮布[■]之女推髻於後縈白布飲食不令人見產青紅黃鴉忽石水晶海淵有珠池土宜稻不宜[■]市用金錢重磨香綺絹青磁器銅錢樟腦

娑羅國

永樂四年娑羅國東王西王各遣使來朝貢珍珠玳瑁瑠璃車渠賜王及妃文綺

按娑羅負山面海人多念佛素食惡殺喜施

阿魯國

永樂五年阿魯國王速魯唐忽先遣滿剌哈三附古里諸國來朝貢命内臣至其國賜王文綺

按阿魯一名啞魯在西南海中土廣人稀物產亦薄

沼納樸兒國

永樂十八年國王亦不剌金數侵榜葛剌國遣使齎勅諭之

按沼納樸兒在印度之中所謂佛國也

彿菻國

洪武四年遣拂菻國故民捏古倫齎詔諭其國主尋遣人來朝貢

按拂菻在嘉峪關外萬餘里其俗土屋無瓦貴臣如王服不尚爭戰貨金銀錢產金銀珠西錦千年棗馬獨峯駝巴欖

柯枝國

永樂二年柯枝國王可亦里遣完者答兒朝貢請封其國大山詔封爲鎮國山御製碑文賜之仍賜國王印誥是時太監鄭和至其國

按柯枝一名阿枝東連大山西北皆海自西南山海西北行一晝夜可至其國王瑣里人也首纏黄白布上不衣下繋絲帨束綵壓腰緞椰木葉苫屋國人五種曰南昆與王同類祝髮綫懸脰爲貴族次回回人次富有財者曰哲地次牙儈曰革全又次卑賤者曰木瓜木瓜濱海而居業漁樵屋簷不得過三尺上衣不過臍途遇南昆哲地即伏候過乃起王尚浮屠敬象牛建寺範金爲佛每旦鳴鐃鼓汲泉灌佛頂數匝已乃禮之有曰濁饑者甚假婆夷也娶妻不剃胎髮縷縷垂後牛糞灰塗體行吹大螺妻隨之乞錢氣候常熱多雨市用金銀錢銀錢十五當金錢一產珠象牙蘇木

古里班卒國

永樂三年古里班卒國人遣人馬的來朝貢

按古里班卒在海中其俗土瘠穀少登其氣候不齊夏多雨雨即寒俗質朴男女披短髮假錦纏頭紅油布繫身物產甚薄

呂宋國

洪武五年呂宋國與瑣里諸國同貢方物

永樂三年呂宋國王遣隔察老來朝貢

萬曆四年呂宋助討逋賊有功來貢貢道由福建

祖法兒國

永樂■年祖法兒國王亞里遣人來朝貢

宣德中又來朝貢

按祖法兒亦名左法兒東南皆海西北重山白右俚西北海行十晝夜可至無城郭俗尚回回殺牲祈禱語言朴實王白布纏頭衣青花絲帨或金錦袍靴履乘轎騎馬前後列象駝馬鼓吹笙笛候常如秋市用金銅錢錢文人形產西馬駝雞鶴頂駝雞福鹿片腦沈香乳香乳香即樹脂諸奇藥以易中國紵絲磁器駝雞如鶴長三四尺腳二指毛如駝行亦如之駝單峰或雙峰皆可乘

磔里國

永樂三年磔里國王遣使馬黑來朝貢

按磔里國在東南海中大洲上洲有諸港通海人淳少訟尚佛物產甚薄

日羅夏治國

日羅夏治國王遣文那打時鎮來朝貢

按日羅夏治海中小國無他奇產產蘇木胡椒人頗知種藝無盜賊崇佛教

麻林國

永樂十三年麻林國王遣使來朝貢麒麟等物

合貓里國

永樂三年合貓里國王遣回回道奴馬高來朝貢

按合貓里地小土瘠國中多山山外大海海饒魚蟲人亦耕種產烏蘇木胡椒

打回國

永樂三年打回國遣麻勿來朝貢

按打回海外小國數為鄰國所苦已乃治兵與鄰國戰戰勝稍得自立

忽魯謨斯國 又云忽魯母思

永樂三年忽魯謨斯國王遣馬剌足來朝貢

按忽魯謨斯在西南海中東南大山國中土厚宜耕種人質直狀貌偉碩喜作佛事皆歌舞惡殺產大馬西洋布獅子駝雞福祿靈羊馬哈獸

甘把里國 又云甘巴里

永樂十二年甘把里國王兜哇剌查遣得名公符符來朝

按甘把里在西海中大島上人多織錦粒食亦鮮食

加異勒國

永樂十年加異勒王者麻里奈那遣使別里采不來朝貢方物宣德間復遣使朝貢

按加異勒西域小種居人不及千家貧窶乏食常荷鄉國

阿哇國

永樂中阿哇國王昌吉剌遣使來朝貢

阿丹國

永樂九年詔中使鄭和賜命阿丹互市

〔按〕阿丹近古俚瀕海可舟行國中富饒有馬步勝兵七八千鄰國畏之

黑葛達國

宣德中黑葛達國人遣十人來朝貢方物

〔按〕黑葛達國小民貧平川廣野草木暢茂俗淳俗尚佛畏刑肆多牛羊交易用銀錢

白葛達國

宣德七年白葛達國王遣和者里一思等朝貢遭風壞舟貢物盡溺和者里一思至京請罪且請冠帶歸見國王庶知其實達闕下可免罪責　上命禮部賜之冠帶俾附鄰國貢舟還復遣和者里一思等諭之曰命令風水豈人力所能制歸語爾王朕嘉王之誠不在於物自今推賢爾誠足矣

〔按〕白葛達海中小國土瘠俗尚佛教

涌山國　南巫里國　急蘭丹國　奇剌尼國

夏剌比國　窟察尼國　魯密國　烏涉剌踢國

彭加那國　捨剌齊國　八可意國　坎巴夷替國

剌撒國　不剌哇國　喃渤利國　木骨都束國

千里達國　沙里灣泥國（以上俱永樂中遣使朝貢）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九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趙鳳昌　訂正

兵部三十三

日本

洪武二年正月遣使以即位詔諭日本諸國賜以璽書

按日本古倭奴國浮中海東倭奴故大西南至海東北大山國主世以王爲姓羣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有附庸國百餘栒邪韓最大其國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少者千多止一二萬皆倭種也漢滅朝鮮通使稱王者三十餘國倭王最雄長者居邪馬臺即邪摩維歷漢魏晉宋隋皆朝貢稍習華音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元世祖使趙良弼招之不至遣忻都范文虎將十萬兵往征至五龍山暴風破舟軍盡沒終元世絕不通

倭寇山東並海郡縣又寇淮安

四月倭寇山沒海島侵掠崇明沿海諸處太倉指揮戴德率兵出海捕之獲倭寇九十二人及其兵器海舟奏聞陞德爲都指揮遣使祭東海之神　戴一作翁

三年三月遣萊州同知趙秩持詔諭日本國王良懷曰朕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自古帝王居中國而治四夷歷代相承咸由斯道惟彼元君漢北胡夷入主中國汙壞彝倫朕荷上天祖宗之佑百神效靈諸將用命收海內之羣雄復前代之疆宇即皇帝位已三年矣比嘗遣使持書飛諭四夷高麗安南占城爪哇西洋瑣里即能順天奉命稱臣入貢既而西域諸種番王各獻良馬來朝俯伏聽命北夷遠遁沙漠將及萬里特遣征虜大將軍率馬步八十萬出塞追獲殲厥渠魁大統已定蠢爾倭夷出沒海濱爲寇已嘗遣問久而不答方將整飭巨舟致罰爾邦俄聞被寇者來歸始知前日之寇非王之意乃命有司暫停造舟之役然或外夷小邪故逆天道不自安分神人共怒天理難容征討之師控弦以待果能革心順命永保承平不亦美乎嗚呼撫順伐逆古今彝憲王其戒之以延爾嗣

四年趙秩等往日本泛海至析木崖入其境關者拒勿納秩以書達其王良懷王乃延秩入秩諭以中國威德而詔旨有責讓其不臣中國語王曰吾國雖處扶桑在扶桑未嘗不慕中國之化而通貢來惟蒙古以戎狄涖華夏而以小國視我我先王曰我夷彼亦夷也乃欲臣妾我而使其使趙姓者訹我以好語初不知其覘國也既

而使者所領水犀數十艘巳環列於海壖賴天地之靈
一時雷霆風波漂溺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
今　天子帝華夏天使亦姓趙豈昔蒙古使者之雲仍
乎亦將沐以好語而襲我也命左右將刃之秩不爲動
徐曰今聖天子神聖文武明燭八表生於華夏而帝華
夏非蒙古比我爲使者非蒙古使者後爾若悖逆不吾
信即先殺我則爾之禍亦不旋踵矣我朝之兵天兵也
無不一當百我朝之戰艦雖蒙古戈船百不當其一況
天命所在人孰能違豈以我朝之以禮懷爾者與蒙古
之襲爾國者比耶於是其王氣沮下堂延秩禮遇有加

即奉表箋稱臣遣其臣僧祖來隨秩入貢詔賜祖來等
文綺帛仍賜良懷大統曆及文綺羅
五年　上諭劉基曰東南尚禪教姑遣明州天寧僧祖闡
　南京瓦官僧無逸開諭之良懷欲留二僧力辭王遣使
　同二僧入貢
倭寇海鹽澉浦溫州又寇福建海上諸郡
六年倭寇登萊　七年寇膠州
五月日本持明與良懷爭立使者齎其國書達中書省貢
　馬及方物而無表文　上命却之其臣亦遣僧貢馬茶
　布刀扇　上曰此私交也亦不受命中書省移文責王

八月靖海侯吳禎捕獲倭寇人船送京師
九年日本屢寇瀕海州縣　上命中書省移文責之良懷
　遣僧歸廷用等奉表貢方物謝罪賜王及使文綺有差
巳而　上以所上表詞不誠復詔諭之
十二年日本來貢無表文安置使人於陝西番寺
十三年日本兩貢皆無表以其征夷將軍源義滿所奉丞
　相書來書倨甚命錮其使
十四年七月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　上却其貢仍命
　以書責之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王居滄溟
之中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己分但知環海爲險限山爲

固肆侮鄰邦縱民爲盜上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
奉至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其微幷視蠢測其以
爲大無乃構隙之源乎王之國自漢魏晉宋梁隋唐宋
之君皆遣使來表貢方物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
王由歸慕意誠故復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搆隙中國則
必受禍如吳大帝晉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征伐俘獲
男女以歸千數百年間往事可鑒也王其審之
日本遣僧入貢乞還安置諸僧使　上曰日本悔謝非還
其使召至京宴賚遣歸時日本納兵貢艘中助逆臣胡
惟庸惟庸敗事發　上乃著祖訓示後世毋與倭通

十六年四月倭寇浙東又寇金鄉平陽
十七年如瑤又來貢坐通惟庸發雲南守禦
二十六年倭寇金鄉
二十七年十月倭寇金州　二十八年四月復寇金州
建文三年九月倭寇浙東
永樂元年日本王源道義遣使入貢　上賜冠服文綺紵
金印
二年日本屢寇濱海郡縣及是遣人來貢并擒獻犯邊賊
二十餘人將致甑中烝死遣通政趙居任賜日本王冠
服文綺金銀古器書畫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舟

貢正副使無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踰數夾帶刀鎗
並以寇論居任還不受日本餽　上喜厚賜之尋命僉
都御史俞士吉賜王印誥冊封爲日本國王詔名其國
之鎮山曰壽安鎮國山　上爲文勒石銘之
四年正月對馬壹岐等島海寇劫掠居民勅道義捕之獲
渠魁以獻而盡殲其類　上嘉其勤誠遣使賫璽書褒
諭之仍賜道義白金千兩綵幣綺繡幣銀壺諸物并海
舟二般
十一月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值倭寇劫沙門
島瑄率衆追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殆盡殺溺死者甚衆

八年源道義卒賜謚恭獻子源義持嗣益奸狡時時令各
島人掠我海上
四月源義持遣使圭密等奉使貢方物謝賜父謚及命襲
爵恩　皇太子監國賜鈔幣有差
九年二月遣使齎諭義持屢殺倭寇賜金織文綺百疋鈔
五十錠　倭寇陷廣東昌化千戶所殺死千戶王偉等
五月倭寇磐石
十五年正月倭寇浙東五月又寇
六月倭船三十二艘泊靖海衛楊村島勅捕倭都督同知
蔡福等會山東都司合兵殄滅勿悞事機

十月將捕倭將士擒寇數十人獻京師賊首皆日本人羣
臣言日本數年不修職貢今賊首乃其國人宜誅之以
正其罪　上乃遣禮部員外郎呂淵等賜勅切責之曰
爾父長天事大職貢不愆先烈之不圖而輕于上國爾
罪必討朕所以隱忍者未爲爾父之恭耳爾其思之
十六年四月呂淵自日本還義持來表謝罪稱其使道歸
時內官張謙及指揮千百戶等官使西洋諸番還至浙江
金鄉衛海上猝遇倭寇官軍在船者纔百六十餘人賊
可四千麾戰七十餘合大敗賊徒殺死無算餘衆遁去
朝廷聞而嘉之賜獎勞賞有差

十七年倭船入王家山島傳烽𤇆至都督劉江率精兵疾
馳入望海堝賊數千人分乘二十舟直抵馬雄島進圍
望海堝江發伏出戰遣奇兵布伏諸山下斷其歸路賊
奔入櫻桃園江合兵圍而攻之斬首七百四十二捕生
八百五十七召江至京封廣寧伯倭自是不敢窺遼東
宣德元年日本遣人來貢人船刀劍不奉我約束　上諭
使臣自後貢無過三舟使人不過三百刀劍毋過三千
否不受
七年以日本貢久不至命中使諭其王尋遣人來貢如約
束受之

八年源義持卒命太監雷春少卿潘賜等吊祭
十年嗣王遣使貢謝
正統四年四月倭奴大寇浙東先是倭得我勘合方物戎
器滿載而來遇官兵矯云入貢貢郎不如期守臣幸無
事輒請俯順夷情主客者爲畫可條奏郎許復貢云不
爲例嗣復再至亦復如之我無備卽肆出殺掠滿載而
歸宣德末年海防益備賊不得間貢稍如約遂許夷至
京師貿賞市易飽恣其欲已而備禦漸疏是年寇大嵩
入桃渚官庾民舍焚刼一空驅掠少壯發掘塚墓束嬰
孩竿上沃以沸湯視其啼號拍手笑樂捕得孕婦卜度
男女刳視中否爲勝負飲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
積骸如陵流血成川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朝廷下
詔備倭命重臣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修戰艦合兵分
番屯駐海上寇盜稍息
七年日本來貢
八年九月倭寇浙東僉事陶成壁飭海道率兵平之
十一年四月倭寇海寧乍浦
成化二年四月倭忽至寧波如我有備矯稱進貢守臣爲
請於朝且欲遣至京楊守陳貽書主客力言其不可許
四年六月日本通事林從傑等三人奏原係寧波府府人

幼被倭賊掠賣與日本爲通事今隨本國使臣入貢將
還乞容便道省祭從之仍禁其勿同使臣至家及私引
中國人通番如違聽有司治罪
五年二月日本使臣回還詐稱海上遭風喪失方物乞給
價回國禮部執奏不與且欲治其通事閉宗達教誘之
罪宗達本奉化人先年逃入海島今隨使來朝　上曰
宗達且不究治若再反覆族其原籍親屬
五月定海衛千戸王鎧言倭夷姦譎時掠海邊見官卽追
捕乃陽爲人貢伺虛則掩襲邊境往者大嵩嘗被其毒
近見使臣淸啟入貢臣恐使回有異謀或爲掩襲之計

乞勅鎮守總督巡海等官設策防禦之兵部因言通者
倭使濟放凌轢館伴殘殺市人迹實桀驁鎮言誠當宜
移文備倭巡海等官令督緣邊官軍務振軍容嚴斥堠
以防其姦
十三年二月日本入貢　二十年日本遣周瑋等來貢
弘治八年日本壽蓂來貢
正德四年七月日本南海會遣使來貢
六年六月日本遣宋素卿源永壽來貢求祀孔子儀注不
許鄞人朱澄告言素卿本澄從子叛附夷人守臣以聞
主客以素卿正使釋之令諭王效順無侵邊

按素卿者即朱縞也逃入倭有寵於王易姓名充使其
族人相與耳目為姦利守臣白發之素卿厚賄閹瑾賜
飛魚服遣歸
八年日本僧佳𢠅等來貢
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貢使大掠寧紹諸處時國王源義植
幼闇無道國人不服政在大夫諸道爭貢左京兆內藝
興遣僧宗設求貢而右京兆細川高亦遣僧瑞佐來與
宋素卿偕先後至寧波市舶故事凡番貢至者閱貨宴
席並以報至先後為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奸狡通市舶
太監賴恩饋寶萬計恩令先閱瑞佐貨宴又令坐宗
設上宗設不平即席間與瑞佐忿爭相仇殺恩又以素
卿故陰助瑞佐授之兵使宗設衆強益鬭焚嘉賓堂劫
東庫逐瑞佐至紹興府城索瑞佐不得殺掠至
西霍山洋殺總督備倭指揮劉錦千戶張鏜綁去指揮
袁璡百戶劉恩又自育王嶺逃至小山浦殺百戶胡源
大掠寧波奪舟去
禮部言日本宋素卿來朝勘合乃　孝廟時所降其　武
廟時勘合稱為宗設奪去恐未可信不宜容其入朝但
二夷相殺釁起宗設而素卿之黨被殺甚衆雖素卿以
華從夷事在幼年而長知效順已蒙　武宗宥免替咨

再閱惟令鎮守等官督諭素卿回國移咨國王令其查
明勘合自行究治待當貢之年奏請議處報而給事中
張翀御史熊蘭等言各夷懷奸仇殺專于犯順乞明正
其罪　上命繫素卿及宗設夷寘於獄待報論決乃令
鎮巡官詳鞫各夷情偽以聞
十一月給事中夏言等言鄉者倭夷入貢肆行叛逆地方
各官不能先事剿捕而前後章奏言辭多遁功罪未明
該部按據來文遽就議擬雖云行勘亦非故常乞勅風
力近臣重行覆勘且寧波係倭夷入貢之路法制具存
尚且敗事其諸沿海備倭衙門廢弛可知宜令所遣官

由山東循淮揚歷閩浙以極於廣會同巡撫逐一按視預爲區畫其倭夷應否通貢絕約事宜乞下廷臣集議得旨差風力科臣一員其餘事宜兵部議處以聞乃遣給事中劉穆往按其事

宋素卿等伏誅初宗設肆掠後匿入海島無可踪跡獨素卿瑞佐就執下獄待訊廷議備責沿海備倭官緝捕宗設無所得而朝鮮國王李懌奏稱倭奴入犯上國至殺官兵不伏天誅偷生到境仰仗皇威剿殺幾盡今將賊倭二俘仲林望古多羅首級三十三顆及長箭船隻等物并華人被虜者王漾等八人獻之闕下　上命給事

中劉穆御史王道按覆之乃發仲林望等至浙江令與素卿對簿備鞫遣貢先後及符驗真僞獄既具乃論素卿叛正仲林望古多羅故殺各斬瑞佐等釋還本國失事人員各論戍奪作有差

遣日本夷僧妙賀等各歸國勅諭日本國王以宋素卿仲林望等究叛就戮妙賀等無罪以禮遣還其元惡宗設及佐謀倡亂數人亟捕繫傳送中國以聽天討餘並國治虜去人民仍優恤送歸不者將閉絕貢路徐議征討時有琉球貢使鄭繩歸國即令賫勅傳諭之

十八年日本國王源義晴復遣使來貢

十九年源義晴差使碩鼎等來貢馬及獻方物宴賞如例又加賜國王王妃使臣方物各給以價因乞給賜嘉靖新勘合及歸素卿等　原留貢物言官論其不可　上命禮部會兵刑二部都察院僉議以聞禮言事情譎詐難信勘合令將舊給繳完始易以新素卿等罪惡深重貨物已經入官俱不宜許以後貢期貢船違例者阻回將遣使者歸國仍飭沿海備倭衙門嚴爲之備從之

二十三年日本使釋壽光等復來稱貢禮部言日本例十年一貢今貢未及期且無表文并正使難以憑信宜照例阻回其方物收候作下次貢儀移文本國知會詔如

例阻回方物仍令本夷帶還各該所司省發起程既而各夷嗜中國財物相貿易延歲月不肯去巡按浙江御史高節請治沿海巡視備倭等官故縱之罪從之

二十五年倭寇寧台仍嘉靖元年罷市舶凡番貨至輒賒與奸商久之奸商欺負不肯償番人泊近島遣人坐索不得番人乏食出沒海上爲盜久之百餘艘盤據海洋日掠我海濱不肯去小民好亂者相率入海從倭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皆爲倭奸細爲之鄉導於是王五峰徐必溪毛海峰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攻城掠邑莫敢誰何浙

東大衆至足巡按御史陳九德請罷大臣兼制浙福乃
以朱紈爲都御史巡撫浙江兼領福興泉漳紈任怨任
勞嚴禁閩浙諸通番勾引主藏者凡隻檣併艎一切毀
之時浙人通番皆自寧波定海出洋閩人通番皆自漳
州月港出洋往往諸達官家爲之張截良賈貨物舉命
入舟紈因上言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
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於是福建海道副使柯喬
都司盧鏜捕獲通番九十餘人紈欲禁止令行遂旅牌
督決於演武場一時通番稍息而巨姓諸不便者大讙
詆誣惑亂觀聽諷御史周亮給事葉鏜奏改紈爲巡視

從之紈尋罷卒

二十七年源義晴差正使周良等來朝貢方物宴賚有差
以白金錦綺報賜其王及妃時良等不及貢期以六百
餘人駕海舟百餘艘入浙江界求詣闕朝貢巡撫朱紈
以聞禮部以倭夷入貢舊例以十年爲期來者無得踰
百人舟無得過三艘乃良等先期求貢舟人皆倍數於
前情實叵測宜令紈循十八年例起送五十人赴京餘
留嘉賓館量加賞犒着令回國報可已而紈力陳不便
狀禮部欲賞其百人如例非正額者皆罷勿賞良因自
陳貢舟高大勢須五百人中國商舶入夷中往往匿海
島爲寇故增一艘者護舟故也非敢故違明制禮部不
得已請百人之外各量加賞犒百人之制彼國勢難遵
行請相其貢舟斟酌又良等持弘治勘合十五道言其
餘七十五道爲宋素卿子宋一所盜捕之不得正德勘
合留五十道爲信以待新者而以四十道來還部覈其
簿籍脫落故勘合多未繳請勿予新者令異時入貢持
所留正德勘合四十道但存十道爲信始以新者予之
而宋一所盜責令捕索以獻報可

三十一年四月倭寇台州巡按御史機知事武偉禦之偉
突入賊中伏發衆潰偉死之

初朱紈既卒罷巡撫不復設又以御史宿應參之請復寬
海禁而舶主土豪益連結倭賈爲奸日甚官司以目覩
莫敢誰何有王直者徽人也以事亡命走海上爲舶主
渠魁倭奴愛服之其黨徐學毛勳徐海彭老等不下數
千人俱列兵近港乘巨艦爲木砦且築屋港上諸山將
時出入近洋掠我居民至是遂登陸犯台州破黃巖縣
殺掠慘甚復四散大掠象山定海諸處浙東爲之騷動
矣按王直即五峯徐海即明山毛勳即海峯也毛勳以王直養子冒王激

六月浙江巡按御史林應箕奏倭寇焚劫地方狀因參署
海道副使李文進分巡副使谷嶠僉事李廷松參議李

寵顧問備倭把總等官周應禎周奎楊材等各失事當
治給由海道副使丁湛新推備倭指揮張鈇皆臨事規
避宜並罰於是給事中王國禎御史朱瑞登交章請復
設都御史疏下吏兵二部覆議國禎等言是但巡視都
御史必當兼假以巡撫總督之權使之節制諸省方可
責其成功其閩浙兩省仍各添設叅將一員駐箚邊海
地方　上從其議暫設巡視浙江兼管福興漳泉提督
軍務大臣一員督兵勦賊其兼管巡撫等項須待賊平
議處叅將准添設丁湛能爲民以李文進代之張鈇革
回原衛以周應禎代之仍各同李龍顧問谷嶠李廷松

周奎楊材等住俸戴罪殺賊林應箕樑準尋勅官給由
離任令奪俸三月
七月以都御史王忬巡視浙江海道及福興漳泉地方尋
改巡撫
三十二年三月王忬督兵破倭寇於普陀諸山初都指揮
盧鏜坐都御史朱紈事尹鳳坐賊泉俱繫獄忬請知其
能表釋之以爲副將募沿海壯民及徵狼土兵分帥之
日駕艦激勵欲得其死力而倭魁王直等結砦海中普
陀諸山嶴時出近洋襲我軍忬偵知之乃遣叅將俞大
猷帥鋭兵先發而湯克寬以巨艘繼之徑趨倭砦縱火
焚其廬舍賊倉皇覓艅艎走我兵隨擊大破之斬首五
十餘級生擒首四十三人焚溺死者無算忽颶風發兵
亂渠魁王直率衆乘間遁去都指揮尹鳳復以閩兵邀
擊于表頭北茭諸洋斬首百餘級生俘二百餘人先後
以捷聞賜白金文綺有差
四月倭攻破昌國衛屯據凡五日俞大猷以舟師攻退
有蕭顯者尤桀狡率勁倭四百餘人攻吳淞江所南滙
所俱破之暑掠楹修分兵掠江陰圍嘉定太倉已而王
忬遣盧鏜倍道掩擊斬蕭顯餘衆復奔入浙
倭寇破臨山衛乘勝西犯松陽知縣羅拱辰督處州兵禦

却之賊浮海走叅將俞大猷以舟師邀擊斬首六十九
級
倭攻福寧州秦嶼所破之大掠而去
江北倭掠海州殺二百餘人
五月倭圍叅將湯克寬叅政潘恩僉事姜廷頤於海鹽環
四門攻之不克縱火焚城樓及民屋數百間而去
倭攻乍浦所知縣羅拱辰復督兵來援倭引去流劫奉
化寧化諸處克寬追圍於獨山民家以火焚之賊半死
餘衆奪道走遁於海
倭復入上海知縣喻顯科逃指揮武尚文縣丞宋鰲戰縣

衛中不勝死之賊據城數月焚廬廨略盡

南科賀涇奏倭犯浙東以防守窩泊寶山窺蘇湖窩通京口瓜儀運道咽喉宜添總兵住劄吏部李默奏添官兼銜以屠大山爲督儲撫應天

兵部議遣將領分屯要地令四司官分行點劄而列官兵龍江關命職方郎中阮㞦屋苦衆持首鼠乃推恍諷度陰訶虛實以爲備禦

時諸倭巢穴既燬王直徐海等奔散四出倏忽千里於是自台溫嘉湖寧紹蘇松淮楊十郡俱罹其害同時告急兪大猷湯克寬雖智勇可任而江南人素柔軟倭揮雙

刀銀光耀日望風奔潰倒戈就戮死者相枕刑截而去當時文武吏不能以軍法繩下有司往往以軍法脅富人巧索橫歛指一科十折行城守輸穢頗多乾沒十不給一廉謹者又以吳人善謗束手不敢動一錢給賞遂致公私坐困戰守無策寇來不支始釋柯喬起盧鏜而賊船彌滿海上自閏三月登岸至六月旋留內地凡三月遂至攻陷昌國臨山霩衢乍浦青村南匯吳松江寨嶼諸衛所圍海鹽太倉嘉定長洲入上海掠華亭崇明靑浦海寧餘姚定海象山慈谿山陰會稽臨海平湖嘉興黃巖諸縣金山錢倉諸所鄉鎭焚掠殆盡

有失船倭四十八突至平湖海鹽焚掠官兵禦之皆敗績殺一把總四指揮及百戶縣丞竟奪舟去

六月應天巡撫彭黯巡按陶承學等言倭勢日熾非江南脆弱之兵永平統衿之將所可辦請得便宜調山東福建等處勁兵及勅巡視浙江都御史王忬督官兵船艦角攻剿疏下兵部覆山東陸兵不諳水鬬福建海滄月港亦在戒嚴豈能分兵外援宜令縣等就近調處州杭兵一二千名仍隨宜募所屬濱海郎縣義勇鄉夫分布防禦并請命王忬互相應援其應用兵船糧餉器械火藥許徵發所在支用南京署兵部尚書孫應奎亦言倭

夷劫掠漸近留都沿江津隘已議調官軍防守應用甲仗糧餉乞命南京戶工二部給發　上允之

七月太平府同知陳璋等統兵敗倭斬首千餘級餘寇出境浮海東遁應天巡撫彭黯浙福巡撫王忬以聞旣而擢蘇州同知任環整飭蘇松兵備陳璋共贊軍務立有戰功以與時相忤僅蒙欽賞而已

十月自倭衆東遁後江南稍寧惟崇明南沙泊失風倭幾三百人舟壞不能去參將湯克寬及僉事任環張兵守之日久不克克寬復督邳漳等兵擊之敗績亡卒四百餘人

先是倭賊百餘由華亭縣崇缺登岸流刼成木涇金山衛
等處至是移舟泊寶山參將湯克寬引舟師追擊及於
高家嘴燬其舟斬七十三級生擒十四人
有倭舟失風飄至興化府南日舊寨登岸流刼殺千戶葉
巨卿把總指揮張棟督舟師擊倭走據山知府董士弘
糾民兵獵戶與棟等合勢剿賊殲之是時海洋並岸諸
島多栖寇舟有眞倭阻風汛不復歸者有沿海奸民搶
江南族候來歲倭至者未幾南日寨復有三舟登岸棟
士弘擊之引去擒賊數人皆眞倭比泉州舟兵巡海攻
賊於石圳澳深泥灣等處凡再戰擒賊四十餘人則皆

臨海漳浦揭陽等縣人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
叛逆居十七也
三十三年正月時倭據太倉南沙五月餘官軍列艦海口
圍之數重不能破軍中多疾疫乃佯棄數舟開壁東南
縱賊遂潰圍出海轉掠蘇松各州縣
三月南直隸續至倭寇二千餘自南沙登岸分掠蘇松諸
處參將湯克寬帥兵擊敗之於採淘港斬首百八十級
參將俞大猷督兵勦普陀山倭寇我軍半登賊突出乘之
殺武舉火斌等三百餘人
蘇松倭掠民舟入海趨江北大掠海門如皐通州焚各鹽
場至揚州殺一同知一千戶有飄入青徐者山東大震
復以盧鏜爲參將俞大猷爲浙直總兵
先是巡撫王忬奏薦盧鏜爲參將鎮閩代克寬閩人故
忌鏜劾鏜兇險不可用罷之而沿海大猾且言忬令大
猷搗巢非計欲搖動忬忬不爲動已而南京各官薦復
用鏜大猷將帥稱得人云
以尚書張經總督浙福江南北軍務時朝議欲徵狼土兵
剿寇以經嘗督兩廣有威惠爲狼兵所戴故用之經請
調永順保靖等宣慰司各率兵剿賊
四月倭寇自海鹽趨嘉興參將盧鏜等帥兵禦之稍却次

日復戰於孟宗堰伏發殺官軍四百人溺死五百人都
司周應禎指揮李元律千戶薛綱宋應斯等俱死之賊
乘勝入據石墩山分兵四掠
倭寇攻嘉興府城副使陳宗夔帥兵禦却之焚其舟賊遯
入乍浦與長沙灣寇合犯海寧諸縣
倭寇自嘉興東掠入海至崇明夜襲破其城知縣唐一岑
死之
初通州河之役賊兵僅百餘人鹽徒及脇從者千餘人時
參將解明道擁衆兵居城中揚州府同知朱哀僕守
備張壽松軍戍外鳳陽巡撫鄭曉發兵往援檄原任都

指揮月餘將之輸聲以非朝命不至乃更檄兩淮選鋒
馬餘原任守備陳浄往命千戶洪依等合復城內外兵
無策應者依等孤軍敗與千戶文昌齡王烈皆死至是
總上疏言狀因請治明道等畏怯輸推避之罪得 旨
洪依文昌齡王烈俱贈指揮同知子孫陞襲隸明道與
壽松等職各戴罪立功輸令巡按御史逮至京問
兵部覆巡按直隸御史孫愼言浙江江北諸郡倭患方殷
條於二三月間所在告急皆標界失人罪令不嚴所致
乞勅巡撫廣大山收召忠勇之士申明 軍令罰仍榜
諭沿海居民有能奮勇殺賊者如軍功陞賞所得倭器

悉以與之計擒首賊者請奏陞指揮僉事世襲一切軍
費悉從便宜區處督糧恭政翁大立無事令來往蘇松
常鎮催給糧餉有事仍住松江以便調度詔以其議屬
大山舉行仍令赴任不許遷輟
倭自崇明進海蘇州城大掠府給事中王國禎上禦倭方
畧言懸賞招降誠首王直非計兵部尚書聶豹覆言海
賊與山賊異山賊有巢穴可以力攻海賊乘風飄忽難
息千里難以力取臣聞王直本徽人以通番入海得罪
後嘗爲官軍擒斬海寇陳嶼主等及餘黨二三百人欲
以自贖當時有司不急收之遂貽今日大患故做岳飛

官楊幺貴佐故事懸賞購募以賊攻賊非輕王爵以示
弱也 上以國禎言是令一意剿賊會從願降者待以
不死賊首不赦
六月福建官兵捕得漳州通倭賊蘇老等三十餘人誅之
倭寇由吳江轉掠嘉興都指揮夏光督兵禦之背王江涇
而陣賊衆鼓譟而前我兵大潰光急入舟中流矢溺死
七月蘇州倭寇至嘉善縣趨松江出海總兵俞大猷擊敗
之於吳淞所擒七人斬首二十三級
八月倭寇自嘉興還屯採淘港柘林等處進薄嘉定城會
募兵參將李逢時許國以山東民鎗手六千人至與賊

遇於新涇橋逢時率其麾下先進敗之賊退據羅店鎮
官軍追及之擒斬八十餘人
山東兵復追擊倭寇至採淘港乘勝深入伏起我兵大潰
溺水死者千人指揮劉勇等死之初新涇之捷李逢時
功最許國恨逢時與之同事而不先約已乃別從間道
襲賊欲以奪逢時功會暴大雨劉勇等兵先陷沒諸軍
繼之皆倉卒不能遂大敗
刑部主事郭仁以賊首王直挾倭奴亂海上引 祖宗諭
三佛齊故事請勅令朝鮮宣諭日本國王下兵部覆言
宣諭乃國體所關最宜愼重蓋倭寇方得志恣肆比之

往者奋爲猖獗恐未可以言語化誨懷服也若循夏之
罪未懲而遽以撫諭非所以蓄威斜引之黨未得而責
以斂戢非所以崇體矧今簡將練兵皆有次第待其畏
威悔罪然後　皇上擴天地之仁頒恩諭以容其更生
未爲晚也且　祖宗時三佛齊止因阻絕商旅非有倭
奴匪茹之罪朝鮮近上表獻俘心存敵愾如復令其宣
諭恐亦非其心矣臣竊以爲不便　上從部議
十月命錦衣衛械繫原任應天巡撫屠大山參將許國李
逢時副總兵解明道至京訊治先是採淘港之役坐兩
將不相能各兵趨利不止致垂成而敗時明道督水兵

泊海口坐視不救大山方稱疾不視事至是御史張師
价以敗書聞請治大山逢時國明道各失事罪總督張
經因論山東監軍參政許大倫副使劉臣紀律不嚴亦
宜量罰於是大山逮至獄爲民明道等坐失律罪斬大
倫臣降三級邊方用已東兵見主將被逮懼罪思歸稍
自引去總督張經請下有司追捕兵部言此輩俱係北
土烏合之兵驅之蘇松水澤之地固不相宜今悉遣之
詔可
浙江巡按御史胡宗憲奏上十月至十一月倭寇自捷跳
所分掠紹興各縣水路官兵前後擒斬三百餘人請錄
巡撫都御史李天寵總兵俞大猷原任副使陳宗夔陳
應魁等功　上從部覆令先賞天寵等銀幣其所擬功
次下御史再勘
三十四年二月應天巡撫周珫言禦倭有十難有三策其
十難謂去來倏忽難測海涯曼衍難守水陸分錯難戰
鬼蜮變詐難知壁壘堅久難備居民柔脆難使土地瀉
鹵難城主客兵力難恃芻糧匱乏難措將領驕惰難任
其三策謂據海上險前馬蹟諸扼倭夷出沒之路置福
船二百倉山船三百與兩浙兵船會哨於諸島之間來
則擊之去則躡之制人而不制于人上也以健船五百

逸哨於蘇州海口選土兵萬餘列戍於松江之蓮塘俟
賊登岸而掩擊之中也集松江輕舸五六百艘遊哨於
黃浦吳淞太湖小港之間使賊步不敢深入舟不敢橫
行下也更請趣調狼兵土兵源兵兩淮浙餘鹽銀十萬
兩貳備南贛軍餉九萬兩爲犒賞之需兵部覆奏從之
工部侍郎趙文華疏陳備倭七事一祀海神一降德音一
增水軍一差田賦一募餘力一遣視師一察賊情疏下
部覆請祀海神降德音增水軍募餘力察賊情俱有裨
軍政下督臣酌行差田賦恐致擾民遣視師宜行總督
張經與率諸軍不必別遣會崑山致仕侍郎朱隆禧

奏請添設巡視福建都御史并開互市之禁　上諭閣
臣曰南北兩欺不宜怠視本兵若罔知者文華陛辭二
臣之詭似不同泛奏者當有依焉今南破北虜豈爲國
之道耶祖宗敎養深恩豈以怨謗時若而忘先聖大德
卿等其集兵部科臣示朕此意令盡忠猷以告於是兵
部尚書聶豹等震懼請罪言文華之疏臣度其可行者
巳奏可之其事有窒戾者亦復疏陳其畧至如陛辭所
奏設巡視科臣謂官多民擾其云開互市科臣亦謂示
弱兼以北虜之市爲監皆數發之且非歲文華巳有市
舶之議戶部所在守臣計處至今未報臣惟　祖宗制

倭絕其朝貢至以勳臣出鎮海波始清當時絕不言及
市舶意良有謂且浙直兵力脆弱所恃徵調以策應緩
急者獨有漳泉兵耳若更設巡視閩中則人懷自顧漳
泉之兵豈得復爲蘇松兩浙之用今兵力四集南倭似
有可平之漸而宜大諸境邊臣亦各矢力奮敵是殺北
虜之謀倘所作不効則當治諸臣及臣等之罪疏入得
旨南北兩欺倭賊殘毀地方尤甚非下諭求平剿長策
欲豹等入告忠猷今此疏何有忠猷之告其更赤心計
處以聞於是豹益皇恐因上便宜五事　上曰爾等職
任本兵坐視賊欺不能設一策平剿又未諭問郤介泛
言具對撫拾舊文塞責豹姑降俸二級侍郎翁溥等各
奪俸半年所司郎中張重降二級調外任餘各奪俸二
月巳復降勅切責張經師久罔效令其嚴督諸臣亟爲
剿賊安民如再因循重治不貸
三月兵部覆浙江巡按御史胡宗憲疏言　正月朔柘林倭
賊舟犯乍浦海寧攻陷崇德又轉掠塘栖新市横塘雙
林等處復攻德清殺把總梁鶚指揮周全孫彝百戶陸
陵周應辰楚問陶一貫等請正失事諸臣之罪并錄有
功及死事者　上以城陷失事重大命巡按御史逮崇
德知縣蔡本端解京訊治參將湯克寬把總指揮丁僅

下督撫先取死罪招題撫李天寵都指揮吳韶邵昇領
兵僉事羅拱辰俱停俸戴罪殺賊奪副總兵俞大猷及
參將謝少南兵備副使陳應魁僉事淩雲翼等俸三月
下指揮寺官李上等七人於按臣問周全等陶一貫各
蔭敍如例獲功知縣楊芷千戶曾勇監生喬鐘等各令
軍門獎賞有差巳逮本端至坐失陷城治論戍
四月廣西田州土官婦瓦氏引狼土兵應調至蘇州總督
張經分配總兵俞大猷等殺賊奏聞部覆瓦氏及其孫
岑大壽大祿各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餘令軍門獎賞
命趙文華祀海神是時倭據川沙窪柘林爲巢經冬涉春

新倭復日有至者地方甚恐及聞狼兵至人心稍安戚
分衆三千餘過金山衛總兵俞大猷遣遊擊白泫等及
兎氏兵邀擊之稍有斬獲文華至松江因謂狼兵果可
用厚犒之激使進剿至漕涇遇倭數百人鼓衆衝戰不
勝頭目鍾富黃維等十四人俱死失亡甚衆於是賊知
狼兵不足畏復奔犯浙江肆掠如故矣

胡宗憲言往時日本入貢多不及期請待其復來得以便
宜謝遣仍令有司移檄於王問以島夷入寇之狀兵部
尚書楊博覆言令被臣移檄日本國王問何人倡亂令
於半年間立法約制號召還國即見忠款雖貢期亦及

必為奏請否則是陽為入貢陰蓄異謀也　上是其議

廣東賊徐銓方武等與海賊王直糾結倭夷縱橫海上兩
廣總督鄭絅象賢檄海道副使汪柏等督戰銓等就戮前
後斬首千二百餘級海濱頗靖

倭犯江北淮揚等處前後由通州之餘東場海門之東來
港地方登岸流劫狼山利河等鎮呂四餘西等場

江北倭突入通州南門燒民屋二十餘間而去

三丈浦倭賊分衆掠常熟江陰村鎮兵備任環督保靖土
兵千餘及知縣王秩指揮孔紀分統官民兵三千攻其
巢破之斬首五十餘級燒賊船二十七隻賊奔江陰

川沙窪倭駕舟出海官兵縱火焚其巢幾盪賊舟一至戚
家墩遊擊白泫劉恩至獲之斬首三十七級是日江陰
賊亦出江東道

五月柘林倭合新倭四千餘人突犯嘉興總督張經外遣
參將盧鏜等督狼土等兵水陸擊之保靖宣慰使彭藎
臣與賊遇於石塘灣大戰敗之賊逕北走平望副總兵
俞大猷以永順宣慰司官舍彭翼南邀擊之敗奔回王
江涇保靖兵復擊其後賊遂大潰諸軍共擒斬首一千
九百八十有奇溺水及走死者甚衆餘賊不及數百奔
歸柘林自有倭患來此第一功云

倭五十餘人自山東日照流劫東安衛至淮安贛榆復自
贛榆流劫沭陽桃源等處至清河阻雨徐邳官兵夾道
蹙之殲於馬頭鎮民家斬首四十一級此賊自日照登
岸以數十人流害兩省殺戮千餘人至是始滅

倭舟三十餘艘衆約千餘人自海洋突犯蘇州青村所攻
城不克遂縱火自焚其舟登岸肆劫是時新倭復大至
自青村外若南沙小烏口浪港諸處悉有賊至泊岸即
舍舟殺劫官兵稍稍逼之乃合勢犯蘇州陸涇壩及婁
門南京都督周于德引兵來援一戰而敗鎮撫蔡寬臣
被殺賊遂衆分其中為二一由齊門撞馬頭向北轉掠

尉墅圖長洲五都地一由胥門木瀆而南轉掠吳縣橫涇延蔓常熟江陰無錫之境出入太湖莫能禦者

南京御史屠仲律條上禦倭五事一絕亂源言宜禁放洋巨艦窩藏巨家及下海奸民二防海口言宜守平陽港拒黃花澳據海門之險則不得犯溫台寨寧海關絕湖口瀆遏三江之口則不得窺寧紹把鱉子門則不得近杭州防吳淞江備劉家河則不得掩蘇松嘉興三責守令言宜責江南守令當以訓練土兵保全境土為殿最四議調發言近日徵調各處民兵無慮數萬而膚功不奏坐不善用兵之十弊五作勇敢言沿海如沙民鹽徒

打生手及村庄悍夫皆勇悍可用宜獎諭收錄令併力戰守報部議行之

詔逮總督張經及參將湯克寬械繫來京以趙文華劾也倭自去歲據松江柘林川沙窪二處為巢縱橫肆掠周圍數百里間焚屠殆徧水陸兵無敢近者是年春田州土官婦瓦氏及東蘭南丹那地歸順等州狼兵六千餘名承經調至狼兵輕慓嗜利聞倭富有財貨亟欲取之居民亦苦倭寇暴朝夕冀倖一戰文華既至嘉興屢趣經亟徵狼兵勦滅經言賊狡且衆今徵召四方兵獨狼兵先至耳此兵勇進而易潰萬一失利即駭遠近觀聽姑俟保靖永順土兵至合力夾攻庶保萬全文華再三言經終守便宜不聽文華劾經玩寇殃民畏賊失機冀於湯克寬謀言欲俟倭飽載出洋以水兵掠餘賊報功塞責耳宜亟治以紓江南大禍　上以問大學士嚴嵩對與如文華言且謂蘇松人怨經不可復留宜與克寬俱逮京鞫訊以懲欺怠克寬遂併得罪尋以巡撫應天都御史周珫為兵部右侍郎仍兼原職代經總督

原屯川沙窪倭賊復突犯闕港周浦等處奪舟過浦分掠泗涇北幹山僉事董邦政遊擊周藩引兵追擊遇賊驚潰藩被創死軍士死傷者幾三百人賊遂屯駐石塘橋

流劫崑山石浦諸鎮

提督浙福都御史李天寵以四月間金山衛之敗來聞因參副總兵俞大猷統調集重兵失機僨事以致流毒浙省　上從其疏曰俞大猷統狼領兵萬餘不行進勦致賊猖獗亦當重治姑奪職充為事官戴罪殺賊

總督都御史張經以平望王江涇大捷來聞於是給事中李用敬閻望雲顧弘潞袁世榮高敏宇等因言經與倭失事罪之誠當但今獲首功一千計正倭奴奪氣我兵激奮之時宜乘勢搗柘林川沙窪之巢以殲醜類若復易帥恐悞機宜請姑召還錦衣使者待進兵後視其成

續與否從而逮經加罪未晚也　上覽疏大怒手批曰
張經欺怠不忠聞文華之奏乃方有此一戰是何心也
此賊黨奸惡直沮法怨上罪不可貸乃命錦衣衛執用
敬等各杖五十黜為民已而　上心疑之以問嚴嵩
言此事臣昨問徐階呂本二臣以鄉郡被倭悉知其
皆怨經養寇損威殃民糜餉不逮問無以正法罪狼兵
初至氣銳經禁久不進尾氏憤曰我自備糧糗不效尺
寸何以歸見鄉黨及賊逸甚多地方震恐文華憤不能
平與御史胡宗憲合謀督兵追賊經聞繼至今次文華
誠忘身殉國然亦懸按力宗憲勇敢有膽略親擐甲臨

戎以致克捷此實　上天垂祐所致　皇上昨諭欲遣
官賜文華銀幣以壯彼威仰見激勵臣工至意但宗憲
功同希亦賜一賞使彼地之人知日月之明無遠不照
功者勸罪者懼矣　上乃諭禮部曰昨文華不言賊情
未免又誤可令勤忠督討仰贊玄威其遣衛官一員齎
賜文華宗憲及尾氏銀幣有差

趙文華疏報捷謂前月倭犯嘉興御史胡宗憲先中以藥
酒擊敗之僉大猷率永順宣慰彭翼南等又敗之於王
江涇擒斬千餘人參政任環又敗之於常熟斬首五
十級焚其舟二十七而金山衛等斬獲亦不下二百賊
巢蕩平有期矣兵部言據此捷奏兵威稍揚人心正奮
然在浙江則餘黨未殄在松江則舊巢尤在宜乘勝逐
捕以靖地方請先賞將士用命者　上命賞彭翼南等
四人各銀幣餘軍門領賞

倭寇常熟屢攻不克移舟泊三里橋知縣王鈇及鄉官參
政錢泮率耆民家兵追賊及於上滄港為賊所掩擊俱
死其民丁僅有脫者巡按御史金瀨上其事　上憫二
臣死事詔贈鈇為太僕少卿泮光祿卿各廕一子錦衣
百戶世襲賜祭立祠有司歲時享祀

趙文華復疏陳倭夷出沒之形并劾巡撫周珫總兵白弦

僉事董邦政等縱寇逃師使令賊奔潰餘孽復張因言
巡按御史胡宗憲才志異常安危可寄宜亟付以大任
兵部覆議　上責珫統重兵不能擒斬遏賊致賊猖獗
師本當逮治第時方用人姑停珫俸擬法及邦政職充
為事官戴罪殺賊如更忽縱罪無赦宗憲俟論功之日
不次超擢文華命督師參奏僨事者勿畏避

六月倭賊百餘自上虞爵谿所登岸突犯會稽高埠奪民
居樓房據之知府劉錫千戶徐子懿等分兵圍守賊潛
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鄉官御史錢鯨遇於壘
滿見殺賊遂流劫杭州而西歷於潛昌化內地大駭

倭遁掠江陰蔡涇閘分衆犯唐頭知縣錢錞統狼兵禦之遇賊於九里山時已薄暮雷雨大作伏兵四起狼兵悉奔惟錞及民兵八人盡死於賊按臣上其事詔贈錞光祿少卿蔭子賜祭立祠死所

勅浙直總督周珫浙江巡撫李天寵爲民以侍郎楊宜兼僉都御史代珫以御史胡宗憲代天寵先是　上聞珫疾甚又以天寵嗜酒廢事遂併黜之乃命趙文華悉心督察命禮部鑄督察關防馳賜之

三板沙倭賊奪民船出洋參政任環督總兵俞大猷引舟師追擊於馬蹟山擒倭首灘徐貴及賊五十七人斬首

九十三級是日倭舟被海風飄回者五十人屯嘉定民家環率兵攻之不克乃投火民舍焚之賊盡死既而環有親喪按臣周如斗以倭寇未平請留之詔奪情任事如故

七月倭犯南京先是商埠逃倭自杭州西掠至淳安僅六十餘人以浙兵遁急突入歙縣流劫至南陵趨太平府時操江都御史駐太平督兵禦之賊引而東犯江寧鎮守備遣指揮朱襄等率勇士數百人出時賊已至板橋襄等怠縱不知袒裼縱酒一遇賊盡爲所殲羣賊沿途殺人由安德鳳臺夾崗各門外郷落搶掠趨秣陵關時應天推官羅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遂過關而去

趙文華言始者賊逸松江也宣慰彭蓋臣等與賊相持十若夜賊遁蘇州蓋臣及俞大猷任環合兵追之於陸涇壩斬首五六百級兵勢稍振頃二司兵失利而賊遂散逸一犯宜興一犯長興勢復猖獗良由我兵寡勢分士氣不揚耳臣以爲蓋臣等報效之勤宜勞寇至蘇州我軍盡云火器委諸賊中而又海上福滄等州七十餘船皆爲賊燬臣以爲諸臣失事之罪宜問兵部覆議　上命降勅獎勵彭蓋臣彭明輔各賜銀二十兩紵絲一表

司官舍彭翼南准實役生員彭守忠給與冠帶其福滄兵船被燬失事令按臣覈實以聞

巡按直隸御史周如斗因常熟之敗疏言越浦之寇蔓延內地流毒川涞諸臣防禦失策致鎮撫孫憲臣身嬰賊鋒知縣王鈇郡官錢泮繼及於難前後雖有小捷所喪敗實多因參兵備副使任環功不掩過海防僉事董邦政罪浮於功及巡捕同知王如璜把總婁且等失守慢防之咎請卹錄憲臣等而正環等罪又言永順保靖之兵屢戰多捷實湖廣副使孫宏軾參議王維洛監督有方及官舍彭翼南彭守忠等實心幹濟請優賞以示兵

部議覆詔宥璟下如璜等於御史問賜宏軾梁洛各銀幣贈恤臣指揮僉事襲陞其子三級

南京御史葉恩以倭破杭州北新關劾奏提督李天寵失誤軍機罪宜重治詔差官校逮問時胡宗憲亦疏劾天寵縱寇殃民叅將尚允紹等防禦寡謀請罷天寵而治允紹等罪得　旨天寵巳逮允紹姑革職充爲事官與守巡官俱奪俸令戴罪自效巳天寵詣京下獄竟以失律棄師論死西市

張經湯克寬逮至詔下法司議罪經上疏自理言倭寇嘉興即委盧鏜督保靖兵援嘉興委俞大猷督永順兵由

柳瀨閘道趨平望以捉賊路令湯克寬引舟師從中擊之一戰而勝凡斬馘一千九百有奇焚溺死者無筭賊氣遂挫豈有一毫息玩之念自臣蒞任方半年前後俘斬以五千計惟是智略淺短不能俄項掃蕩此則臣罪不報刑部尚書何鰲覆論克寬與經罪死繫獄待決

八月倭自南京秣陵關至溧水縣楊林橋典史林文奚率兵迎遏不能禦署縣丞趙珠臣棄城走遂由小北門入城宴飲民家信宿乃去

柘林倭賊載舟出海僉事董邦政總兵俞大猷各督所部水兵分哨擊之斬首七十有奇獲船九艘邦政復以嘉定兵擊賊於寶山斬首九十八顆

溧水倭流刼溧陽趨宜興至吕亭關鬬官兵自太湖出取道官路橋黄土越武進境抵無錫惠山寺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餘里我兵追及急擊之賊夜走望亭次日至滸墅關蘇松巡撫曹邦輔督各官兵剿之

南京御史金濂劾承學各言中國叛人王直久住日本主謀煽禍乞懸立爵賞俾獻賊首及將兩京十三省見監并線事大小武臣許令殺賊贖罪及公侯勳戚世臣有蓄養家丁行令督率效用兵部議覆賞格宜如宜大例有能擒斬王直來獻者封伯爵賞銀萬兩授坐營坐府

職銜管事斬獲巢酋如明山和尚輩者授指揮僉事賞三千兩緣事武臣本犯仍監候許令子弟家丁報效贖罪充軍以擒斬十名顆永遠充軍者以二十名顆死罪者以三十名顆爲率勳戚家丁未便姑巳之詔悉從部議第武臣犯死罪者不准贖

倭自宜興奔蘇州會柘林賊爲颶飄旋者三百餘進掠陶宅港巡撫曹邦輔慮二賊合且爲大患乃親督副使王崇古合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蹙之賊遁至五龍復至滸墅山我兵隨地與戰頗有斬獲太倉衛指揮張大綱被殺兵卒傷亡亦衆時僉事董邦政把總婁宇督沙

兵守陶宅邦輔計陶宅賊據險且衆未可進兵乃召邦
政守以沙兵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始懼奔吳合欲
潛走太湖我兵覺追及於楊林橋盡殪其衆此賊自紹
興高埠登不過六七十人流刼杭嚴徽寧太平至犯留
都經行數千里殺戮及戰傷無慮四五千人凡殺一御
史一縣丞二指揮二把總入二縣歷八十餘日始滅
九月趙文華以蘇寇之捷已不得與叅恨見調兵因集謂
陶宅寇乃柘林餘孽可取胡宗憲因大言寇不足平以
悅其意遂悉簡浙江精銳得四千人文華宗憲親將之
營於松江之磚橋因約曹邦輔以直隸兵會剿定期浙

兵分三道直兵分四道東西並進賊悉銳衝浙兵諸營
皆潰我兵擠洗於水及自蹂踐死者甚衆指揮邵昇千
戶劉勳俱失軍士凡千餘人直兵所陷賊伏中死者二
百餘人由是賊勢益熾
南京給事中朱文漢御史侯東萊各以倭犯京城狀劾叅
內外守備官撫寧侯朱岳太監郭瓊及兵部尚書張時
徹侍郎陳洙等時徹亦條上失事死事諸臣始末詞多
隱護中有信宿之間遂爾潛遁城外地方一無所傷等
語於是給事中丘橓疏叅之下吏兵二部議覆請降時
徹俸級令策勵自效　上以本兵任重不允特詔時徹
及洙俱致仕
倭舟三艘泊台州海洋之螺門備倭都指揮王沛等引舟
師出哨遇於大陳山與擒賊十七人斬首九級餘賊棄
舟登山走匿我兵焚其舟四面環守叅將盧鏜以大兵
會之入山搜勦生擒其倭爲魯美佩郎酋首林碧川等
八十四人斬首三十八級由是三舟之倭盡殄
浙江兵備副使劉燾督兵五千餘分三道攻陶宅倭巢倭
二百餘來迎敵諸軍望見散走燾與家丁陸本高等二
十餘人各引滿射之賊不敢逼燾僅以身免
十月應天巡撫曹邦輔以剿滅蘇州滸墅關倭寇聞且言

僉事董邦政及婁宇聞命疾趨躬履行陣橫犯鯨鯢之
衆不旬日而芟剷之可謂奇功請亟加褒錄浙直總督
楊宜亦報捷如邦輔言復叅邦政雖有斬馘功然實敗
逋節制當罪督察侍郎趙文華又言柘林餘賊復巢陶
宅巡撫胡宗憲督兵四千來松江會剿而巡撫曹邦輔
僉事董邦政不協力進兵顧乃避難趨易僥倖功捷乞
加懲究詔下邦政於總督逮問初文華聞蘇寇且滅趣
赴蘇欲攘其功比至則邦輔業已先奏捷矣文華遂大
怒乃以陶宅寇患委罪邦政叅之復嗾楊宜排邦政宜
心抑邦政功而重文華意故矛盾若此

總督楊宜言柘林一鎮乃倭奴出入之門爲諸郡要害之
地請創立城壘公館調取募兵防守添設把總控制舊
有墩臺哨船一併修復事寧設一所摘撥官軍塡補兵
部議覆從之
倭二百餘人自樂清岐頭登岸流劫黃巖仙居寧海所過
焚殺官兵莫能禦其楓樹嶺慈谿偵兵主簿畢清見殺
賊遂至餘姚由上虞渡曹娥江犯會稽
十一月給事中孫濬言近見趙文華請罷曹邦輔叅稱約
與夾攻而邦輔後期及考臚內所列邦輔督僉大猷進
剿在九月十一日浙兵次日方進則後期之罪不在直

兵令蘇松士民交口咸稱邦輔實心任事而前流劫酉
都之倭又爲邦輔所滅功能顯然遽請罷斥文華之意
殆不可曉給事中夏栻言浙直官兵會勦陶宅遍寇屢
遭陷敗諸臣奏捷不實且文華欺誑大負簡命會趣按
浙江御史趙孔昭亦以敗聞 上命申飭文華矢心秉
公視事圖效已曹邦輔言川沙窪之賊已集至四十餘
艘而繼至者未已總兵俞大猷把總劉鏜擁兵觀望縱
賊合綜請究其罪 上謂大猷縱寇所宜逮治姑革其
祖職榻黃令軍門責取死罪招殺賊立功別舉代者鏜
革充爲事官管事

時倭二千餘人自海洋駕舟四十餘艘先後入川沙窪與
舊倭合勢登岸沿浦一帶焚劫四圍八竈等處
倭八十餘人駕舟泊海鹽之秦駐山登岸劫掠提督胡宗
憲遣指揮徐行健等率兵禦之賊走入民家拒守官兵
縱火焚之賊悉殲滅
倭五十餘人犯平陽縣由大臾登岸殺協守指揮祈嵩平
陽所百戶劉聰又倭八十餘人犯舟山進屯謝浦叅將
盧鏜遣兵禦之不克指揮閔溶死之
倭寇犯興化府涵頭舖等處平海衛千戶丘珍楊一茂與
戰死之已復犯清海口泉州衛指揮童乾震直奔其壘

斬賊十餘亦被害事聞詔各立祠其地有司春秋祭享
褒陞其子二級
閏十一月提督胡宗憲以倭犯平陽遣守備劉隆率兵禦
之遇賊於三港敗績隆及千戶劉綱百戶張澄俱死
給事中孫濬言防倭諸臣既有巡撫總兵又有總督及督
察重臣事權不一牽制靡定所以迄無成功兵部覆奏
諸臣職守督察主竭忠討寇核實布聞總督主徵集官
兵指授方畧巡撫主督理軍務措置糧餉總兵主設法
教練身親戰陣至於有司責在保安地方固守城隍
上然之命行諸臣各遵勅諭施行

趙文華疏乞還京許之文華初奉命至浙適狼兵調至土官歸瓦氏等如倭厚蓄銳意請戰文華或之亟趣總督張經進兵不料則上書痛詆經被逮代經者周珫楊宜皆庸駑無遠略由是賊勢益熾及激瓦氏戰以其卒十餘人復許攻剿宅遭觀鈴倭大敗始知賊未易圖即有歸志及十一月川兵破周浦賊會大猷復有海洋之捷文華遂言水陸成功江南清宴臣違闕日久請歸供本職是時海洋困倭泊滸東川沙窪皆巢及嘉定高橋皆有倭據而新倭來者日衆浙東西破軍殺將羽書沓至文華乃以寇息聞其欺誑若此

南京給事中朱文漢疏言周滸川沙窪倭賊新舊合數而民兵柔脆不足以當黠寇宜仍調客兵剿捕操江重任宜屬臨淮侯李庭竹供職誠意伯劉世延稱弱不堪重寄 上詰責兵部曰江防重任何乃漫不擇人李庭竹可南京守府仍兼操江如故兵部尚書楊博不問奪郎中宋國華俸一月

三十五年正月福建倭寇流入浙江界與鐵會寇合原任留守王倫督容美土司田九霄等兵扼之於曹娥江賊不得渡遁走官軍追及之於三江民合連戰斬首二百級復追至黃家山盡殲之

松江新場倭襲敗官軍於四橋參將尚允紹等死之亡其卒四百餘人

先是三十四年十二月蘇松兵備任環都司李經守備楊縉率永順保靖土兵追剿新場倭寇時賊衆二千人皆伏不出而詐令人舉火於數里外若將引去者保靖土舍彭翅引軍先入營之不見一人於是永順頭目田菑田豐年等爭入伏起我軍四面爲賊所圍翅等偕所部俱死之御史邵惟中以聞因言旬月之內西陽永順兵再戰再北皆由督撫經畧失宜將領觀望畏怯所致乞飭總督楊宜與巡撫曹邦輔併無再俟而究治環及經

縉表恤翅菑豐年等得 旨宜調兵萬餘不能平賊屢失機宜大負委任姑革回籍閑住邦輔環經俱奪俸戴罪勦賊翅等各贈一官仍賜以棺具殮

巡按御史周如斗以正月間官軍襲倭於　橋事聞因參總督楊宜提督曹邦輔輕率寡謀致川兵敗於東溝當兵敗於新場東兵胡兵敗於四橋乞將宜罷黜邦輔罰治陣亡參將尚允紹指揮李田鮑東萊千戶郭勛范彥章李尚節李鼎百戶趙武陳清疑郵疏下兵部參看

上深以南寇爲憂疑趙文華前言寇將滅爲不實屢以問大學士嵩嵩曲爲營解 上意終不釋文華聞奚

大權於是誅所以自解者因而言臣受　皇上重托爲
人所嫉近來命還京臣計零寇指日可滅乃督撫非人
今復一敗塗地皆由吏部尚書李默嫉臣前歲劾逮其
同鄉張經思爲報復迫臣繼論曹邦輔則嫉給事夏栻
孫濬糾劾臣及宗憲冀曹邦輔延今半年地方之事大
壞非浙直總督又不用宗憲而用王誥抵塞然則東南
塗炭何時可解　陛下宵旰之憂何時可釋也默因得
罪　上隨諭吏兵二部曰南賊一事不宜坐視人臣都
不盡忠文華非告密傷宜已黜仍革去冠帶爲民曹邦
輔令巡按御史逮繫來京問此任便推補王誥不必去

仍令舊職胡宗憲陞兵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代邦輔
後邦輔逮至謫戍邊
三月兵部奉旨覆議九卿科道條陳禦倭事宜一選武將
一任文職一精選練一處兵餉一守要害一明職掌一
明賞罰一論奇功一勿信地一討職任一行撫諭近趙
文華言樣降倭奴入寇海賊俱係日本所屬野島小夷
爲中國逋逃所引其王未必知也乞遣官勅朝鮮令其
傳諭日本國王禁戢諸島詔俱如議行
四月倭薄溫州兵使者[illegible]同知黃[illegible]出兵迎擊賊戰敗被
執寇欲還[illegible]宗千金寧[illegible]戰不屈賊怒殺之事
聞贈恭議給一子太學生仍爲祠春秋祀之
倭自福清登岸散入內地流劫溫台淮揚常鎮諸府殺掠
焚燬不勝言
倭船二十餘艘自浙江觀海登岸攻慈谿破之殺鄉官副
使王鎔知府錢渙等大掠而去軍民死者數百人
江北倭流劫至揚山山北等港無爲州同知齊恩率舟師
迎戰敗之斬首百餘級恩長子尚文次子嵩叔仲實弟
實榮姪鎮實友良大卿孫鎮俱在行嵩年十八驍勇善
射獨前追賊至安港恩等從之會伏發賊四合圍恩等
及其家丁錢鳳等二十一人力戰皆死之獨嵩慎負三

人得脫賊乘勝遂至金山殺鎮江千戶沈宗玉王世良
於江中
倭萬餘趨浙江皐林等處遊擊宗禮帥兵九百人禦之於
崇德三里橋三戰俱捷斬首三百餘級賊首徐海等皆
辟易稱神兵會橋陷軍潰禮與龔撫侯槐何衡忠義官
霍貫道俱死之賊乘勝攻桐鄉不克禮驍勇敢戰所部
箭手三千人皆壯士及是役論者謂兵興以來用寡敵
衆直戰第一功事聞贈禮都督同知諡忠壯蔭一子世
指揮僉事槐衡各晉二級貫道贈光祿寺丞任一子知
印出身

時兩浙俱被倭而浙東則慈谿焚殺獨慘餘姚次之浙西
松林乍浦烏鎮阜林皆爲賊巢前後至者二萬餘人巡
按御史趙孔昭以聞詔總督胡宗憲再圖剿寇方畧各
處調兵巡撫官有留滯不發者罪之
先是三十四年九月胡宗憲請遣使詔諭日本國王禁戢
島夷并招還通番商犯許立功免罪旣奉旨遂以寧
波生員蔣洲陳可願往至是可願先還言初自定海關
洋爲颶風飄至日本五島遇王直毛海峯等言日本國
亂王與其相俱死諸島夷不相統攝須徧曉諭之乃可
杜其入犯有薩摩洲賊舟未來諭先已入寇矣我等留

坐通番禁嚴以窮自絕實非本心誠令中國貸其前罪
得通貢互市願殺賊自效遂留蔣洲傳諭國王宗憲歸
令本兵議其制馭所宜俾臣等奉以從事下部覆東南
自有倭患以來有言悉販海奸商王直毛海峯等以近
年海禁大嚴謀利不遂故勾引島夷爲寇者有言彼國
遭荒米貴各島小夷迫於饑窘乃糾衆掠食國王不知
者用兵數歲捕獲亦多招報參差茫無可據故昨歲禮
部從撫臣請遣使偵之今使者未及見王乃爲王直等
所說而返其云禁諭各夷不來入犯似乎難保且直等
本我編民旣稱效順立功自當釋兵歸正乃挹不言及
而第求開市通貢隱若夷酋然此其奸未易量也宜令
宗憲等振揚威武嚴加隄備仍移文曉諭直等俾剿除
舟山賊巢以自誠其信果海壖清蕩朝廷自有非常恩
賚其互市通貢姑俟蔣洲回日夷情保無他變然後議
之報可
九月倭圍巡撫阮鶚於桐鄉攻城甚急巡按趙孔昭上疏
乞援總督胡宗憲知賊首有麻葉徐海二酋乃飾美妓
二人黃金千兩繒綺數十匹用下舁送徐海而不及麻
葉葉知之疑有異志遂收砦歸城不得破
胡宗憲遣使至桐鄉諭賊首徐海陳東解圍海聽命歸我

俘二百人東不從復留一日始退屯乍浦
巡江御史邵惟忠言倭薄通州攻圍未解餘衆自狼山轉
掠瀕江諸郡縣而瓜儀爲留都門戶鎮常乃漕運咽喉
不可視爲緩圖宜大集客兵嚴勑諸臣協心戮力共靖
其亂下兵部覆言倭自入犯以來未有偏浙之東西淮
之南北如今日者縱使地方多兵而分投防禦不無顧
此失彼之患徵兵應援實不容已日者趙孔昭乞援已
議令徵集浙廣土舍永順夷兵併山東河南廣東打手
胡廬等兵六枝俱赴浙直軍門聽用今再議選河南睢
陳及山東八衛兵陝西延綏兵徐沛募兵勑遣才望大

臣一人總督前去以為犄角保障留都　上然之
命工部尚書趙文華兼副都御史提督浙直軍務初文華
言殘倭無幾旋當蕩滌已而海警屢至因　上屢詰懼
誅乃攻李默誹謗為脫罪也　上果大悅陞文華尚書
加宮保嵩因薦文華有文學宜供玄撰　上不允及是
倭患日甚羽書日夕數至部議遣大臣督兵往援已命
兵部侍郎沈良才矣　上復諭嵩以南地人事物情再
問文華令備細以實對嵩知　上覺其欺詞窮且見誚
乃令文華自以其意請復視師嵩從中為言良才不勝
任江南人引領俟文華至宜仍遣督察　上乃止良才

令文華往賜勅遣之文華因奏薦文武官知兵可用者
副留守朱伍守備朱隆郎中陳惟舉陳茂禮知州盧孝
達通判黃元恭請悉發自隨與良才所舉何鳳郭仁一
體效用詔可
六月操江史褒善初駐蕪湖聞浙西倭寇突至即馳往徽
寧避之賊渡江陰過狼山直抵瓜州至揚州無能禦者
給事中張師載論劾褒善畏懦失職　上令從之
廣東倭劫掠潮州等處巡撫譚愷以聞因請以本省兵船
止浙直軍門者掣還自救部言並海諸省俱係要地宜
令愷與胡宗憲酌議彼中事勢緩急以為去留不得自
分彼此從之
倭入慈谿初王忬在浙令兩浙諸縣皆築城自固獨慈谿
士人持不可至是倭衆大至知縣柳東伯不知所辯攜
印紙走匿倭殘殺人民無算縉紳被禍尤慘始追悔不
城為失計東伯失守當坐死以無城可守為民
倭入慈谿省祭官杜槐與父文明率兵追敗於王家團海
道劉起宗因委防守餘姚慈谿定海三縣未幾與賊遇
於白沙一日戰十三合殺賊三十餘人斬其一酋槐數
被創遂墜馬死文明別將兵擊賊於鳴鶴場斬白衣倭
帥一級從七級生擒二賊賊驚遁呼為杜將軍既而復

追賊至奉化楓樹嶺以兵少無繼陷陣沒按臣以聞詔
贈槐光祿丞文明府經歷蔭子國子生有司立祠祀之
倭薄海鹽指揮徐行健程綠百戶方存仁逆戰死之事聞
行健贈指揮使任一子百戶綠存仁各贈有差
八月總兵俞大猷大破倭寇於梁莊初趙文華赴浙沿途
徵檄河間山東兵四千人募徐沛兵千人為前鋒已而
抵鎮江整兵東下諸寇在常州桃花港諸處者聞之皆
解散亡何復聚掠倏忽莫測胡宗憲計無所措議欲羈
縻之徐圖剿撫巡按趙孔昭蘇松巡按周如斗不
可因上言寇未一挫撫之徒滋後虞今徵兵四集初氣

正銳當大振軍聲明彰天討勿得輕信寡謀自貽僇辱
上然之諭文華等協謀剿寇赶期蕩平文華仍與宗憲
宜諭徐海等出降而密檄俞大猷督師襲擊破之
初浙西發寇推陳東一部最強徐海從至與合桐鄉之
圍海麾其兵遽退東不得已從之遂與海有隙宗憲知
其情乃乘間說海使乃內應海許諾即計擒東及其黨
麻葉等百餘人以獻餘賊有入海者引兵追及之沈其
舟無一人得還海旣縛獻陳東等退屯梁莊聽撫逡退
未决其部衆仍出營肆掠不止至是官兵四面俱集文
華遂欲乘勝勦海使人責問之海知有變乃阻源塹自

守大猷等督師襲擊於沈庄破之又追薄梁庄會大風
縱火諸軍鼓譟從之賊大潰斬獲一千六百餘級倭賊
追皆闔戶投火中相枕藉死海倉卒溺水死引出截其
首生獲倭魁辛五郎等餘衆解散浙直稍寧
提督趙文華總督胡宗憲巡撫阮鶚以乍浦捷聞因類奏
六月中各哨官兵首功前後共二千餘級兵部覆奏徐
海雖稱效順而擁衆自保情狀叵測宜令所司嚴爲之
備不得借口投降貽患地方其各處戰功請行巡按御
史嚴覈行賞時浙東仙居浙西桐鄉二大寇畧平其分
掠海門者把總張成巳敗之江北冠流入鎮常者總兵
徐珏等敗之及蘇松寧紹諸處相繼告捷賊勢日衰矣
九月趙文華等奏上八月中梁莊平倭功次因言水陸諸
寇相繼蕩平皆上穹默佑聖武布昭非將帥之力能及
此兵部覆請錄永保二土司彭蓋臣彭翼南彭明輔彭
守忠等及文武將吏功仍祭告郊廟社稷以明得意
上曰妖氛蕩平仰賴天地洪庥朕心感悅胡宗憲趙文
華阮鶚先賜勅獎勵各處調至將兵數多悞撫官即時
勘酌散回趙文華命回京
十二月趙文華還京初文華再出督兵所至徵兵集餉浪
費不經於是提編徭役加派稅糧截留漕粟扣除京帑

與賂富民脫釋兇醜挾括公私金帛圖畫以百萬計其
爲軍旅之用纔什之一二所徵官士民兵川貴湖廣山
東西河南無不罹患而臨敵不前遷還不去往往爲
盜賊行者居者並受其禍雖有梁莊之捷人腹誹之至
是還京而吳越之間如脫距矢
倭俘麻葉陳東等俱械繫至兵部尚書許論等奏請獻俘
從之群臣俱具服稱賀仍來謝玄大典論平倭功加趙
文華少保胡宗憲右都御史各任一子錦衣千戶餘陞
賞有差
[illegible]月浙江[illegible]倭殘賊悉靖惟舟山倭據險結巢官兵環守之

不能克時土狼兵俱已遣歸而川貴兵六千人始至胡
宗憲方酉防春汛隸俞大猷經營舟山之賊會汝大雪
大猷乃督兵四面攻之賊悉銳出敵殺土官兵翁送諸
岸益忿競進賊大敗歸巢官兵積草以焚之賊大擁
之賊四散潰出斬首一百四十餘級餘悉焚死賊遂平
三十六年三月有倭舟七艘自金沙登岸復犯如皋至泰
州轉掠揚州山東及徐州官兵禦之皆潰遂焚新水關
矢及城中又進犯天長都司汲田把總丘君寵禦之皆
敗死賊遂入縣治刼掠已而由石梁過盱眙復攻入之
遂突犯泗州攻城不克分衆犯清河攻入縣治殺火焚

掠而去遂侵淮安入安東焚刼
江北倭至揚州營於灣頭鎮數日遂犯高郵入寶應焚宿
而去突犯淮安掠船四十餘艘旋復入寶應燒燬官民
廨舍掘縣北上壩泄上河水入乃駕舟過東鄉由鹽城
至廟灣入海居數日開洋東遁
六月淮揚兵備副使于德昌等督兵擊倭賊於東鄉德昌
督水陸兵參將劉顯率苗兵直薄衝賊親斬其渠首賊
衆披靡諸軍鼓譟繼進賊走登舟我水陸兵夾擊之斬
首百餘多焚溺死者餘衆退泊雲梯關尋去刀門港遁
南京科道等官劉堯誨言倭寇攻掠揚州高郵勞且侵及

天長六合去留都不數舍夫淮揚爲運道要衝則當爲
國家血脈之慮留都係陵寢所在則當爲國家根本之
圖惟 陛下速勑諸臣剋期剿滅乃查究參將黑孟陽
等以嚴失事之罰 上以爲然令南京撫按官及各督
撫諸臣亟調兵驅勦不得怠緩仍擬黑孟陽死罪革把
總韓德須備倭王表職俱令立功自贖
八月先是總督胡宗憲奏差生員蔣洲陳可願諭各島至
豐後阻留轉令使僧前往山口等島宣諭禁賊至是山
口都督源義長具咨送回被虜人口豐後太守源義鎮
遣僧德陽等具方物奉表謝罪請頒勘合修貢復送洲

還適遣僧清授附舟前來言前後侵犯皆中國奸商潛引
小島夷衆義鎮等初不知也於是宗憲數陳其事言洲
奉使宣諭日本已歷二年乃所宣諭止及豐後山口豐
後雖有進貢方物而無印信勘合山口雖有金印回文
而又非國王名稱是洲不諳國體罪無所逭但義長等
旣以進貢爲名又送還被虜人口具有畏罪乞恩之意
宜量犒其使以禮遣回令其傳諭義鎮義長轉諭日本
國王將倡亂各倭立法鈐制勾引內寇一併綁獻始見
忠款方許請貢疏下禮部言來使宜優賚遣回如宗憲
議其宣諭 節事關國體不可輕易許仍詳議具奏部

臣乃請令浙江布政司以有司之意移咨風示義鎮等
轉諭其王除知宗憲議報可
十一月胡宗憲以擒獲海寇王直等來聞直與王滶葉宗
滿謝和王清溪等共一共聚屯五島自保宗憲與直同
郡習知其人欲以招之乃迎直母與其子入杭厚撫犒
之而奏遣生員蔣洲等持其母與子書往諭以意謂直
等來悉釋前罪不問且寬海禁許東夷市直等大喜奉
命即傳諭各島如山口豐後等島主源義鎮等亦大喜
乃裝巨舟遣夷目善妙等四十餘人隨直等來貢市以
十月初至舟山之岑港泊焉是時浙東西傷於倭聞直

等以倭船大至則甚駭言其不便巡按王本固奏直等
意未可測納之恐招禍於是朝議鬨然謂宗憲且釀東
南大禍而浙中文武將吏亦陰持兩可直既至覺情狀
有異乃先遣滶見宗憲問曰吾等奉詔而來將以息兵
安邦謂宜信使遠迎而宴賜交至也今兵陳儼然即販
蕩小舟無一達島者公其紿我乎宗憲委曲諭以國禁
固爾誓無他心滶以為信而夷目善妙等見副總兵盧
鏜於山鏜誘使縛直等直大疑畏宗憲百凡說之終不
信曰果不欺遣滶出吾當入見耳宗憲即遣之直當仍
畏中國一官為質於是以指揮夏正往直與宗滿清溪

來見宗憲好言慰之令繫按察司獄具以狀聞請顯戮
直等正國法滶准義長等貢市永銷海患或曲貸直等
死充沿海戍卒用繫番夷心俾經營自贖本固爭於事
機力以為未可而江南人訩訩言宗憲入直等妙等金
銀數十萬為來通市貸死宗憲聞之大懼疏即追迎還
之盡易其詞言直等實海氛禍首罪在不赦今幸自來
送死實藉玄庇臣等當督率兵將殄滅餘黨直等惟廟
堂處分之疏直等三人來留滶謝和在舟本固復言諸
奸逆意叵測請嚴勅宗憲相機審處務令罪人盡得夷
不為變於是嚴旨責宗憲擒剿宗憲乃大集兵船環夷

舟守之夷挾貨無所售既索直等不出見兵船逼之益
忌乃揚言責中國渝約數出怨懟語移舟據舟山為固
宗憲仍以好言挑之令盡納送中國人將與善妙等為
市夷已習知詐之然羈侍為一彼此以危言相支調云
初直泊岑港宗憲欲戰慮不勝乃力主撫議檄總兵盧
鏜往來直舟為盟甚堅直求官以都督署司海上通互
市直亦自奮言能盡清海波遂與葉碧川等挺身來見
宗憲以賓禮遇之使指揮某為館主給與夫肩輿出入
復出新米肉酒供餽其舟人日費百餘金且交質為信
係無他虞宗憲以狀上然不敢悉其故既而 上謂直

元兇不可赦命棄市宗憲得旨大媿沮然不獲已矣當
徽按察使收直繫臬司獄且諭令少緩恐急則激之去
然其實欲陰遂直願前盟也而將歸責於按察使按察
覺之乃急收直竟服上刑宗憲復以爲功謂誘捕納爲
秘計非本心也朝廷信之加宗憲太子太保餘陞賞有
差然直雖就誅而三千人無所歸益悲恨謂我不足信
繇之不復來矣日散掠閩越淮揚間爲禍更慘
三十七年二月倭犯潮州之銑浦攻蓬州千戶所僉事萬
仲分部水陸兵馬東西哨攻之臨敵而哨兵皆潰俯戰
千戶魏岳高洪俱死

倭犯福州邏樵既弱不能禦取庫銀數萬兩及戰機數百
走金花牙橋路之以新造大舟六艘俾載而去
四月倭寇二十四艘約數千人掠臨海之三石鎮總督胡
宗憲驅走之
倭千餘攻惠安知縣林咸率丁壯乘城禦之倭攻五晝夜
不克丁壯死者數百人倭亦頗有損失乃引去
倭攻福清破之執知縣葉宗文劫庫獄殺虜男婦千餘縱
火焚官民廨舍舉人陳見率家僮禦賊不克與訓導鄒
中涵同被執罵賊而死
五月福建倭結艘自海口出港參將尹鳳督武舉楊承業
等引舟師擊之衝洗賊舟七斬首六十八級生擒七人
餘舟敗遁鳳等追至東洛外洋及七礁白大棕衣大洋
等處斬首百有餘級生擒十有六人銃傷及溺水死者
甚衆福興患由是少熄
惠安知縣林咸率兵攻倭於縣境之鴨山乘勝追奔陷賊
伏中死之
六月倭寇分犯同安長樂漳泉諸處攻福清南安二縣破
之巡按御史樊獻科以聞　上命趣巡撫王詢赴任集
兵追勦賊於海口在漳泉者亦剿殘遁去已而敘功革
參將黎鵬舉職充爲事官奪守巡官參政萬衣副使邵

楩等俸俱戴罪殺賊下福清知縣黃文宗南安知縣涂
光搖於御史問
七月以浙江岑港海寇未平詔奪總兵俞大猷參將戚繼
光把總劉英職期一月蕩平如過限無功各逮繫至京
問并奪兵備副使陳元珂曹金俸令總督胡宗憲督之
勦賊若失事者連坐初胡宗憲遣還毛海峰誘降王直
及至直下獄海峰遂絕與倭目釋激等五百餘人燒船
登岸列柵舟山阻岑港而守官軍四面圍之雖頗有斬
獲然海中數苦霧賊憑高死鬭我兵莫利登先多陷
沒者是時新倭大至朝議慮其先後合爲害將大舉下

嚴旨趣宗憲督諸將及時平賊宗憲懼得罪乃上疏條
言陸戰功罰賊雖未殄可期月而待於是科部極言其
欺誕并劾失事諸臣乃有是命
十月岑港倭移巢柯梅總督胡宗憲恇督兵討之不能克
於是御史李瑚追劾宗憲私誘王直啟釁御史王本固
南京給事中劉堯誨亦劾其老師縱寇濫叨功賞請行
追奪堯誨又言前淮揚之變知府石茂華劉宗文等嬰
城自保顧得援軍之力却賊冒賞御史馬斯臧爲增功
次亦當並治兵部覆請切責宗憲而令查盤科道糾嘉
賓龐尚鵬并劾斯臧等事　上曰宗憲軍務重寄宜去

與罰其令廷臣集議毋黨護依違斯臧等本兵既據擬
賞矣如何又劾其并議上於是成國公朱希忠等吏部
尚書吳鵬等議言宗憲功多當切責留用如部議斯臧
等事已前決當置勿問如　上旨　上手答曰妖賊直
罪浮賊富本宗憲用計誘獲人皆知者小人嫉功合彼
奏上玄瑞遂爾有言朕覽諸疏付之丞弼議擬用存公
論耳是豈不分是非不明功罪宗憲其仍管用心平賊
以副倚眷未幾宗憲疏辯言王直爲東南大患節經兵
部題奉欽依先有購求之文後有許降之議臣仰承廟
算不惜身家百計以圖之茲幸擒獲言者乃誣臣爲私

誘誑臣爲毒匿又以今歲續來之寇謂由臣擒直啟釁
致之是將移無窮之禍於任事者之身昔歲臣任巡按
時徐海陳東麻葉之徒已盤據松江結巢柘林攻城破
邑者四年矣王直黨果何人招致何人啟釁乎劉直猾
請着積久雄海上昔年以孤舟駐泊劉表孫大猷將爲
參將以艦船五十艘攻圍數月竟潛逸去以此觀之此
非可以力勝非可以常視之也方直跳梁海洋中外驚
詫以爲猛虎毒蛇不啻丘富臣若幸積慮幸而獲之乃
言者復以幺麼視之夫直誠幺麼與海上事無輕重也
不足爲臣功已矣而又安得爲臣大罪耶臣力竭智殫

怨多毀集願畢力以除舟山餘孽退伏斧鉞唯聖明裁
察　上復報曰卿計獲妖賊人所皆曉特以獻瑞故人
不敢直指引軍事以害卿宜竭誠展布以平餘氛不允
辭
三十八年正月胡宗憲以倭患未弭春汛伊邇請募山東
民兵三千選委謀勇將官督駐蘇松常鎮防守兵部覆
議從之
廣東原屯黃岡倭流劫海陽饒平潮陽惠來等處
浙江永嘉良醫王沛招集鄉兵斬倭戰於梅嶺死之胡
宗憲以聞詔贈太僕寺丞立祠蔭一子

二月廣東流倭突犯福建詔安官兵禦之賊引衆犯漳浦

三月倭犯浙江自象山河家礁金井等處焚舟登岸海道副使譚綸引兵與賊戰於馬崗敗之斬首七十七級

總督胡宗憲言舟山殘孽移住柯梅郎其焚巢夜徙力已窮感小船浮海勢易成擒而總兵俞大猷參將黎鵬舉防禦不密邀擊不力縱之南奔播害閩廣失機殃民宜加重治　上命逮繫大猷鵬舉來京訊治柯梅倭之造舟開洋也宗憲實陰遣之故不令諸將邀擊及倭既出舟山即駕帆南泛泊於浯嶼焚掠居民由是福建人大誅謂宗憲嫁禍南道御史李瑚遂訐奏宗憲數其三大罪瑚與大猷皆福建人宗憲疑大猷漏言於瑚故誅罪大猷以自掩飾如此

倭犯江南崇明縣治泊舟三沙登岸焚刼

四月江北倭趨通州總兵鄧成遣兵禦之敗指揮張夼被殺倭進據白浦鎮

初倭僧清授隨侍郎楊宜所遣鄭舜臣至寧波未幾總督胡宗憲所遣生員蔣洲復以僧德陽至俱上書求貢市朝議未允令量賞遣歸未行而王直就擒宗憲疏言倭情可見不必遣還然留之浙西非宜請用洪武間例發四川各寺安置兵部議從之

時江北兵備劉景韶以遊擊丘陞等擊原駐白浦倭於丁堰如皐海安三戰皆捷斬首百餘賊乃趨掠通州謀犯揚州景韶復督陞等以火攻其老營擊敗之斬首八十級焚死一百七十九人賊奔入潘家庄盡銳攻之斬首一百二十八級初自南沙登岸犯通州之倭至是剿絕

廟灣倭又合衆來攻淮安參將曹克新禦之戰於姚家蕩自寅至申賊大敗斬首四百七十八級賊遁入姚庄我兵縱火焚庄死者二百七十餘徒餘賊奔蔣莊我兵追斬七十四級賊乃退入廟灣拒守

劉景韶督兵擊倭於印莊斬首四十五級賊西走次日我兵復與賊於新州斬首七十八級賊新河口遁入民庄我兵以火攻之凡再戰斬首二百六十級餘賊悉焚死無一人脫者是時江北流刼之倭悉殄惟廟灣大賊據險固守不出水陸兵環其四面攻之

福建新倭大至且多貲攻具先攻福寧連江羅源等處流刼各縣遂攻福州府城經旬不克乃移攻福安破之參將黎鵬舉以舟師擊倭於海中七星山屏風嶼斬首六十七級生擒六十八人時沿海若長樂福清等境悉有倭舟廣東流倭往來詔安漳浦間浙江前歲舟山倭移舟南來者尚屯浯嶼加之新寇徧福漳泉無地非倭矣

五月江北兵攻倭於廟灣衝其巢斬首四千餘級我兵延
傷過當復退守之時賊守其固巡撫李遂以我兵鼓戰
而殺宜圍困之賊日久無食且水陸斷其行道可收全
勝通政唐順之以爲玩寇乃自環甲持刀麾兵以進麾
挑戰賊終不出遂督兵入險賊奮銳東西衝我兵擁遏
彼此皆傷然賊復稍稍出掠覓舟探道爲走計矣順之
自知失計以爲賊未可平乃爲言經畧三沙倭南去
福建倭屯浯嶼經年乃前舟山寇隨王直至岑港者也至
是開洋去其毛海峰者復移巢南㘭建屋而居
倭寇二十餘艘屯崇明縣三川沙總督胡宗憲檄總兵盧

鏜帥師攻破之前後斬首一百餘級寇遁去宗憲以捷
聞賜賚有差兼言通政唐順之贊畫功已而擢僉都御
史未幾卒於官
倭圍廟灣日久副使劉景韶督卒塡壕壁戰兵遏壘而陣
賊終不出乃令水兵截寨焚其舟復水陸進擊倭潛遁
入舟官兵進據其巢追奔至蝦子港斬獲頗多餘倭無
幾不復能戰乘風開洋而去
福建永福倭舟出梅花洋參將尹鳳等以舟師分擊之斬
百餘級生擒九人既而倭復回舟泊湨頭未幾復遁鳳
復以水兵追擊於濱山斬獲甚衆

七月原屯三沙倭賊突犯江北由海門縣七星港登岸流
刧遇金沙西亭將犯揚州參將丘陞併力禦之戰於鄧
家庄賊敗走仲家園復追至鍋園陞輕騎先追賊覘無
後繼盡銳來衝陞馬蹶被殺已而官軍大至賊懼奔遁
宗憲以聞詔䘏陞同知廕一子世襲
八月江北倭自鄧家庄敗後沿海覓舟不得我兵尾之於
劉家橋白駒沙等處寇嚴甚奔庄我兵圍之時劉顯兵
至江北兵令顯先登各營縱進縱火衝擊自辰至酉巢
破斬二百十四級賊奔白駒沙我兵追擊又敗之於七
灶茅花墩共斬首四百餘級盡殄焉

三十九年二月倭寇六千餘人流刧潮州等處告急兵部
言閩廣二省俱鄰南海倭奴侵軼廣中皆以閩人爲嚮
導今其勢張甚在兩廣固當尅期誅勦在福建撫臣亦
難辭縱賊貽患責宜令巡按御史通核功罪以聞報可
三月給事中王文炳言邇者浙直倭患稍寧而閩廣警報
踵至蘇松淮揚間傳徙卒所在驛騷宜勅下本兵議
所以安民蓄兵絕寇之策部議安民之策莫若去不急
之務損無名之征重懲貪官酷吏蓄兵之策莫若訓練
各處鄉兵至隸籍行伍者則責之軍衛隸民籍者則
責之有司絕寇之策宜令沿海有司按籍所部居民有

與盜賊通者許同里首告即置之法仍追所犯銀三十兩給賞告者又有無賴惡少竄入軍中巧立報効贊畫名色平居坐糜公廩有事爭冒首功此輩亦將來禍本宜一切禁革　上皆納之

五月加胡宗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仍督沿海軍務初南京御史李瑚劾宗憲邀功致寇下兵部議詳覆上不問已而閩寇漸圻倭寇日熾福建巡撫樊獻科請趣宗憲赴閩應援浙江巡按周斯盛請勅兵部趣宗憲督師勦寇以彈海患宗憲附命泄泄如故已而寇稍解散竟以功進官沿海撫巡諸官悉聽節制其體統如三邊而

勳臣總兵亦由轅門通謁庭拜下風矣

四十一年十二月倭陷福建永寧衛大掠數日而去三月復攻永寧城陷之大殺城中軍民焚毀畢盡

倭犯懷安縣提督都御史游震得徵兵剿之時坐營指揮王毫帥三衛軍福州府通判彭登瀛帥鄉兵先皆敗失利歸罪於毫震得執毫笞之斬隊長以下四人三衛軍不服有怨言令刑使汪道昆閱操教場遂大譟格殺鄉兵數人求殺登瀛不得屯城南久之乃散

四十二年十月倭犯福建其自浙之溫州來者合福寧連江登岸海賊攻陷壽寧政和寧德等縣自廣之南澳來者合福清長樂登岸海賊攻陷玄鍾所蔓延及於龍巖松溪大田古田之境無非賊者

初浙江參將戚繼光等既連破賊於林墩港等處閩之宿寇盡平繼光引兵還浙遇倭自福清東營嶼登岸邀兵擊之斬首百八十有奇遂行而寇倭至者日眾始犯邵武殺指揮齊天祥轉掠羅源連江等縣殺遊擊紀瀚遂攻玄鍾所城及寧德縣入之乘勝直抵興化府城不克乃合兵薄城下圍之且匝月巡撫游震得以狀聞部

覆賊以旬月內連破數城如入無人之境帥府而下職守謂何顧事急之際姑令戴罪立功請調新募義烏兵一枝以戚繼光統之仍起丁憂參將譚綸與都督劉顯總兵俞大猷同心共濟以收奇功　上從之

十一月都督劉顯率兵應援興化初顯大兵留江西剿廣寇所提入閩卒不及七百人且疲於戰倭新至勢眾且銳顯卻不敵乃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按兵不進至是懼逗遛之罪始遣五卒賫文詣府約欲率兵赴城衆敵賊獲五卒殺之刑其衣衛偽爲顯文約某日夜某時分率兵潛入應援城中勿舉火作聲恐賊驚覺擇好細

五人詐爲劉卒賫入時參將畢高參政翁時器在城信
之至期賊冒劉兵入城人莫之疑賊既大入忽肆殺人
城中驚亂畢高翁時器及衛掌印指揮徐將等皆倉皇
縋城走賊遂陷同知奚世亮爲賊所殺賊遂據城中三
閱月殺擄劫掠焚燬慘毒備極劉顯乘亂擄執城中逃
出婦女時有閩住參政王鳳靈與發年少者爲劉顯擄
去賊既飽其欲始如平海衛欲擄船泛海去
十二月興化倭結巢崎頭城與都指揮歐陽深相拒久之
不出深望見其兵少輕之直前挑戰伏發深與其下數
百人皆戰死賊乘勝攻陷平海衛

以倭陷興化命提督兩廣都御史張臬總督廣閩軍務調
兵馬分部擊之罷巡撫游震得回籍聽勘命總兵劉顯
戴罪剿賊遣參政翁時器參將畢高至京問罪初興化
敗書聞震得已坐失事參降既而巡按御史李邦珍言
震得一籌莫展宜簡命大臣有濟變才者假以重權亟
往拯之南京科道范宗吳張士佩等亦言賊薄興化時
震得辞疾告休及城陷則避之福清不肯督兵救援顯
屯軍江口遠在三十里外駐營未開擬兵決戰而時器
與高聞變即縋城宵遁尚未識其所往請各寘之法俱
下兵部議覆大臣有威望累著擒賊功者一時無如臬

賢宜重用之震得等誠爲怯有罪但顯素得士心臨敵
易將恐一時難其代者宜令立功自贖俟事寧併論
上然之乃有是命
平海倭引兵出海把總許朝光以輕舟扼之斬首四十九
級賊乃進焚其舟還屯平海
副總兵戚繼光督浙兵至福建與總兵劉顯俞大猷夾攻
原犯興化倭賊於平海衛大破平之斬首二千二百餘
級火焚刃傷及墮崖溺水死者無算縱所掠男婦三千
餘人獲得衛所印十五顆自是福州以南諸寇悉平
故海寇王直餘黨洪廸珍降伏誅廸珍漳州人初與直通

番後直敗其部下殘倭乃依廸珍往來南澳淵窺官軍
誅之聲言聽撫而剽掠如故至是勢窮率其子文宗自
詣福建海道副使鄧鍾所願立功自效總督張臬收下
獄驗讞以聞詔即其地斬之
四十三年二月時舊倭萬餘攻仙遊城圍之三月戚繼光
引兵馳赴之大戰城下賊敗趨同安繼光麾兵追至王
倉坪斬首數百級餘衆奔漳浦之蔡丕嶺繼光督各哨
兵入賊巢擒斬數百人閩寇悉平殘寇得脫者流入廣
東界掠漁舟入海
三月歸善盜溫七伍端作亂總督張臬檄參將湯勍討之

勅不爲備爲盜所乘殺指揮王佐等勅桓道歸原衛末
幾溫七兵亦敗被擒端自縛至軍門求殺賊自効端郎
所謂花腰封也總兵吳繼爵俞大猷受其降提督吳桂
芳至因使擊賊官軍乘之剿倭於鄒塘連克三巢焚斬
四百餘人捷聞　上命各加賞賚
隆慶二年倭分道犯廣東化州石城縣攻破錦囊所殺千
戶黃隆又陷神電縣城一時吳川陽江高州海豐等並
遭焚刼而山寇黃朝太等復起勢甚猖獗官兵不能禦
提督軍務侍郎殷正茂以聞自劾待罪兵部以正茂初
至任宜赦勿問　上曰廣東苦賊未至新倭復熾至陷

城池皆守臣向來怠廢玩愒守禦無策所致罪不可宥
通候事寧核治殷正茂素有才畧茲初任事其督率將
領司道等官悉力驅剿務期蕩滅其地方機宜悉聽便
格整理敢有慢撓者奏聞重治
廣東倭人犯新寧高平等處官兵與戰於外村烏嶼皆捷
俘斬二百餘人焚溺死甚衆事聞部下御史覈功具奏
兩廣總督殷正茂奏撫民許瑞出兵攻剿倭寇生擒七十
八人斬首二十五級請授把總職銜以示優異兵部謂
廣盜未靖姑厚其賞令盡剿諸賊乃僅授官　上命如
部議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精膳清吏司主事　臣　史高瓶　訂正

兵部　三十四

北虜

洪武元年克元都元主遁出塞許關國
三年五月曹國公李文忠克應昌獲元主后妃孫買的里
八剌太子愛猷識理達剌遁去元主殂於應昌國人謚
曰惠宗　上嘉其能達變知分遣使祭而尊之曰順帝
封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愛猷識理達剌稱帝於虜中

五年正月　上御武樓與諸將臣籌邊事徐達曰今天下
大定民庶已安北虜歸附者相繼惟王保保出沒邊境
今復遁居和林臣願鼓率將士以勦絕之　上曰彼遠
處沙漠以死自衛困獸猶鬬況窮寇乎姑置之諸將曰
王保保狡猾狙詐其在終必爲寇不如取之永清沙漠
上曰卿必欲征之須兵幾何達曰得兵十萬足矣　上
曰兵須十五萬分三道以進於是命達爲征虜大將軍
李文忠爲左副將軍出東路馮勝爲征西將軍出西路
副之　上戒曰卿等力請北伐志氣甚銳然古人有言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今兵出三道大將軍由中路出爲

門揚言趨和林而實避重致其來擊之必可破也左副
將軍由東路自居庸出應昌以掩其不備必有所獲征
西將軍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欵其兵令虜不知所
爲乃善計也卿等宜益思戒懼不可輕敵達等受命行
三月都督藍玉兵至土剌河遇王保保擊敗之保保遁去
六月李文忠率都督何文輝等兵至口温之地虜聞之夜
棄營遁獲其牛馬輜重無筭遂進至哈剌莽來虜部落
驚潰復進至臚朐河文忠諭將士曰兵貴神速宜乘勝
追之人持二十日糧兼程而進至土剌河虜將蠻子哈
剌章覘知之悉騎渡河設陣以待文忠督兵以戰虜稍

却復進至阿魯渾河虜兵益衆搏戰不已宣寧侯曹良
臣指揮周顯等俱戰歿文忠馬中流矢急下馬持短兵
接戰從者劉義直前奮擊以身蔽文忠指揮李榮見事
急以所乘馬授文忠自奪虜騎乘之文忠策馬橫槊麾
衆更進於是士卒鼓勇皆殊死戰虜遂敗走獲人馬以
萬計追至青海虜兵又集文忠勒兵據險椎牛宰士縱
所獲馬畜於野示以閒暇居三日虜疑有伏不敢逼乃
遁去文忠亦引還夜行失故道至桑哥兒麻士卒無水
渴甚文忠默禱於天忽所乘馬跑地長鳴泉水涌出人
皆以爲天助云

馮勝等師次蘭州傅友德先率驍將五千人直趨西涼遇
元失剌罕剌之兵戰敗之至永昌又敗元太尉朶兒只巴
于忽剌罕口大獲其輜重馬牛進至掃林山勝等師亦
至共擊走胡兵友德手射死其平章不花追斬其部落
四百餘人降太尉鎖納兒加平章管著等其將上都驢
知大軍至帥所部吏民八百三十餘戶迎降勝等撫
輯其民留官軍守之遂進至亦集乃路守將伯顏帖木
兒全城降師次別篤山口元岐王朶兒只班遁去獲其
平章長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馬駝牛羊十餘萬友德復
引兵至瓜沙州又敗其兵獲金銀印及馬牛二萬而還

六年春虜先後寇承平慶陽塞守將輒擊敗之大將軍徐
達李文忠等復往諸邊備胡行至臨清聞虜寇武朔諸
州遣陳德郭子興馳往擊之虜遁去德子興追敗之答
剌海口斬獲甚衆鴈門守將吳均大同守將王約復相
繼破虜擒其平章定定等
七年夏都督藍玉敗元將脫因帖木兒遂取興和李文忠
亦遣裨將擒其[illegible]卓陳安禮木屑飛太尉伯顏不花斬
其將眞珠驢獲親王戶　其高州大石崖克之斬宗王
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進至磑帽山破斬魯王及司
徒答海俊等

八年十一月虜寇大同馬門
十二月納哈出寇遼東守將馬雲葉旺擊敗之
九年三月伯顏帖木兒差人赴山中侯湯和諸和詔諸將
防邊者悉還獨衛潁川侯傅友德屯田備之
四月伯顏帖木兒犯邊傅友德設伏大敗之
十一年四月元主愛猷識理達剌殂諡曰昭宗次子盍王
脫古思帖木兒立丞相驢兒哈剌章蠻子及國公脫火
赤平章乃兒不花等時寇塞下
十一月山西邊將送所獲故元平章完者不花至 上遣使
歸之於驢兒以璽書諭之
十二月詔諭故元丞相哈剌章蠻子驢兒納哈出以嗣君
既殂不可以立君爲名而內有自殺之威
十三年故元國公脫火赤知院愛足屯泉和林爲邊患命
西平侯沐英總陝西兵深入賀蘭山涉流沙夜襲其營
擒獲其全部以歸
十二月虜寇永平
十四年正月乃兒不花寇邊命魏國公徐達率副將軍湯
和傅友德帥師討之
四月徐達督諸將出北黃河夜襲灰山擒虜別里哥等破
之遂班師

沐英領兵出古北口擒高州嵩州全寧諸部執知院李宣
并其部衆而還
十五年故元虜西右丞阿魯灰遣人至遼東關內附遣使
齎勅往諭之
十九年十二月納哈出據金山命宋國公馮勝分兵置衛
控制大寧諸邊
二十年正月命馮勝爲征虜大將軍傅友德藍玉爲左右
副將軍趙庸王弼胡定郭英爲左右參將商嵩參贊軍
事率師二十萬討納哈出又命李景隆鄧鎮吳[illegible]等皆
隨征師行 上諭勝等曰虜情譎詐未易得其虛實汝
等愼無輕進且駐師通州遣人覘其出沒虜若在慶州
宜以輕騎掩其不備若克慶州則以全師徑搗金山納
哈出不意吾師之至必可擒矣既而 上命遣前所獲
番將乃剌吾北還以書諭納哈出
五月納哈出棄金山巢穴營於新泰州去遼陽千八百里
六月馮勝駐師金山東北納哈出分兵爲三營一曰榆林
深處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一禿河輜重富盛畜牧滋
息虜主數招之不往及是大將軍逼之納哈出計無所
乃剌吾因勸之降猶豫未決勝遣指揮往諭之納哈
出乃遣使至勝營爲納款而實覘兵勢勝遂遣玉往一

禿河受其降虜使見勝逕報納哈出聞之指天噴嘖曰
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自詣玉納降玉大
喜出酒與之飲甚相勸納哈出傾其下啲啲語將脫去
時常茂在座茂麾下有解胡語者以告茂茂直前縛之
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耿忠
遂以衆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
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餘衆欲來追勝遣前
鋒將觀童往諭之於是其衆悉降勝以禮遇納哈出復
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道使奏捷於京仍奏常茂驚
潰虜衆遂班師悉以納哈出家降將卒妻子及其輜重

俱南行仍以都督濮英等將騎兵三千爲殿比還虜設
伏於途英等猝爲所乘遂見執英絕食不言乘間自剖
腹死事聞追封金山侯謚忠襄已命械常茂至京師安
置于廣西之龍州

九月納哈出等赴京入見　上賜納哈出一品服封爲海
西侯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授以指揮千百戶有
差俾各食祿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處之

二十一年二月故元四大王來降　上以其元之子孫憫
而宥之且厚其賜賚命隨西平侯沐英戍守雲南大將
軍藍玉送降胡寡婦一百六十二人至京命以文綺帛
衣四百八十餘襲鈔千二百三十錠給賜之

三月藍玉等率師十五萬由大寧進至慶州聞虜主脫古
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從間道兼程進發獲其次子地
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禿妃并公主等五十
九人又追獲吳王朶兒只代王達里麻平章八蘭等二
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有奇得寶璽圖
書金銀印章馬駝牛羊車輛各纍數奏班師脫古思帖
木兒既遁免欲往和林依丞相咬住行至土剌河爲其
臣也速迭兒所襲衆復散獨與捏怯來等十六騎偕遁
咬住來迎欲共依闊闊帖木兒值大雪不得發也速迭

兒襲執縊殺之并殺天保奴捏怯來等遣使來降命居
之全寧應昌諸處未幾失烈門襲殺捏怯來部落遂潰

六月藍玉遣人送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地保奴及
后妃獻金印金牌賜鈔二百錠命有司給第宅廩餼俾
就居京師既而有言玉私元主妃事　上怒妃慚懼自
盡地保奴由是有怨言　上聞遣使護送居琉球厚遺
資遣之

七月海西侯納哈出卒命其子察罕襲封爵改封瀋陽侯
納哈出故部屬行省平章朱高等千餘人自遼東來降

二十二年六月　上勅禮部曰朕削平禍亂以一天下二

十餘年而朔漠尚未清近命永昌侯藍玉等率師直搗
大漠俘虜其衆虜主脫古思帖木兒遁竄北歸未達和
林爲也速迭兒所害惟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擁
兵自固既而去逆效順率衆來歸朕遣使授印與武官
而失烈門數構疾不與使者相見潛謀部可特誑捏怯
來若失烈門有意南歸可令入朝決意北歸從其所欲
古之人有殺身亡家而立名者有保身全家而求生者
人之志固有不同不可强也捏怯等遂降
是冬　上以元兀納失里大王居和林西命來降太子八
耶親擁渾都帖木兒往都之諭曰昔中國大宋皇帝主

天下三百餘年後其子孫不能敬天愛民故天生元太
祖起漠北說　天下百年之間其恩德孰不思慕敬命
孰不畏惧是時四方無虞民康物阜自然歡帖不兒皇
帝即位政出權臣法度廢弛是以上天降亂民墜塗炭
草野間豪傑並起斯時在淮甸見生民靡寧乃與鄉黨
豪傑起兵除亂不四五年羣雄悉定故元番將降附者
接踵而至凡兩遣兵直抵漠北時爲帝者脫古思帖木
兒奔往也速迭兒之地遂遇害其餘士馬爲知院捏怯
來國公老撒丞相失烈門三人所有今已悉來降附朕
處於美水草耕牧之所俾樂生安業朕今主宰天下

遣使諭爾如有所言使還以聞朕有以處之
二十三年丞相咬住太尉乃兒不花知院阿魯帖木兒等
寇邊　上命英國公傅友德等從　燕王晉王往征之
師出古北口　燕王臨塞諭諸將曰虜地曠絕有千里
行師無間諜難以成功乃發騎諜知乃兒不花等駐迤
都遂冒雪抵其營虜不知也指揮觀童者與乃兒不花
有雅故前往說之乃兒不花迎遂偕觀童來見　燕王
慰撫之酒食遣歸復將至營復召之如此者三虜不能
測悉收其部落馬駝牛羊還
二十四年　燕王督傅友德諸軍出塞捕番將阿里失等

五月傅友德等師至哈者舍利王道虜遁去
八月都督劉眞宋晟征哈梅里哈梅里在和林西元爵兀
納失里大王居之往來患苦西域諸貢使　上常遣使
招諭之不從眞等攻破其城兀納失里遁去俘獲甚衆
於是虜益衰
二十五年十二月勅馮勝傅友德等以明年三月發京師
壯勇及河南山西鋭卒號行塞上立屯既試卒數十萬
衆兢虜庭耀張威武勅至毋違朕命
建文二年二月韃靼國公趙脫列干司徒趙灰隣帖木兒
司徒劉哈剌帖木兒率衆歸北平謀報虜侵邊　燕王

諭韃靼可汗坤帖木兒并諭瓦剌王猛哥帖木兒等
三年冬坤帖木兒使人歸款北平虜寇鐵嶺坤帖木兒死
鬼力赤立爲可汗去國號復稱韃靼獨所部大酋稍稍
稱仍漢官名
永樂元年二月　上諭鬼力赤書曰元運旣衰我　皇考
太祖皇帝受天命撫有天下朕以嫡子奉藩於燕恭承
天眷入繼大統嘉與藩邦同臻安樂比聞北地推奉可
汗正位特遣指揮朶兒只恍惚等持金綺四往致朕意
今天下大定薄海內外皆來朝貢可汗能遣使往來通
好爲一家使邊城萬里烽堠無警彼此熙然共享太平

之福豈不美哉并勅其太師右丞相馬兒哈咱太傅右
丞相也孫台太保樞密知院阿魯台等以遣使往來意
各賜文綺二
虜入遼東寨掠鐵路寨官軍頗失利虜亦引去　上復書
諭之不報
七月鬼力赤阿魯台率衆西與瓦剌馬哈木戰大敗瓦剌
者元別部也當洪武時強臣猛可帖木兒據其地死而
衆分爲三其酋曰馬哈木曰太平曰把禿孛羅不肯與
可汗朝會相雄殺不休
十月虜寇永平　十一月寇灰潞村黃甫川

三年正月阿魯台部落樞胡兒來歸曰鬼力赤與元臣哈
哈密內附遂相猜防數遣人伺塞下令謹備之
夏遣使完者禿賫勅諭瓦剌令天下一家莫不來庭惟爾
北部猶觀望未歸使者往諭其遣人通好朕當授以官
賞俾安本土朝爾者牧毋外王化并賜以文綺馬哈木
等遂遣使入貢其使往鬼力赤者皆不返
四年三月書諭鬼力赤朕嗣天位撫天下體天心以爲治
惟欲萬方咸得其所今海內外萬國臣順安享太平當
遣使致書可汗謂宜通好往來共爲一家而可汗不悟
拘我使臣掠我邊境自阻絕啟失天之所與孰能逆之

天之所廢孰能舉之昔天命宋主天下歷十餘世天厭
其德命元世祖代之數世之後天又厭之命我　太祖
皇帝君主天下此皆天命非人力所能也不然元之後
世自愛猷識理達剌北徙以來至今可汗更七主矣土
地人民曾有增益毫末否古稱順天者昌逆天者亡爾
衆中皆不離身弓刀不離手東遷西徙老者不得終其
年少者不得安其居今數十年矣是何罪也可汗聰明
特達宜敬天命恤民窮還前所遣使者及掠去邊人相
與和好用寧息爾衆同享太平之福顧不偉哉若果㐫
倔強之性天命人窮有所不顧必欲力較勝負朕亦不

得獨巳中國士馬精强長驅迅掃恐非可汗所能支也
其審度行之文綺二表裡往致遠意不報
五月遣忽都帖木兒哈剌罕齎勅諭鬼力赤部下阿魯台
曰曩者丑閭阿台爾聰明識天命有歸誠之心近忽都
帖木兒至又言爾母子同心自古名世之臣懷先見之
明者能審時宜識去就如王陵陳平去楚歸漢尉遲敬
德李靖舍隋歸唐曹彬潘美安身事宋此數人者皆知
天命去留之幾是以功成名遂福及子孫况爾明達不
下古人既知天命所在則當決之趨吉避凶就安去危
在此一舉他日進退兩難雖悔莫追爾宜審之仍賜阿

魯台織金文綺二端
謀言也孫台爲部下所殺馬兒哈咱奔瓦剌阿魯台遂居
海剌兒河　上曰事虛實未可知第敕邊將善爲備、
五年韃靼偕耳赤赤也兒吉你兒灰等來歸　上遣還令
齎綵幣賜虜酋仍寄諭寧夏守將是或爲虜間宜防之
六年三月時鬼力赤衆叛數年以非元種衆不附迎本雅失
理欲立之書諭本雅失里曰鴻臚寺丞劉帖木兒不花
等自撒馬兒罕脫身居別失八理今鬼力赤等迎爾北
行朕計鬼力赤與也孫台久結肺腑爲國未必能爇親
就踈况手握重兵雖下有附爾者安敢異志爾與鬼力

赤勢不兩立矣夫元運既訖自順帝後傳愛猷識里達
刺至坤帖木兒凡六代瞬息間未聞一人遂善終者此
可以驗天道爾之保身誠不易也去就之道宜詳察古
帝王如周封舜後胡公滿於陳夏後東樓公於杞商後
箕子於朝鮮微子於宋漢唐宋下皆封前代後裔　皇
考太祖於元氏子孫存恤保全有來歸者皆令還如遣
脫古思帖木兒還後爲可汗統率其衆承宗祀爾北人
所共知也朕之心即　皇考與前古帝王之心爾元氏
宗嫡當奉世祀吉凶二途審思之如能幡然來歸加以
封爵厚以賜賚俾於近塞擇善地以居惟爾所欲無爲

下人所惑徒擁虛名禍機在前有不暇顧亦惟爾所欲
朕愛人之誠同於己日今再遣劉帖木兒不花等諭意
并賜織金文綺衣二襲綵幣四端爾其審之仍不報未
幾虜竟殺鬼力赤立本雅失理爲可汗
七年四月書諭本雅失理曰邊將得爾部下完者帖木兒
等二十三人來具言衆已推立爾爲可汗爾欲遣使南
來通好朕心甚喜今遣都指揮金塔卜歹給事中郭驥
等賚書諭意可汗誠能上順天心下察人事使命往來
相與和好朕主中國可汗主漠北彼此永遠相安於無
事豈不美哉綵幣六表裡用致朕意完者帖木兒等朕

念其有父母妻子均給賜賚就命使臣送還所言其從
朕至意并賜其臣阿魯台馬兒哈咱脫火赤哈失帖木
兒等綵幣虜欲殺瓚驥不屈死之
五月封瓦剌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爲賢義王把禿孛羅爲安
樂王賜之誥印
七月命淇國公丘福爲征虜大將軍率武城侯王聰同安
侯火眞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往擊虜　上諭福曰
本雅失里逆天理殺信使故命爾徂征爾必戒之出開
平而北卽不見虜亦常如對敵過虜設奇奮擊不得復
卽止毋爲虜所紿仍告本雅失理以喪師問殺使之罪

甘肅總兵何福奏韃靼脫脫卜花等各率所部來歸今止
於亦集乃　上遣庶子楊榮齎敕諭福曰脫脫卜花等
旣來而止於亦集乃遲𢌿日久或致生變爾可與楊榮
計度從長行事須用爾權宜處之務在得當
八月丘福出塞率千餘人先至臚朐河南遇虜游兵與戰
虜敗福遂乘勝渡河又獲虜問我者尚書一人福飲之
酒問本雅失里今安在虜尚書詐言本雅失里聞兵來
北遁去此未遠可三十里福大喜曰當疾馳擒此虜將
諸軍未集諸將皆以此虜誘我不可信不聽右虜尚書
爲鄕導徑前薄虜營相持二日每戰虜輒佯敗誘我深
入福銳意乘之李遠泣諫曰將軍輕信諜者言懸軍至
此虜示弱紿我也將退則乘我疲極取我耳將軍獨不
念陛辭日　上諄戒乎而躁進若此計獨宜結營自固
晝揚旗伐鼓出奇兵與挑戰夜多燃炬鳴砲以張軍聲
勞困虜使莫測不二日我軍畢至併力奮擊必大捷否
亦可全師而還將軍柰何不慮此王聰亦力阻福皆不
從欲遣火眞使虜詐求和解而率精騎劫虜眞猶豫未
決福厲聲曰違命者斬旣上馬先驅麾士卒控馬者皆
泣下諸將見元帥去不得已從行不數里虜伏四起奄
至圍我遠聰率五百騎突虜陣斬虜數百人聰戰死遠

馬蹶與福眞忠皆被執沒虜中　上聞震怒諭東宮
明春朕且親征雪恥
八年二月　上出塞至斡難河本雅失里遁去又敗阿魯
台　詳親征
冬阿魯台遣使言欲輸款且言瓦剌不宜信瓦剌亦請乘
阿魯台遂殘之　上兩荅其意
九年閏十二月阿魯台遣使納款且請併女直吐蕃諸部
屬其約束　上以問侍臣多請許之黃淮獨曰此虜狼
子野心使各爲心則易制若併爲一則難圖矣此寇實
其姦謀也　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

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其請而送其兄妹
北歸蓋洪武中師至捕魚兒海俘來者
時阿魯台與本雅失理君臣已各部而居明年馬哈木等
乘本雅失理窮滅之阿魯台上疏請爲故主復讐會馬
哈木使來言滅本雅失理得傳國璽欲進獻恐爲阿魯
台所邀請兵征之且多所陳乞 上曰虜驕矣姑待之
勞其使遣歸
十年五月瓦剌順寧王馬哈木等遣其知院海答兒等請
天兵除阿魯台乞軍器及賞賚部屬命宴賚其使遣之
十一年 上巡北京勅阿魯台無以丘福事懷慮漢呼韓

耶唐阿史那社爾受享顯爵福及子孫爾宜效焉特賜
爾母子金幣諭意
是虜酋伯顏不花來朝亦請誅瓦剌
十一封阿魯台爲和寧王母妻封夫人瓦剌遂貢絕
十一年十一月瓦剌三酋叛
十二年二月 上北征瓦剌馬哈木再出塞阿魯台時遣
使至 上督言馬哈木動靜且覘我我兵大敗馬哈木
太平把禿孛羅於忽蘭忽失溫逐奔至土剌河 上使
諭阿魯台阿魯台大懼
十三年正月馬哈木等貢馬謝罪語甚卑遂還前所留使
合里檀哈兒等 上曰黠虜乃巧言文過卑辭頓首虜
貪厭不足較乃受獻館其使使者言馬哈木以阿魯台
與中國欵將爲已害候冬襲之 上勅邊將嚴爲備
十四年春阿魯台與瓦剌戰破之使使來獻俘 上報賜
仍及其將士
順寧王馬哈木死遣官者海童往勞賢義安樂二王先是
海童嘗使瓦剌歸言所以拒命者順寧王之爲順寧死
賢義安樂可撫也故 上復遣之
十六年春海童及瓦剌貢使至
馬哈木之子脫歡請嗣父爵 上復封脫歡爲順寧王而

使海童及都督蘇火耳灰等以綵幣往賜太平把禿孛
羅及其弟昂克別使使祭故順寧王自是瓦剌復奉貢
而阿魯台叛初阿魯台降以避瓦剌窮其南保塞自歸
上因曰虜黠詐窮來歸我非其本心然天地之仁主覆
育豈預揣哉納而封之虜既得休息生聚畜牧數歲益
蕃富遂慢我使者或拘留之彼使歸肆行劫掠部落往
往寇塞下 上戒諭不悛
十九年十月阿魯台叛 上遂議親征 詳親征
二十年閏十二月阿魯台弒其主本雅失理自稱可汗
二十一年四月瓦剌脫歡攻阿魯台敗之

七月　上親征阿魯台虜知院阿失帖木兒等來降寧陽
侯陳懋等以韃靼王子及其部屬降封也先土干爲忠
勇王賜名金忠　詳親征
二十二年三月　上復親征阿魯台詳親征
十一月　仁宗遣中官別里哥等齎勅諭阿魯台宥其前
過令通貢其來加存賜鈔幣表裡
十二月虜寇興中陽武侯薛祿擊敗之
洪熙元年　宣宗給本雅失理妻及外母米每月各五石
七月兀剌部脫脫來歸
宣德元年正月使勅兀剌王子捏烈忽嗣父太平爵義王

賜哈木子脫歡遣人進馬
二年和寧王阿魯台兀剌順寧王脫歡亦力把力王歪思
各遣人朝貢
三年正月遣指揮曾者赤帖木兒齎璽書諭阿魯台
四月脫歡歪思各遣人朝貢賜金綺加賜歪思弓刀甲冑
五年六月虜寇赤城七月寇宣府十月寇雕鶚
六年春以陽武侯薛祿議棄開平移城獨石始　文皇帝
已既棄興和及大寧至是開平復失宣遼道絕虜益逼
內地而阿魯台兀剌時相攻兵挐不解阿魯台敗
八年二月　上勅大同總兵武安侯鄭亨聞阿魯台與兀
剌脫歡戰阿魯台敗北部曲離散假息近邊即欲來降
嚴爲警備歸正人至傳令至京虜多詐古云受降如受
敵愼哉
八月忠勇王金忠卒　上甚悼之賜祭葬
七年九月阿魯台殘破兀良哈遷往遼東塞
八年二月阿魯台遣人由遼東入貢　上勅總兵巫凱往
來虜使自大同宣府入今乃迂路從遼東來謹防之
七月虜入大同塞
九月虜督卜寇甘肅都督劉廣遣將敗之殺督卜女子答
卜者阿魯台部酋也虜阿魯台使來羣臣請拘之斂兵

問罪　上曰阿魯台歸命久蘭宗待之厚毋以細故廢
前恩且部下逆彼不能制未可罪禮其使璽書諭之
九年正月寧夏總兵史昭言也先帖木兒等款塞　上勅
昭虜譎詐未可輕信或僞降紿我愼防之毋墮賊計
四月阿魯台爲兀剌脫歡所敗遣人告難　上勅賜綺幣
撫諭
兀剌脫歡攻阿魯台殺之欲領部落人心不服乃立元之
後脫脫不花爲主居沙漠北哈剌嗔等部皆應之
八月阿魯台子阿卜只俺乞歸附爲左都督
十二月兀剌脫歡遣人朝貢以阿魯台死來告請并獻前

元玉璽使臣昂克等朝貢陛辭命指揮康能等送之還
并賫勑諭脫歡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人來朝進馬
具見勤誠聞殺阿魯台尤見王之克復世讐所云已得
玉璽欲獻亦悉王意然觀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多皆
不繫此王既得之可自寳用仍賜脫歡紵絲五十表裏
以荅其貢獻云
虜朶兒只伯寇涼州又入寧夏塞殺掠人畜
虜入關平寨千戶楊洪禦之虜退去
甘肅總兵劉廣言完者帖木兒南寇塞上千戶王敬禦之
擒完者帖木兒

正統元年虜圍鎭蕃復寇山丹又入大同塞
脫歡與朶兒只伯讐殺相仇成國公朱勇言兩虜合一勢
益强盛乞勑緣邊謹備之虜數入山丹寧夏甘肅莊浪
塞脫歡遣人貢馬
夏虜酋脫脫木兒滿哥帖木兒率衆敓涼州塞守將李安
以聞　上勑安毋以虜欵弛備
七月虜酋把禿孛羅入莊浪尚書王驥遣都指揮魏榮率
兵禦之擒其部落以還虜遁去
九月虜酋阿台闌尚書王驥還復入寇勑王驥督兵禦之
二年春復命邊將方政史昭丁信楊洪等分道討虜㓕御
史李儀言和寧殘孽窮無所歸乍臣乍叛小爲邊寇固
自其常第歲烽堠練士馬備之足矣不宜冬棄所守遠
兵遠出冒寒涉險幸一時功　上曰儀言是然師業已
行政等才足辦也已而皆無功
九月脫脫不花遣人貢馬厚賜之
朶兒只伯數入邊寇掠甘涼命尚書王驥行邊
冬命都督任禮爲平羌將軍都督蔣貴趙安副之尚書王
驥督師勦阿台朶兒只伯
三年四月任禮蔣貴破虜於石城斬三百餘級擒其僞左
丞脫羅及部屬百人金銀牌六璽印二馬駝牛四百

餘兵甲衣裘稱是阿台與朶兒只伯以數騎遁去追敵
之梧桐林至黑林而還僞平章阿的千以餘黨降趙安
出他道復破之刁力溝擒僞右丞等三十人逐出塞千
餘里虜衆幾盡論功封禮寧遠伯貴定西伯安會川伯
賚驥等有差
兀剌破殺阿台及朶兒只伯勢益張東誘兀良哈女直寇
塞下亦時遣使來貢馬
四年春勑諭觀脫不花曰朕惟我　太祖高皇帝衣愛中
外待漠北尤誠信服遵守不敢失可汗聰明仁和順天
道遣使通好人民安樂此亦可汗祖宗愛民遺澤之所

致也厥甚嘉之今遣都指揮康能等齎書幣往致朕意
可汗宜益敦前好使命往來無間華夷一家將後嗣蒙
澤可汗名亦千萬世不磨可不偉歟仍賜可汗諸衣服
綵幣及其右丞脫歡等皆有賜
六年冬脫脫不花及其太師也先遣人貢馬賜物王與太
師等太師者虜握兵大酋號也時虜衆皆服屬也先脫
脫不花徒以元裔名爲君不相臨制妻也先姊以爲歡
八年四月元嗣太師順寧王脫歡死子也先嗣自脫歡殺
阿魯台併吞諸部勢浸强盛至也先益橫屢犯塞北邊
境自此多事矣

也先阿魯骨遣人貢馬時虜漸驕桀不恭初止三十人後
乃百人最後至三千餘人屢賜勅戒約毋過三百人不
聽我濡恐納之使者亦恣橫往來殺掠道路恣要索稍
不厭輒造釁端虜所請叶物亦歲歲增至中國所無者
我不能應恆蓄謗韹爽與其使偕允邊驛騷公私耗費
又攻哈密執其王母掠沙州破兀良哈至脅誘朝鮮邊
將皆知其必爲寇屢疏警勅戒防禦而已不能絕也
九年七月兀良哈入寇　命成國公朱勇等率諸軍二十
萬分道出塞擊之朱勇出喜峰口由中路左都督馬諒
出界嶺口由北路興安伯徐亨出劉家口由南路都督
陳懷出古北口由西路踰灤河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
神樹至全寧遇虜餘逆戰走之攻虎頭山過泰寧朵顏
又擊敗之御史姚鵬上其功　詔加勇太保亨進封侯
諒封招遠伯懷平鄉伯徐進爵有差
十一年冬虜遣使言往攻兀良哈歸且乞糧并欲見大同
鎮守太監郭敬　上勅敬毋予糧毋得擅見虜已復請
更給順寧王印詔予之
十二年虜使至宣府致脫脫不花及也先書於守將楊洪
洪以聞勅洪謝其使報書中國家威德耳毋襲相失虜
歡時洪在邊頗有威名虜畏之故以書結洪須之其部

阿兒脫台來歸言也先謀入寇脫脫不花止之吾屬受
明恩何忍爲此也先言王不爲吾當自爲之吾以騎日
蹂塞下彼田不得耕民不得息如此足逞也　上屢因
其使諭之也先益糾結諸胡使謀我貽書兀良哈詔
兩祖父官皆元成吉思可汗時可汗所授慎毋忘且
責令供頓過軍兀良哈以聞詔問也先不報
十三年十月宣府總兵楊洪獲虜阿台於塞下
十四年七月也先大舉入寇　上親征北狩（詳親征）
十月虜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命石亨等軍於城北兵部
尚書于謙督其軍都督孫鏜軍於城西侍郎江淵參其

軍皆背城而陣以交趾將王通爲都督與都御史楊善
守城謙躬擐甲冑督德勝門以忠義諭三軍人人感奮
虜攻城四散抄掠石亨與從子彪等挺刀持巨斧突入虜
陣所向飄靡都督萬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虜少沮
大學士陳循請榜諭回回韃靼及漢人有能擒斬也先來
獻者賞萬金封國公復寫書作喜寧與太監興安約誘
也先入寇乘其孤軍合兵勦殺詔許之所致書爲也先
邏卒所獲也先頗疑喜寧既宣府遼東兵至我軍大振
于謙令石亨等乘虜移營舉大砲擊虜營死者萬餘也先
大沮宵遁以　上皇北去脫脫不花亦北遁

也先出居庸關伯顏帖木兒奉　上皇出紫荊關諸軍兵
分躡虜石亨石彪破虜于清風店
景泰元年四月宣府遊擊楊俊上言也先往時曾長尚在
東西諸番未附今既弑脫脫不花并其衆衆自女直兀
良哈野人西至蒙古赤斤哈密皆受約束包藏禍心待
時而動又聞其妻孥輜重在哈剌莽來去宣府幾數百
里健人壯馬屯沙窩去邊尤近今宜大懷來遼東山海
永平寧夏延綏莊浪等處宿兵不下數十萬臣愚以爲
險阻之處量留守禦其餘壯勇各選老成謀略將官統
率進西悉赴代州近邊悉附永平操練更選京營騎兵

甲合股肱大臣統率至大同宣府會合所在兵列營堅
守爲正兵其永平營起傾不代州營兵起偏頭關一帶
接伏爲奇兵部署既定或撫綏虜使以激其怒或敵數
叛逆以正其罪彼必來犯我正兵堅壁清野坐觀其變
密遣奇兵日夜倍道擣其巢穴使彼前不敢進後不能
顧必擒其妻孥獲其輜重彼或察知我謀急還拒救我
乘其奔潰奇兵夾攻立致摧敗此實成功取勝之機抑
臣又聞三軍之害猶豫最甚昔在有宋澶淵之役若從
寇準之議必無靖康之禍今若翻以遲疑失今不治臣
恐他日之患猶有甚於今日者願陛下重念天下者祖

宗之天下人民者祖宗之人民縱欲息兵保民惟安一
時寧不思祖宗創業守成之艱乎文武諸臣何面目忍
腆偷生縱此虜驕悍臣一家父子兄弟受恩實深馬革
裹尸固其分也事下總督兵部及營中諸將會議尚書
于謙言賊虜也先逆天背德彼之罪惡已盈我之寇恥宜
雪楊俊此疏發憤强國但興兵舉事係社稷安危即如
俊所言萬一我軍出境賊與我牽制別分犬牛出關道
乘虛四散剽掠是自散守備計非爲全國家之害非止
北虜東南寇盜未除河南流民已聚豈可輕內重外更
不思患預防夷狄之性利於疾速不能持久去來如風

雨聚散如野蟻得利則鴟張失勢則鼠遁乃其態若欲糾兵涉遠出徼倖之謀擄奸回之虜將卒不相知號令不相統臣愚未見其可　上從謙議

大同參將許貴言虜請和乞遣使議兵下兵部議于謙議曰曩遣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往使財賂方入寇盧虜騎已至關口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不得要領而還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虜有不共戴天之讎和則背君父而違大義此理不可和也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則不可違則易變勢不可和也後文請責詰貴

虜入鴈門關將遣五將率兵三萬分屯真定保定易州涿州通州以寧遠伯任禮爲總兵官率精兵五千巡守各城禮辭老以都督劉安代之

虜入河曲關代州

五月虜酋阿剌遣人貢馬請和邊臣斷之懷來以聞文武大臣請遣太常少卿許彬錦衣都指揮馬政浮虜使情僞彬等言虜果欲議和罷兵且來還　上皇奏至召大學士陳循等對文華殿諭曰也先背逆天道邀留　上皇與不共天粲何言和循等頓首請賞虜使且好言諭阿剌殺其詐謀京營邊塞嚴爲防禦　上曰善勅阿剌曰我朝與爾无剌和好也先違天犯順朕兄　太上皇帝興師問罪也先又輒邀留我生靈殘我邊徼朕承嗣大統宗室臣民咸請興兵討罪復讎朕念也先屢請送大駕回京以故遣人賜書授賞乃也先詭詐反殺令阿剌使至亦奏云云朕欲從爾但聞也先尚聚衆塞上意在脇挾義不可從即阿剌必欲和好待无剌諸部落北歸議和未晚不然朕不惜戰也先光做不俊悔禍恐無及使回朕加恩賚厚賜阿剌答來意

六月虜來　上皇復至大同肆行擄掠

七月虜酋阿剌遣使請和以李實爲禮部侍郎羅綺爲大

理少卿奉勅使虜詳北狩

普化可汗即脱脱不花遣使皮兒馬黑麻入貢請和

八月東虜入遼東塞總兵曹義擊卻之

十月也先使人逾三千由五軍神機營官軍凡五千屯州居庸關

十一月也先使還勅也先爾无剌都總兵苍剌罕太師淮王大頭目中書右丞相也先遣使來貢并覽奏具悉太師徹順天道尊事朝廷保守兩國祖宗來和好之意甚善自今宜安分循理勿聽讒說浮言否則利歸於下怨歸於上太師察之朕與朕兄　太上皇帝骨肉至親孚勞

太師念所貢馬匹鼠皮賜賞并奏求物討鬥人口悉付
來使假金三兩坐非論發太師知之
二年也先强盛欲爲可汗輙入刼掠背化背化大窘
三年正月瓦剌可汗屢入貢屢請報使尚書王直偕廷臣
請許之制曰正統間使通虜幾危宗社今朕方思與虜
絕卿等第謀所以富國强兵雪犟恥稱朕意焉毋復言
彼虜事尚書金濂胡濙相繼言虜向化誠不報且生釁
其何斬一介行李踐虜廷稍慰其望濂復引高帝以三
十萬衆困平城以爲戒制曰使毋往朕志定矣平城事
非所宜言於是勅可汗前者使往小人言語短長搆和

好兩國人民咸罹與害此亦朕與可汗皆共知也可汗
今請答使朕恐踏前失不復遣可汗使皮兒馬黑麻等
朕皆優禮厚給馬値遣歸自今使來朝貢者聽然亦須
人少賞賜乃得厚朕終始不食言別勅也先指如之
時背化可汗與也先相讐殺于謙石亨乞統兵出宣府大
同討虜復讐　上不許
二月瓦剌同年撒來王子遣人貢馬
也先遣人來獻捷言其故史得阿魯台部落以可汗虛位
乃立背化正室也先姊也有子不得爲太子而以他妻
子爲太子也先諫之不從傾攻也先也先不得已與戰
敗之背化奔十餘騎逃去也先盡收其妻妾太子人畜
獻良馬兩匹奏捷命宴其使賜鈔幣
十一月宴瓦剌使臣太尉察占平章哈只阿力等二千九
百四十五人於禮部令人得買瓦剌使臣馬瓦剌使臣
携幾虜中國男女百餘人至會同館詔諭使臣人與鈔
綵幣二表裡使臣初許言背化并也先令擄遐中國人
已乃匿不發賜綵十二三
十二月也先及其諸酋乞黃紫織金九龍紵絲及金酒器
藥材顏料樂器佩刀諸物禮部言龍袍金器非所宜用
乞勿與與藥材諸物當是時也先使毋至京幾千人出

入馳恣毆守衛掠人財物至欲騎入長安門猶猶約束
即彎弓持刀言奪馬殺人通事都督昌英每好詞阻之
不聽輒侮駡使臣在朝時入塞補掠人畜將官請勦又
以通好故恐貪功摩隙不欲與戰虜益驕東結朵顏西
交沙窩腦結赤斤蒙古往往窺塞下
四年正月復宴瓦剌使臣察占等二千八百七十六人於
禮部勅瓦剌太師淮王也先太師求答使朕恐使人交
構彼此懷疑以故不遣太師遣人多二次三千餘人邊
將堅請勦絕朕念太師忠義姑聽使人入京自後可少
遣遣時與總數文書令守關者閉不納太師并各頭目

差正副使二十二人陞都督都指揮指揮千戶等官賞
金鑲犀帶九鈒花金帶九素金帶三花銀帶一共三千
餘人貢馬貂鼠皮賞織金綵表紵絲二萬六千四百三
十二絹九萬一百二十七衣靴帽鈔錠太師如之
七月也先攻敗普化奔兀良哈依沙不丹沙不丹殺普化
也先遂自立爲可汗盡殺故元頭目苗裔殺白馬九黑牛
五祭天號八月入西番遂我甘凉
十月也先遣哈只貢馬貂鼠銀鼠皮書稱大元田盛大可
汗田盛華言天聖也末書添元元年中言往元受天命
今得元位盡有其國土人民傳國玉寶宜順天道遣使

和好庶兩家共享太平又致殷勤　太上皇帝　上以
書示禮官會議答書給事林聰言也先不敢輒稱可汗
使說中國君輒從其稱長獄逆賊仍其故號激怒大年
乞勅其來使歸語也先以華夷之辯順逆吉凶之道庶
不失國體使給事中徐正乞賜也先勅曉以天命禍福
成敗之理如其稔惡不悛我乃聲罪致討安遠侯柳溥
言也先弒篡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若從其僞
稱是與其弒主也答書宜仍稱瓦剌太師否絕其往使
犯我邊寨即與師致討并下廷議議言自古王者不治
夷狄也先稱大元田盛大可汗固不可從若可汗乃隋

唐以來北狄酋長之常稱非中國所禁朝廷答賜勅書
宜稱爲瓦剌可汗稍示羈縻　上又下禮部議儀制郎
中章綸言可汗二字在中國固爲夷狄酋長之常稱在
夷狄則爲皇帝之位號觀其稱唐太宗爲天可汗元世
祖爲成吉思可汗可見矣向者脫脫不花爲可汗乃其
世傳所稱名猶近正也先弒主僭稱名實大舛今若因
而稱之彼以爲中國天子亦稱我爲可汗誇示羣酋畢
酋畏服無復携貳益窺中原後禍未測仍其故稱彼必
怏怨益肆侵擾均爲不可莫若賜勅封爲敬順王稱爲
瓦剌王便下廷議議言臣等議請稱也先爲瓦剌可汗

詔令再議臣等以爲便給事中盧祥李鈞路璧等以爲
不便欲仍稱太師乞聖裁　上曰也先雖桀驁亦能敬
順朝廷宜如議稱瓦剌可汗　上遂勅文武督兵大臣
也先假易名號其所遣使從大同來或從宣府甘肅來
奸計叵測京師禦備不可不嚴爾等其選兵訓練務上
長策聽便宜行事并勅沿邊城守戒嚴時瓦剌使臣火
只爾阿麻回回進玉石九千九百斤邦今自售也先妨
賽英孛羅魯王諸酋亦遣人貢馬自是稍出入東西寨
上爲寇不復深入也先新立恐諸部不從亦欲與中朝
通好貢市往來然數年賞賜虜費亦不下百萬計

天順元年也先有平章哈剌欲殺也先也先為太師言於也先日主人衣新衣幸以故衣賜臣也也先不許而以其弟平章阿失帖木兒為太師哈剌怨欲叛也先也先荒於酒色又殘諸部諸部不悅稍解散也先益忿哈剌聞哈剌且叛益怒欲攻哈剌恐不勝乃召哈剌子飲酒中以鴆哈剌子醒吐覺走出不能行嚙指血染箭令其僕持告哈剌哈剌陽不知益敬順也先也先以哈剌畏已防稍解哈剌伏衆伺也先出獵襲之也先猝無戰敗走從數十騎遁又恐此數十騎通哈剌半夜棄去與二親信走道中饑窘至一婦人所乞漿婦人款之酪遂去夫歸恤

言狀疑其為也先急追及殺之諸部遂分散而孛來癇王子為雄哈剌既殺也先孛來尋殺哈剌而立小王子為可汗小王子之名始此莫知其所自起也孛來自秋其主小王子數來近邊求索傳聞實挾在其處不守欲領兵趨邊要擄取之　上曰何如權臣李賢曰景泰以來連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陛下初復位正宜與之休息況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不可若寶璽乃秦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足為貴　上曰卿所見極是莫若遣通事賚賞賜與之賢曰聖慮如此庶幾允當明日召亨曰且未可舉兵先遣通事探其逆順俟其回報處置亨意方止於是遣都督馬政往見孛來厚與賞賜深加慰恩但其餘部落為使得孛來保送使臣而回

二年二月孛來寇陝西總兵安遠侯柳溥禦之敗績御史劉濬劾溥溥行賄得釋濬謫官已而虜大掠關中震動乃召溥還奪太傅

十一月孛來寇延綏守將都督僉事張欽逆戰敗之進都督同知命佩征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陽諸路兵將孛來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等相繼入寇東掠延寧甘涼西侵宣大北邊無寧歲矣

四年八月孛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邊將高陽伯李文擁兵不敢當其鋒已而虜衆直抵雁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擄掠砲火徹於京師人民驚疑襄家走避擁入京城莫能止李賢言於　上曰京師宜出軍於紫荊倒馬二關駐劄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二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久停命兵部奏欲遣將統京軍赴大同殺賊　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荊關馮宗領兵赴倒馬關然此虜已有所獲見我軍不動去而復來遂復動三關之軍赴雁門人民恃以不恐虜尋亦引去

九月寧夏總兵都督張泰破虜於東關
十一月虜寇莊浪都御史芮釗率兵禦之
五年六月孛來寇河西涼州莊浪一帶圍困城堡日久不
退乃遣總兵伉廉領兵自湖縣過河與莊浪合兵殺虜
截殺虜益猖獗過河搶掠牛馬財物官軍與敗與敵闘
中震恐於是以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懷寧伯孫鏜
爲總兵官率京營兵萬七千山東兵六萬西征命甫發
反不果行河西羽書紛至李賢乃薦侍郎白圭僉都御
史王竑分道禦之虜已得大利去矣遂班師
秋孛來三上書求欵廷議請遣使撫諭乃命指揮詹昇賫

勅諭孛來曰比邊臣奏太師書言通好事朕已悉知朝
廷故與北邊往來無間及貪納構怨常在北邊今歲復掠
我河西邊將追捕兩致殺傷廷臣咸請大發兵誅討朕
以生靈故訓罷兵議太師書中亦言愛惜多人性命朕
與太師既同此意故使往諭太師自今其桀約故行
大道散遣部落毋爲邊患使來貢賜朕不爾吝其往續
欽至可領也
冬孛來遣納阿出等隨詹昇來報命且請從陝西入從之
未幾復糾毛里孩入河西賜詔責讓令貢道仍由大同
毋踰陝西年使至大同詔守將彰武伯楊信勞名貢其
必匪測且有三千人伺塞下宜警爲備仍敕虜使察古
毋多挾人來留其餘塞下宜鎮之驗與邊人交易
孛來上書言已爲諸部長賞賜不宜等諸部酋部言孛來
賜視諸部太濫倘其君小王子與之同虜會且議君臣
分以此怏怏宜稍裒其意詔增幣一襲
成化元年二月孛來誘兀良哈九萬騎人遼河武安侯鄭
宏拒却之
九月虜寇榆林寨寧遠伯任禮巡撫都御史項忠却之會
孛來與毛里孩相讐殺遂退去
三年九月虜陷開城縣知縣丁珪救死之徙其縣於固原

四年給事中程萬里言陝西重鎮國初以來安置土達於
寧夏甘涼等處種類蕃息往年虜賊侵擾今歲亢旱饑
饉有司失於撫恤是以滿四等挾險嘯聚況今黃河凍
凍虜酋毛里孩去邊不遠寧無奸計且兵荒之後民物
盜起乞勅有司存恤賑貸仍遣大臣二員奉勅往彼與
守臣會議招土達中年高有識者宜上恩威諭以禍福
使之各率其屬無自擾求且罷一切苛政庶足歆動其
心潛消其逆臣又見毛里孩等久不朝貢往來宜府大
同其情叵測萬一有變驚擾畿內臣恐意其有可敗者
三距我邊方纔二三日是彼爲客而我爲主以客就主

以勞待逸一也自恃強衆併吞諸部志滿氣盈兵驕者
敗驅馳不息人馬疲勞二也比來邊報見賊烟火有一
二百里者有三五十里者散逐水草兵力四分三也爲
今之計宜選京師騎兵一萬宣府大同各一萬每三千
人爲一軍擇將十人統之嚴其賞罰容使人探毛里孩
所在出其不意晝伏夜行徑擣其巢破之必矣昔李靖
以騎兵三千破突厥大衆我今宜及其未發早爲之所
欲戰則圍方略欲守則飭兵力毋祗憑文移致誤大計
詔下兵部會廷臣議謂毛里孩自前歲朝貢後不復犯
邊今無故與師遠涉沙漠恐非萬全之計且所掠東北一

帶沿邊守臣但戒嚴以備　上是其議
七月命巡撫陝西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都督劉玉充總
兵官都指揮夏正劉清充左右參將討滿四滿四本名
俊故元平涼萬戶把丹之孫也國初虜降者皆處以邊
地謂之土達俊處涼州三坌灣號滿家營有衆數千人
時出行劫邊將覬其財俊厭苦之會其黨事發詞連俊
遂據石城爲亂石城天險即府吐蕃石堡城王忠嗣所
謂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者也寧遠伯任受廣義伯吳琮
令兵三萬擊之大失利於是命項忠劉玉統調京營及
延綏寧夏甘涼等處軍馬共一萬三千征之忠疏言其
賊數月不下伏羌伯毛忠指揮劉聖贊瀛俱戰死廷議
謂賊未平且勿虜滋蔓請濟師大學士彭時持不可
十二月順天府學生馬璞痛父貞從征滿四死於賊上章
乞同兄璠討賊爲父報讐　上憐其志命馳驛往
五年二月滿四黨楊虎貍降誘滿四出戰擒之檻送京師
并其黨磔於市始滿四事敗且入虜以圖急不得出比
誅邊將已報虜入套寇邊矣
勑陝西巡撫馬文升等撫綏土達給之衣糧處其時滿四
平後其餘黨反側未寧巡按御史江孟綸以爲言故勑
文升等撫安之

虜寇平涼隆德巡撫馬文升擊之
九月孛羅忽亂加思蘭入榆林寨又入寧夏塞大掠環慶
至固原
六年十二月毛里孩乜烈忽屢入陝西寨總兵劉聚擊敗
乜烈忽
八年七月虜寇臨鞏都御史馬文升督兵追至黑水口生
擒平章鐵烈孫斬首數千顆
九月總督陝西馬文升敗虜黑水口湯羊嶺斬首功二百
因改其嶺爲得勝坡勒石紀功

九年十月虜遣人貢馬　虜冠廣寧
十年虜屢入大同宣府寨冠甘涼亦遣人貢馬
十月癿加思蘭大掠莊浪寧靜涼入至鞏昌平涼總兵劉
聚巡撫馬文升禦之無功遣給事中韓文敷功罪
滿魯都冠宣府　十一月虜冠臨鞏
十一年秋滿魯都癿加思蘭並遣使貢
十二年三月癿加思蘭冠宣府
十三年滿魯都癿加思蘭遣脩昤阿忽剌千七百五十人
貢馬騾五千當是時虜中相猜癿加思蘭女妻滿魯都
欲代滿魯都爲可汗恐衆不服謀殺滿魯都而立斡赤

來爲可汗滿魯都知之索斡赤來癿加思蘭匿不與攻
逐滿魯都并有孛羅忽之衆
十五年滿魯都部脫羅干亦思馬因復攻殺癿加思蘭
亦思馬因稱太師
十六年滿魯都部落冠榆林塞
三月太監汪直總兵保國公朱永提督尚書王越率兵出
塞捕虜至威寧海斬虜首四百三十七級
虜自癿加思蘭死數歲希入冠直恃寵喜事數擁兵徼
戮伐功永越附和之諸大臣心知其非不敢爭
十七年八月亦思馬因冠大同保國公朱永出禦之戰海

東山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威寧伯王越佩征西前將
軍印鎮守大同防禦虜冠
十八年虜冠大同報威寧海子之怨也邊將與戰失利命
戶部尚書余子俊總制諸軍事出京營兵禦之子俊分
兵據守要害虜遂引去師還加太子太保
九月滿都魯可汗死亦思馬因立把禿猛可爲可汗
十九年四月虜入陽和　六月入大同諸堡殺掠人畜數
萬守臣邊鏞許寧來告捷
虜騎入宣府大同烽火至於圻內
二十年二月亦思馬因冠大同命戶部尚書余子俊總督

軍務同保國公朱永率師禦之
虜犯邊山西巡撫何喬新設伏於灰溝營虜至不覺伏起
戰敗之斬獲甚衆以功陞副都御史
二十一年二月小王子大入冠大同邊將失利命定西侯
蔣琬爲總兵尚書余子俊提督軍務率京營及沿邊諸
路兵禦之琬至大同出野口門虜已徙帳而北俘斬其
哨騎十餘出臨邊大擁兵而還
二十二年春虜數入開原塞
二十三年西番罕慎言死刺有克捨太師革捨太師克捨
死其弟阿沙赤爲太師革捨弟阿力阿古多兀與阿沙

赤相讐殺遂西走據哈密族化朋北虜大抵孛剌爲强
小王子次之二種反復相殘並陰結朶顏何我塞下郎
貢馬二種亦相繼往來恐中國有備以故雖一入彼自
相猜忌不能久留內地未幾滿魯都衰弱不知所終而
把禿猛可王太師亦思馬因加虎脫羅干屢遣人貢馬
弘治元年把禿猛可死阿反立其弟伯顏猛可爲王虜中
以太師官最尊王幼恐太師專權遂不復設太師伯顏
猛及其酋長與孛剌酋亦遣人貢馬驸馬文升在兵部
奏進邈撫大同進數條邊事戎政修明中朝大臣知進
進疏至輒允下進嘗貽書小王子言通貢之利小王子

孛剌二種聞進威名遣其酋長哈撒孩察少保等貢馬
三年三貢每貢多至三千人少不下二千皆豬兒庄入
比至塞皆下馬脫弓矢入館進亦嚴兵待之諸虜留塞
外者亦得與酒肉華人盜虜馬請斬狗大同宣府河曲
皆無虜患
是 年小王子奉書求貢詞稍慢自稱大元大可汗下
兵部廷議之英國公張懋等言虜僭名號自其故態不
足誅卽先朝亦嘗寬假宜令守臣納其使從之
六月虜犯大同宣府詔鎭守等官各陳所見

七年虜大舉寇陜西
十年正月火篩由花馬池入寇敗官軍於神木
三月大同宣府諜報虜犯邊以兵部左侍郎李介提督軍
務介等至邊虜已引去
十一月虜寇甘凉
虜火篩強劫諸部落造言大同宣府歸正人言虜謀深入
勅侍郎許進督軍劉大夏傳檄禦虜
火篩古脫羅干子小王子部落也狡黠善用兵約諸部屢
寇邊獲財畜日强盛跋扈與小王子爭雄長邊患復熾
火篩寇肅州巡撫吳琛不能禦起王越鎭陜節制諸軍

十一年秋王越率師襲賀蘭山後虜破之
十二年虜寇楡林寧夏大同皆多殺掠
十三年春虜寇威遠遊擊將軍王杲敗績參將秦恭副總
兵馬昇逗留不進皆論死
五月虜寇大同總兵王璽等失亡多命平江伯陳銳及侍
郎許進率師禦虜銳畏怯遇虜不敢戰嬰城自保罷還
以保國公朱暉代之進亦致仕去
虜寇近邊勢猖獗京師戒嚴命都督李暹守潮河川張晟
居庸關襄城伯李鄘紫荊關侍郎李介經畧宣大王宗
彝黃花鎭天壽山及居庸白羊關史琳倒馬關分守去

十四年正月火篩擁衆入寇榆林守臣屢告急復命保國公朱暉都御史史琳統諸路兵西禦虜太監苗逵監軍暉行至河套襲虜斬三級驅牛畜數百歸賞賚有差廷臣言不當賞報聞虜分道掠固原寧夏諸邊轍經花馬池入西北大殺暉等不能禦給事中屈伸疏劾之詔議暉因召還以秦紘脩師鎮陜紘至邊大治墪壘崗稍靖

二月命延綏巡撫陳壽率軍擊虜大捷 上降勅獎勞賜賚加俸

八月火篩入花馬池至固原大掠人畜殺吏民總兵恭順侯吳瑾罷還京武安侯鄭英代瑾侍郎李鐩督餉關中乞遷邊城入郡大同後虜寇關隴轍由花馬池矣

十五年時北虜過近塞下邊臣告急 上以兵事屬中官苗逵議出兵圖之咨言於 上乃召兵部尚書劉大夏議之大夏以爲不可 上曰永樂間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 皇上聖武固同於 太宗奈今將士遠有不逮且當時如淇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況今之時又在丘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 上乃悟曰善朕幾爲所誤事乃寢

十六年虜入榆林塞千戶湯鑑力戰死

十七年六月先是小王子求貢甚急既而不至有走回男子報稱虜中有與謀欲搶黃裏黃裏者謂京城也又云朶顏衛頭目可兒乞蠻領三百人往北虜通和如小王子與一女許養叙有引誘入寇之跡於是遣副都御史閻仲宇赴大同宣府通政參議熊偉往各關各預整理兵糧以待出師

虜寇大同 上召輔臣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補出大同鎮巡官奏章言虜賊勢逼近又殺傷墩軍延綏遊奇兵累調未至乞增兵補馬情詞甚急 上曰墩軍皆哉赤子乃致殺傷可選京軍三萬定委將領即日啓行健等奏曰 皇上爲念赤子一言誠宗社之福京軍亦須

整點但未宜輕動遷繼奏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 上意未釋稍欲出軍東陽言近日北虜與朶顏交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爲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不知何處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少待之徐議所向耳健因備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爲切近誠宜先慮 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免致臨期失措復召兵部尚書劉大夏面諭出師之意大夏力言京軍不可輕出 上曰 太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曰 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糧

倘有兵馬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探餉缺乏第虜在
敵將官少人士卒玩法非惟不能殺賊又且因而害人
徒費財物有損無益　上納之乃不出已而虜爲治邊
諸將所折亦引去
七月虜寇大同　八月寇懷慶平虜
十月虜入花馬池清水營殺掠人畜無算
十八年六月虜寇大同宣府邊將失利命保國公朱暉帥
師禦之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暉等出師分駐大同
宣府虜引去斬獲百餘級
虜入花馬池攻陷清水營

十月虜數萬人寇寧夏東勝直抵固原關中震恐道無行
人巡撫都御史楊一清時在平涼率帳下五千餘人馳
至元存驛會總兵曹雄議方畧嚴守備虜見兵馬駭之
移侵隆德夜薄城下我軍連發火炮吶喊響應如數十
萬人虜疑我大兵至遂引去
虜入鎮夷所指揮劉經死之復自花馬池毀垣入掠隆德
靜寧會寧諸處再旬乃退關中大震
正德三年春虜近塞下命兵部侍郎文貴開府督師貴所
請度支金錢巨萬名修邊堡然卒偷劉瑾所虜殺掠男
婦數千雜畜器械倍之莫誰何

四年秋虜伏大衆於延綏塞下遣輕騎攻新興堡副總兵
侯勛禦之伏起被圍會救至虜解去丧馬二千七百餘
匹殺傷畧當總督尚書才寬以捷聞
十月虜入花馬池殺總督尚書才寬總兵馬昂與別亦孛
來戰於木瓜山諸處頗有斬獲
亦不剌入西海亦不剌者小王子家相也小王子與火篩
讐殺火篩死復以他事怒亦不剌欲殺之亦不剌懼擁
萬衆掠涼州攻破安定王等族奪其誥印諸番苦之西
海自是始有虜衂部阿爾禿斯與亦不剌分日與小王
子尋兵敗則掠邊破堡寨五十餘殺兵民千餘雜畜將

械失亡無算守臣輒以捷聞
五年五月虜入掠大同渾源靈丘繁峙等處
七年秋阿爾禿斯遣人至肅州求邊地住牧且請婚吟爺
議欲遂招之以扞虜不果明年夏再來請甘肅延撫張
翼啗以金帛令遠徙虜遂掠烏思藏據之
小王子騎入宣大寨殺掠慘於西陲守將潘浩等不能禦
罰治有差
八年夏小王子以五萬騎由大同入犯寧武偏關諸關山
西守臣請調他鎮兵戍大同者還守關部議寧武三關
所以蔽山西而大同所以蔽寧武若專守寧武是自撤

蕭靜非計大同兵宜無動而別調內地兵咸寧武從之
以咸寧侯仇鉞總兵禦虜鉞至大同屬虜冦萬全衛與戰
於沙河失亡多以捷聞未幾奏虜退召還
九年秋小王子入宣大塞將部自懷安入順聖川遊擊張
勛守備田琦廉鹿戰死總制都御史叢蘭告急詔太監
張永督宣大延綏兵都督白玉為大將軍協蘭禦虜他
將皆屬分遣撫寧侯朱琪等守古北口及紫荊諸關永
等多挾從人請乞頗求出關門已費度支金錢十餘萬
卒無功蘭玉與虜戰於平虜城南潛置毒飲用器如農
家飼虜食之多死

十年七月虜大冦固原平涼殺掠吏民
十一年二月虜冦榆林
六月虜冦大同塞詔都督劉暉侍郎丁鳳李鉞禦之虜寇
入白羊口大掠而去未幾復以七萬騎分道入總兵潘
浩與戰於賈家灣敗績都指揮朱春指揮王唐戰死浩
再戰再敗虜遂入宣府殺掠無算浩奪三官諸將罰治
十二年秋虜五萬騎入大同塞屬　上以遊幸至陽和親
部署諸將總兵王勛等遇虜於應州為所困　上督兵
援之衆殊死戰虜稍却會暮休營明日虜來攻自辰至
酉戰百餘合虜引而西追至平虜朔州會大風晝晦

上乃還是役也獲虜首十六級我軍死傷數百乘輿幾
危　上命守臣告捷於朝駕還羣臣迎賀賞賚有差
十三年七月虜入花馬池深入大掠秦隴時小王子三子
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嗔太師亦不剌殺阿爾倫遁
入河西阿爾倫二子長卜赤次乜明皆幼阿著稱小王
子未幾死衆立卜赤稱亦克罕亦克罕大營五曰好陳
察罕兒曰召阿兒曰把郎阿兒曰克失旦曰卜爾報可
五萬人卜赤居中也牧五營環衞之又東有兩營罕哈
爾嗔三部屬晉部營三其酋滿會王罕哈部營三其酋
猛可不郎爾嗔部營一其酋可都三部可六萬人居

沙漠東偏與朶顏為隣西有應紹不阿禿斯滿官嗔三
部應紹不部營十曰阿速曰哈剌嗔曰舍奴郎曰孛來
曰當剌兒罕曰失保嗔曰叭兒廒曰荒花旦曰奴母嗔
曰塔不乃麻故屬亦不剌亦不剌遁西海去遂分散無
幾惟哈剌嗔一營僅全阿爾禿斯部營七故亦屬亦不
剌今從吉囊合為四營曰哮合斯曰偶甚曰叭哈思納
曰打郎衆可七萬滿官嗔部營八故屬火篩今從俺荅
合為六營曰多羅田土悶畏苦兒曰兀甚曰叭要曰兀
爲曰土吉剌三部衆可四萬吉囊俺荅皆出入河套二
酋皆阿著子也諸種中稱強時冦延寧宣大而哈剌

嗔哈連二部哈剌嗔部營一酋把荅罕奈衆可三萬哈
連部營一酋失剌台吉衆可二萬居宣府大同塞外北
有兀良罕營一故小王子北部也因陳叛去至今相攻
又西爲瓦剌可五萬人世與土魯番爲讐諸虜雖逐水
草遷徙不定然營部皆有分地不相亂
六年七月虜寇莊浪涼州等處守臣告急巡按御史許
翔鳳以聞言虜勢日熾防禦日疎大臣坐食廩禄而不
展一籌將官惟務剝削而不發一矢廩藏空虛芻糧匱
乏軍令偷於姑息鋭氣條於倏卒遇虜入掠輒嬰城自
保閉壘造釁欲攻城堡請下戸工二部講求良策勅

鎭巡等官選集精鋭尅期剿逐戸部擬遣官一員畀以
望晉關防專理糧餉兵部議請從之報可
嘉靖元年虜太師亦不剌殺小王子畏其子報讐走涼州
與阿爾禿斯數萬乞我聽土住牧守將難之亦不剌怒
去徐保柴往西寧外境攻破安定王族盤據西海其子
庶八台復侵香落衆有西土列嗄眼班丹打刀諸部漸
掠西境科臣張翀言西土諸番南距松潘西跨甘肅周迴
千里土廣人稠國初以爵賞茶利待之以隔匈奴右臂
今虜併而有焉秦隴則窺關中出階文則向劍外不可
不豫備也

秋虜入花馬池大掠西安鳳翔又犯遼東鐵嶺守堡千戸
徐瀾失策應軍人陶原赴鬭死馬部逃瀾而録原之子
二年虜亦不剌寇山永甘涼等處[illegible]陳九疇請三路挾
之總兵徐謙稱甘肅兵弱欲調蘭河河東及延寧二鎭
兵並舉兵部奏止之
四月虜入寇促總督楊一清赴邊
四年虜掠陝西諸寨總督侍郎胡瓚檄僉事田美整備潭
源應期諸州軍餉道遇虜殺之御史劉翀請黜官從之
五年亦不剌復駐牧賀蘭山後出沒擾邊詔起楊一清爲

總制一清議勅尚書金獻民議撫會王憲代一清乃下
憲議憲亦言邊虜不大剽患無已者已勅所部待師期
部憲慎防守毋輕出塞
六年虜入寧夏塞提督尚書王憲及總兵杭雄禦之斬首
三百二十級三月寇宣府入太白陽堡參將關山爲所
殺部卒殄焉
有從虜中來者稱小虜之捷虜酋鎖合兒伯通死焉鎖合
兒伯通一月斜脉邊臣按得其首乃百戸姬桓居人梁
居所獻乞破格陞賞以勵將士　上曰擒斬虜酋功固
可加但賊酋流聞之語尚未可據桓等先各賞銀二十

兩鎮所司覆勘歷實
七年春虜掠山西冬五萬騎掠宣府總兵趙瑛等拒却之
已復大掠陽和至朔州指揮趙原戰死
八年春虜騎數萬入寧夏塞總兵杭雄禦之敗績遂由鎮
羌入西海與亦不剌結親謀內犯
十月吉囊俺荅寇榆林寧夏總督王瓊禦之虜亦得利去
瓊請修邊境三千里民賴少安
十一月虜入大同塞掠井坪應朔及偏頭諸關
九年五月虜入寇先入涵陽塞不數日又入遠西塞又大
入寧夏塞又入宣府塞

十年虜入大同塞總督王大用請遣書小王子兵部尚書
李承勛力阻之九月寇陝西遼東十月入大同四路殺
掠遣京營往禦久之乃去
十二月入應州鎮邊報斬二千餘級科臣張潤身言虜侵
掠時有溺死者惰歸者罹江退遁不進齊勘殺降爲功
乞勘從之
十一年三月虜入榆林塞大掠延慶諸所道松潘漳臘寇
四川西境薊鎮渤海所大峪關等處自去歲十月時有
零寇以覘前後月明待昏曉時出猶未深入十一月中
四五騎掠鎮虜墩千戶谷壽率百人逐之遇伏而沒遂
無忌憚出冬及春入寇十四五次每入不過數十人或
經日不出分守密雲參將袁繼勛任其出入諸戰者則
割其耳昌平懷柔密雲大被其害
虜欲延綏寨部却之遂擁十萬騎入寇總制尚書唐龍請
許貢以紓患　上曰虜負罪宜討大臣當發力振國威
乃取目前討殺虜耶龍連戰頗有斬獲
虜以數萬騎渡河而西襲卜兒結大破之卜兒結者亦小
王子部落遁入西海與亦不剌阿爾禿斯共患邊者也
十二年秋虜窺大同塞總兵朱璉議浚濠塹避虜鋒大同
卒攻殺璉嬰城叛遣小王子金帛女妓曰中士饒可帝

勝沙漠也指代王宮曰以此爲耶顏居小王子勒兵應
之遊騎至應朔諸州旋解去
時小王子最富強控弦十餘萬多畜黃金犀毗稍厭兵其
避處深入縣入西北邊皆其別部酋曰吉囊曰俺荅二
酋亦元裔於小王子爲從父行其大父曰友顏哈有十
一子次曰賽那剌有七子長吉囊次俺荅皆雄黠善兵
吉囊壁河套名襖兒都司直關中俺荅壁豐州灘直抵
雲中吉囊俺荅各九子子各萬騎其弟老把都亦數萬
騎壁張家口諸昆從百十皆有分地率盜邊自肥日益
強盛名尊小王子不受其約束小王子亦徙壁東方直

薊遠號土蠻與種黃毛者兇悍不能別死生衆少決三
部虜或時深入黃毛輒從後掠徼取子女玉帛虜甚之
因合兵急擊大破之臣黃毛以是無內顧得專事我
十月虜寇鎭遠關守將王効破之斬首一百四十大同軍
復叛殺兵討之久不克與虜通
十三年七月吉囊入榆林塞大掠安定會寧金縣八月始
由青沙峴出花馬池塞總督尚書唐龍總兵劉文發兵
尾之邀其老弱及被掠人口斬首四百五十以捷聞
虜入花馬池掠固原殺安定會寧二縣總兵王効副總兵
梁震禦之斬首二百餘級虜東犯大同

十四年六月吉囊入榆林塞掠內郡八月又入榆林塞副
總兵梁震等敗之偏頭關斬首五十三級
十五年總制尚書唐龍奏虜衆十萬突犯榆林屢挫乃別
五萬由野馬川渡河竟入西海襲破亦不剌營收其部
落此以夷攻夷中國利也今聚衆西掠松潘恐得利歸
勢將復熾况屬夷帖木哥革課等或爲所掠與之連合
句引衆虜往牧則河泉張掖未得安枕乞勅守臣防其
交通
八月虜酋吉囊率衆十萬屯牧賀蘭山後分遣其衆八寇
涼州副總兵王輔率衆八百騎分三哨逐之至塞外孤

山墩再與虜戰殺酋長一人奪其纛斬獲甚衆已而虜
行入莊浪境總兵姜奭以涼州兵馳至與虜再戰勝虜
騎大集奭伏兵佯北走以誘之虜追之遂陷伏中大敗
捷聞　上悅加總制劉天和左都御史以璽書褒諭仍
賜銀幣餘各陞賞有差
十七年八月虜入大同命守臣戒嚴吉囊犯河西總制劉
天和禦之斬八十五級進尚書
十八年八月虜入宣府塞西路參將賈英見虜少出禦之
亂行而前入虜伏虜殺我將士千人掠戰馬千匹益深
入南路殺掠人畜萬計時虜酋青台吉略刺台吉那林

台吉皆住牧塞外時時掠宣府總兵江桓竟不出勦罷
十月大同總兵梁震家丁數千素勇悍善戰時出劫虜營
震卒妻乞收尺籍二百人餘皆走降虜
虜酋吉囊入榆林塞先是寧夏鎭巡張文魁等奏言吉囊
俺荅等糾集大衆於河西花馬池諸處住牧意圖入寇
請修築邊墻乞量起內郡民夫充役并發帑銀濟用更
調隣鎭兵馬併力禦備至是入寇榆林大掠古北口參
將魏祥出禦死之
十九年三月虜入寇榆林破清平堡入米脂殺掠人畜萬
計焚舁糧數萬長驅而出總兵周尚文住兵淸秋原虜

遂以捷告虜又入宣府破北路馬營諸堡掠神鎗銃砲
芻粟牛羊萬計往時多掠婦女近年遇婦女輒殺不掠
一此時又掠婦
七月虜入宣府塞先是大同歸正人王三子言虜酋略劇
頭目俺答幾孫吉囊青台吉赤台吉等十人擁旗麻馬
負十日食入寇北報至虜已過順聖川抵蔚州所過盡
破堡殺傷塞殺人盈野總兵白爵遇虜於水泉兒大敗
副總兵雲昌遇虜於馬連堡又敗虜留於宣府境內者
幾兩月餘自由塞而退撫按書以卻虜敘功擢賞有差
八月虜入大同寨時虜挑大同兵東援宣府遂乘虛寇大

同西路殺掠人畜數十萬先是大同叛卒出走盡走虜
中虜擇便捷叢多與牛羊賑優命為僧道乞丐偵詗我
邊西至甘涼東入山東或入京師凡地里險易兵馬強
弱撫鎮將領勇怯利害盡走告虜酋吉囊俺答二酋分
道入寇大同卒陰與虜約無掠我人畜我亦不闌汝虜
遂嘯指折箭以誓而去至是竟越大同抵馬門度寧武
入嵐靜交城掠殺人畜萬計過大同卒以所掠輜重與
之名買路錢大同撫臣史道總兵王陞幸無事若不聞
聞亦不問大同卒亦驕悍不用命宣府總兵白爵調援
亦不肯戰虜益無顧忌且欲攻鴈門山西撫臣陳講告
急大同撫臣史道竟匿不以聞講疏言八月六日達賊
由井坪至朔州拔七日分三路由井子窊青圪苔俊至
陽方邊稜進朔兒瀰水口等處殺官軍掠人畜又入水
口佛老觀灰泉梁溫等處深入岢嵐西南十日與嵐交
城平虜與汾州文水清源十數州縣封壤連接一望平
原民皆村居曾無堡塞比之邊城萬萬不侔且各賊未
遭剿衄延住腹裡數日不出人心驚惶禍變莫測後報
聲息尤為可駭我兵進退不滿八千大同援兵雖至夫
約一千五百遣人督戰觀望不前兵勢至此後將何支
山西地連畿輔密邇京師又與河南諸省止隔一山若

不早振舉必成大亂乞下廷臣集議更新薛纘兵部尚
書張瓚不以為然曰虜今且退何事張皇
先是虜吉囊擁眾數萬由延綏西路定邊營入寇時諸鎮
兵悉分布守邊虜乘虛攻圍保戰分兵西掠殺戮甚慘
會大雨浹旬道濘虜騎不得進弓矢盡膠陝西總兵魏
時督兵分道邀之虜始引旋至黑水苑延綏革任總兵
劉開文邀擊之自巳至申凡三戰勝負未決吉囊子
號小十王者驍果兩軍率其勁卒三十餘人馳衝營中
盡為我軍所殲虜眾遂奪氣斂去寧夏總兵任傑副總
兵周希皋復邀銳於鐵柱泉迎擊之追奔出塞斬獲甚

衆是役也虜以八月二十一日入境九月十三始出初
至甚銳諸將莫攖其鋒乃深入內地縱橫搶掠既遇霖
潦旋虜欲且饜頗惜輜重衆易我軍甚無戰志總督尚
書劉天和以侍省詔旨嚴切而諸將畏縮慮重得罪乃
斬不用命指揮使牛斗郭斗二人時閩尚文已奉旨革
任特檄召之激以忠義尚文感奮遂有黑水苑之戰軍
氣乃振而三鎮斬獲至四百四十餘級虜所掠獲亦復
失亡過半天和以捷聞　上大喜曰虜歷歲寇邊猖獗
跋熾天和等調度士馬悉力驅勦斬將擒王功茂五百
此捷前所未有下璽書褒奬天和即軍中策加太子太

保廕一子錦衣正千戶陞賞三鎮文武吏士千餘張奴
兒以殺吉囊子授世指揮僉事
初陝西人劉達以劫掠　亡命入虜得爲酋率擁衆數千
有真定人王儒者爲虜掠去隸達部下易名哈兒達遣
哈兒入詗我事潛至山東境內爲巡撫曾銑所執疏聞
下兵部議處寢不錄功
二十年七月虜酋俺荅阿不孩遣使石天爵肯切款大同
陽和塞求貢言其父諰阿郎在先朝嘗入貢蒙賞賚且
許市易漢達兩利近以貢道不通每歲入掠因人畜多
災疾卜之神言入貢吉　天爵原中國人掠居虜中者啻

切係真夷遣之同來果許貢當趣令一人歸報伊即約
束其下令邊民墾田塞中夷衆牧馬塞外永不相犯否
則徙帳北鄙而縱精騎南掠巡撫大同史道疏聞其事
因言虜自弘治後不入貢且四十年而我邊歲苦侵暴
今果誠心歸款其爲中國利殆不可言第虜勢方熾戎
心叵測防禦機宜臣等未敢少懈乞詔下廷臣集議所
以待之者詔兵部集議以聞虜待命邊外幾兩越哨卒
詗進止一日整守墩百戶李寳下墩以虜酒席地飲之
截以馬擁入俺酋營與之歃血虜衆有剽掠哨卒刦其
衣衫者俺酋聞而痛懲之遣夷使送哨卒衣鞋還被

御史譚學復以聞因請速定大計准貢則後虞當防不
准則近害立至且請多發兵糧遣知兵大臣越臨調度
相機殺勦兵部議覆從之
八月虜由拒門經大川整諸處入冦進屯朔州復移營而
南並山西盤道梁越關大掠總督侍郎樊繼祖言虜初屯
朔州臣已遣宣大兵馬西援及賊深入親臨廣武調度
弟彼衆我寡如直下太原何以禦之乞將入衛遊兵三
枝併保定勁兵二枝亟赴木鎮共圖戰守既而虜遁報
至兵部以聞　上計賊必出朔州詔繼亟帥兵邀擊之
先是虜酋遣石天爵來求入貢　上曰虜情叵測假詞紿

我耳命東大臣總督宣大軍務廷議衆副都御史張珩
珩力辭遂能去乃以樊繼祖往經略金九十萬遣科部
官賫理命然在天爵至鎮繼祖乃逸之去遂以我邊無
備報虜酋吉囊遂率衆入塞從忻代州三關副總兵丁
璋由師至寧武關東北十里石湖嶺遇虜力戰死之虜
遂入關繼祖主觀不能救縱其深入山西太原遊擊將
軍周宇禦於太原北候城村力戰死虜遂入岢嵐又越
而南殺掠人畜數萬京師戒嚴乃起翟鵬總督京師南
面及山東河南軍務既而吉囊出關未至塞上俺荅復
入又越太原而南至石州殺掠益衆　上命繼祖發兵

應援先給丁璋祭具五十兩侯觀明丹加優恤陣亡軍
人各銀三兩繼祖竟不應援

二十一年虜使石天爵再至邊臣誘殺之以功受賞俺荅
怒入塞大掠山西殘傷四十州縣殺掠二十餘萬孳畜
二百萬衣襖金銀稱是焚公私廬舍八百區諸將觀望
不敢戰

六月虜大入塞時吉囊病死其子俶不孩居於中小王子
不及兒台吉駐威寧海上俺荅科收營經朔州至廣武
天陁峴攻墻我兵敗績乘夜趨鴈門沙溝墊趙闕南代
州薄太原城門外無所凉大肆焚掠指揮王翰等率壯
夫以矢石火器斃賊十二人虜復焚演武場移營南走
京師戒嚴先是兵部奏言頃者大同山西虜報沓至防
守事宜奉旨已行但虜詐叵測倘有宣府獨石邊外突
入潮河古北黃花密雲地方則震驚京師宜命薊州總
兵祁維分兵駐密雲督同參將王繼祖設伏古北等處
禦之併命遼東鎮義參將趙國忠駐寧遠城以爲薊州
聲援通州國儲所積宜命東西駐紮兵一枝俟警即發
守通州至於京師尤宜戒備行紫荊副總兵周綸遣兵
先戍保定倘虜深入關南即調至涿州捍衛京師　上
是之及虜軍朔州守臣以聞　上諭兵部曰宣大二鎮

屯戍重兵正爲山西畿輔藩籬往者虜寇入邊殘害山
西驚動畿輔守臣踵爲故常失事已甚即今能協力戰
守俾虜大創而去則先賞宜大之功其或彼此觀望致
虜猖獗者必罪無赦

虜以數騎涉澗叩關詐稱爲大同鎮本公役至者關人啓
扉千數俺至把總高向的中流矢死遂入延綏黃甫川
閉城焚掠城內外凡四日攻堡不克而去

七月復召翟鵬總督宣大兼理軍務　上申賞格擒斬俺
荅賞千金陞不次他酋三百金陞三級時俺荅青台吉
呪喇哈吩闕淡及叛人高懷志李天寵各擁萬衆越太

原列營汾河東西散掠上黨平陽下邑翟鵬時尚未至我師迤邐與相猗觀望不肯發縱虜深入虜大衆駐平遥介休間散入陰山中殺掠人畜諸將竟不肯併險邀擊虜掠男女牛羊衣襆迤邐就大營結陣整衆且歸梁世忠等自岳城村起營盟約諸將蹑虜力戰諸將閉營不相援虜見世忠軍孤戰又力呼集精騎三千餘合圍世忠世忠憤曰諸將獨不念血盟耶世忠被創傷裂衝下馬四面布戰虜亦齊命矢火衆盡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援國家王刑欲寧逭耶復上馬往來督短兵血戰自巳至酉虜見我兵死傷衆無援久

戮力竭遂躙我營世忠頸中二矢墜馬死部將張宣張臣等屬世忠李碩軍曾五等力戰宣臣亦死虜乃復分掠定襄五臺又自代州出繁峙靈丘廣昌掠殺人畜萬計從廣武站出朔安行自大同左衛及陽和寨去虜自六月丁酉入寨至七月庚午凡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擄男女二十餘萬牛馬羊豕畜二百萬衣襆金錢稱是焚公私廬舍八萬區蹂田禾數十萬頃既而贈世忠右都督謚忠愍予八十金宣臣各四十金勅立祠祀之

二十二年八月虜入榆林塞又入甘肅寨

二十三年秋虜入大同寨總督尚書翟鵬禦之虜退時虜酋遣我叛人至京師入兵仗局習佛郎機銃獲誅之

十月虜入寇初寇勝虜堡總兵郤永禦之不能入遂自萬全右衛毀垣搶入　上以本鎮防禦不嚴切責總督尚書翟鵬等仍令東西懸壁捆士馬候報征之既而虜報脅至京師戒嚴兵部尚書毛伯溫成國公朱希忠給事中戴夢桂御史楊本源及山西巡撫曾銑等各議防守事宜　上令兵部檄二鎮士馬急赴幾輔視虜所往分布截殺剿擒之

虜破宜府入紫荊關詔逮繫總督翟鵬巡撫朱方等訊治詳逵臣功罪

十一月虜寇甘肅總兵仇鸞總督張珩巡撫趙錦等却之

大同順慶川卒劉把搶板不受部下酋王三殺之詔以虜事玄之應加陶仲文少師

虜寇大同中路鐵裹關等處總兵張達率衆力戰却之又犯鵓鴿谷參將張鳳率其屬殊死戰鳳挺身陷陣中流矢死餘衆盡殁磁州生員王邦直初以武力之士應詔至是見虜勢亦慮衆寡不敵守者促之且激曰若素以勇聞奈何見賊不殺邦直恥之遂大呼入虜陣虜皆辟易見其兵少無繼援遂聚而圍之邦直奮身獨殺十數人力竭死虜乘勝欲深入總督翁萬達總兵周尚文各

遣騎四出邀虜虜登山望見官兵大集乃遁出關事聞
上嘉萬達等功各賞銀幣仍賜敕褒奬復陣亡總兵張
鳳原官贈邦直都指揮各廕子千戶世襲
二十四年七月西海虜酋鏨克乃北虜小十王部落因變
逃據西海已久至是遣其屬阿都赤赴甘肅納款求居
內地總督尚書張珩言鏨克精兵十萬若不得請必為
套虜所吞是藉寇兵也納之便但虜情譎詐難信宜令
鏨克親赴軍門覆審無異然後俯從其請仍令海上住
牧如故俟套虜入寇即於境外拒戰有功一體給賞或
計擒首惡朝廷待以不次之典既以羈縻西虜又借其

力以捍禦套虜計無便於此者 上命相機酌處仍整
搠士馬嚴加防守勿墮奸計
二十五年五月俺荅阿不孩遣夷使保兒褰等三人投番
文有白驢駝九頭白馬九匹白牛九隻及金銀鍋各一
求進貢講和自後民種田塞內虜牧馬塞外各守信誓
墩卒納之總兵家丁董寶狃否天爵事殺三人以首功
報總督翁萬達言董寶幺麼賤卒壞法貪功彼執物示
託墩卒通款即不許猶善詞以遣乃誘而殺之何也董
寶等逆天之罪真不容誅乞亟正法典做之衆上頭解
其蓄怒搆兵之謀即不可解臣等相度機宜按兵待哉

疏下所司
八月虜入陝西總督侍郎曾銑請復河套 詳河套
二十六年俺荅求入貢總督侍郎翁萬達言俺荅乞貢請
名爵其可否延按御史黃汝桂疏奏虜自火篩作梗貢
禮寢廢迄今四十餘年自嘉靖辛丑虜人肆叵測之謀
否天爵倡入貢之請去歲至今又復蹕行前詐豈可輕
信墮虜計中蓋虜自庚子以來連年蹂大同深入澤潞
甲辰出宣府抵紫荊乙巳丙午西掠延綏東寇遼東塗
炭我疆宇殺累我人民凡我臣工皆志殲醜虜以雪積
憤但時未可乘勢當徐圖耳故貢亦寇不貢亦寇者夷

狄之故習也貢亦備不貢亦備者邊臣之至計也事幾
貴於先圖軍令重於申命乞嚴勅總督鎮巡等官過加
防禦 上曰逆虜連歲寇邊詭言求貢勿得聽從其各
邊嚴兵禦防如有執異處以極典時陝西有復套之議
將督兵出塞當事者主之故力絀貢議云
二十七年三月俺荅乞入貢總督左都御史翁萬達奏言
俺荅投譯書求貢 上命拒之既而萬達又言俺荅諸
酋求貢不遂既雖有搆釁將糾衆聚兵待時一舉即今
撲捉數兵乍謀漸進而歸人供報諸酋猶以祈貢為言
今之轉達邊臣職在封疆奉有嚴旨計惟戰守豈敢仍

復整飭但兵家之事必揆彼己度利害萬一恐黠虜匿蒐遁犬羊數十萬肆其猖獗則非增壁兵敵可抵伏乞廟謀從長遠斷俾邊臣遵以便宜從事 上曰朕以邊圖重寄付萬達等自宜併力防禦胡乃屢以求貢爲言其令遵前旨一意拒絕嚴加隄備違誤重治之

是年秋虜入大同塞萬達策虜虛鎮安堡使總兵趙卿駐馬虜佯攻獨石卿違制悉兵走獨石虜遂蹂長安嶺掠隆永得利去詔罷卿職萬達俸二級

十八年 上諭輔臣嚴嵩北虜累年入犯我 皇高祖考歲一驅逐今如邊塞一行可與嵩言皇上聖謨宏遠欲上法祖宗誠盛心也但今時非前比只嚴督將臣守禦自可無虞騷擾之舉似不必盡同於昔也 上然之

二月大同偵卒言虜酋等糾衆將去由舊路寇宣府總督翁萬達疏請預調大同總兵周尚文代趙卿至是虜果以數萬騎犯宣府滴水崖指揮江瀚董暘禦之戰死虜遂東犯永寧關南大震尚文提大同兵萬騎至南路參將田琦率騎千餘來附與虜遇於曹家庄搏戰竟日相持未決次日復鏖戰斬酋首四搴其旗氣遂沮會萬達督四路將姜應熊等自懷來順風鼓譟虜以爲大兵至遂拔營東遁宣府新任總兵趙國忠聞警出關又敗之於大滹沱遂與尚文等分道追賊虜狼狽夜遁萬達以捷聞議者以爲數十年罕此戰功 上以勞績可嘉命加尚文太保擢萬達兵部尚書仍督軍務陞賞諸將士有差瀚暘等各優䘏其家仍爲祠祀之

五月虜犯鎮羌等處先是套虜自西海還掠永昌鎮羌等處甘肅總兵王繼祖等諸將禦却之至是復犯鎮羌永昌鎮番山丹等處總督王以旂督參將蔡勳遊擊馬宗援等三戰三捷前後斬虜首一百四十餘獲馬畜夷器無算兵部錄上其功詔廕以旂子加繼祖都督同知甘肅巡撫楊博副都御史俱撫鎮如故仍賞銀幣勅獎

閏七月虜入宣大又入慶陽遼陽由樺林兒至松樹墩潰墻而東犯大同左右衛及威遠等處毀墩塞五十餘所

八月虜入宣府大同塞初虜恥求貢不遂又以前使者被殺故乃縱使劇掠且射書來以爲許貢則當約束部落令不犯邊否則秋且入關搶京輔虜以累入得利知我兵稍怯言詞桀驁有要挾意與前遣使情狀殊異至是果復來由樺林兒至松樹墩毀墻門潰墻而東寇大同左右衛及威遠諸處攻毀堡寨五十餘所給事中胡叔廉言往者邊臣已報大同修築邊垣甚固今乃虜得衝入請治其罪 上令巡按參覈以聞

九月虜寇廣寧遼陽及宣府虜先是諜報俺答率衆入邊
結營東向勢將深入兵部尚書翁萬達乞申勅諸臣在
關北者計在必戰以退虜在關南者計在必守以保邊
毋以躁虜取敗　上令督撫諸臣視賊所向相機戰守
至是乃入寇廣寧遼陽及宣府塞備禦官張景福及百
戶戚策李樣力戰死之事聞詔給景福等營葬銀令有
司查議卹典以聞

二十九年虜由宣入薊朶顏導使由三衛入薊脅言其種
落漸蕃花當屢求添貢把兒孫動挾北虜以恐中國自
胡守中撫賞過盛蓋希非望今虜由古北口佯言不知

縱其深入宜於貢使至宣諭使知悔懼

六月總督侍郎郭宗皐偵虜將大舉奏徵延綏寧夏保定
各遊兵戍大同從之俺答尋率衆數萬潰垣入大同塞
計伏精銳豬谷而以羸騎百餘餌我兵偵卒信之走白
總兵張達達素以果敢顯微兵未集遂率麾下卒馳擊
之伏發圍達數匝馬蹶集刃死副帥林椿聞達被圍不
介馬而馳援達不克亦死之虜得二將首輒引去意不
可測事聞逮宗皐等罰治有差

大同人趙小挨者極狡黠通虜嘉靖己酉夏以守臣差
至京覘我虛實庚戌春小挨去虜中久之因言於謀燧
請撫鎮用一妓詐稱總兵女送俺答求和撫鎮大怒械
之四十小挨逐走從虜擾軍數招之皆引去至京城正
陽門外始與兩等再相會是夏虜果大至

起廢咸寧侯仇鸞爲總兵官加宮保鎮守大同八月虜復
擁衆至鸞私遣其黨時義以重賄結俺答令別寇宣府
薊州約無犯大同境虜遂東去知宣府有備乃寇薊鎮
薊鎮無重關出外即虜境所恃朶顏三衛爲藩籬三衛
皆得大寧地住牧又歲利入貢賜朝爲我捍禦虜不能
越三衛寇薊鎮近來三衛稍貳心多結通北大虜故虜
由其境入犯而三衛反陰爲嚮導云仇鸞既陰使虜東

乃作疑探知俺答糾河套吉囊子很台吉及遼東達子
入寇東行將犯獨石云

巡撫順天都御史王汝孝奏五月中薊鎮邊夷哲猛可等
犯馬蘭谷鯰魚石等處閏六月中又犯河防口等處官
軍前後斬首共一百三十一級乞褒賞有功官軍及優
卹死事者兵部覆汝孝疏但盛稱功伐而不及失事將
領之罪宜命巡按御史覆實以聞報可是役也汝孝懐
朶顏三衛諸夷索賞無厭嘗出境撲滅之諸夷以此蓄
怨數入盜邊雖再失利去然後遂通導北大虜至八月
中由古北口潰防而入蓋諸夷爲之鄉導云

先是虜犯宣府大同總兵仇鸞引兵趨懷來宣府總兵趙
國忠亦趨赤城　上嘉鸞忠勇特令兼將各路客兵兩
使國忠將本鎮兵助之虜既犯宣府不得入遂引而東
駐大興州去古北口一百七十里鸞率所部軍居庸關
南馳奏虜騎日東將窺薊鎮臣謹以便宜應援或隨賊
搏戰或徑趨通州防守京師惟　上所命巡撫王汝孝駐
薊州誤信諜報言虜向西北本兵亦以為然請亟止鸞
兵勿東還備大同　上命鸞暫住居庸待薊州報緩乃
回鎮及興州報至遂詔鸞留壁居庸關鸞入援命汝
孝嚴兵守薊鎮鞏華城副總兵劉通赴天壽

八月虜攻古北口巡撫王汝孝悉衆禦之虜乃佯督衆緩
我師而別遣精騎具鐵鏁拔寨垣入我師後京兵大驚
潰虜衆悉入圍順義弗克遂長驅入內地
虜逼通州初巡按畿內御史王忬聞虜攻古北口疏請集
議戰守策而駐通州曰此國家咽喉處也急督吏民
城守收漕舟艤潞河西勿使為虜用及虜至通州以白
河阻之不得渡乃駐營河東二十里孤山汝口諸處分
掠密雲懷柔三河昌平諸州縣村落居民焚殺殆盡王
忬夜為疏縋使走京師請援京師始震急集諸營兵城
守僅老弱四五萬人又半役於總兵提督家不令出伍
索武庫甲仗庫閹掯例勒賄不時發久之不能軍本兵
丁汝夔以聞　上大驚遣都御史王儀以三千騎援通
州而命文武大臣各十有三人分守都城九門及皇城
四門以吏部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傳總督之給旗牌
令以軍法從事又命都御史商大節督科道官募民願
材力子及坊甲保伍令四萬餘分置城郭間復命四方
來試武舉者千餘人分從諸大臣策應　上猶慮不固
檄召大同總兵仇鸞領兵發居庸亟薊禦虜徵薊鎮諸
路及河南山東兵入援禮部尚書徐階奏釋繫獄將官
戴綸等給以兵馬聽總兵調遣詳將　又言關廂居民避

虜驚怖奔走入城宜令兵部同錦衣衛五城御史加意
安撫內有驍勇可用者即召募為兵既可充實行伍而
亦弭亂一端又聞兵部欲發兵城外為營益為捍衛關
廂之計但恐京軍見敵輒走反擾民心而關廂竟不能
捍護宜急召仇鸞兵入衛令兼督城外諸營諸軍大約
以大同人馬為京師先鋒以京師人馬助大同人馬聲
勢相倚庶兩有所恃而不恐此又兵部思慮所未及者
上皆嘉納之
詔以咸寧侯仇鸞為平虜大將軍總督勤王師諸兵鸞先
駐師居庸故首得命即以大同兵二萬三千至保定遊

撫楊守謙亦以保定兵五千至人心稍安既而河間營
府山西遼陽延綏諸將各以兵先後至凡七鎮五萬餘
人　上嘉勤王師各賜璽書褒奬予金帛使躡虜衆郎
軍中拜鸞爲平虜大將軍總諸鎮兵賜蟒衣玉帶上尊
千金又賜密啓封記曰朕所重惟卿一人得密啓奏以
守謙爲兵部侍郎提督團營戎務駐師城下以衛京師
分遣京營諸兵屯城內外巷衖間營兵懼見敵躲之出
皆泣下不敢前城外及近地居民擁入迹日不絕多被
血淋漓至者時事起倉卒諸務未備勤王師聞變即馳
至未齎糗糧詔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

移往復越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虜廩發粟則囊橐
盆甑皆無所需故士卒饑疲且甚陸炳因言戶部不預
計軍興糧餉不支士多餓死　上怒命奪尚書李士翱
職下諸官職戴罪辦事
虜自白河東渡潞水西北行大掠村落民居焚燒廬舍火
日夜不絕至東直門執御廐內臣八人以去郊民扶傷
被血集門下門閉不得入萬口號慟聲徹西內　上命
啓門悉納之是日虜掠婦女大飲演武堂上遊騎往返
六門外勤王諸兵無有敢攖其鋒者
初虜執御廐內臣楊增去不之殺見虜酋俺荅踞坐氈帷
謂曰若歸見天子好爲我致書乃郎命增持番書入城
及啓書多慢語求入貢　上召大學士嚴嵩李本及禮
部尚書徐階對於西苑因出虜書示之　上曰事勢如
此奈何嵩曰此搶食賊耳何足患　階曰虜在城下縱
火殺人胡止云搶食當議所以禦之之策　上顧階曰
卿言是因問虜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中　上曰事何
應之階曰此禮部事階曰事雖在臣惟聖裁之　上曰
正宜商議階曰今虜駐兵近郊而我戰守之備一無所
有宜權許以款虜恐將來要求無厭耳　上曰苟利
社稷皮幣珠玉皆非所愛階曰止於皮幣珠玉則可萬

一有不能從者奈何　上竦然曰卿可謂遠慮然則當
如何階因請以計款之言其書皆漢文朝廷疑而不信
且無臨城脅貢之禮可退出大邊外別遣使賫番文因
大同守臣爲奏事乃可從如此往返之間四方援兵皆
至我戰守有備矣　上首肯曰卿言是因令再集羣臣
議通貢可否日午羣臣畢集階示以虜書言欲以三千
人入貢許之則縱兵不則益兵破其城因陳宰劄命各
書所見奏請　上裁羣臣相顧莫敢發時司業趙貞吉
抗言曰此不必問後生儒夫膽不解事萬一虜衆可許
則三千人入城恐烏獸驛中莫之禁也且虜悍深入處

驚宮闕乃不務驅逐而畏其恐嚇許之入貢此何等城
下之盟斷不可者檢討毛起詹府事孔棟宜暫許之徼
使出塞而後拒之貞吉叱起謬語羣臣俱以為不可奏
入乃止時將向夜　上望見德勝定安門外熒火燭空
大震懼問中官稍稍道趙貞吉及毛起語乃驅至召二
人入對西內貞吉大言陛下宜御奉天門下詔罪己追
贊故郎將周尚文賜䘏錄後釋給事中沈束於獄以作
人心且曰士卒不力殺敵以平昔諸將多冒首功耳今
誠得首功一即予百金捐金不十萬虜且盡矣因求為
御史佐軍務大學士嚴嵩請命貞吉賚金出城諭賞游

首　上亦壯貞吉言遂擢貞吉左諭德兼河南道御史
予金五萬兩稱詔出城宣諭行營將士傳嶄虜首
吏部尚書夏邦謨等陳十八事侍讀𧸘銑等陳六事給事
中俞㦤等陳七事御史黃汝桂等陳五事大畧皆請錄
用賢能申明賞罰請補營壓羸耗之士識察間諜入城
之民修大政以備倉場發德音以安反側　上採行之
邦謨疏謂人心洶洶之時非　上躬御正朝延見廷臣
以繫衆望振揚威武銑等謂倥偬之際諸司奏疏繁
恐傳答不時因而誤事汝桂等謂守門大臣不宜閉門
隔絕內外𧸘等合急辦援兵糧餉增設塘馬於薊州等
處飛報軍情皆部議所未及云
命禮部尚書徐階傳諭九門防守官以虜未至毋輙先閉
關以自困但加意防檢啓閉以時勿縱勿怯發銀五萬
兩於密雲二萬兩於昌平充客餉
時警報日棘有言虜遣細作潛住京師謀燒各場馬草者
給事中于德森以臺基廠等場積草半散有馬官軍半
令立場前人搬入城中准其上納之數發堋上等處御
馬於附近州縣牧養勅廠衛五城譏察非常仍選重臣
會巡倉御史守通州大僕寺解到馬匹無論已未校文
急收入城武舉待試者許自投薦即為錄用選軍未回

者發通州守城翰林科道有能奇計欲以上聞者聽
上嘉納之
通政司樊深言咸寧侯仇鸞與寇相持日久不聞一戰此
非士不用命乃主將擁寇邀功　上以深名借陳言隱
攻仇鸞削籍為民
虜遂渡潞河北分掠天壽山東山口康陵果園等處　上
命仇鸞援護陵寢仍令被捕近京羣盜乘機剽掠者
上御奉天殿命禮部尚書奉勅諭至午門鴻臚官宣示羣
臣曰今虜酋背叛入侵我地諸當事之臣全不委身任
事曰　上不視朝我亦不任事夫以平日云若邊臣勞

竊聖言以濟已欺懷不忠至此尤甚何無主發臣辱之
忠敢爲上行下效之肆朕中夜思之宜親處分賢輔大
臣日夕左右殉未有濟於事機而朝堂一坐亦何益歎
天背主之物科道官通不一劾且脅我正朝大內恐嚇
朕躬沽名市美非黨即威奸臣敢欺君父各誤事大小
諸臣使一一指名著實參劾定罪其餘各同寅協恭盡
心國事凡有見聞可以助大破逆賊虜寇者人人盡言
再如昔欺飛謗以罪法行刑
是日文武諸臣具服待命闕下聽旨 上始出御殿降勅
切責諸大臣遂還宮羣臣出就午門下跪聽宣勅皆惕

慄計有所處叅兩且下健乃勅選官材遠紮駐守通州
都御史王儀慰撫薊遼都御史王汝孝奉京師訊及儀
至以畏懦不職削籍去遣汝孝使者道梗未達汝孝復
斬獲虜級竟得以後功末減誚及初儀至通州命管兵
迤戍城外而自閉關臥城中會仇鸞引兵至虜少卻鸞
兵以饑故往往掠食諸村落儀令人捕洗下獄死者十
數人鸞兵大譁欲甘心儀巡按御史上其狀故遂治之
尋起邊巡按御史王忬爲僉都御史代儀守通州
起原任總督尚書楊守禮總督宣大侍郎劉原清兵部侍
郎史道副都御史許論等於家各趣令赴京聽用時虜

衆薄城 上以丁汝夔舉措周章詰責之吏部言叡是
安攘須用大臣曾歷邊方夙嫻兵畧者因推守禮等名
上汝夔不自安乃請躬督諸將出城禦虜以侍郎孫應
奎專管督餉隨軍給散
給事中王德御史李逢時奏舉將材因言九門盡閉不便
軍民且示虜以弱各處調到官軍請給勅巡視大臣給
以軍器資糧督之出戰但有能奮勇先驅者即小挫勿
論城中坊舖軍民往往乘機爲奸宜重繩以法 上是
其言下所司議行其閉門一節已有旨令該兵加意盤
詰何乃不通使入者無聊出者盡棄是何心耶今虜至

巳五日戶兵工三部官兵糧器具漫不經理其各令陳
狀以聞京城門閉民避虜至城下者俱不得入號呼之
聲直徹西內會嵩等言及遂開門聽民出入
逮兵部尚書丁汝夔下詔獄 詳兵部
先是虜騎至安定門 上命侍郎楊守謙與保定朱楫等
併力擊之楫等見虜勢盛莫敢前守謙亦以兵部未檄
調爲詞時京城外西北隅火光燭天內臣園宅在焉相
與環泣 上聞稱將帥不力皆爲文臣所制故虜得至
此 上震怒曰守謙名稱入援何數日坐視不出一戰
且朕親降旨趨之應援兵部豈有不奉行者何得辭部

擄來至諫寮自全遂稱守議同汝夔至庭鞫之以吏科
左侍郎王邦瑞攝兵部事都御史艾希淳代領守議兵
給事中俞鸞等劾奏尚書丁汝夔郎中王尚學等罪當誅
棄當治　上曰下汝夔李士翱胡松巳有旨嵩蘭王尚
學俱革職藏罪供事停議庭言官有耳目之寄畏縮不
肯早言但事推委忍心負主且擬俗不御正朝姑奪俸
一年巳御史邢尚簡等亦疏劾汝夔等及惡撫王汝孝
總兵羅希韓盧鉞得報汝夔等如前旨汝孝等命錦衣
衛遣官校械繫之仍責尚簡等忍心畏縮不早糾
殺兵部尚書丁汝夔侍郎楊守謙詳兵部

諭德趙貞吉初虜奄抵城直諭饑民居致金於佐貂所發
弓吾軍與虜通實能斬附者金不之與虜且引去貞吉
計無所出遍獨論諸營而還比且復命嵩謂貞吉狂誕
且追論其申理周尚文流東於是　上怒命廷杖之論
荔浦典史初貞吉廷議罷虜乞請嵩辨爲苑直中嵩不
見貞吉怒叱門者會通政趙文華趨入貞吉曰公
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愈怒厲曰汝權門犬何知
天下事嵩聞大恨乃併構貞吉使出城宣銀勞軍遂得罪
虜漸退先以其輜重北去餘衆猶分掠京城外欲西奔白
羊口出犯薊鎮諸將兵尾之被白羊守將扼險禦之不
得出稍棄牛羊婦女踰下推衆東南還至昌平北奔與
我軍遇我不意虜逐之奔未陣虜騎蹂入我兵不戰而
潰死傷千餘我幾爲虜獲以裨將戴綸徐仁救免虜長
驅至天壽山見總兵趙國忠列陣紅門前不敢入而去
虜入橫嶺口越懷來出至邊殘甚又值總撫重皆不能軍
諸將以白羊之敗兵氣不揚竟不敢逼但尾送至石匣
城罪家口古北等口而逐輸遺稚弱入十餘級或云詐
割死虜及平民首級云
京師解嚴侍郎王邦瑞請嚴虜歸路擊之御史李光漪亦
言今大雨彌日京畿千里之內泥淖竟尺虜爲難勝長

技莫施請亟詔諸將乘便邀擊務使虜大挫而歸以弭
後患　上然之趣遣郎中江晁董懋中等分諭諸將營
督戰仍命兵部發兵戶部發糧餉工部發器械太僕寺
發馬匹各不許怠緩
上諭閣臣曰賊入寇之廳華人爲多外城之臣敢行我前
帶信坐觀城池可敵不一征誅何以示懲殺人盈萬天
豈不怒爲開其歸亦多壽瘡死者此時以承平日久不
可更以好武爲阻惟財用乏固非君理之事然所司不
奉旨曰不敢健行今先集兵聚糧爲要卿等示戶兵二
部臣加

上諭仇鸞曰卿勿怠此戎務必如　皇祖時長驅胡虜三
千里乃可鸞對言方冬虜中馬死以來歲三月大舉擣
巢　上又諭云卿昨陳之疏具悉竭忠但機貴於審孔
聖大戒鸞復對事以審成亦以豫立乞勅下廷臣集議
或姑假臣經畧之名凡宣大薊遼偏關延綏等處聽節
制以便充調人馬臣於十二月中旬赴大中之地覘虜
動靜以為進止愼重保固不貽　皇上北顧之憂　上
嘉優詔答之仍以其言示兵部令集議方畧部覆　皇
上以神武不世出之資深惟社稷大計發師勦虜足以
應合天人所謂仁者無敵事在不疑也總兵仇鸞慨然

決策請行所奏經畧調度等事臣等已會戶工二部計
處兵食爵賞器械先期給之仍請特差大臣一員前赴
勦鎭稽督待擇以待非常之舉　上曰虜賊逆天犯順
神人共憤欺上之罪未明必當征討爾上爾等既集議
僉同原當預備事宜所急擬行督撫大臣如議添設
上諭內閣云昨胡寇侵內深入雖倚天佑不日自退然撒
上之罪未明近日士庶以及宗室亦懷忿恨非朕私也
且賊未至之前數日朕嘗以虜事問卿元輔卿謂虜兵
不耐夫以太平日久人人恐談武備今若以賊已去又
不經心後患必欲激甚要當講求征伐之大計勿論犯
否應可中我中夏之氣象卿等以為當如之何乃可又
諭云今若直擣巢而殺之未為無名所難食居一兵居
二也縱有財無粟何由給領大寧三五歲鮮旱澇之災
食足兵強乃可如　皇祖時長驅三千里發便欲大伐
祇恐未得時耳虜既未遭大摧必復肆犯今日當此為
是二諭勿秘示諸府部科道令皆曉朕諭
冬俺荅復叩宣府邊求貢　上命集廷臣議皆言虜逆天
犯順法所必誅為中國計但當整飭六師為戰守之備
徐察效順果出至誠然後議之未晚　上然之命所司
一意整集兵擇相機戰守不得輕信弛備如虜既歸命

疫病人畜多死所掠皆歸部落稍中悔仇鸞懼且復至
陰使人啗以開市至是上書求貢云
咸寧侯仇鸞請駐師宣大間整飭兵甲俟冬月大舉往擣虜
以舒華夏之氣乃班師入衞以備秋防　上嘉之命兵
部會官集議兵部侍郎史道戶部尚書孫應奎工部尚
書胡松等上議曰醜虜犯順深入郊圻震驚陵寢荼毒
元元惡貫盈罪在不赦　皇上深懷大計欲與問罪
之師而復有敵愾禦侮如鸞者身任其事決策請行除
兇雪忿千載一時臣等僉議俱如鸞議即令整齊士馬
臣道等之職預儲軍餉臣應奎等之職精利器械臣松

等之職皆當矢心協慮先事預籌比及大舉庶不從撓
迅雷之下虜將不及掩耳矣　上悅從之於是命戶部
大括各處積貯及歷年逋負以備軍興
仇鸞帥諸鎮兵出宣大聲言擊虜久不敢出塞乃稍至近
境夜襲虜斬老弱數級無功而還鸞自劾置不問
三十年春俺荅使子脫脫入塞下求貢督臣蘇佑以聞下
廷議遂開互市
六月大學士嚴嵩言近見大將仇鸞奏據報達賊約會入
寇鸞欲自領京營兵以迎戰卻將邊兵分道於附近
追剿寇賊又欲聚民間大車載旗幟隨營應用及許軍

馬食民田禾各一節臣等竊惟軍馬經行地方各有督
餉郎御史預備糧草分布已定今又令戶部官解旗幟
隨行徒見事體煩擾至於縱馬食民稼尤非美事古之
名將行軍紀律有取民一物者即斬以徇寧使虜過田
苗食盡不可下此一令又今歲調到邊兵以其慣經戰
陣令頓入備京備戰今卻遣邊兵出外地以待寇賊而
用京兵兼民兵爲正營以迎大賊此則臣等莫喩其意
云何也伏乞　聖裁報聞
七月禮部尚書徐階言頃見仇鸞調至邊兵俱分布在外
而京城四面列營者惟京軍班軍此輩詎可距守未能
出戰去秋虜以遊騎直薄城下莫有向之發一矢者虜
所以肆然復謀入寇也及今不一創之復令得意去將
來虜患豈有既乎臣聞各處勇敢之夫有自備戰馬器
械率家丁赴京願報效者其人馬悉驍壯可使乞勅廷
視東門大臣悉收錄在官結伍團操有如虜賊大營與
營相持於外而其遊騎仍如去秋薄城下即相機剿
遣截殺有功照例陞賞庶可以挫逆虜之氣得旨允行
初華人蕭芹王得道喬源丘富等持白蓮教出入虜地爲
奸俺荅以爲小酋丘富教虜以火食屋居虜信之極賊
有群虜不敢居乃築板升（華言屋也）處之是時馬市甫罷陶

有虜騎逼左衛者願芹等恐虜與中國通不利於已乃
賄俺荅左右俺荅亦爲其所恐侍郎史道露踪跡白蓮
教諸妖張攀龍等五十餘人執之并執芹源等妻子俺
荅願利中國市亦不悅芹等弗靖道會有旨命偏歷延
寧經理市事遂以其事上聞請百方購取妖賊無使留
虜中以養後患仇鸞言當重爲賞格縛獻芹等者予首
金因遣時義陷俺荅以利諷令執芹等爲信俺荅以爲
然遂擒芹及王得道等三十餘人械至大同塞下納降
驛書致道所轉聞於朝其喬源丘富等三十五人俱走
匿道乃收芹等於大同獄分遣緝捕官李楠磔富等不

複巴芹等俱磔於市傳首九邊
三十一年正月虜寇大同塞先是虜叩市大同巡按御史李逢時爲諂禁非時開市叱去遂訴邊事於獄至是俺答遂縱賊入掠一犯殺滿鶯奉寨參將尚表守備劉勳禦之皆敗再犯闗山墩諸處遊擊李桂等棄其軍遁警報沓至逢時因上言虜寇敢於歲初擁衆入犯俺荅之約束全無馬市之羈縻難恃今日之計惟大集兵馬一意討伐乃帝王恩威並施之道宜行宣大薊遼各總督鎮巡督令將士合兵征勦仍勑京營大將仇鸞殺兵進征毋得隱忍顧忌致成大患 上曰虜賊非時擾犯官

兵不能防禦雖平日專恃馬市全不隄防故耳自今一意戰守毋得仍前觀望
二月 上諭兵部虜情變詐反覆不一爲今日計惟有大振軍威用張撻伐庶紓華夏之氣尚書趙錦上言大將仇鸞領各邊兵入衛六萬八千天下精兵無以踰此宜大戍卒又十有一萬大振兵威用張撻伐此其時也若復觀望依違坐誤事機臣等萬死何足贖罪惟鼓勇奮功以副皇上恭過之隆則在大將鸞所當自盡耳 上曰兵馬既多仰令大將分布逐勦勿誤機宜時鸞假奏畏懦不敢發兵征進又恃通市不爲戍守而大同總兵徐仁復騎縱辭言既與虜平無所戍守恣意毀削爲盜案計巡撫何思亦以通市故禁邊軍拒虜殺者抵死以故虜衆出入闕關無復顧忌動稱貢市有司與頰惟謹其狡黠者變服入城奸辱婦女莫敢誰何至是虜衆萬騎入塞抵懷仁縣管家堡大掠居民總兵徐仁副總兵王懷邦參將張騰遊擊劉潭京營左港掌孫勳各擁兵觀望不爲逐剿潭又陰遣厮卒卽虜營路稱中軍指揮王恭率所部與虜戰於管家堡力屈死之虜得利遁去總督侍郎蘇祐上其事 上命兵部偵虜衆多少亟以聞代府儀賓王充黙上言總兵徐仁恃虜與平恣削軍糧及至有嗜殺疾邊軍劉潭向虜通市妄稱貢馬巡撫何思

不察虛實誤聽畏懦縱虜出入醉飫鮮酣縱虜散掠大肆猖獗阻於通市反禁傳報大學邊防莫此爲甚巡按山西御史李逢時亦論劾仁等而指揮王恭素著苦節臨難致命宜錄祀賜廕以勸臣忠 上命錦衣官校械繫徐仁張騰劉潭等來京訊治何思削籍爲民奪王邦懷官發宣府立功自贖王恭忠可加于其附都督僉事任其子爲正千戶立祠祀典禮部議行
三月定遼右衛軍餘徐打成被擄逃回尋叛入虜至是詐充冗力其山衞指揮納兒禰勅書馬匹入貢事覺伏誅

仍設入納兒原勅及所進馬
四月仇鸞偵報虜衆數千住牧威寧海側竊利虜少欲襲
有其功乃率各營親卒及懷戴綸等統衆萬餘夜馳二
百里比曉及威寧海虜覺悉衆突出鸞等倉皇退走殺
傷官軍百二十六人射死馬百二十匹殺死旗丁二十
八人鸞等奔還於途斬獲零騎六級上疏言狀且張其
功伐兵部覆言斬獲甚少損傷衆多難以言功且出師
伐虜與倉卒遇敵不同亦不可以血戰論也　上曰斬
獲雖少勤勞宜錄賞鸞白金五十兩紵幣八表綸等各
賞有差

虜酋把都兒辛愛原謀寇錦義謂卯有備乃乘虛入犯遼
東前屯衛大河口撤去邊垣七十餘里指揮姚天祿等
力戰潰圍不克皆死指揮王相聞報總所部兵四百人
赴之與虜遇於寺兒山大戰移時相藉大創千戶葉廷
瑞謂周練卒百餘佐之相與創欲復戰或曰虜兒勢如
此爾以寡弱當之必無幸相曰吾家世爲將惟有此一
腔血報國恩耳明日虜欲歸相疾趨出其前邀之戰於
蝦蟆山虜悉衆來相殊死戰左右夾擊身復被十餘創
而死廷瑞面受數矛仆於地次日乃甦餘卒無幾虜郤
日引去總督遼薊都御史何棟以聞　上嘉相忠勇贈
都督同知任一子正千戶
將虜數入犯議者咸咎馬市非計仇鸞內不自安乃上書
請將舍兵出邊徑正其罪　上以嚴嵩言鸞或知虜有
可乘之機宜從其請令相機勦殺然須擒斬虜酋方爲
上功　上不許乃下詔鸞曰若乘賊無勞卿行弟遣將
調兵逐勦是時鸞實無意對賊第爲大言自解嵩見鸞
橫誕徒以　上寵信深不可間亦欲因事出之以暴其
敗短非爲國家深遠計也
上諭兵部曰虜之易我以吾叛人爲虜導者多今春如此
秋舉必然鸞去須一大創始可卿其傳諭令必勿守何

如兵部以示鸞鸞向在　上前每言虜不足平及是督
兵至邊畏縮不敢動嚴嵩既與鸞相失乃言鸞不戰非
計故　上令兵部傳諭之然自是亦漸覺鸞不足恃矣
先是遼東報至仇鸞請行邊奏乞兵戶工三部侍郎從行
兵部主徵發戶部主糧餉工部主器械三侍郎各簡其
屬皆隷焉幕府自布科條煩碎嚴苛動以軍法爲言
上俱從之鸞以朵顏三衞導虜寇邊欲乘虛擣其巢穴
總督何棟以爲不可貽書阻止六月諜報虜欲犯薊州
鸞嘗出塞虜適疽發背至七月邊報愈急鸞疾劇不
能出師猶覬慰大將軍印不欲辭乃請輿疾出尚免堡

隨從之然卒不能出也

十月宣大總督蘇祐與巡撫侯鉞總兵吳瑛協謀出塞擊虜虜酋俺荅及把都兒等合衆逆我師殺指揮劉欽等七人士卒死者無算瑛急斂衆自衛遁歸塞言官劾論祐等寡謀喪師兵部覆言大同兵威積弱虜勢益横今各官親冒矢石搗巢犁庭雖未獲全勝而深入力戰以寒醜虜之膽似亦可嘉宜寛其罰以作士氣 上從之仍令優恤欽等七人之家以爲死事者勸

三十二年二月虜入大同口參將史略死之

三月虜冦宣府時虜數萬騎由青邊口入犯遊擊孫邪丁

碧與虜遇戰郤之邪亦被創尋又冦深井堡副總兵郭都出戰死之事聞 上嘉邪略奮勇禦敵俱賜金幣以都死事可憫郵典如例立祠致祭

五月虜犯遼東上榆林堡副總兵岳懋遊擊燕灌督兵禦之虜走出塞懋等追奔四十里及於小長山斬虜四十餘級事聞命賜懋灌金幣

虜入延綏寨副總兵李梅死之

七月俺荅把都兒等入冦分道由大同弘賜堡等邊境合衆下渾源州東犯靈丘廣昌諸處時總督侍郎賈應春言各邊間諜不通毎虜入冦不知向往是以無備士生敗事夫虜將內犯必會衆聚兵宰肉椋馬傳箭祭旗纛中國被虜之人亦多歸墩傳報頗有左驗若邊臣加意招撫務結其心令偵虜向往道路時日預來潜報我得以專力爲備視泛然散守功相十百矣乞令鎮巡招致如得虜實因致成功者即將原報人役定爲首功報可

虜入寧靜庵口急攻插箭浮圖等峪關南大震固原遊擊陳鳳寧夏遊擊朱玉率兵援紫荊關虜前哨已有踰浮圖峪而南者鳳玉夾擊之虜馳去鳳玉督衆追之過浮圖峪守者具犒鳳玉曰稍緩恐不及賊俟旋師享之追虜於三家村大戰竟日殺傷甚衆虜欲北遁又慮爲我兵

所躡乃以驍騎來戰纏鳳玉兵其衆分道自廣昌紅沙坡石門峪大金井諸處遁去是時虜氛甚惡中外戒嚴京師懲庚戌之變人情洶懼及鳳玉力戰退虜事聞 上大悅不俟勘報即加都督僉事賜文綺

小王子入宣府塞抵赤城大掠而去

九月俺荅率騎萬餘由大同平虜衛犯山西神池利民等堡巡撫趙時春帥馬步軍自州禦之至廣武諸將皆會諜報虜騎有二千餘擁擊可得時春擐甲欲馳李淶以虜悍我末可易戰時春不聽乃攘臂而前及虜於大蟲嶺虜伏兵四起鼓譟而來淶曰公速去吾死於此矣乃

與其子松俱戰死全軍皆沒蔣春授一墩守哨卒以經
列之而上乃免虜尋引去既而錄淶功贈少保左都督
子松贈指揮同知賜葬立祠如張達例
十月虜衆二十萬薄古北口烽火通於京師　上憂與戍
事憂日旰忘食遣使偵諸軍戰守狀時總督薊遼侍郎
楊博躬擐甲冑城督諸將士防禦甚力虜百道攻塞垣
博隨方拒擊終不能入使者以狀聞　上大悅即軍中
賜博衣一襲發帑金一萬兩犒其將士博承命宣朝廷
威德諸將士喜勇氣益倍與虜守八日虜不得利乃引
退猶徘徊數舍外不即去博募敢死卒持火械夜數入

其營擾之虜竟宵弗得息會望遁去事聞　上大悅進
博右都御史任一子錦衣千戶時虜患益熾朶顏挾之
以恐中國索賞不時輒糾不給守臣奏罷山海關稅銀
時選卒出塞輒縛之求取贖諸將苟冀無事斂軍資賂
之如不與則殺所縛者御史蔡楊金以聞部請於撫賞
時宣示威德不則閉關絕貢詔可
三十三年六月虜衆數萬入大同塞總兵岳懋出禦力戰
而死全師覆沒詔逮總督尚書蘇祐巡撫侯鉞等下詔
獄贈懋少師左都督蔭子立祠祀之
十月虜騎數萬入薊州塞自二十七日薄牆急攻四晝夜
不克乃退屯古城川次日復南逸駐虎頭山夜火光滿
野連亘數十里總督楊博募死士乾銳潛入其營中夜
齊發虜衆驚擾徹旦乃解去
十二月虜寇大同塞總督侍郎許論延撫都御史王忬斂
兵擊走之捕虜首百餘級牛馬稱是詔進忬兵部侍郎
餘賞賚有差
三十四年春虜犯馬蘭峪參將趙傾葵等戰死總兵周益
昌來援虜退
夏虜入青邊口參將李光啟戰敗虜執以索贖光啟罵虜死
七月馬邑生員張蕙自虜中來言俺荅永邵二部部兵可

二萬六千叛人丘富日夜導虜爲鈎梯攻城造舟渡河
静樂等縣妖人盧山佛及應州呂鶴等陰爲內應欲奪
左右威遠三城自立爲主以援俺荅入寇總督許論上
其事請優錄蕙以爲歸義者勸而懸重賞購虜酋及叛
人等疏下兵部議立賞格能斬獲俺荅把都兒辛愛等
大酋首級來獻者封伯爵賞萬金授以坐營坐府管事
官斬獲丘富周原者不問首從授指揮僉事賞三百金
斬獲呂鶴恒等者皆功陞秩三級賞五十金從一級賞
三十金如在虜華人及丘富能協逆斬大虜來歸爵賞
如例或東身歸正亦赦其罪而錄用之仍官蕙於近衛

酋單門委用　上從之以墖爲鎮撫仍賜銀三十兩蘿
自五月爲虜所獲俺荅令共主事馬精因知其數又嘗
送兵實營稍得其謀在虜中凡二月得脫歸
王忬以侍郎總督薊遼甫至虜酋打來孫黃台吉擁衆數萬
薄古北喜峰諸口忬即徵兵拒走因大集將佐計戰守
諸利害已而條八事上之曰列戍守聽權宜據險要專
責成明偵報張兵聲恤主兵撫屬夷與報可忬乃以副
總兵吳佩遼東總兵殷尚質薊鎮總兵周益昌副總兵
龔業及總兵趙卿李賢等各統騎步諸兵分守冷口馬
蘭峪墻子石塘嶺及渤潞紫荊倒馬諸關隘而自以精

兵居中應援又約宣大總督許論各移兵就險分番救
我界所以爲防禦計殆無不至初朶顏穎餘泰寧三衞
屬夷爲我外臣然往往爲虜酋用迫之則與虜一體遇
之益驕縱挾虜恫喝我久無良畫忬熟計其便令鎮巡
諸官以爵賞羈縻胡粉之屬結納其妻孥慰撫備至又約薊
遼各總兵官以六月耀武其地旌旄經百餘里鼓鉦不
絕三衞夷稍懾服復爲我用矣

虜大舉犯宣大山西參將丁碧力戰死參將馬芳以家丁
夜劫虜遂出塞

九月虜酋把都兒打來孫等率衆屯懷來川攻南塘兒墻
黑衞峪大石溝諸處忬督兵拒擊復走之事聞進忬右
都御史仍任一子千戶併錄宣大功加總督許論太子
太保餘有差

十一月打來孫等擁衆入遼東塞殺掠義州諸處居民總
督王忬復拒擊走之巡按御史上言地方被殘宜懲究
總兵官殷尚質罷免巡撫都御史楊志學切責總督王
忬章下兵部尚書楊博覆言尚質等力能那虜情有可
原　上從之置不問

三十五年三月詔誅虜偵王靑等初虜入山西生得漢人
脅降之啗以厚賞令詐爲口外饑民行乞入邊偵我虛

實故虜入數得利去至是俺荅謀犯邊先遣降人王靑
等入偵而撫兵威寧海子得之會靑等三十二人供爲
山西三關邏卒所縛巡撫王崇古上言狀詔盡誅靑等
賞崇古等錄幣有差

虜入宣府塞遊擊張紋戰死軍盡沒

十二月虜衆十餘萬入冦遼東鎮靜堡諸處總兵殷尚質
遊擊將軍閻懋官帥師出禦力屈死之亡卒千餘事聞
贈恤有差總督王忬奪俸數月巡撫楊志學奪官二級

叛人張邦奇衞舍人與丘富周原趙全李自馨等先後叛
入虜虜居之板升富最用事日夜教虜治攻具塑刃

積粟收智畧士與謀我邊民黠知書者輒歸虜俺荅令
富試之能者統衆騎不則給踐脫地令事俎豫御史李
鳳毛言虜眾入犯謀由富等乞令副使楊順計擒詔給
順萬金毋問出入副總兵田世威密遣富故人王勳及
弟浩入虜招富降大同人孫廷美亦隱虜與浩共說富
富問歸生計安國留與歸就便安國曰公華人也乃爲
犬羊用乎今官家方急公宜亟歸取功名毋失邦奇謂
富曰中國購若歸且遺之倫富怒令邦奇與浩質邦奇
罵浩若賣丘公與中國耳富怒殺廷美浩約呂仲佑內
應攻大同勳逃歸謀復弟讐適邦奇挾虜騎至邊索所

藏僕刀識嚮伏甲執之并得呂仲佑奸狀俱伏誅論功
陞賞督撫諸臣官計安國爲鎮撫厚恤廷美浩家

三十六年春虜犯延綏副總兵陳鳳及其子守義皆力戰
死之

四月打來孫等擁衆十餘萬入薊州桃林口踰走出營㮣
河掠永平諸邑副總兵蔣承勛率衆禦之收死越二日
出境贈承勛都督任一子正千戶

俺林入宣府塞殺參將那勉等

九月虜寇鴈門塞虜衆二十餘萬破應州四十餘堡攻鳳
門總巡撫閔照乞兵應援總督楊順見以爲失律當坐
乃縱兵殺邊虜民婦上首功以自解得不罷去

十一月虜酋辛愛妾桃松寨來降辛愛俺荅子士馬雄冠
諸部且兜狡無禮北邊畏之其第三妾桃松寨與部目
收令哥通辛愛欲殺收令哥收令哥懼求降於總督侍郎
楊順順自詡爲奇功以鬼男婦致之關下辛愛遣騎來
索不得乃攻燬諸墩堡順懼上言虜情叵測欲協
朝廷歸之未及俺荅子黃台吉黠虜也詐言以我叛
人丘富易桃松寨大同巡撫朱笈請從長計處以弭邊
患於是遣桃松寨收令哥還辛愛召諸婦環視磔裂之
虜知順無能竟不執送丘富而攻圍右衛益急

三十七年二月虜圍右衛日急至者拔衆道路梗塞烽火
斷絕總督楊順上書告急副總兵尚表護運入右衛虜
復環圍之數重經月不解巡按御史路楷亦言右衛
城中升籠而食拆屋而爨勢甚倒懸危在旦夕 上聞
而大駭命戶部發帑銀十萬兩亟遣才幹司屬督運濟
之時度支告匱尚書方鈍等憂懼不知所出請令工部
錢糧分其半還之本部以濟儲之 上切責鈍等謀國
不忠明日鈍謝罪先發太倉銀五萬兩及紫荊關新城
倉浮圖峪客兵米二萬石豆一萬石兼程運至大同以
濟急用報可乃以郎中謝敎督運大同

四月侍郎江東巡撫楊選總兵張承勛集主客兵數萬禦
部而進虜聞大兵至悉拔帳北遁東等遂以是日入右
衛城所運糧凡四千餘石居民焚香夾道川老稚婦女
皆感泣呼聲震地以爲再生是歲大同以守者非人虜
視爲往來通衢不分冬夏與并人雜處其地　上心憂
之凡動發太倉銀歲餉外以數萬計頗爲守者交鬭當
路侵剋峪道而邊民所沿不及十之二驅致勢不可支
則倡言宜大可棄以誑聽聞旣虜圍右衛急　上屢問
計於輔臣嵩嵩意欲棄之而難於言乃對木兵許論習
塞事請降論問之論阿嵩遂言右衛遠在大同西北孤

入虜地與日所以得安由東西壁塞聯絡策應之也今
墩堡悉毁於虜遺一孤城於極塞外故虜一圍困即聲
問隔絕計非重兵應之虜不肯去卽虜去而兵無宿糧
計必速散散則虜必復來今爲爲永安則必復設衛兵
馬原額以今地方荒殘芻粟踴貴計其糧餉非五十萬
金不可果能歲辦五十萬金則此彈丸一城雖孤懸虜
地猶可保也論蓋設爲難詞欲　上自棄之　上問願
益發念及措餉發兵援之虜尋引去右衛以存
辛愛圍大同急趣楊博督宜大博至圍已解尚表奏宮邦
實圍斬虜一生獲八八內有俺荅孫及婿部壓表都督

敘事
先是二月六月虜二次寇遼東總督王忬檄故都督楊照
破走之錄忬一子入國學照賜金綺至是大虜黜文去
營黑石灰諸部十餘萬衆駐大鹹場以精兵七千騎寇
界嶺攻垣將上參將崔桐擊走之又寇前桿嶺總兵佟
登拒走之又合衆寇嶺西諸寨總兵歐陽安馬芳等擊
走之其酋兵入黑谷嶺中軍張倫等破走之虜乃拔營
遁去
三十八年楊博奏三鎭招降千六百四十人
二月虜至灤河口渡潮河西逼三屯營

虜犯遼東總督侍郎王忬檄部將楊照帥師禦之照布分
諸將及虜大戰逐北數十里斬首虜八百二十四級獲
馬牛與器千計忬以大捷聞故事首虜四百卽稱大捷
爲上功以駭嵩擯恨竟抑不錄
三月虜入薊州塞自練兵議起薊鎭客兵減十之三而塞
防視秋又殺十之五以故鎭兵最爲單弱是時把都兒
辛愛率數萬騎以朶顏首影克為孩爲嚮導入寇忬所
遣偵諜皆被殺死遂薄塞下忬疏請援兵嵩謂忬怯虜
爲重欲坐費帑金不報適灤河缺汲虜遂由潘家口入
塞大掠薊州諸處忬遣總兵馬芳等以輕兵八千夜馳

虜後牽引之虜不敢深入三日引去將兵尾而擊之獲
首虜數十級
六月虜犯宣大時虜由大同鎮川堡入犯轉掠宣府東西
二城墅內地屈留日會久雨乃分道西自趙山溝墩東
自丁家嶺懷安左右衛引去總督尚書楊博因條上經
畧宣大八事悉允行之
是歲俺荅由鎮羌入西海留老弱豐州大同總兵劉漢謀
乘間攻板升搗叛黨乃使部將王孟夏等以三千人先
趍自以重兵繼之斬獲百餘級火焚其居而不得丘富
等

三十九年正月虜入寇宣府洗馬林諸堡副總兵馬芳拒
却之
三月把都兒辛愛等擁衆數萬以屬夷影克輩爲鄉導入
寇一片石等關參將佟登等帥兵禦却之追至芝蔴灣
而還捷聞詔進登等各一級賞總督巡撫官許論等銀
幣有差
四月虜犯廣寧泰寧等衛叛夷果力佪等導之果力佪者
其四世祖恩亨羅因入邊馬市率其族十三家求爲內
臣朝廷欲收以爲用乃從之塞內住牧使偵伺虜中動
靜頗得其力比後墜落日衆至果力佪等衆遂百餘人
往往挾虜邀賞守臣不勝其求稍抑制之三十四年遂
叛降虜告以內地曲折導使入寇於是遼陽瀋陽廣寧
歲有虜患毎至果力佪等輒爲先鋒或詭詞城上卒曰
不亟賂我且將爾城巡撫侯汝諒患之乃密諭布賞格
官軍有能擒果力佪等如哈丹兒陳通事之例陞賞
上從之汝諒乃密遣通事陳紹先等誘果力佪等入市
伏甲饗之酒半伏起遂擒果力佪等及其黨四十餘人
事聞詔按誅之賞總督許論總兵楊照及汝諒各銀幣
遊擊徐九齡僉事壯鵬翔等賞有差紹先等如例陞賞
大同總兵劉漢督兵自鎮河堡出塞搗虜帳於灰河斬首

二十八級奪馬駝百七十餘隻是時虜聚衆喜峰口外
窺犯薊鎮漢乘虛攻其巢穴以牽制之虜果狼狽西顧
自東事來我兵積慴虜兵常留巢益塞無敢一出問之
者至是漢倡爲之自後各處往往間出勦虜始有戒心
稍徙遠其幕云
七月總兵劉漢破虜於豐州大同右衛邊外由壬城舊城
而北經二黑河一灰河歷三百里其地曰豐州崇山環
合水草豐美叛人丘富趙全李自馨於之築城建墩構
宮殿甚宏麗開良田數千頃接東勝川時俺荅引衆西
掠獨二年留千騎守老營夏綫大青山口外遊者惟富

等不從謨與廷梭李文進謀部分參將王孟夏麻錦等
五十三人率銳卒三千馳進謨與趙奇以重兵分三哨
營於玉林臨爲後繼孟夏等飆馳疾駛昧爽鼓譟齊擊
斬首八十三級生擒七十六人焚其宮室餘衆奔匿將
富聞虜北徙趙全匿墩上虜騎大至我兵引退還渡黑
河虜追騎至且戰且却分哨迭戰還與大兵會翌日入
邊往返凡五日總督葛縉以聞　上大悅命亟加陞賞
有差□後富以稱逸中流矢死
四十年六月宣府流夷斬虜來獻先是宣府邊外有流夷
史大史二等爲黃台吉以威逼脅因用爲鄉導內訌永

寧龍門間頗被擾害台吉遷虐史夷妻女及所部夷婦
有色者多爲所淫史夷乃懟恨之累求內附保寨邊臣
疑其有詐令殺虜自效以爲徵信史夷兄弟乃斬台吉
首領恩克等十餘人以俘馘來獻守臣以聞詔賞史夷
金幣有差
九月虜犯居庸關營軍禦之總兵姜應熊先進遇虜於南
溝虜縱騎圍之應熊身被五創墜馬參將胡鎮麾所部
兵力戰射傷數虜奪應熊歸虜已遁去
四十一年正月初虜犯大同敗胡堡執守備劉晉臣至塞
晉臣自虜中亡歸稱去年十一月初十日叛人丘富死
於板升其黨趙全周原等焚而瘞其骨總督李文進以
其言聞兵部言逆賊天誅實賴玄祐請擇日奏謝　上曰
逆賊背華導虜擾邊罪不容誅茲賴上天肆殄謝典候
旨行文進及巡撫陳其學各賞銀一十兩紵絲二表裏
參將麻錦等命軍門分別犒賞晉臣被虜釋姑宥之
五月時遼東邊外屬夷王杲等道虜衆入寇一自東州堡
一自核桃山入副總兵黑春率遊騎孫繼忠禦之春身
自搏戰殺數十人諸將從之虜衆大敗棄其輜重鎧甲
遁備禦劉嵩亦敗虜於核桃山斬首百餘級督撫葛縉
巡撫吉澄總兵吳瑛以捷聞兵部尚書楊博言遼東總

蹙之後有此克捷乃近年諸臣所未見者有功諸臣論
賞宜重從之
虜復寇遼東攻鳳凰城不克轉掠殺傷副總兵黑春引
兵逆戰佯敗走春乘勝追擊陷虜伏中虜知其驍將圍
之數重春與把總田耕等力戰二日夜死之
四十二年正月虜五千騎犯宣府清水崖由黑漢嶺南下
敗參將宋蘭遊擊麻錦等兵遂掠隆慶永寧等處駐東
西紅山窺岔道原任爲事總兵劉漢力戰却之賊遂西
行由柳溝進據虎皮寨攻張家堡不克會大雪遁去
八月虜寇遼東初遼東自戊午以後邊垣頽圮士卒損傷

總兵楊照以智勇廉潔鎮之虜頗畏縮後與邊儲郎中相失互爲訐奏奪其官繼照者惟務苟全邊事日非人心危懼巡撫吉澄薦照　上諮於輔臣輔臣亦言照可用復以照爲總兵官至是虜復犯照率遊擊線補袞郎得功等遴銳卒逐出之乃乘勝追虜逐出塞外夜行失道離塞六十里天明爲虜所覺中流矢死補袞等馳至力戰斬首二百餘級虜引去補袞等以照屍還山東巡撫楊襄以事聞詔贈官賜謚立祠祀之

四十二年九月虜入薊州塞先是有星風自北起　上諭輔臣以兵火當慎且云楊照之事可鑒也大學士徐階

傳示兵部移檄各邊備禦至是宣大總督尚書江東檄報虜衆數萬遂遷東行兵部尚書楊博即遍檄各鎮將領預整士馬備禦令沿邊謹斥堠嚴烽燧毋使虜入薊遼總督侍郎楊選以遼東失事率兵東巡而虜數萬騎遂薄牆子嶺攻甚急選急掣兵回拒之斬二級選以提關至夜虜破嶺擁衆大入屯平谷縣進掠通州警報至京京師戒嚴詔宣大總兵官馬芳姜應熊劉漢等追謫兵入援以總督江東統之是夜　上於宮中望見東南火影光虞此虜去京不遠諸將何不截殺頓足罵曰楊博敗我家事奈何乃諭階遣官奏告郊廟傳示兵部及提督京營顧寰等協力逐勦分兵護守重城諸門塞外關屯要衝趣各鎮兵入援楊選督兵尾虜亦至通州馬芳帶領稗將補於漢兵馬五千至京江東督兵繼至姜應熊亦至　上命芳督兵守重城發帑犒師楊選至東直門外傳令抽其重兵助守重城命馬芳屯廣渠門以當通州入京之路勅江東總督城外官兵選以下俱聽節制命管英徐紳往護通州袁正往護潞河澇劉漢護守陵寢馬芳補於漢專備京師而令戶部發廩作粥以餉諸軍

十月虜至通州往掠香河諸縣已而還經通州歸平谷總

督楊選部領胡鎮孫臏等諸將追虜於通州總督尚書江東往屯順義欲令選等邀虜於古北口廷議不可乃令姜應熊麻錦設伏古北口而選等仍躡虜通州之河東時　上欲本兵定畫付諸將內外夾擊以伸華威尚書楊博趣選等擊之選命胡鎮孫臏與王猛夏貴演楊承胤等令兵逐勦而鎮等饑罷之餘不能自振遇虜通州之野斬馘數級乘勝逐北身被六鎗裹血力戰獲首虜三百餘級孫臏獨當一隊陷陣死之虜乃遁還北去江東檄諸將邀擊於古北口斬獲甚衆追逐出塞而還京師解嚴

初朶顏三衛素與虜通朶顏酋曰通罕者尤桀黠總督楊
選誘執通罕父子輪質如虜犯薊則殺之通罕積恨益
與虜通進勾虜入寇時虜騎挾詐東行徐紳否請選宜
守牆子嶺選以虜皆往東謝之紳另須兵赴牆子嶺選
又以其違節制也郤留之虜果窺乘無備突攻牆子嶺
寨陷之長驅深入歷陷密雲三河順義諸縣至於張家
灣選竟論死西市 訂邊臣功罪
大學士徐階言宣大重地恐虜乘虛竊犯宜將總兵馬芳
姜應熊移調防守從之
四十四年朶顏報虜將入寇府尹劉畿言路河灣宜築城

以守虜知有備引去
八月薊遼屬夷嫩縮剌掠黑石庄十月黃台吉犯宣府洗
馬林突入將禾把總江汝植以銳卒二百伏堡下不知
爲台吉出掠戰黃背直前我兵挺之墜馬幾獲之得其
匾刀進汝植二級
隆慶元年秋趙全說俺荅寇山西曰晉兵弱石隰間多肥
羊良鐵可致也彼積宜雲爲我遠來摧安能抗我俺荅
乃分六萬騎四道並入入井坪入朔州入老營入偏頭
關卒皆悍易邊軍禦之披靡副總兵田世威郭琥自守
遊擊方振出戰敗入壁劃甚總督王之誥聞變率六千
騎抵鴈門檄大同總兵孫吳入援吳與山西總兵申維
岳俱逗遛不進虜薄石州攻陷之殺知州王亮采男婦
幾盡進攻汾州趙全遣間爲內應州人獲之得先爲備
虜攻八晝夜不能克遂分掠文水交城平陽介休間所
殺掳男婦復數萬討邑里爲墟時黃台吉以偏師駐宣
府塞下緩我兵之詰奉詔逗懷來護陵寢巡撫王繼洛
駐代州不敢出虜留內地浹三旬無與抗者值雨潦半
亡其騎乃遲延出塞去事聞詔逮維岳世威論死繼洛
謫戍邊與落職之詰罷去
二年邊報俺荅大舉西行會瓦剌請部詔各鎮戒嚴

虜攻界嶺口入羅漢洞時七路守將與光裕等俱無禦之
者以故虜得潰牆入進蹂昌黎盧龍間遊騎至於深河
京師震動虜入巳三日總兵官李世忠始率諸將東援
至時虜巳退遁李家莊世忠猝遇虜爲虜所圍僅一騎
突出驍我營中火器殪虜氣少挫而總督劉燾巡撫耿
隨卿亦督殺諸將追襲遼東總兵王治道率參將王近
等入關截擊虜見我兵四集始解圍北去我兵追至半
山營遇伏前進遼東巡撫魏學曾亦入駐山海關遣參
將李成梁遊擊郎得功率兵與治道會虜遂由義院口
合天大雾迷失道墮崖中人馬相踐死者甚衆

諸軍爭取虜首而世忠所上虜首多僞爲御史所劾世
忠戍邊謫降二級臨鄉爲民
三年冬西虜吉能率精兵西掠熟番靈藏等族番僧衆奔
中寧夏總兵雷龍等禦擊之斬首虜百餘級
四年夏俺荅大舉犯平虜參將張綱帶賄虜使虜攻威遠
總督陳其學率諸將馬芳等與戰漢虜相紛拏殺傷大
當虜退綱下吏其學去以王崇古代
秋虜酋黃台吉卜言兀等犯遼東錦州大勝堡總兵王治
道及參將郎得功死之先是薊鎮有警遼東所部四千
人赴援巡撫都御史李秋適行部義州虜猝至遣人馳

告遊道郎自山海關兼程馳歸會秋於錦州請出戰秋
曰千里趨利兵家所忌將軍其少休質明錦義參將郎
得功來謁道責其擁卒不戰得功慚憤挾槊上馬逐虜
道繼之一軍不知所之獨十餘騎從虜佯敗至流水堡
伏起兩將皆陷殊死戰後軍不繼矢且盡得功鬪砲擊
曰大軍至不遠可潰圍出乃令一騎前道突之得功殿
出圍數重前馬亦蹶得功下馬挾道虜追射之兩將俱
死卒脫還者三人而已
把漢那吉來降把漢那吉者俺荅第三子鐵背台吉子也
初孤鞠於俺荅妻一克哈屯所長而儇俺荅愛之爲娶

反襖郡女曰大成比妓那吉又自聘兔扯金女未及婚
會俺荅有外孫女已聘襖兒都司矣俺荅悅其美自取
號曰三娘子襖兒都司怒且治兵相攻俺荅懼奪那吉
所聘女與之那吉恚恨攜其妻及其乳母之夫阿力哥
等叩敗胡堡求入總督王崇古大同巡撫方逢時相與
計此奇貨可居處之鎮城所以拊循慰藉之甚至乃上
言今聖武布昭黠虜效順殆天意非人力也顧其事繫
國體不細臣熟計之有三策焉那吉脫身來歸非擁衆
內附之比宜給宅授官厚賜衣食以悅其心禁絕交通
以防其詐多方試之以察其志歲月既久果無異心徐

爲餘用使俺荅勒兵臨境則當諭以恩信許其生還因
與爲市令生縛板升諸逆致之麾下仍歸我被虜士女
然後優賞那吉而善遣之此一策也如其恃頑強索不
可理諭則嚴兵固守擒機拒戰且示以必殺制其死命
則其氣易阻必不敢大肆狂逞而吾計可行又一策也
其或棄那吉不顧吾厚以恩義結之其部下有相繼來
降輒收置各邊令那吉統領略如漢人置屬國居烏桓
之制俟俺荅既死黃台吉兼有其衆則令那吉還本土
收其餘衆自爲一部以與黃台吉兼抗而我按兵助之
使那吉懷德黃台吉畏威邊人因得休息又一策也若

循故事置海濱彼一窮胡爺何足重輕且恐失意颺去
非計惟陛下及廷議裁定可否得旨夷酋欵塞事情兵
部議處詳確以聞將巡按御史饒仁侃武尚賢等各宣
虜情叵測請多方備處申嚴戰守之備疏併下部議兵
部覆議把漢那吉以憤激來歸心志未定其後來降人
情狀難測收牧塞上則狼子野心終非可馴之物封畫
近地或生意外之虞非完計也且俺荅兵已臨境合則
屯堅索降散則分攻肆掠勢所必至宜移崇古詳加譯
審果無詐誘則給之冠服以繫其心其餘相機審處宜
悉如崇古議　上曰虜酋慕義來降宜加優撫其以把

漢那吉為指揮使阿力哥為正千戶各賞大紅紵絲衣
一襲該鎮官加意綏犒候旨別用其制虜機宜令崇古
等悉如原奏盡心處治務求至當
御史葉夢熊言那吉之降邊臣不宜遽納朝廷不宜授以
官爵將致結讐激禍至引宋郭藥師張瑴事為諭　上
覧疏怒其妄言撓亂命降二級調外任
時俺荅方掠西番得報疾馳歸約諸部糾兵入寇索那吉
趙全益教虜必困我那吉乃出一克哈屯聞全謀哭屈
俺荅曰老悖不遂死信漢欺兒反殺乃欲役漢漢上馬
彊安能必得志是速殺吾孫也俺荅乃償全遣人來晰

請崇古故不令見那吉引夷使登門閱勞從導那吉過
其下使者訝此那吉耶胡為乎漢威儀耶諦觀之果那
吉也大喜歸報俺荅崇古因使使與俱說俺荅曰趙全
諸叛逆天下之惡一也惡於中國而保於爾何利請受
而甘心不則勿復望那吉矣俺荅始意中國甚其歲犯
邊必殺那吉及聞無恙則大喜敬謝使者太師全吾孫
我何敢藏叛虜復使使來定約因請稱臣貢方物開市
崇古為聞諸朝未報屬黃台吉以萬騎趨大同崇古質
責其使曰與我好而掠我何也使謝由彼未及聞耳無
他癡因還語俺荅馳召黃台吉台吉喜出張家口宣鎮

兵斷其歸路虜前鄰欲戰台吉曰戰則敗約我無辭於
太師整兵而西由拒門堡俺荅隨收捕趙全李自馨劉
四呂老祖諸逆楷以獻局原閣變服壽死始令與丘富
俱將虜富死全益重虜初入塞止盜村落不敢入城堡
全教虜左右蹤計謀抄入首畫背攻取圍困掩襲事諸
鎮疲於奔命矣全有衆萬人騎五萬牛羊稱是自嚳及
元差減最下者六千騎俺荅身欲盜邊先置酒全家計
定乃行全為俺荅建九楹殿奉居之會為帝令大風飄
棟甍殺數人俺荅懼不敢居而全等各建堡治第擬於
首陪吞州時全計曰自此塞為門扼居庸據雲中上

谷效石晉故事南北之勢成矣朝廷要𦍑之不能得至
是乃伏法全未至時巳詔那吉歸俺荅迎之河上祖孫
嗚嗚相勞若曰帝天也觀露我使使入謝中請貢市崇
古爲奏虜欵堅宜聽且乞詔邊臣毋燒荒搗巢生虜寨
下廷議兵部尚書郭乾言虜方求款卽要我以不燒荒
不搗巢他日者若要我以不乘塞不設備其將如何宜
更議爭遂許
總督王崇古言今日之事不當以馬市例爲嘉靖中俺荅
擁衆入犯薊鎭內臣楊淮等脇以奏開馬市　先帝不
允而命咸寧侯仇鸞將兵搗伐鸞出塞無功懼虜復至

潛以金帛賄虜仍許請開市以逭巳責當是時虜勢方
張開市之請非虜本心由逆鸞私謀故不旋踵而叛盟
肆掠爲患益甚今虜情與昔殊虜連歲入犯固多殺掠
乃虜所亡失亦略相當又我兵去境搗巢趕馬虜亦苦
之屬者戴天朝歸孫之恩旣獻俘賜下復納其弟姪𦍑
各部落誓永不犯邊非如昔之雖强兵壓境挾我邊臣
而坐索也且聞虜欲啇充制饑食西番我軍議其後故
堅意內附以自固其情可信又虜使云所請市非復請
馬市但許貢後容令貿易如遼東開原廣寧互市之規
此國制待諸夷之常典非昔馬市比臣等以爲便　先
帝在亦必俯從無拒也夫拒虜甚易執　先帝之禁旨
責虜詐之難信可數言而決虜必憤憒去卽以逆降之
恩不報宜大土蠻及三衞必歲糾俺荅父子爲聲援以
窺薊遼則吉能子弟賓兎諸酋必爲關請洮河之患九
邊騷動財力因竭雖智者無以善其後矣若允虜封貢
各邊有數年之安則可乘時修備虜設背盟而以蓄養
數年之財力從事戰守不猶愈於終歲驅驁自救不暇
者哉臣等又歷稽國朝北虜往有通貢之例如正統初
年也先以姑滅賜貢而稱兵夷虜封王亦有太平賢義
安樂及哈密忠順王故事敎臣等酌時勢稽典制以爲

許封貢便因條爲八事以聞一議錫封號官職一定貢
額一議貢期貢道一議立互市一議撫賞之費一議歸
降一審經權一戒狡飾　上覽其疏命兵部議奏兵部
議以崇古八議刊示廷臣會議可否請自　上裁從之
時給事中章甫端張國彥宋應昌張思忠紀大綱各條上
虜酋封貢互市事與王崇古八議互有異同部併下部
議於是兵部集府部科道諸臣廷議之定國公徐文璧
吏部侍郎張四維等二十二人皆以爲可許英國公張
溶戶部尚書張守直等十七人以爲不可許工部尚書
朱衡等五人以爲封貢便互市不便獨僉都御史李棠

極言宜許狀兵部尚書郭乾著於尽議姑除為數事以
䔍崇古之請大抵皆持兩端其錫封號詔如叅前三衛
例先授都督職銜令虜酋各自為部不相統攝俟虜奉
貢惟謹一二年不犯邊徐議封爵其定貢額需請胡虜使
於邊城夷館毋令入京師其所貢馬督撫官代進賞費
及其餘馬價如例付總督給散以後漸欲增加即閉關
謝絕其議貢期請以二月為率勿拘　聖節其立互市
請令今歲暫一開市以觀事機其鐵鍋并硝黃銅鐵皆
禁勿予有不如約即當奏罷其議撫賞請預為約束止
及於守市夷人其因事到邊求賞者不許其議歸降請

招撫如舊無絕華人歸正之路其嚴邊備請以羈縻戰
守事付之崇古久任責成毋令輒代其戒狡飾請飭諸
將日夜警備有造言稱詐而玩愒宴安者罪之亦不當
專恃和好輒阻士氣　上以為未當令部臣更議以聞
五年二月　上御文華殿日講畢大學士李春芳等面奏
北虜封貢事宜具言外示羈縻內修守備之意　上曰
卿等既議允當其即行之於是廷臣知事由宸斷異議
息矣
兵部奉旨再議封貢事宜請如崇古議封俺荅王號餘酋
授都督指揮千戶職銜今歲貢期已過二月聽於三四
月後一行以慰諸夷之望互市之時先定入市馬匹之
數以杜爭端其貢使不得至京鐵鍋等物不得闌出及
他事仍執初議　上允行之諭崇古悉心經畫務期安
妥仍督率鎮巡等官益嚴武備不得懈弛以致疏虞
三月封俺荅為順義王昆都力哈及黃台吉為都督同知
把漢那吉為指揮使賓兔台吉等十八人為指揮同知
那木台吉等十九人為指揮僉事打兒漢台吉等十八
人為正千戶阿拜台吉等十二人為副千戶恰台吉等
二人為百戶昆都力哈即老把都也賜勅俺荅曰我
祖宗受命御宇內外率育朕纘承丕緒頃因爾孫來歸

特命邊臣護視以禮遣還爾懷戴朕恩稱臣奉貢俘獻
叛逆悃誠用章朕遠稽前代近覽本朝款塞稱藩厥有
舊典是用錫爾王封并及子姪部落皆有常秩爾當堅
守臣節約束爾衆毋為邊患朕亦勅邊吏同好棄惡爾
毋食盟自干天罰俺荅率所部受詔甚恭使使貢馬謝
百官班賀
老把都者俺荅弟也駐牧上谷有五子十萬騎強盛耻
下俺荅會盟上谷諸節帥務以餌中之飽其欲於是利
漢財物從俺荅上表通貢封其父子老酋猶時有所
挾以要財貨無算老酋死其子故誕為中國所餽索賂

乃已而少子滿五大者桀驁阿測盡有其父鐵騎班以
近塞爲患邊帥竭力吹之匿不以聞
六年老把都吉能相繼死
順義王俺荅使恰台吉打兒漢執趙全餘黨趙宗山穆教
清張永寶孫大臣及妖人李孟陽等來獻先後十三人
總督王崇古以聞　上嘉俺荅誠順命賞銀三十兩彩
幣四表裡恰台吉等各十兩一表裡并詔督大起按御
史磔宗山等傳首九邊
順義王俺荅請給金字番經及遣喇嘛番僧傳習經呪總
督王崇古言虜欲事佛戒殺是即悔過好善之萌我因
明遏蔽亦用夏變夷之策宜順夷情以維貢市從之
總督王崇古爲順義王俺荅請乞四事其一請給王印如
先朝封忠順王例其二請許貢使入京比於三衛每宜
酋貢使二人都督大酋四人俺荅十人總六十人貢馬
三十匹其三請給鐵鍋廣鍋十斤煉鐵纔半尚未可爲
兵潞鍋生蠢煉之倍折每十斤得鐵三斤宜可給與令
得以壞易新其四請撫賞虜中親屬每部不過一二十
人人給紬段二疋布十疋米一石又春貢時部給布段
百疋米豆一二百石散所部窮夷寨上仍許不時小市
布帛米豆等物疏入給事中梁問孟等言虜中食用必

資於鍋與之互市固無害顧撫賞之論不宜輕許人衆
費多靡有止極虜習以爲常將請歲例見時而議増不
可得減必爲轉給之患且虜數十萬人中國豈能盡衣
食之給事中陸樹德亦言貢使入京有五不可夾虜驛
遞一也忿爭起釁二也京師之內館穀闘器虜如不逞
損威傷重三也窺伺動靜四也今來漸少後必漸多如
水穿窮勢難卽塞五也且彼稱要賞止賞足其欲雖不
入京何慮其欲未厭卽限之數無益夫以虜求王而使
道路增防京師多事豈得策哉宜如近事代爲之進便
給事中維遵等亦以爲不可許兵部因會禮部戶部共
議乃覆言順義王印宜如崇古請給凡表章俱用印恭
進其貢使入京僉謂不可第故事夷人入京必欽賜筵
宴飮命勳臣以侍且厚其賞今順義王使至邊宜遣光
祿署丞齎賞物就給令本鎭具欽賜筵宴總兵待之以
禮廣鍋二鍋雖有鎔生之別而均犯出境之禁無已則
以銅鍋代之昔見甘肅虜皆以銅鍋炊夜則用之可謂
宜令總督市給其虜酋親屬及窮虜之賞以有限供無
窮非處之得宜不可以久宜令總督審畫一之法勿斯
勿濫如各鎭原議撫賞銀不足令以減哺及原給公費
賞功銀充之仍聽每鎭更支客餉萬兩　上從之

及順義俺荅鍍金銀印
黃台吉遣兵掠車夷華固等帳房夷衆以去華固者不知
始所從來嘉靖間始流駐宣府邊外與史夷雜處宣府
因遂撫之以爲外藩然非故屬夷亦往往爲黃台吉所
掠至是樞臣吳兌奏言華固種落不過千餘人其去留
無足爲中國重輕業已使人詰問黃酋令其遣還但與
史夷勢同脣齒華固被掠則史夷亦恐見侵請於近邊
閒曠之處另築小堡二三以安插史夷俾頓老小其壯
丁聽近邊住牧遇有攻掠既得自行拒敵或値勦遣亦
可安心策應是東路又設重險以夷禦夷一利也潜消

虜謀不得侵掠屬夷以杜釁隙二利也另堡安插免夷
漢錯居以圖久遠三利也兼堡規制毋使太寬止許安
插老幼貲財其壯丁帳房仍環列堡外平時附近牧放
稽防奸僞啓閉堡門既可預弭其跋扈之謀又可羈縻
有警登堡防禦每堡選撫夷官一員率通夜人等爲之
其飛揚之志四利也舍此不爲虜酋時來誘掠勢莫能
禦屬夷惟見背虜之害而不能得中國保護之利必至
結虜其心漸離非計之得也巡按御史劉良弼亦言車
夷與史夷自相倚附而中國視二夷以爲外藩車夷既
去則史夷之勢自孤恐難存立史夷再去則北路之藩

籬盡撤益難隄防中國制馭不可不謹事下兵部覆言
二夷素雖效順然不足爲我輕重乞命總督等官遣使
詰俺荅老把都黃台吉詰問真實責令遣還如恃占不
發先革車夷撫賞并酌處機宜事在閫外固難遙制
上是其議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宋鳳雲　訂正

兵部三十五

河套

天順六年正月虜入河套是時孛來稍衰其大酋毛里孩阿羅出少師猛可與孛來相仇殺而立脫思故小王子從兄也於是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三酋始入河套爭水草不相能以故不能深入爲寇時遣人貢馬然亦通衆頗請戍時竊邊郡

按河套周圍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浸失其險虜始渡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創沿邊一帶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爲鄉導因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爲邊境剝膚之害

十一月阿羅出結乩加思蘭孛羅出結毛里孩各爲黨出入河套遂攻圍墩堡深入內郡殺掠人畜

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出寇固原回至黃河大壩擺渠水港寧夏城鎮守都督張泰率子奶領兵敗之時寧夏精騎調援延綏泰募義勇三千餘人付其子奶管領至壩與虜背河而營夜半賊渡河敗之翌日使善浮水者浮水馬之虜以爲水淺悉衆渡河奶領軍徒截其半前驅者盡溺水中斬獲數百進出賀蘭山外而還

按乩加思蘭亦虜別部居哈密北山至是時始盛侵掠哈密雄視諸番我國貢驛隳之竟東度河與虜合

成化元年十月毛里孩寇陝西都御史項忠及彰武伯楊信擊之虜遁

二年三月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疎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遊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

起至榆溝邊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腳兒赫石海
子回回墓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黄沙溝至寧夏黑山
觜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
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黄河耳當時議者以
爲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
一帶營堡移從直道是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
爲萬世防邊之長策也 上曰楊鋭所奏移堡防邊具
有深據其言有理兵部即會官議處以聞
六月大學士李賢等奏胡虜之衆不過中國一大郡連年
被其侵擾往往得利而去且河套與延綏接境原非胡

虜巢穴今虜酋毛里孩居處其中出沒不常古云不一
勞者不永逸今欲要遏必須大舉而後可乞命兵部會
官博議選兵搜勦務在盡絶其總制將官與凡出兵事
宜俱預處請書又秋禾方熟虜騎必入掠而延綏鄜慶
環縣一帶宜推選武將一人統步騎精兵萬人守禦計
處庶幾有備無患於是兵部尚書王復同孫繼宗等集
議以爲大舉搜套必主將得人今大同總兵楊信舊鎮
延綏稔知地利宜召還京面受成筭其陝西延綏寧夏
甘凉大同宣府鎮巡諸官亦宜勅令整飭兵備候至期
調發又信既召還可以修武伯沈煜代之 上允所擬

遂召信還乃勅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協
謀征勦河套
總兵楊信等奏毛里孩近雖北遁然長邊北強虜復回河
套駐劄請更調大同宣府等處馬隊官軍與臣等原統
官軍計有十萬以來春三月初旬會合趁朔進兵併力
勦絶以除邊患
三年正月毛里孩乞通貢制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其令
各邊謹備虜毛里孩不得貢渡河東侵大同廷議楊信
兵少不足制虜於是以撫寧侯朱永爲平胡將軍率京
兵往都督劉聚鮑政副之會毛里孩再上書求貢許之

詔永駐軍代州先是毛里孩以攻殺孛來弑其可汗爲
可古兒吉思虜更立可汗毛里孩復弑之并逐少師孛
羅出自稱黄苓王與曾孛魯乃稱齊王並遣使貢而竟
制也先之子阿失帖木兒者顧狹兀良哈夷由喜峰口
入 上薄待之使者服罪仍禮遣之詳朝貢
二月毛里孩入大同界 上命原調大同宣府偏頭關等
處搜勦河套官軍仍留各城守禦
七月虜加思蘭入延綏殺孤山守將楊儁勦
十月虜加思蘭寇大同撫寧侯朱永帥師禦郤之
四年二月虜加思蘭殺阿羅出併其衆而孛羅忽滿魯都

入河套

六年虜據河套邊人大擾乃勅都御史王越總關中軍務議搜河套復東勝越等奏言河套水草甘肥易於駐劄腹裡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陝西虜酋李羅忽孤加思蘭等糾率醜類居套分掠出入數年雖嘗阻於我師然未經挫衂終不肯退近且據我河曲擾我延綏寧夏深入我平鞏固原近又覘我大同逼我萬全聞在廷咸議欲得一爵位崇重威望素著者統制諸軍往圖大舉朝廷從其議以武定侯趙輔充總兵官總制各路軍馬搜河未幾以疾還復套亦不復舉

七月阿羅出糾孛良路寇延慶命撫寧侯朱永為平虜將軍都御史王越督師往延綏禦虜永至邊以捷聞論功越等俱陞賞永世侯而虜據套自如邊郡大擾

七年二月朱永等以河套虜寇未退議戰守二策其略曰今虜賊數萬在邊我軍堪戰者止可一萬而又分散防守何以禦敵為今之計宜於大同宣府寧夏陝西等處量調軍馬數萬期三月內俱至榆林地方聽臣等調度相機審勢擣其巢穴此戰之策也若軍馬饑餉一時未辦宜慎固封守嚴督沿邊居民無事則分鬥耕牧有警則畢號避藏乃令院僚官軍各守城堡伺候合兵截殺此守之策也事下兵部白圭等以馬方搜損供餉不敷勢難進勤請命諸將慎為守禦以圖萬全 上從之

冬召朱永還以邊事委王越及總兵許寧

命吏部右侍郎葉盛行視河套時北虜入河套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搜套驅虜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勅盛往議方略上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惟增兵守險可為邊圖宜令守臣嚴謹邊備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便 上從之

時北虜潛伏黃河套中歲為邊患輔臣有請與十萬之師以彰武伯楊信為總制搜剿之兵部尚書程信言河套

逾虜土鍵無水草與師十萬則饋運者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勿追此不易之法也既而楊信亦止請三萬人巡邊而罷搜套之議

八年二月兵部尚書白圭上言虜性桀驁宜勅王越等候某處至日即調甘涼莊浪寧夏官軍防守要害必須明年三月大舉搜套庶收一勞永逸之功請先用軍夫五萬饋運糧料可足半年之費然後選集精兵十萬簡命文武重臣充總督總兵每兵一萬坐營統領者各一人所須馱馬鹿角拒軍器之類俱宜預備期以十二月敵行 上令越與逸等計議以聞

三月王越言延綏能遣戍卒近以兵部遣官來議方略仍
留住朔州孫山諸處但今虜退邊鎮稍寧且士卒衣鞋
盡壞馬死過半請如前罷遣休息臣與所遣官俱暫還
京　上曰邊境既稍寧即移文諭越令與業盛還京
自生請集廷議言套虜不驅邊患無已第邊兵多而無紀
是故屢衂宜擇遣大將付以閫外得專事虜於是以武
靖侯趙輔為平虜將軍悉部署諸路王越仍督師
五月巡撫延綏余子俊奏虜賊擁衆河套日急一日已嚴
兵相機戰守謹以各邊諜報上聞　上曰邊事日急其
令趙輔王越刻日啟行

虜失入延慶輔不能禦未幾稱疾召還以寧晉伯劉聚代
之聚未至虜相繼掠固原延寧諸處邊臣屢疏罪諸將
輔越玩寇罪迺擬余子俊建議埋山築墻設墩臺皆備
以制虜從之虜自是不敢大入延綏毛里孩孛魯乃阿
羅出三酋亦稍衰敗而滿魯都入河套稱可汗乩加思
蘭為太師
九年九月滿魯都與孛羅忽盡寇韋州總督王越偵知虜
盡行老弱巢紅鹽池可取也乃與總兵許寧遊擊周玉
率輕騎晝夜馳三百餘里襲擊之擒斬三百餘級獲輜
畜器械甚衆盡燒其廬帳而還虜自據套以來無歲不
深入殺掠人畜至數千百萬邊將擁兵莫誰何徵所遣
老弱及殺畜民以上功冒陞賞三遣大將朱永趙輔劉
聚出師大抵效邊將故習虜益橫內地且自危用事者
始議搜套聚兵八萬糜費儲無算頻歲師不出至是捷
虜內失其孥相與悲泣渡河北去患少弭
弘治八年北虜擁衆入河套住牧
十三年十二月火篩入河套
按套賊渡河而東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為衝其
要在偏頭關　三受降城唐所築禦虜於河外中城南
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

百餘里花馬池係要地　成化前虜患在河西虜據套
而河東為虜衝花馬池居其中都御史徐廷璋楊一清
王瓊新舊城效力甚宣花馬池西至興武營一百二十
里又西至橫城堡一百四十里一漫沙漠寇路拆增頗
易入靈韋掠環慶犯平固則清水營鐵柱泉小鹽池一
帶為捷徑又自大廣武渡河而下至靈韋亦易
正德元年總制邊務楊一清請復守東勝據河套水草之
利弘治末朝廷清明內外大臣協心體國為經久計以
故議復河套會　孝宗崩劉瑾專政一清上經略三疏
一議守守虜所必入一議戰戰虜所必敗一議攻攻虜

所欲救已一清猶解去無敢言及河套者即有建白輒
云修邊武曰進幾里打虜或又曰退幾里固我我退日
退套虜日進
嘉靖元年六月套虜二萬自井兒堡撤墻入固原平涼涇
州殺指揮楊洪千戶劉端十二月寇固原環衛間殺傷
以萬計有司不能禦以文移避法部請遣科道閱核
七年給事中陸粲言河套本吾故地國初設東勝衛今為
虜巢寧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為虜衝地平墻淺濠
塹隘虜每易入向楊一清築横墻三百里垂就去官至
今屹立請卒其功

八月總督王瓊請自蘭州至榆林三千里悉築邊垣
八年虜擁衆數萬入河套乘水凌河犯寧夏總兵官杭雄
迎敵為虜所敗亾失甚多守臣以聞時雄已為總制王
瓊所劾回衛致仕 上以該鎮失事重大守臣所奏尚
有隱匿令章雄任下巡按御史查實以聞
十七年十一月巡按山西御史何贊疏言河套沃野幾二
千里為中國門庭之險近為虜酋吉囊所據并吞諸戎
兵力日盛外連西方海賊内通大同逆卒虜兵一出莫
敢誰何宜亟剿除其策有二計以破之勢以走之而其
要在久任撫臣以責成效興復屯法以裕邊儲兵部因

請令本鎮守臣勘議 上以事無可勘報罷
二十四年閏正月巡按山西御史陳豪疏言吉虜三犯山
西費銀百萬此不可以常寇目計費帑金六百萬而戰
守無尺寸功不知何用此六百萬費為諸臣建議動稱
屯守不知虜衆内侵不由諸隘口皆猱攀絶壁蟻附懸
崖逾垣又何足恃況諸墩烽卒皆嫌虜自為多畜鐵刀
遇虜偵者賂求不殺彼此譯語互為和同待虜深入欲
後舉燧發礮降狼轉走蓋不止一日一處為爾且遇來
之虜類吞我民亡命為彼嚮導星術横械文字技藝諸
人咸足為彼區畫故連歲非時倏至冒險深入如履故

迹猶復恩撫自今以後恐患無底止乞下廷臣集議舊
套之策期於必戰盡復套地庶可弭其内擾之患而邊
境無虞章下兵部議行
七年套虜擁衆約二萬餘人入榆林塞殺掠人畜數十
萬計延綏遊兵時保被逮官大防秋故虜入無復禦者
事聞最後乃逮繫總督尚書張珩巡撫延綏都御史張
珩並下部獄訊治戍邊
二十五年八月套虜三萬餘人入寇越延安府至於三原
涇陽殺掠人畜無算事聞 上下旨曰今年失事頻疊
宋必查核總督三邊侍郎曾銑請復河套條為八議一

曰審敵情二曰立綱紀三曰審機宜四曰選將材五曰
任賢能六曰足餉餽七曰明賞罰八曰修長技計萬餘
言指陳明悉下兵部議行
十二月總督曾銑奏據參將謝綱張問行等奏延綏寧與套虜
爲鄰自成化間都御史余子俊修築邊墻東自黃甫川
起西至定邊營止延袤一千五百餘里歲久傾頹餘址
閒存不異平地嘉靖九年總督王瓊修花馬池邊墻一
道自寧夏橫城接築至定邊營三百餘里而自定邊營
至黃甫川一帶依舊無墻邇年虜入率由是道所當亟
爲修築第地里廣遠工程浩大難責効期月分地定工

次第修舉西起自定邊營東至龍州堡計長四百四十
餘里爲中段自雙山堡而東至黃甫川計長五百九十
餘里爲下段歲修一段期以三年竣事庶幾保障功完
全陝收賴乞破常格發帑銀如宜大山西故事疏下部
議閒銑復言河套古朔方地自漢武帝遣衛青逐虜築
城耕塞因河爲固唐張仁愿復跨河北築三受降城郭
國初東勝衛及東西受降城所地也後三城內徙虜遂
據套爲穴深山大川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
套將出沒自由東西侵掠頻勞三秦生困故套虜不除
中國之患未可量也臣嘗揣度機宜較量彼我嘗秋高
馬肥弓矢勁利彼合我分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
守此虜利而中國詘之時也及其冬深水枯分帳散牧
馬無宿藁日漸羸憊比及春深賊勢益弱我則淬礪士
卒備其大舉擣其穢馬乘便而出此中國利而虜詘之
時也今之禦邊者不務乘虜之詘而用吾之利常使虜
得用其利而制吾之所詘是以有敗而無勝爲今日之
計宜用精兵六萬人益以山東鎗手二千多備矢石每
當春夏之交攜五十日之餉水陸並進乘其無備直擣
巢穴利則騁發火器擣則虜不能支矣歲歲爲之每
出益勵虜勢必折將遁而出套之恐後矣俟其遠去然

後因　祖宗之故疆并河爲塞修築墩隍建置衛所處
分戍卒講求屯田以省全陝之轉輸壯中國之形勢此
中興之大烈也臣願　陛下斷自聖心務定大計勅下
所司預理財用舟車寬比及三年許臣仰副所奏事宜
務求於三四月間驅除武備整飭近察虜以習我軍
之技而倡其勇敢所調兵馬而時動動則威矣夫臣方
議築邊又議復套者蓋築邊不過數十年計耳復套則
驅斥兇殘臨河作障乃國家萬年久遠之計唯　陛下
裁之疏下兵部并議詔築邊復套兩俱不易二者相較
復套尤難況數年數萬之衆費五十月之糧深入險遠

藪阻之穴以驟數十年盤據之虜旣何可易故不若修
增築邊爲計完而成功可期也弟延綏一帶地勢延漫
土雜沙鹻居民隔遠最爲荒凉若欲一千五百餘里之
地而責成於三年之功恐未易集縱使能成亦難爲守
宜仍行銑等從長會計　上曰虜據河套爲中國患久
矣連歲關陝横被荼毒朕宵旰念之而邊臣無分主憂
者今銑能倡逐虜復套之謀厥志甚壯本兵乃久之始
覆乞無定見何也其令銑更與諸邊臣悉心圖議務求
長算嗣上方略第此邊境千里沙漠與宜大地異祗可
就要害修築兵部其發銀三十萬兩予銑聽其修邊餉

兵造器便宜調度支用備明年防禦計
按河套古朔方我朝自正統後漸棄東勝於是河套遂
爲虜巢然亦時去時來先時大臣屢有復套之議成化
八年遣吏部侍郎葉盛行視盛以爲未可輕議特經略
增戍謹備之便九年遂移延綏鎮城於榆林此余子俊
經略之功也王瓊又以子俊爲失策嗣後楊一清亦屢
議及河套然亦才力不給不敢力主其事旋議旋罷近
年吉囊俺答二酋連歲殘破秦晉久駐套中嘉靖丙午
曾銑爲復套議內批嘉獎然中外皆知兵弱將寡且無
文武將吏恐挑强胡禍不可解然亦頗忌莫敢言者銑

區畫兵食聞中騷動人有怨言又請戶部銀多至四百
萬兩人益不喜云
二十六年五月總督曾銑初春中督兵出塞掩擊虜未得
利至是復出塞襲擊虜覺整衆拒之銑蒐選銳卒督之
出戰馘斬二十六人生擒一人脫脫虎幾於矢石者甚
衆獲牛馬駝騾九百有五十夷器八百五十三虜移帳
漸北開以輕騎入掠銑復督諸軍驅之遂遁不敢近
塞銑以捷聞因列上諸臣功罪　上曰套虜連年深入
如蹈虛地大損國威銑能率兵出塞擒斬有功乃詔增
俸一級賜以白金四十兩紵帶三襲巡撫謝蘭李士翔

巡按盧磨及守備諸臣各賞賚有差
御史饒天民張登高各上復套議天民言當預奔突各邊
嚴兵守險及會議條格不宜刊布恐泄軍機登高條列
蓄財賦養士馬久將任忌先聲防他患速犒賞六事
上曰各邊防禦所言得策奏議刊布無礙且王師爲用
掩襲爲也章下所司知之
十一月總督曾銑會同陝西巡撫謝蘭延綏巡撫楊守謙
寧夏巡撫王邦瑞及三鎮總兵官參酌復套方略條列
十八事曰恢復河套修築邊墻選擇將材選練士卒買
補馬贏進兵機宜轉運糧餉申明賞罰兼備舟車多置

火器招降用間審度時勢防守河套營田儲蓄以明職
守息訛言寬文法處孳畜又上營陣八圖曰立營總圖
及遇虜駐戰選鋒車戰騎兵迎戰步兵搏戰行營進攻
變營長驅獲功散兵各圖　上覽而嘉之奏下兵部尚
書王以旂會廷臣集議言曾銑先後章疏俱可施行
上因虜據河套為國家患朕軫宵旰有年念無任事之
臣今銑前後所上方略卿等既以詳酌即會同多官協
忠翊謀以圖廓清其定策以聞
二十七年正月兵部尚書王以旂等奉詔會同府部九卿
詹翰科道等衙門議上復套事宜畧曰虜據套為西邊

患久誠宜亟為攘除第事體重大錢糧兵馬非旬月可
辦請集先命大臣督餉量帶司屬趁時糴買添設憲臣
預處月糧俟有次第然後遣科道紀功欽遣行事其曾
銑奏討山東鎗手河南水夫及神機營火藥偏老甘肅
各邊兵馬悉聽聖斷裁定給發　上諭輔臣曰套虜之
患久矣今以征逐為名不知出師果有名否兵果有餘
力食果有餘積成功可必否昨王三平未論功賞臣下
有快快心今欲行此大事一銑何足言祗恐百姓受無
罪之殺我欲不言此非他欺罔比與害我家我民之命
者不同我居內處外事下情何知可否卿職任輔弼贊
襄知真見當定擬行之大學士夏言等不敢決請上斷
上命以前諭付司禮監刊印百餘道發兵部徧給與議
諸臣命數日再會疏以聞於是大學士嚴嵩上疏曰套
虜為患日久　祖宗時力豈不能取而卒不果復者蓋
有深意今兵力不逮　祖宗時遠甚且中外府藏殫竭
一旦議出無名之師傾挑強虜誠有如聖心所慮者臣
閱曾銑所奏征討必用三年每年必用兵十二萬銀必
百五十萬兩銑又云此特大畧其臨時請給者不在此
數則師未興而經費已不支矣民將何以堪銑以好大
喜功之心而為窮兵黷武之舉在廷諸臣皆知其不可

第有所畏不敢明言以至昧心附和會上奏幸賴聖
心遠覽特降明諭活全陝百萬生靈之命誠宗社無疆
之福臣備員輔職如此舉措關係國家安危大計不能
先事匡正至厪聖慮同官夏言於他政皆專為多臣獨
分毫無補有負委任請從顯黜　上曰卿既知未可何
不力正言於銑疏初至時乃露疏稱人臣未有如銑之
忠者朕已燭其私但知肆其所為不顧國安危民生死
惟徇曾銑殘欲耳朕故一言未答以示不可之意後見
卿等每擬誇許朕恐夏言既以為可卿必謂朕知而強
之未宜遽阻其謀昨部疏會奏是果行之說豈可真從

之故朕方言不可耳卿宜盡忠供職不允辭時　上已
大疑言懼不免因上疏曰北虜久據河套擾我疆場臣
愚竊以匈奴雖多不過漢一大縣況當國家全勝之時
皇上中興之會薄示威武旋可成功故向於曾銑所奏
不揆固陋妄有擬議第識本短淺慮欠周詳茲承聖諭
成功難必百姓無罪仰惟馭遠弘謀好生大德非臣愚
昧能窺萬一然此事臣數與嵩議絶無異言今乃先臣
具奏名雖自劾意實專欲諉臣自解所幸軍旅未興聖
諭先布否則臣將不知死所矣　上曰爾等朝廷政本
自宜先以邦家生民爲心如何專狥私情强君脅衆昔

密奏未允乃詐稱上意必行茲所奏又無引罪詞夷體
二部會都察院參看以聞於是嵩復疏辯銑疏初至臣
心知其非而不正言罪無可辭臣與夏言同典機務事
無巨細理須商確而言驕横自恣凡事專決不惟常務
不獲與聞即興兵復套事體極大自始至今亦並無一
言議及其諸疏揭所奏不過列署臣名昨奉　聖旨詔
密奏稱臣未有如銑之忠臣讀之惕然實不知也至於
每擬誇許皆出言手言欲以此願　上意於外而示親
厚於銑故廷臣皆謂　上意欲行無不忍懼即臣不知
亦恐　皇上別有諭於言也昨蒙降兵部會疏於閣言

獨覽看三日復出一密奏於袖中令臣一覽隨即謄進
並不出片言商可否且自去歲以來臣與言同在直所
言在已自便、一切機務忌臣干預每於夜分票本間以
一二送臣看而已臣誠自知具員不宜復靦顔在列乞
罷得旨嚴嵩不能先事救正朕已恩宥之矣正當感恩
盡忠何復奏擾所辭不允是時　上意且不測而嵩攻
言甚力言懼乃復上書自明且求去曰臣謬以菲才首
列輔行自以與嵩同受眷知矢心圖報而不知其心之
獨異於臣也臣每次入閣入直必遣人邀嵩再三多不
肯至即至亦漫無可否是嵩故意推避以諉罪於臣而

謂臣不使孝與幾諫嵩也復套議嵩謂臣獨斷三日
出奏稿於袖中令其一閲即謄進夫奏稿出諸袖中者
臣之過於謹密也會看然後謄進者臣與之商確可否
也使稿不自收而委之他人謄寫已成而後與之會看
此則可以責臣而無辭矣嵩明知其故乃以此罪臣至
謂臣每擬誇許故欲以此願　上意於外而示親厚於
銑夫擬議雖自臣下一經御覽即係聖斷非臣下所敢
擅興者況征伐之事成敗難測衆方爲銑畏懼而以此
爲示親厚豈理也哉嵩以危禍中臣必欲置之死地臣
不足惜其如國體何臣不能復與並列乞賜骸骨歸田

罪輸入部部院一併恭看已兵部尚書王以旂復會廷
臣議上復套事宜虜兵强梁險為中國計但當練兵積
粟乘釁而動之不宜與之較曲直事尺寸宜令銑嚴督各
鎮嘗兵禁戢撫憲防禦前議出師蕩除一應事宜悉行
停止來虜侵犯疆場則須督率將士大張撻伐之威無
得推避慢事其銑所請延綏積欠月糧三鎮原額軍征
為臣宜為給發至於所奏招降用間一事非獨可以行
之復套宜仍勑九邊一體舉行以覘敵情漠虜黨　上
曰套虜非新近事　先朝但防守耳銑無故輕狂倡議
群臣會官然既下諸臣集議自當為國為民深思實慮

明以入告如何恐心觀望一旦敗事將何救者其奪與
議官俸一月兵部侍郎及該司官一年銑令錦衣衛
亟遣官校械繫至京問王以旂姑令兼僉都御史亟往
代銑盡忠督理以贖前罪此安危大計科道官何寂無
一言錦衣衛其悉執至廷杖之仍各罰俸四月其餘事
宜戶兵二部作速再議以聞已吏部尚書聞淵等
左都御史屠僑等覆大學士夏言輕信狂言輒為贊奏
專權任意跡涉强君及奉詔自陳無復引罪語揆諸避
涉俱罹唯聖明裁其進退　上曰冊等奉旨議奏徇顏
避涉此非獨即為畏是何臣體姑不究夏言其削奪餘
官令以尚書致仕
延綏巡撫都御史楊守謙奏報套內先有狼台吉瓣台吉
等俱台吉駐牧今聞虜酋俺答等踏冰渡河與套虜聚
謀勢窺延寧聲勢甚重不可不嚴加防禦大學士嚴嵩
擬旨罪曾銑　上曰虜寇聚謀深入此曾銑擅開邊釁
所致其亟行總督王以旂謹備之銑欺君誤國都察院
參勘以聞勿得黨護庇覆於是兵部侍郎萬鎧等參曾
銑貳上貪功擅開邊釁之罪會甘肅總兵咸寧侯仇鸞
亦先被銑等劾奏逮繫來京見銑被逮乃上疏自訟因
訐銑謀國不忠取罪無法往年虜寇延慶殺人盈野銑

隱匿不以實聞故諸將繫金錢萬計遣子曾淳賫付蘇綱
關通貴近圖免厥罪故　皇上有今歲失事頗輕不問
查覈之旨銑明知誘殺擄殺國有大禁乃於丁未二月
擅將所部士馬由定邊塞鞭擊虜幢希冀功賞而分部
夾擊全軍覆沒隱匿不以上聞又尅取軍糧數萬自肥
罪重乃倡議復套希冀非常之功以掩蒙蔽之罪不忠
甚大甘肅巡撫楊博初亦謂銑啟釁招尤其計非是乃
又遣銑以沮撓論臣臣久歷邊陲深知套地不可遽復
且軍機重務邊禁太思豈可曲意從而搏以臣言自
疑錯謂不去臣終為掣肘故銑復遣淳行五千金賂臣今

全陝之人為科徵調集所苦嗸嗸欲寧臣恐意外之變
不在河套而在邊圉之內也時皆謂是疏嵩所授草尋
降旨逮深曾淳蘇綱後竟釋嵩罪不問
鎮撫司鞫上曾銑獄情謂銑交結夏言令其子淳先後持
金數萬託言妻父蘇綱致之言所朋謀為奸同議復套
其前後掩覆失事冒報功捷具如仇鸞所訐　上曰曾
銑妄議開邊隱匿喪敗殃虐百姓欺蔽朕躬罪在不宥
法司同九卿錦衣衛堂上官從重議擬蘇綱發瘴地充
軍夏言令錦衣衛差官校逮繫來京問巳法司會擬銑
罪律無正條宜比守邊將帥失陷城寨者斬　上曰銑

情罪異常有旨重擬乃稱律無正條固可置不問乎仍
依所犯正律議擬以聞於是法司請當銑交結近侍官
員律部可乃斬銑於市妻子流二千里銑有機畧初為
御史廵按遼東會遼陽廣寧撫順兵變銑密運方畧悉
捕首惡誅之全遼大定時論以為才會虜患棘因不次
見擢銑自負遼左功謂天下事無難為者其所注措率
關西者內守臨洮為時所哄此覦西師乃倡復套議夏
言好邊功遂力主持之紛紛造舟車括船餉關隴之間
蕭然煩費矣時虜勢方熾而我兵積怯銑疏下部議人

之未獲　上心亦危疑之嵩以訊嚴嵩嵩與言不相能
嘗思有以中之欲因是陷言乃附　上指謂其非計說
既行贊陰攻言言遂得罪去是時　上怒銑甚然實無
意殺言也會仇鸞上書自理嵩因授鸞意令以復套事
攻銑斷言表裏作姦覬圖大禍及鎮撫司奏獄具下法
司擬罪死再銑言竟俱論死鸞罪得釋遂厚賂嵩爾人
深相得鸞益橫然不法以及於誅銑既死家無餘貲妻
子俱徙天下寃之
六科給事中齊譽等言近者　皇上處分復套之議皆出
聖斷中外臣民靡不嘆服堯舜在上歷試共鯀之惡乃

令終莫逃於誅殛也旬日以來物議騰播銑過惡益彰
有不止如仇鸞所奏者夫征伐大權自天子出非人臣
所得專銑始奏請復套　陛下第令會官圖議嗣上方
略亦未許其即行也乃銑於去春兩次擅徵兵出塞變
給不返又以法誅邊人之告敗者陝西連歲災傷民不
勝困銑又令諸郡縣勒借民財收養馬贏民至鬻產易
子女以償又令出鐵置造給予閭閻農器為之罄盡銑
黷貨殃民罔上誤國宜亟正刑章以為邊臣之戒得旨
與等職居言路素知銑罪乃黨姦避事無一預言之今
見屢有旨罪銑及遣官訪問始以上聞殊為負國其降

奪二級調外餘姑貰之銑侵費銀兩卸令所遣官會巡
按御史覈實奏聞
先是給事中申价錦衣千戸李承勛上仇鸞所劾曾銑罪
狀上命兵部會三法司及錦衣衛官雜議於是尚書趙
廷瑞等奏言銑贓貨貪功罔上殘下誠如仇鸞所勘劾
其牙爪吏爲之濟惡行賄者則有參將李珍指揮田世
威郭震皆以銑故冒功陞級法當首論承調發兵失律
陷敗則副總兵李琦王縉所失亡獨多而王輔等及指
揮田國等次之畏威希旨多方措赴則參將李經指揮
王滁聆明王經李堂而陝西巡撫謝蘭開住延綏巡撫

張問行嘗以失事逮治紀功御史盛唐嘗以妄報遲坐
罪於各軍陣亡與居民被害者見有銑子淳及蘇綱入
官賍銀可充賑恤得旨曾銑屢次失事重大隱匿不報
夫妻糾衆并侵冒官銀數萬入京通賄掩罪飾功及將
陞賞又倡爲復套狂謀未奉明旨輒先動支帑銀并派
取各省官銀數萬造器全陝騷動并匿邊虜發危地方
罪逆深重銑既伏誅其因銑陣亡并殺虜軍民家屬以
蘇綱名下賍銀賑恤其額外派徵各府衛造器銀二萬
九千餘兩以曾淳名下補還張問行仍令爲民謝蘭降
俸一級盛唐罷按地方目擊前弊不行糾奏又爲冒隸

收功大負委任姑降三級調外任李珍田世威郭震錦
衣衛差官校逮至京問李琦王縉姑令戴罪管事俟防
秋畢日議處李經等巡按御史提問王輔等并田國等
罪姑免究
九月虜入宣府塞寇居庸諸處嵩言於　上曰虜以言銑
收河套故報復至此　上於是怒言不解矣遂棄市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 三十八

哈密

洪武二十四年哈密寇邊命都督宋晟劉眞率師征之擒其僞王子别列怯幽王桑里失哥知院岳山等殺其國公阿朶只侍郎泉千三百人金印一銀印二送京師

永樂二年封哈密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

(按)哈密古伊吾盧地在燉煌北大磧外西北羌胡往來要路也元封忽納失里爲威武王已而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洪武時置甘州五衛於張掖肅州衛於酒泉凉州衛於武威西寧衛於湟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衛高臺鎮夷古浪三千戶所自陝西蘭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州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　文皇初設關外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七衛皆在嘉峪關西哈密又在六衛西東去肅州西去吐魯番各千五百里北至瓦剌數百里至是改封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以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爲指揮等官分其衆居苦峪城

三年三月安克帖木兒卒無子兄子脫脫先是俘蠻夷隸朝議哈密爲西域入貢孔道宜釋脫脫令嗣王乃賜金印誥命玉帶文綺遣使送還令察諸番向背凡諸番貢物表文譯上之仍設衛置官以華人周安爲長史劉行爲紀善駿馭視內蕃矣

四年賜忠順王脫脫及其祖母速哥失里母妃從女綺幣有差

脫脫爲祖母速哥失里所逐甘肅總兵西寧侯宋晟以聞遂遣勅諭哈密大小頭目曰安克帖木兒死朕念一方之人無所統屬其姪脫脫久在侍衛朕撫之如子遂令襲封王爵仍回哈密承其宗祀撫綏其人比聞其祖母以脫脫不能曲意承奉遂出之然脫脫朝廷所立而禮逐之是慢朝廷老人昏耄任情率意不顧禮法如此爾大小頭目何坐視而不言耶特勅諭爾等宜即歸脫脫復其位盡心贊輔之俾善事祖母哈密遂還其王與祖母睦如初而朝貢不絕然湎酒昏縱部下不附

五年三月脫脫遣人貢馬遣使戒諭孝親忠朝廷善撫下人毋令失所以綺帛賜之

九年十月忠順王脫脫卒遣都指揮張鬼力赤梁北斗奴賜祭命都指揮哈剌哈納爲都督僉事守哈密尋封脫

脫從弟免力帖木兒爲忠義王尋卒從父子孛羅帖木
兒嗣仍封忠順王賜誥命印
時哈密稍輯惟乞剌十入寇忠義王以聞詔諭乞剌旋
解去
十二年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還言哈密城在平川可
三四里許東北二門王聚達達人僅數百戶頗非一種
多蒙古回回人習俗各異產馬駝玉石鑌鐵大尾羊陰
牙角城北大山西南東皆平曠地多鹻鹵宜稼麥豌豆
農耕亦用糞壤人獷悍好利西域三十八國入貢經哈
密者相攔出入索道路錢乃已

洪熙元年二月哈密遣人貢硫黃 上謂從前不聞哈密
產此物 先帝時亦不曾有進虜中旣有硫黃則亂造
火器不乏無人倖過戰闘亦須有備勅大同宣府總兵
知之
宣德元年正月遣使祭故忠義王免力帖木兒仍命脫脫
子卜答失理嗣封忠順王
三年正月卜答失里尚幼遣使立故忠義王免力帖木兒
之子脫歡帖木兒嗣爲忠義王俾輔忠順王撫綏部屬
正統四年忠順王卒子哈力鎖魯壇嗣王別名倒兀答失
里嘗爲其母乞醫藥 上嘉予之仍勅罕諸衛還所掠

哈密人畜無何乞剌攻哈密刼王王母去詔誥乞剌歸
王及王母哈密自是與乞剌稍貳於我璽書諭王朝廷
樹立之恩於先世甚厚背德不祥愼毋爲人所誑惑也
然竟不悛益通虜掏羈漢人因而轉賣者甚衆使者從
暴横致毆死護行軍校邊臣請絕其貢詔曲貸之
天順元年倒瓦答失里卒弟卜列華嗣王乞朝服束帶母
妻冠袍及兵器諸物詔下有司予王朝服母妻器冠
餘勿許歲以王母努溫答失里請先後賜乘轎洗盆金
箔茶香及諸藥物甚夥其後請以部人必剌孥失里爲
國師 上曰國師以優西僧之有戒行者難輕授其命

爵襲嗣
八年卜列華卒無繼王母署國請以族人阿兒察嗣阿兒
察辭乃命把塔木兒爲右都督守哈密把塔木兒者故
忠義王脫歡帖木兒外孫也初王母以非族類不宜立
而哈密首辭法兒等及國人請之堅故有是命把塔
木兒死子罕愼嗣爲都督
成化元年令哈密每年一貢以八月初旬驗放入關多不
過三百人內起送三十人赴京
二年閏三月兵部奏哈密地方被北虜孛加思蘭侵掠逃
頭王母率部屬避居赤斤苦峪今北虜已退宜勅王母

復還哈密舊地收其衆以衛邊塞詔可
九年七月土魯番速檀阿力欲以哈密掠赤斤諸夷王母
不從虜王母金印去遣番酋雖散王母外孫都督把塔木
兒子罕愼避居苦峪累求救援兵部言哈密實西域諸
夷咽喉之地若棄而不救竊恐赤斤蒙古罕東曲先安
定苦峪沙州等衛亦爲土魯番所脅則我邊之藩籬盡
撤而甘肅之患方殷設使河套之虜不退關中供億愈
難繼矣　上命集廷臣議會昌侯孫繼宗等謂宜及今
賊勢未盛遣使勅赤斤蒙古罕東等衛諭以大義俾知
脣亡齒寒之勢且速檀阿力今亦遣使進貢因賜之勅

使悔過自新庶可以散其姦謀縱哈密不能自存亦足
以堅各衛內嚮之志因擢都督同知李文通政劉文習
知夷情委以使事乃勅文等往
劉文等調赤斤罕東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遣言阿力欲
犄二衛虛還其兵使自守而身自歸朝阿力遂輕中國
益侵我內屬諸夷時遣使稱王母死還金印城池以虛
辭誑我
十二年十一月鑄哈密衛印給都督罕愼
十三年十月復立哈密衛於苦峪谷時苦峪旁近赤斤罕
東二衛屢相仇殺都督僉事王璽等於苦峪谷築城徙
立哈密衛令罕愼等居之且賜以布帛米糧分給田土
及牛具穀種
十四年土魯番阿力死子阿黑麻稱速檀未壯於是守臣
乘閒請封罕愼嗣忠順王入哈密罕愼貪殘國人怨之
西域諸夷貢使往來者苦其要索
二十三年罕愼言死剌有克捨太師華捨太師克捨死其
弟阿沙赤爲太師華捨弟阿力阿古多兀王與阿沙赤
嘗殺西走據哈密死剌尋退去
弘治元年阿黑麻强曰罕愼非脫脫族安得王哈密哈密
我當王欲殺罕愼畏我不發好語罕愼曰吾爲若聯姻

若爲王益安無外侮罕愼喜許之阿黑麻至哈密誘罕
愼頂經結盟遂殺之亦未敢顯言據哈密卽遣人入貢
言罕愼病死國亂乞遣大通事和番立我爲王居哈密
領西戎職貢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外夷北虜最强畏人
貢乞通使我不聽阿黑麻小夷且與哈密各有分地不
可輒通使亦不得王哈密彼若入貢我亦不拒請勅阿
黑麻諭令還王母及金印還我哈密時王母已死
四年遣哈密頭目寫亦虎仙齎勅諭阿黑麻以金印城池
來歸遣使朝貢厚賞之陞寫亦虎仙爲都督僉事馬文
升言哈密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

不貢不相下北山又有小列禿野乜克力數種强虜時
擾哈密必得元孽嗣封理國事庶可懾服諸藩與復哈
密不然未得休息乃立安定王族孫陝巴爲忠順王安
定王者本脫脫種落令頭目奄克孛剌阿木郎輔陝巴
至哈密
六年十月土魯番侵哈密執陝巴命兵部侍郎張海都督
緱謙經畧哈密時諸番索陝巴犒賜不得阿黑麻又恨
阿木郎尅減賜物掠其牛馬遂入哈密殺阿木郎虜陝
巴及金印去內閣丘濬謂馬文升曰哈密事重須公一
行文升曰方隅有事臣子豈可辭勞但西域賈胡譎窺

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西域能爲中國大患者徐當靜之
濬曰有讖言不可不慮文升請行諸大臣咸言文升不
可去甘凉而委四方邊事也請勅兵部侍郎張海都督
緱謙行視經畧時阿黑麻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在京師
海至河西遣哈密夷人以勅往阿黑麻諭令歸陝巴金
印阿黑麻竟留不報海乃修嘉峪關備哈密奸回通阿
黑麻者二十餘人戍廣西而請絕西域貢
七年土魯番使來張海請羈之肅州而再勅阿黑麻令歸
陝巴廷議勅無爲也我愈褻而夷愈重不如海自以檄
往不聽則伺隙誅之或閉關絕之制在我矣通事王英
言罕東及野乜乞里諸夷怨土魯番刺骨我撫而用之
皆吾兵也西域使者方仰關術互市爲利我聲阿黑麻
罪謝西域無與通彼窮而歸怨皆吾鬪也如是則土魯
番勢孤自保不暇烏能有哈密哉詔從廷議命海檄土
魯番須陝巴歸貢乃許否則留前使毋遣而絕其役使
仍以寫亦虎仙等爲都督轄三種夷奄克孛剌爲之長
如罕慎故事海等不待詔遽歸下獄論免戍其使寫亦
滿速兒等四十餘人於兩廣而稍用王英策閉嘉峪關
絕西域貢令怨阿黑麻
八年二月阿黑麻自稱可汗復入哈密脅西域諸夷皆言

成化間我入貢皇帝先遣中貴人迓我河南至京宴賜
甚隆今不撫我我乏餼萬里貢獅子禍我關海道却不
受即從河西貢者賞亦薄天朝棄絕我相率從阿黑
麻且拒命中國能禁我衙哈密奸回又附阿黑麻阿黑
麻遂復入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諸夷謀言糾夷數
萬用雲梯攻肅州且掠甘州報至文升曰彼虛聲挾我
也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哈密至苦峪又
數程皆無水草貢使往返皆馱水行使我謹烽烟明斥
堠堅兵以俟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
使彼匹馬不返已而阿黑麻西去令頭目牙蘭以二百

僞入城哈密文升曰非用陳湯故事此虜終不畏文升
召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至京撫其背曰汝諳熟夷情知
西域道路朝廷今欲擒斬牙蘭汝計安出翥曰此賊黠
非襲之不可罕東達哈密有捷徑可進兵兵可不十日
至選罕東精兵三千爲前鋒我兵三千殿後各持數日
糗食兼程襲之取之必矣文升喜乃令河西巡撫許進
調兵令遣副總兵彭淸統精兵三千由南山馳至罕東
即調罕東諸番兵乘夜倍道襲牙蘭是冬進及總兵劉
寧彭淸率兵至肅州久駐關外候罕東兵不至乃由大
路乏水草行不能疾牙蘭㓜知遁去我兵入哈密斬首

六十得陝巴妻女獲牛羊三千哈密脅從者八百餘人
皆不殺攜歸住四職上師還撫乏之士馬亦多物故文升
意失望違節制取空城無益不當賞獨軍士遠征勞苦
當賞　上念邊臣出師塞外功宜錄各陞賞有差而哈
密夷衆久苦兵困甚不能支盡挈其族奔內徙肅州
先是奄克孛剌并種人亦寄居赤斤守臣并爲請居之苦
峪給牛種耕牧自便奄克孛剌遣寫亦虎仙來貢請乞
無厭至訐訴曹郎禮部尚書徐瓊駈逐之
九年阿黑麻又襲破哈密令撒他兒及奄克孛剌往剌木
城奄克孛剌密結尾剌小列禿襲斬撒他兒奄克孛剌
還守哈密阿黑麻遣人諭哈密哈密人衆火小列禿兒
之衆援退走守臣奏乞令羈留貢使往諭阿黑麻納款
文升曰阿黑麻未見遣使上款書不許
十年八月阿黑麻令人送陝巴還哈密其兄馬黑上書言
西域諸國不得貢怨阿黑麻令悔過乞許與與諸國入
貢及還寫亦滿速兒等文升言此虜狡詐候陝巴金印
至甘州乃取寫亦滿速兒等於閩廣
十一月以王越總制軍務經畧哈密
十一年八月復封陝巴爲哈密忠順王時王越由河西取
陝巴至甘州令哈密三種都督回回寫亦虎仙畏兀兒

奄克孛剌哈剌灰拜迭力迭失佐陝巴奄克孛剌罕慎
弟也恨土魯番亦與陝巴不協越以罕慎女他先主剌
妻陝巴以結好於奄克孛剌未幾越卒是秋賜陝巴大
帽蟒衣玉帶象笏復封爲忠順王放寫亦滿速兒等西
歸將哈密三種人久苦土魯番不願還馬文升請許中
西肅州往來自便
陝巴至肅州畏番虜不肯出關守臣遣參將率兵護行
又賞赤斤蒙古諸番令逐程防護至哈密是夏寫亦虎
仙致貢賜於土魯番遂與土魯番諸夷使入京朝貢
十七年春陝巴嗜酒掊剋國人頭目者力克哈等迎阿黑

麻次子眞帖木兒守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眞帖木兒
罕愼外孫也年十三不肯來哈密哈密人曰陝巴走哈
密城空恐爲野乜克力達子所擄眞帖木兒始至剌木
城其兒滿速兒乞守臣令人來守哈密眞帖木兒自剌
木城入哈密守臣令官舍董傑及奄克孛剌往哈密撫
夷衆諭迎陝巴還頭目阿孛剌不聽必欲立眞帖木兒
爲王奄克孛剌與傑等擒殺阿孛剌等六人餘黨畏服
守臣令指揮朱瑄等率兵送陝巴入哈密撫送眞帖木
兒還土魯番時阿黑麻死諸兒讐殺眞帖木兒懼不肯
還曰奄克孛剌我外祖願依之直慮陝巴疑貳稱眞帖

木兒居甘州
正德元年陝巴死其子拜牙郎嗣封幼弱守臣恐眞帖木
兒還來侵哈密留不遣
三年滿速兒稱速壇遣人朝貢乞還眞帖木兒兵部尚書
劉宇曰是謂質其所親愛不許
四年滿速兒與拜牙郎乞還眞帖木兒下守臣議
五年眞帖木兒走出城追而獲之
六年守臣請歸眞帖木兒下兵部會議請勅宴賜眞帖木
兒及滿速兒拜牙郎并其頭目
七年冬令哈密三都督奄克孛剌寫亦虎仙滿剌哈三送
眞帖木兒西還明年二月三都督至哈密奄克孛剌不
肯去寫亦虎仙滿剌哈三送至土魯番
八年八月哈密拜牙郎叛於土魯番先是朝廷遣使護送
陝巴回哈密哈密爲夷阿孛剌等怨陝巴掊尅賂誘土
魯番王阿黑麻子眞帖木兒來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
眞帖木兒亦退避剌木城曰我來恐達賊占奪哈密若
有受命來守哈密者我歸本土無他意也甘肅鎭巡官
遣都指揮朱瑄送陝巴還哈密復立殺阿孛剌等拜牙
郎立淫酗不道屬夷謀害之至是走歸土魯番其王遂
遣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

初拜牙郎淫暴欲與奄克孛剌叛中國往土魯番奄克孛
剌不從自哈密奔肅州拜牙郎棄城走入土魯番滿速
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與寫亦虎仙滿剌哈三入哈密
取金印火者他只丁又令哈密都指揮火者馬黑木等
至甘州索賞哈密諸酋譯書言拜牙郎棄國從番乞即
差人守哈密巡撫趙鑑移謂滿速兒忠義令火者他只
丁寫亦虎仙滿剌哈三守城勅勞差撫夷官送土魯番
諸酋金幣二三百撫夷官纔至哈密滿速兒率衆亦至令
據剌木等城眞帖木兒又言河西大饑官人死亡且半
甘州報南黑河可引灌城於是滿速兒及火者他只丁

牙木蘭虎力奶翁寫亦虎仙滿剌哈三日夜聚謀侵甘
州番文索金幣萬萬還我哈密否即揚旗甘州門牙木
蘭者本我曲先人與寫亦虎仙等尋伺我虛實外狀強
番內畏辱貢自京師至甘肅備罵奸細巧為交結肆行
反間然亦尋與哈密為仇未敢窺嘉峪關也
九年八月命左都御史彭澤經略哈密先是土魯番王速
壇滿速兒遣使遺書甘州鎮巡曰哈密城池金印在我
與我段一萬將城與他差去使臣速打發出來不來我
領軍馬往漢人地方去總制三邊都御史鄧璋巡撫甘
肅都御史趙鑑以土魯番書聞乞照先年差張寧故事

差官往經略時彭澤在四川征盜適平兵部遂奏差澤
往總督經略戶部侍郎馮清總督軍餉命澤徵調三邊
人馬外遣番夷內逐達賊仍勅諭速壇滿速兒并火者
他只丁令其獻還哈密城印將忠順王拜牙郎送回本
城居守時給事中王江御史張獻各上言治病者藥無
二君奕棋者局無二帥甘肅之路既有鄧璋總制不宜
復命彭澤總督不聽澤至甘肅調習兵馬適土魯番寇
赤斤苦峪諸處殺掠甚慘復遣人來甘肅遺書曰速送
段來澤以為番夷可以利啗遣通事火信馬驥賫段幣
二千銀酒器一副同哈密衛都督寫亦虎仙往土魯番

贖取哈密城印
十年四月彭澤遣使贖哈密城印猶未至番境澤即奏西
夷事寧乞休致詔彭澤待處置哈密事情停當行取回
京時巡按甘肅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貪長尚爾
驕悍哈密之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和大開溪壑之欲要
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夜無形非愚臣所能逆覩時
陸完猶在兵部寢其奏既而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壇滿
速兒王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城池金印獻還乞將鎮巡
等官各加恩典遂取澤回京而哈密終不可復
冬寫亦虎仙等入京朝賀時土魯番四出侵掠關外諸衛

及苦峪諸城殘破河西藩籬又結尾剌窺我河西
十一年九月土魯番復據哈密侵肅州守將芮寧禦之敗
沒初彭澤之納賂求回也都御史趙鑑與彭澤斬貴亦
同年進士澤之賄皆出於鑑鑑因是亦得轉南京操江
都御史不候代輒離任陝西左布政使李昆亦貴澤同
年代鑑巡撫甘肅昆為人尤闒劣任情肅州兵備副使
陳九疇以綵幣二百匹付來使亦思馬因滿剌來恩邀
速壇滿速兒火者他只丁令其送忠順王還哈密賫買
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於甘州以制其變九疇言於
昆曰彭總督當火者他只丁犯赤斤苦峪之時曲為撫

處厚加賞賜被其愚弄猶模稜幹事不能身任利害以
主國是復何面目立天地間是不能違亦思馬因等國
以貿罰二夷告滿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來
占守哈密差剌火者等來問甘肅消息九疇監禁致死
滿速兒又差斬巴思等來肅州遺番書云我幾差人去
爲和奸徒驚責打如箭射而不得透九疇以斬巴思等
奸細極死滿速兒領兵到沙州牙木蘭來瓜州候斬巴
思不還遂直犯肅州總兵史鏞叙自甘州領兵來防禦
九疇以糧乏止之及是肅州急九疇令游擊芮寧恭爵
蔣存禮出兵禦之番兵鋒甚銳芮寧全軍敗沒存禮幾

不免攻破堡寨殺掠人民甚慘
滿速兒追肅州城下僞請和而陰遣姦諜出入肅州誅我
諸熟夷爲中詗陳九疇偵知捕衆甲者悉磔殺之有哈
密都督失拜煙答者與滿速兒通九疇亦繫死乃潛約
死剌夷酋掠其番落破三城滿速兒狼狽引去九疇軍
從後徼之斬獲頗多又盡殺寫亦虎仙數十年須陪給
窩奸罪坐謀叛論死副總兵鄭廉及奄克孛剌再敗之
瓜州滿速兒復請和巡撫都御史李昆以聞時方遣彭
澤及中貴張永往視師蹤至罷行而滿速兒實無意和
語狠甚又竟不歸拜牙郎九疇議夷兄弟方內鬩安能

加我且俗無積聚師行則徵發煩擾未戰已先困矣我
內地番收堅壁待之可坐破也宜絕其使勿通都御史
昆議異謂不宜絕詔上兵部尚書王瓊右昆議從之
時失拜煙答子米兒馬黑麻入貢在京聞其父死哭奏長
安左門鳴父冤下錦衣法司會鞫兵部尚書王瓊雅欲
修郤彭澤又心害九疇能用媒孽西北事奸夷覘知本
兵指又度天子多嬖人可賄中則相與賄通上書訟九
疇激變甚先後并諸守臣逮下獄澤奪官昆謫參政議
殺九疇戶部尚書毛澄持不可乃削籍既而言官劾瓊
挾私忌功傾陷澤九疇大學士楊廷和素善澤乃逮瓊

詔獄謫戍榆林復起澤兵部尚書九疇以都御史巡撫
甘肅
秋土魯番貢使至京兵部請繫獄輔臣梁儲不可乃已
十四年刑部會訊脫寫亦虎仙死命　上幸會同館寫亦
虎仙米兒馬黑麻因權倖得見　上賜國姓隨　上南
征嘉靖改元詔逮寫亦虎仙復論斬死獄中米兒馬黑
麻木馬丁黑麻皆論死
嘉靖三年滿速兒大舉入寇至甘州陳九疇奮勇先登力
戰既解甘州圍又夜率衆間道兼行抵肅州內外夾擊
敗番兵殺火者他只丁虜退去關中守臣奏河西危急

遣兵部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率師西討獻民至蘭州
諸番已爲九疇所敗出嘉峪關獻民用九疇議請遷發
夷使閉關絕貢
哈密爲滿速兒所殘餘衆千餘人走入塞守臣撫存之歲
給耕種多百五石少百石而夷酋請乞頻我無以應乃
以兵備副使趙載議裁其賜
四年牙木蘭復掠哈密侵肅州又入沙州
五年起原任輔臣楊一清提督軍務一清言戰既不能制
其命又無以服其心徒絕彼之貢使不能阻彼之犯邊
乞還九疇議遷擯夷使解仇兵未幾一清召入內閣

尚書王憲代一清盡出平涼羈留夷使復諭土番令悔
過服罪歸我哈密
二月總撫甘肅陳九疇及兵部尚書金獻民奏言哈密二
種向因避仇內徙一居肅州東關一居金塔寺等處異
類雜居終難輯睦議得肅州北境棄地量與築室脩城
以居永杜後患總制楊一清覆議令夷自內屬以來赤
皆爲患一旦遷之外地此不北合瓦剌則必西連察台
徒足召釁未見有益宜待哈密復立之日方可議此
上然之令提督王憲轉行鎮巡曉諭撫綏毋致疑貳
七年滿速兒令牙木蘭擄沙州索羈留貢使否且率帖木
哥土巴攻肅州牙木蘭不肯滿速兒欲殺牙木蘭牙木
蘭懼棄拔麥數萬率老稚萬人帳房二千奔肅州乞白
城山金塔寺住牧守臣議留之肅州是時王瓊起兵部
尚書代憲至河西盡反彭澤所行事是秋天方暨撒馬
兒罕及哈密頭目各朝貢滿速兒亦乞通貢瓊爲奏上
乞還羈使及朝貢夷未報土魯番酋虎力納咱兒糾瓦
剌侵肅州游擊將軍彭濬兵備副使趙載禦之退去
八年二月土魯番歸哈密諸夷還哈密諸夷於肅州滿速
兒以牙木蘭叛乃遣人貢獅子因貴譯書言願歸哈密
城及諸夷使及原掠人口求牙木蘭督臣王瓊上言所

歸哈密宜令米兒馬黑木將守之所歸各番貢使凡千
餘人宜散置沙州其土巴帖木哥部落五千四百餘人
置白城山哈密都督乩吉孛剌部落置肅州東郊赤斤
都督鎖南束置肅州北山金塔寺罕東都指揮枝丹置
甘州南山下兵部議時頗有言哈密難守不宜復爭
霍韜言曰置哈密所以離戎虜之交外蔽西域內蔽邊
郡不可失也或棄其守欲棄之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
乎第宜核夷情討罪實下令有能和輯諸戎屏我西陲
則畀以其地毋規規忠順從爲也尚書胡世寧欲郤哈
密專守西河乃上言 太祖建北平行都司去邊四百

餘里而　文皇畀之兀良哈　文皇郡縣交趾而　宣
宗棄之而安哈密非大寧交趾比也況初封忠順王巳
絶而强立非其子孫者嗣之凡三立三爲土魯番所虜
乃叛我而即戎此與國初所封安定諸王等耳安定王
近我甘肅今亦不知其存亾何獨以忠順王後而耗我
金帛罷我士民哉又言牙木蘭本歸正又非叛虜者不
宜遣還唐悉但謀之事可聽也大學士張璁等不聽力
主王瓊議安置諸夷於肅州境內獨留牙木蘭不遣如
世等言土魯番以不得牙木蘭竟據哈密逐所置諸夷
部落諸夷俱失故土住牧河西塞上而亦不剌盤據西

海瓦剌豬巢山北河西三面皆有諸虜患矣
十三年都督帖吉孛剌奏乞肅州缽和寺開地十有六頃
五十畝及耕牛穀種國師伯顏孛剌奏乞璽書撫衆夷
衆俱下兵部奏行總制唐龍巡撫趙載核無別碍與之
二十四年帖吉孛剌等奏求食糧戶部言先年夷人被土
魯所驅亾逃肅州朝廷哀其窮窘再發糧五百石賑之
原不爲例已經議革今所請不可從詔從部議
二十五年先是滿速兒以哈密歸然我竟不能有至是其
子馬黑麻復據之（詳土魯番）
十六年瓦剌達虜卜陸喜兒等三十人先以避哈密諸
來侵掠內附至是求還甘肅守臣以聞詔即遣出關
三十六年九月哈密都督米兒馬黑木爲土魯番所侵乞
內附既處之甘肅至是授沙州都督曰黑剌剌乞貢許
之
初阿力虜王母以不勒掠赤斤王母頗有威殺能取下王
母虜赤斤諸衛消磨沒土魯番日以金印爲市遂歸通
奉我自楊素議後無能以一騎踰關而西一闚其境
後重棄金印議論紛拏建請召兵進無虛歲而金印竟
不返胡世寧發憤力爭不能格也都御史唐澤御史劉
濂疏曰今之處土魯番與哈密者有已然理有當然勢

有必然撫之以恩則驕蹤震之以武則力屈此已然之
迹也順則撫之而備愈嚴逆則禦之而武毋黷此當然
之理也處置得宜則彼此俱寧不則禍連而不解此必
然之勢也蓋師戎輕舉寇難猖挑其大者有五焉凡藉
空虛屯田榛蕪兵食不充一也我屢挫而彼方勝而
鋭二也我失瓦剌之援進則無資彼合瓜州之力退且
有依三也河東臨洮劍狹本蘇赤斤諸衛零落殆盡根
本既搖藩籬亦撤四也西南若虜東北若戎并力則掎
襟深入則捫腹五也況哈密遠在嶺外犲狼是都宗舉
垂亾之部落彼還久失之封疆兵必難再勢將自潰爲

宜寬而忽之聽其自歸蒐乘補卒慎擇將帥募民廣屯
寨卜使軍食日充然後蹈瑕遴釁惟吾欲爲招徠剿城
瓜州與哈密襟喉西域拱衛中華將無不可矣若今日
則非其時也始王瓊與論戍以議禮諸臣爲銳意哈密
後心知其難卒請從澤等議焉

十二年定哈密　五年一貢每貢三十人起送
十二人餘留邊聽賞

〔被〕鄭曉曰哈密守與否固不足爲中國利害也秦中老
人曰土魯番哈密雖勤經略我義未血兵則何畏彼求
方恭予則何恩況桀指貢獻不足以示信侵漁冤呼不

足以示廉而一時士習又皆重華輿而略綜核勝口說
而蔑實事不知中國之於夷狄固不可過撫以納侮亦
不可深拒以窮兵惟順則撫致賞斯恩惟逆則拒故威
斯畏況西域貢胡倚玉石以射利藉番臈以厚生苟馭
之有術又何患焉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　三十七

女直

洪武二十七年十二月女直野人寇遼東都督宋晟劉真
擊却之

二十八年正月命都督周興爲總兵宋晟劉真副之帥師
捕女直野人

永樂元年女直野人酋長來朝悉境歸附

二年奉遣將黃水軍備巨艦至混同江上召集諸酋長
以官賞於是東建州答剌哈王舉州瑣勝哥四酋率衆
降始設奴兒干都司以四酋爲都指揮賜敕印先後置
衛所三百八十二官諸小酋爲指揮千百戶鎮撫俾統
其部落又有地面五十八站七寨一皆令三歲一朝貢
野人遼錄常朔已又開馬市開原城設安樂自在二州
居降夷

督罕提吉兒女直野人頭目馬吉你等來朝授督罕河衛
令馬吉你爲指揮餘爲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
及鈔幣有差　上諭胡廣等曰朕非欲併其土地蓋以

此輩自昔擾邊至宋歲賂金帛卒爲大患今旣來朝從
所欲授一官量給賜賚損小費以弭大患亦不得不然
建州衛指揮阿哈出及其子釋家奴皆以有功賜姓名阿
哈出曰李思誠釋家奴曰李顯忠顯忠弟猛哥不花亦
以內附故俾領毛憐衛累都督同知顯忠死子滿住嗣
猛哥不花死子撒滿答失里嗣
宣德四年滿住請入朝見宿衛不許
是年海西野人女直數寇邊都督巫凱請討之　上不欲
勤兵第賜勅戒諭仍令就厚恤入貢諸夷毋苛罰

正統初建州左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凡察弟
所殺子童倉逃居朝鮮童倉弟董山嗣爲建州衛指揮
亡何凡察童倉歸建州數與朝鮮有言詳朝鮮
方七姓之難建州亡其印詔更給比後得故印詔上更給
者凡察匿不出乃更分建州左衛置右衛剖二印使董
山領左凡察領右
十■年北虜數煽誘女直諸夷與寇邊滿住董山等咸耳
目虜入寇不絕殺掠遼東吏民無算
景泰中巡撫王翶遣指揮王武經歷佟■往招滿住董山
等稍歸所掠而身自入謝時諸酋多死子孫以從亂故
盡失其賜勅不得官以合人入貢賞宴大栽以故怨懟

天順三年諜聞董山潛結朝鮮命遼東巡撫程信譏察之
信使自在州知州佟成詐以他事廉其境得朝鮮授董
山爲正憲大夫中樞密使制書還報信具以　上聞請
乘其未發遣使往問之可以伐其謀　上乃命給事中
往朝鮮錦衣譯者往建州兩酋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
皆驚服各上表貢馬謝罪
成化二年董山糾毛憐海西夷人入寇遣都督武忠往諭
并勅考郎兀諸酋撒哈良等毋黨叛皆頓首謝董山亦
僞走闕下自歸貢而遣之然暴橫自如語言不遜詔羈

之廣寧尋討之
三年以武靖伯趙輔充總兵都督王瑛封忠爲副左都御
史李秉督漢番京邊官軍五萬討董山山降送京師放
歸廣寧輔秉曰山不可宥請誅山
九月分左軍出渾河柴門越石門土木河至分水嶺右軍
由鴉鶻關喜昌口過鳳凰城黑松林摩天嶺至瀦猪江
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黏魚嶺過五嶺度葦子河至虎
城期日會兵進勦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能魚有沼
南怡率兵萬人遏其東走我兵擣賊巢虜遁擒斬俘獲
虜酋李古納哈等千人併誅滿住會積雪班師指揮張額

的里率妻子乞降朝廷赦而釋之
四年留韓斌爲副總兵防守築撫順清河靉陽諸堡
六年十一月先是遼東巡撫與太監久不相能不以邊儲
爲意倉無再歲之支虜覘知之聲言入寇巡撫彭誼獲
諜者訊之盛稱林翳崎阻糧少士饑以故無恐命斬以
徇哀求乃免於是反諜語之曰汝虜恃林翳汝不見中
國匠剡木翳乎遣萬卒持器使入剡之林不終朝可盡
耶飼糧又在吾度內發民爲家運之山斯積矣汝虜何
恃耶諜報虜未以爲然秋督餉賞鐵嶺三萬諸衛相繼
於道誼乃大閱遼將調兵遣大將旗鼓出遼陽窺部次

嚴整旌旗蔽野命都指揮崔勝進兵擒斬之奪其馬匹
器械輜重虜奔潰自是遠遁邊境稍寧朝廷因示羈縻
復以董山子脫羅爲指揮滿住凡察後皆得襲諸從叛
者視先世遞貶一官誘夷復貢
十四年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番書言開原驗
貢勒受珍珠豹皮兵部移文撫臣陳鉞勘狀鉞赴廣寧
置對散赤哈率所部千餘輩由撫順關入守將以非貢
故道勿納散赤哈因藉從遼經女直建州三衛與合謀
三衛以報昔誅董山讎不平遂留散赤哈聚兵得數千
騎乘虛大掠鳳集諸堡獨近塞者僧格十八族皆以有

使貢恐誤中兵而留其使走撫順所自狀鉞方欲自解
與副將韓斌謀詭之獄兩夜掩屠其族殆盡更以捷聞
時太監汪直方倖功陳鉞攜其意疏言建州夷連結海西
名雖屏蔽實懷獸心得利則朝失利則寇宜大發兵剿
之而通事王英復說直是可乘也毋爲他人功直銳甚
請行　上遣太監懷恩覃昌等詣內閣召六部議大學
士萬安求阿附直相顧莫發兵部尚書余子俊言虜使
入貢而掩屠其家何以爲中國懷恩曰撫之乎曰撫
之則以一大臣若大通事往足矣侍郎馬文升疾應曰
善懷恩入白　上命傳旨命文升偕大通事詣彼往勘

直不得行恨文升文升疾趨海陽乃盡赦其被掠家族
眾數百人撫以好語給以布粟而海西與三衛亦來聽
文升察其意不實慮有反側乃具言狀而將徼大將敗
佑等諸路各設伏以待俄復入寇伏兵齊發邀擊破之
斬首二百級生擒數十人奪駝馬稱是海西夷亦聽撫
因以兵威諭產察等皆股慄悉請歸命眾已各解散鉞
直恃寵倖功陰主鉞議必欲自出出至遼左而事已定
文升與議切勿用兵直亦陽聽而中不善又文升過直
無謁禮鉞復構之文升峻辭遺賜綵幣羊酒理部事如
故直奏文升妄啟邊釁謂女直建州諸虜皆以文升禁

在鎮禁不與易農器故虜寇邊塞　上遣直及刑部尚
書林俊御訊遼東報上盡如直言下文升詔獄文升言
實禁鐵器非農器也不聽竟戍重慶
時諸夷業已聽撫有次第會文升去鉞遽言夷酋伏當加
修怨怙亂不誅無以示警乃遣直行而以撫寧侯朱永
佩靖虜將軍印鉞為贊東征軍務討之頗有斬獲道遇
貢使哈速郎禿等以為賊捕送京師誅哈速等五人寘
郎禿等七十餘人論功進永保國公鉞右都御史直歲
增米三十石諸將按陞賞有差夷大忿怨益深入殺掠
焚劫慘於往時御史強珍恭其狀旋為直陷戍邊

十五年六月命斬劉八當哈於遼東梟首示眾發張驢兒
等六人充軍八當哈東寧人天順間因盜馬事露奔建
州張驢兒等成化初為虜所掠因相與導虜寇邊至是
各冒虜酋阿卜等名朝貢比還遼陽為親知所識拘留
之陳鉞等奏請梟二首以示眾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
言八當哈等雖華人然既冒名朝貢亦使臣也若拘留
之恐開將來之隙宜姑縱之以懷遠人詔下公卿議咸
言八當哈叛華附夷宜服顯戮張驢兒為虜所掠可待
以不死議上乃有是命
十一月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汪直遇於廣寧誣以

窺伺掩殺之兵至建州虜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逃匿雖
餘老弱或殺或虜焚廬舍而還遼東倉庫數十年存積
殆盡直等任意耗費侵盜一空
十二月建州女直以復仇為辭擁眾深入雲陽清河等堡
勢甚猖獗殺虜男婦皆支解以徇或碓舂火蒸以洩其
忿搶掠牛畜燒毀房屋不可勝數邊將斂兵自保不敢
與戰陳鉞以前功陞賞乃隱匿虜情不報於是遼地騷
然屯堡屏跡勿克耕耨矣
時遼事大壞守臣苦用兵思復親夷令其酋完者禿貢馬
乞入謝請於朝許之自是諸夷復奉貢請襲如故少入

寇塞上稍休
正德八年海西夷加哈義竹孔革等為亂阻絕朝貢旋撫
諭解散
嘉靖初夷酋速黑忒最強諸部畏之入貢亦最恭以捕殺
叛夷猛克功賜蟒衣金帶大帽獎慰之以風勵諸夷其
後請乞煩大率以詐冒得官入貢浮於常額乃從兵部
議勑遼東守臣夷來必嚴核如制方敢闕否毋納
二十一年建州夷李撒赤哈等入寇巡撫孫襘禦之失亾
多
二十四年巡撫於敖減賞物夷人大譁不能枡額詐殺諸

諱曾夷人大恨數入塞殺掠大帥胡宗明代救不能禦
降浙江參議
二十七年大虜通兀良哈諸女直入遼東巡撫李珏亦以
不任罷去

按女直古肅愼氏在混同江東東瀕海西接兀良哈南
鄰朝鮮北至奴兒干漢爲挹婁元魏爲勿吉唐爲黑水
靺鞨其部落曰女眞金祖也後避遼諱曰女直元滅金
以其地置軍民萬戶府五　國初分爲數種居海西者
曰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憐諸處者曰建州女直極東最
遠者曰野人女直又諸小種甚多皆勇悍善射耐饑渴
喜戰鬬建州毛憐者渤海氏遺孽喜耕種善緝紡飲食
衣服頗有華風海西有山夷卽熟女直完顏餘種亦務
耕種婦女喜金銀倚山作寨亦名山寨夷江夷居黑龍
江卽生女直數與熟女直仇殺百十戰不休諸夷皆善

射獵獷好盜建州夷尤善治生其左右二衛最無賴往
夷以北有阿哈妻斜得役自相雄長大抵東北諸夷建
州處要害居中與諸夷勢聯絡相犄角永樂間開原學
虜楊木答戶者率數百騎奔建州已而建州酋李滿住
款塞求內附住牧蘇子河靖難未久專事撫綏桀驁漸
爲邊患一歲間入寇者九十七殺掠吏民十萬餘日益
强盛遼東西大困已復稍戢朝貢至今不絕其地有長
白山橫亘千里高二百里巔上有潭周八十里南流爲
鴨綠江北爲混同江混同江在開原城北千五百里又
有松花江在開原城東北千里黑龍江在開原城北二

千五百里與混同皆南入松花險隘則五嶺呂石門
夷覗爲咽喉土氣極寒冬常穴居產楛矢石砮赤玉真
珠金麻布鹽馬鯨鯖膃肭臍海東青鷹鶻鴉鶻兔鵰牛
魚栗麥穄葵萊及貂鼠青鼠虎熊狐狸海中豹貔貉牛
狗豬諸皮貢以冬[illegible]爲期非期者邊臣具請其陸襲以
頒給勅書爲驗久稍濫冒請雖禁不能盡革也
葉向高曰女直之與微矣極其勢至於亾遼蹙宋基中
國大禍患生於所忽甚謂茲敝勝國驅除　明興禁奏
稍馴狎矣彼其屋居耕食分地世官非專事射獵遷徙
無常如匈奴比故可得而羈縻畜也猷奔豕突夷性則

然而此叛彼歸朝侵暮款信使一臨叩闕相望猶令恩
威足服其心而擾馴毋失其宜一疆吏辨之矣頗考者
徼之以爲功貪者漁之以爲利自我致寇亦復何尤夫
以馬端肅之經畫夷方悔禍勞之不圖而反爲罪首卒
使奄竪快心邊陲飲痛謀國如此以制夷捷勝能哉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四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兵部三十八

三衛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置泰寧福餘朶顏三衛遣使賚勅往
諭故元遼王阿札失里等曰覆載之間生民之衆天必
擇君以主之天之道福善禍淫自古至今無有僭差人
君能上奉天道勤政不二則福祚無期若怠政殃民天
必改擇焉昔者二百年前華夷異統勢分南北奈何宋

君失政金主不仁天擇元君起於草野戡定朔方撫有
中夏混一南北逮其後嗣不君於是天更元運以付於
朕自即位來今二十餘年爾阿札失里等知天命有歸
率衆歸附朕甚嘉焉朕每于故元來歸臣民悉加優待
況爾本元之親屬者乎今特於泰寧等處立泰寧福餘
朶顏三衛以阿札失里等爲泰寧衛指揮塔賓帖木兒
爲指揮同知海撒男答奚爲福餘衛指揮同知脫魯忽
察兒爲朶顏衛指揮同知各領所部以安畜牧自古胡
人無城郭不屋居行則居爲屋止則氈爲廬順水草便
騎射爲業今一從本俗俾遂其性爾其安之

按三衛在大寧都司北其地在春秋爲山戎秦爲遼西郡北境漢爲奚契丹所據東漢征敗之其酋走匿松漠間後魏之先復居故地號庫莫奚後屬契丹名兀良哈今猶仍其稱元郎奚都地置大寧千戶所國初置行都司及營州等衛洪武間封皇子權爲寧王守北藩時宋國公馮勝征納哈出　上諭令掠大寧兼分兵列戍以控制之至出內帑鈔募兵輓粟餉軍勝遂築大寧寬會州富峪四城分出師轍嚮重兵爲守卒破降納哈出至是阿禮失里及朵顏諸酋來內附詔立三衛以居自錦義歷廣寧至洮河爲泰寧衛自黃泥窪踰瀋陽鐵嶺

至開原爲福餘衛自全寧抵喜峰近宣府爲朵顏衛成祖靖難兵起先襲破大寧盡拔諸軍及三衛胡騎挾寧王入松亭關事平詔三衛奉職如　高皇帝時盡官其酋與約歲再貢衛毋過百人其後屢告饑許以馬易糧小小入犯璽書詰責許以馬贖罪比馬至復償以布其易糧者上馬至十五石錫三疋邊爲之困後乃以都督劉江議裁馬直半給布絹是時寧藩徙江西都司及諸衛皆遷內郡大寧地盡三衛因竊據出沒塞下

按三衛朵顏最强分地又最險自喜遼東宣絶諸夷列我險阻闚我門庭要我官賞殘我吏民喜峰三屯密雲白羊僅僅收縮譬之左臂癱瘓則上谷孤孑後背偃僂則盧龍單薄嚏其喉吭則遼海坐隔扼其胸背則陵寢警逼失計甚矣

永樂元年十一月勑諭兀良哈曰朕承天眷君臨天下嘗遣使賚詔諭爾爾等聞命即遣人來朝其誠可嘉今仍舊制設泰寧福餘朵顏三衛俾爾等統屬軍民鎮守邊境舊嘗授官者列名以聞咸復之若頭目人等今當授者亦第其名來聞朕即授之俾世居本土安其生業

三年三月　上謂兵部曰福餘指揮奏其部屬欲來貨馬計兩月始達京師可遣人往遼東諭保定侯孟善令就

廣寧開原擇水草便處立市俟馬至官給其直即遣歸

九年十二月遣指揮木答哈阿升哥賚勑諭福餘等三衛頭目昔兀良哈之衆數爲韃靼抄掠不安乃相率歸附詣守臣歸我　高皇帝矜厥困窮設福餘朵顏泰寧三衛而授爾等官職俾各領其衆且屬既久後竟叛去及朕即位復遣來朝朕略其舊過加意撫綏數年以來生聚蕃息朝廷於爾可爲厚矣比者爾等爲本雅失里所脅掠我邊卒又遣苦列兒等紿云市馬實行窺伺狡詐如此罪奚可容今遣指揮木答哈等諭意如能悔過即還所掠戍卒仍納馬三千匹始贖前罪不然發兵誅叛

傳將雖追已指揮使喃不花等如勅書遣人納馬贖罪
二十年　上北征阿魯台曰虜恃兀良哈耳必剪兀良哈
因以五萬騎擊之蕩其巢而還三衛自是剏復稍稍自
歸　上亦貰其罪待如初 詳親征
洪熙元年更給福餘衛印并釋前所虜部酋帖格及從指
揮安出請也
宣德元年七月三衛貢不將至總兵官武進伯朱榮請討
之詔勅伍都防守毋輕議兵
三年八月兀良哈寇邊　上親征 詳親征
六年詔諭三衛赦其罪使自新

七年更給泰寧衛印以舊印奪於虜而福餘衛印亦以虜
再失至正統元年再給
正統初三衛復通虜酋脫懽及女直伺寇下屢詔戒諭之
巳年泰三衛會阿魯台等以五百騎掠陝州鎮邊兵敗績
鎮不守將楊洪邀之西涼亭生擒百戶乞麻兒等奏所
掠　上命集兀良哈使臣於市戮示之隨諭都指揮移
由等近邊臣屢擒盜邊者訊之皆爾部人爾其縛首惡
來獻毋匿叛安出使指揮伯都哈孩等人貢具言其人
已遠遁無從捕再勅索之
四年夏三衛酋反都等言貨寶互市失利非　文皇帝故
事　上因其使陛辭勅諭反都　文皇帝以爾通阿魯
台康復爾馬三千匹贖罪爾俛首聽命朕實爾寬而妄
意猥厭是速敗也其亟改圖不者將貽悔
秋守將楊洪復破其五百騎於白塔兒璽書褒之
五年三衛使者易服具歸關吏阻之其酋以爲言詔聽歸
六年福餘所部脫火赤完哈等以射獵爲名掠邊關被擒
明年復掠遼東守將曹義擒其酋孛台皆命磔於市
九年秋三衛兼虜也先屢犯塞遂並入寇命成國公朱勇
率諸軍分道出喜峯口諸處都督楊洪出黑山東西夾
擊並擊兀良哈勇等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至全

寧遇福餘道戰敗之次虎頭山及流沙遇泰寧朶顏又
敗之洪至克列蘇俘斬安出部賊各奏功自是三衛衰
表怨我刺骨因通也先導之入寇而其朝貢中國如故
十二年春都御史王翺同總兵曹義巡塞外至廣寧兀良
哈伏林中義圍擊敗之別將胡源出閭原集禮山窮追
各有斬獲褒賞有差
十四年福餘泰寧錯也先入寇朶顏獨扼險不肯從虜不
得利大掠二衛人畜去十一衛益衰而朶顏強盛竟與虜
合我是以有土木之變嗣後三衛入貢往往雜入北虜
使中窺我邊北使厚心不能無望且以我虞虜常挾虜

爲重以結好迤北聲邊吏盡沒迤河東西三千餘里河北
故地藝遊從此多事矣
景泰元年六月兀良哈寇山西鎮守山西都御史羅通雁
門都御史朱鑑大同都御史沈固令兵禦却之
三年三衛遣人言也先將以冬月往哈剌莽來召衛酋往
議事兵部尚書于謙議也先貢使絕而三衛使遝至疑
爲虜間宜令邊吏嚴爲備因條上防禦諸事詔從之
四年守臣言兀良哈貢使往來不絕爲虜刺間諜詔自後
使至僅一二三人入京餘不得輒入關
泰寧等衛都督僉事革干帖木兒等上書願附塞居住且

乞大寧廢城及甲眉下大臣議言宜待使人回日令譯
者諭以爾係以圍獵爲生近塞恐不便爾生業且又天
暑熱恐爾等致生疾疫但可去塞二百里外居住甲
儻有如遇敵之時奏來給與如此庶可以塞夷人之
請亦不失撫馭之道
五年革干帖木兒及朶顏諸酋來朝乞犁鏵種根及耕牛
自給詔予粮三千石
六年革干帖木兒入邊叅政葉盛督軍破走之
天順三年虜酋孛來誅掠三衛詔諭革干帖木兒使修備
緩急來告隨晉革干帖木兒爲左都督

四年革干帖木兒死弟兀研帖木兒代領衆部落不附乃
從朶顏都督朶羅干請以其子脫脫孛羅爲都督僉事
襲父職是時三衛多與孛來通貢使浮常額故事貢道
由喜峰口景泰末已闌從獨石萬全右衛入至是乃隨
孛來使者俱入雲中邊厚賞我待之如故仍戒邊臣毋
濫納
成化元年二月孛來爲三衛請賞勅諭孛來曰我祖宗以
來四方朝貢使臣皆待賞賜俱有定例不可增減朶顏
等三衛曩時無所依倚我祖宗特加憐憫設立衛分授
以官職俾近邊住牧每年朝貢俱從東路喜峰口進入

今都督朶羅干等不遵舊例却差人與爾等同來希圖
濫賞悉照舊例分別撫賞見朝廷厚待爾處特諭爾知之
三衛犯邊遼東都督李鐸往諭至泰寧而還兵部劾鐸奉使
無狀請逮治詔貸之
十二月泰寧等衛都督劉王兀喃帖木兒等奏欲於邊地
收買牛隻農具乞賜蟒衣禮部以聞　上曰蟒衣不可
與其欲與民交易可許之
朶顏三衛頭目兀研帖木兒奏乞職事兵部覆奏以未有
功勞例無陞授不許
二年九月朶顏都督朶羅干遣使傳報夷情且奏求印信

帳房并不限朝貢人數　上賜勅曰爾三衛昔我　祖
宗所立爾前人歲時朝貢無有貳心爾却隨從毛里孩
爲非今既改悔差人來朝并奏報事情特從寬貸仍賜
表裡以答爾意并准爾所奏歲時差人朝貢每衛許放
貢人須以本衛印信文書爲照
三年寇朶顏太師阿失帖木兒引朶顏三衛人從喜峰口入
貢馬詔嚴飭之 許北虜
四年兀良哈與北虜毛里孩通侵大城遣都督李鐸詰之
五年詔三衛常貢外毋進海青兒鶻
十一年七月朶顏等三衛夷人請開馬市不許

十五年七月朶顏等三衛酋長各奏報進北虜都督能加
思蘭已寇且請從使入貢并求開市兵部言三衛意在
邀求賞賚宜令邊守臣即在邊犒賞仍諭以朝廷恩
義令堅歸附之心詔從之
弘治二年三衛請增貢不許
十七年朶顏通小王子入寇　上御煖閣召輔臣議 許北虜
正德四年泰寧衛[illegible]率部落二萬餘欲附居塞下 以[illegible]
虜守臣以聞兵部議許居故鎮安堡虜戒邊臣毋縱虜
內擾從之
朶顏通小王子部落入馬蘭谷塞殺參將陳乾命兵部侍
郎陳玉提督都督桂勇爲副總兵節制討朶顏成化以來兀
良哈雖時通北虜犯邊然亦未敢大爲寇盜弘治中守
臣楊友張瓚燒荒出塞掩殺邊夷遂起正德初部落既
蕃陽順陰逆累肆侵盜朶顏都督花當求添貢其子把
兒孫深入虜掠動稱姻親近北以恐中國革蘭台者花
當孫也兀良哈朶顏爲大部朶顏花當爲貴種花當長
子革列孛羅蚤死其弟把兒孫驍勇十年把兒孫通小
王子部落入馬蘭谷塞殺參將陳乾及指揮許茂馬英
等命侍郎陳玉都督桂勇討之兵部尚書王瓊建議諭
花當必以把兒孫償乾乃罷兵花當言把兒孫已遠遁

請入馬贖殺乾罪瓊初持議堅後竟許花當貢班師未
幾復寇邊參將魏祥全軍沒
嘉靖初都御史孟春言把兒孫修貢謹又歸我人畜請予
一秩詔予千戶給事中許復禮謂不宜予事乃格是時
把兒孫與小王子婚屢誘虜入寇都督馬永禦之頗有
斬獲孟春請毋惜一官以弭虜御史盧瓊疏罷之
十年把兒孫死革蘭台爲都督革蘭台父革列孛羅花當
長子也蚤死把兒孫狡悍謀奪嫡然種人不附附革蘭
台至是乃得襲
十一年十一月革蘭台寇邊先是巡撫都御史王大用欲

遼朶顏與厚賂城其霧靈山不果是時酋阿北斡利赤
數入建昌喜峰太平諸塞殺掠人畜華蘭台又乞陞官
兵部言大用喜事請以毛伯温代之禮部尚書夏言上
言大寧朶顏福餘三衛祖宗建立爲中國藩籬自來效
順比諸夷不同今累犯邊宜追究首惡以彰中國之威
查核邊臣失守之故　上從之
閏七月朶顏夷人打狳以姪華蘭台等俱得職事而已爲
花當子乃循未得因欲阻貢以脅求都指揮職事語甚
不遜薊州巡撫張漢等請調兵備勦　上令巡撫明諭
不當受職之故彼宜聽受遼東官軍且勿輕調

二十一年華蘭台復誘虜犯青山口內詔以侍郎胡守中
往勦撫詳督撫
二十二年總兵郤永出塞襲李家莊斬四十級李家莊者
朶顏別部也善盜邊然不通大虜亦能盜虜馬每往輒
呼我戍卒曰吾往盜馬耳無我虞也發而善射虜追之
輒入險不能逼頗爲邊障是役後遂恨我往往令大虜
爲梗而遼東塞亦以朶顏故逮中虜我兵禦之互有勝
負
二十三年朶顏虜校薊州塞時有叛人白通事者導朶顏
酋侵我諸塞總督僉都御史翟論伏兵擒通事斬之遼
諭副都御史
二十六年北虜道兀良哈入寇遼東兀良哈又結海西建
州夷出入遼東西塞下
二十七年華蘭台死子影克襲故事三衛酋皆以貢時身
受職闕下至華蘭台父子乃遣人代請我不能詰頃之
有庚戌之變虜時言遼陽軍填我來虜呼朶顏爲遼陽
軍故云自是調邊兵入衛及移戍薊無虛歲三衛　滋勾
引莫誰何
二十九年七月薊鎮邊夷首猛可等入寇官軍擒斬之先
是總撫順天都御史王汝孝憤三衛諸夷索賞無厭嘗
出境襲殺之諸夷以此蓄怨至是數入犯邊始犯鮎魚

石又犯河坊口諸處官軍出勦斬首百餘級汝孝以鬧
諸夷實有功邊軍兵部覆請覈之然諸夷再失利而去
遂通逸北大虜爲之鄉導云
三十年二月咸寧侯仇鸞知泰福二衛弱欲取以爲功總
督侍郎何棟止之至是言其畏虜徙避尖塘宜撫回東
衛住牧不則亦宜安插棟曰三衛國初各有分地朶顏
分山海關以西古北口以東薊州邊外住牧泰寧分廣
寧境外福餘在開原境外數年前打來孫一部侵住三
岔河泰寧以仇殺避入尖糖今已復故地其遼東屬夷

若虜患者多二姓部落隨水草遷徙無常非可安插宜
加撫綏如朶顏例
八月仇鸞言朶顏諸夷影克哈哈赤哈舟兒陳通事等罪
歲導虜犯順今虜已納款復行誑惑請亟加征討兵部
尚書趙錦言各夷歸附已久未必一旦盡叛其有一二
反側在以方略挫除之而已請下總督鎮巡詳議總督
蘇祐侍郎何棟因言影克哈哈赤乃朶顏夷酋中國授
以都督都指揮職事一有動搖將致諸酋皆叛不宜復
啟夷釁況朶顏犬羊也往牧此地縱有反覆爲患尚小
北虜虎狼也若使據此禍將無及如果剪除朶顏北虜
窺隙必且憑爲巢穴是撤毀藩籬延寇以自近也爲計

左矣反覆連年勾虜實哈舟兒陳通事爲之搆煽二虜
咸中國逋逃惡逆蹈天罪在不赦容臣多方擒捕以正
國法亦足儆戒各夷使知悔懼　上從棟言
十一月朶顏逆酋哈舟兒陳通事伏誅舟兒甘州衛人史
代子名進通事名志充先年俱被掠陷虜中久之逃歸
中路爲朶顏衛夷人所獲隷夷酋幹堆板卜等帳下各
爲通事進更名哈舟兒志充更名昂反時時引虜於各
關口索覓米酒食稍不遂意輒挾弓矢嚇奪爲害幹堆
板卜等喜之遂命舟兒冒夷酋名入貢因熟知京師道

路虜節年侵犯黑谷關石塘嶺等處皆二人導之二十
九年俺答謀犯京東遣頭目伯顏打喇探邊舟兒嚮以
潮河川道路北虜移營駐白廟逼近古北口舟兒乃詐
稱虜兵西逐以緩我備邊俺答遂由鴿子洞黃榆溝入
犯數旬鹵獲甚富虜德舟兒等乃以所掠虜婦及牛羊
馬各數百賚之今歲虜已求開市舟兒等復往來虜營
誘煽不遂乃屢誑塞卒謂虜且以四萬衆入寇京師戒
嚴咸寧侯仇鸞刺其奸狀奏下總督何棟購捕之棟乃
移駐白馬關廣布耳目偵舟兒等出徼因以計擒之械
繫赴京詔法司及錦衣衛會訊備得前後諸逆狀遂俱
磔於市傳首梟示各邊

兵部尚書趙錦言哈舟兒等日尋干戈屢犯疆埸搆致豺
虎深入內地畿輔震驚流毒內外賴我　皇上精誠格
於上天神默翊於丕顯奮茲二逆一日就擒師既無征
功收不戰大小臣工莫不仰荷玄恩孰敢貪天功以爲
巳力弗據迹而論咸寧侯仇鸞總督何棟總兵官成勳
僉都御史吳嘉會大學士嚴嵩李本禮部尚書徐階協
理京營尚書史道成國公朱希忠錦衣都督陸炳并臣
錦等均蒙天佑以效微勞但恩典出自朝廷臣等不敢
擅擬　上詔加鸞太傅兼太子太師增歲祿百石任一

子錦衣千戶進勳都督同知嘉會副都御史崗官階已極在一子錦衣指揮進棟左侍郎仍總督遊務任一子

錦衣指揮進本禮部尚書加階少保希忠太子太保炳

太子太保史道趙錦俱加太子少保各廕一子其餘陞

賞有差

三十八年虜把都兒十萬騎挾朶顏酋影克等孩為鄉導

我譔多被殺虜遂潰墻深入督臣王忬誅死

三十九年影克勾把都兒犯一片石遊擊郭琥敗之

四十二年五月薊鎮副總兵胡鎮執朶顏夷人通漢等時

薊鎮古北口逃哨卒四人出塞為朶顏夷人擄去俄而

夷人通漢即闕索賞鎮伏兵執之并縛其黨十餘人通

漢子悢摠原撲哨卒夷痴老虎至墻下請易其父通漢

者虜酋辛愛之義妻父也總督侍郎楊選欲以牽制辛

愛乃縛痴老虎數其罪而釋之併所執諸夷悉遣出關

獨留通漢要其子入質俟子至乃遣還自是令諸子更

迭為質半年一代兵部尚書楊博等議以為良策　上

詔賞選等有差

影克糾東西虜二十萬由墻子嶺入大掠畿內督臣楊選

誅死

十二月戶部言三衛夷世為中國藩籬涸年雖不失職

貢而往往陽順陰逆即今入貢諸夷嘗遐宜集於部宣

示朝廷威德飭令以時哨報竭力捍衛無懷二心若仍

前反覆即閉關絶貢重且發兵進剿不宥俾歸傳諭諸

部　上從之仍戒所司豐其廩犒稱朝廷柔遠之意

隆慶元年秋三衛酋董忽力勾土蠻入薊州塞大踩昌黎

撫寧樂亭盧龍間京師為震總兵李世忠避虜不敢擊

壁李家莊虜圍之援至乃解總督劉燾巡撫耿隨卿檄

諸將追虜會大霧迷虜失道墮棒槌崖中崖深十餘丈

積屍為滿從騎蹴之而過諸將張臣等詗知爭趨至割

虜首報功世忠乃濫及平民為言者所劾部議世忠戍

邊燾放隨卿歸里臣等以齒獲有驗晉二級

按衛制首泰寧次福餘又次朶顔今朶顔益故以為首
稱朶顔三衛云三衛皆勾虜而朶顔爲甚大抵夷性喜
偸剽善反覆虜至則逢之爲導而貪中國賜予撫無厚
亦時時以虜信告我得預防故迫之則既使爲虜倚之
則陰其計善馭之則因用爲間雖藩籬失而耳目猶在
不能絶亦不可絶也其地東接海西西連開平北抵北
海南連薊遼俗與韃靼同其山曰馬盂廣袤千里以中
峰形似故名産馬橐駝黄牛青牛瑪瑙鵲樺皮白翎鶻
葉向高曰兀良哈之爲中國患利害甚明也分閫建藩
高皇之慮遠矣内徙於　文皇非得已也干戈初戢障

塞尚虚愛弟之請難裁征戍之勞在念權宜移置姑待
後圖覩其次鳴鑾鎭有減殘虜守太寧之諭彼何嘗遽
割以資夷哉犂庭掃穴棆木變輿雄謨莫究遺憾可知
章皇寛河之役威析奸萌假令乘勝長驅刈殘酋復舊
疆善繼善述誰曰不宜顧上有雄畧之主下無謀遠之
臣且并開平而失之遂使要害豬於犬羊而宜遼隔若
胡越禦戎之策從茲紬焉夫西河套而東大寧失之皆
我害也然河套猶明知其奪於虜而時圖恢復乃大寧
藉口於　文皇職方氏遂視若三衛之固有無敢談及
故實莫稽而傳訛日甚可勝歎哉

皇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五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纂

南京户部山西清吏司郎中臣姜兆癖　訂正

兵部三十九

西番

洪武二年遣使持詔以登極改元諭西番

按西番古吐蕃地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

至唐時并吐谷渾始盛唐末復衰宋入貢不絶元世祖

始郡縣其地以番僧八思巴爲大寳法王帝師領之嗣

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

西番寇臨洮守將韋正禦之時河冰未合師不得濟正祝
天曰若平者則合河冰頃之有冰如巨壁自上流而下
風隨之冰合師渡河擣其營賊大驚請降自是諸部相
繼來歸

三年六月命僧克新等三人往西域詔諭吐番仍命圖其
所過山川形勢以歸

六年命西番者酋舉故官授職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
熾盛佛寳國師元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爲都指
揮同知宣慰使元帥招討等官自是番僧有封灌頂國
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寳法王者

俱賜印誥令比歲或間歲朝貢今其地爲都指揮使司二曰烏思藏曰朶甘指揮使司一曰隴答宣慰使司三曰朶甘曰董卜韓胡曰長河西魚通寧遠招討司六曰朶甘思曰朶甘瓏答曰朶甘丹曰朶甘滄溏曰朶甘川曰磨兒勘萬戶府四曰沙兒可曰乃行曰羅思端曰別思麻千戶所十七闡化闡教輔教三王貢使自四川入贊化王自陝西入每貢百人多不過五十人大乘大寶二法王貢無每貢僧徒十人凡諸王嗣封賜誥袈裟僧帽數珠鈴杵以大慈恩寺剌麻僧二人充正副使四川自黎州或天全陝西自洮州出境長河西魚通寧遠歲

一貢貢止五六十人多不過百人自雅州入四川威茂松潘金川雜谷達思蠻諸番僧皆三歲一貢貢百人多不過百五十人或歲一貢貢三十人多不過五十人洮岷番寺歲一貢貢一寺四五人番族一年一貢大族四五人小族二人至京餘留塞

七年七月西番獻葡萄酒　上賜冊長文綺襲衣遣還

有御史自廣西還進平蠻六策　上覽畢諭之曰汝策甚善但立威之說則偏中國於蠻夷在制馭何如蠻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懷一於威則不能感其心一於惠則不能攝其暴惟威惠並行此馭蠻夷之道也

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歹往招之郭買的不從着沙火石歹夜斬其首以歸衛以其事聞請賞之
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爲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

八年川藏族殺我使鞏哥瑣南等今是命衛國公鄧愈爲征西將軍沐英副之討川藏師分三道進覆其巢窮進至崑崙山俘男女一萬口馬五千匹牛羊十三萬而還

十一年西番屢寇邊命西平侯沐英爲征南將軍率都督

藍玉王弼將京衛及河南陝西山西馬步官軍征之

十二年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汪舒朶兒癭嗉子阿卜商等叛據納鄰七站復命沐英等討之英兵至洮州賊皆遁去斬叛逃土官阿昌失納等築城於東籠山南川留兵戍之既而番寇引兵來敵我師大敗之生擒三副使等俘斬數萬人獲馬二萬牛羊雜畜二十萬得納鄰七站之地歸於職方疏聞　上曰洮州爲西番門戶城之是扼其喉矣命置洮州衛

十五年勅松州衛指揮耿忠令番人計戶出馬克點名爲差發

十六年令朶甘思歲一貢自雅州入

十七年景川侯曹震奏西番有名朶甘思曩日族者人馬牛羊蕃盛請來春發兵捕取詔止之

二十年朶番使闌出麻鐵

二十一年蜀王椿奏西番蠻人作亂燒毀崖關遣都指揮使瞿能等統兵一萬三千從涼國公藍玉往邀擊之

瞿能奏擊敗西番蠻人及討平高川林道入寇蠻人朶土地副使觀音著等俘其男女數千人賜白金勞之

二十四年宋國公馮勝涼國公藍玉等請討西番未附者

上止之曰朕觀天象未利征討慎無輕果彌勝及僨友

總宜還京師玉飭諸將赴陝西訓練士馬且多市馬爲武備待其有釁而後取之朕當有命也

二十五年建昌衛指揮使月魯帖木兒糾怨樂等叛都指揮使瞿能討之月魯帖木兒遣人請降諸將疑其詐請擊之能不聽賊遂遁去　上命涼國公藍玉討之月魯帖木兒與能戰敗玉誘執之送京師伏誅玉因言四川地曠山險控扼西番連歲番夷梗化蓋由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揵遏奸萌從之玉又請籍民爲兵并討長河西朶甘百夷　上曰民勞甚復籍之其何以堪長河西諸夷姑待後舉玉遂班師

二十六年製金牌信符遣使頒給諸番禁私茶

永樂元年遣使賜番酋及諸國師白金鈔幣定番族來朝賞格

四年迎番僧尚師哈立麻至京封爲大寶法王厚賜遣歸

五年遣指揮劉昭等往西番設驛通使仍撫諭軍民昭還過番賊劫掠率衆攻敗之

洪熙時曲先安定二衛酋邀殺中使朱英討破之以番兵從征功國師宛卜格剌思巴等皆晉秩給誥命銀印

宣德元年遣太監侯顯等使諸番更三歲方歸

封大寶大乘闡教闡化贊善五王

六年都督陳懷討松潘番寇平之

九年闡化王貢使乩藏等還以賜物易茶至臨洮沒入茶并留乩藏等以聞　上命釋之還其茶

正統初長河西魚通寧遠來貢賞甚厚

四年生番隨渠等八百二十九寨寨首曲吾巴等各遣僧入貢初諸番有欲貢者爲生番所阻松潘守將趙得遣人諭之故相率貢指揮趙諒與番僧商巴有隙因與得誘執之掠其財其弟小商巴率衆入犯遣都御史王翱都督李安討之翱案其枉出商巴於獄具以聞諒伏誅得謫戍復命商巴爲國師

丁十剌麻俗貢馬　十四年停西番金牌

景泰間西番黑樓等三十一處男婦一百餘人朝貢諸番

柔服獨黃卜韓胡都指揮使克羅俄監參肖架黠悖慢

屢詔讓之未幾死

三年尊勝清修𠛬善大國師獲印遣人貢舍利

天順五年番寇永州國都督毛忠總兵宣城伯衛穎戰却

之

八年西寧番族把沙作亂命總兵宣城侯衛穎巡撫都御

史吳琛等討之穎與琛將中軍都督甘凉蘭靖山丹莊

浪等衛所官軍三萬五千人分五路以進追至駱駝山

俘斬共七千七百餘人獲牛馬羊二萬有奇

成化元年定烏思藏番僧三年一貢例初番僧入貢不過

三四十人景泰初漸增至天順遂至二三千人前後絡

繹賞賜不貲所至驛遞至是禮臣以爲言詔諭闡化王

令遵貢期三歲一至毋多人毋雜用國師禪師等印

四年因星變陳言六科給事中魏元等言西番剌實巴等

加以法王名號賞賚隆厚因乘傳騎擅用純金吾乞革

去法王等號發回本國下所司議

御史左鈺言比者科道因星變陳言欲革番僧名號　陛

下詔所言有理及吏部欲行發遣　陛下又謂恐失遠

人心臣以爲　陛下不忍失遠人心乃忍失邇人心乎

乞敕廷臣計議不報

五年封闡教輔教二王

八年洮岷生熟番作亂陝西巡撫項忠調兵撫捕降其衆

九年岷州番入寇千戶包景禦之被害

十二年番僧入貢至九百人賞少減

十六年封闡化王厚賜之

十七年給烏思藏諸番王及長河西魚通寧遠等宣慰司

勅書勘合令貢將四川陝西驗入　詳朝貢

十九年西番滿松反侵內地巡撫馬文升討之斬首八十

三級

弘治二年番僧貢使千三百人減其賞

十六年督理茶馬御史楊一清請復金牌信符舊制　詳茶法

正德初番僧復肆法王綽吉我些兒者烏思藏使也以術

得幸出入禁中請投其徒二人爲國師還居烏思藏如

大乘法王例入貢禮部尚書劉春言烏思藏遠在西方

性極頑獷雖設四王撫化而其來貢必爲之節制令毋

患邊而已今無故遣僧往萬一許爲兇詭有所求請

因以冒利不從便以爲失[illegible]從之則反生事端其

害甚大請罷之不聽尋遣[illegible]劉允入番取佛[illegible]

……道進章諫止俱不聽……
嘉靖元年西番反鎮守都督鄭卿討之不能克自是歲入
境殺虜人畜卿與諸將各擁兵不戰總督尚書王憲以
聞詔誡卿
先是正德中北虜太師亦不剌殺小王子長其子執仇走
涼州與阿你朶斯數萬乞我曠土住牧守將難之亦不
剌怒大掠已若往西寧外境攻破安定王族盤據西海
其子麻八台復侵番落兼有西土剋服班板丹打力
諸部漸掠西境給事中張翀乃上言西土諸番前距松
潘西跨甘肅周匝千里土廣人稠國初羈以爵賞啖以

茶利匪徒羈其互市亦漢人斷匈奴右臂意也今虜乃
併有諸番踰秦隴則可以窺關中出階文則可以向劍
外其不爲膏肓之疾乎昔吐谷渾以遼東鮮卑西并諸
羌遂爲隋唐歷世患况虜旣有定穴而復兼以富强之
種落乎及今不治爲患不細章下所司
八年洮岷番賊數入鞏昌殺吏士掠人畜焚廬舍隴右騷
然總督尚書王瓊上言俟彼入境我以大軍潛襲其巢
我人稍畏之已而官兵北防套虜羌遂乘虛深入臨鞏
殺掠大𢝽事聞兵部尚書李承勛上言西番被亦不剌
侵逐日益內徙將來羌狄交通益肆猖獗何以善其後
耶昔趙充國不戰而服羌段熲殺羌百萬爲費以億萬
計內地空虛是知用勇將者雖可取快目前任老成者
必能畫萬全也乞廣宣帝之明專充國之任凡制馭
西番事宜一以委瓊爲便　上從之瓊念欲撫畢开必
勦先零乃遣游擊彭棫都督劉文率兵自固原至洮岷
分據要害且撫且勦凡撫定六十五族勦破一十六族
斬首三百有七十西鄙以寧
十二年烏都鵝鵠番爲亂四川巡撫楊守禮討破之
十八年時西番金牌爲海虜所掠盡散失劉裕以爲言兵
部議番族變詐不常北虜抄掠無已脫給而再失失而

又給而又失之如國體何夫番人納馬欲得茶耳戢叢
關出之禁雖無金牌馬將自禁不然終無益也宜給勘
合如成化故事從之
二十年西海虜酋遣人卜塞納款時甘肅巡撫陳卿言西
海酋卜兒孩遣人獻金牌馬匹卜塞納款事下兵部尚
書張瓚等言卜兒孩據西海二十餘年實爲甘肅腹心
之害若果輸誠則莊浪西寧諸處得耕牧休養屯田墾
塞得乘間修舉河西孤危之勢可轉爲安但虜情叵測
今止獻金牌馬匹未有如往歲求遣子入侍酋長入覲
之事鎮巡官亦未明言何以待之請命總督尚書楊守

議同本鎮官偵察情實併陳制禦之策奏請裁決或昔
言腴詞誘我邊備亦速奏處仍令巡茶御史覈金牌所
自以聞　上從部議
二十五年番夷作亂時甘肅近邊各種番夷糾衆攻劫莊
寨殺掠人畜據險抗敵巡撫唐荣上言欲乘時追勦以
銷兇悍除民害而總督張珩上言欲宣布恩威待時徵
定事下兵部議尚書毛伯温言番夷梗化實切腹心急
之則驚變緩之則滋蔓宜治其陳兵固守邊方仍遣人
宣布威德陳示禍福令知悔禍獻出惡以贖罪如怙終
負固定宜追勦不得互爲異同以致失誤　上從部議

初肅州邊外屬夷總牙日羔勅等舊爲土魯番所迫款求
內附巳議安置於肅州城北威虜等地於時未築城壁
若虜夷侵掠乃相率衆附肅城雜居至是歷事監生李
時暘疏言不便久且貽內地患請下所司籌畫亟徙之
境外部守臣經畧之總撫都御史楊博檄副使王儀參
將劉勳修葺威虜并金塔寺石城修築白爐墩等城堡
凡七建墩臺一十有一召諸番諭以利害給以耕牛共
諸番皆稱首奉令各如所議地認住計所安置番帳七
百餘所部落男婦二千四百餘人遂以爲期約自後惟
朔望許入城市交易凡一應番漢人等不許非常交通

出入違者加之重辟於是肅州數十年番害悉除總督
王以旂以其事聞因列上諸臣功狀　上深嘉之各陞
級賚以銀幣時暘等下督臣頒賞有差
三十年御史劉崙請復金牌勘合以便各番納馬給茶族
大馬稀者給以金牌族小馬少者給以勘合總督尚書
王以旂等亦以爲言兵部覆議言國初制金牌信符頒
降西番諸族令輸制其黨納差發馬匹給以茶引其後
西海爲北虜所據恣虜又歲加侵掠諸番所領金牌散
失漸徙內地密邇三衛遂不復有資符北號之事今番
族變詐不常北虜報掠無已給而復失如體統何止宜

給與勘合使族屬無擾貌者易以號召而於文移華去交
易之名使各效差發之誠以正體統詔如議行
四十二年詔封烏思藏闡化諸王時闡化諸王請封　上
以故事遣番僧遠丹班麻等二十二人爲正副使以通
事序班朱廷對還白其事禮部因請自後諸藏請封節
以詔勅付來人賚還羅番僧勿遣或下附近藩司遴選
邊僧人賚賜　上從之封諸藏不遣京寺番僧自此始
隆慶三年以西番入貢屢違約多人且不如期詔限三年
一貢定名數赴京毋過十人餘留候命賞賜有金有緞
著爲令

按番有生熟其受差發者爲熟番不者爲生番俗直質朴嚮上下一心君臣爲友吏治無文音樂尚琴瑟食酪衣氊居毛帳務耕牧好狠鬬貴壯賤弱懷恩重利尊釋信詛其山川崑崙山可跋海黃河析支湟水爲大物產犛牛𦍧羊草上飛骨𥨊犀金剛鑽馬價珠銅佛天鼠皮猎𤠔氷棠樹黑驢爲奇

五王諸番族在四川西寧洮岷河出陝西西寧在黃河北洮岷河在黃河南陝西諸番畏宋將軍四川諸番敬信丁大夫丁大夫玉國初爲御史大夫出鎮四川最久威惠並行夷民安輯宋將軍晟洪武永樂間久鎮西陲

積功封西寧侯丁宋皆克平羌將軍

按鄭曉曰西戎亦能爲中國患從申侯通驪西周附恩狄族拒東漢唐逵吐番直入長安宋失熙河併於西夏爲禍不小我以官賞市羈縻之西鄙必寧正統後邊防大弛戎心遂啟須議於洮岷河湟間結城堡遠斥堠賚備畜謹偵海賊勿使得連西番即有侵擾請發精兵駐臨洮鞏昌要害之地拒之斯良策也

附諸西戎

安定衛

洪武七年安定王卜烟帖木兒遣使貢鎧甲刀劍等物賜織金文綺分其酋長爲阿端阿真苦先帖里四部給卜烟帖木兒銀印仍稱安定王

（按）安定韃靼部也東爲罕東北抵古沙州地廣袤千里無城郭俗以馬乳釀酒氊帳爲廬產馬駝玉石

八年安定獻故元所授金銀字牌請立安定阿端二衛部從之以夷酋沙刺等爲指揮等官分統四部

永樂二年安定表貢馬五百匹遣河州衛指揮康壽往受

之壽言令甲諸番貢馬償以茶官爲轉輸今安定遠不便請給布絹詔可

安定王立未幾爲曲先指揮沙刺所殺部落潰散至永樂十一年其孫亦攀丹來朝復故封歸安定賜以印誥

二十二年中使喬來喜等往西域至必立出江死於賊都指揮李英率兵至罕東問故罕東指揮綽里加言賊中使者安定曲先酋也英進兵擊安定斬四百八十級虜七百餘人獲駝馬牛羊十四萬有奇曲先遁去安定王詣闕頓首謝宥其罪遣歸

宣德二年以安定僧賞觸領占爲戒淨慈應國師給誥命

銀印是後安定王與國師屢入貢而國師之得復有禪
師正統時國師則朵出都與禪師則攝剌藏卜攝剌藏
卜者禪師賞竹領真之姪也賞竹領真自永樂時來歸
居西寧卒而攝剌藏卜詞乃請西寧都指揮汪清疏其
歸向內地恐患邊詔賜安定尚其王
九年安定酋那南奔等援內先我使[illegible]絕為所掠勅
戒亦攀丹約束部落毋生事
[illegible]年亦攀丹卒子領占幹些兒嗣王尚幼以其
思恭巴為都指揮僉事蒞之
天順三年安定遣使來貢駝馬

成化時安定為土魯番殘破苗裔散失至弘治初安定王
領真幹即兒子千奔請嗣王許之終弘治世千奔時入
貢
弘治十年遣使來貢駝馬
正德七年亦卜剌破安定奪誥印據其地餘眾內徙嘉靖
間復命部酋嗣為指揮領其眾然安定王後無傳而阿
端久沒莫知其處矣

罕東衛

洪武二十五年罕東役塞涼國公藍玉討之祈佐諫勿深
人不聽師至阿真川土酋哈昝等遁去不見虜而還
(按)罕東在赤斤蒙古南亦西戎部落諸衛二罕東最弱
三十年酋長鎖南吉剌思遣使入貢立罕東衛以鎖南吉
剌思為指揮僉事
永樂二年鎖南吉剌思與其兄答力襲等十六人貢馬賞
指揮使答力襲為指揮同知頭目奴奴為指揮僉事皆
賜冠帶鈔幣自是貢不絕
十年罕東土酋屢為寇劫掠遣指揮康壽賚勅戒飭之

洪熙元年指揮那那奏所部夷人以負內供馬逃赤斤復
生官兵討曲先相驚欲為亂 上命守臣招撫之使復
業曲先之役罕東頭目班麻思結率所部從檢斬首虜
獲駝馬牛羊以獻
宣德七年論曲先功授班麻思結指揮使
九年罕東別部剌兒加邀劫使者命都督史昭劉廣討之
廣昭相與計處負罪重必淺匿我以討叛名而遁逃之
弗殊兵且無獲乃先使指揮祁賢以百餘騎往覘敵行
月餘渡卑力术江剌兒加詣賢自歸請還所掠貢馬謝
罪廣等以聞命宥之

正統五年赤斤蒙古言指揮鎖合者殺人逃罕東且誘其
部落哈密亦言罕東攔截攻虜掠人畜兩詔戒諭之
十四年班麻思結言哈密來侵　上念諸夷數相告言搆
怨無已時而哈密又屢誘尾刺盜塞下詔都御史馬昂
約勅忠順王無與罕東讐且令償虜請報我
成化九年土魯番攻奪哈密都督李文右通政劉文奉命
調罕東兵往討逡巡解歸是時罕東諸夷皆困土魯番
而夷酋奄章先因與諸族讐殺逃居沙州朝廷許其耕
收檢貢部落日蕃班麻思結卽奄章子也至是其孫只
克以沙州衛既廢請立罕東左衛治其地下兵部議從

之以只克嗣其祖官領衛事已晉都督僉事
弘治八年土魯番掠沙州逼諸夷自附只克請救用兵部
尚書馬文升議發罕東兵襲之我師出罕東失期不能
有大功自是土魯番入寇紛假道罕東介給食而亦不
剌安定數掠其貲罕東愈敝至弘治時往往款肅州塞
求恤矣
只克卒孫日羔剌嗣爲都督
嘉靖初與剌麻帖木哥土巴先叛附土魯番者皆來歸邊
臣請分其衆半居肅州白城山半居威虜仍擇其壯勇
練習之番休迭上皆聽日羔剌約束部落浸蕃而我邊

以餉夷廩倉粟坐困
二十五年九月罕東屬夷背遁上番王瓊徙之肅州大爲
民害楊博召其酋長諭曰若輩居此計非久遠吾爲汝
圖白城威遠金塔諸所皆善水草可爲世業皆曰幸甚
乃築城堡遷之遠塞五百里積患頓消

赤斤蒙古

永樂二年故韃靼丞相苦木子塔力泥率五百人來歸設赤斤蒙古千戶所以塔力泥為千戶賜誥印所尋為衛千戶為指揮僉事

按赤斤蒙古周西戎賧國月氏奈漢屬何奴武帝取為酒泉敦煌二郡晉屬晉昌郡唐屬瓜州後沒於吐蕃宋入西夏元仍屬瓜州其地有白山多草木禽獸

十年叛寇老的罕走匿赤斤命右庶子楊榮同豐城侯李彬議討之彬榮計道險轉餉難且隆冬興師非司馬法請止兵　上從之以勅諭塔力尼遂擒老的罕來獻賜

綺幣襲衣晉指揮同知

塔力尼卒子且加失旺嗣晉都指揮同知

宣德七年所部韃人祖失加卜等來歸命居之平凉

正統元年且加失旺表言與韃靼戰有功晉都指揮使

五年晉且加失旺都督僉事

六年勅諭且加失旺及都指揮革古者可兒卯等曰近使者至哈密命爾與沙州衛護行爾獨棄朕命不遵革古者又將率其屬往來沙州為盜暴苦行旅其負朝廷所以建衛設官封殖爾等之意其改圖毋忽

赤斤蒙古以尾刺寇掠乞內遷肅州之白城山詔止之已請延寺其地守臣謂寺不已且予之與勿許便從之

且加失旺卒子阿速嗣為都督僉事指揮同知鎖火者乞晉秩且言肅州都指揮胡麟阻其市易勅戒胡麟而以鎖火者為都指揮僉事

先是且加失旺嘗言尾刺也先來求婚未即聽至是也先遣人娶阿速往受聘阿速以聞復請內遷避尾刺報詔也先求婚朕向許爾父自擇便自心中阻頗受聘非宜往而見詐悔將何及赤斤爾世守地奈何棄之爾第保險綏衆善自備朕且命邊將緩急爾矣是時尾刺強赤斤蒙古與沙州罕東名內屬然陰與虜市至受平章等

官沙州首薛令以為言詔詰責之

十一年赤斤首鎖合者趣關下乞攜部落來歸　上遣還下其事於總兵任禮始苦木娶西番女生塔力尼又娶於達達生鎖合者及革古者乃命分所部為三帳自領中帳使塔力尼領左隸以西番人鎖合者領右隸以達達人至且加失旺父子相繼長赤斤部衆强欲并右帳相仇殺不休鎖合者窘故自歸未幾死以其子切塔兒嗣為指揮同知而哈密使者往來道赤斤為其部首劫掠阿速不能禁我兵捕獲劫者械至京釋之

景泰元年以擒叛寇功晉阿速都督同知諸部下陞賞有

差後復晉左都督
五年瓦剌也先以書誘赤斤諸衛脅使助己阿速白其書
上命守臣遣人諭阿速毋與瓦剌通
成化二年阿速卒子瓦撒搭兒嗣爲左都督
六年以瓦撒搭兒叔父乞巴失加卜丁二人爲指揮僉事
佐瓦撒搭兒從夷族請也
七年瓦撒搭兒卒子賞播搭兒嗣
十四年夷首復表言賞播搭兒幼不更事指揮加定爲衆
所服乞晉秩入視事賞播搭兒亦自請從之以加定爲
都指揮僉事仍令俟賞播搭兒壯還衛職是後土魯番

陷赤斤衛侵掠赤斤至正德間奪其印種人散亂多走塞
下衛遂虛

曲先衛
永樂四年設曲先衛以土酋散西思爲指揮同知其後爲
朶兒只巴所攻并曲先入安定居阿真地
按曲先在安定西古西戎部落元置曲先荅林元帥府
指揮哈三散即思三即等表言西番侵暴乞仍立衛徙治
藥王淮報可以三即領衛事給印章并徙安定治所于
昔兒丁
永樂末散即思及安定酋劫殺中使洪熙改元命朱英討
破安定追躡崑崙西數百里至雅令闊地曲先遠遁英
還師都督史昭言叛酋未獲宜窮追詔已之

宣德二年散即思復掠使者及西域貢使命史昭率安定
罕東兵討之散即思懼而遁遣弟否戶堅都等進馬贖
罪　上以遠夷不足較宥之還其俘命居故部
指揮那那罕表言二女四弟及部落五百餘人皆爲安定
所虜及餘衆潰居西番江不敢歸詔安定王亦攀丹索
部下遣還仍諭居西番江者使復業其後屢入貢然亦
苦土魯番肉攘失故地

沙州

洪武二十四年沙州王子阿魯哥失里遣使朝貢

永樂三年置沙州衛以其酋困即來買住二人爲指揮使

給冠帶印誥困即來領衛事進都指揮都督

宣德七年沙州來告饑　上語戶部曰救災恤患朕固不吝然勞內以事外非計其命肅州具糧五百石使困即來自取之頃之言諸夷侵掠請徙居察罕舊城不許

正統四年困即來所部都指揮阿出不花等遁入哈密及罕東酋班麻思結等竊居其地困即來以聞　上命哈密罕東退其處并歸侵地仍諭困即來善撫部落毋益

鄰啟釁其後屢偵瓦剌哈密事情遣使來告　上嘉勞之賜綵幣晉其子都指揮僉事喃哥及指揮僉事薛令等各一秩

七年命邊將率戍卒助修苦峪舊城從困即來請也城竣入謝賜綵幣襲衣歸言瓦剌也先欲爲弟娶其女部屬自便

九年困即來卒困即來受職四十餘年朝貢頻恭官爲祭葬以喃哥嗣爲都督僉事弟克羅俄領占爲都指揮使佐喃哥領衛事

十年沙州衛都指揮瓦魯思不花貽書邊將言指揮乃兒不花等欲誘瓦剌掠沙州守臣以聞　上曰是書無喃哥名何也其命總兵任禮往覈之其明年任禮疏言喃哥弟鎖南奔爲瓦剌偽封今喃哥復言其兢惕守真有他變勅禮招撫之

十三年任禮擒鎖南奔以獻兵部請正法　上以其父兄恭順釋弗誅是時喃哥以困瓦剌率所部屬二百餘戶一千二百三十餘人來歸命居之山東平山東昌二衛自都督而下給糧及耕地有差沙州遂廢未幾喃哥卒克羅俄領占嗣後賜名羅秉忠

正德中巡撫陳九疇擊退土魯番沙州人稍得生聚復歸

耕牧世牙木蘭再入沙州益殘破其酋土巴等叛附土魯番

嘉靖中總督王瓊撫住白城山肅州月餉粟歲且萬石坐困邊儲

洪武三十五年遣使詔諭哈烈酋長賜金綺

永樂七年哈烈頭目塵賚等朝貢

十二年遣吏部員外郎陳誠使哈烈國

正統二年哈烈指揮哈只等貢馬及玉石

按哈烈一名黑魯，在撒馬兒罕西南，去嘉峪關萬三千里

元駙馬帖木兒之子沙哈魯居其地，國人稱爲速魯檀

猶華言君王也。東有俺都淮、八剌黑諸城，皆隸焉

按哈烈城方十里，居平川，川廣百里，四面大山，王並東

北山壘石爲屋，屋若高臺，無棟梁，塼甃穹窿，皆金碧琉

璃。門扉雕刻嵌骨角。屋傍設綵繡帳房爲燕寢所，金床

重茵。衣冠大類亦力把力。民土房或氈帳。以西少，故上

下相與，直呼名。雖王亦然。相見稍屈躬道撒力馬力一

話，握手或相抱爲禮。致意於人則云撒藍。火炊爨飯食

疏肆無匕箸，交易用銀錢，錢三等。無正朔，時日月亦無

斗斛，用權衡爲量。稅十二國用。衣爲男兒，首衣尚白，乃

喪易青黑。無棺槨，不祀鬼神，祭先於墓所。人多善走，日

行可百里。氣候暄煖，市中流水四時不斷，多水磨、風磨。

甆器尤精巧。產巴且杏、鎖伏、花毯、金銀、珊瑚、琥珀、水晶，

味翠名馬、獅子、黑白文獸、白鹽堅明如水晶，琢磨爲器

一以水潤之，和肉食。多桑，宜蠶，爲紈綺，細密過中國。農不

甚勞，然爲稼田美，而每歲更休地力，得完也。饋贈錫予，

宴會極豐厚。男女瀆亂無恥，大抵西域城郭諸國，哈烈

最鄙陋。然有學舍，聚生徒誦習。諸經義省刑罰，薄稅斂，

寡爭訟，好施予，務農桑，諸國不及也。在王城中極弘偉

阿速

永樂中阿速遣百十二人來朝貢

按阿速在西海中，爲大國，多撒馬兒罕天方諸國人，有

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海有魚鹽之市，野有耕牧之

利。敬佛，畏鬼，好布施，惡爭鬪。物產饒，稼穡，凉，瞻，適節，人無

饑寒，夜無寇盜

沙哈魯

永樂中沙哈魯七十七人來朝貢

按沙哈魯國在阿速西南海島中，人民淳直，恥鬭，好佛，

交易，海中諸國西域賈胡來市海中奇物，不惜高價，亦

有價廉而待奇貨者，沙哈魯人不識也。王及酋長居城

中，有瓦屋，庶人族處城外田野中，村落相聚，山川環抱，

畜產豐利

失刺思

永樂中失刺思遣人來朝貢時，遣內外官以綺帛磁器市

馬於迤西撒馬兒罕失剌思諸國　仁宗即位咨讃使

至十日內就所在還京無得托故稽留

宣德元年失剌思遣使八人來朝貢

納失者罕

永樂中納失者罕遣使十人來朝貢

〔按〕納失者罕東去失剌思數日程皆舟行海中其國山林川澤有林木魚鼈城東平原饒水草可牧馬馬有數種最小者高不過三尺俗敬事佛僧所至必飲食之尚氣健鬭不勝者衆共嗤之

亦力把力

洪武二十四年亦力把力國王黑的兒火者遣人貢馬

永樂四年亦力把力王沙迷查干遣人貢玉璞

十一年吏部員外陳誠使諭其國

十六年頭目速哥克剌滿來朝言歪思弒其從兄王納黑失只罕自立為王徙其國西去更號亦力把力

正統二年王歪思遣人貢玉璞駝馬

景泰三年遣人朝貢以後朝貢不絕

按亦力把力在沙漠間或曰焉耆者即龜茲元時名別失八里馬哈木封於此其國無城郭宮室逐水草住牧設帳房随時寒暑坐臥於地其王戴小罩剌繫鶯翎衣禿袖衫削髮貫耳飲食肉酪或食稌麥為毛布多雪霜平曠之地夏秋略煖深山大谷六月飛雪俗備皮服用污穢上下無紀律其山白山蔥嶺為大有熱海蒸氣候常寒産銅鐵鈴鑞黃胡粉馬駝犛牛孔雀鷄餓門氈白氎布

哈三　哈烈兒沙的蠻　哈失哈兒

哈的蘭　賽蘭　掃蘭

乜克力　把丹沙　把力黑

俺力麻　脫忽麻　察力失

幹失　卜哈烈　怕剌

你沙兀兒　克失迷兒　帖必力思

果撒思　火壇　火占

若先　沙六海牙　牙昔

牙兒干　戎　白

兀倫　阿端　耶思成

坤城　捨黑　擺音

克的

以上西域三十八國朝貢皆經哈密其貢期或三年或五年一次起送不過三十五人

土魯番

永樂六年土魯番僧清來率其徒法泉等來朝貢方物命
清來爲國師法泉等爲土魯番僧綱司官賜鈔幣遣歸
九年土魯番遣使貢
十三年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歸土魯番遣使隨誠入
貢後遂授其酋長爲都督指揮等官
宣德五年土魯番酋都督僉事尹吉兒察及都指揮僉事
猛哥帖木兒等各率其眷來朝請留京師自効　上嘉
其誠從之賜居第什器尹吉兒察死其子卜烟川兒復
來歸授指揮僉事

成化初阿力始強自稱速檀猶王累引兵刼掠哈密諸郡
地幾盡九年遂入哈密據其城執王母奪金印阿力死
子阿黑麻嗣阿黑麻死子滿速兒嗣相繼擾哈密及赤
斤蒙古諸衛攻掠甘肅爲患不休詳哈密
十二年八月巡撫甘肅都御史宋有文等奏土魯番速檀
阿力復遣其使赤兒米卽等入貢且致書鎮守總兵等
官飾其攻滅哈密之罪謂王母已死城郭人民與金印
俱存須朝廷遣使往諭之卽獻納然虜性狡猾實無還
意其赤兒米卽等宜令赴京撫慰遣還事下兵部言速
檀阿力蕞爾小夷誇詐無憚屢遣使臣游說搆亂宜先
究治其使然後徐興問罪之師以彰興滅之義上曰古
中國之馭夷狄視如禽獸不足與較況哈密夷衆流亾
之餘存亾無幾縱使得其城池及印猝難興復宜暫用
羈縻之術以俟可乘之機乞行甘肅鎮守總兵巡撫等
官拘集土魯番前後所遣使者曉諭之謂赤兒米卽欺
誑無信朝廷念爾小國之臣曲加恩貸免其解京量加
犒勞遣人護送出境仍倍加待飭以戒不虛語可既而
禮部復言宜俯順夷情許其入貢而限其名數不許過
多復有旨每十人內許一人來貢
十四年九月速檀阿力王死子阿黑麻立

弘治二年八月阿黑麻遣使稱貢且乞天使和番併求爲
哈密王兵部尚書馬文升議謂遣使和好雖遠北大虜
未有此行又阿黑麻自有分地難復主哈密至於入貢
則有常例在所不拒請下璽書切責阿黑麻怒謀欲勒
兵近塞要求之其酋牙蘭曰哈密去吾土千餘里敵國
輜輳遠出已難況又近塞乎今既殺其國王則夷漢之
心皆怒若合謀并進非我利也不如乘勢還城印以款
之再圖復舉阿黑麻以爲然
八年六月阿黑麻自稱可汗遍令罕東赤斤等衞屬番從
順都御史許進疏請尋賞勿令與誘從之

正德十年土魯番火者他只丁寇赤斤苦峪諸處殺掠甚
慘
十五年八月兎剌掠土魯番
嘉靖三年土魯番寇甘州速檀滿速兒與其將牙木蘭火
者他只丁率衆寇甘州巡撫陳九疇厲衆出擊滿速兒
走肅州九疇開道抵肅州[illegible]分命擊大破之殺其將火
者他只丁番衆遁去路遇亦不剌復邀擊之大創而歸
四年正月初番夷魯迷即屬求貢甘肅巡撫陳九疇請郡
之得旨令起送十餘人赴京方物准入貢禮部尚書席
書執奏言魯迷非會典所[illegible]貢之地真偽未可辨頃

土魯番侵犯甘肅數開進貢之人而甘肅撫夷官又於
魯迷數內查出土魯番之衆則其詐甚明必土魯番欲
謀入寇故先設此爲向導耳臣竊謂犬戎之情不可料
以常理帝王柔遠應之必有機宜况所貢獅子犀牛之
類豢養之費甚鉅不經其珊瑚玉石寒不可衣饑不可
食又焉用之請令守臣却還不受着遣出塞仍重治所
獲土魯番奸回之罪疏上詔遵前旨而令鎮巡官嚴治
所獲土魯番夷
先是土魯番數遣人持番文求貢詞先後不一巡撫寇天
敘等以爲譎詐反復不足深信第恐求貢不得明春復
來防禦不可不嚴於是兵部議以爲土魯番恃其詐力
且貢且叛往歲甘州之役大肆侵掠故議閉關絕之今
以計窮乞貢而番文背戾誇張不實其所遣又彼中夷
人詐誘叵測請下提督鎮巡官曉諭夷使如果悔過效
順方許遞貢如有詐僞仍舊閉絕嚴兵境上以備之
上從其議
六年土魯番款關求貢　上下廷臣議未決尚書桂萼請
乘其來而急撫之因責以獻還哈密城池時不可失
上然之諭大學士楊一清曰萼所奏哈密事情甚說得
是待議來如果可即奏行若彼有不順之詞我則遣將

出師伐其罪狀復其忠順之爵西邊之患方得寧息朕
意如此未知何如預與卿計一清奏請及其求和之際
遣使宣諭許之自新而中國因以其閒修守戰之備虜
恩威兩得後患可弭　上報曰卿昨具議剴奏甚詳但
欲夷情伏順必先將我邊失事人員悉以問罪方可服
夷酋也而土魯番上逆天道背負祖宗厚恩輕我中國
戕邊民其罪甚大當要遣將征勦方示中國之威但
恐濫及無罪爲今之計以朕意內則遣將練兵一面委
官前去整理糧草就着瞭整兵備一面將求和夷使留
督邊方一面將先今失誤閫事勾惹邊患的通行拿問

治以重罪一面遴委有膽力通夷情練達通事一人賫持撫諭詔書親諭速壇滿速兒如果悉遵詔令悔罪來降方宥罪如故如稍有輕慢之意則嚴整大兵直搗其穴然後可除邊方之患其禍之來實始於彭澤陳九疇而因殺死寫亦虎僊家族侵欺財產所以彼酋至今恨之及前年出師委是虛奏成功其實益長回酋之慢視也今亦要追究滿速兒在否其陳九疇內恃楊廷和之勢尤為罪首次則廷和若有言者以九疇死罪方稱回酋之恨此則恥未可夫以一巡撫大臣對一回酋之命可也則孰為輕重焉今之計要在朕與卿等行耳不當苟

回護朕意如此特再與卿議輔導重臣股肱重托可用心議來行朕親作撫諭詔文仍與卿等四臣議行

七年滿速兒時往來關下使人索前使及欲得牙木蘭譯憾事聞將報許兵部尚書胡世寧爭之言牙木蘭本我屬夷土魯番安得索之且彼所示者寫亦虎仙火者他只丁今皆斃而牙木蘭復來歸是無奈我何我料兵食以待之結羌剌以撓之撫新貢賞有功內治既修何憂乎狡夷　上是之章下總督王瓊瓊引夷使伏階下風諭朝廷威德言牙木蘭已他徙釋馬黑麻虎力奶翁那入貢滿速兒再使來語稍恭瓊慰勞之遂以哈密歸

六年兵部尚書李承勛言土魯番在西戎中非强大者自正德十一年以來數犯甘肅邊兵往往失利非彼　能乃我之自治未能耳今稱歸哈密不過以空言相誆所送原掠人口不及百之十一而乃以索牙木蘭為辭是啟釁之向背難測也總而論之甘肅之安危在自治之得失不在土魯番之强弱當以足食固邊為久計通番納貢為權宜彼雖變詐多端而我待之惟一誠彼雖反覆萬狀而我處之惟一理廣發控制有道而體統自尊矣然兵有深机事難遙度是以閫外之事不從中制今才猷練達如王瓊膺總制之重任握便宜之大權事宜

應机立決責一其成毋或顧慮太過動輒生疑可也鋒鏑交於原野謀猷決於廊廟不合机宜反致牽制臣與瓊中外雖殊義當共濟今瓊展布四體知無不為申長子帥師之義釋　皇上西顧之憂則關陝永賴邊人自服矣　上然之令瓊用心調處勿負朝廷倚重之意

甘肅鎮巡官唐澤等言土魯番累年犯邊益恃羌剌為外援也今因議婚彼此有隙宜遣使齎賞遠結羌剌以離土魯番之交總制王瓊以無故齎賞徒肆不可成之功自起釁端不可為也兵部尚書李承勛等覆議以鎮巡所論固兵家用間之策而總制以生事啟釁為慮尤得

中國正大之體如土魯番不來犯邊許通貢如舊若再
侵犯即絕其貢使尾剌叩關納款亟行撫賞如其不來
不必遣使厥夷倚自服國勢自尊　上從之○言瓊在邊
二年置牙木蘭於內地羈帖木哥於近邊爵番之在關
廂山谷者各加撫恤甘肅撫巡唐澤胡明善奏其處置
得宜乞留久任
九年滿速兒遣虎力奶翁隨天方諸使入貢方物復索牙
木蘭不與滿速兒欲使奶翁還即要諸番寇肅州會奶
翁道死尾剌又攻其鄙不果來寇而來降入哈六制言
滿速兒欲以哈密城與拜牙剌答妻管理兵部同請許

其通貢着令三年或五年爲期夷使雖多十二入京餘
留塞　上部從之然哈密竟爲土魯番所據守臣歲歲
備邊胡不暇無復問關外事矣
十二年滿速兒以三事請一乞治陳九疇罪二遣人和番
三索牙木蘭巡撫趙載言土番不宜過撫恐其驕恣如
犯順即戮其使之奸黠者餘還兩處雖悔罪不還其使
兵部言黠虜貴奏漸不可長宜諭修職貢毋得指詭從
之既而夷使馬黑麻虎力奶翁等言陳太監家人王洪
要去馬匹玉石等物訟於部　上命遣官甘肅勘處
十五年總制三邊尚書唐龍言甘肅一鎮專一防禦回虜
西番諸夷之中惟土魯番回夷性極狂狡而夷酋
滿速兒尤如鬼蜮之不可測今又當進貢之期防處事
宜尤宜預計若彼仍索牙木蘭宜明諭以牙木蘭乃我
番屬非彼回種既安置日久斷不可發以絕希望之心
允諭令將哈密城池作急退還庶幾法制不踈他虞可
杜　上部議行之
二十五年滿速兒死子沙速檀嗣次子馬黑麻復據哈密
耕種沙州
九月馬黑麻速壇等求入貢內附并討地方住牧總督張
珩以問部議欲照牙木蘭事例安插　上曰甘肅自經

土魯番殘害哈密以來藩籬寖廢赤斤地方曾茲創殘
回夷占住甘肅生息日繁貽謀甚深馬黑麻速壇離弟
父兄舊惡包藏禍心今又結婚尾剌陰據哈密占種沙
州土田意在內侵且因謀洩遂爾投降原非本意姑且
俯順其情容其入貢其求地住牧等俱不准行
二十六年馬黑麻赴關納款土魯番使火者阿力克等人
百餘人因而叩關總兵仇鸞巡撫御史傅鳳翔盡逐
入關居之甘州故事土魯番五年一貢貢使半留肅州
半留甘州至是諸夷不如期且請毋析居屬楊博代鳳
翔不許因稍爲調停示寬恤部姑從之乃奪鸞鳳翔博

俸有差

四十五年沙速檀以潛掠北虜中流矢死弟馬速嗣遣人入貢

隆慶[illegible]年馬速死馬黑麻嗣其弟瑣非速檀虎來失速檀阿卜撒亦並遣使求貢守臣爲請禮部言瑣非等所請本非令甲但遠人效順難以終絕而一姓四使又於禮不可宜姑令瑣非等各附一使於馬黑麻使中以示羈縻制可

按土魯番一名土爾番在火州西百里古交河縣安樂城也城方一二里地平四面皆山氣候多煖少雨宜土宜麻麥有瓜果羊馬之利人皆屋居信佛法多僧寺城西二十里有崖兒城城僅二里居民百餘家相傳故交河縣治又云古車師國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至其國誠言西北百里有靈山最大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高臺臺畔有佛寺寺下皆石泉林木從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南有小土屋屋南登山坡坡有石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有山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削髮處也循峽而

東行六七里登高崖崖下小山纍纍峰巒秀麗羅列成行峰下白石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狀者其堅如石文縷明析顏色光潤夷人言此十萬羅漢靈骨也又東下石崖崖上石筍如人手足稍南至山峽坡石瑩潔如玉夷人言此辟支佛涅槃處也周行攀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焰灼人四面峻壁窮崖天巧奇絕草木不生鳥獸鮮少云後土魯番日强殘破我赤斤關外七衛及滅郭地大人衆異於昔時矣

火州　柳陳城

永樂七年火州首遣人朝貢

十二年吏部員外陳誠至火州言其國風物蕭條市里民居僧堂過半亦皆零落東有荒城故址云高昌國治漢西域長史戊己校尉並居焉

宣德五年火州王哈散土魯番萬戶賽因帖木兒柳陳城萬戶瓦赤剌俱遣人貢馬及玉璞後入貢不絕

按火州在嘉峪關西行可一月至本漢車師前後王地前王治交河城即唐交河縣去長河八千里後王治務塗谷即唐蒲類縣去長安九千里漢元帝時治戊己校尉屯田於前王庭以其地勢高敞名高昌壘後魏初有闞伯周者自稱高昌王唐太宗平高昌置西州及都督府後陷於吐蕃其地有回鶻雜居故又名回鶻宋時屢遣使貢元號畏兀兒隸馬哈木八國朝號火州其東七十里有柳陳西百里有土爾番火州城近北地卑下山色如火天氣多熱城方十餘里俗類何奴烏孫事天神信佛法貢食馬好騎射時節以水為戲其山川靈山蒲類海交河為大產馬駝鹽白氎布鑌鐵陰牙角硇砂

按柳陳一名魯陳古柳中縣地去哈密千里中經大川砂磧無水草馬牛過此輒死大風倏起人馬相失道傍多骸骨有鬼魅行人失侶白日迷亡夷人謂之旱海出川西行至流沙河河上有小岡云風捲浮沙所積道有火焰山山色如火城方二三里四面多田園流水環繞樹林陰翳土宜穄麥麻豆古有小蒲萄甘甜無核名瑣子葡萄氣候和煖風俗醇朴人二種回回男子削髮戴小帽婦如白布裹頭畏兀兒男子椎結婦人蒙皁巾垂髻於額大抵皆胡服

撒馬兒罕

洪武二十年撒馬兒罕國王帖木兒遣回回滿剌哈非思貢駝馬詔厚賜之　二十二年復貢馬

二十四年撒馬兒貢海青賜勅賚予之

二十七年帖木兒遣使迭力必失表貢馬二百匹表曰恭惟　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統一四海仁德弘布恩養庶類萬國欣仰咸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皇帝出膺運數爲億兆之主光明廣大昭然天鏡無有遠近咸照臨之臣帖木兒僻在萬里之外恭惟聖德寬大超越萬古自古所無之福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國皆服之遠

方絶域昏暗之地皆清明之老者無不安樂少者無不長遂善者無不蒙恩惡者無不知懼今又施恩遠國凡商賈之入中國者使觀覽都邑城池富貴雄壯如出昏暗之中忽覩白日何幸如之又承敕書恩撫勞問使站相通道路無壅遠國之人咸得共濟欽仰聖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國部落聞茲德音惟知歡舞感戴臣無以報恩德惟仰天祝頌聖壽福祿如天地遠大永永無極照世杯者其國舊傳有照世杯光明洞徹可知世事故云

二十八年遣給事中傅安郭驥等使西域留撒馬兒罕

永樂五年頭目哈里命虎歹達送安等還且貢方物厚賜之安等言帖木兒本元駙馬卒孫哈里嗣　上遣人祭帖木兒賜哈里璽書銀幣已而兀魯伯貢馬復遣安報使至洪熙元年始還或曰兀魯伯即哈里

正統六年遣使貢良馬

十二年貢馬及玉石

成化十年貢二獅子遣中官迎之（詳番戎）

弘治三年由南海貢獅子禮部倪岳以非貢道請阻之自後貢皆從嘉峪關入（詳番戎）

嘉靖中稱王者五十三人皆遣人朝貢

按撒馬兒罕漢罽賓也在哈烈東北三千里東去嘉峪關九千九百里東西相距千里地平山川鐵門峽阿木河最大風景偉麗土田膏腴宜五穀頗類中原獨勝諸國城依平原濠深險北有子城王居高廣在城北隅王白帳城中達巷縱橫皆市闤闠西南番賈多聚於此市易用銀錢禁酒俗尚回回教有拜天屋青石雕鏤極精巧以羊皮果經文文字泥金書人物秀美多藝能尤善作室國東有養夷沙鹿海牙塞藍達失干西有渴石迭里迷諸城皆隸焉產金銀玉銅鐵珊瑚琥珀琉璃爾菸恩檀水晶鹽花藥布名馬獅子駝大尾羊犍猊

魯迷

嘉靖三年魯迷自甘肅入貢後定五年一貢每貢起送十餘人

天方國

宣德七年西域天方國遣使來朝貢

天方古筠冲地又名西域舊名天堂

正德十二年天方入貢

嘉靖中定天方五年一貢

默德那國

宣德中默德那國遣使隨天方國使臣朝貢

按默德那即回回祖國地接天方

于闐國

永樂六年于闐國王頭目打魯哇亦不剌金遣滿剌哈撒木丁等貢玉璞十二年吏部員外郎陳誠至其國

按于闐大國在葱嶺北二百里東西五千里南北千里漢唐皆入貢中國石晉時王李聖天自稱唐宗寗遣人入貢封爲大寶于闐國王宋末元遷朝貢不絕後國中微弱鄰國交侵人民僅萬計皆避居山谷間境內惟火州魯陳哈失哈力稍有城邑餘皆荒垣敗屋生理極蕭條永樂以後西戎奉職貢不敢輒相攻始得休息行賈諸番遂富饒桑麻禾黍宛如中土人機巧好浮屠法好

歌舞工紡織相見輒跪得問遺書戴於首乃發之稍知尊卑禮節狀貌亦似華人其山葱嶺爲大嶺下有白玉河綠玉河黑玉河產玉胡錦雙峰駝諸香珊瑚翡翠琥珀花藥布名馬腽肭臍金星石水銀獅子阿魏

日落國　八答黑商　俺都淮

亦思弗罕　俱永樂中遣使朝貢

黑婁　宣德十年遣使朝貢

額郎札　哈辛　俱嘉靖中新附入貢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四十

土官 夷官附

乙巳五月蒙古思州宣撫使兼湖廣行省左丞田仁厚遣其都事林憲萬戶張思溫來獻鎮遠古州軍民二府婺川功水常寧等十縣龍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皆其所守地也於是命改宣撫司爲思南鎮西等處宣慰使司以仁厚爲宣慰使

洪武元年七月廣西左江太平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土官岑伯顏等遣使齎印章詣軍門降

二年正月湖廣行省臣言慶遠府地接八番溪洞所轄南丹宜山等處宋元皆用其夷酋爲安撫使以統之天兵下廣西安撫使莫天護首來款附宜如宋元制錄用以統其民　上從之詔改慶遠府爲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置安撫使同知副使經歷各一員以天護爲同知王毅爲副使

七月廣西布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來安府岑漢忠思明府黃忽都太平府黃英衍向武州黃世鉄龍州趙帖堅等各遣使奉貢方物　詔以伯顏等各爲本府知府世鉄等各爲本州知州皆世襲

五年八月貴州宣慰使靄翠請討部落隴居　上以隴居反側不從命由於靄翠所激詔大都督府臣曰蠻夷多詐不足信也中國之兵豈外夷報怨之具耶宜遣使諭鑾中守將鎮守邊境靄翠所請不從將啟邊釁宜預防之

六年十月江夏侯周德興奏田州府總管黃至威招撫鳳儀等州一百十一處人民皆來款附　上嘉至威招撫之功以安州侯州陽縣屬之

七年三月戶部奏播州宣慰司土地既入版圖卽同王民當收其貢賦請令自洪武四年始每歲納糧二百七十三石著爲令兼其所有自實田賦並請徵之　上曰播州西南夷之地也自昔皆入版圖供貢賦但當以靜治之苟或擾之非其性矣朕君臨天下彼率先來歸所有田賦隨其所入不必復爲定額以徵其賦

九年八月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入覲貢馬及方物　上諭之曰汝在西南遠來朝貢其意甚勤朕以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汝歸善撫之使各得其生則汝可以長享富貴矣夫禮莫大於敬上德莫盛

於愛下能敬能愛人臣之道也仁智辭歸至江龍城驛
病卒有司以聞　上命禮部遣官致祭勑有司送其柩
於思南
十五年正月元曲靖宣慰司等官降詳出鑾
閏二月遣使詣雲南賜各土酋冠帶給以誥勑使任本州
知州等官
八月平緬宣慰使思倫發遣使獻方物上故蒙古所授宣
慰司印平緬在西南夷稍遠自雲南大理越金齒至其
地所謂百夷者是也元時常屬於緬甸有城郭室居其
人皆樓居地產象馬官民皆髡髮如僧出入則乘象自

前代時未嘗通中國元始遣使招諭遂入貢是年大兵
既下雲南進取大理金齒平緬與金齒壤地相接思倫
發聞之懼故遣使朝貢
十六年十月誥授武定軍民府女知府商勝賜朝服及織
金羅衣紗帽金帶
十七年閏十月象州土吏覃仁用言其父景安故元時嘗
任本州巡檢有兵獞二百人今皆爲民請收集爲軍
上不許
十八年正月慶遠府東蘭州蠻寇韋富撓作亂富撓之先
自唐宋以來據東蘭西蘭二州儂智高反時竄匿山谷

迄故元富撓之父晏勇仍據東蘭至洪武十二年富撓
始遣其家人韋錢保詣闕上故元所授印貢方物錢保
匿富撓名以爲巳物朝廷初不之知因以錢保爲東蘭
知州既而錢保徵歛暴急山民不服遂從富撓作亂及
官軍討之擒其黨韋公煥始言錢保冐襲之故於是執
錢保除官代之蠻民乃定
二十一年二月戶部奏貴州宣慰使靄翠金筑安撫使密
定所屬租稅累累逋負蠻人恃其頑險不服輸送請遣
使督之　上曰蠻夷僻遠其知畏朝廷納賦稅是能遵
聲教矣其逋負豈敢爲耶必其歲有水旱故不能及時

輸納耳所逋租悉行蠲免令宜定其常數務從寬減
二十三年六月思南宣慰司土官覃大勝作亂凉國公藍
玉移兵討擒之伏誅其黨謫戍開元
二十五年十月雲南土官月魯帖木兒叛糾合西番摩些
買哈科等大肆抄掠命凉國公藍玉率越嶲侯俞通淵
將兵討之玉兵次栢興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
帖木兒并其子胖伯送至京師伏誅
二十八年二月　詔右軍都督府榜諭龍州土官趙宗壽
等諭曰　皇上以鄭國公常茂有罪特以父開平王之
功不忍遽寘於法安置龍州其昆弟仍享爵祿撫存如

故惟龍州遠在西南自我朝平定天下土官趙貼堅稱
藩納欵誠事朝廷貼堅已故其妻乃與常茂結爲婚姻
誘合諸酋肆爲不道及貼堅姪宗壽襲爲土官與貼堅
妻互相告訐又言茂已死　皇上以誠信待人且以茂
功臣之子得罪而死深可矜憫并釋其告訐之罪今有
人言茂實不死宗壽等知狀已遣散騎舍人諭宗壽捕
茂宗壽漫不加意延玩使者久不復命其意莫測　皇
上未卽問罪特命榜諭爾宗壽等知之如茂果存則送
至京師以贖爾罪如復違令則命大將軍率兵討捕罪
在不赦如茂果死則宗壽亦率親大小頭目至京具陳
其由凡龍州軍民人等悉皆知會
八月命左都督楊文討龍州土官趙宗壽詳苗蠻
三十年二月勅禮部檄打煎爐長河西土土酋長以時來
朝貢毋取罪罰
永樂元年戶部尚書夏原吉言麓川平緬宣慰司思倫發
原輸差發銀六千九百兩續又增辦一萬八千兩今思
倫發卒前此有虧兌者皆已蠲之近西平侯沐晟言以
後續認者難於爲額使一二年民食給足可令再輸
上曰馭夷之道使知歸向朝廷不失臣節可矣豈資其
財耶止以原額爲定增辦者悉除之

二年四月車里宣慰司使刁暹荅擅發衆侵威遠州地擄
其州官事聞　上命西平侯沐晟遣人諭之如其不悛
調兵剪滅於是刁暹懼還所擄知州及威遠州之地遣
弟刁臘等詣京貢馬及方物謝罪都察院請先下刁臘
等於法司而後逮問刁暹荅以示懲戒　上命巳之
思明府知府黃廣成奏先臣故地祿州西平州永平寨被
安南侵擄乞天恩諭使歸還　上納之
麓川平緬宣慰司并木邦孟養二府俱遣人朝貢平緬所
遣使者奏木邦孟養欺侵其地禮部言宜以孟養木邦
貢使付法司正其罪　上曰蠻夷相攻奪自昔有之執

一二人罪之未足以革其俗且事曲直未明而遽罪其
朝貢之使祗阻遠人向化之心可令西平侯遣人諭之
十月製信符及金字紅牌頒給雲南木邦八百大甸麓川
平緬車里老撾六宣慰司千崖大侯麻里茶山四長
官司潞江安撫司及孟良孟定灣甸鎮康等府州土官
三年七月刁暹荅遣頭目攬線思奏舉兵攻八百大甸宣
慰使刁招散　上令遣使諭其悔罪索其首惡乃孟朋
等若執迷不悛合兵征之但服罪卽止兵勿進
四年二月勅諭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刁招散曰前以爾
不恭朝命阻遏使臣[illegible]遣使發兵索左右爲惡之人

且諭使者爾能伏罪止兵勿進兵初入境爾遣人悔過
請罪使者遵命回軍雲南今念爾幼穉且念八百之人
皆朕赤子已悉宥不問繼今宜改心易慮上順天道毋
懷譎詐以蹈前愆庶幾保土安民永享太平之福
四月刁暹荅遣使貢馬復遣子刁典受學國子監初朝廷
出師征八百元江軍民府遣人助給餽運抵車里之境
悉爲其守者阻遏將刁暹荅從征八百不預阻遏事然
懼爲元江所搆故遣典假受學之名爲質冀朝廷不疑
之　上識其意諭禮部曰質子衰世之事朕推誠待人
不以此也賜典衣服鈔幣諭令隨貢使同歸

六月雲南西南夷人大古剌小古剌等部落皆來朝貢詔
置宣慰司二長官司五以統之
閏七月雲南守臣言緬甸軍民宣慰使那羅塔擅加兵孟
養殺其宣慰使刁木旦父子請發兵討之　上遣行人
張洪賫勅諭其改過還所侵地及擄掠之人
五年十月遣使諭老撾宣慰使刁線歹曰爾受命爲守土
之長比年以來不脩朝貢安南黎賊父子逆天搆禍神
人共怒爾乃與秀簪潛通助之兵象宜即發兵問罪恐
傷及無辜特諭爾改過毋貽後悔
六年十二月孟良府土官知府刀交遣其弟貢象及金銀

器皿禮部言刀交嘗搆兵攻刦隣境譎詐不誠宜却其
貢　上特受之賜之鈔幣
七年播州宣慰使楊昇言所轄當科篤雍等十一寨蠻人
梗化不服聚衆刦掠請發兵勦之　上勅昇撫諭如不
從令鎮遠侯顧成經畧之昇如　上旨遣官齎諭遂皆
歸化
九年五月董卜韓胡頭目南科遣人朝貢且言容隆蒙碉
門二招討與兵侵掠隣境阻遏道路請兵伐之　上不
許
六月溪處甸長官司土官自恩言本司歲納海肥七萬九

千八百索非本地所產每歲於臨安府買納乞准鈔銀
爲便戶部以洪武中定額難准折輸　上命除之
十年二月戶部言湖廣五寨長官司葉濠等七洞人民歲
課硃砂近因酋賊殺擄累歲有虧命除之
十四年三月貴州普安安撫慈長謀占營長黃暹阿賽地
方私置金鼓旗幟火器聚衆殺掠强取人民囉囉妻爲
妾不從遂殺其夫閹其子事聞命布政孟驥勘視慈長
復領兵萬餘圍驥驥以計擒之解京將誅之而死於獄
四月復設孟養宣慰司初土官刁木旦及長子思欒發爲
緬甸土官那羅哈所殺司遂廢孟養之人從旦之姪玉

賓散居千崖金沙江諸處者三千餘人朝廷嘗命玉賓
署宣慰使以撫之至是發刁木旦次子刁得宣慰使改
授玉賓為本司同知令率其衆復業仍遣使諭那羅哈
各守疆境毋再侵擾以取罪愆
洪熙元年八月兵部奏初思州思南土軍皆本處夷人聚
則為兵散則為民前宣慰田琛田宗鼎各奏設千戶所
令宣慰司已革罷土軍悉復為民獨思州思南二千戶
所官尚存若仍存之則當聚兵使之率領不然亦請罷
之 上曰撫治蠻夷當循舊俗若再聚兵非靖安之計
宜改除之千戶令歸舊衛所其本土頭目仍屬各長官

司役或用土兵令其率領
宣德二年九月緬甸以故宣慰使新加斯無繼嗣請以大
頭目莽得剌治其地兵部請下雲南三司體審 上曰
遠方蠻夷因人情而遂與之使兵寢民安亦撫夷之道
其即授為宣慰使不須再行體審
四年七月兵部奏保靖宣慰司同知副使僉事皆缺請命
流官往治之 上曰蠻夷之性難馴流官不諳土俗治
之猶難必其同類乃能相安其令都督蕭授就土人擇
其素有恩信衆所推服者任用之
五年十月巡按雲南御史陸宗言土官有罪奏請提問而

蠻夷恃恩每犯則遷延避匿請如流官例五品以上奏
請六品以下即提問 上以其奏示法司曰蠻夷不可
以中國之治治之琮所言過矣其循 祖宗成憲毋改
七年十月八百大甸土官宣慰使刁招散遣人貢方物且
奏云波勒常以土酋土雅之兵來寇殺人掠財乞發兵
討之 上謂侍臣曰聞八百去雲南五千餘里荒服之
地也波勒土酋土雅皆未嘗歸化豈能勞國之人為遠
夷役乎且夷性獷悍必兩有未善豈皆波勒之過宜降
勑慰諭使敦睦隣好保境安民
八年六月四川都司奏比以烏撒烏蒙二府土官知府祿

姚尼祿等爭地仇殺蒙遣行人章聰侯璉齎勑往諭之
皆悅服烏蒙耆老念其世親以所爭地十之三讓烏撒
永息爭訟 上顧左右曰蠻夷能讓亦是天理未泯特
患訓諭不至耳果能開誠布公何不可化
正統二年正月廣西總兵山雲等奏泗城州土知州岑豹
攻奪利州知州岑顏地方并掠其妻子財物雖朝廷屢
遣官撫諭而負固不服增兵據守乞量調官軍剿之
上勑雲遣人諭其輸款如不悛即加剿滅
三年七月大學士楊士奇請旌褒景東知府陶瓚言自古
帝王得馭夷之道者曰守在四夷曰以夷攻夷二者而

巳大抵蠻情頑獷勁悍必其同類制之則易爲力今景
東之勝蓋出陶瓚及祖母阿褢幸領頭目効勞所致乞
給賜誥命及賜以對品之帶各一庶感戴尤切而圖報
之誠益堅矣其木邦宣慰使罕蓋法與祖母美罕板忠
義報國之誠亦與陶瓚阿褢同一體須給從之
十月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叛詳雲南蠻
四年九月岷州衛土都指揮后能奏土官例無俸給臣父
祖舊有田地房屋水磨今悉爲人占據乞令還臣以代
俸祿允之
五年十二月思恩州獲異僧陞爲府以土官知州岑瑛爲
知府

九年八月鎮撫雲南侍郎楊寧奏頭目恭項嘗効力隨征
請署隴川宣撫司使用旌其義從之
十一年五月思南府蠻夷長官司奏土官衙門自古以來
男婦婚姻皆從土俗乞頒恩命　上曰貴州土官衙門
或有循襲舊俗因親結婚者既累經赦宥置之不問亦
不許人因事訐告繼今悉令依朝廷禮法如違不宥
景泰三年二月廣西都指揮使黄竑上疏請易儲詳東宮
天順三年五月田州知府岑紹老傳嫡子鏞頭目呂趙挾
其庶子鑑拒紹而逐鏞於外時官府暫令鏞寄住省城
而令鑑襲其職趙於是縱兵攻鎮安奉議南丹向武等
府州上隆恩城上林並受其害擅爲鐵鈎吊掛之刑與
販私鹽僞稱名號私通交阯夜殺鑑既而鑑子玹亦
故趙遂以幼孫呂嬰冒玹名而襲其職都御史葉盛會
兵討之執趙伏誅
四年二月靈州千戶所土官俱夷人其先洪武間歸附不
支糧但人給田百畝免納税令其自置鞍馬騎操歲仍
給冬衣布三疋綿花斤半後漸有功歷陞千百戶布花
停給俸糧仍不支田禾亦薄收屢訴貧困乞賜矜恤
上曰遠人當優待彼爲軍時尚給賜布花今有功陞官

反不支俸豈理乎其如例給之
成化元年刑部主事馮俊上言生長廣西深識夷情蓋廣
西境內猺獞多居民少洪武間設立田州泗城等府州
選用土官世相統攝遏警悉聽調用使之懷德畏威其
餘種類令流官兼管是以反側靡常近年益甚今總兵
趙輔等奉命往征賊平之後恐有遺孽復猖宜遣官招
撫或委附近土官管束或別立司府推選其類爲衆所
信服者授以世襲長官治之事下兵部議令趙輔韓雍
等平賊之後斟酌舉行
五年大學士李賢以兵事條陳事宜土官起兵殺賊功成

之日重賞給誥勅至是總兵都輔等因奏田州土知府
岑鏞竭誠盡忠領兵當先功勇可嘉宜給誥命吏部覆
實覆奏從之
六年九月黔國公沐琮奏土官裴替乞令與開　上曰琮
先世爲雲南邊夷信服久矣今土官裴替琮不與開人
將致疑其遵正統間事例行
十四年十月琮奏廣西府土知府昂貴與彌勒州千戶長
龍判等互相讐殺不服撫捕　上命兵部移文鎮守巡
撫等官分委官屬躬親處置
十八年八月琮復奏指揮潘祺還自老撾死於孟艮所持

宣慰怕雅賽紹字公文述交人攻掠之事甚急又謂車
里欲附交阯而八百亦報交人已畧老撾孟伴等處而
祺所從軍士楊旻乃謂皆不可信事下兵部謂夷言多
詐固難俯從然遣人赴愬亦當示以懷柔之意宜行文
琮等移文老撾撫安瘡痍勿啟邊釁八百車里勿懷貳
心琮等自後遣人亦宜慎擇　上是其議
十九年十二月初木邦酋長罕空法孟養思六與孟密襲
罕弄母子累歲相讐殺雲南守臣奏乞調兵討之朝議
以爲不便宜遣都御史程宗往諭乃郎其家賜以璽書
而行奉勅責諭之所其衆竟見曩罕弄復責其擅相
攻擊之罪皆頓首服乃具奏請設孟密安撫司以甘懸
歸木邦不相統攝西南遂無事朝廷嘉之加宗一級
二十二年九月刑部侍郎何喬新等以播州宣慰使楊愛
爲其兄宣撫楊友訐奏奉命往勘因奏播州古夜郎牂
牁之地自唐乾符間太原楊端據之歷五代宋元至
今子孫承襲雖染華風而頑獷恭戾終爲夷俗今友因
家財不均奏其弟愛奢侈淫暴妖言等事命臣等往勘
使監候處治竊惟楊氏據有播州五百餘年嶺夷服從
久矣歷代撫以恩信寬以文法蓋治之以不治也今欲
以友愛之事勘問監候則夷人驚疑互相扇誘恐生他

變宜提二人面對盧實即省發聽候免其監禁爲便從
之既而訊鞫知友欲奪愛宣慰肆爲誣罔具以上請且
慮其兄弟相讐殺遷友他郡邊境以安
四川巡撫劉璋奉旨革罷友宣撫并其家屬發保寧府安
置璋以爲安寧道路阻遠城堡堅固友之弟斂及其所
親附天家仲家土兵素號驍勇而其親屬又有爲之謀
主者萬一負固不服連結黨與以叛不免爲地方之害
乃閱其所奏詔旨先遣友所親信者二人請安寧慰諭
友家屬謂巡撫遠出其弟年少特遣吾二人者護其印
信以防外侮又遣能幹土官數人各領土兵分戍安寧

所出入之路又榜示天家仲家諭以逆順禍福又揭通
衢懸重賞以購爲楊友主謀者逼盡既定乃宣示詔旨
遣官請安寧收其家屬印信發遣之
弘治五年五月象馬思摞執木邦宣慰司罕空法因禁四
十年未有以處之廵按雲南御史張泰會議撥各處漢
土官兵臨其境以檄諭之思摞感悔遂送罕空法復其
故業械其首禍者三十餘人請罪累年積患一朝頓釋
十年五月湖南宣慰諸司交惡或請兵剿除廵撫沈暉言
蠻夷相攻不可廢中國止之夷人尋亦自解兵
十四年閏七月先是[illegible]知州黃智永生子長英次敬又

次鉢英先智永故而英乎鈞當襲敬之子壁欲立其子
理乃賂思明府申理當襲藩司駁其妄將罪之理遂糾
還峒王愷兵攻州奪印官司擒理下太平府獄暮夜越
出乃受愷兵破執鈞于濬溪支解之兩廣總督劉大夏
以兵捕理伏誅
初左州土官絕改流官治之土人黃金挐家僑居上思州
後歸賂吏目趙倫申金係官族當復土職至是又賂吏
目汪文頲之俱不報會督府徵兵於州金顧克頭目韋
兵以從既而違期府遣州吏目黃文通促之不發乃火
其營金忿遂與其黨韋所領兵還攻州治焚文通家殺

其子武盡掠州民貲畜屯聚自保總督劉大夏捕金下
獄誅之
十六年五月貴州女苗米魯作亂米魯普安土知州妻也
知州死魯主州事殺其庶子欲自襲夫職鎮廵官不許
且欲正其罪魯遂反四鎮守內臣戕殺文武藩臬官兵
勢甚熾事聞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統湖廣四川廣西
雲貴諸路漢土官軍共十餘萬討平之斬首五千餘級
九月思恩知府岑濬作亂初田州知府岑溥長子曰猇次
子曰猛猇以失愛弒溥爲其土目黃驥李蠻所誅而驥
蠻尋自有隙驥以猛奔梧州督府奏猛襲溥官納之田

州爲廡李蠻拒命乃檄岑濬以兵衛猛比至田州李蠻
拒不納驥復以猛奔思恩都御史鄧廷瓚檄濬歸猛濬
不從乃以兵徵之濬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猛因與濬
構隙十一年七月濬入田州殺李蠻十五年十月濬陷
田州猛走免濬僞以族子洪守田州是年兩廣都御史
潘蕃疏濬罪詔發湖兵一萬討之濬敗死族誅改流官
知府岑猛降福建平海千戶
十七年十月思明土官自黃琺歷子震孫紹至文昌作亂
凡四世兩廣總督潘蕃調副總兵歐磐率兵剿平之
正德二年十一月岑猛既降千戶田州改流官始以夷民

編戶該酋多不便因私擁兵亦擁兵自固負嵎弗服
劉璟力主之總督陳金因奏使立功贖罪免遷從之尋
命為田州府同知
九年九月先是貴州巡撫沈林等奏平丙苗賊阿雜等之
叛由宣慰宋然激之令然既罷職仍使其子姪承襲恐
夷民不安宜將貴竹平伐等七長官司并洪邊十二馬
頭地方金筑安撫二司總設為府洪邊貴竹各設縣皆
以流官撫理然姪儲及長官宋脊改授軍職兵部請下
鎮巡詳議至是巡撫陳天祥等復奏各長官司夷民不
願開設府縣況貴竹二司舊隸水西宣慰安萬鍾金筑

等司舊隸程番龍里府衛初非然所部儲及脊宜各襲
授原職　上曰夷俗有不可盡以常法治者儲脊准仍
襲原職令與萬鍾等俱用心管束夷民毋得科害激變
再有違犯者撫按官劾奏罪之
十五年二月龍州知府趙源無嗣以姪相襲田州岑猛因
黨其妹所立假子韋璋者賂京還驛使詐傳詔旨起兵
遂與璋襲破龍州逐知府趙相
嘉靖元年三月復設臨安府臨州流官知州州舊有土官
知州職專巡捕事則流官知州掌之正德初土官祿俸
陰蓄逆謀羅華流官遂交通阿勒州十八寨強賊為害

捕得誅囚其子祿世爵復以罪論死撫按因請罷土
官仍設流官吏部議覆從之
田州府總管黃志威招撫奉義等州一百十七處人民皆
來歸附
五年四月都御史姚鎮督師討岑猛猛既敗同知田州府
府事撫輯遺民兵威日振會江西盜起都御史陳金檄
猛從征盜平金疏猛功遷指揮同知猛冀復祖官不得
觖望驕蹇漸不用命凌轢旁郡日甚而前得猛賂者至
是無所得多譖猛不法都御史盛應期信之欲脅得重
賄會猛猛復出不遜語應期怒疏猛反狀請討之未報

應期去鎮代應期者不之察也復請討從之鎮乃遣都指
揮沈希儀等五將軍帥師八萬人以參議胡克元監軍
進討猛聞大軍至斂兵令毋戰裂帛陳冤狀鎮不聽督
兵益急乃陳兵自固鎮下令諸旁近土官能擒猛者予
千金爵一級畀其土之半黨猛者移兵誅之又以歸順
州知州岑璋猛婦翁也恐璋黨猛乃召沈希儀問計希
儀知璋以女失愛故憾猛對曰候旬日當探其情以復
希儀察其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乃召臣問曰聞璋
憾猛吾欲遣爾說璋以圖猛何如臣曰璋多智善疑直
語之必不信當以計說之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淺以

遣臣徵鎮安兵鬭璋臣廷道泄之要領可得也乃遣臣
往臣過璋所璋果喜迓臣喜其來臣故爲不樂者狀璋
叩之不荅璋心疑之明日璋置酒款臣臣愈不樂璋益
疑挽臣臥內長跪叩之臣泣下曰託君肺腑有急不忍
隱然君不死則臣死矣璋驚曰何故臣曰督府謂君猛
婦翁必黨猛命我徵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之
我必以泄機死奈何璋頓首謝曰君賓生我猛奴視吾
女吾欲鬭猛久矣奈何以猛故及我也臣曰君盍自列
以自免璋乃强臣賈傳舍遣人馳詰希儀所告願擒猛
自効希儀佯追臣返以其事白鏌鏌喜乃不備璋皆兵

顧遐猛猛子邦彥守工堯隘璋遣千人助守欲爲間諜
報希儀曰已遣千人爲內應衣別有識幸勿加戮及戰
歸順兵先呼敗田州兵驚潰希儀斬邦彥猛窮欲出奔
璋使人招之日願君走歸順可達安南再圖興復猛倉
卒佩印走歸順璋涕泣迎猛館別墅牌田州人無得至
左右璋日詭曰天兵退矣猛喜不疑監軍胡堯元與諸
將見希儀已破隘欲攘其功頗鬧猛走匿璋所遂以兵
萬人犒歸順璋亟遣人持牛酒犒師境上而自來見諸
將頓首謝曰猛敗昨越歸順欲走交南璋邀擊之猛目
被流矢走不知所之急之恐入交南連逆賊爲變幸緩

五日當擒致堯元等許之璋歸復詭猛曰天兵已退非
陳奏事不白爲君草封事令人上之如何猛曰固所願
也乃爲疏令猛出印印之璋得知猛眞印所乃置酒賀
猛樂作持鴆酒獻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請自爲計猛
大怒罵曰悔墮此老奸計也遂飲鴆死璋斬其首并所
佩印馳詣軍門上之鏌撤兵還太監鄭潤總兵官朱麒
各上言大軍破田州猛中毒矢死斬其首捜獲印信其
子邦彥敗死田州平請設流官治之事下兵部覆奏從
之
初田州人罷流官法不便洶洶思亂有土酋盧蘇者求得

猛子邦相挾之以叛復糾思恩土酋王受煽惑遠邇會
且闖嘯聚數萬人拘執職官兩江大震
姚鏌上言剿平岑猛時保靖宣慰彭九霄永順土舍彭宗
漢各効忠勇擒斬元兇宜加勞賞彭虎臣奮勇先登殁
於王事宜加贈卹兵部覆議從之擢贈有差
六年盧蘇王受既反有自江右來者言岑猛實不死糾安
南莫氏入寇陷思恩矣藩省旦暮當不保於是靖江諸
宗室倉惶出奔人情惶懼藩臬諸司素銜鏌者又倡言
猛實未死鏌爲歸順所紿御史石金遂劾鏌等撫夷無
策輕信寡謀圖田州不得并思恩胥復失之兵部覆奏

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且兵連兩廣詔遣事
于鄰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制督同議處　上大怒
乃落鎮職命新建伯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及
江西湖廣軍務督同鎮等斟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
者可撫則撫反形已露者當剿則剿一應主客官軍糧
宜調遣主副將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公同計議而
行先是鎮上言田州遺黨復叛再乞集兵剿捕軍興餽
殺相應議處　上命動支廣東司府帑庫銀兩不得自
分彼我致悞事機至是守仁未至鎮候代偵知思恩未
服欲徵兵檎蘇等自贖乃檄廣西諸司議事而御鎮者

絡鄴史發檄交誤各以檄誤不至鎮竟不獲集兵而去
吏部侍郎方獻夫言思恩田州比歲稱亂皆由統御非人
制服無術所致乞專以屬之王守仁而罷鎮守太監鄭
潤總兵朱麟　上以言關係地方大計即令鄭潤回京
命兵部舉代麟者以聞
七年二月王守仁將至調集湖兵數萬南下諸土夷皆懼
之守仁乃自韜晦示以無事及抵南寧見盧蘇王受兵
勢已懈度不可遽滅乃使人招蘇受降約日投見會有
造浮言誑蘇受欲取其賄者蘇受疑懼不即來守仁遣
其心腹反覆諭之蘇受傾信已而閩太監總兵等官皆

相繼召還又見調集防守之兵解散撤去始遣頭目黃
富等十餘人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一死
守仁復陳朝廷威德開誠諭之仍給以檄文使諭蘇受
等蘇受得檄言來見必陳兵衛又欲軍門左右祇候皆
易田人守仁不得已許之蘇受乃期日來見盛兵自衛
守仁數其罪許以不死論杖一百以全軍法蘇受不釋
甲受杖守仁諭蘇受使歸候命乃上言思恩田州之役
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
前功未論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唯罷兵行撫則有
十善行剿之患如彼行撫之善如此利害較然無可疑

者又言思田又苦兵革民已不堪況田州外捍交阯繼
使克平盡以流官兵弱財匱恐生他變岑氏世有功伐
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府爲州官猛子邦相爲
判官以盧蘇王受爲土巡檢別立思恩府設流官知府
統之因薦布政林富爲巡撫都指揮張佑爲總兵鎮守
廣西　上皆從之乃令邦相歸治田州盧蘇等各莅任
許休之三月徵其兵用田州以平
十三年九月田州土酋盧蘇弑其主岑邦相邦相爲田州
判官年纔十五六副總兵張佑以兒子蓄之盧蘇專制
生殺或行邪中邦相擁虛位而已遂與盧蘇有隙佑任

滿將求代意邦相餽賄必擴比行邦相治具供帳備犒
二百金佑大怒下捷邦相遂與蘇比搜得岑邦彥之子
曰芝甫髫齔佑育之別室邦相時時欲賺殺之會佑不
果代罷鎮得免已督府以西山之役檄佑從征佑遂置
芝衣篋以行邦相覺追捕不及佑以芝奔梧州都御史
陶諧亦兒子蓄之將將召飲食蘇遣其黨黃對刺邦相
弗克邦相遂與土目羅玉載慶謀伐蘇蘇覺之稱疾不
出會其妻生日諸土目李妻子來賀遂入問疾蘇伏甲
殺中謂諸土目曰賴公等之靈疾若何足恤惟旦夕首
領不保諸土目曰何故出此言一州之人誰不同心蘇

因指亞慶謂諸土目曰公等雖同心如二豎何言訖而
甲與執玉慶座中斬之即以甲士千人劫諸土目偕攻
邦相執而囚之至是弒之焚其屍行賂陶諧言邦相病
死撫按芝當敘立諧遂縱芝歸田州殺其事不問於是
岑猛仲子邦佐爭立而鎮安府土舍岑真寶酒城州土
舍岑施東蘭州土舍韋起雲那地州土舍羅廷鳳等咸
憤蘇以僕弒主也合兵討邦佐攻田州入之蘇走免歸
順州土舍岑獻蘇婿也蘇急求救於獻獻遂乘虛擒鎮
安真寶聞之引兵去蘇追躡擊之真寶大敗精兵死者
八千人兩江大駭諸乃遣人諭真寶等曰邦相實病死

何與盧蘇而爾等自相魚肉何也會請以憂去都御史
潘旦蔡經相繼代之咸不欲反諸前議將以邦相病死
聞且曰田州肆孽連起殺民塗炭府藏空虛假令朝廷
復以盧蘇故問罪興師禍有之禍安可救也於是副使
蕭晚參議陳大猷當勸議曰盧蘇稱亂弒主戕民罪惡
通天安可蓋也今日之事第當直敘以聞乞令立功自
贖不及征討足矣督府不聽遂言邦相不孝奪其母贍
田虐部下盧蘇因衆怨而殺之朝議果置不問
十二月貴州宣慰使安萬銓遣使貢馬時萬銓母死請守
制終喪如文臣比禮科以土官守制無故事請下守臣

勘處部可
十五年五月凱口土官王仲武與都勻都指揮向爭田構
殺向逐仲武據凱口圍爲亂詔巡撫陳克宅相機撫剿
宅按行賊壘督將校雪夜攀崖上以樹梯螺附渡軍據
其要害一鼓克之事聞　上嘉其功陞賞有差已而宅
調應天方代去向復構亂先是向據凱口山陡絕數十
丈負險厚積以抗我師我師非有披剔斬獲之功乘夜
以計襲破之方克圍宅遽下令曰非與賊格鬪而擅殺
及黎明縱殺者功不錄於是將士少懈向得間道遁去
廷議以逸向劾宅宮勘宅行向受撫王仲武均其田

西亂隨息

二十一年五月提督兩廣蔡經等討思恩九司之亂平之
先是思恩軍民府既改流官分設九巡檢司用土目分
理之興隆司土巡檢潘良者貪淫殘虐為衆所怨恨土
民劉寃盧廸等因誘衆作亂聲稱欲盡除九司官復流
為土勢頗猖獗經會總兵安遠侯柳珣議遣副總兵張
經參政翁萬達等督田州各土兵勦之副使陳茂義撫
輯其衆三千餘人至是且三年九司悉平巡按御史何
贊勘上功次詔經珣賜勅獎勵仍各賞銀幣有差
二十五年九月雲南兩廣四川等處土官有十餘年不得

襲者皆相率赴京奏乞章疏紛委吏部奏言此皆撫按
官避嫌遠怨不與結勘所致耳請立嚴限促之　上曰
然土官襲替事關地方夷情所司視為泛常漫不加意
姑貰其罪令速勘以聞今後有延緩不報者經該各官
及撫按官該部指名參治
二十七年巡按湖廣御史賈大亨奏湖廣十年之內兩舉
征苗師疲於久役財匱於供億而卒未奏蕩平之績者
則由土官土軍不用命故也且各土官且非有大勲勞
於國也特以頗習夷情力能制禦故世之爵土藉為外
藩乃今享富貴而忘其所自居官守而曠其職業不唯
不能治苗即所舞智罔利非一日矣臣巡行地方見鬮
頭與蓋土官之力實能治苗死命今欲使苗馴服不叛
惟宜於土官責之臣謹於各該守臣計議擬以草子坪
各寨苗夷分屬保靖宣慰彭蓋臣約束以後各苗或有
不靖即勘係何寨分將該管土官坐以故縱之罪而易
置黜削之則思當自鮮矣且今蓋臣應朝亦復起債苗
夷擅兵讐殺更乞天語嚴飭切責仍勅巡撫衙門體勘
如其長威息兵防夷著效請海罪罰而姑宥之以觀其
後仍習亂干紀擾苗起釁即當治以重典用儆其餘部
覆大亨言是蓋臣等悉遵所分苗寨用心管攝其朝等

讐殺事情下撫臣勘處具奏
十二月詔向武州土官男黃仲金那地州土官男羅廷鳳
泗洲州土官男岑施各就本處襲替免赴京師以其嘗
聽調有勞也
二十九年十一月沅江府土舍那鑑作亂殺土知府那憲
奪其印綬嘯聚千人流劫郡縣撫按官胡奎林應箕總
兵沐朝弼上其狀命兵部議勦之
三十年總兵沐朝弼巡撫石簡督調武定鳳勝亦佐等土
漢兵分為五哨各監以二司官以左布政徐樾督餉兵
既集朝弼簡進駐臨安府分部進兵破大龍寨招降甘

莊賊勢漸盛郡鑑乃遣經歷張維及生儒數人詣南美
哨監督僉事王養浩所乞降時檄以暫諭歷諸哨至南
美適與維遇檄迂闊不知事體維言則爲鑑誠計窮甚
死欲自取以爲功乃與維約翼日令鑑面縛出城檄親
來受降檄所信及王養浩等咸謂夷詐不可信檄不聽
如期率百餘人以往至沅江南門外鑑不出檄方責問
閒鑑縱象馬夷兵突出城衝之檄及左右悉死所領卒
僅一二脫者時四月十四日也巡按御史趙炳然以聞
并參朝弼簡及養浩等俱失事當罪詔檄雖敗謀心實
爲國當卹部覆得旨逆賊戕害守臣失事官本宜重治

姑念用人之際朝弼降勅切責令克期擒斬首惡逆黨
那鑑張維等簡革職閒住養浩等各住俸戴罪剿賊檄
卹錄如例
三十一年八月酉陽宣慰使冉玄助叛苗劫思州詳貴州
三十三年十一月詔更賜總督湖廣川貴侍郎馮岳勅令
其節制容美十四司初容美土官田世爵與把隘土官
向元楫累世相讐元楫幼世爵佯名解讐遣女嫁之因
誣元楫以奸云恐激變請令自捕元楫下獄逆盜俘向
氏没入其產撫按知其謀責與元楫對狀世爵不出設
衆自備舁羅詞反令肯中等通事闗下留府馮岳等議
言世爵横有司不能治而猶久繫元楫甚爲不平宜令
出獄俾暫臣節制容美之權開世爵抗違之罪若再不
悛絕以國法部議從之
三十四年七月初播州宣慰使楊烈伉殺長官王黻輔當
李保等兵相攻剿掠民夷爲害總督馮岳督總兵石邦
憲討平之岳具以聞且陳播州善後事宜有四一建立
哨堡以扼險阻欲於三省接壤民苗之衝若四川餘慶
之走馬坪播州之三渡關貴州石阡之龍泉司各立哨
堡一座於重慶偏橋等衛委指揮三員督兵防守一更
置設將以便統馭欲移銅仁參將於石阡移思石守

備於龍泉控扼播州犬牙相制一添設流官以肅政紀
言播州土民苦所司椎魁請增設重慶府通判一員駐
劄龍泉撫順該州民夷督理糧稅一責成該道以時巡
歷調發兵備川東守巡宜更番時按播州彈壓邊鎮兵
部議覆　上嘉岳功詔廕一子
三十九年十月雲南巡撫游居敬初請剿東川阿堂奉旨
令會川貴撫按勘明具奏居敬不候會勘即調土漢兵
五萬餘費以數萬計進兵剿之雲南承平久一旦兵暴
動督趣嚴急賦歛百出諸軍衛有司及土官土舍等乘
之爲姦利由是人心愁怨遠邇騷動巡按御史王大任

言於朝曰逆黨奪印謀官於法當誅第效[illegible]
印以納土夷目錄氏之宗以圖世職而因角之差稅辦
納以時雲貴之鄰壤未見侵越此其非叛明矣其與安
九鼎治兵相攻彼此俱屬有罪居敬乃恃其一方之辭
而敢違三省會勘之明旨輕動大衆以蹈不測用其不
可必成之功恐生意外之患且外議籍籍皆謂居敬入
九鼎重賄欲為雪怨兼受各土官金銀及據盜贓積皆
有實迹請亟罷居敬暫停征剿趣三省諸臣亟如前旨
勘上撫剿所宜毋輕兵時動爲便詔吏部會都察院參看
言居敬輕率當奪職爲民　上謂雲南非他處比特命

逮繫至京訊問戍邊
四十一年三月總兵石邦憲大破四川土舍韓甸平之先
是播州容山長官司副長官土舍韓甸與其正長官土
舍張問治兵相攻甸敗問兵奪其印遂肆無畏憚糾衆
橫行湖廣境中官司不能制為害且二十餘年至是邦
憲始大破平之擒甸并其妻撻聞論功詔復聽調總督
董威任候用進邦憲右都督甸等各梟斬
初播州土司原屬四川統轄而其地多在貴州之境嘉靖
初改屬貴州思石兵備巳而夷情以爲不便二省守臣
各異議詔下總督羅崇奎勘處崇奎議仍以播州隸四
川分屬川東守巡重夔兵備三道而思石兵備道照舊
兼制播酉平邑等土司仍改給勅書重事權以彈壓之
四十二年三月初武定土知府鳳詔死無嗣母瞿氏襲歷
氏老舉部妻鳳索林自代既而悔之比索林襲官遂失
事姑禮瞿氏大恚乃收異姓兒繼祖入鳳氏宗圖挾其
甥婿水西土舍安國亨建昌土[illegible]鳳氏力欲廢索林以
繼祖嗣職不克則具疏自稱爲索林囚禁令繼祖詣闕
告之郎詐稱受勅命襲職遍奪府印索林抱印奔會城
時撫按官使人諭解之歸索林武定令視事如故而復
聽留繼祖瞿氏所由是姑婦嫌隙日深索林將訴繼祖

謀洩繼祖遂大發兵圍府行劫和曲祿勸等各州縣略
傷各路調至土官王一心等兵索林復抱印奔省於是
巡撫曹汴議以夷性犬羊不當盡繩以法乃下令收索
林印逮其左右鄭嵩繫獄令瞿氏暫理府事而貰繼祖
責其自新巡按孫用獨疏請亟議剿滅與汴疏並入部
覆武定乃鎮城肘腋撫剿之計當令守臣悉心議處以
靖地方仍移檄申諭安國亨等不得陰行黨助自貽罪
譴從之
四十三年三月巡按雲南御史王諍以撫處鳳繼祖未聞
初繼祖既逐索林據州治會都御史敖宗慶代任乃振

土漢兵擊之殺其弟繼漢梟遺繼祖乃逃避江外鎮雄議留土兵二千名令都指揮王世科守備金堂將之守武定是時武定民爲繼祖積威所劫日夜數驚索持竟不敢居府治避處富民家繼祖乘虛復入武定於是鎮雄議復大徵土漢兵繼祖聞之懼請獻銀千五百兩願分書渡河外四莊贖罪永永約束鎮巡許之詳述以聞且疏世科等及副使殷正茂等功請賞其罪令支依如故部覆議許之

隆慶元年雲南巡撫呂光洵奏土官祿紹先毀　機安素儀鄉恐高忠剌世懋剌選等會討鳳繼祖功請先加賞

贊四川巡撫譚綸奏土官鳳氏班師抵■爲豐家所刺宜加優恤　上命給鳳氏棺歛銀三十兩紹先等各賞五兩衍縣一表裏兩省功罪下御史覈實以聞

湖廣金峒安撫司土舍覃璧作亂拒傷官軍巡撫劉懋巡按雷稱古諸治失事諸臣罪兵部言本衛孤懸境外事起倉卒宜從寬貰以責後功　上然之即令總督所司相機撫剿以安地方前事姑勿問

先是貴州宣慰司土舍安國亨仇殺其祖故宣慰使安萬銓之子信遂信母疏窮及其兄智於安順州別居智母子因告國亨謀反前巡撫趙錦撤畢節兵備楊應東治之未決會巡撫王詩至有言應東受國亨賄陰持兩端者詩遂疏請罷應東聽勘而發兵誅國亨詔從之智甚爲總兵安大朝畫進剿策且約以兵糧數萬爲內應詩意愈決於是大集漢土兵萬餘人屬大朝統之仍奏留大朝毋應調四川二月七日誓師至陸廣河智兵糧無一助者詩懼仍令人撫諭國亨而密止大朝毋輕進兵會大朝已渡河至水西國亨使其守陸目禍阿等得賀等以詐三千人請降大朝信之遂深入賊巢我兵絕食二十九日賊合圍外攻三千人內應我兵敗死者過半是役也大朝于衆在行率所部苗兵虜掠師無紀律故

輕進而敗於是詩上疏自劾巡按蔡廷臣請治失事諸臣罪因併劾詩給事中溫純亦以爲言得旨令大朝革職戴罪殺賊詩回籍聽調而下榮等御史按問

安國亨與安信相攻事久不決撫臣阮文中請發兵偏剿勦進剿待其聽撫更請寬宥兵部以夷情曲直未可遽度遣官勘實相機剿撫詔以給事中賈三近往既行而撫臣首國亨且聽撫可不煩兵而定部復以爲請乃令三近還京

二年八月叛酋鳳繼祖伏誅先是繼祖與尋甸土舍鄭竑爭襲殺政當坡旋使史論詳不聽反執殺竑而發兵圍

武定府城不克還襲逐判胡文顯周良翰等兵於雞街
子壁撫山僉事張澤死之知府周賚等率兵迎擊於法
江渡亦敗滄瀾兵備副使楊守魯等乃大集土漢兵與
賊遇於會姜里連破之賊潰走至青鷄羅山墜崖谷死
者不可勝計官軍追及之因止壁猫筒河縱反間入賊
中購以重賞於是賊黨者色遂斬繼祖首詣軍門降事
聞　上命賞雲南巡撫呂光洵四川巡撫譚綸總兵沐
朝弼等銀幣陞楊守魯一級餘賞罰有差是役也計擒
斬千五百餘人破山東直勒等洞三十一處焚賊舍三
十餘間招撫四百六十餘種而土官功職効勞者録紹

先而下十餘部惟易門縣土官縣丞王一心陰與繼祖
合約為內應會事露爲百戶韓世賢弟生員世任所擒
與繼祖捷音先後列上　上仍命加賞光洵朝弼銀幣
世任送監讀書
安國亨降守臣以聞　上命賞巡撫阮文中僉事沈闓絲
議曹司賢知府李遵等入人銀幣有差初安大朝兵既
敗國亨懼誅勒兵自守而遣使哀辭乞降朝廷未之許
也會文中受代乃移檄各道名捕諸反者而密使人諭
國亨曰今大兵且至能盡出所匿奸徒束身請罪割地
以處安智伊子皆還所費兵償則朝廷當待爾以不死
命爾子及智子各代領父任而安氏世世無患矣於是
國亨聽命執獻其黨阿第吳瓊等以降　上果赦不誅
而官其子民及智子國貞其如文中等言斬阿第等於
市且戒兩族今後勿復相攻自取誅滅
先是廣西逃獞者僉寅投安莊集聚衆爲亂勢寖猖獗父
子僭稱王流毒貴州安順等處巡撫阮文中乘劉顯祖
兵至決策進剿生擒百二十七人斬首四百餘級賊平
文中奏捷乞録諸有司功給事中梁問孟請追治前此
撫按玩寇殃民之罪兵部覆議文中及顯祖並宜陞録
餘有功者俟御史勘上前此撫按宜令部院查覈以聞

上乃命文中顯祖陞級仍各賞銀幣

按土官初隸吏部驗封司洪武三十年凡掌土兵者改隸兵部其襲替關武選司大抵與驗封不異洪武中土官無子弟其壻與妻皆得襲永樂中襲替人文出十年者亦聽然皆萬里赴闕或獻馬方物請命最謹天順入年上　兩宮徽號詔許土官繳呈勘奏即與冠帶於是介使未將威福自恣避托羈縻之名竟開驕悍之漸成化十五年又有納穀備賑之令則經制日卑規取愈陋孝宗末年發憤釐革至正德旋復隳廢嘉靖九年始出爲條約稍復　祖宗之舊令致府州縣正貳屬官巡檢累傳凡三百六十隸驗封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凡

一百三十二隸武選隸驗封者皆領於布政司武選所隸或領於都司文武相維機權攸寓細大相關掌股易運數年來鎮撫懲部諸臣建白日煩紛更已甚矣

雲南本徼外地國初元孽竊據戊申開基尚阻聲教王禕秉義捐軀傅友德沐氏父子兄弟威戢惠撫恩祖張紱繼膺藩屏平緬均賦羅土稍開顧其人慓悍不得已因俗爲政官其酋領稍示安輯元江永寧鎮沅孟良景東最強猶鎮南蒙化順寧露益差小然皆向背靡常調劑爲難諸甸約構勝衝諸羅窺竊尊靖蓋自麓川虛耗中土孟養曲猶好戈正德迄今益復反側況設官非人刓法好貨湖南滇北將有梗隔之憂至求[illegible]建置川陸遙道計亦晚矣

貴州本西南夷羅施鬼國國初靄翠朱欽歸附仍其世官山峭地瘠夷情獷詐分隸川湖雲南永樂癸巳始立三司當時顧成易節以文武大吏威懷有方時稱馴順然壤地聯絡衡胸掣肘自泗城北窺永寧芒部南擾畢節西播外突普凱內潰交譏構亂喜禍佳兵每一梗阻滇南中斷乃知分割三隸疆域相牽不可謂非策也

湖廣土官皆據湖南古巫黔中地中錯辰常外聯川貴溪峒險深難擾易亂彭氏富強雄脅諸司自宋迄今猶

結姻廣驕橫益堅國家稍有征誅輒議調發所過殘破慘於剽盜官司莫敢誰何嘉靖中王守仁討岑氏時湖臬僉事汪溱統馭嚴飭所過耿歛以故順靖之禍不貽湘楚永賓之憂豈直苗夷也

廣西當嶺南右偏土瘠民獷視東道特異諸夷窟穴盤繞其間左黔右鬱藤蒲東西幾破不可言大藤峽深險尤甚成化中誅勦極慘近復跨江倚山出沒剽奪田穿梧藤諸傜卒竟不能扼制桂林之北六峒爲峙則北連武崗柳慶之西八寨尚存則通懷遠府江上下半爲夷巢窟竊無寧日右江岑氏猛賊雖誅餘孽尚存正扈再

叛恩由更强兢鎮懾則黷兵守仁撫則納侮恐數年之

閒復煩經畧矣

四川山包劍棧水鎖瞿峽襟帶擁東是爲天險惟烏蒙

阻其東南蔓繞西抵番俗欲其馴順是在調擾龍州獷

松番咽喉每遊我偏道烏蒙烏撒芒部諸府雖仰我鼻

息而内竄日堅數啟隙亂唇齒之勢彼得挾而擾我敘

瀘之間宜有機權撓其醜類若乃嗣門遠引諸番播州

旁通四省所謂與蜀盛衰者也

論曰明興平定四海凡夷獠蠻猺獞之地西起巴蜀牂牁東抵湘楚包絡湖嶺東折而南南盡海上又東跨百

粵三江大者兼據連城細者保恃深箐雖稍奉約束要在羈縻而已然兵力稍弛乍叛乍歸荷功率過儆撫失兼雄圖自縮狡窟益深况地廣官高擅利習兵生齒益繁財貨益廣詐以謀成罪以功解種憂醜擾翫中土未可謂無虞也嗟乎夏典要荒周官蕃鎮大抵因民順俗橫海伏波逾湟絕嶺與地漸闢化理終塞乃知天德無私王道有量闢國陋於綏人曲防窘於曠度苟醜類自獲飽煖中華不患荼毒吾又何求焉惟夫吏好蓄積政多解弛或逵嫌自潔或求勝喜功於是侵瞀日閒師徒數起網漏網類蚩夏並困茲欲收總長策用圖久安必盡正疆理則勝放麻爭預其於孽則宗族自定世及之際以時嚴罰鈸殺之輸一切報罷而又飭武事於節帥脩文德於廟堂弭亂之憂斯其鮮矣

（按）土官陞府部大臣者洪武中宣慰使鄭彥文陞工部左侍郎永樂中交州知府阮均爲刑部左侍郎建昌知府周彥琳演州府同知黎思凱爲刑部右侍郎景泰時守禦潯陽都指揮同知黃𤦺爲左府都督同知

女土官建昌知府師克武定知府商勝東川知府勝古烏撒知府實卜皆洪武中土官代其父與夫者也後不可勝紀

附夷官

洪武二年十月以降人方國珍爲廣東行省左丞李思齊爲江西行省右丞俱不之官食祿於京師

三年九月詔以故元降將江文清爲千戶楊思祖爲衛鎮撫因遣還招其部曲

永樂六年　上諭兵部曰朕即位以來東北諸胡來朝者多願留居京師以南土炎熱特命於開原置快活自在二城居之俾部落自相統屬各安生聚近聞多有思鄉土及欲省親戚去者爾即以朕意榜示之有欲去者令明言鎮守官勿阻之

八年三月陝西涼州衛及永昌衛韃官千戶虎保亦令真巴等叛殺虜人口　皇太子監國命都督費瓛爲總兵刑部尚書劉觀參贊軍務討之

四月虎保等屯番城東相距百五十里費瓛進軍勦之賊來搏戰且詐言欲降既而引還復相遇於雙城瓛以兵擊其左陳懷等擊其右賊大敗走所傷殺甚衆斬首三百餘級追奔至黒魚海獲賊屬千餘馬駝牛羊十二萬有奇虎保等亦令真巴等遠遁瓛等遂還

五月肅州衛居回回哈剌馬牙等叛殺守禦都指揮劉秉謙等撫戍指揮盧本作爲承順密約出哨千戶朱迪等內外合攻復其城赤斤千戶塔力泥及沙州衛指揮困即來各率衆獲散潰卒盡殲之事聞　皇太子賜綵幣綿布有差

九月古路虜之地女直頭目不理哈等來朝乞於東寧居住從之授千百戶之職賜予如例

十一月韃官脫脫罕等十人率男女百六十口來朝奏願居京師錫予如例

十二月遣指揮哈剌那海等宥涼州韃官虎保亦令真巴等罪率妻子萬二千餘口來歸悉令復業

九年七月諭兵部遣韃官閑居老成謙厚者教民畜牧

十年洮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侍衛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寘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患可爲明鑒　上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才何地無之爲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不當分別彼此其人果賢則信任之不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爾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正是不能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以致夷狄之禍不因用夷狄之人也春秋之法夷而入於中國則中國之朕爲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韃

輒而外漢人南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
請加恭吳言罪　上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
耳豈可罪之朕嘗語卿等言事之人或有乖謬亦當容
之若加之罪則言路塞而人君無由得聞善道矣爾爲
大臣乃有此言亦非忠也
二十二年九月忽石門衛指揮沙籠加卒乞陞頭目亦失
哈等爲指揮不許賜鈔幣遣還　上謂呂震曰　祖宗
官職當爲祖宗惜之震對曰外夷人授之官而非有俸
糧之費似亦可與　上曰　先帝所授外夷人官亦非
有俸祿何爲不輕授哉吾重官職以寵此徒而又自輕

之可乎且得一人而失衆人亦不可也
洪熙元年嘉河衛指揮阿必察遣頭目咬納等來朝奏乞
授咬納等本衛指揮　上謂侍臣曰一來朝遂授指揮
再朝當授何官且有功者又何以賞之不許
閏七月兵部奏在京居住韃官千戶也先不花言初歸附
時其子也先帖古里爲哈密忠義所拘今隨哈密使臣
來朝乞給與侍養　上曰父子至親雖夷虜異情哉虜
給與之但今自哈密來留之不遣彼將謂拘其使臣非
待遠人之道令歸自忠義王遣之再來
宣德末給事中年富條陳時政內一款言國家可憂戎狄

爲甚自永樂以來招納醜類察以官爵雜處京都坐費
國用養亂召危必由於此乞勅大臣歷考明驗悉附戍
規皆遣還故土以慰彼思釋我內患
正統初達官軍校人等居畿甸者多占民田掠民財御史
成規以爲言　上詔錦衣衛兵馬司分捕之犯死者於
犯所梟首徒流者發邊衛充軍仍罪其頭目若地方被
劫奪而官校縱容者重治以罪
吏部主事李賢言切見京師達人不下萬餘較之畿民三
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較之在朝官員亦三分之一而實
支之數或全或半又倍蓰矣且以米價言之在京指揮

使正三品該俸三十五石實支一石而達官則實支十
七石五斗是贍京官十七員半矣邊軍常居苦寒之地
其所以保妻子禦饑寒者月糧而已猶不足以贍其所
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此達官歲省數十萬之費
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贍邊軍之給可以足京官之俸
利莫大焉臣又惟夷狄人面獸心貪而好利乍臣乍叛
恍惚無常彼來降者非心悅而誠服也實慕中國之利
也且達人在胡未必不自種而食自織而衣今在中國
則不勞其力而坐享其有其來之不絕者中國誘之也
誘之不衰則來之愈廣一旦邊隅有警其勢必不自安

矣前世五胡之亂可不鑒哉乞勅兵部將達官漸次調
除天下各都司衛所彼勢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
國家萬萬無益之費而又消其未萌之患不報
湖廣布政司檢校程富言夷狄爲患自古有之若處之華
轂之下寵以崇高之位其能懷誠盡節如金日磾萬無
一二忠愛勤勞如僕固懷恩尚不克終至於朱泚難驅
如劉淵之儔殆不可緩數往事甚明皆足爲鑒今歸順
達官人等日累月增動以萬計固難阻獷化之心亦當
防未然之患乞勅兵部將新降附者並聽齎裝遣往江
南衛所既省京師之廩食且杜華夏之亂階

八月撥賜河間府等處及德州田土安插外夷歸附官員
指揮等官一百五十畝千戶衛鎮撫一百二十畝百戶
所鎮撫一百畝
二年四月鎮守陝西都督鄭銘等奏西安左等衛安插番
達官軍欲以調除爲名移入河南偏僻地方南陽汝寧
等處分住　上諭銘等曰朕以此徒狼子野心非可以
仁義誘化亦非可以法度制馭若輕遷動必然生疑爾
等再議可否仍密切察聽如果各安生業極介管束官
員關防撫恤其或有强梁生事決不可容者具奏以聞
十四年侍講劉定之疏言時政內一款言往年以來降胡
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
異故昨者或衛破關挈奔歸故土或乘伺機便寇掠畿
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
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遵胡俗爲兵者使
與中國之兵部伍相雜以牽制之爲民者使與中國之
民里甲相錯以漸化之況又省全俸之給紓漕輓之勞
臣嘗於　上皇時言之智謀淺短不足仰動天聽然今
者之禍可鑑矣
先是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於河間東昌等處生養
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將乘機騷動幾至

變亂景泰元年發兵征湖貴及廣東西諸處寇盜兵部
尚書于謙奏遣其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
奏留於彼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天順二年六月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宦將往時
遣去雲南兩廣湖貴等處韃官盡數取回物論沸騰以
爲不便大學士李賢言於　上曰韃人非我族類自古
爲中國患前已送之遠方今復取來甚是不便聞此輩
在彼住定亦不願來　上曰吾亦悔之初取時聽其不
願最善若後願去者仍從之
時達官陳守忠丁貳白忠等以附曹吉祥昌迎駕功陞都

曹等官役從曹欽犯闕籍誅
成化初南京御史鄭安言門庭之內非狩獵所宜伏萬一
四方有警彼時何變而動昔晉徙戎內地而五胡雲擾
近曹欽用達軍謀叛其明驗也願將畿甸降虜設法處
置還徙邊郡或分置外衛配隸軍伍之中治以中國之
法其原管頭目亦調隔別衛外不得群聚一處生生其
心夫人少則易制勢分則易制庶戎心永遏中國底寧
疏下部覆乃謂徙戎之論朝廷往因言者有達官不必
動之諭事遂寢
十九年鎮守大同太監汪直等馳奏有自虜中逃歸者稱

報稱虜小王子欲糾率部落大舉復讎恐衆不敵乞將
直舊所統達官頭目都督盧深等一千一百人兼程赴
援下兵部議尚書張鵬等謂時方盛暑師難久戍許大
同各邊士馬數及四萬使內外守臣戮力齊心兵亦足
用直所請姑勿許宜勅大同宣府等處守將合兵禦虜
仍命永平山海遼東各邊嚴謹隄防且言京師武備所
以控制四夷必須養威蓄銳於閒暇之時方能折衝禦
侮於有事之日邇來困於差役銳氣消沮恐一旦警急
難以調用宜悉停其役詔可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四十一

川湖雲貴苗蠻

洪武三年湖廣慈利土酋覃垕構諸洞蠻爲亂命湖廣行
省平章楊璟討之勅璟但擊之遠去不必窮其巢穴更
宜約束麾下慎無逐利輕動
五月楊璟督師攻覃垕賊深入溪洞璟不悟垕許降使部
下黃永謙往報爲垕所執拒不下璟請軍餉欲困之
上切責璟命參政戴德以兵從璟力攻之賊遁去旋師

十月覃垕復爲亂命江夏侯周德興爲征南將軍率兵討
之仍命潭州常德等衛官軍悉聽調遣
十二月長沙洞苗作亂周德興討平之
四年四月中山侯湯和率師克歸州李蓬春烽火山寨分
遣南雄侯趙庸宣寧侯曹良臣帥兵取桑植容美洞及
會周德興合攻茅岡覃垕寨平之
八年三月雲南土酋阿奴聰襲劫石門關吉安侯陸仲亨
率指揮李榮討平之
十年十一月四川威茂土酋董貼里入寇命平羌將軍丁
玉率師討之董貼里來降詔置茂州千戶所守之

十二年正月丁玉遣李玉討松潘蠻平之詔置松州衛戍
守其地
十一月總兵官辰州衛指揮楊仲名討破五開叛蠻奏捷
十四年五月五溪蠻作亂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
時德興年老　上未許德興請益力且示矍鑠狀　上
壯而遣之及師至五溪蠻悉遁去
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蠻皆作亂命江夏侯周德
興為征南將軍安慶侯仇成為副將軍討平之
九月命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帥師征
雲南　上諭在廷文武諸臣曰雲南自昔為西南夷至

漢置吏臣屬中國令元之遺孽把匝剌瓦爾密等自恃
險遠驁驁梗化遣使招諭輒為所害負罪隱慝在所必
討羣臣合辭以贊　上於是御承天門命友德為征南
將軍玉英副之統率將士征之諭之曰雲南僻在遐荒
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以規進取朕嘗覽輿圖咨
詢於衆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
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
進兵曲靖雲南之喉襟彼必併力於此以拒我師審察
形勢出奇制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
勁兵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
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
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兵也
十二月傅友德等師至曲靖擊敗梁王將達里麻兵於白
石江
遣內臣齎勅諭烏蒙烏撒諸酋長來朝入貢
傅友德率藍玉沐英引兵攻普定普安俱下之留兵戍守
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聞王師下普定遣司徒平章達里麻
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備我師沐英就傅友德議曰
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趨進出其不意破之必矣
上所謂出奇制勝者此也友德是之遂進師未至曲靖

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而行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
矣須之霧霽達里麻見之大驚倉皇失措友德即欲濟
師英曰我軍遠來形勢既露固利速戰然亟濟恐為所
扼乃整師臨下流潛度出其陣後鳴金鼓樹旗幟達里
麻見之急撤衆以禦衆亂英乃拔劍督師濟江達里麻
卻數里而陳我軍既濟友德麾兵進戰矢石齊發呼聲
動天地戰數合英縱鐵騎擣其中堅敵披靡遂大敗生
擒達里麻俘其衆萬計友德悉撫而縱之使各歸業夷
人見之皆喜慰軍聲益振遂平曲靖留兵鎮其地友德
率其衆攻烏撒分遣藍玉沐英率師趨雲南

藍玉沐英師至雲南之板橋梁王棄城走滇池島中先縊
其妃投水死元右丞觀音保等出降明日駐師金馬山
故梁王關監也先帖木兒以金寶來獻父老焚香迎拜
玉等入城戒戢軍士無犯吏民大悅
藍玉遣曹震王弼金朝興取臨安下之
傅友德自曲靖率師循格孤山而南以通永寧之兵遂擣
烏撒蠻帥元右丞實卜聞都督胡海洋等兵至自永寧
聚兵赤水河拒之及聞大軍至皆遁去友德令諸軍築
城板楯方具蠻冦復大集友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之
諸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卒無不奮勇思致死力友德

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合
心必不一併力夾剿必破之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
克也我軍既陳有芒部土酋率衆援實卜合勢迎戰我
軍鼓譟趨之戰十餘合其酋長中槊墜馬死軍勢益奮
蠻衆力不能支大潰斬首三千級獲馬六百匹實卜率
餘衆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
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讋皆望風降附
十五年正月元曲靖宣慰司行省樞密院廉訪司中慶澂
江武定三路及嵩明等七州昆明等六縣元帥平章副
使達魯花赤等官詣藍玉沐英降獻金銀銅印七十四
金符七馬一萬二千五百六十匹
遣使諭傅友德等置雲南都司布政司及府州縣以治之
其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等處宜約束其酋長禁其民毋
挾兵刃
沐英遣金朝興等兵略澂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俱
下之
閏二月藍玉等進師大理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海爲
固土酋段世聞王師且至聚衆扼下關以守下關者南
詔皮羅閣所築龍虎關是也號爲險要玉等至品甸遣
王弼以兵由洱海東趨上關爲犄角勢自率衆抵下關

造攻具遣胡海洋夜四鼓由石門間道渡河繞出點蒼
山後攀木援崖而上立我旗幟昧爽我軍抵下關者望
之踴躍諠譟酋衆驚沐英先士卒策馬渡河水沒馬腹
將士隨之莫敢後遂斬關而入山中軍望見亦下攻之
酋兵腹背受敵遂擒段世并略鶴慶麗江石門金齒及
車里緬甸等處俱下之
三月藍玉等遣兵攻三營萬戶砦拔之
四月烏撒諸蠻復叛傅友德沐英進兵擊之大敗其衆斬
首三萬餘級獲馬牛羊以萬計餘衆悉遁復遣兵捕擊
悉平之

九月雲南諸夷復叛先是傅友德等既平雲南即分兵四出討諸蠻未服者雲南城守者少諸夷因相扇爲亂有土官楊苴尤桀黠紿其下曰總兵官已領大軍俱回矣雲南城可取也糾集蠻衆二十餘萬來攻時城中食少士卒多病忽聞寇至頗以爲憂都督謝熊爲誠等嬰城固守旋施樓櫓備戰具多置强弓弩於陴上至輒射之往往應絃而斃伺賊少息則出勁兵以擊之賊不能攻遂連爲困城計時沐英等駐兵烏撒聞之即選驍騎一萬還救至曲靖遣卒潛入報城中爲賊所得紿之曰總兵官領三十萬軍至矣賊衆驚愕遂拔營宵遁走安

寧羅衣邵甸富民普寧大棋江川等處復據險樹柵欲謀再寇英分調將士皆剿除之生擒四千餘人諸部悉定雲南復平

十六年二月傅友德等遣人送故元雲南右丞觀音保參政車里不花及酋長段世等一百六十人至京各賜其家衣服以觀音保爲金齒指揮使賜姓名李觀

三月以雲南平詔傅友德藍玉回京留沐英鎭守時友德等攻蒙化府鄧川州破佛光砦并北勝麗江等府平津等州俱平及車里之外曰八百媳婦皆來附

七月勅傅友德等計處留守九寨及五村大壩卜池等處諸蠻明年三月班師回京

十八年八月五溪蠻叛古州命楚王楨同征虜將軍湯和等進兵剿捕之

十月廣南府土酋叛命平涼侯費聚率兵誅之

十九年二月雲南臻洞西浦擺金擺榜諸蠻叛命穎國公傅友德率師討之

六月平越衛麻哈苗蠻楊孟等聚衆作亂傅友德討平之

二十年五月遣使齎勅諭西平侯沐英等晝夜緝理金齒楚雄緬甸及瀾滄江中諸道自今以後平緬不許一人差往靜以待之

二十一年三月麓川百夷思倫發叛命西平侯沐英率兵討之時思倫發衆號三十萬象百餘隻復寇定邊欲報摩沙勒之役勢甚猖獗英集將佐告曰賊之所恃者象耳吾知其無能爲也乃令軍中置火銃神機箭分爲三隊俟象進則火銃以次而發破之必矣及陣既交象皆被甲衝突而前我軍銃矢俱發象皆股慄而奔乘勝直擣其柵寨遂縱火焚其巢穴復以兵邀擊之賊衆大敗斬首三千餘級俘萬餘人象死者過半思倫發逃去英奏捷還師所過城邑百姓爭持牛酒迎勞之

六月東川諸蠻叛命穎國公傅友德爲征南將軍西平侯

沐英普定侯陳桓為左右副將軍帥師討之

七月諭友德等不可墮諸蠻詭謀宜駐兵屯種圖之

八月沐英調都督寗正率兵會傅友德軍

九月越州土酋阿資叛命沐英會傅友德將兵討之

十月征南將軍靖寧侯葉昇進兵討東川平之凡捕獲五千五百三十八人

十一月傅友德等將兵討阿資以平夷山勢峻峭密邇龍海令千戶劉成等樹柵置堡其地駐兵屯守以扞蠻夷後以為平夷千戶所

二十二年正月友德兵至越州阿資遁普安

一月友德以精兵擊敗阿資於普安土官普旦來降生擒千三百餘人獲牛馬羊五千三百餘頭

湖廣安福千戶夏德忠誘九溪洞蠻作亂詔東川侯胡海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帥師討之擒德忠送京師伏誅置九溪永定二衛

傅友德會沐英所遣寗正將兵擣越州初阿資之遁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沐英乃請置越州馬龍二衛扼其衝要又分兵遣捕阿資勢窮蹙遂請降

三月命友德率二十四將軍還軍分駐湖廣四川要地防

西南諸夷

五月狼洞黃平蠻作亂傅友德討平之置興隆衛

十一月思倫發遣把事招綱等來訴犯邊由其下刀斯郎所為乞貸其罪願輸貢賦　上命通政司經歷楊大用賫勑往諭脩臣禮宥之思倫發聽命遂以象馬白金方物入貢謝罪并征雲南叛賊刁虎等二人把事刀斯郎等百三十七人百夷遂平

二十三年正月贛州山城夏三等連結湖廣諸蠻為亂命東川侯胡海為總兵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為左右副將軍率湖廣各衛軍士三萬三千五百人討之

命延安侯唐勝宗同鳳翔侯張龍往平越鎮遠貴州諸處訓練軍士提督屯田相機征剿餘蠻

二月命東川侯胡海為征南將軍帥師十萬征九溪蠻

三月胡海等率師擣九溪六古平洞擒蠻酋夏三八古皮等械送京師并擊斬賀山蠻兵剿捕散毛部落悉平之

四月涼國公藍玉率兵克散毛洞并平施南忠建二宣撫司叛蠻擒土酋剌惹譚大旺及宣撫覃文等一萬一千七百八十餘人盡平之

六月都勻安撫司撒毛撒狗長官司蠻民作亂藍玉遣鳳翔侯張龍率兵討平之

二十四年十二月阿資復叛平羌將軍都督何福率兵討
之阿資降
古州諸洞蠻作亂命都督俞通淵率辰沅貴州各衛軍討
之通淵進兵苗克銀顆洞及三門合水古州瀟洞并銅
鑼蠻俱平之
二十五年三月俞通淵進兵入龍里囤寨及瀧赤沙土黄
洪州逑洞并楊朝三達龍寨兩洞悉平之班師
二十七年十一月阿資復叛西平侯沐春率兵討之
二十八年正月沐春擒斬阿資於越州平之
八月龍州土官趙宗壽及奉議南丹向武等州叛蠻方命

虐民命左都督楊文佩征南將軍印為總兵官率列將
韓觀宋晟等將官軍討之
命江陰侯吳高安陸侯吳傑從楊文征龍州諸蠻時高傑
皆以事獲罪故俾征討建功自贖
貴州蠻叛守將顧成討平之
兵部尚書茹瑺奏趙宗壽伏罪來朝乞罷兵　詔楊文移
兵討奉議等處叛蠻鐸參議軍事平之
二十九年二月征虜將軍胡冕討郴桂等處蠻寇平之
三十年二月水西蠻叛征南將軍顧成討平之
九月平緬諸識刁幹孟叛逐宣慰使思倫發奔訴京師

十一月命西平侯沐春為征虜前將軍都督何福徐凱為
左右將軍率雲南四川諸衛兵往討刁幹孟
刁幹孟既逐思倫發懼朝廷致討先遣人至西平侯所言
先嘗遣人致方物乞授土官為大甸乃的弄所劫由是
弗克　上聞奏不許
十二月遣思倫發還雲南駐怒江上命沐春令刁幹孟歸
而主毋為不臣
三十一年二月沐春奏刁幹孟逐其酋長思倫發恐朝廷
聲罪致討故來歸款而思倫發所部勿都亦據守騰衝
怒江及景東遮外威遠等處俱已嚮化歸朝刁幹孟懼

為所攻欲假朝廷之威以拒勿都其言入貢恐未可遽
信令姑勒兵候之　上諭春曰遠夷譎詐誠有之然姑
從所請以伺其變其勿都所守諸路爾可從宜撫諭若
刁幹孟之虛詐當審度其宜而處之毋失事機
五月沐春進兵擊平緬先以兵送思倫發於金齒使人諭
刁幹孟不從乃遣都督何福瞿能等將兵五千往討之
福等踰高良公山直擣南甸大破之殺其酋刁名孟斬
獲甚衆回兵擊景罕寨寨依高據險堅守不下官軍糧
械俱盡賊勢益盛福使告急於春春率五百騎往救之
乘夜至怒江詰旦徑渡令騎馳躪寨下揚塵以警之賊

乘高望見塵起蔽天不意大軍卒至驚懼遂率衆降春
乘勝復擊崆峒寨賊夜潰走刁幹孟乃遣人乞降事聞
朝廷以其誕詐復授春征虜前將軍令依變討之春病
卒刁幹孟竟不降乃命何福往討擒刁幹孟以歸思倫
發始得還平緬踰年卒
八月雲南百夷蠻叛命都督何福為征夷大將軍都督徐
凱副之　十月福進兵金齒討平之
永樂三年正月湖廣都指揮謝鳳等奏招諭苔意等五寨
生苗皆向化刻箭為誓不復叛亂　上命付湖廣都司
撫之仍戒飭有司務盡綏懷之道

四年十月兵部尚書金忠等言湖廣洪州治里蠻夷長官
司所屬蠻民吳蘭吳廣吳塘華等以妖言聚衆為亂攻
劫其傍近人民有司招諭不服請發兵勦之　上命湖
廣三司遣人招諭遂皆從化
十七年三月雲南富州蠻酋稍邁賦不入命黔國公沐晟
發兵討之晟遣人招諭蠻子謝罪
洪熙元年六月衛州蠻民潘康生等相讐殺既而首服又
遇赦兵部尚書李慶請必止其罪　上特宥之
宣德二年九月　上諭戶部尚書蹇義等曰昨四川龍州
奏地連生番近遭攻劫蓋緣州治勢輕請陞為宣慰使

司築城置軍鎮守庶幾民得安業已令鄉等議今思之
龍州開治歷年久矣生番接境自昔已然近日之事蓋
因失於防慎若能覺察豈致蹂躪且彼土人若有征調
聚則為兵散則為民豈不自便今欲編集入伍蠻性未
必樂從　祖宗建置已定但當謹守彼蓋乘勢要求若
使得志邊方小人必將倣效生事造端不可不慎今但
須遵守舊章不必更議
六年　上聞御史陳斌言貴州所屬生苗累肆劫掠請命
總兵蕭授勦之語兵部尚書許廓等曰蠻人雖務劫掠
若防守嚴密安能為患何至便興師殄滅天地生物虎

狼蛇蝎何所不有豈能盡滅之但當慎防而已且彼雖
蠻夷亦好生惡死宜令授及貴州三司差人撫諭使改
過自新如其不悛發兵勦之
六月四川龍州儒學訓導田琛言松藩蠻叛服不常而山
林深阻用兵實難宜遣官分守要害使不得耕種彼既
困乏擊之則易　上謂兵部臣曰此言雖似可採然天
生此類其性固殊為人君者但撫諭之使不為盜在此
者不罹其毒在彼者亦得安生此朕之心也其令總兵
官盡心區畫務在得宜
正統元年十月四川會川黎漢蠻合底泊等蠻為亂命都

督沐昂討平之

二年十一月馬龍他郎甸蠻不靖命都督沐昂討平之

三年十月雲南麓川宣慰司思任發叛侵掠騰衝南甸

四年正月遣刑部主事楊寧往諭思任發不聽命黔國公沐晟率兵討之師次麓川境賊遣人詣軍門約降主將欲許之衆莫不喜悅楊寧獨進曰不可兵未加而敵降是必詐以誘我也許之懼有後悔弗聽固請不已衆謂其迂檄寧督運金齒

月沐晟遣弟昂及方政等以逸師先進晟繼其後政等夜渡江襲破賊柵斬首三千餘政乘勝獨進遇伏力戰

死時春巳半晟慮瘴發非利遂旋師至楚雄以疾卒

八月松潘番賊入寇命都御史王翱參贊軍務翱明賞罰肅風紀表餙將領威聲大振賊懼率所部來降翱出

上賜金三十兩寶鈔三千貫易羊酒勞之酋首商巴等感悅盡邀各部落生番十八寨來歸受約束地方獲寧

六年正月命定西伯蔣貴爲征夷將軍總兵討思任發以太監吉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侍郎徐晞督餉麓川本百夷僻不當中國一郡時王振欲立功名遂大發兵十五萬征之轉餉半天下驥奏舉廷臣隨軍贊畫太僕少卿李賁郎中侯璡楊寧主事蔣琳等皆在行陛辭賜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衣緋衣

二月雲南總兵沐晟等奏師宗州及廣南府州賊徒阿羅阿思等糾合行刼　上命昂及三司巡按等官從長計議委官招撫

十一月蔣貴王驥等大軍至雲南賊攻大侯州甚急驥遣兵敵之遂進至金齒分兵爲三道徑抵上江上江者賊砦所在也夾攻三日不下會天大風驥命縱火焚柵內督衆乘勢力戰斬首五萬餘級賊散走保險爲拒驥等益麾兵深入破連環七砦於沙水龍山又破象陣於馬鞍山之陰賊死者十餘萬思任發遁去乃還

蔣貴王驥遣指揮萬誠等移兵討維摩賊韋郎羅麟遣偏師抵賊境言王尚書大軍且至韋郎羅走安南復行檄諭之安南人斬其首來獻

七年十月思任發竄入緬甸謀復叛復命定西侯蔣貴充總兵官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提督軍務討之　上謂驥曰勞卿再行起兵如前數

八年二月王驥等至金齒遣人促緬甸送思任發軍前緬人佯諾不遣驥曰緬人賊黨不可不加兵乃至騰衝分爲五營與蔣貴及沐昂分督以進木邦宣慰使統兵萬餘駐於蠻江滸覘我兵容驥責以忠義賞以牛酒遂感

殺而退緬人擁衆大至寄今貴率兵匯江而下焚其舟數百艘大戰一晝夜賊潰首賊又逝去不可得俘其妻子召班師

九年六月湖貴二布政司奏苗民田禾被蟲鼠災偽告欲伐山木并以土產方物變易米恐巡邏者遏抑無以爲生 上曰苗民皆吾赤子可坐視其饑窘耶戶部其即移文聽其兩平交易禁戢軍士毋得生事激變

十月鎮撫雲南侍郎楊寧遣人責緬甸人出麓川賊首自效函首以獻

十二年十月思任發子思機發思上發據孟養以叛命靖

遠伯王驥督軍務都督宮聚爲總兵張軏田禮爲副率兵討之

十一月王驥兵至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作浮梁渡兵攻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欲保鬼哭山及芒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而貴州都指揮洛宜九溪衛指揮翟亨等亦戰死於陣二尊竟失所在疑死於亂兵爲大軍踰孟養至孟那而還　按金沙江去麓川千餘里自古中國兵無渡此者至是深入夷酋皆震恐

十四年二月貴州苗反命兵部侍郎侯璡都督方瑛討之

按彭韶曰先是麓川之役盡調雲貴兵以行連兵十年陞秩萬數而夷酋終逸將士多死六軍未班列爵賞虛苗獠乘間竊發攻圍城堡於是貴州士夫劉兵曉與宮聚張軏等先後擁歸師所至人民泣陳苗賊之害皆曰吾征麓寇不受命 破苗也去之苗前截後破我軍無復紀律死亡數萬軏等僅以身免諸將被圍歲餘乃解饑死大半而東南因之騷動矣

四月王驥擒苗王富 檻送京師伏誅

五月湖廣苗反命右都御史王來保定伯梁珤率兵討之

七月鎮守湖廣參將張善御史侯爵及右布政使馬謹率兵剿隆里等處苗賊善等從謹議先期諭來降者數千

人分布郡縣其實頑不服如淇溪等洞大小十餘寨俱攻破之斬首四百有奇奪回被虜人口不計其數

景泰元年四月先是巡按御史黃鎬等奏苗賊攻圍平越等衛日久城中糧盡官軍逃亡者九千餘人存留者日食草根餓殍危甚王驥等但擁勁卒坐逼不進乞勅驥等早爲進兵以解孤城之危章下兵部議以驥老病請別選總兵代之乃命保定伯梁珤充總兵官都督同知方瑛充副總兵李友充左參將兵部侍郎侯璡左都督毛福壽等俱總督軍務統兵剿賊召驥還京

巡按貴州御史周文奏苗賊并白羅羅土獠等蠻屢攻畢

節赤水永寧普市衛所城池驛站屯堡俱被燒刼危在
旦夕乞調兵運糧拯之詔遣人促梁瑾兼程往除民患
五月先是貴州新添平越淸平興隆等衛圍困已久田禮
旣進兵解新添平越之圍然道路猶梗侯璡調署都指
揮鄭儁攻都盧等處宣慰使隴富剿水西賊俱敗之斬
首四千餘級溺死三百餘人水西至貴州路始通又行
雲南總兵官調兵由烏撒會兵通畢節等路調安普州
土官隆本率土兵檄安南衛指揮蕭能出城夾攻擒賊
首二人斬首七十餘級賊復集據紫塘等寨璡破之遂
克彌勒安南等十餘寨降阿象等五寨賊復圍平越璡

等圍兵擊退之遂分哨七盤坡羊腸河沙老堡等處以
解淸平之圍仍哨淸平迤東至重安江與王驥兵會自
是興隆抵鎭遠路皆通
七月王來會梁瑤率參將李震等攻破浪江打能渡馬楊
山等處賊及甫田靖山并東山等賊俱剿平之
八月普定圍急侯璡自雲南選善刑者爲前鋒自將至普
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州田禮等以兵
來會克龍里鎭城羊腸諸寨新添平越淸平都勻諸圍
俱解　上嘉其功遷尚書又進克安莊西堡長官司時
暑雨方盛疫癘大作璡得疾舁歸普定卒

二年二月湖廣巡撫李實率參將李震布政馬謹等攻破
武岡城溪平水小言臘鳥等處苗賊擒獲賊首楊光拳
等五百六十餘人斬首倍之并扶城等寨悉降
王來受命至沅州考圖定策運謀設法勉諸將以忠義以
官軍九萬八千分爲五哨三令五申前進辰靖州等處
至貴州重安江苗王韋同烈聚衆八萬據江拒敵於是
分兵連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官民與苗人旗幟雜
出賊勢窮蹙奔遁相蹈藉死者甚衆乘勝長驅擣其巢
穴韋同烈與僞帥紀欽兒走香爐山其山壁立千仞根
盤三十餘里乃審鄉導築排柵搭架揚梯飛樓以火銃

火箭晝夜攻擊又置襄陽砲六座四圍擊之裂其崖石
絕其糧道賊衆大窘生擒王韋同烈等并將官五十人
人檻送京師餘黨數萬并東西苗蠻悉撫寧之詔遣禮
部主事孫茂齎勅獎諭仍賜金帛明年以寇寧召回京
四年二月巡撫侍郎羅綺率兵討松潘夷人攻破黑虎諸
寨平之
七年九月湖廣苗酋叛奸民李珍魏元冲引苗作亂往爲
鄉導引之寇掠作讖文以誑湖湘諸不逞者從而和之
民用大擾　上命兵部尚書石璞提軍往剿璞以計生
擒珍玄冲檻送京師苗平還部

天順五年十一月松藩羌民叛大學士李賢見　上曰近
聞外議松藩羌民叛亂已勅四川三司調兵剿殺然三
司官統兵頭領難以成功須朝廷命一將統之庶得成
功　上曰此慮極是聞都督許貴可用遂命調兵剿之
成化三年四月川貴山都掌蠻叛以襄城伯李瑾爲總兵
官程信爲兵部尚書提督討之先是山都掌蠻叛兩鎮
守將不相上下兵久無功朝議遣風憲大臣督戰科道
官在軍中者忽告捷得賞未幾諸蠻又叛據大壩山箐
險破合江上九縣乃命程信與李瑾發川廣雲貴各州
兵討賊信至永寧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鵝池四川軍

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期會大壩大
軍進至李子關渡船舖賊恃險拒敵飛椗下礧石如雨
我軍發神鎗勁弩賊却攀崖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
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貴州軍已躡其後四川雲南軍角
其左右賊驚散不支連破諸賊寨斬首五千擒二千餘
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險幽暗不可入窒洞圍守
月餘賊死幾盡九姓土線附賊乘還師撲剿又大捷籍
移瀘州衛渡船舖控諸蠻分山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
更大壩爲太平川立長官司轄熟夷論功兼大理卿
十一年六月湖廣總兵李震等以蔡溪清水江等處苗賊
攻掠乞統調京營及雲貴四川南直隸兵會剿殄滅使
無遺類　上命震等與川貴廣西參將土官人等各督
兵民分屯要害以禦之仍相度事機彼或肆行拒敵則
加剿殺或聞風畏威則加撫諭若將來賊勢果熾必欲
統調官軍宜俟轉輸既足具奏裁處
十四年六月貴州普定等處蠻賊刼掠總兵官都督吳經
等欲大發湖貴雲南兵擊之兵部尚書余子俊欲准其
上曰兵凶戰危豈可輕動蠻夷爲患在防禦有備
若大發兵恐首惡未得徒傷無辜況貴州山箐茂密縱
使兵至豈能得志乎其勅巡撫陳儼相度事情緩急應

否調兵征剿奏來處置
十五年五月吳經等以平西堡蠻賊報捷　上命馳勅獎
勵之陞報捷人各一級是役也蠻夷零賊刼赴任雲南
參政姚祀家屬吳經奏欲大舉與兵滅之　上命陳儼
相度事勢爲進止而儼畏經弟綬之勢竟遷延於家以
致經大肆殺戮地方疲敝冒濫功賞人莫敢非議云
十七年三月鎮守湖廣都督王信言永順保靖二長官蠻
夷雖曰心腹之疾實無能爲但我軍姦黠之徒利其竊
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鋭常加隄防其患自息湖湘田
地高下不齊農家無所蓄積歉歲未免徵歛一空求免

飲寒不可得矣乞選方面守令大如存恤公以格物廉
以律己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 上下其章飭屬衆職
十八年五月巡撫四川孫仁以松潘賊劫掠欲發兵剿之
上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松潘賊已嘗剿戮其渠魁
亦知警矣若又縱兵恣殺彼番寨蝟聚豈能悉滅哉貪
功以起邊釁誠非計宜令仁等乘兵威方振之餘遣人
撫諭果負固不服乃用兵剿之未晚也
十九年三月孫仁等奏火掌壩邛部天全六番貫了等寨
番蠻糾衆爲亂兵部議命仁等統率官軍剿平之 上
勅諭令各招討土官省諭各寨將首惡設法擒獻罪止

其人如不聽從照部議進兵
弘治四年四月貴州黑苗叛守臣告急起丁憂副都御史
鄧廷瓚提督軍務勅鎮遠侯顧溥領兵討之
五年九月黑苗久叛益恣廷瓚初至百計遣人招撫不從
始合衆謀儲糧調兵決策征剿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
校用命斬首六千級生擒二千餘口械首惡數輩赴京
悉斬於市
六年八月鄧廷瓚言寇既盪平都勻清平舊設二衞所屬
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釀患致夷人侵田奪貨
逞欲無厭已四十餘年軍疲於戍守民困於轉輸害不

可勝言今幸惡黨稍除非大更張不能爲保境安邊之
計條上十一事下兵部會議悉見施行治設都勻府一
獨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擇流官土官兼治
十年貴州巡撫孔鏞平清平苗阿溪阿溪者清平衞所部
苗也本江西人漂蕩至彼黠驁多智數父之爲寨主雄
視諸苗有養子阿剌膂力絶倫二人謀勇相濟由是夷
落推爲渠魁附近諸酋之稍弱者悉征其利我商民經
其地者輒邀他苗劫之復嫁禍於素不能服之遠苗導
我官兵剿捕之諸苗皆畏憚因漸與官司狎不復備每
搆官苗使爭鬭以收鷸蚌之利清平之境官苗交害歲

無寧居都御史孔鏞受命撫貴州初至即廉得其狀謀
欲除之乃自往清平訪求部曲之良有指揮王通者而
禮焉因叩其事通云彼獨藉王指揮陳總旗二人爲先
得二人心乃可濟鏞悉以計致之於是陳入寨誘溪出
王隨至出其不意呼伏出數百人擒溪剌父子剌徒手
搏傷數十人俱就縛援兵適至遂檻送貴州論死溪有
二子竄於勻鏞亦勅所司擒獲之
十四年四月雲南思登梗化守臣議欲進兵兵部尚書馬
文升疏今中外民疲財困災異疊見何以用兵且欲遣
京朝官往諭之吏部尚書倪岳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

儀今公之言得無弱於天下乎使思恐阻之武輕中
國且京朝官論之不從則策窮矣不如姑遣藩臣有威
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不服再議用兵未晚也詔從之

十七年正月貴州巡撫劉洪奏所屬土苗族類漸蕃混處
無別乞以百家姓編爲字號賜之漢姓　上曰苗夷自
有定分可隨其土俗稱呼定與姓氏不必用百家姓

三月松潘番夷肆亂　上以劉洪久請戎務改巡撫四川
賜璽書俾專征討乃建戰守二策申嚴號令躬率諸路
軍馬剿捕且宣布朝廷德意示以禍福散撫其衆由是
剿柯空龍二寨爭相斬首懸出獻納欵塌遂清

正德二年十二月雲南屬夷酋阿本構亂巡撫吳文度率
兵討平之

八年十月貴州巡撫楊茂元率兵討箐子坪五寨平頭鳥
雞等苗寇平之

十一月雲南十八寨夷人出降衆以其素梗化欲乘機擊
之擒其巢穴以邀功賞巡撫洪遠以殺降不信置無辜
於死地不仁掩無備而襲之不武衆皆服十八寨自是
不復反

十二年九月貴州清平苗阿傍阿革等反湖廣巡撫秦金
會貴州巡撫鄒文盛合兵討平之

十六年十一月先是白水江蕃蠻普法惡等以妖言惑衆
富順人謝文義文禮陰助之致寇掠爲患郡縣[illegible]往宗
戰敗郎文義奪其冑以去千戶胡阜百戶諸輔死焉於
是巡撫馬昊督指揮曹熤張麟等討之獲首功千五百
餘級蠻遂請降其後議爲之置吏增賦蠻不安思變桂
宗又憾文義文禮募人潛殺之文義等懼煽諸蠻復叛
衆議咎宗宗遂以重賄購於諸蠻然自是旋服旋叛錫
達高珙之間無寧歲矣及巡撫盛應期至乃用守備指
揮何卿剿賊直擣其巢前後擒斬甚衆追殲文義於頭
髮山撫其餘黨事平追究其初啟釁僨事者時宗已死
獄中　詔逮昊至京下獄總兵吳坤及兵備守巡等官
皆以先免或官謫任不問

嘉靖十九年三月湖廣江華縣苗寇寶道堅羅用竹溪縣
盜鄒仲才張友忠等作亂殺主簿張文英巡檢許昂事
聞詔責總兵官譚綸巡撫陸杰兵備戴時宗等俱令戴
罪剿賊未幾報賊俱捕得誅之

十二月湖貴苗叛先是湖貴之間有山曰蠟爾又曰獚剛諸苗
居之苗古三苗遺種也山東北屬鎮溪千戶所稍南屬
箄子坪長官司隸辰州府山西屬銅仁府銅仁平頭二
長官司隸貴州西北接酉陽宣撫司地東西可二百里

苗界百二十里苗雖分土隸兩省中峒結寨往實相截
臨然各土官相轄有戶籍稍輸賦與廣西猺獞不同其
屬鎮溪者半與瀘溪辯民雜處所墾種多瀘溪田供徭
役雖時小寇竊未叛也有草子坪土官田興爵以事繫
辰州獄諸苗賂吏討脫深臨苗塞上奏之興爵反虐苗
多求索蹂苗妻女諸苗怒逐之燬其公署遂叛日相蔓
引鎮溪苗亦叛其貴州銅平苗則土官弱不能制而有
司又不能恤其屬時有叛苗不納税糧官以逋欠責見
戶見戶並多逃亡官府嚴督土官平頭長官遂携印逃
諸苗悉騷然叛共保蠟爾山結寨目固湖貴守臣討之

不能定以事聞　上乃召萬鏜爲副都御史開府辰州
令相機撫剿鏜徵諸路漢土兵進討之
二十三年十二月萬鏜平湖貴苗班師初鏜受命徵兵討
湖貴苗四年不克有言鎮溪土指揮田應朝爲諸苗所
信服足辦此事鏜用爲延楠指揮應朝故辰州諸生巧
黠多智術能誘煽諸苗往年永順保靖相仇殺皆應朝
陰構亂而兩利其賄及得延楠益煽惑群苗大肆奸利
徵則庇真寇誘殺居民冒功賞撫則挾求重貲多反覆
苗實未蒙恩利故功久不成鏜誘苗帥龍其來見龍許
必得質始出鏜令一千戶入質龍果來鏜執而奏殺之
苗亦殺其千戶復遣兩省諸監司挾所隸土官親詣賊
巢招撫犒以花紅牛酒給魚鹽又計口給糧食官其魁
龍許保湖苗暫息貴州苗尚觀望未肯靖鏜遂奏苗平
請班師許之朝廷各論功陞賞召鏜還爲兵部侍郎未
幾龍許保與黑苗復倡亂焚劫州縣兩省無寧日
二十五年二月四川白草番爲亂陷平番堡及與酒關虜
把總丘仁殺百戶耿爵流劫村寨給事中寇永邊劾副
總兵高岡鳳昏庸不可用都御史王大用惟務熟節設
徹藩籬所減才十之一而喪失無筭皆當罷黜給事中
諸葛峴因言何卿沈希儀皆川廣良將可代　上用兵

部議罷大用岡鳳嚴飭守土諸臣戴罪立功而命卿以
署都督僉事充副總兵分守松潘等處
八月四川巡撫張時徹言川蜀之地民夷錯居往者番賊
一枝流入石泉縣白土諸鄉號白草番於時我軍不即
剪滅徒扼要地守之今與酒平番關堡是也比者遊擊
周廣作威妄殺召怨起釁而亡命奸人導引搶劫於是
關堡陷沒守將俘虜而賊勢愈猖且二關堡者番寇之
咽喉也我既失陷賊乃得逞羊腸鳥道縱橫出入而全
蜀爲騷動矣夫不大創者不久懲不一勞者不永逸爲
今之計莫如量調漢土官兵三萬分布要害直擣巢穴

擊殺頭賊以張天討如撫剿畏威納欵獻還擄掠人口
擒送首惡情願築立關堡分地認守者聽臣便宜撫處
兵部覆其是　上許之令相機撫剿
二十六年四月張時徹徹何卿討平白草番蠻以時徹爲
兵部右侍郎卿爲都督同知
湖廣巡撫婁儀貴州巡撫王學益請合兵進剿湖貴亂苗
時楊參將將赴湖過辰州爲賊所殺儀抵罪上言學益
兵失期不至內批切責務剿盪平四川巡按袁鳳鳴遂
劾學益逮下詔獄以李義壯代之用兵數月月費千金
官軍頗挫人畜殘破遂罷兵

二十八年七月總督湖廣川貴都御史張岳言貴州諸苗
旋撫旋叛湖苗因之二心若貴苗不誅則湖苗之撫不
固因條列會兵討苗諸事皆報可
二十九年張岳至辰州集諸司議多言林箐深窅累剿無
功撫之便即不就縛戍之使不出掠可耳岳不然之巡
撫李義壯執撫議不欲變岳劾義壯不受節制弗肯協
謀勅賊下兵部覆議奪義壯官回籍聽調亡何苗攻陷
印江縣復寇石阡府殺掠軍民焚燬房屋無筭貴州震
動事聞　上降詔切責岳岳乃知撫戍俱非策力主進
討其湖苗仍令參政王崇如故撫處而大集土漢兵討

貴苗總兵官沈希儀督聽理參將石邦憲等分哨並進
岳命湖廣參議張景賢貴州副使趙六屏監督之
張岳以九月進兵至十二月屢破諸苗俘斬二千餘人龍
許保母妻姬女皆就擒餘苗跳匿林箐凍餓死殆盡巢
砦俱燬窖藏俱發而火之許保實逃匿諸卒漫稱已獲
弟未遠至岳備之具以提問撤所徵兵歸鎮留石邦憲
搜捕餘黨初邦憲以印江陷被劾解職聽理岳歷數其
功疏留之至是頗破苗云
三十年二月龍許保與黑苗復糾合湖廣附貴境叛苗石
餘人出刼思州府或謂四川酉陽宣撫冉玄實陰主之

思州城中居民不數十家舊有鼉塘衛踐更卒戍守鼉
苗平城守稍懈知府李允簡方視衛苗寇百餘人僞稱
鼉塘卒更戍突入城殺吏民百餘人掠帑藏執允簡及
經歷知事等官去石邦憲等聞報亟分遣兵邀其歸路
諸苗懼縱允簡等得逸歸由小徑各遁入林箐邦憲等
所遣兵伏諸路邀擊擒斬數十餘人岳乃檄永保二宣
慰及冉玄會兵討湖苗助逆者其冉玄助刼思州岳以
事狀未明不暴其罪第嚴督責之未幾各兵擒斬湖苗
渠魁數十人餘黨復以撫定初田應朝自得逃捕役日
益懽有司不能制既構永保叢又合酉陽兵攻平茶洞

殺無辜若干人戾官兵討苗多所沮撓岳至檄使來見
不由鎖譯語應之岳廉知應朝雖詭不習騎射無武勇
其所恃從叔田勉驍悍爲之牙距岳先以計執勉杖斃
於獄應朝乃寘匿苗寨累遣人自列岳許之令出立功
贖罪久不出乃牽其逐捕以事屬鎮溪所諸千戶應朝
失逐捕勢益窮諸土官多伉嫉之其族人亦不直也乃
執承順宜慰投見於軍門岳以時方用兵恐激他變乃
杖而釋之令從征暨苗寇破仍以計擒杖殺之時諸苗
略定惟龍許保吳黑苗未獲岳檄邦憲等懸賞購之
三十一年八月石邦憲購擒龍許保等脅遣使入寨諭令

蹤撫苗麻得盤吳老雅吳旦遐等捷許保至龍田寨鎖
家麻衷誘至刖寨醉而縛之預遣人報邦憲以兵取之
去岳奏誅之仍嚴督捕黑苗時苗事已定惟黑苗未就
擒岳乃不復用兵但令懸賞購之而黑苗方懲許保寢
遠深山無所蹤跡於是諸司會呈苗情皆不言及黑苗
岳謂苗事功已入九黑苗不捕終非了事命急督之而
貴州巡撫任獻等乃言不當以一酋故而稽成功欲罷
無捕岳以黑苗年方三十力兼數人舍之它日必爲邊
患力持不可既尚知其因捕急故深自匿岳乃故縱其
令盡釋所繫諸親黨而密督諸土官索之至是廉得其

匿所遣兵劉甫等陰入寨執斬之特其首由諸苗欲毀
爲功奪去索賞僉事龍遂給賞百金仍令土官田興邦
督索得之岳始以竣事聞湖貴悉寧仍命岳撫鎮其地
先是酉陽宣慰使冉玄助㓰思州事屬岳以諸苗未靖會
忍未究及苗平岳乃條上玄黨苗㓰祁及謀吞保靖彭
樑諸叛惡罪狀乞逮治玄玄陰遣人挾重貲入京行賂
緩岳岳復疏訐其陰謀行賂乞下撫按嚴捕不報
三十四年夷民阿康逆居宜賓縣恃險爲亂有司慮得罪
匿不聞久之賊勢益熾至數千人焚屠村鎮巡撫張臬
督土兵二萬餘討平之擒康逆諸巢皆破

三十五年張岳既卒諸苗盧阿項吳平章等復叛總督侍
郎馮岳至檄總兵石邦憲復繫平之以捷聞
四十四年四月雲南夷阿方李向陽等起兵攻易門所流
切嗜峨昆陽新化諸州縣僭號稱王約土官王一心王
行道爲援一心後悔詣軍門請討賊自効巡撫呂光洵
許之尋出檄招降其黨數百人皆潰土兵分道併進先
斬向陽乘勝攻大小木址二寨克之斬阿方餘黨悉平
十月貴州龍里衛叛苗阿利擁衆㓰印格殺官兵總兵石
邦憲巡撫吳維嶽會兵剿之賊首就擒　上命賞 加憲
等銀兩誅阿利等梟示如律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四十二

兩廣征黎

洪武二年七月中書省臣言廣西諸洞雖平宜遷其人內地可無邊患　上曰溪洞猺獠雜處其人不知理義順之則服逆之則變未可輕動惟以兵分守要害以鎮服之俾日漸教化則自不爲非數年之後皆爲良民何必遷也

三年八月湖廣行省平章楊璟等還自廣西入見　上問廣西兩江黃岑二處邊務璟言蠻夷之人性習頑獷則爲民聚則爲盜難以文治當臨之以兵彼始畏罪　上曰蠻夷之人性習雖殊然其好生惡死之心未嘗不同若撫之以安靜待之以誠意諭之以道理彼豈有不從化者哉此所謂以不治治之何事於兵也

十月上思州蠻賊黃龍關等聚衆寇掠命潯州指揮同知丘廣等率兵討平之

五年正月　上以古州思州澧州等處洞蠻嘗梗化作亂命衛國公鄧愈爲征南將軍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爲副將軍討之愈率滎陽侯楊璟宜春侯黃彬出澧州德興率南雄侯趙庸指揮僉事左君弼出南寧良率平章李伯昇出清州三道並進

四月鄧愈遣楊璟等討澧州散毛柿溪赤松安福等三十九洞平之

八月吳良等平五開潭溪古州諸蠻凡二百四十三洞籍其民一萬五千收集逃散士卒四千五百四十八人牛馬四百餘頭

九月周德興等討婪鳳安田等諸洞悉平之遂克泗城州

七年四月永道桂陽諸州蠻寇竊發命金吾衛指揮同知陸齡率兵討平之

十五年正月趙庸率兵攻東莞等縣石赤嶺等寨平之

閏二月陽山歸善等縣蠻夷及燈籠瀾城家塘潭源峒等處宿盜爲民害趙庸悉分兵討平之

三月命趙庸籍廣州蜑戶萬人爲水軍時蜑人附海島無定居或寇盜故籍而用之

十七年十月廣東都司械送蠻寇餘黨九十餘人至京法司請治其罪　上曰蠻夷相煽爲非一時詿誤若悉治其罪情有可矜然既戮其首惡脅從不必窮治其宥之又曰南人不耐寒命悉給冬衣而遣之

十八年五月思州諸洞蠻作亂命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

總兵從楚王楨討之時蠻寇出沒不常聞王師至輒竄匿山谷退則復出剽掠和等衙抵其洞恐蠻人驚潰乃於諸洞分屯立柵與蠻民雜耕使不復疑久之以計擒其渠魁餘黨悉潰師還留兵鎮之

六月廣西都司言頻年猺寇竊發皆因居近溪洞之民與之相通誘引為患請先捕戮此輩庶絕其黨 上曰溪洞之民引誘猺獠為寇此誠有之然其間豈無良善若一槩捕戮恐及無辜大抵馭蠻夷之道惟當安近以來遠不可因惡以累善非實有左驗不宜捕戮

九月洞蠻吳面兒等寇古州命信國公湯和從楚王楨進

兵剿捕

二十年六月潯州知府沈信言府境接連柳象梧藤等州山谿險峻猺賊出沒不常實為民患臣愚以為桂平平南二縣舊附猺民皆便習弓弩慣歷險阻若選其少壯千餘人免其差徭給以軍器衣裝俾各團村寨置烽火與巡檢司民兵相為聲援協同捕逐可以殲之 上曰蠻夷梗化彼習然也使守土之官能招徠之何用殺戮若無事但當謹其防禦使不為患耳苟其為寇不已民有不堪則發兵討之何必團寨

永樂二年八月茘坡縣民覃真保奏八十二洞猺民願隸編籍乞遣使招撫命都督韓觀遣人撫諭願為民者復徭役三年

三年十二月韓觀奏桂平縣蠻民為亂請發兵剿捕 上勑諭撫安不許發兵

七月巡按廣東御史汪俊民言瓊州府周圍皆海中有黎母等山皆生熟黎人所居款亡匿叛侵擾居民今朝廷遣使招諭臣愚以為黎性頑狠未易信從又山水峻惡風氣亦異中國之人罹其瘴毒鮮能全活臣訪得宜倫縣熟黎峒首王賢祐舊嘗奉命招諭黎民信從歸化者多況其服習水土不投瘴癘臣請仍詔賢祐至京量授

以官俾招諭未服黎人戒約諸峒無納逋逃其熟黎則令隨產納稅一切差役悉與蠲免生黎歸化者免其產稅三年峒首則量所招名數多寡授以職事如此庶幾黎民願服從之

崖州黎以私忿爭相戰鬪衛將利於漁取欲發兵剿之瓊州知州王伯貞執不可曰彼自相仇殺耳非有寇城邑殺良民之惡不足煩官軍衛將不從伯貞乃遣寧遠縣丞黃童親之果仇殺獲首賊數人罪之黎人遂安

十二月平樂蠻賊莫彥恭等聚衆劫殺良民都指揮葛森奉命剿平之

十四年十一月高要縣猺首周四哥來朝籍其屬八十七
戶男女二百二十四口願入版籍供賦稅糧賜鈔幣遣
還
洪熙元年三月湖廣藍山縣賊潘康生等誘衆作亂並寧
溪猺蠻流刼勅廣西總兵鎮遠侯顧興祖調兵勦捕
勅貴州總兵都督蕭綬調官軍勦捕蒙顧洞賊蒙再爲等
及藍山賊潘康生等并寧溪猺蠻以除民害
宣德二年四月廣東三司奏瓊山縣黎寇平械首賊王觀
政等至京　上命付刑部謂尚書蹇義等曰蠻性難
馴然好生惡死之心則同若撫綏有道彼亦安肯自取

殺戮今之爲變必有所激致之死地亦可矜憐宜嚴戒
撫黎官寬以馭之若生事激變國有常刑
四年四月廣西總兵山雲討柳潯二州寇并誅其從寇二
千四百八十人梟首境上以徇歸寇所掠軍民男婦四
百四十六人以聞　上謂尚書張本曰蠻性兇悍其死
皆自取今瘴癘之時宜速令雲息兵有未服者遣人招
諭若能順服亦可寬貸
五年十一月山雲出師討慶遠蠻寇斬首七千四百平之
正統二年五月山雲奏柳州懷遠縣板江等寨蠻寇韋潮
振等一千七百餘徒嘯聚行刼恐滋蔓爲患宜調兵勦

之　上勅雲撫諭
景泰六年正月廣東瀧水猺賊趙音旺作亂合諸山叛猺
大肆殺掠民罹其害兩廣總督馬昂調廣西狼兵同官
軍直抵其巢斬獲甚衆
天順二年瀧水逍遥等山猺賊鳳廣山恃險爲惡官兵莫
能制廣山死其子第吉襲父之惡僞稱鳳二將軍招集
各山賊首猺蠻編爲旗手殺手刼掠鄉村攻劇城邑殺
害人民敵殺官軍燒燬房屋禾倉虜牛羊牲畜不可勝
計脅殺指揮等官陳廣聚官軍巡撫葉盛等會調兩廣
大軍水陸並進於連灘立爲總營節制號令督行都指

揮胡崇在陽春魚子水韓瑄在岑溪思盧新樂徐鼎在
雞骨嶺韋俊在羅傍水口各進兵副總兵歐信參將范
信各親督兵斬箐伐木開通道路齊力夾攻直擣巢穴
各賊累次迎敵官軍奮勇擒斬首從賊徒鳳第吉等三
百四十五名顆殘黨多各餓死招撫脅從回山佃種及
於附近營堡添兵固守
五年十二月葉盛同都督顏彪討大藤峽賊督兩京漢達
并江西湖廣浙江等衛所及官軍土兵壯快人等分道
夾攻破老鼠道袍石門紫荊金龍白鶴六向傀女崩通
天嶺等巢七百二十一處擒斬首從賊徒三千二百十

名顆燒毀房屋禾倉萬七千二百間追奪賊擄五百
三隻奪回被擄男婦五百三十一名口牛馬五百一十
匹器械五千七百一十件

成化元年正月兩廣蠻寇作亂猺酋侯大狗自景泰以來
作亂嘯聚至萬人墮城殺吏而脩仁荔浦平樂力山諸
猺應之其勢益張天順中詔能捕大狗者予千金爵一
級卒莫能得久之鬱林博白新會信宜興安馬平來賓
亦煽所至丘墟兩廣三司皆戴罪等官至是兵部尚書
王竑奏言峽賊稱亂久矣其始皆由守臣以招撫為功
養之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撻之不止也浙江參政韓

雍文武全才若以討賊之討屬之可追南顧之憂於是
以雍為右僉都御史都督同知趙輔為征夷將軍都督
僉事和勇為遊擊將軍率兵討之
命戶部侍郎薛遠整理兩廣軍餉御史劉慶汪霖紀功

六月韓雍會諸將於南京議進兵方略或曰方今兩廣殘
破盜賊蜂起譬之烈火燎原無復緩急宜分兵一由廣
橫入廣東一由湖廣入廣西隨在撲之俟其圍結乃可
圖爾雍曰不然兵法有云萃於中堅先其難之謂也大
藤峽為廣西腹心之患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必擁
而漫流流賊愈多而州縣愈破諺所謂救火而嘘之也
莫若併力西向擣其腹心元惡既擒餘必投刃而解矣
諸將曰然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

七月韓雍率大軍至全州會陽洞西延苗賊為梗出偏師
擊滅之數失機指揮李英等四人軍威大震

九月韓雍至桂林議曰脩仁荔浦峽賊之羽翼也羽翼不
剪則腹心之患不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
萬人五路並進先破脩仁窮追至力山生擒千二百餘
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

十一月韓雍等率師次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峽天
險密箐重崖三府瘴癘其等生長一方莫得要領今兵

威久振賊備益堅莫若屯田四圍且戰且守以待其斃
雍曰不然峽山叢澗峽路紛披輪圍六百里間安可圖
也且屯兵日久彼觀我衰睥睨之奸患起衝突法曰先
聲有奪人之心乘勝之謂也今我軍新破脩江勇氣百
倍峽賊聞之亦已褫魄不若因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
六萬八千人為右軍以總兵歐信參將孫麒高瑞都指
揮夏正葛宗藤指揮王英等將之自象州武宣分為五
道攻其北以九萬二千人為左軍以都指揮白全陽英
張嗣王玘彭倫夏鑑柴正指揮唐雄等將之由桂林平
南分為八道攻其南以左參將孫震指揮程文昌千戶

岑度等延守左江及結五屯截其奔路雍與輔和關府
高振嶺以督諸軍令信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
攻桂州横石諸崖令正曰林尚沙田府江關道也宜由
是古着雙髻諸山伏兵林尚扼其東奔諸將受命
自十二月朔諸將四面夾攻別遣兵斷諸山口賊闘兵來
置婦女積聚於桂州横石寺塘諸崖乃悉力出捍峽南
排柵守寨滚木礧石鏢鎗毒矢下如注官軍登山仰攻
雍督戰益急賊少怠雍覘其怠急奮擊之將士用圓牌
扒山虎繩二丈長等繫縛魚貫以進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
呼聲振山谷羣賊集奔雍命縱火烈山烟焰蔽天日

羣賊大潰賊壘皆山崩石阤大能嶺諸舍老鼠塞
磯峽險絶聚賊盡殲隸崗沙田古營大寨等山賊屋盡燬
積貯焚靡日暮雍命就營巢中衆栗栗視雍恬然整暇賊
恃以安賊既潰入横石諸崖雍飭兵窮追破山關路衍
數日至其地賊上九層樓等山寨營萬重勢控霄漢巉絶
崖懸壁林篠叢惡貼危險絶非人所歷賊樹柵數重用
千斤礧石大木轉而下聲吼若雷峭谷響應弩矢雨駐
雍誘使大發令人潛陟絶巔覘賊發竭舉礮爲應自卯
至未賊發竭忽礮震雍緣木攀蘿以升招衆悉上汲引
蟻附漫山奮擊連敗且夜壘戰數百合山北兵且至山

林峒與大兵合賊大敗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
首三千二百餘級望風皆散先是峽中有大藤如斗延
亘兩厓諸蠻蟻渡故曰大藤峽至是斬之改名斷藤峽
二年正月韓雍班師奏捷謂賊窮而降不保其終於是奏
改設武宣縣東鄉等巡檢司以土人李昇等爲副巡檢
設武靖州於峽內以上隆州知州岑鐸知州事土人覃
仲英世襲土官吏目
六年十月韓雍等奏斷藤峽殘賊二百餘徒夜入神電衛
城燒毁電白縣治
十二年十月兩廣總督朱英奏廣西猺獞屢服屢叛無有

已時然彼亦人類尚可善化臣與鎮守等官會議將撫
治勸誘之方揭榜曉諭有願效順者即定爲編戶復其
徭賦三年或家業未成願還本貫者聽時則有荔浦縣
立山鄉賊首李公主令其子扶實率衆四十來詣軍門
告稱本山乃古蒙州之立山縣請復立爲州縣見有衆
數萬俱願歸順臣因行三司勘處參政袁愷復招出馬
平等縣猺獞五百餘人參議謝綬招出蒼梧等縣猺獞
千七百九十人副使范鏞等亦招出陽朔等縣猺獞陸
續報官其餘未順者諒皆漸可招徠俟其編戶具籍復
奏而處之疏下兵部尚書項忠等言英等能下順民情

施恩布信令出未及數旬歸幾及萬數宜賜勅奬之

十八年四月馬平縣主簿孔性善言溪洞猺獞恃險竊發殺掠吏民及官軍討捕率不能獲究厥自恣爲然此輩盜賊豈無良心昔者陳景文爲知縣猺獞皆應差役厥後長史撫字乖方始復反側誠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禍福彼雖冥頑豈不革心向化爲良民乎

上納其言命吏部凡溪洞郡縣擇賢守令以撫輯之

弘治三年正月兩廣總督秦紘征龍水後山諸賊後山諸賊爲患有年乍服輒叛監司議謂彼逃天誅罪不可宥紘乃調取漢達官軍土兵義勇民壯行委湖廣按察使

陶魯統領時魯帶管嶺西道用事軍門魯督於衆曰先平瀧水而後後山可破也即行參將陳暉都指揮白玉馬義統督各官進夾瀧水搶舟登陸深入石狗紅豈雲陽白梅火燒風門鐵場諸山分守要害擒斬首從賊徒五百三十九名顆奪回被擄男婦三十一名口俘獲賊屬一百四十名口賊使器械三百六十七件瀧水悉平自是順流而東駐劄太平督魯行廣州知府林泮勘畫地圖給領旗榜魯遣都指揮馬義李敬何清率領指揮孫璧李寅謝謙楊玉等官軍并土官民兵分爲四哨攻破野鴨山貝魚坑藍漢山青芒黄峒白雲禾谿乍坪小長江金坑黃竹長坪等山擒斬首從賊人首級千八百七十四名顆俘獲賊屬百五十七名口奪回被擄男婦三百零七名脅從盡釋地方始平

五年七月番陽瀧水柳慶可樂猺獞相繼爲亂都御史閔珪督兵平之

十年十二月兩廣總制鄧廷瓚調兵征彎林州雲爐大桂諸種猺獞俱平之

廣州知府林泮奏奉總督檄會總兵征藍漢諸山洞蠻入其穴擒渠賊殲之

正德二年九月柳慶猺獞常朝宜等構亂總督陳金命官

兵討平之

四年正月廣東兵備僉事吳廷舉督兵征十三村地水滑洞巨盜平之

四月廣東河源龍泉渠賊林貴謝祥鍾仕尚構亂總督劉洪調兵備積百需咸備即督率韓師兼調狼兵合數萬餘軍勵氣奮勇直抵巢穴環圍而攻之甫兩月俘斬八千人追回被擄男婦百五十二名口奪獲資畜器械無筭諸兇盡殲餘黨悉平捷聞 上賜獎諭兼白金文綺

七月廣東樂昌仁化猺獞與郴桂賊構逆總督劉洪調狼兵及官兵二萬討平之

十年七月嶺西猺獞作亂命廣東右布政吳廷舉兼兵備
副使撫治廣肇諸府
十一年三月先是府江東西兩岸大小桐江洛口仙右回
茂田冲斷藤峽朦朧三黃等處村巢接壤路道𡾰嵧層
崗相聯聚衆糾合刼掠殺人久爲府江之患總督陳金
督調兩廣漢達官軍土兵分爲六大哨行兩廣按察使
宗璽布政吳廷舉副使傅習張佑叅議張九逵叅政韓
璐副總兵房闓鎮守太監傅倫叅將牛桓張祐陳義都
指揮侶宗貫王英鄭綬戴儀統領水陸並進俘斬七千
五百六十九名顆餘黨悉平

十二年閏十二月湖廣巡撫秦金調兵征郴桂猺賊平之
十三年七月兩廣總督楊旦調官軍土兵征河源等縣蘇
洞十八山潮水嚴青龍岡帽子峯等寨猺獞斬首萬一
千有奇俘獲四千一百有奇奪回掠擄男婦二百二十
有奇牛羊輜重不可勝計　賜勅褒奬
嘉靖元年廣西猺賊梁公當等數千人寇掠臨桂等州縣
鎮守太監傅倫以聞時巡撫張嵿久未抵任總兵米興
副總兵張祐皆因循觀望左右兩江兵驕驁不受調
上命降勅切責興等
八月廣西夷目黃鏐等作亂先是上思州舊爲土官治所

中更設流官土人嘗爲亂鏐等聚衆攻州欲奪其印綬
御史林廷選捕鏐下潯州府獄已而越獄復率衆攻州
官軍禦之乃詐降副總兵張祐不爲備鏐復攻破州城
守臣走巡撫張嵿等以狀聞幷陳督兵會剿之策兵部
議報可仍命巡按御史查先年致鏐縱脫者逮治
七年五月總督兩廣新建伯王守仁討斷藤峽八寨賊悉
平之初韓雍平斷藤峽諸猺稍靜正德中遺孽復熾橫
掠商舟總督陳金務爲姑息令諸商人峽者各出魚鹽
遺之諸猺就水濱受去如榷取然初以坐得利不爲害
久之遂無忌大肆掠奪不悛即殺之道路爲梗守仁撫

田州時先檄湖廣土兵欲誅盧蘇王受等至則田州已
定湖兵當還而蘇受亦願立功自効兩江父老遮訴峽
寇猖獗狀守仁上疏請討許之乃命湖兵及蘇受等隨
至南寧與諸守臣將率議襲峽寇約日會剿寇聞湖兵
且至先期逃匿守仁故爲散遣諸兵狀偃旗息皷以示
無事寇弛不爲備乃令官軍突進連破油榨石壁大皮
等寨巢賊奔斷藤峽復追擊破之賊復奔横石江溺死
六百餘人俘斬甚衆賊衆潰散搜剿無遺遂移兵進剿
仙臺花相白竹古陶羅鳳周安古鉢都者峒等處巢寨
次第破之擒斬三千餘俘獲無筭八寨悉平兩江底定

五年七月初王守仁平峽盜以岑猛子邦佐爲武靖知州使靖羣孽邦佐不能輯衆且墨得盜賂即面庇之峽北盜復遂猖獗有侯勝海者爲亂首指揮潘翰臣誘勝海殺之勝海弟公丁聚衆謀城下僉事鄔閱參議孫繼祖言於都御史潘旦請討之參將沈希儀以爲需春水長順流下乃可撲滅不聽閱繼祖以千人往擊之盜通走斬一尪羸而還遂言盜已遠去請置堡戍之堡成閱令土目黃貴韋香以三百人往戍初貴香利勝海田廬故慫慂翰臣殺之至是閱復令戍貴香取勝海田廬不禁於是諸猺俱恚邦佐又陰黨之公丁遂嘯聚二千餘

人夜攻堡城破之殺戍兵二百人貴香走免巡按御史諸演疏其事請討之閱與繼祖以啟釁罷旦亦代去

上命侍郎蔡經督兵討之

十六年蔡經承命撫廣集諸司議發兵進征會朝議欲征安南事遂已公丁等益橫時出殺掠潯人苦之經乃會安遠侯柳珣決計發兵以其事屬副使翁萬達萬達廉得百戶許雄素通賊狀劫之曰能擒公丁貸汝死不即論如法雄懼請効力自贖萬達佯庇公丁謂侁家誣之耳乃補繫訐訟公丁者數人公丁果遣人自列萬達亦佯許之又令雄假稱貸爲賄公丁喜益信雄會萬達延他郡以事屬參議田汝成汝成召雄申飭之雄紿公丁請汝成自列言寃壁事辭他猺汝成亦慰遣之乃密檄意城中居民被賊害者家出斂公丁一市皆譁游徼并逮公丁入繫獄責雄諭其黨曰寃壁事公丁委罪諸猺果否諸猺遂言事果自公丁總諭坐不敢黨乃檻致公丁於軍門磔誅之時十七年冬也汝成乃言之督府謂首惡既擒宜乘此時進兵討賊經許之乃以副總兵張經將左軍副使翁萬達監之以都指揮高乾將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以副使蕭晼紀功參政林士元及汝成督餉以十八年二月兩軍齊發左軍三萬五千人分六

道攻紫荊石門梅嶺木昂龐冲大坑等巢右軍萬六千人分四道攻碧灘羅淥上中下峒等巢南北夾擊賊太窘遂擁衆奔林峒而東王良輔邀擊之中斷復西奔諸軍合擊大破之斬首千二百級復追至羅運山又斬百餘級會平南縣有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猺亦據險弗靖萬達等移兵剿之招降賊黨二百餘人江南胡姓諸猺歸順者亦千餘人藤峽復平萬達汝成乃同獻議於督府凡七事一編保甲以處新民二立營堡以通江道三設督備以控上游四改州治以建屯所五清狼田以正疆界六處欸兵以慎邊防七榷商稅以資公費復請

岑邦佐治武靖州不職夷衆離散宜改州爲千戶所以
三縣狼兵隸之議上蔡經多採納疏請行之提開經進
秩一級柳珣加官保諸將帥守臣升賞有差
二十四年七月廣西巡撫張岳奏猺賊竊發廣東則有封
川縣蘇松樂等廣西則有馬平來賓二縣羅朝鮮等各
肆擄掠敵殺官軍封川猶急請亟進兵殲滅之　上曰
猺賊肆逆如議剿絕毋得濫及無辜恭將守巡等官平
日防範不嚴俱令戴罪殺賊廻候事寧之日具奏定奪
二十五年六月巡按廣西御史馮彬言廣西之患莫甚猺
獞與其召募以防賊不若召募以剿賊據其巢耕其土

凡賊之美田肥土我兵無不願得之者因其願而令之
殘不勝矣部議廣西一省狼人居其半其三猺人其二
居民以區區二分之民介猺夷之中事難猝舉且免差
應調土狼積習今日應募只平之者安知他日不各據
其地轉而爲賊乎宜下撫按議從之
二十八年八月時廣東崖州有黎患賊首那燕聚衆至四
千人流劫鄉寨詔發兩廣漢達土舍兵九千剿之巳而
賊搆感恩昌化諸處岐賊勢益狂熾至攻毀城廓給事
中鄭廷鵠言瓊州諸黎盤居山峒而州縣反環其外其
地彼高而我下其土彼膏腴而我鹹鹵其勢彼聚而我

散故自開郡來千六百餘年無歲不遭黎害然無如今
日甚矣曩時黎裕情耕書獵以悍力相雄長不相聽命
今渠魁要脅椎牛歃血人人保其約結與官府抗矣曩
者賊每出戰人挾數矢勇氣先厲比矢盡力窮輒散奔
鳥伏竄身荊棘中故見兵輒走今則鳴鉦擊鼓藐視郡
縣僭稱名號矣曩者賊見大兵懾若雷霆有擒縛於旗
鼓下以服招者今則誘之不能携其黨却之不能分其
勢反致傳箭鄰村一時嚮應殺人數千齊血徧野枯殘
頑固驕不可招矣臣生長其方見聞頗確今日黎患非
九千兵可辦若添調狼土官兵兼召募打手共集數萬

衆一鼓而四面攻之然後可克爾臣又惟成功在易圖
拔以謀克捷雖難經畧爲上嘗考今者剿除黎患其大
舉有二元至元辛卯曾空其穴勒石五指山其時雖建
屯田府立定安會同二縣惜其經畧未盡故所得旋失
嘉靖庚子又嘗大渡師徒攻毀巢崗無處不至於時議
者謂巢穩饒地勢平衍擬建城立邑招新民耕守業巳
舉行中道而廢旋爲賊資以致復有今日臣謹條三事
乞下當事諸臣從事焉一崖黎三面邵縣惟東南連郎
溫嶺鄰二峒岐賊實當萬州陵水之衝崖賊被攻必借
二峒東江以分我兵勢計須先分奇兵攻二峒而以大

兵徑擒崖賊彼此自救不暇莫能相顧則殲滅可期傳
聞賊首那燕已入凡陽樵集岐賊此必多方誤我且諒
言搖惑以堅諸部助逆之心宜開示安慰以解狐疑之
黨一黎無奸細而能知我軍機動靜則內轄土舍實爲
之由各土官以貪暴失黎衆心故此輩反右黎而仇我
防杜轉移不可不慎至於發軍典制所貴不樸首功之
致不可預定凡此皆先事所當圖務者也一獻馘之後
請招集新民定以約束興學官置子弟嚴爲挾弓矢兵
械之禁以漸易介鱗而衣冠之久久當與內地無異若
復寬不爲經畧恐兵興無寧期往事可鑒也一隋唐郡

縣輿圖可攷今多陷入黎中蕩平後宜悉恢復并以德
霞千家羅活等膏腴之地盡建州縣設立屯田且耕且
守仍由羅活磨斬開路以達定安由德霞沿溪水以達
昌化道路四達井邑相望非徒懾奸銷萌而王畧益開
拓矣一軍威既振宜建參將府於德霞各州縣許以便
宜行事以鎮安人心其新附之民中猶有異志者或遷
之海北地方屯田或編入附近衛所戎籍如漢徙潞山
蠻故事又擇仁明慈惠之長久任而安輯之則瓊人受
萬世利矣此皆後事所當經畧者也疏下兵部覆議部
悉允行

二十九年七月總兵官平江伯陳圭總督歐陽必進督兵
剿黎賊那燕等前後斬賊五千餘俘獲千餘招撫三千
餘事聞　上嘉其功命加圭祿與必進各廕一子
三十二年八月廣西桂林平樂猺獞據險肆亂殺知縣張
士毅傷百戶曾恩焚刧歲無虛月總督應檟檄總兵官
蒯寡督兵進剿凡擒斬四百八十四俘獲男女三百四
十牛馬器械甚衆守臣以捷聞並上僉事茅坤參將王
寵朱昇都指揮鍾坤秀參政張謙百戶吳璲等功狀
上嘉諸臣勞績命檟廕一子餘陞賞有差
三十三年三月桂陽猺賊趙文遇等初坐與居民舒廷昌

爭田繫監由縣獄久之得釋文遇遂聚衆糾連山賊于
餘侮鼠掠傷官軍巡按御史朱瑞登以聞因請治知縣
古時俊失出重囚及守備林桂等不能捍禦之罪部時
俊等各停俸戴罪視事仍令撫臣亟圖撫剿毋緩
三十五年十一月廣東官軍討平峒賊陳以明等廣東新
寧會新興恩平之間皆高山叢箐徑道多叉奸惡亡命
輒竄入諸猺中吏不得捕遂聚至萬人推以明爲主號
承天霸王流刼陽江諸處官軍討之數敗督撫侍郎談
愷等乃檄諸路土目兵進剿破之斬其驍將偽飛虎將
軍伍廷章等乘勝攻賊各巢俱平事聞詔廕愷一子餘

賞有差

三十六年十二月廣東總兵靖遠伯王瑾等討失蔡黎槺山峒賊平之先是賊首馮天恩李汝端等負險據巢招納亡叛荼毒一方者數十年至是瑾等調兩廣漢達官軍分哨進剿斬首七千八百餘級破巢二百餘處所俘獲八百餘人地方以寧督撫侍郎王紡以聞詔賚瑾一子錦衣百戸紡一子國子生各賞賚有差

四十四年六月提督兩廣侍郎吳桂芳言肇慶府德慶州上下江一帶地方羅旁淥水介東西二山之間竹木叢翳素為猺賊淵藪其羅旁兩山猺人先年韓雍經畧隄防頗就安輯惟山東諸猺阻深彎而居時出剽掠有司徵發卒戍之徒費無益今一勞永逸之計莫如聚兵召募隨山刊木設立營堡將就近田地給與戍兵耕種以省給餉諸猺耕守既足控制斯嚴北岸營兵以次漸減此足食足兵治以不治之上策兵部議從之

四十五年九月古田獞賊韋銀豹等來降時銀豹久據古田與諸獞分其地為上下里居之銀豹兩犯省城獨下六里人從之提督軍務吳桂芳因以其間遣典史廖元入上四里諭降諸獞諸獞復業者千九百餘人於是銀豹勢孤亦請降桂芳即以古田平聞因言古田自弘正來縣令未嘗入城今典史廖元恢復巳有次第宜昱陞主簿俟其功成即擢為令詔從之

隆慶元年廣西府江右江諸猺獞復亂巡撫郭應聘請給兵餉剿除之給事中梁問孟以賊黨甚衆不可盡殲宜令守臣熟計兵部覆言府江自正德十二年都御史陳經征討之後且六十年而右江北三北五等巢素未懲創生齒日煩遂肆猖獗頃煩大征古田各巢咸畏威歛戢獨府江右江恃險為亂若復縱之非惟無以固入寨懷遠之招亦恐以啟古田携貳之漸剿之便但兵在萬全宜即以料臣所慮徧行提督殷正茂及廣西撫按郭應聘等相機行事毋貽後患其調兵給餉諸務悉聽便宜　上是之

二年先是廣東潮揭普惠諸縣山賊倚險為巢者以百數賊首郭明據林樟巢胡一化據北山洋隊一義據馬湖寨聲勢相倚屠戮劫掠蓋二十年是年九月總兵郭成兵備僉事楊芷監軍副使江一麟等率官軍分部進剿明及一化一義並伏誅凡斬首及俘獲者千三百有奇諸巢悉平至是總督劉燾奏捷具言撫民林道乾等實用命宜許贖罪　上既賞成等而命御史勘道乾功以聞又以廣中山寇尚多勅燾等亟為剿滅毋玩愒養寇

以貽民患

五年九月擒古田獞賊韋銀豹并斬其孫扶猶於市仍傳

首粵方銀豹古田獞民其父朝威自弘治間與其伯朝

猛占據縣治拒殺副總兵馬俊參議馬鉉正德間銀豹

常隨朝威攻陷洛容縣朝威誅死銀豹乃挾其五子四

出擄掠屢敗官軍與朝猛據鳳凰瀏水二巢險固不可

拔總督殷正茂與巡撫李遷謀調思明等處土兵及漢

兵共十萬令總兵俞大猷統之直抵諸巢合營進剿凡

斬首七千四百六十餘級俘獲男婦千三十餘人捷聞

上嘉三臣功陞賞有差是時銀豹實未死祇以鷄威陰

令其黨黿貪已者斬首以獻主簿廖元把總王綱相與

謚之遂以捷聞其後稍傳不死狀正茂令僉事金柱踪

跡之銀豹兄銀站乃生縛銀豹以降正茂械赴闕下且

具疏引罪　上以付吏論銀豹謀反律家屬黨類下撫

臣論治命御史治元等罪遷等勿問

梧府五屯所居荔浦隔藤府江藤縣之中嘗斷藤峽

右臂及白石寨十二磯蒙江口之衝爲諸猺要道其闌

山泉隹秀歇木疊麗田沙衍沃是以落其居而遊其患

洪武間立所近增設城堡集獞兵以守之

廣西猺獞獠獦雜生羣類然繳各有別猺多姓盤氏初

靖江之興安義寧古田融州之融水懷遠有之猜忌輕

生略賤善奔能忍饑獞初慶遠南丹之人呼爲獞今桂

之荔浦脩仁永福且多而忻城荔波天河永順永定獞

屬其慶遠思恩分生熟二種以入編籍爲獠獠熟首浸

版籍惟推勇者爲郎火餘自稱火盟有撫水蠻出慶遠

酋多蒙姓有西原蠻出廣容之南邕桂之西酋多寧姓

有廣原蠻出邕州西南今羈縻州峒多古蠻地

瓊州居浮海中週二千餘里中有黎母山絕峻五峯睨

盤踞據號黎人最中者爲生黎不與州人交其外爲熟

黎雜耕州地原姓黎後多姓王及符熟黎之產今半爲

湖廣福建奸民亡命又[illegible]有高化征夫利其土占

居之各稱峒首成化來副使涂棐有犁庭之計漸就編

差弘治末符南蛇之亂連郡震警其小醜侵突無時而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九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編輯

福建南靖縣知縣臣史鳴皐訂正

刑部

洪武元年八月以大理寺卿周禎爲刑部尚書禎江寧人

漢陞臣本年改治書侍御史

十二月以錢唐爲刑部尚書唐象山人博學敦古行嘗明經陳王道數千言稱旨　上意特授前官嘗議天下通祀孔子及孟子配饗　上皆從其議又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於午門外移日　上悟賜飯仰命撤圖本年致仕

二年三月以劉希魯爲刑部尚書萊陽人守謫

七月以世家寶爲刑部尚書寶臨湘人元舉上尋陞陝西縣是年二尚書並任

十一月以廣東行省參政周禎爲刑部尚書尋陞惠州衞經歷禎瀏陽人江西才子

三年正月以班用吉爲刑部尚書明年改按察副使延津人監士

九月以劉大彬協任刑部尚書

四年二月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爲尚書尋參政四川

閏三月以李友諒爲刑部尚書明年出參福建

九月以端以善爲刑部尚書以善用刑本諸法律而持以平恕老於議法者咸以爲允當明年出參湖廣召還尋卒以善名復初以字行溧水人本端木氏子貢之後元末以儒試吏已儒居金華以書史自娛　上取金華召爲徽州經歷歷官尚書學士朱昇謂其謙退似儒夫專謹似廉儒聽視精悍似俠客援據談世事似談士而其精神超越又似逸民隱者人謂爲實錄云子孝文孝恩皆在翰林

五年三月以吳雲爲刑部尚書雲宜興人少有文行仕元爲翰林待制　上遣魏國公達定元都以禮敦遣赴京除弘文館校書郎歷拜前官明年出參湖廣政事已坐

事被逮至　上重其才釋之後使雲南被害詳册使

以李質爲刑部尚書尋參政浙江

六年以高萬傑孫克義劉惟謙李儼唐鐸爲刑部尚書萬傑二月任四月參政廣西克義元平章也四月任七月致兵部明年復以刑部惟謙七月任儼十一月任明年七月參政陝西鐸十二月任明年改太常卿

八年十月以俗本爲刑部尚書尋參政陝西

十一月以韓士原爲刑部尚書明年布政江西汶上人

九年十二月以商暠唐俊爲刑部尚書明年二月俊出參福建五月暠陞郎中

十年正月以秦中爲刑部尚書尋降郎中
五月改戶部尚書周斌於刑部尋參政陝西
六月以尹性爲刑部尚書
十一年以馮諒沈立本爲刑部尚書立本明年布政江西
十二年以顧禮呂宗藝爲刑部尚書 禮崑山人徵拜戶部尚書改任參事 宗藝東平人元參政
十三年改工部侍郎劉敏於刑部敏阜城人以孝行著洪
武初舉孝廉爲中書吏時幕以小車出龍江布盧葦且
栽於家而後入錄事妻以盧織蓆鬻以奉母人或職亡
以織席罷罷遺其家者敏懸於梁帳其復來竟還之爲

楚相府錄事值中書以沒官女婦給文臣家衆咸勸其
請給以奉母敏固辭曰事母乃子婦事何預他人致權
參事敗敏獨無所預人稱其有行識已出爲徽州府同
知卒於官
十四年七月以胡楨試刑部尚書 錢塘人吏
以王時爲刑部尚書明年降戶部郎中 爲吏
十五年七月起前國子助教開濟試刑部尚書楊汝賢試
刑部侍郎賜冠帶衣一襲濟雒陽人元季嘗爲察罕帖
木兒書記入 國朝爲河南府學訓導權助教以病免
十四年四輔官安然薦其有治才以母憂未終至是始
徵入觀超擢之
十六年十二月開濟有罪誅濟好以法中傷人擅移文督
責諸司若中書省所爲者又爲榜戒其僚屬曰尚書到
任久事之違錯皆寬大容恐復前則罪不貸奏請揭
於文華殿以示衆 上曰爾告戒僚屬之言欲張之殿
廷豈人臣禮耶濟慚謝未幾又立簿曰貞戍之書以限
僚屬出入 上問切責曰聞之古人以卯酉爲常道今
使趨事赴工者朝自寅暮盡戌奉父母會妻子能幾何
時耶濟不聽獄囚有禁死者濟亦不問嘗受一囚賂以
獄中死囚代而脫之爲獄官所發 上詔濟論之歸部

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徵執獄官於獄使其死而殺
之 上怒乃下濟獄并執希哲等詔廷臣訊之濟具服
於是并希哲等誅之濟陰毒狡險外事謙恭嘗朝罷
上召與論政事濟畧無避明但稱曰眞聖人眞聖人
上又深惡其諂佞云
十七年正月以劉逵試刑部尚書 項城人 人才
十一月以王惠迪爲刑部尚書
十九年十月復以唐鐸爲刑部尚書
二十一年六月唐鐸復改兵部以侍郎趙勉署部事
二十二年二月以趙勉爲刑部尚書明年改戶部

二十三年五月遷戶部尚書楊靖於刑部二十六年加太
子賓客兼禮部二十九年使安南
二十四年正月以安童爲刑部尚書尋免 胡騎指揮
三十年以署刑部大理丞夏恕爲尚書 涂陽人 監貝
三十一年四五月建文以都御史暴昭爲刑部尚書尋改
正一品掌平燕布政使 詳靖難
建文元年以侯泰爲刑部尚書 詳靖難
洪武三十五年　太宗改工部尚書鄭賜於刑部
十一月以保定知府雒僉爲刑部尚書仍掌府事明年改
行部

永樂元年以許思溫爲刑部左侍郎明年兼左春坊贊善
思溫吳縣人貢入胄監擢刑部郎歷官侍郎贊襄樸直
不能與物低昂故忽不請於旅卒年四十三
鄭賜以部吏所書文稿多謬誤郎中等官亦不省視皆嘗
治罪　上曰人精神有限案牘煩勞豈無過誤但無欺
弊可釋之
三年二月都御史陳瑛等劾尚書雒僉居官貪婪暴虐擅
作威福十數事又縱其妻於所部郡縣苔辱守令過索
財物且日乘轎於市中強買貨物市人畏之不啻豺虎
僉與妻同惡如此罪何可容　上遣人覆按得實皆處
以死
九月以眞定知府呂震爲刑部尚書 臨潼人 監生
六年十二月以劉觀爲刑部尚書
十二年二月劉觀謫爲吏十二月復任明年改左都御史
三月以工部尚書吳中改刑部尋復改工部十四年復改
刑部
十九年十月吳中下獄以刑部尚書金純署部事明年以
侍郎張本署
二十二年黜刑部右侍郎王勉爲山東參議先是指揮林
觀畏避出征又犯奸贓等罪下錦衣獄與勉同鄉茂就

獄中造虛詞十數百言精鑑告人以覬倖免會赦不果
告已而有言於上者　上曰勉導之也故有是命
十一月以禮部尚書趙羾改南刑部
洪熙元年八月復以吳中爲刑部尚書兼詹事尋改工部
十月以金純爲刑部尚書
宣德二年四月改工部尚書李友直於刑部尋復改工部
三年以段民爲刑部侍郎民武進人永樂甲申進士改庶
吉士除刑部郎擢參政討平妖賊唐賽兒歷今官特勅
考察在京百司會疾小差即出視事日數百人坐囷獄
中翹跂待我奈何自佚三日疾復作卒於官貧不能斂

僉都御史吳訥力爲經紀始得發民好古力學精練吏
事廉平勁直人莫敢干以私
八月金純致仕以兵部尚書張本署刑部明年以侍郎葉
春署
五年八月南京御史張楷劾奏刑部尚書趙羾侍郎余士
吉瞞職旅官本部所繫強盜吳福金者獲奏特決仍詐
病死相驗瘞之其後復強刼又有蘇州富民過逹者安
港巡檢司圖其財誣作强盜械送刑部而私賂獄官獄
卒縊死於獄皆由羾等怠縱所致今該司官吏皆已逮
問羾等亦當罪之　上覽奏怒曰縱有罪殺無罪豈可

恕乎既又曰羾等歷事先朝今皆老矣其召之來命都
御史熊槩兼理刑部
十年七月以魏源爲刑部尚書
致仕南刑部尚書趙羾卒羾祥符人質直孝友博學工詩
文洪武中鄉舉授兵部主事歷事五朝歷禮兵刑三部
尚書所至著聲晩歳優游里居考終於家榮名盛福始
終完備
九月以魏源爲南京刑部尚書永安人洪武丁丑進士
正統二年九月以溫州知府何文淵爲刑部右侍郎
三年十一月魏源下獄尋釋之

五年十月致仕刑部尚書金純卒純泗州人洪武中太學
生爲文選郎中江西參政召爲刑部侍郎扈駕北征歷
禮工刑三部尚書太子賓客賜山陽伯純寛和有容吏
事幹敏宣德三年夏暑勅法司疏獄純數會客宴飲言
官論純淹囚誅繫錦衣獄　上念純老臣與致仕夫純
在刑部　獻陵嘗諭純及臺寺劉觀虞謙同法司向羅
織言及國事輒論誹謗甚無謂自今諸告誹謗者悉勿
治又嘗曰朕或疾惡過甚處治失中卿等須執救
七年十二月以郎中湯寧爲刑部右侍郎
八年正月以御史馬昂爲刑部右侍郎

三月以王質爲刑部尚書
十一月刑部覈奏越獄下尚書王質等於都察院訊問獄
具　上命杖提牢主事王彰司獄王溫等謫戍威遠衛
巡風主事王儉爲民降王質爲戶部侍郎左侍郎郭璡
爲滁州知府其原問郎中等官以不早歸結各降黜之
九年六月以副都御史金濂爲刑部尚書
七月致仕刑部尚書魏源卒源建昌人永樂丙戌進士累
官浙南布政使時歲饑民流源賑給有方流亡盡歸正
統間歷陞蒞官剖決如流獄無冤滯嘗往西北督整邊
務邊將莫不畏服爲人器識宏遠立朝侃侃有大臣體

八月前刑部尚書王質卒質直隸太平人永樂閒鄉舉授
訓導以卓異拜御史歷陞尚書謫戶部侍郎未任卒質
明習國家典故在戶部最久檢覈部事姦弊正訛約節
委積內外輕重咸有品式府中外競陳利害亟行亟罷
質堅持成法崇尚寬平一切爲操切者皆格不行居官
四十年家無長物室無媵妾爲人廉而不苛博學善記
而不能融會爲文質蓋留心經濟文學非其所長
十四年四月以耿九疇爲刑部侍郎時九疇以鹽運使詿
誤逮至京特旨擢用之九疇屢辨疑獄不爲勢利所怵
有婦誣其夫衆欲斷異九疇曰不可杖其婦而歸之人

服其當
十一月金濂改戶部以俞士悅爲刑部尚書
景泰二年十二月以楊寧爲南京刑部尚書
天順元年正月俞士悅論戍詳刑部復士悅長洲人永樂乙未
進士儀表魁岸面色如鐵聲如洪鐘不類南產不生髭
方稜稜見者畏服成化初赦還復其官卒年八十
二月召南京督儲副都御史軒輗爲刑部尚書尋致仕時
輗與都御史耿九疇二人以廉介稱當石亨吉祥恣橫
使官九疇以劾亨謫江西布政輗亦稱病　上召至文
華殿面諭留之輗輗疾不可强乃與致仕陛辭　上復
問輗曰昔浙江廉憲考滿歸家惟二竹籠是汝乎輗頓
首謝又問卿年未老病愈可再用乎輗又頓首辭疾
上賜金爲道路費
以薛希璉爲南京刑部尚書
八月以劉廣衡爲刑部尚書明年引疾尋卒廣衡萬安人
永樂甲辰進士授刑部主事用法平恕陞陝西副使遷
右布政尋陞副都御史至尚書清修簡朴不事浮靡有
古人風
二年七月南京刑部尚書薛希璉卒以耿九疇代先是九
疇論劾　上一日與輔臣論人才言九疇去非其罪李

賢對曰九疇操誠不易得未幾召至爲禮部尚書　上
憐其老改南京刑部得遂優閑　希璉靈水人宣德
庚戌進士拜御史命舉江西荒政事竣擢刑部侍郎晉
尚書景泰初行考察敗命之山東廉問以實罷職貪鄙
者二百五十餘人天順改元仕南京用法明審而存恤
一以仁恕刑無冤濫卒年六十
十月以山東布政陸瑜爲刑部尚書瑜由李賢所薦石亨
極稱陳鉞乘此駕說瑜用賄賂求得之朝士紛然以爲
瑜亟悉不用又劾亨已建於　上謂賢必然見害及瑜
至　上召賢譏之仍用瑜羣小悵然衆議方息

四年八月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卒　上曰可惜此老以
蕭維楨代之九疇盧氏人永樂甲辰進士孝友純至居
喪秉禮平生無宅嗜好公退燒香讀書而已交游不泛
請寄不至於門雖權貴亦敬憚不敢犯論事是非確然
不肯詭隨好善疾邪別白太過以故與衆寡合累遭讒
困贈太子少保謚清惠子裕官吏部尚書

成化元年十月以劉孜為南京刑部尚書孜萬安人正統
乙丑進士以嚴幹其屬久亦安之

二年十二月刑部左侍郎廖莊卒莊吉水人宣德庚戌進
士以庶吉士授給事中歷陞南大理少卿景泰時上疏

請　景帝篤友愛厚重天倫復儲位以固國命忤旨未
幾以母喪赴闕陛見　帝大怒命廷杖八十謫定羌驛
丞　英宗復辟召為大理歷陞南禮部侍郎尋調南刑
部成化改元御史劾其不謹　上曰莊景泰間言事大
節可取陞左侍郎至是卒贈尚書謚恭敏莊性剛直而
心坦夷人有不當輒面斥之已則釋然曉怖稍怫逆議
者猜之

五年以周瑄為南京刑部尚書

九年八月陸瑜致仕以王槩為刑部尚書先是錦衣指揮
門達怙寵作威有弘農衛卒誣指揮李彬謀反事下達
鞫之達鍛鍊反狀已具及會審瑜獨明其寃達怒語侵
瑜瑜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吾何枉人以滅族之罪
耶達譖瑜欲出反者　上不聽誅彬而免其妻子達尋
敗言者欲置之死李賢訪於瑜瑜曰達典制獄任情輕
重不可謂無罪然視紀綱馬順等則有間矣達竟得不
死其平恕寬厚如此至是以疾謝歸瑜鄞縣人宣德癸
丑進士端亮有容寬裕有制任刑部尚書十有五年明
習法令而無與世浮沉之譏屬官賢者禮之如賓有險
且暴者馭之甚嚴及其改過則坦懷待之不追咎其既
往人以是德之弘治二年卒謚康僖

十年八月刑部尚書王槩卒謚恭毅槩廬陵人正統壬戌
進士敏達有才幹習吏事由主事歷藩臬所至囹圄空
虛天順初被誣下獄時襄王入朝　上問以官吏賢否
襄王以對即日宥還尋陞都御史巡撫陜西設法救
荒還定流逋陞大理卿陞刑部尚書疏陳時政十事
上嘉納焉子臣官侍講

九月改左都御史項忠為刑部尚書尋改兵部

十一年正月以右都御史董方為刑部尚書

九月董方等言本部專理刑名非得通曉律例者無以稱
欽恤之意乞依正統間例選諸司辦事進士同本部見

任官岡刑侍乎年後主事有缺只可用者叙補詔從其
議親進士楊茂元等二十人於刑部問刑
十三年黃方乞休致許之以林聰爲刑部尚書
十六年南刑部侍郎金紳卒紳上元人性至孝友入官以
簡約持巳待其屬必厚平生好賢不倦勤於學問雖宂
劇弗廢卒年四十九
十八年八月以張瑄爲南京刑部尚書
閏八月刑部尚書林聰卒贈少保謚莊敏聰寧德人正統
己未進士授給事中改太子司直歷前官爲人和氣滿
容及遇事則侃侃然非流輩所能及間居喜讀書發爲

詩文自成一家言景泰中論諫之臣以聰爲首稱後與
汪直鞫遼東守臣獄甚多偏稱君子有異議云
九月以張鎣爲刑部尚書
十九年三月致仕刑部尚書董方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方滁縣人正統乙丑進士授大理評事歷寺丞少卿法
律精明獄無冤滯歷刑部侍郎晉尚書致仕杜門謝客
人罕有見其面者
二十年四月致仕南京刑部尚書周瑄卒謚恭懿瑄陽曲
人由鄉舉授刑部主事以郎中陞侍郎歷官尚書處性
寬洪無虞詐稚修幹長身識論英發平生不枉道干人

出入兩京法司幾四十年活民利國之功尤多子經官
戶部尚書
二十二年十月以杜銘爲刑部尚書
二十三年九月以刑部侍郎何喬新爲南京刑部尚書喬
新久爲人望所屬萬安輩不欲其在朝故驟徙南京蓋
陞之實遠之也太監懷恩一日詣內閣言新君即位如
何令喬新陞去南京萬安默然
十一月杜銘以萬安去位人言及之四乞致仕許之
弘治元年正月召何喬新爲刑部尚書
四年正月何喬新致仕喬新執法不阿罪小多不悅有御

史鄒魯謀陞大理寺丞喬新薦其屬郎中魏紳補之
魯遂誣劾喬新受親故饋遺值劉吉素啣喬新科發劾
章從中主之逮下喬新錦衣衞鞫訊無驗喬新仍乞致
仕歸魯等亦謫外
以彭韶爲刑部尚書鄭時爲南京刑部尚書
六年六月彭韶罷先是亢旱求言韶陳時政得失乞減去
皇親昌國公墳塋工程及乞遠正中宮王蔺茵通嘉禾
之刑皆時所不敢言者左右及戚畹皆不悅大學士徐
溥亦與韶不協韶乃引疾乞骸骨歸又明年卒贈太子
少保謚惠安韶莆田人天順丁丑進士筮仕刑部司屬

、以至尚書始終一節林俊奏謂彭韶正色立朝愛先爲
國生今之世無愧古人沒而易名宜如吳訥魏驥葉盛
等謚斯爲近之不知定議之時何取恵安之義合大錄
細不副其生平之行不足以服中外之心請更謚不報
以右都御史白昂爲刑部尚書
七年九月致仕南刑部尚書張瑄卒瑄江浦人正統壬戌
進士賦性仁厚每讞獄惴惴恐人入罪鄉里有犯惟正
其罪而不加朴
十一月以閔珪爲南京刑部尚書
九年四月以戴珊爲刑部尚書

十二年八月致仕南京刑部尚書鄭時卒時舒城人景泰
辛未進士嚴重鮮介百無所好惟好施予處人以恩信
不忍言人過歷歷中外四十餘年廉慎之行始終如一
十三年五月白昂乞致仕許之加太子太傅
改左都御史閔珪爲刑部尚書
珪尋加太子太保
六月以翟瑄爲南京刑部尚書
十四年閏七月以王繼爲南京刑部尚書尋改兵部以翁

京都御史陳道代（道盱眙人天順甲申進士）
十五年十二月致仕刑部尚書何喬新卒喬新廣昌人吏
部尚書文淵子景泰五年進士守官清慎律己方整博
學精法律敏於吏事事無難易夷險不避嫌怨必行其
志剛介寡與平生惟與彭韶丘濬爲相知所著有周禮
註解宋元史臆見椒丘文集等書正德中謚文肅
十六年刑部尚書閔珪讞重獄忤旨批答久不下一日劉
大夏入對便殿　上因諄及之對曰人臣執法不過效
忠朝廷珪所爲無足異　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
如此對曰臣幼讀孟子見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

人執之而已似未可深責珪　上頷之明日允珪所擬
六月前太子太傅刑部尚書白昂卒贈太保謚康敏昂武
進人天順丁丑進士擢給事中嘗因災異上讜命余以
全大信六事會內臺巡江治河有功入司風紀歷掌邦
刑有平恕老成之譽子圻官至副都御史
十七年三月以樊瑩爲南京刑部尚書
十八年以張敷華爲南京刑部尚書
正德元年以潘蕃爲南京刑部尚書蕃許讞明恕多所全
活時逆瑾煽虐蕃耻俛屈力乞休歸未幾瑾以私憾譖
蕃逮赴京與劉大夏同謫戍瑾誅詔復其官

二年閏正月刑部尚書閔珪致仕以左都御史屠勳代
八月以洪鍾爲刑部尚書
三年二月屠勳加太子太保致仕以南右都御史王盛之
爲刑部尚書
刑部左侍郎韓邦問陞尚書致仕邦問會稽人成化己丑
進士狀貌魁梧屹若山立舉止有常言笑不妄以不通
逆瑾去身雖不出而表俗浮物之功自不可泯嘉靖十
年卒
十一月前刑部尚書樊瑩卒瑩常山人天順甲申進士以
御史知松江平陽府歷陞南刑部侍郎宗南貴聯五月

勅瑩考察雲貴諸吏罷遣千餘人召還部爲尚書尋致
仕後逆瑾誣瑩妄理鹽引侵事及擅減上供布數萬
其官比瑾誅瑩卒已三年詔復其官十四年贈太子少
保謚清簡瑩明習律令潔己好修侃侃自樹交游稀寡
人皆敬而畏之
十二月以吳洪爲南京刑部尚書尋致仕 吳江人成化乙未進士
四年正月以洪鍾爲刑部尚書十一月改左都御史以劉
璟代 璟鄢陵人成化乙未進士嘉靖二年卒
閏九月刑部侍郎陶琰下詔獄勒爲民罰米四百石運奉
詔命將陝西遊擊徐謙訐奏御史李高而謙劉瑾黨也
厚賂瑾欲中高以危法 上命琰往覈其事琰總治邊
高瑾怒遂矯部下錦衣獄禁錮幾兩月乃罷官去
五年正月以劉纓爲南京刑部尚書 吳縣人成化戊戌進士
六年正月以何鑑爲刑部尚書尋改兵部
十月前刑部尚書閔珪卒贈太保謚莊懿珪烏程人天順
甲申進士授御史歷官左都御史南北刑部尚書前後
在法司屢治大獄皆會切情法加以仁恕逆瑾用事遂
請老詔加少保致仕珪少以韓魏公自期其後歲歷中
外焯著勳烈雍容廟廊不見運動而天下陰受其賜者
甚多

七年十二月以張子麟爲刑部尚書
八年十二月以鄒靈爲南京刑部尚書
九年八月以陳壽爲南京刑部尚書尋致仕
以戈瑄爲南京刑部尚書
十一年十月前刑部尚書屠勳卒贈太保謚康僖勳平湖
人成化己丑進士性穎敏自成童已學貫經史有重名
嘗曰士當無書不讀雖屢更劇暑恒手不釋卷尤善詩
歌當逆瑾用事諸司誦先關白而後奏聞勳執不從曰
若是不惟三尺法可以喜怒高下且無朝廷矣瑾銜之
乃引疾求去加太子太保賜傳歸子應坤偶進士

前刑部尚書潘蕃卒蕃崇德人成化丙戌進士性儉約朴
素自初官至極品一如布衣皆兩旅不携家累不以軍
功錄子孫清介甚方人癖有及病革戒子勿乞卹郵奠
塟中詔營葬諭祭
十四年七月致仕刑部尚書王鑑之卒鑑之山陰人成化
戊戌進士知元氏縣有治才擢御史督南畿學政寬嚴
相濟藻鑑不爽士咸畏而愛之入爲大理丞轉都御史
歷陞刑部侍郎晉尚書時逆瑾擅權以威虐銷士大夫
爭卑諂諸求自免六卿見者皆長跪鑑之獨與抗禮尋
謝病歸卒贈太子太保
十五年十月以金獻民爲南京刑部尚書
十六年七月以趙鑑爲南京刑部尚書
十月刑部尚書張子麟以親老乞歸養從之
嘉靖元年四月調工部尚書林俊於刑部
十二月致仕刑部尚書戈瑄卒瑄景州人成化乙未進士
爲御史會萬妃怙寵幸同官上章論之 憲廟震怒杖
之午門歷官都御史協南北院事以尚書六載乞歸優
游山林鄉邦宗族翕然欣然相遇覩其言動以爲楷式盛
兄弟宗族曲盡恩禮
二年四月逮繫刑部主事羅洪載於獄錦衣百戶張瓘索
美妾人洪載發幼之瓘故哀懇乞受笞洪載笞之瓘遂
以違法撻錦衣衛官奏聞 上怒命逮訊給事中劉濟
尚書林俊孫交各疏救不報因各求退 上慰留之
致仕南京刑部尚書陳壽卒謚簡襄壽新淦人貫遼東籍
登仕四十年建明樹立多可述而廉名尤著居常布衣
蔬食如寒士歿無以爲斂親舅供貲助之諸子旅寓南
京環堵蕭然
七月林俊致仕先是俊以太監崔文家人李陽鳳事于
上怒切責俊謝過乃免 詳中官 既而永不知府郭九皋爲
奸徒趙紀誣訐受賄故勘殺人東廠芮景賢請逮繫時

九皋已移守臨洮乃就臨洮逮之俊言治道宜持大綱
恤大體九皋卽貪且忍猶不可以天子而使有司況以
單辭而遽命緹衣對簿使以誣詆死其不傷聖德乎
不報俊乃稱病乞休許之俊復言聖明在上朝多君子
而臣予將歸之言願賜採納乞召宣大臣如 孝宗故
事每事必與臺閣共議而行 上嘉之命馳驛以歸
八月以金獻民爲刑部尚書尋改兵部
十一月以趙鑑邊憲爲刑部尚書憲南京
三年六月以孟鳳爲南京刑部尚書
九月刑部尚書致仕林俊卒年九十六病時疏言身後乞

先祭禮以安存殁於錄議聰諸臣以慰幽冥又言古者
殺人於朝與衆棄之非欲刑戮而致之死也成化時
臣鞘及見廷杖三五臣綁衣重氈才足示辱正德時逆
瑾用事始起去衣之端末年諫止南巡遂有死杖下者
成弘問詔獄惟叛逆妖言重加拷訊其餘常犯送鎮撫
問法司擬罪今一槩訊問無復紙爲非祖宗仁厚之意
也疏下所司後尋卒俊莆田人成化戊戌進士立朝正
直不妄詭隨羅志林整一介不苟取冲素若寒士尤好
引掖後進士論推服贈少保謚貞肅
五年三月南京刑部尚書孟鳳卒贈太子少保鳳曲阜人

弘治庚戌進士拜御史歷懷慶知府擢都御史撫制龍
虜邊塞寧轉督漕事值淮徐大水　武廟親征區畫
有方民不覺費累遷尚書精白一心申嚴邪禁不徇於
情不撓於勢始或議之終乃帖然服
四月以聶賢爲南刑部尚書尋改左都御史以李承勛代
五月刑部尚書趙鑑致仕　上特製詩一首書於龍箋賜
之以顏頤壽代
六年八月顏頤壽以李福達事下詔獄以李承勛爲刑部
尚書尋改兵部以胡世寧代
以方良永爲南京刑部尚書未任卒謚簡肅莆田人弘治庚戌進士

七年十一月以高友璣爲刑部尚書明年以按問郭勛事
勒致仕
八年五月以周倫爲刑部尚書尋改南
九月以許讚爲刑部尚書
十年九月以王時中爲刑部尚書
十一年八月以聶賢爲刑部尚書尋改都御史明年復任
十二年五月以聞淵爲南京刑部尚書
十四年七月以唐龍爲刑部尚書
十六年十月前刑部尚書趙鑑卒贈太子太傅謚康敏鑑
壽光人成化丁未進士性好士樂善雖面折不能容人

之過而宿怨弗藏敵人弗濫之臨事決議能以二三語
折衆靡不服
十七年五月以楊志學爲刑部尚書
十八年六月以周期雍爲刑部尚書
八月以周用爲南京刑部尚書
十九年七月前刑部尚書聶賢卒贈太子少保謚恭襄賢
長壽人弘治庚戌進士持正守清苦始終不變士論重
之
降周期雍俸一級先是錦衣指揮樊瑤以長子綱背棄不
常嗣欲令庶子緯爲嗣綱又訐緯不可改立嗣已乏

部下法司按治刑部擬以子揭惡以毀親父罷私以偏
廢其罪均　上報曰父子不可並罪再議之於是法司
改擬謹告人死罪減本有律擬仍奏事不實　上怒責
期雍曰擬奏已事與奏事不同期雍變亂律條責令對
狀尋宥罪　上謂期雍掌刑法擬事不當律奪俸一級
八月周期雍致仕期雍寧州人正德戊辰進士授御史遷
福建僉事累陞刑部尚書　聖駕還京大赦有從者
索湖廣布政徐乾按察使吳兌祿賂不遂假法欲寘重
典期雍不可曰殺人以媚人吾弗爲也乾等竟止免官
郎助治以鎮撫宿陳奏以災異策免大臣期雍亦自陳
致仕歸家居一十二年卒期雍官績表表人共稱述居

鄉不能調於衆口
九月以[illegible]爲刑部尚書桐城人弘治壬戌進士
二十年正月刑部尚書楊志學卒志學長沙人弘治癸丑
進士在寧夏及柳州都府拆築花馬池垣牆屢立邊功贈
太子太保諡康惠
刑部左侍郎陳璋卒璋樂清人弘治乙丑進士始忤逆瑾
又觸新鄭廷杖以是直自負海內稱之
六月給事中吳從義劾錢如京貪污敗著　上命錦衣衛
收如京家廝役通賂者與鎮撫司嚴鞫已而按問無狀

命如京致仕
九月以吳山爲刑部尚書尋以郭勛事讞獄被劾免　山
新淦人刑部尚書洪之子也正德戊辰進士由刑部主事歷
官尚書廉勁抗直用獄詳刑威稜截然無所顧避
二十一年正月致仕刑部尚書王時中卒贈太子少保時
中黃縣人弘治庚戌進士以鄢陵令召授御史逆瑾亂
政時中抗疏論劾瑾啣之識於屏以他事發詔逮獄坐
重辟賴法司前三日戍鐵嶺衛瑾誅起四川副使歷
陞巡撫寧夏以虜寇賜璽玉已召爲副都御史僉院事
進兵部侍郎陞尚書督團營改刑部歷中外四十年完

名以歸卒年七十七
三月以顧璘爲南京刑部尚書
七月致仕刑部尚書周倫卒贈太子少保諡康僖倫崑山
人弘治乙丑進士
十月以聞淵爲刑部尚書
二十三年八月以唐龍爲南京刑部尚書
二十四年正月以屠僑爲南京刑部尚書
二十五年三月致仕刑部尚書高友璣卒贈太子少保諡
莊簡友璣樂清人弘治庚戌進士安重有操執不避
權勢斷獄不枉士論推重

六月蔭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張子麟子麟棗城人成化
八甲戌進士歷更大獄若逆濠逆瑾寧彬輩儼然次斷悉
依部法以親老乞歸林居二十餘年

二十六年二月以屠僑為刑部尚書尋改左都御史以喻
茂堅代

三月以萬鏜為南京刑部尚書

二十八年御史郭公道劾刑部侍郎詹瀚如獻美婦於當
道遂得貪緣進用役衙蒙穢不可使久居卿貳詔致仕

三月以劉訒為南京刑部尚書十月改北

二十九年五月以學士鄭為刑部尚書尋改戶部以顧應

祥代

以傅頤為南京刑部尚書

三十年二月顧應祥改南以萬鏜為刑部尚書

十一月以應大猷為刑部尚書 仙居人正德甲戌進士

三十一年九月以何鰲為刑部尚書 刑部尚書紹子正德丁丑進士

三十三年三月以胡尚德為南京刑部尚書 星子人丙戌進士

三十五年十二月以歐陽必進為刑部尚書

三十六年三月以馮岳為南京刑部尚書 慈谿人丙戌進士

八月以賈應春為刑部尚書

三十七年三月以鄭曉為刑部尚書

三十八年三月以蔡雲程為南京刑部尚書 [illegible]人己丑進士

九月致仕刑部尚書劉訒今贈太子少保訒鄢陵人故尚
書璟子正德丁丑進士 武廟南幸訒以寺丞推官
蕪湖縣中貴索餽不與繫獄罷官嘉靖初起廢尋遷御
史累進尚書毅然守正不少撓法士論服之

三十九年四月罷刑部尚書鄭曉閑住不許再用降左右
侍郎趙大佑傅頤各俸二級故事近京軍民有冤得投
牒通政司赴刑部訴理寺御史鄭存仁巡按順天移檄
禁民越訴凡法司官擅受民詞有所追取府縣不得輒
發曉聞之乃引大明律例有停囚待對之條及會典中

亦載近京犯人得聽法司兩理奉大佑等上疏論存仁
違例侵官存仁亦執大明律自下而上之議論曉等欺
罔 上下其章於都察院會議科看議未上曉等疏辯
上責其不俟處分先行辯瀆且言前者周山等作亂猝
本在激變之人曉等奏旨未誠疏內無一字避退雖曰
執法終自尊乃劾降曉等而命自今一應詞訟在外者
屬之有司在京者屬之刑部不許再行爭擾

五月以閔煦為刑部尚書 任丘人乙未進士

以潘恩為刑部尚書

四十年四月以馮天馭為刑部尚書 蘄州人乙未進士

七月以蔡雲程爲刑部尚書盧勍爲南刑部尚書勍雲人壬辰
進士
四十一年五月以張永明爲刑部尚書九月改左都御史
以黃光昇代
四十二年五月以趙大佑爲南京刑部尚書
四十四年六月以朱衡爲刑部尚書尋改工部
九月以錢邦彥爲南京刑部尚書邦彥吳縣人乙未進士
致仕南京刑部尚書顧應祥卒應祥長興人弘治乙丑進
士授饒州府推官歷陞副都御史巡撫雲南以奔母喪
不俟代罷用薦起再撫鄖陽南京兵部侍郎未至召

爲刑部尚書尋致仕歸南京以疾乞歸應祥嗜書無所
不窺其最自喜者九章勾股法謂能以人法勝天巧辭
太子少保
四十五年十月御史王時舉論劾刑部尚書黃光昇不諳
律例縱情出入如內犯李永以斥事自關乘輿本無死
比也乃擬爲正犯王相私鬻平民者三本無生條也乃
擬爲矜疑尚非聖明燭斷則永爲含冤之鬼相乃出押
之虎矣宜勒令致仕以爲人臣故出入者戒　上以永
係內犯時嘗輕率肆言詔發戶外爲民光昇供職如故
隆慶元年四月黃光昇致仕以毛愷爲刑部尚書愷江山人

乙未進士
五月以孫植爲南京刑部尚書平湖人嘉靖乙未進士
致仕南京刑部右侍郎曾鈞卒贈尚書諡恭肅鈞進賢人
嘉靖壬辰進士爲人端嚴廉正嘗劾武定侯郭勛大學士
嵩有直聲入官垂四十年始終一節士論許之
南京刑部侍郎吳悌卒悌金谿人嘉靖壬辰進士任宣城
知縣擢御史病家居二十餘年以薦起歷官至侍郎卒
於官悌清修剛介生平一節士論與之
御史劉思賢劾奏刑部右侍郎游居敬從以講學目時名
其才與節無足取者嵩爲巡撫以失事被逮時嘗行千

金於嚴世蕃脫罪不宜復居近列吏部覆居敬須因書
官交薦起用且前事已明不宜復深究得旨留用
原任刑部右侍郎鄢懋卿有罪發邊衛充軍初懋卿萬寀
皆諂附嚴世蕃奸贓狼藉嘗以巡鹽都御史徧歷郡縣
所供億驕縱及橫索有司餽遺無筭貪黷恣肆士大夫
爲之側目世蕃敗有司籍其家世蕃嘗寄家數萬金事
頗涉懋卿役詐取宋金二萬家抵罪詞連懋卿有司驗
問頗有蹤跡懋卿竟坐充軍
三年刑部尚書毛愷致仕大學士高拱以都御史王廷論
張齊逮問愷擬張齊謫戍爲阿附徐階也曰凌侮之乃

致仕去

四年正月以葛守禮為刑部尚書

三月復以黃光昇為南京刑部尚書尋致仕

十月以陳其學為南京刑部尚書未任 登州人嘉靖甲辰進士

十一月以劉自強為刑部尚書 扶溝人嘉靖甲辰進士

五年以李遷為南京刑部尚書 新建人嘉靖辛丑進士未任

六年正月以謝登之為南京刑部尚書

國朝典彙卷一百八十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湖廣藍山縣知縣臣伍承慰 訂正

刑部二

刑法

吳元年 上嘗謂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害譬之燎草萊者芟鋤不謹必傷良苗繩姦慝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於箠楚之下屈抑頓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蓋不得已懸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譬之水火能焚溺人狎之則必傷遠之則無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斃人刑本生人非求殺人也苟不求其情而輕用之受枉者多矣故欽恤二字用刑之本也

國初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屬之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命收繫錦衣衛審其情辭用事者因以非法凌虐

上聞之怒曰訊鞫者法司事也凡負重罪來者或命錦衣衛審之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其鍛鍊也而乃非法如是命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繫囚送刑部審理

上謂臺省臣曰近代法令極煩其弊滋甚今法令正欲得中勿襲其弊如元時條格煩冗吏得夤緣出入為奸所以

其它不勝且以七殺言之謀殺故殺鬭毆殺皆死罪
何用如此分析但謀殺有可議者要之與戲殺過失殺
不大相遠今立法正欲矯其舊弊大槩不過簡嚴簡則
無出入之弊嚴則民知畏而不敢輕犯爾等其體此意
上指道旁荊楚謂世子曰古者用此為朴刑蓋以其能去
風雖傷不至過甚苟用他物恐致損生此古人用心之
仁亦宜知之
洪武元年正月　上謂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
嘗一日自安蓋治天下猶治絲一絲不理則衆緒紛亂
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後行惟恐不當致生奸弊以殃吾

民以此不敢頃刻安逸至於刑法尤所關心然此非一
人所能獨理卿等皆須究心庶幾人無冤抑刑獄清省
漢宣帝言獄者所以禁暴止奸養育羣生甚得用法之
意卿等宜體之毋忽也
上謂省臣曰鞫獄當平恕非大逆不道罪止及其身先王
之政罪不及孥罰勿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
毋連坐參政楊憲言民輕犯法則犯者益衆　上曰民
之為惡猶衣之有積垢加以澣濯則可以復潔汙染之
民以善導之斯可以復新矣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
犯其為術也淺且求生於重典是猶索魚於釜得活甚
難凡從輕典雖不求其生自無死之道
二年十一月　上諭刑部尚書周禎曰刑以輔治唐虞所
不免觀舜命皐陶之辭始雖曰明刑終期於無刑皐陶
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以恤
刑為重而民亦自不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甞觀此
深有所契卿當體之
四年二月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為尚書諭之曰膏粱所以
充饑藥石所以療病使無病之人舍膏粱而餌藥石適
足以害身仁義者養民之膏粱也刑罰者懲惡之藥石
也為政若舍仁義而專務刑罰是以藥石毒民非善治

之道也今擢卿為刑官之長用法之際常體古人欽恤
之意則張釋之于定國皆可為矣
五月　上與廷臣論刑罰御史中丞陳寧曰法重則人不
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　上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
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偽必滋
夫壘石之岡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鐵之溪水非不
清而魚鼈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
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顚抽脅之刑參
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民慤罪當
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所措手足矣

除開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
致堯舜之治也宰衡而退
五年衛卒有差遲受親舊私遺者衛官以違法并逮其親
識請罪之　上曰人歸故鄉親舊無親識慰勞餽贈人之
常情命皆釋之因謂侍臣曰近來諸司用法秋毫苛細
用法如此使人舉動即罹刑網甚失寬厚之意
十月詔自今雜犯死罪可矜者免死發臨濠輸作以時營
中都恐力役妨農也
七年山陽民有父得罪當杖而子請代者　上謂刑官曰
父子之親天性也然不親不遜之徒親遭患難有坐視
而不顧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於至情朕爲孝子屈法
以勸勵天下其釋之
八年二月命各處入民雜犯死罪者免死工役終身徒流
者照年限工役其官吏受贓及犯私罪當罷職者發鳳
陽屯種犯流罪者鳳陽工役一年然後屯種
十二月　上諭御史臺曰比設糧長令其斂民租以總輸
納無有司科擾之弊於民甚便自今糧長有雜犯死罪
及流徒者止杖之免其輸作使仍掌稅糧御史臺臣言
糧長有犯許納鈔贖罪制可
十年六月人有告山西之民從故元四大王爲寇者俯獲

至京法司以聞　上曰刑罰所以威惡爲之必當其罪
則刑不濫而人心服彼四大王以元之遺孽竄匿山谷
聚逋逃以爲民患山西之民避患巢穴者往往被其驅
掠狙會爲盜皆不得已豈真爲盜者古人云得其情則
哀矜而勿喜此之類也今民相捕獲將延蔓不已是驅
之爲黨而激之爲亂也其釋之各給道里費遣還鄉里
十四年九月　上勅刑部臣曰帝王撫臨百姓皆欲其從
化至於刑罰不得已而用之故唐虞之法罪疑惟輕四
凶之罪止於流竄今天下已安法令已定有司既不能
宣明教化使民無犯及有小過或加以苛刻朕甚憫焉
夫上有好生之德則下有爲善之心改過者多則輕生
者少自今惟十惡眞犯者決之如律其餘皆減死論
十五年十月刑部尚書開濟奏曰欽惟聖明治在復古凡
事務從簡要今內外諸司議刑奏劄動輒千萬言泛濫
無紀失其本情況一事爲數似此繁瑣何以能究此皆
胥吏不諳大體苟非禁革將以成弊　上曰虛詞失實
浮文亂眞朕甚厭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
於是命刑科會諸司官吏議成式榜示中外
十六年二月　上諭　皇太子諸王曰凡聽訟貴明不明
則刑罰不中罪加良善人心怨咨有傷天和或有大獄

必當詳審庶免構陷之非鍛鍊之弊
六月刑部尚書開濟等議定五六日旬時三審五覆之法
上曰天下之事不可徇名而失實昔因名而責實近聞
審覆之法但應旬時之名無曰今是昨非但謂大同小
異審覆者未必盡其心告訴者未必盡其情朕深知其
弊爾宜戒之時濟議法巧密　上覽而惡之曰刑罰禁
民爲非使之遠罪非以陷民也汝張密法以罔民無乃
用心太刻夫竭澤而漁害及鯤鮞焚林而田禍及麛㲈
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乎非朕所以望汝也濟大慚
十七年　上諭刑部曰刑者人君用之以防民君之於民

如天之於物天之道春生秋斂而論天之德則曰生君
之道仁育義制而論君之德則曰仁夫王良善御豈在
於策周公善治豈在於刑所謂刑者輔治之具是以用
之不可不詳故每令三審五覆無非求其生而已
詔禁諸司納賄布政司毋得送賍六部等衙門若六部有
犯必稽賍自何來司府州縣有犯必遞相窮究
三月詔改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公署於太平門外勅曰
肇建法司於玄武之左鍾山之陰名其所曰貫城貫法
天之貫索也是星七宿如貫珠環而成象乃天牢也若
中虛而無凡星於內則刑官無邪私政平訟理獄無囚

人若凡星出於貫內者刑官非人若中有星而明者貴
人無罪而獄今法司已法天道建置爾諸職司各勵乃
心慎乃事法天而行之如貫之中虛庶不負朕肇建法
司之意也爾其敬哉
十二月左都御史詹徽奏太平府民有毆傷孕婦至死者
律當絞其子乞代父受刑奏請裁決詔大理寺卿鄒俊
議曰子代父死情固可矜然死婦繫二人之命寃將由
伸犯人當二死之條律何由貸與其存犯法之父孰若
全無辜之男詔從其議
十九年十二月詹徽言　陛下於刑獄每存欽恤蓋欲期

於無刑而頑民狃玩犯者不止臣愚以爲莫若嚴刑以
勸之使知所畏而重犯法　上覽之曰刑不可使縱弛
亦不可使過嚴縱弛則爲惡者無所畏過嚴則爲善者
或濫及用刑之道但貴得中得中則刑清失中則刑亂
而嚴獲矣如爾所言恐流於濫其可哉
二十年四月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得罪幸
宥免矣今復不悛宜并論前罪誅之　上曰前罪既宥
今復論之則不信矣用刑不信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
罪至死而縱之則爲縱惡不至死而誅之則爲濫刑今
罪未至於死而欲殺之在爾有故入之罪在朕無輕

刑之仁皆不可也杖而遣之
二十一年勅刑部都察院凡罪人當籍其家者如謀叛奸
黨造僞鈔之屬則沒其貲産丁口餘者止收貲産而不
爭仍以農器耕牛還之俾爲衣食之本
二十四年八月、上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自今惟犯十
惡并殺人者論死餘死罪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力不
及者或二人或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家備貲以行學
士劉三吾曰聖心仁恕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
上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食嗜之而不知止設法以防其
犯而犯者益多推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三吾曰三

代而上刑罰常簡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罰常濫以嚴
刻也　上曰善爲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
二十八年六月　上御奉天門勅諭文武羣臣曰朕自起
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眞僞無不
涉歷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
法外加刑使人知所警懼然此特權宜處置頓挫奸頑
非守成之君所用以後嗣君統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誥
並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蓋嗣君生長深宮人情
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善良臣下敢有
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九月工部尚書嚴震直弟姪不法命自訊獄成具奏　上
以震直不欺釋之
上垂諭皇親國戚有犯在嗣君自決惟謀逆不赦餘犯輕
者與在京諸親會議重者與在外諸王及在京諸親會
議皆取自上裁其所犯之家止許法司舉奏並不許擅
自逮問
永樂二年三月　上召刑科都給事中楊恭等諭曰國家
號令使小人畏而不爲可矣雖其爲惡之心未必革然
爲上者用法當以寬不以猛待之當以誠不以僞猛則
民不堪僞則民不信去歲命御史給事中往各處撫安

軍民禁止隱奸遇其爲善歸遷之際諄諄告戒務在安
民昨日給事中丁珙等奏四川見無犯法者乃陰遣親
信用銀誘之變易已而果有犯之是其心終不戒也遂
執之珙不肯刻薄如此假令民畏法反執陰誘者送官
何以處之古人治天下無非公平正大之道昔唐太宗
以物試人待其受之則加之罪頗覩微誠而止朕嘗戒
此事恐得覩微其人置於左右令此輩小人但圖邀功
不顧枉陷良善甚孤朕任使其令都察院遣人馳往釋
所誣民而執珙等赴京罪之仍移文各處撫按使咸知
珙等所爲以爲戒

正月廵按北京御史周新言北京所屬吏民有犯徒流者蒙恩免罪就發北京人少處爲民種田公私兩便若監候詳擬往復數月饑窘憂愁多死獄中請今後死罪及職官有犯詳擬待報其吏民所犯徒流者悉從北京刑部或御史詳擬允當就發種田如此則下無淹禁之患而上不負寛恤之恩　上曰御史言是且命北京百姓有犯應决者許收贖

六月刑部奏河間民有訟其毋者有司反擬毋罪　詔執其子及有司罪之

七月大理寺言有犯法者當黥　上免之既而諭之曰朕

免之者慮過其自新之路人誰無過亦有誤犯而非故違者如既黥之彼雖有遷善之意顧其身已墨亦自怠矣故朕於墨刑不輕用也

九月刑部言有千戶違法縫夾皮爲鞭灌桐油其中以决罰人罪當杖　上曰制皮鞭罰人取其柔薄益刑具之輕者示辱而已今用皮鞭又灌油其中傷人甚矣用心殘刻如此豈可使長人杖之仍罷其職

十月刑部尚書鄭賜等言北軍士初犯罪者皆蒙宥免小人作過豈當全無懲戒　上曰天不於惡木廢發生君子不於小人忘矜恤朕特矜其初犯耳如怙終固不宥

四年正月西域貢佛舍利禮部尚書鄭賜請匿是覓釋罪囚　上曰帝王之治以刑賞爲務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無以治天下梁武帝元順帝皆溺於佛有罪者不刑致法度廢弛綱紀大壞而至於敗亡此豈可效爾儒者乃欲姑息爲治耶

四月錦衣衛奏民有與外國使人交通者宜執付法司治如律　上問其實對曰以瑣彩市之復與交語甚久　上曰釋之錦衣衛復言瑣彩于物雖微交通于法難宥　上曰立法以禁奸過輕則民慢刑法在體情過重則民急彼小人立心富則以錢易物貧則以物易錢交易價

直豈一語可决彼何知國法其釋之既而　上謂侍臣曰兹事若忽於聽察則愚民以一瑣彩獲罪矣侍臣曰古稱視不爲惡色所蔽爲明聽不爲奸人所欺爲聰政是至聽之下自不能欺　上曰古人言聽思聰聰作謀非特蔽不能盡心不有雖聽不聞聽不聰雖謀不獲

九年民有盗勅善書者刑部黥發戍邊奏聞　上曰黥卽爲棄人欲改過無由矣况盗書豈可比盗財者槩黥之宜免戍邊去所黥字令自今凡情可矜疑者必先具奏

十年法司逮犯人內一二人欲有所陳訴錦衣衛官促之起遂不得陳　上見而知之曰在朕前下情尚不得達

況千里之外哉領錦衣衛官曰繼今敢復爾者必誅
令法司凡奸民越訴當管者免罪令挈妻子徙北京良鄉
涿州昌平武清爲民種田給路費三年始供租調誣告
犯徙流笞杖者亦免罪挈妻子徙盧龍山海永平與州
爲民種田不給路費一年供租調
洪熙元年　上謂刑部都察院曰朕於刑法未嘗敢以喜
怒增損卿等鞫獄之際亦當虛心聽察量其情實有罪
不可幸免無罪不可濫刑持法則信則人有所畏而不
敢犯若不明其情而任己輕重或迎合朕意使人含冤
抱恨者朕之所惡卿等其以爲戒卿等皆國大臣非獨

自己當存矜獄之心如朕一時過於嫉惡處法失中卿
等更須執正毋以乖違爲慮朕不難於從善也
三月　上聞京城軍民私宰牛者甚衆因歎曰愚人苟圖
目前之利更不恤刑罰命三法司自今私宰牛者十倍
將直追鈔仍治私宰之罪
七月刑部主事曾宗儒坐受贓殺人等罪都察院奏事雖
赦而情犯深重　宣宗命杖一百戍廣西因諭都御史
劉觀曰五刑謂之天討以其至公無私若以私意爲重
輕非天討矣爾法司能以公存心而行之以忠厚亦可
感召和氣爲邦家之福於爾亦有利焉若立心不公輕

重任情枉及良善人將歸咎朝廷鬼神鑒之亦非爾等
之福如犯者情有可矜罪有可疑爾慎頗慮不欲　自
斷者爲朕言之當爲裁決
十月　上諭法司曰卿等所奏刑名多有軍職雜犯死罪
及應徙流者朕念其祖父立功或本身効艱難得官一
因愚戇遂致罪戾情有可憫但令于邊境充軍立功其
真犯死罪者不赦
宣德元年　上諭法司曰朕觀周書立政篇云式敬爾由
獄以長我王國此言深有意味蓋能敬慎用刑不致枉
濫則仁恩洽浹足以培固國本福祚豈不靈長今不必

論效驗但當以敬爲主有虞欽恤正是此意卿等宜夙
夜勿忘
二年戶部奏陝西岷州河州洮州臨洮各衛糧餉皆西安
等府稅糧供給邇來歲歉民貧多致逋負倉無儲峙欲
將陝西三司及諸等衛有司罪囚除真犯死罪依律收
贖從之
三年二月　上御文華殿謂侍臣曰朕觀先王治民有本
有末制田里以給衣食設學校以明教化不幸而有頑
愚者然後刑之蓋非得已不然則無以明教化然觀肉
刑駢過於慘侍臣曰古人用肉刑故人人自愛而重犯

法至漢文帝除之自是人輕見法　上曰古人教民之道周備故犯法者少後世教民之道不至故犯法者多未必係於肉刑之存否舜法有流宥金贖而四凶之罪止於流放竄殛可見當時被肉刑者必皆重罪況漢承秦敝使書有律若槩用肉刑傷殘者多矣以不教之民而遽斷其支體刻其肌膚亦所不忍隋唐以後以笞杖徒流死爲五刑亦良法也又曰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鍼灸圖禁鞭背皆后世仁政文帝培植漢之國脈太宗肇啓唐祚享國長久有以哉

大學士楊士奇言唐虞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賢

子弟例不許進用　上曰舜殛鯀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又曰劉聯亦極刑家今不在侍近乎汝於勅諭中明書極刑除犯謀反大逆外其餘犯者其子弟有文學才行並舉聽用

十二月　巡撫浙江大理卿胡槩等械強賊平康之黨三百人至京　上諭法司曰平康罪必不宥但一人之惡而累衆如此其中豈無良善詿誤者卿等宜與之辯無罪者不可濫刑有罪者不可倖免必須得實

四年正月勅三法司今後官吏軍民人等除罪大惡極寘之重典理不容恤其詿誤干連于法雖免而情實可矜者酌量第等悉令北京納米贖罪

二月勅諭三法司但犯不孝及烝父妾收兄弟之妻爲妾及敗倫傷化者在外有司毋擅斷决悉令送京師如律究治若武官及其子弟有犯者不許復職承襲永爲例

四月　上諭三法司曰昨大理寺奏陝西軍人因盜一羊而殺人論罪當斬朕思一羊之値幾何而致於殺人取之所得甚微而所喪甚重愚哉凡重獄中有可矜者卿等更須詳審

景泰元年四月南京吏部尚書魏驥會法司因旱恤刑主決惡逆子剛氏以剛年少欲緩之驥曰此婦人之仁天

道不時正爲此也遂決翌日雨又戍卒四人牧馬三人互毆一人死之有司拷訊三人內一人當之驥曰罪一人則情可矜罪三人則律不合宜上請卒得旨三人各杖一百改戍邊城

四年給事中盧祥言近者會議寬恤事宜其謀逆反叛人命強盜俱許出首免罪定不當行之例施不當加之恩且謀逆強盜殺人者得自首以免罪而良善無辜受害者又孰從而雪冤奸惡既戾乎人心感召易通乎天意將以弭災而反以致災若不裁正于今必致貽悔於後惡逆怙終之禍何以遏止之哉　上報曰賞功罰罪自

有豆典寬則恐小人無所警懼法司其計議以聞
陽穀縣主簿馬彥斌坐罪當斬其子震奏願代死法司為
請特宥彥斌編寘克邊衛軍
林聰等疏愼刑獄一款言邇來法司惟務深刻或任好惡
或避嫌疑或執原詞或拘成案不審情犯虛實但知希
旨迎合如　聖旨批法司辨理者則與之辨理罪雖枉
終而必宥批法司知道者多立案不行情雖可矜而莫
伸又如當行勘者不與行勘當提對者不與提對獄囚
經年淹禁文案慶歲不淸似此抱負不平陳情懇訴必
者不下十有餘次多者不下二十餘次罪終莫泄積憤

合寃甚傷和氣乞敕法司今後在監罪囚務在推情鞫
問詳審輕重不許任意循情鍛鍊成獄如是則刑罰得
中人無寃抑
六年御史苗樅言臣見府州縣衛所問刑官不問罪之輕
重一槩監禁有一年不決者有半年不理者乞通移文
在外問刑衙門今後與犯死罪監禁外其餘輕重罪囚
不許久禁照宥例大事五日小事三日不與決斷者聽
受禁之人赴撫按等官伸告庶囚犯不致淹禁從之
成化七年左都御史李賓等奏在外官司聽斷詞訟動輒
罰人財物始則暫寄官庫以欺人終則通同庫役以入
已至有假立文簿虛作支銷者唐陸贄有言建官立國
所以養人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今舍法而重罰既非所
以養人罰物以為私又非所以資國使不禁革則貪風
愈盛末流之弊不可勝言今後官司於軍民詞訟照依
律問擬或復科罰宜治其罪使無為下民之害從之
八年廣東按察司言婦人犯笞杖并徒罪者例俱單衣的
決但其間所犯多緣連累且素懷廉恥之人一被刑辱
終身莫雪甚為可憫乞自後除姦盜不孝與樂婦的決
餘通納鈔贖罪遂著為令
十一年二月祭酒周洪謨言天下有司聽訟輒用夾棍等

刑具百姓不勝苦楚請敕法司禁約除人命強盜重犯
犯死罪須用嚴刑其餘止用鞭朴違者風憲官錄其罪
暴以備考劾詔可
十三年三月左都御史李賓等奏擬妄報妖言坐斬　上
命自後但寃抑者必推情審辨不許戕害無辜時錦衣
旗校摘發寄人王鳳等謂與聾者康文秀於臨淸于源
家謀逆拜受妖書偽職以緣事知縣薛方致仕通判曹
鼎與鳳同縣頗謀發隸卒圍其家搜檢無驗拷掠誣伏
方鼎先後令子婿擊登聞鼓稱冤鼎故學士鼐之弟事
下法司時西廠緝事旗校以捕妖言圖官賞無籍者多

爲屬害謗愚民行事者捕之加以法外之刑究死相屬
無敢言者故實等奏之
正德十六年八月刑部覆主事張淳甫疏言州縣有司用
刑酷虐不惜民命宜行撫按嚴禁仍令寬潔牢獄時其
食飲事無大小郎與斷理不得淹滯拘禁　上曰有司
酷刑殘民甚失朝廷欽恤之意其嚴禁之
南京御史王佩陳二事其一禁罰贖謂比者諸司於給引
投文轉解之類本非有罪人犯而濫罰之名曰堂食錢
笞杖徒流雜犯死罪不論其供明無力而逼罰之名曰
價勞錢宜嚴禁此弊仍令其罪之當贖者止收本色及

是報上司以爲公家之需其一愼刑獄謂問刑官以故
出爲恤民故入爲執法任意喜怒隨手高下以致刑罰
不中乞勅所司審聽其罪按律平決　上是其言命各
巡按御史遵律例著爲條約申諭諸司
嘉靖元年吏部侍郎胡世寧言人君大德曰仁曰明曰武
然三德以仁爲主而明與武所以成之也譬如天地仁
則其生成之德明則其日月之照皆不可一日無若武
則雷霆時可一震而已震之數或震之過則傷物必多
而天威褻矣故仁或可過而明不可過也明過則察明
猶可過而武決不可過也武過則殘請自今中外羣臣
有罪悉下司寇問理罪狀明白輕重悉斷皆依律科斷
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所謂武也若廷辱以箠楚或有禍
雖雷霆之下者遂傷日月之明人爲天意生成之累矣
二年六月內官監太監崔文家人李陽鳳等索工部匠頭
宋鈺賄不獲因他事撒文杖鈺幾死事在法司問未決
文爲陽鳳訴冤得　旨改令鎮撫司訊理尚書林俊等
執奏以爲祖宗朝以刑獄付之法司罪無大小皆聽平
決自劉瑾錢寧用事專任鎮撫司爲之爪牙致出多門
盜賊滋起此　陛下所親見更化善治在今日不宜復
以小事譎法傷平明之治　上不納明日又奏　上怒

其頻瀆責令對狀俊因昔唐德宗相裴延齡陽城欲取
白麻壞之唐文宗詔赦左藏史狄兼謩繳還詔頭臣在
忠臣愛君大抵如是太監崔文乃　先朝漸奸而左道
之作俑也蕩搖主心排軋言路其罪已不容誅茲復鋪
詞巧辯營求見因謂法司爲無人謂　祖宗成憲爲不
足守臣受國厚恩誠不忍見朝廷百五十年紀綱一旦
遂爲此輩紛亂人懇言實不敢愛死　上頗優容之已
而都御史金獻民等給事中劉濟等御史王鈞等交章
論諫章凡十有四署名者共八十人皆付所司
左都御史金獻民奏　祖宗稽古建官設刑部都察院專

以理刑爲職不得參以他務所以明法守也近日李陽鳳已繫刑部穆异昔已解都察院俱改命送鎮撫司逮問殊失設官之初意伏望聖明恪守舊制以上四欵盡付法曹得報有旨

初正德間錦衣百戶王欽與其弟錦侵盜鹽價自有餘萬嘉靖初逮致欽錦論死長繫臺獄追贓待報欽等賄緣近倖忽出中旨曰王欽等贓銀都察院禁繫二年以上如何不行嚴追近有旨免死編戍矣其勿追給事中劉濟上言欽等寬縱之由臣等歸罪於權倖之請托陛下則歸罪於該院之延緩夫奉法不敏致生弊端該

院之責夫豈敢辭陛下既已云然何不遂奮乾斷追究斃弊孰爲延緩孰爲請托各抵之法以攝群奸知弊而不能革自古有天下者之大患也可不戒哉不報嶄

又有錦衣李洪陳宣者以贓賄殺人止論奪級濟復上言國家置立法司平理庶獄必使情罪於法罪協其贊而後權奸不得以恩怨爲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爲重輕也今李洪陳宣罪至殺人奪級而已王欽王錦奸黨亂政編戍而已以叢興刑視洪宣以罰最視欽錦奚啻天淵而陛下以一律罪之其何以示天下疏入不省

四年六月御史趙允亮言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者在法令畫一而已陛下比年以來法既用而屢更如都指揮張傑侵盜庫銀總兵趙文貪殘失機罪證已明法所不宥矣一則免責其償一則併貸其罪監丞姚琳殺洪殷銘等蠹國害政死有餘辜且其贓銀有將百萬者有二三十萬者既宥其死并貰其贓楚府承奉潘朝茂觀親王專擅僭逼已論死矣而旋從末減太監耿忠上守自盜祀世極謀坐殺弟張彥達致死三人罪有明條而各蒙免死何以慰塞人望布大信於天下乎夫法在必行故人不敢犯前坐贓者可以貲錄倖免殺人者可以展轉得生則人皆效尤何所紀極乞仍前處分明正

諸惡之罪以彰法紀得旨有報

五年七月都御史張潤言令甲自叛逆盜賊機密重獄外軍民訟牒連株攀拾至誣十人以上者俱有厲禁近來官司不恤民隱不思一人被繫一家痛苦輕忽者不肯理庸劣者不知理怠緩者不能理介懸者恣其科索衙其威福快其羅織因而廢人生業傾人常產陷人驅命干和召災職此之由乞行禁約以福生民從之著爲令

給事中謝賓疏請革嚴刑以全民命上曰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邇來問刑官於罪輕宜用常刑者率用酷刑捶訊傷人或因而致死朕心甚惻都察院其卽以朕

意示各撫按官令戒諭諸問刑者以今務以[illegible]念
有嚴刑死傷人者降革如法上官容隱不即參[illegible]罪
亦如之
九月 上諭法司理問詞訟須分辨曲直從公處斷使人
無冤近來中外問刑官往往任意偏聽不察事情或
徇私受囑不畏法度顛倒是非致令負冤含屈之人輒
入禁中伸愬至有自縊死者良可矜憫法司即申明律
例戒諭所屬通行內外衙門如再有斷獄不明致令犯
律理者若所愬得實原問官從重究治其有爲人囑托
者問刑官指實參奏容情不奏者聽兩京科道糾劾若

科道囑托及知有囑托容隱不劾者一體治罪錦衣衛
門亦務察訪奏治但毋挾私誣陷于是都察院請如聖
諭申飭中外但民人冤抑止許赴通政司或登聞鼓下
投遞本狀在京聽法司在外聽撫按參詳處實施行有
擅入禁門叫愬及與給俸爲寫呈詞官并被囑官吏者與
主使之人俱從重問擬 上是之命榜示天下遵守
給事中周聊言律令所載凡逃繫囚犯老疾必散收輕重
以類分枷紐薦蓆必以時飭涼漿煖匣必以時備無家
者給之衣米有疾者給之醫藥淹禁有科疏決有詔此
祖宗良法美意今無論輕重槩爲幽囚動經歲時主者

吝於訊鞫之煩吏卒懈於防閑之久獄未成而罪人之
骨已糜矣伏乞嚴爲禁約酷吏知警而民命無枉 上
深然其言令今後 外理官務平心推鞫不得任意出
入以致冤濫在外責之監司在京令部院及科道糾察
但有用法深刻致戕民命者即黜爲民仰才守可觀不
許推薦務期用刑得中以稱朕欽恤之意
七年五月閣臣票擬刑部奏問犯人溫祥疏 上曰我
祖宗既設刑部都察院專理刑復設大理寺以爲評擬
蓋欲爲刑得中耳溫祥所犯該部已擬附律條雖係太
輕胡世寧等亦說難照常例發落既有比附當從輕行

究擬貴當一以公朕豈敢以從違爲輕重乎今已問明
恐彼犯或有未服還當送大理寺審允奏來發落
八年三月詹事霍韜陳謹天戒疏言官以贓敗及故禁故
勘平民致死者律當絞斬後以贓罪得贖而致人死者
置之不問遂致貪酷之吏得罪僞和惟命行之不嚴故
吏易犯法 上詔今後官吏犯枉法贓者追贓入官仍
問罪發遣不得故出以長貪風酷刑致死人命雖因公
亦照例爲民著爲令
九月山東按察使顧應祥條上三事一慎讞成謂刑以弼
教五刑盡矣此外復有充軍事例正以補律之未盡也

邇來問刑官往往不察輕重妄援比律用多舍而正律
犯解衛隨至即逃在彼徒費月糧在此陷累良民
既不知畏而反害及良善宜令一照律例擬斷從毋
得任意編發一戒酷刑問刑條例惟死罪重情乃加考
訊其餘止用鞭朴今酷刑官不論情罪輒用夾棍刑及
勘故平民則捕以將詞故入官發問日遞逃身死以故
閭閻飲恨元氣大傷今後有仍前酷刑者照例罷黜故
禁故勘致死者論擬如律一禁妄扳謂近年捕盜官員
捦獲大盜往往逼令妄扳同盜窩主或汚衊嫌以快
報復或故牽良善以求自解遂使無辜之人陷於法網

而不能自白宜嚴禁之都察院覆議詔如議行
二十年御史周亮言邊事方殷請以充軍人犯許其納贖
以備招募刑部議謂軍犯下死刑一等若言納金無以
示懲戒而重法守宜通行中外問刑衙門將罪犯滿徒
三年并總徒准徒五年者除無力發配如例其有力者
毋徒一年贖銀十兩稍有力半之各庫歲終類輸兵部
轉給各邊募兵其徒三年以下者仍如故例行詔可
二十四年保德州人崔鑑年十四以其父私於鄰女魏氏
斥逐其母不勝憤乃手刃魏氏有司讞上其獄法司議
鑑以母故陷大戮可憫 上曰鑑幼能激義其免死發

附近徒工三年
九月都察院覆給事中張思誠條奏稱見在外問刑衙門
內乏明允競為深刻如傷人驗傷互異輒擬抵罪盜贓
未明竟坐強劫被誣淹禁不曰官不蚤决也一疑於獄
則歸咎原告比以誣告致死之條積年攬殺不曰官相
容隱也一觸其怒則投劾騰過按以久戀衙門之條擒
捕私鹽者未出鹽地方而槩引越境查盤倉糧者不論
多年浥爛而槩引侵欺上沽明察之譽下懷覬望之心
宜想比附逆氣充庭誠有如思誠所言者乞勅撫按令
後司府州縣推獄務合律例毋得任情故入久禁無辜

犯者逮問不宥 上曰朝廷重惜民命屢下詔旨所司
仍用法情重致寃濫給事中所言必有指據該院即行
撫按嚴加案覈并會同吏部訪察殘忍者俟大計黜治
二十九年巡按直隸御史胡宗憲奏南方之人不任兵革
其充發諸邊者乞令納銀自贖下刑部議可因定擬情
罪重輕納贖多寡之數以上 上曰豈可預設此例以
待犯罪之人不允行
三十七年六月刑部尚書鄭曉等言故事在京官民詞訟
俱赴通政司告送法司問斷各衙門不應問者參送法
司不得自決比來事權不一諸司各自受詞不復參送

甚有私紙贖以爲利者且其間拘禁笞捷或妄以意見
出入顛倒法令致善良於紛拏姦頑喜于詐害臣竊惘
之請申明會典條例令各衙門通行遵守庶政體歸一
紙贖亦不至乾沒得旨自令在京軍民詞訟各衙門並
巡城御史毋得徑自受理違者查奏時上元縣有越獄
之變南京刑部尚書馮岳亦言近來五城兩縣繫獄數
多皆因各衙門濫受詞訟不送法司讞決故淹禁日久
至于生變請盡錄繫獄囚隨重輕遣之而嚴有司侵官
亂法之禁曉因覆其奏以請報可刑部又詳
三十九年八月給事中侯廷桂條陳問刑七事刑部覆行

其一言南京衙門各司官有擅受民詞不由通政司及
各衙門參送者有獄成徑自發遣不關白本堂者有已
經大理評允而改變情節者夫兩京一體三尺法當與
共之不宜異同如是請嚴禁一斷獄慎于初情毋偽憑
之檢驗近每委之各城兵馬以致吏胥仵作相比爲姦
宜加慎重令京府推官知縣得覆覈之一聽斷速則寃
伺者無所容其私歸結遲則需索者得以乘其隙今一
人繫獄動至破家在京家有保頭之例在守門有門禁
之擾在捍卒有決杖之錢在庫役有掌櫃之號此弊端
皆起于聽斷不速之故內外有司知其弊而或爲胥吏

黨撓或以奔走妨職宜懲一以戒百以靖寃滯詔允行
隆慶三年九月刑部尚書毛愷言今災異頻仍由刑獄寃
濫所致其弊有六曰濫詞曰濫拘曰濫禁曰濫刑曰濫
擬曰濫罰皆足以殃民生召災異宜嚴飭內外諸司禁
革犯者以輕重黜罷 上曰邇來刑獄太濫致干天和
其行內外諸司務平恕明允痛袪濫弊以副朕欽恤弭
災之意苛刻害民者在內法司在外撫按劾治之
給事中魏體明條陳五事一懲酷刑一慎讞獄一戒淹滯
一省詞訟一禁廠衛其戒淹滯言有司幸泥成案憚于
平反又多引嫌却避即在重辟心知其寃而莫爲伸理

至發遣發配之類更相積滯動經數年宜行戒飭其禁
廠衛言番役緝獲盜賊不問真偽以拷掠定之箠楚之
下何求不得啣寃妨腐莫此爲甚自今宜送法司鞫審
如情真罪當乃與紀功其濫及無辜者即與疏釋仍罪
及捕者刑部覆奏 上曰淹滯獄囚在外者行所司速
爲伸理在內者法司具以名聞
四年正月刑部尚書葛守禮言國家制例各有定則即罪
大惡極衆所共棄者猶問以刑部評以大理審以多官
及至臨刑又三覆五奏其重民命若此 皇上停刑有
旨熱審有代而諸臣無以奉承德意動用酷刑有問一

事未竟而已斃一二命者有到任未幾年而拷死數十人者請行各撫按戒諭有司有仍前慘刻如故勘故禁故入平人致死者依律抵死　上是其言令後有容隱者聽法司該科一併參治

六月刑部題給事中魏時亮奏請令撫按官於所屬詞訟無論大小不得批發軍職及異途小官問理守巡等官俱宜親行聽斷有司等官亦務秉公訊決又農工方亟行暫止受詞并釋輕罪以便耕耨佐貳等官如有違例擅受民詞者罪之得　旨近來司府官避事怠職其于訟詞弗親聽理一槩批委所屬以故作弊多端百姓受害殊非朝廷設官爲民之意今後有蹈此者撫按官即指名究治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貴州永從縣知縣臣施承芳　訂正

刑部三

律令

吳元年十月　上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倣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胥吏易爲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察已立各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命李善長楊憲傅𤩽劉基陶安等詳定論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務求適中以去煩弊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上來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爲久遠之法

上每御西樓召諸議律官及儒臣皆賜坐講論以求至當謂起居注熊鼎曰吾適觀羣臣所定律令有未安者吾特以一己獨見決之而衆輒以爲然鮮有執論夫刑法重事也苟失其中則人無所措手足何以垂法後世鼎對曰主上恭於[illegible]議斷以睿見誠爲允當請俟書成更

興廷臣看詳而後頒之　上然其言及成　上與廷臣
復閱視之去繁就簡減重從輕者居多凡爲令百四十
五條吏令二十戶令二十四禮令十七兵令十一刑令
七十一工令二　律准唐舊而增損之計二百八十五條
吏律十八戶律六十三禮律十四兵律三十二刑律百
五十工律八　命有司布中外李善長等賜賚有差
上嘗謂大理寺卿周禎曰律令之設所以使人不犯法田
野之民豈能悉曉其意有誤犯者赦之則廢法盡法則
無民矣爾等所定律令除禮樂制度錢糧選法之外凡民
間所行事宜類聚成編直解其義頒之郡縣使民家喻

戶曉禎等乃爲律令直解以進　上覽之喜曰前代所
行通制條格之書非不繁密但資官吏弄法民間知者
絕少是與聾瞽天下之民使之不覺犯法也今吾以律令
直解頒行人人通曉則犯法者自少矣
洪武元年正月中書省御史臺進所修大明律令頒行天
下
二年八月御史雎稼言周官有懸法象魏之文禮經載鄉
飲讀法之說皆欲民知禮法而遠刑辟也今新律刊布
天下鄉井細民猶有不通其說者宜命府州縣長吏凡
遇月朔會鄉之老少令儒生讀律解析其義使之通曉

則人皆知畏法而犯上者寡矣　上曰威人以法不如
威人以心敎信義而勵廉恥此化民之本也故羞惡之
心生則非僻之私格外防之法密則苟免之行興卿言
讀律固可禁民爲非若謂使無犯要當深求其本也
六年八月更定親屬相容隱律惟謀反惡逆不用
閏十一月　上命儒臣同刑官共講唐律日錄二十餘條
進覽　上爲斟酌擇其可行者從之至是重命刑部尚
書劉惟謙詳定大明篇目皆准於唐一曰笞刑五自一
十至五十每一十爲一等加減二曰杖刑五自六十至
一百每一十爲一等加減三曰徒刑五自徒一年杖六

十至徒三年杖一百每杖一十及半年爲一等加減四
曰流刑三自二千里杖一百至三千里杖一百每五百里
爲一等加減五曰死刑二絞斬采用舊律二百八十八
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
補遺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爲三十卷其間損益
務合輕重之宜每成一篇輒繕寫以進　上命揭於兩
廡之壁親加裁定及成宋濂爲表以進命頒行天下
九年十月　上覽大明律謂胡惟庸汪廣洋等曰古者風
俗厚而禁網疏後世人心漓而刑法密是以聖王貴寬
而不貴急務簡而不務煩國家立法得中然後可以服

人心而傳後世昔蕭何作漢律九章張湯前得以私意
亂之況始未盡善其能久而無弊乎今律條有議擬
未當者卿等可詳議更定務合中正仍具存革者以聞
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詳加考訂釐正者凡十有三條
十六年三月命刑部尚書開濟議定詐偽律條
命刑部更定徒罪煎鹽炒鐵之例凡徒罪煎鹽者福建廣
西人發兩淮河南山東廣東人發兩浙直隸江西浙江
人發山東直隸江北人發河南湖廣人發海北凡徒罪
炒鐵者江西人發大安萊蕪等處山西人發鞏昌北平
人發平陽四川人發黃梅海北海南人發進賢興國

十九年大誥三篇成
上於國初編律頒行各衙門遵守尋犯法者多　上曰本
欲除貪奈何朝殺夕犯今後犯贓者不論輕重皆誅之
後再編律令枉法不枉法輕重罪之著爲令
二十二年八月刑部奏言比年律條增損不一請編類頒
行之俾知遵守遂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
參考折衷以類編附舊律名例律附於斷獄下至是特
載之篇首凡三十卷四百六十條名例一卷四十條吏
律二卷曰職制十五條曰公式十八條戶律七卷曰戶
役一十條曰田宅十一條曰婚姻十八條曰倉庫二十

四條曰課程十[illegible]條曰錢債三條曰市廛五條禮律二
卷曰祭祀六條曰儀制二十條兵律五卷曰關津七條
曰廐牧十一條曰郵驛十八條刑律十一卷曰盜賊二
十八條曰人命二十條曰鬬毆二十二條曰罵詈八條
曰訴訟十二條曰受贓十一條曰詐偽十二條曰犯姦
十條雜犯十一條曰捕亡八條曰斷獄二十九條工律
二卷曰營造九條曰河防四條書成命頒行之
二十四年九月嘉興通判龐安獲私鬻鹽徒送京師而以
鹽賞其獲者戶部以其違例罰償鹽入官且責取罪狀
安言律者萬世之常法例者一時之旨意豈可以一時

之例壞萬世之法昔唐太宗以選人多詐冒勅自今不
首者死未幾有詐冒者命殺之大理少卿戴胄奏據法
應流太宗怒曰卿言守法而使朕失信戴胄曰勅者出
於一時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　陛下
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
此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今之律即古所謂法國家布大
信於天下者也例者即古所謂勅出於一時之命也今
欲依例而行則於律內非應捕人給賞之言自相違背
是失信於天下也　上然其言詔論如律
二十八年始令法司擬罪引大誥減等並因大誥初序末

云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
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故也然至今但有減等
而無加等
二月刑部奏律條與條例不同者宜更定俾所司遵守
上曰法令者防民之具輔治之術耳有經有權律者常
經也條例者一時之權宜也朕御天下將三十年命有
司定律久矣何用更定
三十年五月大明律誥成　上御午門諭羣臣曰朕有天
下倣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刊著為令行之
已久然而犯者猶衆故於聽政之暇作大誥昭示民間

使知趨吉避凶之道古人謂刑為祥刑豈非欲民並生
於天地間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誥
條目撮其要畧附載於律凡榜文禁約悉除之除謀逆
幷律誥該載外其雜犯大小罪悉依贖罪例論斷令編
成書刊布中外知所遵守刑期無刑庶副朕恤刑之意
永樂三年三月大理寺等衙門會奏議文職官及中外旗
校軍民人等凡犯重條依律科斷其犯輕條免決記罪
其有不應侵損於人等項及情犯重者臨時奏請從之
大理寺卿呂震言近例文官犯杖罪者記罪還職停俸三
月蓋欲使之改過自新請令有再犯者論如律　上命
再犯仍宥之三犯如律
十六年十二月　上諭法司曰唐太宗惡官吏貪濁有犯
贓者必寘於法故吏尚清謹民免掊剋貞觀之治所以
為盛朕屢勑中外諸司不許妄役一夫擅斂一錢而不
才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繼今犯贓官吏必論如律
二十二年九月　仁宗諭都察院曰近年人情敢肆行犯
法者恃有罰工作之令故有財者悉得倖免自今犯有
罪者死生輕重一斷如律庶幾有勸懲
大理寺卿虞謙言比奏詔書自今准律斷罪誣告者律當
杖而流梟首非詔書意命照律斷

十一月命刑部都察院凡吏犯杖罪應罷者令就北京為
民種田
洪熙元年正月都察院奏令犯笞杖者逃軍逃民逃匠難
令運甎贖罪請處如律內外軍民人等有犯有力運甎
者贖罪若無者罰役如洪武中例從之
宣德四年二月比年因營造官吏有犯不問輕重皆令運
甎完日雜犯死罪為民徒流降用　上謂吏部尚書郭
璡曰制者所以權一時之宜豈可常行若久行之使貪
汚者益肆其志廉公者無以激勸豈可乎今後文職官
吏犯贓罪俱依律科斷仍命諭法司知之

十一月有上封事言竊盜多黥刺之刑不足使之懲
自今犯者宜扁其門曰竊盜之家朝議從之刑部侍
郎何文淵言律有常憲竊盜初犯再犯刺字三犯絞今
又起立牌額是于律條之外又加其罪在京及各省人
煙輻湊爲盜者多若盡立牌額數年之間各處竊盜牌
額必多有識四方往來之人觀瞻實傷治體乃報其令
正統五年五月刑部侍郎夏欽言兵部參准受贓枉法不
分多少俱發充軍輕重失宜請今後文職監生承差人
材知印人等受枉法贓律該絞罪者俱發北方邊衛充
軍其受贓不及前數律該杖罪徒流者不分受贓多寡

俱照見行事例運磚運米做工等項贖罪完日各發回
原籍爲民從之
八年大理寺奏律載竊盜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臂三犯
絞今竊盜遇赦再犯者咸坐以初犯或重刺右臂或不
刺請定例章下三法司議刺右遇赦再犯者刺左刺左
遇赦又犯者不刺立案俯照赦後三犯者絞　上曰律
爲當法赦乃一時恩典自今竊盜已刺遇赦再犯者依
常例擬不論赦仍通具前後所犯以聞
九年大理寺卿俞士悅等言例文職受財枉法滿貫當絞
者充軍其不滿貫者俱贖罪爲民武職出百死一生得
官令坐流徒杖者俱充軍則前功盡棄而罪反重於文
職乞今武職受贓私縱操卒滿貫當死者充軍其餘不
滿貫當流徒杖者如舊贖罪還職則不惟優待武臣抑
且寬衈刑典從之
十二年閩縣知縣陳敏政條陳時政內言大明律娶同母
異父姊妹者以姦論並離異近見世俗之人有以後妻
所攜前夫之女爲子婦者有以後妻所攜前夫之男爲
女壻者不惟兄妹男女之別不明亦且父母舅姑之名
不正乞今後若此依娶同母異父姊妹律減等科斷庶
有以別男女而厚風俗　上從其言

十四年　上諭吏部尚書王直曰放回官吏挾制官府交
結官民者發口外充軍誘人爲非以致盜賊生發者本
身梟首家屬發邊遠充軍爾吏部移文內外法司衙門
遍諭有衆使知所警
景泰元年初官吏故勘平人致死者論死不宥給事中王
泰言其意本非故殺宜在所宥由是坐故勘者悉得貸
罪御史左鼎等言小民無知犯法可以情而貸若官吏
以學術發身以法律從事操威福之柄豈可懷私受賄
巧文深詆殺無罪人原其情與故殺何異先朝屢有恩
宥皆不及此豈　列聖之仁明有所不逮誠以法者天

卞志公不可以私意妄有所輕重也章下刑部尚書俞
士悅等言御史言是自後故勘者宜論死不宥從之
四年大理寺卿薛瑄言今法司發擬罪囚多加參語奏請
變亂律意刑罰失中請勑自今一依　祖宗律令不許
妄加參語從之
成化元年三月令凡問囚犯一依大明律科斷照例運磚
做工納米等項發落所有條例盡革去時遼東巡撫滕
昭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決斷武臣獨舍律用例是
以武臣益蕩縱不檢請一切以律從事　詔從之而武
臣因襲久一旦有罪被降黜多騰謗懺事者奏革其令

公議惜之
十年六月給事中祝瀾言大誥律令及諸司職掌洪武禮
制等書頒布中外遵守然民生日繁庶事百出制書有
未備載者或朝廷有所施行臣下有所建請遂因之以
為條例乞勑在京文武大臣備查內外新舊條例務歸
至當以類相從奏旨裁決刊行遵守部下所司議行
十一年九月刑部尚書董方等言本部專理刑名非得通
曉律例者無以稱欽恤之意乞依正統間例選諸司辦
事進士同本部官問刑待半年後主事有缺以可用者
敍補部從之於是選進士楊茂元等二十人刑部問刑

十五年閏十月南直隸巡撫王恕奏律乃治天下大法我
太祖斟酌歷代律條定為大明律凡四百六十條頒示
天下而名例律有曰凡律令該載不盡事理若斷罪而
無正律比附應加應減定擬罪名近書坊刊行大明律
後有會定見行律一百八條不知何時會定者在內法
官老於刑名者必不依此比附但流傳四方未免悞新
進之士略舉其兵律多支廩給條及刑律罵制使及本
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不可行乞毀其板法司會議宜
以恕言通行內外自後斷罪悉依大明律并奏准見行
事例敢有再稱會定律條比擬出入人罪者以故出入

人罪論仍行書坊即將刻本燒燬違者並罪從之
十六年給事中孫博疏一令法司大臣刊布累朝奏准條
例輔翼律令並行不報
十七年舊例指官詐財滿貫犯該流徒以上罪者俱發充
軍有大誥及遇恩例減二等為首從者止得徒杖之罪
至是刑部題此輩情犯頗重如復減等恐奸為日滋請
今後指稱京官并三司以下官名及以官府使用為詞
誆財者俱計贓不分首從悉連家屬發邊衛充軍原係
邊衛者發極邊守哨從之
十九年二月都察院奏文職官有犯聽許財物問發為民

者其人援有復職例奏辯按律官吏凡犯貪汙供證已明
役不敘今其人犯贓雖未及已貪汙已著冀擬復職亦
非政體所宜宜加不謹例冠帶閒住　上曰居官以廉
潔爲本一犯贓汙清議所棄況能逃國法乎彼聽許財
物與受而入已者雖若不同然已心許之矣不必論其
迹也果使復職因失之縱若令冠帶閒住亦未足以爲
貪墨者之戒必仍發爲民如律意爲是法司其遵行之
弘治二年八月刑部尚書何喬新等言依擬大明律四百
六十條其間計贓科罪者居多至於計贓又須估鈔方
可定罪然計贓科罪者律也律一定而不易以贓估鈔

者例也例所以輔律可隨時損益之但國初制律時每
銀一兩値鈔一貫今則値鈔八十貫是國初常人盜銀
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盜銀四十兩方得斬罪今常人
盜銀一兩監守盜銀五錢即坐絞斬雖曰民俗澆漓恐
人易犯故重懲之然非　祖宗制律本意矣查得正統
成化間都御史陳智御史李至剛等各有論奏或欲照
國初估鈔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坐絞罪或欲照今時估
鈔常人盜銀一兩即坐絞罪合而論之雖輕罪重者似
過於刻贓重罪輕者似失於縱合無今後估計鈔貫銀
每一兩銅錢・千文各値鈔四十貫庶幾得中時議者

以銀錢估鈔行之已久宜仍依原估喬新等議遂不行
五年七月刑部尚書彭韶等以鴻臚少卿李鐩請刪定問
刑條例議曰刑書所載有限天下之情無窮故有情輕
罪重亦有情重罪輕往往取自上裁斟酌損益著爲事
例蓋此例行於在京法司者多而行於在外者少故在
外問刑多至輕重失宜宜選屬官彙萃前後奏准事例
分類編集會官裁定成編通行內外與大明律並用庶
事例有定情罪無遺從之
十三年二月三法司奏部看詳歷年問刑條例定經久可
行者條具奏請　上以獄事至重下諸司大臣同議之

議上二百七十九條請通行天下永爲常法從之內禁
濫報邊功私騎官馬黃船販鬻私貨潛船附帶勢要貨
物及鎭守等官頭目非奏帶者不得報功皇城守衛官
旗故縱直軍十名以上降級六條命再議以聞衆復奏
謂此六條禁例乃累朝所定且　皇上即位之初嘗申
明者今不可輕變以撓成法從之
正德六年十月著令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守邊將帥
例擬死
十六年六月詔都察院申明累朝禁例凡都城內外市肆
皇親太監名目攔截橋道私開店舍指稱內府包攬錢

體者令巡城御史及緝事衙門緝捕究治枷號發遣仍行南
京及南北直隸浙江等處撫按官一體禁約
嘉靖元年南京右都御史王時中言臣按律云在外六品
以下有犯聽分巡御史及按察司官徑自提問今各官
仍一槩奏請令奏牘頻繁獄情淹滯請得以律令從事
七年刑部尚書胡世寧請編斷獄新例　上命止依律文
及弘治十三年欽定條例科斷不必更定
九年御史張景華言天下有司不諳律例濫受民詞株連
蔓引訟或至數歲不決刑罰不中上下和氣御史熊爵
亦言今小民或以韃誤觸法或連引坐繫或官吏失入

豪猾殺煉數歲之後有司卽知其枉莫肯爲理甚則殺
人以媚人生者抱恨死者含冤傷和致災莫此爲甚事
下法司請勅有司務講讀律令聽斷出入不得越法徒
流以下亟與結案不得留滯其死罪有冤迹迹家屬訟
佐者奏辦勘問無過半年違者論如律　上是之
十一年荊州知府孫存上所集刊大明律讀法書首大書
律文次特書御製諸書於律有所發明者次附書欽定
條例次分謹細書諸家註解與正德新例法司見行事
件書進　上以大明律乃　聖祖欽定孫存等乃敢擅
自增釋輒行刊刻以紊成典詔下都察院參看乃逮存
同知李章通判吳瑩推官朱簡等下巡按御史問書板
燬之時存且以欺蔑宗室事理尋復以前與江陵知縣
任佃交訐爲撫按所參詔併訊之
二十二年四月有詐爲都察院文書畫押者事發刑部當
以盜用印信律杖而流之大理寺以爲律情不合駁之
詔三法司會議刑部尚書聞淵掌都察院事尚書熊浹
大理寺卿戴金等議謂文書以印信爲重押字次之
今後有詐爲各衙門文書盜用印信與無押字俱坐以
前律若止犯押字不必槩擬前律惟就事輕重罪之此
當申議者一律詐爲各衙門文書條下在內止言將領

總兵五府六部都察院而不及通政司大理寺在外止
言都司內外指揮司守禦千戶所察院布按二司府州
縣而不及鹽運司者以事情所關大小爲差非爲官秩
也今後有詐爲前三衙門文書仍同其餘衙門科斷其
情犯深重者臨時酌例奏請此當申議者二六部各司
軍衞各所律文所不載今後有詐爲前項衙門文書套
畫押字盜用印信及空紙用印者亦當以其餘衙門罪
之此當申議者三都察院巡撫都御史按察司提學刑
部大理寺審錄官以及各兵備屯田水利等官皆漸次
添設至於總督巡視等官又皆因事特遣原無刻定印

章故臨時請給關防其關係與印信不異今後如有詐
爲前項關防俱比各官衙門印信擬罪凡盜用棄毀僞
造悉與同科此當申議者四從之著爲令
隆慶三年大理少卿王諍言我朝設刑部以掌刑名又設
大理以平審之本以相濟而非以相病也今問刑官每
每違背律例獨任意見如律文所謂凡奉制書有所施
行而違者杖一百本指制詔而言今則概施違限守備
官軍不入直關場賭博槩用此律律文犯姦條下所謂
買休賣休和娶人妻者本指用財買求其妻又使之休賣
其妻而因以娶之者言也故律應離異歸宗財禮入官

至若夫婦不合者律應離異婦人犯姦者律從嫁賣則
後夫憑媒用財娶以爲妻者原非姦情律所不禁今則
槩引買休賣休和娶之律律文所謂不應得爲而爲者
笞四十重者杖八十蓋爲律文該載不盡者方用此律
也若所犯明有正條自當依本條科斷今所犯毆人成
傷罪止笞而議罪者則曰除毆人成傷輕罪不坐外合
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夫既除毆人
輕罪不坐則無罪可坐矣而又坐以不應得爲臣不知
其所謂不應得爲者何事也人命至重寃與昭然必不
宜罪合偏執如此　上曰邇來問刑官不諳律例致多

虧枉所奏令刑部都察院公議以聞先是諍以刑部尚
書毛愷議獄不合故疏中及之愷不能平執奏部擬皆
是又謂買休賣休乃本夫賣犯罪之妻爲義絕本婦從
嫁賣之命爲失節買休人娶有夫之婦爲苟婚故彼此
俱罪本婦歸宗也若犯姦自有正律不當傳此京操班
軍違限乃題准事例非制書有違而何事變無窮律文
有限則有不應得爲而爲之律蓋成法也事有情重律
輕者則難以照常發落非有律無正條者則比附律條
奏請亦成法也於是議久不決左都御史王廷刑科給
事中陳行健等皆以諍議爲是　上乃令更議買休賣

休律而戒愷等今後問擬務虛心詳審以副朝廷
欽恤之意已而王廷覆言買休賣休律分列犯姦條下
上承縱容抑勒通姦之條下接用計逼勒休棄之罪會
意明屬姦情但律文止曰本夫本婦及買休人原無姦
字故部寺各執所見今擬該部則謂夫婦大倫不可輕
賣當一切裁之以法該寺則以律用正條罪難照擬然
將圖財嫁賣者問以不應量追財禮入官其貧病嫁賣
及後夫用財買娶別無別情者不坐於情雖便頗屬紛
更惟　上加裁定得　旨買休賣休本屬姦條今後有
犯非係有姦情者不得引用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刑部四

恩赦

己亥三月　太祖下令曰皇天既命余削平僭亂敢不順時敷惠以鬬至仁況春氣發育草木昆蟲猶皆得遂其生而吾民有繫於獄者抑鬱悲愁之氣恐傷天地之和是用布告所隸州郡自三月初二以前除大逆無道及敵之偵伺拘繫外其餘罪無大小咸與原宥敢有不遵仍前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洪武元年八月詔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惟十惡不原

十月以元都平頒詔大赦天下

七年十一月詔分別應赦諸人

十三年五月雷震謹身殿大赦天下

二十五年正月天策衛卒與英父得罪繫獄英詣闕陳情願沒入官為奴以贖父罪　上曰汝情固可矜但平時何不勸諫汝父使不犯法今罪不可宥然念汝至情特曲法宥之俾令父有不善當靜諫止使不陷於非義斯為孝也

三月兩浙鹽運使陳鎧坐黨事謫戍雲南時有言鎧嘗為中書省宣使係胡惟庸黨屬召還京法司奏當付獄　上曰鎧元忠臣福壽之子姑宥之

二十七年八月禮部主事蓋霖以事繫獄其父伏闕言霖以非材授任觸犯國紀罪當大辟顧以身贖但臣年老父子之情有所不忍願以次男從軍以贖其死罪　上憫其言特宥之

三十一年十二月　建文帝盡釋刑獄罰及囚徒還鄉里

三十五年七月　成祖大赦惟名在奸臣榜者不宥

永樂元年三月南陽鄧州官牛疫死者多有司嚴責民償民貧至有鬻男女以償者事聞　上大怒曰觀艾孔子問傷人不問馬今以人易牛何其不仁哉況畜牛本以為民今反毒民命悉免償所鬻男女官贖還之仍命法司治擅責民償之罪

二年十一月江都知縣周益以罪當刑其妻嬀氏訴益母老無養願代益死　上憫其情特宥益

七年三月敕刑部都察院北京行後軍都督府曰北京軍民昔同艱苦供億饋運城守攻戰萬死一生朕未嘗忘之今巡狩至此宜加恩澤凡奉天征討將士及始終報効人民除十惡強盜不原其餘有犯不分已未發覺皆釋之已發充軍者官復原職軍還原伍民還原籍

十年六月刑部侍郎張本言浙江送至奸惡鄭公智外親宋濂之孫請罪如法　上以濂勞宥之遣歸

十三年六月　上諭三法司曰如今各處有人告奸惡的好生擾害良善自今年五月初八日以前但有被告奸惡已提到官及未提到的都饒了不問今後但有指以奸惡爲由生事擾害良善的罪之不饒

十九年正月御北京新殿大赦天下

二十二年八月　仁宗嗣位赦凡三十五條皆大學士楊士奇代草如下西洋諸番等國寶船及雲南取寶石交阯採金珠香貨各處買諸色紵絲紗羅段疋寶石海西

撒馬兒等處取馬并鑄造銅錢燒造磁器採辦梨木板進貢諸品海味菓子等項悉停罷

命三法司官吏先有罪謫戍未至戍所者宥還爲民

錦衣衛指揮使王節等奏比來上直校尉屢失所懸銅牌請治罪　上曰昨日下詔赦有罪今日逮罪赦前事何以示信其勿治遂諭六科及三法司曰令信則民從不信則民二國家使人用信爲本故昨日降詔惓惓在信爾等各務遵守毋致朕食言以失人心

十一月諭禮部尚書呂震宥建文中奸臣家屬爲民靖難

宣德二年十一月　皇長嗣生大赦天下詔十二條如遞年拖欠諸色課稅鹽課茶課各處孳牧虧欠倒死馬騾驢牛羊等畜及拖欠蘆柴銅鐵顏料膠䅘竹木并段疋等項盡行蠲免尤切時弊

正統六年十一月　上都北京大赦天下

十四年六月南京奉天三殿災下詔赦天下

景泰元年八月　上皇還京大赦天下

天順元年七月承天門災詔赦天下

成化元年正月詔釋戍邊陳循江淵俞士悅等各回原籍王文子宗彝于謙子冕謙婿朱驥放回籍

二十一年正月以星變赦天下

弘治元年九月民有呂景山等四人坐竊盜拒捕殺人罪應以遇赦下法司議都御史馬文升等奏詔書強盜不宥所以戒兇強而律竊盜拒捕殺人與強盜等情犯頗重而幸遇沾恩釋之則失於太輕誅之則似乎太重請宥其死而遣戍邊　上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律所以懲姦詔書所以赦過景山等竊盜罪雖可原而拒捕殺人實出於故與過不同不當以詔例免其依律誅之

正德五年八月詔官員犯罪充軍遇放免者不分永遠守棣悉皆放釋已放釋者免赴伍其爲民不犯贓者仍冠帶閒住內遞發爲民者仍查原犯事情以鬪從都察院

奏請改正劉瑾之弊法也
嘉靖八年正月輔臣楊一淸條上救焚急務　上覽之曰
卿等以救焚急務二事備陳所以朕躬之終日但恐忠
謀至意其一曰溥恩澤引我　祖宗列聖曾因災所行
固爲可法但恐終無以益民益國也大赦者幸姦此決
不可易之訓非國有大喜慶必不當行令之計或可於
十三省及南北兩直隸分差官前去清審見問獄囚輕
者即便發落疎放事係重者星馳奏聞區處亦足以釋
獄滯而召和氣耳與赦無異夫縱使爲赦而大辟以上
焉可赦乎亦或爲官吏之弊未免顛倒坐怨唯有司能

養意可也一曰寬謫戍者亦非救時之急務似爲徼
奚務之耳此輩所　爲人所共惡甚是悖逆不道與
惡之條無異亦是小人之幸也卿等其再爲詳審勿
求和而召不和則不如安民之策足爲上耳欲安民
必刑官守旌賢才黜不肖刑贓吏庶幾其可前日有旨
命查裁冗員吏部遷延不行此則推之他事不言而自
知矣果欲下赦亦是此焉
十二年八月皇子生　上俯諭內閣朕惟仁義恩威不可
相捨大義滅親況其他乎茲恩寬郵槩赦重罪非王政
也卿乎敢曾謂赦爲小人之幸此言恐不可食大禮係
奪君父大獄係殺人娟人及馮恩等俱不赦宥
十六年先是九江府同知姜輅以嚴酷栲殺平民事覺逃
亡爲巡按御史陳褒所奏事下都察院王廷相等奏輅
罪當遷發口外爲民　上曰輅所犯在赦前遷發何也
以責問廷相等廷相對狀言去年詔書遷發爲民者不
言赦宥又故有戶部奏准事例詔所不原皆如律遷發
臣等以此擬輅　上曰既有戶部所奏何不查明該道
是行官罰俸兩月以輅未經逮問仍令法司議問法司
言舜詔書首條明開重罪不赦其餘已未發覺已未結
證不論罪名大小咸准赦除此條蓋爲諸犯之禁於理

官者設也故有犯赦遇赦前未遇者俱當爲屬於理當發
在已未發覺發覺數內即准首條免科令輅承經逮問
則事向屬理官當如詔書首條宥免遷發　上是其議
會覈輅下按臣逮問發原籍爲民以都察院違詔擬發
遷發臨舜不行參奏俱切責而宥之
二十五年巡按直隸御史王言劾奏鎮江知府林華故違
詔赦擅拘罪贖因贓以過宥罪人甚衆宜重治之　上
命錦衣衛逮繫至京拷問坐爲民
隆慶元年南京刑工二部以徒犯錢金等援登極恩詔乞
赦各持論不合刑部侍郎樊深等議言臣按大明律令

凡徒犯已至配者例不許放還祗因市板訛謬流傳不實故工部執爲可許刑部執爲不可許以法言之則刑部當是可疑者徒流著配之人雖律令俱稱不宥然律又有赦書臨時定罪名特免之文則是國家立法之意凡遇霈恩若止傳旨肆赦不別定罪名者則當拘常赦不原之律其餘自當別論今　皇上登極覃恩旣不止於傳旨肆赦而臨時所定又各條有罪名並可以常赦所限而拘之且詔書所云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徒流著配之人獨非已結正乎詔登極覃恩與常不同徒流人犯已至配所者許放還

附登聞鼓

洪武元年置登聞鼓于午門外日令監察御史一人監之凡民間詞訟皆須自下而上或府州縣省官及按察司官不爲伸理及有冤抑機密重情許擊登聞鼓御史隨即引奏其戶婚田土鬭毆相爭軍役等項具狀赴通政司并當該衙門告理不許徑自擊鼓守鼓官不許受狀後又移置于長安右門外令六科給事中并錦衣衛官各一員輪流直鼓收狀類進候　旨意一出即差該直校尉領駕帖備批　旨意於上連狀并原告押送各該衙門問理其有軍民人等故自傷殘恐嚇受奏者聽錦

衣衛守鼓官校執奏追究教唆主使寫狀之人治罪所奏事情立案不行

二十四年七月龍江衛吏以過謫書篇值母喪乞守制吏部尚書詹徽不聽吏擊登聞鼓訴之　上切責徽吏遂得終喪

永樂九年三月有擊登聞鼓給事中言有縣官以贓罪繫獄遣擊鼓陳者　上命三法司審之曰縣令負冤法司鞫之其人言實受贓茲年逾七十耄耋致此不敢避刑惟上天地大恩幸垂哀憫當敗遇自投法司以聞　上曰老耄不殺得無足恤但臨罪能悔可恕姑屈法宥之然

其年巳七十七雖改過無所用令還鄉爲民

宣德二年六月直登聞鼓給事中以所受詞上聞　上諭之曰朝廷慮刑獄有寃下情不能達故設登聞鼓然前代置院設官託耳目於一人非兼聽廣覽之道我國家命六科給事中輪直蓋得其當爾等無畏權勢無易孤弱惟其所言即將爲達庶幾事無壅蔽幽隱畢聞況給事中爲朝廷近侍誠能效職當顯用爾無或阿比以忝所任

富峪衛故指揮張聯庶子奪嫡官刑部不能正嫡反得罪擊鼓訴寃始得白　上曰此刑部之不明也使其不擊

鼓再訴則庶孽而嫡屈矣如公議何

五年十二月直登聞鼓給事中年富奏重囚二十七人以奸盜當決擊鼓訴寃切詳各犯臨刑畏死頻擾朝廷不可宥　上曰登聞鼓之設正以達下情何謂頻擾自今凡死囚擊鼓訴冤者必如例錄情詞以進令法司與辦若蒙蔽及阻遏罪直鼓者

國朝典彙卷一百八十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刑部五

檢事

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御史桂滿劾右都御史凌漢刑部侍郎葛鍾奉命往松江按事與錦衣千戶蕭德同署公牘都降漢刑部右侍郎鍾左僉都御史

永樂四年六月諭都察院差御史二員往山西鞫問內使李進等詐中官

景泰三年六月鎮守宣府都御史李秉劾都督紀廣恭將楊能怠忽邊備能亦誣秉不法事命御史穆綱給事中嚴誠往勘果誣勅下能等切責之

成化四年四月遼東巡撫張岐以挾私生事酷害邊軍爲軍士所奏命給事中鄭山刑部員外周正方往按之

十一月南京御史楊智等劾守備成國公朱儀等命侍郎葉盛給事中毛弘往按之

十四年江西新建民毛鳳與同里民徐均仁爭田有舊怨相訟久不決會朝廷遣南刑部侍郎金紳巡視江西鳳乃嗾人誣均仁頻年在鄉劫殺拒捕且賂其縣官爲報於紳及鎮守太監劉僩巡按御史段正同檄三司及分

憲等官遣百戶葉俊往捕之鳳又賄以五十金囑其誣害
均仁一家快私忿俊率兵四十八鳳集二百七十餘人
操火銃兵器以從圍其家縱火焚之家屬死者二十三
人杖死者五人盡縛其未死者二十六人送於府轉達
於巡按御史皆信之獨按察司疑均仁等稱冤傷已重
而無贓其事必誣令府縣重鞫死於獄者又十七人存
者徐細仔等三人令人訴之新巡按御史熊翀翀奏其
事 上以鳳等挾讐聚衆誣害一家人命命刑部郎中
吳昊錦衣千戶潘旺往會鎮巡覈勘得實鳳等及俊坐
處遲或仍籍俊家從者俱斬并責問守巡等官境內有

大獄久不究理令具關處治俊俊死於獄棄屍於市
十五年三月中官汪直構誣總督侍郎馬文升繫獄與人
命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同直往勘
十八年四月江西有大獄連引千餘人命刑部左侍郎吳
琛會巡按三司勘之
弘治十六年四月江西巡按御史王哲奏鎮守太監董讓
違命不職隱蔽賊情讓亦奏哲欺壓鎮巡妄自尊大敕
巡撫都御史林俊同刑科給事中湯禮敬刑部郎中邵
賁勘問
正德元年四月戶部言長寧伯周彧與景州民高崇等互

爭田土已屢移巡撫官勘理今復有旨遣郎中等官往
勘恐勞擾農務重為民害宜如給事中張文等奏停止
上曰農月不宜擾民其勿遣
六年九月命刑部侍郎戈瑄勘岷府不法事
嘉靖元年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與巡按御史江萬實訐
奏萬實謝病去而左布政鄭岳參政吳廷舉與夢
陽黨有隙吉安知府劉喬尤甚皆以侵官奏廷舉至叢
職去夢陽亦累疏劾辯事下總制陳金金以軍前多事
不暇辯以各奏詞併發巡撫任漢及紀功給事中黎奭
錄勘漢等稍處不能決於是給事中王嶸言江西學

臣紛擾之時各官不能為消弭輒是其私忿自相搆擊
有傷風化宜特遣官究治乃命大理寺卿燕忠往會其事
之廉等奏岳有贓有實跡夢陽欺凌僚屬挾制撫按皆
宜罷嶸廷舉論事過實擅離職任罪次之又金應事延
遲漢中立不決萬實奏辯年誣布政使黃瓚按察使王
秩僉事李淳等承勘遲延亦俱宜罪都察院議覆部覆
嶸奏為民夢陽冠帶閒住喬廷舉俸一年瓚秩淳各奪
俸金等俱宥之
滄州知府郭九皋先知永平定國公徐光祚奏言土豪久
隱占田下順天巡撫孟春御史郭同臣樊繼祖戶部主

事張希尹勘嚴春等檄九皐及同知張守會勘巳而檢
得前田初係奸民趙紀違例投獻駕言馬甫廣等吞噬
遂論紀子文編戍紀怙惡不悛屢疏揑称九皐奏辨通
政司尼之紀遂誣九皐及同知張守多受甫廣金錢勘
处平民列狀投東廠告之太監芮景賢遂奏請治從之
將九皐移守臨洮矣乃遣官杪之臨洮及永平收繫九
皐與張守等詣京對簿故事廠衛官無受民訟而特旨
收縛罪人亦不出京師諸城門刑部尚書林俊上言乞
降明旨徵九皐至永平聽理而遣刑部錦衣官往會撫
按會鞫明實如果紀言不謬然後械致九皐來京庭以

極典來爲晚也不報給事中劉濟等抗章劾景賢亂政
宜加罪景賢上疏自理　上優旨慰之
三年都察院奏科道趙漢藍田諸臣及民人林鈺等所奏
給事中陳洸家居不法伏乞行原籍撫按推鞫洸當如
僉都御史季鳳事例回籍聽勘有旨陳洸不必逮繫林鈺
等所奏事情行令撫按即與從公勘結不許偏徇虧枉
五年尚書席書初巡撫湖廣劾長沙知府宋卿故入李鑑
罪　上遣大臣往按之還言鑑與父華流劫村落以拒
捕殺邏卒華坐死於獄鑑以捕獲罪不可原　上遂命
逮鑑來京重治鑑至繫獄席書乃爲鑑奏日臣以議禮

仵在朝諸臣故謝廣問刑官以臣所劾宋卿之罪悉爲
文釋乃歸罪李鑑欲爲出宋卿地也乞勅法司會官嚴
鞫以伸冤抑　上下其疏於法司御史蘇恩許事杜鸞
會訊其事乃各論奏言鑑之罪至於殺官兵劫人財燒
房屋可謂極矣昔衆證而獄成今親審而詞服乃知原
問官覈實定擬非有私也席書以宋卿之故輒爲奏辯
且以議禮爲言夫大禮之議發於聖孝而書一言當意
動輒援此以挾　陛下以壓群僚壞亂政體甚矣唯
陛下深思之亟以盡明正典刑刑部覆奏請下湖廣撫
按官再勘　上曰鑑事既席書代爲伸理必有冤抑不

必再勘免罪發戍邊衛
李福達者山西五臺人也一名午因事戍邊寘居陝西洛
川縣與季父越同倡白社妖術誑誘愚民嘯聚數千人
大掠鄜州洛川諸處殺掠亡算已而官兵追剿捕得越
及其黨何蠻漢等誅之福達逃去占籍徐溝縣變姓名
爲張寅賄縣中大姓以爲同宗編立宗譜塗人耳目以
其所掠金錢買授太原左衛指揮使又爲其子大仁大
義大禮納粟入國學其黨家韓良相等屢訐其罪皆賄
緣脫免巡按山西御史馬錄行部至縣良相等復以爲
言錄捕治之福達急走京師以術干武定侯郭勛勛悅

禮爲上容稱達乃求勛居間勛從之移書於錄欲待以
不死錄發章劾勛寬逆賊并上其手書　上下之都察
院先是席書亦助勛爲福達地大理評事杜鸞劾勛及
書乞將二人先正國法徐命多官集議福達之罪不報
都察院覆奏福達罪狀宜行山西巡撫移獄三司會鞫
先是馬錄諮於徐溝鄉紳給事中常泰泰言寅爲福達
無疑又諮於讞獄郎劉仕仕鄜人也其言如泰錄復檄
取鄜洛父老識福達者辨之俱以爲眞福達也乃檄布
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僉事章綸都指揮馬豸雜治之
福達對簿無異辭遂附爰書上錄錄乃會巡撫江潮言

福達狀罪數千殺人巨萬雖潛蹤匿形而罪跡漸彰難
變易姓名而形貌仍初論以極典尚有餘辜郭勛結納
匪人請囑無忌甑妖賊反狀未必明知而徇客私干不
爲過拒亦宜抵法禪示懲艾章復下都察院
十一月左都御史聶賢等覆奏李福達逆跡昭灼律應磔
死　上從之錮獄待決因詰責郭勛令自輸罪勛懼乞
恩因爲福達代辯　上置不問勛又令福達子大仁具
奏狀訴冤章下都察院聶賢原訊御史高世魁知爲
勛指授寢其奏勛謂大仁曰苟勿解爾曹姑亾命勿陷
叢戮也於是給事中劉琦程輅王科沈漢秦祐御史高
世魁鄭一鵬南京御史姚鳴鳳潘壯各劾勛交通逆賊
請賄福達既應伏誅勛無可赦之理給事中常泰言勛
以輸罪爲名實代福達求理論以知情何辭福達妻孥
俱匿勛家論以藏亾何辭原爲福達居間書令大仁等
事急亡命論以故縱何辭給事中張逵等亦言凡謀反
大逆例服上刑而知情故縱亦從重典今勛移書請托
黨護叛逆不宜輕貸俱下都察院看詳聶賢復奏勛嘗
遣坐　上不從專命錦衣千戶戴偉移取福達獄詞及
因佐下鎭撫司禁俱會鞫給事中常泰御史任淳郎中
劉仕復交章劾勛江潮爲錄仍會疏極言福達不枉俱

下都察院看詳　上命逮取福達等來京鞫問
三法司官顏頤壽等及錦衣衛鎭撫司各官會鞫福達於
京畿道對簿無異辭奏請論磔　上不從再命三法司
會鞫時薛良及證者面指張寅爲福達寅詞塞證中有
戚廣者乃都御史畢昭所引以證薛良之誣者及訊之
廣乃曰我未到官安得此言於是顏頤壽聶賢湯沐等
具獄詞上　上怒曰頤壽等皆理官乃徇情偏護不虛
心詳審但欲扶同入人重罪豈朕欽恤愼刑之意且畢
昭等先劾良誣而今又劾寅何也俟覆事畢親鞫於廷
大學士楊一淸言黼扆不親獄訟乃已復命多官再訊

六年逮繫巡按御史馬錄於詔獄徵布政使李璋按察使
李珏僉事章綸都指揮馬豸詣訊刑部尚書顏頤壽等
言福達反狀甚明法難輕縱况彼以神奸妖術蠱惑人
心臣等若不能執一或縱令與時復有鐘川之禍臣雖
伏斧鑕何抵欺罔之罪　上怒曰頤壽等職司邦刑朋
奸肆誣俱令戴罪辦事待再鞫明白一併裁處及馬錄
李璋等俱逮至京原鞫等官請會訊從之乃出錄與福
達對鞫情無反異頤壽等復以上請　上終不從
逮繫刑部尚書顏頤壽侍郎劉玉王啟左都御史聶賢副
都御史劉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泌等於
詔獄　上以福達獄屢鞫不決謂頤壽等朋比罔上盡
逮治之其原鞫郎中御史寺正等官俱亦逮繫待罪
七月肆三法司被逮　上命桂萼攝刑部張璁攝都察院
方獻夫攝大理寺太僕卿汪玄錫與光祿少卿余才怨
偶語曰福達獄已得情何更多事乃爾詗者以白璁等
璁以聞　上怒命繫並掠之大學士賈詠與馬錄同里
遺書慰之鎮撫司搜得及御史張英都御史張仲賢大
理丞汪淵工部侍郎閔楷私書并上之　上詰責詠詠
按劾乞歸遂令致仕
吏部侍郎孟春以馬錄書詞連及辭不問　上怒春引咎
求退令法司并收訊之
九月張璁桂萼方獻夫既攝三法司遂錄　上意復鞫錄
等於闕庭榜掠備至錄不勝五毒乃誣服挾私故入人
罪璁等上言薛良始誣張寅繫已得白而馬錄以按部
至郭勛爲之救解錄素惡勛乃窮治寅事而常泰劉仕
證成之遂以寅即福達今考其年名字皆不倫皆馬錄
欲陷郭勛常泰等黨附馬錄殺人罪實難貸得旨各從
朋謀害人釀成大獄原告薛良相以誣告論薛良居文
舉等誣證布政李璋等并大理少卿徐文華以羁詞送
按殺人婦人俱發戍極邊遇赦不宥給事中劉琦御史
程啟充盧瓊以挾私彈劾亦發邊衛給事中王科秦祐
沈漢程輅以扶同妄奏并侍郎仲賢俱爲民尚書顏頤
壽侍郎劉玉王啟都御史江潮劉文莊大理卿湯沐少
卿顧泌汪淵以畏避言官推勘不實太僕卿汪玄錫光
祿卿余才以退忿横議侍郎孟春閔楷都御史張仲賢
以交通私書各免官其出差未至如都御史張潤御史
任淳逮捕未至如給事中常泰郎中劉仕行提未至給
事中張逵高世魁御史姚鳴鳳張英評事杜鸞郎中司
馬相俱候至京定擬風聞失實南道御史潘壯戚雄下
南京法司失於參駁副使周宣給驛送四副使王昂指

引證佐知州杜蕙胡偉鎮撫鮑玉下該省巡按御史各
勘問寺丞毛伯溫命差官代還馬錄以故入人死罪未
決擬徒　上以爲輕下法司再擬欲坐以奸黨律於是
璁等謂張寅未決而馬錄代之恐天下不服乞發邊衛
充軍乃戍錄廣西南丹衛遇赦不宥獨惡擁耶以嘗
歸罪薛良與張寅父子俱免罪還職從初顧壽等既逮
治備嘗五毒聞者憐之獨文華泌論戍邊三人皆與璁
廷爭大禮者也璁等自謂平反有功請編欽明大獄錄
頒示內外諸臣以明顧壽等之欺罔從之
按嘉靖四十五年四川妖寇蔡伯貫反已而就擒鞫得

以山西李同爲師四川撫按移文山西捕同下獄自吐
爲李五孫大仁大禮皆其祖師世習白蓮妖教假稱唐
裔當出馭世以煽惑民結衆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
異撫按論同坐斬奉旨誅之都御史龐尚鵬言據李同
之獄福達之罪益彰而當時流毒縉紳至四十餘人冤
濫之禍可謂烈矣郭勛世受國恩乃黨逆寇陷害縉紳
樞要之人悉願指氣使一至於是萬一陰蓄異謀人人
聽命爲禍可忍言哉乞將勛等追奪官爵以垂鑑戒馬
錄等特加優異以伸忠良之氣　穆廟從之凡當時坐
事謫戍者皆得叙錄是獄始明

按御史劉隅劾奏徐州兵備副使趙春贓私狼藉春亦
訐奏隅不法事　上命給事中張逵會巡撫高友璣逮
按希愈即訊言春所坐贓卽有驗而告隅事多不實
隅劾春固不妄第　輕信而鞫獄提委官所報不行料
覈亦屬有罪其獄上之都察院以爲逵奉勅勘事曲直
不分友璣希愈會問獄情依回遷就皆屬違法請復下
撫按官窮究春獄從重擬罪以爲欺吏之戒友璣逵及
希愈亦宜罰治以戒勘官不職者　上從之詔逮春獄
限追贓從重問擬奪璣俸三月希愈二月以友璣旣歷
任邊庫隅所劾事多實竝釋不問

七年陳洸者廣東潮陽人舉進士守制時宋元翰爲其
縣令洸居鄉貪横不法元翰亦貪酷吏不相能洸諷
令其子柱訐元翰贓罪於是縣人被元翰虐者爭起
陳狀元翰坐謫戍以是怨洸及撫按洸諸故科斂醜謗其
帷隱事緝成帙曰訴冤錄刊布之然多溢辭也元翰亦
遇赦免洸後由給事中會議大禮洸抗疏附尚書席書
遂爲科道所劾御史藍田因以訴冤錄上聞詔逮刑部
郎中葉應驄錦衣千戶李經赴廣東覆勘應驄以洸陰
使爲衆惡欲寘於法乃授指部州知府詹昇俾深劾其
事凡錄所載及洸怨家陳憲一切誣成之坐洸妻奸罪

雖異子杜殿殺人赦諸連逮死徙者甚衆是時洸懼爲
應驄所困詣闕上疏自理應驄郎據昇獄詞覆奏併詰
當洸窩隱盜分贓律 上疑之命法司再問刑部郎中
黃綰謂洸獄情無枉請如應驄擬論死詔特宥爲民併
原其妻子

陳洸上疏言以議禮爲奸黨所誣御史藍田知縣宋元瀚
郎中葉應驄按察使張祐周宣知府唐昇相與羅織成
獄而應驄宣復杖死其連坐者幾三十人充軍者十五
人乞引辯雪事下刑部桂萼言洸通盜無狀而
其子殺人無屍非盡逮諸臣從公問之不得其情 上

以爲然詔錦衣衛差官按逮洸元瀚應驄及續問郎中
黃綰等并詞所連及者方獻夫言詞連及者不下三四
百人今部并逮捕必有無辜業害者請較其輕重非奸
盜殺人證佐皆下所在撫按勘報不必槩捕致擾地方
從之

刑部尚書胡世寧等以陳洸獄上得旨應驄元瀚俱爲民
洸冠帶閒住綰降二級遠方用藍田府已考黜 上以
其不知大體以誣書入奏致興大獄唐昇承望風旨鍛
鍊成獄俱令巡按御史即其家逮治以聞各御史覆勘
上二人罪狀詔田爲民昇降二級遠方用

八年四月刑部尚書高友璣等會問郭勛擅取金幣罪狀
欠明 上批駁責其隱匿回護復令再問璣等復會問
稍易其詞 上曰友璣等所問終屬朦朧令各列狀對
是給事中趙廷瑞等御史劉濂連章劾奏郭勛擅取邊
軍欺君玩法無人臣禮已莫逃於聖鑒之明劍其銜而
疏其柄矣今所未明者惟勛所以取幣之故及指揮王
臣積虐之實孫鐸通賄之情所當按鞫耳友璣不備參
議曲爲隱護始言勛以幣父業醫之舊而取幣又再問
則言勛聽通政使柴義之助囑始言孫鐸過送贓私于
郭勛及再問則改擬孫鐸指稱誆騙旬日之間頓易成

案豈古所謂刑罰之用一成而不可變者哉乞顯斥泰
璣以爲治獄無狀者之戒都御史熊浹侍郎許讚大理
少卿曾直錦衣衛都指揮駱安等漫無可否殊非刑官
之體亦宜策論 上曰友璣職邦禁奉旨推問獄情始
既隱匿既又更改遂至公議不平議擬不當熊浹等又
從而附和之法守安在友璣令致仕熊浹等各奪俸大
月駱安等各二兩金幣等下法司再問已法司會九卿
再問得勛受賄狀 上切責勛奪祿米三之一幣各給
極邊永戍時柴義已微衛之

七月初京師民張福訴其母爲里人張柱所殺東廠以聞

下刑部坐枉死不服而福之姊與其隣皆證爲福自殺
復命刑部郎中魏應詔鞫之罪改坐福東殿執奏詞連
法吏　上怒以應詔擅出入罪命三法司及錦衣衛鎮
撫司逮問且遣按其事都御史熊浹謂應詔已得情議
如初　上意浹徇情曲護黜浹職與應詔皆下獄考訊
給事中陸粲言獄者一成而不可變故聖王慎之今張
福之母巳死自東殿錦衣衛訊則罪在張柱爲鬬毆殺
人致自法司訊則罪在福爲子殺母凌遲夫殺母大惡
凌遲極刑　陛下疑而慎之是也然近從法司會審自
福之親族隣里咸証逆狀而其姊痛憤發於至情浹等

既據此定獄猶未決請再會審蓋審之至矣宜令拘集
證佐隔別審問參互考驗則獄必有所歸而乃蒙嚴譴
總憲大臣且不免其餘誰敢自保如近日會審侍郎許
讃則噤不言少卿曾直諛辭附和侍郎聞淵寺丞[illegible]
俱辭疾不出此無他人務自全也風紀大臣詣獄一不
當意斥而去之若胥吏然無乃傷國體乎臣又恐法吏
以浹爲戒無所救正願　陛下霽威嚴降溫旨令讃等
虛心研問給事中劉希簡亦以爲言　上大怒以會問
未報粲等妄言俱下錦衣衛拷訊其後讃等竟如原擬
以張柱抵死應詔及証俱發邊衛充軍杖福之姊謫戍

當贊議大臣姑令革職閑住
十三年巡按御史李新芳行部至齊平縣戍門燬銳騎而
怒笞鎮平卉笞知縣周諭又用左右辭連及兵史田經
付推官楊經鞫訊論等不報經以獄不就恐重新芳之
怒又文致他事誣謐經分使修城鍰鍓坐以監守自盜
律廣平知府李騰霄不能平詰新芳辯析辭氣頗厲新
芳愧憤遂誣騰霄至使謐謀害巳并奏之而遣推官楊
經秦新民赴府執騰霄騰霄拒之稍集衆自衛新芳復
劾其拒城爲亂檄兵備副使楊爵勒兵二千人捕之騰
霄棄官走通判吳子孝推官侯佩經歷吳尚質皆走郡

城一空百姓奔走爭門出蹂躪死者甚衆新芳復遣數
百人追騰霄下令得騰霄者與三百金追至趙州及之
執騰霄繫唐山縣官舍而以子孝佩尚質歸皆笞之數
十尚質立斃騰霄謐經復訴於朝巡撫周金亦奏新芳
詐妄及劾經新民怙勢作威幾發兵激變之罪　上命
新芳回籍聽勘遣給事中王禎郎中李楨往勘事至是
擬實以聞遂逮新芳等下詔獄而奪經新民官其他連
引甚衆先是金既劾奏新芳都察院言撫按互爭宜
廻避金亦言新芳憤逆皆都御史王廷相陰爲主持乞
勅廷相毋預勘事因請罷歸廷相疏辯本無回護亦請

先罷　上以其事下刑部令廷臣會各法司議如故事尋
部具上獄詞當新芳阮勘禁五品以上官自先[illegible]
吳阿順助虐俱革職為民勝仍前新民經[illegible]從之
十五年蜀王讓栩奏四川都指揮劉永昌以其私事索取
臣藩邸金幣珍寶以千計今年二月使臣奉節冊至撫
按而下畢已拜迎而永昌被酒後至獨設四拜且詐與
儀不俟其至其悖慢無禮如此都司屬官指揮吳可言
乘馬張蓋衝突儀仗闖臣一致詬逐為永昌商論且令
可言家屬妄訐藩邸人員微求納賄不聽復陰夜以軍
卒致介藩邸人人自危臣誠不恐橫遭凌侮乞遣法司

按問　上命遣給事中戴嘉猷往同撫按官從公勘究
議罪以聞永昌亦疏辯且訐承奉周綺等罪狀以自解
會撫臣潘　亦以其事聞按臣鄭堯臣復疏永昌不法
事請行按問得旨令撫臣逮永昌繫獄以俟勘官
二十九年浙江麗水舉人盧綱訐奏前後知府孫存吳仲
孫一厚從兄守備指揮盧鋐諸不法事遣給事中沈良
才郎中錢衡錦衣千戶魏顯往會巡按三司務治言存
等無罪鋐罪亦輕綱狂狡持權肆行誣害今處州僻居
萬山中民多強悍失此不治恐告訐成風漸不可長刑
部覆上得旨盧綱欺公玩法枷號三月連家屬永戍邊

衛遇赦不宥孫存等既無贓賄各復職致仕如故鋐照舊
仍申明禁例後有毆辱本管官者盡法處治時存已陞
江西參政仲以南太僕少卿致仕矣
隆慶元年大學士高拱言近者審錄重囚問方士王金陶
世恩陶倣申世文劉文彬高守忠等獄詞不覺隱痛逆
淨曰　先帝受誣何至此哉古之人君有殞於非命不
得正其終者其名至爲不美　先帝聰明睿知事無大
小悉洞燭其微至於保愛聖體尤極詳慎即用太醫院
一劑亦必有御劄與輔臣商確安否不斷可否輕服方
士之藥又安有既服受傷不言及服之理　先帝臨御

四十五年壽考令終古所罕有末年抱病經歲纔崩上
賓實緣聖壽之限乃今日金等妄稱藥物遂損聖體謂　先
帝是金等所害　皇天后土在上然也否耶今罪籍具
明顯　先帝為人所害是何事體每歲審錄大廷之上
明說　先帝為人所害是何語言若不亟明其事恐天
下後世信以為真卒使　先帝抱不白之冤於天上蒙
不美之言於人間天地古今之變未有大於此者　陛
下亦何以為情也伏望勑下法司會同多官從公再訊
務見的確然後渙發綸音明其事於天下宣付史館明
其事於後世使知　先帝以正為終則不惟可以仰慰

先帝在天之靈而　陛下爲親耶雪可以明父子之恩
臣等爲君耶雪亦可以盡君臣之義萬代瞻仰在此舉
也至於金等惡孽滔天自有當誅之罪自宜以本等罪
名誅之萬死何足惜哉　上曰茲事情重大法司其會
同各官訊實以聞於是刑部大臣及錦衣衛科道官於
承天門外鞫之盡反金等獄詞言金等進藥無事實請
所坐悉發第他罪惡尚多不當輕縱請更下法司改擬
正律　上曰我　皇考聖神睿知衛天馬祐壽考正終
享國享年乃自古帝王所罕及者何嘗輕用方藥却乃
委罪於人茲事既會舉明白其宜付史館紀錄垂示萬
世金等既有別罪俟擬更論具獄已而刑部尚書黃光
昇等奏金做文彬世恩守忠習故陶仲文術左道惑衆
世文稱習兵書亦非正術俱應爲從論第世文未見臨
實守忠入京未久稍宜末減發原籍爲民金做世恩文
彬可編置戶外所流妻子應赦歸詔如議於是給事中
趙奢言　先帝壽考令終固不以方士賄賊然金等以
符呪妖術貪祿干進熒惑萬乘之主罪亦宜誅今法司
以輔臣請爲昭雪　先帝之故遂從寬宥夫罪有首而
後有從金等俱爲從又孰爲首耶將以陶仲文爲首必
仲文同時伏誅而後可今其人已得歿牖下矣爲首之
罪果將誰屬乎既無爲首又何爲從是輔臣所爲隱慟
欲白　先帝之寃者而法司直爲金等解脫之地也法
司爲天下持平昔則一主於入而不思爲　先帝之地
今則一主於出而不惜乎後世之譏法吏若此　陛下
何賴哉臣請乞法司更將金等重議使罪當其情庶幾
上足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下足以昭朝廷法典之正
不聽

國朝典彙卷一百八十四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刑部六

訐奏

洪武元年八月有風憲官二人各訐所短於是一人言甚促捷一人言簡而緩　上曰理原於心言發於口心無所蔽辭出而簡心有所蔽辭勝於理彼二人者其言寡者直其言多者非遂召廷臣詰之言寡者果直　上黜其言多者

有告富人謀反者命御史臺刑部勘問皆不實或言元所告謀反不實者罪止杖一百以開誣告之路　上曰姦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為所誣多矣自今凡告謀反不實者抵罪著為令

貴州府同知安貞以擅造公宇器用為吏所告按察司以聞　上曰原貞之情非自私也房宇器用之物皆公家所需貞若遷他官而去必不以偕往今乃罪之是長猾吏告訐之風矣命貞復職而械吏至京治之

解州學正孫諭訐稅使曾必貴為胡惟庸黨又訐故元參政黎銘嘗自稱老豪傑詘謗朝廷　上曰諭不思以聖賢之道教人而為告訐之事豈儒者所為置不問

十八年麗水有卜者干求富民陳公望不遂詣闕誣公望等五十七人聚眾謀亂　上命錦衣千戶周原往捕之知縣倪孟賢審其妄謂眾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安於田里今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乎具疏白公望等冤而論妄告者罪

二十四年　上謂刑部尚書楊靖曰善與惡異趣廉者必不同貪公者必不濟私然惡或誣善事雖可白不免受辱宜嚴禁之繼今犯法者不許蔓引良善違者所誣雖輕亦坐以重罪

太平府民有兄弟相訐者刑部請罪之　上曰兄弟骨肉至親豈宥告訐之理此蓋一時愚昧或私妻子爭長競短忿氣相加遂至此耳然人心天理未至泯滅姑繫之獄俟其忿息善心復萌必將自悔明日二人果哀求改過遂釋之令好如初

府有司有剛直有為廉潔自守被誣逮者得伸理後往往賜衣鈔幣物或賜宴或陞秩如沐陽知縣周質陞山東參政衛山主簿紀惟正陞陝西參議潞州知州劉士觀陞陝西參政諸如此類不可勝紀

靖難初　太宗諭刑部朕靖內難有罪者既已伏誅無罪

各令安業而中外軍民誣執無罪之人以希陞賞速諭
止之違者抵罪
永樂元年十月有於承天門遺木牌無姓名止列寶鈔提
舉司官吏不法數事　上諭法司曰投匿名文書告人
罪者律有明禁此蓋小人假公法報私忿誣陷忠良其
速毀之自今有此者悉勿問
時最重誣告之法定凡誣告三四人者杖一百徒三年五
六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所誣重者從重論誣告十人
以上者凌遲處死梟首其鄉家屬遷化外
二年禮部尚書李至剛言　皇上即位以來廣開言路凡

有可行無不聽納然無知小人往往捜求細事鍛鍊誣
司或懷挾私讐陷害良善或妄稱奏訴躲避差徭或馳
騁小才希求進用甚者無稽之言煩瀆聖聽雖稱興利
除害其實假公營私宜治以罪榜示天下　部可之
先是典仗率軍卒往安慶採木道過民家縱軍強取民財
民將訴於官典仗教軍誣民為誹謗語縛送刑部獄具
以聞　上曰民被誣矣諺恒言軍強民弱民安敢肆言
對官軍出誹謗語此必官軍倚利於民民不堪將訴之
而軍造此誣民命五府六部都察院具訊其實悉如
上所云遂釋民而抵官軍罪并罪刑官之枉民者

三年有錦衣校尉許朝臣毀謗時政者　上曰此必誣之
蓋朝廷未嘗行此政彼安得有此言詰之果然因嘆曰
人主聽言之際豈可不審向若不察付之法司則死誹
謗必矣小人致誣君子此風不可長論校尉如律　書
四年九月　上御右順門三法司官引奏浙西人告數人
誹謗罪及追至面對皆未嘗相識告者當抵罪　上諭
之曰汝以死罪陷人若朝廷遽聽汝言彼死何辜汝違
一言欲殺數人小人雖有無知者豈若爾之險惡汝今
實自戕何傷諭三法司曰此譬之蛇蝎不可晷留留則
復害人其速誅之即日棄市

洪熙元年五月罷勒衣衛象獵洗漕及掌山西行都司都
督僉事李謙不能遵聽各持私意與試安戾相視互相
奸奏宜改爵過否則罷加爾身難悔無及
十月刑部尚書金純奏寶慶知府李譽先奏府吏犯贓會
赦免吏告譽受賕事亦在赦前譽當免問　上曰此譽
創并獄以罪加寮但事有當別白者姦吏告許未可輒
信如所告寔則寮不可復用虛即當治其挾私妄告之
罪以為小人之戒
宣德二年二月巡按四川御史裴俊奏比來奸人挾吏多
緣己私訐告他人小事不經本管官司輒越訴闕實封

劾…乞改調别衛門問理取下錦衣衛鞫之既而都
察院擬罪例贖杖還職　上命調雲等於南京部屬其
告訐吏孫慶等遣為民
六年正月給事中虞瑞等劾奏四川巡撫汪浩鎮守都督
蔣貴相訐事　上命法司會官廷鞫浩坐因公杖死二
十餘人縱子索取部內金銀等物當浩罪贖杖為民
既還職帶俸　上以浩酷暴杖死人命數多免贖編戍
獨石衛戍貪財無厭降一級帶俸差操
五月刑部尚書陸瑜因其鄉人王銓諸囑奏下錦衣衛鞫
治銓乃誣奏瑜不法事　上以其污辱大臣特杖之百

論戍鐵嶺衛既而瑜上章求退　上慰留之
七年五月都察院等衙門會議江西按察使牟俸奏江西
人民健訟往往虛捏情詞告訐乞將洪武年間榜文及
前後議奏事例出榜於通政司門外張掛以革刁風䝉
御史任璽亦奏近例以四川路遠軍民赴愬于京者令
其赴解給引照回聽理以此告訐者多乞不分遠近一
體遵遣都御史李賓等議令如所言　上從之
十一年五月陝西布政于璠庇跡敗露棄官夜遁巡按御
史龍鐸遣人追之急璠遂遣子誣鐸他事逮至京[illegible]
驗璠落職璠親當路力主論鐸知清豐縣陝民訴冤於

朝者數百有然鐸再來天有眼千璠不去地無皮之謠
二十一年順天治中陳翼以巡撫楊繼宗屢拒命見不加
禮遂訐奏其平日諸過以為失大臣體及巡按御史權
僻夫役有妨漕河皆當究罪事下刑部奏遣官勘問
上以繼宗執性既偏處事過當難任巡撫調降外任翼
訐奏事多不實降級調外任庠恤民停役置不問
弘治元年初正佐首領官録以事相訐即以同僚不和不
分曲直槩行黜罷濮州知州潘齡言正佐臨共事而泣
心不同稍加規正輒起釁端或倚其贏猛公肆欺凌或
恃其年老不顧廉恥乞更易以别善惡都察院以齡言

為是請自今佐貳首領官有貪暴殘民倚强恃老欺壓
正官者許正官具奏斥退正官有贓濫不法者許佐貳
官申禀舉行各坐正犯罪名若彼此只因忿致爭者
方以同僚不和論斷從之
四年九月應天府尹樊瑩承命勘南京守備蔣琮與科道
奏訐事琮遂得罪琮怙寵作奸與言官奏訐連歲所[illegible]
引罪雖甚衆而事終不決瑩承命推鞫若不與興者
琮勉知之不為意最後及山陵龍脉事琮遂得罪去
嘉靖元年御史楊百之言華任錦衣千戸張儀當宸濠謀
逆時力勸太監張銳郝其債私御史等准發其罪惡今

欽得免死准得美遷而首功不錄臣竊寃之乞量授一
官薄示酧報給事中安磐劾奏百之爲儀遊說於與銳
交關爲復起之地百之復訐磐先阻請給不行挾私行
謗旨下所司吏部尚書喬宇等不直百之議押黜罰而
刑部則謂磐之劾交關百之之劾私嘱情狀未明宜通
行法司逮問以解曲直得　旨百之磐俱係言官自相
訐訟本當逮問姑從寛奪百之俸三月磐一月時儀以
附託張銳交結江彬觥贓不赦彬銳皆逆濠內黨銳見
濠事且敗遠跡滅口士大夫方以漏網爲恨百之乃稱
儀首倡大義謂銳力折奸謀雖稱薄譴公論鄙之

三年十一月逮繫御史任洛易州兵備副使任忠於詔獄
洛爲京民陳彥章所訐忠爲呈白欽免罪人俱逮繫詔獄
時又有光祿卿樂薄華湘者爲僞官馬能所誣亦逮送
法司鞫理竟降中旨奪級外補之
五年九月　上諭法司問理詞訟須分辨曲直從公處斷
使人無寃近來中外問刑官往往任意偏聽不審鞫事
情或狥私受嘱不畏法度顛倒是非令斷寃負屈之人
輙入禁中伸愬至有自縊死者良可矜憫法司即申明
律例戒諭所屬遍行內外衙門如再有斷獄不明致各
犯伸理者若所告得實原問官從重究治其有爲人嘱
託者問刑官指實參究容隱不參奏者聽兩京科道糾
劾若科道嘱託及知有嘱託容隱不劾者一體治罪緝
事衙門亦務密訪奏治但毋挾私誣陷於是都察院請
如聖諭申飭中外但民人寃抑止許赴通政司或登聞
鼓下投本狀在京聽法司在外聽撫按參詳虛實施行
有擅入禁門呼愬及攔拾辱罵原問官并挾制官吏者
與主使之人俱從重問擬　上是之命榜示天下遵守
十一月御道上有匿名帖子二鴻臚寺以聞有　旨令錦
衣衛推究大學士費宏等言投匿名文書告言人罪律
有明禁　聖祖造律之初用意深遠葢以小人欲爲中

傷之計又恐陷誣告之罪設爲機穽隱其姓名官司者
因行其言則人既被誣而已不受禍其逆心之險詐情
罪之可惡甚矣故見即燒毀罪必處絞葢所以杜告訐
之門不使無辜者受罔也矧朝廷之上又與在外官司
不同無知小人乃敢肆爲奸惡尤爲可惡若緝得其人
決當如律重治以警刁風至於所投文書即當焚毀不
必上經御覽　上命即燬之給事中楊言亦以爲言
上曰比來風俗薄惡臣下互相傾害小人又投匿名文
書報復私仇有傷治體令都察院嚴禁曉諭犯者無赦
七年七月錦衣衛指揮聶能遷初附錢寧冒功濫陞後以

側我免復因緣議禮且交鬭太監崔文冒復故秩比見
明倫大典書成不得陞職怨望不平屬閑住主事翁洪
草疏誣論新建伯王守仁賄通禮部尚書席書得見舉
用詞連席書事黃綰及大學士張璁於是綰上章自明言
違議禮奏疏文義心跡非出眞誠故盡黜之積恨肆誣
無非其然意在傾排善類動搖國是因乞休引避以謝
之　上曰黃綰學行才識衆所共知王守仁功高望隆
輿論推重尋能邊程詞妄奏傷害正類令法司嚴加審
問并追究幇助之人黃綰安心供職不必引避已而審
其事無佐證盡出誣罔遂謫戍能邊翁洪者莆田人以

撫臣匿居京城今發原籍爲民
八年九江守備都指揮黃鏞與安慶知府羅英有隙縱令
軍士百餘皆執槍入府庭大肆喧嚷英懷印潛避鏞仍
令閉諸城門杜絕該司申文遂相訐應天巡撫陳祥以
聞詔下撫按逮訊
十年初曲陽知縣崔廷槐者詐行僞人甚多皆死生員劉
鍠父鍠扁父非辜恐之御史趙鏜鏜不爲理復繫其衣
巾時提學副使陸深不平遂拚廷槐諸殘酷狀并劾奏
鏜不法事而鏜亦奏深違詔不行刊布放一等䇿并逮
及先任提學劉儲秀及所屬知州等官范箕等十一人
會晉府中尉知燗亦嘗延槐挾私具奏并下給事中蘆
進夢勘覆以聞詔廷槐降雜職邊方用鏜及儲秀知前
旨調黜深與箕等逮按御史逮問知律知爛令長史司
啓王戒飭之
十一年五月吏部郎中李默以武舉同考試官妄於兵部
與尚書王憲爭禮默故自兵部調憲心不能平遂疏言
狀自劾求退得　旨朝廷公安禮法所在大臣當循節
次小臣當存體統豈宜有爭下其疏都察院都御史汪
鋐等言默以部屬小臣敢以禮文末節抵冒堂官不遜
宜依浮躁例調外從之

十三年十月初潼源告故太監張永弟容不法并訐永墳
建造違制及礙皇城龍脈詔下所司勘報永墳與風水
無礙第侈汰踰制詔減損如式事竣已久至是容奴郭
祿爲容所逐恐以傾之乃祖源故智稱永墳犯龍脈容
不行遷故去歲又將妻陳氏竊埜兆内致京冲太子薨
令其子郭麒陳𢵧錦衣帶俸指揮閻紀所使之轉奏紀
麒妃父也　上覽而惡之以其疏示輔臣張孚敬因言
近年京師無籍小人競爲刀辞挾詐人財錦衣衛雖見
任官無受詞訟例紀係帶俸乃受麒告詞轉奏其爲麒
主此甚明此風若漸長未免有傷　皇上平明之治請

嚴治之得　旨郭鎮挾詐害人主使鬧祀賞奏其令法
司逮訊從重問報祀姑貸之祿計窮乃復具疏訐永如
祀奏且誣其與親王中交通有大奸令妻陳氏衣男子
服懷疏闖入午門前爲麒鳴冤詔錦衣衛執付法司如
前　旨從重擬報法司乃論祿及諸朋謀奸首俱發邊
衛充軍詔如擬初郭勛以張永故有憾於楊一清乃乘
霍韜劾奏一清使永奴朱發宗訐奏弘祀語流禁中至
此奏凡三被奴告矣事初鬧衆恟恟懼與大獄賴　上
聖明察其誣置諸奸重典中外大悅而告訐之風少衰
十四年武定侯郭勛吏部尚書汪鋐在工數相左遂上疏

相攻　上謂大學士李時曰勛疏言工事猶可鋐全是
忿詞此何可恐時爲營護甚力　上意解曰若不宥勛
二疏須留中耳且鋐無故卽舉梁材自代此是何說時
與夏言爭　莊肅皇后諡號本禮部與內閣事鋐倘與
乃倖倖如此時曰大臣議事貴平心易氣此等舉動未
免取譏於天下後世　上曰科道何不彈之時曰不敢
上曰此謂寧忤天子不敢忤權臣也卿可傳朕意戒飭
之但勛奏吏部改調官事不可不查卿亦知建造可諭
二臣公議之於是時同勛等於東閣會議奏言鋐以乇
事歐陽清體弱不任工所勞兪振強行事欠當故以清

改調刑部振強陞調南工部而以員外梁廷振代之實
無他情勛見鋐擢調因擬其聽托規避遂以上聞耳乞
將清振強同廷振俱留工部勛鋐各令仰體聖心協恭
任事　上曰振強行事久當論而陞清體弱宜從所調
似有避去意降振強一級仍同清供事廷振回原部于
是勛鋐各謝　上復手諭勛復其祗慎勉以協恭以稱
簡任於鋐則責其動有紛擾甚負委任仍以自今宜覲
君子遠小人勿效前爲戒之
二十四年閏正月先是巡撫雲南都御史顧應祥以奔母
喪不俟代爲巡按御史楊東所論應祥亦論東怠縱飲

酒杖死職官等事互相奏訐俱革職聽勘至是驗實以
聞而巡按御史楊勉學誤以應祥先病故獨請錄用東
已得旨以才力不及調外任而應祥因具奏辯事下都
察院議以應祥東互訐事無大小罪亦相等應祥又以
親故犯例情更可原宜併敘之詔復應祥職勉學奪俸
三月
二十七年九月月食當晝刻例不救護撫治鄖陽都御史
于湛督所屬行救護禮巡按湖廣御史賈大亨疏陳其
謬且詆湛爲昏庸當罷湛遂辯訐大亨淫婪不職諸事
大亨亦上疏自理章下部院看議謂大亨事干名檢但

湛不先期糾舉被論乃始訐奏亦難遽信宜俱令回籍
行湖廣撫按會勘以聞從之
二十八年宣大總督翁萬達奏討宣府修邊銀四十餘萬
兩兵部上議發銀七萬兩其餘請令戶部給發疏中詞
語稍涉攻訐時職方郎中王尚學原由戶部調用於是
戶部尚書夏邦謨以疏稿出自其手劾尚學[illegible]屬茂視
堂官大肆詆誣章下吏部閱奏詔以尚學忿嫉堂官雖
事因公亦屬私詆姑奪俸半年邦謨令盡心辦事今後
各部公事務要協心議處不許偏執爭論以傷大體
二十九年陝西苑馬少卿李紳以考察聞住疑兵部侍郎

謝蘭嗾之因訐奏蘭先任陝西巡撫不職二十事蘭亦
具疏發紳初為吏部覆紳疏挾私首犯明禁若不重加懲創
將使當頭相嫉變或是使撫按官一舉動為有司所制
非所以遵朝廷正法紀也　上令蘭視事如故以紳挾
私妄奏下河南巡撫官逮問照例發遣
湖廣巡撫林雲同列御史李廷春先知石首縣姦貪狀廷
春亦列雲同鄙污俱奪職聽勘
廣東提舉黃屏臣頗以才能為撫按所信任然性傾險衆
咸惡之廣州知府戴科乘屏臣出遣人按獲其貲得五
百餘金以為貪欲捕治之詰于巡按御史楊標屬按察
司詰狀屏臣窮蹙自盡標以詰科科對不遜標怒盡反
按察司獄詞疏奏屏臣廉能科挾私誣陷及廣州推官
王任重等俱附科惡宜究治詔下巡按逮問
三十九年十二月督雲管糧郎中劉廓與兵備副使張子
順有郤常陰求其短欲以中之會廓改命山西管糧始
裝買田嬴以行子順因馳奏廓裝中皆寶廓亦訐子順
尅扣軍糧詔錦衣衛各捕下獄訊之俱無狀坐奏事詐
不以實俱黜為民
浙江參政劉應箕以巡按御史黃廷聘論劾聞住會廷聘
贓敗應箕因乘間將廷聘陰事自辨都御史張永明惡

其陰詐無恥奏當重論命革職為民
四十三年七月光祿寺廚役董祐以內使廚膳侵盜自盤
死遂詭給事中[illegible]霆御史顧應賢探得其懷中訴冤狀
會疏將奏以蒙封未果明日霆私易其辭盡削去祐原
詞所陳清貪暴狀并署應賢名上之疏下應賢大驚乃
具言其實因劾霆專恣欺蔽徇私廢法霆疏辯易藁有
之藁以禁諭後廻避數字于事情無增損詔部院參看
不直霆乃奪俸二月應賢奪俸一月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刑部七

錄囚

戊戌三月　太祖命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錄囚左右或言去年釋重囚今年又從末減用法太寬則人不懼法法縱寬無以爲治　上曰用法如用藥藥本以濟人不以斃人服之或誤必致戕生法本以衛人不以殺人用之太過則必致傷物百姓自兵亂以來初離創殘今歸於我正當撫綏之況其間有一時誤犯者寧可盡法乎大抵治獄以寬厚爲本少失寬厚則流入苛刻矣所謂治新國用輕典刑得其當則民自無冤抑若執而不通非合時宜也

吳元年十一月中書掾致傳璘言應天府有滯獄當斷決者　上曰淹滯幾時矣曰逾半歲　上惕然曰京師而有滯獄郡縣受枉者多矣有司得人以時決遣安得有此璘頓首曰臣等不能統率庶僚是臣罪也　上曰吾非不愛其民而民尚爾幽抑近且如此遠者何由能知自今獄囚當鞫明白須依時決遣毋使淹滯

洪武十四年十月命法司論囚擬律奏聞從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會議平允然後覆奏論決

上欽慮天下刑獄壅蔽之弊分遣御史四出按治各道罪囚以林愿等往湖廣等處石恆等往直隸蘇松諸府勅諭曰王者順天時以修政令古之制也今天氣嚴肅當修刑典御史職在司法俾理冤抑今遣爾等往各處審決獄囚其罪重者悉送京師令大理寺詳讞無任情以廢法在道以厲民期於律應人心法當天理欽哉

十六年正月　上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原情不可深入人罪蓋人命至重常存不恕之心猶恐失之況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行賕求免御史執之并欲論罪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救之人之至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七月遣御史錄囚於諸省

二十五年十二月　上謂刑官曰先王法天道以修政令方今春陽發生萬物咸遂其性而民乃有自法禁至死者朕爲惻然若候時處決則縲絏之久死者必多其見禁死罪悉貸其死令還鄉備資輸粟北邊贖罪于是重囚得宥死者四百四十八人

二十年　上諭刑部曰人言法家少恩此後世用法之過
朕觀唐虞之世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安有是言爾等每
論囚引至朕前雖詳其致罪之由然一時裁決恐未得
其情自今惟武臣死罪朕親審之其餘但以所犯來奏
引至承天門外其有未服欲訟理者命行人持訟理幡
論之訟理其無罪應釋者持政平幡宣德意遣之繼令
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通政司詹事府
詳加審錄冤者即爲奏聞無冤者實犯死罪以下悉如
律其雜犯死罪者准贖
建文元年十二月法司奏今歲論囚視往歲減十三

永樂元年二月　上慮獄囚有淹滯冤抑命刑部都察院
大理寺引奏仍依洪武中例命官於承天門覆審施行
十月大理寺卿薛岩等奏各布政司上所部其獄凡死罪
百餘人請分遣御史臨決　上從之顧謂都御史陳瑛
等曰人命至重旣絕不可復續夫治獄得情尤難觀於
縲絏之下累人成於鍛鍊者往往有之今百餘人之中
豈能必其皆無冤枉爾分遣御史宜具審慎刑之意獄
之從論決之際詳採其情非其情者即與辯釋必揆之
以禮理不可生然後刑之則彼雖死無所恨矣
二年四月　上以天氣向熱諭三法司同五府六部及六
科給事中盡數日中疏決獄囚凡死罪獄成者俟秋後
處決輕罪皆即決遣有連引待辯未能決者皆令出獄
聽候
十月刑部尚書鄭賜等奏命諸司官錄囚　上召諸司官
諭曰理刑必務明愼譬諸農人之耘爲去稂莠也若心
不存則視有所不見而并良苗去之矣刑以除凶人若
心不存則察有所不明而并善人害之矣爾等皆宜盡
心不可怠忽
十一月　上御奉天門錄囚旣多矜宥尙慮有枉抑者復
召錦衣衛指揮程遠鴻臚寺少卿劬旛等諭曰囚皆久

於獄而初至朕前久於獄則雖枉而不求辯初至朕前
則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者刑法豈能皆當爾等更以
朕言從容審之果尚有冤即來白
四年五月　上召三法司諭曰朕屢命爾等決獄貴明而
無滯明則有罪不與無罪者同免滯則無罪將與有罪
者同困前日刑部言錦衣衛官縱軍士往高麗者一指
揮專理屯田未嘗與知而一槩逮繫久不疏決至于病
危假令病竟不治此人何罪即是法司枉殺之司理之
職重民命爲本輔君之道施仁政爲務爾等任大臣當
邦憲而怠忽若此今天氣已熱除犯斬絞罪繫之其徒

流以下皆令知在聽發遣庶幾瘐死無及於輕罪
十一月法司進月繫囚數　上閱之凡數百人大辟十之
一詔刑部尚書呂震大理少卿虞謙等曰既非皆死罪
令天氣寒沍悉繫不決必有死不當罪者誰之過耶凡
雜犯死罪以下約二百悉准贖罪例發遣大辟繫聽決
六年法司奏錄囚當決者三百人　上謂諸臣曰三百餘
人未必人人皆實有一不實則死者含冤爾等更從容
審之一日不盡則二日三日便十日亦何害必使其無
冤大抵人之實情難得有言語便捷輒駕虛詞掩實情
者有訥於言雖懷情實而口不能發者須詳悉以聽亦

不可以刑迫之近有僧貼匿名榜言縣官貪汙法司推
問疑一吏與之有隙遂極榜掠吏不勝卽引服僧之從
者憫吏無辜赴官首其事逮僧鞫之果得實向使僧之
從者不言豈不枉殺此吏法司以刑迫人往往有此難
令三百餘人寧無一二冤抑爾等其議審之既而得釋
者二十餘人
九月給事中張信劾奏刑部都察院淹禁罪囚致囚有瘐
死於獄者　上惻然曰朕數命法司無滯獄卽爲稱職
乃視人命如草芥遂召尚書呂震等切責曰汝坐享厚
祿而飲酒喧嘩不事事罪人無輕重駢死獄中汝不畏

鬼誅乎令覆其獄除二百餘大辟罪餘雜犯以下悉疏
決遣者不宥
七年四月刑部都察院錄囚　上諭侍郎吳盛等曰古人
制刑斷罪必出至公謂之欽恤者欲敬慎惻怛使有罪
者不幸免無罪者不濫誅一歸至當而已後來之弊如
楚伯州犁高下其手以敍繫囚漢張湯舞文巧詆操縱
任心是非失實枉直倒置爾等宜用爲戒務存公道令
輕罪已定例發遣重者必五覆奏庶合古人欽恤之意
十二月給事中曹潤等言曰者　上以天寒念獄囚淹滯
勅近臣就獄審錄輕卽釋之臣切見其中有淹滯一年

之上者且一月之間瘐死九百三十餘人使罪重者不
得承戀而輕者死於無辜其三法司官皆宜明彰國法
以戒將來
八年二月遣書諭　皇太子曰前命當覆重囚爾奏乞宥
其死見爾重恤人命然十惡不可宥其餘雜犯死罪以
下悉從汝言國家用刑貴在得中過則濫不及則弛自
今尤宜盡心
九年三月　上因法司奏審錄諭曰刑當矜恤然論刑之
際當明其君子小人若君子有過如失足溝瀆偶出於
誤當矜其情而特宥之小人有罪如貪饕飲食恣意爲

之非過誤也君子誤犯而不恕非佑善之道小人故犯
而不懲有縱惡之失爾等其審仰正情權度不宜槩論
十年十月勅三法司出繫囚之輕者輸作贖罪有病令領
天府遣醫療之因諭曰古人不得已而用刑故常存矜
恤後世以治刑爲能事則必流於刻刻吏必爲朝廷斂
怨於平民卿等不宜有此有此者宜速改之
十三年十月法司奏冒支官糧者　上怒命戮之刑科覆
奏　上曰此朕一時之怒過矣其依律自今犯死罪皆
五覆奏著爲令
十七年　上令自今在外繫囚當死者悉送京師會官審

錄無冤三覆而後決之因諭法司曰刑聖人所愼蓋輕
者殘肌膚重者殞性命匹夫匹婦不得其死有傷天地
之和召水旱之災朕屢詔寬恤然慮在外有司罔體朕
意濫及非辜故令死罪咸送京師審錄爾等會審之際
尤須敬愼不可輕忽
二十二年十月大理寺奏決重囚　上曰人命甚重帝王
以愛人爲德卿等理刑宜贊輔德政罔俾無辜含冤地
下傷國家之和氣背法吏有於死獄求生道者天有顯
報不在其身在後人卿等勉之遂命五府六部通政司
六科同三法司於承天門會審特召大學士楊士奇楊
榮金幼孜至榻前諭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未嘗不知其
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羅織鍛煉　先帝數切戒之
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體意甘爲酷吏而無
愧自今凡審決重囚卿三人往同審有冤抑者雖細故
必以聞遂命三法司今後審決重囚必會三學士同審
洪熙元年恤刑詔曰朕恭承大統爲天下生民主惟我
皇祖　皇考愛民之仁祗率不怠旦夕思念人命甚重
哀矜庶獄惓惓在懷夫刑以禁暴止邪道民於善豈專
務誅殺哉故律令之制善善長惡惡短罰之輕重咸適
厥中頗執法之吏不能皆平有虛飾其情傳致死罪而

比附謬妄尤甚枉人朕甚憫之夫五刑之條莫甚大辟
身首異處斯已極矣自今犯死罪律該凌遲者依律科
決其餘死罪止於斬絞法司不許牽合傳會昧情失實
以致冤濫若一時過於嫉惡律外用籍沒及凌遲之刑
法司再三執奏三奏不允至於五奏五奏不允同三公
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永爲定制文武諸司自今亦不
許恣肆暴酷於法外用鞭背等刑以傷人命尤不許加
人宮刑絕人嗣續有自宮者以不孝論且人之爲非罔
有父子不相爲謀者肆虞舜爲君罰弗及嗣文王之世
罪人不孥自今惟犯謀反大逆依律連坐其餘有犯止

坐本身毋得一槩處以連坐之法古之盛時恒採民言
用資警戒今兇險之徒往往摭拾誣爲誹謗法吏深刻
鍛鍊成獄刑之失中民則無措今後但有告誹謗者一
切勿治爾中外文武羣臣宜端乃志悉乃心畏天愛人
務崇寛恕庶佐朕父母斯民之治有或違者必罰不貸

宣德元年四月釋義勇衛軍閻羣兒等死罪群兒妻毛氏
論死毛有淫行李宜常告群兒群兒欲殺之毛遂誣與
宜等九人强刼校尉陳貴家財御史悉論斬死至是行
勘得實　上諭左都御史劉觀曰昔隋煬帝令王士澄
治盜但有疑似輒加拷掠同日決斬二千餘人其中大

七人者盜發之日先禁他所不勝楚毒亦自誣服有司
明知不復執奏今非各人自陳豈不寃抑而死是僞等
皆士澄也宜戒約諸邊凡詔獄必察實情此事若已論
決朕必不汝貸

五月諭三法司曰古者孟夏斷薄刑出輕繫仲夏拔重囚
益其食所以順時令重人命也我　祖宗之時每遇隆
寒盛暑必命法司審錄繫囚卿等皆先朝舊臣所閱知
者朕體　祖宗之心敬愼刑獄冀不枉民命今天氣鬱
炎不分輕重而悉繫之非欽恤之道古人謂刑爲辟刑
以其用之至當足以召和氣福國家卿等當體此心即

量情罪輕重而區别之務存平恕毋致深刻

上謂侍臣曰適觀大理奏錄囚有同飲至醉鬬爭殺人者
當同飲時自謂意氣相合及醉後不復省記遂至如此
皆酒之故古人酬酢百拜豈有此禍漢以來醉酒殺人
至於亡身破家者不少名爲毒藥誠然此眞可爲戒

二年五月　上親錄囚雜犯死罪皆咸就徒徒流笞杖論
輕重罰工因謂侍臣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彼能因
事改過即爲善良若怙終不悛終亦不免又嘗曰唐太
宗號稱明君除斷趾法禁鞭背而悔殺張蘊古帝王用
刑不可不愼

三年勑諭三法司曰朕惟聖人制刑罰用昭天討以弼治
化我國家稽古爲治三法司刑部掌刑都察院兼理刑
名大理寺審理輕重自　祖宗以來愼重人命務在欽
恤朕嗣承大統祗奉舊章不敢以喜怒爲輕重期與天
下同躋仁壽比聞刑罰失當無辜者抑寃有罪者倖免
朕爲惻然不遑寧處咨爾法司夫險邪者利口柔良者
寡詞惟言是稽情僞不辨此其可乎不詳律意不察人
情移情就獄苟且文書此其可乎或畏權豪徇其請託
或愆恩怨從而復報或播弄刀筆輕重人情或恣肆貪
黷鍛鍊成獄甚至貪圖賄賂顚倒是非誣陷良善縱肆

奸惡邪無畏憚此何心哉天地神明昭鑒在上善惡之
報捷於影響爾惟恭朕命惕然警省追改前愆廉以持
身勤以爲事不惟國家有賴爾亦永保祿位貽福子孫
爾不共命明有國法幽有神譴爾其欽哉
十二月命公侯伯都督尚書都御史同審重囚諭曰古者
斷獄必訊於三公九卿所以合至公重民命卿往同審
覆毋致枉死英國公張輔等覆審還奏訴枉者五十六
人　上命法司重與勘實又諭之曰殺不辜者縱免人
責難逃鬼誅不可不愼
四年十月以　皇太子千秋節下寬恤之令減雜犯死罪

以下宥笞杖及枷鐐者
七年六月御史孫毓刑部主事王鎮以監決重囚誤斬首
爲凌遲法司論純等罪應斬　上宥之命罰役以贖既
而諭侍臣曰凌遲本律之文命斬首蓋出於朕一時之
不忍然凌遲非過也故止命罰役耳
八年八月勅諭三法司曰朕體上帝好生之德惓惓夙夜
惟刑是恤今爾等處決天下重獄夫犯者既皆在外但
憑所具之詞卽行處決其詞寧無粉飾者乎人命至重
死不可復生其遣的當官分臨各處同三司巡按御史
及府州縣公同詳細審實若情犯深重果無冤枉聽從
處決如情有可矜獄有可疑及審異不服者仍監候具
奏與之辯理切不可輕率致人冤抑愼之愼之
十年勅三法司錦衣衛刑科凡死罪臨決須三次覆奏得
旨明白然後加刑
正統五年三月大學士楊士奇等因四方雨澤不足乞命
三法司遣屬官數人賜勅分行天下審錄重囚親詣州
縣召里老親鄰審問實情具奏處置不令有冤其輕罪
有疑者卽與決斷不得淹禁致傷人命兩京法司悉與
疏理庶幾可回天意從之
十四年大理寺卿俞士悅等以春夏二時不雨恐刑獄不

淸所致請會審刑部都察院獄以消天變　上命太監
金英同三法司堂上官審之
天順三年命三法司霜降後會官錄囚
七年九月命會審勿會內閣
成化元年十一月刑部奏南京戶部侍郎陳翌因災異言
審錄重囚乞照正統間事例差官請勅分往各布政司
并直隸府州縣會同巡按御史審錄事下臣等議竊見是
年各處司府州縣例該赴京朝覲廣東廣西湖廣四川
賊情未息南北直隸浙江等處水旱災傷分官賑恤事
務煩冗若再差官審錄不無勞擾乞通行各處問刑衙

問見監罪囚輕者從宜發落重罪會官詳審不許淹滯
恐歷遊者撫按并按察司官嚴加究治仍候時年豐稔
地方寧靜會議差官審錄從之
五年五月南京大理評事張珏言大理寺之設所以審錄
刑部都察院鞫問罪囚其間或罪不當者一再駁還並
令改擬或仍不當許參問刑官此係舊制近見南京法
司多狥私意或動輒嚴刑以威乎人因而誣服往往情
罪不合迨及駁改而玩怨舊制恣意出入至於不可掩
飾亦止於改正而無罪名自今許本寺參問本寺卿王
㮤復奏如議

七年八月給事中白昂等言大理寺以審錄罪囚參詳罪
名蓋欲刑歸有罪不陷無辜良法美意具載諸司職掌
至爲詳審比者大理寺審錄有詞稱寃人犯駁回再問
者多行令原問者收及撫按官并在外衙門詳議所屬
申詳囚犯內有情弊者亦皆駁回再問致被偏執己見
不與辯明多用非法重刑鍛鍊成獄囚人慮其駁回必
加臨刑雖有寃枉不敢再言今後乞命在外法司使遵
諸司職掌事例行之參審所屬申詳囚犯中間如有不
明問擬罪不當及有詞稱寃者俱聽改調別衙門問
理不許仍行原問官鍛鍊成獄如此則人無寃枉而輸

悉知警矣奏下三法司議如所言從之
十八年八月山西道御史何喬新劾奏僉事尚敬劉源滯囚
之罪且請通行天下禁約　上曰刑獄重事也周書曰
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特言未得其情者詳審不
苟如此而既得之不即結斷桎梏縲絏拘縶其身往往
有瘐死獄中者夫其人罪不至死而死是刑官殺之也
故律特著淹禁罪囚之條喬新劾奏甚當其即究治二
人仍令天下刑官皆知所謹以副朕欽恤之意
二十三年五月詔尤旱蝗時田苗枯槁已嘗寬恤刑獄條
示合行事宜內外衙門着實舉行

弘治二年六月大雨京畿諸審錄獄囚
四年二月以兩京三法司及天下大小問刑衙門淹禁刑
獄
四月詔諭三法司堂上官審錄在京罪囚
十三年九月　上御午門親審大獄
十八年七月南京御史沈貴等言　皇上親錄大理必難
與一貫等所劾邊情於關下事干刑獄宜付所司不應
聽劈聖裨以爲執辭或不嚴給役閒抵隙之人持
爲取寵市權之計此今日之體統不可不正者也望留
今政務奏之九卿議或未嘗責有所歸則事不殊而理

未幾 上崩

正德元年四月掌大理寺工部尚書楊守隨奏爭歲天氣暄熱會審罪囚事例行于在京而不行於南京五年一審錄事例詳於在京而略於在外事體有偏刑或不當宜遣南京審囚之時三法司一同會審其在外審錄亦照此例會審具奏庶事體無一偏之弊刑罰合衆論之公 上從之且曰人命至重錄囚有徇情稽滯規避者令該科參究

七年九月吏部尚書楊一淸等會朝審囚吏部當執筆閱其辭鞫其人多不直詰原問者不能答時孫燧為刑部郎中翰之具以實對是皆出可矜十餘人

九年九月勑諭三法司曰刑獄重事凡斷決起發會勘駁勘等項律例所載俱有定限不許淹禁今內外問刑衙門官員不體朝廷欽恤至意一應繫囚或不親鞫問或徇情受囑或畏避嫌疑展轉委勘以致監禁日久有數年未結至瘐死獄中者情甚可憫法司其亟申明律例移文省諭今後再有故違者重治不貸又近年山東湖南四川山西等處失事人員亦多淹禁者其令各鎮巡等官查勘明白從公議奏定奪

十六年七月給事中劉洙等言邇者日精門災 皇上奉

詔理官疏繫獄理冤抑誠以實應天之至意臣以為留都及諸省宜皆如京師且制五載一審錄法司奏遣廉幹公正者往今歲適及期而法吏刻深往往迎合傳致宜勑部使者悉心申理刑部覆奏報可

十一月法司覆審死囚應決者若干人得旨再問議死者三十八人而廖鵬王瓛齊佐廖鐙李琮神周與焉給事中許復禮等疏言鵬等皆江彬錢寧之黨王法所必誅而不赦者今彬寧既磔於市而鵬等屏法緩刑朝野駭之相顧駭愕乞將鵬等速正典刑 上是其言命禁之刑竟死獄中

嘉靖元年給事中劉濟等以廖鵬父子及王欽陶杰頗藉中人營救恐 上猶豫不決乃言往歲三覆奏後命批駕帖則已日午及死囚臨斬而獄下仍受訴詞奏上得報且未及申時暨開刀本至再請而後行刑則過酉戌時殊非示市人與衆棄之意請自今決囚務在申酉鼓下不得受詞應留應決 皇上宜參之衆論如廖鵬等事斷在不疑得旨所奏已悉自今論囚務以申酉行刑

二年四月 上以災異命司禮太監張佐等會同三法司堂上官將見監罪囚從公審錄除情法難宥者照舊監候聽決其有情可矜罪可疑因事詿誤或無證佐可

結正者具爲疏辯處分徒流以下卽與減等發落笞罪
者釋之毋令淹滯其原問官故勘失入等罪俱不追究
十月御史陳逅言愼刑之道在審其初不在臨決之日自
正統間始有批手問人事例以致官囚多圖僥倖賄緣
請託或日暮而旨意不出或昏夜而鼓狀留人比及行
刑多在深夜萬一姦黨乘藉昏黑意外求生罪坐監臨
亦重損國威矣夫刑人而使衆不及見何以示懲犯罪
而妄奏緩死何以昭法請今後決囚前一日該科三覆
奏畢卽給駕帖付監刑官親詣法司取囚赴市次日依
律行刑限未刻前畢事復命如有鳴鼓伸冤者許於三

覆奏以前封進奏已畢雖有鼓狀無得輙受違者悉罪
刑部覆得旨鼓狀照舊行決囚准於未刻以前行事
六年春刑部吏部侍郎桂蕚言重囚當釋者請不俟會審
先行釋放以示王者尚德緩刑之意　上善其言以會
審係累朝舊制令照舊行
上諭刑部曰恤刑重事前所遣使者二年于茲何未見有
論報者其責上獄書事竣則核其行事當否才識優劣
陟黜之
七年御史戴金言大辟之刑必於霜降所以象肅殺之威
無逆時令也邇或以南北直隸遣官之晚或以各省御
史交代之遲或以部院決單齎送之誤往往延至冬至
之後立春之前方舉行非所以順時令而愼行獄也乞
勅法司自今凡各省決單酌其地方遠近預爲發行期
在七月中至彼兩京應差主事北直以六月南直以三
月庶用刑如期而四時之氣無逆從之
閏十月　上諭輔臣曰每年秋後該決重囚但近二年災
異重大俱免行刑今又該刑科三覆請旨朕切思死刑
重事可不慎乎今所犯者在律相應尤恐一毫不與難
免差失且上帝以好生爲德朕欲將盜祖宗陵殿御物
及毆罵父母大傷倫理者依律決了餘者法司再理明

白今將刑部併都察院開進略節揭帖與卿計處恢之
十年十一月刑部奏上重囚當決者　上曰各犯雖已情
眞其中不免有可矜疑者况大禮在邇暫免行刑拘禁
如故是日釋死罪者九人皆發戍
十一年十月給事中王瑄等言常例審錄重囚造次而畢
殊非愼獄之意乞自今朝審稍展其期　上然其議曰
審錄重囚乃朝廷欽恤至意今後會審諸臣宜盡心詳
愼務得眞情毋忽
十二年大理寺奏詔獄上獄囚應減免者　上以諸囚多
極惡不赦安得假借恩例縱姦壞法乃革署印寺丞周

鳳鳴職門任寺丞盧問之寺正戴得各降二級調外任
十四年十月刑部錄上重囚百五十人奏請行刑　上曰
衛等官稱旣法專市私恩廢公義去歲以郊祀不遑三
旬故免行刑如何又俟此時方奏請旨來年以霜降
之後即奏請今且暫免俱嚴加禁錮
十七年五月刑部廣西司取問重囚自縊事聞　上以所
司失於關防詔下郎中齊顯主事江中罹都察院提問
尚書楊志學侍郎周期雍蘇民具疏引罪各奪俸二月
十八年六月刑部賊囚越獄隨格殺之事聞詔錦衣衛逮
司獄張鳳提牢主事曹亨付鎮撫司責訊奪遞鳳主事

吳昆俸半年切責尚書周期雍侍郎宋景等各奪俸三
月仍勅部院獄禁重囚務嚴防守候奏請處決再有疎
虞重治不宥
二十一年法司引上應決重囚　上曰各犯屢審應決但
朕仰欽大有爾行謝典且迫近大報有碍處罷其嚴固
監候毋致疎虞昔年已有旨不許挨延過期上過冬至
之日何不遵奉三法司併該科官俱下禮部參奏於是
掌部大學士嚴嵩參論刑部尚書吳山侍郎葉相屠僑
市惡廢法副僉都御史毛伯溫周煦劉訒大理寺卿戴
金少卿楊行中寺丞董珊曾守約同於稽緩刑科給事
中劉三畏劉養直廖天明不以明糾劾均宜罰治而吳
山事屬總領罪咎特甚　上曰刑賞大柄豈臣下所得
專擅示■觀此一端則賞者亦非賢善秋後決囚　祖
宗制守近年累停典刑多因仰逼大報之期可謂測度
朕意賣法市恩山等失職廢法三畏等扶同不舉殊喪
視國憲且郭勛既問謂略其不軌邪又擬案不合令死
於獄中是何律法逼脅拿問重治從寬伯溫金等各奪
俸三月相僑各降俸二級留用三畏等各降二級邊方
用山褫職為民不許起用明年再違旨延遲重治不宥
郭勛已死此事情未有發落令三法司擬議以聞

二十五年刑部錄上重囚請行刑　上曰朕累年廢刑
東皇天好生大德法司乃延期市私又以丁卯日請刑
何也今歲帝春六登萬寶且已之其錮獄如故
三十年給事中姜良翰等以審錄重囚初覆奏　上以是
日行大享禮責良翰以刑名瀆奏為不敬奪俸半年餘
皆四月仍不許瀝辯
三十四年南京刑部尚書顧應祥奏本年重囚應決之數
比得報已過冬至二日應祥欲以奉旨在前便宜論決
時南道御史李尚智為監斬官事竣聞人言斷獄非是
賊大惰乃與給事中賀涇交章劾應祥始既遷延奏報

以慎行刑之期縱後任情自恣以傷元陽之氣且慮祥
所以敢於專決者其說實授之刑部尚書何鰲亦宜並
治　上置鰲不問而下應祥事於吏部覆應祥老病乞
憾徒知違命爲重而不知冬至之後例當覆請與監刑
官均當以過誤薄罰得旨應祥既有疾許致仕該司郎
中劉一中與尚智不叅按例奏請各奪俸三月
三十七年十一月　上諭三法司曰朕承天命爲天下生
民主因念人命至重惓惓矜恤刑以弼治當則可致協
氣休祥否則上干和氣灾沴攸生近來司民牧者
理道不明律法不遵任事作威深文鍛獄甚或貪賄聽

囑顛倒是非不顧冤抑是何心歟且湖廣安陸縣幼男
吳一魁二命枉刑毋又被拘情無所造遠至朝扉以一
推之豈止數百爾三法司治刑爲職當思矜恤都察院
通行天下撫按申飭有司各改前愆惟公惟慎盡心聽
獄民以不冤天地神明昭察在上爾亦能保祿位福子
孫如不恭命必不爾逭欽哉
四十二年四月給事中李瑜等疏言屬者刑部開送囚數
動計五百餘人臣等看詳章奏多稱冤抑間常隨時抄
發未見該部一爲議行國家設大理以審讞蓋付以天
下之平近聞該寺讞囚非不問有叅駁苟見該部執拗

部以無詞覆之甚至獄詞已付廷評該部議有出入輒
復堅改致體安在今熱審屆期請特勅該部矢心審讞
大理務求明允至各省恤刑使者例以五年一差吏部
宜暫止推陞畢賫奉相應亦待事完始議庶主德易宣
下情易達疏下刑部覆從其議
四十三年三月熱審法司繫囚有死罪矜疑者二十一人
戍邊時原任給事中沈束繫錦衣獄不與熱審例束妻
張氏上言臣夫得罪且十六年家有老親年八十有九
衰病侵尋朝不保夕昔臣因束年長無子爲買一妾未
及到京會束下獄乃相與寄居旅舍歲月積深悽楚萬

狀欲歸養舅則夫之體孫無養欲留給夫則舅又旦夕
待盡區區夫婦之臣誠不敢復顧私家切覩聖朝仁恩
曠蕩庶類衆生豈臣一門自遺覆載臣願代夫繫獄俾
令臣夫送二人終年仍又赴獄待罪法司亦爲之請不聽
十月　上諭法司今年甲元[illegible]歲會典舉修非常比者宜
奉天眷不爲緩失應決重囚其停刑繫獄如故
隆慶四年四月給事中舒化等以熱審屆期請釋繫獄尚
寶司丞鄭履淳內官李芳等共二十五人已瘐死其六
疏復候審者半室矜釋詔釋履淳爲民芳陳佩楊幾楊
祿爵喬朗發充南京淨軍李智王進肇貞常春李珍還

鍾鼓司廳役餘繫如故

八月舒化等又請釋給事中李已詠參將張剛威楊緒及諸罪名未定請有未盡者宜以時開釋章下法司刑部尚書葛守禮等言朝審之時罪在殊罪者奏請處決情可矜疑及有奏請未減再問獨內犯張恩等十人及給事中李已原未定有罪名今牧繫已久僅存殘息而朝審之時又不得與既不在矜疑之例又無復再問之條如終瘐死獄中非所以昭朝廷正法之義洽　皇上好生之仁也乞將恩等分別情罪輕重刑罰省已枉直放歸田里得旨已釋為民恩等繫獄如故始法司意恩等

有內援欲借以脫已及已獨釋衆僉然謂仁明獨斷左右不得與也

舒化等又言繫囚之數幾至五百一日讞審勢不能周宜分為二日故事處決俱以申酉時至者每夜深非與衆共棄之義今宜於三覆奏時即給發駕帖縛囚詰日押至市曹待命日中行刑刑部覆奏從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八十六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編輯

男與參 與爵 訂正

工部

洪武元年八月以單安仁為工部尚書（鳳陽人原任將作卿明年改工部）

二年四月以孫克義為工部尚書（元平章事出參河南）

十一月以張永為工部尚書

三年九月以安然（祥符人元右丞）安慶並為工部尚書（然五年三月出參山東慶四年三月出參北平）

四年以朱守仁為工部尚書（徐州人元樞密歸附尋參北平）

五年三月以黃肅為工部尚書（明年參政廣西）

六年正月黃肅坐法當笞　上曰六卿之職不宜以細故加辱命以俸贖之

五月以李敏為工部尚書（潁川人人才八年參江西）

九月以趙翥為工部尚書（永寧人儒士）

七年四月以嚴達為工部尚書

八年四月以薛祥為工部尚書祥無為州人元末歸附從　上開國有功歷今官頗以怨言聞下獄死家徙瓊州孫官至南兵部尚書

九年十二月復以李敏為工部尚書明年改兩浙鹽運使

以王虎為工部尚書
十一年九月以朱英為工部尚書
十二年三月以明州知府余文昇為工部尚書丹徒人人才
十四年以趙俊為工部尚書舉人
十七年正月以麥志德試工部尚書志德連山人一姓嚴
洪武初以孝弟力田舉明年坐累伏法
十八年正月以徐本為工部尚書明年二月免
二十二年以秦逵為工部尚書逵宣城人洪武十八年進
士歷事都察院奉檄清理囚徒寬嚴得體 上嘉其賢
能特擢工部侍郎尋晉尚書凡所制作多其所定

二十三年五月秦逵改兵部以兵部尚書沈溍改工部六
月仍改逵工部溍兵部
二十五年九月秦逵自殺以侍郎鄧永善署部事
二十六年六月以嚴震直為工部尚書尋降御史以給事
冀凱署部事
二十八年正月以工部侍郎王儁為尚書
三十年二月以工部侍郎孫顯為尚書顯信陽州人丁卯
領鄉薦歷前官嘗廷諍忤旨杖四十謫戍雲南籍其家
止水牛一頭茅屋數間 上嘉歎召復原職至中途卒
賜八十金營塟事顯性聰敏遇事能果決鄉里推重

七月復以右都御史嚴震直為工部尚書
三十一年十二月 建文帝以鄭賜為工部尚書黃福為
右侍郎
命嚴震直巡視河北
三十五年七月 太宗命嚴震直同致仕戶部尚書王鈍
巡視中原
九月工部尚書嚴震直卒震直烏程人器宇弘偉洪武初
以稅戶授布政司參議累官工部尚書所至能聲藉著
嘗出使安南不辱君命朝廷特加寵眷殁優其家工役
以旌之

以黃福為工部尚書時武臣有言福係建文舊臣且近有
過不宜獨任 上諭之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在舊疑
唐太宗時王珪魏徵初皆仇怨一體委任用之不疑終
盡心輔政知無不言尉遲敬德亦仇敵也既獲而用之
便得其死力太宗有至公之量故能得此今朕用人無
間新舊惟賢才是用何嘗存一毫私意有過者必盡情
容之有才者必推誠用之上能推誠則人樂盡力若或
蓄疑則人爲苟免又誰肯盡心爾自今慎之勿復有言
永樂二年十二月以宋禮為工部尚書與福並任
三年二月以朱濬為行在工部尚書濬壽州人父伯賢為

長史有輔欒功濟以蔭補官勤能著稱三子皆錄頒官
五年正月以吳中爲工部尚書九年改左都御史十一年
仍改工部尚書十二年又改刑部十三年仍改工部十
四年又改刑部
八年二月以李慶爲工部尚書
十年九月以工部主事蘭芳爲右侍郎初芳爲吉安知府
坐事謫爲辦事官專治河渠以通漕運累有建明旣遷
授都水司主事至是宋禮薦其才故有是命
十五年十一月工部右侍郎蘭芳卒芳夏縣人洪武中舉
孝廉授刑部員外歷前官倜儻淵達有大節通古今不

以富貴貪賤動其心
十年七月工部尚書宋禮卒禮永寧人洪武中由太學
擢山西僉事坐事左遷　上卽位歷陞工部尚書營建
北平命取材于蜀伐山通道深入險阻又治漕河濟寧
修復會通河浚黃河故道河成賞功第一以徇私虐人
不得賞又于寧陽築堽城壩遏汶水盡入漕河自是挽
漕京師罷海運功最大卒之日家無餘貲洪熙間以呂
震言與蹇祭正德七年始賜祠祀會通河上禮剛果負
直有經濟才馭下稍嚴以故事亦易集
二十二年八月改禮部尚書金純于工部尋改刑部

十月復以吳中爲工部尚書
刑部尚書黃福自交趾召還仍改工部兼詹事
十一月以甄庸爲南京工部尚書
洪熙元年正月設繕工官以侍郎李友直爲工部營繕尚
書以侍郎蔡信副之
宣德二年四月以黃福爲行在工部尚書初內官馬騏激
交趾反時福召還而以陳洽代福累奏乞福還撫交人
宣宗勑曰卿遺愛在交交人思卿卿强爲朕且行昔
先帝念卿萬里召還輔朕朕亦不欲遠卿顧遐方新附
終始勞卿安輯以工部尚書兼詹事出領交趾藩臬事

比至總兵柳升敗歿而福亦爲賊所執賊驚下拜曰公
不北歸我曹不至此饋白金饌糧肩輿衛送出境至龍
州福盡取賊遺歸官還京以爲行在工部尚書
三年六月工部尚書吳中下獄先是中私以官木磚瓦遺
太監楊慶作私第甚弘壯　上登皇城樓遙望見之問
左右得其實遂下中獄尋釋奪少保官
七年南京工部尚書甄庸致仕庸宛平人以舉爲戶部主
事有聲遷松江知府在任政平訟簡坐累降督府經歷
尋薦爲御史巡按廣西稱有風裁召還拜工部右侍郎
尋陞尚書致仕庸性凝重言若不出口遇事處之若有

餘裕人稱爲篤厚君子云
正統三年工部尚書李友直卒于官友直清苑人讀書通
大義兼習律法靖難初從事北平廉司首發密事深契
宸衷擢藩司參議贊翊居守攄誠效勞除行部左侍郎
尋以事謫戍召還原職調工部以　太宗喪不齋戒公
宿降順天府丞尋拜工部尚書　宣宗初命往西蜀董
夫匠鳩工料材寬嚴適中軍民便焉自是凡有營建委
以董督夙夜敬慎撫循慰勞人忘其勞而事必就
七年六月少師工部尚書吳中卒中武城人永樂初由太
學生歷官大理寺丞尋陞少卿再陞右都御史歷刑部

尚書持法寬平轉工部兼詹事進太子少保歷少師時
營建三陵及京城宮殿皆中董役先事蓄材以應時需
未嘗缺乏追封茌平伯謚榮襄
七月以王巹爲工部尚書巹鄗州人由太學授福州府同
知歷官工部侍郎晉尚書篤實廉慎而才亦精敏歷官
四朝有譽無過老益狷介不阿是時王振用事巹數被
陵侮故未衰即引年而退
以給事中王永和爲工部侍郎永和崑山人初由教官簡
入兵科時方營建諸司廨署役煩事殷廷臣多舉永和
遂超擢焉後殁于土木贈尚書

九年以故交趾國王子黎澄爲工部尚書供事內府
十一年以石璞爲工部尚書
十四年石璞出征浙賊葉宗留十二月事平回部
十月以陳恭爲工部尚書督理柴炭 江寧人鄉學
景泰二年以王永壽爲南京工部尚書 太原人鄉舉
四年七月以王來爲南京工部尚書
七年正月以大學士江淵爲工部尚書
天順元年正月以侍郎趙榮爲工部尚書
復以王永壽爲南京工部尚書永壽以尚書奉勅巡撫湖
廣尋命督軍征銅鼓五開等處苗成功還部永壽修躬

多髯歷官以淳謹寡慾稱
五年八月　上與輔臣李賢論人才及趙榮賢曰此人可
取如曹賊反時文臣皆畏縮逃避況兵非已任誰肯當
先惟榮被甲躍馬呼于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
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
者數十百人能于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
存心行事人豈能及　上曰是忠臣也
初也先奉乘輿入寇京師時虜情叵測人心洶洶趙榮
時爲中書舍人獨請往迎學士高穀壯其志解所束金
帶贈之至是又滅曹賊二事忠義凜然一時鮮麗

七年三月以白圭爲工部尚書

以李春爲工部左侍郎春丘縣人以鄉薦擢給事中歷官禮部侍郎掌光祿寺事改工部以汪直用事遂乞骸歸卒春加祿二品一眷十餘年不易人稱爲清正君子

成化二年三月命白圭提督荆襄軍務十月回部明年加太子少保改兵部

三年四月以兵部尚書王復改工部

六年四月致仕南京工部尚書王來卒來慈谿人由乙榜舉人授江西新建教諭擢御史巡按蘇松常鎮會貪暴[illegible]風引去歷陞右都御史征剿湖廣苗賊縛巢魁韋同列

等以獻轉南京工部尚書天順初致仕至是卒年七十六訃聞賜祭葬來歷事明達奉命宣力四方所至以幹辦稱

五月工部右侍郎翟瑄卒瑄鳳陽人由舉人授大同府通判薦陞知府 英廟北狩車駕至城下守城者戒嚴不敢啟瑄從水竇下匍匐出謁叩馬嗚咽進腊縑靴袍等物出府庫金帛犒虜尋遷山西參政仍掌府事復辟後徵拜工部侍郎賜二品服成化初因督其屬何經經訐其擅費工料瑄不自安以老乞休至是卒瑄質朴少文勤于幹理在大同最久熟知邊務然亦不究其用云

十年致仕工部尚書趙榮卒榮閩縣人正統間以善書授中書舍人時北虜入寇榮往復虜營與之辯論虜竟退景泰中奉使塞外還陞侍郎天順初張秋河決董治有功累陞工部尚書以討曹欽兼陞大理寺卿卒致仕

十二年五月以萬祺爲工部尚書總督山廠

十五年五月特加萬祺太子少保先是 皇太子出閣六卿皆保傅祺時理易州山廠不與竟賚緣得之祺起胥吏所理者柴炭之事而居保傅之位大臣不敢執政而言官亦無敢進諫者但爲人謙約故得保全云 祺南昌人少爲縣學吏以善星命擢序班陞吏部主事晉欽

之亂以授李賢於難薦陞太常卿累官至太子太保

十二月王復致仕先是汪直嗾科道劾復及南京兵部尚書薛遠有旨慰留至是吏部尚書尹旻欲求缺處知己乃誘諸汪直復劾復及禮部尚書鄒幹並賜致仕

十五年以劉昭爲工部尚書

十六年工部右侍郎李顒卒顒博羅人正統丙辰進士歷靜寡慾不事聲名歷官中外皆著政績爲時所稱

十八年以杜謙爲工部左侍郎謙昌黎人景泰甲戌進士歷官善理事平生政績尤多在浙時平易明決民懷吏長寬接士人忘其勢而禮法之際有所不可雖顯要

亦不肯阿從也時兵部尚書余子俊有誣其撫大同侵
漁公帑者命詠偕科道往覈得實子俊事竟白云
十九年以戴縉爲南京工部尚書九月革職爲民縉詔狂
直及敗公論快之
二十年四月以胡拱辰爲南京工部尚書
二十一年六月致仕工部尚書王復卒贈太子太保謚莊
簡復固安人正統壬戌進士擢給事中以奏對洪亮陞
通政參議與泰閒選使虜迎 太上皇乃以復爲禮部
侍郎往郎還仍理通政司事復辟後改兵部侍郎陞尚
書時邊患漸興泉議裁政非其所優改工部在部謹法

織體又撙節縻財料舉名勝予在本兵時
二十三年六月六科十三道劾奏工部尚書劉昭心懷奸
險貪復剛愎居官不治處家不齊昭比尹旻而聲勢相
倚予紳復比尹龍而貪緣陞官尹旻父子既已明正其
罪劉昭父子亦合置之于法 上曰劉昭不能謹愼以
一致物議是宜究治姑宥之尋改戶部
九月以都御史李裕爲工部尚書尋改吏部
十月以謝一夔爲工部尚書
十二年五月工部尚書謝一夔卒一夔本姓王新建人
天順庚辰狀元授修撰歷官工部尚書嘗事者以其弊

有謹安費以足財用之疏故以督建永昌寺役難之辭
疾不允遂憤懣卒一夔平生篤于友誼初舉會試第三
實尹直所取而終身以座主事直直與李孜省暱一夔
不爲崖異而中實介然也後都御史閔珪之銅人謂直
爲之而鄉人有忌一夔者纂修 憲廟實錄遂併入云
六月以賈俊爲工部尚書
九月以黎淳爲南京工部尚書
弘治元年九月以程宗爲南京工部尚書
二年三月劉宣爲南京工部尚書
四年六月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卒孔昭浙江太平人初

舉進士授工部主事歷調文選郎中以人才爲念常曰
積累於豐年乃可以濟饑儲才于平時乃可以濟事爲
文選而以杜門謝客爲高人才何由而知故客至輙見
薦用必參輿論終其身以純潔正直稱于人云贈禮部
尚書謚文毅子俌亦爲文選郎孫綰官禮部尚書
七月南京工部尚書劉宣卒宣安福人景泰辛未進士入
翰林爲庶吉士至莅官平生厚重優容喜怒不形正德
中謚文懿
十月以侯瓚爲南京工部尚書
六年賈俊致仕以劉璋爲工部尚書璋南平人天順丁丑進

士性行端方舉止凝重所至勤於職事歷官四十年敝
廬蕭然衣食僅給泊如也
八月以馮貫為南京工部尚書九年以疾致仕尋卒貫蠡
縣人天順甲申進士魁岸美髯為人詳審沉靜而有謀
謨度量汪如莫窺其際
八年六月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賈俊卒俊束鹿人以鄉舉
授御史凡五出按所至獎廉黜貪鋤梗植弱以巡撫寧
夏召入為工部侍郎遷尚書歷事三朝始終完名 上
欲建水亭俊謂財用匱乏不宜興作之工 上頗不懌
會太監李廣方為 上理髮前悉曰罷此老可也 上

怒曰工書為朕省費渠安敢出此言以釋賜落其一齒
其受知於 上如此
九年以徐貫為工部尚書
十年八月以蕭禎為南京工部尚書 禎泰和人天順甲申進士
十三年五月以徐貫太子太傅致仕
以工部侍郎曾鑑為尚書
七月以董越為南京工部尚書
工部右侍郎張頤卒頤太康人以脩撰擢都御史巡撫宣
府歷侍郎有才氣而急功名平居持論侃侃恒出人右
而才足以副之中外敭歷頗有可觀者

十五年五月南京工部尚書董越卒贈太子少保謚文僖
越寧都人性雅飭博學善文成化己丑進士及第累官
翰林學士南工部尚書嘗典會試文衡所取多得人奉
使朝鮮著朝鮮賦清介端謹館閣推重
六月以李孟暘為南京工部尚書時中官以宮殿傾圮欲
脩之孟暘徐曰萬世不拔之基已有定所脩此何為議
乃止南京織造多取資葦課歲久為勢家所侵乃清查
之於是課增用足而民不擾
十一月致仕工部尚書徐貫卒贈少保謚康懿貫淳安人
天順丁丑進士溫厚明敏在職方久熟於邊務謀畫章

奏亦時郎署稱首巡視福建海道料理蘇松水患績多
可紀其在遼東風裁益著
正德元年五月以陳清為南京工部尚書
二年閏正月工部尚書曾鑑卒贈太子太保鑑桂陽人虎
賁右衛籍天順甲申進士在工部修諸禁門社稷壇及
京城垣埤凡涉公帑民力者執藝以諫 上嘗召至便
殿趣造戰車鑑言孤辯不可亟請以舊所積榆槐為之
又嘗工匠缺乏力陳災傷逃徙之故皆見嘉納
以李鐩為工部尚書韓重為南京工部尚書時逆瑾專恣
重懇求休致朝命方下瑾嫉黨惡中以浮言抑辭發背

卒於揚州重絳州人成化戊戌進士
三年正月致仕南京工部尚書胡拱辰卒贈太子少保謚
恭敏拱辰淳安人正統己未進士著勞績晚益清謹弘
治間御史上其貧薄特給輿廩正德初遣行人存問壽
九十三
十一月以洪鍾爲工部尚書
四年正月以才寬爲工部尚書四月出總制延綏
六月以俞俊爲南京工部尚書
七月致仕南京工部尚書李孟暘卒孟暘雎州人成化壬
辰進士授給事中歷尚書 憲廟時嘗奉使占城遠夷

懾化 朝廷有清慎老成之褒
十一月以畢亨爲工部尚書
五年六月以李善爲南京工部尚書隴州人成化戊戌進士
八月畢亨請拆毀劉瑾原籍陝西祖塋且云內官塚墳不
槩舊例宜悉革罷魏彬等大怒曰洪武禮制豈有文官
塚墳例耶遂票旨劉瑾祖塋不必拆毀勑亨致仕
九月起張憲爲南京工部尚書明年卒憲德興人成化壬
辰進士
十一月起李燧爲工部尚書
六年二月以孫需爲南京工部尚書

工部左侍郎潘禮卒禮歸德衛人天順庚辰進士授給事
中剛直敢言中外震慴累遷工部侍郎奉勅理易州廠
廠故有園圃果蔬之利爲守者所侵漁歲時饋遺中貴
人禮取其直需國絕饋遺中貴人疾之禮即乞休去歸
時篋惟敝衣數襲圖籍數卷而已 上即位命有司給
月米特加慰問年八十四
九年四月以林廷選爲南京工部尚書尋致仕
十年以柴昇爲南京工部尚書尋致仕內鄉人成化丁未進士
三月前工部尚書畢亨卒亨山東新城人成化乙未進士
才識過人剔歷中外所至赫然有聲其耿介正直之操

出於天性子昭舉進士官至都御史
十月以黃珂爲南京工部尚書
十四年三月以洪遠爲南京工部尚書七月卒謚恭靖遠
歙縣人成化戊戌進士由莆田令爲御史歷藩臬擢都
御史巡撫雲南奬廉去貪遠徼以安累官尚書歷仕四
十餘年勤慎如一日
十五年十月以叢蘭爲南京工部尚書蘭文登人弘治庚
戌進士器度閎偉才識英敏所學期於經世而言論足
以發之
十六年四月李燧致仕以林俊爲工部尚書

嘉靖元年三月以崔文奎爲南京工部尚書

四月以陶琰爲工部尚書十月免以趙璜代

五月致仕南京工部尚書黄珂卒贈太子少保謚簡肅珂

四川遂寧人成化甲辰進士

二年■月逮繫營繕郎中葉寬等於詔獄　上賜都督陳

萬言以在京居第營修新宅工部尚書趙璜執奏不可

萬言卿之訴璜於　上詔爲營繕郎中葉寬等主之也

上怒命逮繫寬等下鎭撫司拷訊璜聞命惶懼不知所

爲因而乞恩服罪乃已於是科道官劉𪄁等交章申救

不報

四年以趙璜應天右都御史吴廷舉爲南京工部尚書具

疏乞休〻　上慰留之已而再疏中引白居易詩月俸百

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閑人張詠詩幸得太平無一事

江南閑却老尚書之嘲謔語又敢用嗚呼字　上怒以

廷舉怨望侮慢無人臣禮勅令致仕歸二年卒廷舉嘉

魚人成化丁未進士長身骨立不脩藻飾而神采英毅

志識雄偉言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卒之日無以爲殮

贈太子少保謚清惠

以工部侍郎陳雍爲南京尚書未任致仕餘姚人成化甲辰進士

以張𤩽爲南京工部尚書尋致仕

五年致仕總理河道工部尚書章拯卒拯嘉定人成化戊

戌進士授嚴州推官歷總河都御史晉尚書德爲長者

而才有餘應爲南征江彬用事獨拯抗已數毙計中傷

而竟不行

六年三月趙璜引疾乞休許之以童瑞代

七月以高友璣爲南京工部尚書

七年以劉麟爲工部尚書

三月以胡瓚爲南京工部尚書瓚永平人天性亮直事親

孝處兄弟不私累大官衰無厚積好爲詩有唐人風致

六月工部尚書童瑞卒瑞提爲人弘治庚戌進士性和厚

坦平若無所可否而遇大事卓有定見確乎不可奪歷

官四十年位至六卿謙恭彌甚能以功名令終焉

十月致仕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李燧卒贈太保謚恭敏燧

湯陰人成化壬辰進士天資穎敏氣宇端凝累官司空

劉瑾用事以不附已免官瑾誅召還部時倖幸用事工

作繁興疏屢䟽諫屢遭譴責致政杜門不燕飲無音樂

蓋天性節約至老不渝云

八年三月以章拯爲南京工部尚書八月改兆以刑部尚

書何詔代　詔山陰人弘治丙辰進士詔於事知大體

志存奉公平生未嘗請託於人亦不受人請託廉靜之

飭始終一致云十三年致仕子紳刑部尚書
九年四月　上有郊祀之議工部尚書章拯以財用詘乏
爲憂疏乞休致言臣幸蒙[illegible]聖恩不次超擢雖鞠躬盡
瘁以報弟久嬰疾病恐致曠官乞放臣
歸以瞀不職　上不悅曰疏既云死生以之胡又沽名
求去非愛身而何拯恐上疏待罪下吏部議尚書方獻
夫等言拯志在憤贊心本爲公於人臣將順之義固爲
有爭而一念芹暴之忱似有可取用否去留惟　上裁
之　上以部議爲兩可仍令定議以聞於是獻夫等復
言拯自言朴愚執論太過懇求退避累瀆聖聰罪實難

辭荷蒙　聖恩屢下臣等看議蓋情重於進退之間以
全優禮之意眞天覆地載之德也但進退大臣實非臣
等所敢擅擬　上覽奏益不悅曰章拯不准致仕朕屢
有命擬奏自合參究胡乃以優禮爲言姑不究
十一月章拯罷以蔣瑤爲工部尚書
十年致仕南京工部尚書張嶺卒嶺蕭山人成化丁未進
士令上饒陞兵部主事歷知興化府忤劉瑾罷歸瑾
誅起南雄歷副都御史巡撫保定與錢寧江彬抗復罷
去寧彬誅擢右都御史掌南院轉工部尚書致仕平生
以剛介聞

以徐讚爲工部侍郎明年丁憂卒讚永康人弘治乙丑進
士賦性寬和雅量海涵終身未嘗有怒容或擬之劉寬
婁師德云
十一年十一月以秦金爲工部尚書
致仕工部尚書趙璜卒贈太子少保謚莊靖璜安福人弘
治庚戌進士在部稽察錢糧宿弊釐革殆盡凡大興作
皆自計畫裁損居多然秉公持正多忤貴人意
詔逮繫工部員外郎劉魁於獄時建雷壇魁上請緩雷壇
工作以成廟建足邊備　上怒廷杖長繫鎭撫司
十三年十二月以蔣瑤爲南京工部尚書

十四年八月以林廷棉爲工部尚書
十六年六月以甘爲霖爲工部尚書尋致仕
十一月以溫仁和爲工部尚書
十七年五月以周叙爲工部尚書提督大工
九月以蔣瑤爲工部尚書周用爲南京工部尚書
十八年工部侍郎江淵以　聖駕將巡承天爲御史胡宗
中劾其稽慢逮詔獄爲民　淵仁和人爲人清修長愼
孝友端凝事親色養終身處兄弟曲有恩義林居杜門
養高書刺不入公府臺省交薦竟不起卒贈尚書
八月以李如圭爲南京工部尚書

十九年五月蔣瑤引年致仕

六月以張潤爲工部尚書朱景爲南京工部尚書

工部右侍郎蔣淦卒淦全州人正德辛未進士平生愼操執毋諭子弟曰吾居官苟取它日敢挾重貲過柳浦乎故所在以廉介著譽

二十年六月以甘爲霖爲工部尚書

以顧璘爲工部尚書提督顯陵工程

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林廷棉卒贈少保謚康懿廷棉閩縣人文安瀚子弘治己未進士授兵部主事出知蘇州歷保定巡撫工部侍郎晉尚書恬雅介潔所至有惠政

二十二年以樊繼祖爲工部尚書採辦大木 鄆城人正德辛未進士

五月以胡訓爲南京工部尚書

顯陵工成詔工部右侍郎陸杰回部管事給事中厲汝進論杰素犯公議不宜任部事遂及尚書甘爲霖樊繼祖謂此三臣必且朋惡相濟請俱賜罷黜章下所司杰爲霖因各疏求退不許

二十五年五月以王以旂協任工部尚書

十一月以楊麒爲南京工部尚書 上饒人正德辛巳進士

二十六年八月少保工部尚書甘爲霖卒 四川富順人癸未進士

以文明爲工部尚書 萍鄉人正德丁丑進士

二十七年正月致仕工部尚書章拯卒拯蘭谿人弘治壬戌進士授工部主事忤逆瑾矯詔收繫獄謫判梧州府瑾敗歷南京吏部主事歷副都御史撫治鄖陽進工部侍郎總理河道已被命營顯陵事進南京工部尚書致北拯直亮有大節在工部嘗諫罷四郊祠甚切直識者韙之陞江西進四郊祭器不如式褫職閒住旋以 東官恩復致仕至是卒贈太子少保謚恭惠

十二月以劉訒爲南京工部尚書

二十八年十月文明卒以李士翱爲工部尚書

二十九年五月以胡松爲工部尚書

九月以潘璜爲南京工部尚書

三十年正月工部尚書胡松罷松績溪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嘉興推官召拜御史以建言忤旨廷杖謫廉州推官歷陞副都御史督理河道侍郎晉尚書會伊王欲拓其洛陽邸厚賂嵩許之松執不可咸寧侯鸞欲移遊衆於京師而移武庫仗於營以便給調松亦執不許遂乞歸父尚無恙承歡棨甚比親喪哀慕如孺子 穆宗 神宗即位兩進階存問家食二十餘年卒年八十三

三月以歐陽必進爲工部尚書

三十一年四月以孫應奎爲南京工部尚書

三十二年十一月以彭黯為南京工部尚書尋下詔獄黯
歸黯安福人癸未進士
三十三年三月以楊行中為南京工部尚書
六月以雷禮為工部右侍郎時侍郎盧勳奉命之湖廣工
部以工務浩繁請添註堂上官一員以助協理　上允
其請以禮為之
九月歐陽必進加太子少保致仕以吳鵬為工部尚書
三十四年六月以馬坤為南京工部尚書
三十五年三月吳鵬改吏部尚書吏部以工部尚書缺會
推侍郎趙文華　上悅曰文華貢誠祭海受命督察宜

有恩獎此推為得人其陞工部尚書仍加太子太保以
賞訐發不臣之功
趙文華之太子太保以論李默也又以督浙直軍功加少
保蔭子錦衣千戶
三十六年八月趙文華削籍為民先是文華視師江南黷
貨殃民要功債事　上亦稍聞之及還京以金二萬兩
金絲床幄一具餽嚴世蕃姬共二十有七人各金翠髻
粧一奩世蕃以為薄已卻之而文華官大司空加少保
日驕亢與世蕃不相容世蕃思所以中之　上素以文
華能任勞時三殿大工方興　上以屬文華而欲先建

正朝門責成甚急文華雖慓狡然實無應卒理劇才不
能以時奉旨　上滋不悅世蕃乃為疏草遺文華使移
疾請假　上曰令大工方興司空乃其本職趙文華既
有疾令回籍養病　上既稔知文華罪惡雖斥去意猶
未平會其子懌思請假送親回籍時　上方以聖旦祈
典止封而疾尤所忌怒曰止封限內乃敢稱病於是令
司禮監覘視真偽及小內豎至文華箕踞暢飲內豎曰
上令我來視疾君疾云何文華狎而戲之曰吾第飲酒
耳何疾且贈遺復薄內使嗔之以實入告　上怒甚乃
以文華江南諸不法罪狀示嚴嵩欲殺之嵩知為世蕃

所中恚曰吾家心腹一旦敗去何以勸後乃具疏申救
伏謁西苑移日內侍屢偵以聞　上手批曰文華鄉子
也安得不救然朕之臣也以臣欺君其速殺之嵩復具
疏伏謁如初　上乃霽顏手批曰慰嵩老文華放還矣
嵩老慰乃削籍罷歸懌思戍邊文華道卒或云仰藥死
文華初憑藉嵩資要結　上寵既以雕賍殺張經胥李
默及再出江南人畏如虎所至望風媚附賍賄塡溢輿
世蕃比周作惡朝野以目一旦斥去中外稱快
改刑部尚書歐陽必進於工部文華既罷　上令推勳能
堪司空任者以名聞吏部以必進應詔　上疑其年老

聞嚴嵩嵩曰必進雖年六十精力尚健前定畫域多著
能績　上乃用之
十　月以潘思爲南京工部尚書
十二月致仕工部尚書李瑤卒瑤歸安人弘治己未進士
端亮清介貌若恂恂而遇事有不可奪之節守揚州時
武宗南巡至郡嬖幸江彬索賂不與舉所賜銅瓜擬之
瑤不爲動已　武宗出漁得巨魚戲言可直金五百彬
請以畀守令如數輸值瑤獨脫其妻簪珥及數練以進
曰臣府庫無錢自辦此耳　武宗笑而置之日中貴人
傳旨徵求百端悉殊方之產瑤奏某物產某處某物某

某所俱非揚有也　武宗詰曰苧白布亦非揚產乎瑤
言我已進苧五百疋其强毅有執如此歸十餘年至是
卒年凡九十贈太子太保諡恭靖
三十九年九月以王紡爲南京工部尚書
四十年二月以康太和爲南京工部尚書七淄田人乙未進
三月以雷禮爲工部尚書
四月工部尚書劉麟卒贈太子太保諡清惠麟廣洋衛人
弘治丙辰進士爲刑部郎出知紹興府以忤劉瑾除名
起知西安府累官至尚書以諫織造忤旨致仕歸會
顯陵宮殿雨漏追論事在麟時落職閑住居淅之長興

三十餘年閉門讀書足跡不入城市貌儕悄長者其自
守介然而不爲畛域以是人尤敬愛之
四十二年五月以林廷機爲南京工部尚書
四十三年八月以董份爲工部尚書管吏部侍郎事
四十四年六月工部尚書雷禮等奏工部職供御用與司
營建多與權勢相尼而錢糧出入易以起謗故人不樂
爲之屬銓司亦每以進士有疵議及舉人補乞勅吏部
於進士中擇志行端潔年力精壯者陞授者有成績量
於京堂官內優叙　上是之曰六部所理皆朝廷之事
今後工部司屬吏部一體慎選有成績者量加優叙

四十五年二月致仕工部尚書王紡卒紡奉化人癸未進
士以郎中出知邵武有惠政歷官督撫南贛兩廣勳平
肇慶長樂諸處洞蠻晉右都御史掌南院改尚書卒贈
太子少保謚恭簡
隆慶元年三月給事中厲世遷劾雷禮以私忿中傷光祿
寺丞萬廷言出爲僉事且列禮罪狀宜罷禮亦上疏辯
言廷言推陞吏部非臣所敢與而世遷以此劾臣緣世
遷與廷言及給事中胡應嘉等爲朋比死友務聚坐夜
分嘩黃時事動詆　先帝營建謂臣逢迎其他指摘皆
不根請與世遷廷鞫以明心迹事下吏部都察院尚書

楊博等覆奏廷言以刑部主事驟謁兵禮二部尋改光祿寺頃又營陞儀制司郎中臣惡其輕躁而復惜其文學故陞提學僉事以示裁成之意其事實臣博主之禮與臣同列九卿何能相壓主臣吏部之事且廷言以五年進士得拜風紀備臣猶以外補爲嫌舉動乖剌非清朝所宜有重加降罰禮心迹既白而　山陵重事正屬經理不宜聽其求去　上命降廷言外任而留禮視事如故

二月以李光渹爲南京工部尚書尋免光渹新昌人嘉靖壬辰進士歷中外各有樹立居鄉杜門養重稱醇德君子云

以劉采爲工部尚書尋改南吏部

六月以張尚純爲南京工部尚書尋致仕以裴宇代

二年三月以徐養正爲南京工部尚書未任以內艱歸卒養正柳州衛人嘉靖辛丑進士以庶吉士授給事中嘗劾嚴世蕃奸狀廷杖謫邊涉與史歷官尚書養正深有得於王静之學能不以死生利害動其心生平德性溫然可觀而直節勁氣又浩然不可埋[illegible]

九月工部尚書雷禮上疏乞休因本部上供錢糧已經奉詔節省而爲太監滕祥所持危言橫索事事掣肘如近者傳造樹櫃採辦膠漆修補七壇祭器祥輒自加駕所麾費以鉅萬而工廠存留大木圍一丈長四[illegible]有該監動以御器爲辭斬截任意用違其材臣力不能爭但憤悒流涕而已今嫌隙既成事體亦悖若留臣一日則增多事於一日乞早賜罷以全國體　上覺疏不悅令致仕去

以朱衡爲工部尚書

三年二月以林雲同爲南京工部尚書

四年八月以曹亨爲南京工部尚書

五年十月以陳紹儒爲南京工部尚書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男與參　訂正

工部二

都邑城池

洪武元年八月詔以金陵爲南京大梁爲北京詔曰朕惟建邦巷以成大業興王之根本爲先居中夏而治四方立國之規模最重自趙宋末世夷狄主中國今百有餘載其運乃終群雄分爭未有定於一者民遭塗炭亦已極矣朕以布衣當擾攘之際拔身行伍率將渡江荷天地眷祐祖宗積德臣下宣忠將士用命西平陳友諒東

滅張士誠南靖閩廣北有中原武功大定混一之勢已成十七年間凡糧餉軍需百物科徵民無休息而江右一方頻勞尤甚逐收天下平寧之效朕觀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里適均父老之言乃合朕志然立國之規模固重興王之根本不輕其以金陵爲南京大梁爲北京朕以春秋往來巡狩播告爾民使知朕意

九月大將軍徐達改故元都安貞門爲安定門建德門爲德勝門

二年九月　上召諸老臣問以建都之地或言關中險固金城天府之國或言洛陽天地之中四方朝貢道理適均汴梁亦宋之舊京又或言北平元之宮室完備就之可省民力　上曰所言皆善惟時有不同耳長安洛陽汴京實周秦漢魏唐宋所建國但平定之初民未蘇息朕若建都於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宮室不能無更亦未易也今建業長江天塹龍蟠虎踞江南形勝之地眞足以立國臨濠則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爲中都何如羣臣稱善乃命有司建置城池宮闕如京師之制焉

中都城周三十里城門九南曰洪武南之左南曰左甲第右曰前右甲第北之東曰北左甲第西曰後右甲第正

東曰獨山東之左曰長春右曰朝陽正西曰塗山

初建康舊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門外距鍾山既濶遠而舊內在城中因元南臺爲宮稍庳隘　上乃命劉基等卜地定作新宮於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許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趾延亘周迴凡五十餘里規制雄壯盡據山川之勝焉

三年十二月中都營建落成

六年八月京都城成週圍二千六百丈高三丈城上戍屋二百七十九

七年四月　上巡幸中都改中立府爲鳳陽府徙治新城

八年十月命　皇太子遊中都詳東宮
御史胡子祺上書請都關中其畧曰天下形勢之地可都
者四河東地勢高厚控制西北堯嘗都之然其地苦寒
江淮士卒不便汴梁襟帶河淮宋嘗都之然其地平曠
無險可守洛陽周公嘗卜之周漢嘗遷之然嵩邙諸山
非有殽函終南之固瀍澗伊洛非有涇渭灞滻之雄故
惟關中據百二山河之勝可用以建都者莫此若也
上覽奏稱善
十七年正月信國公湯和巡視海道築山東江南浙東西
海上諸城
十八年勅靖寧侯葉昇等飭理蓋復金三州城池俟海運
船至即以操舟軍士併築之
十九年十二月詔中軍都督府造通濟聚寶三山洪武等
門并築後湖城
二十三年四月詔築京城外垣
二十四年命　皇太子巡視關洛詳東宮
按　高帝初以豐沛故不免有晝錦之意遂創立中都
而誠意伯有不堪之議及　皇太子巡關中以地圖上
且建都矣以太子薨而止方孝孺輓太子詩云相宅圖
方獻還宮疾遽侵關中諸父老猶幸翠華臨

永嘉侯朱亮祖發卒三萬人拓廣東城百餘丈
永樂元年正月詔以北平爲北京
十四年十一月詔羣臣議營建北京先是　車駕至自北
京工部奏請擇日興工　上以營建事重恐民力不堪
乃命文武羣臣復議之於是文武羣臣上疏曰伏惟北
京乃　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
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
帝王萬世之都也比年　聖駕巡狩萬國來同民物阜
成禎祥協應天地人心昭然可見然　陛下重於勞民
延緩至今臣等切惟宗社大計正　陛下當爲之時况
今漕運已通儲蓄充溢財用俱備軍民一心營建之辰
天實啟之乞早賜聖斷勅所司擇日興工以成國家悠
久之計以副臣民之望　上從之
二十二年十月諭兵部下各都司令督各衛所委正官巡
視城池有傾塞者併工修理
洪熙元年四月詔修南京皇城
正統四年五月重作京城九城門工部侍郎蔡信颺言於
衆曰役大非徵十八萬民不可材木諸費稱是　上遂
命太監阮安董其役取京師聚操之卒萬餘停操而用
之畢其既廩均其勞逸材木諸費一出公府之所有有

司不預百姓不知而歲中告成
六年十一月定都北京　上御奉天殿朝羣臣大赦天下
永樂初議遷都設六部等衙門各稱行在十八年定都
於北除行在二字其舊在南京者加南京二字洪熙初
仁宗欲都南京而北京各衙門復稱行在至是宮殿完
定都北京復除行在二字遂爲定制
十年京師城垣其外舊固以甎石內惟土築遇雨輒頹毀
至是命太監阮安成國公朱勇修武伯沈榮尚書王巹
侍郎王佑督工修甃之
成化十六年七月鳳陽巡撫張瓚欲以鳳陽一府今年供

應物料及追賠馬匹暫停以資中都新城外別築土城
之費工部議其難從　上曰春雨秋霜人子履之尚興
悽愴怵惕之心況鳳陽　祖宗陵寢所在新城既迫長
淮委有水患誠宜及時設法修理今張瓚欲停止歲辦
及馬價以資工費爾部以爲不可然則事將已乎其令
守臣支在庫官錢刻期興工修築
正德八年江西兵備副使胡世寧請總督巡撫城廣昌南
豐新城以固防禦　檄督成之
嘉靖十二年七月　巡撫劉節復請城鳳陽事下部議
行令南禮部侍郎　祏及委欽天監正許濟等親詣鳳
陽相度濟言鳳陽無城止存土埂五十餘里中有皇城
一座內包萬歲山東西山勢相連拱對皇陵其萬歲山
正當前來自建皇陵到今土脈靈氣秘結年久誠恐建
築城垣不免開濬動土有傷風氣縮等議覆從之
十九年正月沙河行宮將成　上勅兵部侍郎樊繼祖督
築城池會順天保定二撫臣議量工役於是保定巡撫
劉隅以工直鏹穀上請　上命工部酌處之
二十一年七月時邊報日至掌都察院毛伯溫等言古有
城必有郭城以衛君郭以衛民　太祖定鼎南京既建
內城復設羅城於外　成祖遷都金臺當時內城足居

所以外城未立今城外之民殆倍城中思患預防豈宜
成緩臣等以爲宜築外城　上從之勅未盡事宜令會
同戶工二部速議以聞議上　上曰築城係利國益民
大事難以惜費即擇日興工民居墳地給別地處之毋
令失所已給事中劉養直言諸臣議築外羅城慮非不
遠但宜築於無事之時不可築於多事之際且廟工方
興材木未備餘輸民困於是歛府庫財竭於輸邊若併
力築城恐官民俱匱　上從其言詔俟廟工完日舉行
山東巡按曾銑奏請築臨淸外城　上曰築城事宜仍行
撫按官詳議果民願財足即乘春和興築務使河流不

儆備道無阻足堪爲保障

二十九年九月兵部侍郎王邦瑞請築重城濬治九門濠壑設閘於大同橋蓄水　上從其濬濠設閘一事以築城事重命且休兵息民待來秋行於是命工部侍郎雙輝督理九門濠壑石堋

築正陽崇文宣武三關廂外城命侍郎張時徹梁尚德同都御史商大節都督陸炳督工

初築重城議暫止後因居民宋良輔等奏願自出財力乃擇日興工及　上特召陸炳問以築城便否炳對南關居民稠密財貨所聚築城防衛未爲不可但財出於民

分數有限工役重大一時未易卒辦宜遣前官俟來秋行之　上以爲然命即將停止

三十二年　月兵部尚書聶豹等言臣等於本月初六日會同錦衣衛陸炳總督戎政平江伯陳圭戎政侍郎許論督同欽天監正楊緯等前詣城外四面宜築外城基地處所逐一看度形勢求之堪輿之說就高增卑前方後圓悉築城約七十餘里臣等已將城垣制度夫役錢糧興工日期等項計處停當　上曰修築外城事宜爾等既規畫停當其即擇日興工

三月給事中朱伯辰言　高皇帝定鼎金陵於時即築外城　文皇帝移都北京密邇邊塞顧有城無郭者蓋以締造方殷未暇盡制耳邇因虜警聖上俯俞言者之請修築南關緣將事之臣措置失當毀居斂財拂民興怨且所築僅正南一面規制偏隘致未成旋罷臣竊見城外居民繁夥無慮數千萬戶四方萬國商旅貨賄所集不宜無以圉之矧今邊報屢警不可不爲之圖臣嘗履行四郊咸有土城故址環繞如規周可百有二十餘里若仍其舊貫增卑補薄培缺續斷即可使事半而功倍矣通政使趙文華亦以爲言疏俱下兵部會戶工二部議　上以伯辰等言問大學士嚴嵩嵩言南京有外城

成祖定鼎北京以事創未暇及此今外城之築果必有成此大事亦不能逾耳臣詢知南關一面昨歲興築功已將半若因原址修築爲力甚易且物貨萃集虜所覬在此誠足以杜其不逞之謀矣　上曰成祖將來但欲城未暇還有本重如九廟者今須四面圍之乃爲全矣不四面未爲王制也嵩對誠如聖諭俟部議上遂行之已兵部會戶工二部擬入如伯辰文華言請命戎政錦衣衛督同欽天監官同臣等相度興工　上曰外城須四面修築以全王制一應合行事宜爾等其議處停當

詳具以聞

新築京城外城成　上命正陽外門名永定崇文外門名左安宣武外門名右安大通橋門名廣渠彰義街門名廣寧

上諭嚴嵩等曰建城一事固好但不可因力傷財枉作一番故事如下用土上以磚石必不堪久須圍垣以土堅築門樓以磚包始可事體重大一二年定難完朕聞西面最難用土者茲經始不可不先思及之嵩傳示在工諸臣陳圭等圭等復言重城四面原議用土堅築其垜口腰墻及其各城門始用磚砌惟西面地勢低下土脈

流沙稍難用工宜先完難南面由南轉東北面西以次相度修理　上允之令嚴督工匠以漸修築毋致虛糜財力務求堅久

三十三年八月兵部覆浙江巡撫王忬言嘉善崇德桐鄉德清慈谿諸縣濱海無城及浙西關廂嘉興東北關廂皆當預築城堡以屏郡治第公私告匱費無所出惟辯復監生生員吏農及贖罪充軍罪犯宜暫破常格令其納贖庶可稍濟公家之急　上曰充軍不准納贖先年已有旨餘議允行

三十六年總督漕運蔡克康請築寶應縣城以防倭詔以鳳陽所貯折糧銀二萬兩及揚州沒官田租銀給工費

四十二年十二月工部尚書雷禮請增繕重城以備規制謂永定七門當添築甕城　上詢於大學士徐階階言重城保障之效即南城可覩但不築則已築則必圖可守不然關係匪輕　上曰禮請築城永益信乎費且鉅萬守之爲難胥日虜入更慮重城獨朕焦勞計畫耳爾等徒知建城工完可徼賞賚詎爲守計耶階不復言

四十三年正月朶顏夷人言北虜復將內犯　上命內外嚴備禦順天府尹劉畿上言蹕河張家灣宜築城垣以便城守計用工銀五萬六千餘兩已有三分之二乞借

光祿銀二萬大工可濟　上從之

慶元年部修理禁門城樓及疏濬御河給事劉繼文言財力詘乏邊務方殷不宜興不急之作以滋勞擾工部以爲言　上命會同內官監酌量緩急次第修理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工部三

皇城門禁

洪武四年春嚴內城門禁之法官一日一代士卒三日一代凡內官內使出入皆用號牌有以兵器雜藥到門者論如律

按金牌之制面上鑄仁義禮智信五字號下鑄守衛二篆字背鑄凡守衛官軍懸帶此牌等二十四字仁字四

十號上俱龍形公侯駙馬伯領義字五十號俱虎形指揮勳衛領禮字一百五十三號俱麒麟形千戶領智字三百三十號俱獅子形百戶領信字一千六十九號俱祥雲形將軍領金吾等衛守衛指揮千戶夜巡領申字令牌十六號留守五衛巡城指揮領承東西北字號銅符四面其字號俱左半字金吾等衛指揮千戶領前銅符四面其字號俱右半字五城兵馬司夜巡官領木金土火水字號令牌各二面　皇城九門守衛軍與圍子手各領勇字號銅牌計二萬五十五面

二十七年聖旨榜列凡守衛皇城四門自指揮至軍士各依其伍全隊上直不得使人代替如一所數缺則以別所全隊易之勿以不足之伍分撥補數違者處重刑有告言者賞不依原伍因而縱令在衛者指揮以下杖一百各遞降調邊衛受賄者治重罪軍士當直有死喪疾病嫁娶生產諸事者准所告父母病無丁男者許侍疾不限月日妻病無男女者亦如之親戚慶弔不出百里外者許給假留難及不實者治以罪若本身暴疾不准所告致病甚者本管官治以罪其力弱子姪願代者聽凡上直各守本門不許從別門往來違者執獲雖國戚亦聞奏區處執獲者賞凡朝參先放直日都督將軍及

帶刀指揮等官然後文武百官以次而入不許攙越凡內官內使火者出須比對銅符無符輒放行者守門官軍治重罪有公差帶金銀段疋出者憑勘合照驗仍明白附寫往某處公幹及記所服衣服顏色件數回日照對有不同者即時聞奏工匠人等出門有夾帶鈔物者許執奏惟官民軍人有事入奏不許阻遏及問其事情違者坐罪

二十九年五月命詹事府翰林院尚寶司中書舍人六科給事中儀禮司於午門內出入者各給牌爲驗

永樂八年十二月罷北京內外城門郎

九年四月守聚寶門千戶奏拾入城民行李得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數錠　上問刑部尚書劉觀此在何法對曰法不得以銀交易百姓不得用金首飾　上曰禁民交易服用何嘗禁其藏蓄命悉還之顧千戶諭之曰爾職在察詰奸細民違法何預爾事今姑宥爾如再越職厲民必罪

十四年三月守三山門都指揮僉事孫勝夜不鎖水閘事覺　皇太子召問不以實對法司論當斬　令旨免死謫從貴州總兵梁福立功贖罪

七月革南北二京城門郎

洪熙元年正月詔南京留守五衛官軍改置京師分守正陽等門

四月命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李慶選行在散衛軍助親軍守衛親軍專守皇城四門京衛軍助守端門之外及東上門時守衛三百輒有賜鈔慶言舊制無散衛軍守衛者　上曰大臣執舊制固是朕念人久勞不得息且經月在公不得一見父母妻子皆人情所難今使勞者得更番而助守衛者亦預備賞此姑一時權宜非為定制俟親軍補伍有人如舊

宣德三年令常差御史七員巡視皇城四門

天順元年添差給事中一員巡視皇城

成化時以街渠汚穢壅塞為工部所奏遣兵馬指揮并五城御史錦衣衛官校於獄

十年令都城外四圍沿河居住軍民人等越入牆垣偷魚割草竊取甎石等項輕則量情懲治重則參奏挈問枷號示衆若該城狗情縱容不理及四鄰知而不首者皆治以罪其守門官軍亦不許於城外河邊栽種牧放因而引惹外人入內作踐違者一體治罪

弘治九年九月兵部奏京城九門守視軍士每門原設二百餘人指揮千百戶領之後添設守門內官數多軍士多被私役存者不過羸弱五六十人各铺柝聲不聞器

械亦各敝壞不可陳列且城河之水來自西湖常須盈滿亦可助險比因濱湖之家引水灌田以致淺涸乞命本部及工部各差官一員通查九門器械守衛修飭補缺仍委本部點城官一二點閘若軍士失伍數多守門官俱逮問其指揮少軍三十名千戶以上者謫外衛當差仍乞定守門內官員數不得增設軍伴除正數外有私役罷斥之并禁西湖濱河人家不得引水灌溉違者治罪　上曰京城門禁事體甚重但承平既久積弊多端因循玩愒不可不及時整飭守門內官每門不得過四員餘悉如所擬而行

十五年三月戶部尚書倪鍾疏九門内臣職譏察不可干
國課從之
十八年六月兵部言皇城四門以拱護宸居京城九門以稽察奸宄邇來門官太多科占軍士遇致逃亡門禁漸弛其流弊有不可言者請遵詔旨凡非舊額一切裁革
上命皇城四門仍舊其餘各門以四員爲則不許增著爲令
正德十六年七月兵部言皇城天下根本　祖宗禁約至爲嚴密邇者以門禁爲虛文以榜例爲故紙杜漸防微不可不慎宜懸布榜文飭守衛官軍關稽出入　上曰

門禁重事如所議行
嘉靖四十年十二月命左都督朱希孝入直西苑仍令親率官校環衛大玄都四面及西安門侍郎葛縉亦令率營兵入衛於是鎮遠侯顧寰自以職典京營當一體効勞援縉例請從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八十九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工部四

官署

洪武十七年三月詔改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公署於太平門外
二十五年八月改建宗人府五府六部太常寺官署　上諭廷臣曰南方嚮明之位人君南面以聽天下之治故殿廷皆南嚮人臣以左文右武北面而朝禮也五府六部官署宜東西並列其建六部於廣敬門之東西嚮建五府於廣敬門之西東嚮惟刑部法司已置於西北太平門之外悉改造命規模宏壯命主事高常董其役

二十六年十月改建翰林院於皇城東南宗人府之後詹事府次之太醫院又次之
二十七年十月翰林院詹事府成詔皆賜宴落成之
南京文武各衙門俱有牌扁直書衙門之名惟翰林院三字横列而兵部獨無相傳洪武間一夕潛有掣去之者其知所自詰旦具聞　上不之省蓋以示去兵之意至今不敢復揭

翰林院尚寶司六科官在前常朝俱在奉天門 上御座左右侍立故云近侍今在門下御道左右云是 太宗晚年有疾用女官扶持上下因退避居下今遂爲定位六科本與尚寶司相鄰今工部委官製衣處猶稱六科廊是也永樂間失火遷出午門外今遂爲定居

宣德二年八月戶部尚書夏原吉奏南京戶部公宇棟梁榱桷多朽腐恐頹壞則愈費工力請預修理 上從之因曰凡人治家治國理皆如此思其艱而圖於蚤則用力少而成功不難若及艱難然後圖之則勞費數倍功成不易矣

十二月給事中許佩等奏六科俱增蓋板房如南京六科之制不許

四年十月工部奏明年正月四方番夷例應朝貢而北京會同館處不能容宜預增修 上曰四方朝貢皆承祖宗之舊昔能容矣今日豈便不足但修葺其壞者不必增創勞民

五年二月北京五府六部皆未建 上以禮部所典者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及四方萬國朝覲會同者皆有事於此遂首建之地位規制如南京加弘壯焉

六年六月新作禮部成賜宴落之命公侯駙馬伯都督尚書侍郎都御史學士祭酒及通政大理寺太常寺光祿寺鴻臚寺掌印官及本部屬官皆與焉

正統七年太僕寺臣以寺署卑隘請俟建六部完以舊兵部爲寺許之

十一年以禮部成改舊禮部爲試院初修時計屋八十二間

景泰四年御史倪敬奏布按兩司大小官員官署私用什物俱令府行縣辦納未免以一科十比其去任將什物盡易貨入己代者至又行派辦民受其害今後大小衙門官員私衙什物俱令公同籍記未任之時照數交付

不許似前科擾民仍乞移文各處通行禁約從之

端門之左右直房五間係坊局官候朝公會及收貯卷籍之所凡東宮官屬侍班講讀亦於此伺候弘治十二年六月守門官奉御王璽等以爲空房奏討居住工部據實以覆得旨既係各衙門公會之所今後不許奏討

嘉靖二十年題准東西朝房先年每衙門止容辦事吏一名在內看守近皆帶家小引親黨任憑居住又多開人鋪市酒食寄放客貨通行各衙門查理仍行本部管理街道官及轉行巡視御史督令該管兵馬挨次體勘有仍前雜亂違法司問罪如例兵馬司每月具結回報終

皇明典彙卷一百九十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孫 介備 介壽　訂正

工部五

治河

洪武七年十二月詔鑿石灰山河

八年八月開登萊河

十四年八月河南原武祥符中牟諸縣河決爲患有司以爲言　上曰此天災也今欲塞之恐徒勞民力但令防護舊堤勿重困吾民

二十三年七月河決江南

二十四年六月河決原武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故道遂淤

十二月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震至瀘州按視有支河通永寧界乃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

二十五年正月河決陽武

二十六年三月命疏鑿溧陽縣銀墅東壩河道自十字港至沙子河凡三千九百六十丈又沙子河至臙脂壩凡三百六十丈計役嘉興等府州民丁三十五萬九千七百人

八月命崇山侯李新往溧水縣督視河道諭曰兩浙賦税漕運京師歳貫浩繁一自浙河至丹陽捨舟登陸轉輸甚勞一自大江泝流而上風濤之險覆溺者多朕甚憫之今欲自銀墅而疏鑿河流以通於浙俾輸者不勞商旅獲便故特命爾往督其事爾其蒞事惟勤役民勿暴新頓首受命而行暨河成人皆便之

二十九年武進縣言奔牛呂城二壩河道淺澁請濬深以便漕運從之

二月先是黄河決小流口逹於清河壞民居傷禾稼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民皆被害

上諭工部臣曰去年河決臨漳民受其患雖嘗修築堤防恐不可久宜遣官與布政司都司會議凡堤塘堰壩可以禦水患者預爲修治至是有司以黄河沁河漳河衛河沙河所決堤岸丈尺之數具圖計工以聞詔以軍民兼築之

三十年八月河決開封

永樂元年瀋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源出衛輝府輝縣西北八里太行蘇門山下其流自縣治北經衛輝城下入大名府濬縣界遶迴抵直沽入海南距黄河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黄河百步置倉厫受南方所

運糧俯輸致衞河交運公私兩便　上曰此策亦是命
廷臣詳議如議可行亦俟民力稍甦行之
十一月初洪武中免直隸應天等府夏秋二稅但擇其丁
壯每歲農隙聽供力役及是內河淤塞發其丁壯濬治
適時臘暇胥衆赴工將畢是日旱風沍寒　上召工部
尚書黃福曰民供役久衣食未必盡給今且遣寒其各
賜鈔二錠罷遣歸未畢之工令京衞軍士次第成之
五年五月工部言北京文明河至通州五閘請設船置閘
戶水脚夫每閘設船二十艘於龍江造用閘戶十一戶
水脚夫四百六十人於湖廣江西河南點充從之

八年三月工部言淮安府淮河南岸堋圮延及倉廒繫堤
宜令有司修築　皇太子監國從之
六月工部奏西湖界至通流七閘河道淤塞請以民丁疏
浚并自昌平至沛村一百里增至十二閘命以運糧軍
士浚河道其置閘候更議
十二月河南守臣言河決壞城宜及時修理　諭工部遣
人往視隄防
九年二月沂州言沭河口衞水決五十餘丈請發民夫修
築從之
武陟縣言去歲天雨淫沁河南北流潰九百餘丈浛田

土廬舍請丁夫修築從之
青東知縣張升言去歲洪水衝決小清河淤沒下潤官堤
等處鹽場及青州屬邑田請浚上流修隄防使水由故
道　皇太子命工部速遣官相度修浚
浚灘縣于冊等河及築壽光縣隄以禦水患
開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淸舊通舟楫洪武中衞決淤塞故
於陸路置入遞運所每所用民丁三千車二百餘輛民
困其役永樂初屢有言開河便者　上重民力未許至
是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會通河道四百五十餘里其
淤塞者三之一濬而通之不但山東之民免轉輸之勞

實國家無窮之利乃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侍郎
金純發山東及徐州等處民丁開濬給以糧餉蠲其他
役及今年田租仍命兩御史監督
三月修揚州泰州河堤岸一萬八千六百餘丈
濬河南黃河故道河水累歲爲患修築隄防民用困弊至
是河決日甚事聞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訪得祥符
縣魚王口至中灤下三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
平濬而通之俾循故道水勢可殺遂繪圖以進詔發河
南民丁十萬命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相度開
濬丁夫給糧賞且蠲戶內今年租稅遣定國公徐景昌

祠河神侍郎古棋祭河南境內山川仍命宋禮董之
六月命通河以汶泗爲源汶水出寧陽縣泗水出兗
州至濟寧而合置天井閘以分其流南流達於淮而新
開河則其西北流出新開河逕東昌入臨清計三百八
十五里自濟寧至臨清置十五閘以時啓閉舟行便之
八月工部尚書宋禮等百六人聞會河畢返京師命禮部
定賞格宋禮言會通河以汶泗爲源夏秋霖潦泛溢則
馬常泊之流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濟寧分爲二河一入
徐州一入臨清河流深淺舟楫通塞繫乎泊水之消長
泊水夏秋有餘春冬不足非經理河源及引別水以益

之必有淺澁之患今汶河上流自寧陽縣開已築壩堰
使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河
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比年流沙淤塞河口宜起時
開濬光沙河至十里口故道俱存不必施工河口當濬
者僅三里河中宜築堰計百八十丈從之
十年四月濬北京通流等四閘河道一萬七百三十七丈
尚書宋禮奏近因御史許堪言衛河水患命臣相度措置
臣嘗自衛輝至直沽視河岸低薄非止一處若不究其
源析其流但務修築隄岸恐水復衝塌不免屢勞民力
須定長久之計臣先視會通河至魏家灣與土河相連
宜於彼開二小河以泄於土河則無漫衍之患今復視
德州城西北亦可開小河一道益自衛河岸東北至舊
黃河一十三里內五里舊有溝渠五里係古路二里係
平地今開通泄水以入舊黃河至海豐大沽河入海是
四百五十七里約用軍夫三千餘人十日可完
七月順天府言盧溝河水漲壞橋及隄岸八百二十丈壞
官民田廬溺死人畜命戶工二部遣人撫綏修築
九月工部主事蘭芳言天下水惟河爲大故水患惟河爲
甚今於中流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於海河南之民
免於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緣河新築護岸埽座止用蒲

繩泥草不能經久臣愚以爲若用木編成大圖若欄圈
然置之水中以椿木釘之中實以石却以橫木貫於椿
表牢築堤土則水可以殺隄可以固而河患可息如允
臣言乞令河南近河府衛發軍民於農隙採木春和修
砌從之芳尋以治河功擢右侍郎
十一月修儀真縣江堤岸及夾港溪等處河道
行太僕寺卿楊砥言吳橋至天津等衛大水決隄傷稼切
見德州東南黃河故道及土河乞開二河以分水勢
命侍郎蘭芳往經略之
河間獻縣言水決其定之饒陽武強等處隄岸淤沒下流

田廬乞集夫修築從之

浚鎮江京口新港甘露三港達於江

十三年五月開清江浦河道凡漕運北京舟至淮安過壩渡淮以達清河挽遡甚勞平江伯陳瑄府總漕運故老爲瑄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湖至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河口相直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以上聞遂發軍民開河置四閘曰移風曰清江曰福興曰新莊以時啓閉人甚便之

十四年四月故淮安之清河灞與等閘徐州之沽頭金溝等閘山東之谷亭魯橋等閘各置閘官一員

五月修揚州邵伯鎮上下二閘

宣德四年十月平江伯陳瑄奏自徐州至濟寧河水多淺轉運甚難今遣官巡視謝溝胡陵城八里灣南陽淺及東昌梁家淺師家莊仲家淺皆當置閘其徂徠諸山泉源所出舊有湖塘今多淤塞乞加修濬庶有停蓄通利往來從之

七年七月初陳瑄以呂梁上洪池形水急漕舟難行奏准令民於舊洪西岸鑿渠深二尺潤五丈有奇秋夏有水可以行舟至是復欲深鑿置石閘二時其啟閉以節水庶幾往來無虞事聞命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夫工匠協力成之

九年工部尚書吳中奏北京城東南有兩亦磨及通惠河諸閘皆爲河水所壞今南門外舊有減水河若加疏鑿長二十餘丈即與郊壇後河通流可泄水勢　上曰盛夏炎暑未宜勞民姑緩之

正統三年四月南去通州二百里楊村驛之北河屢決河卽受白河潞河渾河諸水下合直沽南來之水入海屢決屢築築已復決命武進伯朱冕發卒工部尚書吳中發民以太監阮安董之安奏水當順其勢導之今逆之抑使紆屈勢不得達故決宜取徑道改鑿使其順下

臣視河西務徑行二十里許可鑿計用萬五千人一月庶幾可免決遂以圖進及工完命大學士楊士奇譔碑

十三年七月河決張秋潰沙灣入海尋決滎澤入淮命工部尚書石璞治之

河決滎陽東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淮命石璞治之

十二月命工部侍郎王永和治沙灣決河已而永和以冬寒停工且以河決自衛輝入柳樹口請勅河南修塞

上降勅責其推諉

景泰三年河決沙灣命左都御史王文行視河道先是詔

蕖陳晃以修築沙灣功陞散授比沙灣復決晃奏言欸息斯患在用人工部惡晃請送晃山東巡撫責其成功否械赴京師既得旨給事中陳嘉猷言朝廷嘗揚求治河之略竟未有言晃嘗有修河績今更進言而工部嫉之必欲置諸有罪之地人人皆將緘口不言其他利病甚於此者孰肯復言晃不足恤而國體所關甚重乞令晃協同巡撫等言修築便 上從之

四年八月命太監阮安治張秋決河卒於途

十月遣僉都御史徐有貞治張秋決河自會通河淤漕運艱阻先後治皆罔績以廷臣集議命有貞往 有貞上疏

曰平水土在知天時地利人事天時既經地利既緯人事乃究夫水之性可順以道不可逆以湮禹之行水用茲理耳方今治者往往反是治所為難臣循覈河理自雍而豫出險固之平衍勢已湓肆又由豫而兖土益疏水益肆而沙灣大洪口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泄隄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運所為阻者然欲驟而湮則有不可故潰益潰淤益淤莫之救定反成滓洩臣今揣畫惟宜首疏水勢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繼為方以時節宣俾其後無溢涸之患法必如是當可有成 詔有貞自用乃作壩埽牐渠隨宜先後之牐以制水渠以分水渠起金隄張秋之首瞼百里至於大豬之潭逾范暨濮又上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用平水勢勢蹟平命渠曰廣濟牐曰通源渠有分合牐有上下凡河流傷出不順者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萬丈於是水不東衝沙灣更北出濟漕河治既成緒乃作大堰其上楗以水門繚以虹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十之長百之門廣三十有六尺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用平水性性亦平乃濬漕渠至數百里復作牐於龍灣魏灣凡八積水過丈則泄之通都古河以入於海又以金水子

母之義洗玄金為物象幾萬斤鎮定焉及三年而功成始治者有發京軍疏河之議因奏罷濱河民馬牧庸調專役河防省兵費紓民力方工時或阻於上以工人部聚衆挾兵勞苦將有他變 上下其言於有貞乃條布釋 上疑 上悟不問前後勞諭數四委倚不移凡水工之就皆以 上專信力也

五年九月命僉都御史陳泰治徐揚決河

天順元年二月開薊州運河

二年八月南畿巡撫崔恭請浚京口甘露壩故道以通舟楫從之初因鎮江漕河經孟瀆頗險害者請鑿河自七

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以避之恭因知府林[illegible][illegible]
遠多石且壞民廬集力主浚故迹春夏以歸秋冬設[illegible]
則道里近而功力省從其言果便
十月都督徐恭奏浚儀真漕河命巡撫崔恭兼理其事時
役軍夫六萬有奇設法勸粟四十餘石給軍未久工畢
尚餘二千石發濟揚州饑民
命鑿薊州河先是國初用遮洋船從直沽出海轉餉薊州
時有漂沒至是以海口新開沽與近州之水套沽正相
值中間止隔陸地十里遂命鑿通未幾淤塞仍濬之
五年七月河決開封

七年閏七月巡按順天御史李敏奏鑿三河通運從之時
運餉薊鎮者必由海口多遭覆溺建議別鑿三河直抵
薊州以通海道軍民便之
成化二年　祖宗朝河道但命巡鹽御史兼巡之是年冬
始命御史提督通州以南抵臨清及衛輝一帶河道
四年十二月江南巡撫邢宥修復運河壩閘先是正統初
巡撫周忱經理運道武進奔牛呂城設爲壩閘俾濟舟
由京口出江最稱便利迫景泰間壩閘漸頹以致水道
淤淺有議從蔡涇孟瀆出江者四道海洋漕舟多覆溺
且罹盜因之出沒天順己卯巡撫崔恭奏請從周忱故
道增置五閘至是宥委常州知府卓天錫成之
五年六月河決開封
七年十二月以王恕爲刑部左侍郎總理河道恕上開河
事宜曰臣按徐州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淮別無
泉源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所積雨水接濟湖面雖與河
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身頗高每遇乾旱湖水消耗則
河水輒爲之淺澁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濬深三尺則湖
水自來河水自深雖遇乾旱亦不阻船又高郵湖自杭
家嘴至張家溝南北三十餘里俱係磚砌堤岸每遇西
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船隻失落錢糧人命不可勝計

况前項堤岸之外地勢頗低若再濬深三尺闊一十二
丈起土以爲外隄就將內隄原有減水閘三座改作通
水橋洞接引湖水於內行舟仍於外隄造減水閘三座
以節水利雖遇風濤亦無前患又留公上下塘句城塘
陳公塘俱係漢唐以來古蹟各有放水減水閘座年久
坍塌遺址見在近年以來止是打造土壩攔水隨修隨
坍不能蓄積水利若每塘修造板閘一座減水閘二座
瀦則減水不致衝決塘岸旱則放水得以接濟運河以
上四塘共造放水板閘四座減水閘八座除舊有磚石
外約有磚石椿木等項價直并匠作工價銀二千餘兩

若刜以上三件河道依前整理庶幾舟楫疏通永無淺
阻風濤之患而爲往來軍民無窮之便俱允行之
戶部尚書楊鼎工部侍郎喬毅上濬通惠河舊道事宜
上諭以前元曾引西北諸水行船通行踪蹟明白來聞
於是鼎毅等親詣昌平元人引水去處及宛平大興通
州地方各河道故迹逐一踏勘及據元史并各閘見監
碑文所載事跡稽考回奏命下所司相度行之
十年五月漕運總督李裕立張秋南旺湖及淮安西湖石
隄成舊用樁木以捍衝激屢修屢壞費無已時裕檄郎
中楊恭主事郭升易之以石利垂永久

十一年八月命濬舊通惠河自都城東大通橋至張家灣
渾河口凡六十里明年六月功成
十八年六月久旱河涸命戶部侍郎潘榮督治濬通運舟
二十年十二月大學士萬安等言我朝建都於北而上下
供用多取給於江南然必藉船而後可達於京師是運
道水利所係甚重如河南懷慶地方築隄障沁水以濟
徐呂二洪及邳州宿遷桃源運道山東兗州等處濬引
汶泗洸河諸泉以濟濟寧上下運道今沁水衝決堤岸
流入黃河汶泗洸諸泉歲久不浚亦多壅塞以致河流
淺澀糧運稽遲請勅工部重臣總領諸錄屬官諳彼會

楸披督有司一一踏勘衝決壅塞之處令築疏濬　上
命工部侍郎杜謙率郎中蕭晃員外李濬往董其事
弘治元年淮水消或云黃河自戈河入今戈水塞故消
議發軍夫萬人鑿薊州河四十里以免海運每三年一濬
二年以滹沱河屢決命真定等府衛發軍民相兼築塞
五月河決汴城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
三年四月河決原武支流爲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於
祥符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隄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泛
濫於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於宿濶漫四出不由故
道禾盡沒民溺死者衆議者奏遷河南藩省以避其害

左布政徐恪條陳其不可乃止命戶部侍郎白昂治之
昂復舉南京兵部郎中婁性協理乃築陽武長堤以防
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
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一帶皆浚而深廣之
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汴
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於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
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
修古河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
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
時啟閉焉

命官於高郵河邉東開新河曰康濟河中爲圏田南北置
閘以時啟閉兩岸俱甃以石
五年七月河溢汴梁之頁蘭陽鄢城諸縣皆被其患復決
楊家金龍等口東衝張秋堤命工部侍郎陳政兼憲職
奉璽書行政蒞境至儀真疾作卒
六年正月以浙江左布政劉大夏爲副都御史督治決河
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相度形勢乃築河南山
東二省守臣議之大夏曰黃河猛悍張秋乃下流襟喉
未可輒治治於上流分水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波且
防大名山東之患俟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可

工方興而張秋東堤決九十餘丈合運河水盡由東阿
舊鹽河以入於海糧運愆期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
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右監李興平
江伯陳鋭等協治之
河南巡撫徐恪奏定計謨以祛河患言先殺水勢則決口
可塞乞將今年税糧不分河南山東直隷毎名量免二
石以充口糧之需再勅劉大夏專理其事如孫家渡口
至南頓河道俱起開封等處人夫黃陵岡至梁進口河
道俱起兗州人夫黃陵岡塞口起開封大名人夫張秋
塞口起東昌等處人夫各刻期併築下部議從之

四月塞張秋隄更名平安鎮先是劉大夏等發丁夫數萬
於黃陵岡南濬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又濬孫家渡口
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川東入於淮又
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爲二派一由宿遷小
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於淮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經滑
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始塞張秋
隄分主命工五旬而事竣
九月陞山東參政張縉爲通政使代劉大夏理河道初大
夏治決河百需委縉調度及成功遂晋秩屬之行河時
衝決之餘溝防不治縉相其緩急以漸修濬無所遺又

於決口之東砌石岸數里以固勿壞又新築南旺東堤
樹柳其上毎歲夏秋水溢挽卒得分行無阻至今便之
十三年六月河決曹單
十六年六月命工部侍郎李燧往視山東漕河燧言堙之
塌毋毀洸河之塞毋通浚泉疏水漕利可復又請祀尚
書宋禮俱報可
正德四年河決曹單直衝沛縣出飛雲橋
十年河變阻運道命工部侍郎趙璜兼憲職總理至十二
年五月黃陵岡護蟖三埽告成
十二年河溢武城縣壞城郭田廬命官修濬

十六年六月都水司郎中楊最言寶應氾光湖西南高東
北下往來運船入湖行三十餘里始出東北堤岸去湖
面僅三尺許每雨潦風急輒有衝决之患不惟糧運阻
碍兼鹽城興化通泰等處良田悉遭渰沒請如昔年侍
郎白昂修築高郵康濟河事例專勅大臣一員於該河
加修內河仍將舊堤増石積土以爲外堤一勞永逸可
保百年無患是爲上策其次莫如照湖堧密釘椿柵數
層以爲備禦抵障風波而舊堤重加修葺亦可支持數
年若但如年例修補滲缺苟冀無事一遇淫潦驟發卽
無所措其手足策之下也疏下工部議覆用其次策

嘉靖元年二月修撰唐臯言比見運河地勢高亢水易泄
丁夫挑浚沿岸拋泥是以隨挑隨淤宜倣鼎湖取淖壅
桑之法以舟運泥至近岸別令人轉運務去河稍遠則
一歲之後可免數歲之勞又山東泉脉甚衆頃緣管河
官類多轉委於人疏導無方以致泉流散漫不入於河
乞勅分司主事親督其役如法疏濬庶衆流成川亦運
道一助也事下工部議覆從之
先是海戶淤塞漕舟從天津出海復折入梁河而達薊州
道遠水湍舟數爲敗議者謂直沽東北岸有二道一曰
新河一日水套北接梁河徑四十里可以疏濬成河收

由北道無涉海之虞謂之新河行之天順間民大稱便
歲久堙塞漕臣以爲言工部覆議於治河郎中外別委
主事一員會巡按兵備督濬疏主事江珊名以請從之
二年御史向信言大通橋至張家灣舊有廣利等八閘今
宜修復以紓民陸輓之苦又濟寧至臨清在在有淺而
長溝靳家戶尤甚宜於兩處建閘以時蓄洩工部議行
河道侍郎相度以聞從之
三年工部尚書趙璜言河道事重請復設總理大臣愼選
才望專任責成 上從之命吏部推堪任者以聞於是
吏部言撫治鄖陽副都御史章拯可 上遂用之

五年命于氾光湖東傍舊堤開新河長三十里遂棄康濟
河又自寶應至界首凡有淺可通淮於海者造平水閘
十座
十二月先是禮部尚書吳一鵬言清河以北兗州以南水
勢瀰漫田廬淹沒請訪求濁河湮塞等處或濬故道以
通其流或開支河以分其勢延按御史穆相言兗南徐
北去東海不遠於此相逐地勢開一渠河立壩閘設以
官守遇水發則分流以殺其勢水小則鎖閘以截其流
庶幾水有所歸不爲民患時大學士費宏等亦言我朝
河勢南趨自入河南汴梁以東分爲三支由亳潁等州

地方渦河等處或出宿遷小河口或從懷遠至泗州出
淮河其勢既分故雖有衝決之害亦不甚大正德之末
開渦河等河日就淤淺黃河南趨之勢既無所殺乃從
蘭陽考城曹濮地方奔赴沛縣之飛雲橋徐州之溜溝
等處悉入運河泛濫瀰漫茫無畔岸自徐州至清河一
望皆水耕種失業官民船隻通無纖牽之路近來沙河
至沛縣浮沙湧塞隨濬隨淤官民舟楫乃從昭陽湖取
道往來況昭陽湖積水不多春夏之交湖面淺涸則運
道必至阻塞京師歲收四百萬之糧何由可達爲今之
計必須渦河如舊通流分殺河勢然後運道不至泛溢

徐沛之民乃得免於渰没若不速爲計畫將來河復北
決意外之虞又有不可言者昔遂按御史戴金漕運總
兵楊宏都御史高友璣河道都御史章拯各屢以爲言
俱下工部議覆上乃以章拯督同山東河南鄖陽撫按
官親詣地方逐一相度將戴金楊宏所奏事宜斟酌應
絲濟遂委司府勤能官員竭工完事以濟漕運
六年六月章拯言濟漕有二道孫家渡在滎澤趙皮寨在
蘭陽皆可引水南以殺其勢但二河通亳州渦河東入
淮又東至鳳陽長淮衛經壽春王等陵爲患叵測惟寧
陵翁河一道通飲馬池至文家寨經夏邑至宿州符離

橋出宿遷小河口自趙皮寨經文家集凡二百餘里壅
者大濬之則水勢自殺國脈無虞繪圖以進　上納之
七月河水洸溢豐沛及徐之西
遣漕運總兵錦衣衛都指揮及御史會濬通惠河
十月禮部尚書桂萼疏稱修通惠河不便請改修三里河
上以問閣臣楊一清及張璁一清言通惠河因舊開行
轉搬之法可省運軍之力宜斷行之勿爲浮言所阻璁
對如之　上曰萼所奏必有感言伊輒聽信不但誤朝
廷事亦失大臣謀國之意彼疏朕亦知不可欲直拒之
非待大臣之禮故諭卿等稟行意在中矣我　孝宗伯

考時已令修此河不意當時黑眚爲異夫黑眚之起非
爲修河蓋灣內鄉民正恐失利乘此爲言當時若有一
識事剛正之臣以此告我　伯考　伯考豈無聽察哉
前日勘官回奏停當已有旨待春暖興工朕亦恐言者
有左說破事而萼即爲首也遂降密旨與萼云昨卿奏
開河一疏足見謀國至意但前已有旨了況先朝亦有
成算不必改議恐起營利者擾事卿疏朕留覽故諭
七年正月初河決豐沛漕渠淤塞刑部尚書胡世寧上言
今日之事開運道爲急而治河次之然運道之塞河流
致之也請先述治河之說而後及運道河自經汴以來

南分二道其一出滎澤經中牟陳潁至壽州入淮其一出祥符經陳留睢亳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虹出宿遷其北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出陽穀一自曹州雙河口出魚臺塌場一自儀封出徐州小浮橋一出沛縣飛雲橋一出徐沛之間境山之北溜溝此六者皆入漕渠而南滙於淮而今且湮塞矣止存沛縣一河勢合岸狹不得不溢所以豐沛徐州屢爲巨浸溢入沛北之昭陽湖以致運道壅淤漸成堙塞然壅淤積久勢必復決決而東南其禍猶小決而東北禍不可言故今治河當因故道而分其勢也其陽穀魚臺二道勢

近東北不可復開而汴西滎澤闕孫家渡決矣宜常濬之以分上流之勢自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小浮橋溜溝四道宜擇其便利者開濬一道以分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而北徙欲修城武以南縷堤至於沛縣之北廟道口以塞新決而坊其北流此亦一計也至於運道止塞沛縣以三十餘里而不能遽開者以夏秋水溢流沙半壅挖沙水中爲力甚艱沙隨水積豈能成功或謂宜於昭陽湖中開渠一帶兩傍築以長堤以通道此亦一策臣與李承勛同行擬議其若昭陽湖左滕沛魚臺之中別開一河南接留城北接沙口闊五六丈以通

二舟之交來冬水結船止更加濬濶以爲運道此其上策不得已而思其大則開國初漕運在淮達河出陽武起陸百有餘里至衛水入舟轉運至今又聞沁水至武陟縣紅荆口分流一派通衛近年始塞是河流因沁可以通衛也宜遣官踏視或紅荆口或陽武上下開通一河北達衛水以備徐沛之塞此亦一計也黃綰亦言南旺馬腸湖外鈞口安山諸處地形卑下欲就此瀦水爲湖并將漕河改經於此可免濟寧淺澀之患或以潞運一道當欲修復未必無爲且亦淮入汴至於汝裔支河北流可以入都當相度疏治以備不虞俱下工部詳議

至是提督河道盛應期言宜於昭陽湖左別開新渠北起姜家口南至留城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舟其說與世寧合工部尚書童瑞覆議從之乃集夫役萬餘分標開鑿已而言者嘖嘖謂其功必不可成徒靡財用勞民力　上怒奪應期官勒歸田里而新渠之議遂寢

六月通惠河成御史吳仲郎中何棟疏開因陳五事曰特疏濬以通運道專委任以責成效復舊額以給官夫改閘座以防水患處剝船以便糧運　上嘉其勞命查驗行賞所係事宜悉從之既而糧運至者百九十九萬有奇省腳價十萬兩重以運軍疲敝詔斧給三分之一俟

一二年後併裁歲運以寬貧民庶軍民兩受其惠張丁
按通惠河名大通河卽潞河其源出昌平州白浮村神
山泉過榆河會一畝馬眼諸泉滙爲七里濼東貫都城
由大通橋而下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六十餘
里元初所鑿賜名通惠每十里爲一閘蓄水通舟以免
漕運陸輓之勢　國初永樂以來諸閘猶多存者仍設
官夫守視然不以轉漕河流漸淤成化正德間累命疏
之功不果就至是功成自大通橋起至通州石壩四十
里地勢高下四丈中間設慶豐等五閘以蓄水每閘各
設官吏共編夫一百八十名造剝船三百隻分置各閘

責經紀領之使製布囊盛米雇役遞相轉輸軍民稱便
八月工部侍郎潘希曾言河之大而要者有三一孫家渡
經長淮衞趨淮入海一趙皮寨經符離橋出宿遷小河
入海一沛縣飛雲橋經徐州趨淮入海夫孫家渡趙皮
寨乃上流之支河飛雲橋乃下流之支河弘治以前三
支分流會於淮而入於海故徐沛無患漕渠不淤今上
流二支俱就湮塞全河東下併注於飛雲橋一支下東
呂梁二洪上遏閘河流水漲無畔岸決堤塞淤大爲漕
患然非疏其上流則秋來水發沙擁復淤堤築復決近
因趙皮寨開濬未通正在疏孫家渡以殺水勢請勑都

御史潘塤亟爲疏濬　上嘉其議從之
八年時豐沛苦河患而南北往來津挽不絕人力大困都
御史唐龍建議請仍設夫廠於魚臺之穀亭鎮以分沛
縣民力工部覆請從之
九年河決單縣東北流衝出穀亭運河
十一年四月連歲順天河間眞定各處滹沱河溢爲患至
是御史徐汝圭劾奏保定巡撫林有孚坐視民瘼不行
修治詔以吏部薦太僕卿何棟代之
八月河決魚臺總河戴時宗欲棄魚臺爲受水之渠因而
渠之使入昭陽湖過新開河出留城金溝境山等處乃

易爲力詔廷臣會議
十三年總河朱裳奏孫家渡渦河口三支俱出懷遠會淮
流至鳳陽經皇陵至泗州經祖陵皇陵去河遠祖陵三
面臨河壽春陵屢淤今宜於祖陵築土堤壽春砌石岸
未敢擅舉清河浦口黃淮合流之所二河水漲漫入河
口以致淤塞宜濬深廣築堤坊水築壩護舟淮獨入海
海又有套流安東上下又有澗河馬邏港港俱塞不能
速洩下壅上溢宜將溝河次第開濬海水多沙置龍爪
船往來爬蕩廣入海路以殺下流河出魚臺雖利漕一
且遷徙沛南北以致乾涸宜大濬山東諸泉以匯於

河汶築南望湖堤閘壩以便蓄洩則徐沛不患乾涸縱
岔河口塞亦無虞矣
議准恩縣東光滄州與濟四處各建減水閘一座
(按)衞河舊名御河源出輝縣之蘇門山東北流會洪漳
諸水過臨漳分為二其一北出經大名至武邑以入滹
沱其一東流經大名東北出臨清至直沽會白河入海
長二千餘里今為運河此河自德州而下漸與海近河
狹地卑易於衝決每決輒發丁夫修治至是各建約以
洩漲溢之水云
十四年築岔河口縷水堤一道長三里又於曹縣八里灣

抵單縣侯家林築長堤八十里
十六年鑿地丘店野雞岡等上流支河四十餘里
十七年二月山東巡撫胡纘宗疏言青萊登三府地方舊
有元時新河一道南北距海三百餘里舟楫往來興販
貿易民甚便之比歲淤塞不通商賈皆困原設閘座故
迹猶存惟馬家濠中多頑石乃元疏鑿未竟者今已募
夫鑿通尚有停口窩鋪淺隘者百餘里淤塞者三十里
乞勅支官帑開濬永為民利部覆如議從之
十九年濬睢州孫繼口至丁家道口淤河五十里
二十年五月給事中韓威等劾奏總河郭持平修河半載
尚未成功及河南巡撫魏有本山東巡撫李中總督漕
運周金河道郎中郭應奎主事徐楚陳務張珍俱應罰
治給事中林廷壆復奏持平已報睢州野雞岡孫繼口
挑濬新河工完徐呂二洪糧運無阻而周金等又稱桃
源宿遷等處河道淺澁徐呂水不盈尺歲運艱難各相
背戾乞勅大臣督率管河官剋期底績　上曰漕河淺
塞關係國儲重計深軫朕心管河官久奏挑濬迄今尚
未成功郭持平降三級郭應奎等降一級俱戴罪督理
周金魏有本姑免究因命兵部侍郎王以旂兼僉都御
史督理河道以旂遂條陳國初漕河惟道徂徠諸泉及

汶泗諸水至景泰弘治年間黃河始自至於時督理大
臣如徐有貞白昂劉大夏極力排塞資以濟運以其勢
猛水濁來則衝決去則淤塞且遷徙不常害多利少耳
今幸黃河南徙諸閘復舊其野雞岡新開河道宜濬山
東諸泉入之以濟徐呂二洪沛縣以南仍築長堤聚水
如閘河製務在有利漕運已而又言今之議者有謂引
沁水自武陟而東至曹州向濟寧出永通閘入運河者
有謂引漕舟由江淮入黃河達於陽武陸運百里入衛
河直達天津通州者又有謂海運固難中間平度州東
南有南北新河一道元時嘗治有閘直達安東南北悉

由洋而行路捷且無險者此皆今日所當多方講求擇
便而從事者也　上曰海運迂遠難行不必再議生擾
濟山東諸泉乃今日要務其如議行
二十一年王以旂至先求故道視泉脉循經流塞分殺自
徐洪南抵沽頭增置閘又相地形引水塹築土壩河流
時淮漕舸皆如期達京師汶上寧陽之間有水櫃四勢
家侵沒獻德邸籍灌溉爲私利因上言水櫃以備畜洩
河溢則懸河以入湖河涸則懸湖以入河巡任怨力復
水櫃迄今賴之至是山東河南巡按楊本菴繼本言黃
河孫繼口李景高口息運口俱已疏通徐呂二洪水勢

通行糧運無阻　上悅加以旂俸一級餘陞賞有差
二十四年河由野雞岡決而南至泗州合淮入海逆溢榮
城五河臨淮等縣
二十六年曹縣河決城池漂沒人民死者甚衆給事中劉
大直劾總河詹瀚等得旨命巡按覆覈已御史黨承勳
奏瀚及副使張九齡等隄防失策詔瀚奪俸九齡等下
御史逮問
二十八年十二月直隸巡按御史陳其學言呂梁洪先因
泳涸陸險設有洪夫二千四百有奇邇者黃河自西來
注之漕艘順利人力甚省乃洪夫仍取盈舊額徒爲虛
糜乞量行裁省以寬積弱民力疏下工部請命總理河
道酌議報可
二十九年漕運總督龔輝巡按史載德各奏泗州逼近淮
河地勢低下今黃河水決入淮下流壅其勢必且上溢
爲陵寢之憂乞亟開直河口以通下流築二陳庄劉家
灣二口以防衝決仍命欽天監官一員相度祖陵地脉
擇日興工工部覆議報可
三十年七月總督漕運應檟言先年黃河入海之道疏通
無滯故開清河口通黃河之流以濟運道今黃河入海
下流如澗口安東等處俱漲塞河流淤而漸高茲欲使

黃河之水下復清河須鑿澗口工力浩繁勘得三里溝
在淮河下流黃河未合之上淮水清多濁少議者謂宜
開清河口開三里溝至通濟橋但舟由三里溝出淮河
達黃河且道里甚近工費不多欲除河患無以易此疏
下工部覆從所請
三十一年秋久雨河水大溢淮安徐邳及山東曹單諸州
縣俱罹其患
河決房村至曲頭集凡決四處淤四十餘里命官濬之役
夫五萬餘三閱月而成
給事中李用敬言邇者河道淤塞深妨國計關之漕渠之

間有新河一道在海運舊道之西乃元人欲開通以避
海濤島嶼之險而未成者先是山東整海副使王獻憫
登萊之民土瘠人稀生理不足皆由舟楫不通甞按元
遺迹鑿馬壕石底以通淮安商賈建新河等閘八座以
蓄洩水患樂張會白現諸河以濟水道見今淮安之船
由淮河直抵麻灣即新河之南口也由海倉直抵天津
即新河之北口也自南口至北口僅三百三十里各有
湖水深入中有九穴湖沽河諸流可引其餘淤塞未通
宜量加濬者一百五里宜深加濬者三十餘里元人用
功以開其二今之用功當任其一此皆彰明可見者乞

選才望官一二員會同撫按官亟爲修舉疏入工部覆行
所在撫按詳議具奏報可
三十二年正月時徐邳被水患大學士嚴嵩請將黃河下
流設法疏濬令水歸故道百姓安居　上命河道都御
史曾鈞及漕運都御史連鑛作速勘處鈞等上言劉伶
臺至赤晏廟凡八十里乃黃河下流頃爲淤沙壅塞以
致奔潰此其疏濬所宜最先者次則草灣老黃河口衝
決安東一縣亦當急築既成之後宜築長堤磯嘴以備
衝擊又三里溝新河口北舊口水高六尺若開舊口雖
有沙淤之患而爲患猶輕若開新口未免淹沒之奧而

漕舟頗便宜將新口暫閉建置閘座及將高家堰增築
長隄原建新庄等閘加石修砌以遏橫流但挑築工料
計用銀十三萬九百餘兩乞發淮陽許墅二關并蕪杭
抽分銀兩解用　上從之既而服濟侍郎吳鵬上言黃
河西來萬餘里滙納百川古疏九河以殺之猶莫能支
今自河南以下全派經徐出清河滙淮以趨於海而無
所分其流益壯其勢益決頻年衝潰湮淤之患皆上流
少分殺之故也宜於徐州上流至河南開封諸處相度
舊道擇其便利者疏濬支河一二道以分殺水勢爲永
圖之便詔如議令鵬鈞會通河南撫按勘處以聞

三十三年二月議開膠萊新河遣御史何廷鈺賫勅視之
三十四年二月何廷鈺勘報新河言膠萊新河南北迂迴
計二百四十餘里俱挑深廣爲力固難然不計工費而
爲之則亦無不可成者其所難者則如諸臣之慮所引
泉源恐或未足歲加挑濬其費不貲兼之此時南北兵
革未寧而延日災傷尤異常時工役今且暫停此役六
興雖假以三年從容亦須每歲給以銀兩五十餘萬當
此財力詘乏之時何從出辦況開河建閘所費已百萬
以上之財而三四丈轉剝必須多造船隻其費無所出
東土瘠荒公私俱竭此河若開又必添會通河設官編

夫體例方可永久通行不無愈增虧損此則又當相時
審力而處之者也乞下工部酌其行止爲得旨報罷
三十五年命修盧溝河東岸狠窩口等决口十八處凡築
堤二千三百九十二處甃以條石
三十七年河淤新集趨段家口析爲六支入運河又由碭
山趨郭貫樓析爲五支出小浮橋會徐州洪
三十八年二月河南巡撫章煥言汴城以河爲帶其初河
從西來勢本東注數十年間南岸傾頹北岸淤塞漸成
橫溢宜於翟家口大開河口以殺其勢別挑支河培築
堤岸以圖永逸請遣部臣經畫部行其議而勿遣部臣

四十一年盧溝河决西岸修築東西兩岸各分八區每區
約五十丈凡爲石堤九百六十丈
四十四年七月河决沛之飛雲橋東流踰漕入昭陽湖汎
濫而東平地水丈餘舟行木末十日而退漕渠遂湮滅
無跡上下凡百里時運艘過沛才三之二餘悉不得達
初漕渠左視昭陽湖其地沮洳去河不數十里識者危之
嘉靖初盛應期督漕議鑿渠湖左以避河患　朝廷從
之應期鳩衆就鑿未半爲異議所阻而止至是漕埋以
吏部侍郎朱衡出督漕鑿衡躬自行河尋應期所開故
迹覩之以爲運道之利無逾於此疏請鑿之下工部覆

議從之自南陽鎮至留城計百有四十餘里
四十五年六月河决馬家橋諸處河道尚書朱衡親詣黃
河上流督率有司詳視某處故道可復某處新河可開
務圖上策以紓後患從之
九月先是朱衡定計開沂山一帶新河築堤於呂孟諸河
以防潰决潘季馴獨以爲不如濬留城故道由是與衡
有隙衡持前議益堅身自督工吏卒不用命者以重法
繩之浮議藉藉給事中鄭欽信之上疏言狀工部請遣
官勘視乃遣給事中何起鳴往勘起鳴還言往時盛應
期開新河垂成而廢至今惜之今黃河異常尚可不爲

通變之謀哉故臣斷以爲開新河便宜如衡言工部會
廷臣議俱令　上意遂决令其不得苟且完事至是給
事王元春以新河未通劾衡言起鳴至初至新河之議
今亦自變其說會衡以新河功成上告於是群議寂然
上令衡會同季馴悉心料理以圖永久既而季馴以憂
去吏部言衡心計精明足當大任今河工業已有緒宜
即以河道事使衡兼之報可
初衡議鑿新渠未及半雨潦漏之功不能施群言紛起
詔移漕爲失計彈章日上　上亦疑之衡幾不測力上
章言舊渠必不可復新渠必所當開狀　上諭輔臣曰

衡雖小愆比極爲便還留用徐階上言[illegible]之治河[illegible]
勘議疏濬謂之無愆固不可終能有成謂之無勞亦不
可況河雖就成而堤岸尚須營築牐𨻶尚須建置上源
當疏下流當濬此必須衡自終其事衆論留用
隆慶元年先是河决沛縣議者請復運河故道乃勘議
新集郭貫樓等處上源巳而朱衡言古之治河惟欲避
害今之治河又欲資其利故河流出境山以北則閘河
淤出徐州以南則二洪涸惟出自境山至徐州小浮橋
四十餘里間乃兩利而無害自黄河横流碭山郭貫樓
支河皆已淤塞改從華山分爲南北二支南出秦溝正

在境山以南五里許此誠運河之利也惟北出沛縣西
及飛雲橋逆上魚臺爲患甚大聖慈不忍沛縣魚臺之
民横罹水災拳拳欲開故道臣等仰體聖心亦有勘議
上源之請但考之地形參之輿論其不可者有五臣以
爲上源之議可罷惟開廣秦溝使下流通行修築南長
堤以防奔潰可以甦魚沛昏墊之民　上從之
河工成先是黄河决新集龎家屯等處汎溢徐沛間故道
沮洳不可復浚朱衡議從南陽以南東至夏村又東至
留城凡一百四十一里故都御史盛應期所鑿河形在
焉又有地阜黄河即至昭陽湖不能復東乃鑿舊渠因
深廣之引鮎魚諸泉薛沙諸河注其中壩三河口
河築馬家橋堤遏河之出飛雲橋者使盡入秦溝自留
城至赤龍津又五十三里凡爲閘八減水閘二十爲壩
十有三爲堤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有奇石堤三十里
巳而鑿黄家口導薛河入赤山湖鑿黄甫導沙河入獨
山湖凡爲支河八旱則資以濟漕潦則洩之昭陽湖由
是運道遂通加衡太子少保進俸一級
朱衡言河工告成宜分官督理黄河上自曹縣直抵豐縣
堤界新河自南陽起至宋家口可屬之山東驛傳道自
宋家口而南及黄河自豐縣堤界而南可屬之徐州兵

備道又請於曹縣上下築縷水壩修埽水臺以防秋水
衡决之患其工費於兩淮工本銀及山東河南料價支
給　上皆從之
新河鮎魚口等處山水暴决漂没運船數百餘艘人民溺
水無算
給事中吳時來疏言黄河運河故道難復無論已乃今新
河以三難稱者豈不以馬家橋易浸沙易淤薛河易衝
爲患哉臣以爲此患在委耳源之不通委將安屬故治
源者要亟也夫新河與青原山至近也而東兗以南費
嶧鄒滕之水注焉以一堤而捍群流又當大山瀉下之

勢與棗號諸水之匯能保其不潰乎支疏濬分洩亦詳
宜豫也夏村邁邇數十里地勢居高必導水於薛河非
開支河引薛河上流以分派其及三河口鯨魚泉諸地
鑿口築堤益以啟閉之閘能免衝决游塞之虞乎故言
洩之計宜慎也願以河渠事命憲臣與潘泉之佐各一
人專之罷濟沽南旺部臣之分理者　上然其言令朱
衡計處以聞南科張應治等又言近日三河口之决以
新築地高不能受汶泗滕薛諸水故一遇霖雨至於潰
溢而朱衡故多大言昔既弄彼三沽而爲大河波及之
區今又穴此一溝而萃全兗合流之水咎有所歸宜加

罰治得旨降衡俸一級仍令悉心經理以圖後效於是
衡復上議言河固悍難暴泄然使不直境山而北出將
一聽沙淤之所爲卽出徐州南而二洪益壯至爲敗今
素出秦溝直境山南五里所強藉受數河之任猶爲有
東隘而河流得益駛疾卽夏秋水漲盛極反亦不能出
新河西堤外而昭陽湖受之水得遊蕩休爲獨何言爲
壑也今欲闢新河起新集至兩河口無論浚無河形者
二百五十餘里創作深廣難卽有河形如郭貫樓至龍
溝減水久稍易漲者亦已盡淤先臣所謂撥沙如聚米
漲淤如凝脂者也且河之所舍誰能强之不如因河所

欲疏開之於東邵之上別開支河歷與俞楣以達百出
橋鑿牙裏溝諸處爲渠使水入赤山湖由之以歸呂孟
湖下景山而去至沙河又築壩於支河之下令水由之
以出鮎魚泉而於泉之對河閘猪築堤以納其流而殺
其勢因言陽莊南陽佃戶屯蹈城諸閘或宜改建或宜
修理俱不可已之功而有司多不得人如徐州守鄒臣
皆建馬家橋閘旋就傾圮宜重懲之　上從其言下鄒
臣逮按御史提問且諭治河官實心幹理毋蹈前轍
十月給事中馬成能又言新河可慮者三一自南陽而下
至鮎魚口與三河口地形俱高水以平流積滯之故漫

溢四野致脊樹藝之地又諸閘半就淹沒而長堤崩潰
未已此上流之患可慮也一三河灘方流以西注既濟
悍難制而其下達新河猶高屋建瓴衝擊彌甚故泥沙
填壅之區勝則懼衝旱則懼淺此中流之患可慮也一
夏鎮以南諸閘水勢高下相懸幾及千丈啟閉之節稍
遲爲難此下流之患可慮也以上三患皆由三河地既
居高水復平衍雖目前告成宜逆爲未然之備　上命
以其疏示衡令熟計衡執前議令決河深川之文而增
早培薄於是新河成而西堤亦成
二年四月總理河道翁大立言新河勝舊河者其利有五

地形稍仰而泉難衝一也漳泉安流無事隄防二也稍
河陡峻今皆無之三也泉地既虛黍稷可藝四也舟楫
利便不煩牽挽五也夫漕河故資泉水而地形東高西
下非有湖爲之瀦蓄則涸故漕以東皆有水櫃非有湖
爲之宣洩則潰故漕以西皆有水壑此先臣宋禮之計
畫蓋殫悉獨到者今新河實師其意遇黃流逆奔則以
昭陽湖爲散衍之區遇山水東突則以南陽湖爲瀦蓄
之池慮不可謂不周矣然水有歸壑隄始無虞宜大與
人卒疏回回墓一帶開通以達於鴻溝令谷亭湖陵之
水皆入昭陽湖又引昭陽湖水沿鴻溝以出留城其湖

地退灘者盡上腴之田按之可得千頃令民得種藝其
中計畝出賦以供河渠之費計無便於此者 上從之
河決沛縣自考城虞城曹單豐沛抵徐州俱罹其害漂沒
田廬不可勝數漕舟二千餘皆阻邳州不得進總理河
道翁大立以聞工部尚書朱衡覆奏茶城淤塞宜俟水
退乃可疏濬獨徐沛災民流移困苦宜令戶部亟議賑
濟以安人心戶部覆如衡言 上是之
九月河水溢自清河縣抵淮安府城西淤塞三十餘里決
方許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堤往往崩壞山
東莒州郯城諸處水溢從直河入邳州人民溺死無算

總理河道翁大立上言淮河之民重罹水災 皇上惻
念下令蠲租發帑賑濟不勝大幸顧閭閻窮苦之狀宮
禁遼遠何由見聞臣謹繪圖以獻爲凡十二一曰水決
兌軍二曰運河築堤三曰黃河驟漲四曰昏夜守堤五
曰糧船過河六曰黃河捲埽七曰茶城撈淺八曰洪水
衝城九曰風雨異常十曰海潮噴溢十一曰災民被水
十二曰糧船漂沒陛下省覽此圖險阻艱難民情在目
寧不惻然且時事可慮有五一慮京儲東南財賦水溢
不登輓捷艱加徒隕人命二慮虜患邊鎮關隘洪水衝
激墩盤傾頹何恃以守三慮內地三輔諸郡霖雨城壞

積貯空虛難防不測四慮海防海徼之間颶風鼓浪兵
船戰士悉被漂沉五慮國課淮浙鹽場鹹泥盡衝團竈
俱廢鹽課何出願陛下以此五患十二圖召公卿輔弼
之臣面議經理爲國之術 上留圖覽章下工部尚書
朱衡因言水患如此宜及今修築今河決草灣北合鹽
河至海州入海亦可疏濬以殺水勢并行會勘從之
四年九月河決小河口自宿遷至徐州三百里皆淤而決
反爲河時漕政太弛漕艘五月入淮八月入閘十月守
凍故河水橫決漕艘逆流漂損至八百艘溺死漕卒千
餘人失米二十二萬六千六百餘石

經督侍郎翁大立言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衝經久
之策在開泇河以避洪水於是給事中雒光御史孫鑨
典等皆以為言詔問治河道諸臣責以後効令及時疏
塞以通漕舟工部覆奏往時黃河自劉大夏設官布夫
而河南之患息自近年改成新河而豐沛之患息非必
河自順軌由人力勝也今既不能引他水以濟漕而新
衝之渠卒未可就惟築決口如曩時房村方畧則故道
宜可通至如泇口之議雖工費不貲而一勞永逸比歲
歲疏鑿費亦自省令大立躬自相度調其利害以聞其
管河官員俱令戴罪任事俟河通奏請　上是之

五年五月給事中張樸請改泒洲土壩為閘以便漕舟從之
事中李貴和言比歲河決轉餉艱難請踵獻通策開膠
萊新河復河運以濟餉運　上以事體重大遣給事中
胡檟往視之河道都御史萬恭言黃河自西而東淮自
南而北會於清河口東南入海夏秋漲潮既盛河復勝
湧河不得入海逆流入淮淮不能敵故河水流而泥沙
一擁遂成澱淤既淤則必衝蹶土而決之矣今唯疏其
下流俾其決口水將自順毋煩多謀以滋勞費時因議
開膠河恭行令山東郡邑試之云中有河道亦可漸濬
而浮沙百里旋開旋塞其頑石粗礪不可鑿者五十里
有奇徒勞費無成矣宜寢其議
給事中胡檟勘視膠萊諸河言今為新河之議者徒指元
人故渠及副使王獻臆說非能涉歷三百餘里間親覩
其利害也臣嘗濬分水嶺驗閱獻所鑿渠者皆流沙善
崩雖有白河一道徒涓涓細流不足灌注至如現河小
膠河張魯河九穴都泊稍有潰汗亦不深廣膠河雖有
微源然地勢東下不能北引且陳家閘以下夏秋雨集
衝流積沙為河大害縱謂諸水可引亦安能以數寸之
流濟全河之用則諸河之不足資明矣或謂新河頗多
積水可引用為渠不知潰漲所聚皆以下流壅滯之故

設皆濬深水必盡去則蓄水之不足恃明矣或欲引灘
河之水不知灘河在高密西去新河百三十餘里中間
高嶺甚多雖竭財力終不可濟則灘河之不可引明矣
分水嶺以南至陳家閘以北至周家莊雖云近海通潮
又皆岡石麋沙終難鑿治則海水之不可達明矣大抵
上源則水泉枯涸無可仰給下流則浮沙易潰不能持
久二者皆治河之大患也故元史食貨志以為勞費而
無成國初徧訪運道舍此而不顧自獻以後屢勘而不
行良由於此苟率意輕動損內帑百萬之費以開三百
里無用之渠如誤國病民何臣請亟罷其事并令[illegible]

明示新河必不可成之端勿使今人既誤而復誤後人
也　上乃能之令自今不必更議以滋紛擾
八月工部尚書朱衡疏言國家初制漕運悉資泉流自景
泰以後由黃河入運奪漕爲河由是河身淺廣淤沙歲
積不得不藉黃河以行故今徐邳之漕河卽黃河也往
時河趨濟博則決曹單魚沛而沽頭上下諸閘盡廢後
趨邳遷則決野鷄岡口下亳泗而徐呂二洪頓涸今沛
邑新河既成縱決曹單可保無恙而茶城以南猶屬黃
河非盡斥趨之無以善後乞將議者開泇口之說下諸
臣熟計報可

先是問刑條例有盜決故決河防之律在河南山東者俱
問發充軍而徐邳一帶罪止徒罷至是總河潘季馴言
徐邳每歲河決河流衝射居十之四居民盜決居十之
六皆以法輕易犯故也請著令自徐邳上下爲河流所
經行處凡有貪水利避水患盜決故決河防者一如山
東河南例俱發充軍仍增入條例中刑部覆從其議
十月潘季馴奏邳河工成乞錄効勞諸臣　上曰今歲漕
運比常更遲何爲輒報工完且叙功太濫該部核實以
聞於是尚書朱衡復言河道通塞專以糧運遲速爲驗
非謂築口塞流便可塞責乞遣官就彼覆勘令季馴戴
罪管事遣給事中雒遵往勘之
十二月雒遵自邳河勘工還爲　上言運船漂沒之故始
於漕司缺船并糧太重故一遇水發相隨而敗又官旗
侵冒者多度不能償輒妄引船壞自解此則漕臣陳玠
等之罪也至於王家口初決之時黃水盡從漫坡經流
南出小河口藉令季馴稍緩築堤一月則漕船可以盡
出漫坡避新灘之險乃計不出此反驅舟以就新灘坐
視陷沒方復騰章報功罪滋大矣詔季馴玠俱閒住
工部尚書朱衡言今冬余州至宿遷長堤凡三百七十
一里并繕治豐沛大黃堤從之

給事中雒遵言尚書朱衡當　先帝時常奉命治河有效
當今廷臣可使治水無出衡右者宜暫命總理俟功有
成緖仍還視部事　上命衡兼副都御史總理河工
朱衡言防河如防虜守堤如守邊河南累被河患今幸有
數十年之安者以防守嚴而備禦素也徐邳爲糧運正
道既多方築之則宜多方守之因上議夫役議舖舍議
定期三事自徐州至小河口新築堤三百七十里設防
守夫三千七百名三里建一舖舍一舖計屋三楹四舖
設一老人率晝夜巡視其期以伏秋水發時五月十五
日上堤九月十五日下堤願携妻子居住者聽詔允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工部六

水利

洪武元年李相知和州以南鄉銅城堰牐廢日久堰下之田皆沃壤而民不得耕東門石牐傾圮貫城河填塞皆爲民病乃帥其父老訓諭集衆脩浚之度工計材俾父老之習事者董其役未幾二牐皆成時其啓閉以禁旱澇堰堤周廻二百餘里田得常稔貫城之河東西凡千

餘步舟楫便之民賴其利

四年正月修治興安縣靈渠興安屬桂林府其水出海洋山自秦開桂林象郡鑿渠興安分爲湘漓二水建三十六陡甃石爲閘以防水泄漢馬援嘗脩築之故世傳爲援所立歲久堤岸圮壞至是始脩治之水可溉田萬頃

西安府城中皆鹻鹵水不可飲曹國公李文忠以爲言乃命府官役工鑿渠甃石引龍首渠水入城中縈繞民舍始得甘飲名甘水渠

八年十月涇陽縣洪渠堰歲久壅塞不通灌溉命長興侯耿炳文督工濬之涇陽高陵等五縣之田大獲其利

十四年六月海鹽捍海塘成

十七年三月江夏侯周德興請決荊州嶽山壩以通水利從之自是得溉田增官田租四千三百餘石

二十四年正月築浙東海堤

二十六年定凡各處閘壩陂池引水可灌田畝以利農民者務要時常整理疏濬如有河水橫流泛濫損壞房屋田地禾稼者須要設法隄防止遏或所司呈禀或人民告訴即便定奪奏聞若隸各布政司者照會各司直隸者劄付各府州或差官直抵處所踏勘丈尺闊狹度量用工多寡若本處人民足完其事就便差遣倘有不敷著令鄰近縣分添助人力所用木石等項於官見有去

處支用或發遣人夫於附近山場採取務在農隙之時興工毋妨民業如水患急於害民其功可卒成者隨時脩築以禦其患

二十七年遣國子生及人才分詣天下郡縣督修水利諭之曰耕稼衣食之源民生之所資而時有旱澇故不可以無備成周之時井田之制行有瀦防溝遂之法雖遇旱澇民不爲病秦廢井田溝洫之制盡壞識者遂因川澤之勢引水以溉田而水利之說興矣朕嘗令天下修治水利有司不以時奉行致令民受其患今遣爾等往

各郡縣集吏民乘農隙相其宜凡陂塘湖堰可瀦畜以備旱熯宣洩以防霖潦者皆宜因其地勢修治之毋妄興工役掊克吾民衆皆頓首受命給道里費而行

永樂元年河州吏目張良與言州麻澧二湖之田約五萬餘頃唐宋時俱係熟田比歲間有耕者輙爲水渰乞自本州至含山縣界增築圩埂三十餘里以防水滲從之

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時嘉興蘇松諸郡頻年水患屢勅有司督治訖無成績故有是命

六月 上以久雨謂戶部侍郎古朴曰蘇松嘉湖四郡水必泛溢宜速遣人視之遂命侍郎李文郁往佐夏原吉

相度水田量免今年租稅

八月 上以蘇松水患爲憂遣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賜夏原吉使講究極治之法原吉上奏臣與共事官及諳曉水利者參考輿論得其梗槩蓋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嘉湖常三郡土田下者少高者多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州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泖頃爲浦港湮塞匯流漲溢拯治之法要在濬滌吳淞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於海按吳淞江舊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疏導之然當潮汐之衝沙泥淤積屢濬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二十餘里雖云疏通實多淺窄自下界浦抵上海南蹌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沙草壅障已成平陸工費浩大難以施功臣等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港即古婁江常熟之白茆港皆係大川水流峻急宜濬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之大盈浦乃通吳淞要衝今下流壅塞難卽疏濬旁有范家濱至黃浦口蹌浦口可經達海宜濬令深濶上接大盈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之時修築圩岸以禦暴流

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揮蓋去曰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於是水洩農田大利

浙江赭山風潮衝決萬四百餘步壞田四十萬頃命工部遣官修築

二年夏原吉自蘇松還言水雖由故道入海舊河港未盡疏通非經久計 上命原吉復往副以大理少卿袁復

五月詔工部分遣官乘傳往浙江江西湖廣安慶 蘇松等府遇湖泊窪下圩岸頹圮督有司修築

七年令海子橋至西湖一路水道差辦事官十員給與行糧往來巡察不許作踐

八年八月修寶應縣塘岸八十里
十二月吳江縣言石塘古路連年土石卅塌橋梁斷壞請
及時修理勑通政趙居任督理之
九年正月上虞縣請改置通明壩於鄭鑑山爲便從之
楊州府奏高郵州鹽城北家溝塘岸三十里及張家溝等
處塘岸因水衝決乞發丁夫修治　皇太子令工部覈
實修築
十年九月黃梅縣耆民言江水泛溢圩岸卅塌傷民田千
八百二十餘頃請閩郡丁夫修築從之
十月平江伯陳瑄築楊州海門縣捍潮堤岸萬八千餘丈

十二月華容縣言水決安津等隄四十六處傷民禾稼功
大難成命發旁縣民併力修之
宣德三年二月臨海縣民奏本縣舊有胡巉諸閘積水灌
田比因大水壞閘而金鰲大浦湖淶舉嶼等河遂皆壅
塞或遇天旱禾稼不收粮稅多欠乞爲開築　上曰水
利爲政急務使民自訴於朝此守令不得人爾工部即
下郡縣令秋收發民用工仍行天下凡水利當興者命
有司即行不許坐視
四年五月福清縣民奏縣之光賢里官民田百餘頃舊堤
六百餘丈以障海水因堤壞回荒永樂中縣民嘗奏請

築堤工部移文令農隙用工至今有司未嘗興舉民不
得耕　上命工部責有司修築因諭尚書吳中曰陂池
堤堰民賴其利如無賢守令舉其政爾宜申飭郡縣務
及時修濬慢令者罪之
五年十二月巡撫浙江侍郎成鈞奏海鹽縣民言縣並海
舊置石嵌土岸延袤二千四百四十餘丈備海患比因
風潮衝激壞者一千一百餘丈有司雖常修築然舊石
爲水所嚙皆刓弊無廉隅暫用累砌終不堅固今議於
舊岸內別砌石岸而存其舊以爲外障庶可久遠乞如
洪武中令嘉興湖州嚴州紹興等府發夫匠協助爲便

上從之此浙中海塘興工之始
七年陝西參政楊善言西安諸府州歲運糧餉赴甘州涼
州山丹永昌諸衛皆經平涼府隆德縣六盤山螢蓋嶺
山澗陡絕人力艱難開城縣舊有路經迭烈孫黃河平
坦徑直抵甘州諸衛近五百餘里洪武中官置渡船平
涼椽軍操濟人以爲便既乃罷之今請如舊開通以利
民　上命陝西三司覆實皆以爲宜仍命布政司給官
錢造八舟平涼鞏昌二府擇善木者操之每舟十一人
俱隸迭烈孫巡檢司
九月蘇州知府況鍾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

曰澱山曰楊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尚湖臨蜀府縣凡三
千餘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昆山劉家港東
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尚書夏原吉督理疏
濬水不爲患民獲有秋年久淤塞不通一遇久雨遂成
巨浸田皆沒溺乞仍遣大臣督各府縣官於農隙時發
民疏濬則一方永賴矣　上令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
難易以聞

正統二年正月令天下有司秋成時修築圩岸疏濬陂塘
以便農作具疏繳報俟考滿以憑黜陟

景泰六年七月加督撫蘇松等處侍郎李敏爲戶部尚書

尋總督糧儲初大水淹沒田禾經久不退會知府汪滸
議當開濬白茆等塘以洩之滸躬往常熟縣相視時久
不疏濬壅成隄堰近民奄倪皆臥泣堤上以求免言一
開濬則堰下之田亦就沒矣滸不强之挑濬青墩湖橫
歷塘共五六十里以通白茆塘鑿開三堰約三里餘引
水通鮎魚口其海口汙塞浸以蘆葦仍挑去約千餘畝
于是水得歸海

天順三年三月吳松江舊設撈清夫天旱則開閘門隨潮引
清水灌田大水則泄之以防渰沒後漸廢弛八十年沿
江之民深遭淫潦至是總撫崔恭巡視其地相度督工
挑濬分江爲三段崑山縣自夏口界至白鶴江挑四千
六百七十丈上海縣自白鶴江至卞家渡挑四千六十
七丈嘉定縣自卞家渡至莊家涇挑五千五百六十七
丈江深一丈四尺面闊十丈二尺底闊四丈出舊江一
萬三千七百一丈又浚曹家港蒲滙塘新涇大盈浦諸
水至今爲利民因目濬港爲都臺浦以識不忘云

成化元年關中水泉斥鹵宋有龍首渠歲久湮廢居民病
之巡撫都御史項忠奏開之渠餘三十里涇陽鄭白渠
亦久廢奏募工疏通於平地則度勢高卑而穿渠遇巖
石則聚火鍛鑠而穿實不二年而成名曰廣惠渠凡灌

田七萬頃

七年九月風潮衝決錢塘江岸洪水漲溢自近江以至山
陰會稽蕭山上虞乍浦瀝海錢清諸處民居田產皆爲
渰沒守臣以聞事下工部尚書王復等覆奏永樂年間
浙江隄岸爲潮水衝塌嘗遣官齋香祝祭江神及命大
臣治水築堤以除民害乞如永樂事例　上命工部侍
郎李顒往

十年奏准京城水關去處每座蓋火鋪一設立通水器具
於該衛門撥軍二名看守遇雨過即令打撈疏通其各
厰大小溝渠水塘河漕每年二月令地方兵馬通行疏

濬看屬官員不許阻當
十八年三月雲南巡撫吳誠奏雲南東西二溝之水發源
松華壩黑龍潭溉田數萬頃每歲修築之費皆給官錢
今御史樊瑩奏不許動支而水利不可廢請以都司所
收公田租給之　上曰水利有司急務况雲南邊方畜
積甚寡使田被水患豈惟民食不給而軍需亦無從出
矣用官物以預為隄防有何不可其亟行之
弘治六年二月河南參政朱瑄建言河南府有伊洛二渠
彰德府有高平萬全二渠懷慶府有廣濟渠方口堰南
陽府有召公等渠汝寧府有桃坡等堰許州有棗祇河

渠苟盡人力可蘇民困白巡撫徐恪以聞勅瑄專其事
因隨宜濬通置閘啓閉凡王府屯官之兼并豪右硙磨
之侵據悉釐正之五府一州田得灌溉旱潦有備
七年九月勅工部侍郎徐貫濬吳淞白茅港以泄積水時
費無所出巡撫何鑑請以免軍諸費免役又以治其地
即役其地之人分地程工分工賦糧使官賴民之力民
受官之濟用米二十八萬石人二十五萬衆不以為勞
費不旬月厥工告成
是年濬吳江長橋諸菱蘆之地導太湖之水散入澱山陽
城昆承等湖而開吳淞并大石趙屯等浦日澱山湖水
出吳淞江以達於海開白茆港并白魚洪鮎魚口等處
洩昆承湖水以注於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湖水
以注於海開湖州溇涇洩天目諸山之水自西南入於
太湖開常州百瀆洩荊溪之水自西北入於太湖開各
斗門洩運河之水由江陰以入於江
十六年三月順天巡撫洪鍾奏創浮橋於通州以利病涉
正德七年三月總督三邊張泰請疏西郊故道以興水利
從之
十五年八月時臺臣言東南財賦甲天下水利久廢詔大
學士梁儲等議僉請下巡撫工部尚書李充嗣親巡視

癸李充嗣受命蒞其地尋訪洪塞故道多為世家所據
力任衆怨無毫髮假借不逞者為謗語上聞冀陰沮其
事朝議復難之充嗣即建白臣考禹貢水道所歸之由
相地形高下之殊并正統中周忱治濬舊跡則功無不
可成者但恐成功之後不能無疑沮者耳時論是之
十六年二月李充嗣既建白得旨由是盡心所事不辭煩
苦凡椿木畚插給賞犒直之需取諸贓罰羨餘委廉能
官分幹一毫不干於民謂水之枝節多歧而白茆港吳
淞一派最大首興事焉自經始至迄工凡三閱月而諸
水旋亦悉若人胱於趨赴無怨心

命官發軍民夫六十餘萬起常熟東倉至雙廟濬白茆港故道一萬三千八百二十餘丈起雙廟至海口改鑿新河三千五百五十餘丈又築尚湖昆承陽城等湖支河十九道吳淞江下流六千三百三十餘丈並江長橋大石趙屯大盈道褐等四浦常州烏瀝等瀆六十三桃花等港市河等河各四湖州大錢小梅等河及漊港七十二俾上原下委遞相容洩

遣工部尚書一員巡撫應天等府地方興修蘇松七府水利浙江管水利僉事聽其節制尋設郎中二員於白茆港吳淞江分理開濬

嘉靖四年總漕胡鍈言山陽寶應高郵江都臨白馬甓社邵伯黃山諸湖亘數百里兼天長西山諸水時溢衝堤壞舟宜立隄防建平水木石閘以便蹤洩

五年先是總漕陳鳳梧以蘇松諸郡地濱大湖水利興廢關係尤重疏乞仍添設工部官管理部議謂先設郎中專管水利近以民困停止工役議罷已備行浙江管屯僉事兼管而巡撫總其大綱宜仍咨鳳梧督同僉事蔡乾督併通判判官主簿分廨管理庶事有專責官無濫設 上曰僉事專管水利若果得人盡心幹理何必添設巡撫宜督率各官悉心[illegible]範若才力未能辦此更調別用

六年濬丹陽至京口諸處淤淺令運船避孟瀆風濤之險

十年七月巡按直隸御史俞體乾疏言吳中水利疏治之策有六曰開洩水之川浚容水之湖殺上流之勢決下流之壅挑潮漲之沙立治田之規又須專設督理之官如通政何棟副使陳文沛者治水吳中才稱幹濟宜當擢任報聞

二十年六月給事中李鳳來等奏國家專設水利官員凡以為民邇來貪緣別差視民間水旱略不加意乞勑工部行撫按官嚴加禁治務及時講求多方濬築俾溝洫相通旱澇有備無得別有差委以分其力如有勢豪侵

占利已損人即行禁革工部議復從之

二十四年詔濬臧村以洩金壇溧港以洩武進艾鄉通波以洩青浦顧浦吳塘以洩嘉定又濬大石等浦以洩崑山之東許浦等塘以洩常熟之北凡岡隴支河湮塞不治者皆濬之深廣使復其舊

九月詔建橋於琉璃河工部尚書甘為霖以財力不支請行開納事例通查各省無礙官銀及變賣大興隆寺基銀一總解赴工所 上允之付所司議處乃命鑄總視工程關防給為霖鑄管理工程關防給工部郎中劉[illegible]

凡取用各處帑銀三十餘萬兩內欽助銀九萬三千八百兩

二十五年應天巡撫陝陽必進言修濬蘇松水利乞議處財用添設管工郎中　上從部議以東南連年災傷修濬事宜惟令彼處撫按官嚴督所司相宜舉行水利郎中不必增設

三十六年十月盧溝橋工成詔太監李遵陞一級侍郎雷禮陞右都御史郎中汪一中員外劉混主事朱裳各陞一級鎮遠侯顧寰都御史鄭曉鄭烱府尹黃懋官御史張九功陳道基主事徐用光李鏻臧繼芳姚紹祖各賞

賚有差

四十年七月應天巡撫方廉言蘇松常鎮四郡水利甲於天下宜備查應修之處分別工程難易以次興工河夫銀兩編征追補如故仍請復設水利通判勅兵備憲臣往來督課之部議允行

四十一年八月盧溝西南堤壞命工部尚書雷禮往視禮還上修築事宜言盧溝橋東南有大河從麗園莊入直沽下海沙泥淤塞十餘里稍東有岔河從固安入直沽下海地勢稍高宜先疏濬大河令水歸故道然後將築長堤其岔口地卑土浮水下流急人力難施而西岸有故堤約長八百丈宜按遺址將築仍委[illegible][illegible]官力人分爲九區併力責成又橋東西岸甃石不堅當俟決隄功完之日加工甃治　上命侍郎呂光洵督其役仍令禮月一往視既而工完賞禮等銀幣禮因言河工係發內帑請撰文勒石以昭聖蹟命大學士袁煒撰文記之

隆慶二年命有司重濬吳淞江白茆塘從撫臣海瑞奏也瑞因請量留各處贓罰漕糧二十萬石折銀濟工有旨聽其動支蘇松常及杭嘉湖贓罰銀餘不許

浙江巡撫谷中虛言浙西蘇松諸郡之水其源皆出天目諸山本自聯絡今巡鹽御史兼理蘇松水利而不及浙

江水利僉事能行於浙江不能行於直隸非專管督理難責成功宜勅巡鹽御史兼理浙直水利在浙江督水利道在直隸督兵備道各隨宜修濬以防水潦之虞工部請從其議報可

以洪水爲患命總理河道翁大立祭大河大濟之神鳳陽巡撫趙孔昭祭大江大淮之神山東巡撫姜廷頤祭東嶽泰山東鎮沂山之神浙江巡撫谷中虛祭東海南鎮會稽之神保定巡撫朱大器祭北嶽恒山之神

五年部道修吳淞江白茆塘丹陽縣練湖堤岸悉令完固

六年[illegible]以東南水利專責成巡撫　[illegible]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工部七

營建

丙午十二月 太祖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典營繕者以
宮室圖進見有雕琢奇麗者悉去之
吳元年作新內正殿曰奉天殿前爲奉天門殿之後曰華
蓋殿又後曰謹身殿皆翼以廊廡奉天殿之左右各建
樓左曰文樓右曰武樓謹身殿之後爲宮前曰乾清後

曰坤寧六宮以次序列周以皇城城之門南曰午門東
曰東華西曰西華北曰玄武 上命儒士熊鼎編類古
人行事可謂鑒戒者書於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
於西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備朝夕
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
洪武元年十二月 上退居宮 皇太子諸王侍 上指
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游觀之所
今但令內使種蔬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
上初欲於南京獅子山頂作閱江樓樓未造先令儒臣作
記仰日文成 上覽之曰老人矣昔唐太宗繁工役好
戰鬬宮人徐充容猶上疏曰地廣非久安之道人勞乃
易亂之源東戍遼海西役崑丘誠不可也今所答皆順
其欲則唐婦人過今儒者又曰昔與君遊者皆和而不
同今與我遊者皆同而不和樓竟不作乃試作記者耳
七年命建親王宮殿前殿曰承運中曰圜殿後曰存心四
城門南曰端禮北曰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遵義宮殿門
廡及城門樓皆覆以青色琉璃瓦
八年八月作[illegible]影堂
九月改建大內宮殿 上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
後世窮極侈麗習尚華美去古遠矣朕今所作但求安

固不事華麗凡雕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
永久使吾後世子孫守以爲法至於臺榭苑囿之作勞
民費財以事游觀之樂朕決不爲其飭所司如朕之志
建閱江樓於獅子山 上昔屯兵立黃赤二幟破陳友諒
之所也樓成 上親爲記
九年中書省議親王宮飾彩 上曰惟儉養德惟侈蕩心
居上能儉可以導俗若上而侈必至厲民獨不見茅茨
卑宮堯禹以崇聖德阿房西院秦隋以失人心諸子方
及冠年去朕左右豈可使靡麗蕩其心
十年十月觀心亭成親臨幸焉時致仕學士宋濂來朝召

諭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為難朕酬應庶務罔敢自暇自逸況有事於天地宗廟社稷尤用祇惕是以作為此亭名曰觀心致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是吾心即在是却慮凝神精一不二庶幾無悔卿為朕記之傳示來裔

改作大內宮殿成闕門曰午門翼以兩觀中三門東西為左右掖門午門內曰奉天門門之左右為東西角門內正殿曰奉天殿　上御之以受朝賀殿之左右有門曰中左門中右門兩廡之間左曰文樓右曰武樓奉天之後曰華蓋殿華蓋之後曰謹身殿殿後則後宮正門奉天門外兩廡之間有門曰左順右順左順門之外為東

華門內有殿曰文華東宮視事之所右順門之外為西華門內有殿曰武英　上齋戒時所居制皆如舊而稍加增益規模益閎遠矣

十一月　上以大內宮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方能養性崇尚侈靡必至喪德朕嘗念昔居淮右頻年饑饉艱於衣食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檢制其心惟恐驕盈夙夜兢惕弗遑底寧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為之宮壼之間皇后亦躬服澣濯皆非故為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且節儉二字非徒治天下者當守治家者亦宜守之爾等歲祿有限而用度無節費或過度何從辦集侵牟剝削皆原於此須體朕懷共崇節儉庶幾無悔

十二年八月宋國公馮勝督建周王宮殿議九月興役　上以其妨民種麥勑放還俟農隙建之

十三年十二月遣使齎勑諭江陰侯吳良等昨者上天垂戒朕恐治理恤民為先其王府一切役作皆停罷時良等重建齊楚各王府故諭之

二十五年改建大內金水橋又建端門承天門各五間及長安東西二門

二十七年罷建岷王宮殿　上諭工部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後為之時可為而財力不足不為也財有餘而民不欲不為也必有其時有其財而民樂於趨事然後為之則事易舉今雲南土曠民稀軍餉轉輸民力甚勞苦若復加興造之役非惟時力未可於民亦有所不欲岷府姑為棕亭以居俟十五年後民富方紓作之未晚爾工部遣人馳諭雲南守臣罷其役

三十年　上以在外諸王非時興作擅役工匠諭工部曰今諸王宜各守定制不許私自興造勞吾民匠若有應須造作而不可已者必奏請方許可移文各王府知之

諭修造遼王宮室勅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悉情來在
多言其艱苦況邊境營繕朕常爲耶言不安盡力以困
之今役作軍士皆强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必懷
叛故往往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刼掠今營繕造作暫
宜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十年之後再爲之古人有言
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建文元年十二月省躬殿成殿在乾清坤寧二宮間爲退
朝燕息之所置古經聖訓其中以尚父丹書之旨夏書
酣色宮室之戒命方孝孺爲銘
二年八月改謹身殿爲正心殿

九月承天門成改爲皋門遂改午門爲端門端門爲應門
前門爲路門
四年十一月　太宗新作奉天殿成
永樂四年閏七月文武羣臣淇國公丘福等請建北京宮
殿備巡幸
命泰寧侯陳珪刑部侍郎張思恭督造磚瓦
五年八月勅宋禮金純古朴師逵劉觀等以營建北京取
財於外宜節其人力俾無咨怨各盡乃心毋忽
八年十二月重建醉仙樓樓在三山門外洪武中建比燬
於火故重建之

十年十一月開州民三人自陳天壽山營造願父子効力
報國　上曰得無別有所爲乎命戶部審之奏父子無
別所爲報効甚出誠意　上召至廷諭之曰爾等誠意
夫爲民欲報國不但効力役若能安分循禮務本業以
修孝弟忠信之行和於家厚於鄉遵奉教令不犯刑辟
使鄉里倣效悉爲善人如此即是報國何必出力汝歸
勉之見鄉人老少亦以朕言諭之
十四年八月作西宮初　上至北京仍御舊宮及是將撤
而新之乃命工部作西宮爲視朝之所中爲奉天殿殿
之側爲左右二殿奉天殿之南爲奉天門左右爲東西

角門奉天門之南爲午門午門之南爲承天門奉天殿
之北有後殿涼殿煖殿及仁壽景福仁和萬春永壽長
春等宮
十五年六月建北京郊廟宮殿
十一月建北京奉天殿乾清宮
十八年九月北京宮殿將成欽天監言明年正月初一日
上吉宜御新殿遂遣夏原吉齎勅召　皇太子期十二
月終至北京并以御新殿受朝詔天下
十二月初學建北京凡廟社郊祀壇場宮殿闕規制悉如
南京而高敞壯麗過之復於皇城東南建　皇太孫宮

長安門外東南建十王邸通爲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自
永樂十五年六月興工至是成陞營繕司郎中蔡信爲
工部侍郎營膳所副吳福慶等七員爲所正所丞楊青
等六員爲所副以木瓦匠金珩等二十三人爲所丞賜
督工文武官員及軍民夫匠鈔各有差
十九年正月朔 上以北京郊社及宮殿成是日早躬詣
太廟奉安五廟 太皇太后神主命 皇太子詣天地
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 皇太孫詣社稷
壇奉安太社太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山川壇奉安山
川諸神主禮畢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

洪熙元年 上諭南京太監王景弘曰朕以來春還京今
遣宮匠人等前來爾卽提督將九五殿各宮院凡有滲
漏隨處安修葺但可居足矣不必過爲整齊重勞人力
宣德八年十二月詔修南京宮殿
正統元年遣太監阮安同都督沈清少保吳中督造奉天
華蓋謹身三殿
六年十月三殿及乾清坤寧二宮成太監阮安僧保各賜
黃金五十兩白金百兩綵段八表裏鈔一百貫
天順二年十月南內離宮成
弘治十一年建毓秀亭於萬壽山太監李廣所請也

十一月[illegible]文升請發內帑銀兩
免征派并停止四川採木之役從之又有欲調役山東
七千人者戶部尚書周經曰山東歲歉民貧不可輒動
請以戶部美銀雇役抵之
正德八年九月詔建凝翠太素等殿
九年二月工部尚書李鐩以乾清宮災言非常之災必有
非常之應今土木叢興如修建鎮國府及新寺豹房凝
翠太素諸役皆不經而勞民傷財宜少貶損以答天戒
十六年十一月乾清宮成 世宗自文華殿入居之御史
鄭本公疏言乾清宮八年營搆一旦落成陛下踐祚之

初適與會期固居安之日亦當思危之時臣以爲不必
遠思惟卽此宮而致其思耳因隙事之可思者六而願
以先朝爲鑒 上嘉納之
嘉靖元年四月內官監奏內教場房屋及南城西海子殿
宇亭軒損壞乞加修理部議以財匱民窮宜暫停止
上曰各處地方艱難軍民困苦財力匱乏不急工程一
切停止無得生事害人
三年營龍虎殿於斷嶽宮以奉玄武御史張日韜奏乞停
止不報
四年八月工部會廷臣議營建仁壽宮工役重大今 世

廟大工興湖廣川貴山林空竭海內在在災傷林木料
價採徵甚難請發內帑及借戶部鈔關兵部馬價工部
料價各銀兩查取兩京各庫顏料各抽分廠木植及司
府無碍官銀又開納例以佐其費俟世廟工完推簡有
才力大臣爲之總理仍遴部屬三人分行湖廣川貴募
求大木其磚料於京城近地及蘇州定價燒造　上曰
仁壽宮以奉　聖母昭聖皇太后毋俟世廟工完其亟
推總理大臣遣官採辦燒造內帑京庫銀料毋發他如
議行已而以四川巡撫王軏爲工部侍郎總理大木
大學士費宏等以災異修省請暫停仁壽宮工役工部尚

書趙璜等疏請停罷玉德殿等工併力先建世廟及仁
壽宮完日乃可議興他工　上納其言并罷仁壽宮工
召王軏回京
上念歲災民困欲暫止仁壽宮役大學士費宏等言　昭
聖皇太后久處仁智殿意或未安須以漸修復庶足以
見　陛下奉養之孝又方有旨修建不待世廟工完旬
日之間難再改更　上曰時值災傷民生困苦朕甚
欲暫停以恤元命惟　皇伯母安處仁智亦爲宏敵但
孝恭不可遲之一月仍即修復小民亦當愛念所遣各
官毋得科擾違者罪之

五年十月詔修仁壽宮以巡撫王藎爲工部右侍郎總督
大木給事中張嵩言民困財絀宜先營仁壽宮以慰
昭聖之心其玉德安喜景福等殿暫爲停止俟民力少
蘇徐議鼎建　上命次第宅材營之
七年二月敬一亭成先是大學士楊一清謝遷張璁翟鑾
請　上所著敬一箴及心箴四箴註勅工部於翰林院
後堂空地蓋亭豎立以垂永久仍勅禮部通行兩京國
子監并兩京直隸十三省刻於府州縣學使天下人士
服膺聖訓有所興起從之至是亭成請額　上名敬一
十年八月　上於西苑作無逸豳風亭落成　上御豳風

亭召大學士翟鑾禮部尚書李時右都御史汪鋐諭曰
茲當秋成之期與卿等同觀收穫時曰　皇上重農務
本自足以風天下因命賜諸臣宴宴畢復御無逸殿之
東室曰無逸殿之作雖以勸農而講學亦在其中經筵
日講官仍各進講七月詩無逸書各一篇既而命儒臣
書無逸篇於無逸殿壁自爲文記之
十三年九月詔於文華殿後建九五齋齋西曰恭默室爲
祭祀齋居之所輔臣張孚敬李時等以詩紀其事
十一月召輔臣觀恭默室　上諭張孚敬李時曰文華飾
新但九五齋書楣未成楷一堂牌額未懸朕以此爲衣

冠所在不欲用前名特別作之庶稱其名今日可與藏
官一至觀之東室繪正心誠意字懸於西壁繪敬一字
榻之門左右楹西室繪漢文帝止輦受諫圖懸之左唐
太宗納魏徵十思疏圖懸之右臨召夏言黃綰黃宗明
至諭恭默室視北壁河圖東壁洛書西壁鳳鳴朝陽三
圖乃各撰觀恭默室及東西室頌併詩以進優詔答之
十四年秋左右小殿成　上諭禮部尚書夏言殿宮左右
小殿東貯冕弁西藏書史欲懸以額卿可擬名來聞言
擬左曰端凝右曰懋勤以進　上悅曰卿所擬取端冕
凝旒懋學勤政意義甚善遂遣中使賜言白金彩幣

上以　皇考獻皇帝誕降宮中乃因其地建啟祥宮以伸
永慕又於內作清虛欽安等殿以祀真武作天一門以
嚴塵瀆
十五年以清寧宮後半地建慈慶宮以仁壽宮故址并撤
大善殿建慈寧宮
八月諭改建內殿神廚時大庖廚在西內乃內殿上食烹
飪品羞之所地遠非宜文華殿小廚密邇內殿便於供
進故改建之仍更名神廚
十八年工部侍郎顧璘湖廣巡撫陸杰奏請改建隆慶殿
儀式　上以舊殿規制已善不必改建惟承天府賜春

門并城樓舊制卑隘宜改建高大堅固
十九年二月詔營興邸督工太監袁亨預計工直總用白
金四十六萬九千八十七兩移文監督侍郎顧璘轉咨
巡撫陸杰杰言湖廣連年水旱民困已極況工重費多
非一方之所能辦乞行開納事例令天下郡邑凡輸納
者俱赴璘處收貯以備支用章下工部議行
五月詔建雷壇工部尚書溫仁和等言近年大工寖廣爲
費不貲內自慈寧宮奉先殿景陽宮神廚神庫慈慶宮
三殿皇穹宇崇穹壇謹身殿西苑仁壽宮麗譙樓外自
諸陵壽宮離宮沙河離宮六聖碑亭　景皇帝碑涇王

潁殤戚懷等王端妃德妃惠妃等各營域共用過白金
六百三十四萬七千八百九十餘兩夫歲入無幾而尚
可支吾者以往時節慎庫猶有存積且開納初行應之
者衆耳近來帑藏已竭工費無紀雖分省辦料什去六
七而顯陵之役復坐派數省矣況開納日久應者無幾
帑中累月不及萬計而商人待給無慮數十萬乃欲一
切盡出本部此何異掬蹄涔而沃龜拆也況承天所請
又一百七十餘萬各衙門修建復日來皆發不知將何
以應乞軫念大工爲重悉行停止待工訖復議行之
上命會戸部兵部悉心區處

部修西苑仁壽宮給事中朱憲章等言慈慶宮經始於十
六年爲工八百餘萬實費四十二萬有奇一號等三殿
經始於十七年爲工三百餘萬實費銀十五萬有奇皇
穹宇經始於十八年爲工二百餘萬實費十萬有奇物
料運價之數不與焉尚未就緒若重興西苑仁壽二工
恐愈煩難乞暫止　上曰　祖宗建言官爲耳目各工
屢歲不聞一言兩官所費幾何輒行瀆擾姑不究
二十年四月以宗廟災暫止大享殿工
五月翊國公郭勛言自廟災已來重建之舉未聞所司會
計恐不可緩　上是之命禮部會官議聞於是尚書嚴

嵩等會廷臣議言七廟之災中外臣民咸謂復不可已
臣竊惟成大事者必順天道協人情方今天戒當畏
而修省之念方新民窮當軫而寬恤之詔初下故廟建
不可緩也而勢亦不容亟也興舉大役財力爲先天子
以天下爲家量力之不足惟在調度有經不至妄費
耳故才力非所慮也各廟規制稍因舊址更展拓之興
工尚遠徐可恣圖故規制非所急也今獨材木爲難蓋
巨木產湖廣四川窮崖絕壑水陸轉運歲月難計此首
當預爲之所也請行工部倂查木廠水次堪用者若干
今合用若干會計量度帝使有餘即會推有才力大臣

一人請勅專督其事仍遴差屬官數人分行採取符其
完報禮部題請擇日興工其合用石料物件工部一面
區畫營辦庶幾用力於休養之餘度材於充積之後一
舉而輪奐聿新矣　上曰興建宗廟典禮重切朕心惟
權弗寧爾等議是工部即會推才力大臣二三人以聞
遂命原任工部侍郎潘鑑往湖廣改刑部郎中應鳴鳳
於營繕司佐之陞應天府尹戴金爲副都御史往四川
改戶部郎中方民悅於營繕司佐之俱採辦大木已又
陞雲南僉事黹芝爲湖廣參議協同部臣管理採木
二十一年新作祐國康民雷殿命工部郎中趙諭和員外

朱文質督理工程員外劉魁因奏頃者宮殿[illegible]殿大
高玄殿等工尚未告成今復有雷殿之役財力無從措
辦宜且并工廟建以寬民力　上怒其沮撓欺慢命錦
衣衛執訊仍錮於詔獄
四月禮部以非常火災上疏奉慰　上命一切工役俱報
惟諸殿修營如故
三十六年四月大學士嚴嵩言大工興修一節臣等查得
永樂十九年三殿災至正統間方議修復存天戒也然
其時奉天門在即以正朝四夷有所瞻仰今事有不同
所當速議修復但工程重大殿與門或以次興工伏望

議工部會計財力何如漸一應事宜備細開具上請裁
定然後降勅興工　上曰卿等謂永樂時殿災至正統
方議復此　祖宗克儆天戒又彼時尚有門代今滿區
一空禁地可乎於是降諭禮工二部曰殿庭無不復之
理當仰承仁愛毋費直爲忠狃時作敬方可不然恐貽
患難爲也禮部尚書吳山工部尚書趙文華等因言正
朝重地亟宜修復但事體重大工費浩繁經營須有次
第容臣等會同司禮監內官監府部錦衣衛諸臣酌議
奏請　上曰茲先作朝門幷午樓爲是殿堂卽隨次爲
之一應事宜仍會官議處允當奏聞

八月　上諭嚴嵩殿名奉天自己坐是自卽天也此意不
知　皇祖何取嵩言讀聖諭仰窺聖德不以天自居謙
冲之至然臣聞傳記有曰天子至尊無上又曰人君其
尊如天此係先儒之言其原出孔子作春秋繫王於天
稱天子曰天王此孔子之言後世莫易又書言天命天
討人君賞罰一歸於天　皇祖取義或出於此伏思祖
制已久須勑禮官集議以俟聖裁　上曰卿解奉天二
字甚正第聖賢所謂非是迺偏之用遂諭禮部曰昨承
恩示未可識之氣數先代儒臣有言君心通乎天心夫
以人君奉天有爲萬用兆非天者豈止刑賞大事始謂
奉天　皇祖命名取義在此然於己身坐之終未安之
況災燬初擬建文自作大學今次兩蒙昭示名稱之當
決不可復其會官集議以聞於是禮部會議言　皇祖
肇造之初名曰奉天者以人君受天命爲之子故昭揭
以示虔耳然既以奉天命名是昊天監臨儼然在上而
臨御之時坐以視朝仁人奉若之意委屬未安仰惟聖
明有作禮樂一新廟此殿名獨仍舊貫茲當修復之時
乞容斷更定以答天庥　上曰會議已明俟至期奏祭
於南郊太廟更之
十月重建奉天等殿興工董工科道官劉贄等言宜命潞

府及文武大臣捐俸助大工從之於是　皇妃嬪御共
助銀五萬九千餘兩唐王助金五千兩繁昌王助米三
千石德王三千兩汝王晉王二千兩榮王五千兩各下
璽書優獎大學士嚴嵩成國公朱希忠都督陸炳各助
金千兩大學士李本徐階戚畹方承裕駙馬謝詔許從
誠等各五百兩餘官有差　上諭羣臣皇天眷朕新作
明堂而臨治以是月二十八日建工預奏告於玄極殿
及大高玄殿百官吉服視事法司停刑
三十七年重建奉天門成更名曰大朝門
閏七月元祐宮成先是　上念安陸爲慶源所自命從無

諸臣相度會計集材飭具將建元祐宮以崇政要聖得
國福民是役也經始於己酉迄戊午而告成中爲元祐
寶殿後爲降祥殿最後爲三淸閣其配殿左爲宣法右
爲衍眞其前爲元祐門又前爲儲祉門鐘鼓二樓拱侍
環列 上親爲文以紀落成
四十年四月 上閱工部各處進獻銀兩之數幾何尚書
雷禮奏大工獻助及開納事例贓罰等銀貯庫見計四
十一萬四千二百餘兩以後大工及各工夫匠料價皆
取給其中 上曰各工皆如此取給原貯庫者何爲禮
部覆奏本部四司料價題准自三十六年以後歲派銀

五十萬兩專備上供及各衙門年例支用遇有重大工
程皆別行徵派今查四司庫貯料銀見計五十六萬四
千九百餘兩其原貯大工銀兩先因工役繁興一切經
費就中通融支用 上曰此實在銀數似足常用諸工
既於大工銀內支用不可又徵派以困百姓
十二月營萬壽宮 上初建萬壽宮爲齋居所文武大臣
常五六員入直護侍至是災 上遷玉熙宮內閣諸臣
請 上還乾淸宮 上以修玄不宜近宮闕乃御劄大
學士階傳諭工部尚書雷禮與工重建以侍郎朱衡總
其事 上以精意玄事嘗建淸虛學殿又茲重建萬壽

壽宮皆取用於工部營繕司原收贓工等銀及臺基山
西二廠原存木料與夫西苑舊磚舊石稍新改用原無
坐取於各省派辦於民間其於夫力則以歇操軍夫充
之時加犒賞及僱募在京貧寒乞丐之民因濟其饑是
以中外無擾軍民踴躍而功成良易皆匠師徐杲畫度
調度 上以其智能足以集事節省足以省財歷通政
侍郎及工部尚書職銜云
四十一年三月萬壽宮成 上欲速成故不三月而告完
宮中有壽源萬春太玄仙禧諸殿極其宏麗 上大悅
工部請加恩諸臣 上以階竭忠盡勤加少師兼支尚

書及大學士俸再廕一子爲中書舍人階疏辭不允止
免兼學士俸煒加少保
九月更名奉天殿曰皇極華蓋殿曰中極謹身殿曰建極
文樓曰文昭閣武樓曰武城閣大朝門曰皇極左順門
曰會極右順門曰歸極東角門曰弘政西角門曰宣治
是日百官賀表仍諭告天下初殿工成工部請額 上
諭閣臣曰朝殿 太祖名之 成祖因之不更上天垂
示至今已兩矣昨嵩謂 太祖定名取義百凡莫非奉
天不敢自是無過此者若改之以前代所無之名方可
合只仍祖定惟天字當出奉字上 爲奉天出治洗之

欽天作卦可也於是群臣以扁式請當爲横扁天字居中上出奉殿二字兩傍稍下相對　上復以爲不雅乃取尚書洪範字義更名皇極令直扁順書如故仍改乾清宮右小閤名仁通心旁左門曰仁蕩右名曰義平閤臣因請頒詔大赦天下　上曰赦乃小人之幸彼伐石運木者詎受賜與遂不下赦

四十三年三月十四日玄熙殿成二十日惠熙殿成

四月寶月殿成賞太監黃錦等蔭爵及銀幣有差

八月洪壇大素二殿成遂大慶賞各官先是五月間　上命大學士徐階同工部尚書雷禮於禁地勘更建洪壇

之所明日階等復奏云洪壇大素宜用更建洪壇■狹巳有增定規制并大素一同建造　上然之以六月二十二日興工至是成

四十四年六月作玉芝宮部以冬至日奉安　帝聖神位名宮門曰芝祥前門曰寶殿後殿曰大德殿

四十五年二月命於葉岡改建極懸殿已又更建大道殿

五月紫極殿成工部尚書雷禮等奏工完乞恩許之

七月淨瑞殿成先是六月朔　上命雷禮於陽德門外搭蓋浮席殿爲壇用正殿關制徑三丈三尺後小殿二座兩邊各房一間每連十數間前壇門一座不半月成之

六月玄極寶殿成先是七月朔雷禮奏旨建玄極寶殿於奉　上帝　睿宗之神遂以是月十日興工至是殿成大慶賞各官仍命欽天監擇日謝土安神主

九月三日新宮始工遊擊督朱希孝祭告后土司工之神先是八月十八日命雷禮拆新宮再修乾光洪慶二殿禮奏云乾光必修洪慶必先新宮拆卸物料完日候明春二月興工已而　上有諭曰連日晴朗拆宮甚美且易而速天與當要仍遵夫吉人天相天必祐我非常有何小忌新宮仍建且日上緊分拆不敢故慢二十一日上又傳諭禮等曰新宮必仰承天與速就其洪慶之建

明秋亦不遲乾光用於上元節間十月修亦可於時新宮拆完禮遂以興工日期請　上曰九月初三可遂興工以是月初六日午時新工安石初八日卯時立柱仍命尚書徐杲每日早吉服上香叩頭至謝土日止十八日迎梁仍遣五府九卿法從科道等官同往分遣雷禮等於臺基廠祭告司工及九門行禮已而二十二日差員外陳華管修咸福宮主事吳一琴管修乾光殿　上傳旨云禮等必貿守督之部事或綱侍郎徐綱出督理卿二臣常川新工看管二處五日一巡閱是月更建紫宸宮部新承天龍飛諸宮承天守備上言宮殿滲漏棟檐朽損

上謂輔臣工部所請宮殿六十餘年今不可草草為之
前請一幸必行可遣官更建以備之宜先告顯陵大學
士徐階上言宮殿損壞誠宜更建但湖廣連被水災一
方之力必不能辦須為計處　上問戶部濟邊銀已用
幾何當有積者未可云朕親細事也天降地產民輸之
財豈可妄費必節愛之乃可階言理財為圖治要務皇
上今日之問正大計也豈親細事　上曰承天工料彼
處不敷工部節慎庫助之亦可階復言臣適問工部尚
書雷禮納金幾何禮言支用不足已借戶部銀一十八
萬各工應用雖欲出助亦不能也久之　上謂階曰南

工一時難建先修隆慶殘恩二處餘俟時盈舉之因遣
工部左侍郎張守直往督工程
(按)本朝經營惟嘉靖間最甚十五年題實已用過銀六
七百萬兩之數十五年後之費又將十數倍不止當時
慈慶慈寧七陵壽宮行宮先蠶壇殿西苑仁壽宮皷樓
六聖碑亭景聖碑涇簡王端妃等墳一時合發在京做
工官軍撥七萬餘每名支月糧行糧賞米冬衣布花該
六兩之數又不在所費之內時工場二三十處每日僱
覓夫匠九萬四千七百餘歲費一百八十七萬餘兩又
歲僱車輛價銀三十四萬五千餘兩滿商料價一百餘
萬兩又承天起工一十餘處扣除湖廣及河南事例銀
七十萬兩江浙川湖南直隸貴州扣除買辦料價五百
餘萬兩蘇州臨清磚廠扣除領運百萬餘兩兵部沙河
城池工程借用及各撫按借留軍器折色銀十萬餘兩
其湖廣採木用銀七十餘萬兩用夫五百餘名又月食
米數時論事論禮諸臣競奇轅畢不顧惜費則當事所
司卻安力論會計豈可量出為入惟梁材不肯動支太
倉庫銀去繼劉麟以事去
隆慶元年四月詔營翔鳳殿殿在南內久廢者先是　上
命太監滕祥將西出紫極殿紫宸宮都着工部拆去蓋

鳳翔之殿時給事中馮成能等奏云紫極殿紫宸宮係
先帝因齋事暫居原非舊制今遵遺詔悔停止之言拆
而去之誠繼述之大孝然西城之與南城俱非天子之
所宜居今西城之見存者既所當拆而南城之久廢者
顧當復興耶舊事方鑑而新宮復萌臣切以為非宜
上嘉納其言遂罷之命以紫極等殿材妝貯別用
命工部於道心閣精一堂臨寶室舊址重建閣曰隆道堂
曰仁德室曰忠義
命工部建光泰殿瑞祥閣於長信門南工科都給事中龍
光上疏諫不納工部尚書朱衡等復言地宜僻不宜高

今陛道英明等闔工役甫竣　皇上正宜凝神淵默尊
迎和氣若再興大役非惟禁地不安亦恐傷力有限臣
等芻蕘之見不敢不盡其愚　上悟乃止
六月先是御史張楨等言殿門宜悉復　聖祖舊額太監
李芳言南北二郊當分祀　上俱下禮部會官詳議至
是上議曰天子正朝之殿所以臨御萬邦其名義實至
重我　皇祖締造之初名以奉天蓋用明王奉若天道
之意　先帝因天心示變革故鼎新之餘更曰皇極蓋
取洪範皇建其有極之意爲義並精所包皆廣至於他
殿閣名額先後雖殊意各有當夫　皇祖爲創業垂統

之聖君　先帝實中興禮樂之英主凡有制作莫不仰
順天心遠稽古訓皆非臣下所敢輕議但竊見我　皇
上御極以來善繼善述因革得宜凡事關典禮綱常安
危治亂遺詔所載者俱次第釐正其遺詔所未及無可
更張者則率循成憲不愆不忘蓋釐正者所以新一時
更化之宜而率循者所以存三年無改之義　聖明舉
措高出千古若殿門等額遺詔未載關係頗幾今使於
先帝山陵甫畢之後一旦舉而盡更之竊恐　皇上純
孝之心有所未忍臣等以爲仍遵舊名爲當　上命仍
舊遵行不必更改　然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工部八

工匠

洪武三年七月命編直隸應天等十八府州及江西九江
饒州南康三府均工夫圖冊每歲農隙其夫赴京供役
歲率三十日遣歸
五年　上嘗於冬月幸三山門觀修浚城濠者見有役夫
裸行水中若探物狀命人問之則督工吏擲其錢於水

中求之未得耳命別取錢償之曰農夫供役手足皸裂
亦甚勞矣尚忍加害乎捕吏杖之顧謂丞相曰今日衣
重裘體猶覺寒況役夫貧困無衣其苦何可勝道即命
罷其役仍命行工部遣各夫匠還家
禁諸王非時興作擅役工匠　上諭工部曰天下人匠編
成班次赴工各有定期然諸王府每有興造臨期之際
趣此進彼艱苦甚焉夫勞民動衆春秋所戒方今諸王
在國宮室各有定制皆宜守禮安分勿擾於民可也朕
嘗聞元時廬州太子爲修宮室令民冒雪昇木監司厭
闕兒見其苦即釋之又如威順王在武昌因恐小吏減

繫之於市府訪司官言此小事王宜勿預王即釋之此
二子皆知禮奉法聽納正言所以能享其富貴也今諸
王府宜各守定制不許私有興作勞民匠若有應須造
作而不可已者必奏請方許爾可移文各王府知之
六年九月賜臨濠造作軍士七千五百人衣米　上諭中
書省臣曰憂人者常體其心愛人者每惜其力朕嘗親
軍旅備知其疾苦凡有興造未免資軍民之力土木之
工亦甚難集朕每進一膳即思天下軍民之饑服一衣
即思天下軍民之寒今臨濠營造軍士宜各給米五石
衣一襲庶不至饑寒也

十一年九月勅諭董大祀殿工韓國公李善長善撫工匠
令蚤完之
十九年四月定工匠輪班之令凡工匠驗其丁力定以三
年為班更番赴京輪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輪班匠議
而未行工部侍郎秦逵復議舉行量地遠近以為班次
且置籍為勘合付之至期齎至工部聽撥免其家徭役
著為令諸匠便之
上諭工部曰今所作宮殿但欲朴素堅固不事華飾不築
苑囿不建臺榭如此經營費已巨萬乘危負重工匠甚
勞有不幸而死者憂憫朕心爾工部可各給棺櫝令國
子生送致其家賜鈔以塟蠲其家徭役三年復為文遣
官即龍光山祭之曰昔君天下者務在安民然有不得
已而勞民者營造之類是也比者營建宮殿工匠有因
疾而死者有被傷而死者有冒危險而死者已勅官為
櫬櫝送之於家今復設壇遣官以牲醴賜祭爾等有知
咸諭朕意仍賜見役工匠鈔凡六萬三百六十餘錠
二十六年詔定凡天下各色人匠編成班次輪流將齎原
編勘合為照上工以一季為滿完日隨即查原勘合及
工程明白就便放回周而復始如是造作數多輪班之
數不敷定奪奏聞起取撥工本戶差役定例與免二丁

餘丁一體當差設若單丁重役及一年一輪開除一名
年老殘疾戶無丁者相視揭籍明白疏放其在京各色
人匠例應一月上工十日歇二十日若工少人多量加
歇役如是輪班各匠無工可造聽令自行趁作
永樂二年十一月　上御奉天門召成國公朱能諭曰今
天氣愈寒民築　孝陵垣墻者可悉罷歸未畢之工令
軍士畢之軍士就役者日給之鈔復曰朕今日夙興覺
寒氣襲體因思百姓之勞故命爾不可因循稍緩軍士
就役亦難但且出暮歸比百姓服役數百里之外差異
亦宜恤之毋盡其力益隆冬盛寒非　先帝陵寢朕亦

不勞之也
十二月中官有於應天府私取工匠役之者　上召府尹
向寶責之曰數年軍旅供給加以權豪橫肆百姓艱難
京師爲甚朕命爾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正直不阿
矜恤保庇庶幾民可休息宦者宮禁使令之人非有重
權汝何用畏之而輒聽其役民略不之拒爲京尹朝夕
在朕左右尚畏如此若在遠外任小官職當如何畏之
譬爲人典守寶貨擅啓藏縱人私取必不免責罰矣汝
擅以朕百姓作人情可逃罪乎今姑宥爾若再蹈前非
必誅逐遠其中官責之曰朕爲天子不敢輕役一民汝

何人敢擅役之百姓家僮奴亦敢不告其主肆意自爲
乎令錦衣衛執治之
六年五月勅泰寧侯陳珪及北京刑部方今盛暑軍民赴
工者宜加撫恤飲食作息必以時無過於勞有疾悉與
醫藥爾等其體朕仁民之意
九年正月給事中耿通等劾輪班匠役隸工部仍留不遣
請罪之命錦衣衛執郎中以下鞫問尚書宋禮令戴罪
理事
十年三月勅武義伯王通等天壽山營建將完工匠役久
戶無次丁者悉遣歸仍命所過官司給行糧

九月遣官祭天壽山亡沒夫匠命有司函骨歸葬仍役其
家二年
十七年正月御史李偉奏新淦縣逃匠雷釗南等聚衆拒
捕　上命都督馬聚都指揮劉忠領兵捕之未至而布
按二司奏釗南等自詣歸罪　上謂侍臣曰民非甚不
得已孰肯以父母妻子罹死亡之禍此有司失於撫綏
命皆宥之遣使馳召聚等還
宣德元年四月兵仗局工匠二人老且盲訴乞免役　上
問工部尚書吳中等曰匠以萬計何必此兩人古之仁
者不以羸馬駕車爾等亦可謂忍人矣其悉放之今後

一應匠作老疾者准此例
七月　上謂吳中曰前日卿奏內官監欲取民間幼丁學
匠藝行移應天府選取五千人彼幼未曉事令習技藝
不能則必加督責其父母之心如何且人家誰無幼子
爾其體此心遽止之
工部言工匠逃亡者赦後赴工過期請差官追捕　上曰
工匠久處京師有司不能存恤饑寒切身不免逃亡赦
後雖欲赴京道途之費豈能自備況有遠在數千里外
者宜量地遠近寬立期限命本處有司起送赴京不用
差官煩擾且今京師無他營造工匠亦可省用徒多聚

無益也
三年三月放免老幼殘疾軍民匠九百九十二人
四年三月有紙匠訴執役天財庫去家遠日給爲難　上
諭尚書郭敦曰官府但知役之而不知養之豈政理哉
凡工匠役內府者悉月給食米三斗
天順元年勅外府輪班人匠照永樂間定制差撥不許內
官兼管
弘治二年五月修蘆溝橋成內官監太監李錫乞陞文思
院副使潘俊等官吏部尚書王恕言官匠管造乃其職
分成化初年以前修河築隄並無陞官事例至十九年

以後修築蘆溝橋決口恭順夫人大慈恩寺殿宇始濫
陞匠官并欽天監太醫院等衙門官日增月益大壞名
器比因科道之言一切罷去議者以爲太平盛事今一
旦復濫陞如舊人其謂何比年營　先帝山陵所役軍
匠至四萬人亦未有陞職者此役較之山陵不及三分
之一顧欲妄濫陞官甚失輕重之序況修城等役今方
並興若俱照例其爲冗濫又復如前日矣豈不爲新政
之累　上從其言命給賞有差
十四年正月司設監奏本監造作工數多而軍民匠逃絕
者衆乞照兵仗局收充幼匠例選軍民之家諳曉匠藝
壯丁二千名應役工部議兵仗局所造者軍器可使宜
抵收幼匠以濟急務司設監所造者止床帳轎乘等常
事不宜引以爲例請行停止有旨令收充一千名應役
十七年九月時修清寧宮有旨下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
尚書劉大夏謂工少人多蓋監督內官有所利而爲此
也奏請減去十分之五監督者訴於　上上令司禮監
詰內閣曰劉大夏不以朝廷大工爲重率意減去人夫
即擬旨來詰責之大學士劉健曰愛惜軍力兵部職也
近劉尚書每以老辭朝廷下溫旨勉留尚請未已若詰
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

司禮以其言入告　上欣然如大夏議
嘉靖二年司禮太監蕭敬奏各監局軍匠查革數多供應
缺乏之請以洪武等年舊例一千五百餘人僉補兵科參
奏審如是則錢糧何所支給詔書何以取信兵部亦言
詔書所革乃正德間新添非洪武以來舊額如復僉補
則革者皆得冒入以致耗損京儲與正德中何異其令
以未革人數應役有逃亡者乃下清軍御史勾補從之
閏四月先是內官監太監崔文督修九門城壕日役工匠
三萬人經歲不竣給事中胡汭言此監工等官故延引
歲月乞文撥宜定限令月內竣工報可

八月時　上命修乾清宮北一府內官監太監陳林言見
役軍匠二千三百有奇乞月給米鹽戶部覆議府第損
壞不多增造穿堂儀門何至役人二千三百若謂事不
容已亦須立限完報　上命立限完報不許妄費財力
南京印綬監初奉詔革去匠役一百二名至是監丞宗鑾
託以裝表符軸乞留之戶部言鑾違詔宜重懲得旨匠
役遵照裁革鑾貸勿問
四年初正德末內監各軍匠率多冗濫已而奉詔汰減與
源頗清至是御用太監黃錦言工類匠不足用請選經
汰人役及見役戶丁二千名供事兵部議覆匠不足用

以私役賄免虛冒者衆也不此之稽而欲更選以充非
所以奉明詔且開倖進之路仍冗食之轍不便　上命
選五百名應用而嚴私役虛冒之禁
先是司禮監以缺匠役乞收補四百七十名已得請兵部
執奏言祖宗舊制兩京各監局員役俱有定數正德末
始添設冗濫奉　皇上詔書裁革冗蠹一清今復許收
補恐諸監局紛紛効尤章進人役貪緣競進是先朝之
宿弊復行而冗食亦且無紀乞寢前命祗以見在人匠
應役便給事中鄭自璧御史聶豹亦以爲言俱報有旨
七月詔司設監兵仗局各准收人匠五百名兵部李鉞言

糊飾與國脈相爲流通軍匠與糧儲互爲損益織染局
見在軍匠二千一百有餘內官監七千八百有餘併合
新收一千五百有餘以歲計之該收糧十五萬二百餘
石其他監局食糧人役難以數計若弊端復開則京通
二倉立可待盡寧不寒心不報
五年御馬監太監張忠爲營造宮殿官匠工役乞恩受秩
其中以百戶乞錦衣千戶者二旗卒乞百戶者一冠帶
人匠乞錦衣鎮撫者四十有四書義官乞京班者七匠
役乞冠帶者十四計六十有八人俱從之給事中鄭自
璧力諫乞收成命不報

八年二月工部尚書劉麟等應詔陳言各府州縣工匠近
多冒替影射隨解隨逃徒以累民而公家不得實用乞令
納價以助大工每匠一名照舊例每季納銀一兩八錢
一遇閏則納銀二兩四錢其見在當差班匠既無正身冊
解到銀減半支給每班給銀九錢閏月量增非奉欽依
者不得支價　上從之
十年部革南京各監局軍匠之冗濫者仍以存留之數著
爲例禁所司不得朦朧勾補
十二月司禮太監張佐等言臣等給事禁中無胥徒可役
止取給於人匠不事工作者當成化中賜臣等各有名

數太監掌印者六十人俱革五十五人少監四十人監
丞三十三人典簿二十五人經廠六科廊等處各以資
格遞減乞照舊例補給　上命如例撥用不得過多
十四年同知建造禮部尚書夏言劾奏管工員外胡思忠
不二日而箠傷工匠已十三人諸役不勝其苦恐致逃
亡乞勅思忠還部而別選賢者代之　上曰朕方有諭
矜恤而思忠乃敢酷刑逼迫人匠其命錦衣衛執送鎮
撫司鞫訊以聞
十九年時諸宮殿工作頻興役外衛班軍四萬六千人不
足郭勛乃籍其不至者人輸銀一兩二錢雇役名曰包

工秋班雇四千人春班五千人各三閱月所雇視班軍
食四斗前此戶部尚書李廷相給兩月糧而采材繼至
堅執不與勛遂劾材尊擅　上命兵部會勛議奏兵部
言材守職不得不慎得旨包工軍行糧凡已役過者計
日補給以後禁勿包工自今派撥官軍動支錢糧所司
務遵故事行勛又以兵部缺軍差撥先是籍逃亡旗軍
布花折糧等銀倩工應役至是支給愈多采材謂外衛
并京營官軍錦衣衛旗軍計可四萬餘人已足分撥奈
何混支前銀別為雇募詔從戶部議兵部尚書張瓚即
陜措進之勛又謂侵已權奏材瓚互相比周變亂成法
侵牟職掌　上詔朴治名謨李忠實似詐令冠帶閑住
瓚撥軍不與提督官會同姑貰其罪各工夫費工部計
議以聞
二十年給事中胡守奏班軍赴工多方凌虐及其逃亡管
工等官抑令在伍者代償補工陰肆漁獵倍徵責償因
而逃避乞勅兵部自今官軍赴役務加優恤或踵前弊
必治以法其該班不至者止移檄催解所負工價量行
徵補催督人員亦須酌宜遣發毋得驚擾　上從之
詔免揚州及定興安肅新城容城淶水五縣舊派運石車
輛因五縣民奏乞停免故有是命仍令以後興作不許

泒及小民止以官價雇募
二十五年三月先是掌錦衣衛都督陳寅請申明制典寬
查革事　上曰該衛既差役繁難免查但中間工所貪
緣寄名及臨時添名者查明盡行革去給事中楊上林
等因查錦衣衛軍餘丘敖等五千人託名幇工糜費祿
廩言丘敖等各役見於正德二年投充十六年奉例查
革所謂丘敖姓名乃正德間投充故名也嘉靖七年李
學等冒之而奏復一千一百三十名後王允中等沿之
而奏復三千八百七十名大率群小無知公肆欺冒假
張恩李俊千成午內影紊影國用日耗若不盡革此輩

冗食何時已哉御史況越亦言錦衣官校軍旗原係侍衛既參擁伏之班不在荷鋤之役不知何人創爲幇工之説使游惰之人羣聚而耗公廩況朝廷工役不常國家財賦有限若必豫養軍人以俟興作則所費不貲今日丘敖等二千八百七十名李學等一千一百三十名皆所以耗國家之財者也臣愚以爲養軍以待役不如因役以募民若丘敖等誠無所用之第恐踵累年奏復之非但一槩淘革之説藉口廝建托以求容是又啓一冗食之門也伏乞上裁　上命再假幇工希求恩澤者即奏聞重治著爲令越又言内府各監局今查見在食

糧新舊軍匠計一萬五千二百五十八名各監局多者數過二千少者不下數百率多假公廩以徼班錢役私門而恣影射或營册開逃仍造食糧或令收令除任意冒濫或已經事故不行開除或不由驗送私自僉補或解到戶丁不行與同新匠或食糧有名局監無人甚者名在六府不能飭八材糧系百工不能通抵業操縱而嬉者什九佩廩稱事者什一私得其益公費其財且前項人役或以局監寫字刊書或以粧鑾搭採或以挽花製燈或以行造金銀或以製合火藥即其所挾類皆技藝微勞平日令惟充直宜若無可擬陞者然而傳陞倒

陞工完而陞附名各工而陞又有不關原由朦朧而陞者故其官爲皮作局文思院營繕所副使大則有爲光祿監事順天知事上林苑監丞者伏乞令臣等照款裁革可省國家之耗費以副　皇上惓惓愛民裕國節用惜財至念　上從之

四十年令司禮監清查見在支俸食糧匠官匠人共一萬八千四百四十三員名裁革一千二百六十五名應留一萬七千一百七十八員名著爲定額遇缺止許餘丁告補不許溢數濫收

四十三年十一月先是戶部議裁冗食極言各監局軍民

匠役之濫詔嚴加清汰既而太監滕祥等爭言此軍統事内廷若一付有司清查動逾旬月有誤供用　上惑之由是部議不行

四十四年十一月匠役名數先經司禮太監黃錦查議應留二百八十九名至是該庫奏乞增收百名工部尚書雷禮題覆止補舊額不得增收管庫内臣復行奏乞大學士徐階言人匠一名歲支米十二石百名則千二百石原額既足供用增夫實爲虛靡必不可乃止

四十五年三月管工尚書徐杲奏各省徵解匠役擾民請即以在京召募諸匠幷本監額役相兼用之　上是其

言令撫按官即行司府往勾如妄行偃解者指名奏參
隆慶元年二月內官監太監李芳劾奏徐杲與監生王儒
等六人前修理盧溝橋侵盜官銀萬計得旨命錦衣衛
執杲等送法司鞫問刑部擬如律追贓發遣從之
令清查內官等監各官匠於原額一萬七千一百七十八
員名內除逃亡不補外裁革老弱六百二十二名存留
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四員名著爲定額
三年司禮太監滕祥疏請查沒匠役以省糜費工部言匠
役之濫已經奉旨裁革千餘人迄今二年占役猶故匠
恐此舉仍蹈前轍則不如不查之爲愈也得旨命該監

逵查造冊送部科存照已而祥奏裁去者二千四百四
十八人止存一萬三千三百六十七人
六年四月司禮太監孟冲請補六科廊書寫官匠 上許
之部執奏先經滕祥等奏革未久遽更何以示信且起各
監紛紜之端不報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工部 九

採木

永樂四年閏七月命工部尚書宋禮往四川兵部右侍郎
古朴往江西吏部右侍郎師逵刑部右侍郎金純往湖
廣右副都御史劉觀往浙江僉都御史史仲誠往山西
督採木
五年三月宋禮奏有大木數株不藉人力一夕出大谷達
於江蓋川之靈相之賜其山名神木山遣禮部郎中王

羽致祭建祠立碑命侍讀胡廣製碑文
八月勑四川等處督木尚書宋禮侍郎金純古朴師逵副
都御史劉觀等今天氣漸寒宜節量人力使溫飽趨事
而無怨咨愁苦之聲
七年十二月左中允周翰等劾湖廣採木侍郎師逵務行
刻薄 皇太子監國謂逵誠可罪然 皇上所遣須其
還日請罪之
十年十二月復命工部尚書宋禮採木四川
洪熙元年三月勑守南京襄城伯李隆曰軍民久勞宜俾
休息況東作方興不可妨其農務所運營造木植已過

係真堺者令運至北京未過堺者俱於龍山厰收貯
四月命副都御史弋謙等巡視採木陛辭勅諭之曰往年
採木者多先虛奏數目及當起運之際倉卒採辦以足
虛奏之數厲民爲甚近命內官謝安侍郎楊和等往四
川起運木次堆積之木朕慮安等復蹈前非特命爾往
巡視但據今實堆木次者卽起運來如有比先虛奏之
數今已赦其罪不問不可再採以補此數只從實起運
如再不遵仍前勞人採補者卽枷釘差人解來治以重
罪
宣德四年四月命吏部左侍郎黃宗載往湖廣採宮殿大

材
六月諭工部尚書吳中曰去歲各處薄收湖廣爲甚其民
艱難所宜寬恤比聞工部採辦木竹科買諸物動以萬
計何得不爲國家愛惜民力而勞擾如此宜斟酌事之
輕重緩急痛與裁省果是緊要合用之物則令管幹餘
不急之事俟民力從容以漸爲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
之賜卿等宜體朕意
五年二月　上諭侍臣曰爲國之道農事最急今國家無
大營繕當東作之時而工部採運木植未已豈不妨廢
農業遂勅諭尚書李友直等凡已採之木隨處堆積軍
夫悉罷遣寧家
六年五月　上視朝罷御左順門召工部尚書吳中諭曰
各廠所貯材木初採甚難勞困軍民殫極艱貴方得至
此朕故加意愛惜卿亦當體朕意有不當用切勿妄費
若本大材而工匠斲小用之罪亦不貸歲時有以事聞
於　上者　上曰姑戒之戒之不改而後罪之
九月工部令各處採木送淮安脩船又令福建造船海運
上曰山東江西等府採木宜減其半福建地遠不可造
船且度關論險縱有船豈能度淮役民當度人情地勢
此事尤不可行

九年六月工部尚書吳中言湖廣及山西蔚州產木山場
宜禁民採伐　上曰卿爲國計意甚厚但山林川澤之
利古者與民共之令不必屑屑已之
天順三年正月命工部侍郎翁世資往淮徐督運大木
弘治十一年十一月勅兵部議處脩理清寧宮尚書馬文
升請發內帑銀兩免征派并停止四川採木之役從之
正德九年十月命工部侍郎劉丙兼僉都御史總督湖廣
採木
十三年七月命工部侍郎陳雍總督川貴湖廣採木
十四年正月命工部侍郎趙璜督運大木以備營建[illegible]承

廠宣慰彭明輔進大木五百餘根皆堅實美材有司一
丈四尺長五丈者天津河淵至張家灣一夫價費一兩
至神木廠以大車二輛併作一輛名雙脚車運木一根
價八十兩人騾被壓郎死車戶多逃雖有閘河淤塞難
運侍郎劉永脩濬價一千兩迄無功部及採木官俱停
俸璜請任其事璜議天津三衞下班官軍運木免顧車
之費
十五年二月四川等處採運大木至京者多空朽不堪用
採木尚書司官俱被參住俸
嘉靖元年十月給事中備昱上言先年看守神木廠役衛

卒十有五人歲計月糧七十五石自逆瑾用事受姦卒
陳志賄遂奏置神木千戶所設卒四十餘人歲食月糧
一萬三千四百餘石坐耗國儲莫此為甚宜加裁省并
置陳志於理下兵部覆議從之
差內官監少監汪俊往真定印烙木植御史朱越言前者
鎮臣侵越抽分貽患地方已奉 旨革回今汪俊雖以
廠例印烙恐蹈前弊有累新政 上曰印烙木植與抽
分無與令事畢即回不許生事擾民
二十二年三月 上諭工部曰廟建大木採辦日久未至
深切朕心原任兵部尚書樊繼祖可改工部尚書兼副
都御史令詣湖廣地方提督採辦發運大木趣之速往
其四川採發太平諸務令潘鑑專任之毋得彼此推延
有負選任
三十六年六月勅四川湖廣貴州巡撫都御史黃光昇李
憲卿高翀同三省巡按御史督採朝殿樓門大木
命工部侍郎劉伯躍兼僉都御史總督四川湖貴採辦大
木改戶部侍郎張舜臣於工部提督大石窩採石 上
諭內閣云採木官一員恐幹理不周我思舊制固不可
違因變少減亦不害事原舊廣三十丈深十五丈云嚴
嵩言臣查先年採木用大臣二員一在四川一在湖廣

貴州但木產多係三省連界彼此互爭採買反致嫌隙
彼時即併為一員今差去大臣專在荊州適中處總理
而以時巡歷三省會同各巡撫計議採辦又添設郎中
二員副使二員分省專理聽大臣節制又舊制因變少
減固為不害但作室築基為難其費數倍於木石等若
舊基丈尺稍一移動則一動百動從新更改俱用築打
重費財力久稽歲月益難完矣臣愚謂基址深廣似合
仍舊各木石圍比舊量減或可
遣工部郎中方國珍督湖廣李佑督川貴添設湖廣副使
張[illegible]和督湖廣四川副使盧孝達督川貴各採運大木

遣虞衡司郎中戴愬查驗各處大木時工部會議脩後殿
朝門午樓請先查神木廠通州漷縣至儀真龍江關蕪
湖等處遺留大木解京興工　上謂查料過半方可興
工故遣愬往
十月劉伯躍劾奏襄陽知府李一經郎中戴愬儀真知縣
師儒各抗違旨勅遲悞大工　上怒俱命錦衣衛遣官
杪楠繫入京逮問各黜爲民
遣王獻大木七根銀二千兩襄王獻大木二十根銀三千
兩各賜勅獎諭
三十七年二月部工部移文各採木催料官安靜行事所

過河夫約以木到之日調發不得拘集日久有妨農事
時大工趣辦甚急民不堪命其並河諸州縣尤苦之給
事中魏元吉上疏言狀因請嚴差官騷擾之禁各處催
料御史完至三分以上者俱奏還京　上嘉納其言因
有是命
十月淮揚巡撫李遂奏鳳陽府五河縣有大杉一株圍一
丈五尺長六丈六尺湧出泗水沙中臣等竊惟中都
祖陵所在此木忽現謂由河而下原非所出之區謂從
江淮而入又無逆流之理是蓋　祖宗啟祐淮泗效靈
與大工會不偶然也昔　成祖重脩三殿有巨木出於

盧溝因以神木名廠二百年來美談再續臣謹拜手以
獻　上令郎勢送至京以助鼎建
四十年二月湖廣宣慰使彭明輔彭翼南各獻大木三十
株麗江軍民府土官知府木高獻木植銀三千八百兩
部加明輔翼南二品武職服色高三品文職服仍於知
府文職上進散官一級亞中大夫各給誥命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木)

孫[illegible]　訂正

工部十

採辦內供物料

洪武十五年四月工部奏飾東宮殿宇及公主府所用青綠請令民採辦　上曰姑隨所有用之勿勞民也部臣日庫藏所貯恐不足用且令採辦以價給之亦不傷民　上曰青綠產於深山窮谷民豈能自採必待販鬻而後得之爾但知給以價直不知有司急於取辦未免過於

督責吏卒會緣肆貪所得之值不償所費況貨殖之人乘時射利高價以售民受驅迫急於應辦轉爲借貸其弊百端爲害滋甚豈可以粉飾之故而重擾民乎

永樂二年十一月通政使趙㦤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爲器用　上曰此僉親小人不可聽數年軍餉災荒百姓困苦未得寧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則百姓受一害況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爲命急斥之

開平衛卒將文霆言王者以天下爲家以百姓爲子今有司歲辦各色物料名爲和買其實强取於民萬不償一若其土產尚可措辦非土地所有須多方徵求以致傾財破產今後有司妄取民一錢者以受財枉法論其各色物料非土地所有者禁勿取從之

九年三月溫州府民言本府歲輸白礬數千斤赴京山山路負運實艱乞附載海運舟輸京爲便　上問工部日礬欲何用對日用以染皂布日特染布耳而勞民於數千里之外可罷其歲運自今製布衣不必染色

十七年六月初山西行都司軍士採石青於沙淨州舊塘用工多而所得甚少忽見青蛇隨所往三百餘步夫役發其下得石青加倍其色視舊塘產者益鮮明至是都

指揮李謙繪圖以進

二十二年九月　仁宗諭工部曰古者土賦隨地所產不强其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不究物產之地一槩下郡縣徵之郡縣遍迫小民鳩斂金幣詣京博易輸納而商販之徒乘時射利物價騰踴數十倍加以不肖官吏貪隸爲奸計民所費朝廷得其千百之十一其餘悉肥下人今宜戒此弊凡合用之物必於出產之地計值市之若仍蹈故習一槩科派以毒民者必誅不宥

洪熙元年三月罷徐州等處買羊毛時有自南京來奏事者　上召至榻前問道途所過百姓安否首以是對立

命所司罷之
七月副都御史弋謙言有司於民間買辦諸物多虧價值
宣宗覽之謂侍臣曰科買諸物毋令實與價值益上則
損民宜速行戒約有不悛者必加之罪
九月北京民党保等奏工部令買沙魚皮造鹵簿及器械
之用此物北京素所不產　上諭工部曰凡物之需當
隨土地所產沙魚皮產於近海郡縣此何以責京民其
給官鈔就出產處買之庶不擾下
工部尚書吳中言製造御用朱紅戧金龍鳳器用物料不
足請買於民間　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

恭儉愛民朕方慕之以儉約率下所造服食器用當從
朴素不須華靡所用物料就庫藏中給用不必買於民
宣德元年巡按浙江御史尹崇高奏朝廷近差內官內使
於浙江市買諸物每物置局拘集動擾供給繁勞朝廷
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　上諭尚書吳中等曰差遣
中人本出權宜豈知勞擾如此今詔書已罷買諸物若
買完者即令回京未完悉皆停止
山東清軍大理卿湯宗言濟南等四府旱荒民無食工部
派買顏料乞暫停止部言顏料皆慶褒殿宇待用之物
上曰山東之民祖宗之民也艱難如此祖宗所不忍可
以苛急擾之耶其悉停罷
三月禮部奏錦衣衛力士霍直言山西中條山產膽礬乞
令有司採進　上曰膽礬何切於用使民耕則有粟充
饑桑則有帛禦寒礬如山積何益饑寒乎小人之言不
足聽也古之人君惟欲民富凡山澤之利皆弛其禁若
礬可利民聽其自採
上諭工部尚書吳中等曰朕聞陝西去歲薄收軍民艱食
而修襄陵樂平二王府漢中運茶及採紅花茜草之類
皆用民力今東作之時何暇及此宜遣人馳驛諭所司
姑停止所遣人皆令還京

二年正月綿竹民奏世以採捕爲業歲辦鹿皮初地荒林
密人少獸多採納常足今以屯戍墾地皆爲良田獸少
捕之難得歲久逋多乞賜寬恤　上諭吳中曰田野闢
人民衆多好事雖羽毛齒革以資國用若果難得理當
除減不宜以此困民
上聞太醫院奏尚衣監用辟蟲香二萬斤乞遣人福建等
處收買曰此非急務不必遣人且香藥安用許多可減
其十之七
三年四月戶部奏內府供用庫歲用香蠟銀硃等物凡三
萬餘斤當下郡縣支官錢買辦　上曰所買太多所用

太僕其會計可省者省之且賦買物支官錢近時爲有司尅減屢有告訐者必令從公毋蹈前弊

四年五月勅六部都察院曰比聞中外好弊紛然嗟怨盈路皆由爾等不體朕恤民之心遣人在外肆行剝削如朝廷取用物件或買辦或徵收動輙差官於州縣坐併其差去官員又各有幇虎爲之鷹犬漁獵以百倍科徵甚楚頻煩不勝其毒害所取民物百分之一納於公家餘剩悉歸私室人之困苦日益月增忠君愛國者忍爲之哉自今朝廷有緊要重事方許慎選廉公幹濟官員出外催辦其不急之務不許朦朧一槩差貪婪暴虐之

人在外假公營私擾害良善如有復蹈前非處以重罪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仍暗行體察不問中外官員有騙娶財物及害民事體具實奏聞坐視不言一體治罪

六月諭工部曰去歲各處薄收湖廣爲甚其民艱難所宜寬恤比聞工部採辦木竹科買諸物動以萬計何不爲國家愛惜民力而勞擾如此宜斟酌事之輕重緩急篇與裁省果是緊要合用之物則令營辦餘不急之事俟民力從容以漸爲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爾等宜體朕意

十年正月勅襄城伯李隆及工部凡採辦買辦及打造下

西洋等處船木植一應物件并營造物料悉皆停罷軍夫役匠人等當放者悉皆放回

正統元年勅省諸冗費於是禮部尚書胡濙等議欽天監曆日五十萬九千七百餘本省爲十一萬九千五百餘本太醫院藥材九萬八千一百餘斤省爲五萬五千四百餘斤光祿寺糖蜜果品減舊數三之二其添造臙臘雞鵝豬羊二萬七千隻子鵝二千隻酥油四千斤盡行革罷廚役六千四百餘名揀選老疾者悉皆放回湖廣江西等處薦新茶芽七千五百餘斤省爲四千斤

三年九月宮殿綵繪用牛膠萬餘斤勅巡撫南直隸尚書

周忱辦送忱奏京庫所貯皮膠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治郎機徐朱買皮以新易舊兩得便利從之

景泰四年詔陝西市羊角爲上元燈鎮守侍郎耿九疇疏言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舊制內府所用油蠟椴木石磨等項每年一換計買納完備費銀二三百兩景泰五年以都給事林聰言始命五年一換

成化十四年三月免浙江府縣收買花木

十五年南直巡撫王恕奏臣去年奉命巡撫之後節據撫

屬申報各部勘合派買各項物料未免取辦於民里甲多致逃移臣惟凡此之類朝廷之上固有不可缺者亦有可裁省者亦有可缺者糧餉軍需不可缺者也花樣段疋可裁省者也珍奇玩好可缺者也今當軍民凋弊之際凡百冗費俱宜樽節一應不急之務俱宜停止俾軍民息肩實爲社稷之福　上命查理

十八年遣太監王敬往南直隸浙江江西等處爲害王恕上疏曰傳聞太監帶百十號馬快船隻裝載私鹽前來江南收買玩好之物今大江南北饑荒殊甚斗米七八十錢臣奉勅往來提督賑濟近頗安妥而待哺者尚多

若太監此行爲賑恤饑荒而來則大江南北億萬生靈舉家再造之恩若爲收買玩好之物而來似此聲勢張皇未免騷擾郡邑驚嚇吏民臣恐遠近傳聞將謂　陛下惟珍奇是好而無憂民之心使狂夫得以藉口非社稷之福也臣以爲當此饑荒之際朝廷正宜裁冗費却貢獻禁奢侈抑僥倖愼爵賞重名器輕徭役惜民力以收天下之心以培億萬年社稷之基本夫何織造旁午貢獻絡繹奔侈之風競起倖進之門大開遂使爵賞冗濫名器混淆徭役繁興財力日詘欲斯民之不貧且盜得乎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名鷹而大亮不可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褙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其事載諸信史臣備員巡撫偶遇所聞若隱忍不言使　陛下不知而天下受其弊不有媿於李大亮蘇許公之輩是以不避斧鉞爲　陛下言之惟陛下留神深思速召其使併將前數事與大臣從長計議作急區處以安天下社稷幸甚生民幸甚

十九年鎭守內臣顧恆歲有進貢之儀里胥乘之求索多方民不勝其擾廣東左布政彭韶上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臣以此事上爲恭不知凋傷國本爲害反大市舶內臣韋眷請以均徭餘剩六十戶隸

舶司爲造辦進貢之需韶上疏減其半太監梁方弟錦衣千戶在鄕私採禽鳥等物進貢官民俱罹其害韶復疏言狀忤旨遂調貴州廣州父老涕泣如去父母云

弘治元年八月甘肅巡撫羅明言甘肅鎭守分守內外官近因有傳奉不次之擢競尚貢獻各遣人於所屬邊衛派取方物名以採辦其實扣除軍士月糧馬價或巧取番人犬馬珍奇等物以充又起膳乳等房僉派廚役造辦酥油等物及起運之時沿途騷擾不可勝言　皇上嗣位已有停免之詔奈何守臣不體聖心仍蹈舊轍乘年例進貢未蒙停免乞一切罷之以甦邊困從之

六年十月命免造明年上元煙火工部奏各處災傷故也
九年十一月應天巡撫朱瑄疏徽州無藤黃銀硃乞免府
歲派從之
十三年十一月給事中張文奏近日太監李興有燈節烟
火之請伏蒙　皇上念防微以三分爲率命減去分
半與後改奏止減一分夫以興縱慾獻諛爲聖德累而
當國計者復不能爭臣不知其何以爲心況今年吳楚
徐淮巨浸滔天山西陝西亢旱尤甚軍需百出民力告
竭虜患雖寧寇伺未已加以雲南怨陸之爲變兩廣猺
獞之跳患荊襄流民之嘯聚雖以江西腹裏之地而强

盜白晝公行劫奪萬一一方有急四面皆從其憂蓋有
不可言者豈可謂天下無事而可以恣宴樂乎臣請今
次上元鰲山烟火及百官筵宴乞停免以其費給軍餉
工部覆奏命仍減半成造
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燈費尚書周經執不肯發
內靈臺奏增灑掃卒當給月廩經再疏竟不與
十六年十一月工部奏各布政司及南北直隸多災傷兩
廣雲貴四川福建以軍興供億且各處造作頻繁民不
堪命乞將今年修理器皿明年成造烟火等物料暫且
停免候年豐仍舊派辦　上曰各處災傷重大人民艱
窘派辦修理器皿烟火等料物俱暫停免
十七年二月戶部議覆吏部尚書馬文升所奏恤民困事
謂光祿寺廚料近年會派數多今後乞減十分之二其
供用庫黃白蠟茶葉之類亦請減免　上曰歲荒民貧
朕實痛心各衙門支用物料務從節約不許濫派妄費
正德二年甘肅巡撫曹元言分守涼州太監張昭自謂奉
旨於境內取土豹并諸野味以時入獻近又謂內侍傳
旨催促令守備官領兵出境採辦山陝等處達賊不時
出沒萬一遇警所係不細乞即停止　上不聽仍責鎮
巡等官依時採取野味造辦如先年例土豹捕二三十

隻以漸遣人進獻
十六年十一月罷廣西香貢仍遍諭各處鎮巡守備官凡
額外之征皆罷之初中官鎮廣西者歲以零陵香進費
至二千金　世宗即位詔却諸獻而廣西徵香貢如故
至是布政使王啟等請并罷詔從之
嘉靖元年內府供用庫太監梁政等言　上登極詔有云
除漕運糧斛四百萬石照舊徵運其餘稅糧等項不分
存留起運俱免五分以甦民困但本庫歲計錢糧並黃
白蠟等用俱係各宮殿供用原有額例難以減少戶部
覆議以詔旨既出不可復改乞照前定五分之數徵納

仍勅梁政等遵奉勿假權威命有傷治體從之
初弘治時內府供用庫歲派青白鹽十七萬五千斤正德
以後太監吳海楊先等再請加課遞增至三十五萬一
千八百四十四斤淮海之間蕭然煩費至是御史鄭光
琬言　陛下登極首詔覆汰內府各監局員缺悉依祖
宗故事今冗濫既清供用無增課額宜悉罷減如弘治
年制以蘇民困戶部覆議從之
先是工部議上弘治以前例坐浙江金箔二千貼河南水
膠二千五百斤黑鉛五百斤山東椴木五百丈椢木二
十根山西大甘鍋三千箇廣東白圓藤五百斤陝西明

羊角二百斤羊毛五百斤蘇州府白長節貓竹三百根
大名府細銅絲三百斤礬紅土五百斤河間府瀛沙三
千斤土硝四百斤永平府灤州榻紙三千張爐甘石萬
斤順天府青甘土五百斤水和炭三十萬斤工部石灰
五萬斤易州山廠木柴炭各二十萬斤視正德十省八
九已而該監奏派復有花梨木花秋木等物係奉依裁
省之數部臣覆申前議釐革　上從之
二年給事中汪應軫等請革京城鋪戶言古者徙豪傑以
實京師我朝亦徙富民以重根本至於和買之法自宋
南渡始今和買不給直獨累京城以戕根本臣以為革
之便如不可革則宜照例給價務在兩平事下戶部覆
言累朝舊規及會典所載和買必多其直正德以來始
取物於市而令領價於官使民損貲失業困極生怨今
鋪戶卒未可革請令戶工二部凡辦納物料皆當先給
以價從之
四年三月御用太監黃錦等言成造龍床及御用等器木
料不敷乞行南京守備太監委官於蕪湖抽分廠并龍
江瓦屑壩抽分局將抽下杉木板枋選擇印記運送應
用工部執奏謂蕪湖抽分專以成造運船及供應器具
其朝貢四夷賞賚折價亦取給於此每歲所抽竹木易

銀不過二萬餘兩不足以供所費今該監所需二十餘
萬是盡一歲之入曾不及十之一也況南畿災傷頻仍
軍民並困責以補運或至他虞乞勅該監酌量緩急汰
其濫冗先以南京御用監見存木料取支應用不足則
於龍江抽分局支補其蕪湖課銀仍供運船器具賞賜
之用則成法不亂人心亦安　上竟從錦所請云
八年雲南巡撫歐陽春奏大理府太和蒼山故有奇石作
石床黔國公沐紹勳鎮守太監杜唐先後如府劉守緒
部有道摧發民匠攻山石土崩壓死不可勝計請永為
封閉仍責紹勳及府縣同守緒等以懲貪殘從之

三十年　上命戶部市龍涎香日久未得怒曰梁材欺怠
不以朝廷之用爲急存無上心豈人臣耶令多方買進
復諭戶部市龍涎香數載如何不爲奏進尚書孫應奎言
已嚴行各撫按官訪買遣官十五人勒期催取矣　上
曰此物民間俱有但因部內求覓不肯將出耳
三十四年五月命戶部差官往沿海各通番地方設法訪
求龍涎香
初麻城人吳尚堯詐稱中書僞爲陶仲文文移詣雲南定
邊縣取龍涎香進用至則於石峒懸崖間集夫役結棚
而上從石乳隙中取物二條云是龍涎見有鱗甲異物

屬晉變態之狀以故聳動大吏爭相餽遺黔國公厚賂
之事聞詔逮下鎭撫司拷訊論斬
三十六年七月福建撫臣進龍涎香十六兩廣東撫臣進
十九兩有奇
先是遣王事王建等往閩廣採取龍涎香久無所得因建
言宜於海船入澳之時酌處抽分事宜凡有龍涎投進
者方許交商貨買則價不費而香易獲不必專官守取
部以爲然請取回奉差各官更下廣東撫按於沿海番
船往來處所設法尋買併將海船抽稅事宜議奏從之
四十一年六月諭內閣自訪取龍涎香以來二十餘年所

上未及數斤昨盡燬於火其示該部設法取用戶部覆
請遣官至閩廣購之詔官不必遣即令所在撫按官急
購以進京師商人有收得者令平價以售有司無抑減
仍別購沉香海漆香各二百斤雜香品各二三十斤
八月戶部尚書高燿購得龍涎香八兩獻之　上喜即命
給賞銀七百六十兩尋以燿用心公務與欺怠者不同
加太子少保燿疏辭不允初大內災中人有密收得龍
涎香者至是會　上索之急耀陰使人以重價購之禁
中因聖節建醮日上之遂大稱旨云
四十四年二月　上諭內閣曰累年詔戶部訪取龍涎香

至今未足三四斤數此常有之物只不用心耳昔梁材
誹謗謂世無之者　皇祖永樂大典內有此品且作斤
兩不足虛費價耀嘗加恩如何似此忽諸高耀皇恐待
罪請遣廣東福建撫按百方購之　上曰香品舊例用
製萬歲香餅非因齋修梁材誹謗爾等何爲效之其亟
訪取眞品每以三五斤進用
供用庫內臣暨盛等捏報香料被焚十八萬八千餘斤爲
司禮監丞所發逮訊科臣張岳等奏盛與兄忠盜賣香
燭且庫原不貯香遂議斬
先是嘉靖初年御用監供用庫歲派黃蠟止八萬五千斤

白蠟四千斤末年黃蠟增至二十餘萬斤白蠟不下十
萬斤此外復有召買有折色視正額不啻三倍又御用
香品舊無微派事例末年行廣東採辦及暹 召商收
買歲辦數十萬斤隆慶初以戶部言其擾民始裁省如
嘉靖初年例諸採辦一切停止
隆慶元年十二月尚衣太監高相等奏以物料不充乞如
嘉靖十七年例增額召買工部執議令部書方務節省
而相等首開糜費之端不宜聽得旨如部議
二年三月御用監奏合用金箔漆硃等料已裁定數目請
行工部辦送本監工部以漆硃等料皆舊例所未有宜

以嘉靖初年爲則其金箔等如數處辦自今各監局物
料仍如節年事例不得永增 上從部議
三年閏六月 上命工部造朝殿掛燈及鰲山燈尚書朱
衡言災異頻仍旱蝗水溢奏報踵至宜停興作以應天
變又明年日月之食皆在歲正 陛下方當撤樂減膳
恐懼修省何暇爲觀燈遊宴之樂即朝殿掛燈時不可
缺亦因敝壞稍加修葺取資該監足矣今乃以一燈之
費至三萬餘金奈爲聖王儉德累何 上乃罷鰲山而
命修葺其敝壞者已而給事中歐用和御史孫夢豸等
復以爲言疏俱報聞

四年 上諭戶部發銀買白綿二萬五千斤以進尚書劉
體乾奏湖州額解且至宜停買 上趣辦益急給事中
李已諫曰臣聞物聚於所生而趨於所用京師非出綿
之所三月非用綿之時求者苦其難償者需其值即日
筆商於市而三二萬斤之綿恐不可以倉卒具也時商
賈聞令皆避匿體乾復奏言京師根本重地不可使一
夫不安而今市肆晝閉商賈不行衆口嗷嗷非平世所
宜有也 上悟命止發太倉銀買綿一萬斤餘悉停買
五年大學士高拱言京師商人之累非朝廷虧商乃商費
太冗耳如供辦百金即有六七十金之費少亦四五十

金是私費與官價常相半也乃官價不以時給則又有
稱貸之費有求託吏胥之費比及領價所得不能償其
所失故派及一家即傾一家夫至尊所居根本之地必
使百姓富庶人心乃安而緩急亦可有賴 祖宗取天
下富室塡實京師蓋爲此也先朝供用錢糧召商買辦
國用不詘而商人得利今估價給商比之先朝非節縮
加少也而民不沾惠反凋敝若此乞今後凡商人辦納
錢糧必估價値即銀兩不敷亦必那移處給無得後時
更須痛革宿弊凡公私費用悉爲禁止則庶乎商困少
甦而京邑之民可有寧居之望也
餘

鐵冶

甲辰三月　太祖命湖廣所屬州縣置鐵冶募工煉鐵

洪武七年四月命置鐵冶凡一十三所每所置大使副使各一員江西進賢鐵冶歲一百六十三萬斤新喻冶分宜冶歲各八十一萬五千斤湖廣興國冶歲一百十四萬八千七百八十五斤黃梅冶歲一百二十八萬三千九百九十二斤山東萊蕪冶歲七十二萬斤廣東陽山冶歲七十萬斤陝西鞏昌冶歲一十七萬八千二百一十斤山西富國豐國二冶歲各二十二萬一千斤大通冶歲一十二萬斤潤冶益國冶歲各十萬斤

十五年五月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時嘗於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如舊置爐鐵冶　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鐵冶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之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是又欲驅萬五千家於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

二十年三月復設太原府交城縣大通鐵冶所初大通置冶歲貢雲子生熟鐵十萬斤後罷之聽民採取至是朝廷緣冶兵器當用雲子鐵而他所不產工部以爲言故命復設之

宣德元年二月工部尚書吳中奏造軍器缺鐵請於江南諸處收買道遠恐不及期今擬發民往遵化鐵冶先運鐵二十萬斤備用　上曰遵化既有鐵何用買於江南況鐵重滯遠運尤更勞民今當農時而有此役官吏里胥逼迫民必妨廢農功止取於遵化足矣

三年十月詔蠲免江西德興鉛山銅場

十年始委廣衛司官董遵化鐵冶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開福建建寧延平等府鐵冶先是二府歲課鐵五十萬斤解部尋以浙省銀鑛盜發禁革至是福建御史胡志夔以爲言詔復之

永樂二十二年楊士奇初陞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聞析薪司賦棗於山東河南以供宮中香炭之用至八十餘萬入辨奏之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　上望見士奇語蹇夏曰新華蓋來必有說試共聽之士奇言恩詔甫下兩日析薪司傳旨賦棗八十萬民何以堪上喜曰吾固知學士必有說吾數日來宮中事叢脞此是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審耶命減其半

洪熙元年懷柔知縣鄒原亨奏本縣山場舊禁樵採輸官薪炭措辦實難今自黃花鎮東至紅螺山去天壽山已

遠乞弛禁以便民　上可其奏諭工部尚書吳中等曰弛禁便民朕所不吝若採之無節恣意砍伐則材木易竭宜令以時取之仍禁傷其根本庶幾可常資用

四月勅戶部曰山澤之利當與百姓共之故比者特弛西山樵采之禁今聞有拔本而取者於古人斧斤以時之義何如宜禁止之

上以京師人衆而燒薪皆取於數百里外謂兵部臣曰古山林川澤皆與民共雖虞衡之禁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其實亦爲民守非公家專有之京師軍民數百萬家薪非出山何所取給人君於民有父母之道苟可惠[illegible]當施之况山澤天地所產以利民者其居庸關以東與天壽山相接處禁樵採餘聽人採勿禁

宣德元年初都督府歲供柴炭役及邊軍至是陽武侯薛祿言宣府懷安永寧諸衛俱臨邊境將士當嚴守備又令採辦柴炭致多逃逃乞罷其役　上諭工部尚書吳中曰邊衛軍士專務守備何得勞以他役柴雖山谷所有運送甚艱宜其有逃避者其即免之自今凡有差用軍民必須計議停當而行不可輕率

天順元年始立易州廠山廠之設專以燒薪炭供應內府宣德五年置於平山稍遷沙峪口景泰間移置滿城縣

西十里天順元年移置州城西北二里許建部堂於中環以土城八府五州分治以次而列皆南向部堂總其綱府州縣佐貳官分理其事民之執茲役者歲億萬計車馬轢集財貨山積然昔以此州林木蓊鬱便於燒採今則數百里內山皆濯濯舉八府五州數十縣財力屯聚於茲而歲供猶不足民之膏脂日以告竭在易尤甚

成化六年十二月管理柴炭工部侍郎王詔言析薪等司諸項柴炭年增一年今順天真定保定俱被災傷救死不贍焉能應役乞勅工部行內外諸司自今合用柴炭須爲減者以節民力從之

正德十六年九月工部言析薪司柴炭弘治年間止派二
千八百一十二萬斤至正德間則加派一千一百一十
萬斤以故完納者少至轉解時則該司巧名需索以致
運官私債受累臣等詢其所以則以薪添火者數多故
加一倍又以權門恣取故復加至數倍如運官於本廠
原係一萬止是正數而該司收受於數外或明加其一
或暗加其一今火者已多發遣則不當加派以害民內
臣又多守法則不當加耗以害官乞遵復舊規明加者
許其作正支銷暗加者則與照例除豁仍勑該司
初正德間析薪司所收木柴於正數外暗加耗柴數倍工

部侍郎楊廷儀以其太重請明加一倍而暗加者俏不
盡去至有三年起運不給一年上納者易州判官趙孔
清等奏既下戶部議請以收過明暗加數俱准作拖欠
正數今後稱收止照弘治間例行已得　俞旨太監趙
亨奏稱舊規難免乃逮孔清等都給事中于瓚疏辯再
下戶部執議如初於是詔從部議孔清等發山廠聽審
嘉靖元年二月保定巡撫周季鳳言緣邊隘口山木先朝
皆有厲禁近被奸民盜採爲薪炭以覓利室申明禁約
犯者如法勿貸會工部侍郎沈冬魁以易州山廠採買
薪炭商人道經紫荆關由入今阻守隘口不便輸納季
鳳復奏請山廠薪炭雖稱出自廣昌蔚州靈丘等處其
實奸商不利遠涉各就紫荆倒馬二關取以供命皆禁
山也今方欲禁之以資障蔽又縱其斬伐則法難行矣
室令易州山廠凡召商買薪炭發銀給文遣官貲赴大
同府收買該府給文傳送以歸管糧通判從中勘驗出
入公文眞僞如有私自採取及關隘留難者各治其罪
奏下兵部請仍令季鳳會冬魁熟議便否其緣邊隙地
令所司禁墻種樹列卒戍守俱如季鳳言從之
五年正月先是州縣官運柴炭於京師爲攬頭遠負賠累
運官有貧困至死者諸運官訴闕下工部已嘗禁之公

私稱便至是攬頭慫諸運官及商人復阻撓其中甚則
以計傾之故運官王簿趙文舉等復言狀工部請加禁
治　上命柴炭皆召商上納領價如例有朋謀阻撓賠
累運官致悞供應者罪之仍命戀榜曉諭禁約
隆慶元年先是刑部罪贖納銀歲輸工部充各項修理及
內府灰炭之用既而戶部請以濟邊刑工二部不勝諸
監局之擾乃復議以罪贖送工部還官入官銀兵戶部
得旨炭灰等項銀准如舊於工部折納餘仍遵前旨行
給事中宗弘暹以後府柴炭商人採辦輸納備極艱苦請
交歸兵部武庫司令司屬一員掌之兵部覆議報可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六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工部十一

開礦　附採珠寶

洪武初近臣有進言山東舊有銀場可興舉者　上曰銀場之弊我深知之利於官者少而損於民者多況今凋瘵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利者汝豈不知言者慚而退

十九年四月廉州府巡檢王德亨言家本階州界於西戎

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於朝

上謂戶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爲開邊啓釁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爲害甚大況控制邊境貴於安靜苟用兵爭利援攜不休雖悔無及此人但知趨利不知釁害豈可聽也

二十年正月府軍前衞老校丁成言陜州地有銀礦前代皆嘗採取歲收其課今鋼蔽已久若復採之可資國用

上謂侍臣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民爲心好利者以戕民爲務故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嘗聞故元時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民力消耗一州之人率受其害蓋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民歲課成額徵取無已有司貪爲己功而不肯言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爲戒豈宜效之

臨淄縣丞王基言乞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及崇在職言事者其言皆謬戾不中理　上詰之曰汝云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須人力乎自發乎況發之未必得而勞人莫甚爲昔唐太宗罪權萬紀爲其言利而不進善者汝之言果進人君之善乎汝又云不宜在職言事必須面陳漢宋昌有言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汝必

欲面陳何也今汝既見朕又未聞正論則是汝罔朝廷也甚無以對遂黜之

永樂十年河池縣民言縣有銀礦大發長沙府民言其鄉產銅發民採鍊可獲厚利　上曰獻利以圖僥倖者小人也國家所重在民不在於利皆斥之

宣德二年六月雲南都司奏新興等場煎辦銀課其礦夫初以大理等軍士充之後取征交阯又於各衞撥補緣極邊之地屯守爲急命罷之

三年四月　上聞廣東都司言番禺民有私取礦砂煮之可得白金鉛錫請官開治命巡按同三司開驗每砂百

斤鍊銀四錢鉛二十斤因諭尚書夏原吉曰朕料鉛砂之烹所得無幾若果有銀利置冶烹鍊豈待今日彼小民或竊取以求毫末之利無足怪朕已宥之不問其令有司悉塡坑洞國家之利不藉此民亦免逐末之弊

四年南海縣民葉發言番禺逕口地有銀礦民多竊取烹鍊宜開冶置官　上曰今各處歲辦銀課者往往害民方革其弊豈可再開銀冶不聽

六年九月河南民言嵩縣白泥溝地產銀礦民私烹鍊宜開官冶命主事郭誠往同三司官集民丁發地得銀砂四千餘斤烹三十餘日計用人力二千七百工得黑鉛

五十斤銀二兩所得不償所費　上曰小人獻利之言不可聽其罷之

正統三年十二月　上諭都察院曰比聞關辦銀課優民已皆停罷封閉各處坑穴禁人煎採近聞浙江福建等處有等頑猾軍民不遵法度往往聚衆偸開坑穴私煎銀礦以致互相爭奪殺傷人命爾都察院即揭榜禁約今後犯者卽令該管官司擎問具奏將犯人處以極刑家遷化外

七年尤溪縣銀屏山自永樂間縣民朱得立開採納銀宣德間設官局後奉詔書罷局封坑而坑首額戶猶照舊納銀布按二司以爲言　上曰生財有道不在坑冶況厲民以爲益乎其卽罷之

初洪武間福建各場歲課銀二千六百七十餘兩浙江歲課二千八百七十餘兩永樂間福建增至三萬二千八百餘兩浙江增至八萬二千七十餘兩宣德間福建又增至四萬二百七十餘兩浙江又增至九萬四千四十餘兩自是地方獨而民不堪矣　上初卽位下詔封坑冶民大蘇息至是有盜礦脈相鬬殺者御史孫毓福建參政宋彰浙江參政兪士悅各言復開銀場則利歸於上而盜無所容事下二處三司議福建三司附言浙江

按察使軒輗等奏曰復開銀場雖一時之利然凡百器具皆出民間恐有司橫加科斂人心搖動其患尤深爲今之計莫若擇官典守嚴加禁捕則盜息矣朝廷是輗言已而給事中陳傅復請開場中貴與言利之官相與附和乃命戶部侍郎王質往經理令福建歲課銀二萬一千一百二十餘兩浙江歲課四萬一千七十餘兩蓋比宣德時減半而比洪武時已十倍矣至於內外官屬供億之費殆過公稅厥後民困而盜益衆至正統十四年王師戡定民始安戢云

九年六月閩中開銀礦令戶部侍郎焦宏往視課程

閏七月勅諭雲南總兵官左都督沐昂等曰得奏言銀坑
年遠坍塌卽今軍民缺食用人採辦有妨屯守然朝廷
重在恤人利非所計頃因言者以雲南罷散慮軍資民
食不給欲因山川之利以資官民之用今爾等具言地
利人情如此所得不償所費朕閔之惻然勅至卽如舊停
止與民休息
時福建復開銀場賊首葉宗留等率衆稱亂巡按御史請
於處州建寧等處各除撫民官一員且調福建兵擒勦
浙江兵策應奏下戶部請令廷臣會議　上曰此何必
議止盜莫如擇人誠得其人賊可平矣府縣添設官准

其請務選賢者任之使盜息民安浙江官軍可不調蓋
採礦皆小民失業所為今宥罪令復業理當退散若復
不散然後調軍則彼伏辜而朝廷亦不傷好生之德矣
遂命戶部郎中楊洪同巡按福建監察御史理其事仍
命都察院揭榜於各銀場曉諭
景泰三年御史左鼎等陳言時政內一款言停銀課以杜
民患正統年間閩浙俱採辦銀課豪猾貪利互相殺奪
遂使鄧茂七葉宗留之徒乘勢作亂致勞大軍征勦其
除而銀課之令遂止不行近者皆仍前舉行臣等謂閩
浙瘡痍之民甫能安業誠恐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乞
暫免採辦庶無意外之變
成化四年九月福建副使何喬新奏免福安寧德銀課
命減之時二縣銀礦久絕有司責民供輸民多破產賠
納奏上戶部議減三分之一
十年時內費日侈仰金濟之乃命寶慶等府武陵等縣開
原額金場詔煎以進巡撫等官命所屬十二縣開二十
一場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有奇而武陵之民傷於蛇虎
死於大水者無算僅得金三十五兩巡撫等官奏工多
金少徒害生民請有司取贓罰銀易金應用從之
十一年二月詔閉河南宜陽等衛銀洞先是給事中郭鏜

言河南各縣多有銀礦乞開煎以備邊用有司勘報言
銀洞在山谷中道路險阻礦脈細微所得不多徒費民
力遂命封閉至是戶部尚書楊鼎又言內府及邊儲缺
用乞復開煎勘報如前　上命仍封閉之
十八年六月四川布政黃紱奏乞開建昌銀礦許之
二十一年給事中郭鏜言雲南福建浙江等處雖有山產
銀冶府分其間或有頑梗之徒嘯聚為非地方人民因
而不安者況中間鎮守太監或有於每年冬月親去前
項府分煎銷銀課往來供應頭目人等甚是勞擾合無
今後止令專管銀場布按二司官員每年督完銀課解

至總司會同太監預煎銷實爲民便

弘治九年十月中使請取麻哈山銀礦巡撫屠勳執奏不可　詔戒約中使止之

十三年時雲南礦脈微細各衛俱以礦夫包賠謂之夫丁乾認後以巡撫李士實言始免之

正德八年三月雲南巡撫洪遠因境有銀礦挾奏並起奏閉塞之

十年神武右衛副千戶王玉以報獻銀礦不實坐斬死獄中其子生員銘請襲職兵部言玉未決而死若銘得襲何以懲惡遂謫充本衛軍

十六年五月詔封閉大理府新興等礦場不得妄啓

嘉靖元年直隸紫荊倒馬等關與山西廣昌靈丘諸縣犬牙相錯其地有木焦山神堂菴諸礦洞山西流民往往越關啓封聚爲盜藪畿輔游俠亡命聞風嘯集急之則相爭殺吏不能禁至是始定　上嘉賜周季鳳及守備太監耿忠楊金指揮唐時敘等各銀布有差各處礦洞隸山西宣府者令各巡撫嚴禁錮守之

十五年福建巡按御史白賁言建寧境內故有坑礦數處浙江溫處礦徒流聚其中盜鑄而居民爲之接濟藏匿以故充斥山谷有司不能制請將各小坑歸併大坑以黃柏上坪二坑爲之總會每坑擇指揮一人更番守護如前官直日有流徒盜採必令驅逐寧靖方許更代至於近坑居人悉編成保甲分番守視互相覺察遇流徒嘯聚即令協力驅逐有能擒捕官爲給賞如有交通接濟諸弊責同甲首不首而覺者十家連坐建寧兵備歲遣有司巡視坑場稽其功課仍下溫處兵備將龍泉諸縣平時採礦居民亦立保甲之法即有流入閩中違禁盜採者建寧兵備移文溫處一例將所司連坐以情奸本兵部覆奏報可

武定侯郭勛言薊州西有瀑水礦洞請遣司禮監及錦衣

衛官各一員督僉家業殷實者爲礦甲熟知礦脈者爲礦夫所獲礦銀三分爲官課五分充礦辦費二分歸之甲夫人等用酬其勞則彼此皆畢力於礦所獲自倍部議前已責成撫按不必別有推委請行撫按行之詔可

巡按山東御史李松言沂州寶山開礦七十八所得白金一萬一千三百兩今礦脈將絕欲將龍爬山石井山次第開採恐復滋細徒費財力戶部議行勘覈　上責戶部推調命撫按極力任之

十七年二月房山縣民傅得本等奏水洞山并淨圖峪等處銀礦可採　上命錦衣衛千戶張瑋驗實工部覆議

行撫按委官採取從之
命採雲南大理等府河南宜陽等縣礦銀
命錦衣千戶范鏞等查勘各處礦山
十八年遣中官崔成等浙江觀海衛開礦成効參議曾存
仁等奉行怠緩詔逮存仁及指揮孫榮赴京訊治奪參
政王繼禮僉事游居敬都指揮李俊俸各二月
十九年南京給事中曾鈞等言各處礦場所得不償所費
且為盜窟乞罷之工部議覆詔可
二十年先是致仕通判趙璧儒士王政校尉王文登等各
言浙江觀海衛於潜開化松楊遂昌等縣礦場可採

上命錦衣千戶藏鏜勘取至是巡按御史王鈳以所閱
礦場僻在山峪而鄉谷小徑通徽寧江閩等處一開坑
冶獲金礦徒四集甚至拒捕官兵劫掠村落況礦脈細
微得不償費乞通行封閉嚴加防守原差採辦官員各
令回京趙璧等欺罔宜罪雲南巡撫汪文盛亦言前舍
餘唐㣲等所奏大理採礦事俱妄宜重懲之工部覆皆
如其議　上曰各地方礦場既經多官勘明有損無補
卽行巡按御史督委地方官照舊封閉領勅內外官照
例回京趙璧唐㣲等俱下御史按問
十一月總督薊州侍郎胡守中奏薊州礦銀為接濟大征

卽令工部停止尚仍舊採取乞將銀兩貯庫作撫賞年例
上曰邇年各處礦場俱已封閉薊州毋再採取其貯庫
礦銀仍解京以備查考
三十四年十二月命戶部遣官往四川山東開取礦銀
三十五年五月時有詔採礦禮部議遣司官一員往既行
上曰天地之寶不可不重命追還原遣官別遣制勅房
辦事左通政王槐錦衣千戶仝天爵同內使一人採礦
於玉旺峪
十月保定巡撫吳嶽等以所採浮圖峪新洞孤山洞二考
山邢家窪等處金銀土石砂進

戶部主事任之賢進四川礦石礦砂夾石銀朕夾金礦石
并麩金七十九兩
遣戶部主事沈應乾錦衣千戶李鉉往河南採礦砂
戶部主事張芹進山東寶山諸山礦砂二百一十七兩礦
銀二百一十二兩有奇　上以為少命從實開取及嚴
禁官民欺隱侵盜者其未取之所仍開奏取之
上諭戶部山東所煎礦銀候足一萬兩方進一次并令雲
南布政司以庫貯銀十萬兩
錦衣千戶仝天爵進礦銀三千五百兩　上諭內閣曰昨
玉旺峪之寶仍勝於初今可仰承天地之賜令如法取

朕不可自誤各處有未開之場仍令查訪取用以頌金
玉露形經旨火上玄風焉戶部疏稱須聖德因言帝錫
嘉祉不當壅閼於無用之地請宣示天爵及四川山東
河南各委官務實採取其未開之所仍行各撫按嚴督
所屬㨿訪以稱天地降祥及聖王足國裕民之意報可
上以四川所取銀鑛鎔之得銅疑奉使者不忠所事以問
大學士嚴嵩嵩對蜀礦頗產徼外夷域蠻猓每拒險阻
王人必多方宣諭然後可入其取礦視他省最不易鎔
成金銀解進爲善耳　上曰卿所據彼中之詞未可遽
信各夷不同亦有知人理者今所患臣下不用心但幹

私事事仰成幹公事事即不成其令戶部行文切責仍
記罪重處
三十六年正月詔封閉遷安縣荆子峪撫寧縣牛欄峪目
平州大長峪礦洞罷勿採
十二月詔以冬寒暫停山東保定山西河南採礦召先差
採礦主事張芹沈應乾錦衣千戶張鉞李鉉還京時一
歲先後所入各礦金銀玉旺峪銀七千五百兩保定金
二十八兩銀九百二十八兩山東金八百五十兩銀八
千一百四十三兩河南銀一萬五百兩四川金七百兩
銀一萬一千二百兩雲南金四百兩銀一萬兩

四十二年十二月撫治鄖陽都御史吳桂芳言盜礦之罪
律無正條惟見問刑條例又不分別首從故有司引用
往往乖錯乞下法司詳定刑部覆自今凡盜掘礦砂者
俱比盜無人看守物准竊盜每全砂一斤折鈔二十貫
併贓分首從論罪凡在山洞捕獲者分三等以持杖拒
捕爲一等不論人贓多寡輕重及初犯再犯首從俱戍
邊殺傷人爲首者斬雖不拒捕若聚衆至三十人盜礦
至三十斤以上爲二等不分初犯再犯爲首戍邊爲從
枷號三月論罪發落如人已及數礦雖不及亦依此例
若人與礦俱不及數或礦雖及數而人未及爲三等爲

首初犯枷號三月照罪發落再犯亦戍邊爲從止照罪
發落其非山洞捕獲止是私家收藏道路負背者惟據
見獲論罪不許展轉指攀仍刊入條例永爲遵守報可
薊鎮總督劉應節等言近行永平密雲薊州等處訪採礦
銀止將軍營橫領口二處稍生礦砂開取甚艱得不償
費且聚衆起釁無益　上是其言遂罷之
四十五年五月諭戶部雲南礦金銀久不見進前次金數
太少必至二三千兩銀萬餘兩方可解用

採珠寶

天順三年九月司禮太監福安奏內外衙門累年成造各王府寶冊儀仗關用黃金數多官庫收貯缺乏乞照永樂宣德年間差內外官員往西洋等處采買及雲南等處產有幷差發課程差人采辦進庫應用　上曰采辦不必行雲南等處金課想亦無多其以雲南歲辦差發銀折金應用

四年四月內府庫官奏歲用金不足於是勅戶部議欲以蘇松嘉湖歲折銀折金五兩　上召李賢謂曰國家錢糧出在東南金非其所產今欲折金價必湧貴賢對曰

誠如聖慮因諭雲南各處土人有歲辦金銀遂令以銀折金數千兩待十年不足再議行

成化十二年四月湖廣廵撫劉敎奏中官至常德等府採辦金課害民　上罷之

弘治十二年十月命採珠於廉州珠池費銀一萬七千兩有奇獲珠二萬八千兩有奇

嘉靖四年十一月太監梁諫奏內府供用金寶珠石缺乏請下戶部措處尚書秦金等言內府供用例取之各處解到折草糧等項數內其金止雲南年例一千兩急缺則該部量爲辦用今朝廷經費多端太倉所餘無幾此外別無區處乞行催各省應解之類至於珠石原非中土所產　祖宗朝俱有內藏　皇上躬行節儉必不以此玩好之具勞民動衆矧廣東雲貴等處災異頻仍一聞採取民何以堪　上不允命照先年事例採買

七年內官監太監張敬奏請造各王府金冊金帶等金四千五百一十餘兩戶部請歲例買金多不過二千今驟加一倍其中有無實數及應否支用本部無從稽考且冊封歲行官帑有限今天下災傷理當節省姑出本部所貯贓金發權關銀收買以足其數請勅司禮監督同該局歲終一概冊封用金幾何年例外應添買幾何抑

數上請勿致浪費報可

八年八月提督兩廣侍郎林富言近者詔下廣東採珠臣聞　祖宗時率數十年而一採蓋珠之爲物一採之後數年始生又數年始長又數年始老故禁私採數採所以生養之也自天順間採後至弘治十三年方採珠已成老故得頗多至正德九年又採珠亦半老故得之稍多至嘉靖五年又採珠嫩又小故得之甚少今去前採僅二年珠尚未生恐少亦不可得矣五年之後病死溺死五十餘人得珠纔八十餘兩說者謂以人命易珠今茲之役恐雖易以人命珠亦不可得矣今嶺東西所在

饑民告急盜賊竊發迴復以採珠坐派府縣恐民愈窮
愈急而意外之變生矣臣聞內庫尚有扁小餘珠猶可
備用俟乞少候數年池蚌漸老民困少甦徐取而用之
疏入報如前旨採辦進用無得違悞
九年十月給事中王希文言雷廉之地中有珠池　祖宗
雖設官監守不過防民爭奪而已正德間逆豎用事傳
奉採取流毒海濱我　皇上御極卽將珠池少監裁革
海濱不勝忻幸今革者已復採者取盈驅無辜之民蹈
不測之險求不可必得之物而責以難足之數非聖政
所宜疏下都察院覆稱宜罷珠池監守請以鎭守太監

兼攝仍嚴禁民間不許僭用諸珠備得旨如議行
先是有旨採辦雲南寶石巡按御史劉臬言孟密地方產
有寶井爲土酋思直所據其境與西洋番舶相通竊取
以營重利且此酋以木邦叛豎遺孽竊據此土自恃富
强吞噬緬甸木邦孟養又密邇騰衝窺我境內虛實較
諸夷尤黠往年採辦之役故違稽遲又地極瘴癘僭尚
蠱毒往來採取人役多傷況撫處十年至今始順若再
行採取或啓戎心宜暫停三四年俟夷情寧易行採買
戶部覆議詔如前旨行
十年內承運庫奏乏金珠寶石行戶部取用部議珠石俱
珍奇無用之物金取本庫所貯足色金量分成色抵
太倉銀庫置造器物或行順天府召商收買　上曰朕
樽節用度不尚靡費第奉兩宮又屬歲造似難槩省行
府召商恐因而擾民太倉不宜輕動乞庫羨銀查進七
萬令御用監收買備今二歲之用金寧減省不宜攙銀
查催如議
十四年諭內閣　皇祖寢殿閣子原擬金飾取貴重之義
可以朕意語林趣買金四千兩以進部驗太倉金得八
十兩請發商稅事例等銀召買足之報可時梁材爲戶部尚書
十五年先是　上以造方丘及朝日壇屢下戶部購紅黃

二色玉不得乃下邊臣於天方國土魯番入貢諸夷求
之又不得至是原任回回館通事撒文秀言二玉產在
阿丹去土魯番西南二千里其地兩山對峙自爲雌雄有
時自鳴請依宣德時下番事例遣官齎重貨往購之二
玉將必可得部以遣官非常例第責諸撫按督令文秀
仍於邊地求訪報可
二十七年審雲進生沙金五十兩詔入內庫仍行各撫按
官多方採獻
三十六年七月詔順天府買辦珍珠四十萬顆有奇廣東
採辦珍珠九千萬顆有奇

四十二年二月戶部奉諭購珍珠八樣二萬五千八百有奇
寶石三千五百塊以進共用太倉銀二萬七千七十餘
兩　上諭曰　祖宗時內藏之蓄俱已用盡今徑二三
寸石無有且茲賣者僅止三色睛綠諸樣尚未獲焉尚
書高耀言徑二三寸石及睛綠諸石一時難獲當以重
價購之次日復諭曰昨部疏尋訪珍寶可示今六月望
日進還有綠撒孛尼石紅剌石北河洗石又有金剛鑽
者及米藍石紫英石可悉令買進
四十三年二月雲南進寶石七百六十餘兩　上嫌其碎
小命更採青紅色二寸黃色六寸并紫英等石以獻

七月雲南進寶石六百五十餘兩詔更寸者以獻
十二月　上以戶部所進金色不純疑傾銷鋪戶及裝匣
者有奸下詔究治尚書高耀惶恐謝罪因請更進足色
金千兩以贖前愆　上意殊解仍令自後加意關防奸
弊不得復爾
四十四年雲南巡撫呂光洵奏進寶石及紫英石　上發
視無堪用者怒欲罪之尋命再採以進
四十五年二月命戶部採大小珠一號至十二號以進已
戶部進珠一百三十八兩有奇　上命再取六號者五
千顆九號者二萬顆又命取太倉庫中所積永樂宣德
間舊銀十萬兩以進部覆舊銀歷年欽取已盡請發正
德以後如數進用許之
提督兩廣侍郎殷正茂言廣東山海之寇日益充斥民疲
於奔命死徙過半　陛下歲令採珠八千兩必三年然
後已計所費至三十萬金今軍興一切尚苦不贍豈復
能辦此卽上供不可缺宜減殺之數千為百寬三年為
十年其銀珠銅錫諸物郡縣兵荒者可罷征以甦重困
之民戶部覆奏　上從之
上以大小珠一函及甘黃玉刀鈔一具示戶部尚書高燿
令求珠玉如式凡兩月　上意遲之復諭燿曰金玉珠

寶古今常有王侯制度非不經之用爾職當思自盡無
徒遠嫉怨為避害計　祖宗時內藏之積至弘治年盡
矣然非　孝宗自用今無一二其多方搜覓并買黃金
四千兩進用金價於欽取銀兩內給之燿懼乃先以大
小珠四等共千五百餘粒用價二萬二千五百餘兩買
以進　上以未足原旨所取數且無甘黃玉疑司帑憾
費故辭有售者仍命燿亟如數購進毋緩會宴駕乃止
五月諭戶部催買足色九成金各二千八成七成各三千
庫銀十萬分為二次以進並催廣東雲南珠石未至者
隆慶二年御史詹仰庇上言臣惟人君一心攻之者眾苟

非聰明聖智雖有不爲玩好所惑者昔仲虺戒湯曰不
邇聲色不殖貨利召公戒武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夫
湯武非不明聖而仲虺召公猶以不邇不殖喪德喪志
戒之惟湯武能受二臣之戒則益絕夫玩好之私養其
清明之德以爲臣民之主至今稱之昏庸之君修心一
生遂不可遏雖有忠臣進戒拒而弗納矣前者勅下戶
部買辦珍珠寶石旋即報罷邇來復有採辦之旨戶部
不敢違命價值市之以進而臺諫交章論列不蒙采納
夫　陛下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玩好珠石所費無幾
臺諫之臣愛君防漸汲汲不已於言者亦以漸不可長

故也乃不降旨罷免而反曰姑免寬臣恐擧小得以乘
間投欲四方因以遠索貢獻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臣
聞珍珠寶石多藏於中貴之家因　陛下索之愈急則
彼擡價愈高珍珠數兩價金數千寶石一顆值銀數十
以有用之國費買無用之玩物果何益哉况今南北多
事之秋正國家用財之際兩廣缺餉疏請再四當事者
尚存根本之慮不敢多與而一欲珠石遂無惜萬金之
費是何視土地人民之賤而珠石之貴也災異洊至男
化女形天之所以警　陛下者章章明矣更宜敦尚節
儉痛加修省以荅天心天下幸甚　上不聽

四月詔內承運庫太監崔敏以戶部銀六萬買金一萬兩
進用尚書馬森等言　皇上初知太倉之積不足以供
邊餉故出內庫銀買金甚盛心也第黃金產自雲南所
出有限歲額不過二千尚多逋者至於商人尤難靑辦
先帝時曾買金二千日積月累僅能足數不能足色尋
詔停止以此金貯之太[illegible]今欲於數日之內即滿一萬
之數臣等知其不能請[illegible]進見貯太倉者督雲南亟進
年例又祖宗時御札皆司禮監傳之閣臣轉示各部院
無司禮監徑傳者更望率由舊章以示崇重命令之意
得旨銀兩不必發取見在金進用

九月諭買睛綠給事中魏時亮言猫睛無用之物一顆價
至百金亮非生靈膏血天下旱荒不言賑恤胡虜方強
不言防秋乃急急於珠寶似爲倒置　上命罷買
諭戶部購求各色寶石珍珠等物限三日進尚書馬森奏
言　陛下登極詔書首罷採辦儉德流聞遠方奇貨不
復至京師者三歲矣今忽奉嚴旨欲以萬里難致之物
取辦三日之間即今倚頓輸金計然持筴臣亦知其不
能具也　上趣買益急給事中魏時亮等亦請停寢前
旨　上曰頃以內府缺用偶一購買爾未幾御史賀一
桂啓仰底復上疏㘮爭俱不報

戶部進織買珠寶共用銀二萬二千四百兩有奇　上以
所買不堪用責該司對狀尚書張守直因自引罪且請
再行宛大二縣收買　上怒未解奪郎中袁三接員外
賈實俸各半年
四年御用監傳旨戶部趣辦年例金兩及召買晴球諸珍
寶給事中李已言庫藏空虛邊餉急迫請停前旨尚書
劉體乾亦言例金趣解將至唯諸珍寶非民間所有若
責令召買必且泛濫進呼騷動市民競於錐楚者多矣
感傷元氣不小當如科臣言罷之便　上以有旨弗納
五月給事中李已陳吾德疏陳節用因劾太監崔敏傳買

年例金寶科擾紛紜請行停止　上不允乃復言　陛
下登極詔停止採買蠲除加派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紛
紜買玉買珠傳帖屢下人情洶洶咸謂詔書不信且催
邊方年例奏發無時畿省饑荒求濟不已計臣計皆無
出奈何以一玩好之故而費數十萬之貲若不及今杜
漸竊恐將來效尤轉相欺蔽不至空人國不已　上大
怒謂已沽名犯上廷杖一百刑部問候黜吾德為民
六年正月詔雲南廣東採辦珠寶歲進寶石二萬塊珠八
千兩三年而止給事中張書等御史劉世曾等疏乞節
採辦崇儉德以蘇民困報聞
終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工部十二

織造

永樂中以紵絲溫煖令內官於所出地方索買且令專業
者給官料織造五十疋自後歲以為常至正統初陝西
參政年富奏本司原造綾紬紵絲九百餘疋復加造紵
絲五十疋民力不堪乞免造從之
洪熙元年八月工部奏內府供用紵絲紗羅計九千疋請

下蘇杭等府織造　宣宗曰供用之物雖不可缺然當
念民力今百姓艱難可減半造又諭尚書吳中等曰昔
魏徵告唐太宗每以恤民為言卿等其體此意
正統元年　上初即位勅工部曰洪武永樂間各處府縣
歲貢綵段工部驗中方送內庫且無欺瞞及包攬之弊
故皆精密鮮明足稱朝廷賞賚亦不虛費百姓財力近
年以來徒見虛費民財而段疋多不堪用此皆有司通
同工匠侵剋易換且聽人包攬解納及至京該部該庫
官吏人等又從而求取賄賂一得其利遂不辨美惡悉
送內庫此積年之弊也今特命司禮監取洪武永樂間

紵絲紗羅綾紬之類與工部及各布政司府縣務以此
為成式造其起送至京令御史同工部官辨驗仍委司
禮監務視敢有浸不知省仍蹈前弊者治以重罪不宥
十一年九月戶部奏內府各色絹布不多請出白絹一萬
疋白布四萬疋令京民染色備用　上曰民可資其力
不可傷其財當用物料悉官給之
天順三年七月內織染局言先遣官往蘇杭等五府提督
織造上供文綺七千疋未完今計各項賞賜等用又令
別遣官督併加造七千疋工部右侍郎翁世資謂東南
水潦民若艱食宜撙節以甦疲困與尚書趙榮左侍郎

霍瑄議減其半榮瑄皆有難色世資曰儻得罪某請以
父子三人當之疏入　上疑其要譽推主議者逮世資
錦衣獄謫衡州知府
四年太監阮忍奏蘇杭等處織造上用段疋七千已完乞
遣內使如舊例督造以蘇杭等處高手人匠不多絲料
有限人民艱窘遂罷之
弘治五年二月巡按陝西御史張文言項司禮監傳出帖
子令甘肅二處守臣如所降圖式織彩粧絨毙曳撒數
百事竊惟古哲王有惜百金之費者今織造財物非一
方所能辨集而募工創肆所費不貲况陝西歲歉民病
已甚且邊方正倚省之日可更以華靡為事乎宜暫停所
織以其價銀賑濟飢民或第織十數事則一方之民可
以少安工部覆奏謂文言可從令減所織之半
九年四月遣中官南京織造
十一年七月浙江守臣請給竹木鈔稅為織造費戶部
尚書周經力論征斂非舊且浙江大水民困乞停織造
從之
十四年正月司設監奏改造龍毯素毯一百四件工部覆
奏謂此毯雖一事然所用羊毛則取之山陝綿紗等料
則取之河南毯匠則取之蘇松成造則擬式於南京動

經數載勞費百端乞特賜停止以恤民困不然亦請俟
邊事寧息民力少蘇議之有　旨令陸續成造
十六年四月南京巡撫王恕奏取回織造太監井■不報
十八年八月　武宗差太監王瓚崔杲往浙直織造因奏
討鹽引科道諫止不報大學士劉健等言止之（詳中官考）
正德五年十二月內承運庫奏缺賞賜段疋請令工部如
例發官銀收買萬五千疋以備急用仍下浙江及蘇松
司織造者催督解納年終不完者治罪工部議先買五
千疋而分派浙江及蘇松等府亦各五千差官督解得
旨工部買納如數浙江及蘇松地方災傷民窮盜起朝廷

已覈差官其派辦之數亦併免之以俟年豐

八年七月先是陝西鎮守太監廖堂稱旨造絨氈帳幄數百間料價數十萬巡撫陳壽至已完解衆知其虛餘萬兩欲輸內權貴徼所司留以備賑仍解謝此後不得指進貢有所科取不然吾且執奏堂兄弟訴於所佑者欲圖中傷之遂乞歸四入疏不得請始復視事

嘉靖元年五月內監以缺紗綾羅等用奏下諸處買造巳織相輸納惟浙江織造生綾八百餘疋未完巡按御史何鐵以詔書蠲免奏請停造工部覆奏從之

工部以急缺賞賜夷人衣服段疋請行各撫按嚴督所屬

查解有侵欺遲悞者罪之　上曰賞賜夷人段疋絲料分兩丈尺長短俱有定數邇所司不用心督令織客侵尅以致濫惡不堪賞用殊失朝廷懷柔至意該部備查先年罰俸提問降謫事例遍行各撫按申明禁約

二年十一月御用太監刁永請遣內臣之蘇杭監織綺繒工部以地方饑饉請止　上曰御用缺乏仍遣二員前去因命大學士楊廷和撰勅給事中張原章僑曹懷解一貫南京御史吳瀚等各諫止不報廷和乃抗疏曰蘇杭諸府今歲四月以後亢陽爲虐入秋以來霖雨不止災異非常正賦不辦若更令織造非惟逃亡又恐激成他變臣叨輔弼實切憂懼前項勅書不敢奉詔　上謂廷和執拗切責之廷和復言臣非敢執拗所執者　祖宗之法歷考洪永下及天順並無有此惟成弘間一行之可謂織造爲累朝故事乎遂移疾連疏乞休許之

十二月給事中章僑劾浙江太監梁瑤遣人挾貲營織造乞下司禮監戒飭無何織造太監刁永果辭急用龍袍勅蘇杭五府提督部請令鎮巡照花樣造進勿遣內臣詔以督造自放事弟令毋擾九卿六科交爭不報

三年十一月太監吳勳少監張志聰以勅命監織杭州恃寵驕悍縱其舍中兒厮養諸役推剝工匠恫喝郡縣無

所顧忌布政使馬卿憤懣稍鈐束之不能制而絲彩上徵恣杭州府帑金給之有所闕發其舍中兒厮養輒索羨金什之二三知府查仲道輒白卿有所禁沮勳滋不悅又以往復儀節日與卿相構誚卿不爲遜動遂奏卿等違抗明旨稽誤工作　上怒命逮繫卿等詣京考訊以言官疏論救卿降鶴慶知府仲道福建運同

四年太監張志聰誣奏長洲知縣郭波阻誤織造會波陞工部主事至京下鎮撫司拷訊獄上降布政司照磨

寧波知府楊最上言本郡僻處海隅綺繒薄惡每歲所買皆常自杭嘉充之乞改貢料值供用下工部復議從之

命今歲諸郡歲織諸幣已具者貢幣未具者貢金
五年初浙江鎮守太監鄧文請易勅書言官論阻不報已
而內織染局太監刁永請勅專官往陝西監織絨服工
部尚書趙璜給事中張嵩王科御史陝蔡王朝用南京
御史喬祺等交章論阻並報聞陝西提督尚書王憲巡
撫都御史王藎巡按御史鄭登庸吉棠王鼎亦各抗疏
論阻章下工部頻覆奏宜如憲藎等言下內閣擬旨大
學士一清等議依部請擬進已而有命仍照前旨施行
一清等不從仍以原擬上請因抗疏力言陝西生民愁
苦及監織剝害之狀乞將太監梁玉取還付鎮守太監

晏宏及撫按官督織貢用　上曰卿奏具見忠愛前已
諭玉安靜行事勿得騷擾地方矣
先是　上命太監梁謙之請差官往南京織造工部執奏
不可於是科道張嵩程啓充等各上言　陛下初政節
用愛人一切織造採運之事釐革殆盡天下仰戴奈何
左右近臣不知將美輔德動稱供應不數黎僉允遣官
南京織造節令天象示異水旱爲災小民怨咨江南尤
甚且差去官員由賄而得計非貪黷無以償之欲責令
安靜難矣　上曰言官以言爲職既奏乞停止自合具
實進言如何爲訕詞終乃規諫失言官之體且不究

六年三月工部言內庫驗浙江歲解紬段紕薄者急請悉
發退補造其經管官吏並逮治如例　上曰歲造段疋
以待四夷有司玩法往往不中程度又或扣減絲價假
公營私以此不能約束其下民竭脂膏官無實用自今
直隸則巡按御史各省則巡按會各守巡官驗中然後
起解至先辦驗親送本庫會收有仍前紕薄不堪如例
逮京論罪降級毋貸
八年先是　上從言官請停止雜派工役工部移文停浙
江蘇州織造而緊要上用袍服錯行混停太監吳勳以
爲言　上以袍服非雜派工役比責工部朦朧停止命

尚書劉麟自劾因責其欺慢勒令致仕原任侍郎何詔
及營繕司官俱奪俸五月
十一年正月南京織造太監李政以事完疏請回京　上
命支南京承運庫銀三萬兩照舊織造
十三年四月李政奏請添官織造　上罪其任率煩擾下
南京法司逮問
二十二年三月尚衣太監李越疏乞遣內臣赴蘇杭福州
等處監織御用袍服從之給事中蘇應旻等言大江以
南賦役煩重加之災祲相仍海寇竊發昔稱殷富之名
今實凋敝之極若遣官監織騷驛徵需爲害不小况嗣

後遲遣萬姓無休息之期矣乞收成命移行工部勅各
撫按如式督造不報
二十四年閏十一月以徽寧蘇杭解到段疋粗紕及封識
不署撫按職名部奪巡按御史張雲路及先任御史胡
宗憲布政使潘恩等俸有差監造看驗等官行巡按御
史逮問仍令以後該庫會同工部侍郎一員驗看織造
如法者方許交收徇情濫收者并坐之
三十五年五月　上諭內閣朕近取葛布於內司皆無見
貯者惟　祖宗時左右進御則有之夫葛爲服見於經
亦爲可用其令工部議奏部覆禹貢載豫州厥貢絺紵

是用葛自虞夏已然今四方產葛之所惟兩廣河南湖
廣可備上用第一時難猝辦宜先於京城權買百疋其
每年供用者請下所司定織獻之得旨每年進八百疋
隆慶元年八月工部以織造事請分別歲辦緩急循次奏
完以寬民力　上是其言會織染局太監陳洪違疏督
造　上亦是之給事中馮成能言頃罷織造之不經者
本出明詔今不能盡罷則當以次寬之部臣言是從之
二年正月命太監李佑督織造於蘇杭工部尚書雷禮等
言初明詔取回督造內臣詔墨未乾制使復出殊駭觀
聽乞罷佑勿遣蒞令所司如式以進毋渝大信而損儉

德　上曰已有成命趣與佑勅給事中孫枝御史郝杰
言內臣勢尊重有司阿奉逾禮必致大擾東南民力
疲困其何以堪乞如部議便不聽既而太監陳洪奏以
龍袍紬紵行令督造禮復言前遣李佑計不下四十萬
金民力已竭今復加以六十萬民何以堪　上乃止
三年二月部以內織染局所呈袍服花樣行織造太監李
佑趣辦一千八百六十疋以進工部言襲李佑之遣已
非詔書初意然臣等猶謂計日竣事可以速還乃今前
工未畢後工復繼是使佑無還京之期矣給事中孫枝
御史姚繼可等亦以爲言　上皆不允於是工部復奏

先是織造解輸者該局必索常例襲李佑之行　上洞
燭弊源特命徑進御前故太監陳洪以續發花樣爲由
而卯增附一千六百疋有奇意在緣此以媒常例今即
不已止宜以原發花樣令其督造餘悉罷之　上曰該
局既稱題之然用不可缺其令佑遵旨織造事畢即還
南京給事中岑用賓言南京織染局往年因積負數多司
局長隨陳憲妄以添機催匠爲名加派於應天府屬者
踰數萬金之費非　先帝意也請自今罷工匠之召募
仍免派徵未輸者以蘇民困部可
先是降織造花樣四百疋令工部行南京供應機房照式督

造及遣官齎至則莫有主者工部請令南京織染局太
監劉安并任其事　上仍命太監趙玢往部言玢取回
未幾復命之出是部令不信也且該庫既知供應機房
無人不以奏請而漫令臣等齎送此其志欲復遣官而
詭計策以欺陛下耳　上曰原樣發自御前何與該庫
且爾等初言供應無人茲已遣官何復煩瀆其令玢遵
旨亟去給事中陳邦顏疏止　上罪其抗肯請擾奪俸
尚衣監太監崔鉞傳旨令南京加造段疋數至十餘萬給
事中龍光艶奏今江南各處大水飢饉相望即歲辦猶
恐不前若復重以額外加擾民何以堪工部覆言加徵

不如趣正供之爲易新派不如責舊逋之爲速宜命所
司亟查原造之數立限催徵庶公用不乏民困亦紓
上頗善之乃詔於加派數中惟供御用者刱造三分之
一其他悉以准歲造之額
以驗解段匹粗紕不堪斥浙江巡按御史龐尚鵬爲民降
布政李磐叅政薛天華按察使徐貢元僉事王宇二級
南京給事中李楙言南京織染局續添機張增募匠役皆
已奉部革去而太監劉安等輙以上供所亟奏請復之
今南畿水旱相仍民困日久又額外加派將何以堪且
祖宗舊制額設機三百張軍民匠三千名不爲不多今

不論司局之舊八匠妄謂機匠之不足殷舊章損聖德
安罪不可逭也惟　陛下恤民窮遵祖制自今工竣之
日諸所增加悉行停止而治安之罪以懲欺蔽工部尚
書朱衡題覆不明請加罰治　上以楙等瀆擾又詆毀
大臣詰責之衡亦上疏自劾罷　上慰留不允
遣內臣往陝西督造羊絨工部尚書朱衡及科道諸臣疏
止之詔如前旨
給事中龍光條陳計處歲辦織造五事一專督造以嚴責
成一足料價以償工費一禁市買以防濫惡一書姓名
以待辨驗一擇運解以絕奬端一華包攬以塞騙局章

下工部覆奏如議　上曰歲造段疋乃正供所急近來
積弊多端撫按官漫不稽查催驗惟治飾省虛名其實
民不沾惠徒資貪吏囊橐奸徒侵盜以令撫按官加意
振飭淸華奸弊如因循玩惕不奉部者重治不宥
六年二月詔遣內臣往蘇杭織造龍袍翟服綵繡鸞帶給
事中陳行健御史侯居艮疏止不允工部言蘇杭以倭
患水旱府庫虛竭織造費鉅勢必加派民困難支請大
加裁免或去其半至於差官尤宜慎重擇忠謹之人安
靜行事庶地方不擾而民獲更生　上可其奏令會同
該局擇最要者先行造進所遣官務宜安靜毋得擾民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工部十三

燒造

宣德二年內官張善往饒州監造磁器貪黷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饋其同列事聞　上命斬於都市梟首以徇

正統七年江西所造九龍九鳳膳亭及龍鳳白瓷罐俱不及式工部請治提調官罪復令改造　上恐勞民詔勿改造提調官宥之

天順六年光祿寺以供用龍鳳花素瓷器萬餘件皆損敝請勅工部移文有司成造　上以其勞民已之

成化二十一年直隸巡撫王恕上言朝廷差內臣往浮梁縣景德鎮燒造御用磁器今已年久催見夫匠買辦柴土顏料及供給監燒官員人等每年用銀不下數千餘兩俱是饒州等三府小民出備雖曰磁器計其所費不減銀器之價近間原差內臣隨陞太監鎮守江西往來提督而家人常川在彼生事尤甚供給益侈即今三府之民疲敝困苦不可勝言況所燒磁器年積月累其數必多合無暫停數年以蘇民困待缺用再燒亦未為遲

弘治十五年十一月順天巡撫洪鍾奏毀永平陶窰以息軍民橫役之苦從之

正德十一年五月遣中官監督燒造磁器

十五年十月巡按江西御史唐龍請革燒造太監不報

嘉靖八年十月太監劉良奉旨燒造弘治正德中未完磁器三十餘萬給事中陳皐謨言先年止是饒州府委官燒造近時乃遣中官大為民害請罷之疏下工部覆如皐謨言　上曰燒造非自今始且日用亦不可缺爾等既有所見何待言官論及迺為此議不過畏人言耳如

旨行

三十四年江西進磁器　上以色淺不堪命查經管人員及回奏下監督同知楊錫文通判陳煉於撫臣逮問巡按御史吳遵并司府官俱奪俸有差

工部江西燒造磁器十餘萬給事中龍光等請暫停止以蘇窮民即不可已亦宜量減十之三四仍寬其程限毋重困一方報聞

国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九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工部十四

抽分稅課

壬寅十月命設關市批驗所官盤貨以十分稅其一物貨以五稅其一

洪武七年彰德府稅課司有稅及民閒瓜菜柿棗畜牧飲食之物者事聞　上曰古謂聚歛之臣甚於盜臣正此等官吏也命執而罪之

時中書省臣有請科民閒布囊運糧者　上曰國家科差不可苛細苛細則民不堪今庫中布不乏爲囊甚易何用復取於民

十三年六月　上諭戶部曰曩者奸臣聚歛稅及天下纖悉之物朕甚恥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爾戶部其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上以按察僉事呂山言浙江及直隸府設官店除官收可給軍用就察奸細後處州任滿抽分官馬合謀請富樂院宿娼股路　上曰錢穀官必侵盜課程所以有錢查有一百餘名　上日祭一斗滁州守門一斗辰州叅軍

處隨軍抽分場官王資盜用竹木事發供出府管驛官等十餘人　上怒曰榭等近侍十餘年豈不知法今倚勢强取官竹木私用此與常人不同處以重罪

永樂二十二年龍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西湖受房山之水流經城南出注海子凡三十餘里官常遣人往來巡視禁民不得取魚而並緣爲奸者其旁近之草及灌田之水民皆不得取至是　上命吏部悉罷之謂尚書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况山澤所產哉

國初止收商稅未有鈔宣德四年始設鈔關凡七所河

西務臨清九江滸墅淮安揚州杭州内臨清杭州兼椎商稅本色歸内庫備賞賜折色歸太倉備邊儲或本折輪收或有增減累經酌議後改錢鈔折銀備船料初用御史正統間取回令原設官收受

正統三年五月御史鄭顒奏張家灣宣課司崇文門分司每遇商貨販到積至數多方差内官錦衣衛官抽盤不無停滯損壞張家灣宜專委内官抽分崇文門宜令本門收鈔内官兼管其順天府都稅司并塌房課鈔宜令順天府置簿按季填報以憑稽考　上命但戒所司勿致停滯不必專委内官

舊制稅課司局官攢不給俸日令巡攔供給正統九年太
原府稅課司巡攔言其所收鈔少供給太重 上命各
處官攢悉照品給俸革其供給後河泊官亦照此例
景泰六年十月南京戶部尚書沈翼奏江西司歲辦商稅
等鈔乞差御史同部官拘集舖行照依時值平估填勘
合行庫放支給與王不許乘機作弊從之
成化二年十月湖廣金沙洲江西九江舊制無收船鈔例
景泰中以國用不足始算及之每船百料納鈔十五貫
後以鈔法不行又與銅錢兼收尋以歲歉減貫少通暫
停其課至是所司奏罷十一月權不給復如舊收之

五年禁京城九門并通州等處抽分內外不得違例多取
商稅違者治以重罪命都察院榜示之
七年二月工部尚書王復始請添部屬三員分往太平蕪
湖荊州沙市杭州抽分竹木變銀爲營繕費是年所得
僅千兩後至者以多得爲能至萬餘兩歲歲加增朘削
無極言利之臣貽害如此
二十二年九月詔天下有司徵稅毋取餘價
弘治元年十二月御史陳瑤言崇文門舊設宣課分司止
收商稅近差御史主事往監其事以搯尅爲能有傷國
體 上曰御史言是此分司兼設校尉及無藉者挾持

攪擾因命御史主事監收今後止許稽盤客貨其餘行
李車輛毋得搜檢阻遏
九年四月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戶部
尚書周經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
正德十三年內官監太監劉養等以缺物料請差本監官
二員往湖廣浙江抽分廠會工部主事中半抽分得旨
以養往湖廣馬俊往浙江工部因奏抽分廠竹木等料
供送清江衛河二提舉司成造糧船及備器皿廠供器
皿之用比年流賊猖獗焚燬糧船幾二千艘補造至今
未完而上供器皿工價亦多逋欠他若賞賚朝貢番夷

衣服絲段動輒數萬皆需抽分所入者補還況今湖浙
諸處連歲饑饉民人逃亡正供賦稅尚聖蠲免伏望追
寢前命如本監急缺物料臣等別爲計處不聽
十六年五月詔徐州及呂梁稅課局每歲額課仍遵舊制
各局徑自收貯解充州衛官吏俸糧監倉主事不得侵
掌以開弊源從巡按御史寧欽議也
六月革真定等府抽印木植內臣山西筏木由滹沱河東
販舊制於真定設稅課司十取其一委通判一員監收
之歲終內官監差官印烙委官運納通州張家灣磚廠
以爲常正德間始差太監抽分遂稅及柴炭魚菜民不

填投巡按御史宋越請遵詔裁革且極言太監祖臣奸狀得旨抽分太監裁革該府委官監收一如舊制

七月浙江巡視都御史許廷光巡按御史唐鳳儀王事江珊俱劾奏抽分太監馬俊貪婪恣横及挾物詐取官銀諸不法事併請裁革抽分内臣而以原遣部官領之工部覆俊罪宜下法司究問所侵盗官銀仍責之償得旨令法司逮俊鞫實以聞自今抽分内臣罷勿遣

嘉靖元年南京都御史王懋中言龍江瓦屑壩権取竹木薪炭自有銅置辦蔬果非制也宜將兩關内臣入人裁損其半仍勅守備官簡廉勤者用之歲終更替 上詔権分竹木薪炭亦滋侵漁乃勅管権主事監権御史計其一歲所用量舟楫納税貯積支給勿令内臣権分復留獘萌

四年正月鎮守薊州太監李能言沿邊關堡墩臺無修理費乞於山海關往來商旅量取其税貯以待用疏下戶部議言設關本以詰奸例不征税且先年詔旨凡道路關津無名抽取業已蠲革不當徇私違制妄開利門得旨從能言令鎮守巡撫委官抽取

兵部侍郎鄭岳言山海關征税非舊例徒以勵商爲梟請從臺諫言罷之 上報有旨第令守關主事凡騎載屑荷者勿槩征每歲所入務覈實爲修邊費有侵匿者劾巡關御史劾治之

鳳陽撫臣奏本府正陽鈔關税原以供高墻庶人罷革非宜詔復之至八年復革

御用太監黄錦上言乞勅南京御用太監及南工部各遣官一人揀印蕪湖及龍江瓦屑壩権場竹木管運赴京從之工部執奏不報給事中黄臣上言力爭亦不報

戶部以守門内官增添數多請如弘治間例止留六人并務示抽権錢鈔舊例有過取者參治之得旨九門見在者姑弗革錢鈔如舊規抽取

五年正月 上問戶部以各抽分廠及鈔關銀課所在戶部具對河西務杭州北新關及臨清三鈔關錢鈔自元年至四年皆輸廣惠庫揚州淮安二鈔關三年以後皆[illegible]備糧蘇州許墅鈔關自元年八月以後皆輸太倉銀庫九江鈔關自元年八月以後皆解部給公用其六年七年合將七鈔關錢鈔皆送工部以備仁壽宮營建之需 上命七年以後各鈔關銀兩皆輸承運庫錢鈔輸廣惠庫

二月御史沈松言蕪湖荊杭諸處皆隸水干便市舶権分爲宜盧清既無舟行之便而木桴已権於工部其灰炭

菜草諸物皆貧民自致以食其力宜免榷以甦之　上
如議行
裁革江西臨川縣東館及安仁縣二稅課局
六年鎮守浙江太監移文以進貢爲名乞於商販內量收
脚價以充獻新器具之費部議浙江商稅總之部司分
之稅局課取有例隱匿有禁爲法已密比來歲儉民窮
商販利薄若欲另抽脚價是爲額外之征徒恣小人瀰
孽之詐貽商民無窮之害　上曰各處進貢朝廷悉從
節省邇文不照近規妄自援請意在侵取商稅不允
年主事鄔閣上言廣寧八里鋪前屯衞既有榷場山海

關內不宜再榷十寸而取之人何以堪章下兵部尚書
李欽議革之
二十五年六月戶部尚書王杲言國計匱乏宜預爲措置
以濟邊餉因請收復山場湖陂河道諸稅金　上曰漕
輸歲四百萬石故事俱輸本色邇來任情折減累朝積
貯支費無經不關時有積貯以致府藏空乏歲出不敷
爾戶部職司邦計責有攸歸所條山場諸稅姑行查處
以濟邊用
二十六年給事中戴珊言九江等處各設主事一員抽分
商稅如舊且主事李洲陸夢豹楊閑蔣存等贓私皆不

下數萬乞勅工部凡有抽分處所宜置堂印文簿二扇
一行巡按委官一員同主事[illegible]收一付主事登記抽分
貨物稅銀貯之府州縣庫季終解部其南北兩京戶部
主事收掌各關錢鈔一體遵行事下工部議覆珊議可
洲等贓無的據宜令回籍候勘明處分得旨洲等准行
勘其餘俱如舊行
二十九年七月部復征山海關稅自中土出者山海收六
分遼東收四分自遼東入者遼東收六分山海收四分
每季委文官一員督同守備官抽稅其遼東八里鋪店
錢罷勿收從遼東巡撫王汝孝奏也

以宣大二鎮兵荒暫免居庸商稅
革提督崇文門稅課主事令巡視南城御史督察從給事
中任有齡奏也
四十二年九月復令崇文門宣課司商稅收錢先是從主
事范燧議每錢七文折收銀一分行之半年而民間所
積舊錢皆壅滯不行錢法遂壞於是給事中孫枝疏請
罷前令而復收錢之舊仍按季收太倉充官員折俸部
覆從之
四十三年五月戶工二部覆給事中趙格言荆州蕪湖九
江兩浙許墅揚州淮安臨清河西等處關廠各主事及

委官乾沒之弊乞敕禁得旨榷務累經申飭給有稽考
文簿所司玩視成風往往入多報少委用府佐相比爲
奸致虧國課自今差主事有仍前縱肆者爾部中及在
外巡按御史行糾劾之毋事姑息
九月詔于南昌縣南湖嘴設抽稅衙門一所令通判一
人領之凡商船由湖口上流至江西下流至蕪湖者一
體征稅輸之九江鈔關年終類解從撫臣周相奏也
隆慶元年八月命太監陳學抽木於眞定郡佐毋得參預
故事滹沱河設稅課司以通判主之歲終以內臣印烙
正德中奏差內臣民困稅耗嘉靖中專委府試商民稱

便至是李芳奏薦陳學可任異時來力爭其不可不聽
三年三月命南京上關榷稅兼抽本折以甦商困
六月戶部覆給事中鄭大經疏言各鈔關商稅歲入不貲
而獨委柄於一主事利權所在易以不肖之心乘之若
近日工部主事楊楠是也自後當選清望及有才名者
以往其徵榷事務仍勅各該撫按於府佐貳中選委一
員佐之凡過商船到官令赴部官報數部官如例定擬
稅銀塡單給發委官稱收仍同委官籍記所收之數送
府寄庫該府按季解京歲終各皆以籍上備本部稽閱
部臣毋以參佐而生嫌委官毋以預會而抗禮　上更

令詳議部覆鈔關錢糧主事既不經收必得府官管理
乃能濟事但各鈔關去府城遠近不一如九江揚州杭
州鈔關去府近者宜責令知府收解其滸墅臨淸河西
務淮安等關去府稍遠商船往還不便則委佐貳官就
關經收併避嫌者聽管關主事呈部參問詔可
詔停差眞定抽木內臣歲令府佐領之時太監李芳以災
異頻仍奏先年差官侵漁宿弊及諸府管解之苦請以
明年爲始勿遣內臣抽印止委府佐仍以抽過木植易
銀濟邊工部是其議故有是命
罷湖口縣新設抽稅廠以南京御史張啟元言其不便也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工部十五

市舶

吳元年十二月置市舶提舉司以按察使陳寧爲提舉

洪武初設太倉黃渡市舶司至今稱爲六國馬頭尋以海夷黠勿令近京師遂罷之已復設於寧波泉州廣州七年九月又罷後乃復設

永樂元年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

三年九月命於福建浙江廣東設市舶提舉司詳朝貢

正統四年暹羅國船有風漂至廣東市舶太監能宜奏請徵其稅　旨以宜妄攬事權令解南京守事以內官踏太監畢眞代之

成化二十一年廣東市舶司太監韋眷奏乞均徭除戶六十人添辦方物布政陳選奏近本詔例宜悉停免　上諭戶部從之

嘉靖元年給事中夏言上言倭禍起於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而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太監非市舶也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得中國必欲得之以故祖宗雖絕日本而三市舶司不廢蓋東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所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徵稅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罷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內訌海上無寧日矣

四十四年九月浙江巡撫劉畿言寧波皆額市舶司聽其貿易征其船稅行之未幾以近海奸民侵利啟釁故議裁革今人情狃一時之安又比廣東事例議復開市舶以通海夷不知浙江沿海港口多而兵船少最難關防此禁一開則島夷嘯聚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上以爲然事遂寢

明朝典彙二百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徐學聚撰學聚有歷朝瑞鑑已著錄是書採錄明代典故自洪武訖隆慶分類編纂上自實錄下訖稗乘條分類萃凡二百門卷一至三十三卷爲朝政大端三十四卷以下則以六部分標記載頗爲繁富然分隸不無錯雜如明制六部與卿寺院監不相統攝此書則以宗人府都察院以下皆歸入吏部又如廟號尊謚陵寢巡幸郊祀祈禱祠醮皆禮部職也校閱兵部職也耕籍莊田勳戚田土皆戶部職也此書則一切歸入朝政大端中於體例皆爲未協又採摭浩博而皆不著其出典亦未免無徵不信李燾續通鑑長編凡所引證必著書名不如是之莫知所本也